

清
實
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

卷三〇六至卷三七九
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

清實錄

第二三冊

中華書局影印

清 實 錄

(第 一三 冊)

高 宗 實 錄 (五)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市中國書店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76 3/8 印張

1986年 2月第1版 1986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統一書號: 11018·1355—13 定價: 56.00元

清實錄第一三冊目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五)

卷三〇六	乾隆十三年正月上	一
卷三〇七	乾隆十三年正月下	一四
卷三〇八	乾隆十三年二月上	二九
卷三〇九	乾隆十三年二月下	三八
卷三一〇	乾隆十三年三月上	六八
卷三一一	乾隆十三年三月下	八二
卷三一二	乾隆十三年四月上	一〇七
卷三一三	乾隆十三年四月下	一二一
卷三一四	乾隆十三年五月上	一四六
卷三一五	乾隆十三年五月下	一六五
卷三二六	乾隆十三年六月上	一九〇
卷三二七	乾隆十三年六月下	二〇二
卷三二八	乾隆十三年七月上	二一八
卷三二九	乾隆十三年七月下	二四一
卷三三〇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上	二六〇
卷三三一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下	二七五
卷三三二	乾隆十三年八月上	二九八
卷三三三	乾隆十三年八月下	三一五
卷三三四	乾隆十三年九月上	三四〇
卷三三五	乾隆十三年九月下	三五九
卷三三六	乾隆十三年十月上	三八〇
卷三三七	乾隆十三年十月下	四〇〇
卷三三八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上	四一八
卷三三九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下	四四一
卷三三〇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上	四七六
卷三三一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下	五〇二
卷三三二	乾隆十四年正月上	五三五
卷三三三	乾隆十四年正月下	五六〇
卷三三四	乾隆十四年二月上	五八〇
卷三三五	乾隆十四年二月下	五九五
卷三三六	乾隆十四年三月上	六一三
卷三三七	乾隆十四年三月下	六三四
卷三三八	乾隆十四年四月上	六五〇
卷三三九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六七三

卷三二四〇	乾隆十四年五月上	六九七
卷三二四一	乾隆十四年五月下	七一
卷三二四二	乾隆十四年六月上	七三〇
卷三二四三	乾隆十四年六月下	七四三
卷三二四四	乾隆十四年七月上	七五九
卷三二四五	乾隆十四年七月下	七六七
卷三二四六	乾隆十四年八月上	七七八
卷三二四七	乾隆十四年八月下	七八八
卷三二四八	乾隆十四年九月上	七九九
卷三二四九	乾隆十四年九月下	八〇八
卷三二五〇	乾隆十四年十月上	八二五
卷三二五一	乾隆十四年十月下	八三九
卷三二五二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上	八五八
卷三二五三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下	八七一
卷三二五四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上	八八一
卷三二五五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下	八九八
卷三二五六	乾隆十五年正月上	九一一
卷三二五七	乾隆十五年正月下	九二一
卷三二五八	乾隆十五年二月上	九三四
卷三二五九	乾隆十五年二月下	九四三
卷三二六〇	乾隆十五年三月上	九五六
卷三二六一	乾隆十五年三月下	九六八
卷三二六二	乾隆十五年四月上	九八〇
卷三二六三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九九一
卷三二六四	乾隆十五年五月上	一〇〇八
卷三二六五	乾隆十五年五月下	一〇二一
卷三二六六	乾隆十五年六月上	一〇三九
卷三二六七	乾隆十五年六月下	一〇四八
卷三二六八	乾隆十五年七月上	一〇五九
卷三二六九	乾隆十五年七月下	一〇七二
卷三二七〇	乾隆十五年八月上	一〇八六
卷三二七一	乾隆十五年八月下	一〇九六
卷三二七二	乾隆十五年九月上	一一〇六
卷三二七三	乾隆十五年九月下	一一一五
卷三二七四	乾隆十五年十月上	一二三五
卷三二七五	乾隆十五年十月下	一二三六
卷三二七六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上	一二四九
卷三二七七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下	一二六七

卷三七八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上

二八九

卷三七九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下

二九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庫部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丙戌朔

實錄卷三百六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定祀典祭器諭國家敬

天尊

祖禮備樂和品物具陳告豐告潔所以將誠敬

昭典則也考之前古籩豆簠簋諸祭器或用

金玉以示貴重或用陶匏以崇質素各有精

義存乎其間歷代相仍去古寔遠至明洪武

時更定舊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則惟

存其名以蕺代之我朝

實錄卷三百六

壇

廟陳設祭品器亦用蕺蓋沿前明之舊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考按經典範銅為器頒之

闕里俾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見古先遺

則朕思

壇

廟祭品既遵用古名則祭器自應悉倣古制一

體更正以備隆儀著大學士會同該部稽核

經圖審其名物度數制作款式折衷至當詳

議繪圖以聞。朕將親為審定。勅所司敬謹製造。用光祿祀。稱朕意焉。尋議凡祭之遵。竹絲編。絹裏。髹漆。

郊壇純漆。

太廟畫文采。豆。登簠簋。

郊壇用陶。

太廟豆。簠簋。皆木。髹漆。飾金玉。登亦用陶。鉶。乾銅飾金。貯酒以尊。

郊壇用陶。

續通志卷一百六

三

太廟春犧尊。夏象尊。秋著尊。冬壺尊。歲暮大祫山尊。均範銅。獻以爵。

園丘

祈穀

常雩

方澤用匏。承以檀座。如爵之制。

太廟爵用玉。兩廡陶。

社稷正位玉爵一。陶爵二。配位陶。

日

月

先農

先蠶各壇之爵。

社稷

日

月

先農

先蠶豆。登簠簋。鉶尊。均用陶。

前代帝王

續通志卷一百六

四

先師及諸人鬼之祭。豆。及登。鉶。簠簋尊。爵用銅。不加金飾。凡陶必辨色。

園丘

祈穀

常雩青。

方澤黃。

日壇赤。

月壇白。

社稷

先農黃。

太廟登用陶黃質飾華采餘皆從白。盛帛以篚。竹絲編髮漆亦如器之色。釧式大小深廣均仍其舊。載牲以俎。木製髮丹漆。毛血盤用陶。從其色。皆由內務府辦理從之。○命議世職承襲。諭國家設立世職官員。所以報功崇德。嘉誠顯忠。故我朝定鼎時。所有建功人員。及著有微勞者。量給世職。延及子孫。其中有世襲罔替者。亦有分別等次承襲者。蓋因開創之初。各著勤勞。及統御天下。又復平定未靖之區。是以建立官職甚多。若概予世襲罔替。勢屬難行。是以將順治九年。

恩詔以前建立之官。俱定為世襲罔替。

恩詔以後建立之官。俱定為分別等次承襲。但其中陣亡人員。皆係為國捐軀效命。非尋常効力得官可比。較之。

恩詔以前軍功建立之官為重。其時雖有先後之分。而報國竭忠。則無二致。况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有因陣亡賞給之官。有軍功建立之官。亦有因率屬來降。本身來降。賞給之官。又有試功恩賞等官。若將

恩詔以後陣亡人員。皆不入於世襲罔替之列。則反不如昔時之尋常來降恩賞等官矣。情亦可憫。近閱八旗所奏承襲官員。根由有原立官之人絕嗣。將官襲與兄弟之子孫。或襲與另支同族者。又有一家建有二官。惟一應襲之人。竟不得擬陪之人者。若不查明妥協辦理。則非報功賞官之本意矣。且滿洲皆係世僕。賞之以官。亦所以憫卹臣工宣力効勞。以養育其子孫。從前

皇考特降諭旨。復查八旗世職內。絕嗣泯滅。未經承襲之騎都尉以上等官。所有應行降等襲職之人。查出為嗣。襲與官爵。朕即位後。又經降旨。命查從前未經行查之雲騎尉。及緣罪降革。未經承襲各官。分別情罪輕重。照前承襲。惟是議襲此項官爵之時。有辦理未能

盡善。不合加恩本意者。今當太平無事。無復立官之處。如祇論

恩詔前後。而不詳其功勲之大小。勞績之輕重。俱分別等次承襲。誠恐日久輩數漸完。不過僅存

恩詔以前所立數員而已。非惟不合國家體制。且與伊等生計甚有關係。著交莊親王。和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尚書。傅恒。班第。公哈達哈。都統。旺扎爾。李元亮。除

恩詔以前建立官員內陣亡人員。仍准世襲罔替外。將軍功賞給。及來降賞給。並試功恩賞等官。如何分別輕重。何者應世襲罔替。何者應降等承襲。其現在八旗世職內。有因絕嗣襲與另支族人。或官多人少。應如何另定承襲條款。並

恩詔後和通呼爾哈淖爾地方。打仗陣亡所立世職。現在承襲世次將盡。與承襲世次已完業經繳回勅書者。一併查明。其應世襲罔替

之處。視其所著勞績。悉心妥議具奏。如此辨定之後。八旗世職。不至漸少。而功勲之子孫。永得爵祿。受恩無疆。即於生計亦甚有賴焉。○戊子。諭。上年江蘇潮災。惟崇明為最重。朕已於例賑之外。又加恩展賑。至今年三月。俾小民餬口有資。今思賑畢之後。去麥秋猶有月餘。或尚需接濟。著該督撫臨期查看情形。其有應行加賑之處。即行具摺奏請。該部速行文該督撫知之。○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丑。軍機大臣議。覆署江蘇巡撫安寧奏。稱寶山鎮洋土塘。及民築土圩。被潮衝損。二縣交界之施港口一段。坦坡悉壞。塘內成河。難以修築。應繞進十餘丈。築月隄一。其餘舊塘外尚有餘地。應修補。惟石塘北首起。至薛家灘止。土塘二千二百九十三丈。零。適當頂衝。數年來餘地刷盡。一遇大汛。便至坍塌。塘外之坦坡石壩。年年修築。終難抵

禦塘基半沒水中。至採淘港。月浦塘楊家宅三處。更成巨浸。應移築向內。或一里或二里。共壓佔挖廢民田九百六十餘畝。移築後尋常潮汐。不抵塘根。坦坡石壩等工可省。此段土塘。應底寬七丈。面寬二丈。高一丈五尺。其胡巷至虬江民圩。災後力艱。併請官修等語。均應如所奏。其胡巷至虬江民圩。嗣後仍應歸民修理。又稱移築土塘壓佔挖廢之田。災民因公失業。計價不過萬金。現省坦壩之費。將來歲修亦減。帑項尚不虛糜。請給值至讓出塘外膏腴之田。將來便成瘠土。請減額。應令該撫核題。得旨。依議速行。○庚寅。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辛卯。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賜皇七子諡曰悼敏皇子。於曹八里屯暫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湖

廣總督塞楞額奏稱。莅任已及一載。擬於二月初間束裝簡從。會同欽差大臣於北南兩省鎮協水陸營伍周閱。巡查等語。此次湖廣巡查營伍之處。朕亦不另派大臣。即著塞楞額就近查閱。但湖北巡撫朕已命彭樹葵署理。塞楞額尚未聞知。爾等傳諭於伊。俟彭樹葵到任後。地方諸務與之商酌辦理。一兩月之後再行前往查視。○河東河道總督完顏偉奏。遵旨查勘蘭鄭二縣沂河兩岸隄埝。應

速修補。其蘭山境內柳青河一道。起自縣城迤北之雲白湖。下達齊溝。歸入沂河。郟城境內舊有墨河一道。起自縣東北之墨泉。下達江南宿遷境內。歸駱馬湖。均係宣洩坡窪積水。年久淤淺。應及早挑濬。請照東省築隄挑河例。派委妥員。督辦再工。段既長。且係以工寓賑。必得大員督察。方能工歸實用。帑不虛糜。請令兗沂曹道吳士功率同料理。至一切石工及加築之處。統俟高斌勘明再辦。下軍

機大臣會部議行。○是日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壬辰。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上年江南被潮被水州縣。

崇明等處。已分別加展賑卹。至下江之阜寧。

蕭縣。上江之宿州靈璧。虹縣。雖成災情形稍

輕。但地當連歲積歉。恐正賑之後。麥秋以前。

小民仍不免有失所之虞。著將宿州靈璧。虹

縣。蕭縣阜寧五州縣。成災七分以上之貧民。

及衛所軍丁。無分極次。概行加展賑糧一月。

以資接濟。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朕因上

年江南被災。降旨將下江漕糧截留八十萬

石。以資賑糶之用。其減存旗丁。例止給一半

月糧。但朕念截漕甚多。在旗丁舵水。取領月

糧。恐致不敷養贍。難免向隅。著將例給一半

月糧之外。再加給三分。俾得俯仰有資。該部

遵諭速行。○又諭從前楚省沈失銅餉之池

王。袁金城。陳述虞。崔錫。四案。俱經該撫結報

題咨請豁。該部屢行駁查。事歷數年。懸案未

結。今思池王等沈失地方。既據該撫等稱實

在三峡之內。若再往返駁詰。該員等不無羈

累。情殊可憫。著加恩准其豁免。但銅餉體質

甚重。即遭風沈溺。亦不過在沙石之間。非比

他物易於漂流散失。若實力打撈。斷無不可

復得之理。此四案如免其賠補。又不予以處

分。則將來解員等。必致益滋捏飾等弊。池王

等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潘思渠

回奏。學田免租一摺。理屈詞窮。支吾掩飾。伊

自奉命調任福建以後。惟事干譽。以博人去

思。辦理諸事。不似從前。伊奏請交部嚴處。著

免其交部。直隸應修城垣甚多。著那蘇圖照

陳宏謀之例。指出一處。令潘思渠出貲修理。

効力贖罪。以為巧於邀譽之戒。閩省兵悍民

驕巡撫乃封疆表率。似此一味沽名。何以整肅地方。澄清吏治。可傳諭潘思榘。令其洗心滌慮。痛改積習。如仍不實心。必加重懲。慎之。○戶部議覆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稱鳳潁泗三府州屬疊災。前所收麥賑糶無存。而各屬係產麥之區。米穀稀少。所有收捐貢監。自應因時調劑。應如所請。准以一麥抵二穀收納。但麥性難久貯。凡遇動用米穀時。將麥搭放。如有餘存。照數易穀貯倉。得旨。依議速行。○

癸巳諭。此次前往山東。雖程期不至兩月。然行內地。不無多費之處。著加恩給隨駕之大臣章京等資助銀兩。照兩月例給與。其侍衛等每員三十兩。○又諭曰。十四叔自封貝勒以來。行事甚屬恭謹。此朕之高年尊長。著加恩封為郡王。○諭軍機大臣等。顧琮所奏餘姚縣鄉民硬糶擠鬧角毆一案。該縣僅拏獲四五人。從輕枷責發落。顧琮雖稱飭司查究。並未將滋事奸民。應如何嚴懲以儆刁風之

處奏聞。殊屬寬縱。此案著顧琮加意嚴切辦理。毋得稍有姑息。至知縣吳培源雖題署在先。但適遇刁民鬧鬧之時。不當遽令知縣離任。益長愚民驕悍之習。又奏吳培源為人謹慎。而其所題遂安縣缺。與餘姚孰繁孰簡。該員能否勝任。俱未奏明。著查明據實具奏。顧琮全不知事理輕重。且秉性執滯。惟欲以柔懦縱徇。行煦煦之仁。而不思察吏安民之道。安良必先除暴。容惡適足養奸。刁匪藉端生事。於地方深有關係。可傳諭申飭之。○大學士等議覆。江蘇巡撫安寧奏稱淮徐海三屬倉儲缺額。前後動支司庫銀十五萬六千餘兩。發蘇松常鎮各屬採買。其價應照乾隆六

年以前奏准之例。米一石在一兩二錢以內。穀一石在六錢以內。查前項銷數。原因災歉。實非尋常可比。未便援以為例。所有淮徐海三屬採買價。仍照原議。米一石一兩。穀減半銷算。得旨。此案採買腳價。固應照例報銷。但

朕念上年江省潮災。非尋常可比。鄰屬毗連地方。雖獲豐收。多因災地採買過多。不無昂貴。此次淮徐海買補倉穀。著照所請。准其照依六年以前奏銷之數。每米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每穀一石。價銀六錢。水腳亦在內銷算。後不為例。○甲午。享

太廟。遣履親王允禔恭代行禮。○遣官祭太歲之神。○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乙未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御西廠大幄次。賜外藩等宴。

○諭大學士等。本年二月內。朕恭謁

孔林。著履親王。平郡王。大學士。訥親。張廷玉。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

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並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四川巡撫紀山奏。西南兩路軍營。漢土官兵暨各色人等。五萬有餘。日需米麵五百石。蠻夫不敷。雇雅州。天全。蘆山。及威重。保順。敘。嘉等府州人分運。又不敢親往。雇人價昂。禁私幫。則軍裝貽誤。聽幫貼則民間賠累。又川兵調遣已多。班滾雖在。應從緩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曰。紀山所奏。班滾雖在。止應設法誘擒。移師瞻對。未易輕言。萬不得已。俟二三年後。兵民休息。方可徐圖等語。殊屬舛謬。瞻對之役。糜帑勞師。受其愚弄。致令免脫。而在事大臣。通同欺罔。慶復。李質粹。身在行間。罪無可逭。業經交部審擬。徒以紀山專辦運餉。遠在省城。與統領大帥領兵調遣者有

間。暫且姑容。未經議罪耳。然班滾實在未死之處。伊豈得謂全然不知。伊亦係封疆大臣。何以並未據實具奏。今張廣泗既經查明。伊身在事內。理應具摺請罪。思効力行間。擒拏班滾。速為勦滅。以贖前愆。乃轉欲養癰玩寇。坐待二三年後。是何言耶。當此國家全盛之時。而一二小醜。不能擒勦。痛斷根株。於國體豈不有關。伊係滿洲巡撫。而遇軍事如此陳奏。非尋常辦事拘泥可比。是誠何心。朕所不解。至邊省夷情。隨時俱可具摺陳奏。乃當軍務倥傯之際。奏請陛見。全不知事理輕重。與伊從前似出兩人。殊出朕意料之外。大員朕向來屬望之意矣。可傳諭嚴行申飭。且大金川此役。豈非紀山奏其恃險猖獗。傷犯官兵。逼近爐地。聲討刻不容緩。不得已興師問罪乎。今忽生勞衆惜費之念。是伊自相矛盾矣。其所奏籌餉之處。著寬裕撥給。令其妥協辦理。寬給腳力。使腹內兵民。不致稍有擾累。倘

伊仍不善為辦理。或如伊所奏擾累滋事。或於張廣泗軍務稍有齟齬掣肘。以致貽誤軍機。必將瞻對前後罪案。一併從重議處。並將此旨傳諭張廣泗知之。○丙申。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以廣東左翼鎮總兵官黃有才。為廣東提督。○丁酉。

上奉

皇太后幸九洲清晏。○諭軍機大臣等。各省營伍馬匹。為操演遊巡所必需。向來皆有定額。不容缺少。近聞各標營多未足數。即現存馬匹。亦多疲瘦。每遇操期。則私借於民間。暫以充數。騎射之際。又以所有調習之馬。輪流更替。掩飾一時。而每歲草料銀兩。照常支領。任意冒銷。種種弊竇。北省固所不免。而南省為甚。或因土性難於畜養。或因買補不能及時。將弁等不得不稍為通融。以致積漸因循。遂視為可缺之數。不知軍裝馬匹。同屬營中要

務。豈可聽其疲瘦缺額。可傳諭各督撫將軍提督等。令其各就地方情形。隨時酌量查點。所有馬匹。概用烙印。毋許臨期假借。其駑劣者。亦漸次換補。但不得因朕此旨。過於苛急。轉致滋擾。於伊等奏事之便。寄去。○戊戌。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己亥。

上御奉三無私殿。賜宗室王公等宴。○諭現在進勦大金川。一應糧餉。俱係紀山料理。紀山既有巡撫應辦之事。難以兼顧。著兵部尚書班第。馳驛前往。將一切驛站挽運。沿途查辦。至軍營調度糧運事務。其將來金川瞻對善後機宜。俱著會同張廣泗商酌辦理。並給與欽差大臣關防。其帶往之員外郎阿桂。主事莊學和。亦著給與驛馬。○諭軍機大臣等。從前自準噶爾投來之額魯特博羅特等六人。安插青州。合夥逃去。已擒獲五人。惟額魯特達什哈一名未獲。朕曾降旨。就所過地方。令該督

撫查拏。迄今一月。未據該督撫等奏明拏獲青州地處東偏。其脫逃必由直隸潛行。且狀貌易於躡緝。該督那蘇圖應即密飭嚴查。擒於境內。何以不聞奏報。夫跟緝奸宄。乃地方之責。各該督撫等。平日每稱嚴行保甲。若果督率各屬。實力稽查。其棲止處所。形跡可疑。自難逃隣佑之盤詰。今遲久而未弋獲。則其不留心嚴緝。可知。他省去京較遠。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道里甚近。何不即行奏報。可傳諭詢問該督撫等。令其將現在如何辦理查拏之處。即速奏聞。尋直隸總督那蘇圖奏。上年接廷寄。隨知會古北口提督。山海關副都統等。於各邊口嚴查。并飭各官速差兵役。在關津隘口。查拏務獲。復選善緝之兵。於張家口獨石口龍泉關倒馬關及通殺虎口之僻道。分路緝拏。伏思逃犯行蹤詭秘。青州路通天津。現在流民北下。恐其潛身夾雜此內。臣指出密行各處。照依年貌留心察問。得旨。設法

緝拏務獲。此不比尋常逃犯也。山西巡撫準泰奏。上年即飛札太原大同兩鎮暨按察司密令文武躡緝。併札綏遠城將軍歸化城都統右衛副都統及太原城守尉等一體嚴拏。緣未覆齊。是以未奏得旨。當緊緝拏。不可膜視。河南巡撫碩色奏。上年遵即密劄按察使飭屬懸立重賞躡緝。因未報獲。故未奏聞。得旨。知道了。山東巡撫阿里衮奏。達什哈先在青州潛逃。並未准青州將軍咨會。所有就所過地方查拏之旨。亦未奉到。茲奉諭隨即密飭查拏得旨。另有旨諭。○庚子。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及內大臣大學士等宴。召喀爾喀超勇親王固倫額駙策凌鄂爾多斯郡王查穆揚。教漢多羅貝勒固山額駙羅卜藏。科爾沁輔國公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貝子品級和碩額駙達爾瑪達都。

喀喇沁輔國公敏朱爾拉卜坦。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和碩額駙羅卜藏。衮布喀爾喀車臣汗達瑪林。額魯特多羅郡王和碩額駙色卜騰旺布。鄂爾多斯固山貝子那木扎勒多爾濟。烏喇特鎮國公索諾穆札木三。喀喇沁輔國公多羅額駙查拉豐阿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諭曰。班第現在出差。著傳恒兼管兵部尚書事務。○又諭。此次兵部隨駕大臣著派雅爾圖去。○欽差大學士高斌覆奏。

查常安一案。並無入已贓私。實由喀爾吉善訪聞不確。而常安瑣屑苛細。怨聲載道。實不勝巡撫之任。乃臣摺內俱未聲明。過於簡畧。惟有遵旨回浙。再加覈審。改正疎漏。得旨。覽看此則。先存和事。沽名之過猶小。今之飾非護短之過大矣。朕前旨非兒戲。宜慎思輕重也。○又奏。遵旨查勘蘭郊河道。酌議應修工程。查得沂州一郡。蘭郊二縣。地處下游。山河甚多。最大莫如沂河。發源青州府之沂山西。

嶺受上游諸山水。會於沂郡東二里許。合流下注。經蘭山郟城二縣。達邳州之邊廬口。分流。一由徐塘口入運河。一由宿遷駱馬湖入六塘河歸海。東西兩岸。向有民埝。亦間有動帑修築者。積年山水驟發。殘缺頗多。如西岸之清水。龍潭胥家。重坊等口。並東岸之高莊。華埠等口。十數處。節年淹浸田疇。而通京大路之李家莊。對岸之江風口。本屬平漫。積經衝刷。寬深漸成河形。每遇水發時。注下游之武河。芙蓉燕子陷泥等河。各不能容。連漫民田百餘里。此蘭郟二縣被災之由。而下游邳州亦受其累者也。若聽其散漫。則歲歲受淹。如遽行堅堵。則沂河勢有難容。臣同完顏偉會商。擬於江風口河脣。建碎石滾水壩五十五丈。高深八尺。與兩邊老崖相平。攔水俾歸正流。再於進裏百餘丈。河形深處。建碎石滾水壩一百六十五丈。中間高深一丈。使尋常之水。仍由沂河循軌下注。有餘之水。即從

滾壩減出。一由向有河形之漿水汪入武河。出邳州沙家口入運。一由漿水汪出柴口。仍歸沂河。以緩其勢。其正河內。因旁洩年久。水緩沙停。自此水歸正河。可藉刷沙。其餘清水。龍潭胥家等數口。均應補築。再於河形深槽。酌加碎石。餞工保護。其蘭邑西岸向有之吳家口。計寬十丈。亦應酌填碎石。使溢水仍歸武河。又蘭邑江風口對岸之李家莊。郟邑之馬頭鎮等處。民居稠密。河勢兜灣。擬於臨河一面。亦砌碎石。以上碎石工程。俱急應興舉。至沂河兩岸卑薄殘缺民埝。應一律加培。其蘭邑之柳青河。郟邑之墨河。均宣洩田間。坡窪積水。年久淤墊。應挑挖深通。至於江風口壩工。並下游之武河。芙蓉燕子陷泥等河。有疏築酌劑之處。均俟江風口建壩。經伏秋後。再勘辦理。其郟城縣境內墨河。禹王臺之東岸。逼近馬陵山。地勢高阜。即墨水泛漲。亦旋長旋消。不甚為害。該縣請築子埝。雖為捍禦。

起見。但一經築埝。山水積潦。且虞宣洩無路。應無庸議。至江南邳州。為沂河下游。地勢窪下。兼多沙淺。且西岸盧口之分流。並進裏之馮家樓。均有偏趨之勢。今蘭郟境內沂河上源。既經興舉。將來江風口等處之分流減少。正流自必加增。所有下游工程。亦應並舉。如盧口。馮家樓等處。均宜酌添碎石壩工。挑溜歸正。至河內淺阻浮沙。礙難挑挖。應用刮板疏通。其兩岸殘缺民埝。亦應加築。再宿遷縣

平糶奏稿

三

境內之駱馬湖。又沂水諸流匯渚之區。夏秋水漲。則相勢分導。以資保護。冬初則相機收蓄。以濟漕運。惟臨運河東隄。最關緊要。雖屢經加築寬厚。如遇水勢暴漲。不無風浪撞擊。上年曾於邳宿所屬運河。臨湖東隄要處。酌建碎石戩工。經伏秋風浪。已有成效。應於未修處。分別緩急。次第辦理。更有請者。此次工程告成後。如有隄埝殘損。河道淤淺。令各州縣督率民夫。隨時修浚。至於碎石工程。非民

間所能經理。應交就近該管之河員兼管。下軍機大臣會部議行。○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正月辛丑月食○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宴○

諭曰大學士高斌摺奏承審常安一案情節

未甚明晰尚有應行訊問之處著大學士公

訥親乘驛前往會同高斌查審高斌著在浙

江候訥親到日公同審訊○諭軍機大臣等

據喀爾吉善所奏常安一案大學士高斌承

審尚有未妥之處前已傳諭喀爾吉善矣今

特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會同審理著傳諭

喀爾吉善令其即速赴浙等候○壬寅諭曰

大學士公訥親現在奉差著大學士來保在

京總理事務○調原任貴州按察使宋厚來

京引見○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巡撫紀

山奏稱現在運送軍糧蠻夫不足供役添雇

內地人夫分運等語看其情形甚屬艱苦價

值亦極昂貴幾與最前康熙年間北路軍營

運價相等紀山既深以運餉為難恐其辦理

未能妥協且伊原有巡撫應辦事務難於兼

顧是以特遣尚書班第前往調度糧運再從

前籌畫金川善後事宜應安設喇嘛統率之

處班第熟悉西藏情形善後事宜張廣泗與

之會同商酌必能諳晰事理伊現管理藩院

事即行文西藏喇嘛等亦必益加信嚮悅服

於善後事宜自屬有益至現在進兵調遣攻

勦機宜一唯張廣泗是任可即傳諭張廣泗

令其會同班第紀山酌量料理○又諭據四

川副都統卓鼐所奏雇覓蠻民運餉一摺著

鈔寄班第會同張廣泗紀山閱看於彼處情

形。是否有濟。應否准行。詳晰酌量妥協定議。如屬可行。著一面辦理。一面具摺奏聞。尋會奏。據卓鼐奏稱。雜谷等土司所轄蠻民。家口數萬有餘。山多地少。一年產穀。僅數半年食用。每於九月收穫後。約計五六萬口入內地。各州縣傭工。現因大金川用兵。禁其入內。恐至青黃不接時。乏食滋事。不若雇令運糧。并稱安臺遞運。官定腳價。每米一石。每百里給銀一錢。計算每夫負米三斗。日行四十里。始得銀二分二三釐。實不敷用等語。查此乃內地運糧情形。非口外現辦之事也。緣內地自重慶瀘州嘉定眉印等屬運糧。西至成都灌縣。南至雅州等處。皆係各地方官雇民夫輓運。道路既平。食物非貴。每米一石。每站給銀一錢。計程七八十里不等。負重之日。給價回空。停給。每石夫二名。以往返計之。每夫日止得銀二分有零。此向例也。至由口外輓運軍營。自進兵以來。西南兩路臺站。及隨軍輓運。

兵糧。因番徑崎嶇。雪山重疊。烏拉難行。俱先儘雇蠻夫。不特雜谷之民。久經應募。即瓦寺沃日。小金川。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巴旺。綽斯甲。各土司所屬番民。概行派雇。繼因蠻夫不足。於內地添派漢夫。每夫運米五斗。負重之日。給腳價銀八分。口糧米一升。回空止給口糧一升。緣山路險峻。每站俱在三四十里之間。並無過遠。至雜谷等處。蠻民入內傭工者。因山多田少。收穫一畢。即各挈男婦老幼。赴成都重慶各州縣傭工。餬口。名曰下壩。至春三月內。仍俱回巢耕種。上年因用兵需雇蠻夫。是以禁止下壩。令其運糧。其餘老弱男婦。間亦有入內地餬口者。卓鼐所奏。俱未確悉。報聞。○又諭。前因安插青州之額魯特。博羅特等脫逃。該將軍及副都統等不行奏報。業已傳旨申飭。及差侍衛賽音圖。理藩院郎中善泰。前往會同三達色。將已經拏獲之博羅特等五人。審訊正法。賽音圖等復命回。

京。三達色並不將辦理之處奏聞。又經降旨詢問。而三達色於接到朕旨之後。仍不過陳奏謝恩。無一語及前事。竟若置身事外者。三達色著傳旨嚴行申飭。○又諭曰。戶部左侍郎德爾敏現在奉差。其員缺著兵部侍郎雅爾圖暫行署理。○甲辰。諭曰。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現署福建巡撫。今往浙省。如潘思榘尚未到任。其巡撫印務著布政使永寧暫行護理。○又諭曰。原任大理寺卿鄧時敏奏稱。今

屈父憂服闋之期。例應赴闕候補。有母年七十八歲。懇請在籍侍養等語。鄧時敏准其終養。該部知道。○調原任貴州桐梓縣知縣王式烈來京引見。○乙巳。諭曰。刑部尚書阿克敦著協辦內閣大學士事務。此次巡幸山東。行在內閣事務著戶部尚書傅恒協辦。○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喀爾吉善所奏閱看提鎮兩標水師情形摺內。稱各水師技藝水操均屬平常。並未見操縱自如等語。去年張天駿

來京陛見時。詢其營伍情形。據稱訓練整齊。水操熟習。今該督親身查閱。乃技勇生疎。駕駛迂緩。則其平日之訓練者何事。且蹈面欺之罪矣。閩省為海疆重地。洋汛最關緊要。弓馬技勇。在水師或未盡能熟練。至搶風折戣。乃戰艦舟師本等技藝。若駕駛不能靈便。何以備防禦而壯軍實。張天駿前在廣東提督任內。越職喜事。不滿朕意。今復用至閩提督任。觀其人委靡不振。竟成縱弛懈怠之痼疾。

著傳旨嚴行申飭。暫予一年之限。令其督率各將領。大破向來積習。切實勤加操演。倘或仍未改觀。經該督等查奏。必將張天駿從重議處。○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議覆土謝圖汗雅木丕勒多爾濟呈稱。前歲九月間大雪。本部落共有十五旗被災。內雅木丕勒多爾濟等十旗。或蒙恩賑卹。或別旗助給。尚可資生。其王策凌拜都布等五旗。二千一百三十餘戶。實不能養贍等語。查五旗內策凌拜都

布遜都布旺布多爾濟三旗前歲曾蒙恩賞米茶。去年復賞牛羊價銀一萬餘兩。今以未蒙賑卹為請。顯係希圖僥倖。且向無每年賑卹之例。應行文該盟長嚴飭扎薩克等妥為養贍。又扎薩克台吉策凌旺舒克等二旗呈請賑卹。既經額駙策凌具奏。又經該盟長呈報。計共有五百九十餘戶。應如所請。但現當春融。青艸暢發。所有禦冬米茶毋庸賞給。止應按戶給予立產牲畜銀兩。由部撥交副都統那木扎勒帶往。會同該盟長等發給。再額駙策凌所奏貝勒旺扎勒旗貧戶。前經駁令妥辦。今據年班來之車臣汗達瑪林稟稱。旺扎勒旗七百六十餘戶。不能謀生屬實。似應請旨賑卹。請酌撥銀七千兩。交那木扎勒帶往。俟策凌旺舒克等二旗賑卹事畢。順到旺扎勒旗分查明戶口。賞給立產銀兩。其銀即將扎薩克次年俸銀豫為支給應用。得旨。喀爾喀王策凌拜都布扎薩克台吉遜都布旺

布多爾濟三旗前年去年雖疊經賑濟。但念其屢年被災。不能養贍。若不施恩。貧民無以為生。情殊可憫。著那木扎勒查明實係無業不能養贍者。一體酌量加恩。賞給立業銀兩。所需備帶銀一萬兩。免其坐扣該扎薩克等俸。○山東巡撫阿里衮奏東省災地既廣。軫恤戶口自繁。所需銀穀甚多。今春又行加賑。并勘不成災地方與災地毗連處。或借給口糧。或加賑一月。此外尚有聞賑歸來。及各項窮民。復經查辦撫綏。今歲值輪免正賦之年。司庫錢糧有出無入。各州縣存倉穀米所餘無多。時屆春月。又須平糶出借。雖有截留銀米。未敷各項之用。請照例在於本省開捐。得旨。近因川省軍務開捐。並尹繼善所請新江展限之處。亦未准行。此更不必交議矣。○賞額駙策凌銀三千兩。車臣汗達瑪林銀八百兩。額魯特郡王色卜騰旺布銀六百兩。貝子銜達爾瑪達都銀四百兩。公敏珠爾喇布坦

銀二百兩。○丙午。諭據甘肅巡撫黃廷桂奏稱。軍犯馬應煥在配脫逃。經河州知州張永淑督差緝獲等語。軍流徒犯在配脫逃。該管兼轄各官。例有處分。至在他處拏獲。其地方員弁。向無議叙之例。朕思緝拏匪犯。雖屬地方之責。但不予以議敘。不足以示鼓勵。且亦非國家懲獎均平之道。張永淑著交部議敘。嗣後軍流徒犯脫逃。在他處拏獲者。地方員弁作何分別議敘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尋議地方官弁。營衛武職。拏獲隣境逃犯軍流單身者。每一名紀錄一次。攜帶妻子全獲者。每一起紀錄一次。徒犯二名紀錄一次。准前後接算。從之。○山東巡撫阿里衮奏。東省被災各營兵月支餉米外。別無生計。米貴食用不敷。兗鎮所屬汎地。秋禾多被水淹。間有未被之區。收成亦薄。兼隣境搬運糧價日昂。又河標四營駐濟寧州。亦係災區。請於司庫奉撥俸餉銀內。通融借給一季。自本年夏季起。

分作四季扣還。得旨。允行。下部知之。○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張廣泗所奏駐劄馬邦之張興陳禮等喪師殞命。張廣泗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偏裨失律。主將咎無可辭。但果能全局取勝。中間稍有挫衄。尚在可原。此際即交部議。未免傳播遠近。議論滋多。於軍情殊有關係。朕於摺內批示。具已明晰。朕觀川省軍務。自辦理贍對以後。大小將弁。專以欺誑朦混。希圖草率了事。竟成積習。張廣泗到川半載有餘。於賊地形勢。兇番技倆。當已洞悉。其進取機宜。應熟籌勝算。具有成竹。從來軍旅之事。為時逾久。防禦愈難。稍未周密。即有疏虞。即此番張興失事。亦相持日久所致。昔人謂兵貴神速。正以此也。去冬不能進取。尚可諉於兵力未足。今張廣泗所請調兵鑄礮。隨奏隨准。抽撥調取。增兵多至萬餘。軍威不為不壯。春間即應鼓勇克捷。若遲至五六月間。尚不能乘機奮迅。刻期取勝。將使士卒沮

氣貽笑羣蠻。當作何究竟耶。況有咱地土司之自相攻擊。今不得已。且暫置不問。俟金川奏凱。班滾就擒。然後移師問罪。震懾羣兇。以成痛斷根株之策。但恐諸土司中似咱地者不少。俱若此之仇殺相尋。環視而起。其將何以應之。可傳諭張廣泗。令其深鑒慶復李質粹覆轍。鼓勵所屬營弁。令其力改。向來積習。迅奏膚功。以慰朕西顧之念。當此大兵雲集。各路進剿。頭緒繁多。雖張廣泗才猷素著。而獨力支持。恐難肆應。臂指之効。亦所必資。但若派員前往。又恐意見參差。致相掣肘。於事機無益。可傳諭張廣泗。若目下軍前員弁。可以了此則已。倘或尚待時日。需人料理。准其於各省司道等官。有平素深知可相親信者。一面調赴軍營。一面奏聞。即如貴州巡撫孫紹武。向曾隨伊於軍前辦事。黔省雖屬苗疆。而古州等處。現在安帖。金川軍務方殷。需員孔亟。如於軍務有濟。即著張廣泗一面奏聞。

一面傳旨。竟與川撫紀山對調亦可。其武職總兵副將等員。有深知其可任軍務者。悉聽張廣泗一面奏聞。一面調赴軍前委用。○諭東省被災州縣。朕經疊次加恩。截漕撥運。籌畫備至。但災地既廣。賑借需用米穀。為數繁多。東省捐納貢監。著停其在部收捐。俱歸本省本折兼收。其捐本色者。准減二收捐。於該省積貯。當為有益。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川陝總督張廣泗。齎摺家人。著馳驛前往。○戊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

上至曹八里屯。臨奠悼敏皇子。○詣

雍和宮行禮。○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河南

巡撫碩色奏稱。豫省城垣。工在一千兩以內者。於每年州縣額設公費銀內動用。分年修葺。經朕降旨。除直隸城垣。現在辦理外。其餘各省督撫。俱將此摺鈔錄。寄與閱看。令其仿

照辦理。各省督撫多以地方情形不同。一時難以仿照。惟就各本省情形。分別緩急。酌量興修。今據碩色奏稱。原議分年興修各工。俱已依限完竣。碩色辦理此事。甚屬妥協。而各省估報之後。事歷數年。尚未有如碩色之及時竣工者。朕思北五省情形。大率相近。即州縣中無額設公費。而伊等原奏皆有酌量興修之處。何以不能依限完竣。著將碩色此摺再行鈔寄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省督撫閱看。如現在未修工程。有可以分別仿照河南之處。令其斟酌妥協。實心辦理。具摺奏聞。直隸總督那蘇圖亦著鈔寄。令其酌辦。○己酉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朕此次東巡。戶兵二部俱少正卿在京。戶部尚書事務著來保暫行管理。兵部尚書事務著史貽直暫行管理。○軍機大臣等議奏喀爾喀四部落運軍營米。前經副都統保德奏稱商運費多。不若令喀爾

喀四部落各派駝五百隻。每駝給製鞍屨等銀三兩。兵一名。管駝五隻。賞銀三兩。章京一員。管五十隻。賞銀六兩。每部落派圖薩拉克齊二員。每員賞銀十二兩。由歸化城至軍營計駝二千隻。運米四千石。費較商運十之一。於蒙古人等有益。經臣等請旨交額駙策凌酌議。尋策凌議稱喀爾喀四部落均願出駝運米。其酌派官兵賞銀事宜。應如保德所請辦理。再查鄂爾昆塔米爾二城。現貯米五萬八千餘石。大麥二萬四千三百餘石。小麥九十餘石。軍營每年支放官兵需米八千石。大麥九百五十餘石。小麥九十餘石。現米足敷六年之用。若每年再運四千石。加之本處所產大小麥。久貯恐致霉爛。請於此一二年內驗其米色。改變者照數支放。將好米加謹收貯。仍照從前原議足敷二三年食用。應請於庚午年起。令四部落照新定之例。派駝運米。其米請嗣後祇給內地官兵。喀爾喀蒙古仍

請給羊價銀兩。得旨令臣等議奏。查從前喀爾喀兵原無給米之例。止給羊價銀兩。自乾隆六年始議以月給銀一兩五錢。米一斛。現據策凌以蒙古素不食米。給與羊價實屬安便。為請。但軍營存貯米麥甚多。現在綠旗兵經裁。每年支放無幾。必致積久霉爛。應仍支給喀爾喀兵米。又查軍營搭放米麥。每年給米三百零六日。大麥四十八日。小麥六日。今大麥一項。現存二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若將米麥酌量均搭。現存數目足支內地官兵十年。喀爾喀兵丁八年食用。今酌議給喀爾喀兵丁米麥。至乙亥年停。全給羊價銀兩。其內地官兵米麥亦俟給放至乙亥年。令額駙策凌奏聞。以丙子年為始。照現在所議支給。派出喀爾喀四部落官兵運送米石交軍營存貯。再查軍營羊價每隻銀五錢。後因價昂。陸續自七錢增至一兩。今大兵盡撤。羊價平減。應仍給七錢。從之。○軍機大臣議覆。川陝總

督張廣泗奏稱。進剿大金川各兵隨帶軍裝。深受馱馬之累。現續調陝甘雲貴官兵一萬名。應亟為調劑。查自打箭爐與維州關兩路出口。跬步皆山。非特騎馱難行。且沿途並不產草。及抵賊境。愈屬艱險。馬非跌傷即餓斃。一遇移營。既無民夫雇運。不得不自為背負。各兵均帶器械。加以軍裝背運。力已先疲。何能銳戰。雖萬餘漢兵。僅可抵數千之用。今續調之兵。若拘舊例給馬出口。誠為無益。若自各標營起程之日。即令改雇民夫。既恐滋擾。又虞糜費。若至出口地方。再雇長夫。不但驟難雇覓。且抵營亦難約束。謹酌擬陝甘四川雲南征兵。仍照各該省之例。給馱載馬。以資內地馱運。惟每兵百名。准隨帶本營餘丁三十名。以備出口負運軍裝。并各給棍棒刀斧器械。不但背運可以代夫。即遇派兵進攻。更資看守營壘。且征兵內或有糧缺。即以該餘丁挑補。額數亦免虛懸。但必須酌給口糧。並

安家之費。乃可使踴躍從事。應於各本營起程時。每名給安家銀三兩。自起程日起。日給米一升。至黔省征兵。向無給馱馬之例。自應仍雇民夫。每兵百名。除亦准帶餘丁三十名外。再給夫五十名。令於內地沿途雇募。俟抵川出口馬匹難行之處。將陝。甘。四川。雲南。各兵原領馱馬。寄留內地牧放。以備旋師馱載。黔省所雇民夫。以抵軍營日停止。俟旋師再雇。所有軍裝。即令各餘丁背負。於日給米一升外。加銀三分。俟凱旋進口日。仍止日給米一升。以回抵各本營日住支。雖添調餘丁。不免少費。然征兵俱得實用。馬匹亦免倒斃。仍有節省等語。均應如所奏辦理。惟黔省征兵。每百名給夫五十名。與例不符。應照例給四十名。得旨。依議速行。○戶部議准四川巡撫紀山奏稱。松潘地處苦寒。鮮產稻穀。其食米全賴成都府屬之灌縣。龍安府屬之江油。彰明。三縣商販。米價苦昂。每倉石二兩四錢。若

止減價一錢平糶。兵民買食仍艱。請酌減二錢。從之。○庚戌。

上詣

雍和宮行禮。○辛亥。諭上年山東歉收。朕念民食艱難。多方賑卹。倉儲帑項。不惜數十百萬。以濟災黎。而閭閻之欣戚。猶且時縈宵旰。今歲二月東巡。遵循舊典。兼以親臨節屋。下悉民艱。雖清塵除道。所費皆給於公項。絲毫不以累民。而地方官於朕巡幸之所。自必力為經營。其於百姓撫恤。亦必周備。但恐力專於此。非輦路所經。即不免有顧失之虞。如鄒滕以北。民情尚不至拮据。若鄒滕以南。實屬收成歉薄。倘不思博濟。豈能盡免困乏。此等處所。尤宜加意撫綏。蓋朕輿蹕所歷。即缺於整齊。亦無妨礙。惟小民地處一偏。瞻就不及。獨使向隅。真堪軫念。著該撫董率各屬。留心查察。務令遠近一體膏澤均霑。以副朕父母斯民之望。該部即速行文知之。○諭軍機大臣

等戶部議奏盛京侍郎傅德奏稱庫內並無贏餘銀兩之處應令其查核具奏朕已依議盛京戶部係一省綜理錢糧之所關係匪輕豈容稍滋弊竇此項贏餘銀兩先經該部題定每年具奏且各處均有平餘銀兩不過為數多寡不同豈有竟無之理從前傅德並未按年奏報累經戶部咨查始稱自十年以來並無贏餘看來傅德竟不留心祇據屬員呈稟苟且了事伊自簡放盛京侍郎以來並不

實心辦事一味沽名塞責甚負朕任用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此項銀兩有無朦混情弊著即查明據實陳奏○直隸總督那蘇圖奏東省被災州縣蒙恩截漕接濟查河南省漕糧內粟米共十一萬四百七十二石零應於天津北倉漕米內湊撥米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七石零以足二十萬石之數准阿里衮咨稱東省乏員赴運自應直隸委員運送惟是各海口如諸城縣宋家口及膠州塔埠口地

與江南之荻水口相近遠隔登州大洋現在天津海船不過裝米四五百石並非大洋巨艦且值東南風多之時萬一疎虞阻滯轉誤賑需應照上屆之例分運至掖縣昌邑利津三處海口兌交東省另派熟諳之員酌量水陸近便程途轉運各處報聞○壬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曰湖南糧道王一夔據巡撫楊錫紱奏稱該員籍隸宛平親母年老與湖南水土不甚相宜欲請終養等語王一夔居官尚好伊既以母老與湖南水土不習著調補山東兗沂道所遺員缺著吳士功補授○癸丑吏部奏請大學士來保應授何殿閣及兼部得旨來保著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又議覆太僕寺卿熊學鵬奏稱太僕寺所辦多係蒙古事件現設員外郎八缺內蒙古僅二員請於滿洲六缺改設滿洲主事二員蒙古主事二員缺出以次

改設。再向例滿洲員外郎缺出。俱於科甲出身人員內選用。但管理廩牧。非職司文翰可比。請不拘科甲補用。應如所請辦理。將六部滿洲員外郎內。每部酌定一員。抵作科甲人員陞轉之缺。至所奏主事缺出。於吏部選二缺後。以一缺輪歸本衙門將所屬主簿筆帖式題補。與各衙門較俸陞轉之例未符。應毋庸議。從之。○甲寅。諭曰。大學士伯張廷玉。年來屢於燕見之次。以衰老乞休。朕輒宣諭慰留。但因年齒既高。時切軫念。前後數頒溫旨。令其盛暑初寒。不必勉強赴直。隨時量力。以資調護。每見其神情矍鑠。深用愜懷。以為邦家祥瑞。昨緣召對。復力以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鄉。情辭懇款。至於淚下。朕向諭以卿受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而伊昨奏稱。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舉數人

為證。且稱七十懸車。古之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解。朕謂不然。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致貪戀貽譏。勢必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要豈所論於與國家關係。休戚視君臣為一體者哉。設令昏耄龍鍾。不能事事。瘵官曠職。於治體有妨。亟當避賢者路。在朝廷亦不得不聽其引退。然昏耄龍鍾者。固將神明憤然。其於去留。已替不知。使其心尚知覺。則日日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屬朋友。尚有不忍。況在君臣。豈其忍然。書曰。天壽平格。又曰。耆壽俊在厥服。秦穆霸主。尚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徜徉。高蹈為適。獨不聞武侯鞠躬盡瘁之訓耶。若如卿所奏。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生逢熙洽。優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語。朕又謂不然。臯夔稷契。與龍逢比干。所丁之時不同。而可信其易地皆

然其心同也。設臯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臯夔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誠蓋則一。夫既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為君則乾乾不息。為臣則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朕為卿思之。不獨受

皇祖

皇考至優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餘年

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即令果必當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顧能辭朕去耶。卿若恐人議其戀職。因有此奏。則可。若謂人臣義當如此。則不可。朕嘗謂致仕之說。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仕人之盛節。為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為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設令豫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

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為國家圖庶務者。此所係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我朝待大臣。恩禮篤至。而不忍輕令解職。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輕陳請。恐不知者反議其貪位戀職。而謂國家不能優老。全其令名。是不可以不辨。故因大學士張廷玉之請。舉朕所往復曉譬者。布告有列。其所陳既未允行。重違其意。所有吏部事務。不必兼理。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大學士來保著兼管吏部事。○

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奏盛京侍郎介福奏朝鮮國人李古祿子等被盜一案。交盛京刑部會同該將軍作速究查完結。介福究未辦理明晰。如此案偷盜實係內地之人。即應將內地之人治罪。若內地之人並未偷盜。係彼造言誣賴。此風斷不可長。應咨行該國王。令其懲處。倘偷盜實由內地。而反謂彼誣賴。益乖政體。此事雖細。然不申究明白。致與外夷小邦彼此相誣。於國體殊有關係。該管官員

未免意存迴護。著傳諭介福。會同將軍達勒當阿。秉公審訊。務得實情。○軍機大臣等奏。遵旨詢問額爾圖。據稱博羅特等六人脫逃。理應即行奏聞。後因博山縣擒獲五人。惟達什哈一人未獲。欲俟審明具奏。因母病故。移交署將軍三達色辦理。似此緊要事件。又係任內經手辦理。並不奏聞。實屬罪無可辭。請交部議處。得旨。自青州脫逃之額魯特達什哈等六人。俱係逆賊。理應一面嚴緝。一面奏聞。乃額爾圖等。竟視若尋常逃犯。不行具奏。甚屬疎忽。及移交三達色後。祇將錢糧咨請部示。更屬舛謬。額爾圖三達色。著一併交部察議。○左副都御史梅穀成奏。浙江按察使萬國宣。將尼僧羅柴氏控陳學愈逼斃三命一案。不行詳究。草率完結。經御史沈廷芳奏聞。蒙遣刑部郎中德福前往審理得實。查貢生陳學愈。因圖買之屋。被尼僧羅柴氏先買。心謀陷害。適臬司遣役訪事。因捏寫羅柴

氏邪教惑眾訪單。囑託轉稟。乃臬司不問虛實。遽檄查拏。以致陳學愈趁勢逼嚇。羅柴氏情急。遂一菴五人同時投井。經地鄰救出。羅柴氏等二人。隨以威逼斃命具控。該縣屢請將陳學愈革審。陳學愈又賄囑巡撫刑房。得免咨革。遂以尼僧畏罪自盡結案。竟將陳學愈開釋。是眾尼之投井。實由陳學愈威逼。而陳學愈之敢於威逼。實由臬司妄行訪拏。繼復怙過飾非。故出重罪。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得旨。從前浙江按察使萬國宣來京陛見時。朕觀其人。粗率卑鄙。難勝臬司之任。曾傳諭常安。令其據實具奏。嗣據常安奏稱。尚可勝任。是以暫為姑容。然終不愜朕意。近日羅柴氏控告陳學愈威逼三命一案。經御史陳奏。差部員前往審理。始得實情。揆厥所由。實因萬國宣任役誤訪。袒庇劣生。以致連斃數命。朦混外結。似此庸劣之員。豈足稱明刑重任。梅穀成據實糾參。所奏甚是。萬國宣著交部

嚴加議處。摺併發。○吏部議准御史王顯緒奏稱藩臬兩司有應辦之事。概與督撫商酌。不得撫拾數陳。如督撫不為舉行。始准據實陳明。將曾商未允之處敘入。從之。○以故喀爾喀扎薩克台吉旺楚克達爾扎之子衮楚克扎布襲職。○命翰林院侍講學士吳履泰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是月。署江蘇巡撫安寧奏修築松江府屬海塘工程。得旨。知道了。此等工程。當相其緩急而為之。必以實費。毋滋冒銷。方可。外省似此者頗多。大半飽屬員之囊橐耳。○河南巡撫碩色覆奏糧貴之源。大概由於生齒日繁。以一省而論。或此貴而彼賤。則由於豐歉不齊。或初賤而後貴。則由於商賈囤販。居今日而籌民食。惟在首嚴囤積之禁。至於採買官穀。原為地方備不時之需。若恐妨民食。不為採買。設有緩急。其何以恃。況定例價平則買。價貴則停。並不致病民。是以豫省除歸陳等屬被災糶賑各穀。

暫緩買補。其餘平糶穀石。俱令採買。得旨。此亦不過一端耳。正恐未中病源也。俟各省奏到日。細酌之。○又奏覆豫省並無官湖被民侵墾。致妨水利。情由得旨。此亦不過一端耳。外省似此奉到諭旨。而不能實力奉行。者可勝屈指哉。實為汝等為督撫者愧之。○新調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謝恩求訓。得旨。此汝駕輕就熟之地。有何別諭。但總督遠在川省。則目下情形。又自不同。一切持重秉公。毋立異。毋沽名。若能去此結習。則汝尚可造就之器也。勉之。○又奏覆胡中藻所奏陝西歉薄情形。查陝省上年秋成。渭河以北。不及渭河以南。其西安同州二府屬之耀州等十六州縣。秋雨缺少。收成有不及五六分者。又九十分一等月。均無雨雪。至十二月。始得微雪。未能透足。其中有高阜不能種麥者。有已種尚未長發者。民間不無驚懼。或攜妻子傭工就食於別府者有之。或投親乞食於外省者有之。

至於一堡走空。尚不如是之甚。前經撫藩減糶常糧。出借倉穀。收養乞丐。緩徵尾欠。又於省城設廠煮粥。并勸殷實之家。出粟惠濟。是以自去臘得雪後。民已安帖。惟是陝省民食。全以麥收為重。而麥苗生發。尤賴春雨及時。若二月以前得雨。麥苗自可茂盛。萬一雨遲。窮民乏食可慮。又當另為籌辦。現在清查存倉米穀麥石。以備青黃不接酌濟之用。得旨。覽奏俱悉。目下既無可亟待賑卹之事。則是胡中藻所奏過甚而涉虛矣。何未言及此等觀望。亦汝舊習應改者也。○暫理陝甘二省事務甘肅巡撫黃廷桂覆奏。安西五衛孳生羊。因乾隆十年冬間。陡遭大雪。凍斃過多。難符原議。三年十分考核之數。是以再請展限一年。上年冬底屆期。但冬季孳生確數。必次年春初始能查辦。至孳牧羊。原因從前口外羊價昂貴而設。近年準夷進貢貿易。帶來羊甚多。又兼回民商販。從青海各路來者絡繹。

若仍搭放兵食。扣價還項。則兵無餘利。一時壅積。轉售鋪戶。價必更平。不惟無濟。反致苦累。何敢固執原議。不籌變通。再前奏請將應行搭放之羊。擇口老與不懷羔者。仍照每斤三分價值。令各衛自行變賣。蓋以羊老則易倒斃。不懷羔則無益孳生。均未便留牧。徒糜公項。且秋冬臚肉尚肥。出售無難。若必俟春考核之後。恐冰凍草枯。臚減肉落。且一切雇覓夫工之費。更屬虛糜。是以請變價易糧。並不敢因礙難考核。故意迴護。亦非為留牧無益。全請變價也。再查口外多有牧地。孳生原屬有益。現委員赴各衛牧廠。將節年所生羊羔。勘明確數。合算牧放工本。有無贏虧。乃可定其有益無益。再奏得旨。這迴奏情節。該部核議具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

實錄卷三百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乙卯朔兵部奏湖北

平定奏

湖南雲南貴州四省營伍請派大臣查閱得
旨湖北湖南營伍已令總督塞楞額查閱不
必另派其雲貴二省張允隨新授雲貴總督
上年已經查看此次派往大臣之處著停止
○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奏徐州府黃河南
岸七里溝迤下河自西而東因北岸青田地
方沙嘴挺出以致黃流又折而北直趨狼矢
溝埽工坐成頂衝迎溜之勢伏秋盛漲甚為
險要今於狼矢溝對岸青田兜灣處開挑引

河引溜趨東。並於河頭下脣接築兜水壩。俾大溜全歸引河。業於上年秋汛時。乘機開放溜勢暢行。衝刷寬深。舊河日淤。迨冬水落歸槽後。大溜仍趨引河。現今中泓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二三尺不等。舊河已經斷流。又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二套地方引河。亦於上年秋汛開放。大溜直注引河。日刷寬深。經冬無異。現今中泓深二丈三四尺。至二丈八九尺不等。舊河日漸沙淤。其南岸辛家蕩一帶險工。俱可無虞。報聞。○丙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鑲紅旗叅奏。叅草廣東韶州府知府王靈。虧空銀兩。擬罪勒追。伊子王廷棟。逗遛在廣。並未歸旗。而王靈又供稱。王廷棟於乾隆八年七月。私行進京。隨報明曲江縣在案等語。彼時該督撫並未知照到旗。延及一年之久。始於咨送。

外任旗員丁冊內。朦混開載。王廷棟業已歸旗之語。以致王廷棟至今潛匿無蹤。似此虧空人員子弟。地方官應時加查察。何以疎蹤至此。爾等可傳諭策楞。令其查明此案。從前如何辦理。並將疎蹤各官。查核據實奏聞。○兵部議奏。湖廣提督革職留任王無黨。於兵丁不法。隱匿不報。應照例革任。得旨。王無黨著革任。該部調取來京引見。○轉吏部右侍郎德齡為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德通為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裘曰修。為詹事府詹事。○以故青海扎薩克鎮國公丹津那木扎勒之弟索諾木巴勒濟襲爵。○丁巳。祭。

先師孔子。遣平郡王福彭行禮。○諭曰。浙江按察使萬國宣。現在交部嚴加議處。其按察使員缺。著鄭遠補授。所遺員缺。著陳樹著調補。原任江蘇布政使王師。係朕特用之員。伊在任沽名邀譽。不能實心任事。經安寧叅奏。

令其解任來京候旨。詢之尹繼善。亦稱其有膽徇之習。但念伊在直隸年久。於地方情形。或尚能熟悉。其天津道員缺。著王師補授。以觀後效。○大學士議准。欽差大學士高斌等奏稱。會勘仁和。海寧二縣。自章家菴起。至尖山腳止。新舊大石塊。石柴草土塘。並皆鞏固。塘外新漲淤灘。餘畝四五十里。中小壘引河。導引江溜。暢流直下。全塘得保無虞。但得後邊土堰攔護周匝。則塘後坡土不傷。除八仙

石起。至章家菴。老土塘四千七百餘丈。另有外護土堰。無須加築。外應將前項塘工。頂上後邊。一律加築土堰。底寬一丈二尺。頂寬八尺。高四尺。共長一萬四千數百餘丈。再自仁和縣江塘迤東。至章家菴。民築土堰。六千二百餘丈。原為八仙石迤東。老土塘之外護。高下厚薄不齊。應通體加高培厚。從之。○以廣東潮州鎮總兵官史載賢為湖廣提督。○以故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巴爾丕勒多爾濟

之子車登三丕勒襲爵。○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偃師縣民劉魁妻李氏。戊午祭

大社

大稷。遣恒親王弘旺恭代行禮。○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東巡。車駕發京師。○以護軍統領兼署

右翼前鋒統領滿福為熱河副都統。頭等侍

衛三音圖為護軍統領。兼署右翼前鋒統領。

○調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官胡貴為廣東潮

州鎮總兵官。以江南太湖協副將王澄為蘇

松水師總兵官。廣東羅定協副將張霖為廣

東左翼鎮總兵官。○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董公菴。○已

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廬村。庚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當陌村。○辛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安寧奏稱。新授四川按察使台柱詳稱。母年八十三歲。迎養在署。四川路遠。不能偕往。又不能離。情願仍留本任。詞意懇切等語。台柱著調補安徽按察使。葉存仁著調補浙江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鄭遠調補。○又諭曰。青州副都統三

達色。朕施恩由侍衛擢用副都統。於額魯特脫逃一案。並未奏聞。辦理錯謬。經朕訓飭。終於不曉。糊塗已極。不勝副都統之任。著革去。作為三等侍衛。効力行走。其員缺著塞勒登調補。塞勒登所遺員缺。著四十六調補。四十六所遺員缺。著鄂彌達調補。鄂彌達所遺員缺。著公嵩椿補授。○是日駐蹕高橋。○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雄縣十里鋪。○

癸亥。

上至趙北口奉

皇太后閱水圍。○諭軍機大臣等。安插青州之逃去額魯特達什哈一名。經朕降旨。就所過地方。令該督撫查拏。迄今未獲。後復傳旨詢問。今據阿里衮奏稱。逃犯額魯特達什哈。先在青州潛逃。未准將軍咨會。現飭地方員弁。嚴加躡緝等語。從前三達色咨報理藩院文內。有達什哈未經查獲。已行文應行處所查拏之語。據此。即未咨會巡撫。地方官員亦應轉稟上司。阿里衮何以竟未與聞。且地方設立保甲。原以盤詰奸宄。如果實力奉行。達什哈係面生可疑之人。於逃亡一二日內。經過地方。即行舉出首報。今以易於稽查之額魯特。尚不能盤獲。則其他奸匪。失於查察。更不待言。可見為督撫者。於保甲一事。大概託之空言。各省皆然。亦不止山東耳。可傳諭阿里衮。達什哈脫逃已久。較之初時盤獲。更難務

須嚴加躡緝毋得任其疎縱○禮部題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又題琉球國中山王尚敬遣使表進乾隆十一年正貢併補進九年表文賞賚筵宴如例○又議覆陝西布政使慧中條奏一。邊境文風日盛請將陝西木字號榆林等十學鄉試士子隔科分合以一科與通省士子合試憑文取中不必編列木字號一科仍列木字取中一名一陝省科舉今定四千二十名較前試卷既少請將內簾詩經六房裁二員外簾受卷謄錄對讀三所各裁一員供給官減二員均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任邱縣五里鋪甲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

先醫之神○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諭曰原任福建漳州

鎮總兵哈攀龍著即速馳驛前往大金川軍營聽總督張廣泗酌量委用川陝二省若有總兵缺出即令伊署理○又諭上年直屬被水成災天津等十五州縣業已加恩賑濟小民不致乏食但念天津靜海文安大城霸州永清武清慶雲津軍廳等處被災較重目下停賑將屆麥秋尚遠恐不足以資接濟其河間任邱南皮青縣滄州寶坻六州縣因被災較輕業已停賑貧民未免拮据今朕巡幸所及慶惠宜施著加恩將此十五州縣廳再行加賑一月俾得普霑惠澤所需米石令該督於北倉存貯漕糧內動撥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此次巡幸經過地方目覩麥苗長發出土青蔥春疇有望其隨從人等雖經派出大臣管束不許踐踏誠恐人衆稽察稍有未周仍不免於蹂躪著隨來之滿漢科道沿途一體查察毋致有妨農務○是日駐蹕河間府○乙丑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貴州節省銅鉛餘息。每年約可獲銀二萬餘兩。乾隆十一年。據總督張廣泗奏明。留充本省開河修城之用。經軍機大臣覆准在案。此項銀兩。原不始於今日。黔省僻在邊遠。大概經費不敷。遇有地方公務。想來多於此內捐給。是以從前未經報出。此亦該省通融辦理之處。朕思地方公項。止有此數。盈於此者絀於彼。今既將銅鉛餘息。奏明歸公。一切公用。勢必別無所出。黔省為苗疆要地。修葺賞號等事。在所不廢。如此辦理。不知將來遇有地方公事。尚可不致妨礙否。張廣泗奏明之後。現在作何籌辦。可傳諭孫紹武。令其查明覆奏。於伊奏事之便寄去。○行在兵部議奏。東省安設馬匹。據巡撫阿里衮奏稱。各衙門隨營人等。需

馬二百三十餘匹。應照直隸之例。另備馬七百五十匹。分三班應付。計不敷馬四百五十匹。又儀仗校尉等騎馬一百七十六匹。亦應分班應付。共需馬五百二十八匹。除將減徹正站馬一百五十匹應用外。尚不敷馬三百七十八匹。共應雇馬八百二十八匹。約需銀五千一百餘兩等語。查東省安設正站。原議每站馬九十匹。臣部以不便與直省互異。令照例每正站增馬十匹。今既需雇。此項站馬。應仍照原議。不必增添。通計省馬一百七十四匹。再儀仗校尉。不過隨營豫備。與請轎校尉不同。應將儀仗校尉減一班。於適中地方。分作兩班豫備更換。計省馬一百七十六匹。此外不敷。准其雇覓。所需銀於驛站項下。并建曠內動支。至所稱每馬一匹。連夫每日給銀二錢五分。應量為裁減。得旨。依議速行。○是日。駐蹕廬家莊。○丙寅。諭曰。大學士高斌等。今奏常安從乾隆八年起。每年兩次點換

鹽政承差。共婪收銀八千餘兩。又察出原叅款外。每遇鹽政承差缺出。新役頂補。共婪取銀一千七百餘兩。俱經各承差及把總王英供吐明確等語。已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覆審。則此奏亦可毋庸置議。但常安敗檢貪劣。既已昭著。著革職。聽訥親等嚴審定議。該部知道。○又諭。向來鹽政衙門。有贏餘閒款銀兩。存留運庫。為各項幫貼雜費之用。昔年

皇祖巡幸。遇有賞賚及辦差之需。多於此內動

給。後因雍正年間。巡幸未舉。遂將此項奏明歸公。今朕此次東巡。扈從人等。俱各謹遵約束。安靜無擾。伊等出差。雖賞給盤費俸餉馬匹。亦不至於拮据。但既扈從勤勞。而又安靜奉法。宜加恩賚。此次隨來之王公大臣暨官員兵丁拜唐阿等。俱著加恩賞賚。所需銀兩。即於長蘆鹽庫存留公項銀內動給。其應作何分別等第之處。著總理行營王大臣等議奏。嗣後每年。令兩淮鹽政解銀十萬兩。長蘆

鹽政解銀五萬兩。交內務府。以備此等行幸賞賜之用。○欽差大學士高斌議奏。查天津西沽起。至桃花口止。原為自津通京大道。先後建築疊道十餘里。以資捍禦。亦便行旅。尚有桃花寺迤北至桃花口一段未築。今據那蘇圖議請於此處加築疊道三百丈。及加幫填補舊工。并補築隄尾三大。遵旨踏看。實屬有益。應請興工。報聞。○是日。駐蹕阜城縣。○丁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曰。原任工部尚書魏廷珍。向以老病乞休。朕因其凡事因循好譽。不肯奮勉供職。設令辭老榮歸。優游林下。何以警後來之旅進旅退者。故降旨革職。今朕東巡。伊來接駕。念其年已八旬。向曾受皇祖培養拔擢之恩。且數年家居。尚屬安靜。著加恩給還原職。以示朕眷念舊臣之意。○又諭。朕巡行直隸山東。所有承辦差務各官。宜

一體加恩。著督撫查明經過地方之辦差文武員弁。凡有叅處罰俸降級等案。俱准予開復。其無此等叅罰案件者。咨部各加一級。○戶部議奏。浙江巡撫顧琮奏請淳安。遂安。壽昌。三縣。查無被災之田。並予緩徵。與例不符。應無庸議。得旨。淳安等三縣緩徵漕糧之處。照該撫所請行。○是日。駐蹕景州七里鋪。翼日如之。○戊辰。賜扈從王公大臣。及直隸總督宴。○諭。此次東巡。經過直隸山東地方。各營汛兵丁。有派出辦差者。著該督撫查明。賞給兩月餉銀。以昭恩賚。○又諭。曰。山西巡撫準泰覆奏。口外耕種官地。民人賈漢輔等窩娼開賭一案。據稱總管五十八。並不遵照題定蒙古內地交涉定例。行文該管官會審。又將民人男婦。拏赴蒙古地方。擅動刑拷。移提不給。一任屬員違例滋事。且被告詐贓累累等語。此案著準泰遴委大員。提齊各犯。秉公查審。務得實情。毋致稍有瞻徇。五十八等。如

挾私違例。袒庇屬員。即據實題叅。○又諭。曰。正紅旗察哈爾總管五十八。著來京候旨。其員缺。著上駟院卿多爾濟補授。○又諭。上年山東被水成災。已屢次加恩賑卹。小民不致乏食。但念東省被災州縣既多。將來尚需接濟。一切動用倉糧。俱應豫為籌補。今朕巡幸所經。痼瘼在念。著再加恩。截留南漕六十萬石。以補各屬倉儲。及將來借糶之用。其應於何處截留。作何分貯運送。令阿里衮會同那蘇圖酌議具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準泰奏民人賈漢輔一案。內有不遵照題定蒙漢定例之語。蒙古漢人。同屬臣民。即有分別名色之處。亦應稱蒙古內地。乃稱為蒙漢。甚屬紕繆。著傳諭申飭之。○已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因山東上年歉收。降旨截留該省漕糧。以備賑糶。向例減運旗丁。支給月糧一半。以為苫蓋養贍之用。若俟部

覆後始行給發。未免遲緩。今朕巡幸東省。軫念旗丁資用拮据。著加恩於例外再賞給一成。即於月糧銀米內就近給發。俾得俯仰有資。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原任按察使銜辰沅靖道王柔。著帶原銜前往大金川軍營。聽總督張廣泗酌量委用。遇有道員缺出。即行題補。○又諭朕東巡躬詣

闕里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復聖顏子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曾子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

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述聖子思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思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聲。述乃文祖。亞聖孟子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雄。處士橫議。為我兼愛。簧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畧。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又諭上古聖皇。神靈天亶。道法淵源。所自曲阜為少昊金天氏舊都。有陵在焉。朕東巡所歷。瞻

眺松楸情殷仰止。宜躬親祀事。祇薦馨香。以展誠敬。○是日駐蹕德州七里莊。

實錄卷三〇九

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庚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上年東省收成歉薄。朕加意撫綏。疊頒渥澤。蠲除賑卹。至再至三。今輿蹕親臨。恩膏宜沛。所有經過山東州縣內去歲被災地方。應行賑濟之處。著該撫於現經加賑之外。再行查明。酌量加賑。其餘州縣內有應行接濟者。亦著該撫查明。酌量借糶。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原任翰林院編修王檢前因考居下等。休致在籍。今赴行在接

駕。朕試以詩賦。覺比從前學業稍進。是其家居能知過而改。留意向學矣。著加恩以原官赴京供職。○禮部議覆。四川巡撫紀山疏稱。龍安府屬之松潘。平武。江油。石泉。彰明等廳縣。未設考棚。生童情願捐貲。於適中之江油縣建設。應如所請。從之。○工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題請。高堰石工。於乾隆十一年秋汛時。湖水異漲。將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堡內舊石倒卸三段。底椿歪斜。脹裂七段。急應補砌。從之。○予故大學士徐本。諡文穆。例給祭葬外。加祭一次。○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臺灣縣民呂組之妹呂氏。○是日駐蹕靳家莊。○辛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上年甘省蘭州等府屬。有被旱成災之處。已加恩賑卹。俾災黎不致失所。惟是本年地丁銀兩。例於二月開徵。朕念入春以來。現在加賑。去麥秋尚遠。其應納

額銀。即於此時徵輸。小民未免拮据。著將蘭州等府屬之皋蘭。金縣。狄道。靖遠。安定。會寧。隴西。通渭。西固。廳。鹽茶廳。平番。中衛。靈州。十三處。被災地方。所有本年應納錢糧。緩至秋成後再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是日駐蹕孟家樓。○壬申。諭從前哈達哈。在朕切近隨侍。因不敬謹。漫無誠心。是以不令伊在御前。並未從重治罪。欲彼悔改。實心任事。以故施恩。使彼効力行走。彼當感激朕恩。追悔前愆。奮勉自新。以圖報効。今觀哈達哈。尚未改伊舊日惡習。一切事務。並不實心辦理。惟務瞻徇。不思奮勉。有負朕恩。哈達哈著罰公俸一年。○諭軍機大臣等。叅革韶州府知府王靈。虧空。伊子王廷棟。逗遛在廣一案。前經傳諭策楞。令將從前如何辦理。並疎縱各官查覈奏聞。今此案刑部審訊。議將王靈。虧空銀兩。應令從前出結各官及據詳率轉之各上司分賠。伊子王廷棟。仍令該撫嚴緝。

朕已降旨依議。此案策楞從前辦理不免疎忽。可再傳諭。務將各官應賠銀兩。勒追還項。并躡緝伊子下落。有無寄頓。覈實辦理。具摺奏聞。尋奏。從前辦理。實臣疎忽。茲查王廷棟實非藏匿粵省。王靈虧空既不能完。現飭查各上司分賠。得旨覽。○福建陸路提督武進陞奏。據護建寧鎮總兵劉啟宗。建寧府知府徐士俊報稱。正月十五日。塘兵探報。甌寧縣屬豐樂。吉陽。尤墩等里。老官齋會衆。聚集千人。豎旗。意欲沿途搶米穀。脅鄉民隨行。向府城。即派把總吳雄。卓士起。各帶兵四十名。甌寧縣縣丞等帶民壯四十名往捕。至單嶺頭。遇奸民手執旗號。上書勸富濟貧字樣。當獲六名。續獲二名。把總吳雄被刀傷手腕。現令守備任琦。把總黃大捷。帶兵一百名前往接應等情。即差遊擊解遜。帶千總朱文顯。往探協拏。一面暗選火器兵二百名備用。並飭延平城守副將徐夢熊。選撥弁兵。查拏防範。隣

近營汛。密令防堵。俱札咨督臣喀爾吉善。二十一日。接督臣札。已飭鎮道府查報確實情形。並差署中軍副將傅祿帶兵三百名前往彈壓等語。二十二日。復接劉啟宗報稱。十五日酉刻。卓士起率兵對敵三次。奸徒傷斃甚多。獲犯一名。並奪烏鎗短鎗腰刀。及藍白紅旗。面有書招軍二字者。有書代天行事者。並獲包頭黃紙符藍布印記。其包頭上書無極聖祖字樣。人衆俱打退解散。內兵一名。因奪奸徒所執旗。被鎗傷斃。又任琦等自單領頭入山查看。有賊衆受傷血跡。行至高窟。被賊燬民房六七間。樹林內縊犯一名。山內獲犯三名。搜得龍鳳旗手鎗刀。又鎗頭。及小令旗等物。行至西漆。又獲匪犯。身帶各色旗三面。繡龍貢綾一幅。口袋有衣物錢文。又獲四名。又據劉啟宗徐士俊報稱。十七日。任琦等於真武嶺等處。督塘兵鄉民。獲犯十二名。並銅鑼旗械。及衣布錢物。又至黃泥堆等村。獲犯

六名。又南窠地方。官兵未到之先。鄉民與奸徒互鬪。打死匪婦五口。傷男匪一名。焚婦女一口。幼孩二口。鄉民之婦被傷四名。獲犯十四名。又兵役獲犯十三名。各等情。建甌二縣。訊據初次獲犯。所供齊壇四處。會首林普澤。林普文。魏普騰。范普勝。王大倫。黃朝尊等六名。嚴飭搜緝。傳祿所帶兵。俱於二十日撤回。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福建提督武進陞奏報。建寧府甌寧縣各村老官齋會。聚眾豎旗。意欲沿途搶取米穀一事。此案奸徒。竟敢豎旗號召。肆橫拒捕。傷及兵役。與尋常搶劫不同。即係謀叛。乃國體所關。豈容稍縱。況閩省民風。素稱刁悍。動輒聚眾。地方擒緝彈壓之事。最關緊要。雖據報拏獲多人。務必搜擒淨盡。執法痛懲。使羣不逞之徒。咸知警懼。庶地方得以寧靖。著將此摺鈔寄大學士。訥親。總督喀爾吉善。閱看。現在常安一案。事已顯露。易於審理。喀爾吉善可以不必復駐浙省。

應令即速回至閩中。會同將軍新柱。酌帶兵弁。前往該處。將此案各犯。逐一嚴拏務獲。無使一名免脫。此種逆匪。既稱聚集千人。即誅戮五六十人。亦不為多。但得實情。應即正法。寧從懲創。以褫奸惡之魄。而警愚民之心。斷不可稍存姑息。使藐視國法。又生事端。雖現據武進陞奏稱。居民現已安堵。將副將傅祿及兵丁等俱經撤回。但起事之時。武進陞即應帶兵親往。乃僅委員弁擒拏。已不免於輕忽。即現獲監禁之六十餘人。保無刦獄搶犯之事。此等俱未籌及。喀爾吉善回閩時。應一留心查辦。朕已令武進陞帶兵前往。暫時彈壓。喀爾吉善至彼處。可悉心將未獲之犯。逐一嚴拏。已獲之犯。逐一嚴究。以彰國憲。以戢刁風。再各處經堂。前因邪教惑眾。曾降旨俱令拆毀。何以建安。甌寧二縣。尚有齊壇四處。會首六人。其平時之不實心訪緝查辦可知。著喀爾吉善一併查明奏。○又諭。據提

督武進陞奏報。甌寧縣奸民聚衆傷兵縱火一案。此事武進陞聞報之時。應即帶兵星赴彈壓。乃以虛實難憑。僅委遊擊探聽協拏。未免失於輕視。即現在首惡尚未擒獲。遽將兵弁撤回。甌寧小縣。役少兵單。其已經拏獲多犯。萬一更生事端。刦牢反獄。實於地方大有關係。此等處武進陞亦未慮及。奸匪嘯聚。至於傷及兵民。不法已極。實非尋常聚衆可比。已令喀爾吉善會同新柱前往查辦。其喀爾吉善未到之先。令武進陞以巡邊查汛為名。帶兵二三百名親往彈壓。以防意外之虞。俟喀爾吉善到彼之日。再行回署。但不可因徹兵之後。稍露形跡。轉致驚擾。別生事端。○又諭。福建甌寧奸民聚衆一案。至於傷及兵民。不法已極。現據提督武進陞奏報。陸續拏獲匪犯。餘黨悉已解散等語。但首惡未擒。遽行撤兵。恐根株尚未淨盡。又致別生事端。已令武進陞以查汛為名。帶兵親往彈壓。新柱所

轄旗兵。本為鎮壓地方。倘有應行接應之處。即令親帶旗兵前往擒捕。伊係全省將軍。即綠營亦可調遣。總在相機辦理。時刻留心探聽。閩省距京數千里。萬一有事。不可拘奏聞辦理之例。致失機宜。若竟安靜無事。此案現有旨令喀爾吉善會同新柱查辦。即不必急於舉動。仍俟喀爾吉善到日。酌帶兵弁一同前往查審。閩省俗悍民刁。由來已久。此番兇惡。不比尋常。務須竭力整頓。即過於嚴刻。亦為戢暴安良起見。不可稍存姑息。以貽後患。可一併傳諭知之。○是日駐蹕李家莊。○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山東上年被災州縣頗多。雖屢加恩賑濟。期災民不至失所。今清蹕巡歷。深用惻然。損上益下。厥有明訓。以休以助。是謂常經。其再加恩。將經過被災州縣。無論極貧次貧。於現賑外。普行加賑一月。其不

經過處所。被災七分以上者。極貧之民。亦加賑一月。以示優卹。該部即遵諭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老官齋奸民。陸續搜擒。首從共一百名。現委道府密訊。究出何人。為首倡謀。何人糾約入夥。何處聚謀。散過劄付若干。究明實係正犯。牢固監禁。其未獲要犯。跟究搜捕。此案賊犯既衆。盡於本處收禁。恐有未便。一俟訊實。即行解省。將為首巨惡。先行正法。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曰。昨據武進陞奏報。甌寧老官齋會衆謀為不軌一案。已有旨傳諭大學士訥親。總督喀爾吉善矣。今喀爾吉善亦經奏到。各犯多已就擒。鄉民現在安帖。看來遊擊劉啓宗及守備千把等。尚能乘勢撲勦。如果竭力奮勇。著有勞績。著即查明。赴部引見。其知府徐士俊。既不能彈壓於前。今如此柔懦無能。貽誤地方。自應據實叅奏。至此事係謀逆重情。非比尋常聚匪之案。觀喀爾吉善所奏。其辦理之處。尚近於寬。若存此

見。不過名為首惡。正法數人。便可了事。不知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謀為不軌。賊衆殃民。似此罪大惡極。誅不容緩之犯。豈可稍蓄姑容之心。俾長刁風。而藐國法。其現獲多人。及將來續獲各犯。斷宜遵朕前旨。從嚴辦理。又喀爾吉善奏稱。案犯衆多。未便於本處收禁。一俟訊實。即陸續解省等語。此亦豫防刼獄之見。但審明時。仍應在本處明正典刑。俾匪徒知罪在必誅。而鄉民亦知畏怯。庶此後不復滋事。再此案較之上年山西萬泉。安邑聚衆抗官之事。尤屬顯然謀逆。而平定迅速。想因辦理合宜。是以賊勢初張。旋為撲滅。較之萬泉安邑。了事易易。但據奏聚集千人。而把總卓士起等。亦不過帶兵四十餘名。民壯四十名。何以即能取勝擒獲。此處恐有不實。著大學士訥親。詳細詢問喀爾吉善。查明據實具奏。○諭曰。奇通阿不稱領侍衛內大臣之任。著革退。其員缺著阿里衮補授。阿里衮現任

巡撫著奇通阿署領侍衛內大臣行走。○以山東布政使赫赫為太僕寺少卿。陞按察使李敏第為布政使。鹽運使李渭為按察使。○是日駐蹕興隆屯。○甲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兩淮鹽政吉慶奏。稱兩淮綱食引鹽。近因蒲草歉產。包索減輕。鹽餉易致虧折。仰請量予加增。俟蒲草廣產。奏聞停止等語。近年淮商急公輸課。頗為踴躍。今吉慶既有此奏。著加恩於引額之外。每引增給十餉。俾商本不致虧折。民食永資利益。○又諭。朕覽山東通志內恭載

皇祖諭旨。東省小民俱依有身家者。為之耕種。豐年所得者少。凶年則已身並無田產。有力者流於四方。無力者即轉於溝壑。此等情狀。東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若能輕減田租。亦各贍養其佃戶。不但深有益於窮民。即汝等田地。日後亦不致荒蕪。

訓諭諄諄。誠切中東省民生利弊也。今朕省方問俗。親見民情風土。歲偶不登。閭閻即無所恃。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厥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以致滋生無策。動輒流移。夫睦婣任卹。自古為重。利豈專在窮乏。富戶均受益焉。轉徙既多。則佃種乏人。鞠為茂草。富者不能獨耕也。何如有無相資。使農民不肯輕去其鄉。即水旱無虞大困。昨偶召見王柔。據奏往時東省貧民。稱貸富戶。雖加息四五分。尚肯償還。是以小民那借有資。不致流離失所。今即取息二三分。借出不還。赴官告理。又以私債置之不問。有餘之家。恐為所負。不復出借。亦無利息可生。往往中落貧戶。仰叩無門。不得不求食他鄉。以致富者漸貧。貧者益無所底等語。在王柔所奏。似為富者申其說。而朕不以人廢言。因思小民坐困之由。亦未必不因乎此。總之貧固資富之食。富亦資貧之力。不計其食。而但資其力。窮民復

何所圖。繼自今。該撫董率羣有司。實力稽察。勸諭。務使曉然於貧富相維之道。俾閭里通。周急之情。斯黎民享安土之樂。朕於東省有厚望焉。○諭軍機大臣等。浙江陳學愈致死。尼僧三命一案。朕已令司員前往。審出威逼斃命實情。今朕聞陳學愈曾託伊親金永成。賄通臬司幕賓謝仲可。捏款送訪。差役誤拏。陳學愈乘機嚇逼。以致三尼投井殞命。事發之後。陳學愈用銀二萬餘金。託巡撫幕賓田姓。廣行賄賂。欲蔽其寃。各衙門官吏内幕。無不染指。事關三命。且贓款重大。未便率結。著傳諭大學士公訥。親令其即速提齊各犯。將種種情節。嚴審定擬具奏。再尼僧羅柴氏赴都察院具控。都察院未即奏聞。先為行查之處。聞亦別有緣由。將此一併詳細查奏。尋奏陳學愈託金永成賄通謝仲可。捏款送訪。是實。事發後。陳學愈託伊妻舅田積昌轉託料理各衙門房書差役使費。俱各分受。至院司

府縣各幕。俱經田積昌等賄囑照應。其知縣知府。並無納賄。祇因撫院未將陳學愈咨革。是以不能審得實情。辦理草率。臬司萬國宣亦並無受賄。實因尼姑三命肇釁於訪拏。遂不秉公辦理。常安從寬批結。徇縱顯然。亦審無得賄情弊。至陳學愈行賄之處。計贓不過三千餘兩。實無二萬之多。至都察院未及奏聞。有無關說。訊據常安。語言躲閃。請派大臣就近詢問。自難掩飾。報聞。○又諭。原任辰沅靖道王柔。以疾在告。前赴行在接駕。朕因其曾於苗疆辦理軍需。降旨令赴軍營聽候委用。可傳諭張廣泗。俟伊到日。或令辦理糧餉。或別有可任用之處。酌量調遣。伊所奏軍前事宜一摺。著封交張廣泗。如有可採擇。閱看辦理。前有旨諭張廣泗。如有平素深知可相親信之人。一面調遣赴營。一面奏聞。今王柔奏薦治大雄。劉策名二人。皆張廣泗所素知者。如果實在才具可用。於該處軍務有濟。即

令調遣赴營。以資差委。○是日駐蹕東阿舊縣。○賜扈從諸王大臣幣帛有差。○乙亥。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巡幸山左。駕過畿南。雖安營除道。絲毫不以累民。而閭閻望幸。宜溥恩施。著將直隸山東經過地方州縣。本年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山東值輪免錢糧之年。所蠲本年錢糧。例於明歲免徵。但念東省災黎待澤較殷。著於藩庫地丁銀內。照蠲之數。先行動項賞給。明年徵輸歸款。其作何分作遠近。一倣直隸辦理。該督撫各董率地方官員。作速查明蠲賞。務俾小民均霑實惠。○吏部議浙江按察使萬國宣應照溺職例革職。從之。○兵部議奏盛京將軍達勒當阿奏稱牛莊蓋州二處。每城僅兵四百名。無庸章京八員管轄。而掌印章京與各旗章京品級相等。殊難管束。請每城添設四品防守尉各一員。裁章京四員。改設驍騎校四員。應如所奏。

其防守尉。即所屬佐領防禦。及閒散官員內。揀送來京。交該旗帶領引見補放。所裁之防禦四員。俟缺出坐補。所添之驍騎校。俟裁汰之防禦缺出後。將記名之領催前鋒。及應補驍騎校。揀選題補。從之。○湖南巡撫楊錫綬奏。桂東縣錫礦。在縣城西三十里。旁近民田。山已開殘。出砂有限。應封禁報聞。○四川副都統卓鼎奏。打箭爐係各番要隘。宜豫為固守。請於從前派備滿兵八百名內。酌帶五百名赴爐駐守。諭軍機大臣等曰。卓鼎且不必帶兵前往。著將伊所管之兵。立即豫備妥協。俟張廣泗調取時。伊再帶領前去。此時亦不必行文知會張廣泗。○固原提督瑚寶奏。固原見存馬步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每年糧餉不下三萬兩有奇。若不設法籌辦。不特帑項虛糜。亦於營伍滋累。計惟有標屬附近協營。通融撥補一法。除遠在八九百里外之協營不計外。今將距固五六百里并二三百

里之慶陽協及所屬紅德平涼長武涇州靖遠協及所屬固原城守下馬關西安州蘆塘八營蘆溝永安西鳳協及所屬鳳翔城守關山十六協營實在馬步額兵二千二百二十六名。凡缺出如本兵無子弟可補即將新兵內或籍隸彼處或附近原籍或情願充補查明檢發約計每年本標可補六協路可補四不特可節三四年之糧餉而清釐新兵亦不致曠日持久惟是搬移不無所費若照例在本兵餉內借給則同一新兵倘充補協路未免向隅查生息銀兩一項積有餘息請每兵百里給銀一兩得旨此奏甚妥知道了○是日駐蹕鳳凰臺○丙子朝
日於東郊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
皇后千秋令節賜扈從王公大臣等宴○山東巡撫阿里衮漕運總督宗室蘊著議奏南漕截留

之處查沂州府屬七州縣均被災傷郯蘭二縣尤重請撥二十萬石於運河之徐塘口交卸由支河換船至郯城縣馬頭鎮地方車運又兗州府屬十六州縣衛所俱被災濟寧金鄉汶上魚臺尤重請撥十二萬石在附近之臺莊夏鎮南陽三處各截留一萬石濟寧截留九萬石又曹州府屬十一州縣應撥四萬石在濟寧州張秋鎮水次各截留二萬石交卸起運濟南東昌泰安三府所屬成災三十州縣衛請每府各撥五萬石泰安在張秋安山水次東昌在臨清水次濟南在德州水次截留又武定府屬十州縣應撥四萬石亦在德州截留又青州府屬十一州縣成災九處萊州府屬七州縣成災五處應各撥二萬五千石俟糧船抵津東省委員交兌管押將青州所撥之米由海運至昌邑縣之膠河口交卸萊州之米由海運至掖縣之海廟小石島交卸得旨依議速行○是日駐蹕河源屯

○丁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莅止闕里。奠

先師。祀

少皞。夙誠申矣。惟是周公元聖。孫祠咫尺。不一瞻拜。於心歉焉。其致祭已照例遣親藩行事。今朕欲至祠辦香瞻拜。所司具儀以聞。且朕所重者道也。豈所論於位乎。○

御書元聖周公廟扁曰明德勤施。○福建陸

路提督武進陞奏。續據劉啓宗報稱。守備任琦等在南窠帶兵進山。於滌村等九村獲賊三十八名。各有印記包頭布為號。十五日午後。賊毀邱嶺民房四十餘家。王孫墻民房二十餘家。鄉民殺死賊首二名。又房村街鄉民打死賊首一名。執有令字旗。並各村獲賊大小旗。上有書無為大道者。書代天行事者。書無極聖祖代天行事者。又有勅令元帥照才衡各字。並火藥鉛子圖書腰刀等物。又至高

窟廠內。獲箱一隻。內藏旗幟。及用印包頭布。並大小圖書四件。又無極聖祖圖書一件。兵簿二本。一開副將吳日照。吳國用。叅將葛亮志。守備饒志周。范朝有。饒上達。保人楊陳為。並開擇十四日會齊。十五日攻破建寧府。帶領兵丁。不得有誤。依令施行等字。一本內未書寫。又一小簿。內開遊擊蕭北高。總兵謝維天。吳堯賓。並領兵人雷神孫。汪廷高。陳家發。及保人官日照等字。又白綢偽劄一張。上寫無極聖祖。左寫元帥覺發照。右寫都司字。手摺一件。寫大乘正宗科教。並符式一張。又接劉啓宗報稱。守備任琦等捕獲官日照等五十六名。俱有包頭號記。內藍綢包頭者。係官日照。楊生。林文學。鍾質明。四名。並查得藍綢包頭為賊首。藍布者為戰賊。綠布者為新夥。賊首魏現。王大倫。葛竟仔。俱被鄉民打死。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曰。閩省老官齋聚眾謀為不軌一案。前已降旨諭喀爾吉善等。令其嚴

拏各犯。從重辦理。今武進陞續奏拏獲匪犯。及偽劄圖記等物一摺。朕覽此案情節。甚屬重大。即如所奏之滌村。邱嶺。王孫牆。房村街。高窟廠等處。同日焚掠。明有蔓延之勢。非僅一處。偶爾竊發者比。且勾結之人甚多。雖經拏獲有人。羣醜解散。而首犯尚未就擒。此案聚衆如此之多。必有渠魁倡為逆謀。然後能分佈黨羽。煽惑奸徒。而武進陞等所稱為首之人。何以知其即係首惡。若謂受偽封者為首惡。何以拏獲各犯姓名。亦復不對。而所有兵簿內偽授各官諸犯。按其姓名。除官月照之外。並無一人現獲。即鄉民打死之魏現。王大倫等。遂稱為首惡。又有何據。再摺內大乘正宗字樣。是否即係張保太之餘孽。上年通行查拏大乘教內各犯。何以尚容留於地方。俱當一一究明。可傳諭喀爾吉善。新柱。武進陞等。將種種情節。悉心研究。務必擒獲元惡。搜盡餘黨。從嚴辦理。以絕根株。尋奏覆首惡

確鑿無疑。兵簿有名者。皆係糾邀入夥。大乘字樣。出羅祖經。實非張保太所傳之教。報聞。○又諭曰。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夷使淹集等到卡。多帶牲畜。欲在烏克圖行走。責以違例。據稱上年瑪木特回時。並未傳諭。此番初來。實不知定例。所帶來瘦乏牲畜。懇在哈密變價。次日仍由東大坂過山。看其情形。尚屬恭順。著照上次加恩之例。准其將所帶牲畜變價。但須曉以與例不符。姑因瑪木特未經告知。致爾等誤帶。此次暫准貨售。乃係格外加恩。明白宣示。著傳諭李繩武。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固原提督瑚寶奏。奉調進剿大金川官兵。馱馬一項。據副將任舉詳稱。由陝入川。道途險遠。馬馱軍裝。難免疲乏。而馬數過多。牽拉亦不便利。若照上年征贍對。折銀自行雇騾。騾夫畏險不前。亦僅運送川境而止。凱旋雇覓又艱。但負重行遠。騾力為最。且二騾能任三馬之載。若以所折三馬之價。採買二

驛計可減三分之一。沿途飼餵。仍照三馬之例。支給空草。查以驛代馬。雇不如買。帑項仍無增減。實有裨益。得旨允行。下部知之。○是日駐蹕安樂村。○戊寅。駕臨曲阜。詣

文廟。周覽良久。還行幄。○

御書大成殿扁曰時中立極。聯曰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統。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詩禮堂扁曰則古稱先。聯曰

紹緒仰斯文。識大識小。趨庭承至教。學禮學詩。并書杏壇。金絲堂奎文閣。同文門大中門。宏道門。聖時門。櫺星門。萬仞宮牆等扁。○詣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時邁東巡。前詣闕里。至于

岱宗。舊典聿修。明禋肇薦。東省本年錢糧。現已普免。因思曲阜泰安歷城鑾輿駐蹕之所也。著將三縣乾隆己巳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小民均霑厚惠。該部即遵諭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常安一案。現擬逐一開明。飛遞赴浙。聽大學士訥親查審。現有建安甌寧奸民聚衆一案。亟須辦理。新撫臣尚無抵閩確信。俟潘思渠到時。即行赴浙等語。朕已批示。若此時尚未起程。即不來亦可。併令伊齎摺人速回。即喀爾吉善已經起程。途次相遇。亦令回閩。可傳諭大學士訥親。從前有旨令其將甌寧一案。面詢喀爾吉善。今既不來。可將一切應行詢問之處。行文密詢。俟伊覆到時。即行奏聞。○又諭廣西莫漢卡地方番目。黑夜追逐匪徒。誤殺守卡兵勇一案。前經策楞奏明。知會安南國王。將正兇送至交界。明正典刑。今據策楞等奏。稱夷民黃芳瑞等進口告狀。以為抵飾地步。仍發回安南。令其查照前檄遵行等語。番目殺傷內地兵勇。不將行兇兵目送出。復行告狀抵飾。殊屬狡獪。不可因其地屬外番。苟且完結。姑置不問。此次夷民進口告狀。

即應留住。究詰實情。乃仍發回彼地。僅令遵照前檄施行。未免失之寬縱。此事於國體頗有關係。可傳諭策楞等。務須留心辦理。辦竣之後。將作何審結。是何情形。逐一具實奏聞。

○是日駐蹕曲阜縣。翼日如之。○已卯。

上詣

先師廟釋奠。至大成門。降輿。步入行三跪九拜禮。遣顯親王衍潢致祭。啓聖祠崇聖祠。遣官分獻。四配十哲兩廡。○

上詣詩禮堂。命舉人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節貢生孔繼洙進講周易臨卦彖辭。畢。宣諭衍聖公孔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為萬世師表。凡茲後裔。派衍支繁。尤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

皇祖。東巡時邁。特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前徽。虔修展謁之禮。念爾等令緒相承。淵源勿替。再申告諭。用是訓

行。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先師之彝訓。祇遵

皇祖之誨言。勿媿為聖者子孫。朕心實嘉予之。其欽承母怠。衍聖公祇聽畢。率執事官五氏子孫等謝恩。○

駕謁

孔林。至墓門。降輿。步入墓前北面跪三爵酒。畢。行三拜禮。○詣少皞陵致祭。○詣

元聖周公廟行禮。○諭孔昭煥曰。

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聖訓。咸有以自善其身。況為其子孫者乎。卿以宗裔奉祠紹封。列爵既優。崇矣。當思淵源何自。夙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德基。慎行謹言。以培德器。循循詩禮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聖人之後。能守家傳于勿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豈不休哉。其祇遵罔戮。○賜衍聖公博士等宴。并賜衍

聖公孔昭煥

御製日知薈說及經史唐宋文醇各一部。蟒衣貂裘狐裘各一襲。表裏各五端。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傳松加一級。書二部。蟒衣一襲。綴五端。○諭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

至聖。曾將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闕里。釋奠

先師。敬紹前歲。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繖留

於廟中。永光秩祀。○又諭朕東巡至曲阜。敬

禮

先師。躬詣講堂。親宗廟百官之盛。衍聖公既優加賞賚。其餘聖賢後裔。應一體加恩。凡孔氏子孫官員。及十二氏子孫各官。俱著加一級。其進士舉人。各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賞銀五兩。俾共沐恩榮。用光鉅典。

御製闕里孔廟碑文。勒石大成門外文曰。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人。躬備至德。修明六

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庭。盛典喬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聖人能知聖人。所以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辟儀。展敬林墓。

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愜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前徽。酬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皇矣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壇。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決決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

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祠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鼎。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脈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聖匪難。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泣止。觀止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朕覽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紀山彙題。進勦金酋正雜糧餉一本。內稱經督臣張廣泗行取善挖地道。夫役百名。解營聽用等語。張廣泗想及此。亦可謂殫乃心力矣。但作何需用。從前未經張廣泗奏明。可傳諭詢問張廣泗。令其將此項夫役。開挖地道。作何需用之處。詳悉奏聞。俟伊奏事之便。寄去尋奏。上年因賊碉險固。一切攻碉之法。如穿鑿牆孔。以施火球。及

積薪牆外圍焚。賊皆防禦嚴密。不能近前。彼時缺少大礮。惟掘地穿穴至礮底。多以火藥轟放地雷。即可震塌礮牆。因揀調各廠礮夫。攻取曾達一礮。詎掘成於穴中。聽聞礮內賊聲。以為已到礮底。不意舉發地雷。尚離礮二三丈遠。致未收功。復於木耳金岡之大礮。挖地道已成。令於穴中打通地上一小孔。看明已在礮內。即放火藥轟擊。乃係賊寨東北耳礮。雖經震塌礮頂。西南耳礮。亦衝破一孔。然正中大礮。止搖動而未傾倒。自此賊皆設防。各於礮外周掘深塹。此法不能再施。報聞。○工部議准。湖廣總督塞楞額奏。湖北武昌府省城望山門外王惠橋水口。不便建閘。請建石橋。高三丈。洞寬二丈六尺。洞面用大木排墊。水小由橋下順流。水大即抽去洞面大木。聽其暢流直下。從之。○御史金相奏。會試迴避官生。與繙譯舉人試卷。俱於三場畢後。謄寫進呈。派大臣閱卷。向來或在朝房。或在史

館。兼聞未經擬定。以先。每夜仍回私寓。請令在午門內東西朝房分閱。再派御史各二員。一體住宿稽察。進呈後回寓。得旨允行。下部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魏縣民劉瑞忠妻王氏。○庚辰。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國家崇儒重道。尊禮

先師。朕躬詣闕里。釋奠

廟堂。式觀車服禮器。用慰仰止之思。念魯國諸生。素傳禮教。應加恩黌序。廣勵人材。山東通省入學額數。著格外加恩。增廣一次。府學大學。增取三名。中學二名。小學一名。以廣聖澤。以光文治。○又諭。朕此次東巡。加恩士類。已令增廣入學名數。復念十三氏子孫。遠承世緒。濟濟膠庠。其中當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之彥。宜加甄拔。以廣恩施。其令該學政考

驗其文行兼優者數人。咨送禮部。貢入成均。示鼓勵焉。其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山東被災州縣。今因巡幸經過。看來情形頗重。目下望雨正殷。將來麥收豐歉。尚在未定。一切撫綏救濟。全賴得人。以理布政。使赫赫。因其辦理拮据。業已調補京員。但李敏第亦屬新任。看其才具。辦災之事。未必能期妥協。原任浙江布政使唐綏祖。久任藩司。災賑事務。自所諳悉。伊本案現在應得開復。乃朕將來仍以布政使用之人。可傳諭大學士訥親。令唐綏祖即速起身。前赴東省。料理一切災務。朕至德州。即有明旨。唐綏祖一入山東地方。酌看情形。有應行辦理之處。即令妥協辦理。務須實心體察。加意撫綏。毋致災民稍有失所。將此并諭知之。○是日駐蹕興隆鎮。○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

關帝廟。○是日駐蹕南留。○壬午。

上至泰安府。詣

岱嶽廟。周覽良久。還行幄。○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稽古巡狩。兪河橋嶽典

禮攸隆。朕茲親祀

孔廟。有事於

泰山。其四嶽四瀆等祀。皆宜一體薦馨。用申

誠敬。著各該督撫就近遴委大員。前往致祭。

以崇秩祀。○兵部等部議奏。鎮海將軍王鈇

等奏請。京口紅纓大礮十八位。每年輪放九

位。可省火藥。製補礮子。尚有餘剩。查步兵內

有鎗手四百名。並無火藥鉛子。可將此項添

給。應如所請。至所稱京口兵丁家口米數不

齊。請領催馬兵。均與十口。礮手匠役。均與七

口等語。查各省駐防兵丁家口。從前俱按各

處情形分給。未便遽議增加。從之。○工部議

奏御史袁銑奏。官修工程。遇水旱不齊之年。

疏內或攔入以工代賑字樣。以致部駁。請嗣後不必牽混。應如所奏。令將官修民修之處。分晰聲敘。至所稱民間堤埝。被災力艱。而工程又急。令督撫聲明請旨。估計辦理。查民工原無給價助修之例。祇以偶歉。給助半價。至災重而工程又急。及召募興修。而畚作之人。未必即係應修此堤之人。半價恐尚不敷。督撫自應籌畫請旨。倘偶遇偏災。而工程非迫不及待。仍令遵例。不得概請從之。○又議准

浙江巡撫顧琮奏稱。餘姚縣之鳴鶴石堰。二場。逼近海濱。大塘外復有榆柳。利津二塘。外禦海潮。內衛田廬。實為緊要。原應民間自行修築。但上秋偶被風潮。民力未遑。請照以工代賑例興修。得旨。依議速行。○建陝西移駐下邳美原。祖菴等鎮之渭南富平。盤屋三縣丞衙署。○是日駐蹕泰安府。至乙酉皆如之。○癸未。

上詣

岱嶽廟致祭。奉

皇太后鑾輿登岱。○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甲申。

上詣

關帝廟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學健奏請將堰。貯二廳臨湖石隄。河糧二廳西岸石工。接長一百一十餘丈。以固要工等語。河工關係重大。如果實係緊要工程。自應作速修理。以資捍禦。第所奏應修各工。看來不過接長保護。為將來節省歲修起見。非急不容緩者可比。現在正值普免錢糧之時。又有大金川軍務未竣。一切需用銀兩頗多。此等可緩工程。應留心於帑項寬裕之日。酌量奏請興修。今周學健一面酌動河庫銀兩。先行購料。備辦。未免辦理過急。可傳諭伊。若此時尚未購辦齊全。且行停止。如或購辦有日。業已興工。不能歸還原款。即令酌量興修。嗣後遇有似此工程。不必急為陳請。○是月。欽差大學

士公訥親。大學士高斌。浙江巡撫顧琮奏。遵
旨查審常安各款。其現在證案炳據者。計常
安婪贓入已。並家人李十得銀共一萬六千
八百餘兩。得旨。覽奏俱悉。○浙江巡撫顧琮
奏。山東賑務。請再降諭旨。將江南前進各幫
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得旨。汝慣為此沽名邀
譽之事。汝分內之事。總不能辦。而捨命好名。
亦何益之有乎。且汝未奏之先。早有旨截留
六十萬矣。汝又將攘為己功乎。且汝視阿里
衮為何等人。於彼職分之事而不盡心。待汝
之越俎乎。彼受朕恩成全教誨。斷不似汝沽
名邀譽。負恩無恥下賤之流也。○福州將軍
新柱。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老官齋一教。傳
自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姚姓。託言其遠祖普
善。初世姓羅。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現為天上
彌勒。號無極聖祖。凡入會男婦。俱以普字為
法派命名。入會喫齋之人。鄉里皆稱為老官。
各處皆有聚會齋堂。閩省建甌。二縣。初止遺

立村會首陳光耀。即普照齋明堂一處。後周
地村立千興齋堂。江華章即普才為會首。芝
田村得遇堂。魏華勝即普騰為會首。七道橋
興發堂。黃朝尊為會首。埂尾村純仁堂。王大
倫為會首。各堂入會男婦。朔望聚會一次。或
數十人。百餘人不等。慶元姚姓後裔。姚普益
同姚正益。每年來閩一次。各堂入教命名者。
每名收香火銀三錢三分。上年冬底。七道橋
埂尾村。聚眾喫齋。有會眾葛竟仔係順昌縣
馮應漢匪案內現緝之犯。同伊妻舅魏現與
黃朝尊最密。又與王大倫并七道橋會內朱
錦標之妻女巫嚴氏。即老官娘。互相結聯。聚
會時。言及遺立村會首陳光耀等五人。上年
十一月間。因聚會多人。搭厰誦經。被縣府訪
拏。收禁甌寧縣監。恐開印後審出。各堂獲罪。
遂密邀會首。日夜聚謀。女巫嚴氏。素能降神。
又能舞劍召魔。遂以神道蠱惑愚民。入夥為
匪。偽立元帥。總帥。總兵。副將。遊擊。守備。千總。

各名目。造割付兵簿旗幟。搜括舊存鳥鎗順刀鋼叉火藥硝磺。製造包頭紬布。各用無極。聖祖圖記人給一塊為記。正月十二日。女巫嚴氏降神。假託神讖。彌勒佛欲入府城。葛竟仔等。各以神言煽惑同會。約定十四日齊集各堂。十五日託擡迎菩薩。各持刀鎗器械。徑奔郡城。密令在城居住之畫匠邱士賢即普覺。為內應。至期於郡城對河大洲地方。縱火焚燒民房。文武官兵出城撲救。掩其不備。入城刦獄。縱陳光耀等出獄。又恐人少。豫謀沿途迫脅鄉民入夥。不從。即焚舍掠財。鄉民中鄙薄其教者。即搶其米穀財物。齋堂雖分五村。地界毗連。在建甌二縣西北隅。山中路徑。僅一二處。正月十三四等日。即把守要口。許進不許出。葛竟仔等。又先期執旗。赴各村催齊夥賊。并一路恐嚇鄉民入夥。十五日。於芝田村祭旗。女巫嚴氏乘輜張蓋。率衆先驅。扛擡神像。跳躍而行。扮作迎神。賊衆分起前進。

沿途村民。愚怯者給與包頭布。令其隨行。不從者焚掠。豫知者多匿深山。未覺者倉皇走避。嬰孩多有丟棄傷損。賊經高窟瓊溪。張墩後山。朱藍。塢下坪。房村。牆峽口。邱嶺。九村。共燒百九十餘家。當賊堵截要口時。附近塘兵聞風往探。果有聚衆情事。又有路過布客被搶逃脫。各從小徑。繞奔郡城。赴文武衙門稟報。經兵壯往捕。賊衆不能前至郡城。當晚奔散。被害村民。見賊逃竄。於銀錠。田洋。堵截。殺獲賊衆甚多。此當日奸民肆逆。官兵撲捕之情形也。現在追捕夥黨。分別辦理。得旨。另有旨諭。○喀爾吉善又奏。建安甌寧二縣奸民滋事。知府徐士俊平日漫無覺察。臨事又一籌莫展。斷難姑容。第奸徒雖經擒捕解散。民間驚惶甫定。即將大員參革更易。民心未免又致惶惑。此時辦理一切。現有道府多員在彼。不致貽誤。容俟要犯弋獲。民情大定之日。即行嚴叅。得旨。此奏是。即徐士俊之不稱職。

汝何不早言耶。於叅徐士俊本內自行檢舉可也。○又奏失察邪教。例有處分。各省或有羅教會聚之處。地方文武。懼干嚴例。暗行消弭。不加明示禁戢。愚民無所儆戒。邪教仍留萌孽。請寬其已往之處分。嚴其將來之失察。務令徹底查報。明示禁革。得旨。知道了。密行頒發辦理。○山西提督準泰奏。拏獲邪教韓德榮等。據供於康熙四十四年。有同縣之劉起鳳。自山東單縣劉儒漢處。投入五葦道。又名收元教。回籍傳德榮。云入伊教者。可修來世富貴。不忌酒肉。不作會念經。德榮曾至劉儒漢家拜師。抄有錦囊神仙論。八卦圖。五女傳道書。稟聖如來等件。起鳳即遷居山東之城武縣。德榮回家。將書叅看。始則不解。繼於雍正五年。起意騙財。自稱孔子再世。誘人入教。率引邪書內不經之語。遂有被惑入教。分為八卦。各有卦長。左支右干等名色。轉相收徒。斂取銀錢。煽惑愚民。但未開堂做會。雍正

十年。德榮聞劉儒漢身故。遂命徒張印。田大元往山東。引邪書內身落寒門傳大道之句。牽扯伊姓。謂係相合。欲勾引儒漢之黨。大元等至東省。時劉起鳳亦故。當同起鳳之姪劉二長兒。引至河南虞城縣同教之王之卿家面商。之卿以是教起自山東。豈有反為山西徒弟之理。呵斥而回。復至單縣。又為已故劉儒漢家呼為野徒。拒之弗納。大元回告德榮。德榮遂自稱接教。傳播日久。又以妖言恐嚇鄉愚。信從漸衆。迨至其言不驗。且見所騙錢財。專事肥己。衆遂不信。田大元乘機即以邪書內十口係田字之語。倡言續教。且以伊嗣德榮之教。稱為太子。假修橋補路行善為名。誑誘徒衆。歸之者已有六卦。乃德榮之徒。張大成。蘭開基等。心各不甘。復以邪書內有卯金刀走肖應續教主之語。欲尋劉趙二姓續教。勾回大元所誘六卦愚民。取其供奉。於是蘭開基將太原府役劉宏智之子劉瑛。及同

村人趙法誘去等情。查所稱收元教。與從前滇省已故逆犯張保太。所稱收圓二字同音。是否逆黨。容再嚴審。現密咨山東河南兩省嚴拏究辦。得旨。好。知道了。○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縱不過二三百里。橫不過數十里。蠻口不滿萬人。現在軍營。已集漢上官兵。及新調陝甘雲貴四省兵丁。已至五萬。乃聞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土番因此觀望。張廣泗自去冬失事後。深自憤懣。亟圖進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氣積疲。倘膚功不能速奏。非特蜀民輸輓難支。且蠻性無常。即內附部落。亦當慮及。臣愚以為增兵不如選將。現在軍營提鎮各員。均非其選。再四思維。惟有岳鍾琪夙嫻軍旅。父子世為四川提督。久辦土番之事。向為番衆信服。即綠旗將弁。亦多伊舊屬。伊前任西路大將軍時。因軍機獲罪。但準噶爾情形。原非所悉。若辦蜀番。實屬駕輕就熟。可否授以提督總兵銜。統領軍務。或

令獨當一面。責令勦賊。較為諳練。岳鍾琪現在成都鄉居。訪聞伊年六十有三。精力強健。尚可効用。得旨。此見亦可。但不知張廣泗與彼和否。若二人不和。恐又於事無益。今有旨問汝二人。若可。即在彼遵旨調至軍營。亦屬順便也。○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覆金川善後事宜。查大金川介衆土司之中。若照滇黔改土歸流。非多增兵不可。若仿古州招集漢民。安設屯衛。其地並無尺寸水田。所種青稞。收豆。僅供番民餬口。且山高溝深。陡嶺斜坡。漢民亦斷不能承種。所以請設喇嘛化導。及招內地番民領種此地。查賊衆不過五六千戶。而人多貧窘。因地狹故。若招集內地番民。寬授以地。大約可供三千戶。逆首歲收屬番田賦頗重。若令內地番種。量減其則。以供喇嘛香火。諒必有餘。查川西汶川保縣一帶所屬番民。衣食性情無異。兼有勇於戰鬪者。若選精壯無田土者。分授以地。仿古州屯衛之意。

設立屯長。約束訓練。必感激踴躍。較之招集漢民。風土相習。強弱迥異。較之現在所調土兵。其心之向背。又各不同。此番屯勝於漢屯也。至所設喇嘛。祇可令專司化導。一切仍責成留護之文武大員。請即以原議分居險要之千把。兼管衛弁之事。而以附近所設番屯。責令約束訓練。歸留駐之副叅統轄。至選擇喇嘛。應遵廷議。就近於西藏選擇。不必派司員同往。但川省只派丞倅等官。不足彈壓。應於松茂、建昌二道內。酌派一員。加以兵備職銜。與留駐之副叅同住。再查打箭爐在成都西南千餘里。設阜和一營。除分汛外。在城官兵。不過二三百名。自打箭爐出口。由裡塘至巴塘。一千二三百里。皆土司地方。雖川省所屬。並未設營汛流官。由巴塘至藏。又幾四千里。皆隸西藏達賴喇嘛。及札雅。槎木多。呼土克圖所屬。雪山層疊。道路險遠。向無建置。無可抽撥。全局經久之圖。惟使內地入安。則遠

夷自服。故臣謂打箭爐乃西域之門戶。不可不添兵防範也。至維州關。在成都西不過四百餘里。乃自古番漢交界。明末始為雜谷土司所奪。維州一失。汶川保縣一帶藩籬盡徹。而松潘孤懸一隅。倘此一帶番夷不靖。則松潘隔截在外。故臣欲乘此兵威。即據守此關。添兵防範。此亦川省大勢所關。必應辦理之事。但兩處添兵。少則不足防範。多則不免糜帑。擬將泰寧協移駐打箭爐。威茂協移駐維州關。俟金川事定。親往閱視定議。至於戰礮。實為賊番負固之資。緣山土浮鬆。石碎成塊。處處皆然。就近壘砌。小者數日。大者兼旬。費不過數金。及數十金。勢難永禁。惟在振我軍威。使其礮不足恃。得旨。候旨行。○又奏。各路駐守情形。自張興陷後。逆賊時至各營侵擾。且大言恐嚇。冀官兵暫退。復修礮寨。臣預飭各路。踞守要隘。仍乘隙攻擊。惟將零星小營暫併。以防不虞。兼保糧運。令兵稍息。俟續調

兵齊進攻。一月以來。固守無事。惟據駐黨壩之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稟報。用大礮攻木耳金岡賊礮。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將賊大戰。礮并西北耳礮。打成石堆。賊又於礮外砌石卡。掘土穴。潛入穴內。用鎗礮拒敵。我兵日用大礮攻擊。賊死甚多。又據駐卡撒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貴州副將高宗瑾稟報。逆酉屢遣頭人至營外喊叫。以投誠為名。求將卡撒大營。徹至邦噶。於正月二十一日。有莎羅奔用事頭人生噶爾結等。帶賊番千餘逼營。高宗瑾誘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鎗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名。始各奔竄。乘夜於營盤左溝修砌礮卡。圖攻我營。我兵於二月初二日。分三路抄擊。殺賊十餘人。賊方退入深溝而去。又據駐丹噶山之重慶鎮總兵馬良柱。陝西督標遊擊王世泰等稟報。自河西馬邦張興營盤陷後。所有河東曾達駐守之叅將郎建業。署遊擊潘文郁營盤。皆

失對岸犄角之勢。賊可水路來侵。江岸有一小礮。名為噶固。原派孫克宗土兵八十餘名。在內踞守。正月初二日。賊番五六百衆來攻。該鎮將派兵往援。未能擊退。至初七日。守礮土兵。與賊講和。開礮隨賊渡河而去。郎建業與督標遊擊孟臣。原帶漢土兵七百名。駐營曾達溝岸。山梁上。又有守備徐克猷。帶兵三百餘名駐守。乃於正月初十日二更。賊番四百百人。奪卡七處。十一日。馬良柱等發兵應援。孟臣亦親帶兵出營殺賊。皆不能擊退。孟臣即於是日陣亡。馬良柱等不思努力救援。先於十一日晚。令潘文郁將營盤徹赴丹噶。又密飭徐克猷於十二日晚。潛至郎建業營。令俟徐克猷到時。同徹赴丹噶山。合營固守。乃郎建業見賊衆添至二千餘人。遂不候徐克猷。於十二日已刻。將營徹赴丹噶。致將徐克猷隔截。幸該備熟悉路徑。於十三日帶兵翻越雪山。賊人尾追。且擊且退。於二十日始

徹至巴底。臣查曾達乃新撫番民克州九寨之門戶。為丹噶山糧運要路。於正月十四日。飭馬良柱王世泰等督率攻剿。擊退賊番。然後緩徹至克州九寨之後。於納貝山一帶駐劄。計所退約三十餘里。待大兵到日再進。不意馬良柱等於十六日夜。率五千餘衆。盡徹至納貝山下之喇布碉寨內居住。臣聞報嚴飭。始派漢土兵據守納貝山。而自求退駐於孫克宗碉寨。該鎮將等連次惶遽。徹營軍裝礮位多失。容細查奏。再自賊內脫回被擄土兵。及賊酋差來奸細查獲自首者。共三百餘人。僉稱自張興失陷後。所得軍械輜重。衆賊瓜分。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其屬番則更愁懼。謂如此獲罪。斷無再准投誠之理。大金川精壯賊番。原不過七八千人。進剿以來。死已少半。現不過四千餘人。日食不繼。倘四五月間。正當刈麥時。官兵大至。則死無噍類。其實在情形如此。得旨另有旨諭。○又

遵旨查奏。慶復等奏裡塘土司安本不能約束番衆。原屬實情。但因其無能。所以不敢縱肆。至於夾壩頻仍。因裡塘為進藏大道。山徑紛錯。瞻對瓦述等處賊番。時出劫擄。安本不能防禦。非縱其本屬番民肆行夾壩也。若責以流官疎防溺職之例。安本降革奚辭。但口外土司不法者甚多。且用兵瞻對。將大為夾壩之四郎俄木丁。殺兄擬罪之監犯草松結。皆赦罪授為土官。而獨將懦弱無能之安本由正降副。以明正司頭目汪結遽授為正土司。反踞安本之上。以此裡塘番衆不服。有赴藏具呈之事。繼經慶復咨移撫提。嚴切曉諭。并遣遊擊羅于朝。保懷智等。以辦理善後為名。帶兵彈壓。又經巴塘土司扎什明楚曲為勸導。方始寧帖。而汪結頗有小才。兼饒於貲。不惜傾囊給賞番民。喇嘛多有贈給。暫獲相安。嗣帶領土兵出師金川。留妻子居裡塘。派番民修蓋衙門。人心頗不悅。尚無別項滋事。

統俟大金川事竣。請旨定奪。至臣愚昧。屢經料敵不中。何敢復陳告捷之期。但以理勢揆度。夏秋之間。定期竣事。得旨。覽奏俱悉。用兵之道。豈可計期成功。若能速奏捷音。固佳。否則持以永久。以國家全勝之勢。小醜何能久逃斧鉞哉。○又奏覆奉旨密查班滾果否燒斃。於上年八月內。詢瓦寺土兵昔什綽等。略得蹤跡。繼遣喇嘛雍中班吉前往瞻對。親見班滾而回。方知實未燒斃。彼時臣尚未敢宣露。迨經土司康朱控班滾夥同四朗攻奪伊地。赴文武各衙門請救。其事彰著。委員往查。始知班滾安居如郎。並不畏人知覺。且日與附近土司如疊爾格霍爾甘孜章谷孔撒麻書朱窩等。往來贈遺不絕。查此一帶土司。皆上年從征瞻對者。今復與班滾往來。非盡反而從寇也。蓋番夷鄰近。天朝徵兵。則奉調從軍。事竣兵退。有私讐者。仍為讐敵。無讐怨者。仍歸于好。夷俗如此。汪結與班滾向無讐怨。

其與班滾往來。彼自以為無罪。未嘗隱諱。今班滾經人告發。若臣見汪結而並不問及。必反生疑懼。是以乘其因事來營。陽為詰責。正所以安其心。至汪結供詞。滲漏處甚多。因現無可質証。是以未加窮詰。而陽許以將功贖罪。其所供哄班滾離了巢穴。容易擒拏等語。今已數月。班滾尚在如郎。誠屬誑語。但數月來。班滾亦不復出外滋事。則又汪結潛通消息。暫為安頓之力也。至臣前奏謂汪結似非大奸宄者。緣詢以辦理瞻對始末。始知慶復委汪結。令其化諭俄木丁。徹守如郎橋。并擒獻班滾二事。班滾雖縱逃。而如郎實已徹守。官兵得以渡河。班滾之巢穴已失。不難跟蹤追捕。不意兵既渡河。僅焚泥日一寨。捏稱班滾燒斃。遽行徹兵告捷。此非汪結之所能主。且燒斃班滾。亦非出自汪結之口。惟是先縱班滾而後獻如郎。若俄木丁不與班滾及衆頭人說明。令其暫避。俄木丁一人之力。必不

能徹守如郎。令官兵渡河。此事可瞞慶復。李質粹必不能瞞汪結。然必獲俄木丁。方足定汪結之罪。至於汪結說降綽斯甲與大金川。因見川省向來用兵。皆係招撫了事。意欲立功請賞。又可結好同類。若立意收羅衆土司。以為將來羽翼。力尚未能亦毫無形跡。故臣謂汪結尚非大奸宄也。至其以臣不允大金川逆首投誠為是。以綽斯甲土司為不可深信。又言當誘擒班滾以贖前愆。倘不能擒。應俟大金川事竣。再候發兵擒剿。現川省員弁內。無一人肯作此想者。故謂汪結乃土司中之傑出。但其果否出自誠心。當留意體察。至瞻對一案。其罪在於兵過如郎。圍攻泥日之後。明知班滾燒斃無據。而捏稱火光中遙見懸縊三人。班滾俄木勞丁姜錯太皆已燒斃。遽行徹兵告捷。以致班滾等免脫。又奉旨允行善後事宜。全未辦理。以致班滾姜錯太等得復歸故巢。益加守禦。此皆總統大員慶復

李質粹及各路統領袁士弼。宋宗璋馬良柱數人之罪。以下將備人等事。非專主情罪原輕。是以自康朱控告班滾之後。各官聞知。但慮將來復令進剿。並無心懷疑懼之人。惟遊擊王世泰羅於朝二人。係慶復委令帶兵協同汪結。俄木丁辦理暗渡如郎。擒獻班滾之事。稍懷疑慮。而皆有詞推諉。宋宗璋既商同李質粹捏報。委辦善後事宜。又全屬粉飾。情罪較重。自進剿大金川以來。駐營黨壩。雖未能實力奮往。而在事日久。熟悉情形。若續調大兵到日。佐以勇猛之將。可望成功。至汪結所供班滾實未燒死。曾屢稟宋宗璋之處。因宋宗璋所駐黨壩。去臣營甚遠。若以文札詢問。彼必不敢承認。容俟大兵前進。日面詢馬良柱進攻瞻對。頗有勤勞。而捏報罪亦匪輕。此次征剿大金川。初進兵時。救援沃日。克復徐克宗。勞績頗著。迨頓兵丹噶。一籌莫展。今徹駐納貝山。多有疎虞。且年老不堪倚任。應

俟大兵到齊。遵旨以任舉代之。仍請暫留軍前。効力贖罪。得旨。所奏詳明。亦公當。知道了。
○又奏覆。行軍首重賞罰。川省鎮將。怯玩成風。皆素日賞罰未明之故。今見張興失事。而臣罪未加。恐愈玩法。

聖恩不欲速為傳播。致滋議論。若現在軍前將士。似不妨宣示。使知偏裨失律。主將罪不能寬。伊等職任領兵。自更難逭。庶有儆惕。臣已將硃批諭旨一段。曉諭諸將士。仍俟大兵到齊。將自進兵半載以來。各將弁功過。詳覈宣示。至奉旨令於各省司道鎮協內。調取可任者委用。因思向年在楚粵軍營。曾識現任廣西布政使李錫秦。強幹實心。夷情軍務。俱能諳習。但粵西苗徭錯處。不便將諳練大員更調。此外惟有原任貴州按察使宋厚。才識明通。老成諳練。於苗疆軍務。經辦最久。又任舉忠誠勇敢。現在鎮將。無出其右。至貴州撫臣孫紹武。志篤公忠。才優經濟。與臣共事苗疆。

軍務夷情。俱甚諳練。但黔省古州等處。雖屬寧帖。全資撫馭得宜。孫紹武久任黔省。為苗獮所信。若易新手。恐難妥協。至川省難治之區。總在外夷諸土司。并西藏一帶番情。撫臣紀山尚屬諳悉。若遽與黔撫對調。則孫紹武既未能一時熟諳番情。而紀山又全不解苗疆情事。紀山才猷素裕。如能諸事靠實。尚屬巡撫中之優者。祇緣瞻對一案。既已和同。不免猜疑瞻顧。且軍前情形。未能確悉。以致辦理多欠妥協。俟班第查辦糧運抵營。臣即札囑紀山至營。同班第三面熟商。臣更當開誠勸導。再川省地居邊要。巡撫宜用滿員。倘必須更易。惟有現署江蘇布政使愛必達。於苗疆情形。亦略諳悉。存心醇正。誠恪。倘用之川省。固可整頓風氣。如以現在軍事為重。或仍以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則邊省苗疆。均得其人矣。得旨。所奏俱悉。另有旨諭。○又奏川省捐米情形。查現在

軍需米由內地雇夫運營。每石約計費僅八九兩及十餘兩而止。並無二三十兩之事。至民間販貨赴售。及軍前官員自赴成都買備食物米麪。極貴之價。每石費不過八九兩。從未有至十兩者。今紀山請開捐運米。每石作銀三十兩。猶云酌中定價。經部議亦以為數浮多。改定二十五兩。臣查部定捐款。照現在川省民間運米腳價計算。京官由貢生捐至不論雙單月即用之中行評博。該正項銀三

實錄卷三十九

奏

千六百兩。今運米一百四十四石。所費不過一千四百五十兩。外官由監生捐至不論雙單月即用之同知。該正項銀六千三百兩。今運米二百五十二石。所費不過二千五六百兩。且軍前辦糧之員。自聞運米捐例。數月來應支口糧。有願領折色者。皆以每石四五兩及五六兩折發。所存米俟奉文開捐之日。即可每石作二十五兩交納。如此計算。則由貢監捐一即用同知。所費不過千餘兩。捐一即用

小京官。所費不過數百金。所得羨餘數倍正項。縱云軍糧緊急。欲令官生踴躍。國家官職亦不宜濫。至此況川省地處極邊。富民極少。外省攜資遠來購米募夫。非經年累月。不能到營。何能有濟。此例一開。不過為現任川省不肖官吏子弟親友。輾轉滋弊。飽其私橐而已。且尚大有可虞者。現在運糧番漢人夫。雇募已艱。此例一開。人人皆知。中有厚利。勢必爭先加價。而官運之腳價。現仍未增。則民

實錄卷三十九

奏

夫勢必避輕趨重。恐現設臺站之夫。反致逃散。且分路進攻軍營。無定捐者。亦難適從。將來愈遠愈難。必至貽誤。臣既深知未便何敢緘默不言。惟是當此軍用浩繁。亟思補救。惟有照依廷議。准在司庫每米一石作價二十五兩。令官生按數交銀。可杜一切弊端。即此捐項。將官運腳價寬裕加給。俾番漢人夫勇於應募。庶軍糧不致遲誤。而帑項亦有儲備得旨。此奏甚屬公正。知道了。○雲貴總督張

允隨。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滇省新開之大雪山銅廠。自路徑開通之後。廠民雲集。槽洞多獲大礦。月可辦銅六七八萬觔不等。較上年春夏。已加倍有餘。歲可出銅百萬觔。日見旺盛。又多那一廠。礦苗深厚。月出銅五六七萬觔。得旨。欣悅覽之。此皆卿調劑有方也。

實錄卷三二〇

卒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三月乙酉朔

上詣

實錄卷三二〇

皇太后行幄問安。○賜扈從及各省迎覲大臣等宴。○諭朕時巡方岳。所過地方。既蠲租賜復。疊沛恩膏。而薄斂省刑。事宜並舉。其山東直隸二省。監候斬絞人犯。五次緩決者。著該督撫查明。分別情罪。奏請減等。其軍流以下罪犯。亦著查明減等發落。咸予自新。用昭肆赦。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喀爾吉善等奏建安甌寧二縣奸民謀逆根由。朕

覽前後所奏情節甚屬重大而起事之時即能乘勢撲滅皆由護鎮劉啟宗等辦理妥協是以平定如此迅速但事後根究未免存大事化小欲為地方員弁迴護之意不知地方官不能弭患於事先尚能補救於事後以功抵過未為不可若稍存迴護之心將此事從輕讞訊以蓋前非則縱奸長惡何以示懲且此等奸惡之徒得從寬減而不從賊之良民徒遭焚劫既無以洩其忿即奮勇搜捕之兵

寧波府志

卷一

壯亦無以表其奉公之心姑息養奸貽患更甚斷宜遵朕前旨從嚴辦理以儆兇頑至稱老官賊邪教起於浙江其蠱惑鄉愚以潛謀不軌已非一日及至流傳閩省齋壇數處豈無形跡可稽何以聽其奸謀聚眾至於如此從前辦理邪教屢次嚴諭查拏今待其竊發不可掩蓋始行辦理其平日之因循縱忽可知且羣醜倡逆之始即謀縱火劫獄今拏獲二百數十人現在監禁若餘黨不能淨盡焉

保其不復滋事據奏浙省教首姚普益等三人既經拏獲則閩浙鈎連之處正可徹底嚴究凡各壇會首及糾夥受札拒捕焚劫之犯俱應明正典刑斷不可使一人漏網其喫齋男婦並未豫謀者准其首明予以自新固應如此辦理但地方官尚應不時查察其有暫時悔過不久復蹈前轍者應即行懲治不可使之蔓延可傳諭喀爾吉善等令其實力緝拏嚴行究訊毋得稍有寬縱仍不時留心督率屬員查察俾惡黨盡殄不致復萌庶足以安良善而靖海疆○又諭據新柱奏稱呂宋夷商來閩詢及天主教內被誅之白多祿欲將骨殖討回當經派管該弁諭以只宜安分經營不必多事彼亦點首唯唯現在尚稱安靜等語夷商私向該弁探問其曉諭不過如此既經曉諭之後不再問及則已如或另有陳稟應令喀爾吉善等照前諭以白多祿謀為不法在國憲所不容爾等原為貿易而來

寧波府志

卷一

不應詢問及此。明白曉示。使其不敢妄生浮論。至天主邪教。傳自外番。煽惑愚民。所在多有。今雖少加懲創。不可不留心防範。即如案內白多祿被誅一節。乃係內地情事。呂宋遠隔重洋。何以得知。看此情形。顯有內地民人。為之傳遞信息。可傳諭喀爾吉善等。閩省為海疆要地。嗣後一切外番來往之處。俱應加意查察。毋得任其透漏。○署定邊副將軍叅贊大臣塔爾瑪善奏。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在格濟格臺站地方。拏獲準噶爾扎卜等五人。訊係入卡探親。經侍衛達永阿曉諭發回。並未申報管臺大臣。除將該侍衛嚴飭外。臣隨傳諭各卡。嗣後有似此探親者。著即解烏里雅蘇台叅贊大臣。令將緣由報知將軍。應如何辦理之處。遵照辦理得旨。準噶爾雖現在和好。然從前並無准其人入卡探親之議。今次被獲之人。從寬發回。須令伊等知係格外恩典。嗣後務將部衆嚴加約束。毋得視為

故常。違議滋事。俟夷使來時。將此曉諭知之。○丙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玉保奏稱。準噶爾夷使知藏內有出痘之人。甚屬畏懼。乞將護送官兵。俱行離遠居住。又往大小寺內時。令伊等自行守門。不使官兵同入等語。準噶爾人素行狡詐。其欲令我官兵遠離。未必無言語離間之事。由此觀之。其詭譎伎倆。尚未盡革。自應以理曉諭。使之折服。且我兵既已出痘。豈有復出之理。玉保等不即以此言駁詰。乃遽令護送官兵。移令遠住。辦理甚屬姑息。著將此傳諭玉保等知之。○又諭大金川善後一案。今張廣泗將前後妥酌奏聞。亦因慮及金川平定之後。一切布置。應早為籌畫。但今軍務尚未告竣。自宜專意征勦。其善後一切。可以從容經畫。不必急遽。反致顧此失彼也。且金川平定之後。又有瞻對進

勦之事。不若統俟大局已定。審勢而徐為之。以成一勞永逸之舉。摺內所奏安設喇嘛一事。朕之初意。因番性信服喇嘛。令歸西藏統轄。西藏是我所屬。則金川亦在所屬之內。可以無庸添兵設戍。乃以番治番之法。今據張廣泗奏稱。仍應酌派道員。與副叅一同留駐護衛。則是金川情形。終不免於駐兵防守矣。既已駐兵防守。則又何必安設喇嘛。且建立廟宇。所費亦不貲也。惟是金川向係土司。祇

事羈縻。今若添設兵弁。便成我之疆圉。日後如隣近土司若莎羅奔其人者。一旦爭奪此地。又將興動師旅矣。此處亦應籌及。至於碉樓拆毀。張廣泗謂欲永行禁革。勢有所難。惟在振我軍威。使其碉不足恃。此語實中肯綮。從前慶復於瞻對善後案內。議令止許建造平頂碉樓。固屬紙上粉飾之辭。但張廣泗現知建碉之難以禁革。則當別籌一防範控制之策。使雖有碉而不足為害。則得矣。若如前

議。使金川一帶宜歸西藏。則藏中一切事宜。班第甚為熟悉。前令其往四川。雖為辦理糧餉。亦有旨令其與張廣泗商酌一切。可傳諭張廣泗。令其將此摺所奏情節。與班第徐行妥商。以期行之久而無弊。再行具摺奏聞。○又諭上年陝省耀州等處。雨澤未敷。雖成災不及分數。收成究屬歉薄。照例借糶倉糧。恐不足以資接濟。著加恩將耀州。渭南。臨潼。涇陽。三原。高陵。富平。咸陽。醴泉。大荔。蒲城。韓城。白

水。邵陽。朝邑。澄城等十六州縣。實在乏食貧民。令該撫查明。賞給一月口糧銀兩。仍令借糶兼行。以資日食。各該州縣應徵地丁尾欠一半。著一併緩至秋熟徵收。俾民力不致拮据。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巡撫陳宏謀奏稱。按察使馬金門。器小易盈。任意乖張。辦理案件。苛求錯誤。不一而足等語。馬金門既不勝臬司之任。著以道員用。其西安按察使員缺。著吳士端補授。○總理

事務和碩履親王允禔等具摺請安。得旨。朕躬安。王大臣等佳否。朕恭奉

皇太后謁曲阜。登泰山。凡

皇祖昔日往臨之地。次第瞻仰。禮儀慶成。途次雖間有微風。凡屆行禮之辰。俱晴明和煦。今於三月初二日。起鑾前往濟南。將此旨傳諭在京王大臣等知之。再該省去歲被災固重。然與京中傳聞之語較輕。今屢加恩澤。看來似屬妥帖。若本月得沛甘霖。則於麥苗有益。

而大田可及時耕種。此處民人方為得所。故於此時朕心望雨甚殷也。○兵部議奏盛京將軍達勒當阿奏盛京武職不似各省但管兵丁。如錦州。廣寧。遼陽。牛莊。蓋州等五城。邊界遼濶。內有盛京戶部包衣屯莊。王公莊頭部院屯丁。旗民人等雜處。時有爭訟案件。牛莊。蓋州。地臨海口。船務尤繁。鳳凰城與朝鮮接壤。亦關重要。中後所。巨流河。二路及法庫。張武臺。松領子。九關臺等處邊門各官。均職

任防守。承辦地方事件。非諳練勤幹之員。不克勝任。請酌定調補之例。應如所請。將前項作為繁缺。如不堪勝任。即於通省旗員內。母論是否本翼本旗。揀選才具品級相當者。題請調補。仍將應得之缺。抵還本旗。其佐領以下。毋庸引見。至城守尉。協領。四品防守尉。調繁調簡。均令引見。從之。○遣官祭昭忠祠。○是日駐蹕灣德。○丁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曰。四川松潘鎮總兵宋宗璋。自進勦金川以來。未見實心効力。現於李質粹案內。有應行質訊之處。著解任。令張廣泗解送來京。其松潘鎮總兵員缺。著哈攀龍署理。○又諭曰。張廣泗奏報大金川軍營現在駐守情形。內稱總兵馬良柱。不思努力克敵。怯懦無能。將五千餘衆。一日撤回。以致軍裝礮位。多有遺失。其臨陣退縮之狀。罪已顯著。實無可逭。張廣泗又一摺中。亦奏伊老

不任用。若留軍中以功贖罪。亦屬無益。自當嚴叅以肅軍紀。且伊原有應行質訊之處。可令張廣泗即行據實糾叅。解京問擬。○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奏稱。先由省起程。往川西一路。查看糧臺。前至軍營。再由軍營前往川南一帶。勘視等語。辦理糧餉。固屬緊要。應及時籌辦。但軍營弁兵。多半更易。現在正值軍興。恐張廣泗一人。有不能兼顧之處。班第若至軍營。暫且不必查勘糧路。在彼留駐多時。

實錄本字

既可察看情形。又可與張廣泗協商一切軍務。佐其不逮。其糧餉一事。即於軍營指示調度。一面辦理。至金川逆酋進勦。前據張廣泗奏稱。各路兵到。一舉攻克。夏秋之間。可以告捷等語。此處應令班第留心察看。果如張廣泗所奏。夏秋之間。可以告捷。則已。萬一揆度形勢。夏秋之間。又不能竣事。遷延至於明歲。則應另為籌畫。為先事圖維之計。朕思金川小醜。本非難以殄滅。祇緣綠營兵弁。素多怯

弱。川兵又於隨征瞻對。漸染委靡習氣。以致不能振興。若改用旗兵前往。或者可以尅期制勝。應令班第與張廣泗詳酌。張廣泗本係旗人。即管轄旗兵。亦無不可。但此時且不可露此意。恐衆志益懈也。又前金川善後議定。安設喇嘛一事。朕之初意。原為以番治番。可省添兵設戍之費。昨據張廣泗所奏情形。大約平定之後。仍不免於分兵駐守。既需分兵駐守。何必又安設喇嘛。已將此意傳諭張廣

實錄本字

泗。班第於西藏事務。素所諳悉。今既親至軍營。其應否安設喇嘛。抑或必須駐兵之處。亦令與張廣泗熟籌妥酌。入於善後案內奏聞。○又諭據張廣泗奏報。大金川軍營現在駐守情形。內稱副將高宗瑾。誘莎羅奔頭人。生噶爾結。至營。一面擒拏。一面鎗礮齊發。打死頭目一名。賊番數十人等語。高宗瑾能以計誘賊。亦屬可嘉。但生噶爾結。為莎羅奔信用頭人。或已就擒。或經打死。俱未奏明。可詢問

張廣泗令其再行詳悉具奏。至孫克宗土兵踞守小碛。與賊結連渡河而去。此乃土兵之常技。蓋其素性反覆。不過隨風轉移。即使投順効力。仍懷首鼠兩端。原不可信用。現在調集陝甘兩處兵丁萬餘。儘足以供攻勦之用。此項土兵。應令酌量情形。既於軍營無益。即行撤回。值此農作之時。正可使之耕種。又奏總兵馬良柱。不思努力克敵。怯懦無能。將五千餘衆。一日撤回。以致軍裝礮位多有遺失。其臨陣退縮之狀。罪已顯著。實無可逭。張廣泗又一摺中。亦奏伊老不任用。若留軍中以功贖罪。亦屬無益。自當嚴劾以肅軍紀。且伊有應行質訊之處。可令張廣泗即行據實糾參。解京問擬。總兵宋宗璋。前在瞻對。不能奮勇克敵。惟事粉飾。扶同欺隱。及進勦大金川以來。雖據報小有攻克。仍不能鼓勇前進。而欺飾之故智猶昔。今統一軍。徒長情而損威。朕已降旨。令伊解任來京。其員缺用哈攀龍

署理。著張廣泗將宋宗璋一併解京。以便質審瞻對之案。其總兵許應虎。前在京召見。朕看其人尚有勇敢之氣。是以令於軍營効用。今觀其從事戎行。雖無大過。亦絕少功績。如許應虎無可任用。即著回原任辦事。至於金川軍營諸將。大抵多係辦理瞻對之人。不特庸懦欺蒙。已成夙習。且多瞻顧。今另用任舉哈攀龍。及高宗瑾。唐開中等。皆未經從征瞻對。無所掣肘。自能鼓勵勇往。可令張廣泗等酌量情形。如現在哈攀龍等力能平定金川。則已。若尚須統領之人。朕思岳鍾琪久官西蜀。素為川省所服。且夙嫻軍旅。熟諳番情。伊雖獲罪西陲。亦緣準噶爾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國厚恩。自必竭力報稱。以蓋前愆。著張廣泗會同班第商確。如有應用岳鍾琪之處。即著伊二人傳朕旨。行文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又摺內所奏大金川賊番精壯者不過七八

千人。兵傷疫死。已去其半等語。今所存四千餘人。現在所資以為食者何物。并詢問張廣泗。令其留心查察奏聞。再張興陷賊以後。據奏人懷怯懼。近又有遊擊孟臣陣亡。不無失利之處。此時軍旅方興。偶一勝敗。固不足憑。惟以勦滅之日為定。況以國家軍威。滅此釜底。如摧枯拉朽耳。張廣泗不可因此憤懣疑慮。正宜不動聲色。鎮靜安詳。以奏折衝之績。以副朕望。○是日駐蹕開山。○戊子。

駕至濟南府。幸趵突泉。○諭朕詣闕里。釋奠禮畢。因以祀

少皞。謁元聖。素懷良慰。今至歷下。聞

有虞氏之廟。近在城中。緬想重華之盛。實惟元德之區。景仰匪遙。儀型甚邇。其令有司潔其祠宇。以俟拜瞻。○是日駐蹕濟南府。至辛卯皆如之。○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己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奉

皇太后閱濟南青州兗州三營兵。

上親御弓矢。連發皆中的。○詣

帝舜廟行禮。○賜山東巡撫及各省迎覲大臣等宴。○諭朕臨幸東省。凡所過地方。俱經行慶施惠。所有分駐旗人。亦應酌量加恩。著將山東之德州青州等處。及直隸天津滄州駐防官兵。年七十八以上者。查明分別賞

賚。○又諭閱兵派出青州將軍所轄駐防德州兵丁。各賞一月錢糧。○諭軍機大臣等。大金川近日情事。大學士訥親奉差在外。可將朕所降諭旨硃批。及張廣泗班第所奏摺內緊要畧節。抄錄寄與閱看。○遣官祭賢良祠。○庚寅。

上閱濟南府城。幸歷下亭。○賜扈從王大臣侍衛等宴。○諭軍機大臣等。據準泰奏。山西定襄縣民人韓德榮。倡立邪教。其黨蘭開基等。

將劉宏智之子劉璣勾引入教。現在拏獲韓德榮。供稱雍正十年。命其徒張印田大元往山東。同劉起鳳之子劉二長兒。引至河南虞城縣同教之王之卿家面商。已密咨河南巡撫。將王之卿查拏追究等語。此犯既係同教之人。其邪術之由來。及分置之黨羽。俱應緝獲嚴訊。可傳諭碩色。令其將王之卿即行密拏務獲。并將匪黨一一根究。此係邪教重情。應悉心作速辦理。毋致稍有疎脫。○又諭刑部題覆浙江巡撫顧琮將毆死小功服兄之周賢千。用手遮格致椿木隨勢格轉。中傷周爾三耳輪耳根。至於殞命。以為情有可原。不知弟殺小功服兄。倫紀攸關。若非實有可原之情。斷難末減。本內所稱用手遮格隨勢中傷。豈有適中耳輪耳根。而不中傷他處之理。看此情節。明係外省有司。欲為周賢千開脫。緣飾其辭。以冀輕減。刑部職司執法。遇有此等案情。理應詳慎推勘。如果並非實情。縱例

得聲明。亦應駁詰更正。乃竟以兩請上陳。朕若直下斬決一籤。則又似朕巡行在外。未曾留心本章。將援例末減之犯。亦置典刑。此本著發回另擬。近來刑部。似此游移之案頗多。總之伊等辦理本意。不過以被毆之人既死。且為生者留此一綫之路。殊不思兇惡之徒。得邀倖免。不但國家無以立法。且亦不能服死者之心。平允之謂何。此種習氣。積漸已久。從前盛安在刑部時。尚能執持已見。不肯因依。近見阿克敦。汪由敦。辦案件。未免仍蹈故轍。殊屬非體。著傳旨訓諭之。○又諭盛京戶部侍郎富德。由部屬司員。蒙朕格外施恩。補授副都統。伊在副都統任內。並未辦理一事。於儕輩中。不過隨同附和。後因伊原係部屬。施恩補授盛京戶部侍郎。乃自補授侍郎以來。並不實心辦事。所辦諸事。俱不明白。且多畏縮。殊不稱侍郎之任。著來京候旨。其員缺著內閣學士德爾格補授。○雲貴總督張

允隨雲南巡撫圖爾炳阿提督潘紹周等奏滇省雲龍騰越兩州境外獠獠野夷肆行不法賊首弄更扒住秤戛寨與排把幸黨等寨野賊密老五歐獠獠等糾結為匪兵練往拏被伏弩射傷經土巡捕等將弄更扒誘離伊寨擒縛昇至波定賊竟於兩旁巖上施放擗石擗夫被傷奔避弄更扒亦即跌斃而黨惡衆多未便養癰貽患又該州境外兇夷早可係阿猖種類我朝平滇各土酋皆納土輸誠惟該逆酋恃係野夷自棄化外於乾隆十一年竟敢攻圍漁洞片馬等寨殺擄多人賊巢距秤戛等處六站若不一併清理日後另費籌畫臣等酌調出征防堵官兵共五百七十四員名及蘭州浪滄江魯掌六庫漕濶登弄大塘明光等處土目土練共千三百三十九名委署騰越協副將謝光宗為總統楚姚鎮標中軍遊擊岳從美為之副於十月間進抵幸黨賊巢先遣土目招降詎賊抗違如故督

令攻寨密老五歐獠獠並其子歐福等畏威就擒進圍秤戛寨該寨夷賊恃險施放滾木擗石標弩打傷兵練我兵奮勇直入擒獲多名餘賊奔後山固守復追入擒殺江外散處獠獠四十餘寨男婦二千餘名間風畏懼各繳械歸化所有秤戛猛哦幸黨等處不法野賊業已擒斬遂移兵辦理早可因其地廣勢衆恐聞信豫防於初抵蠻岡喧之日即借擒勒弄更扒餘黨為名檄調早可帶練赴營聽遣乃早可祇遣子姪早善早登等帶領土人二十五名前來投見窺探暗結浪速蒲蠻等處野夷為黨翼又經檄示禍福終負固不出因即將早善等羈禁調兵征進先遣土目劉爾立往浪速蒲蠻地方曉諭解散俱各聽從我兵分作三路一由片馬漁洞一由大塘明光一進駐馬面關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直抵賊巢斬早可並生擒賊屬又潞江安撫司屬之賽林老泉二寨野賊老烏覩業欺各一扒

等糾衆抗拒。即派兵往勦。於界頭地方斬四賊。并擒賊屬官兵土練俱經凱旋。查滇省南接交樞。西通緬莽。雖俱係外域。而夷民均受該管夷目約束。惟雲龍騰越二州境外沿邊千餘里野夷種類繁多。無所隸屬。內獠獯阿猖二種。最為兇悍。前代特置三宣六慰土司。近因土司微弱不振。以致弄更扞。早可等滋事。今賴天威。師不淹時。兇渠授首。邊境肅清。此次在事官弁及染瘴病故之遊擊岳從美等。可否仰邀議敘賞卹。得旨。此次擒勦野賊在事官弁俱照例議敘。遊擊岳從美等亦著分別賞卹。○命內閣學士劉綸為會試知貢舉。兵部尚書陳大受為正考官。吏部右侍郎兼理戶部侍郎事蔣漣。兵部左侍郎鄂容安。禮部右侍郎沈德潛為副考官。○以三等奉國將軍銘全之子和政額。照例降襲奉恩將軍。○準噶爾夷人尼瑪等十六名來降。賞給安插如例。○免浙江海寧餘姚永康西安松

陽等五縣潮災田地。本年漕糧漕項銀米及蠲剩舊欠漕項銀。○辛卯。

上幸趵突泉。○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御書岱廟扁曰資始惟元。○壬辰。

上奉

皇太后迴鑾。○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上年直屬天津靜海文

安大城霸州永清武清河間任邱南皮青縣

滄州慶雲寶坻津軍等十五州縣廳被水成

災業已加展賑期。多方撫卹。目下開徵已屆。恐貧民尚不免拮据。所有各該州縣廳。應輸本年錢糧。除未被水村莊。仍令照例輸納。其被災及現在加賑之處。俱著加恩。緩至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原任湖南衡永郴道李慎修。以性情偏執。不識政體。被楊錫紱叅革。今赴行在接駕。朕念其人尚梗直。非行止有虧。獲過者比。但年老不堪任使。著加恩賞給原品休致。○諭軍機

平定縣志

卷二

大臣等提督武進陞續奏建安甌寧奸民起意緣由一摺。喀爾吉善亦曾奏聞。但此等邪教。建立齋堂。以致謀為不軌。既由於平時不行覺察。亦因地方官擒緝遲延。以致釀成事端。即如馮應漢案內之陳光耀等。上年被府縣拏獲。其時即未開印。不使用刑。豈可不悉心研究。追出黨羽。及早緝拏。乃久羈不問。使奸徒知事將敗露。遂糾合起事。肆意焚劫。貽害良民。皆地方官因循藐忽。至於如此。若此

時尚不執法痛懲。則縱奸長惡。何以警衆。其案內如偽稱元帥名號之范林聖陳光耀等。及會首李天章陳永發等。俱係罪無可貸之犯。斷宜按律正法。可傳諭喀爾吉善等。令其遵照辦理。不可稍縱。至邪教一事。前已屢經嚴諭稽查。今觀此案。可知各處尚未盡除。自應不時訪緝。在閩省民風刁悍。尤為要務。倘地方官因此案起於查拏。以致生事。遂不加意訪緝。以圖姑息了事。則將來煽動蔓延之處。辦理愈難。貽患更大。此處可并傳諭喀爾

平定縣志

卷二

吉善等。令其嚴諭各屬文武實力稽查。毋得稍有疎懈。○是日駐蹕高家莊。○癸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總理事務和碩履親王允禩等奏報京師本月雨雪情形。得旨。覽奏俱悉。前次雨雪。此間頗不及京畿。覽奏章之喜信。一則以慰對齊魯之望澤。一則以憂然批封事之時。正自濃陰密布。甚有膚寸徧及之

望云。○兵部奏本部滿堂官俱隨駕東巡。請於在京滿大臣內派一員暫署。得旨。著舒赫德暫行署理。○又議覆盛京將軍達勒當阿奏。現住羊腸河之佐領。康熙年間設塘兵時。原派在小黑山地方駐劄。彼時有佐領因羊腸河水草較好。即行居住。而鈴記仍鑄小黑山字樣。近年羊腸河連被水患。不便駐劄。請移於原指定之小黑山。應如所奏。至搭蓋房屋地畝。應照數撥與荒地。令墾熟交還原主。仍將實共需地若干。并作何定限墾熟給還之處。先行報部查核。從之。○蠲安徽歙縣縣績溪宿州虹縣靈璧及宿州衛乾隆十二年被水田地銀四千二百兩有奇。米六十三石八斗有奇。豆十七石有奇。○是日駐蹕王家莊。○甲午。命侍衛巴雅爾馳驛來山東祈雨。○諭據盛京戶部侍郎富德奏稱。牛馬稅課司失火。所有房屋檔案等項俱被焚燬。應將該監督常英照例交部議處。俟伊任滿之

日。再將所交銀兩與前任監督等所交查對。倘有缺少。即著落常英賠補。照例治罪等語。稅課司檔案甚關緊要。觀此失火而焚燬檔案。必有情弊。富德彼時即應提該監督之衙役。將有無情弊之處。詳細審明。果無情弊。祇照疏忽例查議。尚可。倘有情弊。所收稅課即多。亦應從重治罪。此時並不詳究。俟該監督任滿。始行定奪。即有情弊。已早得彌縫。必至不能查出。富德所奏甚屬糊塗。著嚴加申飭。令其將有無情弊之處。詳悉查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御書賜濟南府杜甫祠扁曰。蓋臣詩史。是日。駐蹕桃源站。○乙未。駕至德州登舟。亥刻。皇后崩。上詣皇太后御舟奏聞。皇太后臨視。悲慟良久。

上命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晝恭奉

皇太后御舟緩程回京○

上駐蹕德州水次至丁酉皆如之○以河東河道總督完顏偉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撫顧琮為河東河道總督江蘇布政使愛必達為浙江巡撫調山西布政使朱一鰲為江蘇布政使山東布政使李敏第為山西布政使浙江布政使唐綏祖為山東布政使○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故遺疏入得旨○劉於義才品優長簡任銓衡協贊機務宣力中外勤慎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丙申遣內監赴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曰

皇后同朕奉

皇太后東巡諸禮已畢忽在濟南微感寒疾將息數天已覺漸愈誠恐久駐勞衆重厪

聖母之念勸朕迴鑾朕亦以膚疴已痊途次亦可將息因命車駕還京今至德州水程忽遭

變故言念

大行皇后乃

皇考恩命作配朕躬二十二年以來誠敬

皇考孝奉

聖母事朕盡禮待下極仁此亦宮中府中所盡知者今在舟行值此事故永失內佐痛何忍言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殂落在外者況皇后隨朕事

聖母膝下仙逝於此亦所愉快一應典禮至京

舉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蠲浙江淳安遂安壽昌三縣乾隆十二年被災田地漕項銀二千一百七十四兩有奇月糧米二十九石二斗有奇又蠲淳安壽昌二縣被水衝坍難墾田地共三十八頃八十九畝額賦○戊戌皇長子迎

駕至天津

上命往

皇太后御舟問安即恭奉

皇太后還京。○是日駐蹕天津府。○己亥。祭先農之神。遣履親王允禔行禮。

實錄卷三十一

天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一

敕修

駐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乾隆十三年戊辰三月庚子駐蹕河西務○

辛丑

上還宮○未刻暫奉

大行皇后梓宮於通州蘆殿在京王以下三品官以上咸齊集皇子詣前祭酒舉哀行禮○戌刻

大行皇后梓宮至京文武官員及公主王妃以下大臣官員命婦內府佐領內管領下婦女分班齊集縞服跪迎由東華門入蒼震門奉安

長春宮。

上親臨視。皇子祭酒。王以下文武官員俱齊集。舉哀行禮。○命履親王允禩。和親王弘晝。戶部尚書傅恒。工部尚書哈達哈。戶部右侍郎舒赫德。工部右侍郎三和等。總理喪儀。○總理喪儀王大臣等奏准。

皇帝持服用素綢。九日不辦事。

妃嬪以下。皇子。皇子福晉。戚服白布。截髮辮。翦髮。王以下文武官員。及公主。福晉以下。鄉

君奉恩將軍。恭人以上。民公侯伯一品夫人以下。侍郎男夫人以上。

皇后嫔戚男婦。內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官員。護軍領催等之妻。內管領下几筵前執事男婦。并革職宗室。覺羅等。俱成服。齊集舉哀。外藩額駙王公台吉公主。福晉郡主等。朝鮮國使臣。於服內來京者。亦成服。日三次奠獻。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俱齋宿二十七日。○壬寅。上詣

壽皇殿行禮。○遣內監赴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曰。坐糧廳郎中佟福壽。此次辦理船隻。不能妥協。纜繩每至斷壞。且水手立在朕船。伊自應隨後約束。或沿河豫備。乃棄伊職守。藏匿隱僻之處。並未見面。殊無敬謹之心。著革職。交與粘竿處。令其長班行走。○四川巡撫紀山奏報。附近會城之州縣。並蘭州。漢州。崇慶。溫江。郫縣。什邡。彭縣。崇寧。金堂。德陽。羅江。梓潼。鹽亭。中江。樂至。蒲江。我眉。汶川。保縣。灌縣。打箭鑪等處。俱於正月二十五日卯刻。戌刻。地震二次。并准督臣札。同日軍營亦覺微動。得旨覽。○甘肅提督永常奏。甘郡內地。糧價雖賤於安西。因標兵皆係土著。家口衆多。糧餉皆按季關支。季首關餉時。餉口外所餘無幾。每至季中空月。已屬拮据。添補衣服。更覺艱難。借貸受重利盤剥。且有告貸無門者。冬令無皮衣兵。竟有大半。設遇征調。何能望其勇往。雖例有恩賞銀

兩足備皮衣。奈甘郡不產皮張。查現有節年餽駝節省餘銀。與其閒貯。不若以之接濟兵丁。因差員向西寧產皮之處買皮。西安布賤之處買布。製造裘服。發給無皮衣兵。雖得免冬寒。而春暖又將皮衣典換春衣。隨為贖貯。至冬發給。免其出息。一切用度。隨時酌給。旋借旋扣。請嗣後但有節省之項。即入接濟項下辦理。俟買駝添補時。仍照例動用。報聞。○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奏。正月初三

軍機處

奏

奏

日夜。楓涇鎮民人。見鎮西白牛蕩內有船數隻。張燈由泖湖而來。恐係匪船。同汛兵往查。追捕無蹤。次日鎮內即有借餉紙帖。驚擾居民之事等語。此等奸匪訛傳。惶惑衆聽。若不早為搜擒。地方最易滋事。該督應加意確查。務獲匪犯。嚴切究擬。至設立營汛。緝捕是其專任。既有汛兵查捕。何得任其兔脫。明係粉飾之處。尤當嚴行懲究。可傳諭喀爾吉善。毋得稍為寬縱。又傳諭大學士訥親。將上件情

軍機處

奏

奏

節。查訪確實具奏。尋訥親奏。查初三日夜。實有燈火匪船。初六日鎮上榜帖內。寫錢成王要向富戶借餉二萬。若不借給。定要搶奪。然自正月以後。地方安靜。查康熙年間。曾有巨盜錢大。在泖湖聚夥為匪。此帖竟屬該地無賴之徒。因上冬屢有竊匪。向來又有錢姓巨盜。遂捏寫恐嚇富戶。情形大約如是。報聞。○又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所奏。建安甌寧二縣老官齋案內匪犯魏現。先經護鎮劉啟宗稟報。據稱魏現已被鄉民打死。又據該道府等訊明。要犯朱錦標。稱魏現現在藏匿順昌山內。至葛亮志一犯。先據夥犯供稱。即係葛亮仔。復據道府稟報。葛亮志現已拏獲等語。奸匪大案。變幻多端。務當研訊明確。方無枉縱。今魏現之倏死倏匿。葛亮志之是一是二。全無確據。其先供魏現已被打死之鄉民。焉知非即係匪黨。欲令魏現遠颺。故以死為辭。使有司不加嚴緝。而葛亮志之即係葛亮

仔。原係夥黨所供。但所獲之葛亮志。何憑辨其真偽。此等處喀爾吉善俱應留心查辦。且此案據報被鄉民殺死之要犯女巫嚴氏等共五人。今魏現葛亮志之死。既屬子虛。其他要犯均難憑信。尤應逐一嚴行跟究。至所稱牽連無辜者二十六名。先行省釋。又稱各鄉愚民。恐各犯結恨在心。潛圖報復等語。果其有心報復。即非安分良民。理應嚴加防禁。使之畏懼。何必早為省釋。以致閭閻驚疑。至責令鄉保等保領化導。全屬虛文。彼不畏國法。顧肯甘心信服鄉保。受其約束耶。邪逆重案。如此辦理。殊屬不知輕重。可傳諭喀爾吉善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據索拜等奏稱。因藏有出痘之人。達賴喇嘛坐禪靜養。郡王珠爾墨特那木扎勒避往里定地方等語。從前達賴喇嘛已經圓寂。伊屬下噶卜倫等隱匿不報。詭稱避人坐禪。以致藏內滋事。準噶爾乘間擾亂。今藏內出痘。達賴喇嘛雖應暫避。

但恐伊屬下之人復蹈前轍。或有事故。不以實告。亦未可定。此事大有關係。不可不用心覺察。況準噶爾熬茶之事。尚未完竣。伊等見達賴喇嘛避人靜養。或不能無猜疑生事之處。當嚴密防範。著傳諭索拜傳清等。令其留心體訪。加意防維。即準噶爾人等已經回巢。亦不可稍有怠忽。○又諭近日準噶爾熬茶之事將畢。傳清著馳驛來京。其藏內事務。交與索拜辦理。如索拜已經起程。傳清仍留藏辦事。俟另派員更換。○總理喪儀王大臣等奏康熙十三年

天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應將欽奉

諭旨。膳黃遣官頒下直省。令在外文武各官於

奉到日為始。摘冠纓。齊集公所。哭臨三日。持

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三日後照常辦事。督

撫以下。仍照舊例。免遣官進香。從之。○又奏。

禮稱父在。杖不上於堂。母后至貴。不得不屈

於所尊。謹擬在京王公百官。咸縞素二十七

日。百日剃頭。百日內有應行典禮。及朝會坐

班。咸用禮服吉服。入朝奏事。皆素服。冠綴纓。

百日外入朝奏事。用常服。二十七月以內。遇

几筵齊集。仍素服去冠纓。皇子持服。向俱縞

素。二十七日。今或仍循以日易月之制。或欽

遵雍正十三年

皇上躬行縞素百日。三年之內。凡詣几筵。仍服

縞素之處。恭候指示。得旨。皇子服制。著照百

日縞素。二十七月內素服。詣几筵前。縞素之

禮行。餘依議。○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色楞

原品休致。○甲辰。

皇太后駕至京。

上出東華門奉迎。

皇太后還壽康宮。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自來妖言左

道。最為人心風俗之蠹。地方大吏。理應嚴行

禁遏。上年雲南張保太案內之大乘教。蔓延

及於數省。邪黨多至數百。皆由平日地方官

員。不能覺察事先。以致私相煽誘。潛謀不法。

經朕降旨查拏根究。始將逆犯明正典刑。餘

黨分別問擬。并飭諭各省督撫。務須時刻留

心。早為查察。事發之後。不可稍存寬縱。今又

有福建老官齋會官月照等。因其黨被府縣

拘禁。恐致敗露。輒敢糾眾焚劫。旋經官兵撲

滅。山西亦有收元教內之韓德榮等。私立教

名。轉相勾引。看來各省督撫。於上年奉到諭

旨之後。不過將大乘教內一二人犯。遵奉查

拏。其他邪教。並未留心訪察。可知。即如福建

老官齋一案。據喀爾吉善奏稱。閱其經卷內。三世因由一書。起自羅祖。乃羅教之別名。從前雍正七年。奉文查拏。直隸。江南。山東。浙江。福建。江西。皆有其教。流傳甚廣等語。如果當日實心查拏。何致十餘年後。餘孽滋蔓。復有甌寧聚衆之事。且此案閩省官員。若於起先查拏之時。迅速掩捕。使餘黨盡擒。亦不至於釀成事端。近來各處匪徒。借燒香喫齋為名。陰行勾結者頗多。朕前降旨。原不專為大乘一教。可再傳諭各督撫等。羅教一案。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後凡有干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存怠忽。更不可因閩省辦理未能迅速。以致滋事。遂謂此案由於查拏起釁。轉存息事之心。一味姑容。則貽患更大矣。將此一併傳諭。於伊等奏事之便寄去。○乙巳。

上至長春宮

大行皇后梓宮前再奠酒。翼日如之。○諭直隸

天津河間二府屬。有疊被偏災之處。已屢次加恩。頻年蠲賑。俾小民不致失所。但年來因災停緩之地。糧并民借等項。未完甚多。有數倍於額賦者。若一時並徵。民力未免拮据。著將天津河間二府屬所有乾隆十年以前停緩帶徵地糧銀兩。及乾隆十二年以前民借各項。令該督查明。再展年限。分晰帶徵。至慶雲一縣。土瘠民貧。屢被災歉。朕已恩加格外。減去額賦。借給牛種。期以漸甦民困。其歷年

積欠更多。應較他處再加寬展。俾催科不擾。元氣盡復。以裕閭閻生計。著該督一併確查。分別年限。奏明辦理。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原任貴州按察使宋厚。不必來京。著速赴大金川軍營。以原銜聽總督張廣泗酌量委用。遇有缺出。奏請補授。該部可即速行文知之。○又諭。○伊拉齊人甚庸劣。舉止疎慢。不稱長蘆鹽政之任。著革職。令在圓明園工程處効力行走。所遺員缺。著鹽運使麗柱暫行

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張廣泗所奏川省開捐米價過浮一摺。甚屬公正。著鈔寄張廣泗。班第。紀山。公同詳加酌定。妥協辦理。奏聞。○又諭。據張廣泗奏。川省積習。官無大小。事無鉅細。一切粉飾。欺誑成風。要在大吏實心整飭。仰懇天恩。以愛必達。用之川省。固可整頓風氣。或以黔撫孫紹武調任川省。而以愛必達代伊。黔撫之任等語。看來紀山未必能勝巡撫之任。但愛必達。朕甫用為浙江巡撫。未便遽為更張。且川省軍務紛紜。目下正值辦理糧餉。驟易生手。亦恐於事無裨。可傳諭張廣泗。紀山暫留川撫。令其同心實力。共襄厥事。俟將來金川軍務告竣。料理一切善後之時。再將愛必達等酌量調往。與張廣泗斟酌妥辦。較之紀山。自克有濟。至所奏宋厚已降。旨令其即赴軍營。聽候委用。可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朕因土司汪結與班滾潛通消息。慶復為所蒙蔽。曾經傳諭張廣泗。令將汪結

以他事調赴軍營。訊明班滾下落。明正其罪。今據張廣泗所奏。宋宗璋原摺。班滾未經燒死之語。皆出汪結之口。看此情節。則汪結尚非班滾腹心。奸細使汪結果有心為班滾掩藏。豈肯向宋宗璋吐露實情。可速傳諭張廣泗。不可因朕有將伊明正其罪之旨。不為察核。致受冤抑。并一面留心察看。如果其人實非奸狡。尚可効用。即行具實奏聞。○又諭。山東被災之處。前已屢次加恩。朕東巡時。復令再行加賑。并念鄒滕以南。荒歉更重。已諭令阿里衮親身前往。速行散給。俾得資以餬口。近聞該處尚在查辦。未經給發。古人賑荒如拯溺救焚。今災民嗷嗷待哺。豈可稍延時日。著傳諭巡撫阿里衮。令其督率所屬。即行作速辦理。務使災黎早霑實惠。毋致失所。○丙午。諭禮部。皇后富察氏。德鍾勲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宮。一十三載。逮事

皇考克盡孝忱上奉

聖母深蒙

慈愛問安

蘭殿極愉婉以承歡。敷化椒塗。佐憂勤而出治。性符坤順。宮廷肅敬慎之儀。德懋恒貞。圖史協賢明之頌。覃寬仁以逮下。崇節儉以提躬。此宮中府中所習知。亦億人兆人所共仰者。茲於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睽惟內佐。久藉贊襄。追念懿規。良深痛悼。宜加稱謚。

昭茂典於千秋。永著徽音。播遺芬於奕禩。從來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則知妻者莫如夫。朕昨賦

皇后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思惟孝賢二字之嘉名。實該

皇后一生之淑德。應謚為

孝賢皇后。所有應行典禮。爾部照例奏聞。○又諭曰。阿哥之師傅諳達。所以誘掖訓誨。教

阿哥以孝道禮儀者。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此等

事。謂必閱歷而後能行可乎。此皆師傅諳達

平時並未盡心教導之所致也。伊等深負朕

倚用之恩。阿哥經朕訓飭外。和親王來保。鄂

容安。著各罰食俸三年。其餘師傅諳達。著各

罰俸一年。張廷玉。梁詩正。俱非專師。著免其

罰俸。○又諭。向來外省有資送流民之例。蓋

因地方小有旱澇。而愚民輕去其鄉。以致拋

棄室廬。荒蕪田畝。是以國家施恩格外。酌道

路之遠近。計人口之大小。派遣官役。護送還

家。使復故業。用意良厚。然至饑饉洊臻。本處

米糧。實已乏絕。而鄰封尚可覓食。不得不扶

攜奔走。苟延性命。此等嗷嗷待哺之氓。若必

驅還故里。豈能坐以待斃。勢又將顧而之他。

南北東西。輾轉資送。在隣省既不勝其煩勞。

而於災民轉益流離失所。廷臣中嘗有以此

入告者。朕思災輕之地。不可令其拋棄失業。

自當照例資送。倘遇積歉之年。本處無以餬口。轉徙他鄉。或倚託親舊以濟其乏。或傭工種佃以食其力。且其中極無倚賴者。國家復有留養之例。是惟在地方官憫其流移之苦。無分畛域。隨宜安插。俟災氛平復。土地可耕。然後使回故里。勞徠安集。加意撫綏。亦未始非權宜之道。惟在權其輕重。相其緩急。斟酌辦理。未可執一而論。山東去年被災甚重。朕屢次加恩賑恤。發帑截漕。費已不貲。而尚不免流移。若近省督撫。仍復拘例。飭令資送。實於災民無益。應令地方有司。就所至之境。酌量妥辦。如有親舊可依者。聽其自為謀食。其或無所倚靠。即為撫留。設法安插。不必拘定成例。嗣後凡有災重之區。飢氓外出。為督撫者。俱當體朕痌瘝一體之意。善為安輯。俾令得所。依歸。該部可即行文各督撫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此番被災甚重。朕巡幸時。目擊民艱。時縈宵旰。從前雖屢沛恩施。仍

不免於飢困。所望者麥秋之豐稔耳。乃至今未見雨澤霑足之奏。尤覺焦勞。聞麥田此時。即令得雨。亦只可有二三分收成。目今賑務。尚可延至四月。但秋收為時尚早。若不急為查辦。災黎其何所賴。可傳諭大學士。訥親。令其於回京時。沿途查看一路。現在情形。地方官吏散賑。是否及時。飢民是否得霑實惠。一指。示阿里衮。令其督率屬員。實力奉行。向後一切賑卹借糶之事。俱與阿里衮熟察細商。務令妥協查辦。其賑糶所需。從前阿里衮曾請另開捐款。朕因川省軍需。甫開新例。未經允行。看來此時。不得不為權宜之計。其應收本色折色。何者於時事有濟。且非推廣其途。酌減其數。官生亦未必踴躍從事。可令大學士。訥親。酌量分別條例數目。妥議交阿里衮。令其具奏以聞。○又諭東省此次荒歉。非比尋常。鄒滕以南。小民之艱苦尤甚。拯救之方。刻不容緩。前已令阿里衮。即速親身前往。

查辦。未知伊於何日從濟南起程。查看情形。何若。雖云救荒無良策。然地方官盡得一分心。民受一分之惠。災黎得一日賑。即度一日之命。可傳諭阿里衮。督所屬有司。悉心實力。妥辦。不得聽屬員朦蔽。稍有粉飾。至麥田目下望澤甚殷。尚未得報雨之信。已雅爾在彼求雨。曾否應驗。京師連日濃陰。彼處曾否得雨。深為繫念。倘使春熟。又復失望。則災黎何以餬口。豫備之道。不可不為熟籌。朕思從前阿里衮曾請開捐。其時因川省有運糧之例。是以未允。今東省帑藏倉儲。已屢行撥用。即截漕留餉。為數已多。亦難為繼。權宜之計。惟有開捐。但必須廣其途。減其數。令官生自運本色。赴東交納。庶不至於有名無實。可傳諭阿里衮。令其將賑恤之事。及如何酌定捐款之處。於大學士訥親經由東省之便。悉心商辦。妥議速奏。○丁未。以奉移大行皇后梓宮。行啟奠禮。

上親臨舉哀。○諭。朕因山東被災甚重。日夜焦勞。溝壑流離之慘。曾經目覩。飢渴之懷。切切於心。現今雨澤未降。二麥又已過期。即使得雨。收成亦必歉薄。拯救之方。不可不急為豫備。朕已傳諭該撫阿里衮。令其熟籌長策。以資民食。因思就近接濟。惟隣封是賴。與東省連界之直隸。河南。安徽。江蘇等省。今歲雨澤調勻。春花暢茂。麥收均可有望。著各該督撫酌看本省情形。目下二麥雖未登場。而儲蓄亦已有備。即將存倉積貯穀麥。作速動撥。委員運赴東省。以備賑恤之用。俟秋成後。照數買補。其運腳准其照例核銷。該督撫等即將撥運實數。具摺奏聞。運到之日。巡撫阿里衮一面奏聞。一面照例散給。其民間餘粟。無論米豆雜糧。廣為招集。以便購買協濟。古稱救荒如救焚拯溺。早一日。得一日之濟。各該督撫等。其曲體朕懷。共以拯患恤災為急。不可稍存此疆彼界之分。以副痼瘼一體至意。○

又諭東省被災甚重。目今雨澤又復愆期。飢民待哺甚殷。不可不急為拯恤。巡撫阿里衮現在查辦。但一人之精力。恐有未周。著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率同科道四員。速赴東省。詳悉查察被災州縣散賑情形。并向後應如何廣為賑恤安頓。毋令流離失所之處。悉心籌畫。一面奏聞。一面會同該撫妥協辦理。浙省叅案。現有大學士訥親查審。高斌著即由浙省速赴山東。其科道四員。即行具名請旨。隨劉統勳一同馳驛前往。○都察院開具科道名籤。請派往山東辦賑得旨。給事中同寧馬宏琦。御史趙青藜著隨往山東查辦賑務。御史沈廷芳。現在濟寧巡漕。亦著隨同查辦。其濟寧巡漕事務。即著巡視淮安漕船之給事中鍾衡。一併接辦。○又諭東省上年被水成災。目下又復望雨。朕心軫念。一切撫綏事宜。已諄切傳諭該撫加意籌畫。又特命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速赴該省。

會同該撫悉心辦理。大學士訥親於浙省回程之便。道經山東。令其將地方情形留心查察。有應商辦者。與高斌等商酌辦理。具摺奏聞。○又諭山東被災州縣頗多。一切賑務料理需人。著吏部於候補候選州縣及佐雜內。會同軍機大臣各揀選五六員。速行發往交與巡撫阿里衮等差遣委用。現在地方官員如有不能稱職者。即令該撫於發往人員內酌量題請更調。○諭軍機大臣等奉天暫開海禁。運糧接濟天津靜海二縣一案。前經軍機大臣等定議。令那蘇圖核定五六萬石數目。咨明該將軍等稽查辦理。如實不敷用。再行咨商該將軍等酌量加運。今據達勒當阿奏稱商販聞開海禁。爭買米石待運。以致穀價加倍昂貴。今酌量准買五六萬石接濟直隸外。仍出示嚴禁海運等語。看此情形。是海運一開。即不免於偷販。自應即行禁止。但據奏五六萬石之數。未知於天津靜海二處果

足敷用否。前據達勒當阿覆稱。若再議增加。尚可運二萬石。可傳諭那蘇圖。令其將五六萬石果否足用。及應行咨商加運之處。查明據實奏聞。再目下麥秋有望。將來足資接濟。自可不必仍須海運。其現在情形如何。令該督一併詳悉具奏。尋奏。現在天津等處糧價。雖未能平。而不致甚昂者。因有奉天糧石之望。是以有糧之家。不留餘蓄。若聞禁海運。現又撥協山東倉貯。價必驟長。應令奉天將軍酌量。如稍可通融。務買足八萬之數。得旨。另有旨諭。○戊申。

上至長春宮

大行皇后梓宮前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自朕回鑾以後。連次具摺奏請朕安。固出悃忱。但伊回東時。朕念該省災民困苦。諭令即速親身前往災重地方察勘。今伊請安摺到。其一切地方情形。作何撫綏之處。及曾否得雨。俱未奏及。朕心深為懸念。可傳諭阿

里衮。不必屢次專摺請安。惟當留心災賑事務。若能督率屬員。辦理妥協。俾災民不致失所。朕心藉以少慰。則勝請安多矣。○諭。據調任四川按察使鄭遠奏稱。伊年近七旬。精力漸衰。川省邊陲要區。請來京請訓等語。鄭遠年力將邁。看來難以遠赴川省。著准其來京陛見。酌量改補近地。其四川按察使員缺。即著宋厚補授。○會試繙譯舉人。命刑部尚書阿克敦吏部右侍郎德通。理藩院尚書那延泰。內閣侍讀學士蘇章阿為主考官。○己酉。奉移。

大行皇后梓宮於觀德殿

上親臨送舉哀。○頒

大行皇后崩逝。勅諭於直省。遣官齋

教。諭計聞於朝鮮國。及內扎薩克。衆喀爾喀。密。青海等處。○諭。山東興修沂河兩岸隄埝工程。該部議照以工代賑之例。土方工價。准給一半。乃係向來成例。自應照此給發。惟是

東省被災甚重。其民情之艱窘。實非他處可比。若拘常例給發。恐赴工之民。仍不足以餬口。著加恩將此項土方工價。按數全給。俾其食用有資。該部即遵諭行。○庚戌。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再奠酒。○諭曰。調任廣東潮州鎮總兵官胡貴。前於江南蘇松水師任內。以廢弛營伍革職。從寬留任。數載以來。能加意訓練。上年崇明被災。彈壓亦屬有方。其革

職留任之案。著加恩准其開復。○又諭曰。馬蘭鎮總兵官布蘭泰。丁母憂已滿百日。布蘭泰年來在彼辦理諸事。尚屬謹慎。

陵寢地方。向係素服辦事。布蘭泰著仍回原任。署理總兵官事務。俟二十七月滿後。再行實授。○又諭據將軍阿蘭泰等奏稱。拉林一千滿洲。去歲所荒地畝。因伊等力量不足。將原給地一千頃。不能全行耕種。所收穀石。因還從前所借穀石。并備籽種。以致口糧不能接

濟等語。一千滿洲口糧既已不敷。著該將軍等於拉林倉穀。借給一萬石。以資接濟。此項穀石。俟原借穀八千石扣還後。分作五年扣還。該部即遵諭行。○辛亥。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再奠酒。翼日如之。○諭曰。

東陵有貝勒公二員。

西陵有貝勒公三員。

西陵

東陵皆屬一體。

西陵貝勒公內。留二人足矣。斐蘇著留京。○調浙江巡撫。愛必達為貴州巡撫。陞直隸布政使方觀承為浙江巡撫。直隸按察使辰垣為布政使。以前調四川按察使鄭遠為直隸按察使。○又諭朕因山東災黎待哺孔亟。特命加展賑期。俾得餬口。并令阿里衮親往查察。今據吉慶奏稱。加展之賑。尚未給放。民情仰望甚殷。而阿里衮則奏稱三月二十三日自

省起程。由泰安等處察看地方民情等語。計阿里衮往查之時。有司自己陸續散給。但災黎迫切情形。早不及夕。既奉加賑之旨。即應速為查辦。何以遲至許久。可傳諭阿里衮。令其督率地方官。迅速上緊散給。務使早霑實惠。以拯哀鴻溝壑之慘。○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調任黔省。朕因浙江地方緊要。其巡撫員缺。特令方觀承補授。方觀承係行在時常召對。屢經訓諭之人。著速赴新任。不必

來京請訓。伊辦事才具頗優。於整飭地方。釐剔積弊。及海塘工程。清查錢糧。諸皆力所能勝。但事事須盡實心。設誠致行。不可存絲毫粉飾之見。方不負封疆重任。於民生裨益。其常安任所貲財。著詳悉清查。勿令隱匿遺漏。一併傳方觀承知之。○禮部以會試中額請得旨。這會試滿洲蒙古取中七名。漢軍取中一名。直隸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一名。山東取中十三名。山西取中十七名。河南

取中十二名。陝西取中十四名。江南取中三十二名。浙江取中三十名。江西取中二十七名。湖北取中十三名。湖南取中六名。福建取中十五名。廣東取中十七名。廣西取中六名。四川取中九名。貴州取中七名。雲南取中八名。南卷五經取中二名。北卷五經。中卷五經。旗卷五經。應否取中。著主考閱文定奪。○癸丑。初祭

大行皇后。

上親臨舉哀。是日。

上除服。○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塞楞額奏。稱該省流移男婦一千數百餘名。飭知江漢二縣。分別大小口數。散給制錢。俾令各自隨便回籍等語。資送流民。原為災輕地方。偶有逃亡。恐其失業。是以酌量資給還鄉。至於被災較重。資送本非長策。前已降旨各督撫等。不必拘定成例資送。今塞楞額每名散給制

錢一二百文。令其隨便回籍。想因不能概行資送。為此遷就之計。殊不知流民中之有依倚者。原可自為謀食。即無依者。亦應照例留養。伊等道途遙遠。一二百錢之資送。豈能即便回籍。且隨便云者。豈能即保其回籍。若實力押解。則非曰愛之。其實害之矣。塞榜額辦理此事。不過循名按例之為。而於情理實未通協。可傳諭伊嗣後不必稍存此疆彼界之見。務宜遵照前旨。善為安輯。以副朕痼瘼一體至意。○是月。漕運總督宗室蘊著奏。酌派截留南漕。併幫船沿途償進情形。得旨。饑民情形。何未奏及。徒為此套語。非朕所望於汝也。戒之。○護理安徽巡撫布政使舒輅覆奏。糧貴固由戶口繁滋。而連年採買過多。實為切近。隔省採買。腳價不貲。若多減價平糶。則耗經費。若照例減銀出易。是市米貴而官米亦貴。况官倉米藏州縣。即發四鄉平糶。所恤不過村莊市井。窮鄉僻壤。總不能及。不若暫

停採買。然積貯備賑。未便竟置不議。請查明各州縣糧儲。未動用。照舊存貯。其動用尚有原額之半者。不必再購。不及半者。俟本地豐收買補。現存糧石。非實在歉收。不得輕糶。或照例出易。本地買補。不必遠求他省。此數年內些小賑卹。俱給以銀。年歲豐歉不齊。即一省中高低互異。從前惟大災大祲。方一賑卹。小災則聽民以有易無。從無每歲賑卹之事。况江南地窄民稠。借工趁食。力田之家。十不二三。今賑卹惟江南獨多。而浙江山東河南次之。湖廣等省又次之。滇黔等省最少。豈彼省獨無歉歲。皆因向未習慣。未敢妄冀。而江南等省。習慣成熟。一有水旱。輒引領而望。臣愚以為民氣之驕。當漸裁抑。如遇實在災祲。自當撫恤蠲賑。其些小偏災。惟令各督撫督率地方官隨時調劑。毋容特為賑卹。得旨。俟各省覆奏到齊日。交軍機處密議。此奏知道了。○江西巡撫開泰覆奏。米貴之故。不盡由

因戶商販採買積貯。大抵由於生齒日繁。地方官奉行未善。各省田畝。初值銀數兩者。今值十數兩。即使山角溪旁。徧墾種植。所補殊微。兼之歲收不齊。偏災屢告。巧於謀利之徒。本處不償其慾。猶將壟斷隣封。乃地方官當青黃不接。及秋成稍歉。動輒矜張。為藉口高擡之助。而其禁囤戶也。庸懦之員。倚胥役為耳目。弊未克釐。價已暗長。其採買也。數少者尚寬期辦理。數多者恐米穀不繼。爭先購糴。

遠近傳播。觀望居奇。臣以為百姓日用之圖。徐持之則不擾。如上諸弊。惟在竭力開導。整飭。勿勤始怠終。他若商販運賣。救濟堪資。積貯備荒。綢繆宜豫。米穀之貴。縱或由斯。亦不得深咎。特是辦理採買。畧有不當。難保米價不昂。雖隨時籌畫。不須膠執。而久停者將大買。不若不待久停。通融辦理之為愈。請各省倉穀糶借數少。歲收在七分以上者。仍於本省採買。倘懸缺數多。歲收在七分以下。請將

捐監專歸本省交納本色。視足額為限。再赴部報捐。得旨。知道了。俟奏齊併議也。○欽差大學士公訥親奏大金川一案。所奉諭旨。硃批及張廣泗班第奏摺內緊要畧節。令臣閱看。查張廣泗此次所稱籌辦善後事宜。尚非胸有成竹。難成一勞永逸之計。現今進剿一事。兵貴神速之論。尤為喫緊。查該酋本非勁敵。兼之圍困多時。勢已窮蹙。我以大兵三萬有餘。整旅而進。以六擊一。勢如拉朽摧枯。乃

張廣泗尚擬於夏秋之間竣事。萬一屆期未能奏功。於國體軍威。甚有關係。請特頒諭旨。嚴飭張廣泗。乘此新兵雲集。剋期進剿。迅掃金川。再圖膽對。得旨。覽奏俱悉。○浙江巡撫顧琮奏。訪聞紹興府屬。有子孫教。又名長生道。男曰齋公。女曰齋娘。尊稱彌勒佛為師。倡言入道之人。身後俱歸西天。以今世修行功德之淺深。定來生功名富貴之大小。凡做佛事。名曰開堂。從教之人。自攜錢米。前赴開堂。

之家拜佛。名曰趕堂。又令人閉目冥心。號為清淨。更有詭稱身到西天。目睹諸佛菩薩種種奇異佳境。即為來生受享之地者。又有一等無為邪教。現在各查拏辦理。得旨。覽奏俱悉。○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覆奸民滋事。罪大惡極。兩旬內獲犯三百餘名。打死自縊自溺九名。現已解省四十餘名。擬分六等辦理。一造謀為逆之首惡。照大逆凌遲。一助謀為從。糾夥招兵。散割受職。焚劫傷兵。助銀堅旗。與大逆緣坐親屬。照謀叛已行立斬。一並未謀逆。但以邪教誘惑愚民。絞候。一喫齋有包頭。未受劄。被脅同行。與謀叛緣坐親屬。充發烏喇。一知情不首。聞拏自首。并首出要犯者。分別流徙。一僅止喫齋。並未同行。及不知謀逆情由。代為寄信者。枷責。至喫齋而實未知情。概緩查拏。現解省審訊。要犯甚眾。若解往本地。明正典刑。水陸路雜。慮有疎虞。可否就省正法。傳首建寧。梟示。報聞。○福建巡撫潘

思榘奏。報沿途地方情形。並陳閩省吏治。急宜振刷。得旨。覽此等初到任而言整頓。至日久而自懈者。不知其凡幾矣。且汝不逮陳大受遠甚。而能不出於此耶。朕亦惟徐觀汝所為耳。○又因前奏學田免租。蒙恩免議。奏謝得旨。如汝所為。實為名也。此所謂名利兩虧。何益之有。○福州將軍新柱奏。遵旨會同查辦甌寧縣奸民一摺。得旨。覽奏俱悉。所設將軍者。原為安靜地方。遇此等大事。不可存避干越地方之嫌也。○署理湖北巡撫彭樹葵覆奏。湖北在康熙年間。戶口未繁。俗尚儉樸。穀每有餘。而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販日至。是以價賤。遂號稱產米之鄉。迨戶口漸增。不獨本地餘米無幾。即川南販運亦少。穀寡價昂。勢所必至。且民生既繁。爭相置產。田價漸貴。農家按本計利。但願價增無減。兼之官與商接踵採買。奸牙乘機擡價。年復一年。有長無落。今欲價平。必酌減官買。即如湖

北州縣內山深地僻。外商不至之處。一歲之出。儘供一歲之食。非遇荒歉。每石不過三四錢。可為明驗。請凡常平倉原貯穀。有全不足額。及六分以下者。仍採買。其買有十之六七。并額外添貯。俱暫停。俟生俊捐穀補額。所有穀價。均貯庫。遇偏災。銀穀兼賑。每青黃不接時。不拘存七糶三例。視價稍昂。立即出糶。倘市價原屬中平。倉穀不虞霉變。亦無庸泥定出糶。以免秋後買還。至湖北囤積之弊。較他省為少。惟有嚴懲無故擡價。使奸牙斂迹。得旨。俟各省奏到齊時。交廷臣詳議也。○湖南巡撫楊錫紱覆奏。米穀之貴。由於買食者多。買食之多。由於民貧。積漸之勢有四。一曰戶口繁滋。一曰風俗日奢。一曰田歸富戶。一曰倉穀採買。採買之弊。我皇上所謂處處積貯。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蓋已洞悉情形。戶口繁滋。則今日海宇實在情形。

聖諭謂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至一時頓長。以臣觀之。實亦未嘗不係漸增。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今則必需五六錢。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間。荒土未嘗不加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矣。臣謂由於風俗日奢者。國初人經亂離。備嘗艱苦。風尚儉樸。迨安居樂業。數十年後。子弟有笑其祖父之樸陋者矣。衣食競求佳麗。婚喪務期美觀。始於通都大邑。今則荒徼山僻之農民。亦漸習奢靡。平時揭借為常。力田所入。抵債去其大半。餘又隨手花銷。甫交冬春。即須糶米而食。農民口食。亦取給於市。則價焉得不長。臣謂由於田歸富戶者。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二十餘兩。貧而後賣。既賣

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不復賣。近日田歸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戶。歲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需買米接濟。而富戶非善價不肯輕售。實操低昂之權。夫均田之法。既難施行。惟風俗奢靡。尚可勸禁。但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止可徐徐化導。至於常平積貯。藉以備荒。誠難停止。然有應調劑者。積貯以足敷賑濟而止。不必過多。即以湖南言之。州縣之倉。有貯五六萬者。府倉有貯七八萬者。未免過多。應飭各省將定額再加細核。有過多者。酌裁十之一二。已買足者。於平糶時。存銀歸庫。未買足者。即不必再買。又額外收捐監穀。與其久貯。不如逐歲賣之。又常平糶三。為出陳易新計耳。其實豐年原無資於平糶。而倉穀堅好。亦有可貯數年者。請不必限定每年糶三。年歉多糶固可。如年豐即不糶亦可。蓋多糶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石之益。而少買一石。即受少賣一

石之惠。竊以為目今養民之政。尤當專意講求者。莫如水利一事。雨暘偶愆。事所常有。果蓄洩有資。自非異常水旱。豈即坐視無收。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頓。然山鄉僻壤。舊有陂塘堰壩。閱久湮廢者不少。又一鄉一隅。水泉隔遠。塘井不足。雖可疏引開濬。而地屬有主。倡率無人。遂多因循。大約民間百畝之田。有一二畝陂塘。即可救蔭。而愚民昧於遠計。寧爭此一二畝歲收之穀。不知偶值少雨。并百畝而棄之。若親民之官。為之指示開導。當無不爽然悟者。請責成道府。督率州縣。講求水利。何處舊跡宜復。何處新工宜興。熟籌設法。果有實效。題與議敘。否則叅處。未必非補救米貴之一道。得旨。俟各省議覆到齊。日交議。汝此奏尚覺留心。非尋常敷衍之文也。○山東巡撫阿里衮河南巡撫碩色會奏。奉旨。應截河南漕糧內粟米十一萬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已於去

冬開行。在東省境內守凍。議將臨清守凍米石。派給泰安府屬之東阿縣一萬石。東平州二萬石。餘全給兗州府屬。在德州守凍米石。令濟南東昌二府分派應用。得旨。所辦甚屬遲延。知道了。○欽差尚書班第奏。臣自成都起程。由桃關出口。抵小金川軍營。沿途查勘西路糧臺。俱峻嶺偏坡。中如天舍山。納凹山。班蘭山。最為陡險。積雪泥濘。烏拉難行。不得不用夫負運。南路向用烏拉。連年烏拉倒斃。辦雇維艱。亦兼用人力。近番半調出征。所餘蠻夫蠻婦。盡數供役不敷。又添調漢夫。查所給腳價。口外每站銀八分。口糧二升。每石到營。腳價雜費。十二三兩至十五六兩。至民間幫貼。緣內地撥米長運。及雇夫出口。俱分派里長。不得不按田起夫。因而有田出銀。無田出力。有三四家至十餘家幫貼一家者。盤纏安家。自三四兩至十餘兩不等。有田之家。未免拮据。容酌將作何加恩之處。另行密奏。再

川省產米素饒。不患米穀不充。而患運送不繼。內地民人。今赴軍營。使憚艱險。地方官恐滋事。亦多畏葸。現值添兵添餉。需增夫役數千。屢催未集。其糧運一切事宜。撫臣紀山。與藩司倉德。亦俱悉心竭力辦理。但未親履各處。就詳稟酌量。未盡妥協之處。亦不能免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軍營情形。去歲初進兵時。我師頗銳。連克碉寨。各番畏懼。降附甚多。日久漸懈。適賊酋遣人議降。張廣泗欲藉此羈縻。各營將弁。未喻其意。以為賊可就撫。防禦更疎。致賊伺隙出攻。轉多惶懼。及張興事敗。衆兵愈餒。張廣泗益加憤懣。將圍營將弁。一概謾罵鄙薄。至不能堪。臣因向云。許應虎等起初失利。若即嚴叅。以為衆鑒。人人自知畏法。從前未免姑息。將來新兵到齊。進攻之時。申明法令。最為要著。此等違令失機之員。固當懲治。其餘亦宜量加鼓舞。未便一例菲薄。庶幾恩威兼濟。張廣泗亦以為然。目今已

值春融營中士氣頗舒。所謂官兵已陸續至營。約於四月中旬進剿。得旨。覽奏俱悉。○兩廣總督策楞覆奏。各省經辦常平。未免心懷欲速。不計年歲價值。嚴限催督。而不肖有司。甚或扣價勒派。并有爭勝求奇。於常平外另立名色。截買商販米糧。留以接濟隣封。應援通省。提鎮營協亦交口言積貯。別置營倉。捐監又需本色。以官弁紳衿之全力。萃於一二產米之鄉。價值自必頓昂。於此時能疏通調劑。尚不致日漸昂貴。奈州縣惟知積貯有關考成。督撫大員又亟求米價之平。為之多方籌辦。於是竟靡年不貴矣。約有四事。一在官為抑價。米貴之區。官必先為定價。不許再長。今日拏囤戶。明日訪米牙。每日糧單必令親遞。另立循環簿。上下稽查。沿途商船。發令箭差押。市井牙儉。日奔走公庭。吏役需索刁難。一切使費。仍貫入米價之中。欲減轉增。商人更聞而裹足。一在勸諭開糶。村落一二殷實

良民家有儲蓄。不過求價而沽。即囤積之家。計權子母。一至青黃不接。亦即出糶。以圖別為經營。否亦賣舊買新。決不肯久貯。且歉收之地。不患價昂。而患無接濟。有米之戶。何妨姑緩以聽其自糶。并以備不時之需。乃地方官一遇米價稍貴。即勒令減價開糶。并有豫封厰座者。名為勸諭。實則勒派。如或不遵。目為囤戶。而坐以罪。從此有米之家。不敢稍留餘步。鄉隣亦幾於告貸無門。而奸徒久甘心於富戶。目擊官府之抑勒。益視為弱肉可欺。強借強搶之刁風滋起。而米益視為奇貨矣。一在稽查出境。客船販米出境。關津有意留難。更有好事之徒。倡為鄉禁。結黨強阻。或勒索重賄。或竟不放行。告發到官。又以本地民食不敷。從輕完結。雖非顯行遏糶。實則禁其復來。夫商人販運。無非冀覓微利。公私阻滯。展轉遲留。運到地頭。又或有司風聞產地之值。先為覈定賣價。所得不償所出。良商必畏

避不前矣。一在禁止質當。貧農耕作之際。家中所有。靡不在質庫之中。待至秋成。逐件清理。禦冬之具。更所必需。每以食米轉換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穀。年來官之查察頗密。當商恐蹈囤積之愆。遇有米糧。已不願抵當。近又有囤當米穀之禁。於是窮民不得不賣米以贖當。青黃不接。又不得不買米以救飢。向者出入於當舖。每石不過錢許之利。今則買米必須現銀。買價與賣價相較。每石多至六七錢。少亦三四錢。且以從前粗有儲粟之農。亦出而零買糧食。墟市之人愈衆。米糧之價愈增矣。以上四者。又於辦理不善之後。刻意以求速平。卒之在在增昂。亦不自知流弊至此。若不暫停採買。將豐年仍同歉歲。終無平減之時。且各直省常平倉額穀。共二千八百萬。縱有賑糶。加以屢年捐監及社倉穀。仍不下三千萬石。積貯已備。即或一省不敷。隣省亦可通融。再如近年發帑賑卹。何止萬萬。大

概給銀。可見有銀便可買食。請將各省常平倉穀。總以現在存倉之數為額。其四面不通水路之州縣。如存穀不敷。統在各該省現存數內撥補。此後不必再增。如遇小災。賑銀大災。銀米兼賑。再平糶時。若照例減銀五分及一錢。小民沾惠無幾。並請成熟之年。每石減銀一錢。荒歉減銀二錢。其糶價仍以足數買補為率。倘再有缺。委員在價平處。照時價採買。不得委諸州縣。派累地方。亦不必限定部價。所有常平捐監事例。及當米之禁。并各營所設之倉。概請停罷。生俊仍歸戶部報捐。其官為抑價。勒令有米之家開糶。以及借稽查名色。阻遏商船。均行嚴禁。庶妨穀之事悉除。在官採買有節。商運流通。民間之米日多。價值可望漸減。總之治粟如治水。澄之則清。清之則濁。必知真確。方可施行。如尚在兩歧。不妨姑緩。若觀望風氣。好事喜功。到官百度未遑。即以裕倉儲平米價是亟。羽書絡繹於道。

路告示偏布於城鄉。縱使一時獲濟。必貽他日隱憂。今日米價之昂。實籌辦之過。非法之弊也。得旨。俟奏齊詳議。○雲貴總督張允隨覆奏。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而偏災商販囤積諸弊不與焉。天下沃野。首稱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價極賤。雍正八九年間。每石尚止四五錢。今則動至一兩外。最賤亦八九錢。查貴州舊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廣東、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萬三千餘口。其自陝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幾。國家定蜀百餘年。戶口之增。不下數十百萬。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數。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此時勢之不得不貴者。況加以採買之不已乎。夫積貯非病。病在處處積貯。採買非失。失在年年採買。積貯之計。京師根本而外。次重莫如西北沿邊各省。若東南澤國。舟楫通行。商米源源接濟。歲歉每荷截漕。貧民領銀得以餬口。儘可銀米兼賑。不必盡

賴倉儲。康熙年間。有銀無米。賑濟未始不辦。今普天下有城社處。皆積貯米穀。繩以一定之價。限以必盈之額。本地不敷採買。遠購隣封。有盤運水脚之費。有波濤沉失之憂。每新穀上市。價值本平。一聞採買。立即增長。蓋商販買米。價賤則買。價貴則止。操縱自由。官買補倉儲。例有定限。價貴不得不如額買足。牙儈習知其然。因得肆其把持之術。遂使豐處與災地同憂。及至平糶。地方官恐不敷買補。名為減價。實則無幾。民未受積貯之利。先受米貴之害。救時急務。莫如暫停採買。暫停之議。止可行於東南澤國商賈四達之區。不可行於沿邊重地。舟楫不通之所。即暫停省分。亦非聽其倉額虛懸。良法終廢。俟二三年後。民間稍有留餘。仍於豐年。畧仿古人平糶之法。酌量收買。使無穀賤傷農之患。則目前米價可平。而經久倉儲漸裕。庶策之兩全者也。至滇黔兩省。道路崎嶇。富戶甚少。既無商販

搬運亦無囤戶居奇。夷民火種刀耕。多以雜糧苦菽為食。常年平糶。為數無多。易於買補。與他省情形迥別。乃近年米價亦視前稍增者。特以生聚滋多。廠民雲集之故。近開鑿金沙江。川米流通。滇屬東昭二府。向來米價最貴之處。漸獲平減。上年滇省夏雨愆期。秋成稍薄。臣慮米價翔湧。飭各屬將應買穀價暫存。以俟今秋買足。數月來米價並無增長。此亦可為暫停採買之驗。得旨。俟奏齊交議。

實錄卷三十一

四十六

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奏苗疆寧謐情形。得旨。覽奏固足慰。但亦不可存忽視之念。惟在汝等大員。和衷共濟。視無事若有事。斯地方常得安靜矣。○又奏米貴之由。黔省崇山峻嶺。不通舟車。土瘠民貧。夷多漢少。既無搬運商販。亦未接濟隣封。本地小販。不過肩挑背負。並無囤積壟斷諸弊。豐則米賤。歉則米貴。自必然之理。而黔省山田處處皆是。向來不至大荒。如水潦則低窪淹沒。而高阜悉得霑足。

常有七八分收成。歲旱則高阜乾枯而低窪反獲倍收。秋成亦三四五分。所以黔中民苗從無逃散之事。如因倉儲採買。致妨民食。黔省節年買補。早足原額。各處積貯米穀。已有一百二十餘萬。每年尚有支放餘米三萬六千餘石。惟古州等處新疆暨荔波一縣。制兵月糧。每年採買屯苗米一萬三千餘石。各府州縣則每年俱將餘米平糶。不用買補。偶或平糶過多。照數按年採買。亦不致民間所出。

實錄卷三十一

四十七

半入倉庾。再如戶口繁滋。黔省地方遼廓。土曠人稀。亦與南北省人稠地窄相殊。是皆非黔省米貴之所以然也。臣於雍正四年。初莅黔省。彼時京斗米一石。不過四錢五分。及五錢有零。省會暨衝衢各郡邑。人烟疏散。鋪店無幾。士庶一切酬酢。率皆質樸。偏遠鄉曲。從無酒肆。自雍正五六年以來。新自四川割歸遵義一府五屬。湖南割歸開泰青溪五縣。廣西割歸永豐荔波各州縣。兼以開闢古州等。

處新疆添設文武弁兵駐鎮其地幅輒日廣加以銀銅黑白鉛廠上下游十有餘處每廠約聚萬人數千人不等游民日聚現今省會及各郡縣鋪店稠密貨物堆積商賈日集又如士庶一切冠婚喪祭爭趨繁華風俗日奢且新疆大村小寨暨各處僻鄉釀酒日多是皆川粵江楚各省之人趨黔如鶩並非土著民苗現今豐收之年亦須七八九錢一石歲歉即至一兩一二錢至二兩不等此黔省米

實錄卷三十一

果八

貴之原委也計惟有崇儉禁奢清查酒肆通都郡邑官為定數新疆村寨一概禁止尤在勸開墾懲奸民興水利以開其源緣黔省雖節年首報開墾而山坡箐林尚多荒土每有外來遊民往赴力墾無奈地棍即思攘奪或壓為佃戶或踞為本業以致開墾無成遊民隱忍而去而水源低下之地或應築壩以壅之水源隔遠之處或應開渠以引之小民工本無資多致困守瘠土更或水源須過他姓

之山更隸隔縣之界豪強出而爭佔則羣力廢返應飭令地方官凡遇報墾荒山務即親履勘明給照為業其無力引水之田則照例官借工本限年完項分別升科土棍豪強嚴加懲處如此則地無遺利家有餘粟矣得旨知道了恐亦有扞格難行之處也

實錄卷三十一

聖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鴻臚卿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鴻臚卿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曹振鏞等奉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夏四月甲寅朔享

實錄卷三百十二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朕因東省飢民待哺孔殷於撥賑之外多方籌畫恐鄰封稍分畛域不免過糴之弊是以諭令民間餘粟無論米豆雜糧廣為招集以便購買協濟乃欲鄰省督撫曉諭商販使其自為流通足資東省市集購買非謂動官帑採買運送也今那蘇圖奏稱此時青黃不接市價未平一經收買必致昂貴應俟二麥登場糧價稍減酌量情形再行採買運送等

語乃係誤會前旨畿輔即使豐收一經收買麥價勢必騰踊是東省未得協濟之益而直省先受貴糴之害於民食殊有關係可傳諭那蘇圖令其善體前諭不必購採運送即招集商販之處亦不可稍為勉強務使商情樂從人已兩利其河南江蘇安徽等督撫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奉天接濟天津靜海尚須加運糧二萬石之處既經那蘇圖咨商達勒當阿應俟咨商到日通融辦理至奉天海運原有明禁今運送接濟亦祇在八萬石數內並非開通海禁聽商民任意購買也今那蘇圖奏稱民間一聞禁止海運糧價勢必驟長仍俟二麥登場密咨停止海運等語轉似奉天運糧八萬石亦在禁止之內又似二麥未登場以前海運概不應禁止所奏殊未明晰可傳諭伊仍照原旨辦理○乙卯

實錄卷三百十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至辛酉皆如之。○諭前軍機處定議。將莊浪滿兵移駐寧夏一案。已行知該督。令其將一應遷移事宜。並建造資送各項費用數目。籌酌妥協辦理。迄今尚未覆奏。朕思移駐兵丁。必須徹始徹終。詳慎妥酌。此事已一年有餘。其莊浪一城。並舊存房屋。現議作何用處。及寧夏營房。相度地勢。在何處添建。曾否辦理。可傳諭詢問黃廷桂。令其詳悉奏聞。如尚未營建。正可不必辦理。俟伊奏到。朕另頒諭旨遵行。尋奏營房議於寧夏新城東關建。尚在撥估。並未動工。業飭司停辦。至莊浪地僻民貧。滿城並舊存房屋。拆變為難。亦無應用處。飭交地方官徐籌得旨候旨行。○禮部議欽遵諭旨。諭

大行皇后為

孝賢皇后。一應典禮。擬照康熙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遣使上

孝誠仁皇后尊諡例舉行。從之。○調兵部尚書

陳大受為吏部尚書。○丙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向來倉場衙門。一切收放弊竇頗多。雍正年間。

皇考加意釐剔。積弊為之一清。近年來漸見因循。仍蹈故轍。今據叅奏鑲紅旗冒領甲米。該監督並不詳查。皆由吳拜平日不能實心整飭所致。吳拜從前用為盛京侍郎。因其陳奏母老。是以將伊改用。乃自到任以來。一味因

實錄卷三十三

四

循。不稱倉場之職。著仍以盛京兵部侍郎用。倉場侍郎員缺。著內閣學士書山前往署理。現任盛京兵部侍郎鼐滿岱來京。患病告假。已經數月。即使實在患病。亦應奏請解任。鼐滿岱著解任。吳拜到盛京後。倘仍前因循懈怠。不奮往辦事。思欲回京補用者。朕斷不為之姑恕。近見大臣中。補放盛京員缺。往往畏縮不前。即勉強赴任。類皆優游不振。或托故陳請。希冀來京。不思人臣事君。豈宜擇地而

仕況盛京去京師未為甚遠。即有老親何難迎養。向來旗員赴任。未有以親老為辭者。國家根本重地。風氣攸關。怠玩之習。斷不可長。著傳旨通行訓飭。○又諭順天府尹所轄州縣。向例惟大計考核。會同總督一應禮儀等事。由該府尹查核。其餘錢糧事件。俱由直隸總督報銷。朕思府尹有管轄屬員之責。一切錢糧支用。就近查察。較之直隸總督更為親切。自應會同辦理。以杜侵冒。從前定例。殊未

實錄卷五十二

五

妥協。著該部另議更正。尋議。嗣後順天府所屬州縣徵收賦稅。凡酌撥俸餉。留支經費。並一切動支數目。令各屬通詳直督。府尹公同稽察。仍於報銷時。互相考覈。會銜具疏。所屬催科完欠分數。與直督一例考成。從之。○又諭。我朝凡遇

列祖廟諱。清漢字樣。概行敬避。此亦臣子尊崇敬謹之道。但漢字較多。避寫尚易。清字無幾。如同漢字一體避寫。難得本音之字。不得不

另用音聲相似者。以至去本音太遠。不能成文。且古有二名不偏諱之義。嗣後繕寫清字。如遇人名。以及二字相連者。仍行避寫。外若獨遇一字。仍用原字。不必避寫。○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內外大臣。為國宣力效忠。加宮保銜。以示寵貴。此舊例也。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傳恒。以勲戚而列正卿。才具優長。恪勤素著。數年以來。承朕訓誨。敬謹持躬。

實錄卷五十三

六

政務練達。昨者

皇后喪儀。倉卒舟行。一路晝夜勤勞。殫竭心力。固伊分內之事。但大小事務。均得妥協就緒。不至煩勞朕心。深可嘉焉。著加太子太保。以示優眷。總督那蘇圖。昨值大事。一切事務。不辭勞瘁。經理有方。甚得滿洲大臣之體。而且屢任督撫。老成練達。近在畿輔。吏民相安。著晉加太子太保。川陝總督張廣泗。久靖邊疆。今又領兵進勦大金川。運籌統帥。勤勞懋

著。著晉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班第。服官多年。小心謹慎。近奉差川省。辦理糧餉。亦屬勤勞。著加太子少保。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鎮靜和平。練習吏治。其奏常安一事。不以同官稍為隱護。公直可嘉。從來封疆之任。所賴督撫互相覺察。貪劣者始無所容。而瞻徇之風。比比皆是。喀爾吉善奏之初。朕即降旨高斌等。此案斷不可遷就兩可。若查屬實。則常安自有應得之罪。如款蹟涉虛。則當治喀

實錄卷三十二

七

爾吉善以誣捏之罪。今常安職私累累盡行敗露。是喀爾吉善到任。即能秉公據參。乃督撫中所少者。斯實不負朕倚任之意也。著加太子少保。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內閣學士書山。現在奉差倉場侍郎事務。著雅爾圖暫行管理。○禮部等部議覆。湖南學政吳嗣富奏請添設永順府屬廩增額數及出貢年分一摺。查該府究係新闢苗疆。人文未茂。應照小學之例。府學准設廩增各十名。兩年一貢。

縣學各六名。三年一貢。從之。○以國子監祭酒鍾音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戊午。諭禮后躬桑以供祭服。乾隆九年。先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暨諸命婦行親蠶禮。求桑獻繭。效績公宮。數年來新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此皆其所供也。章采猶新。禕褕遽渺。繼自今。繅盆餘縷。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文筭。傳示永久。以志遺徽。世世子孫。其保守

實錄卷三十二

八

之欽哉。○又諭據山東巡撫阿里衮奏稱。東省被水州縣。成災地畝。應徵漕糧。業經題請分別緩帶。其未被災地畝。糧石例應催徵完納。惟兗州府屬之滋陽。滕縣。寧陽三處。因不成災地畝。俱與災地毗連。收成歉薄。一時完納不前。應請緩至本年秋後徵輸等語。滋陽等三縣。被水歉收。民食艱難。朕巡行時。所親見而深悉者。著加恩將此三縣。無論成災與不成災地畝。乾隆十二年應徵未完漕糧。全

行寬免。以甦民困。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各省採辦吉地木植等項。經工部奏請嚴催。朕已降旨依議。此等磚木。關係綦重。自應敬謹採辦。依限解京。乃事經數年。逾限數次。屢行飭催。尚未解齊。揆厥所由。木植等項。本非地方難得之物。祇因該督撫等。視為泛常。一委屬員。聽其辦解。並不留心經理。是以遲延。至於如此之久。此乃不知輕重。可傳諭各督撫。悉心嚴查。各飭所屬。務將應辦木植。及東省之臨磚。照依部議。依限全數趲運。並將現在作何採辦催解之處。先行具摺奏聞。川省正值用兵。總督張廣泗。有軍務辦理。黃廷桂。現在代管川陝二省事務。其川省木植。即著黃廷桂督辦。再有遲延。惟伊是問。○軍機大臣等奏。從前夷使到京。俱賜宴。今據護送夷使員外郎甘布等報稱。準噶爾夷使噶集等。於本月初六日進京。現遇大行皇后大事。距百日之期尚遠。應請停宴。至

實錄卷三十三

九

夷使噶集等。入覲禮儀。照例辦理。其齊集大臣侍衛等。仍穿素服。從之。○己未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泰寧鎮。乃

陵寢重地。關係緊要。總兵官公元。罷庸無能。歷任以來。一切事務。毫無整理之處。不勝總兵之任。著來京。以旗員用。其員缺。該部照例請旨。○又諭。向來派查倉都統。御史。非查勘倉廩滲漏。正為兼查偷盜米石等弊。現查倉大

實錄卷三十三

十

臣御史等。竟以稽察諸弊。謂非已責。殊非簡派本意。嗣後著查倉大臣。御史等。務將偷漏等弊。嚴加查察。不可怠忽。並令步軍統領舒赫德。遇開倉之日。派該衙門番役。將偷賣冒領不肖之徒。嚴加查拏。○準噶爾使臣噶集等到京。恭進表文。並貢方物。○庚申。諭曰。駐藏副都統傅清。已降旨令其來京。其員缺著副都統拉布敦前往更換。拉布敦即起程赴藏。不必帶領換班官兵。俟下次所派換班大

臣再遵例帶往。其古北口提督事務。著熱河副都統滿福兼署。○又諭曰。伊勒慎所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那蘇圖補授。那蘇圖現任直隸總督。著旺扎勒署理。大學士來保年老。恐不能兼辦領侍衛內大臣事務。著散秩大臣公豐安代理。○吏部議奏。嗣後各省直隸州知州缺出。該省應調應陞無人奏請揀補者。由各部院堂官。於主事內揀選才幹之員。咨送吏部。帶領引見補授。從之。○

實錄卷三十二

十一

以戶部侍郎舒赫德為正藍旗漢軍都統。○領侍衛內大臣伯伊勒慎故遣果親王允禮賜奠。並賞銀一千兩。○辛酉。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公豐安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公永謙對調。○壬戌。

上至觀德殿大祭

大行皇后是日

妃嬪宮人皆除服。眾皆除服。○諭軍機大臣等。許仕盛著發往軍臺効力。○諭軍機大臣等。

朕因山東災民待賑急迫。特命高斌即赴東省。會同劉統勳。逐一查辦。訥親事竣回京時。經過山東。亦令查看地方情形。應如何辦理之處。詳悉指示阿里衮。令其會同欽差。作速查辦。可再傳諭訥親。高斌不必因

皇后之事。急急奔赴來京。現今已過二十七日。穿孝之期。即使趕至京中。亦屬無事。查賑事關緊要。朕時刻厘念。若能遵照前旨。諸務妥辦。無令災黎失所。其慰朕心者更多。伊等

實錄卷三十二

十二

辦賑完竣。約於百日之內。回至京中。尚不為遲。○又諭。據大學士公訥親奏稱。福建老官齋賊眾起事。信息。先因布客路遇賊眾搶劫。至府稟報。知府尚不肯信。經布客出具如虛願甘治罪認狀。方同護鎮會商。派撥弁兵前往搜捕。而該護鎮等所報。則以先據塘兵探知賊情。未免係地方官掩飾之處。已將所聞札致該督。令其查察辦理等語。今覽喀爾吉善所奏之摺。但云塘兵布客之風聞。未將勒

出甘狀之處敘明。地方有此等事件。必待稟報而後聞知。其平時之疎縱廢弛。已不堪問。及至布客奔訴之時。尚不聽信。必責令出結。始肯會商。是其視地方事務。全不為意。看此情形。明係不能覺察於前。又復掩飾於後。可傳諭喀爾吉善令其將從前稟報時實在情節。查明奏聞。○又諭據喀爾吉善奏稱。甌建二縣。老官齋奸民聚眾謀逆一案。已經陸續擒捕審結。乃又有匪犯謝隆梁元法等偽造

實錄卷五十二

十三

總督委牌。雕刻假印。陰謀煽惑。希圖復讐。觀此。則奸徒之固結。愍不畏死。實乃德不能感。威不能制。何閩省人心風俗。敗壞一至於此。可傳諭喀爾吉善。此案務須嚴行訪緝。竭力擒捕。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現辦案內流徒之犯。一面具題。一面即行發配。勿令聚集多人。以致別生事端。並傳諭喀爾吉善。嗣後遇有此等聚

眾拒捕之案。官兵擒捕時。除首惡要犯。須嚴審根究者。當存其活口。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不特孽由自作。亦除暴安良。理當如是。且免生靈被其誘惑於前。受其荼毒於後。所誅者少。所全者大也。至謂查拏奸匪。恐人心驚疑。非安全之道。在尋常撫字。固自不可驚擾。若地方奸匪。早除一日。即早安靜一日。不得慮其驚疑。不行辦理。轉成姑息之風。一併傳諭知之。○軍機大臣等

實錄卷五十二

十四

奏額駙策凌奏稱。喀爾喀頭等台吉達什丕勒嚴飭伊屬。將青州脫逃之額魯特達什哈留心擒獲。甚屬可嘉。應請將達什丕勒紀錄二次。其可否賞戴花翎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四等台吉孟克遵奉訪查。於布拉罕地方。將達什哈拏獲。亦屬可嘉。應請照額駙策凌所奏。賞給綵緞一疋。官用緞一疋。布四疋外。仍令加賞一分。兵丁齊巴克等四人。亦請照所奏。各賞給布四疋外。再加賞官用緞

各一足得旨。達什丕勒著戴翎。再著賞綉緞二疋。官用緞二疋。餘依議。○以直隸布政使辰垣。江蘇布政使朱一鰲對調。○癸亥。諭向來妃嬪薨逝後。將冊寶均交廣儲司收貯。嗣後將皇貴妃以上。應交冊寶。照常收貯外。貴妃以下。應交冊寶。俟交出後。內務府大臣奏交造辦處。○又諭額魯特達什哈。自青州脫逃。直至喀爾喀游牧布拉罕地方。其所經由內地甚遠。沿途州縣安設里甲。原為稽察不肖匪類。今以面生蒙古。任其潛逃。竟漫無覺察。則山東直隸等處地方官員。平日因循苟且。雖有緝拏奸匪之責。並不實力奉行。可知達什哈俟拏解到京。其由何路經行出口之處。交軍機大臣審明後。即行正法外。其沿途地方官員。俱著查明議處。尋解到審。訊軍機大臣等奏。臣等訊達什哈。據稱因不能受青州炎熱。欲逃往喀爾喀餬口。並無一人主使。再脫逃時。係由青州西北邊牆闕處出口。實

實錄卷三

十五

不知經由內地地名等語。查達什哈係準噶爾賊人。前從邊上被獲時。即應正法。因其投誠前來。安插青州。乃不思感戴。輒行逃回。情甚可惡。應請將達什哈交刑部即行正法。再達什哈雖供稱由青州西北邊牆闕處出口。不知內地地名。青州西北係山東直隸山西地方。應令該督撫查叅。以為承緝不力者戒。得旨。達什哈著即處斬。其逃走經由地方不行查拏官員。均應議處。但既未供明內地路徑。若將三省官員通行議處。未免株累。其地方官查議之處。著加恩寬免。至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督撫。按察使。捕盜同知。通判等。平素漫不留心。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完顏偉沈廷芳等奏。四月初三日。濟寧汶上滋陽鄒縣嘉祥金鄉魚臺等州縣。同時得雨。霑足深透。當此災傷待澤之時。蒙上天垂佑。大沛甘霖。為之額手感頌。但必須及時布種。方不虛此恩施。可傳諭高斌劉統勲

實錄卷三

十六

阿里衮就得雨州縣通行曉示其有力者令其自出貲本乘此膏潤播植田禾俾知將來豐稔可期以待秋穫其無力者則酌量借給籽種以資耕作務須善為勸諭使共知勤力以待豐收庶於地方有濟但借種之例一開無論有力無力紛紛告借不可不為區別以杜濫冒且災黎不知遠計一遇籽粒到手恐即用以餬口而田畝仍復拋荒即將來雨暘時若西成亦無可望全在經畫得宜斯卜倉箱有慶一併傳諭高斌等善為留心斟酌辦理仰體

實錄卷三十三

十七

昊蒼憐恤災氓之意以副朕無使一夫失所之心○甲子周月致祭

大行皇后

上至觀德殿奠酒○諭四川大金川軍務歷時許久尚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歷練軍情尚書班第專辦籌餉現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集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

可比應特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迅奏膚功大學士公訥親浙省查審事竣原令就便查看山東賑務今思軍機尤為緊要訥親著即速來京給與經畧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畧四川軍務○又諭大學士訥親現命往四川經畧軍務往返需時內閣滿洲大學士辦事人少著尚書傅恒協辦大學士事務阿克敦著解退大學士訥親未回京之

實錄卷三十三

十八

前吏部事務亦著傅恒兼管其兵部尚書事務著哈達哈署理兵部侍郎事務著舒赫德兼理○又諭向來遇朕巡幸凡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年滿千總俱令在京總理王大學士驗看今因皇后服制此兩月內吏兵二部暨八旗應行引見之前項人員即照巡行之例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旗驗看奏聞其餘應行引見人

員該部旗照例即行帶領引見。毋致沈擱政務。○又諭。向來各衙門京堂員缺。屢經酌定。其中仍不免於參差。如僉都御史。右通政。則有漢而無滿員。左叅議。則滿員有二。而無右叅議。大理寺少卿。少詹事。則滿一缺。漢二缺。太僕寺少卿。則滿二缺。國子監司業。則滿三缺。漢員俱止一缺。於官制均未允協。今既新定會典。以上參錯不齊各員缺。應作何裁改更正之處。著該部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

實錄卷三十三

元

等據班第奏。報大金川現在情形。請特遣重臣。能諳練機宜。識見在張廣泗之上者。前往料理。所見甚是。此番駐師日久。兵氣不揚。將士懈怠。現在各省調撥官兵。雲集川省。張廣泗一人。未能獨任。且自張興覆沒以後。益加憤懣。其撫馭將弁。亦未能恩威並著。若令班第協同叅贊。其力量識見。物望均不能勝此重任。張廣泗亦未必傾心信服。看來此事。惟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畧。相機調度。控制全師。

實錄卷三十三

三

其威畧足以懾服張廣泗。而軍中將士亦必振刷歸向。上下一心。從前疲玩之習。可以煥然改觀。成剋期進取之效。即後此之善後機宜。亦可一手辦理。抒朕西顧之憂。已明降諭旨。令訥親前往經畧四川軍務。著再行傳諭訥親。東省現有高斌。劉統勳。會同阿里衮。辦理自可無誤。訥親至山東時。不必遵前旨查勘。著即速來京。所有起身時。一切應行豫備之處。已賞給內庫銀兩。令伊家中先期製備。伊到京時。不過一日。即可起程。至應行派往聽候調遣人員。亦俱已派出。恐途中驛馬難於應付。已令先赴川省聽候。一併傳諭知之。○又諭金川逆酋不法。朕命張廣泗統師進剿。深入蠻荒。一切經營控制。可謂殫竭心力。伊在黔時。上下一心。苗民安輯。乃自到川以來。王師久駐。尚未奏凱。揆厥所由。皆緣瞻對用兵之後。川省將弁兵丁。習於欺朦怯懦。以致士氣不振。不能速奏膚功。張廣泗急於告

捷竭力董率在營將士因其督責過嚴未免人懷怨望此種情形皆屬軍營所有之事朕思金川大肆猖獗固非尋常小醜可比且各省大兵雲集控馭調度祇資一人獨任恐精力亦有所不逮是以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經畧統領禁軍及各營將士以壯聲援俾軍令肅而士氣奮委靡退縮之習不敢復萌於中而張廣泗又得專意征勦省一分籌度之心即加一分進取之力庶幾事克有濟目下

實錄卷三十三

三

徵兵已至刻期進討如訥親到時尚在征勦金川正可資其威畧殲滅醜類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殄羣醜俾番蠻懾服咸知向化一勞永逸以紓朕西顧之憂○軍機大臣等奏本年三月內據署定邊副將軍叅贊大臣塔爾瑪善奏稱準噶爾烏梁海扎卜等五人擅入額爾遜邊卡探親經守卡侍衛等曉諭回巢奉旨於夷使來時明白諭知今夷使來京應遵旨諭令歸告

台吉將此等烏梁海嚴加約束不致日後滋事以成永好隨交尚書海望等傳諭來使噉集據噉集等稟稱此等烏梁海住處離台吉甚遠不能知悉乞將名姓何人屬下擅入何處邊卡之處明白開載交我等歸告台吉嚴加懲治報聞○以工部侍郎尹會一為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以左副都御史何國宗為工部侍郎○蠲緩江蘇常熟昭文上海南匯江陰靖江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崇明通州

實錄卷三十三

三

蘇州太倉鎮海金山等十六州縣衛十二年潮災上元江寧句容六合丹徒丹陽泰州江都甘泉儀徵興化揚州鎮江等十四州縣衛十二年旱災額賦及應徵新舊錢糧漕糧漕項有差○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蠡縣民吳起發妻董氏○乙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宮賜準噶爾來使茶並頒賞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粧緞蟒緞漳

絨及玻璃磁器等如例。○諭據喀爾吉善等奏稱福建福安縣知縣員缺係疲難二項應歸部選之缺但該縣山海交錯民俗未淳亟須整理化導請將此缺暫留在外揀選賢能之員題請調補等語地方既須整頓即應揀選賢員附摺奏請若俟奏准之後再行揀補勢必懸缺久待於地方未見有益喀爾吉善等辦理此事殊未妥協所奏福安縣員缺准其暫留在外於屬員內揀選題補該部即遵

實錄卷三十二

三

諭行○又諭大學士訥親前往金川軍營著軍機處行走監察御史馬璟主事兼佐領常亮隨往照侍衛例賞給整裝銀兩給與驛馬○諭軍機大臣等山東災黎嗷嗷待賑朕心日夜焦勞廣為咨訪聞該省運到米石雖多而災民赴城領賑往返路遠守候需時領賑到手已耗費大半其婦女老弱力不能赴者並無從得米不覺為之惻然可傳諭高斌劉統勳阿里衮等悉心籌畫作何設法委員分

實錄卷三十二

五

散各鄉令得就近赴領斷不可惜勞使災黎不能均霑實惠且東省災傷極重其辦理之處不可拘照常例務竭力拯救以濟阻飢之衆且前據沈廷芳等奏濟寧等處已得透雨可以耕作今又聞雨澤尚未霑足不知近日曾否得雨及通省何處缺雨並雨澤多少之處高斌等一併詳悉確實查明具奏尋奏山東通省三月二十一日得雨後四月初三四五等日又普得雨目前麥田將收秋禾徧種地方大有起色至運到米臣等現飭委沂曹道吳士功親往水次督催調劑計算遠近有力者令領帑自運無力者運到分散並行知分查究沂曹泰等處之御史趙青藜沈廷芳就近體察如有應行事宜即與道府等酌量變通務使阻飢之衆早得口食得旨覽奏稍慰○又諭近因建造

泰陵一帶行宮三和奏將涿州入官房屋擇其木料之可用者拆徙應用因思入官房屋似

此木料可用者。直隸地方自屬應有。與其置之閒曠。任其朽腐。不若拆改備用。尚不致於廢棄。可傳諭那蘇圖。將此等入官房屋內。如有木料堅巨。可資改作者。查明數目具奏。交與三和。以備一切工程之用。○調戶部尚書梁詩正。為兵部尚書。以吏部侍郎蔣溥。為戶部尚書。刑部右侍郎兆惠。內閣學士莊有恭。並署戶部侍郎事務。禮部侍郎鄧鍾岳。休致起前任禮部右侍郎秦蕙田。為左侍郎。○蠲

實錄卷三十三

五

免江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銅小豐縣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贛榆大河徐州等十八州縣衛所。十二年被災額賦。並阜寧桃源安東邳州睢寧大河等六州縣衛漕糧漕項有差。○丙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浙江羅柴氏控告陳學愈逼死三命一案。聞陳學愈等於撫臬道府幕賓書役處處勾結。納賄營求。風

聲昭著。前曾交大學士訥親。確實查明。今訥親已經畧川省軍務。不及辦理。著傳諭巡撫方觀承。將此案徹底清查。其如何納賄鑽營。通同照應舞弊之處。逐一研究奏聞。再聞羅柴氏來京控告之時。都察院堂官不肯為之奏聞查辦。俱有瞻徇情節。人言藉藉。因傳詢盛安。據稱弔卷之言。發於劉統勳。劉統勳現在奉差。無從質詢。著將盛安回奏之摺。一併抄寄該撫。令其留心查辦。據實奏聞。○又諭

實錄卷三十三

五

雅爾圖奏。明查出倉場書役陋規。此等俱係向來私費。日久相沿。幾為成例。若聽其需索無厭。必至弊竇滋生。自應查明酌辦。但書吏下役陋例相承。或有資以應用。養贍之處。若盡為搜剔。又不免太苛。轉非政體。現據雅爾圖奏稱。於所開各項內。應留應革。斟酌辦理等語。是此等陋規。俱已量行分別裁減。俾私例和盤托出。予以限制。嗣後不得稍逾。概不容其任意勒索。亦不必過為苛求。可傳諭雅

爾圖知之。○賜準噶爾使臣噶集等緞布銀冠服有差。○丁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詣

雍和宮行禮。○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戶部事務頭緒繁多。尚書蔣溥著專辦部務不必兼軍機處行走。吏部尚書陳大受著在軍機處行走。○軍機大臣等奏定例準噶爾來京貿易不過二

實錄卷三二三

三

百人。肅州貿易不過百人。嗣後入京途遠准其前赴肅州並准兩年中貿易一次仍以百人為率。今來使噶集等奏懇肅州貿易人數不敷乞准增一百名。每年貿易一次臣等酌議肅州貿易准增百人其所請每年貿易一次應不准行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泰興縣民殷過爵妻張氏。○戊辰

上至曹八里屯臨奠悼敏皇子。○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從前派往瞻對

軍前之大臣侍衛執事人兵丁等並未効力。今因金川用兵命大學士訥親為經畧總理軍營一切事務仍派內大臣班第及從前所派侍衛執事人兵丁等馳驛前赴軍營聽公訥親指示効力贖罪並派護軍統領賽音圖烏爾登法酬御前三等侍衛鍾秋乾清門三等侍衛瑚西前往亦聽訥親指示以教訓約束綠旗官兵前次所派人員內如有患病事故不能前去者著軍機大臣等另行選派此

實錄卷三二三

三

程

所派人員仍照前例分作三次令其陸續起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二

實錄卷三百十二

元

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軍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重福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四月己巳勅部鑄欽命總

實錄卷三百十三

一

理一切軍務儲糈經畧大臣之印○兵部題
臺灣鎮標左營千總馬世俊以齎奏渡臺遭
風淹沒應行賜卹給廕從之○直隸總督那
蘇圖奏天津河間兩府自乾隆三年起至十
年止積欠甚多除舊欠地糧不及五千兩麥
價不及一萬兩并米穀不及一萬石之各州
縣無庸分年帶徵外其數多者照該處賦額
每年帶徵一半所欠米穀雜糧均折穀合算
每年完穀一萬石麥價在一萬兩以上者亦

照該處賦額。每年帶徵一半。至慶雲一縣。地瘠民貧。連被災歉。積欠較多。請將未完地糧銀二萬四千餘兩。穀五萬一千三百餘石。麥價銀三萬三千餘兩。制錢四百六十餘千。統分作十年帶徵。下部知之。○廣東巡撫岳濬奏。在籍翰林院檢討劉起振。年百歲。請照例給銀建坊。得旨。海陽縣在籍翰林院檢討劉起振。年屆百齡。洵為國家人瑞。除照例給銀建坊外。著加恩給與侍講職銜。再賞給上用

續錄卷三十三

二

緞四疋。銀四十兩。○庚午。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兵部等部議覆直隸

總督那蘇圖疏稱。遵化州石門汛舊教場。改

建衙署營房。請撥莊地二十畝。零以資操演。

內佔用旗地。照例撥補民地。按價給銀。應如

所請從之。○以大理寺卿嵇璜。為左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鄒一桂。為大理寺卿。○辛未。諭御史王顯緒所奏。東省辦賑。請令殷實之家。具呈自行養贍災民。交部議敘一摺。其所言散賑諸弊。向來所不免。其言是也。而救弊之道。非也。此如醫者論症。雖是。而所用之藥。則非也。從來救荒無良策。地方官親自散賑。飢民尚恃眾洶涌。往往多事。富民非宗族。即姻戚鄰里。無相臨之勢。強梁者多予之。而無

續錄卷三十三

三

厭。不至於攘奪剗掠不止。於是而執官法以繩之。彼災民救死不贍。尚忍繩之以法乎。若縱而不問。是長亂也。且銀米交官。其數易稽也。若自行養贍。則以一為十。有增捏之弊。賑十得五。有脫漏之弊。至委員覆勘。若令災民散者復聚。則有擾累之弊。若僅據冊籍。則無由得實。又或以議敘攸關。為之掩飾。則有通同之弊。故謂富民之養贍。優於官吏之散賑者。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東省此番被

災極重。朕日夜焦勞。發帑金。撥鄰米。籌運腳。多方為之區畫。且恐地方官辦理尚有未周。特遣大臣科道會同該撫悉心經理。已屢頒諭旨。令其上緊督率委員。分地散給。此時正在查辦。自當聽其展布。以圖實濟。伊等身在地方。如果有應行事宜。自必詳悉奏請。若言官各據一己所見。紛紛陳奏。則承辦之員。將議覆條奏之不暇。何暇專心辦理賑務耶。古來救荒善政。如富弼之在青。趙抃之在越。具

平定縣志卷之三

載史冊。然一州一郡。其力易周。今連數郡千里之地。且當頻年積歉。實非常之災。凡居言路者。當思於事實有所濟。而後入告。不當於現在查辦之時。逞其臆見。以惑觀聽。而在本省紳士。尤不當矢口高論。輕易立說。王顯緒身為東省鄉宦。豈不知現在查辦情形。而顧為此奏耶。况樂善好施。題請議敘。自屬現行之例。富民願出家財。或施粥飯。或散銀米。原可據實議敘。若再定一例。以地方災民。責令

富民養贍。富民幾何。將災民未得所。而借端挾制。富戶已不勝其擾矣。此所奏斷不可行。特為明切曉諭。及衆科道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武進陞奏。稱上年八月內。甌寧順昌金山岡匪犯馮應漢等聚衆為匪。案內有未獲之何老妹。劉崑邱天養葛竟仔四名。應即行嚴拏。乃閩省營員積習因循。迄今半載有餘。尚未弋獲。葛竟仔原未逸出閩界。何老妹尚在苟延旦夕。並非無可蹤跡。如果上緊躡

平定縣志卷之三

緝。何致養癰成患等語。此案於上年八月內。朕曾批諭緝拏。其時果能剋期弋獲。速為究審。何致又釀成老官齋一案。乃地方官一味因循。全不留意。半載之後。尚任其藏匿界內。怠玩已極。可傳諭喀爾吉善。此係應行作速辦理之事。何以任其遲延。並不將緝拏不力。養成後患之員。弁嚴行查究。著伊據實奏聞。尋奏。老官齋匪犯現已窮搜遍捕。並無金山岡逸犯。即遍訊獲犯。亦無一人供有何老妹

等在内。惟據現獲老官齋要犯魏現供稱。何老妹與伊已故族叔認識。後何老妹托伊照看山水。伊私行砍賣。從此成仇。不相往來。至葛竟仔。因係魏現妹夫。故依魏現入夥。老官齋奸民謀為不軌。實因陳光耀拏禁在獄。謀欲搶刦。與金山岡無涉。至金山岡逸犯。自發覺後。臣嚴督文武。設法搜捕。至今尚有未獲八名。容嚴緝務獲。得旨。上緊查拏。毋得疎漏。以貽害地方。○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勅書。曰。覽奏。知爾感激朕恩。言詞恭順。朕甚嘉之。其欲將年老喇嘛。請派人送歸土伯特。從前並無此議。且喇嘛高年。熟於經典。何故轉欲送回。彼出家之人。隨處安身。又豈必定回原處。即如來京喇嘛。亦從無送歸土伯特者。此事不便准行。再來使懇請。另發喇嘛。扶助黃教。佛之一道。惟在誠心。不關念經之人。從前爾父屢次奏請。朕已明白開導。未經准行。爾當稔悉。不必固請也。再請肅

州貿易人數。加增一百名。每年貿易一次。此事議有定例。不得更張。姑允所請。肅州貿易人數。准作二百名。仍於兩年中。前赴肅州貿易一次。爾宜恪遵前規。克修和好。以圖永受朕恩。特降勅。令來使齎回。隨勅賜各色緞十端。加賞粧緞蟒緞。各八端。玻璃。瑱瑯。磁器。十八事。○壬申。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戶部議奏。嗣後錢糧未完案內。各官續報全完。如係另案革職。及佐雜微員開復。均毋庸具題。止將已完數目。咨明戶部查核。轉咨吏部辦理。從之。○兵部等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浙江常山縣汛之曹念關。地方緊要。請於草坪汛。抽調外委一員。兵十名。歸常山汛轄。其附近之白石街塘。應徹原設兵五名。調回常山縣城。差防。再十八里塘。離關七里。應移至十五里地方安設。並添造營房墩臺等項。均應如所

請從之。○調直隸天津鎮總兵馬世岱為直隸泰寧鎮總兵。以湖南寶慶協副將譚五格為雲南鶴麗鎮總兵。○癸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今春京師雨澤頗應時。入夏以來。漸覺稀少。目下正值秋禾播種之候。農民望雨甚殷。朕心憂惕。宜申虔禱。著該部查照定例。敬謹舉行。○又諭。今日翰林院奏大行皇后冊文內有

皇妣字。清文繙為

先太后。從來繙譯有是理乎。此非無心之過。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細覽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謬之處。欲傳旨詢問。則阿克敦等皆已散去。此又從來所無者。豈有呈覽之本留中。未降諭旨。而請旨之大臣。棄而他往之理。大學士張廷玉年老尚可。阿克敦亦老邁乎。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之故。心懷怨望。見於辭色耳。伊於

皇考時。獲罪後復起用。朕用伊至尚書數年來。

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陞用。輒懷怏怏。人臣無將。此之謂也。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問罪。德通等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高斌。顧琮。因承審常安一案。不能按款窮究。請勅部嚴加議處一摺。此案交審之初。朕即降旨。督臣叅劾巡撫。非尋常屬員可比。若常安婪贓屬實。自有應得罪名。如虛。則當治喀爾吉善誣捏之罪。必應徹底嚴究。以判曲直。乃高斌等初審。以常安婪贓納賄七款皆虛。惟失察家人勒索。議以革職。其意謂罪至革職。事已兩平。可以顛預了局。如諺所謂和事老人者。經朕嚴切批示。諭令高斌回浙。再行研審。高斌回奏。謂將題本內看語摘敘簡畧。未經聲明等語。朕看其始終有飾非護短情形。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而高斌等於訥親未到浙之先。即倉忙審出常安婪收銀兩。更察出原叅款外。婪取差役贓

銀。此明係聞訥親往浙之信。為此先發掩飾之計。以見伊等能秉公審出實情也。而殊不知從前之依違遷就。及回奏之掩過飾非。更屬顯然矣。高斌顧琮承審此案。若謂其有意瞻徇常安。朕可保其實無是心。而身為大臣。於特交查審重案。乃不知秉公辦事。模稜兩可。尚以為識大體而沽名。則實有負委任。咎無可辭。此案朕前後所降諭旨。著一併交部。將高斌顧琮嚴察議奏。尋議大學士高斌陞任浙江巡撫。顧琮均照例革職。得旨高斌顧琮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大學士等議覆江蘇按察使翁藻奏稱。因公呈誤人員。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究與已經降革者不同。請於引見後。概發原省。留者俾即任事。去者立飭交盤等語。查交代事件。如現貯倉庫銀米。不難依限查盤。若有承買承修及應查詢等事。勢難剋期。況已經去任。耽延在所不免。應於奉旨後。即行開缺另補。并令該督撫

於部文到後。一月內。速催該員將經手事件完結。即行赴部。如逾限不赴。先行開缺。再此項人員。仍以原官用者。其本案降革處分。未便遽銷。應帶於新任按算從之。○又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請更定承祀條例。凡毆死一應有服尊長。均不得援引承祀。惟弟殺胞兄。並無爭財。兇毆故殺別情。父母已故。家無次丁者。照例援請承祀等語。查從前承祀一條。止為弟殺胞兄而設。原不可輾轉牽引。況弟兄情分愈親。則罪戾益重。若果情有可原。亦應臨時酌量聲請。毋庸設為成例。臣等詳議。嗣後除夫毆妻致死。並無故殺。及可惡別情者。仍准承祀外。至弟殺胞兄。與毆殺大功以下尊長者。皆按律定擬。不得聲請承祀。併關係服制一切留養之例。悉行刪除。從之。○又會議暫管陝甘二省事務甘肅巡撫黃廷桂等奏稱。平慶道移駐固原。廷議令歸移兵案內併題。但該處現止知州同知二員。職分

較輕。與營情不屬。請將該道及早移駐等語。應如所請辦理。並給兵備道銜。凡營務均與提督酌議。仍將管轄事宜報部。應換給關防敕書。令該督擬定字樣具題。又稱固原舊道署已改提標中軍叅將衙門。今查固原城內駐劄平涼府鹽茶同知一員。所管州城西北一帶距城寫遠。請將該同知移駐海喇都。另建衙署。其舊署改為中軍叅將衙門。該道仍復舊署。又海喇都舊土城一座。應建廳倉。即將州城廳倉陸續拆運。現在該廳民情願捐修。應從民便。至一切兵防。請於標屬營內撥千總一員。馬守兵四十名。其固原廳州所轄村堡。應各歸就近管轄。均應如所請從之。○以盛京將軍達勒當阿為刑部尚書。○命翰林院侍講雙慶提督安徽學政。○青海扎薩克多羅郡王策凌拉布坦貝子索諾木達什故。賜祭如例。○開除廣西鬱林州。乾隆六年報墾水

田一頃二十一畝有奇。○甲戌上詩

雍和宮行禮。○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戶部議准陞任浙江巡撫顧琮疏稱浙省廣豐等四倉收放米石向委杭州府知府管理。首府事繁難兼。請改委理事同知督辦從之。○乙亥上至靜安莊閱視工程並臨奠

慧賢皇貴妃

哲憫皇貴妃。○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岳鍾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機致罹重辟。久繫囹圄。經朕寬恩放還鄉里。今當大金川用兵之際。因思伊久官西蜀。素為番衆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屬人地相宜。曾傳旨班第張廣泗令伊等酌量。如果應用。將岳鍾琪調至軍營。以總兵銜委用。今班第張廣泗已遵旨調赴大金川軍前。岳鍾琪著加恩賞給提督銜。以統領聽候

調遣。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奮勉圖報。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膚功。更當從優獎敘。○又諭。許應虎來京。陛見時。朕觀其人有勇敢之氣。向在苗疆。著有勞績。似屬諳練軍情。加恩賞給路費。准其攜帶伊子。令馳驛赴大金川軍營効用。伊自當竭力奮勉。感激圖報。今據張廣泗奏稱。該鎮抵川。竟將奉旨赴軍營効用一節。隱秘不宣。意欲徑赴建昌鎮任。及臣奉到諭旨。隨飭令為南路統領。詎該鎮急遽冒昧。毫無調度。以致蔡允等失去礮位。又攻寨不能克取。縱放已降番目回巢。致令圍困營盤。經臣親赴救援。賊已解退。又令同高宗瑾據守卡撒。而該鎮畏賊如虎。稟懇依賊所言。徹營讓地。經臣嚴檄始定。臣恐搖惑軍心。將伊徹回。隨營駐劄。且年已衰邁。無可任用。應令回任等語。許應虎深負簡用之恩。仍令回任。何以警軍前之不用命者。張廣泗所奏。非是。許應虎著革職。拏送來京。軍機大臣

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又諭。大學士公訥親。經畧大金川軍營。前派出之御史馬璟。現出差在外。不必令其隨往。著吏部主事何曰熙去。所有應賞銀兩。即賞給何曰熙。并令馳驛。○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督張廣泗奏報。現在軍務情形。各營駐劄逼近賊卡之處。屢被侵犯。雖互有殺傷。而賊番並未大創。看此情形。是彼據險扼吭。轉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勞。以寡擾衆。而我軍應接不暇。不能制敵。而反為敵所制矣。即如下水卡。賊兵連次侵犯。彼處原駐重兵。何以又復調發官兵。至八百名之多。前往助援。且大兵業經將次調齊。而賊衆全無畏懼。該督不能選銳進攻。奪取要害。僅以堅壁為自全之計。調遣為策應之方。其平日之調度機宜何在。師日老。氣日怯。何時可圖進取。殊可廛念。至所奏擒獲之生噶爾結。生格二名。現在嚴加收禁等語。此等就擒番目。審訊明確。即應在軍前正法。以洩衆

憤且可震懾番情。若果係渠魁。應俟凱旋獻俘之犯。亦當解送成都內地監禁。尚可不致疎虞。倘逆番知其尚未伏誅。即在軍前拘禁。妄思索奪。豈不又生事端。可傳諭張廣泗。作速遵旨辦理。再奏稱岳鍾琪至彼。逆酋勢窘計窮。自必往投乞命。便可就計成擒等語。莎羅奔狂狡負固。罪大惡極。如果窮急投誠。自不待岳鍾琪方能設伏掩獲。但從前張廣泗早有不許投誠之語。此時即欲誘之使來。彼必不信岳鍾琪素為番人所服。新至番地。或可因計擒弋。此或因王得羊亦一機會。可否如此辦理。著張廣泗酌量相機調度。但必須生擒執訊。不可為所愚弄。任其兔脫。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張廣泗等奏稱。軍前文武員弁跟役及土兵在本境者。著令半米半折等語。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議。但軍行最重糧餉。今半米半折。倘有不敷。伊等縱有折價。何從購覓。且蜀道艱險。非內地可比。商

人運販腳價。勢必較官辦更加昂貴。何以折色轉足以資食用。可傳諭詢問。令其詳悉確查奏聞。○又諭羅柴氏控告陳學愈一案。其陳學愈勾通內幕。行賄營求。及來京控告。在都察院打點之處。已傳諭方觀承令其留心查辦。今大學士公訥親將查審情節鈔錄供詞。定擬呈奏。若交部則定案矣。著將所奏之摺并此案前後供詞鈔錄交與方觀承令其悉心詳閱。如有應行研訊之處。即歸併前案查辦。據實奏聞。○兵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閩省驛站向未設馬。一應公文俱係人夫走遞。請酌定日行里數。一摺。查定例舖兵遞送公文。晝夜行三百里。請嗣後遇有內廷發部封寄字件。除經由各省一帶地方仍照定限馳遞外。自遞至閩省浦城縣起。至福州省城。無論限行三百里并六百里。令概行三百里從之。○欽差大學士公訥親議覆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疏稱。河工効力人員。

從前定額一百五十員。近年水利大工。漸次告竣。無需多人。請覈實裁減。以一百員為率。等語。查此等効力人員。既在工無事。自應酌裁。惟是該河道總督。莅任未久。於南河諸務。恐未能熟悉。應俟再過三汛後。酌看情形。仍令會同兩江總督尹繼善。奏明辦理。至所稱才具平庸。以及資斧不繼。情願回家者。俱令各回旗籍。應如所請。從之。○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從前滇黔等省用兵。凡供運軍裝糧食。各州縣按照田賦科則。派催民夫有產之戶。出貲幫無業者應役。其利仍在本境。且本人應募夫價。仍可贍家。是以民不病困。川省官顧考成。民畏徭役。地方官並不勸諭。妥籌雇募。而令里民折納夫價。解至省城。交成都府代辦。請勅班第確查前項折價。實在收過某府州縣銀數若干。作何項公用。并嗣後應否收納。請旨遵行。得旨。此事即交班第。亦不能查出。今命訥親為經畧。即交伊查辦。必能水

落石出也。○以刑部尚書達勒當阿為鑲藍旗滿洲都統。○調寧古塔將軍阿蘭泰為盛京將軍。以古北口提督索拜為寧古塔將軍。熱河副都統滿福為古北口提督。護軍統領海常為熱河副都統。○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昨日靜安莊臨奠。齊集不到之王公滿漢文武四品以上人員。經和碩和親王協辦大學士傅恒查叅。請交部議處。

夫夙夜匪懈者。人臣之大義。齊集乃禮制攸關。既經通傳。自應恪恭將事。乃

大行皇后之事。諸臣甫以齊集不到被劾。而此番齊集不到者。又過其半。此實向來積習成風。總由懈怠公事。以安逸為當然。以倖免為得計。彼遵例齊集者。未必不笑其拘迂曲謹。而執法以叅奏者。轉議其吹求過甚。視公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君臣一體休戚相關之誼。安在試思朕車駕親臨。而諸

臣若罔聞知。偃息在牀。有是理乎。撫心自問。於汝安乎。況亦希逢偶遇之事。即令雞鳴就道。初非困苦難堪。何至相率不前。甘心違誤。小節尚爾。更安望其如古所云。鞠躬盡瘁。臨難致身。此所關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蓋因朕不事綜覈。而諸臣遂爾玩視不謹。夫朕御衆以寬。而諸臣事君盡禮。宜各盡其道。今即夙興夜寐一語。尚不能恪共奉行。致干吏議。即薄示懲譴。所損於諸臣者甚微。而國體所係則甚大。朕實媿之。不知諸臣之抱愧否也。此次朕復從寬。免其議處。若再覲不知恥。僥倖求逸。國法具在。毋冀屢邀。○又諭齊集之處。向來查收職名。日久因循。皆視收到職名。即為已到之數。並不按名稽查。齊集王公大臣官員等。皆不以為事。竟生怠惰。嗣後將如何遣員按名嚴查。不致遺漏之處。著宗人府吏部兵部都察院。公同確議具奏。尋議王公由宗人府委官開列名單。於齊集處稽察。已

到者於名單內加圈。鎮國將軍以下。至宗室官員。由宗人府文職。由吏部武職。由兵部開列職名。咨都察院稽察。吏部滿漢官亦由都察院稽察。宗人府吏部兵部都察院各繕名摺具奏。其因他處齊集不到者。聲明緣由。無故不到者。叅處。若冊內緣故不符。或開列齊集而不投遞職名。稽察官呈明叅奏。不行詳察。及察出瞻徇不呈叅者。一併叅處。臨期有患病等情。亦必聲明緣由。知照稽察衙門。不陪祀之親王以下。宗室覺羅有頂帶官員以上。滿漢文職京營武職有頂帶官員以上。外藩來京蒙古王以下。台吉以上。均於祀日五鼓朝服赴午門外。按翼齊集。候駕出入。跪送跪迎。從之。○又諭今日刑部覆奏阿克敦議罪一案。比照增減制書未施行者。律擬絞監候。夫阿克敦之罪。曰大不敬。曰怨望。曰人臣無將。朕之諭旨。如此明確。而該部乃照增減制書之例擬議。明係瞻顧寅誼。黨同徇庇。寅

朕諭旨於不問而專治其清文誤繙之罪。獨不思繙譯乃係塞爾登所承辦。即失於校正。尚有侍郎德通。其罪皆較阿克敦為重。即大學士張廷玉。同為掌院。朕第因其年老。屢降諭旨。令其早散。不必等候。若以繙譯失察而論。亦宜並加處分。何以專治阿克敦之罪。而德通等僅交部議處。朕豈輕重倒置者耶。伊等身為大臣。豈不知大不敬。怨望及人。臣無將。為臣子極大之罪。而有意援引輕比。冀薄其罰。不知道以重阿克敦之罪。欲愛之而反以害之也。抑或與阿克敦素有仇隙。故欲輕以激成重辟。果有此等伎倆。亦豈能逃朕洞鑒耶。從前朝紳比周為奸。根株盤互。情偽百端。賴

皇考以旋乾轉坤之力。廓清而變化之。朋黨之風。為之盡滌。而邇年以來。故智又將復萌。豈見朕諸事寬大。遂藉是以行其私耶。夫寬嚴相濟。政是以和。即位以來。亦屢將此意宣諭。

臣工矣。朕嘗云。能令朕宣揚

皇考之寬仁者。惟諸臣。即令朕昭示

皇考之嚴義者。亦惟諸臣。況將則必誅。人所共曉。而縉首之與大辟。相去懸殊。伊等試思雍正年間。若有此等嚴旨。交部之案。該部敢如此辦理乎。朕御極十三年。因物付物。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而臣僚朋比黨援之風。必不可開。該部尚敢以平日黨同之陋習。為此嘗試之巧術。將視朕為何如主乎。阿克敦雖氣局

瑣細。尚屬舊人。朕曾向大學士等降旨。以伊縱有應得之罪。朕意不過使彼知警。將來棄瑕錄用。如侍郎副都統之職。猶可備員。今觀該部如此定議。則阿克敦必不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於該堂官之手。該堂官欲傾身以救阿克敦。微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蹈罪戾。且不能自救矣。刑部堂官著交部嚴察議奏。此案著另議具奏。○又諭。江南崇明一邑。上年猝被潮災。已降旨將乾隆十三年地丁錢

糧全行豁免其隨徵耗羨及應徵之蘆課皇莊籽粒銀兩不在蠲免之列但念該處大祲之後實非尋常拮据可比著加恩一併豁免俾民力得以稍紓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張廣泗前在黔省熟諳苗情撫馭有方邊境寧謐今朕命愛必達為巡撫伊前在貴州藩司任內於理苗事宜已經張廣泗指示自能悉其大概但封疆重任務須講明方畧備悉機宜可傳諭張廣泗令其將黔省一切綏靖控馭之方隨時籌度如有應行事宜即行文告知愛必達俾得遵循辦理俟伊奏事之便寄去又諭據安寧等奏報沛縣夏鎮地方有無藉之人與外來流民搶取食物以致正月十六日店舖不敢開市知縣武承運不親往查拏又不即時稟報現在具疏題叅又正月內蕭縣有婦女多人聚集求賑聲言欲塞縣署經該縣勸諭旋即散去亦不即時查拏稟報現在嚴行申飭等語此等搶奪

開賑之事必應立時嚴拏以警刁風地方官往往隱匿不報希冀掩飾了事文武大吏一有見聞即當陳奏乃事逾數月未經奏報蕭沛三邑皆隸徐州淮徐接壤總河周學健駐劄近地何以並未奏聞可傳諭詢問令其據實覆奏尋奏夏鎮并非南河所轄蕭縣距河僻遠地處隔越事無播傳且河臣專司河務州縣視為客官事權不屬耳目難周所以未經奏明報聞又諭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奏稱安順大定南籠三府雨澤尚未優渥但半月之內若沛甘霖春種仍屬有收又黔省種秧向在三月下旬插秧則在五月初旬此時雨澤稍愆尚無妨礙等語安順大定南籠三府看來雨澤不甚霑足可傳諭愛必達到任之後留心查察有應辦理者即行辦理并將現在曾否得雨有無妨礙之處據實奏聞尋奏安順等三府入夏以來甘霖疊沛在在霑足種秧未誤麥亦滋長得旨覽奏欣慰又

諭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直屬入官房屋。未經售出者。大小約近二百所。現在委官勘估籌辦等語。夫以入官應變之房屋。數至二百餘所。歷年久遠。尚未售出。此皆地方官向來不以公事為意。一任屬員胥役人等。或冒認承住。有名無實。或串通出賃。利其租入。遷延作弊。日復一日。遂致堅固之房。漸成朽壞。直隸一省如是。他省亦或有似此者。可傳諭各該督撫。一體查明。籌酌妥辦。勿以有用之物。聽其廢棄。並將如何辦理之處。具摺奏聞。此旨著於奏事之便寄去。○丁丑。軍機大臣等議。署倉場侍郎雅爾圖。叅奏倉場衙門廳員收受陋規。該管侍郎等未能革除。又辦理皇船不能實力稽查等語。請將倉場侍郎覺羅吳拜。彭樹葵。坐糧廳通福。綬。蔣洲。俱照違制例革職。得旨。彭樹葵。蔣洲。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吳拜。著革職。通福。綬。革職之處。照例註冊。此案處分。實因吳拜等諸事規避。不肯勉

力奉公。至於倉場衙門陋例相沿。革除未盡。吳拜等不能徹底澄清。雖屬有玷官箴。但與婪贓入己者有間。朕非嚴於旗員。寬於漢員也。從來人臣事君。理宜潔已奉公。至於國家公務。無論大小。俱應敬謹將事。此在為臣子者。無論滿漢。皆屬分所當然。但漢人之因循。由於積久相仍。遂成風氣。遂以奔走服勞。為旗人之所宜盡。滿洲大臣官員。向來居官。惟知慤勤自守。竭力報効。遇有公事。無不奮勉。不敢稍存怠忽。近年以來。未免漸染漢人習氣。即如吳拜於倉場陋規。既不免於容隱。收受廳員。而辦理皇船。一應差務。又復不能實心董率稽查。竟與漢人之置身局外者無異。是因循怠玩。大失從前滿洲急公敬上之誼。是以照例斥革。在受譴者。固應痛自懲艾。即邀恩者。流亦當深知愧悔也。○以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為內大臣。兼鑲黃旗護軍統領。命馳驛前往金川軍營。○加賑福建臺

灣鳳山二縣十二年分旱災飢民。○戊寅諭皇后母家例應俱封公爵。

皇妣孝敬憲皇后母家舅舅五格從前封為侯爵。朕即位念及晉封公爵。

大行皇后母家當封爵時。朕照舅舅五格之例。將富文降封侯爵。今

大行皇后之事已出。將來孰為伊等言及此例。著照舊例。將富文晉封公爵。○又諭邵正文著隨大學士公訥親前往四川。其備裝銀

兩。照侍衛例減半賞給。俟內大臣傅爾丹起程之時同行。給予驛馬。○又諭任舉所奏之

革職千總傅德把總晁宗志俱著賞給原銜。給予驛馬。隨大學士公訥親前往大金川軍

營効力。如著有勞績再行請旨。○又諭內大

臣傅爾丹年老著伊孫哈寧阿隨往。照例馳驛。○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拏獲假充總督差

弁寄書魏現之謝慶隆等前已降旨傳諭喀爾吉善等令其將奸徒嚴行緝捕痛絕根株

今據喀爾吉善等將訊明謝慶隆挾仇陷害

情由具奏。朕按其情節謝慶隆因竊謝觀林

布疋被拷立有供狀事在乾隆七年其筆跡

又出一手陷害報復似屬可信但謝慶隆既

捏寫假書則丟棄道旁令人拾獲首報亦可

以洩其私憤矣何必又私雕印信假充把總

獨不念為人盤獲在已轉干重譴乎此種詭

計奸謀安知其不假此以與魏現暗通消息

其形跡甚屬可疑此處尚未研訊確實可傳

諭喀爾吉善等令其再行細鞫勿得因挾仇

有據遂置私印冒官暗傳賊信於不問可即

查審確情據實具奏尋奏魏現已經拏獲提

集該犯并謝慶隆雜入衆中彼此不能指認

謝慶隆非老官齋夥黨無疑至私雕假印冒

充差弁乃詐騙鄉民故智遂至徇利忘身實

無暗傳賊信之事報聞。○又諭喀爾吉善等

覆奏馬光明許告黃佔一案從前黃佔審係

黃紫在番所生之子後又訊係內地所生情

節大相逕庭。今雖據奏問明黃佔。乃黃紫繼妻鄭氏所生。實在內地。但供內所稱上年在省審訊。因馬光明、陳梧等倚藉蘇祿國王聲勢。百端嚇詐。畏其拖累。不敢直供等語。看來尚未明確。瀕海省分與外洋島夷接壤。內地民人私越勾結。往往藉中國聲威以欺懾番民。豈有身在內地。轉云倚藉蘇祿國王聲勢。畏其拖累之理。可傳諭喀爾吉善等。此案事涉外夷。有關國體。應悉心查明。據實奏聞。尋奏蘇祿國最爾島夷勤修職貢。有何聲勢。足為內地民人所畏。今復詰訊黃佔之弟黃令等。咸稱馬光明向充貢使。每借天朝加惠遠人之恩意。即為欺詐鄉里之左券。畏其拖累。正是畏我中國之法度。實無別情。報聞。○兵部等部議覆。川陝總督張廣泗疏稱甘涼西肅一提三鎮各設孳生駝二百隻。請照太僕寺兒母駝分配之例。每提鎮設母駝一百七十五隻。兒駝二十五隻。以兒母駝

一百六十隻為一羣。餘駝四十隻寄羣牧放。酌添牧兵二名。每處派牧長千把一員。牧副外委一員。牧兵九名。并派守備一員督理。牧駝兵月給靴鞋銀三錢。始終勤慎者。該管提鎮於公費內犒賞所需鍋帳。於存營項下撥給。牧長、牧副及兵。於五年內。每母駝一百隻。孳生四十隻者。毋庸議敘。額外孳生一隻。至十隻者。守備紀錄一次。牧長紀錄二次。牧副紀錄一次。兵賞銀一兩。遞增以十隻為差。設廠三年後。孳生駝羔各提鎮印烙。將數先咨督臣存案。至五年均齊時。委員赴各處印烙。將數及經管官兵姓名造冊具題。五年後駝羔照例配搭。餘兒駝驢割另牧。再孳生駝內如有口老病廢不能產羔者。呈驗變價等語。均應如所請。至該督所議孳生駝倒斃逾額。分別議罰一款。臣等酌議倒斃不論多寡。總以續得孳生抵補。毋庸另行定議。惟孳生四十隻以下者。應如所議。少一隻以上者。守備

牧長。罰俸半年。牧副兵丁各責四十。遞少亦以十隻為差。從之。○以大學士張廷玉協辦大學士傅恒陳大受刑部尚書汪由敦吏部右侍郎德齡歸宣光署戶部侍郎莊有恭兵部右侍郎王會汾刑部左侍郎覺羅勒爾森內閣學士鐘音張泰開左副都御史梅穀成嵇璜少詹事金德瑛充殿試讀卷官。○以原任盛京戶部侍郎富德為太常寺卿以御前侍衛德保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頭等侍衛五福為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以駐藏副都統傳清為直隸天津鎮總兵。○己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策試天下貢士鄭忼等二百六十四人於太和殿前。制曰朕惟制治在審其時宜。論治必徵諸實用。書曰明試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績。士先資其言必度可施之行。事為濟時之良畫。斯足以應天下之務。而國家收其實效。朕臨御十有三年。宵旰兢兢。期與四海臣民共

臻蕩平正直之休。而朝堂卿尹未見其能公忠體國夙夜匪懈也。僚采未見其能震動恪共服勤趨事也。封疆大吏未見其能正已率屬移風易俗也。守吏未見其能砥節奉公勞心撫字也。將整飭之未得其道。激揚之未盡其方。與吏治之未及於古。其故安在。農桑王政之本也。

列聖重熙累洽休養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屢申勸課之令矣。而人不能無遺力地不能無遺利。果游惰蠹之追呼擾之歟。抑荒萊不翦耒耜不勤司牧者漫不知省而大吏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為殿最率具文從事歟。邇年米價之貴徧天下。朕多方籌畫稅免矣。而騰涌如故。倉發矣。而市值仍昂。豈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歟。或且欲停採買以紓其急。嚴圍戶以暢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歟。採買停則所在倉庾不數年而告匱。緩急將何以濟。青

黃不接之時。市無現糧。貧民翹首官倉。使粒米無存。有司能坐視而不為補救歟。生穀止有此數。積於官必虧於民。其較然者。然積之害與散之利。當熟籌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兩利。至水旱偏災。朕不惜帑藏。廣為賑卹。而實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山東被災較重。前後截漕撥帑。費既不貲。且命大臣臺諫往蒞其事。而流移捐瘠。何以勞來而安集之。古荒政之切於時事。可行者有幾。先事之綢繆。既無及矣。獨不思所以善其後歟。乘時雨之霑溉。招流亡。貸籽種。給牛具。播種而耰之。以待有秋。非要務歟。此外或有裨於實用。可入告者。否與。治河轉漕。以餉京師。黃河之由豫入徐。奮迅急疾。大溜橫趨。隄工在在危險。而又加以埽壩林立。水勢不能直達。淤沙日停。河心日墊。不得已而加隄以禦之。近聞淤沙之離兩岸者。或僅三四尺。五六尺。偶值盛漲。必有決溢之患。河病而漕亦病。果

何道而能刷沙以暢其流與。將復用河兵操舟製器。日從事其中。可歲月奏效與。舍加高培厚之外。別有長策。可一勞而永逸者否與。多士修之於家。宜有明治體。知治要。以期自見於當世者。而事詞章。而畧經術。急進取而競聲華。論文體。則尚浮辭。而乖實義。於聖賢道德之實。未有能體之於心。修之於行事者。將教化之未明與。抑積習之難返與。其博思所以端風尚而正人心者。切言之無隱。朕將親覽焉。○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浙江政治廢弛。風氣澆漓。官吏則上下相蒙。民情則狡詐百出。皆羣有司因循玩愒。養成頹敝之俗。是以營私散法之事。習以為常。恬不知怪。甚至上司與屬員比周。内幕連為一氣。視公務如膜外。塵案不理。有行催數十次。而置若罔聞者。吏治如此。民氣因而益驕。士習愈加浮薄。唆訟武斷。騰謗作奸。逞其譸張之術。動輒聚集喧囂。藐視國法。目無官長。種種刁風。幾不

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致此之由。已非一日。不加淬礪。長此安窮。可傳諭方觀承。斷不可復循故轍。務必力為整理。使羣吏一洗徇私廢公之積習。閭閻盡去驕悍刁黠之澆風。庶幾政務修明。俗尚漸臻於醇厚。是惟在封疆大吏。率先振作。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將此并傳諭喀爾吉善知之。○戶部議准。署廣西巡撫鄂昌疏稱。陽朔縣屬石灰窑廠。出產銅砂。先經開採。去年入秋以來。無砂可採。應行封閉。從之。○以故一等子恩特懇子額永武襲爵。○庚辰常雩祀。

天於
園丘。遣恒親王弘晔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建水師提督張天駿奏稱。洋面拏獲賊匪鄭掌等八名。內鄭掌係偷販私鹽。監禁越獄。復獲問流。淮安安插。又兩次在配逃回。今糾合林卓等七人。希圖出洋為匪。咨明督撫飭審等語。鄭掌屢次脫逃。復聚集多人。希

圖出洋為匪。其心叵測。與尋常在配逃回之流犯不同。可傳諭喀爾吉善等。此案務須從嚴辦理。將首從各犯逐一究審。并飛飭查拏黨與。毋得稍有疎縱。草率完結。○軍機大臣等議覆。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川陝總督張廣泗。四川巡撫紀山等奏。籌畫軍糧事宜。一。進勦軍食。原議概給全米。但需米浩繁。輸輓尤艱。請酌中定價。如西路之美諾。占固。孫克宗。黨壩等處。南路之章谷。吉地等處。每石以八兩折支。西路之卡撒。丹噶。南路之正地。甲索。以九兩折支。將來進抵賊巢。每石定以十兩折支。官兵跟役及土兵在本境者。概半米半折。至官兵及餘丁。礮夫。并土兵遠離巢穴者。給全米。願折支者聽。各臺站運夫口糧。願領折色者。計程增減等語。應如所請。至半米半折。果否足資食用。應俟班第等查明定議。一。內地運夫口糧。自雅州至打箭爐。計十三大站。每夫背米五斗。共給腳銀一兩三錢二分。

五厘。餘州縣路平。每夫背米五斗。日給腳價銀五分。概無食米。請於給價外。每日加給口糧一升。西南兩路口外。險窄艱運。向例負重之日。每夫給銀八分。口糧一升。回空只給口糧。不給夫價。其自打箭爐至章谷。并木坪一路。程站俱近。毋庸給回空口糧。若西路由桃關保縣等處出口。俱崇山峻峯。春夏尚多積雪。運夫往往不前。請於負重日。照例支給外。回空無拘本日次日。均給口糧一升。又天赦納凹班欄三站。每夫於負重日。例給腳價外。請增賞銀二分。鄧生一站。又增賞銀一分。西南兩路糧運。各設總理道一員。西路又添副總理知府一員。餘悉調用佐雜。不足彈壓。應於兩路糧站。每三臺中。徹去現派佐雜一員。另選丞倅州縣等官。為正糧務。除本管各站外。前後二臺員。經管之站。均責令稽查。至南路總理道員。督理打箭爐出口。分運章谷子龍兩路。其木坪一路。原係接濟西路所運。

無多。亦歸該道兼管。今添兵加運。人夫衆多。應照西路設副總理知府一員。即委雅州府知府就近專理。毋庸再設丞倅等官。均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吏部議遵旨。裁改京堂各缺。都察院裁僉都御史一缺。通政司裁右通政一缺。改滿叅議一缺。為右叅議。大理寺裁漢少卿一缺。詹事府裁漢少詹事一缺。太僕寺裁滿少卿一缺。國子監裁滿司業一缺。其裁缺之僉都御史盧承綸等。俟有相當之缺。另行請簡。得旨。盧承綸趙城年老衰庸。俱著休致。其左通政員缺。即著林枝春轉補。右叅議員缺。即著福登額改補。赫赫僧格。勒遇有相當之缺。該部請旨補用。左通政二缺。俱著改為通政副使。餘依議。○辛巳。諭太常寺御史等。叅奏。

天壇雩祭。分獻之公永謙。於立處頭暈蹲地。請交部察議等語。夫頭暈雖係常有之事。但此皆係永謙知此次。非朕親詣行禮。並未誠心。

齋戒所致。且今日似此暈倒。被御史等劾。者又有一人。天氣並非炎熱。永謙係勲舊子孫。非常人可比。遇此等大祭。無誠敬之心。以致頭暈蹲地失儀。甚屬不合。永謙著交該部嚴察議奏。將此曉諭衆人。凡遇祭祀。朕躬雖不親詣。亦必誠心齋戒。尋議。永謙照不謹例革職。得旨。永謙著革職。從寬留任。○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學健奏稱。東省昌樂等縣。因地方歉收。有造賣燒酒之家。擇辛辣有毒藥草磨麪作麪。名曰神麪。以之造酒。米可少而水可多。氣味香辣。其價倍賤。最易動人。此種藥酒多與食物之性相反。民間買飲。每致斃命。江省與山東接壤。竟有販賣來南者。已飭禁民間。毋得沽飲等語。此等造賣毒酒。以賤價哄誘愚民。暗傷人命。為害甚大。東省有此。并沿及他處。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可傳諭阿里衮。令其留心訪查。務將造賣之人嚴拏治罪。永行禁止。以絕根株。毋得疎忽貽害。尋奏

臣去年十二月風聞此事。當即嚴飭查拏。茲奉諭復飭司實力嚴查。臣仍親行密訪。務盡根株。得旨。若於去歲十二月查禁。何以今歲仍致轉販江南。此即地方官不實心辦理之驗。而汝此奏。亦不無遷就也。外省習氣。汝等宜痛除之。而不宜學也。○又諭。河南巡撫碩色奏報。邪教匪犯王之卿監斃一摺。王之卿係案內要犯。質訊之處甚多。碩色但據地方官轉報。何以並不將王之卿致死之由。有無情弊。嚴飭查究。現據總督那蘇圖。同日奏到徐文美。呂大訓二犯病故。摺內奏稱。失察邪教處分。綦嚴。地方官恐干嚴例。因而回護。前非以致滅口。此種情弊。亦所難免。現在確查。果有其事。即行嚴叅等語。同一匪犯病故。那蘇圖所奏。甚是。而碩色所奏。不過視為尋常監斃之犯。此案王之卿。於四月十五在豫病故。而所供在直之徐文美。呂大訓。亦於四月十五六日病故。焉知非地方官欲避處分。以

此減口。豫省辦理此案。甚屬疎忽。可傳諭碩色。令其將王之卿病故緣由。有無致死情弊。悉心嚴查。並羈禁不慎之地方官。查明叅處。尋奏。臣前奏王之卿監斃一案。未將有無凌虐。於摺內陳明。實屬疎忽。今密查該犯實係因病身故。並無減口致死情弊。但羈禁不慎。咎所難辭。謹將失察邪教各官職名。另疏題叅。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臨榆縣民王元良妻劉氏。武邑縣民王修林妻喬氏。江蘇上海縣民殷濟生妻周氏。守正被戕之直隸祁州民周奉妻氏。○河南巡撫碩色疏報禹州南陽縣十一年分開墾荒地四頃三畝有奇。○壬午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癸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宮。召讀卷官入。親閱定進呈十卷甲第。○命兵部侍郎鄂容安兼

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以陝西布政使慧中為盛京兵部侍郎。太僕寺少卿武柱為陝西布政使。○是月。新任直隸布政使辰垣奏謝請訓。得旨。汝係常承訓誨之人。何必來京。諸凡實心實力。擴充行之可耳。至直隸一切事務。方觀承甚為熟悉。可詳悉問之於彼。○欽差大學士公訥親奏。閱看海塘。現大溜悉歸中小疊。北大疊。南大疊。漲沙綿亘。亦無險慮。至中小疊引沙。上年衝開二十餘丈。現至四百餘丈。若至大汛。北岸不能無臨塘之水。南岸文堂山之腳。現已落水。勢已向南。文堂禪機山以南。應相機利導。使兩山全落水中。則中疊寬展。大汛庶可分北岸之潮水。至於錢江大溜。雖行葛畚山以南。而逼近山腳之水。仍復從山後一帶漫流。現在刷有堰溝。長五六里。深五六尺不等。江溜初向南行。當防仍復故道。此處應設一竹簍碎石滾壩。使江水仍由壩漫流。其蜀山至尖山一帶。中有堰溝數

道應酌看情形。或於水口。或於中段溝尾。稍加堵禦。又南岸會稽縣屬宋家淩地方。東有曹娥江。西有三江閘。水歸北流入海。今江水改由中疊。與該處甚近。遇潮水長發。遏抑曹娥江水。二水益漲。亦應加意防護。再南岸一帶海塘。因安瀾已久。未設專司塘汛弁兵。請令該撫於海防兩營內。撥官兵在南岸塘工。及附近臨河一帶住宿。隨時查看。再撥兵弁於中疊北之河庄山居住。就近在葛畧山蜀山一帶。上下巡視江海水勢。以便豫防。仍令海防道不時前往查閱。俟大汛過後。水勢全定。於南塘工所酌建營房。以為官兵駐宿之所。報聞。○陞任浙江巡撫顧琮覆奏。浙省米貴緣由。杭嘉湖三府樹桑之地。獨多。金衢嚴寧紹台六府山田相半。溫處二府山多田少。向資江楚轉輸。近歲江楚價昂。商賈至者無幾。此致貴之由。一地接江閩二省。商旅絡繹。以有限之米穀。供無窮之取攜。此致貴之由。

二。杭嘉紹寧台溫六府東際海。商漁出入米穀。隨之。自外入者無多。自內出者難計。奸徒射利。每有透越。此致貴之由。三。伏思江楚米貴。販運不前。並無調劑之術。鄰省商旅往來。斷無裹糧之理。海洋禁例。非不甚嚴。但必將積年販米出洋。奸棍訪獲一二。置諸重法。庶可示儆。如果透漏無虞。則內地米穀自免消散。至常平積貯一事。惟在權其緩急。輕重。歉歲宜停。豐年應補。常平本額。不可不存。續議加增。可以酌減。其商賈居奇。法宜懲儆。惟嚴禁囤積。俾使疏通。田多業戶。蓋藏頗裕。於青黃不接之時。出售亦為有益。得旨。此等豈汝之識。見所能辦。既經奏到。俟議。○調任浙江布政使永貴奏謝。蒙硃批。訓諭得旨。向諭乃係就滇省而論。若夫浙江則又不同。蓋其民詐而悍。近因撫臣屢易。政務廢弛。汝宜一切實力整頓。化民成俗。毋欲速。毋終怠。勉之。○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渠會奏。

閩省春雨未足。早禾栽插未齊。豫籌撥運臺穀平糶。並飭牧令勸諭農民。多備中晚秧苗。及時補種。開通新港河道。以資灌溉。得旨覽奏俱悉。隨時補救。綢繆正宜盡心調劑者也。○喀爾吉善覆奏。閩省有無賴奸徒。好勇鬪狠。名為闖棍。土豪養此輩。以為爪牙。請嗣後凡闖棍犯案時。必究明有主謀指使者。即照為首定擬。闖棍照為從定擬。並請設族正約正。責成勸導。約束與械鬪一項。一並考覈勸懲。得旨。如所議。實力行之。○欽差大學士高斌。尚書劉統勳。山東巡撫阿里衮奏。此次山東賑務。已屢奉明旨。疊加推廣。自去歲冬間。接連春夏。計口授食。時逾半載。其報災最重之區。現在口食轉不缺乏。而平日游食度日。賑冊之中。難登戶口。遷徙日久。目下殊覺艱難。已飭知各牧令。其有戶可查者。照聞賑歸來之例。一體賑卹。至失業孤貧。除設局收養外。亦酌借食米。俾得資生。再濟南武定遙

北地方。雨水未報沾足。臣等即由濟南等處沿途體察。資其口食。籌其接濟。得旨覽奏俱悉。勉為之。以稍解朕憂。○山東巡撫阿里衮奏。兗州府屬。勘不成災。毗連災地貧民。請將撥運南漕。并豫省漕米。及時出借。得旨覽奏俱悉。恐汝一人精力不及。故特命大學士高斌。尚書劉統勳。助汝查賑。汝等和衷詳辦。不可拘例。不可粉飾。不可暇逸。不可邀譽。哀矜誠明。以期有濟。災黎是朕所願也。將此旨汝等共觀之。○新授山東布政使唐綏祖奏謝。得旨。志氣不可墮頽。亦不可僥倖。諸凡實心實力。以汝之才。何患不能理繁治劇。山東災歉之餘。更宜留心休養者也。○又奏報東省得雨。田野霑足。民情歡忭。一摺。得旨。東省為此言尚早。但得秋收有獲。庶可少救萬一耳。○甘肅巡撫黃廷桂覆奏。甘省糧價。時貴時賤。總視年歲豐荒。不關生齒多寡。且民貧土瘠。無巨本囤戶。亦無重貲商販。不出四封。緩

急獲濟。非徒無損而且有益。又邊疆積貯最要。東南山險。別省商販不通。歲歉難資接濟。歲豐無處出售。必借採買以為權衡。臣抵任初。飭屬於市集之期。民買所餘。官為收買。實屬兩便。就甘省而籌補救。總宜廣為儲蓄。得旨。俟彙議可也。○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奏。前奉旨改用旗兵之處。密商張廣泗。據云。旗兵勇敢。自非綠旗可比。然此地跬步皆山。恐未能展其所長。且俟必須調用時。另行奏請。臣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思滿兵少。則勢單。金川地寒。專仗夏秋進取。此時若由京調撥。固屬遼遠。而成都所駐為數無幾。即近檄西安。行三閱月。始克到營。似宜暫緩。至岳鍾琪尚未到軍營。臣與張廣泗言及。頗以岳鍾琪從前在西路軍營時。辦事未協。然亦無大嫌隙。臣仍留心調處。俾得相與有成。得旨。覽奏俱悉。○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覆莎羅奔用事頭人。生噶爾結。被副將高宗瑾誘擒。現在收禁。孫克宗土兵亦已全撤。

總兵馬良柱。宋宗璋。俟大兵到齊。哈攀龍到營。即行解京。至岳鍾琪。雖將門之子。不免紆袴之習。喜獨斷自用。錯誤不肯悛改。聞賊警則茫無所措。色厲內荏。言大才疎。然久在戎行。遇事風生。頗有見解。以為大將軍。則難勝任。若用為提鎮。尚屬武員中不可多得者。且聞為大金川所信服。誠如訓諭。人地相宜。遵旨。將伊調赴軍營。令前赴黨壩軍營統領。兼管綽斯甲一路。至賊中情形。據生噶爾結等供。現能打仗番人。實止四千以內。糧食惟勒烏圍所蓄足供一二年。刮耳崖所積。不過四五月之糧。此外除用事頭人。尚有數月糧。屬下番民。從前尚有糈糶可食。現止以元根。即內地名蔓菁者充飢。揆其情形。多願離散。祇為土司頭人禁遏。若大兵進勦。斷難久持。得旨。覽奏俱悉。

實錄卷之三

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三

實錄卷三百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四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廷建總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五月甲申朔

實錄卷三百十四

上詣

大高殿行禮。○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是日。賜一甲梁國治。

陳柟。注廷璵。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劉星煒等。

七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蔡強等。一百八十

九人。同進士出身。○乙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前據正紅旗漢軍都統奏

請。王周所遺世管佐領員缺。在王世宣子孫

內揀選承襲。朕細閱此佐領根源。王義平。王世宣。王佑保。雖三人同姓不宗。俱可承襲。是以令該旗詳查具奏。茲據該旗覆奏。從前查辦八旗佐領根源時。因無檔案。請將此缺作為公中佐領。曾蒙

世宗憲皇帝飭駁。命照紀大禮之例辦理。不得作為公中佐領。今細覽紀大禮家承襲佐領之例。其子孫有人。仍在伊子孫內揀選。如不得人。由本旗揀選。况

實錄卷三十四

二

皇考諭旨。但云不可作公中佐領。并未云作為王世宣之世管佐領。今該旗將此佐領。竟專在王世宣子孫內。揀選承襲。并不計及王義平。王佑保。兩家殊屬大錯。此皆由辦理佐領根源之王大臣。袒護王怡之故。已過之事。不必深究。著將此佐領。伊三家如何分襲之處。另行妥議具奏。併通諭八旗知之。尋議。王周所出佐領員缺。王義平。王佑保。二人子嗣。均承襲有分。得旨。此佐領應作為王義平。王世

宣兩家輪管。至王佑保止。於三次承管一次。可不必列入。○諭軍機大臣等。江南淮海。一

帶州縣。近年屢被災傷。推原其故。皆由山東沂。鄭等處。上游雨水盛漲。建瓴而下。河道不能容納。遂直注駱馬湖。衝決六塘河兩岸。子堰淹浸民田。以海。沭為歸宿。小民蕩析離居。甚屬可憫。但查從前淮海所屬。不盡失收。即山東亦非盡無雨水盛漲之事。何以至今為患愈劇。而山東之以旱潦見告者。亦迄無寧

實錄卷三十四

三

歲。想來必係該省水道所在梗塞。未盡疏通。蓄洩機宜。久廢不講。以致本處既苦漫溢。隣境并受淹傷。其相因為害。至於如此。雖上年曾經阿里衮奏請。開浚沂。蘭等河。朕命大學士高斌。前往會勘查辦。又經據奏。交部議覆。舉行。其是否通盤籌畫。可以永免兩省災傷。抑係暫為一隅補救之計。細閱伊等前後奏摺。大概加意修築隄埝。而於該省全局。及淮海一帶。相因受害。應作何疏濬料理。未據詳

悉議及著傳諭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勲會同該撫阿里衮於察賑之後將山東全省水道窮源竟委廣諮博訪躬親履勘務將近年所以致患之由併將來作何查辦毋致再被浸漫延及隣省之處悉心妥酌定議該省現在加恩賑卹多方設法惠濟貧民倘前項工程之外有應舉行者即照以工代賑之例隨宜興作俾災黎得以稍資生計亦一舉兩善之道也併將如何商辦之處具摺奏聞

清東奏三十四

四

一

水大則借湖以受水遞年以來因雨水過多加以湖河急溜無地可容以致成災沂蘭等河現在開浚以工代賑并加給全價赴工之民極為踴躍至沂河受患之處尤在通京大路之江楓口岸本平漫復經衝刷寬深每遇水發下注芙蓉燕子等河不能容納民田往往被淹酌議於江楓口建壩二處以防衝刷均俟伏秋後再相機辦理報聞○又諭據兩廣總督策楞奏報廣東雨水情形摺內稱廣州府於四月初三等日均得大雨惟山岡磽瘠之地望雨甚殷各屬大概相等又稱春間雨水常有而盈尺之雨尚未一例普霑廣韶等九府米價稍貴賴廣西之米源源而來無慮再增又稱二麥收成七八分但種者無多僅供農人接濟等語詞句俱屬含糊不甚直捷明了地方小有水旱所賴督撫大吏先事綢繆廣省春雨殊欠需足米價增長可慮不知立夏前後曾否得有透雨該督等即應早

清東奏三十四

五

一

為留心籌辦。務令小民饗食有給。不致米價日昂。以妨民食。至二麥收成。至七八分。已不為薄。何以僅濟農人。語意亦欠分曉。其岳濬所奏得兩情形。大畧相同。可一併傳諭。令其實力豫為辦理。不可稍存粉飾之見。○又諭近聞浙省奏報米價較前增長。訪求其故。因上年御史湯聘條陳嚴禁囤戶通行各省。而常安奉行不善。以致於此。蓋浙西一帶地方所產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

湖廣客販米船。由蘇州一路接濟。向來米船到浙。行戶揭貯棧房。陸續發糶。鄉市藉以轉輸。即客販偶稀。而棧貯乘時出售。有恃無恐。是以非遇甚歉之歲。米價不至騰涌。向來情形如此。近因申囤戶之禁。地方官并棧貯而禁之。商販無停貯之所。本地無存積之糧。來船稍阻。入市稍稀。則人情惶惶。米價頓長數倍。近日為此說者頗衆。看此情節。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

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曩者京師辦理錢價。屢變其法。迄無成效。後乃以不治治之。即小有低昂。亦不見其驟長。至於倍價。此其前車也。可傳諭巡撫方觀承。令其度量時勢。斟酌辦理。務令便民。使市價日漸平減。而密察牙行蠹棍。以防流弊。勿使多設科條。縱用胥役。致滋擾累。此民生日用切要之圖。故諄諄諭及。該撫其善體此意。併將此旨傳諭江南督撫知之。○吏部議奏翰林院恭擬

大行皇后冊文。並不敬謹繙譯。應將改定繙譯之吏部右侍郎德通承辦。繙譯之侍講學士塞爾登。均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德通塞爾登俱著革職。從寬留任。○教漢多羅郡王鄂勒哲依圖故。賜祭如例。○蠲免直隸霸州文安大城永清東安武清寶坻薊州寧河東鹿河間獻縣任邱天津青縣靜海滄州慶雲南皮津軍廳清河開州東明南樂清豐元城宣化萬全赤城西寧豐潤玉田等三十二州縣廳

十二年分水災地畝額賦有差。○旌表守正被戕之福建上杭縣民王永龍妻李氏。○丙戌。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據索拜等奏稱護送準噶爾夷使官兵路過那克樹番民游牧地方曾用過番民等所備牛馬五百餘匹。又派番民等於藏界哈拉烏蘇以外地方安設八站等語。此等番民感戴國恩竭誠奉公勇往効力甚屬可嘉。著加恩將伊等明歲一年應納錢糧寬免以示鼓勵。○又諭大學士訥親出差戶部三庫事務著傳恒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準噶爾人狡詐難信從前拉藏汗時進藏為亂至今衆喇嘛及唐古忒人懷疑懼即其來至藏地供給一應所需雖俱施恩賞給價值銀兩而唐古忒人等尚不無

滋擾之處。若聽其時常往來日久必致滋事。近據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告知索拜等以伊等時來藏內非土伯特有益之事其言不為無見。近時兩次准令進藏熬茶者特因噶爾丹策零為伊父策妄阿拉布坦及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為伊父噶爾丹策零之故伊既為伊父諄諄奏請不便過為拒絕是以加恩允准嗣後準噶爾人其有非此等事奏請入藏者應令嚴行拒絕斷不准行可將此旨傳諭索拜等令其轉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并達賴喇嘛知之。○又諭此次夷使進藏熬茶所有賞賚及供給各項雖係動公備辦而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感激朕恩凡事能體伊父報効誠心妥協辦理甚屬可嘉著加恩賞蟒緞二端大緞四端噶卜倫公班第達等襄助辦公並無貽誤亦著加恩賞公班第達蟒緞一端大緞二端其噶卜倫扎薩克頭等台吉策凌旺扎勒及色玉特塞卜騰布隆燦

扎薩克頭等台吉旺對等俱著賞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二端。速綢達什達爾扎及章祿占巴。阿蘭巴奈巴克扎奈等俱著賞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一端以示獎勵。○吏部議奏大行皇后初祭禮。光祿寺所備餽餼桌張俱不潔淨鮮明。應將光祿寺卿增壽保沈起元少卿德爾弼寶啟瑛俱照例降一級調用。署丞佟倫等俱降三級調用。增壽保德爾弼寶啟瑛均有加級紀錄。應准抵銷。得旨依議。沈起

元著降一級調用。增壽保德爾弼寶啟瑛降調之處俱不准抵銷。○以故青海多羅郡王策零拉布坦子索諾穆多爾濟襲爵。○江西巡撫開泰疏報南昌等九縣十一年分開墾荒地十頃九十七畝。○丁亥以太僕寺少卿赫赫順天府府丞孫灝為光祿寺卿。○戊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四川巡撫紀山奏臣

前赴軍營沿途稽查西南兩路輓運情形。爐口為南路糧運總匯。一由泰寧子龍運甲索軍營。雖運到米千有餘石。尚須多備。現飭加緊趕運。一由章谷協運孫克宗軍營。必由兩河口過渡。此路依灘傍澗。夏間大雨時行。深慮阻隔。將來應否歸併川西輓運。再行妥籌辦理。至爐地米皆賴雅郡發運。從前自雅運爐每石官給腳價銀二兩。今准部咨覆增銀六錢五分。運夫俱踴躍從事。其各府州縣派

撥運雅之米。現飭水陸并進。又分運木坪一路。竭力輓運。究不敷原派之數。現添夫一千名趕運。至川西草坡一路。因奔拉雪山險隘異常。兼有瘴氣。夫多逃亡病故。又添調新兵及隨軍輓運之丁。已添雇夫八千八百名。又由保縣出雜谷關。轉運黨壩一路。現有糧三千餘石。該路原有續派松潘鎮每月協運米麩二千石。松藩地處極邊。倉貯不宜空虛。現飭保縣設法加倍運黨。如不需即停。又前於

曾頭溝一路運糧。直達美諾軍營。嫌近賊巢。今改由商角山。甚為妥便。西南兩路。每日約運米六百餘石。尚無貽誤。再各臺站。俱在衆土司界內。蠻民亦俱出力幫運。沃日土司納爾吉并伊姑策爾吉。尤為出力。臣經過其地。目覩田地大半荒蕪。碉寨多被金川殘毀。因加撫慰。捐給銀五百兩。并綢緞銀牌等物。又打箭爐明正土司。自瞻對之役。供應烏拉。挽運軍糧。上年復被金酋侵擾。此次用兵。應差應役。又經一載。該土婦喇章率伊子德昌。龜勉出力。始終不懈。臣慰勞賞賚。其餘經由各土司。俱屬恭順。報聞。○己丑。諭據署江蘇巡撫安寧奏。稱蘇松產米州縣。因地方米價漸昂。私禁不許販米出境。因而阻截客船。至四月間。松江青浦縣。乃有刁民阻遏米客。打壞行家房屋器物。該縣及營汛往查。俱被拋石擲打。致傷縣役。及把總頭顱之事。現經緝犯嚴究等語。刁民聚衆抗官。大干法紀。最為地

方惡習。不可不亟加整頓。前因山西有萬泉安邑之案。及河南安徽福建等省。或搶賑鬪官。或邪匪勾結。往往聚衆抗違。逞兇滋事。曾屢飭地方官。嚴究重處。并通行降旨曉諭。所期安靜奉法。而愚民動輒洶涌喧嘩。甚至毆官傷役。驕悍之風。竟成錮習。揆厥由來。總因朕保赤心殷。伊等有恃無恐。雖有嚴究重懲之諭。并未專設科條。是以無所畏懼。且地方小有水旱。有司匿災不報者。朕必重其處分。而撫綏乏術者。督撫亦必加叅處。刁民緣此挾制官長。不但不知敬畏。一若地方官之去留。可操之由己。不知朕所矜憐者。顛連而無告者也。善良自好之人也。是宜加恩保護。至於聚衆抗官。目無國憲。乃王法之所以必誅。豈可稍為姑息。惟當下立真重典。則不逞之輩。觸目警心。凜然知不可犯。向來審解成招。監禁候旨。往返經時。即將首犯棄市。不過與尋常案件等。其當場夥衆。久散歸農。轉以逞快

一時為得計。全無動色相戒之意。何以警頑梗而杜刁風。從來詰奸乃以禁暴。

皇考時因直隸地方劫盜案多。定為不分首從皆斬之例。二十年來強劫稀少。後乃復照舊例辦理。又

皇祖時因旗人屢有鬪毆讐殺之案。定為滿洲毆殺滿洲立即處斬之例。其後此風遂息。因亦仍照舊例。可見明罰勅法全在因時制宜。而辟以止辟。乃帝王經世之大用。此等直省

刁民聚眾抗官要犯。作何令其警戒不敢干犯法紀之處。著該部另行嚴切定例具奏。此朕刑期無刑不得已之苦衷。將來革薄從忠。刁風丕變。再行酌定。另降諭旨。尋議嗣後直省刁民聚眾毆官。積至四五十人以上者。為首照例擬斬立決。仍照強盜殺人例。梟示。其有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係同惡相濟。亦應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其餘為從之犯。照例擬絞監候。其被脅同行。審無別情者。

照例各杖一百。并令該督撫遇此等案件。即據實先行奏聞。嚴飭所屬立拏正犯。速訊明確。分別定擬。如係實在首惡。即一面具奏。一面正法。梟示。并将犯由及該犯姓名遍貼城鄉。使愚民咸知儆惕。如承審官不將實在首犯審出。混行指人為首。因而斬決。及差役誣拏平人。株連無干。濫行問擬者。即將承審官分別革職。依律治罪。該督撫一并嚴加議處。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朕因直省資送流民

一事。隣省既多繁費。而於災民實無裨益。特行降旨曉諭。近據署蘇撫安寧所奏辦理情形。仍復未能理會。朕意蓋自留養資送之例。行各省刁民。有於秋收後將糧食器具寄頓親族。挈家外出。冒稱流民者。又有災地貧民領得賑票。轉賣得錢。流移外出者。又有一半在家領賑。一半充作流民者。各省流民出境。本地無從查考。隣省更莫辨其是否災民。不得已。見人即留。以符定例。且恐聚集人多。不

為之安插。或致別生事端。雖不應留。亦勉強奉行。此留養之弊也。迨奏限已滿。正值東作方興。隣省雖欲資送早歸。即遵例分起發行。而中途風雨阻滯。每致數起合為一起。千百成羣。肆行需索。甚至搶奪店鋪。詬詈解役。干犯官長。百端刁賴。及至一入本境。惟恐有司查核。則又一闕而散。二三解役。不能阻止。散後仍復出境稱流。往來資送。輾轉不已。竟恃此為資生長策。其實在安插復業者百無一二。此資送之弊也。且流民出外。所得口糧較在籍領賑為數轉多。故有在家做飢民。不如出外做流民之語。因而相習成風。流移日甚。在有司因係飢民。寧過於厚。不知是乃誘之使為流民矣。隣省所費不貲。而所資送究非實在窮黎。損厚惠而事虛名。殊非政體。即如本年山東飢民出口者。幾至數萬口。外並無資送之例。亦未見其流離失所。且人人資送。勢亦有所難行。不如聽其自為覓食謀生。而

明切曉諭。使知流離外出。無所得利。不致輕去其鄉。拋棄故業。乃為正本清源之道。可傳諭各督撫等。令其酌量情形。妥協辦理。不必拘拘成例。倘地方被災果重。窮民資生無策。或老幼廢疾。逃荒無倚。非留養資送。不能存活。還鄉者。應聽其臨時斟酌。各督撫其善體朕意。辦理此等事件。務期實有濟於災黎。不得徒慕留養資送之美名。反啟民間澆薄之習。○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長寧縣民周仕成妻黃氏。○庚寅。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刑部再議阿克敦以解退協辦大學士。心懷怨望。於冊文大典。既不敬謹。辦理又於進呈御覽時。不候諭旨。遽自他往。阿克敦應照大不敬斬決律末減。擬斬監候。得旨。阿克敦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巴林郡王桑里達遺疏聞。得旨。巴林郡王桑里達。係舊扎薩克。

曾在軍營効力。今聞其溘逝。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賞銀四百兩。派乾清門侍衛一員。乘驛攜茶酒往奠。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定州民趙二義妹趙氏。辛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定漢部員截取道府復加甄別。例諭據河南巡撫碩色奏稱。懷慶府知府郭咸寧。由部郎補授。難勝郡守之任。請將該員送部引見降補等語。朕已降旨准行。但思此等人員。當除授之初。既不自量能否。及至到任。不克辦理政務。回部降補。往返之間。既已貽誤地方。而於本人亦復無益。通年外省督撫。如此陳奏者頗多。與其改補於事後。不如斟酌於事先。各部郎中。其平日辦事之優絀。該堂官自所深悉。向來因係部郎陞途。未免因循。而有誤於吏治民生。則未及此。各該堂官之過也。嗣後有此俸滿應陞者。掣補之時。該堂官公同酌量。該員或能勝繁劇之

任。或才具雖不甚優。尚可以簡缺委用者。即咨明吏部。准其前赴新任。倘人雖老實。而才具中平。在內部猶可勉供職。而於外任不甚相宜者。於其應陞之處。改為加級。亦可以酬勞。所遺府道員缺。照例另選。如此。則在部固得留一熟員。而外省政務。復不至輾轉貽誤。庶幾兩全之道也。至各督撫。又不可因有內部一番甄別。有所瞻顧。遂至各員到任後。漫無覺察也。朕意如此。其可行與否。并行之而不致扞格處。大學士。九卿議奏。尋議滿洲郎中陞用道府。向有京察保舉引見記名之例。無庸另議。至漢郎中應陞道府人員。吏部查明俸次最深者。豫行截定十員。行文各該衙門。令該堂官公同酌量。出具切實考語。將該員或堪勝繁缺。或僅堪簡缺。或不勝外任之處。詳細聲明。移咨吏部。照例註冊。其堪勝繁缺者。論俸陞用。僅堪簡缺者。如本月無簡缺。仍歸原班。俟有簡缺。再行陞用。不勝外任。

僅宜部屬者。即將該員不勝外任之處註冊。俟有缺出。將其次應陞。經保勝任之員。照例陞用。仍於題本內。將該員不勝外任之處聲明。改為加一級註冊。其保送陞用人員。到任後不能勝任。該督撫應即查叅。倘因循瞻顧。以致貽誤地方者。別經發覺。將該督撫照例議處。從之。○又諭。河防兵丁內。有椿手一項。下埽簽椿。較之衆兵。更為出力。前已降旨。將河南山東二省河兵。照江南之例。改為戰二守八。俾椿手均食戰糧。以賞勤勞。今思直隸河工。雖不得與河東二省比。並然椿手較衆兵。出力為多。亦當加恩鼓勵。著將直隸河兵。改為戰一守九。俾用力較多之椿手。得食戰糧。以厚其養贍。該部即遵諭行。○吏部議奏。刑部堂官定擬阿克敦罪名一案。故為寬縱。應將署尚書盛安。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羣。兆惠。魏定國。均照例革職。得旨。盛安。汪由敦。勒爾森。錢陳羣。兆惠。魏定國。著革職。

從寬留任。○戶部議覆兩廣總督策楞疏稱。揭揚豐順。海陽三埧。共引三千五百道。從前撥於嘉應上杭石城等處。勻銷查現在揭揚等埧。俱可自銷。應仍歸本埧行運。其惠來埧引一千道。原撥瑞金埧。勻銷請改撥石城埧行運。應如所請。從之。○予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於義祭葬如例。謚文恪。○壬辰。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乍浦副都統額勒登泰。該處所屬二營官弁。自二月初五日起。至四月二十一日止。春夏二季俱經操演完竣。四月甫交夏令。額勒登泰乃謂春夏二季兵丁俱經操演。外省風氣好為虛談。額勒登泰所奏文飾顯然。試問四月固為夏令。五六月又為何時。耶觀此。即所奏春令操演亦屬虛假。不可盡信。兵丁須隨時操練。額勒登泰且塞責。一味文飾。殊屬不合。著傳旨嚴行申飭。

諭軍機大臣等。大兵征勦金川。各土司盡心出力。丁壯事軍旅。老弱轉餉糧。共切同仇。始終不懈。沃日。明正。兩土司。既殫竭勤勞。其餘衆土司。亦多屬恭順。甚為可嘉。著傳諭大學士公訥親。令其將効力戎行。供應烏拉。輓運軍糧之各土司。查明經由地方。功績等次。先行傳旨嘉獎。並向來輸納貢賦。或應免其稅糧。或應優以賞賚。其如何加恩之處。逐一詳議。即速奏聞。○又諭據漕運總督蘊著前後

奏報。四月初五日。陡遇暴風。一事地方有此風災。漕運乃其專責。自應留心經理。乃蘊著但稱颶損船二百四隻。撞沈船五十隻。其現在遭風各船。如何整理。被災人丁。如何撫卹。及沈失漕糧。併搶撈米數。一切應行查辦之處。俱未詳悉具奏。甚屬朦混。可傳諭蘊著令其悉心詳查。據實奏聞。尋奏江西南昌等三幫損船三十八隻。九江等六幫損船一百四隻。沈船二十二隻。湖南損船六十二隻。沈船

二十八隻。現在颶損各船。業飭修整北上。至沈失米。除撈獲外。將各船食米。易換灑帶。內有不敷。各丁請折變買補。惟湖南二幫。沈失米。各丁請回南賠補。下年搭運。正供俱不致有虧。其沈失船。撥該糧道查明出廠年。第按例分別賠造。再各船淹斃人口。共十名。弁丁賞銀五十兩。水手賞銀二十五兩。臣已於養廉內酌給。至所屬地方。颶倒草瓦房八千四百八十餘間。壓斃男婦六名口。亦照例撫卹。

得旨。知道了。所辦尚屬妥協。○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報。領兵叅將永柱。攻克戎布寨。殺賊二百餘人。得旨。此亦小小之攻克耳。貯待捷音。以慰西顧。○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奏。叅將永柱。近日攻克戎布寨。初進兵時。業經降服。嗣因許應虎等撫馭乏術。苦累番民。以致頭人恩錯。復行附賊。其時永柱領漢土兵四千餘衆。圍攻數月。並未克取。適有賊數百。侵犯卡座。不思力戰。屢請援兵。又止。令土兵當先

堵禦致被賊衝散占踞碉卡相持月餘惟欲俟各路官兵進攻冀賊自退及張廣泗再三督促而各兵亦人人思戰始一出營與賊對敵以我數百之衆奮勇直前賊遂披靡四散奪獲所失卡座並乘勝攻取戎布寨看此情形則金酋並非勁敵舊兵不盡懦弱已可概見去歲屢次失事無非各將領遷延觀望所致臣思永柱前雖不能無過今既小有攻克尚可俟事竣敘功若第據所報粉飾之詞即蒙優獎恐各將弁不知因鼓勵起見致啟效尤故敢據實直陳報聞○又密奏各路鎮將功罪馬良柱始援沃日頗著威名兵弁尚為信服嗣丹噶移營倉惶失措致失軍裝礮位罪固莫追然猶未足掩功宋宗璋統兵黨壩雖無攻克亦無失事至許應虎初駐獨松失機失礮擅移的交又受賊愚圍困及改調卡撒又與高宗瑾商同棄營且精力較馬良柱衰老實甚督臣原擬將許應虎嚴叅治罪馬

良柱仍請留營帶罪圖功及奉到諭旨則云惟有遵旨辦理伏思

皇上深居九重於各將臨敵勇怯豈能備細稔知今馬良柱宋宗璋均令解京而許應虎轉得優游回任於軍紀似覺未均至高宗瑾人原庸懦前與許應虎同謀棄營幸衆兵不從始止督臣本欲拏解大營因一時乏人暫緩適逢擒獲賊番生噶爾結又擒賊人生格姑留効力實非可用之將臣見聞既確不敢因已經奉旨緘默不言得旨所奏甚屬可嘉知道了 豁除甘肅靈州中衛縣八年分水衝田地無徵額賦 癸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寧奏稱蘇州府城百姓因米價昂貴刁民顧克年倡首喧鬧及交縣審訊衆人復肆橫搶犯署府姜順蛟直奔撫署以致衆人追逐擠破柵欄經標兵拏獲三十九人衆始四散將知府題

叅一摺近來屢有聚衆抗官之案相習成風必當嚴究痛懲可傳諭安寧令其審明實在主使及為首要犯立即杖斃以儆刁徒斷不可輕縱其干連各犯一併訊明分別責懲省釋勿致株累至知府恇怯無能固屬不職然刁民尚未懲創先將知府題叅摘印愚民無知轉謂知府代百姓陳請以致去官衆百姓不可不為聲救又復譁然而起如浙省從前盧焯之案將益長刁風於政體大為有礙安寧題叅之處太早但業經具題事已無及可傳諭安寧令其留心防範善為撫馭勿致地方更滋事端○軍機大臣等奏前據額駙策凌奏稱喀爾喀十八臺站每年抵補馬及備用羊令四部落照數捐備經臣等議交軍營將軍大臣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等令將所需牲畜從內厰酌解交與牧放孳生每年填補其如何辦理於喀爾喀人毫無擾累之處妥議具奏到日另議今額駙策凌等覆奏據副

將軍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等呈懇轉奏喀爾喀地方安臺防守原為保護伊等地方起見已蒙賞給駐兵錢糧所需牲畜復從牧厰內撥用心實不安等語應如所請嗣後十八臺站需用馬羊由喀爾喀四部落照數捐備從之○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貝勒旺扎勒數旗本年有放賑之事其查閱軍裝請仍照上年交副將軍及盟長等令在各游牧處查看叅贊大臣暫停派往從之○又奏現在軍營無事所有調派防秋之喀爾喀兵二千名儘足策應其去歲奏請暫減之一千名嗣後無庸撥派倘遇調取一面奏聞一面調取從之○甲午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戶部議准直隸總督那蘇圖疏稱回贖民典旗地其原典之年在九月以後者係次年承種收租亦於次年起扣給價如在八月以前已收本年租息應概

以當年扣贖找價從之○又議准湖廣總督塞楞額疏稱湖北通省民壯惟鶴峯長樂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建始等七州縣地處偏僻原設民壯二十名應各裁去二名恩始縣原設民壯三十名裁去五名從之○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正定府屬平山令郭殿正於河旁度地施工勸諭居民自備工本營治稻田共九十二頃餘又阜平縣境內有沙河濁流該令羅仰鑣沿河查勘督令居民實力墾治營田五十二頃餘委員勘丈於河道亦無妨礙郭殿正羅仰鑣殫心民事朕甚嘉焉視以催科為能者奚啻逕庭允宜交部議敘朕自即位以來首以民計為務於凡開墾水利以及樹藝孳畜凡繫農桑撫字之事無不諄諄告諭令各省督撫督率有司勤於養民之本務而至今未有牧令董勸有方如今那蘇圖所奏者則是

各督撫及羣有司尚未明曉朕意也且平山阜平二邑之民處山區土瘠而能不惜辛勤墾荒成熟至萬有餘畝是民亦知謀生加以勸導無不風行著再明諭各督撫務遵此旨實力勸諭有司懋勤本圖無俾怠緩其有成効優敘例此苟或滋弊以熟作荒偽報希敘及將河湖灘地本留以潴水者妄行開墾致盛漲無所容納反受漫溢之患則國法具在不可假借○命四川提督武繩謨來京陛見以岳鍾琪為四川提督○丙申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遣官祭

關帝廟○諭歷科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即授為修撰二名三名授為編修至散館時向來無所更易伊等恃已授職遂自甘怠忽學業轉荒即如今年散館修撰錢維城考列清

書三等編修莊存與考列漢書二等之末其不留心學問已可概見但錢維城係派習清書或尚非其所素習著再試以漢書候朕閱定莊存與不准授為編修俟引見時朕酌量其人材或以部屬或以知縣或歸班選用則此後一甲之人皆有所警而專心問學若有仍考列三等者其例視此○刑部議准山西巡撫準泰疏稱歸化城七處協理通判向未設有獄囚棉衣藥銀善岱和林格爾崑都崙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等六處請每年額給銀六兩歸化城十二兩不敷再行補給餘剩留作下年之用從之○以兵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鄂容安充日講起居注官○丁酉諭向來直省學政歲科兩試取進文武生童及鄉會試中式舉人進士俱有定額惟繙譯科未有成例若不酌定額數或致多寡不均其如何定額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妥議具奏尋議滿洲繙譯生員應定額取六

十名蒙古九名鄉試滿洲額中三十三名蒙古六名如無佳文寧缺無濫會試額數應照文進士例禮部將繙譯舉人兩場實在數目題請欽定從之○又諭署江蘇巡撫安寧因四月間蘇城刁民聚眾鬧關自陳鎮撫無術請交部嚴加治罪一招近年各省屢有聚眾抗官之案幾至效尤成習而吳中民情素屬澆漓浮動性喜編造歌謠譸張為幻謗讟繁興即如米價騰貴地方官既為之勸諭為之籌畫平糶而匪犯顧堯年仍復挺身而出借端挾制豈非先棍之尤若不嚴行懲創何以示警該督尹繼善現赴常州辦理秋審著即赴蘇會該署撫將此案徹底究明務將主謀首惡逐一確審分別情罪應正法者一面具題一面即行正法以警奸徒此案起事之初安寧即行拏犯發審匪黨立時四散不過一時喧鬧較之從前山西萬泉安邑之事愛必達辦理失宜以致釀成大案者相去逕庭安

寧並無辦理不善之處無庸交部議處朕為治一秉至公法紀所在不容假借奸民敢於肆橫則其咎在民而不在官初非嚴於百姓而寬於安寧也○諭軍機大臣等蘇州刁民聚衆閹閹一案現又據安寧奏稱四月二十八日街巷貼有無名揭帖肆口相詆並抄錄揭帖附奏內有吉甫如來天有眼祿山不去地無皮之語所謂吉甫者蓋指尹繼善而言尹繼善現在常州秋審刁民既望其來即著尹繼善前往蘇州一面彈壓地方務令寧帖一面會同安寧查辦此案必當同心協力秉公執法速行歸結毋得沽名邀譽違國家之憲典博刁徒之感誦况尹繼善前於陞辭之時朕曾以此嚴切誡諭令其痛改積習伊身為大臣若以此等有關國體之事猶復依違觀望縱惡長奸卸其責於安寧以為與己無涉朕耳目所及自有照察不特刁徒不可倖免即伊之首領恐亦難保也且安寧於此事

原無不是之處尹繼善倘懷挾私心邀取虛譽則皆成伊一人之罪過矣再據尹繼善奏稱蘇州米價日貴朕聞得安寧於上年冬月曾傳諭城內紳士勸其減價出糶紳士畏懼將所貯糧食悉行私賣以致棧米所存無幾價值因而逾昂此處尹繼善又不可因此旨而為安寧迴護是否有此情形著一併查明據實奏聞尋奏奸民聚衆一案臣奉旨後即赴蘇會同安寧秉公嚴辦作速歸結至安寧傳諭紳士平糶原有其事但謂因此致紳士畏懼將糧食私賣棧米無存則係傳言之過報聞○又諭安寧所奏刁民閹閹一案已有旨傳諭尹繼善令其來蘇會同查辦將主謀首惡兇橫不法立行正法數人其餘附和之衆或有隨從觀看誤被拏獲及讐扳株累人等亦不可不為之區別此處若交尹繼善查辦則伊素有虛名易於見德是以朕傳諭尹繼善未經提及可令安寧將附和干連人犯

詳悉分晰平心協理此番雖經懲創尚恐民情未能帖服更當隨機調劑無致激成事端使地方屢有驚擾之案殊妨政體書曰爾無忿疾于頑衆怒難犯所當恩威並濟以靖浮囂謗帖訛言不必過於計較再奸徒積怨之餘人情巨測巡撫公事出入更當留心加意防範以備意外疎虞此乃等威所係不可不慎至尹繼善辦理此案是否實心抑尚存沽名之見安寧可據實奏聞再杭州京口皆有

寶集卷二十四

三

將軍都統駐防蘇州撫標綠旗究係本地居民不足以資彈壓將來蘇州應否添設駐防近城是否可容雖非目前即應辦理之事亦當從容籌畫可一併傳諭安寧令其斟酌妥議密行陳奏勿令幕賓家人傳知稍漏風聲以致人情惶懼再署府姜順蛟乃爾等向所謂能員者前經安寧奏到朕即以為叅劾太早今觀揭帖內果有知府好急來勸導之語是此等情形已早在朕洞鑒之中再揭帖內

有立斃二十一人之語是否實有其事抑奸民捏造以聳衆聽安寧一併據實查奏尋奏刁民顧堯年一案實由臣平日鎮撫無術致成事端何敢不平心體察特首犯二人重杖發落為從者充徒枷責現在民情寧帖至應否添設駐防之處查蘇州地處腹內非杭州京口沿河沿海可比且地方情形實亦無庸添設至揭帖內立斃二十一人之語並無其事報聞○又諭楓涇鎮白牛蕩匪船並匿名

寶集卷二十四

三

貼示一事前據喀爾吉善奏報朕命大學士公訥親就近在彼查訪隨據覆奏委杭州府知府魏亭前往密訪並將情節告知江蘇巡撫安寧委員會同查辦今據安寧奏稱貼示之人係地方棍徒因有匪船之事藉此恐嚇富戶實屬不法現在嚴飭躡緝等語楓涇係江浙交界之所泖湖又與海湖各口相通宵小易於潛藏此等匿名貼示駭人聽聞若不嚴行跟究根莠不除終為嘉穀之害可傳諭

尹繼善方觀承嚴飭屬員加意訪緝務獲奸匪以安良善不得稍有寬縱致滋漏網○蠲免河南通許鄆凌陽武封邱中牟蘭陽鄭州商邱寧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睢州考城柘城上蔡西平淮寧太康扶溝西華商水項城沈邱許州臨潁鄆城等二十八州縣十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戊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因錢維城散館繙譯清書考

實錄卷三十四

六

列三等復試以漢書雖詩句有疵賦尚通順著仍留修撰之職○戶部議覆御史胡蛟齡奏稱近因米價昂貴產糧之區不許商販買運出境非有無相通之理請飭各省除邊門海口原應巡查毋許透漏外其內地務宜流通不得禁止等語查過糴久有例禁誠恐法久漸弛應再通行各省督撫諄切曉諭再奸商乘機買貯私行囤積於民生更有未便應令一體查禁從之○四川布政使倉德奏督

臣張廣泗添調之陝甘雲貴官兵餘丁一萬三千名內涼州河州官兵由茂州赴營陝西固原延綏官兵自棧道入川由灌縣出口雲貴官兵由成都赴營添調新兵即應加增糧運臣商之撫臣先後雇背夫一萬二千餘名分起委員押交總理糧務道分站安設隨軍輓運又於成重潼順敘嘉龍瀘資眉邛綿永等十三府廳州屬倉穀內添辦米十二萬石勒限運赴西南兩路又添調丞倅州縣佐雜二十餘員出口聽候差委及分管隨軍辦理一切糧務現在大兵不日會集夫糧充足報聞

實錄卷三十四

三十二

未辦理朕思前此駐兵莊浪屢經詳酌始行

八

定議移駐之時又大費經營十餘年來甚屬安帖今若復令遷徙在寧夏重鎮原可不必添兵而莊浪要地轉無以資彈壓且徒費帑項而兵丁又安土重遷其舊城兵房別無應用亦不應拋棄成功是移駐則在官在民兩有未便如仍舊貫則官無建置之勞兵免遷移之累均有裨益所議莊浪滿兵移駐寧夏之處著停止該部即遵諭行令該將軍督撫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朕聞福建廈門港仔尾地方因今歲米價昂貴刁民糾眾搶掠米舖五家每舖各搶去米二十餘石該處為水師提督駐劄之處似此聚眾搶奪該提督張天駿何以不行奏聞可傳旨詢問並令該督撫等查明據實具奏○軍機大臣等奏向例攜眷來降之額魯特發寧古塔安插單身來降之額魯特發江寧杭州青州天津等處安插今解到投誠之單身額魯特策零孟克特穆爾巴雅爾們都等四人江寧等處人已

過多應將策零等改發京口放為額外披甲給錢糧半分併立產銀減半支給無庸另給娶妻銀嗣後單身來投之額魯特照此辦理從之○以左翼翼尉兆明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三等子雯蔚故賜祭如例○以故廣西都康土知州馮錫子永先襲職○庚子上幸瀛臺○內閣翰林院帶領乙丑科散館之修撰編修庶吉士等引見得旨清書修撰錢維城已經授職庶吉士李友棠湯萼聯黃叔顯孫漢劉元熙莊有信顧澐俱著授為編修張馨周世紫俱著授為檢討漢書編修王際華已經授職庶吉士李因培鄭虎文秦鏞蔣元益史貽謨歐陽正煥謝溶生積善沈志祖徐開厚鈕汝騏朱若東張甄陶國柱宋弼溫敏章瞿張紹渠徐光文李清時王楷楊演時俱著授為編修宗室達麟圖何德新楊維震夢麟俱著授為檢討梁濟渥楊永謨朱履端單鐸以部屬用黃遇隆鍾鳳翔許葵以知縣即用丁

居信潘偉蔣辰祥冀文錦楊士銘著歸進士
原班銓選莊存與此次散館考試詩賦雖屬
平常聞其平時尚留心經學著再教習三年
下次散館再行考試○予故內大臣一等伯
欽拜祭葬如例謚肅敏○辛丑諭軍機大臣
等江蘇刁民聚眾阻糶近有數案其中青浦
縣朱家角鎮一案尹繼善安寧譚行義俱經
奏聞吳江縣盛澤鎮一案尹繼善奏聞而安
寧未奏吳江縣徐方等咆哮縣堂一案譚行

清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義具奏而尹繼善安寧尚未奏到伊等同屬
封疆大吏於地方事務當權其輕重如事屬
尋常可以即行完結原不必請旨定奪如事
關重大自當據實奏聞但督撫等同在地方
數百里內何以陳奏參差若此為民司牧凡
事當綢繆於事先豫為佈置勿令羣情洶涌
倘有奸匪倡謀即應早折其萌芽勿令縱恣
設或事起倉猝又當善為彈壓勿令蔓延方
足以靖刁風而戢眾志今江蘇一省因米價

昂貴而奸民過糶滋事之案不一而足如蘇
郡顧堯年之自縛以煽惑眾心其尤著者將
來輾轉效尤何所底止此數案現在作何辦
理地方曾否寧帖督撫大吏當妥協經理方
不負簡任封疆之意非徒以一奏了事遂謂
可謝已責也可傳諭尹繼善安寧譚行義令
其善體此意並將此數案情節輕重及現在
如何辦理之處具摺奏聞尋據尹繼善安寧
會奏蘇州顧堯年一案已經發落青浦朱家

清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角鎮一案審明踏沈米船拆毀行面并勒令
罷市抗官係秦補王聖金為首應立即杖斃
為從者分別充徒枷責吳江縣盛澤鎮一案
審明刁民萬友臣等借口出洋鳴鑼誘眾踏
沈米船該縣差役往拘各犯反欲毆差但尚
無辱官鬧署及罷市等事應照搶奪律擬徒
將首犯萬友臣先行枷責為從者分別發落
至吳江縣咆哮縣堂一案查明實係訛傳並
無其事得旨覽奏俱悉應時刻以懲奸安良

存心而辦理毋存欲寬欲嚴之念則得矣。又據譚行義奏吳江縣咆哮縣堂一案原不應即行瀆奏。因顧堯年一案游手之民目無功令不可不急求懲治。故一併敘入致與督撫陳奏參差報聞。○以頭等侍衛莽阿納為四川建昌鎮總兵。○壬寅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據準泰覆奏訊明韓德榮倡立邪教案內之王之卿即係王子慶該犯業經碩色咨明在豫監斃無從提質等語。此案據碩色奏報王子慶於四月十五日在豫病故而案內之徐文美呂大訓亦據直督那蘇圖奏報於四月十六日病故該犯等是否因病身故抑或因邪教處分褫嚴地方官回護前非瘐死以滅口更或該犯等知事已敗露罪惡難逭暗通信息自盡以免追究種種情弊均所難免。今山西之韓德榮等現在審究山東之劉二長兒

等現在提解則羈禁宜嚴僉差宜慎不可使應質要犯稍有疎虞可傳諭準泰留心查察并嚴飭地方官加意防維毋令瘐斃致案情懸宕難結倘有前項情弊朕必於該撫是問。○又諭據喀爾吉善奏稱浙江温州府樂清縣貢生鄭奇斌存有餘粟族衆向借不允鄭圖南等即硬將穀石挑去鄉愚即有效尤硬借富戶穀石者又據處州松陽縣徐陞寄貯租穀不肯出借佃戶孟季祥等即自行開倉挑去經該府縣嚴拏枷責究追仍令究明倡首之人重治以罪等語此等強借米穀之案刁風斷不可長喀爾吉善即行嚴拏懲治并究倡首之人亦只可如此辦理封疆大吏遇地方事件俱應權其輕重如事屬尋常祇須照例完結原不必請旨定奪若事有關係即應據實具奏又不得因朕此旨遇應奏之事匿不上聞此次喀爾吉善所奏樂清松陽二案恐尚有粉飾之意著令其查明據實具奏

再近來米價各處騰貴而刁民聚集開闢所在多有即如蘇州之顧堯年等以喊求減價平糶鼓衆滋事又吳江青浦等縣屬阻糶抗官種種不法應行嚴處以戢澆風但各處米糧何以俱稱昂貴當思致此之由悉心調劑務使價值持平民心安帖斯無負朕委任之意可傳諭喀爾吉善知之○又諭據喀爾吉善奏稱呂宋為天主教聚集之所內地民人在彼甚多商船往來難免無傳遞信息之事

又本年二月間呂宋夷船到廈有攜帶書信至漳州府龍溪縣嚴登家內者其嚴登之子嚴廩嚴諒現往呂宋未回等語內地民人潛往外洋例有嚴禁今呂宋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內地民人竟因與同教多潛彼地現查有嚴廩嚴諒果往呂宋未回豈向來該地方官於各海口竟未將民人透越之弊嚴行約束抑或辦理未善致有疎漏此等民人潛在彼地從教且復書信往來若非確查嚴禁於

海疆重地所關非細可傳諭喀爾吉善等嗣後務將沿海各口私往呂宋之人及內地所有呂宋吧黎往來蹤跡嚴密訪查通行禁止並往來番舶亦宜嚴飭屬員實力稽察留心防範毋致仍前疎忽其嚴廩嚴諒等查明之日即行奏聞○吏部議奏工部恭辦

冊謚

大行皇后

冊寶並不敬謹小心辦理製造甚屬粗陋應將工部尚書哈達哈趙宏恩侍郎兼內閣學士索柱侍郎涂逢震三和何國宗并司官西紳等均照例革職得旨工部堂官辦理部務其向來風氣大概外省事件到部無論情節若何輒行駁詰及駁後覆到之日又復模稜議准至於在京一切工程事務並不留心經理料估之先一任豫為浮冒之地迨其承辦肆意苟簡漫無覺察陋習相沿恬不為怪不獨此次辦

大行皇后冊寶一事。況此事典禮崇重。該堂官身為大臣。應知敬謹查辦。乃亦復粗率潦草。毫無慎重之意。本應照部議革職。但哈達哈三和兼辦事繁。且曾經親到查看。姑從寬革職留任。趙宏恩日前已經朕嚴切教訓。伊又兼管都統事務。且現在漢侍郎內尚未得可以勝任尚書之人。勉強姑容。何國宗到任未久。均從寬革職留任。索柱為人本屬卑鄙庸劣。不稱侍郎之任。況於部務又素不留意。著降三級調用。涂逢震前經命往江南宣諭化導。朕見其人尚可造就。因厯用至侍郎。乃伊自到部之後。惟知自守。派進旅退。從未見其建一言。辦一事。因循怠玩。深負委任。著降四級調用。餘依議。○蠲免安徽旌德合肥來安和州含山新安廬州等七州縣衛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癸卯以

冊謚

大行皇后遣官告祭

太廟後殿

奉先殿。○軍機大臣等議覆安西提督李繩武奏稱。準噶爾此次貿易。夷目所帶牲畜較上屆加倍。肅州廠小難容。現諭該夷於山北有水草處暫留牧放。俟稍有臆力。分起趕行。其疲乏牲畜約萬餘。窮夷懇求變賣。現委員設法售變等語。查準噶爾赴肅貿易。所帶牛羊從無在哈密變賣之例。但向來求售提臣等代奏。屢經奉旨允准。此次所帶牲畜既倍上年。其疲乏牛羊應令酌量於哈密設措售賣。仍申明成例。令其不得視為故常有違定議從之。○吏部議覆雲貴總督張允隨疏稱。雲南元江府因遠地方夷漢錯居。距府治甚遠。請將元江府知事移駐因遠。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奏。先據巡察黑龍江等處郎中善寧條奏。黑龍江佐領缺出。於協領內揀選兼管經軍機大臣議。盛京等處辦理俱不畫一行。令各該將軍查辦。今陞任盛京將軍達勒

當阿覆稱盛京八旗滿洲協領由本城佐領
陞授者原管佐領毋論世管公中俱令兼管
若別城陞授者所遺佐領開缺至前任協領
所兼佐領係世管令其子弟襲替係公中即
令新任協領兼管至盛京蒙古漢軍協領員
缺若將別城佐領補放將伊原管佐領開缺
遇盛京佐領缺出令其兼管又黑龍江將軍
傅森覆稱齊齊哈爾等三城所屬庫雅拉世
管佐領陞授本城協領者令兼管原管佐領

陞授別城者不便兼管索倫達呼爾巴爾虎
協領俟本城索倫達呼爾巴爾虎公中佐領
缺出令該協領兼管至齊齊哈爾漢軍協領
俟本城漢軍佐領缺出令其兼管舊滿洲公
中佐領如陞授本城本旗協領者令其兼管
陞授別城別旗者毋庸兼管城守尉水師營
總管各有專責不必兼管佐領達呼爾佐領
不便令滿洲協領兼管各等語均應如所請
行又調任寧古塔將軍阿蘭泰覆稱寧古塔

官差非他處可比若令協領兼佐領不敷差
遣等語臣等未能深悉彼地情形應令再籌
定議從之○甲辰

上至觀德殿

大行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素服御太和門遣正使莊親王允祿副使平
郡王福彭齋

冊寶詣觀德殿

冊謚

大行皇后冊文曰內治丕昭風播周南之雅化
坤儀懋著宜揚媯汭之芳聲稽茂典於容臺
易名恭重備鴻章於閔寢命冊攸崇琬刻初
呈瑤緘永煥惟

皇后祥鍾勲族教秉名宗柔嘉協圖史之規
淑慎表珩璜之度荷

皇考之慈命作配朕躬蒙

皇妣之褒稱深嘉至性聿自坤寧正位每宵肝
之相資常偕

萱殿承歡實清溫之是代奉

神靈之統克嗣徽音端官府之型宏宣令問禮修蘭館儉勤則躬曳練衣恩洽椒塗仁恕則澤均樛木綜平生之懿行莫罄揄揚薦壹惠之鴻名用垂久遠式循彝典爰布明綸在昔黔婁謚定於其妻亦越展禽誄傳於乃婦蓋由伉儷之篤匪朝伊夕以相從斯能纖悉無遺有美而文之備至追思

皇后之淑德惟朕知之為最深疇咨謚典之

隆稱自朕衡之而允協惟賢與孝實乃兼優曰孝且賢詞無溢美茲以冊寶謚曰

孝賢皇后於戲闡揚至行寸心可信於千秋約舉大端兩字實該夫衆善金章龍紐蘭宮之寶器猶新香檢鸞書黼帳之琅函肇設祇膺寵賁默鑒追思哀哉○諭內閣每日進呈本章朕批發後例由六科赴閣親領發抄以昭慎重乃近來該給事中等怠忽成習竟有不親身祇領諉之筆帖式等代行者往往不

待接本先已散去至次日始行發抄朕所聞如此夫本章關係緊要承領乃科臣專責似此因循玩愒必至貽誤朕姑寬其既往著大學士等傳旨申飭將來若不親身承領或抄發遲延必嚴加議處大學士等亦留心稽察如有仍蹈前轍者即行查叅○又諭據班第張廣泗奏稱建昌道陳緯打箭爐同知鮑成龍承辦糧運漫不經心所領烏拉牛騾多致倒斃請革職交與巡撫審擬等語陳緯鮑成

龍著革職其廢弛糧務之處不必解交巡撫審擬如有應行訊問情節即於軍前嚴訊明確枷號示衆俾承辦糧運之員知所警惕俟凱旋之日照例定擬○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奏岳鍾琪於四月二十日到營詢以軍中應辦事宜據云賞罰宜嚴番兵嗜利即漢兵亦須懸定賞格方能鼓舞惟信賞而後可必罰倘有違犯法令及臨陣畏縮即行軍法從事庶人皆勇戰膚功迅成至兼用漢番兵宜各

盡其長聞伊等總以番兵當首漢兵隨後一有惶惑相率奔潰查番蠻所用刀桿等器止利短攻漢兵鳥鎗弓矢俱能及遠自應令漢兵居中首當其衝而番兵分左右翼夾擊乃能取勝若攻碉寨則宜分番漢兵隊各攻一寨惟用大礮令漢兵遙為助勢其硬撲硬進各展其力庶勝不相爭負不相掄再用番兵須釋其疑乃收其益若用之而復疑之兵法所忌今宜以恩威宣諭諸土司俾皆信服即如所統黨壩一路雜谷土兵最多應令挑易精銳從戰而綽斯甲係金酋後戶將來敗北逃竄擒首須藉其力皆宜豫為撫定種種籌議頗中肯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前往黨壩總統得旨覽奏俱悉○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議奏河葦各標兵照標營一例全賞每年需銀二千六七百兩不等惠濟本銀祇一萬五千兩息不敷用應於河標現存息銀內再支五千兩交商營運息銀足敷全賞於來年

秋季為始即照標營例賞給俟積有餘剩成數陸續歸款下部知之○授一甲一名進士梁國治為翰林院修撰一甲二名進士陳栢一甲三名進士汪廷璣為翰林院編修○乙巳以

冊謚

孝賢皇后頒詔天下詔曰朕惟德協安貞式著順承之義化成久道方資儷照之輝佐內治於椒庭芳型遽邈表徽音於瑤牒茂典宜昭

皇后富察氏慶毓仙源瑞鍾月極貞仁夙賦秉禮教於勲門淑慎性成卜嘉祥於世族當倪天而作配壹政聿修迨應地以承庥坤儀益懋逮事

皇考世宗憲皇帝

皇妣孝敬憲皇后克勵誠心永符孝則問安之禮早著於當年追遠之忱常如夫一日上奉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敬體歡心深蒙慈愛

萱幃愉色。非徒視膳之文。蘭殿和風。允洽承顏之喜。二十二年之內。敬順無違。一十三載以來。溫恭合度。統六宮而敷化。佐宵旰以憂勤。總九御以垂型。翊修和之治理。寬仁逮下。則樛木恩融。節儉提躬。則葛覃風古。每相咨於內殿。無非下軫民依。即交儆於行宮。猶恐上煩。

懿念歷觀古之賢后。蓋實無以加茲。今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嗟惟孝行。

聖慈之悼惜方深。緬厥賢聲。宮壺之悲思曷已。夫典隆議謚。即朕意不得而私。而德足稱名。實衆心之所共協。爰詔所司。詳稽彝憲。祇告太廟。以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冊謚為

孝賢皇后。於戲播徽。稱於萬國。禮備哀榮。揚淑範於千秋。道光圖史。頒示天下。咸使聞知。○諭河南歸德府屬之永城鹿邑夏邑三縣九年之中六被水災。雖屢經蠲賑。而錢糧積欠甚多。難以按期完納。是以十一年十月內

曾經降旨。將永城鹿邑夏邑三縣乾隆十年分未完帶徵銀兩。緩至戊辰年徵收。其乾隆十一年未完帶徵銀兩。緩至己巳年開徵。今屆戊辰之年。理應徵乾隆十年帶徵銀兩。但該三縣尚有乾隆十年水災案內未完帶徵緩徵及司庫歸補銀兩。乾隆十一年水災案內未完帶徵司庫借項及乾隆十二年耗羨等銀兩。為數甚多。且有本年應徵正賦若俱於今年麥後新舊并徵。恐民間元氣未復。力有難支。朕心深為軫念。著將永鹿夏三縣民欠乾隆十年十一年水災案內未完帶徵錢糧及借領司庫耗羨等銀共一十七萬四千有零。俟己巳年徵完乾隆四六七三年舊欠之後。於庚午年起分作三年帶徵。其歸德府所屬之商邱柘城二縣亦經連被水災。現有民欠乾隆十年十一年地丁借領等銀兩。俱應開徵。誠恐小民以一年之所入而完數年之逋賦。不免拮据。著將該二縣所有借領司

庫銀兩及本年正賦先行徵收其未完乾隆十年十一年地丁銀兩俟來歲己巳年起亦分作三年帶徵庶俾民力寬舒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冊謚

皇后未議王公行禮之處於禮未協禮部堂官諸凡事務每辦理糊塗其遺漏舛錯之處甚多部務豈得如此辦理禮部堂官著交部查議具奏○內閣翰林院帶領新科進士引見得旨新科進士除一甲三名梁國治陳柟

汪廷璣已經授職外劉星煒毛詠鄭忬吳綬詔錢汝誠邵樹本陳淦雷曰履邵齊然陸鈞寅保陳長鎮張裕榮李中簡葉世度邵祖節陳科捷陳大化馮浩宗室平泰鍾蘭枝劉宗魏王翊舒毓椿徐堂楊穀貽李宗文周學伋史奕簪劉定道朱珪楊方立范清沂林明倫劉景平胡廷齡晏珖段廷機苟華南邊繼祖陳炎宗宗室良誠王恒荆如崇李兆鵬朱仕琇洪其哲陳慶升圖谿布福明安傅清俱著

為庶吉士虞鳴球劉湘蔡鴻業毛紹睿胡紹南葉啟豐張玉階李敏行魏夢龍周照謝墩朱丕烈武納翰陳夢說葉宏覺羅阿永阿福柱禮綸音惠宋越秦朝鈺俱著分部學習照例試用高觀鯉趙賢方懋祿陳天寵張鳳翥卞樂鄭宗孔潘思光黃元圮干從濂黃汝亮程英銘吳培朱衷炳修孫巖俱著以知縣即用王鳴葉長浦宋鑒弓椿鍾和梅陳佩張文朱崧王炎黃寬胡莘隆張淑渠凌魚李枝昌

李曰瑞盛世佐康慶雲方玉麟梅雲程陳于上梁卿材劉東鉞劉正國張銓葉鑒曹學詩朱心學俱著分發各省以知縣用餘歸原班銓選○丙午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現在工部出有滿

侍郎缺一時未得勝任之人阿克敦雖負罪戾在滿大臣中尚屬舊人著加恩寬釋仍棄瑕錄用俾蓋前愆工部侍郎員缺即著阿克敦署理○大學士等議奏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攷古制帝為后期隆殺不一明肅皇任情裁抑固無足論成祖周期御殿似亦太過蓋帝后雖云儷體而地道臣道天澤昭然陞殿視朝事關典制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喪制應遵

祖制百日後

皇上陞殿文武各官及外藩使臣行禮羣臣朝服如常儀作樂至

御門聽政

皇上兩月除沐後即應舉行羣臣常服不掛朝珠禮畢仍素服百日後羣臣常服掛朝珠

孝誠仁皇后喪儀百日後一週年以內王公以下各官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等日服朝服

上朝月朔初二十等日服補服俱掛朝珠馬懸朱纓尋常上朝常服不掛朝珠乘馬不懸朱纓今

孝賢皇后百日以後一週年以內百官上朝坐班悉照此制其尋常入內奏事即月朔及逢五逢十等日亦常服不掛朝珠至一切典禮應服朝服蟒袍之日仍如常儀得旨

孝賢皇后大事一應典禮朕皆斟酌古今務協其宜蓋皇后坤寧正位體制原尊然以天

子之禮視之則節文亦自有別就令伉儷恩篤亦不可事事從而加厚以致失之太過即令情誼少有未洽亦不宜事事從而貶損以致失之不及蓋皇后自有皇后之體制不可以夫妻之私情為之增損於其間也朕於

孝賢皇后情誼隆重固天下臣民所共知而經紀喪儀從不肯以一毫私意稍紊典常考明代嘉靖七年孝潔陳皇后之喪閣臣張璁援据古禮以為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特為

旁期言若妻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固未嘗絕上宜為后服期等語其折衷頗為允當今據大學士等議奏禮儀內如陞殿作樂一節凡屬大朝祀典自當照例舉行朕意今年內尋常陞殿但鳴鐘鼓樂懸而不作庶為合宜至來年正月將屆一週所有一切典禮著照康熙十四年之例如常儀餘依議行○戶部議准直隸總督那蘇圖疏稱秦寧鎮兵米倉九間應改建易州城內並添貯

陵糈倉五間請動項興修從之○閩浙總督署福建巡撫事務喀爾吉善疏報閩縣等各廳縣十二年分開墾水旱民地共一百一頃七十六畝有奇○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各省採辦吉地木植等項運送遲延傳旨詢問今據楊錫紱奏湖南省委運楠木通判韓宗藩自乾隆十年九月起程在途兩年有餘尚未抵通經江南淮宿兩關查出該員領解木植有較批文數目短少者明係在途卸賣

有浮多者明係夾帶漁利等因該督撫始將韓宗藩題叅究審向來此等承辦之員罔顧欽工惟貪財利而督撫等舉以屬之委員一經起運遂若與己無與漫不加察委員無所顧忌經年屢月任意逗留雖云罪在委員若該督撫等早為留心體察委員何至營私遲誤至此除題叅之韓宗藩從重究擬外所有解到木植倘或數目短少圍徑丈尺不足即著塞楞額等分賠以為督撫不實心經理之

戒再楚省如此他省得無類是可傳諭承辦木植各該省督撫令其將委員曾否如數運到之處悉心嚴查具奏○軍機大臣等議覆安西提督李繩武奏稱夷人阿濟巴勒第呢雅斯二名投誠查係額敏和卓部落人被擄私自逃回遣之不去哀懇迫切可否收留請旨定奪等語查該提督所奏阿濟巴勒第既有弟兄可認應如所請交扎薩克令其完聚其呢雅斯一名應照奏定新例解京口安插

從之○以故一等伯欽拜姪固寧阿降襲二等子○戊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余棟所奏四譯館序班請與陞遷譯字肄業生准與考試一摺援引繙譯算學之例上請不思繙譯算法現在需材以資實用且各以本藝考取考取後又各有專職四譯館人員豈可與之並論我朝設立理藩院以撫綏屬國其海外入貢表章皆由各省通事繙譯進呈未嘗用該館肄業生不過沿習舊規存而不廢以備體制而余棟嘵嘵置詞遠牽旁引殊屬不知分量又稱諸生中殊有文理優通字畫端楷者以限於不能進取紛紛告歸夫該館所肄者番書自以各精所業為事原不宜取文理字畫若論文理字畫自有學校科目在又非該館所職此不過開一倖進之門耳余棟於乾隆七年即曾以此陳奏經該部議駁今復再行煩瀆並不為

衙門職掌起見而專為所屬請陞遷請考試所見甚為瑣屑著交部察議提督四譯館以今視之實為廢冗間曹無所事事尚不如裁之為便如以為應設以備體制則不宜聽其冷員虛糜又不宜聽其假名冒進其該衙門應裁應設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定議具奏如以為應設則作何使其名實相副整頓辦理之處一併議奏尋議四譯館不過傳習各國譯字現在入貢諸國朝鮮琉球安南表章本用漢文無須繙譯蘇祿南掌文字館內原來肄習與暹羅表章率由各督撫令通事譯錄具題至百夷及川廣雲貴各省土官今既改置州府或仍設土官皆隸版圖事由本省回高昌西番西天等國以及洮岷河州烏思藏等處番僧現統隸理藩院高昌館字與蒙古同西天館字與唐古忒同是該館並無承辦事務應歸并禮部會同館於滿漢郎中內揀選二人引見候旨簡用一人兼理三年更

代換給印信其館卿向加太常寺少卿銜於義無取應改為提督會同四譯館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仍照原銜食俸陞轉再會同館大使一人朝鮮通官十四人書吏八名阜隸六名館夫十八名照舊存留其四譯館原設之卿一人典務一人並裁序班八人酌留二人合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為一館曰西域館除蒙古唐古忒毋庸置譯字生外將回回西番譯字生酌留四人合暹羅緬甸百夷八百並蘇祿南掌為一館曰百夷館將暹羅百夷譯字生酌留四人以備體制館概裁汰再會同館大使向於各省雜職內推陞今應照從前四譯館典務之例於序班內陞用由吏部論俸推補序班員缺於譯字生內選補譯字生缺於在京童生內選充由館呈部考補再館舍舊有三處一在御河橋一在安定門大街一在正陽門外橫街原係豫備貢使並非衙門今設會同四譯館衙門即以四譯

館充設無庸更建從之○調雲南臨元鎮總兵哈尚德為貴州古州鎮總兵○已酉夏至祭地於

方澤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內閣學士索柱員缺著伍齡安兼管現在內閣學士內有出差及患病者其應辦事務著兆惠暫行兼理○諭軍機大臣等直隸地方夏間雨澤霑足之處頗多今據那蘇圖奏稱天津府屬低窪處所已經得雨播種惟膠泥鹹土缺雨未插並已經收麥之地統計將及四分尚未佈種秋禾望雨甚亟又河間府屬以及深冀二州雖屢經得雨尚覺未甚霑足等語朕思天津等處與山東地方毗連山東去歲被災今年收成未足倘天津等處亦復如是則兩地民力必皆拮据後此接濟未免又費經理况天津等處上年亦經被災今時已夏至若雨澤再霑收成復歉將來不止購備籽種必

尚有應行籌辦之事如米糧一項或可於附近豐裕之地協濟或可於各處通融撥用著傳諭那蘇圖令其豫為留心經畫并將目前曾否得有透雨及二麥情形若何之處詳悉具摺奏聞尋奏天津等處雨澤愆期自應豫為經理查附近州縣倉糧因上年動撥賑濟今歲又協濟東省所存不能有餘惟保定廣平大名三府麥收甚廣現價平減擬發司庫銀每府買麥二三萬石但天時難定萬一不敷臨期未免周章可否照乾隆九年截漕之案酌留漕米十數萬石存貯北倉得旨所奏俱悉截漕之說此際可緩○又諭據張允隨奏稱古州鎮總兵宋愛現丁母憂其印務令冷文瑞前往署理並請將清江協副將唐開中補授等語唐開中現在赴川協勦軍務未竣要缺不便久懸冷文瑞現任鎮遠總兵若再令署理古州一人兩缺力難兼顧唐開中前次來京陛見朕猶記其人才具亦屬中平

不稱總兵之選即酌量委用亦祇可以內地事簡之缺試看古州苗疆重地非唐開中所能勝任朕思哈尚德著績滇黔頗有威望已降旨調補古州鎮總兵但其為人不惠其不能稱職而惠其過於喜事著總督張允隨傳旨訓諭令其毋存好大喜功之念每事酌中辦理綏靖苗疆以副委任○又諭山東被災地方朕心刻為廛念兗沂曹泰等府自前月初間普得透雨之後二麥收成分數若何秋稼種植情形若何此後曾否續沛甘霖其濟南等處北地地方前此既未霑足四月杪所得之雨亦僅二三寸此後曾否得雨秋田曾否播種二麥是否可救通省賑務既經分委查辦及今幾及兩月所辦一切散賑事宜若何委員是否實力奉行災黎是否均霑實惠如近來雨澤短少應作何豫為籌畫并未得透雨之處曾否先事綢繆高斌劉統勲及阿里衮等日久未見奏報可傳旨詢問令其逐一

詳悉具奏以慰朕懷尋奏查究沂曹泰等府於四月內得雨將及普遍濟南等迤北州縣五月初一二得雨四五寸者較多秋稼在在普種其麥收分數前奏六分以上蓋以豐歉通計而論若苗穰齊全顆粒堅實地方不但可以餬口且多入市糶賣價亦漸減其被旱處所臣阿里衮已查明賑借至臣等及科道等分路查賑不致遺漏惟青菜一帶僻處海隅去運河較遠難於輓運故前請暫通奉天海運將來商販絡繹米穀充溢臣阿里衮當飭各屬照時價買補倉儲豫籌民食亦屬兩便得旨覽奏稍慰○蠲免山東永利富國永阜王家岡西由石河信陽濤維等八場十二年分水災竈地額賦有差○庚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翰林等官數年以來未曾考試著

照舊例於本月二十九日傳集乾清宮候朕出題親試○軍機大臣等議覆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定軍營賞格嗣後兵丁殺賊一名賞銀五兩多者照數遞加擒賊一名賞銀十兩如係寨首及小頭人賞銀二十兩大頭人及逆酋素所信任者從優加賞克一大礮賞銀三百兩其次二百兩又次一百兩或五十兩領兵員弁親冒鎗石身先士卒計功陞補等語查軍營賞罰宜明但豫定銀數恐士卒惟利是圖或戕殺已降或爭功冒賞弊端未可枚舉應將所奏交訥親等詳酌另議得旨軍機大臣等議駁班第等奏設賞格一摺寄示納親令其閱看斟酌並傳諭張廣泗等軍營中果有奮勇爭先出奇制勝者臨期酌量即從優重賞務在合宜中竅庶足鼓士氣而勵人心○戶部議覆雲貴總督張允隨奏調撥滇兵協勦金川各事宜一馱載馬匹宜改用人夫上年黔兵赴川每

兵百名。夫七十五名。今滇省較黔更遠。須用夫八十名。再每兵百名。用大礮二位。應另給夫八名。或十名。俱照例給價。一出師。官兵應借給銀兩。統領叅將借銀三百兩。遊擊一百五十兩。都守一百兩。千把總四十兩。外委十二兩。馬兵六兩。步兵四兩。凱旋後扣還。一製備兵丁衣服。每名應折給氈衫銀三兩。交領兵官帶往。散給自製。一將備跟役。應照例帶往。其擡運軍裝人夫。亦准支給。一弁兵跟役。應得鹽菜口糧。均照例支給。一滇省調兵二千名。所有餘丁六百名。每名給安家銀三兩。沿途口糧。照例准支。一滇兵赴川。遙遠賞號等項。在所必需。應撥銀二千兩。交統領叅將等帶往備用。一軍務文移緊急。宜設塘馬自雲南省城至宣威一帶。每塘安馬二匹。其自威寧至永寧。永寧至四川。應咨黔川二省添置。均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川陝總督張廣泗奏鎮將宋宗璋等怯懦失機一摺。除

許應虎業經革職。解京審擬。宋宗璋馬良桂俱係已經解審之員。應行審擬治罪。遊擊羅于朝應歸瞻對案內。另叅辦理。叅將郎建業遊擊陳上才。既經該督照軍法鎖拏收禁。應革職審擬。叅將永柱應照溺職例。革職仍留軍營効力。失去礮位專管之千把外委等。亦應如所奏。斥革究審。至副將高宗瑾等。既尚可策勵。應留營以觀後效。從之。○又議覆張廣泗奏稱川陝定例。自副將至千總。凡缺出皆由部選。現在用兵之際。請暫通常格。軍前遇有副將以下缺出。即於此次出師奮勇立功顯著勞績人員內。揀選題補。事竣停止。倘不得人。仍照例咨部推補。應如所請從之。○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大金川地界綿亘一溝。南北不及三百里。東西不及二百里。中有大河一道。由北而南。番人夾岸而居。莎羅奔與伊姪郎卡所居。勒烏圍刮耳崖二寨。皆在河之東岸。四面雪山屏障。所通道路皆懸巖峭。

壁偏橋窄徑。其緊要路口俱建戰礮。今大兵已集。當分十路進攻。定期五月初八日齊進。得旨覽奏俱悉。惟俟捷音耳。○辛亥諭朕前經降旨。世襲官員在恩詔前承襲者。均令世襲罔替。恩詔後承襲者。各有承襲代數。但恐閱年既久。承襲漸盡。只餘恩詔前所襲數員。不特與國家體制未符。且有關係伊等生計。是以降旨。著王大臣查明伊等先世功績大小。定議具奏。復思歷年已久。實蹟恐亦難查。即伊等勅書或已行交部。或甚至遺失。均難稽考。萬一查辦不確。不應削而削。不當襲而襲。反不無微倖屈抑之處。轉非朕旌揚勲舊。憐念旗人之至意。著將查辦之處暫行停止。仍照舊例辦理。○大學士等奏纂修會典義例。一各衙門事例時有損益。數年必當變通。若一概登載。恐刊行未遍。更制已多。應請總括綱領載入。或有疑似闕畧。尚須斟酌者。恭請睿裁。至吏兵二部各有則例。禮部現纂通

禮刑部舊有律例。皆可隨時修改。其餘各衙門未有則例者。即交纂修分門編輯。每修成會典一卷。即副以則例一卷。先發該衙門校勘。實無遺漏錯誤。然後進呈。一舊本每遇大典禮必臚序。

列朝事實連篇并載。反掩正文。應請哀集舊典所載。并現在各衙門冊籍。一應舊章新制。皆薈萃源流。斟酌詳備。於朝

廟典禮各定為一儀。於官司事例各定為一則。書成後間有損益。如畸零節目止於則例內。增改即有關體制者亦止刊補一二條。無須全書更動。一八旗都統經理兵馬錢糧戶口土田世爵佐領等事。雖與戶兵二部關會實多。本職專行。又領侍衛衙門及護軍統領前鋒統領步軍統領皆職任重大。應請移取各該衙門冊籍。將職掌事宜另立一門。以補舊書之闕。得旨所議好俱已周到。依議。○壬子。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朕覽宗人府所奏本月二十六日致祭

地壇陪祀宗室章京一摺其到者纔十餘人餘皆推病未到祭祀大典不比尋常齊集豈有盡行推病不到之理此皆由宗人府王公等平素未經留心詳察視為泛常所致著將此次推病未到之宗室章京等交宗人府察議宗人府王公等亦著交該衙門察議○又諭朕覽吏部等衙門所奏本月二十六日致祭地壇陪祀之文武大臣官員各摺其中不到者甚多前因靜安莊王公大臣未經齊集曹降旨曉諭凡遇齊集之所不得託故不到令各衙門稽查今有事

方澤較之靜安莊更為重大乃諸臣徇於便安視為泛常仍多稱病託故本應嚴加議處但前此靜安莊查議諸臣朕以為發令之始免其處分此次亦姑從寬免嗣後凡遇一應朝祀大典應行齊集之處如有仍蹈前轍者朕

斷不為之姑容至查齋戒之大臣既有稽查之責尤宜敬謹從事豈有轉不陪祀之禮此後宜一體齋宿著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兩廣總督策楞等覆奏廣西竄漢卡番目黑夜追逐匪徒誤殺守卡兵勇一案內稱定限兩月將兇徒送出如再遷延抵飾亦惟督率鎮將統兵勒令獻兇等語策楞從前辦理此案已屬錯誤當黃芳瑞等進口告狀之時即應留於內地究詰實情而策楞等竟將原犯交發該國是縱之使得逞其狡獪今奏內又欲迫以限期懾以兵威是前此既失之寬而今此復過於嚴矣安南素稱恭順且地處極邊之外若因此等小節遽興問罪之師將來釁隙一開必至遇事生端煽搆無已豈有以天朝之大與荒徼小國為難之理且此案在該國番目原係誤傷內地兵勇論情稍有可原而該國王咨覆之詞尚屬遜順未可任意輕舉可傳諭策楞等令其詳度事勢

慎重籌辦務於國體無虧而又能綏靖邊疆
不至因此肇釁庶為兩全又不可因朕此旨
矯枉過正示弱遠夷○大學士等會議

孝賢皇后升祔典禮謹按禮虞而立主祭於几
筵練而遷祔主即入廟故有祔於祖姑之文
唐宋舊制帝在位而后崩祔於別廟明代先
祔奉先殿亦有先入太廟者國朝則奉安
奉先殿竊惟升祔大典當並祔
太廟

奉先殿以合古制今

孝賢皇后奉安地宮在三年後擇吉所謂虞而
立主正練而遷祔之時也如明會典所云祔
太廟後仍奉安於几筵殿至二十五月初始安
奉於太廟及奉先殿者皆毋庸議及又恭查
孝誠仁皇后時因
山陵未定奉移沙河即已成隧道與
陵寢地宮無異是以行點
主之禮奉入

奉先殿至
孝敬憲皇后奉移田村安奉殿內未入地宮遂
未行點

主入

奉先殿臣等謹議

孝賢皇后安奉地宮之日工部於

陵寢西配殿敬謹成造

神牌二分屆期恭點

神牌以一分供奉

陵寢一分敬捧升輿儀仗全設迎至

太廟升祔

聖祖仁皇帝

孝誠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東次一室仍照升祔

奉先殿例於潔淨殿內敬謹製造

神牌一分奉安

奉先殿一切儀注。交禮部敬謹詳悉定議得旨。是依議。○蠲免山西永濟。應州。渾源。大同。襄陵。太平。襄垣。高平。陵川。懷仁。天鎮。繁峙等十二州縣十二年分水災。電災。額賦有差。○癸丑。定大學士陪祀禮。諭向來

郊壇大禮。凡遇遣官恭代之日。大學士等俱不齋戒陪祀。蓋因會典開載。齋戒定例。有武官公以下。輕車都尉以上。文官尚書以下。員外郎品級以上之語。是以親王及內大臣。大學士等俱不陪祀。朕思王等天潢近派。原與臣寮不同。自當隨駕前往。內大臣等職司環衛。若專顧陪祀。則禁值必致曠誤。惟親行扈從。亦為合宜。若大學士乃政府之臣。為百寮表率。允當敬謹齋宿。以為衆倡。何以轉不陪祀。揆厥由來。當緣明代大學士僅列五品。在尚書之下。文官以尚書為冠。則大學士已在其。中。至我朝雍正年間。大學士既定為一品。在尚書之上。則所稱尚書以下。應改為大學士

以下。且如大學士史貽直。陳世倌等。有何緊要無暇政務。而顧於陪祀大典。尚且養高自怡。而不敬謹將事。則百官之懈弛。未必非若輩教之也。嗣後一切祭祀。大學士等一體齋戒陪祀。將此載入會典。○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山西咨掣邪教案內之劉恪。劉二。長兒遵奉諭旨。錄取原供。解送山西歸案辦理。正在咨解。適劉二長兒先在厯城縣監患病。醫治不痊。於四月十二日病故等語。此案收元邪教各犯。前據河南巡撫碩色奏報。王之卿於四月十五日病故。其王之卿供出之徐文美。呂大訓。籍在直隸者。又經那蘇圖奏稱。於四月十五六日病故。一案之犯。地分三省。而所稱病故日期。止在數日之內。其中不無情弊。或因邪教處分較失。察監斃人犯處分更重。地方官恐干嚴例。因而迴護。前非以致瘐斃滅口。更或該犯等知事已敗。露罪惡難逭。暗通音信。自盡以免追究。種種弊竇。均未

可定著傳諭阿里衮令其詳加查究勿令屬員朦混并將有無情弊之處查明具奏尋奏臣遵即密飭嚴查劉二長兒實係因病身故並無別情得旨此案要犯皆已監斃必有情弊也○又諭朕前因山東賑務緊要命高斌劉統勲帶同科道四員前往會同阿里衮查辦今據高斌等奏稱該省雨澤霑足麥收尚豐災黎漸歸本業高斌劉統勲俟審明監生劉用霖一案即起程進京復命至秋成後候旨來東會辦河道水利事宜朕思目今已屆季夏去秋成不遠高斌等若俟審畢劉用霖一案再行來京為日無幾旋又東行僕僕道途徒勞往返不如仍留彼處於諸事辦妥後即將河道水利事宜會同查勘既於地方要務彼此兼濟又可以省跋涉之勞且該省災地情形朕時切軫念日前因高斌等久未奏報曾有旨詢問今閱所奏雖稍得其梗概但本年二麥不過薄有收成而賑務雖甫經告

竣然所以命伊等前往非祇令同有司散賑而已如此則阿里衮一人亦足矣況尚有望雨之處恐將來正須籌畫前此被災既重地廣人稠阿里衮以一人之耳目亦難周到必得高斌等巡歷各州縣查察有司之散賑者實力妥協否災黎之被恩者遍及蘇息否拊循彈壓庶地方有司加意辦理於賑務更為有益也迨至巡歷既周已值查勘河道之時正可就便辦理似為妥協著傳諭高斌等知之并將何時可以會辦何時可以竣事之處具摺奏聞尋奏現在麥秋已過米價漸平各處陸續得雨不但有益早稼且可隨時種植晚禾第恐通省情形不齊仍令科道四員分查隨時知會臣等即酌量撫恤如有偏枯處所臣等即先事籌畫運米儲銀以為補救之計臣高斌臣劉統勲身到之處凡所聞見亦即知會撫臣酌辦臣等既經週巡則河道水利即可隨時相度訪問講求以便秋成後確

勘丈估。再將何日興修。何時告竣。會同具奏。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淄川縣民張選妻張氏。○是月安徽巡撫納敏覆奏米價致貴之由。不在商販之囤積。而在州縣之採買。米穀在官者多。在民者少。宜暫緩採買。以平穀價。得旨。俟交議。○浙江巡撫方觀承奏。浙省各屬。自五月初旬。晴日稍多。田中無水。頃值梅雨之後。連得甘澍。高下霑足。惟米價大勢昂貴。現在酌辦牙棧貯米。勸諭富戶出糶。并派弁兵嚴密稽查海口。以防偷漏。得旨。海禁尚屬不實力。頗有論及此者。○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議覆福州將軍新柱奏請興臺灣水利一摺。查臺灣全邑。及鳳山縣治北境。諸羅縣治南境。地皆高亢。無泉可引。水田甚少。間有一二處。可開圳引流者。俱已修築完固。又鳳山縣治南境。悉從內山開圳築壩。引流灌漑。凡可興之水利。無不盡開。今勘得諸羅縣北境。果毅後莊一處。由東勢湖山麓

枋仔林坑地方。開引水源十餘里。可灌田千餘畝。又於中坑仔溪。開引水源三十餘里。可灌田二千餘畝。又勘得彰化南大肚社旱園一片。就貓霧揀溪頭。開鑿水圳。引流灌漑。登臺莊旱埔一所。就萬年斗六溪之源。引流倒注。大排柵一派旱園。就東螺溪。疏濬通流。均可改水田。又淡防廳屬貓裏新港二社園地。自貓霧溪頭。築石壩循山開圳。分繞園間。可灌水田萬餘畝。竹塹保旱地一區。逼近麻豆溪。自溪頭築埤一道。分開南北小圳。亦可改旱地為水田。以上各水利。業戶自願出資。佃出工力。官為經理興修。應如所奏。試行。第內山溪水。多從生番地界流出。其築壩截流開圳引水之處。必須相度地勢。與番地無礙。更須仿照鳳山南界佃民向番買水之例。令番目通事曉諭該處番衆。每年令承蔭業佃。給與番衆鹽布烟糖等物。使不致滋釁。應責成道府確勘。如未便。即停。得旨。如所議。實力妥

行之。○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川陝總督張廣泗、四川巡撫紀山會奏。各路現安臺站計自出口抵各路軍營均約十餘站至二十餘站。核算一切運費每米一石需銀十二三兩。至十五六兩不等。口外氣候不齊。夫役疾病逃亡勢所不免。既難額外多養空夫。又不能臨時購覓。請無論官紳商民人等願包運者。取具印結。准於內地領米長運。一面領價。一面領米。分限勒期。逕運軍營。西路由成都等處領米運至美諾。占固、黨壩糧務官交收。三處程站相等。每米一石應給腳價銀十五兩。南路自成都等處運至吉地十五兩。自雅州運至吉地十三兩。自成都運至子龍十二兩。自雅州運至子龍十兩。再現在各土司境內青稞及麥。將次收成。飭員多買。又前赴松潘口外採辦牛羊。搭配兵食。報聞。○總兵銜岳鍾琪以特恩起用。奏謝並陳馳赴軍營情節。得旨覽奏俱悉。今已授卿為四川提督。若能努

力成功。早慰朕望。斯桑榆之收。榮寵正未可量也。勉之。○四川川北等處總兵官陳其瑛奏蒙恩賞給官莊變價。並動存租銀買米濟兵。伏思與其青黃不接。時借給以甦一時之困。莫若按月接濟。每兵散市斗三斗。其價於下季餉內扣收。仍將所收銀陸續乘賤買米貯倉報聞。○署理廣西巡撫鄂昌覆奏廣西米貴。由於廣東搬運太繁。然西省田多。東省人聚。商販流通。亦足相濟。惟在勸民留有餘之糧。不可盡糶。并禁囤戶得旨俟彙議。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五

實錄卷之三百十五

上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六月甲寅朔諭御史馮鈐

實錄卷之三百十六

上

奏東省辦賑大臣官員查看經由之處該地方因豫備牲口牌頭里長人等需索滋擾等語山左被災之後民食艱難朕深為軫念亟於拯救特命高斌等辦理賑務徧歷巡行以查有司奉行之善與否此誠期有利益民生之舉也但馮鈐所奏情節亦事之所必有所謂有一利即有一弊向來此等陳奏朕恐有累於民不容稍緩往往即降旨申飭該大吏或更加以處分此言官所以不問虛實有所

聞即入告而民風之漸習驕悍不畏官長亦率由於此現在高斌劉統勳即至四御史朕可保其本人必無需索之事而家人等則不可知馮鈐既有所聞應有確據山東被災之州縣可以指數查賑之欵差亦不過此數人或係伊等家人勒索或地方官有意逢迎應付或巡撫授意整備以及吏役之借端苛派著馮鈐將何地何人一一指出據實具奏朕將降旨究問以為擾累地方者戒嗣後科道等凡有陳奏俱遵照此例使事事俱歸確實則言官既得各盡其職昌言不諱而糾察皆有炳據亦不得借風聞言事之名架空誣捏而朕行政用中亦不致因噎廢食該衙門知道○又諭侍讀學士齊召南著在阿哥書房行走○以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傅恒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充經筵講官○以錦州副都統保德為江寧將軍○乙卯上奉

皇太后至觀德殿臨奠

孝賢皇后○詣

皇太后宮問安○予故貴州巡撫孫紹武祭葬如例○丙辰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滿洲舊習樸誠肫

然有尊君親上之意凡遇差使均能奮勉今漸染漢人習氣惟圖安逸竟失我滿洲舊規昨因祭祀齊集人少朕特降旨訓誡如鑲藍旗漢軍伯李坦凡遇祭祀齊集總未前往皇后大事以來稱疾不到及令御前大臣傳驗並非有病之人不過針灸數處希圖朦混朕懲一警百已將李坦革去伯爵此等人並未查辦該都統所司何事不寧惟是皇后大事竟有雜髮之人亦未可定本朝喪

禮。難髮之罪最重。康熙年間。公訥親族中穿孝。有人難髮。

皇祖聞之甚怒。即行正法。今若詳查。必有擎獲。即將此等人正法。亦何不可。但朕不為己甚。姑不深究。我滿洲過於漢人者。惟在風俗淳厚。失此又何以稱為滿洲。教導旗人。係都統專責。流風至此。皆伊等平日不能留心訓誡所致。嗣後若再不改悔。不惟將犯法之人從重治罪。並將該管大臣官員等嚴處。將此通

諭八旗咸使效法。前人遵循舊制。轉工部右侍郎何國宗為左侍郎。以副都御史嵇璜為工部右侍郎。○丁巳

上幸靜宜園。駐蹕翼日如之。○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准大學士訥親劄開老官齋一案。聞該地方官先因布客遇賊奪布。逃至府署稟報。知府不信。布客出具如虛甘罪認狀。方會同護鎮搜捕。臣查當日布客稟報知府徐士俊。以為平常搶奪之案。令開被搶地名。失去

布疋。以憑緝拏。並未訊及奸徒謀為不軌情形。亦未勒令出具認狀。嗣塘兵赴護鎮。劉啟宗衙門稟知。劉啟宗即親赴知府衙門密商。徐士俊猶狐疑未定。劉啟宗即派兵往禦徐士俊。亦委員帶領民壯同往。情形實是如此。報聞。○戊午。吏部議叙墾治營田實心任事之直隸平山令郭殿正。阜平令羅仰鑣。各予紀錄二次。從之。○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圓明園。○諭京師自入夏以來雨澤尚屬調勻。此數日內稍覺炎亢。秋禾待澤。方殷。著禮部照例虔誠祈禱。○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昨於乾清宮考試翰林詹事等官。朕親加詳閱。按其文字優劣。分為四等。一等齊召南。李因培。王際華。三員。二等程恂。周長

發程景伊張若澄宋弼國柱歐陽正煥錢琦
張九鑑金德瑛十員三等積善章愷林蒲封
張甄陶邱柱宗室達麟圖金姓沈志祖郭肇
璜周燾陳兆崙蔡揚宗周正思蔣元益阮學
浩沈慰祖吳履泰陸嘉穎顧汝修羅源漢二
十員四等朱佩蓮楊述曾謝溶生史貽謨邵
齊燾秦鑽劉元熙周玉章阮學濬李友棠孫
廷槐徐開厚肇敏寶光彝賴翰容錢維城李
金臺鄭虎文孫漢王檢劉炳出科聯張馨周
資陳佟保萬松齡儲麟趾張紹渠顧澌朱若
東周世紫徐光文諸錦夢麟李清時王楷王
錦黃叔顯程巖徐煒溫敏何德新覺羅奉寬
戈岱王世仕楊維震叢中芷陸樹本楊演時
王居正陳桂洲劉錫齡惠元士湯萼聯五十
四員內侍讀學士齊召南著陞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編修李因培陞授侍講學士編
修王際華陞授侍讀學士檢討程恂陞授左
中允侍講程景伊陞授侍讀學士編修張若

澄陞授右贊善編修國柱陞授洗馬其二等
未經陞用之周長發宋弼歐陽正煥錢琦張
九鑑金德瑛六員於伊等應陞缺出具名題
奏侍讀學士林蒲封侍講學士吳履泰中允
陸嘉穎侍讀周玉章洗馬佟保俱著降補編
修贊善王世仕降補檢討編修張甄陶邱柱
徐開厚孫漢黃叔顯檢討周世紫俱著以知
縣用編修肇敏著以八品筆帖式用編修阮
學濬賴翰容徐瑋戈岱陸樹本湯演時王居
正劉錫齡檢討李金臺萬松齡楊維震叢中
芷惠元士俱著休致其餘四等未經降調者
罰俸一年編修湯萼聯本應休致但念伊清
書散館考列一等著罰俸一年仍留編修之
任○又諭昨考試滿洲由別衙門陞用翰詹
諸臣既閱其文理又驗其人才分別等次一
等世貴永世共二員二等文保塞爾登官保
共三員三等法亮僊保武極理覺羅蘇岱吳
爾泰朱蘭泰色臣共七員內庶子永世著陞

授侍讀學士。侍讀學士朱蘭泰著降補庶子。庶子僊保降補贊善。侍讀吳爾泰降補中允。中允覺羅蘇岱贊善色臣俱著以旗員對品用。中允法亮贊善武極理俱著罰俸一年。少詹事世貴於伊應陞缺。出具名題奏。○戶部議准署長蘆鹽政麗柱疏稱山東永利等八場海豐等三縣上年被水竈地其額賦除按分蠲免外應徵銀九百九十三兩零請分年帶徵從之。○以內閣學士朱定元為左副都

御史。○貸江蘇元和吳江昭文崑山新陽上海青浦江陰靖江清河桃源大河衛銅山沛縣邳州宿遷嘉定寶山崇明通州等二十州縣衛本年被雹貧民其應徵新舊漕項銀米並予緩徵。○辛酉諭編修孫人龍由廣東肇高學政來京復命正當考試之時以患病不能與考為言。伊甫經到京何至適有患病之事。況伊從前考列四等學差三年辦理公事無暇從事筆墨詩賦當更荒疎若據實陳明

情尚可恕。今乃以患病託詞明係畏考規避殊屬取巧。孫人龍著作為四等罰俸三年。姑從寬免其休致。○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議覆紀山所請協撥軍需銀一百萬兩合之從前所撥已將及四百萬兩此時大兵雲集日費不貲若奏凱需時餽餉將何所底止當起事之初本圖震懾遐荒為一勞永逸之計雖知其難勢不容已今勞師動衆經歷歲時而免穴獸岫險不可攻力不能致全師取勝究將何道之從。金川在蜀僻處懸崖負固陸梁本不足較但既已興師問罪徵調旁省幾徧西南若棄此不圖無以警衆心而威蠻服番衆圍視而起其將何以禦之。然自朕反覆思之命將徂征固以止亂班師柔遠是乃常經古人云不以明珠抵鵲惜其所得不償所失也為今之計果已迅奏膚功捷音踵至固不待言倘尚利害相持當籌制勝良圖可以無頓大兵而狡寇帖服不致有損國威斯為上

策至班滾不過漏網遊魂無足輕重如果探囊可得亦足快心若勢不能中止又將頓師經年更加勞費則俘班滾而懸之藁街不足示武且擒獲班滾特以服李質粹慶復之心明非懸坐疑獄耳試思傷財動衆李質粹之首果足償赤子百萬之脂膏耶不惟李質粹即慶復又豈足以償之耶以事理輕重衡之不如置之不問此朕宸衷密斷為民力物命起見不然多者費矣後之所費數豈踰前而區區是較耶訥親赴川時起程匆促未暇諭及此可傳諭訥親令其統計全蜀情形熟思審處伊身在軍前所見較為親切必能善會朕旨如此番不用兵瞻對而大兵既徹之後萬一餘燼復燃嘯聚生事又不得不復為撲滅以杜後患則又不如目前多費為事半功倍矣其一先機籌及詳悉密奏候朕裁酌張廣泗等可不必令知之恐致洩露以搖惑衆聽其現在進兵形勢若何佇俟奏報以

紓遠懷大學士佳否近來起居步履如何隨便奏聞以慰朕意○戶部議覆大學士高斌奏稱山東登萊青三府地無商販連年歉薄米石不敷請將奉天米石聽商民糴買由海運東售賣等語係酌盈劑虛為一時補救起見應如所請仍令東撫將運米若干之處酌定數目知會奉天并禁運他省其二省臨口州縣驗票稽查令仍照舊例行從之○補行浙江福建乾隆十二年軍政卓異官四員不謹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二員罷軟官三員年老官七員有疾官一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壬戌諭江蘇地方人烟稠密食指浩繁目下二麥雖已登塲而收成只在六分上下米糧價值未能平減尚須接濟以裕民食今歲江西省麥秋豐稔倉儲現在充裕所當酌盈劑虛通融撥協著將江西存倉穀內碾米十萬石運送江蘇以備平糶之需該部即行文該督撫等令其遵照妥辦○諭軍機大臣等

朕聞歸化城地方。雖於五月十五日得雨。尚未霑足。其附近一帶雨澤。亦覺稀少。該處收成。較他處稍遲。至六月盡。方可登場。此時頗有旱象。望雨正殷。準泰何以未經陳奏。著傳旨詢問。令其將曾否得有透雨。地方實在情形。速行具摺奏聞。○除廣東清遠龍門。東安等三縣。十二年分水衝無徵田地。額賦有差。並補蠲四會縣。十二年分水災額賦。○癸亥。諭陝西西安同州鳳翔乾州等府州所屬。低田尚屬有收。高阜之地。因雨澤未透。收成歉薄。定例應俟秋穫時。確勘分數。辦理。但朕念秦民一年生計。全仗夏收。而此等被災處所。又係上年歉收之地。今歲遇閏秋收。為期尚遠。民食艱難。深可軫念。著將耀州臨潼渭南涇陽三原咸陽興平高陵富平醴泉大荔朝邑郃陽澄城韓城蒲城白水鳳翔扶風乾州永壽武功等二十二州縣。夏收五分以下之村莊內。乏食窮民。咸予撫卹。一月口糧。折給

銀兩。俾得接濟。被災里分。本年應徵地丁麥石。緩俟秋熟後徵收。其耀州等十六州縣。被災里分。內十二年分緩徵地丁糧石尾欠。及興平鳳翔扶風乾州武功等州縣。被災里分。內十二年分未完地丁糧石尾欠。一併緩至己巳年帶徵完納。庶災黎既資接濟。復免拮据。以待秋成。該部即傳諭該督撫。速行妥辦。用慰朕勤恤民隱之念。○又諭。據福建巡撫潘思渠奏。請來京叩謁。

孝賢皇后梓宮。此不過隨衆陳請。並非出於中心之誠實。可不必。夫帝之與后。分位之尊。重雖同。而體制則有區別。從前

皇考大事。直省文武大臣。悉有是請。朕皆酌量。或准其來京。或未允所請。誠以地有遠近。事有繁簡。亦未嘗一槩令其前來。致妨庶政也。若

皇后之事。則視此有異。封疆大吏。原可不必要。僕僕道途。而外省大臣。中如駐防之將軍都

統等公事尚簡與督撫自不相同即均一督撫而旗員之與漢員亦不相同蓋旗員地分親近沐恩尤為深重一遇

皇后大事義當號痛奔赴以盡其哀慕難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豫宮闈之事而思及朕躬當此事故亦應奏請來京請安庶君臣之義不致漠不相關也如策楞新柱等一聞哀信即瀝誠懇請朕皆允其入京其遷延未奏者現在亦交部查議自屬情理之當然若漢大臣則視此有間原可不必奏請蓋大禮所在過猶不及即以君臣義重中心迫切急欲來京叩請朕安並敬謁

皇后梓宮亦應於聞信之日即行具摺請旨方足以表其誠惻若以原可不必之事復遲之又久見衆人皆為是請始以一摺塞責明係觀望並無誠心於體制之尊卑事宜之輕重兩失之矣朕於

皇后喪紀一切典章俱準情酌理務期至當

不存絲毫成見使有過不及之偏著將此旨通傳諭各督撫知之○陝西巡撫陳宏謀覆奏米價日增原非一時頓長實由生齒日繁補救之方一在開闢地利各省沃土皆已開墾山坡水濱曠土尚多但地氣淺薄種一年須歇一二年一經勘報升科每致賠累小民疑畏不前請輕減畝數給照為業不許豪強爭佔并將零星五畝長不升科舊例再為推廣俾多留餘地以為墾治工力凡關水利隨時興修如工費浩繁官為借給工力計議悉聽於民則既無妄費又免阻撓一在廣積倉儲從前定額原不為多今欲多貯而專恃採買徒昂市價且存貯一處轉運不易請各省近水州縣沿河水陸馬頭設倉分貯山陝雖舟楫不通而濱臨黃渭之州縣亦可建倉再令捐納貢監悉在本地報捐本色再秋收後窮民願將米穀完納地丁者聽收穀不拘一途可省採買貯穀不拘一處可省運費積貯

既多原可借糴有備無患莫善於此得旨俟
彙議酌行○命四川建昌鎮總兵官莽阿納
前往大金川軍營聽經畧大學士訥親總督
張廣泗酌量委用○以包衣護軍統領豐昇
額為錦州副都統○甲子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乙丑諭軍機大臣等
山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奉天錦州府知府
金文淳皆於

孝賢皇后百日内剃頭經巡撫及副都統叅
奏已降旨解交刑部治罪本朝定制遇有國
恤百日以內均不剃頭倘違例私犯

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薙髮不薙
髮者無不處斬之理此百餘年來人所共遵
不待傳諭而後曉是以會典律例皆無明文
蓋因修會典時不過增損明季之舊章明朝
原無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當然不
必載之簡冊即如子孫孝養父母當食進食

當衣進衣豈待專立科條然後盡其子職亦
豈得以律令不載遂為不孝者解免至謂漢
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苟存此心即與不肯
薙髮者同尤不容誅也伊等身為臣子豈有
不遵國朝定制之理若謂出於不知又豈不
見他人尚未剃頭何以不推求其故安心違
犯此即立行正法以彰憲典亦無可恕然自
朕思之律例會典究無明文而部文究未傳
諭其所以未經聲明者亦因其為衆所共知

今既欲明正其違犯之罪又當曲體其愚昧
犯法之情且或遠方僻陋拘於二十七日除
服之文實有陷於不知或見他人剃頭者即
為事屬可行冒昧觸網此等情節又不得不
格外矜原更恐外省見有此兩案諭旨慮蹈
徇隱之愆紛紛查奏國家亦無此體制可傳
諭各督撫提鎮學政欽差各官等此旨未到
之前或現在已經查出之案自當叅處不當
廢法姑縱其餘未發覺者概不另行飭查旗

人本屬當知若有喪心之徒不在此寬免之例嗣後將國恤百日內不得剃頭違者立即處斬之處載入會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朕惟率由

祖制欲法在必行並無從寬從嚴之見存乎其間○丙寅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江蘇淮徐海三府

州屬頻年災歉朕多方賑恤災黎雖獲安全而元氣終難驟復且賑糶浩繁災屬倉儲一時未能採買足額所當因時籌辦俾民力稍舒積貯有備所有歷年因災緩徵漕糧均應今冬徵足搭運解通但念此項緩漕皆係節年災田出辦今歲秋收小民既完本年之新糧復帶辦數年之緩漕民力未免拮据著將淮徐海三屬災緩漕糧八萬七千餘石免其搭運即截留各本處以為補倉備賑之用不

拘秫豆粟麥各項雜糧聽民就便陸續完納至來年麥熟後徵足貯倉以實儲備該部即遵諭行○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寧奏稱蘇州府城顧堯年等開闢一案遵照諭旨將首犯顧堯年等三犯立斃杖下其青浦縣朱家角地方罷市一案亦照此辦理將為首秦補等二犯杖斃等語○刁民聚眾抗官恣為不法立斃杖下毫無足惜但在起事之初羣情洶涌或眾犯不服拘拏強梁闖關則杖斃一二人可以挫其兇悍之氣使早為解散至既經拏獲究審自應按律定擬若加以杖斃必有議其法外用刑草菅人命者轉不足服眾心而懲兇暴朕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安寧辦理此二案尚未接到部議是以遵寄信諭旨將顧堯年等杖斃其秦補等二犯亦行杖斃未免輕率致滋謗議嗣後辦理此等案件拏獲到案後應照新定之例立置重典

方足以示儆。至為從充徒之犯。易致脫逃。且恐多事。京城積匪。為害地方者。有永遠枷號各城門。示衆之例。此二案從犯內。如陸高棗子。壞棗子等。私立此等名字。必係無賴匪棍。皆應永遠枷號。以儆兇頑。其盛澤鎮遏糶關。閘吳江縣吃哮縣堂二案。辦理又屬有意從寬。恐愚民不知感恩。轉謂官長為所挾制。不敢深究。是以嚴於前而寬於後。因此益長刁悍。更不可為訓。可傳諭安寧令。其遇事留心斟酌。妥協辦理。不必有意從嚴。亦不可有意從寬。務期綏靖地方。和輯衆志。以副委任。戊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尚書班第總督張廣泗等奏。稱汶川縣典史謝應龍。於莎羅奔蠢動之初。奉委偵探情形。查勘餉道。其時莎羅奔三路往攻沃日。逆焰甚張。而該典史能以大義開導。女土司令其堅守拒賊。一面為請援兵。迨

危急之時。執佩刀相誓。協力拒守。沃日因以得全。及至卡撒失利。鎮將欲移營退保。該典史復力阻中止。且不待檄示。接濟卡撒右山梁軍餉。該典史以微末雜員。能知大義。諸悉機宜。實心任事。甚屬可嘉。即在大員中。亦不易得。非尋常勞績可比。宜不次超擢。以示優獎。著加授知州同知職銜。遇有相當之缺。即行題補。使軍營中効力人員。共知鼓勵。該部知道。○戶部議覆。調任寧古塔將軍阿蘭泰等奏。稱吉林烏拉等處倉監督。向來一年一換。交代接收。每至盤查不及。請照倉官例。三年一換。等語。查京倉監督。俱二年一換。應即遵照辦理。從之。○欽差兵部尚書班第等覆奏。軍前文武員弁。跟役額設定數。支給口糧。但隨帶之役。與額數多不足。如總兵定例。跟役二十四名。副將十六名。其實在人數。並無如許之多。向俱照額支領。以餘米變價補日用。不足。今酌定半米半折。既省轉授之煩。食

米仍無缺乏。至土兵未離本境者原有該地
出產炒麪糶。足資餬口。本不專藉口糧。且
其中殷實土司。素有儲積者。即令全領折價
亦所樂從。臣等隨時隨地酌看調劑。可無食
用匱乏之虞。報聞。○欽差兵部尚書班第。川
陝總督張廣泗。四川巡撫紀山。會奏西南兩
路添兵進剿。雇內地運夫數以萬計。伊等遠
役塞外。食物昂貴。所得腳價口糧。僅敷本人
度日。不能兼贍家口。兼之疾病逃亡。又須募
補民間。不能幫貼。未免畏縮不前。而軍糧刻
不容緩。應請於每夫日給口糧。腳價外各先
給安家銀二兩。三月換班時。再給銀一兩。下
部知之。○張廣泗奏擒獲之賊目生格。生噶
爾結。與馬奈陣獲之賊番克爾吉。勞戎。生格
等五名。均已處以極刑。梟示。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六月己巳諭兆惠著兼管

戶部事務雅爾圖不必兼管

二

戶部事務雅爾圖不必兼管○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班第等所奏川省官生捐納糧運價值一案從前紀山奏請每米一石作銀三十兩部議因其浮多定以二十五兩之數嗣經張廣泗奏稱軍營運米腳價不過八九兩至十餘兩而止即部定二十五兩猶屬過多是以朕令同班第等公同酌定辦理今據班第等奏現在官生運至軍營米石照依官運腳價覈算止十四兩七錢之數又稱紀山

前奏三十兩係官給腳價之外尚有每夫幫貼銀二三兩核算在內等語查每米一石用夫二名即每夫幫貼二三兩合之十四兩七錢之數尚不及部定之二十五兩紀山從前如何定價班第等此次覆奏又如何計算著傳諭伊等令其據實明白回奏毋得回護支飾大學士訥親亦令知之○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各路進剿俱有克獲查進攻之路惟腊嶺為最要而腊嶺一路現惟木岡一城與中

宣統三年三月

三

峯大戰礮一座未克如能攻奪此二處則可俯諸碉直取刮耳崖得旨覽奏俱悉竚候捷音以慰遠望○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曲陽縣民靳富貴妻趙氏○庚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前因山東賑務緊要命同寧馬宏琦趙青藜沈廷芳等隨同大學士高斌左都

御史劉統勲前往分派查辦。今各屬雖已得雨。秋禾亦經佈種。而有無應行派查之事。尚未據高斌等奏聞。乃同寧等輒具摺懇請召回。甚屬不合。且東省賑濟河工諸務。朕現在有旨仍留高斌等在彼查辦。即無另須派委伊等之事。亦應告知高斌等。聽其據實陳奏。何得如此冒昧。著該部傳諭嚴行申飭。至伊等應否須留東省。或可令其來京之處。大學士高斌等酌量具奏。請旨。尋奏山東秋禾在

實錄卷三十七

五

在豐茂。但地方千餘里。收穫不無盈絀。秋成時有此數員巡行體察。將豐歉不齊情形。飛告臣等。即當備悉上聞。豫籌早辦。若通省豐稔。無勞措置。彼時奏令回京。於地方亦無勞費。報聞。○又諭

皇后大事間有報旗人薙髮者。我滿洲素習原貴敬君親上。風俗肫厚。不染漢人習氣。乃似此國之大事。伊等竟敢薙髮。不惟廢棄舊章。竟慙不畏法。近因滿洲風氣下流。屢經降

旨開導。今伊等於百日内薙髮。不以為事。諒伊等值父母之喪。於百日内亦必有薙髮者。滿洲之風何流失至此。由此觀之前於皇考大故。百日内薙髮者。想亦間有。彼時朕初即位。文武大臣未能入告。又正屆哀痛之時。無心辨及。

皇后大事朕照常勤政。是以此事始行發覺。朕曾記從前戴鶴軍前陣亡。伊跟役人等至來京時。已過三年。回家見其主母。始行薙髮。

實錄卷三十七

五

伊等一服役人耳。猶能知主僕之分。實意奉行滿洲俱朕世僕。受國厚恩。遇此大事。即不能格外盡禮。亦何忍出此。朕臨御以來。以滿洲舊習為重。恐致流失。疊經訓導。即於伊等生計。亦必悉心籌畫。伊等亦當知感。各敦滿洲風氣。以盡區區之誠。乃於此等大事。反出此干犯之人。朕心實為歎息。八旗都統俱有教養旗人之責。平時應教之以禮。使之尊君親上。

皇后大事伊等果誠心開導不時稽察即有不肖之徒亦不出此看此則都統等不過於本身不行此事而已至旗人內犯罪與否似竟與伊無涉為人臣者如此存心可乎八旗滿洲生齒日繁不肖之人在所不免但此風所關甚大此次薙髮之人若普行恩宥伊等小人不知朕恩日後肆行更不可問朕因詳覈伊等所犯情罪將應行正法者懲一警百其情有可矜者仍施法外之仁該都統平時並不將伊等嚴訓致罹法網於心安乎嗣後八旗都統等務令旗人勿失舊規使各明白大義不可如此因循怠忽將此旨通諭知之

○軍機大臣等奏從前土默特投誠蒙

太宗文皇帝編為旗分佐領設左右翼都統二員副都統四員由土默特蒙古補放康熙二十二年議定將左翼都統並副都統俱由京員補授其右翼都統仍由土默特蒙古補放查歸化城現在事務甚簡請將副都統量裁

聖錄卷三二七

七

除都統二員仍照舊例外請每翼各裁副都統一員右翼副都統現出一缺應無庸簡補其左翼現任副都統內徹一員來京得旨依議左翼副都統卓巴著留京候缺○以歸化城左翼副都統卓巴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辛未諭翰林院侍講員缺吏部將裁缺另補之僧格勒擬補該員文理平常前次曾考列四等此時即補授侍講將來考試亦必難免革退轉非成全之道僧格勒著以旗員對品用翰林院侍講員缺該部將應陞人員開列請旨○諭軍機大臣等海口漁船所帶食米向有夾帶偷漏之弊理應實力稽查近因各省米價昂貴推求弊竇以此為說者甚多朕思帶米出口雖未必遠赴外洋但偷漏日多則市糴日減於內地民食深有妨礙向來汛防弁兵人役視為具文稽查不力甚至得錢賣放作弊營私種種不法該管大員亦僅以通查塞責殊非慎重海防籌裕民食之道

聖錄卷三二七

七

可傳諭沿海督撫提鎮令其督率所屬嚴密稽查實力奉行無得稍有寬縱○緩甘肅環縣靜寧莊浪隆德鎮原華亭崇信等七州縣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壬申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奉差山東辦賑科道同寧馬宏琦趙青藜沈廷芳等具摺奏請回京已降旨申飭伊等乃隨同高斌劉統勳辦事之員應否來京理應

宣統三年三月

告知高斌劉統勳乃竟冒昧陳請且高斌身為大學士劉統勳現任左都御史為伊堂官而伊等並不告知自行具奏高斌劉統勳等亦視為故常殊於體統有礙此等風氣斷不可長高斌劉統勳未便因科道之故明降諭旨申飭可傳諭令知此意接到此旨時當傳飭伊等以正憲綱方合體制○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銜眾佛保奏青海地方巡視額色勒金柴達木兩路卡座奉旨派王策凌拉布

坦等十人輪班巡察今據扎薩克輔國公衮泰扎布前至西寧告稱自幼承襲公爵去年木蘭瞻仰

天顏賞孔雀翎在乾清門行走受恩深重無出力報効之處今策凌拉布坦故請在巡察卡座處行走從之○以甘肅莊浪土司副千戶魯君裔子烈襲職○癸酉

皇太后駕還宮○

上詣

宣統三年三月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州將軍新柱奏稱廣東潮州府海陽縣菴埠地方五月初二日定更時分有賊夥李阿保謝阿定身帶兇器在水吼橋門外被縣丞差役盤獲供係欲謀劫菴埠寨尚有同夥周阿孝一名當即差拏於其家搜出火藥棉甲棉緊身鎗刀火鞭令旗並大旗五面發縣追究夥黨又供出夥匪三十餘名內陳阿芳一犯父子三人不服拘拏殺傷縣役菴埠居民驚惶搬避

經潮州府出示安撫根拏首從等語此案尚未據策楞奏到想因潮州去肇慶頗遠於福建之漳州較近是以新柱先經得信計此時策楞諒已聞知未知現在作何辦理此案情形是否平常抑係匪徒勾結逆局已成倘與從前東安縣奸民韋秀貞拒捕傷兵之案相同此不過地方常有之事亦宜照依彼案嚴查妥辦不得草率從事以致縱惡長奸若似閩省詔安謀叛情形則更不宜輕縱以釀害地方但策楞現請陞見接到此旨時應自行酌量若須留粵經理俟此案查辦竣後再行來京若已行至中途即知會巡撫岳濬令其認真嚴究務期匪黨盡獲以靖海疆○戶部議覆陞任浙江巡撫顧琮疏稱浙省上年被災縣場蠲賑事宜一海寧餘姚永康西安松陽等五縣石堰鳴鶴下砂並下砂二三等四場被災田地應徵錢糧按分蠲免蠲剩南秋米石除餘姚縣已經全完其餘應分年帶徵

石堰等場蠲剩錢糧并未完場課俱分別緩徵一海寧等五縣被災扣蠲役食等項銀兩於備公銀內撥給一岱山崇明二處被潮衝失鹽斤帑課請豁一石堰等場賑米於餘姚縣存倉米動撥折賑銀兩於鹽道庫給發一勘災查賑盤費等項先於各縣庫動撥事竣於藩司鹽道庫撥還一下砂并下砂二三場極次貧民加賑兩月所需米照價概給折色一各屬道府督察賑務各項動用銀米應定限題銷各等語均應如所請從之○工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完顏偉疏稱儀封縣北岸汎大隄二十三堡地處下游節經河溜衝刷應於東西各建挑水壩一道從之○以少詹事世貴侍讀學士永世王際華程景伊侍講學士李因培侍講覺羅奉寬檢討程巖充日講起居注官○命檢討程巖提督廣東肇高學政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丹徒縣民楊美容聘妻王氏○甲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諸王滿洲大臣等
今

皇后大事百日已滿朕如不降旨曉諭爾等
亦不能明晰朕意

皇后之事朕甚哀痛者非惟

皇后與朕二十二載伉儷相得之意而已實
惟

宗廟

社稷神器之重付畀不得其人每一念及深為

心悸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

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

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

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祇如照常

當差並無哀慕之忱朕彼時降旨謂大阿哥

昏庸者特以不孝之罪甚大伊不能當故委

婉施恩將伊開脫以全其生路若將伊不孝

之處表白於外伊尚可忝生人世乎今事雖

已過朕如不顯然開示以彼愚昧之見必謂

母后崩逝弟兄之內惟我居長日後除我之

外誰克肩承重器遂致妄生覬覦或伊之師

傳諂達哈哈珠色太監等亦謂伊有望因

起僭越之意均未可定此位所關重大仰承

祖宗統緒垂及子孫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實為至論從前以大阿哥斷不

可立之處朕已洞鑒屢降旨於訥親傳恒矣

至三阿哥朕先以為尚有可望亦曾降旨於

訥親等今看三阿哥亦不滿人意年已十四

歲全無知識此次

皇后之事伊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若謂伊

年齒尚幼

皇祖大事之時朕甫十二歲朕如何克盡孝道

之處朕之諸叔及大臣內舊人皆所親見亦

曾如伊等今日乎朕並非責備伊等伊等俱

係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

而已尚有何說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朕降此旨並非遇事恐嚇伊等日後將復游移試思

太廟祝版以孝字冠首朕已謂伊等為不孝夫不孝之人豈可以承大統此二人斷不能繼之處王大臣等其共知之朕為人君於常事尚不食言於此等大事又有食言之理乎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雖日後蒙朕格外施恩亦宜益增愧赧方是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則是自干重戾矣大阿哥係朕長子三阿哥年亦稍長如果安靜守分日後總可膺王貝勒之封第恐彼時伊等或自謂已居王位或謂已為貝勒復萌希冀之想須知此一位但可傳一人不可分傳數人若不自量各懷異意日後必至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令伊等弟兄相殺不如朕為父者殺之伊等若敢於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

之旨顯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再從前皇太子七阿哥朕亦非以係

皇后所生另加優視因較衆阿哥實在聰明出衆亦爾衆人所共見共聞者然伊在時朕尚未遽封為皇太子迨薨逝後方明降諭旨蓋以伊雖聰慧長大後改變與否未可先知是以未曾降旨

皇后所生之阿哥尚且如此何況妃嬪所生者乎且此天下並非朕之天下乃

祖宗勤勞所創建

皇祖時曾立皇太子後因不可而止遂不復立皇考時亦並未立皇太子然於承大統之人早經豫定朕於他事即或不能效法

皇祖

皇考而效法之心實孜孜日勉焉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係離間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漢大臣官員內

或有捨死務名之人謂國家不可無皇太子
以為表率飾忠具奏者彼不過意存嘗試朕
即照此辦理大學士等將此旨存記阿哥書
房亦著登記○諭軍機大臣等開泰所叅庫
吏蕭映和勾通銀匠羅發良等朋謀侵匿解
到漕項銀兩一案既經審明挪用情節即應
作速題結入於秋審候勾以為奸胥冒法營
私之戒乃復展轉飭查名為詳慎實則故為
遷延此又刑名衙門猾吏有心駁詰希圖緩
至來秋該撫未之覺察耳外省案件多有往
返數年懸案不結者奸吏恃以偷生益致肆
意犯法虧帑案多皆因於此可傳諭該撫將
此案即速具題一面核覆即行補入本年秋
審毋得延緩○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安東
縣民徐某妻賀氏○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遣官祭

火神廟○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敏第奏稱晉
省四月內各屬俱獲時雨五月更覺調勻太
平潞汾澤蒲等六府遼忻平沁解絳吉陽代
保等十州甘霖疊沛自二三寸至八九寸不
等大朔寧三府亦於五月內各得雨一二寸
至五六寸不等交六月後太原等處復得膏
雨屢沛等語又據慶恩奏稱平定州之固關
至介休縣交界之冷泉關四五兩月雨水調
勻曲沃縣入夏以來甘霖疊沛等語茲據歸
化城副都統等奏歸化城一帶望雨甚殷曾
降旨詢問準泰伊覆稱雨澤尚未霑足現在
籌畫接濟今覽二人所奏似不無粉飾之意
可傳諭詢問準泰令其查明果否得雨霑足
伊等所奏有無粉飾并現今實在情形即行
具摺奏聞○駐藏新授寧古塔將軍索拜奏
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後藏之尚卓
特巴濟隆羅卜藏策旺事奉班禪額爾德尼
極為敬慎祈賜名號原任公那木扎勒塞卜

騰之子巴勒桑策凌祈賞爵秩以示優獎此皆伊父頗羅鼐心內未了之事乞轉奏施恩得旨尚卓特巴濟隆羅卜藏策旺感激朕恩凡事辦理妥協殊屬可嘉著加恩錫以達爾汗號巴勒桑策凌亦著加恩封為頭等台吉嗣當益加奮勉永受朕恩○以大學士來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教習庶吉士○賞卹因公在洋遭風之福建臺灣協右營兵如例○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建提督武進陞密奏總督喀爾吉善二摺如所奏金山岡謀匪一事督臣先與手札使不敢先言迨查辦已定始令畫一具奏以致後期又建寧老官齋一案伊摺奏先到督臣自將齋摺之人責革是不欲伊先行具奏之意顯然今拏獲魏現即不會稿亦必俟其信息不敢先行具奏等語提臣為通省武弁統率大員遇事應奏即奏固不必有意爭先亦不必視督臣為先後豈有專徇督臣意指督臣不悅即

不敢先奏之理至會奏自有定制即督臣不會何妨自行馳奏又何不敢之有武進陞此奏明係金山岡謀匪之案摺奏遲緩欲諉過督臣以飾已非耳至差弁齋摺遲延自應責革又何可以此為督臣與已不協之證又奏稱喀爾吉善到任之初令伊密訪水師提督張天駿營務伊初已婉辭督臣正顏厲色必令訪查伊查出水師陋規告之督臣而督臣並不飭查禁革現今督臣提督兩相契合又因存營馬價銀兩漳州鎮馬負書係督臣舊屬巧為徇私令伊無地自處等語水師營務原與武進陞無涉如有關體制不便代查即督臣盛氣相加又豈可稍為遷就乃既代為訪查以示與督臣交好而復以此為督臣之咎此又明係張天駿馬負書與伊不協而督臣待張天駿等稍厚伊心懷疑忌且先有訪查之形恐衆心歸怨故為此奏其言語支離尤為乖謬夫大臣共事封疆惟持正秉公不

存成見則同寮不必有心求合而自無不合
若存一有心交好之意而暗中復多疑忌思
欲先發制人或因辦公遲悞思欲飾非諉過
此等存心傾詐逞其伎倆安能逃朕洞鑒至
喀爾吉善短視乃人所共知又豈待伊密奏
如果精神衰邁步履艱難喀爾吉善又何敢
不自行奏明督臣賢否豈一提督所能知武
進陞乃敢喋喋陳奏殊屬狂妄姑念伊向於
營伍尚屬勤勉是以免其交部察議著傳諭

嚴行申飭之○兵部議准山西巡撫準泰疏
稱大同鎮所轄營路遼濶請將向應秋巡之
新平得勝助馬靈邱北樓東路山陰等七營
改為春巡向應秋巡之寧武殺虎平魯偏關
老營河保水泉靖遠等八營改為秋巡從之
○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山東今
歲係普免錢糧之年耗費亦已緩徵閭閻可

以無擾惟是該省有漕倉項下錢糧共銀十
七萬五千餘兩例無蠲免亦不緩徵但念此
項錢糧必須覈派細數按戶摘徵則是當此
與民休息之年仍未免追呼之擾況該省當
積歉之餘尤宜加意培養著將前項漕倉等
錢糧十七萬五千餘兩除已徵外其餘概緩
至己巳年開徵輸納至本年應需解支各款
著於司庫別項銀內酌量借動俟來年徵解
歸款該部即遵諭行○又諭阿克敦已經治

罪自不應復用但念伊係舊人現出內閣學
士員缺著照革職留任之例在內閣學士上
効力行走仍令署理工部侍郎事務○又諭
據四川巡撫紀山奏黔省咨拏龍盤寺僧人
心恒一摺據稱捏造榜帖雖無悖逆語句但
假稱上諭實屬不法心恒已回江南原籍現
在移咨安徽巡撫查拏等語此等僧人捏造
官銜刊刻傳佈愚民為所煽惑必致滋事應
即嚴行查禁其係何人主謀捏造有無流傳

黨羽俱應一一查辦雖心恒年逾八十而查辦不可不嚴著傳諭該撫納敏務將此案實力查究提拏審擬具奏○以大理寺卿嵩壽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四川威龍州長官司司張秀子應詔甘肅河州保安堡土千戶韓文廣子旭襲職○己卯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兵部等部會議兩廣總督策楞題覆東省前將廣州府海防同知移駐前山寨香山縣縣丞移駐澳門並抽撥汛口弁兵請嗣後澳內地方以同知縣丞為專管廣州府香山縣為兼轄其進口出口與內洋事件則以專守汛口與駕船巡哨之把總為專管同知為兼轄至番東順香四縣捕務仍令該同知照舊兼轄所有各衙署兵房俱應添建占用民地照例給價等語均應如所請從之○庚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楊錫紱奏稱湖南寶慶府知府員缺請於候補知府內遴員簡用倘一時未得相宜之人查有現任澧州知州何燐前曾為寶慶同知若准其陞授寶慶府知府該員駕輕就熟必能奮勉整頓等語楊錫紱身為巡撫題簡屬員自其職所應為如果人地相宜即為據實陳奏且係具摺請補又不比題本恐不合例致干部駁乃既請遴員簡補又請題補屬員為此兩歧之說是明欲保題屬員而先為簡發之請大臣以純誠事君以實心任事者固如是乎楊錫紱於外官習氣牢不可破可傳旨申飭其實慶府知府員缺已另行簡用矣○戶部議覆四川巡撫紀山彙題進勦金首籌辦軍務事宜一製大礮及鐵胎木礮所需煤炭鐵省城不敷分飭各州縣購運至調鑄礮鐵匠及於滇陝調取者分別給安家銀及工食口糧一京頒大礮十位運送之員分別給添備行

裝銀並鑼鍋帳房及出口鹽糧又九節礮十位分撥各路留一在省照式製造一礮夫給安家銀並工食口糧一頒發九節礮尚不敷用照式趕造十位一現鑄大小礮子七萬六千六百餘顆鐵炭匠工並背夫照例給銀又軍營所需銅鐵分行蒲江邛州等處買解一自滇來川礮匠時值嚴寒請添給路費銀又赴營修理道路之石匠木匠各給安家銀一小金川土守備良爾吉出口數月以來口糧俱係自帶應照把總例日給口糧鹽銀又卡站達鋪溝路通馬邦僅隔一山前賊番潰敗由此逃走今丹噶軍食俱由卡站運往恐賊番出沒阻滯請安色歪土兵六十名又前派巴底巴旺革布什咱等處土兵未帶口糧經軍營給米應免追還又馬邦失守人心驚惶應於魯密人夫內選精壯一百名巡防糧務一陡柔二處雪山作阻查直固之側有塔爾巴開修道路較遠二站又陡柔之側有巴凹

新開道路加添一站應加給腳價口糧一自爐運米至子龍計七大站請於泰寧適中之地添設管理官一員接收轉運一綽斯甲一路軍糧由子龍運供至達其行營十大站今雪阻改用夫運應照西路之例給腳價口糧一木坪一路加運軍糧一人不能兼顧添設一員辦理一運路艱險自小關子至木坪雅倉至小關子均應增半站一西路沃日等處春融雪消運路阻滯草坡至沃日內班攔山改設新路紆折又天赦巴納二山陡險均應加添一站其三江一路倘遇水發即調赴草坡背運一由雅運爐運夫每三十名設押差夫頭一名沿途催儻一運送軍營生鐵木礮一切軍裝請照糧夫例支給腳價口糧一美諾大營督臣駐劄文報繁多每塘應增馬四匹給價十二兩於蒲江縣辦解料豆於郫縣等處採買又雇漢夫三名蠻夫二名每六站設獸醫一名分別支給工食等項再臺官一

人管三四站未免失誤應委候補武弁二員稽查每員月給銀十五兩一章谷札初二渡船隻不敷應每渡造大船一隻又馬邦軍營失陷札果渡船沈江無存應造大船二隻均應如所議辦理得旨依議速行○是日起上以孟秋享

太廟齋戒三日○辛巳諭目今京師米價漸昂且多閏月兵丁支放甲米雖據部議展早於七月下旬但為期尚早著照乾隆八年之例將京倉官米給發各旗並五城米局減價出糴以平市價至開倉之日為止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本年四月初間湖南江西運艘於桃源宿遷地方遭風沈溺重船五十隻所有虧折米數仍應旗丁買補其船隻亦應賠造但念窮丁力量艱難若令一時賠補難免拮据著加恩軫恤其船隻已滿年限者照例給價成造未滿年限者於道庫內借給令其及早成造限以三年陸續還款以紓丁力至此

次失風實非人力疎忽所致運弁及汛地各官俱著免其處分○戶部議覆管理通州右翼米局副都統玉保等奏稱旗員應領俸米每於未開倉前或遇一時困迫賤價賣給民人民人圖利承買於開倉時領回囤積與旗員無益請嗣後於未開倉前有願將俸米售賣者令該叅佐領等將所賣米數具文親赴官局糴賣等語查俸米尚未關支即豫設指俸售賣之條與政體有乖應毋庸議至旗員私賣俸米應令各該都統等嚴行查禁並倉場侍郎飭該地方官不許民人違例糴買從之○壬午諭八旗世襲官員佐領皆因伊先世著有勤勞施恩賞給非別項官職必視其能否勝任方可補授者可比是以朕即位以來於承襲世職官員及世管佐領時但看其襲職根源支派遠近並不論其才具乃朕恩眷舊勲之意此等世襲官員由立官之長房承襲者原毋庸議但遇立官之人子孫衆多

內有承襲三四次承襲一二次者若不論別支承襲次數概以現在出缺之子承襲未免偏枯故遇出缺時朕必詳為酌定或承襲人員以陞授外任出缺則令別支承襲或承襲之家已有出仕之人出缺時則將有分無官之人承襲此皆朕悉心調劑使八旗世僕均被恩惠之至意昨據正紅旗滿洲奏襲原任佐領和德所遺員缺朕詳閱其譜系有永泰亦在應襲之列朕因永泰家僅承襲三次故

此次欲令其承襲業將綠頭簽交該大臣等乃永泰竟詳陳履歷首告此風斷不可長已將永泰斥革仍令出缺之子和音布承襲八旗世僕理當安分以俟何得任意首告此等惡習殊屬不堪大失滿洲純謹之風著八旗都統等將朕通融辦理欲使均霑恩惠之意通行曉諭各旗人等知之○是月江西巡撫開泰奏訪有南豐縣奸民饒令德在撫州府屬宜黃縣地方與人結盟歃血行蹤詭秘當

即拏獲嚴飭根究嗣該縣並獲夥犯饒三超等現在提省質訊並諭各官先密拏要犯不得稍有張揚濫差驚擾得旨辦理此等事件首以鎮靜不擾為要必赴機速而見事明奸民一無漏網無辜不致株連則得矣若存息事之見亦成釀禍之由權其輕重酌以寬嚴恐汝不能擴充勉之以副朕望○浙江巡撫方觀承覆奏浙江羅柴氏控案陳學愈金裕成等恐事敗露獲罪是以希冀彌縫然其所

屬託者不過二三同鄉書辦至常安辦理此案事關三命並不題咨徇庇萬國宣并聽幕賓懇求率行批結及見告發意圖銷案即如都察院挂牌調卷適在常安進京之時而其送卷遲延數月在萬國宣回任之後直至常安被叅都察院始行叅奏且既已堂官交河南道查辦因何又未由堂官叅奏其中均不無情節常安現已解京請派大臣逐加訊問諒難支飾至劉統勲惟聞與常安尚屬相好

此外細加訪問。並無別故。報聞。○閩浙總督客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榘。奏籌辦邪教善後事宜。一。奸民魏現等。借老官齋糾衆謀逆。已正典刑。臣等復加密訪。各處喫老官齋。及他邪教名目不一。嚴飭各屬。將已查出及首報者究明。如有聚衆蠱惑之人。按律從重究擬。齋堂經像。悉行拆燬。一。閩省州縣多崇山疊嶂。其中棚民雜處。易藏奸匪。本年匪案要犯多竄山場。藦廠而首逆魏現更潛伏空藦。現將接引知情之犯治罪。已飭司道各官。將境內山場清查。并議責成連坐之法。俟秋成後。委妥員切實查點。棚民保甲。再嚴定章程。一。建甌三縣所轄之遺立芝田周地七道橋埂尾等村。悉邪匪聚所。而南窠嶺等處。為出沒要隘。路徑紆險。既無文員彈壓。亦無營汛防守。已飭文武親加察勘。其如何扼要控制。巡防俟酌定題咨辦理。得旨。雖如此定議。而行之。則在汝等實力稽察。因時酌宜耳。○潘

思榘又奏。閩省所需米穀。不通外省商販。青黃不接。必藉官糶。並疏通鄰近商運。近因採買及投捐監穀。致價日昂。現計倉貯二百三十萬餘石。應酌停官買。以捐穀抵充。所存糶價。撥給兵餉。得旨。俟彙議。○欽差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奏山東通省俱得雨霑足。運河一帶河道。現委員詳查。俟與撫臣河臣會商覆勘。再請興工。若得年歲豐稔。興工寓賑利賴實深。得旨。覽奏俱悉。但聞東省近又有時氣傳染之症。果其言實。則東省之民。造何愆尤。而累遭災異。耶。然流離之餘。亦惟竭力補救。或用藥味。彼處不可速奏。請。○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各灘。上年因水長。停工。臣於九月間。令司道雇募工匠。於水落時興工。江水自正月中旬。後漸消。凡各灘水底礙船巨石。俱露。至二三兩月。較常年涸至丈餘。凡礙船之石。無不鑿。鑿自上年十二月開工。至本年四月。工俱告竣。於二月底開

船運銅至四月中共運過銅三十二萬二千餘觔安穩無虞自蜈蚣嶺至雙佛一帶險灘盡皆開通得旨覽奏俱悉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鉅工甚可嘉也○雲南巡撫圖爾炳阿覆奏米價之貴總由於生齒日繁歲歲採買竊以為除沿邊各省照額買貯外其內地各省未買之額穀似可暫停俟二三年後視豐歉再辦脫需賑濟可兼用銀存七糶三之例亦宜變通如一省歲收不無上中下之

差或糴一或糴二或糴三總視上中下為權衡則紅腐無虞而買補可減再赴滇時經由楚中見黃酒之多更甚於燒酒江浙尤甚所耗米糧幾與饗飧相等况食飽而止酒則濡首無度所耗更甚於食又燒酒易醉黃酒可以多飲燒酒可用雜糧蒸熬黃酒必需糯米所耗又甚於燒鍋黃酒一禁自皆改種粳稻請仿禁燒鍋例槽坊悉除零沽罔禁又如塋葬步數各有例限近來惑於風水務求宏敞

此風江浙荆楚多有之江西為甚請凡廢田產為墳墓者令地方官勸導勿致額外多占富家造園至十百畝不等更應查禁至滇省多山糧鮮出入囤戶所積無多黃酒本不多造蒸熬止許用秬稗苦苳等麤糧俗不奢華糧價亦不甚賤者由於出產五金外省人民走厥開採幾半土著且本省生齒亦繁故也惟有教民勤力開墾使無遺利得旨俟會議○護理貴州巡撫布政使恒文覆奏黔省通年米價雖未平減亦不甚增即如乾隆十一年十二三年以來總不過八九錢一兩上下緣地處山陬米不出境貴賤惟視歲收現貯百四十萬石即遇偏災足備賑糶得旨所奏俱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七

實錄卷三百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吏部理藩院事務鑲黃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秋七月癸未朔享

實錄卷三百十八

太廟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朕躬攬萬幾勤勞宵旰宮

闈內政全資

孝賢皇后綜理

皇后上侍

聖母皇太后承歡朝夕純孝性成而治事精詳

輕重得體自妃嬪以至宮人無不奉法感恩

心悅誠服十餘年來朕之得以專心國事有

餘暇以從容冊府者

皇后之助也。茲奉

皇太后懿旨。皇后母儀天下。猶天地之相成。日月之繼照。皇帝春秋鼎盛。內治需人。嫺貴妃

那拉氏係

皇考向日所賜側室妃人亦端莊惠下。應效法聖祖成規。即以嫺貴妃那拉氏繼體坤寧。予心乃慰。即皇帝心有不忍。亦應於皇帝四十歲大慶之先。時已過二十七月之期矣。舉行吉

禮。佳兒佳婦。行禮慈寧。始愜予懷也。欽此。朕以二十餘年伉儷之情。恩深誼摯。遽行冊立。於心實所不忍。即過二十七月。於心猶以為速。但思

皇后大事。上軫

聖母懷思。久而彌篤。歲時令節。以及定省溫清。朕雖率諸妃嬪及諸孫。問安左右。而中宮虛位。必有顧之而愴然者。固宜亟承慈命。以慰

聖心。且嬪嬙內侍。掖庭之奉職待理者。甚衆不

可散而無統。至王妃命婦等。皆有應行典禮。久曠不舉。亦於禮制未協。冊立既不忍舉行。可姑從權制。考之明太祖淑妃李氏。寧妃郭氏。相繼攝六宮事。國朝順治十三年。冊立

皇貴妃。

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升殿。命使翼日頒詔天下。典至崇重。今應仿效前規。冊命嫺貴妃那拉氏為

皇貴妃。攝六宮事。於以整肅壺儀。上奉

聖母。襄助朕躬。端模範而迓休祥。順成內治。有厚望焉。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禮部內務府詳議具奏。尋議恭查

皇貴妃冊封大典。王妃命婦行禮已有成例。

惟

貴妃行禮之處。外廷無案可稽。但

皇貴妃攝行六宮事。二十七月後即正位中宮。既統理內政。體制自宜尊崇。

貴妃亦應一體行禮所有冊封禮儀應前期一日遣官祭告

太廟

奉先殿告祭禮

上親詣舉行屆期設鹵簿儀仗中和韶樂

上御太和殿閱冊寶大學士等捧節授持節使

持節使隨冊寶亭至景運門授內監

皇貴妃具禮服恭迎宣受如儀次日

上率王以下文武官員詣

實錄卷三百十八

皇太后宮行禮禮畢

皇貴妃率貴妃以下公主王妃命婦行禮

上御太和殿受賀頒詔天下嗣後遇三大節及

慶賀大典三品以上大臣官員進箋慶賀及

每歲行親蠶禮應照例舉行得旨依議冊封

典禮著於明年三月後舉行其親蠶禮俟正

位中宮後該部照例奏請又諭朕奉

皇太后懿旨嘉妃

令嬪舒嬪陳貴人侍奉宮庭恪勤淑順嘉妃

著晉封為貴妃

令嬪舒嬪著晉封為妃陳貴人著晉封為嬪欽此傳諭該部將應行典禮察例具奏尋議冊封

貴妃

妃

嬪禮儀

貴妃應宣受冊寶

妃應宣受冊印

嬪應宣受冊儀與冊封

實錄卷三百十八

五

皇貴妃同並同日依次舉行得旨依議甲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永常調任甘肅提督已

經三載伊前任安西於彼地情形熟練仍著

調任安西提督甘肅提督員缺即著李繩武

補授又諭向來旗丁有餘米每石三升八

合存貯倉內按石給與價銀如有失風船隻

即以此項價銀扣存抵補今歲在淮沈溺船

隻應賠米石應將此項餘米抵補但朕念此

項餘米。若遽行扣抵。不給價銀。在旗丁等不無拮据。著暫免抵補。仍令旗丁等照數領回。所有欠項。俟來年漕糧起運時。如數搭運交還。以示寬恤。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廣東巡撫岳濬奏。稱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據吳川縣報稱。有閩省商船一隻。隨風飄至碇洲營所轄淡水汛地方。內有臺灣府役洪佐許郡二名。押解彰化縣命案絞犯蕭蔭。訊係解往福建省城之犯。當即檄行該縣。照例遞解。中途脫逃。旋即弋獲。遞回閩省。咨明福建撫臣收審等語。解役所以防案犯之逃逸。乃罔顧法紀。與犯人同逃。更非囚犯畏罪圖脫可比。可傳諭該省督撫。令其嚴審定擬。將解役從重治罪。無得稍有輕縱。再蕭蔭所犯情節。並因何問擬絞罪緣由。亦著一併查奏。尋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渠。奏查蕭蔭因黑夜偵賊。誤砍伊無服族叔蕭杞致死。照闖殺律擬絞。原解並非正

平定縣志卷之八

六

平定縣志卷之八

七

身。洪佐係黃宗代替許郡。係蕭蔭之堂弟。蕭大頂替明有賄囑謀脫情形。臣等已飭提許郡等來省質訊。從重究擬。得旨簽差不慎之員。何未議及。○兵部議准。直隸總督那蘇圖疏稱。直省分派綏遠城家選兵丁九百一十二名。頂補綠旗兵缺。准部咨。每兵一名。給房二間。如不敷撥給。就近擇地建造。查明應添數目。督標四營。并保定新雄二營。三百一十四間。提標四營。并薊協山永河屯八溝唐三

昌平等營。五百三十八間。正定鎮兩營。并龍固固關龍泉大名協兩營。杜勝廣平順德等營。一百間。天津鎮兩營。城守營。并河間通州二協。七十二間。宣化鎮三營。城守營。暨張獨二協。蔚州龍門長安各營。三百六十五間。均請陸續建造。從之。○乙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丙戌。

上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總

兵李如栢奏稱宣化地方於六月二十二日

得雨尚未普遍霑足秋禾不能暢發望雨甚

殷若旬日之內甘霖普沛秋成尚屬有望現

今道府設壇祈禱等語宣化情形如此那蘇

圖何以未經奏及著將李如栢原摺抄寄令

其閱看倘該處秋成歉少應作何辦理或應

酌撥附近米穀先事豫籌之處可傳諭那蘇

實錄卷三二八

八

圖令其詳悉妥酌具奏尋奏宣屬於六月二

十二等日得雨秋禾大為得濟其需翻種蕎

麥之處已飭豫備借給惟蔚州蔚縣自六月

初一日得雨後至今未見續霑若至立秋後

補種無及現已委員往勘並各邑中或有村

莊高下不齊者俱查勘收成分數照例辦理

得旨覽奏俱悉○吏部議覆調任寧古塔將

軍阿蘭泰奏稱船廠地方關係旗民命盜等

事俱歸同知辦理將軍衙門向設理刑主事

一筆帖式二所辦事件較少請裁主事留筆

帖式一為理刑司員分筆帖式一隸同知司

繙譯事其要務令原設通判至將軍衙門會

同司員辦理應如所請從之○丁亥戶部等

部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裁汰潼關縣

一案准部覆各項另議具題一潼關縣屯地

并節年開墾地共三千三十五頃二十五畝

一分零共徵本色糧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石九斗五升零折色銀二千二百二十四兩

實錄卷三二八

七

一錢零內坐落潼華關屯地應歸潼關廳徵

坐落河南靈寶縣屯地歸靈寶縣徵坐落大

荔朝邑邵陽澄城華州臨潼渭南屯地歸大

荔等七州縣徵收一潼關縣額徵屯地錢糧

照例一石折銀一兩靈寶等八州縣耗銀請

照加一五徵收至靈寶隨徵耗銀聽豫省酌

議一潼華關屯戶所有巡查地方編挑保甲

等事應隸潼關廳經理坐落華州等八州縣

屯應改隸八州縣經理一潼關廳供潼關營

兵馬糧料在潼關廳額徵銀內動支給官兵自行採買。潼關縣倉貯兵糧及常平社倉均歸潼關廳經理。潼商道盤察監放其坐落大荔縣社倉改歸大荔縣經理。一大慶關巡檢原管事務應併歸朝邑縣經理。潼關廳養廉請准於應得八百兩之外添支公費銀二百兩。一潼關縣額銷鹽引照例辦理應解當稅銀二十兩內坐落大荔縣當舖隸大荔縣徵解。關城當舖牙稅歸該廳徵解。田房稅銀潼華閿俱歸該廳徵解。靈寶等各屯地歸各州縣徵解。一華屯生童合潼城閿鄉存留廳學進額九名。大荔撥二名。朝邑撥一名。潼關縣原設廩增二十名應各減去五名。以符廳學十五名之制。一潼關裁汰典史衙署改作把總公廨俱應如所請從之。工部等部議准。閿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福州洋嶼三江口水師旗營衙署十三座營房一千二百四十八間年久傾圯請修從之。以陝西

西鳳協副將任舉為四川重慶鎮總兵免福建長樂福清二縣乾隆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潘思榘奏請嚴壓寶之禁悉照製造賭具開場誘賭定例治罪。地方文武各官均定以失察處分。拏獲議叙等語。向因賭博中牌骰最盛故牌骰之禁甚嚴。要之凡涉賭博皆當嚴禁。非牌骰當嚴而壓寶之禁遂不必嚴也。今如潘思榘所奏明立寶局聚至數百人此正地方官所急應重懲之犯所有製造寶匣及聚賭匪類一照牌骰之例治罪。官吏縱容失察即行糾參亦何不可。又何必定為新例。始行遵照辦理乎。夫好賭之人何所不至。禁牌骰則興壓寶。禁壓寶又必變而別立新名。立一名從而定一例。例可勝定乎。此等案件祇在地方文武官員實心協力嚴拏重處使知畏懼務必令行禁止方為有

益不在多定條例任法不如任人此之謂也。各省恐有似此者著該部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建巡撫潘思渠奏稱閩省春夏之交有穀殷戶多有待價不糶者密飭各守令善為勸諭及時減價糶濟漳州有海澄公黃仕簡出穀二千餘石各紳士出穀二三百石至五六百石不等自願減價輪糶並各府屬俱有情願糶給之戶等語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昂貴民食維艱紳士惠濟桑梓出有餘以補不足原屬善舉但民情淳澆不一天時豐歉難齊倘偶遇歉歲紳士力有不支或無穀可糶或發糶稍遲刁民視為常例應然必有環視而起藉端滋事如本年蘇州顧堯年之案者況漳泉一帶民情悍戾尤宜加意防維如此等事必須調劑有方既使地方殷戶不至膜視同里之艱難而又不致啟刁徒生事之漸始為兩全無弊之道著傳諭該督撫共體斯意○又諭四川巡撫紀山奏大

學士訥親於五月二十日至四川二十一日起程總督張廣泗又奏訥親於三十一日自四川起程剋期可至軍營等因計訥親於六月初旬即可行抵軍營今已一月有餘未奏一事如訥親已到理合將伊所至之處陳奏伊若查勘彼處情形欲一併具奏不過需十餘日今亦宜奏到時矣其並未奏來者何故從前張廣泗等分軍十路奏於五月初八日進兵但自進兵至今亦未奏及進兵如何之處看此情形必屬不易成功然再遲一二月一屆嚴寒又不可以進兵現今金川各處所調之兵甚多前者添兵之先紀山即將每日所用錢糧分晰具奏今大臣官員兵丁等所調既衆必倍加需費再濡滯歲月遲至明年成何事體將此札寄大學士訥親現在彼處進兵情形若何今又如何辦理可致成功之處詳晰急速具奏○吏部等部議准雲貴總督張允隨等疏稱廣西羅城縣通道鎮與貴

州古州等處苗寨接壤羅城縣所轄之賈廷等大小一十四寨從前俱係古州招撫距古州之下江營僅三十餘里廣西羅城縣之通道鎮二百二十餘里地勢近黔易於約束請將現廷等七寨及所附之賈廷寨等七小寨就近歸隸古州管轄至因洞羅洞寨麻大蒙等四寨雖經古州招撫但離羅城之通道鎮止四五十里應歸羅城管轄其界址應從因洞左手岑董山溪頭起至寨麻之下孖得兩岔溪口止溪左屬黔溪右屬粵兩岔溪口以上右岸各寨屬粵溪口以下右岸各寨屬黔於兩岔溪口分定黔粵疆界鐫碑遵守從之

○已丑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朕前因山東賑濟需用米糧曾降旨撥運安慶蘇州米共二十二萬餘石據各該撫奏稱均經委員押運起行

諒已早到水次今聞沿河一帶連檣接艖停泊船隻甚多所有米石或係賑剩留補倉儲應即剋期斛收若令久停水次當茲溽暑上蒸下濕必致霉變船戶胥役偷賣攬和亦所不免將來礙難辦理著傳諭高斌劉統勳阿里袞查明是否地方官留難玩誤抑或另有情由即行具摺奏聞尋奏此項米石先經委員前赴臺莊等候隨到隨收業已全數兌完委無留難玩誤惟是米多船衆前幫未回後幫接至停泊河干不免有連檣接艖之跡得旨此回奏即已遲延何況其他速行催辦可也○庚寅

上幸圓明園○工部等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奏稱遵旨查明陝西一帶古帝王陵寢會典開載有祭者黃帝之橋陵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宣帝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等十三陵此外周秦漢唐之陵尚數十餘座向令地方官防護每年造冊報

部。而其中多未築圍牆。又無守陵之戶。所云防護有名無實。至於聖賢忠烈之墓。後裔無人者居多。作踐侵損。尤所不免。欽奉諭旨。酌築圍牆。以資保護。誠曠古盛典也。惟是諸陵前有隙地數十畝。至數十頃不等者。有止數畝。圍築圍牆者。有並無隙地者。應清查界址。設立陵戶。請將清出隙地。給附近居民耕種。免其升科。充為陵戶。除畝數無多。即作陵戶工食外。多者酌收租息。以充修葺圍牆及撥給並無隙地陵戶工食之用。又查黃帝之橋陵。文武成康之陵。周公太公之墓。均有享殿。年久傾圯。將來所收租息。積餘為修葺各享殿及先賢祠宇之用。統於每歲防護冊內造報。其前代諸王妃嬪及諸臣事業未甚表著者。雖不在築牆防護之例。仍令地方官留心看視。不致湮沒。凡前賢有後裔衰微者。亦為築牆防護從之。又議覆福建巡撫潘思渠奏稱琉球國額貢硫磺一萬二千六百觔外。

夷目水手。多帶餘磺。向有奸商代售。臣飭諭該夷使據實報出。官為收買。查閩省各標協營操演火藥。每年以貢磺撥用。遇有不敷。前經議往臺郡淡水雞籠地方。開採磺泥。淡水孤懸海外。番民雜處。磺廠一開。恐聚匪滋事。若收買琉球餘磺。免至淡水開採。海區更為嚴密。應如所請。從之。○辛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皇九子生。逾期年而薨。未命名。○諭

曰。原任昭通鎮總兵董芳著往大金川軍營聽大學士訥親等委用。遇有總兵缺出。即行題補。○又諭聞雲南所屬維西地方東竹林寺喇嘛。向來額定衣單銀及雜糧。不敷食用。著加賞雜糧一百石。即於歲徵維西額數內支給。俾各喇嘛食用有賴。○諭軍機大臣等。據雲貴總督張允隨奏稱。四川巴塘宣撫司札什朋楚所屬乍邦番民。因金苗不法奉調征兵五百。糧夫千名。乍邦頭人雜結戎的等。

不服派夫毀橋挖路經該土司帶兵千名至札鉛嘴地方攻傷番目三名擒獲十三名因三寺喇嘛求說議照夷例罰銀犒賞土兵已經遣回又探得奔子欄等處改隸滇省之後止納正賦從不應差與乍邦番民原係戚誼書信頻通是以中甸守備劉廣仁盤獲巴塘逃遁夷民十三名皆因行調起念投滇其兩處夷人戚誼通書之處雖無指實亦宜查禁現飭維西中甸文武官弁加謹盤查禁止以弭釁端等語川省自用兵以來派調各土司所屬辦應差使悉皆遵法奉公何以乍邦番民獨至違抗致該土司動衆擒殺此中有無別故現在作何情形又與大金川軍務有無關涉之處著傳諭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詳查覆奏尋奏乍邦係巴塘所屬邊僻難馴今因逃避差徭追擒懲治係該土司自行管束番民舊習於此更見其恭順急公並無別故亦無關涉軍務報聞○又諭據雲

貴總督張允隨奏稱川省瀘州龍蟠寺僧心恒偽造上諭榜文轉相傳播哄誘鄉愚已咨川撫紀山查拏心恒解黔收審等語此案前據紀山具奏心恒已回江南原籍朕以此等僧人捏造官銜刊刻傳布愚民為所煽惑必致滋事應即嚴行查禁其係何人主謀捏造有無流傳黨羽俱應一一查辦已傳諭安徽巡撫納敏實力提究審擬心恒年逾八十拏獲之日自宜就近訊明完結不必解往黔省恐中途有致死滅口之弊如黔省有應查詢之事即咨明安徽巡撫取供辦理著傳諭該督知之○又諭據總督張允隨奏稱上年秤戛賊首弄更扒等糾衆搶奪保山縣屬村寨旋將逆犯擒斬乃有祝老四及夥黨枝花松黑得窩等因魯掌土目茶尚慶隨征多所斬獲遂糾合二別羅賊首焚燒茶尚慶家口搶掠新寨練地一帶夷寨經臣檄調兵練連破秤戛阿勒挖底喇白烏別核桃登二別羅等

逆寨止有祝老四、枝花扒、二犯竄伏。响習箐內。現今分頭勦捕。札商提臣潘紹周酌度形勢。量留兵弁駐適中之地。實力搜拏。其餘分佈各路官兵。陸續撤回。等語。此等徼外野蠻。仇殺刼掠。自其性然。官兵隨時捍禦。亦易於撲滅。而釁端一開。勢不容已。往往遂成大役。如蜀之瞻對、大金川。皆前鑒也。向聞汛防兵卒。遇野蠻愚弱。易欺恣意凌虐。逼以人理之所不堪。漢奸從而勾結教誘。遂致嘯聚荒箐。

汛兵利其擄獲。張大其詞。營弁本無遠識。加之喜事邀功。虛報捷音。以一作十。即如該督所奏。弁兵無不奮勇。而所擒殺亦不過數人而已。畧有勞績。即可奏請叙功。且如所奏內。用兵僅一千五百餘人。所向克捷。而至川省大金川之事。調集如許重兵。不以為崇山密箐地險難攻。則以為暑雨雪寒。天時失利。以致經時歷久。頓師不前。兩者相較。何以難易懸殊若此。夫兵以制勝。若率意用之。未免為

敵所輕。司土者不可不知此意。毋輕信屬員。存好大喜功之見。庶可寧謐封圉。永息烽烟。此案業已將竣。嗣後宜為慎重。且滇省從前勦戮。不為不嚴。該督所親見。野蠻雖異類。亦有血氣者。盍並生哉。可傳諭該督知之。尋奏滇省獠獯野夷。散處邊外。恃其狡悍。時肆刼掠。上年秤戛等寨野夷。侵擾潞江。芒市遮放等土司地方。並搶奪保山縣屬村寨。又伏弩射傷弁兵。勢難寬縱。是以奏請用兵。豫將路逕險易。人戶多寡。探明。又飭沿邊土目。曉諭附近夷寨。祇擒首惡。並不濫及無辜。一舉而秤戛、阿倡、賽林、老泉等三處野賊悉除。迨徹師後。賊黨祝老四等復肆仇殺。又經奏明。遣兵勦撫兼施。於是怒江內外數十寨頭人夷目。相率投誠。擒斬賊首祝老四。以獻。所以用兵無多。擒殺亦止賊首數人。而不致曠日持久者。由於先散其黨。逆賊雖欲負固苟延。而無與為守也。此等徼外野賊。既無兵卒欺凌。

又無漢奸教誘。乃屢肆不法。殺擄公行。若不示以懲創。恐野賊以為兵威所不能加。邊徼將無寧宇。臣不敢避難就易。藉口息事。寧人以致養癰貽患。此後唯有恪遵聖諭。不敢輕信屬員。稍存好大喜功之見。得旨覽奏俱悉。若遇不得已應行征勦者。不可因此旨而有所姑息也。○補行貴州省乾隆十二年分軍政卓異官三員。罷軟官二員。年老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二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壬辰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大學士等。本日引見江寧保放協領之佐領蔡佳。尚未剃頭。想其計服百日之處。必自聞

皇后大事之信起算。若各省皆然。則寫遠省分。聞信必遲。益至先後不齊。此事會典未載。而禮部行文。亦未明白宣示。是以外省人員。

有服不滿百日者。亦有謹慎過期者。著通諭各省駐防均以

皇后大事之日起算。盡令剃頭。俟纂會典時。並將此載入。○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報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日。腊嶺卡撒黨壩甲索。乃賞馬奈正地。諸路攻戰情形。總兵買國良署總兵任舉陣亡。得旨任舉深屬可惜。有旨交部從優賜卹。即買國良等畢命疆場。雖屬効力之誼。而朕觀之。實覺不忍為之淚下。亦有旨諭部。將此旨先諭軍前將士知之。○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公訥。親等奏稱。署總兵任舉統兵攻腊嶺。不城親身督戰。奮勇直前。多所斬獲。乘勝追殺。致被鎗傷陣亡等語。任舉前在叅將任內。因固原兵變一案。以單騎手及亂兵解散賊黨。捍禦全城。安撫百姓。勞績已為懋著。故特擢用。副將命往大金川軍營領兵攻勦。所向克敵。現已補放總兵官。深望凱旋之日。錄功優叙。以獎

殊勛孰知任舉感朕知遇奮勇捐軀深堪憫惻考之典禮以死勤事者祀之本朝特建昭忠祠用享疆場効命之臣任舉著入祠從祀所有卹典照提督例給與該部察例具奏伊子亦照提督例給與廕襲該部併行文調取來京帶領引見至買國良等著經畧大學士訥親於軍務告竣之日查明咨部一體從優賜卹尋議任舉應照例加贈署都督同知給卹賞銀八百兩廕子弟一人以都司推用從之○訥親張廣泗又奏現在領兵鎮將如任舉買國良俱已陣沒唐開中又受鎗傷治大雄現患傷寒一時統領乏員因思原任固原提督段起賢籍隸成都丁憂家居副將胡大勇素稱勇往臣等俱已檄調并請於川省稍近各省曾經保舉之鎮協叅遊內簡發十數員馳驛來營派遣委用報聞諭曰古州總兵哈尚德湖廣叅將哈峻德雲南提標叅將高欽延安叅將陳文鎮海叅將孟麟雲南遊擊

魯文德朱璣范崇純湖北遊擊馬能陝西遊擊馬雲翔直隸遊擊吳士勝著該部即速行文調赴大金川軍營聽候經畧大學士訥親等委用其古州總兵事務著鎮遠總兵冷文瑞署理○訥親奏於五月二十日抵成都將西南兩路糧運詢撫臣紀山藩司倉德據稱現在逐日發運出口糧千餘石雇漢番夫役烏拉俱能照軍營限定之數輓運臣隨於次日自省赴營六月初三日至督臣張廣泗駐劄小金川美諾地方各路軍糧已到者除日支外可餘數日或月餘尚無不繼之虞督臣即於初四日前赴卡撒臣留駐美諾初六日親赴卡撒美溝軍營初九日復同督臣前往腊嶺相度山勢數路皆通刮耳崖山陡箐密碉寨層層獨色爾力一梁勢尚平坦賊碉皆在梁旁梁上止有木石城卡數座若能攻克一面分兵牽制一面即可順梁而下較卡撒美溝正路甚為得勢詢據各番咸稱下至底

溝去刮耳崖亦不過數里。會商督臣將哈攀龍王愷所領兩路官兵。歸併腊嶺一路合之。從前抽撥腊嶺兵。共萬餘名。仍督已到官兵。攻奪木城數座。賊守石城甚固。屢撲未下。十六日。署鎮任舉奮往督催。被鎗陣亡。督臣聞報。即日親往調度。務期必破。再查我兵可以進抵勒烏圍。刮耳崖賊巢。惟黨壩腊嶺卡撒三路。今黨壩腊嶺均有重兵。惟卡撒雖駐兵三千餘名。除護糧分防外。餘兵不敷攻勦。若另調新兵。緩不及事。莫若就中酌量。有應牽制堵禦及彈壓土司之處。量留攻守。餘兵悉抽併卡撒。現與督臣會商辦理。再賊番因險據碕。故能以少禦衆。今我兵既逼賊碕。自當亦令築碕。與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之意。賊番自必搖動。且守碕無須多人。更可餘出漢土官兵。分布攻擊。似亦因險用險之策。已飭星速修砌。總之就現在情形。今秋能否告竣。尚難豫定。報聞。○又奏查各路官兵不能

前進者多。唯腊嶺一路。雖現為石城所阻。度我兵力。尚可望進取。臣與督臣到營。未久。戰勦機宜。督辦伊始。且各路抽調官兵。尚未到齊。容臣一面辦理。一面籌畫。俟月餘後。如果我兵已全力攻勦。猶有不能速捷情形。再行妥議密奏。得旨。卿意遲待數日。一舉成功。何等慶快。殊未憶及朕之懸望耳。及至奏到。仍不過如是。且聞任舉凶問。不勝感惜。何能慰朕耶。又批。張廣泗去歲奏張興之事。措辭得體。今任舉乃捐軀致命者也。而汝等不過奏聞其事。亦未詳悉。殊不知輕重也。又批。今又有任舉之事。則益成騎虎之勢。若不掃穴犁庭。何以慰忠臣義士之魂。且恐各番效尤。後來之所費益多。前旨亦謂此事成功之後。瞻對或可酌量耳。不可錯會。○欽差大學士高斌。左都御史劉統勳。山東巡撫阿里衮。奏山東自五月以來。民間景象。日見轉移。二麥成熟。得資接濟。但今年白露節。在閏七月半。即

應種秋麥之期。現飭州縣豫勸農民及早佈種。其無力之家。借給籽種。請於向例每畝五分之一外加借一倍。每畝給銀一錢。得旨允行。下部知之。○賜刑部尚書達勒當阿乾清門行走三等侍衛訥蘇肯官房各一所。○蜀江蘇宿遷縣乾隆十二年分秋禾水災額賦有差。並附徵輕齋漕項銀糧。○癸巳

上詣

雍和宮行禮。○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訥親奏報。大金川軍情及籌辦事宜一摺。內稱賊番因險礮礮藏匿其內。故能以少禦衆。以逸待勞。今我兵既逼賊礮。自當亦令築礮。與之共險。兼示以築室反耕之意。且守礮無須多人。更可餘出漢土官兵。分佈攻擊。似亦因險用險之術。現飭各路星速修礮。遵照逼攻等語。此事披閱再四。不能解辦理之意。自大金川用

事以來。頓兵卡撒。久歷時日。賊酋逆我。頗行傷及將士。自當尅期撲滅。以收犁庭掃穴之功。今據訥親等所奏情形。似尚費經理。非旦夕可以竣事。但攻守異用。彼之築礮。以為自守也。我兵自宜決策前進。奮力攻取。且用以破礮之人。而令效彼築礮。是亦將為株守之計耶。礮不固則不足恃。築礮固則徒勞衆。若以此築礮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礮。以奪其所恃。不亦可乎。在訥親等。或自別有籌畫。而

奏內尚未明晰。以朕度之。或因慮及山深箐密。入秋難於克捷。豫為退駐之地耶。訥親等恐未必籌及於此。即使有見及此。亦非萬全之策。蓋能克其礮而守之。猶屬因利乘便之義。今因彼守險。我亦築礮。微特勞費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賊境。地利氣候。素不相習。而守礮勢須留兵多。則饋運難繼。少則單弱可虞。賊酋先校。必狃我以持久。出我之不意。浮寄孤懸。客主之形。既別。情見勢絀。反覆之慮。尤

深師老財匱。長此安窮。不可不熟計也。且將來大金川撲滅之後。此地不過仍歸之番。是今勞師動衆。反為助番建碣之舉。恐貽災於國人。躍冶於番部矣。昨批此摺。即以為不妥。今思之一夜。終非善策。不如速罷之為宜。再朕閱另摺所奏。任舉等捐軀報國。畢命疆場。不禁為之淚下。在伊等忠憤激發。固已甘之如飴。而朕以小醜跳梁。用伊等於危地。思之殊深憫惻。雖業經交部從優賜卹。足慰忠魂。

而事後之慮彌切。現在大學士訥親尚書班第內大臣傅爾丹總督張廣泗提督岳鍾琪等立營漸逼賊巢。凡有進止。更當因時度勢。鄭重籌辦。不宜徒事奮往。以副朕念。至所調綠旗兵丁。或尚未能勁健。可否另調滿洲及索倫兵之處。著傳諭大學士訥親酌量一併具摺覆奏。朕看大金川竟難措置。設其易處。則張廣泗久歷戎行之人。早已成功矣。今訥親雖為經畧。只宜持其大綱。督令張廣泗等

各施謀猷。以圖速奏膚功。即如建碣之策。率皆不中綦竅。而張廣泗亦附和而無語。可見彼有推諉之意矣。殊添朕憂。訥親不可不知也。此事速行回奏。併將近日情形若何奏來。

○甲午

上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訥親昨奏到軍機一摺。已詳悉頒發諭旨。今再四思維。所云建碣之策。不惟有所難行。亦且深為可慮。將謂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以此為自固之策。獨

不思碣樓非可易成。即使能成。而我兵究以攻取為事。若再行前進。其將又建一碣耶。向後屢進不已。策將安出。且調集大兵。本以制勝。今不用以克敵。而用以建碣。必非所願。以朕度之。此旨未到之先。勢將中止。倘其意在必成。究屬徒勞無益。朕見此摺。即不以為然。及問在京大臣等。皆見以為不可。朕意張廣泗老於戎行。豈其不知而亦隨聲附和。在張廣泗未必不自謂任事經年。未著成效。今既

有經畧肩茲鉅任發謀決策經畧裁之是非得失亦經畧當之而彼得袖手旁觀遂其推諉之計如此則所繫更大矣訥親不可不知此意且朕命經畧前往原以總挈大綱且朕坐籌遙度於京師不如可信之大臣親履行間察衆人之情就目前之勢相機指示據實入告尤為親切此朕命訥親前往之本意也至宣猷効用仍當委之張廣泗等使各盡其長即使朕親行亦不過指揮調度而所用自在羣策羣力從來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若論用兵熟練朕必不肯謂訥親優於張廣泗即訥親亦必能知此要之經畧統領全軍衆人之謀皆其謀衆人之力皆其力豈必自出所見方為已功耶而朕更有深慮者大兵聚久變患易生在固原居平無事之時尚有一夫夜呼倉卒四起之變何況軍中親信僅百數十人此外皆調發客兵及蠻司士卒本非世受深恩為我心膂浮寄孤懸孰無室家鄉里

之戀而勞役不已奏凱無期版築方殷鋒銳莫展肘腋之慮良可寒心在部曲士旅固不可不鼓其勇氣而鋒鏑之下人孰甘心驅之太迫變計生焉倘有不測豈不重貽西顧憂耶此所為反覆以思而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凡思慮所及不得不備細告之訥親使備知之也金川之役本不容中止況任舉之變失我大帥如其置之不問何以慰彼忠魂雪我衆憤但忿兵亦將畧所忌自宜因時度勢以為進止倘險地必不可爭或別有出奇制勝之善策如古所稱用間用術或縱甘言或懸重購使彼有內潰之機然後可乘其敝從前王柔亦謂蠻夷可以利動且彼醜類無多不惜厚費或可坐縛逆首此亦無聊之思耳近日郭萬里亦有當用反間之說倘其言有可採豈不較冒險乘危輕進取劔者為優耶又王柔何時到軍前可曾建白及此可就近咨詢溽暑炎蒸瘴癘毒作暴露日久無刻不勞

軫念大學士起居慎自愛護并傳諭軍中諸大臣將弁其各慎重此旨尚宜斟酌可令張廣泗知者一併諭令知之○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奏駱馬湖蓄洩機宜並移建閘座工程得旨山東賑務今已就緒此摺著交大學士高斌前往該處會同總河周學健逐一履勘定議具奏且一路亦可查辦撫卹而東省河路疏洩機宜更可兼辦○又奏駱馬湖本年蓄洩機宜得旨覽奏亦可謂留心但知其

實錄卷三十八

六十四

一未知其二統俟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江南總河周學健奏稱宿遷縣之駱馬湖為諸水匯潴之區請於湖之東隄王家溝迤下之柳園頭另建三孔石閘一座內開通湖引河一道又於王家溝上游再添建九孔減水石閘一座內亦開通湖引河一道俾伏秋水漲相時遞開減洩入運即下游之六塘河水勢自必減小庶蓄洩皆有權衡其建閘挑河共需銀九萬二千餘兩併請將已估未

建之駝車頭曹家店馬莊集港河頭四處石

閘引河工料土方銀兩移為駱馬湖建閘之用等語朕已將原摺發交大學士高斌令其前往逐一履勘覆奏因思辦理河工水利事務必須通盤籌畫始能動合機宜漕運一河關係緊要向來王家溝地方未建閘座每當雨水過多之年回空糧艘即有以運河水大難行為奏者今新添兩閘使駱馬湖盛漲之水悉行減洩入運分流既久勢難遏禦偶值伏秋霖潦運河本來之水既泛溢可虞又加以全湖減洩之水並道齊趨豈能保無廢運之患周學健之意止欲舒六塘下游之急而未計及運河漫溢之害也再朕披閱河圖見垌垆諸山盡處駱馬湖與沭河較近因用硃筆於紅花埠以下隄頭將斷所在界畫一道或於此處引湖水就近洩入沭河令其循序漸進其稍減湖水功當與新添兩閘等而又可以舒六塘河之驟漲似為有益及至視周

實錄卷三十八

三十五

學健又奏所稱港河頭開工。尚未修建洩水。上年異漲。六塘河固多漫溢。而沐水下注。海州沐陽一帶。已成一片汪洋。則朕始欲開之。引河。雖於六塘河有益。而沐河增此分洩之水。或當湖河並漲之年。仍不能免於漫溢。即自見以為不可行矣。大抵水之行地。當順其性。強為挑決壅遏。費力已多。然止可備一時之急。而不能使其行止悉聽於人。設其果能引之即來。將恐貽害更大。今該處情形。未經

書錄卷三十八

三六

親歷。大學士高斌查辦賑務。已經就緒。著便道由山東沿途察看。前至該處。會同總河周學健。將此事是否可行之處。一併查明具奏。至周學健所請。移用石閘引河工料土方銀兩之處。查駝車頭曹家店馬莊集三閘。係乾隆十年奏建。港河頭一閘。係乾隆十一年奏建。歷今已三四年矣。而寸石尺土。尚未施工。如不應修建。則當時不宜奏請。事後亦應陳明。如事果應行。則當晝夜趕辦。以衛小民田

廬。今周學健奏稱此四處工程。種種無益。欲移舊估以建新工。不知此四處工程。若彼時即已修竣。今因其無甚裨益。改而用之。猶屬可行。乃耽延至三四年之久。而所稱建閘之處。亦並未聞有猝被水災之事。則前之懇切入告者何心。後之玩愒不辦者又何意耶。此四處工程。既已如此。則周學健現在請建之兩閘。亦難保其不蹈此轍。大學士高斌承辦江南河務。多歷年所。朕以其明曉河務。一以委之。而不問。今周學健初任。故不得不詳悉批圖閱摺。為之籌畫。而所見即有如許不合之處。可見

書錄卷三十八

三六

皇祖每巡視河務。不辭親行。良有以也。今駝車頭等四閘。乃十年十一年奏辦之案。何以延玩至此。著高斌等明白回奏。圖併發。○禮部題

孝賢皇后曾祖一等公哈什屯。祖一等公米思翰。公妻一品夫人。均各予祭建碑。父一等公

李榮保公妻一品夫人加祭一次從之○予故領侍衛內大臣正藍旗漢軍都統二等伯伊勒慎祭葬如例謚肅端○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山西蒲州府屬之永濟臨晉虞鄉猗氏四縣絳州所屬之垣曲縣因上年冬雪稀少今春得雨稍遲麥收未能豐稔現據該撫奏明借糶兼施惟是今年遇閏節候稍遲去秋成尚遠且該縣等去歲收成歉薄今

實錄卷一百六十八

三十八

復二麥失收民食未免艱難著將此五縣麥收五分之一以下村莊內乏食窮民咸予撫恤一月口糧折給銀兩俾得接濟其本年所借籽種倉糧緩至明歲秋成免息還倉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楊錫紱所奏湖南入官房產惟湘潭縣有叅革固原州知州石觀虧空倉糧案內查出房產除已變價三千九百兩現貯縣庫外另有田房估價七百二十四兩并有未估價之木山一處此

係准部查封家產備抵虧空雖與入官有間

現亦嚴催估變等語虧空案內查出房產既經變價何以不知會原叅督撫抵補欠項而但貯縣庫將何所待其該員虧空幾何合之任所已完幾何變產已交幾何自有實數何得又有備抵之項如有不應入官何得又催令變價此案原叅情節若何所奏殊未明晰著楊錫紱查明回奏尋奏石觀田房山產已經伊子石曰琛變價銀三千九百兩因石曰

實錄卷一百六十八

三十九

琛患病未能齎往甘肅又無便員搭解是以暫貯縣庫報聞○又諭近據訥親所奏金川軍務情形朕詳為審度現在將弁同心士卒効命而奇險難攻天時暑雨似非一時可能就緒目今大兵已深入賊境設令膚功不能立奏經秋涉冬彼地沍寒難駐又不得不暫營平暖之處相時再舉深慮久戍之卒一聞撤散勢必心渙狡寇從而躡其後大有可慮若將來必致退守則移駐何地并如何撤回

之處亦當豫為籌度萬全且大兵調集遠來併瞻對之役既經三載其附近土司供應夫役亦已數年運餉從征更多擾累近聞蜀有州縣派夫徵餉苦累農民已傳諭尚書班第令其往來查察訥親可即速令其前往并飭巡撫紀山速為查辦內地如此土司可知恐其積勞懷怨煽動生心而我軍孤懸賊境非內地聲援聯絡可比深為可虞可傳諭訥親張廣泗體悉此意處處刻刻留心密切豫防

實錄卷三十八

四十

再朕命訥親前往原以總領大綱觀察情狀督率調度張廣泗川省封疆大帥且統領全營二年于役凡軍務責成專惟張廣泗是寄今歷練戎行嫻熟軍旅孰有過於張廣泗者伊當竭誠協力經畫機宜不可因大學士在營稍有推讓之心或存彼此之見現今各路兵勢若何古之用兵制勝者曰觀釁曰攻瑕賊衆所短何在何處有隙可乘訥親張廣泗在營當有成算可詳悉奏聞○又諭大金川

運糧一事原議每一烏拉運米一石每蠻夫二名抵一烏拉米每石運至軍前合計用銀十四兩七錢內除米價三兩零餘皆給與蠻夫又每日加口糧一升所以體恤勞人可謂優渥矣今聞川省每一州縣派夫六十名里下科派津貼銀兩每夫一名竟至四五十兩之多一夫在途或有逃亡病故仍向本縣補派其津貼銀兩亦一例重科遂至窮鄉僻壤時零小戶亦騷擾不寧是行者既有饑寒勞

實錄卷三十八

四十一

役離鄉別井之苦居者復有典業借債追呼賸削之煩以小民之脂膏徒飽里役之谿壑而每夫所得津貼銀兩究為有限以此推之則各土司所屬番夫亦未必能免派累毋怪乎巴塘番民不服派夫毀橋挖路之事也金川軍務尚未告竣運糧之事亦勢難中止若不體察情形妥協料理民情困憊日久必生事端殊屬可慮朕前因金川軍營止張廣泗一人故留班第在彼協助今既有大學士訥

親提督岳鍾琪等則班第現在尚無專辦之事。可以暫回內地。往來照應著於沿途詳加查察。如朕所聞情形果否如此。并妥酌飭辦。務期無誤軍糧。無累番民。庶為兩全。即將此旨傳諭知之。○戶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陝省民壯。經節次裁減。現存每處十五名至三十八名不等。按繁簡以定多寡。實非冗設。所有陝省民壯二十七百三十一名。請仍存留從之。○丙申。以故雲南羅次縣煉象

實錄卷三十八

四十二

關土巡檢李鴻傑之子蓋臣襲職。○丁酉。中

元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詣

壽皇殿行禮。○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

安佑宮行禮。○還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

那蘇圖奏稱永定河伏汛疊長。六月二十七

日。石景山長水至三尺六寸。南岸金門閘石

壩過水七寸。履勘河身有沙嘴中梗。溜勢坐

實錄卷三十八

四十三

灣趨閘。恐減洩過多。於金門迎溜上唇做壩

挑水等語。金門閘石壩原以備減洩。永定河

漲溢之用。遇伏秋盛漲。不患其減洩過多。即

有沙嘴中梗。少用人力挑導。借盛漲之水衝

刷亦易。不必另建挑水壩。若在水小之時。挑

水令入中泓。則可。今於盛漲立壩。恐浮沙即

依壩填淤。金門閘過水固可無慮。其多而下

游疏洩。即慮其有梗塞。所見似未必妥協。朕

意所立挑水壩。不如去之為是。併俟高斌回日將

此情形問彼會奏可傳諭那蘇圖令其酌量辦理○又諭朕因近年米價日昂再三籌畫以生穀止有此數聚之官者多則留之民者必少不得不將直省常平穀數斟酌變通悉準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已經降旨通行又經派撥江西米十萬石運蘇接濟近又據楊錫紱奏請買穀二十萬石令江蘇委員赴長沙接運更有開泰奏請備撥穀二十萬石現在降旨令該督撫等會商妥議似豫籌之處已

實錄卷三十九

四十四

為有備可傳諭尹繼善安寧酌量所屬收成光景詳悉查明若舊額已足即可不必採買為民間留有餘之粟以裕倉箱庶可望價值漸平倘於舊額實係未敷必應補足仍須照例採買亦當斟酌籌畫期於妥協勿致張皇以昂市價該督撫等悉心會酌奏聞建直隸阜平縣典史把總兵丁衙署營房從總督那蘇圖請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八

實錄卷三十九

四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七月戊戌

實錄卷三百十九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吏部尚書德沛四月內忽患
疝疾醫療日久病勢轉增奏請解任著照所
請准其解任調理其員缺著達勒當阿補授
左都御史盛安前任刑部尚書於刑名事務
尚為熟悉刑部尚書員缺著盛安補授○諭
軍機大臣等新任安陸府知府王文裕前於
籤掣同知引見時觀其人將來似有出息於
伊名單記以府字及吏部以安陸府缺請旨

一時未得其人檢閱名單因伊是武昌同知
就近補放及請訓召對詢知其尚未抵同知
之任知府乃地方大員關係緊要伊以捐納
之員未親民事恐難勝任可將此情節傳諭
塞楞額彭樹葵令知該員補放知府並非因
才情出眾逾格拔用著該督撫留心試看斟
酌奏聞如於知府不甚相宜不若奏明仍補
同知為妥○己亥諭我國家從前用兵以雲
梯登城為要務其時人思奮勇建功受賞延
及子孫今承平日久兵革不試旗人已不知
有此藝矣朕思金甬恃其礮極險固正可用
此破敵即使金川無所用之亦滿洲武藝所
當訓練者可於八旗前鋒護軍內上三旗每
旗派五十人下五旗每旗派三十人擇其少
壯勇健者演習雲梯以備遣用交與公哈達
哈查拉豐阿都統永興護軍統領慶泰副都
統那穆扎勒管領訓練并令來保傳悃納延
泰旺扎勒更番查閱俟學習有進朕亦往觀

實錄卷三百十九

二

○諭軍機大臣等京師自初十以後每日皆得陣雨。至十六日大雨竟日。十七天氣晴霽。亦無過多之慮。京師情形如此。因念山東積歉之餘。本年收成。雖據該撫奏報尚有可望。而近日雨澤不知亦似京城甘霖大沛否。倘已稱優渥。或不至嫌其過多否。朕觀山東情形如金鄉魚臺等縣已有被水村莊。是雨澤不慮其少。而惟恐過多。著傳旨詢問阿里衮。令其速行奏聞。以慰朕懷。尋奏東省於五六

七月間甘霖疊沛。不嫌過多。現在高粱早穀棉花俱經結穗。結桃晚穀黍稷晚豆悉皆暢發。豐稔可期。其被水之區。自金鄉魚臺鄒縣濟寧樂安博興曹縣平度高密膠州等州縣外。又有濟陽壽光濰縣等縣窪地間被淹沒。現委員查勘撫恤。作速疏通。酌借籽糧。及時勸種。得旨覽奏稍慰。○直隸總督那蘇圖奏覆金門閘石壩原備減洩之用。本年伏汛長水較上年尚小一尺三寸。因渾流挾沙。兩隄

內溜勢遷。改靡常。今年溜勢坐灣。直趨閘門。恐旁洩過多。正流漸少。水緩沙停。河身將有滯淤。故乘此水小時。即用秫秸柳枝壓鑲沙土小壩挑水。以助其刷開沙嘴之力。并挖淤導流。壩乃不日而成。溜亦漸歸中洪。此係一時救弊。後即不復加修。謹繪圖貼說呈覽。得旨覽奏。并河圖知挑水壩之說。原以救弊一時。且溜已漸歸中洪。立壩亦不為無補。倘河身大溜。仍欲趨灣。朕就所閱之圖。似應於硃筆直畫處開一引河。使大溜暢達。下游歸河身正溜。似可不慮其奔注金門閘。以致減水太多。但是否於形勢相合。可傳諭那蘇圖令其酌量情形。如引河當開。所費約畧幾何。倘立壩之後。河溜已歸中洪。而開引河又費工甚鉅。即可不必。著詳悉相度。奏聞。尋奏覆遵旨親履該工詳度。前溜勢兜灣趨閘時。一面挑水。一面挖溝導流。乃溜為壩逼。刷入新溝。河身日漸改直。現今溜歸中洪。即在硃畫處

暢流。目前固無需開挑引河。倘將來大溜仍有兜灣趨閘之處。開河不過數十丈。河兵力作即可剋日成功。得旨覽奏俱悉。○江蘇吳江震澤二縣坍沒轉輕田蕩八十五頃七十四畝有奇。新漲轉重田蕩四百三十四頃三十七畝有奇。分別蠲升如例。○庚子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工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疏

稱安東縣西門外埽工。逼近城垣。南岸漲有沙灘。溜勢北趨。每遇大汛。黃淮之水。滙歸東注。西門埽工頂衝迎溜。實屬至險。必須建木龍挑溜開行。從之。○辛丑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命定直省倉貯額數。諭米穀為民生食用所必需。朕夙夜籌維。一切農田水利。無不申諭有司。加意經理。又蠲免米豆稅銀。數至鉅萬。所以為百姓謀朝夕

者。纖細具備。而邇年以來。各省米價。不見其減。而日見其增。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常平積貯。所以備不虞。而衆論頗以為採買過多。米價益昂。因思生穀止有此數。聚之官者太多。則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勢之自然。溯查康熙雍正年間。各省常平已有定額。朕以積貯為要。故准臣工奏請。以捐監穀石。增入常平額。雖益倉儲。實礙民食。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絃之圖。直省常平貯穀之數。應悉准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其加貯者。以次出糶。至原額而止。或隣省原額不足。即就近撥運補足。所需運費。照例報銷。其如何彼此撥運。并查定原額。及原額存糶之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悉心查明。妥議具奏。○又諭刑部事務甚多。尚書盛安不必辦理。都統事務。○又諭曰。哈達哈現在患病。兵部無帶領引見之人。來保不必管理吏部事務。著兼理兵部事務。○戶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

懷遠縣餘剩并續收糧三萬一千餘石。無厰收貯。應添建窰倉十座。從之。○工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疏稱。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菴一帶隄工。對河北岸上游馬陵山嘴挺出。挑溜南趨。該工隨成頂衝之勢。甚為險急。必須編紮木龍護盤二架。又清河縣北岸王家營地方。外臨黃河。內逼鹽河。河勢坐灣。兼對岸漲出沙灘。逼溜北趨。其勢甚險。要必須編紮護盤一架。從之。○以太常寺卿富德

為左副都御史。太僕寺少卿廣成。為大理寺卿。○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清澗縣民高國祥妻韓氏。○賑卹直隸青縣。交河。東光。寧津。天津。滄州。南皮。慶雲。鹽山。靜海。寧河。香河。保定。大城。延慶。沙河。廣宗。邯鄲。肥鄉。廣平。蔚州。蔚縣。武邑。臨城。高邑。深州。武強。饒陽。安平。等二十九州縣旱災貧民。○壬寅。戶部議覆湖北巡撫彭樹葵奏稱。甲年錢糧例應乙年五月奏銷。而乙年錢糧又應是年二月開徵。向

來奏銷時。祇將甲年完欠數目。載入盤查結內。於乙年已徵錢糧。并不具結。州縣官遇有拖欠舊糧處分。往往挪新掩舊。是以州縣虧空。發覺於離任交盤之時者居多。而發覺於奏銷盤查之時者甚少。請嗣後直隸州并府屬州縣。奏銷盤查。仍令該管上司。將現年已徵正耗雜項錢糧。一併盤查。倘有侵蝕。即行揭叅。如無缺少。仍具結申送。至知府有應徵之項。責盤查之道員。一體遵辦。應如所請。并

請令各督撫於清查司庫錢糧。亦將本年新收各項。一併盤查出結。保題從之。○署江蘇巡撫安寧疏報。靖江縣新坍折實田地一十一頃七十五畝有奇。新漲額外田一頃有奇。○癸卯。諭福建廈門港仔尾地方。因今歲米價昂貴。刁民營兵等。欲照平糶官價。向米鋪買米。乘機搶擄。鋪戶米豆等物。水師提督張天駿駐劄該處。并不據實陳奏。及經該督撫查拏匪犯。內有提標兵丁王贊等四名。現在

究審定擬完結。張天駿以封疆大帥。不能約束標兵。目擊刀匪搶奪情形。瞻徇不奏。著交部察議。以為漠視地方。軍伍不飭者戒。尋議張天駿應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得旨。張天駿著照部議所降之級從寬留任。○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奏東省連年饑饉。窮民艱於口食。共謀搶奪。多係無知誤犯。援照乾隆五年前撫朱定元請減災。黎誤犯案內。分別流徒。枷責發落之例。辦理等語。窮民遭遇災傷。

撫綏賑恤。不惜多費帑金。倉穀原以養其良心。使不流為匪類。以期安靖地方。在災民平日果屬良善。必不起意為非。乃明知國家有賑恤之恩。而以饑餓難忍為由。仍復肆行搶劫。若不嚴行懲究。將來必致羣起效尤。此例起於朱定元。乃姑息之尤。伊在東撫任內。一切辦理未妥。何足為法。試思伊當時僅莒州、郯城二案。今已有五十二案。未必非扒搶例寬。有以啟奸匪倖免之念。以致盜風愈熾。寬

縱滋弊。已可概見。况東省負山瀕海。非旱則潦。屢致偏災。而民情兇悍。亦易於為盜。現據該撫奏報。今年已有數處被水者。當此積歉之餘。收成又減。分數正須時時留心籌畫。若再將搶奪案件從寬辦理。奸民肆無忌憚。何所底止。阿里衮所奏大概。不過為地方處分起見。所見甚小。且於該省情形未協。著傳諭阿里衮。現在所辦各案。俱著照伊應得之罪。按律分別定擬。不得概援饑民扒搶之例。率

請減等。上年東省重災。若非特派高斌、劉統勳等前往協助。恐阿里衮一人辦理周章。未必能如此安帖。現在被水州縣。近日情形若何。將來應作何辦理。朕心深為軫念。著傳諭阿里衮。時刻留心加意妥協查辦。以安撫災黎。弭輯奸盜。不得稍有忽畧。○又諭曰。完顏偉在山東總河任內。挪用道庫銀兩。雖係總河專責。但以同省該撫。豈無所聞見。既特交查辦。該撫即應按限上緊催追。乃已經半載。

僅催交銀四百兩。至完顏偉身故之後。無可如何。奏交該旗就近查辦。阿里衮既瞻徇於前。又取巧於後。著傳諭申飭。其完顏偉未完庫項。交內務府查明伊家產抵補外。有不足之數。著行文該撫。將歷年東省巡撫布政及濫行發給之河道等。令其按伊在任年月分賠。○又諭。據福建巡撫潘思榘奏。稱沿海弁兵。澳甲人等。拏獲偷渡人犯。每起或十餘人或數十人。似宜量為獎賞。請於客頭包攬賊

銀。奸梢載渡船隻追變之日。即行賞給。以示鼓勵等語。國家設立塘汛兵弁。稽查匪類。緝奸匪。是其分內應辦之事。若著為賞例。恐兵弁人等。非賞不行。轉非責成之道。至客頭賊銀。奸梢船隻追變之日。即或弁兵有需鼓勵。用以給賞。亦應將作何查辦。及分別等次酌賞。是否可以久行無礙之處。詳悉籌及。今該撫摺內。并未聲明。著傳諭潘思榘。令其會同喀爾吉善。悉心妥議。另行具摺奏聞。尋奏

嗣後偷渡船隻。尚在沿海口岸。兵目澳保人等。在本管汛界拏獲。毋庸給賞。如在洋面遊巡追獲者。按獲犯名數十人以上。賞銀二兩。每十名以上。遞加二兩。若尚未出洋。而別汛兵目澳保盤獲。減半給賞。其賞銀俱於本案追變賊銀船價內支給。餘入官充公。仍將偷渡人犯。審明於何處出口。將該汛之疎縱兵役。一併究擬。其失察之該管員弁。照例查叅。下軍機大臣議行。○又諭。曰。巡撫準泰奏。稱

河東道託庸。於山陝兩省人民互爭灘地一案。不能秉公立督。知縣費應奎早為完結。疑慮偏執。於整飭刁頑之處。實非所宜。請將該道另為酌用等語。道員職列監司。於知縣之請張為幻。不能糾正。即屬有忝職守。該撫何難據實叅劾。以肅官常。今乃遷就其詞。請旨另用。不知準泰視朕何愛於託庸。而為此兩可之說耶。著傳諭申飭。如託庸尚在可用。即不宜率請改調。倘實係溺職。即當速行題叅。

毋得游移兩可有負委任○又諭據張廣泗將總兵馬良柱解送到京朕命軍機大臣問伊軍前情形及乘夜徹營遺失軍械緣由據伊供出種種情形并稱從前駐守曾達之時糧運為雪所阻已經半月士卒皆煮皮鎧鞅而食接到總督徹營檄文人思更生礮位軍械因雪大不能搬運以致遺失等語馬良柱前於班滾案內扶同欺隱茲復臨陣退縮罪固難逭但伊在四川二十餘年地方情形

頗能熟悉即以進勦大金川而論始帶兵千餘名在瓦寺松林口等處奮勇督戰遂解沃日之圍又收降小金川之衆乘勝克復孫克宗是伊在三鎮中尚為出力即班第前此亦經備悉奏聞至其徹營一事據稱糧運被阻已經半月果爾則時日甚久兵丁何以克存恐屬狡飾之語如實繫如此是馬良柱之倉皇拔營其罪又當別論可傳旨詢問大學士訥親秉公確察不必問之張廣泗與班第彼

時糧運是否為雪阻滯已歷半月之久將情由速行奏聞倘所供屬實馬良柱年雖六旬有餘精力尚屬可用將來仍發往軍前立功贖罪或有勝於新任苗疆之人其供單并即抄發至訥親前次摺奏係七月初十日到京今又幾半月并無具奏之件朕心日深盼望在訥親之心必係期於速捷以待奏報膚功但軍營事務朕切欲備悉其情形無論大功克成固宜迅為入告即或尚在酌辦亦當隨

時奏聞以慰朕西顧之念嗣後著十數日一次繕摺具奏沿途驛馬甚便可以無虞羈滯亦不致甚勞也其現在進勦事宜若何天時晴雨若何大金川軍務既不能中止本年倘未能即竣將來作何結局訥親等目下作何籌辦著一併詳悉速奏朕意示弱罷兵以逞賊意斷不可為而又實無制勝萬里之能因思滿洲舊有蟻附登城技藝甚為便捷因承平日久未經演習今已派大臣挑選八旗兵

丁數百名。按期操練。務令純熟。將來或可備攻擊礮樓之用。并暫留馬良柱於京師。且不問其罪。令其量度賊礮情形。協同演習。俟訥親奏到。再酌量發往軍營。併諭知訥親。將此項技藝。可否足以備用之處。即行奏聞。○又諭。前據張廣泗將總兵馬良柱。叅奏摺稱。馬良柱駐守曾達。張廣泗檄令緩緩徹營。於納貝山一帶。據險駐劄。不意馬良柱一夜率領五千餘衆。皇遽徹營。以致軍裝礮位多有遺失等語。今馬良柱遞解到京。朕令軍機大臣詢問。據供。伊住曾達時。軍中糧餉被雪所阻。已經半月。士卒皆煮皮鎧鞆而食。是以一聞徹營之信。各自奔回。此所供雖未必盡實。但據班第奏內。亦有餉道被阻之語。軍糧被阻。果經半月。於軍務甚有關係。則馬良柱有不得不退之勢。其罪尚可逭也。但軍糧因何被阻。張廣泗何以未行奏聞。即叅奏馬良柱摺內。亦未叙入。著傳諭訥親等。查明具奏。再

張廣泗從前奏稱。金川精壯賊番。不過七八千人。自大兵進剿以來。傷亡瘟疫死亡者。已去其少半。現存不過四千餘人。日食不繼。倘四五月間。正當刈麥之時。而官兵大至。則無焦類等語。現在金川逆番所存。尚有幾何。目下情形何似。既稱刈麥之時。官兵大至。似可蹂躪。今麥期已過。何以未聞奏效。况據大學士訥親前奏內。亦稱賊境山坡田禾。彌望。其為未經蹂躪可知。聚集如許大兵。即不能摧堅攻險。掃穴犁庭。何并不能傷其田禾。以絕其資食。此等情節。著張廣泗據實陳奏。○賑恤山東。歷城。淄川。長山。新城。長清。德州。泰安。樂陵。鄒縣。汶上。費縣。益都。臨朐。樂安。昌樂。鄒平。青城。商河。泗水。滕縣。嶧縣。單縣。曹縣。臨淄。高苑。掖縣。金鄉。城武。寧陽等二十九州縣。被旱。被水。被雹。被蟲。被坍。貧民。○甲辰。命。伯郡王允禩。管理正黃旗漢軍都統。○貸山西。永濟。臨晉。虞鄉。猗氏。四縣二麥。歉收。貧民口糧。

籽種○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江西巡撫開泰奏稱建昌府南豐縣奸民饒令德糾夥饒三超及宜黃廣昌二縣奸民蕭其能唐維瑞曾元章易魯璠等於本年四月內同往宜黃縣作關帝會將焚表之灰同雞血和入酒內共飲是日在唐榮發家宰牛一隻猪三隻飲酒而散又訊據饒三超供稱三月內饒令德與唐維瑞同往寧都縣有受劄之事現因各犯供吐游移指扳之人多非的確嚴押解省窮究底裏等語奸匪糾衆插血散劄謀為不軌深足為患地方辦理此等事件必赴機速而見事明奸民一無漏網無辜不致株連若存息事之見亦成釀禍之由權其輕重酌以寬嚴始為妥洽開泰自任巡撫以來於刑名錢穀事件尚能辦理而發奸摘伏懲克緝暴尚恐力有不逮此案若查辦失宜不特良善難免

牽累閭閻不無滋擾而羣匪狡脫奸謀益深地方且隱受其害朕已詳悉批諭令其勉力擴充以副朕望此案甚屬緊要可傳諭尹繼善令其會同開泰留心確查詳加根究不可有絲毫從寬之見亦不可有絲毫從嚴之見務期酌中妥辦俾無枉縱庶可補開泰之不及并將如何會商辦理之處具摺奏聞尋尹繼善奏覆現在會同開泰悉心商酌并將通案應行究詰情節逐一指摘檄江寧驛鹽道和其表馳往江西會同該省藩臬巡道逐一捉犯究審得旨覽奏俱悉○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南陽縣民暴某妻史氏○丙午上至觀德殿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上還宮○貸安徽貴池青陽石埭懷遠阜陽潁上霍邱泗州盱眙泗州衛等十州縣衛被水被雹貧民口糧籽種并緩徵新舊錢糧○丁未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圓明園○刑部議奏革職浙江巡撫常安貪婪一案據大學士公訥親將常安擬絞解部監候應如所題常安請照風憲官吏求索財物加其餘官吏罪二等枉法贓八十兩律擬絞監候得旨常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撫恤江蘇山陽阜寧泰州銅山豐縣蕭縣等六州縣被雹貧民并緩徵本年地丁錢糧新舊漕項銀米○戊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靜宜園駐蹕至庚戌皆如之○御史王顯緒奏川省土司與金川疆界毗連者不一如果以番制番不難滅此朝食况番性貪悍請交經畧大學士將隣近金川之各土司無論已未調赴軍營概行宣諭令自統所部土兵以為前驅官軍惟大張聲勢以為後援有能破巢擒逆者即以金川土地人民賜之伊等言語衣服相同偵探亦便前驅之土兵一得路徑破其

險要。大兵即可尾之而進。且金川賊衆見附近土司奮勇并力。自度難以瓦全。又聞有破格之賞。亦未必不自思求生之道。縱不擒酋縛獻軍前。亦決不致如前此之出死力以相拒矣。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顯緒所奏。以番攻番。請懸重賞。以收速效。一摺。從前王柔面奏時。即有此議。或王顯緒習聞伊父之語。或因王柔現在軍前。曾建此議。未經採用。伊子復為此奏。均未可知。著將王顯緒原摺抄寄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令其閱看詳悉酌量。今既無可如何。此等芻蕘之說。是否有可採擇。以備一得之用。或調王柔面加詢問。詳悉奏聞。至前此大學士訥親所奏。田禾彌望。及張廣泗奏。麥期將屆等語。山坡既可耕種。其非絕險懸崖人跡難到可知。我兵何以不能前進。而彼可耕種之地。亦不能蹂躪乎。即不能蹂躪。於其將熟之時。縱火焚燒。亦不能乎。若在彼內境。則瞭望不能遠。及今既在一

望之中。自非腹裏奧區。何以兵力亦不能到。反覆以思。殊所難解。前已傳諭詢問。可再行傳旨。令其作速奏聞。且據前後所奏觀之。彼中不過彈丸之地。所產既薄。不足自贍。何處番人為之接濟。曾否得其虛實。盼望軍營消息。計日以待。近來情形。何似。可即速明晰。馳奏以慰懸念。○又諭曰。準泰所參永濟縣知縣費映奎。因該縣西境民人與陝省朝邑華陰二縣之民爭占河中灘地。該縣自違自議。

自毀自詳。反覆譁張。以長刁溺職。悖謬無能。題請革職。此案前經該撫將河東道託庸參奏含糊兩可。已降旨開導。今又將該縣題參詳閱情節。尤為非體。凡上司叅劾屬員。如係舞弊營私婪贓侵帑等案。自當立掛彈章。若此等案件。不過為公事起見。其應作何辦理。可片言而決。該撫何難指示屬員。使遵循妥辦。即該令固執已見。不過檄行申飭。何敢不遵。觀此。則該撫平日威信不能攝服屬員。屬

員不能奉令承教。豈不於體制有關耶。巡撫糾叅知縣。既經摘印。此本已照例批發。所更慮者。該縣袒庇刁民。必係好名之輩。山右民風素稱刁悍。倘謂該縣因愛護百姓。致被叅革。閥然羣聚糾衆。保留豈不更滋事端。應令該撫豫加防範。至此案該地情形。若何。應如何辦理。方可使兩省民人永息爭端。本內所叙殊未明晰。著傳諭該撫。令將雍正年間因何差馬爾泰。何國宗等前往查勘。彼時作何

立界。此後因何紛爭。該道及該令意欲如何辦理。該撫謂當如何分界。方為妥協之處。詳悉繪圖。於圖間按地貼簽。進呈。尋奏覆雞心灘坐落黃河水中。兩省壤地至河而止。河水之中。非一省所可獨有。現在臣與陝省督撫會議。將是灘除去荒灘。兩省平分。劃溝為界。溝西屬秦。歸陝省潼關同知管轄。溝東屬晉。歸蒲州永樂鎮同知管轄。報聞。○兵部議覆山西巡撫兼管提督準泰奏稱直隸解絳二

州唯設外委各一員兵僅十名。請將平陽屬駐防霍州之千總調防絳州。於平陽營撥二十名并絳州原設兵歸千總管束。其絳州原設外委把總改防霍州屬靈石臺千總聽平陽營叅將轄。再撥蒲州存營兵十名并解州原設兵歸原設解州外委千總管束。添建營房六十間。應如所請從之。○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原任福建布政使高山。歷任運使藩司。並不實心任事。現在緣事降調。候補著傳諭

總督那蘇圖於直隸應修城工內酌量一處令出資修理。以贖前愆。○庚戌。諭金川逆酋不法。現在調撥大兵剋期剿滅。一切軍需供應絲毫不以累民。惟是飛芻輓粟烏拉之外。間亦酌用民力。雖給與脚價口糧。小民不無勞瘁。朕心軫念。著該督撫查明辦過。夫米各州縣將本年錢糧先行緩徵。俟凱旋事竣之日。分別等次奏明。請旨候朕加恩。以示朕軫恤邊氓之意。○諭大兵征勦金川逆酋各土

司盡心出力。始終不懈。曾降旨傳諭經畧大學士訥親將効力戎行供應烏拉輓運軍糧之各土司查明功績。分別奏請。候朕加恩。今據覆奏各土司輓運軍糧。雖按米給值而供應夫馬尚未至於貽誤。且現奉調協勦。俱屬恭順。殊堪嘉與。請加賞賚等語。朕念各土司轉運供應已經著有勞績。雖協力攻勦尚未殄滅逆酋。奏報全捷而從事行間。應先行分別賞賚以示鼓勵。但該土司等向來輸納貢

賦多寡不同。若免其稅糧。不無人數難均未為允協。其明正土司堅叅德昌等著加恩。將軍營所有充賞緞匹酌量分別賞給。其未經查清之長官土司千百戶等俟查明之時一體頒賞。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等奏報大金川進攻情形。併將總兵哈攀龍副將高宗瑾等分別具摺糾叅。朕已照所請交部。但此次辦理軍務似微有過嚴之處。夫軍行首重紀

律固不得不嚴。惟是嚴於罰者，亦當明於賞。鼓舞人材之道，又不得不加委曲。假如同屬中平之材，其十人中豈無二三人畧勝者？則就此二三人稍示優異，以勵其餘。又如一人之身，或功過相參，則當亟加賞賚，以不沒其功。俾其感激，鼓勵直前。冀蓋前愆，如其再有過犯，加以嚴處，彼亦甘受無辭。蓋從征將士身冒鋒鏑，臨陣對敵，毆之以性命相搏，而賞罰之道若不神明，其用甚至有罰而無賞。

兵丁等豈明大義，未免寒心。漸就怠惰，更或隱含怨憤。當此倥偬旁午之際，少有變故，所關匪細。自大金川用事以來，大小員弁以過受罰者多人，而破格被賞者頗少，似非鼓勵將士之道。至朕閱摺內所稱此皆臣等措置未當，發縱無方等語，大學士訥親等未免期效太急。伊等肩茲重任，頓師日久，其心固切欲進攻，以期大捷，而兵情地勢難易緩急之間，亦當隨時酌度，逆酋險碁林立，一夫當關，

萬衆為之阻奪。即朕此時反覆籌維，亦尚無調度萬全之策。況急於期效，亦屬無益。且恐欲速過甚，未免轉有疎虞。此又不可不審也。再如割取耳記一事，朕前恐行之未便是以交軍機處定議。今據奏稱接到諭旨，又行酌改用兵大事，朝夕更原，非所宜。朕於數千里外，何能事事遙度？悉中機要，歷次所降諭旨，其能行者固當遵辦，即或勢有難行，或已發而未便復收，亦不妨據實奏明。總期歸於

妥協。但此事既經改辦，祇得照行。其奮勇兵丁另當熟籌獎賞之法，以示鼓勵。又叅將五德納等帶領土兵於木耳金岡一路新扎五卡，俱處賊人麥田，踐其麥禾，此舉頗為得當。第不知他處何以不能如此蹂躪，豈進攻之地未遇賊人麥田耶？朕前已兩次降旨詢問，可再查明奏聞。其建立碉樓一事，所降之旨目下諒已接到。此次摺內未見奏及，或以勢難強行，因而中止，或照前摺尚在舉行情形，

究竟若何。且入秋將近半月。賊境雨雪漸繁。將來作何行止。朕日為厯念。著一併具奏。○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諭曰。盛安素喜沽名。當

皇考時教導不悛。至革職治罪。朕加恩屢經任用。近日刑部尚書一時不得熟練之人。是以復令辦理。乃伊到任以後。故智復萌。於參革

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剃頭一案。刑部遲延不奏。朕意伊等必將故遲其事。以待言官之陳奏。如此則將啟夤緣朋黨之風。所繫更大。正欲面降諭旨訓飭。孰知盛安忽欲改擬斬候。因而不進本。此案伊在都察院時已經於斬決本內畫題。及調任刑部。忽欲自改前議。斬決重案。豈可以伊一人之意見為輕重。况伊補授刑部尚書後。召見時即曾奏此案。伊雖畫題於意。似應擬斬候。朕諭以爾與同部堂

官按例定擬。朕自加恩。伊並不將此旨告之同官。惟稱斬決過重。遲迴觀望。久而不奏。及召至面加詰詢。伊乃稱

孝恭仁皇后大喪內有佐領李斯琦剃頭問擬斬候之案。今擬斬決。恐人疑其辦理未協等語。在伊果見以為過重。即應於都御史任內未經面奉諭旨之前。另議具奏。何獨至為刑部尚書。方謂過重。且伊已知朕意在從寬。而必不肯令改寬之旨。出於朕之特恩。而出於彼。沽取持平之名。歸於一己。其心尚可問乎。今日面問伊時。伊惟以滿語奏稱。曾有是旨。而不肯漢語承認。是伊於此際。猶不肯令漢大臣知朕從寬之意。以沽名於眾。漢人也。又巧謂恐人議其過重。於朕名為不美。試思部議重而朕特從輕宥。傳知海內。為美名乎。為不美之名乎。伊以執法之司。不遵明旨。不按成法。不通知同官。而固執私見。激朕使怒。重治其罪。則過在君父。而已居美名。豈非巧偽。

之尤者。且伊自稱年老。是視朕為幼年。無知之主矣。朕肯甘之乎。即以金文淳一案。與李斯琦之案相較。在李斯琦當日。不過廢官。私自剃頭耳。而金文淳由翰林出身。官至知府。並非冒昧。不知大義者可比。同城之防禦。又曾以滿官皆未剃頭。正言規勸。而金文淳悍然不顧。李斯琦案情同此乎。此乃有心故犯。輕視國制。正如本朝初入關時。抗不剃頭之犯。有不立行正法者乎。金文淳情罪可惡。如

此。即立行處決。亦所應當。而朕仍向盛安明降諭旨。欲從寬典。且剃頭一事。始於阿里衮之叅。一武弁貪婪案內。有在國服內剃頭之一語。大學士等照例票簽。朕謂違國制之罪重。而貪婪之罪輕。照例票簽非是。故改令治其違制之罪。夫君臣上下之所以相維繫者。賴有此名分也。今也人視此為泛常而忽之。其所繫者尚小乎。夫不知尊君者。人臣宜共憤。而盛安反與之比。是其罪即同。且此事不

犯則已。既犯而寬之。則將來藐視國憲者接踵矣。然朕猶以為漢人容有不知而誤犯者。不治以罪。又不可。故從權令大學士等傳諭各省督撫。令其除現犯外。不必嚴查。蓋以祖宗成法具在。斷不可縱弛。而所犯之罪既重。恐觸網者多。朕心有所不忍。此猶朕失於寬懦之處也。朕亦知必有人議當

皇考大事時。未經查辦此等案件者。朕意不得不明示衆人。蓋昔當居廬泣血之時。盡禮盡哀。尚恐不逮。且即位之初。大臣等顏面尚且不識。軍國機務重大。豈暇旁及此等事。亦實不知有此等事也。而當時曾有宗室一人犯案治罪。宗室向例在議親之列。尚且定從斬候。今

皇后之事。朕哀則哀矣。而飲食起居用人理事如常。適遇此等犯案。故為不知。而不明正國法。以彰祖宗之制。以明上下之分。可乎。且古之人主有

愛女死而怒戮醫士數人者朕豈遷怒之主乎。果使遷怒。當怒御醫進藥之輩。何怒於百日内剃頭之人。更何怒於金文淳。今雅爾圖。劉裕鐸輩。爵位恩賚如故。亦衆人之所共知者。且即有人加朕以惡名。朕亦不避。何則。為世道人心任勞任怨。

皇考十三年之苦心也。朕縱不德。敢不效法。朕臨御十三年。居心行政。海內共知。而盛安敢於肆行私意。屈法徇庇。以為己德。其處心積慮。視朕為何如主也。著革職。拏交刑部。從重治罪。以為人臣目無君上。巧偽沽名者戒。汪由敦等與金文淳誼屬同鄉。輩稱前後自樂於盛安之有此議。而不肯為盛安之激怒。試朕者。則漢人之巧習也。此亦不能逃朕洞鑒。刑部堂官除兆惠持議不從外。餘著交部嚴察議奏。刑部等衙門議奏盛安曲意徇私。市恩邀譽。僅依律擬斬候。不足蔽辜。應從重擬斬立決。得旨。盛安著從寬改為應斬。著監候。

秋後處決。吏部議奏。汪由敦等扶同曲法。殊屬溺職。應將刑部尚書汪由敦。左侍郎勒爾森。錢陳羣。右侍郎今調吏部右侍郎魏定國。均照例革職。查汪由敦。勒爾森。錢陳羣。魏定國。均係革職留任之員。應照例革任。得旨。汪由敦。勒爾森。錢陳羣。魏定國。俱著從寬免其革任。又諭曰。主事何曰熙。派往軍營。近聞身故。雖係患病。究因公事前。往與効力。戎行相同。自宜酌加恩卹。其身後一切事務及發

送回籍之處。著大學士訥親酌動公項。量為料理賞卹。又諭據陝西巡撫陳宏謀奏。稱糧道毛旭旦。伊母年已七十。原籍江蘇。距陝三千餘里。不能迎養。懇請終養等語。毛旭旦年力富強。尚可辦事。著調補廬鳳道。以便迎養。其員缺。即著傳椿調補。諭軍機大臣等。陝西巡撫陳宏謀奏。稱伊從前承修定州城工。估需銀兩。已二次解交一萬三千兩。近因直隸總督那蘇圖。以城工須得歲內完竣。銀

兩務須早為解交。但一時難於措辦。懇請借動直隸公項。先行給解。其銀分作四年完清。庶城工得以早竣。等語。事屬可行。著傳諭那蘇圖。即照所請。暫借別項動用。俟陳宏謀依限清完之日。奏聞。並傳諭陳宏謀知之。又諭陝西巡撫陳宏謀。奏稱該省五六兩月雨水霑足。省城七月亦得透雨。各屬報到得雨大小不齊。間有不足之處。現在望澤頗殷。等語。通省州縣甚多。雨澤有餘不足。亦係常事。

但所稱不足之處。是何州縣。目下曾否得沛甘霖。秋禾情形若何。摺內均未明晰。著傳諭該撫。令其查明確實。具摺奏聞。尋奏從前雨水不足者。係咸寧長安等二十八州縣。今均已得雨。報聞。戶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隴神靖三州縣採買糧食。又設定神靖隴五州縣收還糧石。廩座不敷。應添建一百五間。從之。○甲子。諭朕前以紀山之父額倫特在陣前効命捐軀。紀山身任巡撫。又黽勉

供職。特施恩將伊自鑲紅旗拔入正黃旗滿洲內。伊宜愈加奮勉。盡心辦事。竭力報効。今乃並不誠心辦事。舛錯甚多。又因私事與總督張廣泗不睦。有負朕恩。紀山著仍撥回鑲紅旗。又諭曰。盛安之子喀通阿。從前妄寫假書請託一案。即應治罪。朕特念盛安加恩寬宥。未經治罪。交付盛安。今盛安身獲重罪。現在交部。伊子喀通阿之罪。豈可仍寬宥喀通阿。著發往熱河披甲。即行起解。以原任

雲南昭通鎮總兵董芳為四川重慶鎮總兵。是月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前因天津河間深州冀州等處雨水未足。奏請於保定廣平大名三府密撥司庫銀兩各採買麥二三萬石備撥。今各處甘霖疊沛。秋禾暢茂。可望有秋。前項麥石購買恐妨市價。應請停報聞。○兩江總督尹繼善覆奏米糧日貴。由於戶口繁滋。偏災偶被。田畝不盡種穀。倉儲爭相購買。且造酒躉麴耗費。查各處常平額貯每省

有二三百萬出納拘於期限使有用之穀積而不用誠不如散在民間然倉儲不可空虛況年來百物騰湧並非官為採買無不價增可知採買特米貴之一端應將已足額者加謹收貯毋庸多增未足者俟豐年酌買倘市價未平統以收捐本色監穀通融彌補不得於價貴時爭購非值青黃不接市糧缺乏不得濫糶亦不必拘糶三之例設需給賑除本處米穀過少自應於別屬撥濟若一隅偏災儘可給銀買食倘米價畧昂不妨據實請增折價較之遠地撥運稽遲多費不但節省而且有益如此辦理則採買不必全停貢監總收捐本色設遇米貴仍宜減價以廣招徠至於食用耗費則就兩江而論釀酒數千家獲利既重為業日多約計歲耗糯米數百萬石躡麴小麥又數百萬石民間將肥田種糯竟有一縣種糯多於種稻者竊思釀酒難於驟禁惟有嚴禁廣種糯稻請嚴行各州縣統計

田畝諭民以百分之一種糯餘俱種粳如違罰穀入官種粳種糯工作收穫相同價值亦無甚懸殊果能勸導有方誰肯干禁又有將高阜改種烟草甘蔗低窪改種菱藕等物每年照舊輸糧實則不種五穀應令地方官諄切勸諭令其自行改復嚴禁後來至於種烟原干例禁即行翻毀責成鄉保稽查懲治至於辦理之法惟有以不治治之若不悉心體會而祇紛查國戶棧房禁舖戶當米民間存貯多設科條縱用胥役徒多擾累無益於民得旨俟彙齊議奏遵行○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奏報泰州安豐場竈戶常子高等及通州白蒲鎮監生吳偉度等糾眾滋事情形得旨知道了河工民事固各有分司而不宜越俎至有繫國體民生之大則不可以常論矣不然所謂大臣者與有司又何殊哉又奏報六沐兩河工程告竣酌籌防護伏秋事宜得旨覽奏俱悉秋汛勝於伏汛此時惟有敬

謹防護不可遽為滿足之言也。福建巡撫潘思榘奏釐正臺灣兵餉之那墊以重庫帑得旨有治人無治法不以實力雖百定法何益。湖南巡撫楊錫紱奏資送流民回籍情形得旨覽已聞湖南所資送流民有途間生事者矣。此即汝辦理不妥之故也。又奏湖南本年早稻已獲豐收中稻暢茂秋成可必向聞江蘇未經買補倉儲甚多請於湖南買穀二十萬石撥運江蘇得旨甚好。河南巡

實錄卷三百十七

三十二

撫碩色奏報雨水情形得旨此際且不可為滿足之言必俟秋收後此懷方釋耳。山東巡撫阿里衮奏報鄒平新城等二十九州縣續報蝗蝻現在撲捕得旨上緊督捕毋使稍留餘孽淨盡時速行奏聞。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坐補邠州直隸州知州劉庶年逾八旬病痊後精神辦事覺不如前直隸州表率屬員恐難勝任該員原係同知借補知州仍照原銜陞轉之員可否俟有同知通判缺出酌

量題補得旨汝此奏係為劉庶尋捷徑也其可乎即原缺出時亦視其可不可而後用之豈即定用彼乎如此小伎倆為人之事汝尚敢為之乎。陝西布政使武柱奏報雨澤並西鳳同乾等處州縣夏禾被災撫恤情形得旨覽奏俱悉此等奏報理應據實不可粉飾也。甘肅巡撫黃廷桂奏甘省地畝所產糧色高下不等今歲河東河西澍雨頻降豐登有望正小民清完宿逋之時請照上屆奏准之例止收小麥莞豆之處許於四斗之內以粟米兼納得旨此亦從權之一法妥為之可也。廣東巡撫岳濬奏報署理總督印務緣由得旨今令策楞暫管江蘇巡撫以待鄂昌所需時日更多而廣西則又新調巡撫一切攘外靖內察吏安民諸務恐汝心有餘而力不足汝宜勉之。廣東提督黃有才奏提督出巡停止十載有餘恐營伍不無廢弛請於每年春耕以前秋收以後不拘月日亦不指

定地方出其不意減從直往或查驗二三營或連閱四五營巡無定期使各營周歲常懷儆惕庶各勤加整練以備不時巡查其往返日期請免題報得旨既商之督撫即照所奏妥宜行之○雲貴總督張允隨奏報滇黔兩省秋禾雨水情形得旨覽奏俱悉被水州縣加意撫綏毋致失所

實錄卷三百十九

三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實錄卷三百二十

二

乾隆十三年戊辰閏七月癸丑朔諭曰刑部事務緊要滿洲尚書員缺朕於各部侍郎內詳細評量或才堪辦事而踐更未久或才力未充而統率匪宜一時未得其人阿克敦前雖獲罪尚係舊人且其獲罪不因辦理部務錯繆尚可棄瑕錄用著署理刑部尚書吏部侍郎德通為人尚屬勤慎小心都察院亦事簡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侍郎員缺著盛京侍郎介福調補工部侍郎員缺著宗室公恒祿補授內閣學士員缺著觀保補授

○又諭曰。公恒祿係宗室。辦理侍郎事務。體宜從優。除列銜坐次。仍照衙門規制外。其御門引見等行走之處。著在滿洲尚書之下。漢尚書之前。以後有似此者。該部請旨。軍機大臣等議准。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大金川用兵。已閱年餘。川省各屬倉穀。除陸續碾運外。可續撥者。約計三十餘萬石。萬一凱還需時。軍糧關係甚重。臣前奏開捐例。銀米兼收。嗣張廣泗奏。停收米。不得不多碾倉穀。今倉穀不敷碾運。急宜未雨綢繆。請將川運捐納人員。除交銀司庫外。有願捐本色者。於會城及附近水次。并西南路近口之各府州縣倉。就近納穀。每石作銀六錢計算。至捐例除原題各款外。其道府郎中等官。并武舉捐納衛守備。即用等款。川運前次未載者。俱請照東省一體報捐。川省人應停其赴別處捐納。得旨。依議速行。○以署刑部尚書阿克敦充經筵講官。○甲寅。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戶部等部議覆。調任寧古塔將軍阿蘭泰奏稱。吉林烏拉官莊極貧壯丁。應交糧石。奉旨寬減一半外。應交糧七千三十二石零。仍不能完。尚欠二千七百八十八石五斗。請交戶部展限。應如所請。俟本年秋收後帶徵完報從之。乙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都察院所奏。浙江永嘉縣民樊天九具控伊子生員樊顯。因調任學政陳其凝帶往台州。閱卷身死。不明一案。事關人命。著副都御史梅穀成馳驛前往會同巡撫方觀承秉公詳審。如陳其凝有應行解任質訊之處。著即奏聞。請旨原呈粘單併發。○諭軍機大臣等。滿福前任護軍統領任內。辦理尚知奮勉。是以加恩用為古北口提督。乃伊自到任以來。料理營務。未見妥

協。看來諸事與從前歷任提督不同。即如奏報晴雨收成及地方情形。皆係地方入告之事。而滿福奏報甚屬稀少。且所進之摺支離浮冗。全無體裁。非朕委任之意。著傳諭嚴行申飭。○戶部議覆山西巡撫準泰疏稱。晉省鑄錢。委冀寧道率同太原府通判經理。安爐十座。每座日鎔淨銅鉛錫九十一觔。鑄錢一十二串一百三十三文。除工料外。實交錢十串三百四十五文。每爐給銅鉛點錫三百觔

實錄卷三二〇

為底火。鑄竣歸項。撥書役一名。快役五名。鑄交開銷各項。由經管通判造報。派佐雜一員在局監視。應如所請。從之。○丙辰。蠲免直隸霸州。固安。二州縣被災屯莊并入官地畝。應徵銀穀。○撫卹湖南益陽沅江武陵龍陽新化澧州石門永定等八州縣被水貧民。○以故鑲黃旗漢軍二等男劉俊德孫芳林襲爵。○鑄給四川成都府鹽茶督捕通判關防。從巡撫紀山請也。○丁巳。諭昨值

孝賢皇后大事。盛京杭州寧夏京口涼州四川等省將軍大臣等。惟令官員過百日剃頭。其兵丁剃頭之處並未傳行。兵丁雖屬微賤。俱係滿洲臣僕。亦應與官員一例傳行。因未一例傳行。兵丁始於百日內剃頭。伊等忘滿洲舊規。可謂不知輕重矣。其未經辦理之處甚屬糊塗。著將伊等俱交部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納敏奏請。僧人心恒應否解川。俟拏獲之日。請旨一摺。朕已批示解川矣。從

實錄卷三二〇

前張允隨曾奏。咨明川省查拏心恒解黔收審。朕因川省現在行咨安徽本籍查拏。是以傳諭張允隨。令不必解往黔省。有應查問之事。即咨安徽巡撫取供。今已令納敏解川。倘張允隨有咨明安省之處。應將此旨咨覆。俾即行文川省辦理。可傳諭納敏知之。○又諭據盛京將軍阿蘭泰奏。稱錦州應運天津等處米糧四萬石。已催令商人裝載。委員催趲。速令起程。其海城等處運往直屬之四萬石

俱經起運等語。阿蘭泰辦理甚屬妥協。可傳諭詢問。那蘇圖此項糧石。曾否運到。並收過若干。現貯何處。將來作何動用。目下米價若何。一并查明奏聞。尋奏七月十一日。商人運回雜糧七千餘石到津。為數無多。糧價未能遽減。然尚不昂貴。至此項米。係商人自備資本。領照採買。應聽商人自行糶賣。得旨是。知道了。○軍機大臣等議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稱甘肅提標公費不敷。請以步改馬。製造

清實錄卷三百一

六

軍裝等語。查此項軍裝。因協勦贍對殘缺。自應照該撫所請。亟為修整。但各標營似此者甚多。將來皆援為例。以步改馬。恐難辦理。應將甘肅提標軍裝動項修造。應作何扣還之處。令該撫查明再議。得旨依議。諭軍機大臣等議覆黃廷桂奏請將甘肅提標公費。步糧改作馬糧。以為製造軍裝之用一摺。朕已批依議矣。軍裝殘缺。自應急為修整。即公費不敷。亦當據實奏請。酌量辦理。乃借步糧改馬

糧名色。紆迴取巧。公費步糧改為馬糧。則與賞給何異。與其步糧改馬。不若竟行賞給矣。黃廷桂巧為奏請。是其平日處心積慮。取巧之習。猶未除也。既據軍機大臣等如此定議。著傳諭黃廷桂。將此項各營殘缺軍裝。應修改者。酌量修改。應變價者。即行變價改用。務須嚴行查核。不得先存朕必加恩之心。以致任聽營員虛估浮冒。如稍有情弊。惟黃廷桂是問。著伊察照廷議。即行辦理。○刑部議准

清實錄卷三百二

七

奉天府尹蘇昌疏稱奉天各驛站丁。專設旗人。若令徒罪人犯一體充夫。於站丁無益。請將奉省民人犯徒者。做照軍犯到配之例。酌定遠近。分發各州縣。或充河口渡夫。或充各衙門水草夫役。嚴加管束。倘有疎脫。照軍犯脫逃之例。將本管官查叅從之。○戊午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本月十七日。朕前往盤山。所有應行豫備事宜。各衙門照例豫備。○諭軍機

大臣等巡撫阿里衮奏稱膠州營兵丁李起龍等聚集不法一案情節已經審明。按例將為首聚眾借銀之李起龍起意辭糧之楊曰範定擬斬決具題。候旨正法等語。此等案犯應立時審明正法以肅軍紀。乃自上年十一月至今已歷八月有餘。始經訊結。辦理甚屬遲延。著傳旨申飭。至李起龍楊曰範二犯既經究明確實。若再俟具題部覆奉旨之後方行處決。更覺輾轉遲延。非懲奸儆眾之道。著

字樣卷三二〇

八

傳諭阿里衮即將該二犯押赴膠州正法。俾各兵咸知國憲綦嚴。有所警懼。仍將正法之處咨明刑部。其餘案犯聽候部覆。遵照完結。又諭東省現在收捐。官生願捐本色者赴各州縣就近投納。其胥吏之浮收勒捐需索包攬等弊。皆所必有。應令該管官嚴行禁革。犯者從重治罪。至經手各州縣官向來如虛出實收。侵肥已索弊端亦不一而足。該撫若不刻刻留心稽察。日後事發。皆阿里衮之責。

其累更重。可傳諭阿里衮令知此意。務先稽查屬員以清其源。仍轉飭屬員約束胥吏。則諸弊除而後患可杜矣。實授書山為倉場侍郎以原任倉場侍郎吳拜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實授彭樹葵為湖北巡撫。以宗人府府丞張師戴為倉場侍郎。內閣學士鍾音為盛京刑部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嵩壽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前署湖北巡撫彭樹葵疏報宜昌衛長樂縣民人自首開墾額內荒屯地民賦一頃八十一畝有奇。已未諭軍機大臣等據解任總兵馬良柱稱軍械內火箭最為有用。伊從前曾稟明張廣泗製備火箭五千枝。焚賊首積貯原稟並未批發等語。聞賊首糧食俱安置礮樓之上。火箭一著即可焚燒。無遺賊人亦素畏我軍。此項火器即其木礮或為火箭射中亦可令其焚燬。前在贍對用此已有成效。馬良柱所言或尚可採。蓋賊首所恃以抗拒天兵者以糧食

不藉外求。即其田禾所在。朕向亦籌及。欲加以蹂躪。或用火焚燒。屢經批諭。大學士訥親等未據奏覆。可傳諭訥親。將火箭一事詳悉斟酌。如屬可行。即速勒限於成都城內製就。解赴軍營。乘此秋成。賊糧露積之時。迅行施放。庶為有益。至軍營情形。日內不知若何。朕心懸念。併令具摺奏聞。山寒氣惡之區。首以保重身體為要。至於馭軍之法。雖應號令嚴明。亦宜寬嚴並濟。惟知督責使令。効命於死。

平定奏卷三十二

地。而總無噢咻之惠。人孰肯用命哉。必當集思廣益。合衆志以成城。又所以命訥親前往者。欲悉知彼地及軍士實在情形也。雖兩次奏報攻戰之事。而大金川究係可取不可取。及腊嶺賊隘之外。復有別徑可進取否。此等總未奏及。向聞川省綠旗兵弱。今果然否。尚屬可用。或不可用。亦未奏及。又用間一事。早有旨諭。亦尚未奏到。以番攻番。誘之以分彼土地民人。或者衆番能取此處。亦未可知。若

不可行。則亦應速行奏明。朕亦知軍中接一諭旨。必費許多籌算。或反誤攻取正務。但諸事不曾詳悉奏到。而大功又未速成。何能慰朕日夜懸念耶。故不辭瑣言。詳悉批諭。其審籌細酌。為之。尋奏賊碉石包土裏。非火箭所能延燒。其田禾曬場。碉上者。相離甚遠。火箭亦力不能及。毋庸製造。至腊嶺之外。雖有別徑。總緣兵力不能分佈。是以並歸一處。又川省綠旗兵丁。膽氣怯蕙。較之各省為多。每遇

平定奏卷三十二

攻戰。分別派遣。非全不可用。祇以該省徵調既衆。是以愈覺怯懦之多。猶不至如各部落土兵之罔知法紀也。得旨所言多有矛盾。看來無法可施。煩難之甚矣。○又諭據方觀承奏稱。海鹽平湖二邑海塘。俱屬平工。自上年七月風潮。後乍浦等處石工。多有躡矧。塘內裏土半被衝刷。又於本年伏汛內。風掀潮湧。由石縫搜激。致成坑窩。七月望前後。風潮俱大。所有衝刷眉土邊坡。自數丈至百餘丈。不

等等語。浙江海潮近年正溜已由中小疊乃向來求之而不可得者。且北岸俱淤沙漸遠。工程自應平穩。何以尚須動工修整。果若石塘裏土仍被潮汛搜刷。則沙淤又不足恃矣。或近日情形又覺稍改。抑所奏非向日頂衝之處不足為大害歟。奏中尚未明晰。令其詳悉繪圖呈覽。尋奏本年風潮汕刷海塘在海鹽平湖二縣境內自大尖山以東至江南金山交界一帶。工長百里海水近在塘根。外無

音東本三三二

三

護沙。因此處潮汛係暗長而非頂衝。故工程較平。但潮時兼遇東南風大。即不免漫溢。衝刷平工亦有時而險。如被刷工段無多即可隨時修整。其節年姪蟄殘缺之石土各工因非向日頂衝處。尚在未辦臣前奏衝刷情形。即在未經籌辦各處。緣未將中小疊北大疊一帶平穩工程分別陳奏。致未明晰得旨覽。奏始悉。○又諭據安寧審題西洋人王安多尼等煽惑內地民人入教窩頓姦淫一案。將

王安多尼談方濟二犯照律擬絞監候外。夷奸棍潛入內地誑誘愚民。恣行不法。原應嚴加懲處。但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轉似於外夷民人故為從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斃。不動聲色而隱患可除。從前福建白多祿一案。將首犯正法外。其餘擬斬監候之犯。現經如此辦理。今王安多尼談方濟二犯亦應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結。但此等信息稍不慎密。恐不待傳播而彼處已知。應於接到諭旨之日。即傳司府密諭遵照辦理。不得稍稽時日。以致洩漏。其監斃絞犯官員於報文內聲明免其議處。至本內於該犯所用銀錢訊其是否由該國王寄來。雖屬案情所當根究。然中國之與外夷各有體制。如因該國之人犯法內地。即行究及國王。恐彼國聞之。以為中國有司有意吹求。既為非體。且失遠人之心。自當從寬渾融辦理。嗣後似此等案件不必將此等供語敘入題本之內。著一

音東本三三二

三

併傳諭該撫知之令將遵辦之處具摺覆奏○以原任陝西巡撫徐杞為宗人府府丞○命兵部右侍郎莊有恭提督江蘇學政○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霍邱縣民汪得川妻周氏○庚申諭朕此次前往盤山著莊親王平郡王大學士張廷玉來保協辦大學士尚書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又諭曰禮部侍郎沈德潛年老就衰著以原銜食俸在阿哥書房行走禮部侍郎員缺著齊召南補授內閣學士員缺著葉一棟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高斌覆奏駱馬湖東隄之柳園頭及王家溝上游二處添建閘座一摺計期已屬遲延所奏湖河閘座情形與前傳諭之旨俱未一一明晰登答似有含糊了事之意即如所稱駝車頭未辦之石閘係在上游湖水不能入運移建下游之柳園頭乃易無用為有用事屬可行其未辦四閘悉行移添石閘九孔又改建滾壩則實屬多餘等語駝車頭之

閘既係無益當時何以勘估請建其估建出自何人意耶何至今又謂上游不能放水濟運與前議豈不矛盾至周學健奏請建設之滾壩及九孔石閘又謂石屬多餘論河道經歷諳練周學健本不如高斌今陳奏此事或亦不無所見況四閘現已延玩未辦從前估勘草率之處咎有攸歸此係高斌一手經辦之事應即據所見奏覆何待另行查明至周學健前奏內稱添建石閘俾伏秋水漲相時遞開減洩入運即下游之六塘河水勢自亦減小其大意總在宣洩湖水之盛漲今高斌奏中稱春夏之交重運經臨急須湖水接濟而湖水常不足用其王家溝另有口門過於深通一經啟放盡洩無餘因堵閉不用是其意專在濟運矣高斌之奏所答非所問且朕細閱此摺似有意迴護渾融了事在他入尚可高斌以理學自命素行尚屬樸誠諒非有心文過者可比豈亦如此耶再圖中硃筆界

畫之處據奏駱馬湖與沭河相近可以引洩湖水處所詳加看視等語此處朕前諭即自見以為不可行且未身親經歷不必因朕偶爾意見所及遂勉強查辦朕辦事全無成心惟求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耳可傳諭高斌會同周學健按近日情形從長妥議詳悉繪圖具奏○兵部議准漕運總督宗室蘊著奏稱浙省紹興前幫後幫温州前幫後幫杭州前幫後幫此六幫素稱丁疲事煩最難辦理

平定縣志

卷二

請照江南之例改為繁缺缺出於通省漕衛千總內調補從之○調刑部右侍郎魏定國為吏部右侍郎以左副都御史梅穀成為刑部右侍郎降兵部左侍郎陳惠華為左副都御史以工部右侍郎嵇璜兼管戶部右侍郎事務○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宗室嵩椿為正藍旗護軍統領鑲紅旗滿洲副都統雅圖署正黃旗護軍統領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薩拉善署鑲黃旗護軍統領○旌表守正捐軀

平定縣志

卷二

之河南扶溝縣民周良柱妻嚴氏○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管理萬年吉地工程大臣議覆山東巡撫阿里衮辦解臨磚一摺內稱揀剩存津之磚請仍照舊例交與直隸總督查於附近地方或修建城垣廟宇或河工開壩橋梁等項工程准其運用仍照舊例將價值銀兩交東省還款等語朕已批令依議辦理但此項駁換之磚四十萬餘塊即或續加揀選所餘尚多直隸地方現在應修之城垣廟宇開壩橋梁等項共有幾處此項磚塊於何處應用較該省現購磚價低昂若何可傳諭那蘇圖令其逐一查明具摺奏聞尋奏今年直隸河工並無修建開壩橋梁處所各屬亦無廟宇興工惟城垣現已開工者定州安州二處未開工者涿州豐潤及沙河鞏華城三處磚所必需但須於附近水次之工方可運用核計磚價運脚較安州現用城磚每折方一丈可省銀一錢零安州離津尚近約可用

臨磚五萬塊。涿州豐潤二處俱水路可通。俟潘思渠、高山等遣人來直興工時，令其計算量用。沙河、鞏華城及定州城工，離津寫遠，均難運用報聞。又諭著寄字與直隸總督那蘇圖，直省應行修補之城，共有幾處？現在飭交徐杞、陳宏謀、陳惠華、高山等修理之城，工約於何時告竣？若修理別處城垣，動用若干萬銀兩之處，著查明具奏。尋奏：直屬一百四十三州縣衛城垣，連沿邊關口及緊要城堡，共計一百六十四處，除已修四十六處外，現在陳宏謀承修之定州，因匠值農忙，量給假期，約於明年夏間告竣。陳惠華承修之安州，於明年四月內可完工。至徐杞承修之沙河、鞏華城，潘思渠承修之涿州、高山承修之豐潤，俱未興工。其餘前督臣高斌任內估計城工，尚有二十處未修，共需銀三十九萬五千三百餘兩。其坍塌未經估報者，業已委員分路勘估。統俟報齊核計，分晰議奏報聞。○壬

戌

皇太后駕還宮○

上奉

皇太后至觀德殿臨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加授科爾沁貝子品

級鎮國公達爾瑪達都之子班珠爾為二等

台吉○予贈署都督同知故四川重慶鎮總

兵任舉謚勇烈○癸亥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湖廣

總督塞楞額奏請定民間爭沙治罪之條及

失察宰牛之官員保甲處分二摺，朕已交部

議。此等事件，乃民間所常有，固不當聽其紛

爭違犯，而漫無章程。然亦非民間最關緊要

之事，將來部議固當酌其可行，量予覆准。但

地方政務立定章程。固易遵守。而行之則在乎人。若不得其人。雖有良法。亦具文耳。奉行故事。乃羣有司之錮習。督撫身膺表率。務期使之鉅細兼舉。風流令行。乃無忝厥職。非僅立一法。去一弊。遂以為勝任而愉快也。塞枵額之為此奏。固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者。幸而邀准。不過增一條例。不准亦無干。係伊任事數年。惟知自為保守。苟免無過。而於吏治民生之大者。何嘗早作夜思。有所經營。規畫於其間。其平日之處心積慮。大率如此。觀此二奏。與伊素習。適相符合矣。著將此旨傳諭知之。○甲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靜宜園駐蹕。○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諭曰。總督尹繼善奏稱。江南所有道缺。均係幹練之員。方克勝任。從前發往之候補道孔毓琇。高衡才具俱屬

中平。未便將就委用。請令歸部。俟別省事簡。缺出補用。或改發別省。以簡缺題補等語。孔毓琇。高衡。二員才具與該省道缺既不相宜。著送部引見。候朕另降諭旨。○又諭朕前降旨。將各省常平貯穀之數。悉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令大學士等會同該部查明妥議。但各省奏報常平倉存糶等項米穀。其乾隆十三年實數尚未報部。若僅據從前所報部冊查核。則十三年又有動用之項。統不足憑。可

傳諭該督撫等。將康熙雍正年間額數若干。及該省現年實存若干。糶借若干。現存糶價若干。查明確數。逐一分晰。即繕清摺具奏。俟奏到時。交大學士等據所報存糶實在數目。會同該部妥酌定議。該督撫等務須確查速奏。毋得遲延。并不得稍有舛錯。○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所奏江西南豐縣奸民饒令德。在宜黃縣唐榮發家聚眾結盟一案。前經開泰摺奏。已傳諭尹繼善。恐該撫於發奸摘伏

力有未逮。令尹繼善會同開泰。留心確查。詳加根究。不可存絲毫從寬從嚴之見。今據尹繼善奏稱。已嚴飭兩司鎮道上緊勒緝。逸犯追起。偽劄簿冊。并勾結字跡。務期全獲。一面將現犯提解江西省城。委幹員嚴審。以便合商辦理等語。此等案件。株連固為擾累。狡脫尤屬養癰。務須徹底窮究。痛絕根株。不可使有一名漏網。以滋遺孽。而無辜之衆。亦不容濫及一人。尤當速行結案。明正典刑。愚民方知警惕。不至浸淫邪教。可再傳諭尹繼善。令其會同該撫。詳確審究。無枉無縱。寬嚴得中。以補開泰之不及。所有追出之偽劄簿冊。并不法字跡。俱逐一固封進呈。毋得隱匿遺漏。○調福建建寧鎮總兵薛璠為臺灣鎮總兵。海壇鎮總兵袁政為建寧鎮總兵。○緩徵山東新泰霑化蘭山郟城費縣沂水高苑安邱諸城濟寧臨清東平等十二縣衛未完德常二倉蓆草腳價。及軍糧裹料等銀。並臨朐縣

未完德州倉麥折腳價銀。○丙寅。以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德保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英泰對調。○山西巡撫準泰疏報平魯縣墾旱下地一十五頃三十六畝。○丁卯。諭大學士等。今歲蒙

上天庥佑。直省奏報秋成分數。大概俱獲豐登。朕心稍為慰愜。更慮慮者。向來每遇秋收。有司必乘時採買倉貯。以致市賈居奇。民苦貴糴。積年以來。米價日騰。未必不由於此前經特降諭旨。令各省常平悉准康熙雍正年間舊額。使民間多留升斗之儲。庶糴食者不苦於踴貴。常平積貯。固屬國家良法。然聚之官者多。則藏之民者少。今秋成雖稔。與其斂積於官庾。何如流通於閭井。可再通行傳諭各督撫。遵照前旨。詳悉查明各屬常平現存倉穀。如果不敷舊額。許令斟酌採買。亦須派委能員妥協辦理。其已足舊額之州縣。則令停止採買。勿轉令新穀價昂。以妨民食。庶蒼黎

饗殮有給。共受

上蒼明賜矣。各督撫其善體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近奉諭旨。因江蘇米價昂貴。令江西撥運接濟。蘇屬本年秋成。即獲豐稔。平糶買補。為數必多。價值未必輕減。湖南早中二稻。可望豐登。請動項買穀二十萬石。運赴長沙。移咨蘇撫。委員領運等語。朕已批令照所請辦理。又據江西巡撫開泰奏稱。前奉派撥江蘇倉米十萬石。業經起

平糶米

言

運。今江西早稻收成甚豐。中晚二稻亦均暢茂。米價漸平。除前撥十萬石外。尚可備穀二十萬石。碾米接濟鄰省。或仍運江蘇。或另運別省。請旨遵行等語。朕思江蘇倉貯動缺。頗多。湖南之二十萬石運到。自可備用。但江省本年秋成光景。據尹繼善等節次奏報。似尚可望有收。從前既有運到之十萬石。今又有湖南之二十萬石。若於該省米穀登場之後。酌量買補。似可無需再籌。則江西之二十萬

石。或仍留於該省。俟需用時再行撥協。諒亦可。行不必因江西之現請撥運。祇圖目前有餘。至後此需用。轉致無從接濟。著傳諭尹繼善。安寧開泰。令其酌度收成情形。將應否撥運之處。就近會同妥商定議。具摺奏聞。尋奏江蘇戶口殷繁。一年出產。原不敷一年民食。年成豐歉無定。若待需用時。遠路撥運。恐緩不濟急。江西素為產米之鄉。各屬倉糧充裕。應請一併撥運江蘇。補入倉貯。得旨。如所請。

平糶米

言

行。○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運糧一事。前因紀山所定價值浮多。傳諭詢問。據稱。官運米石定價。每石十四兩七錢。至民間雇夫出口。每名每月俱有幫貼銀兩。而官運軍米。自出口抵營。除支給腳價外。每夫每站俱給口糧一升。兩夫背米一石。即以口外二十站牽算。往回口糧沿途臺站。已開銷米八斗。是給軍之米。大半耗費於運夫等語。查此案。班第等尚未奏到。紀山所奏。因此案乃伊自行陳奏之。

事不無飾詞回護未盡確實若果有此情形則從前西北兩路軍營糧餉浩繁程途遼遠所有運糧腳價尚不至如此之多今以本省之米轉運本省即令山谷崎嶇何至艱難若此看目下情形未能剋期奏凱宿兵既衆食給為殷長此不已何以為繼大學士訥親身在行間自必豫為籌及或事不能中止則籌兵必先籌食或別有良法或如從前西北軍營之例令范毓麟之子弟領資轉運可省官給之煩而於軍餉有濟亦應早為料及是否可行可傳諭訥親詳悉妥酌速行奏聞○又諭據巡撫安寧將江蘇節年未完錢糧及本年經徵已未完各數分晰開單摺奏內稱乾隆十二年分現屆奏銷之新錢糧扣至本年奏銷止除徵完緩帶實未完銀三十二萬七千有零等語該省從前奏請稽查舊欠朕意即以為舊欠固應立法催徵即或查辦亦未嘗不可不若現年錢糧使其勿致拖欠則以

後年清年款不復更有積逋全在該督撫平日留心經理所謂杜弊於事先以免清釐於事後也今江蘇清查之案尚未辦竣而本年錢糧又欠至三十餘萬是一面清查一面拖欠前案未畢後案復生清查一事徒自滋擾耳於將來錢糧之完欠究有何益轉不若以清查之力用之於本年之催徵尚為扼要之法安寧辦理此案多未盡善著即傳諭令將本年所欠之數何以又有三十餘萬之多清查之法何以不能使後此錢糧之無欠一併詳悉查明具摺奏聞○又諭曰御史張惟寅條奏刁民聚衆搶鬧等事地方官應豫為查察嚴加懲創其有怠緩蒙混致成重案者請照山西之例從重治罪等因一摺此等案件如平時不能剪除根莠以安良善即屢為申明亦難保其必無惟在地方官實力奉行自不至於滋事若一味因循待其事發始加懲治原非禁惡於未然之道今張惟寅既有此

奏可即將伊原摺鈔錄通行各督撫知之該督撫等務須時刻留心嚴為誡飭董率所屬實力稽查使刁徒斂跡愚民皆知守法安分庶於吏治民風有益俟伊等奏事之便帶去○又諭據安寧奏稱江省倉貯空虛現在飭令各屬探價平處所將節年所存及今歲現糶之價按數買補並令通盤籌酌將糶價有餘之州縣撥補不足之州縣倉儲俱得有備等語籌補倉儲自本計所重但朕因近年米價日昂再三籌畫以生穀止有此數聚之官者多則留之民者必少不得不將直省常平穀數斟酌變通准康熙雍正間舊額已經降旨通行又經派撥江西米十萬石運蘇接濟近又據楊錫紱奏請買穀二十萬石令江蘇委員赴長沙接運更有開泰奏請備撥穀二十萬石現在降旨令該督撫等會同妥議似豫籌之處已為有備且今歲江蘇秋成豐稔民食有資稍寬軫念若遽行買補或致市儈

居奇價值驟長是於有秋之年仍受貴糶之累矣可傳諭尹繼善安寧酌量所屬收成光景詳悉查明若舊額已足即可不必採買為閭閻留有餘之粟以裕倉箱庶可望價值漸平倘於舊額實係未敷必應補足仍須照例採買亦當斟酌籌畫期於妥協勿致張皇以昂市價該督撫等悉心會酌奏聞○吏部議請定各部院衙門畫稿章程凡辦理事件務須滿漢司員公同酌議畫押齊全然後呈堂除稿內註明患病出差及各項事故不行畫押者毋庸議外倘有稿不署押又無事故填註後經查出應將無故不署押之員與署押之員一例議處其或不署押之員本有出差等項事故而同司之員失於查明漏註者准該員自行呈明行查確實免其處分將失於查註之員照遺漏造冊例議處得旨此奏是依議○禮部奏萬壽節行禮儀注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停止行禮筵宴。○國史館總裁大學士伯張廷玉。奏刑部侍郎梅穀成暨伊子梅鈺。編纂天文時憲二志。繕竣呈覽。得旨。著莊親王侍郎何國宗。詳細校對。

實錄卷三百二十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一

監修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陸家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計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軍機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計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之加二級之量詣內大臣戶部尚書錄德輝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璜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閏七月戊辰

實錄卷三百二十一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據安寧奏稱江南總河周學健於

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甫畢即已剃頭其

所屬文武官弁亦皆剃頭內止有淮徐道定

長一人遵奉法度等語前此福州將軍新桂

到京陛見時曾奏稱伊到淮安時周學健因

已剃頭恐被知覺即借查河之名避不相見

朕比時以周學健乃國家大臣於名分攸關之處自必深知而謹守之斷無此等悖謬之事或係傳聞未確亦未可知此外又有數人奏及此事朕皆未經深信今安寧所奏如此是周學健喪心悖逆不惟一已敢於犯法并所屬官弁同時效尤棄常蔑禮上下成風深可駭異周學健自為翰林沐朕深恩內用侍郎外用督撫原非以其才猷經濟高出倫輩不過因一時難於得人即伊偏才小器棄短

平定縣志卷之三

二

取長將就任用稍資驅策耳詎料伊目無上下之分竟至如此朕前曾降旨傳諭各省督撫未發覺者不必深究原因微員人數衆多所犯又係重罪一經查出不容輕恕是以姑從寬免更不意封疆大吏猶有如是者實出意想之外故屢聞人言皆付之不信然使周學健身負重罪稍有知識即應自行檢舉乃處之泰然希圖蒙混掩飾揆之國憲實所難逾周學健著大學士高斌就近拏解來京交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刑部治罪此事傳聞已久舉朝大臣官員豈概無聞見乃無一人舉發外廷九卿召對尚稀至軍機大臣等時常召見亦未經奏聞其意不過欲為之蒙蔽以救伊重譴試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今朕降此旨伊等能封駁執奏乎現在交部治罪部臣即漢人同年相好尚敢以己之身家首領為伊保全乎又都察院御史給事中等平時採聽風聞即細微未甚確實之事動輒陳奏今以周學健之悖謬朕已屢有所聞乃未見伊等片牘入告明係伊等師生朋黨之誼固結彌縫牢不可破是以代為容隱緘默不言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司糾劾可如是之徇隱袒庇乎即非盡出於黨護周學健亦必以為舉發此事將恐招致物議人心至此尚可問乎

皇考時因朝臣結黨蒙蔽極力整頓始得肅清今漢大臣官員等風氣又復如此捫心自問能無愧懼乎不特此也滿洲之託名科目好

名無恥之徒如尹繼善者身任江南總督乃明知不奏若非瞻顧同年有心欺隱則必以為若奏此事於已有不美之名其心更不可問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尹繼善徇隱瞻顧曲法沽名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尹繼善著革職從寬留任○又諭曰江南河道總督員缺一時不得通曉河務之人從前嵇曾筠以大學士兼任河道總督今即著大學士高斌暫行管理○諭軍機大臣等周學健違制剃

實錄卷三十三

四

頭現今拏交刑部治罪伊籍隸江西著巡撫開泰即將伊家產逐一勘明務必實力嚴查勿令寄頓隱匿開泰係科甲出身向來以讀書人自負於師生年誼氣習未免瞻徇此番若稍有回護袒庇之意伊斷不能保其首領可并傳諭開泰知之○又諭曰周學健因違制剃頭一事朕已降旨拏交刑部治罪江南河督事務令高斌即就近署理高斌辦理河務有年修防諸事尚有所長若在內閣供職

宣猷贊化者非伊力所能逮伊亦必當自知之但伊素與周學健交好伊若先至江南必授意周學健令其自行檢舉邀恩免罪今經朕察出高斌即欲為之護庇計無所施周學健任內經手事件有無未清著秉公清查伊既深負朕恩而久任督撫所有貲財豈可利其子孫俱著逐一嚴查交那蘇圖為直隸修理城工之用高斌受朕深恩非他人可比事理輕重宜自加審度若仍瞻顧交情於周學

實錄卷三十三

六

健之事辦理稍有未協亦不待朕治罪伊撫衷內問應如何自處耶或令周學健自盡不得到京明正典刑者惟高斌是問○戶部議准署江蘇巡撫安寧疏稱武進丹徒二縣江寧縣公費地畝勘報升科田地等項二十一頃八十一畝二分零額內轉科田地七頃九十一畝二分零共應升增銀一百三十四兩一錢八分零米一百十三石九升零遇閏加編銀一兩三錢六分零米三升三合零請從

乾隆十二年入額奏銷。其乾隆十一年以前銀米。按年補徵從之。○兵部等部議准。暫理陝甘二省事務。甘肅巡撫黃廷桂疏稱。河州鎮屬洮岷營撥馬步兵二十名。在岷州營屬之麻子川駐防。并於洮岷階州二營輪經制員弁管理。距洮遠不能歸營操練。距岷雖近。隔屬不便稽查。請將前項兵改為步戰。隸岷州營。於額兵內撥往。至議裁之管理新兵外。委把總應留管防兵。併歸岷州營管轄從之。

○以通政使積德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川布政使倉德為太常寺卿。山東濟東道高越為四川布政使。○以故雲南大理府趙州定西嶺土巡檢李正樞之子尊聞襲職。○已已。

上啟鑒幸盤山。○諭軍機大臣等。巡撫紀山此番辦理大金川軍務。與總督張廣泗甚不相合。屢經批諭訓飭。終未釋然。督撫各持意見。在尋常無事。尚為不可。何況軍務倥傯。正當

同舟共濟。而川省情形如此。或係有意齟齬。掣肘公事。或因嫌隙既開。遇事不能相下。紀山才具本短。但在滿洲大臣中。尚不失舊家氣局。用為巡撫。惟慮其為屬員欺蔽。若此番之情性乖張。與督臣不合。殊非意料所及。若仍留川省。恐於軍務無益。可傳諭訥親。令其詳細酌量。或尚可調用別省。或應行治罪。以為剛愎任性之戒。俱著訥親一面據實奏聞。一面傳旨。令其解任來京。其四川巡撫印務。即著班第暫行署理。於運糧諸務。呼應較靈。當於軍務有濟。再前番摺到之後。又幾二旬。日夕政望。即七月十一日所批發傳詢諸旨。應行覆奏者。除往返程途。積日以計。亦應馳奏。何以遲遲若此。深為懸繫。接到此旨。務將近日情形。詳悉入告。并遵照前此十餘日一奏無惜。驛騎勞頓之旨。迅速頻具摺奏。以慰遠懷。○又諭曰。李渭奏請截留運京滇銅。設局開爐鼓鑄。以平錢價一摺。朕未經批發。可

交與劉統勲阿里衮密議具奏。近年以來各省錢價昂貴。不獨東省為然。據奏紋銀一兩換大制錢七百餘文。與現在京師錢價亦約畧相同。乃遽請截留銅觔。此事之斷不可行者。即如漕糧間有截留。必地方需米孔亟。勢不得已。亦屬權宜之事。至銅觔關係京局鼓鑄。何得輕議截留。錢文乃民生日用所必需。固應亟為籌辦。但屢經辦理。迄無成效。再四思維。未得善處之術。即如從前大學士訥親等會議平減之法。章程井井。非不極費經營。此劉統勲阿里衮之所知者。究之錢價未見其減。此過年已試之效也。況市價時增時減。本無一定。若年穀順成。百物充裕。自可漸次平減。即欲開爐鼓鑄。方於東省有益。亦當另為設法。或委員赴浙採買洋銅。或往滇省產銅處所另籌買運。至運京之銅。斷無截留外省之理。朕意於錢文一事。非不欲辦。實辦之而無可辦。轉不若聽其自然。今李渭既為此

奏。或劉統勲阿里衮等別有所見。可傳諭劉統勲阿里衮就東省現在錢價情形。應需鼓鑄與否。應如何辦理之處。熟籌妥議。具摺奏覆。務須十分慎密。即幕賓等亦宜防其漏洩。蓋此事一時未必即有良法。而一為張揚。則市僧居奇。民情惶惑。未覩其效。先滋弊端。甚有關係。一併傳諭劉統勲阿里衮等知之。尋奏。山東錢貴。在於去歲冬底。今歲春初。目下不起不落。李渭所奏。於理於事。均不可行。若辦洋銅。則時日難期。辦滇銅。則輓運需費。至收買廢銅。則又已行而無效者。況東省今歲乃恩免錢糧之年。農民以粟易錢。不須換銀。交官錢。商無由多斂。且梨栗棗柿。花實盛茂。賈販之來。收果品者。其錢俱散在鄉間。連歲賑濟銀兩。至數百萬。而錢無從增益。所以冬春間錢價驟長。今大賑已完。新糧入市。果實充斥。官未開徵。計錢價不致再昂。暫緩不至病民誤事。得旨知道了。告之準泰可也。○又

諭昨降旨將濟東道高越陞補四川布政使。川省現有大金川軍務辦理需員。高越接到諭旨可令伊即速起程前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又諭曰四川布政使倉德於辦理藩司事務不能妥協。已補授太常寺卿。令濟東道高越代之矣。倉德為人才具本短。看來尚屬謹飭。是以任為莞庫之司。但如運糧一事。係撫藩專責。而此番軍需運脚繁費較之向。前西北兩路軍營運費反屬繁多。而人言籍

籍猶以運糧為苦。若非辦理未善。何至於此。

在紀山倉德自未必侵肥作弊。而兩人才情皆短。或為屬員蒙蔽迴護。已過亦未可知。今倉德既經離任。其有無欺弊。易於察查。可傳諭訥親班第、張廣泗等。將伊任內經手諸事逐一確查。據實具奏。若軍務倥傯無暇分心查辦。則將此事專付之班第。俟成功之日再行詳查。彼二人已皆離任。亦不能有所掩飾也。尋班第奏紀山倉德辦理糧運均無侵肥。

作弊。但辦理不善。被屬員蒙蔽。在紀山惟恐貽誤糧運。竭力籌辦。唯不無牽制掣肘。畏首畏尾之處。且不能周知利弊。易為人欺。至其關防謹嚴。操守廉潔。則眾口一詞。倉德本屬才短。又承李如蘭之後。一切因陋就簡。聽信幕友。捐款定價浮多。且關防不密。致有幕友串商包運之事。其有無長領脚價虧欠米石。及結黨營私情弊。現交署藩司宋厚務查確。情嚴行究。治報聞。○命湖廣總督塞楞額署

江蘇巡撫安寧來京候旨。以福州將軍新柱

署理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尹繼善兼理江蘇巡撫。○以寧古塔將軍索拜為古北口提督。古北口提督滿福為拉林副都統。拉林副都統馬爾拜為福州將軍。鑲白旗漢軍都統永興為寧古塔將軍。署刑部尚書阿克敦為鑲白旗漢軍都統。○以直隸天津鎮總兵傅清暫署古北口提督。○是日駐蹕烟郊。○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安寧解任來京候旨。蘇州巡

撫印務著尹繼善兼理安寧此番係獲罪來京非尋常陛見可比伊於

孝賢皇后大事僅飾浮文全無哀敬實意伊係親近舊僕豈有如此漠不關心之理且聞有罔顧官箴置辦本處女子為妾之事負朕深恩殊非意料所及因伊隨侍有年故未明降諭旨伊一切任內所辦事務有無未清及關稅有無染指來京時任所貲財作何佈置安頓并伊一路情狀若何著交總督尹繼善

一一詳悉確查據實具奏若稍為瞻顧絲毫徇隱將來別經發覺惟尹繼善是問○是日駐蹕白澗○辛未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奏臣前議築碉乃不得已而為之目下雖無大效每因砌碉賊來侵擾得有斬獲亦不致有誤攻勦至壬柔於六月初四日到營始云覓漢奸前往間諜難保必擒賊酋久之終稱不得其人又欲祈請終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擊碉更為荒誕脂嶺一路雖未能深入亦可將卡

撤一帶橫截在外現偵探山箐可截之路令兵前進以攻不備報聞○又會同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賊地雖當伏熱并無酷暑緣高處寒低處暖陰雪寒晴霽暖故自山腰以下稍低之區秋冬尚和雪不多積仍可進攻況距賊巢不遠一經移營險要必為賊據且恐士心渙散各土兵以為不能撲滅反與結好所以未敢徹退至天時地利皆賊所長惟人數無多是其所短現存不過三千餘人日向莎

羅奔等籲懇投誠逆酋陽為懇請未便允降亦無瑕釁可乘惟散其固結之心并相機攻擊但能日斃數賊不使稍休目下已日食不繼將來必益無以為生可以坐待其斃臣張廣泗度今冬明春不難掃穴臣訥親以為我兵果能爭奪數處賊必內潰然賊巢食用果否匱乏究難臆揣而我兵攻勦一無可乘之機至冬寒春冷恐益不揚冬間似應減撤久役兵丁令留駐官兵時用礮擊碉卡俟明歲

加調精銳三萬於四月進勦足以成功最遲亦不逾秋令。至糧運緊要寒沍背負維艱。臣飭各路務於今秋大雪未降前將明歲三四月之糧運貯附近軍營再現在商人領運已有一萬五千石。將來愈多可減夫役訥親又奏來歲加兵計需費數百萬若酌留兵萬餘名據守要害相機用礮擊礮令接壤土司各為防禦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駐終非長策若俟二三年後再調兵乘困進搗自必一舉成

功。此二三年內或有機可乘亦未可定臣為民力國用起見故計慮及此若以迅奏膚功而論仍不如明年接辦之速謹將所見并陳得旨此見非矣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添兵費餉朕所不惜如以為終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終始○又奏臣查閱各路稟報多頓兵不進商之督臣欲并兵合力督臣以為地勢番情必當如此

分布其實兵雖四萬有奇分路太多勢微力弱。督臣未免存回護之見至其好惡不公人心不服如叅劾貴州副將高宗瑾將圍困賊礮之卡被賊奪去不能救援臣會商督臣叅處督臣僅請交部察議經臣改擬革職督臣原稿轉歸罪於甫經任事之叅將劉策名亦經臣更正其徇徇懦將輕重失倫如此又臣會同傅爾丹將應援退怯之貴州千把等鎖拏乃該千把等逃至腊嶺軍營高宗瑾知而不報督臣亦佯為不知其袒庇劣員如此又諸將備惟任舉實屬奮勇力戰陣亡督臣猶以為疎於布置輕冒鋒刃今督臣布置月餘已極周備仍不能督兵攻克是忠於王事者轉加以不美之名而干犯軍紀者偏欲為之脫卸此又徇徇不公所以不得人心者也至賊酋本非勁敵路險亦非難至所以不能速滅者蓋圖終必先謀始紀山於始事時并未將糧運豫立成算匆卒出師倉忙轉餉以致

多用帑項。張廣泗未能嚴督攻勦。曠日持久。賊得乘間密備。故今歲加調官兵。即從前已到之地。不能復至。且因分路太多。應進之路。每苦兵力不足。是則失於籌算。昧於地形。頃兵老師。誠難辭咎。臣奉命經畧。理應叅奏。但若此。則臣與督臣勢難共事。即撫臣經理糧運。吏民相安。亦難更易生手。惟有和衷共濟。早靖蠻氛。報聞。諭曰。覽所奏軍營現在情形。幾於智勇俱困。金川小醜。不料負固難於勦滅。遂至如此。官兵攻撲進不能前。退不能守。即小小獲勝。尚未傷彼皮毛。何況披卻導竄。得其要領。以成破竹之勢。奏內所稱逆番來歲口食不繼。可以坐待其斃。我兵果能奮力攻奪數處。賊必內潰。又稱賊巢食用。果否。至於匱乏。究難臆度等語。既稱可以坐斃。又稱究難臆度。始終迄無定見。而所稱來歲增兵三萬。是否能奏膚功之處。亦非確有所見。必不可已之成謀。夫兩軍相持。敵人無坐而受

縛之理。縱復窮幽絕險。亦無兵力必不能施之地。既已用兵。豈容徹退。古人有裹糧絕險。衣草自蔽。以成大功者。獨非於此等處施之乎。今乃欲待其自斃。自斃果有期。可待乎。如果斷有不能勦滅之勢。何妨明言其所以不能之故。直請班師。今又未能確指其必不可勝。而欲以三萬眾試嘗之。為此無可奈何之說。卿等身在我行。目擊情狀。尚不能確有成算。游移兩可。朕於數千里外。何從批示。何從傳諭。且大兵有四萬之眾。彼止三千餘人。何以應我。則覺有餘。而攻彼。惟慮不足。日久懸望。軍營消息。而奏到乃復如是。殊非所料。卿等可將現在情形。或添兵必可成功。或用兵勢有不可詳悉。審度歸於一是。迅速奏聞。勿為兩歧之說。要知閫外之事。惟卿等專責。朕固不能遥制也。至逆酋佯請投誠。固不可信。或因此離其黨羽。攻其腹心。亦可從中得間。與否。或謂終不能掃穴犁庭。即因此將就了。

事亦可。但數年之後，彼侵犯邊境，則將何以結局？必有追悔不及之事。將此亦一併籌酌，速行奏聞。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訥親所奏，現在進剿情形，金川軍務未能剋期告竣。從前命訥親前往經畧，原以金川一隅小醜，大兵雲集，不難犁庭掃穴。速奏膚功，并籌善後事宜。歲內可以回京。今觀前後奏摺，知一時難於克捷。大學士心膺重臣，諸務資其贊勳，豈可久留邊徼？即如所云需俟至一二年後，即使成功，亦無在彼坐待一二年之理。應即還朝辦事。其經畧印務，令訥親酌量或交張廣泗，或交岳鍾琪，或交傅爾丹，暫令署理。聽其俟來春另調大兵，再圖進取，可即速奏聞。候朕降旨。其傅爾丹、岳鍾琪俱曾統領大兵，乃老成宿將，是以簡用於廢棄之中。冀其於軍務有濟。自到彼至今，未聞發一謀出一策。親在行間，一若置身局外。即內大臣班第、烏爾登法、酬并帶往之侍衛等，亦皆未見

出力之處。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現駐何地？殊非遣往之意。可逐一傳諭詢問。至所奏張廣泗在彼辦理諸事情形，至為確當。朕亦聞其如此。但金川軍務究當賴伊籌辦。今亦不必論矣。○是日駐蹕靜寄山莊。至甲戌，皆如之。○癸酉，諭曰：準泰著調補山東巡撫。其山西巡撫員缺著阿里衮調補。阿里衮俟準泰到任後，來京陛見，再赴新任。○又諭曰：江蘇巡撫員缺著廣西巡撫鄂昌調補。廣西巡撫員缺著安徽布政使舒輅補授。舒輅著即速赴新任。鄂昌俟舒輅到任後，再赴江蘇之任。昨有旨令尹繼善暫兼管江蘇巡撫事。今聞伊患病頗重，自不能兼理巡撫事務。兩廣總督策楞現來京師，著馳驛前往署理。俟鄂昌到任後，策楞來京請訓，再回原任。安徽布政使員缺著山東按察使李渭補授。山東按察使員缺著江南淮徐道定長補授。○又諭前因各省官員有違制私自剃頭者，不治以

罪國法所繫。又慮無知犯法者多。朕心有所不忍。故曾諭各省督撫不必查叅。惟諭滿洲督撫於所屬人員內有已經查辦者。止令具名奏聞。若官員中復有如金文淳之流者。雖不治以重罪。亦欲悉其姓名。遲其陞遷。以示薄懲。此朕本意也。初不意督撫大員中。即有如周學健之流者。今又據塞楞額奏稱。伊於二十七日後。即已剃頭巡撫。彭樹葵楊錫紱。以及兩省文武官員。亦俱剃頭。更屬意外可駭之事。塞楞額滿洲大臣。歷任督撫有年。乃如此喪心病狂。實非意想所及。近因周學健以督撫大臣。不遵國制。已降旨拏解來京。重治其罪。今觀塞楞額亦復如此。實乃全不知君臣大義。試問伊於父母大事。服制之禮。若何。若以塞楞額所為。是則各省督撫令屬員皆俟百日者。反非乎。漢人猶尚諉曰不知。滿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況君臣上下之所。以維繫者。以有名分。若於名分所在。慢忽而

不知敬畏。渺忽而膜不相關。則紀綱陵替。人心澆漓。將不可問。所關至為重大。前諭所降甚明。不可不亟為整頓也。塞楞額著拏交刑部治罪。彭樹葵楊錫紱之剃頭。雖因順從總督。然既膺封疆重任。豈有漫無主見。一味隨從附和之理。但塞楞額尚已剃頭。何怪乎彭樹葵楊錫紱。著將彭樹葵楊錫紱俱革職。從寬留任。交那蘇圖於直隸城工。派出二處令伊等承修贖罪。以示薄懲。至兩省文武官員。皆視督撫所為何罪之有。剃頭之案。前有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因滿員勸諭不從。其罪較重。已問斬決。特從寬緩決。豈知督撫大員中。又有周學健。則更無怪乎金文淳。豈知滿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額。則又無怪乎周學健矣。朕辦理諸事。如鑑之空。而權衡審度。如衡之平。若將金文淳。周學健。塞楞額三人罪案比而同之。何以服人心。而明大義。若將周學健與彭樹葵楊錫紱比而同之。則周學健乃出

自己意亦非伊二人隨總督之為者可比周學健著從寬革職免其拏交刑部發往直隸修理城工効力贖罪金文淳不聽滿員勸阻非冒昧無心但官職稍卑尚可未減金文淳亦著加恩釋放發往直隸派修城工贖伊重罪○又諭軍機大臣等塞楞額於

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後違制剃頭已據自行陳奏可即寄諭新柱令其接到諭旨即刻兼程速赴湖廣總督署內傳諭塞楞額此等違制之事在漢人猶可云冒昧無知伊係滿洲大臣喪心病狂一至如此實出意料之外其平日居官不妥之處朕已洞悉前經降旨令其來京矣今伊身獲重罪法無可逭即因其自行檢舉或稍為寬貸亦僅可稍遲數日之死其所有家產豈得尚思安享著傳諭伊祇隨身攜帶家人二名星夜來京候旨新柱即將伊任所家貲詳細查明封固奏聞不得稍有遺漏并查伊自具摺以後自知不免

罪戾或有藏匿寄頓及起程赴京沿途一切舉動情形詳悉查明具奏○建山東惠民縣縣丞衙署從巡撫阿里衮請也○旌表守正捐軀安徽合肥縣民余子盛妻陳氏○乙亥上迴鑾○諭軍機大臣等準奏已調山東巡撫東省上年被災較重現在收捐以資賑卹但收捐一事官生赴各州縣交納本色胥吏之浮收勒捐需索包攬弊端向來有之而各州縣官之虛出實收侵肥已素者亦所不免種種弊竇若不嚴行禁革雖開例收捐小民未能普沾實惠可傳諭準奏令其時刻留心於伊赴任之便沿途密行訪察并飭所屬各員約束胥吏實力奉行倘有違犯立即查拏叅究務使諸弊肅清副朕撫卹災黎之意準奏可來京請訓後再赴新任一并傳諭知之○又諭由準噶爾脫回之護軍官長保著授為藍翎侍衛在粘杆處行走右衛前鋒伊凌阿發回右衛或在前鋒或在領催

上行走遇有驍騎校缺出即行補授每人著
加恩賞銀二十兩。命雲南提督潘紹周來
京調四川提督武繩謨為雲南提督。是日
駐蹕白澗。○丙子諭軍機大臣等生員樊顯
自刎之案情節曖昧陳其凝身為學政釀成
此等駭人聽聞之事已屬有忝職守若其中
稍有別情則貽玷官箴者更大然苟非有沈
寃何至跋涉數千里之遠來京告發此案自
應徹底逐一研訊明確定擬不得草草完結
但陳其凝係大學士張廷玉薦舉之員師生
契密人所共知梅穀成方觀承查審此案若
瞻徇情面於應行究詰之處遺漏緊要情節
及含糊遷就避重就輕等弊斷難逃朕之洞
鑒一經察出則梅穀成方觀承之罪俱無可
逭可傳諭知之伊等試思高斌顧琮審常安
之案則可知朕不肯姑息了事矣○是日駐
蹕趙家峪○丁丑諭曰原任重慶總兵馬良
柱雖係獲罪之人朕看其人材與庸懦無能

者有間在綠旗將弁中猶為強幹之員伊獲
罪情節尚可原宥且在川年久於番地情形
頗為熟悉著仍發往大金川軍營交經畧大
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酌量以副叅等官委
用俾伊効力贖罪○又諭曰楊錫紱違制剃
頭具摺檢舉此案已於塞楞額奏請時特降
諭旨楊錫紱從寬革職留任派修城工贖罪
此出自朕特恩則可若以情罪而論則按法
定擬首領不能保全豈尋常交部問擬遂足
蔽辜伊所稱請交部嚴加議處者又不知輕
重矣至摺內所稱與督臣札商往復意見不
同等語其如何意見不同著明白回奏尋奏
接旨知身罹重罪即擬檢舉因接督臣札以
事關兩省商畫一辦理之法臣以事已如此
難逃聖鑒不如據實自陳引罪一身札覆督
臣又以細繹諭旨原不欲有叅奏之事且紛
紛上聞有關體制臣復覆以違制已干重譴
豈敢又加欺隱督臣又札言奏報諸多未便

不奏似於曲體君臣之說有合臣以督臣意見難同因原奉諭旨旗員不准寬免內或有遵制之人尚未查確故暫以姑緩奏聞婉覆嗣因札查所屬旗員月餘尚無覆到若因此遷延實難自安是用舉奏下部知之○又諭據雲貴總督張允隨奏稱滇省六月中旬連日大雨河水泛溢昆明縣淹沒田畝兵民房舍并雲南府屬之昆明嵩明安寧富民宜良呈貢晉寧羅次祿豐曲靖府屬之平彝澂江府屬之河陽路南廣西府屬之彌勒等州縣暨元江府各被淹低田房屋又七月初十一等日大雨水漲昆明安寧呈貢晉寧等州縣有續被水淹之處廣西元江曲靖武定等府所屬之五嶺他郎陸涼元謀等廳州縣及景東府屬田廬間有被淹可傳諭該督撫滇南遠在邊徼朕所繫念著令速行飭查賑卹接濟加意妥辦務使災黎得所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張允隨奏稱秤戛

標標餘孽祝老四等勾結總江內外野夷肆行不法一案業將賊首祝老四黑坎黑奪松祝長脚等先後斬殺凡總江內外各寨夷目皆震攝投誠取具互保甘結永無攜貳地方可期寧謐該遊擊謝光宗深入險阻盡心籌畫等語此案原因遊擊謝光宗將秤戛蠻岡兩處土練一概撤回又將野夷所遺田土辦理未妥以致夷情疑畏釀成後釁雖擒殺賊首不足贖其前愆即所稱斬殺之祝老四等僅據夷目人等認明解驗夷目人等之言何足為信若稍加根究其情節必不如此今軍務已竣姑免深究不得以深入險阻盡心籌畫豫為議敘之地從來遠徼夷情反覆無定地方文武官弁平日於其情性狡狠地形險阻之處皆未能深悉要領並無制馭之方而撫綏又不得其道及小有釁端動輒領兵進剿弱者則為所擒滅張大邀功若遇敵寇强悍負固勢不得已若非苟且了局不得不徵

調大兵。而所稱斬獲賊魁。究亦並無確據。邊地情形。大率類此。今現有大金川軍務。此案姑准完結。不必置問。但封疆大臣。應具知此意。在在留心撫御。不得一任所屬將弁。輕舉妄動。率意邀功。以致釀成大役。況大金川軍務未竣。滇黔野蠻種類繁夥。彼此消息傳聞。倘有乘間竊發之處。未免又多一番籌畫。尤不可不時時慎重。可傳諭張允隨。令其加意體察。鎮靜周密。寧固邊疆。○又諭。近日辦理盛安塞楞額二人罪。著鈔寄大學士。訥親。令其閱看。○戶部議准。浙江巡撫方觀承疏。稱仁和烏程江山三縣。捐置義塚。水衝沙壓。田地。山。共三頃七畝三分零。歸安烏程二縣。積荒。滲漏區田。共四頃六十三畝八分零。應徵銀米。請於乾隆十二年為始。分別豁免。從之。○禮部議覆。順天府府尹蔣炳議。定直隸司道與府尹往來文移儀注。查順天府尹係三品京卿。今所屬錢糧倉庫事務。既與直隸總

督會同稽察。辦理應請嗣後順天府尹與直隸司道文移往來。府尹俱用牌司道皆用申文從之。○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奏。覆查馬良柱移營缺糧一案。為雪阻滯。屬實。至令旗兵演習登城舊藝。數百名不敷攻撲。若數千則費多。查賊碉層密。數月不能攻下一碉。而賊又已另築。實難奏效。擬於卡撤一路。將可以圍攻處。用兵困守。奪其糧水。可通之路。再賊番稀少。悉眾拒守。則必內虛。可以襲取。或從林箐抄出。使賊首尾不能相顧。其圍困之處。漢兵尚可驅策。至偵探路徑。必選長於步履熟習鳥鎗之侍衛官兵數百名。率領方能前進。但冬春積雪難行。倘須來歲夏間接辦。則明春遣發來營。似屬有益。至馬良柱供稱圍賊一年。賊必立斃。查賊境有可圍困者。有須攻取者。有應抄前截後。聲東擊西者。若謂全境合圍。則去歲至今。不但不能遏其水道。兵所未到。且不能禁其耕獲。何由使之立斃。又

稱其人能占卦弄風雨。遣雷擊人。查軍中多雨。或詭術所致。至兵被雷擊。偶然之事。非其伎倆。得旨覽奏。俱悉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訥親赴川經畧。原因張廣泗調兵三萬餘人。軍聲已壯。且佈置經年。想有成算。經畧一到。即可迅奏膚功。屈指往還。不過年餘。即辦善後事宜。以為經久寧謐之計。以振國威。以肅軍紀。此朕遣經畧前往本意也。今覽前後奏摺。約計彼地情形。非一年半載所能竣事。大學士機務殷繁。豈能在外久駐。前此傳諭之旨。甚明。即以身體而論。伊素日體虛氣弱。居此水土惡薄。冰雪嚴寒之地。倘調衛失宜。則朕之縈繫更深。而體制之所關亦重。朕早定此意。所以未即降旨者。緣現今尚在交鋒。倘有間可乘。應機剋捷。得一好音。以收全局。斯為盡善。當待至九十月間降旨。訥親於歲暮或明春到京。其經畧印務。或仍於傅爾丹。張廣泗。岳鍾琪三人內酌量一人護理。明春領

兵前進。或令岳鍾琪領兵萬人駐劄美諾。隨機進剿。侵削其境地。戕殺其壯丁。可傳諭岳鍾琪。予以二三年之期。伊能保其擒滅與否。事或可行。是亦一策。抑或大學士暫行來京。於來歲春夏用兵時。再行前往。則又徒多一往還。朕再四思維。訥親必不可久駐川省。況既經身歷。則彼處情勢。舉在目前。即來京亦可籌辦。而留駐川省。亦不能別建奇謀。使軍務速竣。但特遣重臣聲威嚴重。今軍務未竣。內召實為無名。然權其輕重。則軀體之疎虞為重。而體制之關係少輕。但此時且無稍露端倪。恐致軍心益懈。至摺內所奏挑選長於步履熟習鳥鎗之侍衛官員兵丁數百名。令其分隊領兵等語。朕現在特派大臣挑選精壯滿兵三百名。演習雲梯。即令伊等兼習鳥鎗。俟其熟練。臨期再挑選侍衛等於明春帶領前往。以備率領官兵進攻之用。萬一此時已經就緒。則不但伊等不必前往。諸事俱可

告竣此朕希望之念而未卜能合與否也再傳爾丹及班第烏爾登等現在軍前何以請安而外並未見伊等督戰出力之處即成都派往之滿兵一百名亦未見其作何赴戰以理揆之或由任舉之變恐其冒險直前有意外疎失不令伊等對敵亦未可定夫兵以克敵為勇若護惜而不令其摧鋒陷陣則命伊等前往之意謂何我滿洲舊習不應有此傳爾丹曾經百戰何未受傷此亦有命耳如果能奮勇登先正伊等見長之地不可瞻顧不前此並非伊等退縮必訥親慮及此而不令前進也可將此旨傳諭伊等又革布什咱等與彼世讐或許以重賞令其設計擒獻前此曾諭莎羅奔必須生擒獻俘今看勢又不能或用反間勦殺逆酋以完此局亦且暫得休息但斬獲務須確有憑據倘稍留疑竇貽後來之患豈不又成班滾前轍其前所詢本年不能完結將來作何籌辦之處前摺語涉兩

歧故批令伊等再定所以如此者亦不過苟延時日冀得捷音耳今所望既虛朕看伊等以及軍士皆不無畏難之念則今歲斷不能成功矣其應添兵再舉或應緩期待釁此時或另經籌有長策可畫一定議速行具奏其馬良桂已經降旨令其即赴軍前以副叅等員酌量委用効力贖罪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又會同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覆馬良桂駐兵曾達時糧運不繼常有缺二三日及四五日不等迨大雪擁途竟有缺至七八日并十餘日者兵丁尚有食物充飢此路山險未帶馬匹馬有鞍韉皮鎧則軍中更未攜帶所稱煮食乃其支飾之詞且其徹營並非因缺糧實緣畏賊遑遽至原擬刈麥時進攻之處緣五月間陰雨連旬未能前進蹂躪近據番民供稱官兵已到之處麥禾俱不得收餘又被田鼠所傷收成大減精壯賊人實不過二三千衆甚慮乏食望撫甚急若再攻擊數月

勢將內潰。至上年各路遲誤軍糧之大小各員。合開列附陳。請敕部議。得旨。有旨諭部。諭曰。據經畧大學士訥親等奏。請將運糧遲誤之總督張廣泗。巡撫紀山。前任四川布政使李如蘭。現任布政使倉德松。茂道唐進賢。保寧府知府周岐原。任建昌道陳縉。原任打箭爐同知鮑成龍。署汶川縣知縣劉士縉。榮經縣典史嚴維寅。瀘州嘉明司巡檢王洪德等。交部嚴加議處。李如蘭雖經身故。但伊係初次定議承辦之員。若因身故得以幸免。無以示懲。著直隸總督那蘇圖。派出城工一處。令其家屬承修。至張廣泗身在軍營。辦理軍務自難兼顧。此運糧一事。尚有可原。著免其交議。餘著該部嚴察議奏。○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伍雅圖。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宗室嵩椿。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額魯特郡王色布騰旺布故。遣官賜奠如例。並賞銀五百兩。○是日。駐蹕三家店。○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阿里衮調補山西巡撫。俟準奏到任。後來京請訓。現今山東賑務將畢。且有劉統勲率同科道等查辦。阿里衮不必俟準奏到。著即速來京。陛見。其巡撫印務。交唐綏祖護理。○工部議覆。兩廣總督策楞疏稱。粵東需用硝磺。不敷。請於南海順德二縣試採。俟足數補還。挪項及各營操演之用。即將原採之增城等四邑內酌停二處。應如所請。至招商承辦。恐滋透漏。應令官辦。從之。○旌表未婚守節之鑲紅旗滿洲原任主事成緒妻宗室賽爾赫女。○是日。駐蹕湯山。翼日如之。○己卯。諭。現在應陞三品京堂之滿漢人員。可膺陞擢者甚少。應廣為儲備。以資簡任。著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秉公據實。各就平日所知。指名保舉。具摺奏聞。吏部彙齊。帶領引見。候朕簡用。如無真知確見之人。不必勉強塞責。○又諭。據尹繼善奏。周學健剃頭之案。因前經奉有諭旨。各省督撫

未發覺者不必查叅是以未行叅奏等語朕之傳諭不必查叅者原指所屬微員而言恐其無知犯法不忍罪及多人耳豈所諭於歷任督撫之周學健耶尹繼善接到諭旨時即應叅奏乃並不奏聞及傳諭滿洲督撫有已經查明遵旨未辦者令其具名密奏但欲知其姓名並非欲治其重罪所降諭旨甚明尹繼善接到後又不速行遵旨密奏直至安寧奏到十有餘日始行具奏明係已知安寧舉發在先無可掩飾乃為此奏並非出自己意且聞舒輅曾勸其應行叅奏而伊遲迴觀望直至於今謂非有心瞻徇同年世誼其誰信之但已降旨交部察議茲不重科周學健已於塞楞額剃頭之案降旨免其交部治罪至所屬河員皆視周學健所為更不必置問即如湖廣兩省屬員亦因視塞楞額而行是以悉行寬免今尹繼善又稱河工佐雜等人員內漢軍旗人亦有違制者情屬可惡臣逐名

詳查另行叅奏交部從重治罪等語此又與前旨不符豈有總河之罪不治而罪河員之理此所請又屬過於迎合搜求試思朕豈易受人迎合者著仍遵前旨不必查叅朕處分此事一秉虛公周學健之罪並不因尹繼善欲為之寬而寬河員之罪亦不因尹繼善欲加之嚴而嚴因物付物初不存絲毫成見著將此曉諭中外尹繼善摺並發○戶部議准湖北巡撫彭樹葵疏稱湖北湖南兩省漕船額運米數相等而湖北船數較多於湖南請裁四十八隻加裝米石與湖南相等從之○蠲免江蘇元和昭文吳江崑山新陽青浦靖江沛縣嘉定崇明等十縣本年電災額賦加借崇明縣飢民一月口糧○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黔省古州松桃等處苗疆最關緊

要與雲南總督駐劄之地相去寫遠若有事
必須督撫會商未免遲滯巡撫愛必達著加
節制通省兵馬之銜以資彈壓該部即遵諭
行○又諭據紀山奏稱有瀘州士民周其睿
等連名具呈以伊等荷蒙皇恩休養生息連
年豐稔前歲又叨蠲免條糧無由報稱伊等
十鄉士民情願辦米五千石交倉以資積貯
等語川省連年用兵一切輓運糧糈雖寬裕
給予價值未免有資民力朕心方切軫念斷
無復聽其捐輸軍米之理紀山之為此奏其
見益鄙但士民既已爭先交納若仍令領回
轉需運腳且阻子來樂輸之情著將此項捐
辦米石合作銀數抵為下年應完正項錢糧
該部即行文該撫知之○辛巳諭據黃廷桂
奏稱哈密蔡湖回屯地畝本年因渠水缺乏
夏田被旱補種秋禾又復缺雨并稱回民自
種田畝亦均被旱傷雖收成與否尚難豫定
將來總屬歉薄等語哈密回屯地畝既被旱

傷其原借籽種糧石著緩至來歲秋收後徵
收至回民自種地畝向無因災議撫之例但
哈密遠在邊徼此種回民夏秋田禾疊被傷
旱未免口食拮据著於哈密倉貯糧內賞借
口糧糜麥二千五百石交貝子玉素富擇回
民中之乏食者分散借給以資秋冬餬口此
項借給口糧同本年原借出陳易新糧石統
俟已巳年秋後分作二年帶徵○諭軍機大
臣等張廣泗奏稱伊族叔張鈺及族弟張廣
濤素不安靜歷經奏明懲治今又陸續俱至
陝西向地方官索借盤費業經咨明巡撫陳
宏謀差押遞解至京收審其失察之咎請旨
交部議處併請勅下各省督撫嗣後旗人出
外有滋事者悉照漢人之例一體治罪等語
官員親族子弟人數衆多不安本分之徒潛
行出外影射招搖亦所恒有即各省督撫亦
不能保其親族之必無是事況張廣泗身在
行間豈能豫料張鈺等之妄出索借張廣泗

毋庸交部議處。至旗人出外滋事。原聽直省督撫查究。久有定例。現在遵行。若如所奏辦理。是因一漢軍之滋事。而轉似各旗之人多不守分。幾疑漢人皆知法度。而旗人悉不安靜。於理於事。均有不合。其所請另定條例之處。不必行。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黃廷桂奏。哈密回民。夏秋田禾疊被旱災。請賞給口糧。糜麥二千五百石。同本年原借出陳易新糧石。統俟已巳年秋收後。分作二年帶徵等語。此種回民。非內地民人可比。其所種田禾。收成豐歉不齊。從前數十年中。豈竟無一旱澇。何以向未有因災議撫之事。今黃廷桂既為此奏。設將來偶遇收成歉薄。勢必援例為之料理。轉致多事。但既會同李繩武合詞奏請。貝子玉素富斷無不知之理。未便中止。已降旨准行。可傳諭黃廷桂。嗣後遇有此等事件。不得率為奏請。○又諭曰。納敏所奏程溫代弟程濃贖罪之處。既稱無力再為設措。

即應遵前旨。將程濃即速發遣。此奏又屬瞻徇。且此案尚未奏准。何以先將納贖銀兩催交收庫。以致該犯得藉端逗遛。本籍其中屬員。不無情弊。納敏查察未周。著傳旨申飭。○又諭。向來蘇州織造。每年有養廉銀三萬餘兩。海保在任時。兼管關務。支銷過多。嗣經訥親奏定。每年養廉銀一萬兩。許關監督定以養廉銀一萬二千兩。一應辦具。俱在此項動用。今許關亦交圖拉管理。若因其已有織造養廉。此項不應重給。則以一萬兩之養廉。兼辦安寧所辦各項。自有不敷。若將許關養廉一併賞給。圖拉未免過多。可傳諭圖拉。令其將兩處辦貢等項。酌量每年需銀之數。悉心核定。其應行核減若干。據實奏聞。○是月。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報查看沿途禾稼情形。得旨。今年西成光景。似可畧慰朕愁懷耳。○兩江總督尹繼善奏。覆江蘇各屬存貯倉穀。約計五十四萬餘石。此外尚有糶借撥抵買備。

等項共計穀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較原定之額僅少二十五萬餘石曾經撫臣安寧先令各州縣動支平糶價銀十七萬餘兩前往江廣等處按照時價採買補足均已先後起程前往將來存倉額穀自可望有盈無絀得旨該部知道○江西巡撫開泰奏報各屬勸民種樹情形得旨好實力妥行毋為空言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報浙省秋收分數及各屬現在糧價並請買補倉穀以為積貯之計得旨覽奏稍慰

實錄卷三十二

四十一

所云買穀之處另有旨諭○又奏據浙江象山協副將常岱詳稱情願前往大金川軍營內差遣効力得旨滿洲似此外用者甚多若皆願往軍前亦皆發往乎此奏不達時勢○浙江巡撫方觀承奏辦理稽查海口帶米出洋情形得旨覽奏俱悉實力妥為要之以久可也○河南巡撫碩色奏報勸民種樹育蠶情形得旨覽奏欣悅諸事應如此留心尤應以實也○欽差左都御史劉統勳山東巡撫阿里衮奏報高密平度

實錄卷三十二

四十二

膠州三州縣偏災撫卹情形得旨是不可以通省有收而使此有向隅之歎也況災饑之餘亟應加意賑恤○阿里衮又奏報通省秋禾約收分數得旨覽奏稍慰但尚有被水處所宜加意撫綏之○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查腊嶺山梁石城一座為賊徑總隘賊併力拒守腊嶺之下卡撒之右共山梁四道其頭道已為我據惟雙碕未克雙碕旁有水卡碕房二座亦經奪據日用大礮攻擊雙碕但雙碕旁有三層碕房一座下又有小碕石卡雖圍不能嚴密擬先發兵奪其三層碕小石卡則雙碕不難攻取俟雙碕一克將腊嶺官兵一面留攻石城一面酌分與卡撒石梁官兵合攻二道山梁地名喇底奪據後即由三道山梁直搗色兒力賊卡路更近捷復查軍前各省官兵傷病者多陸續遣回內地調養征兵缺額過多就近續調川兵二千補額已報到數百名又甲素乃當二

路兵日久未能寸進。已將副將劉順高雄檄調歸併卡撒止留王世泰帶川兵千餘土兵數百。勢覺孤懸。現岳鍾琪屢以兵單為詞。因將王世泰所領官兵就近歸併黨壩。約計調徹劉順高雄之兵共二千餘名。與川省未到補額兵千餘名。本月半間可抵卡撒軍營。即當遣往卡撒左山梁地名普瞻有賊碉數座。一面督兵攻擊。一面分兵直從左山梁壓下。與右山梁官兵合圍。則色底左右各碉皆在

實錄卷三十一

四

圍內。諒賊亦難踞守得旨。此次所奏徹無用之兵。并力攻剿。實合機宜。雖目下尚無大捷。而調度有方。用是稍慰。○又遵旨議奏應否調撥滿洲索倫兵查軍營地勢不便騎兵弓矢亦無所用。至破碉攻卡滿洲索倫兵實勝綠旗。但攻碉須奮勇兵一二百名在前。數百名為後繼。並兩面埋伏兵數百名。從前皆因前隊已進。後無應援貽誤。今若令滿兵前進。而以綠旗土兵為後繼。恐依舊不前。前進者

未免受傷。如此一二次。即驍勇亦不免退縮。如全用滿洲。須得數千之眾。費用既繁。亦難得如許驍勇。詳思形勢實甚不可調用。至如何攻取破賊之處。臣已詳加籌畫。另摺具奏。得旨。數千滿兵之費用。又多於數萬漢兵之費用乎。至所謂甚不可者。則已知彼處地方形勢矣。朕亦難以強行。所詳加籌畫者。亦不甚為得計。○兵部尚書署四川巡撫班第奏口外輓運給夫腳價口糧寬裕優渥。無如里下舊俗。必資幫貼。始肯應募。至附近各土司連歲軍興。供應積勞。然亦給價無累。惟瓦寺沃日小金川三土司部落稀少。明正司則因瞻對之事甫息。金川之役又興。不無困憊。臣等詳籌。或更換調減。或添撥漢夫。較前大減。皆恭順趨事報聞。

實錄卷三十一

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一

實錄卷三百二十一

四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癸未朔秋分夕

實錄卷三三二

月於西郊

上親詣行禮○幸圓明園○諭據漕運總督蘊
著奏稱周學健於

孝賢皇后大事甫經二十七日即行剃頭之
處從前未曾聞知適由宿遷等縣經過接見
沿河文武各官始得聞知周學健剃頭之處
蘊著與之同省豈得謂之不知彼時既未奏
聞且伊來京後曾向人私言而隱忍未奏蘊
著本應即行治罪朕尚念其並非長住該省

之人非尹繼善可比。特加恩寬免。只降旨申飭。蘊著理宜靜聽。今為日已久。始行塞責。具奏。明係聞知周學健之事。巧為設身地步。在彼意以為如此。具奏即可卸責。殊不知伊之錯謬。反行敗露。甚屬糊塗。蘊著著交部察議。具奏。尋議。蘊著應革職。承襲奉國將軍併革。得旨。蘊著著革職。從寬留任。○又諭據喀爾吉善奏。原任浙江提督陳倫炯。於提督任內失察兵丁為盜。部議降三級調用。該員以母老難於遠離。呈請終養。再行赴部候補。閩省海洋甚闊。緊要。陳倫炯熟習水師。請留閩就近補用等語。陳倫炯係降調之員。自應赴部候補。乃請留閩補用。在陳倫炯或以候補無期。有所請託。則喀爾吉善此奏。大為不合。倘因陳倫炯熟練水師。留閩補用。於營伍有益。尚屬為人材起見。亦應奏明。將伊送部引見。候朕酌量發往委用。該部即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周學健違制剃頭一事。高斌在

山東去淮安甚近。豈其全無聞見。乃並未奏聞。即會勘駁馬湖。外間自必人言藉藉。又不據實入告。即接到諭旨。聞此可駭之事。而高斌覆奏摺中。視為尋常。不過遵旨辦理。全無同讐憤怒之意。試思周學健之居官行事。平日在朕前保薦其優者。誰為最力。非高斌耶。高斌身為大學士。本有進賢退不肖之責。且係滿洲大臣。素以道學自居。豈不知君臣一體之誼。其平日保薦。或為所欺誑。不能洞察隱微。及至既經敗露。即不以悞舉自為引咎。亦當有悔恨無及。迫切憤怒之心。而高斌恬然漠視。不置一語。一若向來與已毫無干涉。其不知輕重。是又出朕意計之外矣。可傳諭申飭之。○又諭閩省沿海郡縣。於七月內被風起蛟。各情形。據總督喀爾吉善巡撫潘思渠。同日奏到。地方猝被風災。民居田禾俱有傷損。雖屬偏災。朕心深為軫念。據喀爾吉善等奏稱。委員確勘。照例撫卹查辦。但其現在

各處被災分數。民人曾否安輯。及如何料理之處。奏報未甚詳悉。且潘思榘摺中尚稱早稻有收。米價平易。雖未詳陳。而大畧尚足慰朕懷。而喀爾吉善則全未奏及。可傳諭喀爾吉善。潘思榘令其將查明確實情形。及應行賑卹各事宜。務須辦理妥協。併與大局有妨礙否。速行具奏。尋奏被災各州縣業經撫卹大局收成無礙。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據喀爾吉善奏稱。浙省各府常平倉穀缺額八十餘萬石。現在酌量地方情形。分別督買。務於十月買足。盤查結報等語。買補倉穀一案。朕已兩次明切降旨。令各省督撫善體朕意。悉准康熙雍正年間舊額。斟酌查辦。蓋米糧攸關民食。聚之官者多。則藏之民者少。向來外省每遇秋成豐稔。爭先購運。遂致市賈居奇。價值騰涌。頻年米貴。未必不由於此。今歲雖幸獲有收。然與其積之廩庾。何如流通閭井。浙省缺額之穀。為數既多。刻期取盈。必至仍

蹈前轍。該督撫等應詳加酌度。如所屬州縣果有不敷舊額。許令斟酌購辦。但須因地因時熟籌妥協。毋令屬員縱役滋弊。致各屬米價因此又至昂貴。方為盡善。著傳諭喀爾吉善方觀承。一併知之。○又諭據喀爾吉善奏稱。原擬今歲親行巡閱浙江通省營伍。因辦理建寧老官齋一案。又值舉行計典之期。難以親行查閱。若令浙省鎮將彼此較閱。恐有互相容隱之弊。擬將福寧鎮總兵李有用委令前往等語。總督查閱營伍。原以考將弁之優劣。技藝之短長。以驗其平日訓練之勤惰。以定勸懲。如委令隔省總兵查驗。從來無此體制。浙省現有提督總兵。悉屬大員。喀爾吉善職在統轄。即或不能親行。自應檄令秉公巡閱。據實稟報。如提鎮等虛應故事。查辦不實。何難指名題參。乃以閩省之總兵查辦浙省之營務。非惟體制不合。事亦窒礙難行。有何裨益。喀爾吉善所見殊未妥協。可傳諭知

之。○又諭臺灣府屬之彰化縣七月初二夜半狂風大雨初三日水勢驟漲城內水深數尺倒壞民房三百數十間附近大肚溪一帶村莊盡行衝淹因發蛟水勢驟湧隄防不及受災甚重諸羅縣笨港等處亦有衝壓田畝倒壞民房之處較之沿海各邑被風更重現據該督撫等具摺陳奏乃伊靈阿白瀛此次所奏早稻收成一摺即係七月初三日所發而於此等重災並無一語奏及可見伊等於地方事務全不留心辦理其所奏事件不過虛文塞責即於此次奏摺既係初三日拜發豈有不將彰化縣風災一事陳奏之理必係將每年循例奏報之事先期書寫豫填月日以應故事殊非朝廷設立巡察之意著傳旨申飭之○又諭江蘇清查積欠一案就安寧辦理此事而論尚屬認真但其立法未為盡善蓋徵收錢糧之事惟在該督撫平日留心經理杜弊於事先以免清釐於事後能使自

今以往本年錢糧不至拖欠則年清年款將來不至復有積欠之事矣乃安寧日前奏稱本年錢糧又欠至三十餘萬之多是一面清查一面拖欠刁民猾吏百計藐抗迄無完案之日朕已降旨申飭令其善為查辦但此事既已辦有端委自應接續料理鄂昌到任尚需時日可傳諭策楞即於此時將積欠事留心核辦其本年錢糧尤須飭屬催徵以為善後之圖俟鄂昌到任後亦將此旨傳諭令其一體留心○又諭據安寧具奏通州如臯交界之白蒲鎮地方奸棍吳偉度等糾眾逞難搶當一案內稱首犯吳偉度自知情罪重大緝拏嚴緊無從遁逃於七月二十四日潛逃回家是夜即自縊身死等語此等刁棍奸詭百出兼之家道頗裕必將百計求生其自縊之處雖云當眾驗看難保其無假捏身屍或用術詐死賄通吏胥人等扶同指認之弊外省辦理重案不得不加意詳審可傳諭策楞

再行留心查驗。務得確實證據。毋稍疎忽。致墜奸術。其從犯李皮猴兒等擬罪之處。悉照所奏辦理完結。○以正紅旗滿洲副都統雅圖為錦州副都統。署理護軍統領公扎拉豐阿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什圖。署理護軍統領。○申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紀山著革職。發往軍營。聽經略大學士訥親委用。令其自備資糧。効力贖罪。

其四川巡撫印務著班第暫行署理。○又諭翰林院所奏病痊之侍讀學士世臣等七員。請行考試。其病尚未痊。不能補考者吳綬等三員。應請休致。一摺。考試之事。原應合衆人相較。今另行考試。僅就此數人定擬等第。與合較大不相同。伊等若與衆人同考。未必能在前列。且既定等第。其考列下等者。又須分別降革。著從寬免其補考。楊廷棟湯大紳鈕汝騏莊有信朱堪。俱照四等之例。罰俸一年。

世臣龔渤官職已大。著帶領引見。另降諭旨。其患病未痊之吳綬。上次考試已令休致。後因修書留任。此次又不能應考。遷延至今。應如議令休致。王以昌周人騏上次並未預考。仍著帶領引見候旨。翰林院記此旨。若下次考試。翰林中。有以此為僥倖。相與稱病規避者。劾之。○諭軍機大臣等。據調任山西巡撫準泰奏稱。該省州縣內。如陽曲縣所屬之陽家堡高家巷口蒲州所屬之永濟臨晉虞鄉猗氏四縣。大同府所屬之陽高縣及口外善岱一處。均因雨澤未透。被有偏災。又鳳臺五寨馬邑三縣。各有雨中帶雹。傷損秋穀處所。現在委員查勘辦理等語。地方偶被偏災。雖輕重不等。不可不加意撫卹。免致貧民失所。準泰現在調任。起程前赴山東。可傳諭護撫李敏第。將前項被災處所。留心體察。督率屬員。按照分數。詳慎查辦。務期無濫無遺。俾災黎均霑實惠。山西地方民情悍戾。喜事生端。

如萬泉安邑前日之事。乃其明驗。若於賑務辦理稍有未協。則各處刁民難保無藉災肇釁之弊。但此意亦須慎密。毋得宣露。致起愚民倖澤之念。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是也。至署提督海亮有戢寧地方之責。自宜留心密加查察。預為防維。亦不可稍有張揚。以滋事端。著一併傳諭知之。○予故四川重慶鎮總兵任舉祭葬如例。○予故致仕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觀音保半葬祭如例。○乙酉諭朕於

本月十九日前往易州恭祭

泰陵。所有應行事宜著該衙門照例預備。○命莊親王允祿履親王允禩大學士張廷玉來保。協辦大學士尚書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丙戌朝鮮國王李昫以

孝賢皇后崩逝遣使表慰得旨覽王奏知道了該部知道。○丁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來保行禮。○吏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奸民偷渡過臺一由內地客頭之包攬一由在臺回至內地民人之接引。請凡獲偷渡人犯必先究客頭如官不能究出罰俸一年已供故刑者革職至在臺民人欲回內地必將情由及原籍村莊呈明給照關回原籍臺防同知查明配船准回事畢由內地州縣呈明廈門同知驗人照配船回臺如招引多人偷渡本人照客頭例發邊衛充軍不請印照者照偷渡例杖八十逐回原籍地方官濫給印照照例叅處從之。○戶部議准漕運總督宗室蘊著疏稱宿州衛二幫糧船至洪澤湖心被風漂沒十

二隻應將船糧席片豁免淹斃正副丁頭工水手等賞恤從之。○工部議准原任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疏稱修築邳州沂河兩岸民堰連年積歉民力拮据例給半價不敷請全給從之。○戊子祭

大社

大稷遣恒親王弘旺恭代行禮。○諭曰刑部奏稱周學健已經鎖解到部。臣等將續奉諭旨宣讀。當即開鎖理合奏聞等語。周學健鎖拏到部。該部若謂無庸奏聞。則不宜奏。若謂應奏聞。則應於奏聞奉旨後再行開鎖。乃亟亟開鎖。若不可待者。而又奏聞。明係汪由敦因年誼瞻徇情面。阿克敦等所司何事。著傳旨嚴行申飭。○諭軍機大臣等據南贛總兵岳鍾璜奏稱閏七月初四日東城外嘉佑寺內住有外來十餘人。詢係鑲藍旗候補同知陳德昌。據稱王府賞五品頂帶。奉王諭採辦皇木。並呈驗所執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慎郡王所發王票一紙。又查出合約一紙。開載封山字樣。現發贛縣審究移咨撫臣等語。京師需用木植。從無交諸王採辦之事。此案尚未據該撫開泰奏到核其情節。或係奸棍藉倚王府名色。假造諭票。希圖誑騙產木山

主輕價壓買。兼得欺瞞沿途權闕官役減免稅課。情罪最為可惡。抑或慎郡王偶為下人欺朦。果有發票採辦之事。均須逐一根究。明確。庶奸徒不致狡脫漏網。可傳諭開泰將該犯提至省城嚴加究訊。務得實情。不可稍有草率。亦不得少為瞻徇。並即具摺詳悉奏聞。○經畧大學士訥親奏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咨報於閏七月初十日夜派兵由兩旁抄奪火燒山梁之後。擊死賊番十餘人。賊拒守甚堅。見我師環攻。頗為惶懼。伊等百姓咸願歸正求生。而家口為賊酋拘繫。恐見誅戮。懇將土司頭人一併招安。臣等諭以百姓脅從投誠可准。莎羅奔罪大惡極。必須親來乞命。方可代請。隨有右山梁喇底寨番民二戶挈眷來投。並擒番婦二口來獻。又有左山梁格拉布東寨番民五戶挈眷來投。並遺火焚碉。俱經厚賞安插。據供該處並無貯食。不過兩三月後多要受餓。民情急欲投誠。至川省補額

兵丁及甲索徹赴卡撒之兵數日內可到。當令前赴左山梁攻擊合圍。色底各寨得旨覽。奏兵威似稍振而賊氣似稍挫矣。機不可失。勉力成功可也。○又會同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覆獎賞將士之處。遵旨施行。蹂躪賊田。各路多有馬奈甲索等處。地居高嶺。未得踐踏。至建碕一事。尚在舉行。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覆御史王顯緒所奏以番攻番之法。查賊巢地險碕堅。不獨官兵難於速搗。即土兵亦莫能遽破。且土目所攻必各取其地界相聯之小寨。以圖佔據緊要隘口。反為舍置。事平之後。以其地分授各土司子弟。亦非得計。現調大兵而轉藉土兵之力。亦屬損威。況土兵原屬憊懦。非給地懸賞。便可望其速捷。王顯緒所奏。應毋庸議。至賊境山形高聳。碎而多斷。橫行不過里許。便須直下深溝。溝內箐密蔽路。從此陟彼越溝。復上近者十數里。遠者二三十里。稍有行徑。賊皆設碕。彼山田禾可

望而不可踐。且多陰雨。難以焚燒。得旨覽奏俱悉。○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署刑部尚書阿克敦為會典館總裁官。○己丑諭大金川之用兵。原起自紀山。朕因彼處事務。伊一人不能辦竣。是以將張廣泗調補川省。協同辦理。乃紀山與張廣泗不能和衷。致生嫌疑。屬員罔所遵循。朕嘗諭臣工有不和衷者。必非一人之過。但今張廣泗現在軍前。則紀山應忘一人之私嫌。曲成國家之公事。而芥蒂未化。此即辜負朕恩之處。且運米一事。紀山又為屬員朦混。重價冒銷。在伊雖無從中侵蝕之弊。而屬員之侵蝕冒銷。種種弊竇。勢所必有。既為屬員朦混。即係伊之罪愆。若不將伊治罪。無以服衆。是以降旨將紀山革職。發往軍營効力。但紀山雖短於才識。而滿大臣中。尚屬有血性者。一聞此旨。伊必奮勇直前。以贖已罪。朕思紀山之父額倫特。曾經陣亡。今紀山若再不自顧恤。尚有疏虞。不

但無父子均沒於行陣之理。亦非朕愛惜世臣之至意。朕心深為不忍。伊之罪愆。即使有甚於此。亦不過令其來京治罪而已。斷不令其捐軀於行陣也。著公訥親將此旨詳晰傳諭張廣泗。紀山知之。○戶部議覆廣東巡撫岳濬疏。陳太平遇仙。滄光三關。廠現徵稅。則與部例未符。酌征貨稅七十三條。木稅二十二條。按冊較對。比照粵贛兩關。及該關稅則。增者四十一。減者二十九。照舊者二十五。均屬平允。應准其刊載遵循從之。○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奏。賊除拒守外。無力侵犯。頗懼我兵深入。令調遣至卡撒之兵。月內全到。倘能痛懲一次。或可秋間成功。近日兵丁經臣選擇。驍勇量加鼓勵。稍改怠忽舊習。至攻取賊巢。多在黑夜。臣於昏暗中。望見官兵放鎗之火光。惟令護軍統領烏爾登等督戰。不敢自輕妄動。又遵查草坡改運情由。緣張廣泗於夏日過班攔山。身衣重裘。尚覺寒冷。謂冬月

必不能堪。即交道府等改於南路章谷添買騾馬運米。後因遇雪倒斃。仍改歸草坡。並未與紀山商辦報聞。○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河工為運道民生攸繫。必得熟練之員方克勝任。大學士高斌年力漸衰。其接手之人當預為儲蓄。以備任使。朕思張師載久在河工。於河務必能熟悉。且人亦誠實。此等誠實之人。似於河工有益。或可以勝此一任。可傳諭高斌。令其酌量。如以為可。則倉場侍郎事務本簡。即令其來工學習。協辦或限於才力。將來不能繼續。則徒多往返於事。無補。毋庸令其前往。至方觀承向亦留心河務。但若令赴南河。則浙撫重任。轉少一辦事之人。此二員內令高斌善體此意。悉心籌度。再高斌久任河督。其平日或有真

知確見克勝此任之員亦著據實一併奏聞尋奏論才情方觀承較優但於河務尚未歷練論誠實則張師載可勝南河之任且在工年久熟悉請即令來工協辦此外實無真知確見勝任之員報聞○又諭據納敏奏報安省續獲雨澤一摺內稱鳳陽府屬各州縣俱於閏七月十二三等日得雨惟鳳陽縣尚未普徧等語鳳陽地土瘠薄易致荒歉最關緊要納敏奏報之時已屆閏秋去收穫之期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遠而雨澤尚未普徧將來不惟收成歉薄勢必成災其應如何經理之處摺內俱未經奏及可傳諭納敏令其悉心預籌加意辦理并將現在情形速行奏聞尋奏各屬秋成俱豐即前缺雨之處續經得雨亦獲有收惟鳳陽懷遠泗州盱眙來安五州縣並泗州衛得雨較遲高田稍旱又阜陽潁上霍邱三縣雨多水發窪地被淹業飭勘辦得旨一切督率屬員妥貼為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黨壩為

逆酋門戶凡路徑可通賊皆嚴備查黨壩東西橫亘一嶺蜿蜒三十餘里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放卡一百五處中有木耳金岡左有陟物黨嘴右有康八達由黨壩分脈並列三嶺迤邐而南皆屬賊番戰碉要卡即今進攻之處嶺北即雜谷土司倉旺所屬凡我運道皆賊番出沒之所在在需兵營兵名為萬餘除守營放卡傷病及分防糧臺塘站實止七千有餘其雜谷土兵原係挨門撥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中多老弱且隨征年餘疲猾難用唐古忒土兵但長馳射不宜涉險漢兵實不滿一千臣雖攻奪水泉營卡插入賊地總患兵單咨請督臣增兵三千督臣覆稱分派已定無兵可撥土兵怯懦在在皆然臣又以腊嶺卡撤進攻中阻刮耳崖即使果克刮耳崖尚距勒烏圍賊巢百餘里其間道路險阻必致耽延時日不若將四路所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腊嶺卡撤甲索之兵歸併黨壩首尾夾攻且

黨壩至勒烏圍。不過五六十里。只須康八達一破。便可直搗巢穴。咨商督臣。督臣又云。不便更易。竊思始而增兵撥遣。已定十路。以黨壩美卧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烏圍。賊巢以卡撒。腊嶺。納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攻刮耳崖。今則止留臣所領黨壩一路。單攻勒烏圍。其續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不知督臣是何意見。不肯分兵給黨壩。反將各路兵調歸卡撒。腊嶺。以攻刮耳崖。縱使破刮耳崖。而莎羅奔遠逃。咎將誰委。况督臣既知土兵怯懦。理應奏聞。增調漢兵。裁減土兵。以收實效。而緘默不言。臣所未解也。又唐古忒土兵千五百名。實屬無益。莫若遣回。所遺糧餉。在軍前附近各處。另募新兵。不無裨益。得旨。此奏若令張廣泗知之。汝等同辦事之人。必有掣肘之虞。有密旨。令訥親速奪至。張廣泗向在苗疆。甚有經濟。此番不知何故。每致差謬。訥親亦以為言。汝所奏頗合也。○又奏征勦逆酋

年餘未克。雖地險碉堅。亦由派調漢土官兵。未能慎選於始。以致遲誤。查各路新舊土兵二萬。惟革布什。咱沃日。兩處實與金川有讐。惜其兵少。雜谷土兵雖多。因該土司待下刻薄。人不用命。瓦寺木坪已旺。裏塘等處土兵。俱屬怯懦。綽斯甲土兵。不惟無用。且須防範。至小金川土兵。尚屬勇往。督臣乃令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領兵。良爾吉從前勾結莎羅奔。襲取小金川。生擒其兄澤旺。澤旺之妻阿扣。乃莎羅奔之姪女。素通良爾吉。莎羅奔即以阿扣配良爾吉。為夫婦。并將小金川土司印信。交良爾吉掌管。土民甚為不服。去歲馬良柱應援沃日。良爾吉輒敢率領小金川之衆。助賊燒燬沃日各寨。迎敵官兵。及官兵敗。賊金酋遁回。良爾吉始降。督臣至小金川。將土司印信。仍歸澤旺管理。其時應將良爾吉阿扣。並助惡之頭人。暨漢奸王秋。即行正法。以絕內患。計不出此。轉令良爾吉領兵。兵俱

懷疑。不惟不肯用力。且恐良爾吉暗通金酋。更生他變。臣已密呈經畧商之督臣矣。查土兵共萬一千四百餘名。多屬無用。莫若減徹一萬。於湖廣調撥官兵。抑臣更有請者。兵之道有正有奇。令刮耳崖雖係逆首要地。但地險礮多。攻取不易。非若勒烏圍賊巢。路徑甚多。如卡裏山。固噶溝二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烏圍。勒烏圍一破。四路自潰。曾咨商督臣未允。懇勅交訥親籌畫。奏入。諭軍機

大臣等曰。據提督岳鍾琪具奏。征勦大金川。漢土官兵情形。及恭報軍營情形二摺。朕細加批閱。伊所指陳諸事。尚屬近理。雖岳鍾琪以廢棄之員。經朕加恩擢用。領兵日久。未有成績。慮恐難於掩飾。或藉稱兵少。不敷調遣。以為文過之計。亦未可定。但伊久歷行陣。所見未必悉屬虛謬。即所奏張廣泗種種行徑。亦頗與大學士訥親之言相合。著將此二摺並硃批。抄寄訥親。令其密看。其所請添調楚

兵一節。酌度情形。如實屬應行。即宜速行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請其餘事由。據奏俱已咨呈訥親。張廣泗將來查辦時。即可照咨酌定。不必洩露岳鍾琪此奏。伊以提督領兵。與總督共事。若因此致有嫌疑。反多未便。用兵之事。頗關重大。不可不慎也。○兵部尚書署四川巡撫班第奏。覆里民幫貼運夫舊例。相沿各州縣派夫多寡不同。津貼亦不一例。從無四五十金之多。但胥役不免藉端科派。現

留心究處。又前酌包運之法。俱踴躍從事。仍恐緩急難恃。又派州縣官照商價領運。務令如期至營。已撥派簡州等十餘州縣領運米萬二千石。漸可酌減正運民夫。以免津貼得旨。將來正運民夫全減方妥耳。○辛卯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喀爾吉善等覆奏。馬光明訐告黃佔一案。朕意以內地民人勾結島夷。往往藉中國聲威。欺壓番民。豈有身

在內地轉云倚藉蘇祿國王聲勢。畏其拖累之理。因傳諭喀爾吉善等查明具奏。今據稱黃令、黃罕等咸稱馬光明藉充貢使。妄意天朝。必加恩恤。欺詐鄉里。是以畏其拖累。前供所云倚藉蘇祿國王聲勢。正是畏我中國法度等語。外省辦理審案。往往為人犯聲叙口供。附會情節。以冀結局。乃其積習。此案所奏供情。委曲遷就。明係喀爾吉善等代為串出。伊身為總督。於此事件。理應直陳。不宜如此。但馬光明勾結之輩。既已訊明。黃令等所供。尚非案內緊要情節。而此事亦無關切要。已經定擬。姑免深求。而此意則須明示喀爾吉善等。令其嗣後凡事務宜據實辦理。著傳諭知之。○又諭據索拜奏稱守卡兵目。瞭見有千餘人行塵。恐係準噶爾夷人。現今台吉旺對等備兵三千。密為防範等語。夷人現來西寧貿易。其人數雖較往年稍增。但聞其語言動靜。尚屬恭順。未必即生釁端。然夷性狡黠。

西藏向係伊所窺伺。或因現有大金川用兵之事。乘機或萌覬覦西藏之意。亦未可定。索拜所奏。雖在疑信之間。未可遽以為實。但在我之防範。不可不預為嚴密。可傳諭黃廷桂密行查察。實在情形。如果蹤跡可疑。即令李繩武、瑚寶調撥附近官兵。嚴為預備。并將現在貿易夷人。即行扣留。勿令稍有疏脫。黃廷桂於適中之地。相機調度。務期有備無患。寧謐邊疆。但不可稍有張揚。反致滋事。若事尚有絲毫疑惑。斷勿輕意妄動。其一切情形。黃廷桂細閱索拜原摺。再加體察。現在情景。自可得其實。若有緊要之處。可即一面奏聞。一面飛咨大學士公訥親。密商辦理。永常等一併傳諭知之。若實得無實之信。亦即速行奏聞。○又傳諭訥親。大金川與藏地相近。如有此事。訥親即帶領成都滿兵出關前往。如滿洲兵少。即著紀山帶領四川綠旗兵前往。亦可。但虛實未定。兵丁聞知。妄為喧譁。大有

關係。著加意慎密。速將如何辦理。及是否準夷。確訪具奏。○又諭據索拜奏稱阿哈雅克卡上人報稱碩翁土庫爾等處。見有千餘人蹤跡。準夷如來。必由此路。是以與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商酌。遣台吉旺對等。前赴喀喇烏蘇等處。整兵預備。又將喀喇烏蘇及達穆各處番子游牧辦理移駐等語。朕思準夷此數年來。往返遣使交易。甚屬恭順。理應無事。伊等如此辦理。不免恇怯。但準夷素行狡詐。常有覬覦西藏之意。再昨歲進藏熬茶。訪得用兵金川之信。意以我國正值征剿金川。藏地未必防範。前來騷動。亦未可定。事之真偽。雖未明白。不可不為預備。著傳諭索拜。如果賊信確實。駐藏兵丁僅止五百。朕已另為籌辦。此時拉布敦約畧將到。伊等惟護守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移至打箭爐等處駐劄。不必以身係滿洲。帶兵進剿。致達賴喇嘛等稍有疎忽。自取罪戾。但移駐達賴喇嘛等亦不

得輕舉妄動。務須體察情形。相機辦理。此皆不過先事預籌之策。若論索拜此奏。不特情節未明。且有自相矛盾之處。即如所稱有竈五十餘處。竈止五十餘則與千人蹤跡不符。又因有霜霧。不識去向。彼時即有霜霧。豈有不能尋蹤而得之理。再伊等遽將附近番子移駐。亦覺張皇失措。此事如不確實。令準夷聞之。反生疑惑。大有關係。此時自當更得確信。著索拜星速奏聞辦理。○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准。原任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奏稱。推陞廣東羅定協左營守備郭召請。以陞銜仍留銅沛河營守備。得旨依議。向來河工武員。原屬不諳營伍。該部論俸推陞他處。既於營伍無益。而河工轉少一熟練之人。是以該總河每奏請留任。該部亦必議准。似此一陞一留。習為故套。員缺又復久懸。殊非體制。嗣後此等河工武員。遇推陞時。作何留工陞用之處。該部定擬具奏。○壬辰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所奏冒充王府採辦木料之陳德昌王裕新吳世雲吳國相等犯俱著解送來京交內務府查訊。○又諭索拜奏碩翁土庫爾守卡目兵瞭見千餘人行塵恐係準噶爾夷人一摺昨降旨傳諭黃廷桂密行查察如果蹤跡可疑即令李繩武瑚寶調撥官兵預備并令如果悉知準夷犯順即行扣留貿易之人但思防範一事務須十分慎密不但貿易之夷人斷不可稍令聞知即我之辦理預備亦不可畧露端倪若經理之初稍一張揚安能保其無漏洩之事況此事尚在疑信之間不過預為防範若其事本無實據豈可遽行扣留彼處貿易之人即其事果有可疑亦應不露形跡乃為妥協此事甚有關係不可冒昧以洩事機又不可疎漏致彼果有犯順而貿易之人仍得安然歸巢或被貿易之人即致沿路劫盜等

弊故再為申諭可令黃廷桂悉心籌畫務令貿易及內地之人俱毫無知覺不動聲色行所無事以副朕意○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癸巳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軍機大臣等會

實錄卷三三二

五

同刑部查審宋宗璋一案從前辦理瞻對事宜捏飾欺罔人所共知前此李質粹到案供明即應將案內人犯按律議罪朕意欲俟大金川凱還後拏獲班滾明正典刑重治諸人欺誑之罪方足以服其心是以暫行監禁今據宋宗璋與李質粹質對其所報班滾燒死之處原係聽信浮言拆毀戰礮亦但據稟轉報並未親見及訪聞班滾藏匿山洞既不告知總督協力追擒并不據實摺奏宋宗璋自

有應得之罪。但當日慶復身在軍前。與伊等上下通同。苟且了局。其將班滾之子沙加七立捏名德昌喇嘛。將班滾大礪冒稱經堂。給與居住。則係慶復所辦。慶復身受厚恩。而種種措置失宜。朦混草率。以致逆蠻無所畏憚。未幾即有大金川之變。相繼而起。釀成後患。貽害邊疆。罪無可逭。前經降旨。令其家居待罪。今懸案日久。伊轉得優游閒處。於心何安。著將慶復交刑部監候。俟金川軍務告竣。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三十一

再將贍對案內在事人員。通行核實。分別定擬。○又諭軍機大臣等。貴州銅鉛餘息一案。乾隆十一年。總督張廣泗摺奏。經軍機大臣議覆。准其留充公用。朕以黔省乃苗疆重地。此項銀兩既已歸公。恐將來遇有公事。辦理或致妨碍。因傳諭孫紹武。令其查奏。今據愛必達奏。稱銅鉛餘息。每年共二萬餘兩。自十一年張廣泗奏明以後。始有廠局羨餘名目。其未奏歸公以前。每年並無定數。亦無案據。

而餘鉛息銀。則係十一年始行奏請。實非舊有之款。黔省現在地方公事。有額支銀兩。田租課稅。及奏明之廠局羨餘。酌劑辦理。尚可不至拮据等語。黔省一應公用。既有各項銀兩。堪以敷給。自可如愛必達所奏。辦理。但銅鉛息銀一項。自愛必達補授藩司。詳悉查核。張廣泗恐其發露。始行奏請。歸公。目下既經查明。各項公費。已有動支之款。則從前未經奏明之時。此項銀兩。歸於何處。即或張廣泗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三十二

另有因公動用之事。亦豈全無支銷數目。外省錢糧事件。常有隱伏之弊。司事者恐有後慮。輒抽減文卷。以掩其跡。令人無可稽核。積習相沿。匪伊朝夕。可傳諭愛必達。令將此事前後收支緣由數目。留心密查。據實奏聞。朕亦不過欲悉此事之梗槩。不必過於張揚。急為綜覈。稍露形迹也。○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革職總兵許應虎。守備不設。失陷城寨。不依調遣。臨陣先退。應照失誤軍機律。擬斬監

候從之。○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四川節次徵調滇黔官兵往來差遣絡繹不絕自滇省至黔省威寧自威寧至四川交界業經各設塘汛塘安二馬其自貴州省城赴川另由清鎮黔西大定一帶至畢節縣亦應安設下部知之。○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李繩武前經奏請陞見朕已准其來京但現據索拜奏報有應行防範之處已傳諭黃廷桂令其密行查察實在情形如其蹤跡可疑即令李繩武

實錄卷三三三

三

萬壽節

上詣

安佑宮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詣暢春園
皇太后前行禮○丁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安佑宮行禮

實錄卷三三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二

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二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錄星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陸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戊戌護理山東巡撫

李元亨

布政使唐綏祖遵旨覆奏常平倉穀動借糶
存確數并陳東省頻年災歉疊蒙截漕協撥
較常平額穀倍多所有連年出借現存米穀
可資常平補額合計與雍正七年定額不虧
其現存以備今冬加賑明春借糶之用本年
採買應暫停得旨所奏甚清楚具見留心餘
俟交議遵行○己亥以翰林院侍讀學士世
臣為通政使內閣侍讀下塔海為太常寺卿
○庚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黨壩一路於閏七月二十三日進攻康八達燒耳碉一座平房八間鎗斃賊番百餘人卡撒一路因右梁雙碉屢攻未克改攻刺底二道山梁於閏七月二十七日夜分左右二路發兵詎料右梁與二道山梁相隔深溝峭壁其左路稍低已奪據碉卡數處右路不能往上以斷外援統領之副將遊擊等但至溝口而止忽聞賊番數十人從山梁吶喊壓下應援三千餘衆擁擠奔回多有傷損張廣泗親往督戰始將雙碉下賊卡及周圍旁碉於二十九日全克當令將雙碉環攻詎左旁官兵所安堆卡不嚴賊於三十日夜潛遁奏入諭曰行兵最重紀律若寬嚴不當則無以一衆心而鼓士氣今據奏進攻喇底二道山

實錄卷三三三

一

實錄卷三三三

一

梁統領之副將遊擊等員但督至溝口而止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忽聞賊番數十人吶喊應援三千餘衆遂俱奔遁等語凡為將弁理當身先士卒乃畏縮不前轉致落後無怪士卒之不能摧鋒陷陣即從後督戰亦無見險而止身駐溝口但令士卒前進之理又無怪其令之不從矣即不能一以當十亦何至以三千之衆不能敵賊番數十人而至聞聲遠遁自相蹂躪此事實出情理之外聞之殊為駭聽朕前旨謂辦理不宜過嚴者原指尋常督師攻勦而言若勝敗在呼吸之間而將備不能用命即重懲以徇亦何足惜今奏稱統俟事竣覈其功罪是又過於姑息矣至雙碉下石卡圍困之賊又以堆卡不密致令脫逃種種疎懈不知紀律何在論用兵之道即經畧訥親總督張廣泗身臨行陣亦當親督將弁但以國體所關不可冒險乘危以持重為得體若將弁人懷畏怯大功何由而成軍

前大兵現有四萬據奏其中土兵怯懦者多即當簡退其疲羸而另補精壯何得但取充數至黨壩一路有焚礮殲賊之報在諸路差為振作而岳鍾琪前奏兵勢單弱請調楚兵朕已降旨令訥親酌量看此情形更不容緩經畧膺調遣大權似此應汰者既不即汰應調者又不速調而於數千里外為此泛泛之空談此事將作何完局况前後摺奏皆稱賊番僅數千人乃我兵所到路路皆能抵禦何

實錄卷三十三

我兵以四萬之衆尚聯絡不嚴致有疎漏而二三千人反能廣為分佈觀此則數千人之語似非確實卿等在彼日久豈彼中情事竟不能得其虛實耶川兵行山是其所長而一臨矢石輒復敗遁所長何在前次摺到雖未有捷音而措置得宜尚為愜意深冀乘機奮勇可奏膚功今覽奏又失所望將來此事兵力何所倚仗運籌作何調度日復一日師愈老而氣愈怯豈能久頓堅礮之下坐待成功

卿等尚宜熟思應作何籌辦如果無法可施萬難竣事亦當據實奏聞毋得含糊兩可以增朕西顧之憂○諭軍機大臣等朕前命大學士訥親赴川經畧蓋因新舊調兵已至數萬張廣泗料理日久必有成謀且命滿大臣及侍衛等前往相助經畧至彼不過資衆力以督率即可迅奏膚功孰知大兵雲集竟為賊礮所阻遷延數月迄無成效度其事體要非一年半載所能掃穴犁庭者矣而大學士

實錄卷三十三

以親近重臣亦無久駐於外之理是以前次即將此旨傳諭訥親令其於歲暮或明春回京所以遲遲者誠慮經畧之名頗重虛此往返恐於顏面有關故待以時日或於此際有捷音之至此亦無聊之思耳今觀訥親等奏報軍營情形仍難摧鋒前進且籌其局勢尤非年內所克竣事况有訥親在彼張廣泗轉得有所推卸置身事外自不若仍如前諭召還訥親然日內所以不即降旨者意欲稍遲

時日或得一聞捷音。即訥親還京。亦可藉以報命。庶為得體。乃軍營情事。至今猶昔。訥親即久駐師中。亦無旦夕可奏之績。且伊身體平素虛弱。當此水土惡薄。風霜嚴寒之際。調衛一有失宜。關係國體不小。待至九月。若再無捷音。朕即當明降諭旨。召伊回閤辦事矣。其經畧印務。俟伊遵旨覆奏到日。另行酌定。著傳諭知之。○又諭據大學士公訥親等奏報。口外一帶土司番夷地方。於閏七月初六

清高宗三十四年

七

七等日。地覺微動。各軍營並無損傷。惟打箭爐城內。於初七日至次日止。共動七次。震塌礮房四間。牆壁倒塌者六戶等語。地方有此等事。該撫等何以遲久不奏。可傳諭班第令其將地動輕重情形。並內地州縣有無地動之處。及現在如何撫卹辦理。即速查奏。其從前該撫何以不行奏報。一併查明奏聞。尋奏查閏七月初六七兩日。美諾吉地章谷三處。或微震。或大震。並無傾損。惟打箭爐兩日共

清高宗三十四年

七

動七次。震塌礮房四間。倒牆壁六戶。人畜無損。又明正司上八義地方。礮房搖倒七十二座。壓死喇嘛一名。男婦四名。俱經撫卹。內地州縣。漢州。什邡。雅安。榮經。名山。天全。蘆山。長寧。屏山。德陽。眉州。彭山。兩日。地微動。一二次不等。並無傷損。再八月十七日。爐城地微動一次。二十日。省城。成華。兩縣。及新都。崇寧。新繁。灌縣。雙流。簡州。崇慶。彭縣。郫縣。溫江。德陽。眉州。彭山。丹稜。邛州。綿竹。羅江。等州縣。地微動。並無倒塌房屋。是日口外逼近卡撒軍營之澤爾角崇臺站地震。道路間有塌損。又美諾是日。地亦微震。九月初七日。新繁縣地震。即止。十四日。省城。地微動。報聞。○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馬蘭鎮總兵布蘭泰奏。馬蘭鎮兵缺。派撥漢軍隻身壯丁。心懸兩地。無益於事。請停止。專挑有家屬者前往。其已派到之壯丁內。有餘丁可補者。就近挑補。查漢軍壯丁間補綠營。原係惠養旗人。兵丁食糧

本不論其有無家室若概不挑往殊非體恤
惟是該丁種種推託應令該都統等嚴查必
實有事故者該總兵方准給假仍知會該旗
查察假滿即令回營至餘丁拔補之處應俟
積有十缺以三缺歸該處餘丁揀補七缺仍
補在京漢軍從之○戶部議准河東鹽政慶
恩疏請本年額引十萬道外添給十四萬道
從之○工部議准直隸總督那蘇圖疏稱滄
洲捷地汎引河挑竣下尾應建裏頭草壩一
座并接築草工數十丈從之○命大學士來
保兼管工部尚書事務○辛丑

上啓鑒恭謁

泰陵至盧溝橋停蹕閱演礮○諭軍機大臣等
昨據大學士訥親覆奏郭萬里一摺內稱查
郭萬里情詞其以親往招降為上策之故因
見賊酋連日遣人來營乞降希冀乘機前往
可以倖功等語又前次奏報大金川逆酋頻
遣頭人赴軍營投誠據稱伊等百姓咸願歸

正求生無如家口拘繫恐隻身來投妻子被
害懇將土司頭人一併招安等情朕思彼處
情形若可允降即應開誠布公令其面縛請
罪因而允降以了此局亦可若逆酋矯詐不
可輕信則伊差來乞降之人必係彼處頭人
平素狡黠為賊酋助逆之魁若乘其詐降即
為擒獲正可剪其羽翼以褫羣醜之魄若果
能誘其出降或於其赴營投順乞命之際就
其謫計即行扣留亦制賊之一策何以此等

謀畧一無所聞乎雖古有敵人往來通使不
斬行人或以殺降為非義此皆為與國而言
今莎羅奔乃逆賊也既為逆賊則凡係黨羽
於法則當誅於情則不宥豈可復縱之使還
乎可傳諭大學士公訥親等令其詳悉此意
隨機辦理庶賊人之奸謀日絀而醜類之詭
詐者亦得以漸次殄滅再朕前降旨令大學
士訥親酌量來京將經畧印或交與傅爾丹
或即交與張廣泗令其奏到再降諭旨今又

思訥親獨回。恐於差往。顏面攸關。而在彼亦終無制勝之策。賊衆守險。目下漸逼。嚴寒。恐掃除巢穴。蕩滌么麼。又須俟之來歲。莫若令大學士訥親與傅爾丹、張廣泗三人同時入覲於朕前。將賊番情形並勦除剪滅之良策。一一陳奏。候朕酌奪。其時降旨。令訥親留京。庶為得體。伊等起程時。著岳鍾琪署理川陝總督印務。酌量留兵。隨時防禦。相機征勦。以挫賊鋒。朕意如此。可即傳諭訥親。彼意以為。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一

何如。速奏。○又諭據紀山奏稱。有索拜處遞與拉布敦清字文書內。中不知何事。問據投文之人云。準噶爾焚茶回巢途中。作變已行。沿途備兵等語。此事前因索拜奏報。曾降旨黃廷桂。令其密行查察。如果悉知。準夷犯順。即令調兵豫備。并速行扣留貿易之人。不可疎漏。今此事虛實情形。索拜尚未確有奏報。而紀山所奏。又僅得之投文之人。且焚茶夷使已報。三月起程。何尚於此時逗留途次。以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一

有他變。此事大抵皆屬子虛。不可憑信。但伊既豫備軍需火藥。又咨會隣省。恐益張揚。可傳諭黃廷桂。此事務須十分慎密。其所云扣留貿易夷人。不但不可輕易舉動。並不可絲毫稍有漏洩。令貿易夷人知有此事。為妥。若實知其事。無確據。則一切豫備之處。可即密令停止。毋使知覺。轉啓嫌隙。紀山摺一併抄寄。又傳諭訥親。并班第知之。○是日駐蹕黃新莊。○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大學士公訥親覆奏。征勦金川。及將來辦理瞻對事宜。一摺內。稱督臣張廣泗已遣遊擊羅于朝。土目草松結等。誘班滾離伊巢穴。然後用計擒拏等語。經朕批示訓飭。但既已遣該弁及土目等。誘令離巢。此後如何行事。如何回覆之處。至今俱未奏到。可傳諭張廣泗。令其詳悉奏聞。俟伊奏事之便。帶去。尋奏。班滾素信。汪結。今已病故。羅于朝等。焉能辦理。徒令擾惑。業經調回報聞。是日駐蹕半壁店。○癸卯。

遣官祭

關帝廟○是日駐蹕秋瀾村○甲辰諭曰安寧原係侍衛在內行走。隨侍有年。因其頗能向上。猶可造就。用為江蘇布政使。上年江蘇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令其署理。詎伊蒞任以來。器小易盈。辦理一切事務。俱未妥協。深負朕擢用之恩。已降旨令其來京。伊從前既係侍衛。著仍在侍衛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索拜奏。郡王珠爾墨特那木札勒。告稱遣往查看蹤跡之宰桑等回報。至碩翁土庫爾地方分路尋查。並無準夷來往。止有往東北行走蹤跡。或繫截路唐古忒賊人。亦未可知。等語。前經索拜具奏。朕即以此事可疑。伊等辦理造次。令其作速確查明晰。今果屬虛無。索拜辦理藏務。凡事宜斟酌情形。詳慎妥協。始能安輯地方。今偶聞一語。並未確查。遽行整兵防備。並令番子移駐游牧。使準夷聞之。反生疑惑。冒昧張皇。至此已極。索

拜曾經駐藏。因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準夷赴藏焚茶。令其前往協同料理。似此毫無主見。舉動失措。實非朕所意料。著傳旨嚴行申飭。現在藏地既無事端。所備兵丁應即撤回。移駐番子。仍令回至原地。加意撫綏。安慰不得。仍拘泥前奏。搖惑衆心。並傳諭郡王珠爾墨特那木札勒。朕念伊父頗羅罷奮勉効力。施恩令其襲爵辦事。想伊屬下人以伊年幼。甫襲王爵。未經更事。未必如伊父時盡心出力。此時正宜用心收服舊日任事之人。協同助理。始於地方有益。即如此事。雖因卡上人等冒昧具報。亦由伊所遣人員不能詳細妥協所致。嗣後務宜效法伊父約束人衆安輯地方。一切會同駐藏大臣等詳慎辦理○又諭前據索拜奏報碩翁土庫爾守卡兵目瞭見千餘人行塵。恐係準噶爾夷人。現在密為防範。等語。朕以夷人尚屬恭順。知其未必即生釁端。已降旨黃廷桂等。令其密行查察。實

在情形勿輕舉動。今索拜覆奏。果無其事。則其混行陳奏。殊屬輕率。已降旨申飭。可傳諭大學士公訥親及黃廷桂。前已有旨。令伊等不可輕信。其沿邊密行防備。毋得張揚。今索拜所奏如此。則邊庭豫備軍需之處。應速行密飭停止。併不得稍露形迹。致開夷人疑竇。索拜摺併鈔錄寄去。所有應行知會之處。並傳諭通行知之。此際若得確信。仍著速奏。尋訥親奏。現經該郡王稟明。毫無實據。其解運軍需赴藏之員。蒙經停止。報聞。黃廷桂奏。前密行防範。原無應用軍需之處。今事已虛。貿易夷人。不必羈留。即令護送出口。得旨。貿易人已起程否。畧為羈留之意。彼知覺否。據實速奏。來。○兵部議准。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馬匹成羣販買。實易藏奸。內地各處。俱應防範。今各省營驛及民間販有川黔之馬。請申明例禁。至騾馬一項。律所不禁。但恐漏稅私售。應併敕查。從之。○是日。駐蹕梁格莊。翼日

如之○乙巳
世宗憲皇帝忌辰
上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隆恩門。詣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隨行禮。諭據舒輅奏。稱上江各屬存貯節年未買糧價。及本年平糶銀二十七萬餘兩。一時不能採買。而頻年存貯州縣庫中。將來恐不免於侵挪。現在籌酌。如倉額未足。與存價少者。俱令將價先行解貯。該管府州之庫。俟秋後領銀酌量採買。其存價甚多。倉穀未充。一時不能買足者。分別酌留。應買之數。外餘價俱行提解司庫等語。舒輅如此辦理。較為妥協。朕前降旨。各省倉穀俱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其餘皆停止採買。則所存穀價銀兩。與其存留各州縣。以啓侵挪之弊。不如令解藩庫。以備臨時動撥。可傳諭各省督撫將

所有未買糧價及平糶價銀可否照舒輅所奏提解司庫將來各州縣即有應用再從司庫請撥亦為妥便如康熙雍正年間舊額之內應行買補者其穀價仍存州縣以備酌量買補若舊額之外所餘糧價銀兩有必應需用之處准其分別酌留其餘悉令解司該督撫等就各省情形悉心查辦仍遵前旨一面將康熙雍正年間額數及現年實存糶借等項數目速行具奏應否撥動之處聽軍機大臣等會議此旨已經逾月各督撫多未奏到甚屬遲延著傳諭令其速行奏聞○又諭曰舒輅奏稱安徽歷年積欠至六十餘萬兩現在清查原奏自乾隆六年至十年止嗣經詳請督撫將十一年積欠歸併清查務使民欠役侵分查確切等語舒輅辦理此事已有就緒但納敏為人忠厚有餘恐不能獨力清理新授布政使李渭已經赴任錢糧乃其專責可資欣助著傳諭納敏李渭令其協同實力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十一

清查凡官吏侵蝕及頑戶欠項逐一徹底澄清速行查辦至現年錢糧尤當設法催徵使其勿至拖欠現年既清則以後不復更有積逋矣○丙午諭直隸慶雲鹽山二縣地瘠民貧從前屢遇荒歉經朕特沛恩膏疊加賑恤并減其稅糧凡屬窮民一體給以牛種使之漸復元氣今屆開徵之時其無地貧戶若令輸納舊欠情屬可憫所有乾隆九年兩縣被災案內無地窮民借領未還高粱九千餘石俱著加恩豁免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准經畧大學士公訥親照會以金川糧運恐冬春雨雪輓運艱難須於十月以前豫備明年四月兵糧等語運籌軍儲雖屬有備無患之計然此乃班第等之事而經畧大臣所重則不在此惟當鼓勵戎行指授方畧減此朝食使將士用命軍氣奮揚可以立奏膚功方為勝算乃於今歲即籌來歲之糧豫定四月之期遠近傳聞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十一

共知今歲無奏凱之意。人心必因此懈怠。是於興師攻勦之時。即先示以曠日持久之計。何以振作兵氣。且賊人屢次搶刦。此項兵糧轉運之時。途中保無疎失。屯積之所。又恐啓彼覬覦。況今冬若或徹兵將復運。回乎抑存之以資賊乎。倘被攘竊。更損國威。種種俱未籌及。運糧一事。或出於班第紀山之見。猶曰是其專責。若大學士訥親用兵一日。即向伊等責取一日之糧耳。其心惟應以克敵制勝。剪滅朝食為事。如此。則士卒知尅期奏功。事無稍假。自思奮勇爭先。共殄羣醜也。從前大學士訥親曾經奏稱。與張廣泗班第商辦。明歲三四月之糧。朕彼時即以為非計。欲降旨訓諭。而批示煩冗。以致遺忘。今覽紀山之奏。是訥親已經咨會查辦。此事未免用心太過。以致失宜。應令訥親等另行妥酌具奏。昨朕降旨。如今歲不能成功。欲令訥親同傅爾丹張廣泗來京。令其商酌。若伊等覆到。朕准其

同來。斷無尚令大兵全駐之理。今冬必應徹罷。頓無能之卒。惟擇精銳。或一二萬人。著岳鍾琪統領。相機防範。隨時攻勦。俟朕與伊等籌畫已定。再行調集大兵進勦。如此辦理。則所省糧餉實多。又不至師老罷乏。何必擁數萬之衆。坐飽寒冬。無所事事乎。再朕於軍務機要。及賊境情形。每有詢問訥親之處。原欲其速行覆奏。知其要領。以便裁酌機宜。原非謂數千里行軍。每事必待命而行。但事之應否可行。亦必奏明朕知。若惟接到一旨。即隨意敷陳。或遲久不覆。何以慰朕之懸念。在訥親或以朕傳諭之事過多。伊每件覆奏。恐無暇更辦他事。其實伊在軍營。亦未見其所辦者何事也。若能早奏膚功。則何須用朕許多絮語耶。可即傳諭知之。尋奏卡撒軍營兵衆需糧浩繁。經由班欄空卡等處山徑陡險。糧運較難。運到之糧。僅供支給。必須趁十月前加倍趲運。且運糧大路由明正木坪瓦寺。沃

日。小金川雜谷等處俱向化之土司去賊境尚遠。屯糧之卡撒黨壩俱重兵所在。賊不能覬覦其正地。馬奈甲索等處亦皆有兵駐劄。不致疏虞。軍務歲內難以告竣。即冬間減兵糧儲。仍不可緩。懇允辦理。報聞。○又諭山西蒲州與陝西朝邑人民互爭雞心灘一案。前經巡撫準泰會同陝撫陳宏謀清查劃界。繪圖呈覽。此巡撫與道員意見不合。各持一議。而圖中所定界址亦不甚清。準泰所奏難以即為定論。託庸原議未見其允。協部議已行。令再查。可傳諭阿里衮令其會同陳宏謀將此案前後情節悉心查勘。不得稍有偏枯。務須秉公辦理。俾兩省民人永無爭競。以副朕息事寧人之意。○是日駐蹕秋瀾村。○丁未諭曰。班第現署四川巡撫。進勒大金川軍營。懍運事務緊要。著兆惠即速馳驛前往辦理。班第所帶欽差大臣關防著交與兆惠。○又諭曰。兆惠差往川省介福著暫兼管戶部侍

郎事務。觀保著署理刑部侍郎。○又諭陝省西安同州鳳翔乾州上年秋收歉薄。今歲又復被旱災。民食維艱。朕甚憫焉。著該撫陳宏謀查明加恩賑恤。其需用米糧雖於該省動撥倉儲。猶恐不足。豫省與之隣近。泛舟甚便。其令河南巡撫碩色將就近倉穀碾米五萬石撥運陝省。以備接濟。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河南開歸陳汝許五府州所屬之通許等二十八州縣有自乾隆七年以後。至十二年民欠未完常漕社穀共二十三萬一千餘石。例應於本年秋成後本息並徵。但念此二十八州縣連年被災。民多艱窘。今歲雖幸獲有收。而元氣尚須培養。若將此項穀石本息一時並徵。民力未免拮据。著將本穀於秋後按數徵收。其息穀加恩緩至次年帶徵。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閱部覆紀山自請議處本內有冒昧陳請進兵等語。殊為失議。夫紀山之革職治罪。原因其浮議運價。回

護前非所委屬員又多貽誤軍糈派累侵冒失於覺察自應嚴加處分非因其首請用兵之故也我朝自定鼎以來綜理政務乾綱獨攬從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專主者即如在昔三藩潛蓄逆謀其迹已露舉朝皆以為尾大難制若下詔徹回必貽後慮我

聖祖仁皇帝不為衆論所惑決於

宸斷其後抗拒朝命遂聲罪致討剪除三孽海宇敕寧咸仰藉

廟謨稟承勝算諸臣皆不能參與近金酋煽動乃邊外小醜不特非三藩大慙可比並不得與準噶爾相較但恃險負固荼毒羣番不可不加懲創雖緣紀山奏報而用兵則出之自朕若謂此舉非是亦朕之過耳於紀山何與此等軍國重務斷無諉咎臣下之理且國家安能保永無兵革之事督撫重臣封疆之內凡有關係正欲其力能肩任若不知大義誤以紀山因請用兵而獲罪以為車戒則將畏

首畏尾習為因循了事貽誤不小矣現在紀山已經革職此事不過註冊無足重輕但該部措詞非是不可不明示朕意俾共知之○又諭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該省常平倉穀實貯民借二項共穀三百三十萬六千餘石以雍正十年定額計算尚餘穀一百一十五萬一千一百餘石等語朕思山東積歉之後倉貯未免缺少可將直省所餘穀石於直東兩省隣近水次州縣撥運協濟或由海運協濟之處著總督那蘇圖巡撫準泰會商妥協辦理具奏○經畧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調徹甲索兵二千餘名并續調補額川兵二千餘名俱已齊集卡撒於初九日攻克普瞻左膀新碉水卡雙樹石卡及尾碉殺賊數十生擒九名用大礮火球轟焚單碉賊棄碉奔竄其雙碉內賊衆及碉下石卡之賊亦皆潛遁左梁已經掃清正擬合圍色底並卡撒雙碉賊已畏懼潛遁隨撥官兵駐

守大獲全勝。現在籌攻巴朗寨。又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報。擊死賊番刈獲踐踏賊地麥豆圓根得旨。汝等一奮勇而即奪碉。可知坐守一載。不早掃清。左右山梁皆有受其咎者耳。○又奏覆逆酋能久抗王師者。實地險異常。寸步皆山下臨深溝。岡阜皆有戰碉。四顧瞭望。我兵攀援僻徑。數日方到。賊一望而知。裹糧絕險之法。亦無所施。彼寡易守。我衆難攻。不特分佈需兵。即克一處。必須留兵駐守。非多兵不能有濟。然進攻不可暫輟者。緣大金川侵虐鄰封。窺犯爐地。諸土司皆讐恨逆酋。大兵聲討。皆恭順効命。若一撤則復從迫脅。結好。各土司見天朝力不能制。羣起相附。諸番地盡險隘。勢益滋蔓。且瓦寺雜谷。明正司等處。皆近內地。竊恐不待數年。番民狡焉啟釁。邊患愈無已時。且何以震懾遠塞。此大金川必不可不滅。而兵實不可不添也。擬於冬底。請加調精兵三萬。於明歲四五月間到齊。

山雪全消。分道並進。凡遇堅碉。力能克則取之。不能即圍之。而前進直抵賊巢。不過三五。月必可成功。此臣等確有所見。必不可已之舉。所有賊巢糧食不繼之處。緣屢據逃出。并弋獲番民所供。然實未確悉。至逆酋佯請投誠。經臣等曉諭。并來歸番民。賞賚安插。亦祇可藉離黨羽。未能遽令潰散。得旨。另有旨諭。○訥親又奏覆金酋原非必不可剿滅。而不敢謂即能奏功。總緣兵分力單。怯懦頓阻。今令臣還京。得將軍情賊勢詳陳。少贖臣愆。至署理經畧岳鍾琪。頗有佈置。能明紀律。但督提不睦。難以署理。張廣泗現為統帥。名位尚稱。不若令傅爾丹署理。可以匡其不逮。臣恩隆任重。較傅爾丹呼應為靈。且於賊番及我兵情形。亦經稔悉。懇於命臣進京之旨。內將來歲仍令臣經畧之處。一併頒發。至傅爾丹在營。凡一切防範。及派遣攻取。意見所及。必與臣及督臣詳酌。岳鍾琪惟以添兵為請。別

無籌策。班第先經督兵攻擊石城。後有攻撲木卡五座。現亦屢請增兵。烏爾登前在馬奈奪賊四十卡。調赴卡撒。右梁連克水碓三層。碓雙碓等處。薩音圖前在甲索未久。調至卡撒。攻擊雙碓二座。山梁亦與烏爾登同辦。以上腊嶺卡撒所得碓卡。若非班第。烏爾登等籌畫調度。則綠旗將弁。必不能如此措置。若非侍衛拜唐阿等臨陣督戰。退縮者擊以刃背。敗回者持械攔阻。則兵丁亦不能如此用力。

進攻得旨覽。○諭軍機大臣等。朕覽此次大學士公訥親所奏。近日軍情。雖小有取勝。未足以言大捷。看來訥親辦理經畧事務。其初至之時。根源即已錯誤。大抵先存意見。是以處置每有未當。陳奏多未允協。即如朕前以侍衛等在軍前未見出力。而岳鍾琪傳爾丹班第等不發一謀。不建一策。降旨詢問。傳爾丹等皆係大臣。豈不可自行覆奏。而必待訥親代為陳詞。批閱之下。不知其為訥親之說。

乎。抑傳爾丹等之言乎。朕明知所由。大抵從前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習氣。惟爭進摺奏。彼此傾軋。轉置軍務為緩圖。其時訥親已辦理軍機。親見其事。以此為戒。故今不欲衆人紛紛陳說。此亦不無所見。但不欲衆人之爭是非是也。而不使之出力。以集思廣益。則不可也。又如伊前奏滿兵不可任用。而此番臨陣督戰。使綠旗不敢退縮者。滿兵也。尚欲用虛糜糧餉。柔懦無能之綠旗。此又何說。朕前降旨令訥親凡有進止。當因時度勢。鄭重籌辦。又念伊氣體素弱。令隨時調衛。此欲其加意謹慎耳。伊未會朕意。遂坐守數月。竟不知前進。迄無成功。雖各兵懦怯成習。若訥親於甫蒞軍營之際。申明軍紀。使之壁壘一新。時則將士方憚其聲威。新調之兵。氣方果銳。乘此驅率雄師。直搗巢穴。或可早奏膚功。顧惟事稽遲。終無良策。但諉之以師徒怯弱。山谷巖峻。不則以兵少力單為詞。不知坐籌愈久。

兵氣愈加柔靡。古名將不擇兵而用。顧方畧何如耳。即如此次攻克左梁。猶是頽惰之兵。一經訥親親臨督師。何以較前獨加奮勇。蓋緣奉朕嚴旨。後統兵大臣始加淬厲振作。遂已小著功績。若早知如此。何患大功不成乎。現在諸將未能努力攻克。而爭以添兵為請。訥親亦共持此議。據云奪取戰碉。即應分兵踞守。其數日減夫奪無用之碉。而分有用之卒。甚屬無謂。既得碉樓。自應亟毀。一以開通路徑。一以永斷賊窟。一以減省守兵。何計不出此而得一碉。守一碉。據奏碉如林立。則千萬之兵亦不足守。碉既退復為賊有。是為賊守。碉也。現今兵已四萬。又請於來歲添兵三萬。或意在徹其罷弱。易以精銳。猶可。若頓欲添兵三萬。豈有么麼小醜。逞其螳臂。而用兵至六七萬人之理。即云其地甚險。隘口甚多。攻勦之處不一。從前用十路進兵。今止三四路矣。如銳意攻取。即一路直前。已抵賊窟。逆

酋授首。則羣醜喪膽。逃竄。即訥親奏稱既克一碉。而其他守碉之賊。即棄碉潛逃。則知賊衆亦甚怯懦。非實在兇悍可知。由此觀之。即歸併一路。亦無不可。如謂賊一夫守險。千夫莫當。則即添至數萬。而統帥不能指示方畧。以鼓勵戎行。雖多何益。今據訥親等奏報左膀山梁已全行攻克。則進勦漸有制勝之機。若乘此窮幽鑿險。所向克捷。正可望其一舉成功。朕前欲於九月內降旨。令訥親等還朝。面議進止。但目前大勢如可速勝。而令伊等來京。恐止留岳鍾琪一人控制。斷不能懾服軍情。且機勢在呼吸之間。倘功欲垂成。一時中止。又非勝算。若冬月勢必不能克捷。自應令訥親偕傅爾丹張廣泗一同來京。徹罷軟之兵卒。擇精銳一二萬人。暫令岳鍾琪管領。俟明歲調集大兵。再為必克之舉。著訥親度於九月二十五前後摺奏至京。為約將此次摺奏之後。攻取戰碉若干。或仍照舊。其勢今

冬萬不能成功之處。逐一據實陳明。速奏候朕再降諭旨。令伊等來京。至朕屢次傳諭。訥親之處。覆奏未免拮据。今伊又稱接到上諭。令看塞楞額。盛安治罪之旨。緣賊番碉卡正在克獲。乘時前進。容續摺奏等語。觀訥親此奏。蓋以朕詢問之事過多。逐一登答。恐於辦理軍情有誤耳。但伊初到軍營。幾及兩月。朕原無一旨下問。後因功遲不成。一無措置。且伊所辦之事。多未妥協。始降旨詢問。若果能即時奏捷。又何俟朕之絮語也。可傳諭訥親。令其勿存意見。從長商榷。務使軍勢大振。得制勝之良策。以慰朕西顧之憂。再軍前漢土官兵已四萬有餘。而每處爭戰。不過數千。其餘皆用之何處。而惟知仍請添兵。著將現在實數。因何不足之處。詳悉查明具奏。○又諭曰。彭樹葵順從總督塞楞額於國制百日内。剃頭。朕特加恩寬免。前已有旨。將塞楞額拏解來京。並差侍衛鄂實等前赴湖廣。拏治塞

楞額之罪。今據彭樹葵具摺奏謝。止知一己之倖邀寬免。為格外之恩。施而於塞楞額。始終作何情狀。現在侍衛等到楚。曾否將塞楞額拏解。及總督印務。伊已護理之處。竟未奏及。地方大吏於此等事件。本當亟行陳奏。况彭樹葵又此一案之人。何以漠不關心。罔知輕重。則所言痛自愧勵者何在。著傳諭申飭之。○又諭據那蘇圖奏。直隸各屬常平倉穀實貯三百三十餘萬石。若以雍正十年定額。再加新設新隸各倉計算。尚餘穀一百一十五萬一千餘石等語。東省被災之後。倉貯應須足額。前據唐綬祖奏。明東省現存常平倉八十九萬餘石。又截漕撥協米四十二萬餘石。共一百餘萬石。其餘雖暫停採辦。若舊額已定。則固無庸籌補。若舊額不足。則將來尚須買補足額。直隸今歲豐收。在本省無需採買。若於隣近東省州縣酌買運往。則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似屬兩便。但恐由直運東

腳價未免太費。然東省當積款之後急須籌貯。就令運費稍重。不出東省採買價值之內。尚可辦理。若於就近水次之州縣設法運往。更屬妥協。朕已諭令那蘇圖會商酌辦矣。可傳諭準泰唐綏祖令其會籌妥酌具摺奏聞。○又諭高斌奏請於霜降後來京。朕已允准。其總河印務據奏交與淮揚道王連璧護理。以道員而辦總河之事。未免非體。朕已著張師載赴河南隨高斌學習河務。即令起程。可傳諭高斌俟張師載到淮時將總河印務交與張師載署理。高斌再行來京。○是日駐蹕半壁店。○戊申遣官祭歷代帝王廟。○遣官祭都城隍之神。○諭倉場衙門無甚繁務。有滿侍郎一人可以兼辦。張師載著前往江南。隨大學士高斌學習河務。○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高斌奏稱八月初六日豫省永城縣地方晚禾間有被淹之處。昨碩色又奏稱閏

七月二十六日起至八月初二日止水長五六尺。隄工平穩。惟臨河灘地間被淹浸等語。所奏微有不同。可傳諭大學士高斌令其將奏報不同之處查明覆奏。再豫省被淹處所。是否於河工有礙。時已深秋。何以尚有汎水。長發一併查明具奏。尋奏八月初六日黃河秋汎徐州城外水誌長至九尺二寸。毛城鋪過水減入洪溝河。其西岸子堰漫水入三汭河以下。係豫省永城地方晚豆蕎麥間被淹浸。至碩色所奏臨河灘地例不報災。今已消退。又查閏七月以前汎水未發。八月初旬時屆秋分。偶然水長。均於河工無礙。得旨覽奏俱悉。○以故廣西太平府全茗土知州許述章子永蒞襲職。○是日駐蹕黃新莊。○已酉。上奉皇太后還宮。○詣壽皇殿行禮。○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曰侍郎梅穀成巡撫方觀承具奏山東學政陳其凝於生員樊顯自刎一案曖昧不明非令該員到案難成信讞等語陳其凝著解任該撫準奏差員作速押赴浙江質審明確定擬具奏○庚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停大臣自陳例諭朕令大臣自陳者舉可以自代之人凡以拔茅茹顯俊

乂之意也今吳同仁之囑周學健乃許以兩千之數朕不解焉問之錢陳羣始知為兩千之賕夫考績黜陟豈可為苞苴之門豈朕若渴之誠尚未喻於二三大臣耶朕甚惡焉其罷之○諭曰原任總兵任舉奮勇捐軀死於王事朕已加恩優卹贈銜祠祀廕襲其子今聞其弟任鳳現任廣東督標守備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帶領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李敏第奏報晉省各

屬秋成情形內稱蒲州府屬之永濟臨晉虞鄉猗氏四縣及解州均於閏七月內得有大雨田禾籽粒充實惟永濟一邑沿河灘地被淹秋禾有傷大同懷仁應州崞縣雨中帶雹傷損秋禾輕重不等又一摺內稱太原陽曲鳳臺五寨馬邑陽高被有水旱災地無多解州被旱稍輕永臨虞猗四縣上年秋禾與今夏麥秋俱屬歉薄現今秋禾又復被旱等語合觀兩摺所奏既稱永臨虞猗四邑得雨之後田禾籽粒充實又稱現今秋禾被旱其餘各屬水旱暨籌辦之處類皆參差總未明晰可傳諭阿里衮將晉省今歲被有水旱實係幾處是否成災有無尚須賑卹秋收分數通省合計實有幾分查明分晰具摺奏聞至李敏第又稱陽高縣於七月間少缺雨澤即有刁民張選擅寫傳帖糾眾赴縣具呈告災經該縣拏獲訊究等語此案情節雖輕若不認真辦理漸至相習成風必有仍如萬泉安邑

之事者。從前阿里衮奏稱晉省民風尚屬淳樸。伊於前任內曾有奸民逞刁數事。皆從寬完結。是以當時無所顧忌。而至今剛悍滋事之習。究未盡除。地方官於此等案件發覺之時。即應速為查辦。固不可株連擾累。亦不可稍存姑息。以致釀成大案。此防微杜漸之道。不可不豫為加意者。張選一案。應行嚴究定擬。以遏刁風。毋得稍為寬縱。尋奏本年六七閏七等月。晉省各屬被雹者有榆次樂平浮山潞城鳳臺陽城高平五寨馬邑大同懷仁應州崞縣被水者有太原岳陽萬泉五臺被旱者有臨晉虞鄉猗氏陽高解州。其被水兼被雹。則有陽曲被旱兼被水被雹。則有永濟內除被雹之榆次樂平浮山潞城陽城高平岳陽五臺萬泉并陽曲永濟被雹處所勘不成災外。其馬邑大同懷仁應州崞縣亦被傷甚輕。毋庸賑卹。應將本年額徵暫緩。並來春酌借籽種口糧。至鳳臺五寨陽曲太原永濟

臨晉虞鄉猗氏陽高解州等十州縣被災。俟勘明分別賑卹。再永臨虞猗四邑先皆被旱。嗣於閏七月得有大雨。在得雨偏多及原有井水澆灌之地。尚有收穫。其餘被旱甚者。均屬成災。統計被災各屬。鳳臺五寨陽曲太原永濟被雹被水之處。均係一隅。惟永濟被旱處所及臨晉虞鄉猗氏陽高解州被旱地畝較廣。內以臨晉為最重。猗氏次之。永濟虞鄉解州又次之。陽高為輕。至通省秋禾收成除災地外。潞安朔平澤州三府沁忻二州約計八分以上。太原汾州二府遼平代保隰五州并蒲州府屬未被旱之萬泉榮河二縣約計七分。以上大同一府絳吉二州并解州所屬約計六七分以上。其平陽寧武二府尚未報齊。就報到屬邑而計。亦約有七分。以上得旨如此。則通省情形究屬如何。李敏第固未分晰。此奏亦欠明通。○辛亥諭曰。江西巡撫開泰於周學健原籍查出伊弟周學伋書札內

有請託自陳薦舉。許謝兩千之札。朕命大臣
喚問周學健。乃供有屬員餽送之事。及將原
札令其細閱。始供係丁憂。究沂曹道吳同仁
所致。周學健亦供認確鑿。周學健如果潔清
自好。人何敢以私相干。又何敢直以賄賂相
許。觀此。則伊平日操守。不可復問。並不止吳
同仁一案矣。向謂周學健為人。其病在性情
卞急。剛愎自用。實不料其不勵名檢。竟至於
簠簋不飭。蓋夤緣請託之事。世俗容所不免。

然至明目張膽。納以苞苴。許以成數。則犯法
干紀。國憲之所不宥。大臣中豈宜有此。由周
學健而推之。朕固不忍逆料。朝列人人皆然。
亦安能竟保其人人必無是事耶。朕臨御以
來。事事推心置腹。以至誠接待臣工。而尚有
不能感動如周學健其人者。則十餘年來。為
人所欺。當不知凡幾。然行險僥倖之徒。究必
自行敗露。又焉能逃朕洞鑒耶。即如吳同仁
前因母病不候代而歸。為撫臣所劾。朕以其

至情迫切。寬免處分。在當時沽取孝名。似為
得計。而今乃由于請敗露。其札內有與完顏
偉不合之語。則是彼之速去。乃欲避完顏偉
耳。若令完顏偉待之稍優。伊必又鑽營在任
守制矣。昔人謂臨下戒於過察。又謂寧受百
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稍替。夫子又曰。不逆
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萬幾待理。而甘受
人欺。弊將百出。是何可嘗試者。况乾綱獨斷
乃本朝家法。自

皇祖

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假。即左
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
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福作威。肆行無忌。何
若操之自上。而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此朕所
恪守前規。不敢稍懈者。即如安寧之署蘇撫。
朕心燭其辦事未安。特旨罷斥。並非人言所
致。今開泰辦理周學健書札一事。自其職分
當然而外人必有議其過刻者。然亦不能因

此而設計陷害就令開泰日後別干譴責亦必係伊罪由自致治以應得豈他人所能傾軋耶朕嘗謂用人聽言其似是而非者未易悉數如陳其凝於乾隆二年即有二慾宜克三私宜省之奏朕深為嘉獎宣付史館選入本朝奏議及伊任浙江學政有生員樊顯自刎之案為其父所告發現在解任質審夫以學政而釀成此曖昧駭聽之事是不能自檢其身而務責難於君可見欺世之流不過擴拾陳言以博美名而不能直指利弊彈奏貪黷於國計民生有何裨補審爾則載籍之格言具在朕寧不能開卷自得而待諸臣勸習陳奏耶又如雅爾哈善曾有關稅請差旗員之請又有以寬減關稅為言者寬稅豈非美名不知減稅而商民果實受寬減之利國家何靳此數十萬金之稅課以加惠行旅朕令各關永免米豆之稅此可謂之利在民也又輪免天下錢糧億萬正供尚所不惜而顧惜

此區區者乎獨是應徵之項置而不察則大不可蓋各關積習牢不可破徒飽津吏之黷壑於商民毫無利益其徵稅由地方官管理乃

皇考時欽定之善政所當遵守而必以改此為籌旗人之生計是特為為監督者開漁利之門耳或又謂寬監督一分監督亦必寬商民一分不知自好之士無待留餘自無染指若貪夫徇財侵肥於上又必漁取於下若因已有餘地知足自止則當潔清自愛宜莫如安寧而尚有謂其管理關務多不清楚者可見似是而非之論初未深悉物情切中事理不足為集思廣益之助倘諸臣果能抒竭悃忱敷陳召對據實秉公賢否無滯是非悉當豈非朕所深願朕又何樂而不深加採納乃如周學健陳其凝輩既決裂而為衣冠之玷其旅進旅退如歸宣光王會汾陳惠華者流召對咨詢漫無獻替議者必曰既知其尸祿何

不去之而更用賢者不知人材難得去之將不勝其去而又有議視如弁髦者矣此用人之難也科道職司糾劾亦未能有先事舉發使班行震悚者尚得謂朕之稀於召見九卿抑拒諫而不開言路耶今因周學健之事所關於臣節官箴者甚鉅蓋浮議則搖唇鼓舌律已則言是行違博名則假公濟私此朕臨洩久而所閱歷者如是用宣諭中外諸臣俾共知警惕思自勵焉○軍機大臣等奏前因

各臺站有被竊牲畜之事屢經傳諭扎薩克等加意嚴緝乃因循廢弛並不約束所屬現據軍臺總管輝色報稱二十三臺復有竊馬匪賊兵丁追趕轉恃強奪去衣服馬匹不法已極應行令額駙策凌飭交二十三臺附近扎薩克等嚴查務獲治罪此後作何巡查清除賊盜及將該扎薩克等定以處分詳議具奏並令理藩院通諭軍臺附近居住之扎薩克等各將所屬嚴行約束毋得為匪生事從

之○命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因培提督山東學政○調江西南贛鎮總兵岳鍾璜為雲南開化鎮總兵以直隸張家口副將任澍為江西南贛鎮總兵○是月漕運總督宗室蘊著奏江南興武衛守脩羅世斌推陞遊擊查該衛管轄九幫船多丁疲揀選調補人地未宜懇將羅世斌以陞銜留任得旨衛守備豈有陞銜留任之理不准行○大學士管理江南河道總督事高斌奏覆查馬莊集曹家店二

處上游正當沂河自廬口分出徐塘口由東入運併微山湖自荊山橋出彭河口由西入運之處每汛水長發三河會流南下利在徑直順趨若節節建閘攔水不能暢注有礙節宣所有馬莊曹店二閘應停修建至水小時須籌蓄水濟運之策則應用草壩收束既刷深河道更可節省來流至駝車頭議建三孔石閘原為通湖濟運今在駱馬湖之上游湖水入運不順應移建於王家溝迤下之柳園

頭以下十字河以上其閘底海漫須與通湖引河之底相平此閘既建則分洩湖漲已均若再添九孔石閘實屬多餘應無庸議其王家溝舊閘口門微有裂縫處灰抵粘補尚可數年閘塘內衝深之處俟冬月閉口時酌填碎石為力亦易應將舊閘口門做滾壩之處亦無庸議又勘得六塘河兩堰年來增培高厚地亦展寬不必復藉港河分洩其河頭未經開通應將閘工及案內議設涵洞悉停

下大學士等議行○又奏覆沂沭二河來源相遠兩道分趨中隔岡阜沭入湖則湖不能容湖入沭則沭不能受故俗有沂沭不相見之謗今查峒嵒迤北諸山盡處紅花埠之南地名馬兒莊與沭較近自沭西岸至堰頭迤下駱馬湖邊長八千九百餘丈計四十九里沭河崖較高湖邊七尺三寸水面高湖面一尺地勢東高西下水向西流又查峒嵒山之南湖下游地勢西高於東有章山小溝一道

由邵店至沭長三十餘里向消田間瀝水歸沭凡遇湖漲則溢流入溝東流入沭但過水僅一二尺分洩無多查湖非盛漲原可不必分洩而此溝分減無多沭已有不能容納之處今擬將湖邊溝頭填築工堰不費多工即可截斷不通其駱馬湖水由六塘河入海尾閘通順又有運河分洩已屬妥協報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渠奏報漳泉被旱情形及籌辦平糶撥運臺穀事宜得

旨覽綢繆之策尚屬周妥但所奏稍遲漳泉民風夙不淳良若復遇災傷亟宜撫卹窮弱而嚴緝奸暴一切宜加之意也○福州將軍署湖廣總督新柱奏懇訓示得旨汝謹慎持重有餘而奮發有為則不足湖廣總督較別省猶為事簡而任輕故試用汝然而有民人社稷之責一切察吏安民務勉力擴充可也○湖北巡撫彭樹葵以留任奏謝得旨着汝何以奮勉耳不然亦惟汝自取○山東巡撫

阿里衮覆奏米貴由於生齒日衆。逐末遂多。凡布帛絲棉之屬。靡不加昂。而錢價昂貴。尤與米穀相表裏。農民糶米。銀少錢多。商鋪收糧。以錢價合銀計算。康熙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少亦九百餘文。今止易七百餘文。是米價已暗加二三錢。況價值本增。故益覺頓長。難落。至於倉貯。每年採買。與賑數比較。有絀無盈。是以各省定額買足者寥寥。則倉米仍多散在民間。未可歸咎積貯。惟是官買與民買不同。體質必期乾潔。斗斛務求豐盈。且穀價早晚不同。報銷未便低昂。取辦一時。以致牙行爭先長價。補救之方。一修治農工。同田耕種。獲有厚薄。由於人力不齊。江浙等省土窄。一夫耕不過十餘畝。日夕需塗。故所產多。北地多旱。田易種。一夫亦不過種二十餘畝。乃狃於廣種薄收之說。田多之家。既不多招佃戶。佃戶又止圖多種。工愈分。力愈薄。逢年不能豐足。遇災多歸廢棄。請飭地方官勸

導田多之家。多招佃戶。約計一夫二十五畝。為率。工專力勤。可盡地利。兼使游手貧民。漸歸本業。一補助耕作。田畝耰鋤之時。尤關緊要。有力者多雇人夫。無力者無門稱貸。或畏重利不借。束手坐視。請於青黃不接時。查雨後鋤芒。缺本之戶。即於平糶穀價酌借銀錢。今秋後照原價還穀。免其加息。不願借領者。聽仍勸富民出資。借給佃戶。秋後薄取其息。庶得盡力。不致失時。一商販宜流通。而囤戶亦不必嚴禁。商販出賣之貴賤。總視收買之價為權衡。康熙年間。豈無商販。而平減自若。成本少也。今米價原貴。豈能責其賤鬻。在產米之本境。或不免責過商販。米少之處。全資販濟。至於囤戶。當其收買農末有相資之益。及其出糶。青黃獲接濟之資。況米糧不利久貯。貿遷惟在求售。待價則有之。經年閉藏。則未也。禁之過嚴。無人收買。止憑官牙賣於外販。遂至本境無所存貯。為累更甚。惟當於春

夏糧貴時勸令發糶。不許擡價居奇。一採買宜酌量妥辦。西北各省離江廣遠。非買於本地。即購自鄰封。應視價平從公收買。價昂即停。不許豫期傳集牙行。責令糶買官穀。至江浙等省。必須赴川楚江西等處採買。不必先行咨會。俟委員到日。一如市集交易。公平糶買。將實價開送該地方官。核明與市價相符。據實詳咨核銷。則產地不致聞風驟長。而商賈亦免於爭買擡價。錢法宜變通。錢法與銅勛為子母。銅價平則錢應加重。銅價貴則錢應減輕。今錢一文重一錢二分。每錢一千。重七勛八兩。以現今錢價計算。約值銀一兩三錢有餘。每勛值銀一錢七分有奇。若銷造器皿。粗重者值銀二錢四五分。細巧者倍之。各省所出礦銅。僅敷鼓鑄。江浙二省商辦洋銅。供鑄外。所餘無幾。而民間銅器日增。銅價益昂。奸民燬錢製器。是以鑄局加添。而錢不充裕。請將錢文再減輕二分。每年餘銅不

少。錢價漸減。亦與米價不無裨益。此外如興水利。勸樹畜。崇節儉。謹蓋藏。禁止曬麴燒鍋。偷漏出洋多栽烟葉等項。章程具在。惟在實力奉行。得旨。候彙議。○陝西巡撫陳宏謀奏報西安同州鳳翔乾州各屬雨水秋禾情形。得旨。覽奏俱悉。如其成災。加意撫卹。毋致失所也。○又奏陝省原有領運川省錢存待明年支放兵餉之項。今錢價昂貴。請先行減價設廠易換。以平市價。得旨。辦理錢法實無善策。亦惟因時制宜。補偏救弊而已。所奏知道了。○兵部尚書班第以暫署四川巡撫奏謝得旨。覽奏俱悉。金川一事。汝意以為何時可得成功。一切情形。何不據實陳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三

實錄卷三百二十三

五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廣桂

總兵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錄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九月壬子朔

實錄卷三百二十四

上詣

堂子行禮○遣官祭昭忠祠○諭曰鄂昌著調
補四川巡撫來京陛見再赴新任雅爾哈善
現在進京陛見抵蘇時即著署理江蘇巡撫
印務不必來京兩廣總督事務甚關緊要策
楞侯雅爾哈善到任後即速來京請訓回伊
廣東原任○諭軍機大臣等朕前曾兩次諭
令大學士訥親同傅爾丹張廣泗來京經畧
事務交岳鍾琪暫管尚未據訥親覆奏朕意

冬月乃徹兵之時。岳鍾琪不過令其控制防範。以備策應。但軍務重大。雖其勝任無誤。恐才力幹略。尚有不及。如伊一人不能肩茲重任。將來究應交何人管理。或目下可以乘勝克捷。不必速於來京。或尚須徹兵再舉。訥親等三人可以同來。著訥親妥酌具奏。至前次奏報已得左梁。此後乘勝進取。及右梁曾否攻克。并近來情形如何。俱著傳諭訥親速行奏聞。再朕覽金川全圖。由川省南路至瀘定

橋。此處有河可達番境。若從此繞至賊巢之後。似亦進攻之一徑。但是否可以舟行。賊番有無守險難進之處。併傳諭訥親查明便摺附奏。○又諭金沙江亘古未經濬導。今平險為夷。通流直達。不獨銅運攸資。兼且緩急有備。於邊地民生。深有益。工鉅役重。成千古之大功。不可不為文紀事。垂之久遠。其發源何地。經流所歷。郡邑幾何。起訖計若干里。險峻者幾處。經始以迄竣工。為時幾何。創議始

於何人。前後經理督率之大吏幾人。在工効力人員幾何。統用夫役若干人。費帑若干兩。著總督張允隨。一一明晰開具清單。以備採擇。載入碑記中。○又諭據胡貴陳奏營伍地方一摺。內稱海陽縣菴埠匪徒一案。先經拏獲李阿保謝阿定二名。又拏獲周阿孝一名。隨於該犯家中起出布滾身一件。棉衲帽一頂。并水吼橋有五六人。聞拏赴水逃走。遺下火把油捻。五色布大旗五面。混寫李天真大國字樣。又五色布小旗六枝。隨拏獲要犯李阿萬并羽黨林阿賽等二十餘名。此係不軌之徒。屢經督撫二臣嚴檄拏獲。解省究審。尚有拒捕之匪犯陳班峯一名。又伊子二人。及餘犯張阿瑞。周阿朝。未獲。現在嚴飭各營密布上緊查拏。務盡根株等語。此等聚眾犯法之案。情罪可惡。必須嚴拏究擬。盡法處治。方能使刁惡之徒。知所儆懼。是以前經降旨。令該督撫等。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今此案李阿

萬等至二十餘人之多。又有五色布旗混寫字樣。殊屬不軌。閏七月內。據岳濬奏。此案有無散剗偽官。及脫漏夥黨。并嚴緝兇犯陳班峯。按擬完結等語。迄今又將兩月。此案兇犯曾否全獲。如何審擬完結之處。何以並不奏聞。甚屬遲延。可傳諭岳濬令其速行具奏。尋奏潮州菴埠匪徒一案。經臣審得實情。照例定擬。將李阿萬等即行正法。餘犯分別遣發杖徒。業於七月底具奏。其陳班峯父子。亦於

平定縣志卷三十四

四

八月中拏獲。飭司嚴究。上緊完結。得旨。知道了。汝總過於拘謹遲緩。以後當擴充奮勉也。○軍機大臣等議覆甘肅巡撫黃廷桂奏稱。駐防哈密總兵王能愛。二年期滿。例應更換。應否照例揀選副將。或仍派總兵駐劄等語。查哈密為西陲要地。必得大員彈壓。嗣後應於總兵內。請旨派往。且二年更換。為期太速。王能愛俟三年期滿後。再行更換。從之。○鑄給山東督糧道兼管德州倉事務關防。從巡

撫阿里衮請也。○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周學健在總河任內。贓私狼籍。款跡甚多。已據蘊著奏。高斌素以寬大長者自居。又與周學健舊日交好。於查檢任所資財時。顯為徇庇。若交伊一人辦理。勢必曲為開脫。著傳諭策楞。即速赴淮。會同高斌。將蘊著原叅各款。提集人犯。逐一嚴審。定擬具奏。原單

平定縣志卷三十四

五

一併鈔寄。○又諭。據蘊著查奏。周學健在總河任內。贓私狼籍。親戚家人。營私不法。款跡多端。著將蘊著原摺。鈔寄開泰。令伊於原籍據實詳悉嚴查。并摺內有名之親戚家人。逃回原籍者。即速拏送江南。交策楞會同高斌審擬。毋得稍有徇縱。○又諭。前命高斌拏解周學健來京。并查伊任所財物。朕素知其平日交好。特降旨申諭。令據實嚴查。無得瞻顧情面。今據蘊著查奏。周學健家人先期得信。

將書札盡行焚毀。試思開泰查伊原籍有伊弟所存請托書札。豈有任所轉無片楮之理。又稱給還眷屬衣飾。多至十八擔。高斌徇庇之習。實乃牢不可破矣。周學健在任贓私累。已諭策楞前來會同審理。如高斌能以公滅私。將摺內實情逐一審明。尚可稍贖前愆。若仍前瞻徇。或稍有掣肘策楞之處。則得罪更大。獨不憶常安前鑒耶。前據高斌查奏周學健任所貲財摺內。稱查出現銀九千四百兩。而蘊著則稱周學健官貲并銀器首飾鎔化共銀九千四百餘兩。亦屬不符。再蘊著遵旨密查。不敢不據實覆奏。著將原摺鈔令高斌閱看。勿謂其逢合傾陷也。前因高斌係舊臣。奉役有年。准其來京叩謁。孝賢皇后梓宮。今觀其如此情形。著不必來京。候朕另降諭旨。又諭雅爾哈善素有奸名之習。今令伊署理江蘇巡撫。恐其邀取聲譽。不能務實去浮。加意整頓。以副重寄。從前

安寧奏請清查積欠本屬應行之事。特辦理未善耳。並非拖欠之弊。可以不必釐剔而任其積習因循也。此事著交與雅爾哈善實心辦理。務使舊欠盡清新糧不得復欠。方為盡善。再清查之法。安寧有不妥協之處。自應酌量更改。然不得謂積欠一項。可以稍存通融寬緩之心。倘清查之後。將來仍復抗欠。是何異從前之一時清理。久且視為具文也。雅爾哈善本係好名之人。若因吳民之怨。安寧遂引為前車之鑒。乘此草率了事。博頑戶之歡聲。乃其易有之事。如稍存此意。其受譴將無可遁。至江蘇政務紛繁。民俗浮薄。諸事正須實力整理。雅爾哈善若不洗除素習。猶有一念沽名。是自取罪戾。難逃朕之洞鑒。斷不為之姑貸。勿謂新用巡撫而有自得自滿。舍我其誰之意。塞翁之馬。禍福正未易量也。可即傳諭知之。○戶部議准福建巡撫潘思渠疏稱。福興漳泉四府。產米不敷民食。全賴上游

及臺郡販運接濟。前經委員赴臺採買十四萬石。應於此內撥十萬石運赴四府屬分貯。從之。○刑部等衙門議覆原任湖廣總督塞楞額奏稱。地方私宰耕牛保甲牌鄰知情容隱。請分別擬杖等語。查保甲牌頭容隱盜宰。例有治罪之條。若鄰佑本無相涉。所奏無庸議。至所稱地方官不行查拏。照失察例。按隻數多寡分別罰俸降留。若能查拏究治者免。應如所請。從之。○又議覆浙江巡撫方觀承奏稱。奸徒偷運米穀潛出外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決。至偷運雜糧麥豆。例無明文。請即照偷運米穀例辦理。如審係止圖漁利。並無接濟奸匪情弊。計石數分別科斷。為從及知情不首之船戶。減等問擬。船貨入官。其文武失察故縱處分。均照米石例辦理。應如所請。從之。○賜大學士陳世倌在紫禁城騎馬。○甲寅。內閣學士張泰開奏。懇給假葬親。并照例開缺。得旨准給假。不必開缺。○以喀爾喀

三等男達什子扎木蘇襲爵。○乙卯。上至觀德殿。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奉皇太后居暢春園。○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圓明園。○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宣化鎮屬蔚州懷來永寧龍門四路並長安嶺向未設生息銀兩。現於臣標及宣化鎮標共撥賞利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備用。報聞。○豁除直隸天津縣雍正六年開河築隄壓占民地十三頃五十畝額賦。○蠲緩福建臺灣鳳山三縣乾隆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并免徵鳳山縣官莊銀。○丁巳。遣官祭賢良祠。○戊午。諭塞楞額已經拏解來京。朕思伊以滿洲世臣。敬歷中外。任至督撫之重。諸事何所不經。豈有祖宗定制所在。君臣大義所關。而違制蔑禮。甘心犯法。一至於此。朕再四躊躇。在他人所犯。尚有可恕。而塞楞額之罪。萬無可恕。但念伊

尚係舊臣官至極品。若與尋常一例明正典刑。朕心實有所不忍。著侍衛五十七會同刑部尚書阿克敦前往宣諭。賜其自盡。以全國體。至楊錫紱於奉到查明闔屬諭旨。即以據實檢舉。札商塞楞額往返三次。而塞楞額尚欲隱諱其事。意見終不相同。楊錫紱遂自行摺奏。楊錫紱知請罪不為隱諱之舉。可謂尚知大義。其革職之處。自無可宥。所有原派直隸城工。免其承修。塞楞額寄楊錫紱書中。有

書卷之三

彭樹葵意中亦以為可不奏聞之語。此雖一面之詞。而彭樹葵始終顧慮。實懷欺詐。其修城之處。不准寬免。朕於伊三人罪案輕重大小。詳細權衡。各稱銖兩。不存絲毫成見。於其間。宣諭中外諸臣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鎮海將軍王鈇奏請前往大金川軍營効力。朕以王鈇之往軍營。既不能有衝鋒陷陣之勇。又不能有生謀帷幄之材。所奏殊不可解。在王鈇之意。蓋以大學士訥親係伊至戚。

素相交好。欲藉其力。以僥倖冒功耳。朕早經洞悉。故批示令其警省。但未明降諭旨。今又奏稱懇請前往。聽大學士訥親指蹤。以効綿力等語。試問王鈇之謀畧幹濟。有何可取。即准令前往。不過作一備員。隨眾步趨。倚恃嫺戚。虛張聲勢。幸而凱旋。遂可列名功冊。其希覬私心。固已情見乎辭。假令他人在彼經畧。王鈇亦斷不為此奏矣。朕前示之以意。茲復妄為陳請。大屬不合。著明白傳諭嚴行申飭之。○己未。諭文穎館所進刻本。就朕御製詩中。偶一披閱。訛謬甚多。御製尚然。不知該館所稱校對者何事。雖魚魯豕亥。不能必無累牘連篇。豈宜屢見。書館事例。幾如套寫之譏。翰苑聲華。總無校讐之實。惟遲其事。鮮赴厥功。編纂冀久。饜殮錢。告竣復冒。叨議敘。魚雅諸臣。寧不自媿耶。總裁官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併編校人等。著交部議處。嗣後各館有錯謬失於勘正者。視此。○諭軍機大臣等。金

川至今未滅。朕意欲派京師滿兵二千名。東省兵三千名前往。東三省至京遼遠。若非豫為備辦。恐致臨事周章。可傳諭東三省將軍。各於該管兵丁內。擇其人才壯健者。豫派一千名候旨。其帶領兵丁之大員。盛京著副都統哲庫納。黑龍江著派呼倫貝爾副都統榜圖。船廠著交與永興酌量。胡蘭城守尉傅羅那。曾否領兵可用。則用。否則另選。曾經領兵之員。至京師時。朕另派人帶往。一切應行備辦之事。即行備辦。○又諭據訥親奏報近日軍情。既不能分路并攻。又不能長驅深入。不過為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計。皆由兵力單弱等語。金川之役。用衆至四萬餘人。不為少矣。何以屢次奏到。皆以兵少為辭。豈有如此彈丸之地。四萬衆尚不敷調遣之理。將增幾何而後可耶。其羸弱不堪。則當詳加簡汰。用其精壯。更調他兵。以資進取。何又姑容罷憊糜餉老師。竟不能從長籌畫耶。其傅爾丹班

第等。非職任不可奏事者。前已降旨。令其自行奏聞。若事事皆須訥親代為陳奏。則將置伊等於何地耶。至彼中天時地利。夏秋既多霖雨。動輒坐守竟日。而冬春之際。又復冰雪載塗。不能日事攻戰。雨中火攻不可。雪裏宜無不可也。或乘雪後開霽之時。可否就現在兵力。奮勇前進。亦當詳為籌酌。據實奏聞。且川兵一遇賊徒。各鳥獸散。將領皆所不顧。習為固然。全無紀律。而張廣泗所奏。又有兵丁家屬糾衆鬧閘之事。伊等身在軍營。一聞此信。必加惶惑。勢難望其歷險攻堅。朕詳悉熟籌。川兵必不可倚任。不若竟派滿洲兵前往。乘其朝銳。一舉犁巢。尚可冀其速捷。已降旨令東三省將軍。揀派滿洲兵三千名。各令副都統率領來京聽候。京師八旗揀派滿洲兵二千名。俱於來春陸續進發。雖似乎險遠勞費。然較綠旗羸卒。委靡不前。望風奔遁者。必相懸絕。一併諭令大學士訥親知之。○又諭

據張廣泗奏。川北總兵陳其璘。與川北道鹿邁祖。因兵丁之父朱紹文吵鬧公署一案。不行和衷會審等情。此事係出師身故兵丁家屬。不遵法令。輒敢逞奸恣肆。現在軍前各兵。聲息相聞。倘知不法之徒在家滋事。其不肖者。或因此搖惑軍心。所關非淺。而川省出兵之家甚多。不免聞此效尤。亦漸不可長。應即嚴拏一二人。從重究處。以儆刁風。至雞頭一事。朕前已降旨。屬員有未發覺者。不必另行飭查。又曾降旨。自

皇后升遐之日計算。若陳其璘鹿邁祖。果於六月二十二日雞頭。已滿百日。尚非違制。即使百日之內。亦可遵前旨免其深究。惟鎮道不和。各懷意見。於地方亦有關係。當詳加酌量。或奏請更調。毋使因循貽誤。可即傳諭張廣泗。班第。知之。○又諭。現在金川用兵。北路軍營無事。侍衛穆克登。額薩布喀。善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軍營。伊等雖未經事。尚可學

習。著傳諭額駙策凌。留心教導。塔爾瑪善努

三不必俟。穆克登額等到彼。即於接奉諭旨之日。速行起程。來京請訓。後前赴金川辦事。○經略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報攻克阿利山梁賊碉。并黨壩一路。進攻火燒梁。踐平土木卡二處。又外委馬如麟。帶兵進攻河東。連日將申札申達。包登一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碉寨六十餘處。得旨。馬如麟以外委微員。乃能率眾先登。摧鋒臨陣。數日之間。將三處賊境悉行克復。甚屬可嘉。應即拔擢以勸戎行。可傳諭訥親等。宣旨將馬如麟授為千總。並令眾兵共知。以示鼓勵。○以兩江總督尹繼善。兩廣總督策楞。對調。策楞仍兼江蘇巡撫。○予故吏部右侍郎尹會一祭如例。○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斌所奏。黃河南岸工程。加高培厚。夫工樁埽等項。據實報

銷總不出年例歲搶二修錢糧四十餘萬兩之數等語。此摺現交部議。南河工程隄岸遼遠。三汛水勢盈縮不齊。是以歲搶二修工費寬裕定數。而在工人員。因定有成額。恣意浮冒。以無為有。以少報多。不應修而修。不應搶而搶。從事於加高培厚。而河身日漸淤墊。究非長策。總河職司稽核。以其不出此數。例得開銷。受其蒙蔽。是四十萬之數。乃叢弊之根株。不思國家帑項。事事當歸實用。河工雖定有歲修搶修之名目。果能實心經理。豈竟無可節省之處。即如永定河。今年那蘇圖並未興工。而安流順軌。安然無事。可見河流平穩。儘有不待修防之歲。此亦平水土者所當留心也。著傳諭高斌知之。○又諭據策楞奏稱。粵海關稅務。前曾奏明。令岳濬將伊署事日期前後通扣。統歸一任報銷。茲臣署江蘇撫篆。回任須俟來歲。懇恩特諭岳濬將粵海關經收錢糧。查照向例。各管各任等語。策楞現

署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已令尹繼善調補。伊到任尚需時日。所有粵海關稅務。岳濬現在帶理。可即傳諭岳濬。凡經營關稅。每于新舊交代之時。易啟侵隱之實。一切辦理諸事。務須實力稽查。裕課便商。不得以暫為代理。稍有疏忽。如致滋弊。則伊一人之責。無所旁貸也。○又諭。朕前降旨。策楞俟雅爾哈善到蘇之後。即來京請訓。仍回原任。今欲別有任用。兩廣總督員缺。已將尹繼善調補。諭旨到日。可即前赴新任。兩廣山海交錯。壤接外夷。民風慆悍。易於滋事。如從前有韋秀貞拒捕之案。近又有庵埠刁民謀叛之案。雖事發。即經朕嚴飭查辦。不至蔓延。釀成大患。而該處人心易動難靜。已可槩見。況兩省幅員遼濶。官吏兵民待理者。以及外洋事宜。權關利弊。無一不關緊要。尹繼善初至其地。一切情形。未必熟諳。可傳諭策楞。令將素所知悉。並如何辦理。始不至於貽誤之處。逐一詳細告之。尹繼

善俾其熟籌妥酌。庶新舊交替之際。辦理可
期。畫一再廣西。更漢卡一案。往返稽查。已幾
一載。此事將來作何完結。策楞在粵有年。熟
悉情形。可將辦理之法。告之尹繼善。詳悉熟
籌。尹繼善久任封疆。諳練事務。就其所見。應
如何酌辦。著伊二人商確。既定。尹繼善即行
赴任。經理。仍將商辦之處。奏聞。所有該國回
咨及軍機處查奏說帖。一併寄與策楞。尹繼
善閱看。○又諭據額駙策凌奏。扎薩克圖汗

巴勒達爾。拏獲安插。荊州之額魯特。逃入察
罕岱。解交理藩院辦理。其失察容留之巴勒
達爾。應否交部議處等語。扎薩克圖汗巴勒
達爾。該管旗分容留額魯特。逃入居住。年久
未經查出。實屬疎忽。理應交部議處。但經額
駙策凌嚴飭。而巴勒達爾。即能逐戶稽察。將
察罕岱拏獲。尚屬可恕。著加恩寬免。其容留
察罕岱之蒙古多爾濟等。亦著照策凌所奏。
令由本處懲治。察罕岱俟解送來京。該部定

擬請旨。○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直屬錢價昂
貴。請將各營冬季餉銀。於寶直局現存錢內。
概以一成搭放。並將餘錢酌撥鋪戶。易銀以
平市價。報聞。○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修文
甕安。湄潭。玉屏。四縣開墾額內田地。三十四
畝。有奇。額外田地。一百五十五畝。有奇。○辛
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據軍臺總管羅山等奏。稱坐臺年
滿。奉旨更換廢員內。其更換伊等之人。若尚
在原任。或本籍未經到京者。不必俟更換之
人到臺。請將臺務交與附近臺站之員署理。
即令回籍等語。夫坐臺廢員。皆係効力贖罪
之人。朕既加恩。准其更換。即多守候數日。亦
未為不可。羅山等即欲使伊等不致久候。亦
當將更換之人。作何催令速赴軍臺之處。籌

畫辦理豈可不候交代。即令回籍乎。此奏顯係瞻徇現在坐臺年滿人員。甚屬錯誤。著嚴加申飭。至記名欲行發往軍臺之廢員。皆係應在京師守候之人。更不得令其回籍安居。從前部議亦未周詳。著交該部。將此項人員如何留住京師。不致遲誤更換之處。再加詳細定議具奏。尋議發往坐臺廢員。除現在京師者。仍照例傳令赴部。發五城收管稽查。候有臺缺。即令前往更換外。至在任在籍。尚未到部者。於奉旨并准咨之日。行文各該督撫委員解部。令將程站核計月日。依限到京。逾限者照例叅處。從之。○又諭給事中同寧馬宏琦御史沈廷芳趙青藜等。由山東查察賑務。回京覆命。朕召見詢以東省情形。伊等但稱皇恩廣沛。民慶樂生。歲獲有秋。大有起色。及詢以辦賑事宜。則云稽查冊籍。並無遺濫。至問所查察之處。地方官辦理孰為周到。孰為實心。竟未能一一舉陳。山左因連年被災。

百姓饑饉。朕日夜苦心勞思。截漕數百萬石。發帑數百萬金。以蘇溝壑之困。念被災地方遼濶。恐巡撫一人耳目不能周到。特命大臣及科道等。前往查看撫卹。該科道等親行周歷。亦已七八月之久。通省一百餘州縣。其中守令才力自不能齊。縱奉公守法。無奪飢民之食而食者。而經理出眾得宜者。必有其人。拮据疎漏被胥役欺朦者。亦必有其人。即同一妥協。其中亦必有差等。而屢詢漫無以應。豈不為言職媿哉。平時議論風生。任之以事。則毫無實際。設非上天恩佑。秋成豐稔。則伊等何以查辦經畫耶。夫膺此民生休戚要務。僅以稽校簿書。塞責了事。災黎其何賴焉。使其在京。則將以東省之災為奇貨。撫拾入告。日事紛更。將不知何底矣。著傳諭嚴行申飭。目今該省秋麥已種。閭閻寧謐。劉統勳現在查勘山東河道。事有就緒。亦著回京。○又諭張廣泗久任苗疆。熟

於軍律。因大金川用兵。特調為川陝總督。令其提師進剿。伊初亦勇往任事。奏稱兩月之期即可殄滅。而踰期未能奏績。因循觀望。遂致副將張興失事。屢挫軍鋒。毫無成績。乃奏稱兵力單少。請增兵。果入誓俾纖芥不留。朕允其所請。調遣萬人以振軍威。所望迅掃賊氛。寧謐邊圉。但地方形勢。未能遙度。今春特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計其時日。大兵雲集。奏凱當已有期。訥親抵軍。即可籌辦善後事理。此朕命往本意也。乃張廣泗既久未成功。復因訥親至彼。諸事推諉。而訥親在軍數月。近因朕旨督飭。雖小有克捷。總未能遠抒勝算。是以遲延至今。功尚未竣。其前後奏到情形。非面陳不能洞悉。訥親張廣泗俱著馳驛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委任。○諭軍機大臣等。朕因大金川軍營情形有須面詢之處。故召還訥親張

廣泗。其總督印務著傅爾丹護理。伊久駐軍前。進取機宜。皆所熟悉。地方事務。張廣泗向在軍營查辦。自有成規。原可循照料理。其軍中之事。今冬雖遇有雨雪或開霽之時。可以進取。即當相機籌酌。鼓勵將士奮勇直前。以期克捷。不得徒為坐守之計。其有應行奏聞者。即隨時據實奏聞。至陝西地方事務。朕前已有旨。令黃廷桂兼理四川事務。已傳諭班第留心查辦。均可不必分心顧慮。惟應專一留意軍務。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副朕委任。○又諭金川之役。辦理日久。未克迅奏膚功。總因綠旗兵丁羸弱。成習所致。朕意欲添調滿洲兵。始有攻取實效。并傳諭傅爾丹知之。令以已意妥酌。并將彼處實在情形。及伊等從到彼處以來。所為何事。一一據實具奏。尋奏臣自奉命來營。每次臨陣督戰。俱經大學士訥親奏明。至我兵攻剿年餘。賊所存精壯。不過二千餘人。惟因地險碉堅。驟難取勝。臣擬

請於雲南貴州湖南三省及川陝二省調漢兵二三萬其奉天寧古塔黑龍江三處滿兵慣於登山捷走可調四五百人再於京師八旗內調一二千名俱於明歲四月內到營臣等分派將弁統領五月間乘勢進剿夏秋之間可冀犁庭掃穴報聞○又諭訥親久駐軍前朕已降旨令同張廣泗一同來京傳爾丹暫行護理川陝總督印務軍務關係緊要傳爾丹祇能辦理軍中事宜其川省官民錢穀刑名等事皆該署撫專責且傳爾丹自不能如張廣泗之久經外任熟練地方事務該署撫益當加意留心可傳諭尚書班第務當綏輯兵民整飭吏治寧固邊防以副委寄○又諭人臣陳奏事務必矢誠實若遇當奏之事即應據實具奏倘中無定見有意揣摩傍徨瞻顧又復中止皆非務實之道聞尹繼善因患病欲請賞御醫併解任調理摺已繕發聞有申飭之旨即行趕回又據吉慶奏稱從前

尹繼善同安寧在山東地方商欲奏請南巡後因南巡有旨暫停遂爾中止及秋審至常又與安寧相商曾札致吉慶籌辦並約在京口舟內面商迨聞有策楞署理蘇撫之信乃不果行後於吉慶起程時遣人至賓應地方札致吉慶有南巡之請若待吉慶回任會摺未免太遲日內擬即專摺奏請吉慶到京可以面陳一切之語夫既欲陳奏且已商之於人而又自食其言獨歸一已辦理遲久又不見奏到其居心毫無誠實即此可見著傳諭詢問令其明白回奏○壬戌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缺因思象胥鞮譯職在周官輜軒問奇載於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準重考西番書

例分門別類彙為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傳恒陳大受。那延泰。總理其事。○又諭御史趙青藜。上年典試湖南。復命時朕曾召見。覺其兩耳重聽。昨自山東查賑回京。召見。則重聽更甚。而精神亦覺渙散。且查賑四人中。尤屬不盡心稱職。著原品休致。○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命直省布按兩司照舊奏事。諭朕恭閱

實錄。仰見

皇考在御。以闡門明目為務。各省督撫及兩司。皆令密摺陳事。道府中奏請者。亦派大臣接

奏。以收兼聽並觀之效。又恐有洩漏互商之弊。丁寧告誡。至再至三。朕臨御以來。道府等官。未有陳請具摺奏事。朕亦未有特命具摺奏者。誠以道府官職尚卑。自可不必。而兩司為督撫之佐。任重事繁。仍准照常具奏。上年因言官有言。兩司不當以地方應行之事。撫拾入奏。如實有事屬應行。為督撫所格。許敘入摺內奏聞。部覆允行。自此而兩司奏摺。遂漸寒蟬。夫督撫果能公正自矢。毫無欺隱。固不待旁人之糾察。若使稍有未協。而兩司均得據實入告。則督撫亦有所防檢。而不敢恣此亦互相覺察之一道也。兩司方面大員。豈可緘默自容。僅以博督撫之歡心耶。即如塞楞額。雞頭一事。其本意竟欲始終隱諱。經楊錫紱屢次札商。以為不可隱諱。始行奏聞。塞楞額之事。有目共覩。何所容其掩飾。即不自奏。終必敗露。然不因楊錫紱之固執。則彼終無具奏之意。假使慮及兩司摺奏。伊亦知其

必不能掩。或尚不致終於隱諱也。又聞尹繼善夏間病癒。具摺請醫。兼求解任調理。後聞有申飭諭旨。復於途次追回。此雖無甚關於政務民生。而居心之不誠。奏事之不實。即此可見。督撫之操縱。由已漫無畏憚。亦即此可見矣。兩司奏事之例。並未降旨停止。應陳奏者。即照常具奏。但不得因此將應與督撫商辦之事。率意入告。致與督撫意見參差。遇事齟齬。其陳奏之事。非批令告知督撫者。更不得私自洩漏。啟通同徇隱之弊。總之

皇考聖訓。如日在天。朕不敢不勉。亦願內外諸臣。時時提撕警省。以共襄朕不逮。○又諭曰。吳士端所奏。各省戰船。屆大小修時。請令營弁辦料鳩工。會同就近同知通判監修一摺。此奏雖為節省帑項起見。亦不無庇護文員之意。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如所云商人一船。可經二三十年。營船九年。率即不可應用。不知國家立法。自應為人留餘。不過戒其

已甚焉足矣。詎可如商船自較錨錄耶。即如河工歲費。數至鉅萬。河員何嘗不仰給於此。亦以當用而用。節省豈非美事。而朝廷立政。則當權宜。明季於一切經費。皆裁減靳惜。此如山西富戶之固吝。有何足取究之飽中貴之貪壑。今其寺墓林立。非取給於此乎。誠使各該管官留心稽核。工歸實用。毋滋浮冒。則亦可矣。但各督撫不過照例核銷。未必實心督察。嗣後著慎簡幹員。以察積弊。永修之例。

仍舊貫。吳士端摺并發。○諭軍機大臣等。據按察使吳士端具奏。浙省錢價昂貴。請增添爐座。購買銅劬一摺。錢文為民生日用所必需。吳士端在浙言浙。或該省爐座實須增添。銅劬不難就近購買。著傳諭巡撫方觀承詳察地方情形。如商銅除交官領價外。所有餘銅。猶可供局採辦。及民間廢銅器具。官可設廠收買。聽其自行交易。並無妨礙。而官局成本。合之平兌價值。又可通融補苴。總不出一

兩之數即應酌量辦理以平市價以惠閭閻著將吳士端原摺鈔發令方觀承酌其可行與否定議奏聞此等事件最宜秘密即如京師錢文一事甫交大臣籌辦尚未定議而外間已有浮論遂致市僧居奇錢價轉加昂貴方觀承於此事尤宜加意斟酌慎密辦理毋致洩漏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傅恒等奏查典籍浩繁博綜匪易伏讀

御製盛京賦義蘊既富字數復多應即以盛京

書卷三十二

三

賦清漢正文繕寫各家篆體并請特簡大臣經理其事遴選滿漢儒臣給之筆札敬謹繕錄進呈得旨我朝國書音韻合乎元聲體製本乎

聖作分合繁簡悉協自然唯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寶璽印章尚用本字朕稽古之暇指授臣工肇為各體篆文儒臣廣搜載籍援摺古法成三十二類且請以朕製盛京賦繕成清漢篆文既廣國書併傳古篆足以昭示來

許著允所請即以傅恒汪由敦允總裁官阿克敦蔣溥充副總裁官慎簡校對人員速竣厥事甲子諭內閣學士董邦達丁憂回籍將逾一年著照從前尚書梁詩正之例來京在內廷行走給與俸祿服闋遇缺補用諭軍機大臣等訥親張廣泗調取來京已令傅爾丹護理總督印務軍中一切機宜督提二臣自應商同辦理但傅爾丹岳鍾琪皆係棄瑕起用之人今膺此重任恐其各存意見於

書卷三十二

三

軍務甚有關係且總督任內政務本繁傅爾丹一人或有不能兼顧之處尚書班第原係命赴軍前辦事之員於川省情形已熟可即傳諭令其即赴軍營同辦軍務務當留心調劑令軍營大臣等協力同心和衷任事凡已有所見於軍機有裨者竭力贊襄不可稍分彼此其巡撫事務亦即帶至軍前辦理惟查審案件聽其酌委司道代理糧運事宜亦可就近與兆惠一同調度其內大臣班第等及

侍衛人員已降旨悉聽傳爾丹節制調遣。可再傳諭伊等。俾知師克在和。衆心齊一。則大功易就。如班第等少有參差。即深負朕特派滿洲大臣前往本意。所當共體朕懷。相度機宜。乘時奮勇。如能搗巢獲醜。即可協同籌辦善後事宜。周詳妥協。以圖久遠寧謐。一併傳諭知之。○戶部等部議覆原任湖廣總督塞楞額奏稱。湖廣民田多係濱江。每一洲漲出。爭執構訟。請嗣後凡業戶坍地。報官勘明註

實錄卷三三四

三三

冊。遇淤漲沙洲。如係附靠某戶之地。漲出者。不得即令某戶據為己有。仍令報官查明原坍若干。照數補足。此外餘地。不許概行霸占。如從前並未報坍。即不准給撥。至隔江遙遠之戶。果係報坍有案。即將多餘漲地。秉公撥補。若報坍戶多。按先後以次照撥。倘坍戶均已補足。尚有餘剩。許召無業窮民。具呈認墾。給與印照。按則升科。以上俱令季終造報。俟五年大丈之期。再行履勘。造冊報部。以定升

實錄卷三三四

三

除。倘未經報坍。與雖經報坍。而遇有淤洲。不行報官查撥。私自霸占者。除將淤洲入官外。仍將該戶照盜耕官田律治罪。地方官不查丈明確。以致坍少補多。坍多補少。舛錯不公者。查出將該州縣官照官吏不用心從實檢踏律議處。應如所請。至所稱止許以本處之漲補本處之坍。毋得隔縣牽混之處。似未妥協。應令嗣後報漲報坍之案。如此屬淤漲之地。實係彼處坍塌之數。上下對岸。顯有形迹可據者。即委員會同地方官據實勘驗。秉公撥補。從之。○以兵部左侍郎王會汾知武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劉綸為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顧汝修為副考官。○廣東巡撫岳濬疏報。乾隆十二年。墾復廣雷廉瓊四府屬額內荒地三十頃九十二畝。有奇。廣肇潮羅嘉五府州屬額外荒地三十三頃有奇。○乙丑。鑄給雲南維西協副將劍川營叅將關防。從總督張允隨請也。○命禮部侍

郎齊召南為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官。○江寧副都統噶爾岱降調。以叅領富昌為江寧副都統。○丙寅。諭嗣後管理旗務之王等。遇有本旗引見人員。著照常帶領引見。如係會同別旗帶領引見。王等不必進見。著副都統等隨同進內。○諭軍機大臣等。據尚書蔣溥具奏。常平倉穀分別積貯一摺。所稱山僻處所。量為加貯。及積欠之區。豫為籌畫。稍增舊額。併隣省彼此通融。互為協濟之處。似亦因地制宜。俾兵糈民食。有備無患之意。著鈔寄各督撫。令其各就該處情形。詳酌妥議。具摺奏聞。○又諭吏部。前將阿里袞題請調簡之原任兗州府知府董承勲。帶領引見。朕雖准其調補武定府知府。但看其人尚屬去得。今該員請訓。經朕召見。詢以巡撫因何將汝調簡。據云。兗州府地當衝要。上年災傷頗重。辦理實有不能周到之處。案件亦不無叢積。巡撫據事稽核。是以題請改調等語。及問朕看

實錄卷三百四

高

一

汝尚能辦事。巡撫將汝改調。是否失當。伊惟稱察吏乃撫臣之責。甚屬允當。可見該員胸中。尚非漫無分寸者。阿里袞平日識見。於知人一事。頗不愜朕意。上司之於屬員。必黜陟公明。勸懲允協。然後足勵羣材而興政教。若稍任意見。或為旁人所欺。朦致賞罰不合其宜。雖事在一人。而所屬各員。皆不免志氣隳頹。精神沮喪。此所關於用人。良非淺鮮。著傳諭阿里袞。嗣後務須留心。勉為公明。以副委任。並將董承勲調簡緣由。附便奏聞。至外省督撫舉劾屬員。或一二人不孚公論。亦常有之事。總在平時加意慎重。毋致輕率取咎。朕因董承勲之事。偶爾論及。原無他意。阿里袞不必因此又生疑慮。即一併諭令知之。○又諭據索拜等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呈稱。準夷兩次由阿哈雅克來藏。近又探得於阿哈雅克見有賊人蹤跡。雖並無確信。不可不令兵丁防範。願帶經過戰陣。舊人前往喀

實錄卷三百四

高

一

喇烏蘇地方訓練彼處兵丁。防範一切已令其前往等語。朕派大臣駐藏。特為藏地距京遙遠。一切事宜。俾得就近妥協辦理。唐古忒人遇有稟商事件。亦應酌其可否。確示遵行。從前索拜以猝聞碩翁土庫爾蹤跡。輕率辦理。朕已屢經訓飭。今果並無事端。而伊此奏轉若有意掩飾前非。況向日索拜尚以唐古忒人往往無事造端為言。則此次傳言。安知非其捏造。乃竟不察虛實。隳其術中乎。索拜

實錄卷三十四

三六

駐藏辦事年久。此等情節並不詳審。糊塗乖謬已極。但已令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前往。無庸置議。索拜不必前往金川。著即速來京。副都統拉布敦。初到藏地。此事與伊無涉。嗣後益當用心辦理。其有應指示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者。悉心指示。俾得遵循。務宜詳慎體察。安輯地方為要。○戶部議。八旗大臣官員。賞給職銜。酌定食俸章程。一。凡經賞給職銜。派有差使。有自備資斧。効力等字樣者。均毋庸

給俸。一。奉旨署任各員。無本任俸者。照署任給與。一。離任候旨各員。旋經派有差使。令該旗將作何給俸處請旨。若係獲罪降革。奉旨委辦事務。未賞職銜者。停給。一。現任經制文員。賞兼大銜者。向照大銜支給正俸。兼支本任恩俸。應照舊辦理。從之。○以江蘇蘇松道陶士儻為福建按察使。○以直隸天津鎮總兵傅清為古北口提督。○裁直隸九關臺同知。從總督那蘇圖請也。

實錄卷三十四

三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重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九月丁卯

實錄卷之三十五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黃廷桂著來京陛見。甘肅巡撫員缺著瑚寶署理。從前張廣泗因在軍營陝甘二省事務不能遥制。曾令黃廷桂暫行料理。今瑚寶署理巡撫著照黃廷桂之例兼辦總督事務。該部即行文該督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準奏東省節年出貨倉穀自乾隆五年起至十三年除應停緩外共應徵穀九十七萬餘石。本年正賦既蒙蠲免當

此禾黍告登之候。應令各屬視收穫之厚薄。諭令借戶踴躍爭完。不致隨手花費。如果民力實不能全完。仍懇將未完之數。准至來歲收成清理。併請高梁與穀兼收等語。此亦因時制宜之一策。惟是東省連年歉收。上年被災較重。多方賑濟。始獲安全。今歲秋成。雖慶豐收。恐元氣一時未能驟復。若令將數年積欠穀石。一時完納。民力未免拮据。可傳諭準泰令其酌看地方情形。如果民力充裕。乘此豐收。及時完納。以免日後追呼之擾。則令善為辦理。若積歉之後。雖獲有年。未能清償積欠。則當據實奏明。酌量妥辦。不得稍有勉強。再該省歷年因災出借口糧籽種數目。究係若干。亦令分晰查明。將來應如何辦理之處。具摺奏聞。○又諭朕已降旨令黃廷桂來京。以瑚寶署理巡撫事務。將來黃廷桂陛見後。朕意欲授伊為兩江總督。可傳旨密諭令其知之。至地方一切武備及重大事務。均關緊

實錄卷之三十五

要。瑚寶初經署理巡撫。又兼管督務。恐其未能諳悉機宜。黃廷桂交代時。須將作何辦理。始能妥協之處。詳悉告知。俾其有所遵守。不至貽誤。朕看瑚寶人尚可用。但甘省邊陲重任。是否能勝。并令黃廷桂據實具摺奏聞。尋秦臣屢任邊陲。於東南絕少經練。兩江衝劇。恐難勝任。至瑚寶為人和平。任事實心。在甘年久。熟悉邊隘情形。營伍兵防。但巡撫有刑名錢穀。撫輯化導之責。瑚寶果能細心講求。稍加習練。亦可勝任。得旨。覽奏俱悉。見朕後。自有諭旨。○又諭。前據索拜奏報。瞭望卡外行塵蹤跡。即行知各邊豫備。此事朕早決其不可憑信。後知果出於索拜之輕率妄報。甚屬荒唐。已降旨。令將各邊豫備軍儲防範之處。速行停止。今索拜奏覆全屬子虛。則邊庭尤宜靜鎮。不可將此事復存於心。可再傳諭黃廷桂。令其通行各邊。使知前事果屬訛傳。毫無影響。應各相忘於無事。毋得稍有形跡。

致生疑釁。○兵部議准。調任寧古塔將軍阿蘭泰疏覆。巡察黑龍江等處。郎中善寧奏稱。黑龍江協領。照各省例。兼管佐領一摺。請將寧古塔白都訥。打牲烏拉等處。俱照盛京。黑龍江二省之例。辦理。至拉林。阿勒楚喀。若令協領兼佐領。實不敷用。應毋庸兼。管從之。○額魯特扎薩克多羅郡王額駙色布騰旺布。故賜祭如例。○戊辰。

上幸靜宜園駐蹕。至辛未。皆如之。○諭軍機

大臣等。上下兩江。從前被災地方。所貸籽種口糧。均經該督撫等題明。分年緩帶。但該處連年歉收。帶徵之項。遞年積累。為數孔多。今秋幸獲豐登。其應徵銀兩米穀。勢必併集一時。小民既須措納。本年地丁漕項。及積欠糧銀。又應交還帶徵借項。恐其力有不逮。或致拮据。朕甚為廛念。著傳諭該督撫。詳察地方情形。如本年應徵緩帶之數。尚屬有限。民間猶可輸將。自應照常辦理。倘欠項積累。一年

不能悉完。或當量為斟酌查辦。俾無追呼之擾。而有完公之實。庶為妥協。并令將數年所貸籽種口糧細數。及緩帶年分。開具清摺。一併奏聞。○太僕寺奏。本年駕幸山東。派出八旗官員。領過本衙門并八旗駝隻。中途倒斃。請勒限賠補。得旨。今歲前往山東。時至春令。行走甚急。較之別次不同。太僕寺八旗未賠駝隻。著加恩寬免。○大理寺少卿齊達色傳旨。自後凡遇養親事畢。字樣俱寫應補之日。

○貸雲南雲南趙州賓川鄧川浪官等五州縣被水貧民。○已已。

上閱兵。○諭國朝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二十有五。印文向兼清漢。漢文皆用篆體。清文則有專用篆體者。亦有即用本字者。今國書經朕指授篆法。宜用之於國寶。內青玉皇帝之寶。本係清字篆文。乃

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

先代相承。傳為世守者。不宜輕易。其檀香皇帝

之寶以下二十一寶。則朝儀綸綍所常用者。

宜從新定清文篆體。一律改鑄。該衙門知道。

○調甘肅提督李繩武為固原提督。以山西太原鎮總兵海亮為甘肅提督。○調廣州副都統霍啟為寧夏副都統。以叅領曹瑞為廣州副都統。○庚午。諭據大學士訥親總督張廣泗奏報軍前情形。披閱之下。見其失當之處頗多。如馬奈一路。於八月二十四日四更時。有賊二三十人。於雜谷營卡。假裝革布什

咱之土兵。值漢土官兵俱皆熟睡。守備王良弼。外委馬如麟。漫無稽查。以致賊入營壘。殺傷兵丁。搶去礮位。王良弼亦腿帶鎗傷。所得營卡盡失。夫立營警夜。嚴更鼓。慎巡防。乃軍法所最要。今有賊入營。而兵將皆酣眠不覺。且以二三十人。遂至傷兵失械。營卡不守。則其平日毫無紀律。視同兒戲。可知。大金川自用事以來。大約失之嚴迫者少。失之懈弛者多。總由軍紀不明。以致無一人合宜。殊非朕

本意所及料也。又是日有投順番民五十名。參將永柱即向糧務移取銀二百兩。米五石。賞給安插。並岳鍾琪所報黨噶及木耳金岡逃出投順之衆番民。每戶賞銀五十兩。大銀牌一面。布二疋。此等番民從賊日久。得之即應正法。今因其投誠。待以不死足矣。何庸加以重賞。即云藉此招徠賊黨。以孤其勢。不知彼中人民頗衆。縱令盡出投誠。亦安有如許銀布以浪擲之。且大金川番民若果能縛獻

高宗實錄卷三三五

七

莎羅奔。即優加賞賚。亦不為過。乃以泛泛投順之人。用賞如此。是以利購也。即盡得其衆。僅餘一莎羅奔。取而戮之。究竟大金川之地。仍不過安插此等番民。是始而費我兵力。中而利以誘之。終而投順之番。仍得居其舊處。豈有以數千百萬之帑項。為此無益之舉耶。再軍營進攻年餘。所得碉寨。原不為多。乃岳鍾琪又稱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名。小者不下百數十名。現今帶傷官

高宗實錄卷三三五

一

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處傷不等者。兵丁臨陣帶傷。自係奮勇向前之人。既已受傷。又至四五處。即應加以體卹。令其調治。或遣之回營。另調補額。然後妥洽。豈有受傷之兵。悉行留於軍前。虛糜糧餉。又不另調精壯之兵。遷就苟安。一無籌辦。何怪膚功之不克奏耶。凡此種種失當之處。皆行軍所宜戒。訥親張廣泗將起程來京。可傳諭傅爾丹班第岳鍾琪等。令其留心。以此為鑒。申明紀律。詳酌機宜。善為調度。以副委任。○軍機大臣議覆四川提督岳鍾琪奏稱。金川逆酋不法。請用兵三萬五千。以一萬由黨壩水陸並進。直搗勒烏圍。以一萬由甲索進攻。先奪馬牙岡。乃黨兩溝。直抵河邊。會黨壩兵併力攻破勒烏圍。至刮耳崖。乃莎羅奔之姪郎卡所居。應於卡撒留兵八千堵禦。俟奪獲勒烏圍。以得勝兵從後夾攻。堵禦兵從前進擊。郎卡亦不難擒。復於黨壩留兵二千防護糧運。

正地留兵一千。防護打箭鑪隘口。餘兵四千。護運各路軍糧。均選精壯漢土各兵。專責臣辦理。一年內可成功等語。查岳鍾琪注意巢穴。似有成竹在胸。是以一力肩任。唯是由黨壩一路。是否可以直達。不致又如腊嶺之難攻。瀘河一道。是否可以徑過。先據上游。俾賊番不能兩岸阻截。並甲索進攻馬牙岡等處。是否易於奪據。可以會合河邊黨壩之師。逆酋不致逃遁。及卡撒留兵八千。是否足敷防禦。更能夾攻刮耳崖。以擒郎卡。一年之內。果否可以成功。其中機要。尚須審度周詳。方可決策。應將所奏交與傅爾丹。班第。令將黨壩甲索兩路。及卡撒馬奈等處。一一細審形勢。如何進兵運餉。並需用軍械舟楫等事。逐一熟籌定議。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岳鍾琪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再由瀘河水陸並進。儘一年之力。勒烏圍可破。逆酋可擒等語。計此時訥親。張廣泗。尚未起程。著會

同傅爾丹。班第。岳鍾琪等。將各情形逐一詳悉定議具奏。至岳鍾琪所需祇三萬五千人。即可奏功。今軍前現有兵四萬餘衆。何以曠日持久。尚未克捷。屢稱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此中情節。著一併據實奏聞。再訥親奏稱。黨壩卡撒兩處。現俱進兵。伊與岳鍾琪未暇覲面。俟今冬不能攻勦之時。再往黨壩面商等語。訥親既經召還。黨壩情形。傅爾丹亦須諳悉。正可乘隆冬雨雪。不能進攻之時。前往面會岳鍾琪。詳議一切事宜。較之文移往來。更為妥便。一併傳諭傅爾丹知之。○經畧大學士公訥親覆奏。黨壩一路。駐兵萬餘。土兵居其大半。前岳鍾琪所奏。土兵無用。漢兵不敷之處。俱屬實情。至稱進攻賊巢之路。卡撒不如黨壩。臣思黨壩為進攻勒烏圍之要路。卡撒為進攻刮耳崖之要路。刮耳崖既破。固應進兵勒烏圍。即勒烏圍既破。亦仍應進攻刮耳崖。兩路皆逆酋巢穴。未便因地險硯多。置

而不問。又岳鍾琪添調楚兵之請。無非為兵力不敷起見。但楚省遙遠。調兵又多。按程須四五月之久。已屆寒冬。不能進剿。況以官兵易土兵。需糧尤多。更須純用本色。以難運之糧。供坐守之兵。殊為非計。至所請召募新兵。減撤土兵之處。已會商督臣。咨覆准行。又所奏良爾吉應行正法之處。查良爾吉之罪。原應伏誅。但張廣泗既已寬之於前。今投順隨征。已及年餘。此時忽加誅戮。反出無名。是以

實錄卷三二五

十一

未經辦理。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覽諸摺所奏。辦理不能愜當之處。不一而足。即如良爾吉本一奸匪土舍。且為逆酋姻黨。王秋亦係漢奸。在尋常尚須治罪。況為良爾吉親信黨羽。經畧至軍營。既知張廣泗墮其術中。實與慶復誤信汪結無異。當時即應早為翦除。及該土舍於緊要處所。全不用命。該督有意徇庇。經畧亦應申明軍律。按法加誅。乃因該督攻圍太近。情有可原。一語遂至失刑。至逆酋求

降之時。該土舍洩漏軍情。領兵大臣既所親聞。罪狀昭著如此。尚稱暗傳消息。無跡可據。誅戮反出無名。是何語耶。王秋託病告歸。美諾。張廣泗始終迴護。經畧何以亦聽其遠颺。倘至免脫。則將來貽害更大。此旨一到。著將訥親奏摺與張廣泗看。令其明白回奏。即令張廣泗親提良爾吉。王秋二人。隨同爾等牢固解至京師。明正其罪。自入秋以來。即屢有欲召卿回京之諭。卿亦自請來京。而摺中尚

實錄卷三二五

十一

稱俟今冬不能進攻之時。再往黨壩。與該提面商。斯言果出中心之誠。然耶。抑何前後矛盾若此。殊所不解。可一併傳諭知之。○以雲南督標中軍副將劉應蓮為雲南臨元鎮總兵。○賑卹福建彰化縣被水貧民。○以烏珠穆沁扎薩克和額親王阿拉布坦納木扎勒子彭蘇克拉布坦襲爵。○辛未。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疏報。乾隆十二年分昆明晉寧富民。尋甸賓川南安文山等州縣墾復荒田五頃。

八十一畝有奇。○壬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圓明園。○兵部以武會試中額請得旨。這考試漢軍取中六名。直隸取中十三名。陝西取中十四名。廣東取中九名。河南取中七名。山東取中五名。江南取中四名。山西取中五名。湖北取中三名。湖南取中二名。四川取中二名。廣西取中二名。福建取中七名。浙江取中五名。江西取中五名。雲

字錄卷五十五

五

南取中三名。貴州取中二名。餘依議。○宗人府參奏簡親王神保住。擅令太監責打伊兄忠保之女。得旨神保住自襲爵以來。不知自愛。恣意妄為。致兩目成眚。因辭王俸。朕加恩賞給半俸。贍其度日之資。伊竟不知感恩守分。且罔顧近派族人稍加周恤。今據宗人府劾奏神保住凌虐伊兄忠保之女。其行事更出情理之外。著革去王爵。另行請旨承襲。○豁除江蘇沛縣昭陽湖水沉田地額賦銀三

千二百六十八兩有奇。米一千二百一十八

石有奇。麥二百三十六石有奇。麻一千八百

六十七觔有奇。湖地租銀一千三百二十八

兩。○癸酉。諭神保住已獲罪革爵。德沛於此

王爵既有承襲之分。且在等輩中較為厚重。

可即令承襲王爵。德沛襲王之後。宜追念從

前諸王將族中應行資助之人。加意周恤。共

相和睦。以期仰沐朕恩於無既。○諭軍機大

臣等。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臣兼管總河

字錄卷五十五

十四

印務。蒙恩賞養廉銀三千兩。前因大學士高斌。以吏部尚書兼管總河。與總督本有養廉者有間。蒙恩賞給四千兩。今臣暫管總河。已有總督本任養廉。又於上年添給養廉銀三千兩。儘足敷用。所有總河養廉。按月存貯司庫俟有應用之處。再行奏請等語。那蘇圖雖有總督本任養廉。又有添給銀兩而所辦之事。視高斌任內較多。著將總河養廉三千兩內。賞給銀一千兩。其餘二千兩存貯司庫至

高斌自前年即出差未嘗事事而且好名邀譽諸事不能經理豈可任其虛糜帑項其本年八九月以前至前年八月二年養廉係高斌支領者俱著照數追還所有應賠永定河銀兩仍令按限清繳又諭內大臣傅爾丹四川提督岳鍾琪川省自贍對用兵而後繼以金川之役慶復踈縱於前張廣泗怠弛於後曠日持久師老無功朕特起爾等於廢棄之中委以軍機重任今訥親張廣泗俱已召取回京軍中事務一聽汝二人辦理事權歸一當合兩人為一人合兩心為一心汝二人自思曩受

皇考異數殊恩厯膺重寄其後干犯重辟者何事即釋罪家居而敗辱之名終身不能湔洗今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之路當如何感激奮勉如何竭力報稱如果能克捷速奏蕩平豈但收之桑榆前恥可雪

皇考厚恩向所未能報効者亦足仰酬萬一顯

高宗實錄卷三二五

五

高宗實錄卷三二五

六

爵厚賞朕何吝焉是惟汝二人之福如其彼此各存意見不能鼓舞軍心以致公事不能就緒不獨軍法難遵將併前罪一體追問非慶復張廣泗等可比蓋伊等本無罪愆但以辦理不善不稱任使尚當繩以軍律不容假貸何況汝二人罪棄之餘若更不能奏績其罪更當何如汝二人當日同獲重罪今又同在一方勝則同其功負則同其咎勿稍有參差互相推諉勿因循而怠事勿粉飾以邀功勿口為大言而防範不密勿急於督責而別滋事端務期協力和衷同心籌畫迅奏膚功以稱委任○戶部議准原任四川巡撫紀山疏稱江津縣產餘茶五千斤請增腹引四十張自本年始領引納稅於永川璧山二縣行銷從之○甲戌諭喀爾吉善潘思渠奏稱漳泉二府晚收已成旱象應豫籌接濟朕思漳泉為閩海巖疆戶口繁衆本省官倉恐不敷用今歲各省秋成俱稱豐稔漕糧可盡數

起運著於江南漕糧內截留九萬石。浙江截留六萬石。共十五萬石。由海道運至閩省。以裕儲備。較之該督撫於本省中籌接濟者為益廣。而使其酌量情形。遴委妥員。乘時放棹。著該督撫會商妥協辦理。以河南按察使富明為河南布政使。以湖南驛傳鹽法道嚴有禧為河南按察使。予故山西歸化城副都統因扎那祭如何。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安佑宮行禮。諭金川用兵以來。將領參劾者接踵。而題補者無人。殊失鼓勵戎行之道。前曾傳諭。訥親、張廣泗等。而伊等仍未辦理。因命軍機大臣等。查明情節。據今年五月。張廣泗原奏。川陝副將以至千總。遇有缺出。即於此次立功人員內題補。特傳諭該部議准。並令同訥親揀選。至八月初。訥親奏到。則稱將弁獲過者多。立功者少。尚未揀選題補等語。

夫行軍紀律全在賞罰得當。鼓舞人心。今將士有罰無賞。自必志氣隳頽。何由使之感激奮勉。踴躍用命。是以前批訥親奏摺。有此番辦理軍務。似覺過嚴之諭。正謂張廣泗委過於下。偏裨動輒得咎。實為過刻。而非軍律嚴明之謂也。若以馭軍而論。此番正失之於寬。豈有刁斗森嚴如馬奈軍營。賊人夤夜潛入。將卒酣寢。漫無知覺之理。又豈有隊伍整齊。衝堅犯陣。而如訥親所奏。麾之不前。侍衛等從後用刀背驅迫之理。觀此。則將弁之急玩士卒之疲懦。直如兒戲。何怪其久無成績。屢有失事也。至謂將弁立功者少。無可揀選。此語亦謬。同一戴罪圖功。其中豈無一二鼓勇先登之士。就其臨陣奮往。即可定為優等。藉以激勵眾心。賞一人而得千百人之力。其機端在於此。不待建立殊勲。方可獎拔也。訥親等從前辦理未妥。可即傳諭。計信到日。伊尚未起程。令其傳諭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當

以此為戒務從公賞拔為戎行作氣使出力者知所勸勉並不得悞會此番辦理過嚴之旨一意從寬則軍力益致懈弛失之更遠此於軍務大有關係即傳諭知之○刑部等衙門議准山東按察使李渭奏稱嗣後東省有因事聚眾鬪毆數至十人以上并執持器械者俱照沿江濱海持鎗執棍鬪毆例辦理其未至十人及雖十人以上並未執械者仍照鬪毆本律從之○豁除湖北宜城縣編審不實丁銀一百十七兩有奇○廣東巡撫岳濬疏報乾隆十二年分雷廉二府屬墾額內遷移田三十頃三畝有奇廣惠潮肇瓊嘉六府州屬墾額外水田一百五十一頃四十三畝有奇廣潮二府屬墾額外沙坦田一百四十八頃四十畝有奇德慶州墾丈溢地十四畝有奇○丙子。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禮部議准順天學政呂燾奏稱遵化州現陞為直隸州并撥永平府屬豐潤玉田二縣分隸管轄其文武生童俱隨遵化州附通州考試查通州一棚彙考順天府屬生童幾二萬人請改附永平府考試從之○工部等部會議直隸總督那蘇圖題覆直隸唐縣滿城定興寧晉等縣改設佐雜及駐防把總案內請將唐縣主簿滿城縣方順橋巡檢并駐防把總各建衙署以定興縣縣丞舊署給典史典史舊署給本汛把總居住又寧晉縣百尺口巡檢舊署拆移城內給外委把總居住應如所請從之○丁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大金川用兵一事兩易寒暑尚無成績賊酋僻處窮

山本屬么麼小醜。但即命名觀之。莎羅奔者。番語為諸酋之長。是其意雖未顯稱名號。而夜郎自大。抗拒天朝。并吞番衆。蓄志已非一日。前春侵擾霍耳章古毛牛等處。切近爐地。紀山倉猝發兵逆酋。雖歸巢竄伏。而未經懲創。勢復鴟張。因命興師致討。該督慶復辦理。瞻對一役。草率了事。所奏班滾燒斃之處。朕洞悉其踈謬。當為批示。豈可復諉以軍務。因思張廣泗從前經理苗疆。熟於戎旅。調為總統。伊又先經奏請從戎。初到軍營。亦有急公任事之意。但以二萬餘人。派定十路進攻。勢分力薄。即已非計。又奏稱冬月可以克捷。屆期罔效。則易為次年春夏。再易為次年秋冬。迨至副將張興陣亡。失機難掩。則又稱兵力單少。朕復允調滇黔陝甘勁卒萬人。意謂一舉而膚功可奏。惟善後事宜。所關更重。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畧。詎料張廣泗漫無成功。又因訥親至彼。輒懷觀望。即先是凡所陳

奏亦悉浮游閃爍。於張興馬良柱之事。動輒諉過於下。朕已微窺其意。及訥親奏至。與朕所見相符。又稱其偏徇黔省將弁。高宗瑾袒庇失律千總。信用賊酋烟黨良爾吉漢奸王秋。軍中消息。賊輒先得。一聞訥親奉朕旨。有按法當誅良爾吉之言。而張廣泗代剖甚力。後於腊嶺賊番喊降時。在軍營大臣曾聞良爾吉有怨望實情。稱不知已之下落。何如馬能顧汝。而王秋亦復稱病避歸美諾。則是張廣泗始終迴護情節顯然。且密露軍機於賊黨矣。張廣泗從前奏稱慶復誤信土目汪結。墮其術中。而伊之任用良爾吉王秋。如出一轍。何以明知而故蹈之耶。且伊於二人若止用人之誤。猶為可恕。至以軍情相告。翫法而曲庇之。其居心如此。又安望有犁庭掃穴之期耶。至訥親素未蒞師。推鋒陷陣之事。實非所長。但張廣泗調集大兵。佈置經年。當有成算。計經畧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時。便可籌

辦善後事宜。並物色班濠。致之闕下。此朕命往本意。在訥親自所優為。初不料訥親至軍營。於彼處情形。既未諳悉。將吏人等。方且心懷觀望。羣待經畧之指揮。而伊並無奇謀異算。以疎動衆心。且身圖安逸。並未親臨行陣。士氣因以懈弛。不思廷臣中平日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其應感激圖報者。孰如訥親。雖朕因伊身素羸弱。屢次降旨。令伊隨時將息。此在朕體恤之道則然。然以滿洲大臣。當此戎馬倥傯之際。孰不同仇共憤。剪此朝食。而訥親因有此旨。輒安坐帳中。不親臨行陣。朕猶待之數月。及見所奏。動稱兵士向礮放鎗。伊自帳中望見火光。是從未督軍奮勇矣。於理可乎。即謂大臣動關國體。恐有意外之虞。縱不可親冒矢石。獨不可臨陣指揮。使士心踴躍乎。況意外之虞。又未然之事。抑何示怯若此耶。及經朕嚴加飭諭。始前往督戰。果奪礮據險。設早能如是。其克捷又豈僅此乎。且

自古豈有開關延敵。坐獲全勝之理。可見前此實由伊等頓兵不進。不能勇往出力。而非堅礮之必不可克也。訥親既曠日持久。了無成績。朕不得已。欲召之回京。又恐於命往顏面攸關。屢次傳諭詢問。且寬其期。以待捷音。誠使得朕此旨。而奮不顧身。則自閏七月以至於今。尚可有所勦洗。以蓋此羞也。且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命伊前往者何意。辦理者何事。回京將何以報命。而乃一聞召入之旨。如獲更生。並不請命留駐。以待事竣。惟以入覲。得以將實在情形。陳奏明歲。再往軍營為詞。不知軍營有何必面奏之情形。又有何朕尚未悉之事宜。僕僕來往。有是政體乎。大臣躬膺重寄。豈宜若是乎。滿洲大臣身當軍旅。又豈曾有是乎。至傅爾丹班第等。同在軍中。自列名請安。而外軍中事宜。從無一事奏及。因降旨詢問。而訥親即以傅爾丹等覆奏之詞。敘入摺內。批閱之下。不知孰為

傅爾丹之言孰為訥親之言朕思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習氣惟以摺奏相傾軋訥親親見其事以此為戒故不令傅爾丹等紛紛陳奏後降旨詢問而訥親並未覆奏傅爾丹等至今亦始終默無一語豈訥親竟未向伊等傳諭此旨耶夫不使衆人之鼓舌搖唇可也而同事之人漫不集思廣益不使陳一謀建一議而已又無奇謀異策可以服衆此何心也若恐他人揭其所短制之使不入告此在他人或慮及此在訥親則不必也伊在軍中何事畏人攻訐而必不使人陳奏乎且軍務非比其他能制勝則雖欲暴其短而不能不勝則人人指摘欲掩之亦不得也廷臣中孰有能於朕前萋斐他人者乎自朕臨御至今又孰有受人搖惑者乎此在大臣等皆不可存此心而訥親尤不可存此心若謂朕歷次飭諭或由軍機大臣中有與訥親不相能者且有覬覦而傾陷之者於朕前有所浸潤

則是伊等能排擠訥親安知將來又無人能排擠伊者乎即訥親自思數年以來曾有為訥親所排擠而朕不能覺察者乎且朕於訥親到軍時亦至兩月之久見其漫無建立始降旨督飭而前後陳奏自相矛盾之處不可枚舉在訥親平日豈非辦事勤敏為國家竭力宣猷之大臣即朕命往之始實欲委以籌善後而非屬之統兵進剿即不以張廣泗之老師糜餉移其責於訥親而訥親以第一受恩之人誠不料其舛謬若此今若按法以繩人將謂訥親平時宣力如此尚不能免何以示勸若委曲含容人又將謂前此慶復之草率朦混後此張廣泗之遲延錯謬朕則知之而於訥親則不知何以示懲二者朕必居一於此然朕誠不能辭過朕亦實為抱慙今觀金川窮寇以國家全勝之力何患不捷今年不捷不妨待之來年即班滾亦釜底游魂不足介意惟是大臣如訥親其受恩非他人比

乃此次奉命經畧諸事錯誤一至於此殊出意外實難於措置是以特召莊親王來保史貽直阿克敦舒赫德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著訥親張廣泗明白回奏大金川軍務朕已諭班第傳爾丹岳鍾琪協心辦理經畧印信訥親即行繳還。諭軍機大臣等據大學士訥親等奏報進攻阿利山左首一碉情形揀派撲碉之兵三百四十人內有四十名首先奮勇俱已撲至碉樓有躍上碉樓者有進入碉內者因賊人守禦甚嚴鎗石交加而退朕思我兵既已撲入碉內正有可乘之機祇緣後兵不能接應以致未經克獲但從前瞻對攻碉有用地雷火罐之類亦曾見效乃內大臣班第所親見縱金川賊首鑒於前事業有隄備而既身入碉內則火罐等器自亦可用何以不行施放又奏稱馬奈一路奪獲江邊之木札寨現撥官兵據守其申達一帶正路俱已疏通等語彼地情形朕未能深悉第

已奪獲要塞是賊酋南路之咽喉現為我兵控扼其勢自當震動則由此進攻或不似前次之阻格亦未可知可傳諭班第傳爾丹岳鍾琪令其留心將來兵丁奮勇有能撲上賊碉者可否兼用火器助攻其申達路逕既已疏通即當熟籌良策激勵將士鼓勇前進以收犁庭掃穴之功併將作何籌辦之處具摺奏聞尋奏地雷火罐諸器各路俱經豫備緣賊知我兵習於上碉豫於碉頂穿小孔我兵躍上賊即從孔內施鎗各兵不能站足不及挖投火器死傷甚多後兵不敢復上至馬奈一路奪獲木札寨申達正道得以疏通者緣未獲木札以前運糧申達須繞道數十里今木札既通可省紆途其前抵刮耳崖賊巢尚有曾達等處阻格必須克取乃能繞出現攻木須巴郎之前仍歸卡撒一路非此路可直通刮耳崖也報聞。以侍講學士鶴年侍讀學士顧汝修充日講起居注官。旌表守正

捐軀之安徽桐城縣生員齊邦祚妻汪氏。山西陽曲縣民王玉環妻康氏。守正被戕之安徽合肥縣生員李菖妻陳氏。夫亡守節逼嫁捐軀之浙江諸暨縣民宣拱妻宋氏。以故雲南鶴慶府土通判高滋子萬松襲職。○戊寅。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

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朕前降旨命策楞署理兩江總督。仍兼管巡撫事務。今據策楞摺內有即交代撫篆。將廷寄事件交雅爾哈善接辦之語。又一摺有於九月十五日將印務交與雅爾哈善署理。無庸暫管之語。其雅爾哈善於何日抵蘇。策楞並未奏及。如雅爾哈善既已到任。何以未經奏聞。策楞是否將印信遣官交送。著傳諭令其覆奏。再策楞又奏稱會審事竣。即將印信暫交大學士高斌

署理。伊即起程來京等語。朕將意欲用策楞為川陝總督。以黃廷桂補授兩江。已有旨召黃廷桂來京。陛見後即令赴任。策楞俟伊到江南接印。始行來京。因尚未明降諭旨。是以策楞尚未知悉。至黃廷桂到後。所有策楞會審欽案。諒已完竣。其餘交辦事件。即移交雅爾哈善接辦。著一併傳諭知之。○大學士管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奉旨學習河務之倉場侍郎張師載。於題奏咨行事件。懇賜與協辦字樣。得旨允行。下部知之。○己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大金川用兵一事。前因張廣泗佈置經年。應有成算。是以命訥親前往經畧。籌辦善後事宜。不意訥親至彼。張廣泗既漫無成功。諸事推諉。而訥親以羸弱之軀。復不能躬歷行陣。惟圖安逸。經朕督飭。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後矛盾。於情形並不明晰。較之向日在京辦事之勤敏精

詳竟似兩人實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薄難勝斯任。何至於此。朕實為之慙愧。自御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恒。今訥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則所為奮身致力者。將惟傅恒是屬。傅恒年方壯盛。且係勲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惟是出入禁闥。不及援枹鼓勇。諒亦心所不安。況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滿洲大臣必歷練有素。斯緩急足備。任使傅恒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會同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妥協辦理。務期犁庭掃穴。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又諭金川逆酋不法。雖出師征勦。因無滿兵。尚未奏凱。若不早為籌畫。不但兵丁久駐塞外。甚屬勞苦。亦且虛糜國帑。朕思我朝滿兵。素稱勇敢。身臨行陣。唯有捐軀効命。奮勇先登。從無退縮。若選派滿兵數千前往。必能速奏膚功。現今雖於八旗前鋒護軍內挑兵一千名。操

演雲梯。但為數尚少。著再擇漢仗好者一千名。合為二千之數。從前已降旨令東三省各選驍勇兵一千名。以備調用。雲梯兵丁。應如何料理起程。東三省兵如何量其道路遠近。令分起於何時。自彼處起程。明歲幾月抵京。作何料理。令赴軍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督理。操演雲梯大臣莊親王。恂郡王。阿克敦。豐安。詳悉妥議具奏。其京城兵丁。即著派出之王大臣等會同挑選。尋議奏自京至西安計程二千六百餘里。分為八站。每站備馬八百匹。車三百輛。自西安至軍營。交該督撫等按照自京至西安分設站數。酌量道路險易。詳加籌畫。如遇不可行車之處。照車數備馬。倘驛馬不敷。即於各該省綠旗馬內通融。如仍不敷。即雇騾應用。馬有倒斃。動項買補。車輛均令雇覓。至現在操演雲梯。先令三百名起程。其餘京城及東三省共兵四千七百名。每起酌定三百名。共為十六起。每隔五日一

起京兵自十一月初五日始先行起程盛京兵於本年十一月船廠及黑龍江兵於十二月陸續俱可抵京即備行裝自十二月初五日始隨京兵次第起程派往官員俱分別等次賞銀東三省兵丁沿途俱給口糧再查雲梯兵一千已屬敷用其添派一千名不必再行操演令該管官操演鎗箭熟習步伐仍令大臣時加查察從之○又諭現在額駙策凌派巴爾品至烏里雅蘇台更換塔爾瑪善來

京烏里雅蘇台係管理兵馬防守事務最關緊要俟參贊大臣薩布喀善到日即令其前赴該處軍營辦理著傳諭額駙策凌知之○命戶部侍郎舒赫德暫在軍機處行走○調正藍旗漢軍都統舒赫德為鑲紅旗漢軍都統命恒親王弘晷管理正藍旗漢軍都統事務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 庚辰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曰張廣泗自受任金川以來措置乖方陳奏閃爍賞罰不當喜怒任性諉過偏裨致人人解體又復觀望推諉老師坐困糜餉不貲且信用賊黨良爾古王秋洩露機密曲法庇護玩兵養寇貽誤軍機法所不宥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令侍衛富成押解來京訥親為大學士付以經畧重任前駐軍營漫無勝算且身圖安適並不親臨督陣鼓勵衆心轉以建碁株守為長策及傳諭欲召取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要非克捷無以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為詞亟思回京自逸朕以國體攸關寬期以待伊復無敵愾之志惟是遷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之事矛盾舛錯不可枚舉與伊尋常之辦事精詳急公黽勉竟似出於兩人夫大臣誼均休戚平時之眷待優殊正欲其緩急足恃能勝艱鉅之任為國分憂耳若僅以任職勤敏為能則朕假之事權憑

藉威柄苟非庸劣皆可優為即以操守而論伊係勲封世祿且數年以來朕時加賞賚非他人可比縱賄賂餽遺豈足動其心是芑苴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惟於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稱之實心今訥親乃至於此在伊即不自顧惜獨不為朕用人顏面計乎從前年羹堯隆科多等在

皇考時恣肆妄行事發之時皆即按法治罪朕臨御以來以恩禮馭下然即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嘗不時加戒飭使不敢縱正所以保全大臣至訥親之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乃中外所共知者十三年以來所以教訓保全幸免隕越者以其尚能承受朕恩耳今伊福薄災生於此等緊要關鍵處而乖張舛謬一至於此朕反覆思之實無以自解論其負恩之罪理應拏交刑部問罪但觀其退縮偷安之意即就獄亦非所深恥然在朕十餘年加恩眷舊始終不忍令其拘繫囹圄訥

親著革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罪著派侍衛鄂實德山齋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押訥親即行前往軍營所有前奏尚有面陳情形即著伊繕摺交與富成齋奏呈覽其經畧印信交鄂實馳驛齋赴金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傅恒到日接受即授為經畧統領一切軍務○諭軍機大臣等大金川一案張廣泗辦理錯謬糜費帑金且伊在川支動公費銀例應追還歸款及查伊在京家產一無所有伊歷任封疆居官日久不應囊橐空虛近來外任官員頗有似此巧於藏寄之事張廣泗任所必有寄頓隱匿可傳諭班第令其詳悉訪察嚴行查辦勿致稍有遺漏○又諭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四川提督岳鍾琪朕前諭軍營事務令傅爾丹班第岳鍾琪會商妥辦日來不知該處情形若何雖天寒多雪開霽之時尚可用力曾否有奮勇前進

攻克之處今朕已降旨命傅恒前往所有現在應辦攻勦事宜爾等務須乘機度勢可進則進毋致後時從前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畧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軍營大臣等皆不免此習今當以此為戒不得仍前因循怠玩坐待傳恒之至轉致稽遲有誤機會現在各路進攻如有可以克獲情形著即具奏至營中堪用之兵實數若干傷病回營者缺額曾否募補京中所運衝天礮位於何時送到

平定回疆方略卷五

三十一

用之可能應手一併詳悉奏聞尋傅爾丹班第奏現在卡撒一路雖得色底雙礮左右山梁等處而前抵刮耳崖賊巢尚隔山梁三道兩旁礮寨層密賊備甚嚴目下天氣嚴寒士無鬪志且今歲力戰數次傷亡及遣回者數千調遣不敷兵氣積餒黨壩一路前雖攻克跟雜等寨據岳鍾琪札稱欲抵勒烏圍賊巢尚有得什溪惡爾溪喇嘛寺間阻目下未能進取惟有嚴加守護俟來歲大兵會齊同時

並進自能一舉成功再賊番日在卡外乞降雖詭譎難信如果情急求生或可相機籌辦以省兵力至實在各路軍營及分防附近卡汛可更番攻戰者共計漢土兵二萬五千一百餘名至於缺額之兵俟明年添兵到日一併檄調補足庶不徒費糧餉衝天礮位約此時可到成都到時試用再行奏聞得旨看此汝等明有推諉觀望之心矣朕亦不加督責大學士傅恒不日即到看汝等何顏對朕耳

平定回疆方略卷五

三十二

○戶部議盛京戶部侍郎德爾格等題覆乾隆四年郎中徐萬卷條奏查丈盛京各城界內馬廠等處長寬四至并荒地令查明招墾一案一鑲黃旗漢軍佐領李國宰等三佐領以三尖泡處馬廠窄小移往黃蠟坨子地方牧放并金州八旗增城東澄沙河等四處小馬廠向係空閒不堪開墾應如所請准其移增并將馬廠坐落四至文明造冊送部至三尖泡處舊廠內私墾地二十餘處應令照例

入官變價其餘閑荒悉招旗人認墾輸租。長興島內旗民地畝現據該侍郎等查明已入紅冊者三萬八百九十八畝零但每年徵糧若干何年起科應令再查報部其車世烈等陸續私開地畝照例入官分別等則估價招旗人認買所遺荒甸招墾。一山廠委員查丈立定四至造冊送部至私開地畝內鑲黃等旗四廠既屬廢棄應令估變招墾其英額林子等處丈出私墾地畝有礙地方應即平

實錄卷三三五

三

毀仍飭該管地方官不時查察毋許私墾從之。辛巳諭協辦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畧大金川軍務所有吏部尚書事務著大學士來保暫行管理工部事務尚簡來保不必兼管其兵部尚書事俟哈達哈回京之日仍著伊兼管陳大受著暫行兼管戶部事務鑾儀衛事著汪札爾暫行兼管內務府總管事著德保那木札爾暫行署理。又諭大學士來保著在軍機處行走。是月大學士管理江南

河道總督事務高斌奏臣衰殘病廢本應罷斥蒙恩錄用今復鑒臣查審無能特命策撻前來會同辦理周學健贓私各款聞命之下感激無地得旨汝終身為好名誤盡矣。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降調提督陳倫炯原係例應送部引見之員因母老獨子難以遠離呈請照例終養查閩省水師現乏諳練之員本省人員例得一體補用可否將陳倫炯給咨送部引見恭候

實錄卷三三五

甲

皇上酌量委用得旨既云親老著俟之。巡視臺灣陝西道監察御史伊靈阿白瀛奏報臺灣鳳山彰化等縣秋旱偏災情形得旨一切賑恤事宜督率地方官善為之臺灣不比內地更宜加之意也。署湖廣總督新柱奏報漢川潛江沔陽天門江陵監利等六縣沔陽荊州二衛被水情形得旨覽奏俱悉一切督率屬員極力妥為之。河南巡撫碩色奏彰衛懷河四府屬州縣今歲收成雖有七八分

但連年糧價昂貴未能驟減若官為採買恐市價益增所有運赴東省備賑之常漕穀石請暫停買補得旨可謂酌中辦理知道了

山東巡撫準泰奏東省歷年出借常平截漕等項米麥穀準穀計算共九十七萬三千一百餘石當茲禾黍告登之候若不勸諭徵收小民不知長計恐滋糜費惟東省今歲布種高粱多於往歲請照現在東省收捐本色款內高粱與穀兼收梁數不得過穀之半得旨

實錄卷三十三

四十一

此亦因時制宜之一策但積欠之後頓事追呼更應酌量妥辦耳山西巡撫阿里衮奏報晉省夏災及通屬雨水麥苗糧價情形得旨覽奏俱悉原以晉省事簡調汝不料又值災傷米貴汝應諸事留心勉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開鑿金沙江羅星渡二處工費臣前所奏約需十一年方可抵款今因金沙江水運銅額加增除已抵補開修工費外再加六年節省運腳即可清款報聞貴州巡

撫愛必達以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奏謝得旨覽不可因汝兄獲罪而志氣沮喪徘徊觀望若是則將及汝矣慎之勉之

實錄卷三十三

四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五品銜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冬十月壬午朔享

實錄卷三百三十六

太廟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十四年時憲書

順天府行鄉飲酒禮○諭大金川所調滿洲兵

五千名自京起程前赴軍營經王大臣等定議

請於所過省分豫備車輛馬匹按照分定程站

逐程料理前進但沿途須有大員督辦始為妥

協直隸著派總督那蘇圖河南著派巡撫碩色

實錄卷三百三十六

西安著派布政使武柱但武柱一人恐料理不

能周到著將軍博第協同妥辦各於分站之處

駐劄往來照料彈壓既可無誤軍行亦得就近

辦理地方事務俟未起兵丁經過後各行回任

該部即速傳諭知之○又諭朕自御極以來大

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

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

之念訥親身為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於軍

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首猖獗如

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傳恒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傳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為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為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顏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

中書奏卷三十一

三

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碉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碉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晝夜向碉放鎗伊在營中望見火光等語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

鳥獸散將領不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輒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畧重務債事至此尚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概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媿奮或有奏功之日正

中書奏卷三十一

四

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託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畧無方輒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為何如主伊非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

自逸。為嗣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傳恒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碁林立。攻取維艱。即傳恒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博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傳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豫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正朕向所謂

實錄卷三二六

五

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誤也。何言之。今若不能燭照其隱微。治彼以罪。而心猶不服。則是終為所誤耳。朕臨御羣臣。嘗有能肆其欺蔽而不察者乎。至所稱回京面奏情形。不知以經畧親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備陳。如漢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之不能詳閱耶。前已傳

實錄卷三二六

六

旨令繕摺交與富成齋回著再行傳諭。令伊一一據實明白具奏。不得因見朕此旨。但以認罪負恩奉職無狀。浮詞塞責。朕向因人才難得。欲栽培成就。得一二社稷之臣。為國家任事。此朕本意。即用訥親為經畧。無非欲滿洲大臣。歷練戎旅。緩急足恃。朕已屢經宣示。豈有軍旅重事。敢於嘗試耶。以朕平時之推心任用。訥親即辦事謹慎。操守潔清。舉不足言。使伊果於此等軍機重務。能調度得宜。殫忠竭力。俾斯役早竣。紓朕西顧之憂。即令納賄行私。此亦小過。何妨曲成。今訥親負國負恩。一至於此。實非朕意所及。料亦豈國憲所可容。若以向日加恩之故。散法曲宥。將來何以用人。是以降旨。將伊革職。發往北路軍營効力贖罪。此伊自作之孽。而非朕以喜怒為賞罰。即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皆所默鑒。今諸王文武大臣。合

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於法本無可逭但
須俟伊回奏到日再行酌奪降旨至傳恒念
切休戚力圖獲醜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觀其
銳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剋期奏凱然
軍旅之事原難遙度倘傳恒亦仍蹈故轍縱
使粉飾入告自不能掩衆人耳目又何能逃
朕洞鑒即或進攻稍稽時日及實有難於克
捷情形衆人自有公論朕亦自有籌酌但過
猶不及訥親之失於不及而觀傳恒勇往之

實錄卷之六十六

七

氣朕實慮其太過朕非教傳恒以退怯也若
傳恒如訥親之怯弱前鑒具在也今尚書達
勒當阿以伊弟訥親獲罪請赴軍營効力著
照所請命隨傳恒前往如攻勦之時矢石所
及令其持重防護但不得因有此旨於應行
親歷之處概為勸阻即傳恒亦必不從而達
勒當阿亦不得錯會朕意若因訥親之故忌
其成功有意阻撓朕必將伊以軍法從事且
其地即命往訥親之處從前訥親之畏蒞若

何此番傳恒之銳氣若何軍士必能備言達

勒當阿亦可為明證訥親尚有何後言乎朕
本信任訥親畀以經畧重務其錯謬自出朕
意外若因此而於傳恒有所顧惜不令前往
是并不能信及傳恒矣豈朕推誠待下大公
至正之道傳恒惟當服膺朕旨實力實心仔
肩重寄迅奏膚功以副委任著將此旨宣諭
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 又諭朕前因山
東今歲係普免錢糧之年耗羨亦已緩徵欲

實錄卷之六十六

八

使閭閻無擾特將例不緩徵之漕倉項下錢
糧十七萬五千餘兩緩至己巳年開徵輸納
乃漕倉項內尚有臨德二倉項下本色米麥
及衛地屯糧等款共銀七萬八千四百餘兩
從前該撫查造冊籍之時遺漏未及又本年
帶徵十一十二兩年漕項銀三萬七千餘兩
年分雖殊款項則一亦未入於緩徵之內朕
思東省積歉之後亟應與民休息漕倉既已
緩徵前項遺漏銀兩豈可因其未經造查仍

復徵輸以滋擾累著將遺漏未報二項漕倉項下銀十一萬五千餘兩概行緩至己巳年一律開徵俾無互異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大金川所調滿洲兵五千名朕已經降旨令總督那蘇圖巡撫碩色將軍博第布政使武柱豫備車馬按照程站逐起料理前進伊等既不獲親赴行間効力而於官兵經過料理應付之處猶復經理不善於心何安寧不有愧耶可傳諭各督撫將軍等將來

高宗實錄卷三二六

九

兵丁經過該省地方務須躬親料理前往分站處所督率屬員詳慎籌辦俾其迅速進行始為妥協如伊等業已盡心經理事事合宜而兵丁少有滋事則以滿洲大臣彈壓滿洲兵丁亦屬分誼所當然其各實力遵辦毋得忽視○軍機大臣等議覆大兵進勦金川辦理起程事宜查從前遣往北路軍營滿洲官兵皆給馬今大金川路遠險狹收放不便臣等酌量由京至西安二千六百餘里請設臺

高宗實錄卷三二六

十

站八處每臺備馬八百匹車三百輛由西安至軍營多係山路應交該督撫酌量平險遠近應設幾站如遇不能行車處覈照車三百輛之數豫備馬騾如騾馬不敷即將綠營馬撥用如尚不敷則雇騾應用馬有倒斃即動項買補車輛皆令雇用現在雲梯兵三百名業已起程其餘京兵及東三省兵共計四千七百名應分十六起每起三百名隔五日一次起程沿途宿處或屋不敷應豫備帳房或涼棚俱交該督撫備辦京兵於十一月初五日始先行起程盛京兵於十一月內船廠兵於十二月十五日黑龍江兵於十二月內盡數抵京即備行裝自十二月初五日始隨京兵後次第起程派往大臣每人賞銀四百兩章京官員一百五十兩什長等八十兩前鋒護軍等五十兩東三省官弁亦照此賞給再查操演雲梯兵一千名已屬敷用所添派一千名仍令操演鎗箭步伐從之又奏棉甲

於軍中有益。初次起程之雲梯兵三百名。已各給一件。庫存尚五千餘件。應將次第進發之滿兵四千七百名。各給一件。又續派雲梯兵一千名。已操演鳥鎗。應每人各給鳥鎗一報聞。○和碩莊親王允祿暨滿漢文武大臣等奏。革職大學士訥親。以勲舊世臣。疊荷殊恩。位冠百僚。備極榮寵。即令捐糜頂踵。猶難仰酬高厚。乃金酋肆虐。諸番逼近內地。訥親始則不出一言。坐視罔顧。及命以經畧重任。全無踴躍效命之意。身圖暇逸。安坐帳中。從不親臨戰陣。屢奉訓飭。措辭舛錯。掩飾支吾。不令傅爾丹等陳奏一事。希圖蒙蔽。且進攻阿利山。身先退縮。兵衆從而奔潰。一聞召還之旨。如獲更生。即思退息。種種乖謬。罪無可逭。雖蒙

皇上如天好生。但令革職効力軍營。實不足以蔽辜。請明正刑章。以為負恩誤國者戒。得旨。這所奏知道了。仍遵前旨行。○癸未諭廣儲

司備銀十萬兩。派員運至軍營。以為協辦大學士傅恒抵營獎賞官兵之用。協辦大學士傅恒奏。威遠礮甚屬適用。康熙年間征西藏。曾以此得勝。制勝礮名號既佳。觀瞻亦威。嚴請各帶二位。並令造辦處員外郎西寧於城外試放。交工部委員送金川軍營。得旨。即派西寧護送。禮部奏十一月初二日冬至。應行慶賀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協辦大學士傅恒叅贊綸扉。實屬緊要。臣年力未衰。鞍馬素習。請赴軍營協同班第等辦理軍務。得旨。所奏忻悅。覽之。但此任非傅恒不能勝。此功非傅恒不能成。故特命伊往。朕志已定。不必再言。○甲申。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岳濬所奏。辦理澳門夷人啞嗎噓等致死李廷富。簡亞二。兩命。問擬杖流。請照夷法安插地滿。

一摺。李廷富簡亞二既死無可證。所據僅夷犯一面之詞。觀其始初狡賴情形。必另有致死根由。且夷人來至內地理宜小心恭順。益知守法。乃連斃內地民人。已屬強橫。又復棄屍入海。希圖滅跡。尤為兇狡。自應一命一抵。若僅照內地律例擬以杖流。則夷人驚戾之性。將來益無忌憚。辦理殊屬錯誤。況發回夷地。照彼國之法安插。其是否如此辦理。何由得知。設彼國竟置之不問。則李廷富簡亞二兩命。不幾視同草菅乎。此案已傳諭該部飭駁另行究擬。如該犯尚未發回。著遵駁辦理。倘已趁船起解。著一面聲明緣由報部。一面曉諭夷人。以示警戒。嗣後如遇民夷重案。務按律定擬。庶使夷人共知畏罪奉法。不致恣橫滋事。地方得以寧謐。岳濬著傳旨申飭以

福陵鑲紅旗防禦德音泰為

福陵右翼副總管。予故鑾儀使散秩大臣一

等侯張謙祭葬如例。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虞城縣民黃寅妻劉氏。乙酉諭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勵宗萬縱令弟僕霸占官地。未交價銀。強收租息。將勵宗萬勵宗奕分別問擬。徒流一摺。勵宗萬在朝無揚震之節。歸鄉有楊惲之行。營私壟斷。按律奚辭。但據那蘇圖另摺奏請。派修固安縣城工。罪不重科。尚念曾居卿貳。免其城旦。勵宗萬宜痛自改悔。安靜家居。如仍復怙終不悛。定行從重治罪。餘著該部覈議具奏。又諭曰。總督尹繼善著來京。其兩廣總督員缺。著碩色補授。河南巡撫員缺。著鄂容安署理。俱著即赴新任。兵部侍郎員缺。著馬靈阿署理。又諭鑾儀衛事務。著哈達哈管理。哈達哈未到以前。著旺扎勒暫行管理。諭軍機大臣等。協辦大學士傅恆奉命經畧金川軍務。內閣現在需人。朕意欲用尹繼善。協辦閣務。已降旨令其來京。著即傳諭知之。又諭朕從前將班

第烏爾登薩音圖法酬等。派往金川軍營。原以伊等皆係滿洲大臣。曾經行陣。一至軍營。必能奮勇先登。督兵破賊。不意伊等既到軍營。並未奮勉。而臨戰時。反覓可以藏身之處。在彼監視。夫戰陣之時。有覓地藏身之理乎。伊等既覓可以藏避之處。以保身。則并不能目覩兵士之戰鬪。而又何以督率鼓勵。使之皆舍身奮勇乎。本應治罪。但念伊等皆係聽從訥親指使。是以加恩寬免。著傳旨嚴行申

飭。今朕已命傳恒經畧軍務。傳恒斷不似訥親之畏怯退縮。伊等亦宜痛改前非。竭力奮勉。以圖贖罪。若仍不悛改。亦斷不能逃朕洞鑒。至時雖悔無及矣。○又諭曰。新任嚴州府知府吳士進。於請訓時。觀其人才。具甚屬平常。嚴州雖係簡缺。而知府有表率之責。職任非輕。著傳諭方觀承。令其留心試看。如不能勝任。即具摺奏聞。○兵部議准。綏遠城建威將軍補熙。奏稱。綏遠城左右兩翼蒙古協領。

已經裁併。其左右兩翼關防。請改鑄蒙古八旗協領關防。從之。署四川巡撫班第。奏酌籌糧運事宜。一川省碾運軍米。向係照糧攤派里民。先行辦米。至起運時。將倉穀撥給鄉保。乘機侵漁。抑且多動貯穀。倉儲匱乏。如遽議採買。又恐米價騰貴。請每米一石。酌定價銀九錢。聽糧戶零星辦運。按石給價。一向來商運。悉係碾給倉穀。不無暗行折價。更有派遠縣碾穀運省。轉給各商者。腳費口糧諸多

糜費。莫若照臣前奏。商運每石六錢之數。全行折價。一內地背夫口糧。向多給倉穀查口。外站夫艱於覓食。尚可給一半折色。今內地自成都至灌縣等處。在在可買。不若每夫一名。照日給口糧一升。折價一分。聽沿途買食。一從前附近省城各州縣。既經運米。又令雇臺站長夫。勞逸不均。請嗣後運米。則令附近出口之州縣辦理。派夫則令離省遙遠之州縣辦理。其運送軍裝礮位等項。長夫專責成。

華三縣雇募下部知之○以鑲黃旗漢軍都統王進泰為直隸天津鎮總兵左都督和碩額駙富森額為山西太原鎮總兵○賑卹湖南新寧縣水災貧民○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舞陽縣民韓成文妻賈氏○丙戌上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朕命班第前往四川雖為辦理糧運用兵非其專責但伊身為本兵且係軍機大臣於軍中攻勦事宜及將弁功罪皆伊職掌所在不得以專辦糧餉遂一切置之膜外乃伊覘軍務未能速竣既不懇身任其事惟請另派大臣經理而於訥親張廣泗之乖張退縮老師糜餉初未據實入告及降旨詢問伊於張廣泗之罪直陳無隱而一字不及訥親為大臣者固宜如是乎在伊心自謂辦糧無誤即為克盡已職其他自有任其咎者惟欲脫身事外為自全計而無吉凶同患之心此種習氣在朝大臣亦多不

免獨未遇其事耳居心若此國事其何賴焉班第不稱兵部尚書之任但辦理糧運尚屬妥協著從寬降為侍郎其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授現在戶部辦事乏人著暫行兼理○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四川開捐糧運一事撫藩內幕營私圖利降旨令班第查叅今據班第奏稱倉德幕友余銘勾串黨類合夥充商包運軍糧且於新開例內已捐知縣其有無長領腳價虧欠米石結黨營私情弊現在飭查等語藩司衙門乃錢糧總匯幕賓例有關防余銘乃敢勾黨充商包運軍糧至有餘貲捐納知縣則其平日必有串通書役欺騙官民藉事婪賄之弊此等幕賓何以不行題叅是否尚有應行查辦之處著傳諭班第令其確訊嚴叅以示儆戒至原任官員子弟及現任人員內有藉託親知充商包運者其倚勢作弊罔法營私亦宜嚴查確究具摺奏聞毋得姑縱○命兵部尚書舒赫德為會典

館正總裁○丁亥

皇太后至觀德殿

孝賢皇后梓宮前臨奠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觀德殿奠酒○諭曰鄂容安已署理河南巡撫阿哥書房一時不得其人盛安獲罪之處本無可赦亦不宜再用但念其一時冒昧所謂愚而可憫者其硯硯自守猶可在書房効力著於阿哥師傅處贖罪行走○諭軍機大臣等駐藏辦事副都統拉布敦奏稱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寄知阿里克地方交易回子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伊即移知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嚴飭各卡謹密防守如有準夷來到即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最宜查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不可稍有滋事現在索拜因阿哈雅克卡座報有千餘人形迹可疑之語遂懷畏怯將唐古忒番人妄行移撥殊屬輕忽

拉布敦當以為戒準夷狡詐向與土伯特不合互相窺伺若將準夷人等容留藏地將來必至擾亂著寄信拉布敦準夷倘有投藏之人當飭各卡諭令退回斷不可容留一人並令傳諭珠爾墨特那木扎勒遵照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船廠將軍永興奏報該處派兵一千名撥協領二員佐領防禦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管領每兵給馬三匹鑼鍋帳房豫備整齊等語查永興料理時尚未接到臣等原議不知該兵等由京分起自驛站前往是以給馬過多鍋帳亦屬多備應移咨永興或二人合給馬三匹或一人給馬二匹鍋帳等酌減並委官一同來京候各兵起程時將原馬及帳房鑼鍋等帶回至棉甲永興已經給發京中無庸重給並行文盛京黑龍江二處一體遵照辦理得旨依議速行○又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奏稱陝省收成歉薄糧價倍於常年所有兵丁米豆草價不敷購買查

該省米豆價值。於雍正元年定例。米豆每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一分。如歉收之年。該督撫聲明具奏。乾隆二年。因陝省歉收。糧價昂貴。草束短少。奉旨。米豆每石加增銀五錢。草束加增銀五釐。此係特恩。並不為例。未便援請。應仍照定價給發。得旨。西安駐防官兵。現在應領米豆草束。著照乾隆二年加增之例。減半賞給。以示優恤。兵部議准。盛京將軍兼辦寧古塔將軍阿蘭泰奏。稱年滿倉官願補武職者。定例引見記名。候本旗驍騎校之缺。於出兵効力之記名領催用過三缺後。題補一人。但寧古塔。白都訥。拉林三姓等四處驍騎校缺少。是以陞補壅滯。請於本翼五個佐領下。不論旗分題補。如補別旗缺。候本佐領下缺出。仍行調還。至此項年滿倉官候補驍騎校者甚少。而補用之後。本翼防禦之缺甚多。不久可以陞轉。於出兵効力記名人員陞選。並無壅滯。應如所請。從之。命協

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傅恒。為大學士。雲南開化鎮總兵康世顯。故子。祭如例。戊子。孝賢皇后梓宮移奉靜安莊。皇太后至觀德殿臨送。上至靜安莊安奉奠酒。詣皇太后宮問安。已丑。諭嗣後御門升殿。一應外面行走。列名。傅恒在前。內廷軍機處行走。列名。張廷玉在前。又諭據那蘇圖奏。直屬地方。今歲收成豐稔。惟是幅員遼濶。如宣化府屬之西寧縣。蔚州。蔚縣。三州縣內。間有雨暘不能應時。及偶被微雹之處。俱勘明被災不及五分。其新舊錢糧例應緩至來年麥熟後徵收等語。宣屬係積歉之區。且地方寒冷。播種秋麥者甚少。若僅緩至來歲麥熟後徵收。輸將未免拮据。著將西寧。蔚州。蔚縣。三州縣被災不及五分之各村莊。應徵新舊錢糧借穀。俱加恩緩至來年秋成後徵收。俾民力寬紓。示朕體恤邊民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兵部議准雲貴總督張允隨議奏滇省各營
餘丁係於各兵子弟內選充隨營操演遇額
缺即於餘丁內選補仍於兵丁子弟內挑補
餘丁充數遇出師調遣有此餘丁營伍仍然
充實況本年川省咨調滇兵協勦因口外馬
匹難行每兵一百名隨帶餘丁三十名各給
器械沿途負運軍裝進戰看守營壘是滇省
餘丁同兵丁一體操防調遣於營伍甚有益
未便裁汰從之 戶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三十一

達奏稱川省軍前寒冷出師兵丁請照滇省
例按名給氈衫一件支司庫正項製造俟凱
旋日於兵餉內分季扣還從之 吏部題大
學士傅恒應定何殿閣及兼何部銜得旨傅
恒著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賑卹
山東鄒平長山新城濟陽滋陽寧陽鄒縣金
鄉魚臺濟寧汶上博興樂安壽光平度昌邑
濰縣膠州高密及濟寧衛二十州縣衛水災
貧民 庚寅諭曰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畧金

川軍務朕念金川用兵幾及二載尚未成功
固由士卒不能鼓勇先登摧鋒陷陣然此非
獨士卒之過也訥親張廣泗等措置乖方毫
無謀畧不身親督陣畏縮不前且號令不明
賞罰不當將弁因而效尤至臨陣時亦擇可
以障蔽之地為自全計惟令士卒冒險受傷
士卒獨非身命乎冰雪沍寒瘴癘暑毒之區
荷戈擐甲晝夜勿息暴露於懸崖峭嶺間每
念及此朕心為之惻然訥親張廣泗既重治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三十一

其罪其士卒兩年以來重罹鋒鏑飢寒之苦
雖在軍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實為
主將所誤咎歸主將則伊等罪為可寬而情
為可憫現在經畧大學士傅恒齎往內帑銀
兩著將漢土軍士分別賞賚以示投醪實惠
鼓勵士心務令踴躍前驅銳師深入迅奏膚
功至將弁等既久未成功虛糜廩祿均屬有
罪之人非惟賞不當加伊等亦何顏受賞但
亦因訥親張廣泗老師欺蔽所波及朕故不

罪。今經畧視師在彼。一應滿漢將弁。俱著寬其既往。以勵將來。尚其各知奮勉。思蓋前愆。使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共成偉績。佇待策勲。布告軍營。咸使知悉。○又諭曰。達勒當阿現赴金川軍營。所有鑲藍旗滿洲都統事務。著貝勒羅布藏兼管。○以兩廣總督尹繼善為戶部尚書。○辛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豐澤園。賜經畧大學士傅

實錄卷三二六

三

恒。並隨征將士等宴。○詣

雍和宮行禮。○諭旗人因

孝賢皇后梓宮暫安觀德殿。不敢舉行嫁娶。亦未可定。今

皇后梓宮已經安奉靜安莊。其有未經嫁娶者。著照常舉行。○又諭戶部侍郎員缺著三和調補。其工部侍郎員缺著班第補授。班第未到任之前。仍著三和兼理。○又諭曰。叅將永柱統領馬柰一路官兵進攻。尚屬奮勇。所

有從前革職之案。著該部准其開復。○諭軍機大臣等。班滾雖未拏獲。而羅于朝革松結皆曾親見。且此二人。皆慶復所信用。伊等既有確供。即可服慶復之心。著將羅于朝革松結密行拏解來京。以憑訊結。此案如訥親已經起程。著即傳諭班第傳爾丹等。遵旨辦理。無得疎脫。並宜詳慎嚴密。勿得稍有漏洩。○四川提督岳鍾琪奏。九月十二日。同護軍統領法丹。派侍衛京皎。丹泰。鍾秋等。協同副將

實錄卷三二六

三

鐵景祐等。領兵攻康八達山梁。大敗賊番。是夜。叅將烏德納等。領兵暗擊康八達山下河邊跟達等處。奪燬大戰碉二座。小戰碉三座。平房四十間。木石各卡十座。石洞二座。焚賊糧十二倉。十四日。又攻取石洞一座。計得跟雜一帶地方。南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是夜。賊番來犯營卡。遇伏傷敗。十八日夜。守備張漢等。領兵由沿河一帶克取葛布基大碉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一座。石卡四

處斫破大皮船四隻。前後殺賊甚衆。查看彼處左倚山險。右近大河。前有惡爾溪大戰礮六座。周圍俱有石城。賊番甚衆。又有日旁山賊及康八達山上賊衆救應。我兵攻戰一夜。未免疲乏。後無接應。因暫收兵。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據軍營奏報黨壩一路官兵九月內斬獲賊番。燒克戰礮。奪取倉舍等情形。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鍾琪調度得宜。是以有此克獲。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乖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一

張遲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其罪。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大學士矢志篤誠。必能使壁壘一新。功成迅速。不似訥親等之偷安自逸。致餒士氣。但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現在軍中。身膺重寄。乘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效當前者。即相機董率將士。鼓勇先登。縱未能犁庭掃穴。而多克堅礮。擒勦醜類。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褫賊魄。即經畧到後。諸事雖屬同功一體。尚不若經畧未

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見伊感激圖報之實心。仰副朕棄瑕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光耶。其目下進取光景。若何著一併具摺速行奏聞。可傳諭知之。又諭此次岳鍾琪所報攻克跟雜葛布基等處。看來似距賊巢不遠。但此處圖中未經注明。著將軍機處奏片。並金川輿圖。寄與傅爾丹。岳鍾琪令其將現在攻克地名。並各路官兵某人所領。已至某處。某人所領。尚駐某處。計離賊巢道里若干。逐一粘簽。即速馳奏。○護川陝總督傅爾丹奏謝得旨。訥親等辜恩負國。已有處分。卿今護理總督。董兵臨敵。豈可坐視。且朕今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卿豈可待大學士之至。而後告成功耶。此際宜勉之。可進則進耳。此旨到。將近日情形。卿何以鼓勵布置。何以進取攻奪。一一據實速奏。以慰朕望。不可仍似訥親張廣泗之流也。○工部等部議覆。大學士管南河總督高斌奏稱。江

平定縣志卷之六

一

南隄工。每歲加高五寸。銷銀不過三萬兩。綿亘千有餘里。經歷一年。人畜踐踏。風雨摧殘。所加五寸。僅抵剝蝕。是以不能如豫東兩省之高厚。請將歲搶二修。椿埽錢糧節省之數。斟酌多寡。每歲相度平險。於歲加五寸外。隨宜加培。所用錢糧。總不得過四十萬兩。統於該年椿埽等工。彙冊報銷等語。查歲搶報銷。向無定額。今若以四十萬兩為準。恐開捏報。侵冒之漸。應行令河臣督同該道。親行確勘。

實錄卷三二六

十一

審視水勢之大小。工程之平險。有應加培者。逐一妥辦。仍照例分案造報。從之。命署刑部尚書阿克敦管理翰林院掌院學士。壬辰。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督撫丁憂不得遽行送印。任內文卷。擇司道一人代行。聽候諭旨。方行離任。此定例也。今據湖廣總督新柱奏報。湖南巡撫楊錫綬。丁憂。援照前撫趙宏

恩之舊案。將印信交與布政司護理。在楊錫綬之意。不過以守制為重。欲博盡孝之虛名耳。不思定例。既有司道代行。一切政事。自可無庸分心。於盡孝之道。兩不相妨。而巡撫責任封疆。印務關係重大。定例候代。殊有深意。趙宏恩所行。豈可援以為例。即如吳同仁。一聞母病。棄官而歸。經督撫叅劾。朕以其尚知子道。格外寬免。今乃以賄託薦舉。敗露好名。究何益耶。嗣後督撫俱著遵例行。有似此者。

實錄卷三二六

十二

以違制論。諭軍機大臣等。現據傅爾丹奏。請添調滿漢官兵二三萬。朕已命軍機大臣酌量分派調往。計其陸續到營。當需時日。從前岳鍾琪減撤土兵。召募新兵。千有餘人。頗稱精銳。昨奏到黨壩進攻情形。屢有克捷。固由岳鍾琪調度有方。而新募士卒之奮勇得力。已著明效。現在所有缺額。自應儘數召募充補。其各路軍營。據報現存二萬五千餘人。此內老弱傷病。不堪臨陣者。著於經畧大學

士傳恒未至之先。即行實力裁汰。就近召募驍勇。以實軍伍。務期士皆果銳。餉不虛糜。如機有可乘。即宜鼓舞深入。不必坐候經畧之至。前降諭旨甚明。再。前據訥親奏報。哈攀龍在軍前。尚有勞績。而後此並未見伊出力之處。哈尚德向負勇名。董芳等亦經朕特遣諸人現在進剿何地。有無奮往行走。著傳爾丹傳諭詢問。令其各行具摺。交傳爾丹。由驛站速奏。尋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

第。四川提督岳鍾琪覆奏。現在軍營缺額。及老弱傷病等。遵旨召募裁汰。查定例。陣傷亡故兵丁。應於軍務事竣後。查明伊屬眷口。養贍無資者。准給半餉。但出師日久。必俟事竣查辦。家口待哺堪憐。前任督臣張廣泗。令各營陣亡者。如係守兵。悉停募補。以其糧給故兵家屬。係戰兵。則令守兵充補。以所遺守糧給故兵家屬。以致兵額愈缺。請現在陣傷亡故兵丁。即行文本營查明。如有親老丁單。別

無子弟頂補者。即給半餉養贍。不必俟事竣其遺缺。即行募補。經軍機大臣議准行。○調江西巡撫開泰為湖南巡撫。以山東布政使唐綏祖為江西巡撫。登萊青道衛哲治為山東布政使。○癸巳諭。兆惠現在出差。其戶部侍郎事務。介福不必署理。著舒赫德兼管。行走。在侍郎之前。○諭軍機大臣等。金川小醜尚未蕩平。朕已專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剋期奏功。除前經派調東三省及京兵共五

千外。現在軍營兵數尚覺未足。經軍機大臣議於陝甘二省調撥漢兵一萬五千名。雲南調撥漢兵二千名。貴州調撥漢兵二千名。湖北。湖南各調漢兵四千名。西安調撥滿洲駐防兵二千名。四川調撥滿洲駐防兵一千名。朕已允行。著該督撫將軍副都統等詳加選擇。務期漢仗雄壯。技勇熟練。方准入選。定期來年三月內。全抵軍營。毋得貽誤。至西安與四川相近。令該將軍會同該撫。作速料理。約

俟經畧到營之時。即令抵營。四川近在本地。更宜即速辦理。此等兵丁。俱不得以老弱疲怯之人。冒濫充數。現在軍營。因從前挑選不慎。飭令嚴行裁汰。此次各省兵丁到營之時。經畧自必據實奏聞。倘有前項疲弱充數之弊。朕惟各該督撫將軍副都統等是問。○軍機大臣等議覆。護川陝總督傅爾丹酌陳添調滿漢兵丁事宜。奏稱。現存戰兵。各路止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應請於雲貴湖南三省。及川陝二省。調漢兵二三萬名。其滿洲兵。請於奉天寧古塔黑龍江三處。調取四五千名。京師八旗內。調取一二千名。定於明年四月內。齊集至營。其調取漢兵之內。雲南可派廣南府土官儂振裔。二官儂振岡。領精壯沙兵二千名。內帶板蚌習水性者三百名。又臨安府納婁司土官普天明。土千總李必勝。領精壯黑獐羅一千名。元江府土守備施諾利。土千總施尼勒。方國臣。共領精壯黑獐羅一千名。

再貴州長寨營。定番州。二處派帶狼毒藥箭土兵五百名。以上各兵。皆勇悍慣戰。為金川所畏等語。除滿洲兵。已於東三省及京師八旗內。派出五千名。無庸置議外。查陝甘二省兵數。約及十萬。原撥止一萬餘名。應請再調一萬五千名。雲南共兵四萬八千餘名。已調二千名。應再調二千名。貴州共兵三萬七千餘名。已調三千名。應再調二千名。湖南共兵二萬四千餘名。應調四千名。湖北與湖南接壤。從前岳鍾琪亦曾請用楚兵。應亦調四千名。以上共有二萬七千名。再請於西安駐防旗兵內。調二千名。四川駐防旗兵內。調一千名。以足三萬之數。陝甘二省。應派總兵二員。副將二員。叅將四員。統領湖南湖北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二員。叅將二員。統領雲南貴州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一員。叅將一員。統領西安應派副都統一員。協領一員。統領四川應派協領一員。統領務於來年三月內。齊集金

川軍營其所奏調遣雲貴沙兵之處傳爾丹不過得之訪聞其是否有用俟臣傳恒到營之日籌酌得旨依議速行○又議金川一路驛站應設專員承辦方期迅速無誤自京至西安計二十四站西安至成都亦二十四站請每二站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往來稽查每十站設司官一員總司稽察所設驛站內有兩驛相距遠處於適中之地添設腰站交各該督撫妥酌其口外未設驛站處現

實錄卷三十二

三十三

據四川巡撫咨明兵部由成都灌縣汶川三江口瓦寺漩口一路自紅石起到軍營安設馬步二十四塘每塘馬十二匹馬夫六名掛號兵一名蠻夫三名但口外地方與內地情形不同如何安設聯絡之處難以懸擬請派筆帖式十員撥什庫十名司官一員跟隨經畧大臣於應設臺站處分布駐劄所有應派筆帖式撥什庫及司官等交該部旗揀選送軍機處挑定派往得旨依議速行○甲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定鹵簿五輅之制諭朕敬

天尊

祖寅承必祀

壇

廟祭器聿既稽考古典親為釐定命所司準式

敬造質文有章精潔告備自今歲

圜丘大祀為始灌獻陳列悉用新成祭器展虔敬焉古者崇郊享則備法駕乘玉輅以稱鉅

實錄卷三十三

三十四

典國朝定制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其名參用宋明以來之舊而旗章麾蓋視前倍簡今稍為增益更定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合三者則為大駕鹵簿

南郊用之

方澤以下皆用法駕鹵簿五輅酌仿周官及唐宋遺制金玉象革各如其儀乘用亦自今歲南郊始光昭羽衛用肅明禋諭所司知之○又

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攜帶花翎二十。藍翎五十。以獎賞兵弁之効力傑出者。○又諭曰。派往軍營之大臣官員兵丁等所借官項。俱暫停坐扣。俾得全支俸餉。以養家屬。凱旋時効力有功者。仍酌量加恩。○又諭曰。簡親王著加恩賞給半俸。令其養病。其所奏應交俸銀。著免其交納。於俸銀內分扣。○賑卹山西陽曲太原二縣水災。大同應州懷仁馬邑五寨鳳臺崞縣七州縣電災陽高永濟臨晉虞鄉猗氏解州六州縣旱災貧民。○乙未。諭曰。訥親先世軍功所得公爵。本列三等。後蒙恩晉為一等公。至阿爾松阿承襲時。銷去恩詔所加。以二等公。世襲罔替。朕登極之初。訥親以孝昭仁皇后戚屬未封。向該旗呈請。朕因外戚雖同。其中不無差等。所請原非定制。惟是訥親行走勤慎。實心供職。因晉封為一等公。此朕特恩也。慶復所襲公爵。係伊父緣

孝懿仁皇后恩封身故後該旗請襲

皇祖留中未發

聖心殆有差等後

皇考追念

孝懿仁皇后慈撫舊恩推榮於隆科多特令承襲慶復繼之此

皇考特恩也訥親之一等公慶復之公爵自不得與納謨圖伯起公爵比此等加恩襲爵之人果能勤慎出力尚可准其承襲若緣事革

實錄卷三二六

三

退即應停止今訥親深負朕恩革職治罪所有特加之一等公應行銷去仍以伊先世軍功之二等公著策楞承襲慶復既經獲罪其公爵承襲之處著停止朕辦理此事大公至正深望世祿勲臣黽勉策勵同休共戚以保祿位著吏兵二部載之方策永為定制又諭川陝總督印務前降旨令經畧大學士傅恒帶管原為節制三省便於調度其尋常應行事件繁多不當令其分心兼顧所有陝甘

事件已交瑚寶辦理四川事件著交班第辦理經畧大學士不必躬親總督任內庶務專一經理進勦事宜俾膚功早奏以副朕懷工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稱閩省營伍需用鉛向係往楚採辦今楚省鉛價倍昂官價不敷查南洋回棹商船向有黑鉛運厦發賣請照官價抽買四萬五千餘觔以供歲需倘遇閩省配鑄洋銅需用黑鉛之年亦一併向商抽買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淇縣民王宗武妻郭氏○丙申諭豐安著署領侍衛內大臣來保仍著辦理領侍衛內大臣事務○命莊親王允祿管理國子監算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月丁酉

上詣

平定縣志卷二十七

皇太后宮問安。諭各省漕船幫丁行月漕截等項銀米。如遇截漕留減。其給過各項錢糧。分年扣追。此定例也。浙江乾隆八年截留運閩案內之紹興後幫。乾隆九年截留臨清案內之台州前幫。海寧所幫。乾隆十年截留本省備用案內之杭前後杭右後。二幫皆有應追未清之項。若按限扣追。丁力未免拮据。著將紹後幫應完一限銀兩。海所幫應完兩限

銀兩。俱分作三年扣還。台前幫應完兩限銀兩。分作四年扣還。杭前後右後。二幫應完一限銀兩。分作二年扣還。俾丁力寬紓。以示朕體卹旗丁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鎮遠鎮總兵冷文瑞。於署古州鎮任內病故。所遺原缺。著宋愛署理。仍暫署古州鎮事務。俟哈尚德凱旋回任之日。宋愛如未服闋。仍著署理鎮遠鎮總兵。服闋後。即著補授。命戶部尚書尹繼善。充國史館正總裁。○戊戌。

平定縣志卷二十七

上幸寶諦寺。閱八旗演習雲梯兵。駐蹕靜宜園。○諭京師護軍叅領護軍校護軍內。有曾經出師。并騎射好者。揀選補放綠營員缺。其圓明園護軍叅領護軍校護軍等。非京城經制官兵。是以並未揀選。但伊等內既有可以選用之人。且差務較前有增。看來俱各黽勉。將事自應照京城一體揀選補放。以示鼓勵。嗣後揀選補放綠營員缺時。將伊等入於京城各該旗。會同管理圓明園兵丁大臣等一體

揀選○已亥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江蘇從前被災地方所貸籽種牛草等項銀米節經該督撫題明分年緩帶今秋既獲豐登自應按限催徵但朕念該處連歲歉收帶徵之項遞年積累為數孔多若應徵銀米併集一時小民既須措辦本年正供及積欠地漕銀兩又應交還帶徵欠項恐力有拮据著加恩將淮安府屬之山陽阜

寧清河桃源安東大河淮安二衛徐州府屬之銅山沛縣邳州睢寧揚州府屬之寶應海州并所屬之沭陽贛榆自乾隆五年起至乾隆十三年未完籽種牛草米麥等項共三十九萬餘統於己巳年麥熟後起限分作四年帶徵其太倉州屬之崇明縣上年潮災頗重本年二麥復被雹傷情形亦與他邑不同所有乾隆十二年並本年借給籽種口糧亦寬予二年之限於來歲麥熟後起徵如此則民

力既得寬紓災區元氣漸復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岳鍾琪奏報申達等處官兵頗有斬獲非卡撒諸路退却不前者可比足見岳鍾琪實心任事乘此軍聲速為進取則破竹之勢當不難即奏成功但目今又經旬日情形未知若何雨雪可曾晴霽有得前進處否觀岳鍾琪行事自不肯如張廣泗之推諉坐待經畧之至但攻勦之事利於乘機速進不宜持久觀望可再行傳諭岳鍾琪令其及時奮力於經畧未到之先多能擒斬賊衆奪據堅碕儘力前進雖經畧到後固屬同功一體要不若先行克捷於岳鍾琪更為有光也訥親曾奏內大臣及副將等官皆擇障蔽處所遙觀督戰此豈身先士卒之道岳鍾琪如何行走雖未奏明然據伊所奏亦稱皆據營官稟報等語聞軍中交鋒之際惟令偏裨率領士卒大員多不親行此亦向來惡習岳鍾琪此際曾身親督戰否將來經

畧到彼必當親臨督率以提督大員必俟經畧親臨方行前往於顏面殊有關係其向來如何行走目今伊統兵如何行走之處著即行奏聞前此之失不必迴護朕亦不怪若此即能於經畧未至之前奮勇督戰稍有進取則可嘉也再前曾傳諭訥親軍營消息務令隔數日即當由驛遞馳奏一次今訥親已離軍營傅爾丹岳鍾琪現在領兵即當遵照前旨數日一奏俾音信時通情形如覩以免懸

念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朕前降旨命傅爾丹等相機進兵即將情形具奏至今未據奏聞傅恒未至軍營之先滿兵至營者有二百餘名傅爾丹等酌量如有進兵之機即督率新舊滿漢兵速進若無進兵之機滿兵不可輕用從前訥親辦理不善且臨陣退避是以未立寸功今岳鍾琪一路屢戰克捷獨爾等一路毫無奮勉況爾等處滿員衆多顏面攸關從前訥親等在營猶可推諉今業將伊

等治罪正爾等立功之時豈可仍前觀望若謂冬令難以進兵豈有攻戰必待春秋之理乎現在大學士傅恒將至軍營伊一到必督率前進爾即不恥獨不懼乎傅恒至彼成功雖亦係衆人之功不如未至之前爾等即奮勉建功更覺有光也再從前訥親等在軍營並未親身督戰斯時傅爾丹等在何處如何行走之處著一併奏聞其嗣後軍營光景隔數日即當馳奏一次著傳諭知之○又諭江

蘇被災地方節年民欠籽種牛草銀米等項三十九萬餘據該督等奏請分年帶徵朕已格外加恩照伊等所請降旨但此等欠項從前既已緩帶今又從寬量為分年催輸原係朕寧留有餘於民之意若該督撫等恃有特恩並不實心督率屬員設法辦理以致屆限仍復拖欠朕必按例加以處分至上江災地節年亦有欠項摺內未據奏及俟該督等會覈具奏到日朕酌量另降諭旨此旨著策楞

一併傳諭納敏令其一體遵照。河南巡撫碩色奏軍機處臺站單內開豫省於淇縣淇門驛。滎陽縣索亭驛。澠池縣義昌驛。閩鄉縣鼎湖驛共設四站。每站備馬八百匹。車三百輛。共計需馬三千二百匹。查豫省驛馬共四千五百餘匹。各驛遞送本章及火票公文。差使未便全調。臣擬調驛馬二千五百匹。餘調南陽鎮營馬三百匹。河北鎮營馬四百匹。其車共需一千二百輛。恐站所一時未能多雇。令鄰近州縣協雇。又恐各站程途每隔三百餘里。官兵五日一次接踵而至。所設車馬須更番遞送。現酌於正數外。每站另備餘車餘馬。沿途米麪薪芻草料俱豫備。再豫省第二站奉文設於滎陽縣索亭驛。查滎陽安站須由滎澤渡河。而滎澤渡口。河流散漫。時有凍阻。其上游孟津渡口。素不結冰。又近七十里。應將索亭站改設河內縣之覃懷驛。由孟津縣渡河報聞。○鑄給福建新設之閩縣永慶

司巡檢印信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請也。庚子。上至靜安莊。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皇太后宮問安。○上還宮。○諭曰。大學士傅恒經畧金川。現在擇日起程。所有傅爾丹岳鍾琪班第等奏報軍營事件摺匣。著沿途探聽經畧所至地方投遞。即著經畧大學士傅恒開看。俾得備悉。現在情形。其有應辦理者。即行豫為辦理。應陳奏者。即行查奏。仍將原摺封固進呈。庶於軍務有益。兵部即遵諭速行。○又諭朕惟繪繡山龍。垂於虞典。鞠衣揄翟。載在周官。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則朝祭所御。禮法攸關。所繫尤重。既已定為成憲。遵守百有餘年。尤宜繪成圖式。傳示法守。自朕之朝冠。朝服。常冠。吉服。以至王公大臣。九品以上官員之朝帽。朝衣。自

皇太后。皇后。皇貴妃。妃嬪等之朝冠。朝服。以至王妃命婦之朝帽。朝衣。向來如何定制之處。著三和會同汪由敦。旺札勒阿岱詳細商酌。考定章程。遵照式樣。分晰滿漢蒙古名色。繪圖呈覽。俟朕酌定。以垂永久。○戶部議覆盛京將軍仍管寧古塔將軍阿蘭泰等奏。覆永吉州改設理事同知。通判。原設民壯。難以裁減。應如所請。照舊存留。又稱永吉州吏目。伯都納州同。俱已裁汰。改設巡檢。均應各留書吏一名。皂隸四名。民壯四名。馬夫一名。門子一名。所餘原設書役。均應裁汰等語。查奉省所屬巡檢。向例未設民壯。該將軍所請巡檢二員。各留民壯四名之處。應併裁從之。○刑部議准。調任廣西巡撫鄂昌奏。稱百色同知衙門。承審命盜案犯。向未設有監獄。查署側有公所屋。請改作監房。各土屬解審人犯。俱歸監禁。所需禁卒。即在思恩府額設禁卒內酌撥二名。百色原設巡檢一員。其監獄事務。

即歸該巡檢管理。遇有疎防。以巡檢為專管。同知為兼管。囚糧在百色常平倉穀內碾支。至處決人犯。該同知會同武員監決。如同知公出。即令思恩府委員監決。從之。○命署刑部尚書管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充日講起居注官。○教漢多羅郡王鄂勒哲依圖薨。以其子喇錫喇布坦襲爵。○辛丑。諭朕閱翰林院撰擬孝賢皇后冬至祭文。內有泉臺字面。此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即王公等宜不用。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乃漢文既已誤用。繙譯亦不校正。大學士張廷玉等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謹之義。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罰本俸一年。吏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稱玉環地方。從前分屬太平。樂清兩縣。雍正六年。專設玉環同知。管理乾隆十二年。裁玉環同知。以温州府海防同知移駐玉環。定為

海疆題缺查玉環為溫台門戶與溫之樂清台之太平相為犄角其地墾田煎鹽及捕鳥為業者悉皆二縣民是以設專員定為溫台玉環同知凡涉玉環事務溫台屬縣俱聽管理惟盤查屬溫處巡道是其地原兩郡聯界不便偏隸溫郡至溫州府海防同知原管山海巡查本為緊要今若移駐玉環遠隔大洋本郡事務必難兼顧而以溫郡府佐管轄台屬呼應不靈請將溫州同知與玉環同知兩缺仍照舊制玉環同知員缺仍照原例在外揀選題補溫州府海防同知員缺仍定為衝繁中缺歸部銓選從之○戶部議奏署四川巡撫班第奏請撥軍需二百萬兩於山西撥銀五十萬兩廣西撥銀五十萬兩部庫撥發一百萬兩從之○命莊親王允祿恂郡王允禩大學士來保署刑部尚書阿克敦兵部尚書舒赫德考試武舉騎步射技勇○以故

雲南縣土主簿張文裕之弟慶裕襲職
壬寅

上御乾清門聽政○策試天下中式武舉楊德潤等九十三人於太和殿前○諭軍機大臣等阿蘭泰辦理盛京兵丁既已遲誤且盛京之兵亦不如索倫達呼爾其盛京兵一千名來京之處著即停止但令哲庫諾一人來京應補盛京兵數著即行文黑龍江將軍傅森將遊牧索倫內之阿爾拉阿巴圖克敦阿巴雅拉阿巴濟親阿巴托新阿巴呼倫貝爾地方之索倫并達呼爾內之善於步履漢仗可觀年力精壯者挑選一千名餘丁內如有漢仗好者一并挑選派賢能協領一員照料辦理即令來京務於十二月二十前必到其所帶隨從之人若有情愿各帶子弟者照原議之數准其帶往到京之後即交與哲庫諾帶往金川○以通政司通政使世臣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故貴州豐寧土長官司楊文謨之

弟文明故青海多倫尼托克業爾吉族百長
庫魯素隆之姪林慶袞各襲職旌表守正
捐軀之廣東豐順縣民林灶妹妻柯氏 癸
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訥親奏稱
十月初六日奉到會商岳鍾琪願以三萬五
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情形詳悉定議之旨
旋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至美諾面議并
知會傅爾丹班第等訥親於初二日至黨壩
初四日即回其於彼處情形何能周悉且伊
既與岳鍾琪面談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
人進攻之說竟全未述及而必調至美諾往
返經旬曠廢時日且正當乘機進剿之時而
主將離營他出何以督率調度此在訥親昏
憤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傅爾丹當
已各還原駐營次可即速傳諭伊等不必前
往黨壩與岳鍾琪商議即遵照近日屢次所

降諭旨努力進兵相機攻剿毋得怠日玩時
老師坐守其良爾吉王秋二人前降旨令張
廣泗親帶來京今據訥親摺中有遵旨明正
其罪之語而於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
傳諭傅爾丹岳鍾琪等如二人已經正法或
張廣泗已經親帶來京著查明奏聞如尚未
辦理著俟經畧大學士傅恒到日查辦又
諭前據喀爾吉善等具奏漳泉二府被旱失
收豫籌接濟朕曾降旨截留江浙漕米共十
五萬石令各該督撫會商撥運以資海疆民
食今復據喀爾吉善等奏稱臺灣府屬之鳳
山臺灣彰化三縣秋雨缺少收成歉薄米價
昂貴請將兵糧及平糶應補穀石停買覈計
各廳縣積儲數目除撥運內地穀十萬石外
通臺存穀二十五萬石但恐有借撥懸宕之
項等語臺地米穀向來接濟漳泉若臺郡失
收則海外民食較之內地尤為緊要今通臺
存穀既止二十餘萬石原不為多而泉漳二

郡已有截漕之十五萬石。雖該督撫目下尚未接到此旨。而將來可資糶濟。則喀爾吉善等前奏撥運內地之十萬石。自應仍留臺郡。以為有備無患之計。可傳諭該督撫。如此項穀石。已經起運及半。或二三萬石。其餘即行停止。不必再運。如尚未配船搭運。即全行停止。並酌看泉漳情形。倘所撥漕米尚有不敷。應速行奏明。候朕於江浙漕糧內。再為酌量動撥。運濟本年各省秋成。均屬豐稔。縱加撥

數萬石。亦無妨礙。總期泉漳及臺灣兩處各有儲備。來年青黃不接之時。糶賑充裕。民無艱食。以副朕軫念海疆之意。○福建建寧鎮總兵官袁政故。以浙江杭州副將傅祿為建寧鎮總兵官。○緩徵安徽貴池。青陽。石埭。懷遠。阜陽。潁上。霍邱。泗州。盱眙。太平。十州縣并泗州衛夏麥水雹成災地。新舊錢糧貸貧民口糧籽種。○甲辰諭。乾隆八年江浙二省截漕二十萬石。運閩備用。經崇明總兵胡貴親

詣上海陸續雇備海船。分作六幫押運前往。今所有江蘇浙江截漕十五萬石。由海道運閩之處。著派崇明鎮總兵王澄押運。令其與該省督撫會商。雇覓船隻銜尾揚帆。分幫前進。該鎮沿途留心稽查。照看約束。弁丁催趲督率。毋令米色微變。船戶偷漏。遲延時日。致滋弊端。務期辦理妥協。直達閩疆。以裕儲積。

上詣

乙巳

雍和宮行禮。○刑部議奏湖南巡撫楊錫紱奏稱。民人陸有山。砍死胞弟陸啓鳳等四命一案。擬斬決。查律當凌遲處死。妻子流二千里。應令再議。得旨。此案陸有山。砍死胞弟陸啓鳳等四命。該撫照例定擬斬決。刑部以該犯殺死胞弟。罪止絞候。其殺死張氏母子三命。俱係凡人。當依律磔刑。駁令再行妥議。雖由輕入重。例應題駁。但罪犯原擬不至於死。而駁入大辟。自當俟覆到定案。以昭鄭重。此案

陸有山之兇惡殘忍。允宜寸磔。在該撫已擬立斬。固係決不待時之人。該部即應按律改正。請旨完結。若仍循常例駁令再擬。不惟往返遷延。兇犯轉得偷生苟活。且恐該犯或畏罪自盡。或痠斃囹圄。不獲明正典刑。何以懲兇。徒而彰國法。陸有山著照部議。即凌遲處死。嗣後有似此者。該部於本內聲明。遵照辦理。餘依議。又議奏。原署江蘇巡撫安寧奏稱。西洋路西亞國人王安多尼。意大利亞國人譚方濟。各在江蘇昭文縣行教。往來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各屬。煽惑男婦。事發拏獲。將王安多尼。譚方濟。各照化外人犯罪律。擬絞。窩頓之昭文縣民唐德光。常熟縣民婦沈陶氏。照左道惑人為從。律發邊外為民聽從入教。混稱會長之尤元長等。照違制律。杖枷。附教載送之唐興周等。杖笞有差。失察之地方官。叅處除王安多尼。譚方濟。各及從犯唐德光。俱在監病故。毋庸議外。沈陶氏係婦人。照

例收贖。餘俱如所擬從之。○蠲免江蘇泰州及銅山縣夏麥被水雹成災地本年額徵錢糧有差。○賑卹陝西耀州富平三原咸陽高陵臨潼渭南興平醴泉涇陽咸寧長安同官扶風岐山大荔蒲城白水韓城朝邑澄城郃陽華陰乾州武功二十五州縣旱災貧民。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太原縣民郝林女郝氏。丙午。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張兆璠溫有哲孫儀湯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劉紆青等武進士出身三甲葉信等同武進士出身。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畏縮乖張。種種舛謬。朕前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奏至。更復浮混無恥。且皆謗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畧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乃一切推卸。在張廣泗此番罪譴。本無可寬。但出之他人。尚為有

辭。訥親則無可諉過。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畧。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參奏。即一面參奏。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觀其遲迴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蓋以一參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為卸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其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觀諸事。亦據一一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且伊兄策楞。昨奏稱。訥親於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為國法所不容。請拏交刑部嚴加治罪等語。是伊兄尚知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

如此陳奏。則是伊全不以軍務之輕重介意。非天奪其魄。喪心病狂。則目無國法。不畏三尺。辜恩負國。莫此為甚。此摺著交部存記。尚有續降諭旨。究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併案請旨。該部知道。○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臣等原議。京兵一千七百名。船廠黑龍江兵三千名。分為十六起起程。每起兵三百名。今遵旨酌量。每起兵五百名。應將京兵一千七百名。分為四起。頭起兵五百名。餘俱四百名。船廠黑龍江兵。每起俱五百名。應行文直隸河南西安四川各督撫將軍等。令將驛站所需車馬。作速添備。得旨。依議速行。○丁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喀爾吉善。巡撫潘思榘。奏稱。有已故羅教邪黨姚煥一之徒。嚴友輝。黃永喬。因江西石城縣關拏。黃永喬已經就獲。嚴友輝住寧化縣龍上里地方。知縣周天福。帶領民壯往緝。業經擒獲。

並於該犯家內搜出經像符印。乃伊同教嚴玉等糾衆百餘人持械圍房放火拒捕搶犯。現委候補守備康信千總王軒馳往督緝等語。閩省建寧府老官齋邪教黨與焚掠村莊拒敵官兵。甫經該督撫等弋獲首犯分別正法完結。而嚴友輝仍敢怙惡黨邪。嚴玉等復拒捕搶犯。閩省民風固屬刁悍。亦由地方官於此等案件辦理草率。根株不淨所致。著傳諭喀爾吉善等。此案首從各犯皆係愍不畏法之徒。應照魏現一案速行嚴拏。務獲從重案擬以警刁風。且寧化乃汀郡第一獷悍之區。民間惡習目無法紀。必須極力振刷。始得漸為悛改。況此案人犯衆多。該督等所遣僅守備千總微員。恐不足資彈壓。自宜選差幹練大員前往督辦。庶官役不至懈弛。刁徒尅期就獲。固不可株累良善。滋擾地方。亦斷不可因循姑縱。虛應故事。俾邪黨漏網貽害將來。○戶部議准。護四川巡撫宋厚奏稱辦理

糧務之員。應每年給養廉銀二千兩。隨帶員外主事。每月四十兩。紙張筆墨銀。每月六兩。書吏。每月口糧銀四兩。經畧。每月養廉銀一千兩。賞需銀一萬兩。書吏。每名盤費銀四兩。紙張筆墨銀。每月十二兩。內大臣護軍統領等。每月行裝銀三百兩。每日鹽菜銀五錢。二三等侍衛。行裝銀一百二十兩。鹽菜銀一錢四分。藍翎侍衛。鹽菜銀八分。又被擄逃回及投誠番民。日支口糧米八合三勺。或炒麪一升。俟蕩平另議安插住支。再西路加調官兵增運糧餉。應購買騾馬三百頭。平坦處所安設馱運。每匹價銀八兩。從之。○賑卹安徽阜陽潁上霍邱三縣秋禾被水。鳳陽懷遠泗州盱眙來安五州縣并鳳中長淮泗州滁州四衛秋禾被旱。各成災貧民。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西平縣民王見士妻戴氏。戊申上御太和殿。賜經畧大學士傅恒勅書。諭曰。蔣麟經不稱總兵之任。著發往福建。現在杭

州城守副將員缺著喀爾吉善於所屬副將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即以蔣麟經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前曾傳諭吉慶查明塞楞額安寧周學健與兩淮商人有無交結寄頓之處令其據實查奏原因塞楞額等罪犯重大家產應行入官而伊等久歷外任淮商實為利藪恐平日有交結寄頓等弊不可令其隱匿遺漏吉慶惟應遵旨查辦如果毫無寄頓何妨據實奏明乃奏稱塞楞額等並無交結寄頓惟商人吳裕大江廣遠程觀泰等與周學健往來交結願出銀十萬兩贖罪等語該商等既無寄頓周學健賫財其素相往來又無關說干請何罪可治而橫加重罰國家有此政體乎吉慶所奏殊屬乖謬觀其如此居心實不可問將來必不能長承朕恩矣從前淮商遇地方公事捐貲報効出自情所樂從自屬踴躍急公之義尚無不可至以無辜坐譴令其出貲有是理乎吉慶若非查奏

不實巧於避重就輕則其卑鄙糊塗謬妄已極非尋常錯誤可比著傳旨嚴行申飭又諭曰總督新柱因新任安陸府知府王文裕不能勝任請與鄖陽知府張世芳對調摺內聲叙有另摺具奏在案字樣似屬先曾奏過之事朕因批咨部知之及閱後一摺又係會奏改調則前摺內所云具奏在案之語殊未明晰至新柱又奏稱湖南寶慶府屬之城步縣永州府屬之道州江華縣靖州屬之通道綏寧二縣因本年春夏之間陰濕凝滯至七八月發為疫氣居民傳染頗有傷損晚禾無人收割營兵亦多患病等語民間染患時疾雖因寒暑失調之故但至有所傷損且誤農功深堪憫惻朕日以生民為念既有此事該督應即早為入告何以至今始為奏聞殊屬延緩新柱為人拘謹且初任總督諸事尚未諳練而於漢文又非素習是以應奏事件緩急不能合宜而立言亦有欠妥之處嗣後當

諸事留心。毋得稍有疎忽。著傳諭知之。清字摺二件。朕已覽悉。留中。○兵部奏戊辰科武進士。補授侍衛。得旨。一甲一名張兆璠。授為頭等侍衛。二甲溫有哲三名。孫儀湯。授為二等侍衛。二甲劉紆青等十名。授為三等侍衛。三甲葉信等十五名。授為藍翎侍衛。○己酉。諭。打牲索倫達呼爾總管鄂布希。著留京。俟黑龍江後派之一千兵到京。令其帶往軍營。所有應得行裝銀兩。照侍衛叅領之例給與。

○命戶部尚書尹繼善協辦大學士。○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圜丘齋戒三日。○是月。戶部奏各省秋撥銀兩。得旨。知道了。湖北。湖南。江西。俱與四川鄰近。著將此三省實存銀一百一萬一千一百餘兩。解往四川。存貯藩庫。以備軍需之用。該部即傳諭各該撫。遵旨速辦。直隸總督那蘇

圖奏。滿兵進勒金川。經由直隸。商民聚集。用錢必多。錢價未免高昂。查司庫現存寶直局鼓鑄餘錢二萬六千六百餘串。今酌於良鄉清苑。正定。臨洺關。分站處所。每處發制錢八百串。委員經理。以平市價。使紋銀一兩。易制錢八百文。再。清苑附在省會。人居稠密。官兵經過。糧價不無滋長。查保定府新建倉內貯漕米易穀四萬石。今酌動碾米。豫備平糶。得旨。甚妥。知道了。○又奏。滿兵赴川。原議分十六起。每起三百名。隔五日一次啓行。臣已令各站豫備車馬應付。今軍機處咨以五百名為一起。令料理添備。伏思軍機處所議以五百名為一起。隔五日一次啓行。自十一月初五至二十日。京兵俱可起程。以臣愚見。若仍以三百名為一起。隔三日一次起行。計算自十一月初五至二十日。京兵亦可全數起程。得旨。軍行迅速。則成功亦速。汝不可為此奏也。即多費些須。何妨。速行辦理。莫誤軍機。

又奏直隸驛站原照部文備馬五百二十匹。今於二十八日接准部文大學士傅恒隨帶官兵於十一月初三日起身。共需馬七百二十餘匹。初四日起身之官兵又需馬三百餘匹。查十一月初五日即係京兵第一起啓行之期。今初三、初四連日每站需馬至一千餘匹之多。為時孔亟。途遠者亦難調到。臣悉心熟籌。惟有將現在調撥馬儘供經畧大學士隨帶官兵初三、初四兩日之需。其初五日第

一起京兵四大站共需馬三千二百匹。再於附近營驛馬內全數盡調。更將保定城守尉駐防營馬湊足。俟第一起京兵過後。各回營驛。其第二起至十六起京兵需用馬。仍將原續調之營驛馬分班輪應。報聞。○又奏靜海縣蒲港窪地方有正紅旗馬廠地一百五十頃七十七畝。在子牙河東岸。向有西隄一道。以障河水。康熙三十八年復築東隄。將此地夾入兩隄之中。久無渾水灌潤。漸致不毛。

乾隆三年東隄決三十餘丈。引入渾水。逐漸受淤。可墾。乾隆四年有天津縣武生楊普成等朋捏詭名。認墾地三十頃。以為霸占之由。經臣飭審勒退。此地原係馬廠官地。未便報墾。升科。應照河淀淤地之例。分給附近貧民認種。上等地每畝租銀六分。次等三分。每年徵解道庫。為河工添補歲修之用。如遇大水被淹。勘明豁免。不得請賑報聞。署兩江總督策楞奏臣弟訥親退縮乖張。辜恩誤國。請

交刑部嚴加治罪。得旨。朕自有處分。豈因人言而定耶。○漕運總督宗室蘊著奏東海營切近東北洋面。南有鳳凰城。北有墟溝城。距八十餘里。雍正元年將海州守備移駐墟溝城。雍正十年改為都司。仍駐北城。乾隆十一年因南城地面遼濶。烟戶稠密。前署漕臣劉統勲令該都司水陸遊巡。臣勘地形。南城防範固要。然酌選幹員巡守。可免疎虞。北城地處海濱。居民稀少。逼近鶯遊門。開海大洋。為

海防重地必得大員駐劄北城舊有衙署倉廩藥局臣飭令該都司率額兵移駐專力鎮守巡邏其南城地方即令該營派勤幹千把加意防範併飭該都司不時親巡查察報聞

○安徽巡撫納敏奏請効力軍營得旨此奏殊不可解以汝老邁有何用處而請出兵耶且汝非八旗親軍等比何必如此○又奏安省鳳潁泗一帶民俗好轉徙農佃每畢秋收扶老携幼四出覓食名為逃荒迨至次年二麥將熟始歸豐年率以為常雖經勸導飭禁錮習難返向來鄰省或未深悉但聞鳳潁泗等係積歉之區遇有流民過境即行照例留養賢送本年鳳陽等州縣雖有偏災而通邑原屬有收農佃宜各安業靜候查明給賑誠恐積慣外出者仍有覬覦之心請將安省偏災各州縣情形密移鄰省留心查察使游惰不得濫邀恩澤而實在流民得以全活報聞

○浙江布政使永貴奏請効力軍營得旨此

奏可謂多事若不出於誠更不可○定海鎮總兵陳鳴夏奏出洋巡汛情形得旨此等奏報惟應據實而查察亦應實力但云地方寧靜為粉飾之辭何益乎○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榘奏臺灣府屬之臺鳳彰三縣被旱田禾雖止十分之一第鳳臺兩縣上年已經歉收今歲又復被旱彰邑本年七月被水即繼旱災民力俱未免拮据請照例先行撫恤一月口糧仍分別被災輕重分數按月加賑其泉屬之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四縣漳屬之龍溪詔安二縣潮旱偏災民情實無因災乏食之狀現已借給籽種至歲暮尚恐有貧乏災戶應請於彼時確查酌借給四口以上穀二石三口以上一石五斗二口一石以資日食統於明歲秋成後免息還倉得旨覽奏俱悉一切撫恤事宜督率所屬實心妥為之○福建巡撫潘思榘奏漳泉兩郡民情獷悍其習之最惡者莫如糾眾結會與學

習拳棒二事。臣嚴諭各州縣實力查拏。於長泰漳浦海澄等縣訪獲父母會比帝會祖師教等案。從重究懲。得旨是知道了。署湖廣總督新柱奏。楚省督標三營額馬二百匹。僅存九十六匹。又多疲瘦不堪。其所缺一百零四匹。惟左營現存馬價一百二兩零。餘俱難以查考。前督臣塞楞額在任兩年。不一察究。玩誤已極。而各營將領亦不能辭責。應即查叅其派赴川官兵數內。本標三營共馬兵六十五名。請將衙門辦公事之武昌關口岸銀兩借給買馬。先儘出師兵帶往。餘陸續買補。於來年應領朋銀內扣還。得旨。覽奏俱悉。署湖南巡撫布政使溫福奏。請効力軍營得旨。所奏冒昧。汝往何用。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十月十三日雨雪普遍。麥田滋潤。據農民云。歲內即無雨雪。麥亦可望豐收。得旨。此語即非誠。十三日之雪。不過一二寸許耳。正藉臘雪。何云可無。若如此存心。將來必致

諱災戒之。山西巡撫阿里衮奏。臣兄訥親退縮乖張。負恩深重。臣請自備鞍馬。隨同經畧大學士傅恒前往軍營。為士卒先。以補兄罪。得旨。更有何顏為此奏耶。但父子之罪尚不相及。何況兄弟乎。此番處分。實出意料之外。竟如鬼使神差。朕既用自愧。亦復憐彼。而不肯為姑息優容之舉者。則以天理人情國法。王章之所在。不敢容其私焉。不妨將此旨與汝兄看也。甘肅巡撫黃廷桂奏。報初二日。平涼府固原州地動。壓死四十餘人。報聞。又奏報。乾隆二十三年。寶豐縣續招民一百六十四戶。墾地九十五頃餘。報聞。甘肅提督海亮奏。謝并請陞見。得旨。不必來。汝在太原尚屬稱職。今更宜加勉。肅州重任。瑚寶章程可守。更加之以實心實力。久而不懈。則善矣。○安西提督永常奏。沙州營之巴顏布喇地方。現駐防兵。原為防禦噶斯一路而設。其至噶之道里遠近。營中並無知

曉之人。臣前任安西。曾差弁兵自巴顏布喇正西往探。行及千里有餘。多係戈壁。以水盡未得至噶斯。而回。臣今選千總二員。帶外委二員。兵四十名。給騎牽馬駝。多裹口糧水漿。於八月二十五日起程。指令自巴顏布喇由黑打坂之西南往探。沿途即於所帶兵中。留安卡撥以通聲息。於十月初八日回稱。自巴顏布喇西行。約七百餘里。至黑打坂向西南行。一路多山。僻水草極少。行及六百餘里。到一古墩。有水有草。更有築下臺坎基址。細看創造工程。乃係我朝駐過人馬形像。從此四下踏勘。至南一百餘里。亂山上。望見南有一帶雪山。所帶外委潘有仁。曾在青海出兵。到過噶斯。據說這雪山下。似噶斯大路。又南一百餘里。到雪山下。見有東西來往大路。是馬駝走下舊蹤。多被風吹雨湮。據潘有仁言。此路前征羅卜藏丹津時。走過地名花海子。即噶斯大路。臣伏思。自巴顏布喇往西南一千

四五百里之外。並無別夷部落。所有舊蹤。應係準夷兩次進藏。熬茶經過之蹤。無疑。今得探明。於巴顏布喇防禦哨探。有裨報聞。○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奏抽調官兵分防安卡情形。得旨。看汝等之志。總重於自守。而無進勦之心。非所望也。○又奏。前赴美諾會提臣岳鍾琪。議由黨壩進攻事宜。得旨。此等料理。總不足憑。朕惟俟大學士傅恒到彼。自有成功捷音耳。○署四川巡撫班第。又奏。臣於十月初九日。抵卡撒營。查看糧運。陸續到營。供支無誤。臣又親赴左右山梁。腊嶺。色爾力等處。周視營伍。體察兵情。該鎮將等。皆以士氣積餒。殊乏鬪志。臣加意鼓勵。飭令相機擒撲。使逆番不得休息。我兵不致徒事株守。得旨。覽。殊不愜朕意也。○前任兩廣總督尹繼善。奏江蘇省乾隆十一年。普蠲錢糧。經部議。學租湖河灘租等項。錢糧不准蠲免。至於學田。項下應納該年地丁。則統

歸民賦地丁內一體蠲免此外又有義田獄田其應納地丁亦在統蠲之內惟是學義等田雖係官產其承種之佃戶原與民田無異民田業主當恩蠲之年俱酌免佃戶租籽學義等佃事同一例是以前藩司安寧飭將學義等田官產照額編地丁之數於官佃應納租籽內扣讓一半每畝所讓約止數升此與民間減收租米情事相同於錢糧無涉迨乾隆十二年輪免安徽錢糧一切照江蘇成規

實錄卷三百二十二

六十五

辦理前撫臣潘思渠並不詳細斟酌竟以仿照下江減免學田錢糧一語混行通飭以致各屬奉行舛錯有將不應免之學租銀穀誤免者有全免地丁之外又照地丁之數將學租扣免一半者又有誤照馬田之例扣免十分之三者辦理實屬錯誤報聞○貴州巡撫愛必達奏臣兄訥親坐失機宜負恩誤國臣所駐地方密邇西蜀又現奉旨派撥黔兵二千名前往軍營調用請赴軍前聽候經畧差

委以稍贖臣兄之罪得旨汝不必去知道了

實錄卷三百二十三

六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隆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一月辛亥朔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納敏奏安徽

省自乾隆元年起。至十三年三月止。未獲新

舊盜案。共一百二十六起。又續報盜案八起。

勒捕躡緝。陸續拏獲新舊盜案共三十六起。

俱訊明供認。起有贓據。但其中有一盜行劫

三四案者。亦有供出竊劫鄰省之案者。均須

關供質訊等語。安省劫盜繁多。納敏所奏拏

之案。不及四分之一。此等行劫兇徒。若不嚴

拏務獲。速正典刑。何以弭強暴而安善良。至

所奏其中有一盜行劫三四案。均須關供質

訊之處。向來盜犯一經審明。恐即行正法。往

往有借案拖延之弊。又有代認別案。致真盜

脫逃之弊。若任其狡供。懸案不結。兇徒何由

示懲。況既已供認贓據。確鑿縱有別案。亦宜

究明。速結。毋令遷延歲月。至或並非本案盜

犯。而地方官急圖銷案。捕役為之授意。該犯

自知法無可貸。甘心代認。轉使正兇漏網。盜

風因之日熾。任封疆者不可不知。納敏於該

省盜案。並不上緊躡緝。辦案又復延緩。殊非

戢盜寧民之道。可即傳諭。令其將已經審明

者。速行定案。其未獲案犯。選差設法勒限嚴

緝。務期弋獲。毋致脫漏遠颺。庶使盜風止息。

以綏輯地方。○壬子冬至祀

天於

圓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重華宮賜經畧大學士傅

恒宴○諭今日恭祀

天壇右翼行禮處聲氣甚大右翼監禮之御史等所司何事著交部察議○又諭山東鄒平等二十州縣本年秋禾被水現在查明賑卹所有銀穀魚賑之處向例每穀一石折銀五錢但思各該州縣頻年歉收糧價昂貴竝或挽運維艱折價不敷買食未免拮据著加恩每石增給銀一錢俾災黎得資餬口該部遵

諭速行並傳知該撫留心察看董率屬員務

令均沾實惠○又諭山東萊州府屬之高密

平度膠州昌邑即墨五州縣當積歉之後本

年復被水災民間牛隻不敷犁種若不豫為

籌畫更恐坐誤春耕著加恩照乾隆十年直

隸慶雲等縣之例於東省庫貯本年賑濟用

剩銀兩內酌量動撥購買牛隻賞給俾小民

力作有資以示惠濟窮黎之意○諭軍機大

臣等哈攀龍治大雄哈尚德三人年力正強

尚屬驍勇可備驅策特發往金川軍營令及

時自効乃伊等到營並未聞有克獲建功之

處所領兵丁作何布置作何攻取亦未有一

摺奏聞僅於此次傳爾丹摺奏中具名請安

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武弁身臨行陣而

坐守經年不能攻堅陷陣能無愧乎可傳旨

詢問令伊等明白回奏尋署松潘鎮總兵哈

攀龍覆奏抵營後防戰情形得旨覽汝尚在

可嘉有旨諭部昭通鎮總兵冶大雄覆奏得

旨覽奏俱悉。罪皆訥親張廣泗之所致。汝等能改過奮勇。仍論功行賞。勉之。古州鎮總兵哈尚德覆奏得旨。汝此番頗不滿朕意。竟不似汝從前之奮勇。以後勉之。○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西境內。自豫省閔鄉驛至四川神宣驛。計程一千三百餘里。內西安至寶雞四百餘里。尚屬平坦。餘皆棧道。請於西安之京兆驛武功縣寶雞縣鳳縣留壩驛褒城縣沔縣安臺七處。每臺備馬八百匹。共需馬五千六百匹。通省驛

寶雞縣寶雞縣

馬。可調撥一千二百六十五匹。營馬。可調撥二千七百三十五匹。尚不敷馬一千六百匹。應需雇備。再。每臺需車三百輛。自京兆驛至寶雞縣。尚可行車。自寶雞至四川神宣驛。不可行車。酌議以騾三頭代車一輛。共計五臺。需雇騾四千五百頭。向來陝省每一頭。每百里。給腳價銀二錢。今以路徑險阻。兼之歲歉。草料昂貴。應照蘭州甘肅事例。給銀三錢。民運每百里亦給銀三錢。回日。一錢五分。官兵

住宿。并招徠鋪戶貨賣。俱已妥協。得旨。覽奏嘉悅。頗見汝急公之誠。勉之。○又奏。陝西自鳳翔府屬之寶雞縣至漢中府屬之寧羌州黃壩驛。抵川境。計一十六州縣。驛站俱在棧道中。原設額馬僅五十餘匹。夫馬工料額價甚少。自金川用兵以來。司驛各員。難於支應。臣於本年五月陳奏。請增夫馬。經原任大學士公訥親以陝省

寶雞縣寶雞縣

馬較川已多。川省業堪馳應。陝省未便加添。惟是川陝二省。界雖毗聯。道路平險各別。棧道在陝境者。十居其八。驛馬勞傷。實較川省為甚。自本年五月後。各驛又添腰站。在在緊要。無可通融。更值連年歉收。草料昂貴。請准臣原奏。將漢中府屬之寧羌黃壩大安。沔縣黃沙。褒城青橋馬道。武關留壩松林。三岔鳳縣。草涼等十四州縣驛。每站暫添馬二十匹。馬夫十名。每馬一匹。無論新舊。均照例日

支草料銀八分五釐。馬夫一名。日支工食銀五分。其鳳翔府屬寶雞東河二驛。驛馬易雇。毋庸添馬。草料亦請每日支銀八分五釐。馬夫工食。每日支銀五分。俟軍務竣。即將添設馬撤去。夫馬工料。照舊額支領。得旨。允行。下部知之。又奏。陝境臺站需用馬騾。不下一萬二千餘匹。前後在站。應計一百餘日。所需餵養之豆料。為數繁多。沿途買供。難免騰貴。查潼關廳倉內。有支剩存貯之莞豆一萬石。應出糶交價。於省城就近採買。備貯道倉。請借給各驛。俟明年豆收後。令照數採買運交道倉。至鳳翔漢中一帶州縣。距潼關較遠。查二府暨邠州所屬長武等縣。尚有存貯候撥。及常平應用出易之豆。可就近借支。得旨。好知道了。○護川陝總督傅爾丹奏。臣前在北路軍營。見滿兵俱用絲棉長甲。抵禦鎗子。頗覺有益。又解送到營之糴粃。拉烏鎗。食藥三錢。鉛子五錢。質輕形短。既能致遠。又於山林

密籌背負。為便請勅令製造備用。下軍機大臣等議行。署四川巡撫班第覆奏。臣前論奏張廣泗摺內。未將訥親過失。述及蒙降旨訓諭。惶悚無地。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迴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疎虞。任舉買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云面奉經畧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嘗不知。臣亦嘗與言及。總因訥親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為徇隱。此訥親之咎。臣不敢稍為隱飾。得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癸丑。經畧大學士傅恒出師。上親詣

堂子行祭告禮。經畧大學士及諸王大臣官員等俱隨行禮。

上親祭

吉爾丹燾八旗護軍燾於

堂子大門外。經畧大學士及出征大臣官員等俱隨行禮。

上還至東長安門外。幄次。親賜經畧大學士傳

恒酒。命於御幄前上馬。

上還宮。經畧大學士傳恒出阜成門。

上命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視經畧

大學士傳恒飯罷。乃還。諭曰。武維藩著賞

銀一百兩。馳驛。即於明日起身。隨大學士傳

恒前往金川。至彼處。將邵正文換回。甲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大學士等。據浙閩總督喀爾

吉善奏稱。汀州府屬之寧化縣。有羅教餘黨

嚴友輝等。經江西石城縣關拏。寧化知縣周天福。帶役親往緝獲嚴友輝。其同教嚴玉等。糾衆拒捕。圍屋焚燒。搶奪人犯經像。該縣倉皇回署。稟稱撥役查拏等語。閩省民風素稱獷悍。建寧老官齋一案甫將首惡魏現等正法完結。而嚴玉等輒敢圍屋搶犯。目無法紀。實為國憲所不容。且近年以來。各省聚衆生事之案。不一而足。總因地方官平日威信不足。服衆以致釀成事端。臨事又復措置周張。望風退怯。刁徒無所畏憚。肆意妄行。即如此案。嚴友輝已經弋獲。知縣周天福現有隨往民壯百餘人。當刁徒搶犯之時。惟當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嚴玉等烏合之衆。自不至於猖獗。即或事出意外。國家寧不為地方官剪除兇逆。以慰忠憤乎。乃該縣以親身擒獲之人。犯經像。拱手而授之。兇徒轉稱撥役緝拏。豈捕役數人力轉勝於一邑之長耶。此不過以空言塞責。自掩其貪生畏死之實耳。該知縣

著喀爾吉善查叅夫地方本係安靜而官役無端滋事自屬不可。若刁民勢凌其上非大加振刷不足示警。小懲大誡刑法本以施於小人。諺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者實則無事釀成有事。小事釀成大事。養癰貽患悉由於此。近來風氣非惟州縣以此藉口即督撫大吏亦所不免。良由膜視地方苟幸無事不肯實心實力為國家禁邪除暴以安良善耳。此等畏葸無能不知大義之州縣若恐啟刁風為之姑息容留適足以廢法長奸於民生有何裨益。各督撫皆有封疆之責吏治民風時當留心整頓不可稍有懈弛著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大兵奏捷向有告祭

陵

廟之典明歲經畧大學士傅恒捷音一到朕當親詣

泰陵祭告仰慰

皇考在天之靈便道巡行畿輔前往展禮五臺

所有應行經歷之處恐臨期豫備匆忙不及著傳諭那蘇圖阿里衮密行豫為留心俟臨期一二十日之前另頒諭旨。○又諭八旗護軍之纛既經致祭自應帶往軍前著於京師四撥兵丁起程時分令帶往俟到軍營後著經畧大學士酌量分給現在軍前滿大臣傅爾丹等以壯軍威將此傳諭大學士傅恒知之。○又諭京師滿兵於本月二十日即可全行起程應令船廠黑龍江兵接續前往方是。可速傳諭永興等將彼二省所派兵丁作速催趲起程伊等即由京師馳驛前往則行裝俱可從簡惟令輕騎來京可耳。○賑卹江蘇銅山縣被水災民湖北漢川潛江沔陽天門江陵監利六州縣並沔陽荊州二衛先被夏災復被水災民。○乙卯諭朕聞大學士傅恒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兵丁安靜守法無一人生事者此皆大學士盡心辦理故能妥協如此朕心甚為欣慰達清阿隨軍備辦諸

務亦能竭力黽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令伊從此益加奮勉悉聽大學士指示加意勤慎不可恃恩稍自誇張在大學士前効力與在朕前効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達清阿一一記明俟至軍營後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傳恒知之○丙辰諭鄉賢崇祀所謂祭於瞽宗必有功德可稱方足膺茲鉅典近來率以仕宦通顯者當之已非核實之道今雲南巡撫圖爾炳阿題請原任侍郎許希孔崇祀鄉賢本內則更有過甚其辭者許希孔本一硜硜自守謹慎小心之人在朝未有所建立但曾為卿貳或者居家孝友滇省人物寥寥節取充數自無不可而本內乃有文堪華國品足型方二語朕則知實非許希孔所能當案呈內又以湯斌陸龍其為比許希孔何如人豈可方之湯斌陸龍其擬人既不於其倫且本朝臣工不書其名而稱為陸當湖湯潛菴尤非章奏之體此等幕賓沿襲套語

明季已成濫觴然彼時即軍國重務人君尚槩不經目何論尋常章奏至我朝家法則通本部覆無不詳悉披覽督撫題奏事件豈可勦襲陳言任意草率今後似此者必加處分此本著發還該撫另行具題諭軍機大臣等朕夜間接到經畧大學士傳恒所奏事件係寅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傳諭達勒當阿等嗣後朕所發事件若在酉戌間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其閱看辦理倘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不必告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帶至下站俱可聞大學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勒當阿等留心視大學士體中若何如行走從容則可不必勸阻倘稍有勉強伊等即當竭力勸阻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將此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又諭據貴州提督丁士傑奏稱接准哈尚德來

文需用火藥火繩鉛彈等物。現在星速製辦。委員押送等語。金川現在用兵。所需火藥鉛彈等項甚多。軍營難以製造。自應令各該營製就運往為便。但火藥鉛彈等項為攻擊所需。關係緊要。必須立法稽查。使之均歸實用。軍前各營所有火藥鉛彈。在本營領兵大員。或偶一檢點。即傳爾丹亦未必悉行綜核。其中倘有不肖弁員兵丁。因見解來數多。貪利營私。偷取貨賣。轉以接濟逆番。不可不密為防範。經畧大學士傳恒亦曾言及此。到營之日。自必留心。其應作何查察之處。隨時加意辦理。毋令弁兵等有私行透漏等弊。庶於軍務有裨。今因丁士傑有此奏。思及此。故隨便寄去。○又諭。辦理西番語一事。原係無關緊要。現在考證各類字面。雖進呈數次。然遺漏者正復不少。此時惟專以進勦軍務為重。此等不急之務。可以不必分心。俟金川軍務告竣。凱旋之日。交與該撫等校訂查辦可了之。

事。此際何必用心於此耶。可傳諭大學士傳恒知之。○又諭。據傅爾丹班第等奏。報軍營情形。內稱。目下冬寒雪大。不能攻擊。卡撒木岡木達溝申札。正地等處。俱修有碉房。足資固守。飭令深溝高壘。晝夜防範等語。朕命班第前往軍營。原以冬雪開霽之時。或機有可乘。即應協同傅爾丹等鼓勇前進。不得坐候經畧之至。屢次所降諭旨。甚明。今乃築礮為固守計。此訥親故智。不過自留地步。偷安旦夕。以艱鉅之任。推卸於經畧耳。金川用兵。本因逆酋負恃險阻。意欲并吞諸番。若不急為剪除。則番眾必為之煽動。其罪實不可容。是以振旅興師。期於犁庭掃穴。夫堂堂天朝。不能殲滅小醜。何以服羣蠻而消奸慝。倘效尤蜂起。其得置之不問乎。從前營伍懈弛。士氣萎靡。不能剋期奏績者。皆苟且自全之念誤之也。任軍事者。當知以進勦為重。有戰無守。如摺中所稱護衛糧運。夫糧運不過行軍之

一事。況戰勝。則運道自無阻礙。且可因糧於敵。不得因護糧而誤進勦。至險隘之區。當攻奪而不當戍守。如以守而已矣。何不專守打箭爐一路。令彼不敢侵軼。豈不省餉息兵。何事經年動衆。興此大役乎。傅爾丹起久廢之餘。年齒已老。尚未必為偷安自保之計。班第素性善於推諉。此所奏必多出於班第主見。其退縮畏蒞。實乃訥親之續。在平時辦理尋常事件。或可姑容。軍旅大事。豈容輕恕。前此降為侍郎。尚屬輕典。著傳旨嚴行申飭。伊等既有此情形。即勉強前進。亦未必有濟。著傅爾丹。班第。且暫行駐守。候經畧到營。佈置嚴密。奮勇長驅。以圖大捷。班第等不得因有此旨。於第一起滿兵到日。輒先為嘗試。輕用其鋒。併衝天礮。亦候經畧到後施放。計經畧大學士。傅恒到川。為期不遠。但自成都前至軍營。道路險阻迂曲。士馬芻糧。均須料理周備。以養其銳氣。軍營有傅爾丹在彼坐鎮。一人

已足。班第或至前途迎會經畧。或回成都一路查辦。如經理得宜。使大兵進行續進。功過尚可相準。倘軍行稍有阻滯。必按貽誤軍機之律。通前罪一併從重究處。伊自思平日之受恩。何如訥親。訥親朕已重治其罪。案雖未定。伊獨未之聞乎。再者。軍營消息。須時刻相通。不必顧惜郵傳勞頓。以致稽遲。前已屢經傳諭。今傅爾丹等奏報。尚復如此稀疎。即寄往輿圖。令其簽貼地名。並非難辦之事。及今又將經月。均未覆奏。甚屬遲緩。一併傳諭知之。○大學士等議覆。禮部尚書王安國奏。稱明洪武初。內事總於六部。外事總於布政使。故以官名其地。其後設巡撫總制。布政使已為屬官。而地方徒冒其名。在明已屬牽強。今外官之制。督撫專制一方。而會典載天下府縣及外官品級。猶以布政使司布政使領之。稱名殊覺不順。請改會典所載。外官品級。以督撫居首。次及布按兩司等語。查定例。川陝

兩江總督。不論由何項官員補授。俱授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其餘各省總督。由部侍郎及別項官員補授者。俱改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如各部尚書及左都御史。奉特旨補授者。俱授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至各省巡撫。由侍郎補授者。改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學士副都御史及卿員等官布政使補授者。俱授為右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及四品京堂按察使等官擢用者。俱授為右僉都御史。是督撫品級。不論外任而論京銜。會典俱附載於都察院。且巡撫以副都御史三品之銜。僉都御史四品之銜。而統轄布政司從二品。故督撫雖為常設。皆屬欽差。而地方事悉掌於布政使。立法本義。極為精密。但督撫總制百官。布按皆為屬吏。該尚書所奏。亦屬大小相承之義。應如所奏。外官官制內。首列督撫。次列布按等官。庶為允協。抑巡撫

兼銜。向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別。今左僉都御史業經裁汰。其右僉都御史。即不便復令兼銜。應請嗣後巡撫。不由侍郎出授者。無論何項官員。俱令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從之。○又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營伍所需鎗礮牌刀盔甲旗幟等項。每年陸續添造改製。而民間私造私藏之弊。不可不防。閩省山海奧區。外接重洋。尤宜加意。從前該省製造軍械。原於省城立局。後因距省遙遠。之營。盤運費多。守候稽遲。是以定例。各營設局自製。然定例後。仍有僻遠之區。難於購料覓工。仍向省城製造者。請將通省各營。分為六局。省城之外。廈門泉州南澳漳州福寧五鎮。各立一局。各按附近所轄營分。歸併製造。餘各營。概不准設局。至臺灣各營軍械。係奏准動支鹽羨輪年製換。例由理事同知製造交營。應如其舊。從之。○吏部等部議准。福建巡撫潘思榘奏。請龍溪縣縣丞移駐華封。建

安縣縣丞移駐迪口。建陽縣縣丞移駐麻沙。赤岩司巡檢移駐下莊。均購買基地。建蓋衙署。從之。○禮部奏。

皇太后聖壽節。應行慶賀禮。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以輔國公札拉豐阿為鑲黃旗蒙古都統。○喀爾喀札薩克頭等台吉巴朗。以病告休。以其子喇布坦襲職。○以故貴州麻哈州屬平定長官司吳光岐之子政簡襲職。○喀爾喀札薩克鎮國公格木丕勒故遣官致祭如例。○贈故福建臺灣總兵降三級留任蕭瑒署都督僉事。予祭如例。○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南苑行圍。

上親射。○詣

永慕寺行禮。○駐蹕舊衙門。翼日如之。○諭曰。將軍博第奏稱。料理西安兵丁二千名起程。領兵

官員。支給二年俸銀。前鋒領催。每人給銀四十兩。馬甲。每人給銀三十兩。置備行裝。伊等具呈。願於餉俸內坐扣還項。西安官兵。既為國家出征効力。此項銀兩。即著加恩賞給。不必坐扣。○湖北巡撫彭樹葵覆奏。荆襄一帶江湖。袤延千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容納。宋孟珙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瀦水。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會漢。故迹久湮。現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荆。所恃為蓄洩者。江邑之長湖。桑湖。紅馬。白鷺等湖。譬之胸膈也。監潛。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閘也。無如三裏水濁。多沙易淤。小民趨利者。因於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隨借水糧魚課。四圍築堤。以成垸。人與水爭地為利。以致水與人爭地為殃。今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既不能。亦惟杜其將來。而使垸不增多。現檄飭各州縣。親行履勘。將所有現垸若干。各依

土名查造清冊存案。嗣後即以此次所查著為定數。聽民安業。此外不許私自加增。仍令該管道員。於出巡之便。詳查加結具報。各州縣實心奉行與否。查核勸懲。得旨。只可如此辦理。知道了。○戊午。

上行圖。親射。閱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兵馬箭。○諭。山東今歲應徵之因災出借各穀七十六萬餘石。春借穀四十六萬石。又本年帶徵之穀十數萬石。及麥本籽種。漕倉項下。應徵積欠錢糧。為數甚多。一時銀穀並徵。即屬大豐。以一年而完積年之欠。民力未免拮据。著加恩。於今歲歲底截數。所有未完穀石內。將春借一項。於明年麥熟後徵收一半。秋成徵收一半。留其餘力。以輸該年正供。其歷年因災出借之常監等穀。槩寬至庚午年起。分作五年帶徵。俾小民紓徐完納。以示優卹窮黎之意。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今日接到經畧大學士奏報事件。係初七日已

刻。於獲鹿縣封發。計初五日由京所發諭旨。按程應於初六日戌刻。始抵獲鹿。大學士接到諭旨。即辦理覆奏。已需一二時。是日又有軍營傳爾丹等奏摺。啟封檢閱。逐一覆奏。亦須數時。是又達旦未寐矣。途間如此勞瘁。將來抵軍。何以辦事。自應遵朕前旨。愛惜精神。將養身體。以仔肩重務。著傳諭大學士。善體朕意。毋得過勞。更傳諭達勒當阿達清阿等。伊等何不規勸。大學士身體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飲食果然多。著達勒當阿等具摺奏來。不可隱飾。其初六日究係何時接到諭旨。何時辦理。軍營事件於何時接到。大學士於初七日何時起程。是否封發後起身。抑係定稿後留人繕寫封發。大學士先行起身之處。著即便迴奏。○又諭。據傳爾丹奏稱。從前進攻阿利山左首一碉。賊知我兵習於上碉。豫於碉頂挖穿小孔。俟我兵躍上。賊於孔內施鎗。各兵鞋襪底皆穿。不能站足。所帶火礮不

及挖投上礮四十人。悉被傷損。是以後兵不敢復上等語。我兵攻勦。原以奪礮據險為最要。今賊番用計抵禦。致損官兵。雖因後無接應。而先登之衆。挫折可憫。逆番兇狡殊甚。日前操演雲梯兵丁。豫備攻礮之用。觀此情形。則薄險前進之時。更當相機持重。倘勢有可虞。或別籌良策。不可輕用其鋒。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令其留心。再班第叅奏運糧貽誤營私之保寧府降調知府周岐。汶川縣降調知縣劉士縉。舞弊作奸。種種劣跡。已令該督等嚴審究擬。併諭軍機大臣傳諭查伊原籍家產。此等劣員。非尋常婪贓可比。審明時。即於軍前正法。亦罪所應得。但經畧以軍務為重。此等案件。無暇兼顧。實亦不必分心。即遵另諭。酌量交傅爾丹。或班第等辦理。又傅爾丹等奏稱。伊等近於美諾會商調兵運餉諸事。明係觀望遷延。以待經畧之至。其岳鍾琪。從前尚有奮往之意。今亦不免遲迴。業經

傳諭申飭。大學士計日可抵軍前。一切進攻事宜。當另有籌辦。亦無須伊等之竭蹶矣。至張廣泗貽誤軍機。罪已莫逭。今乃有需索番目財物等事。更出意料之外。大學士所奏。甚為詳確。即照大學士所奏辦理。朕將來辦理此事。亦惟有賞罰分明。不肯稍為姑息耳。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傅爾丹等具奏美諾會商軍務一摺。據稱。現在定議調兵確數。運糧事宜。並需用器械等事。觀此情形。諸事一無就緒。明係借端支吾。時曰。坐待經畧之至。在傅爾丹起於久廢之餘。且未經外任。於調度綠旗兵丁。非所諳悉。甫署督篆。未能厭服衆心。此自實情。然其不奮勉。則屬愚老而可憫笑矣。班第則情殊可惡。伊生平以推諉為能。若在尋常供職部院。尚可自全。至軍國重事。亦務為偷安保守之計。為大臣者。豈宜如此。至岳鍾琪。日前進攻申達等處。據險奪礮。軍威稍振。深冀其奮勇奏功。今伊亦歛

軍堅壁。毫無寸進。與傳爾丹。班第等何異。著一併傳旨嚴行申飭。目今經畧大學士抵營在邇。伊等惟有駐守防禦。毋得稍致疎虞。統俟經畧到日。從長籌辦可耳。○又諭曰。張廣泗遲誤軍機。老師糜餉。應賠之項甚多。且伊在川支動公費。例應追還歸款。伊在京家產一無所有。但久任黔疆。前經降旨愛必達。令將張廣泗在黔所有隱匿寄頓之處。詳悉嚴查。愛必達係張廣泗保舉之人。交情素厚。朕所深知。若尚存瞻顧之見。少有不實不盡。定將愛必達從重治罪。現今訥親負恩誤國。身罹重譴。愛必達亦應自知警惕。畏法奉公。洗滌私情。實力查辦。毋得稍有瞻徇。致干嚴典。尋貴州巡撫愛必達覆奏。遵旨嚴查。實無寄頓藏匿。報聞。○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接到傳爾丹奏摺報匣。遵旨開看。內有小金川土司澤旺番粟一件。係告張廣泗家人。通事與漢奸王秋。勒取澤旺財物。不勝駭異。細按情節。

張廣泗縱無耻喪心。未必至於勒索澤旺財物。但觀其平日袒護良爾吉。阿扣王秋等。則家人通事。因此勾通王秋肆行不法。亦所不免。此事關係軍中耳目。番蠻聽聞。不可不實力嚴究。臣於途次遇張廣泗。即先詢問實情。具奏。其良爾吉王秋二犯。如拏解已近京師。即解京審理。若尚未拏獲。及已拏解而去京尚遠。臣即將二犯帶回成都。與張廣泗家人薛二通事焦修德等嚴審定擬。良爾吉王秋本應於軍前顯戮示衆。但沿途解送。恐有疎脫。請即於成都正法。去軍營不遠。亦可使番衆聞知。至小金川起事。原因澤旺愚懦。伊妻阿扣淫悍。加以良爾吉等助惡。釀成悖逆。現在小金川雖已投順。尚不無首鼠兩端。皆緣張廣泗蔽護奸惡。無以服番衆之心。臣以為阿扣斷不可姑容。臣至軍營。應生致阿扣。并其同惡之犯。立行正法。其土司印務。仍令澤旺管理。使努力報効。庶小金川實為我用。得旨。

諸凡妥協詳明有何可諭一如卿議行。已未。

上行圍親射駐蹕南紅門。原任川陝總督張廣泗疏稱作固山頂舊有大金川逆酋碉房一座我兵攻奪貯放火藥派官兵分日輪管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值日兵遺誤失火延燒火藥轟倒碉樓壓死官兵四十六員名。疊溪營遊擊阿爾占以雷擊碉倒情形通報經臣飭究得實所有疎防之員疊溪營遊擊

實錄卷三三八

一

阿爾占前派催土兵離營其統轄事務俱交靖遠營遊擊呂大智接管請勅部議處疏入諭軍營火藥關係緊要况已深入賊境奪據其碉藏貯火藥尤宜加謹遊擊呂大智身為領兵之員不能小心防護致令失火衝塌碉樓壓斃官兵豈尋常疎虞失事者可比張廣泗膺總統之任屬員功罪皆伊一人專責此等劣弁即應於軍前究明正法乃遲延觀望以本年四月內失事之案遲至閏七月始行

奏聞十月始行題報且祇請勅部議處又將遊擊阿爾占以奉差離營開脫其平日於行軍重務毫無紀律諸事徇庇屬員將弁等相率效尤肆無畏憚即此可見此本大學士亦應留心檢閱僅照例票擬交部議處亦有不合不知呂大智疎防之罪既非議處所可了事而阿爾占雖暫經離營其捏報雷轟碉倒明係有意掩飾希圖規避重罪皆為軍法所不容呂大智阿爾占著即拏問交與署撫班

實錄卷三三八

三

第嚴審定擬張廣泗老師康餉乖張貽誤罪案重大此不過其一端俟提到日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審擬所有焚失之火藥等項即著張廣泗照數賠償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四月間軍營有碉樓火藥被焚一案已於題本批發令班第從重歸結此旨可抄寄經畧大學士知之張廣泗於此等事件視為泛常不過循例題請交部議處其玩忽軍情姑息屬弁軍營事事廢弛皆伊一人之罪

實無可容。經畧到彼。留心申明紀律。務令防範嚴密。自不至有意外疎虞。至辦理此等事件。經畧概不宜分心。嗣後倘有似此之案。聽經畧酌量。或交班第。或交傅爾丹岳鍾琪。或交兆惠。俱可。經畧不必兼營庶務。惟專辦進剿事宜。剋期奏捷。以副遠念。又諭。前經降旨。選派盛京兵一千名。前往金川。後因阿蘭泰辦理遲滯。且盛京之兵。亦不及索倫。是以將伊等停止。派往增派索倫兵一千名補額。

實錄卷三百八

三

盛京官兵。深以不得前往軍營為歉。再四懇求効力。經阿蘭泰據情轉奏。朕比降旨。謂已悉伊等奮勉之志。當更有用處。今思船廠黑龍江兵丁。陸續自彼處起程。路遠行疾。馬匹不無疲乏之虞。盛京官兵。既思効力。可傳諭阿蘭泰。曉諭官兵。將伊等所有馬匹。多備數千。俟船廠黑龍江官兵到盛京時。倘有疲乏馬匹。即行揀出。另換馬匹乘騎。俾速得抵京。即與伊等効力行間。無異也。著御前侍衛額

勒登額。馳驛前往盛京。會同阿蘭泰辦理。并著公哈達哈。馳驛前往大凌河牧場。挑選堪以乘騎之馬。以備酌量換給。船廠黑龍江兵丁騎用。昨據將軍傅森奏。稱黑龍江兵丁如此際。已經雨雪。即由蒙古地方行走。如尚未降雪。即由邊內行走。今大凌河地方。既已豫備馬匹。可速傳諭傅森。及領兵之協領等。令將彼處所派兵丁二千。不必經由蒙古地方。即從盛京疾速行走。遵照所定日期到京。不

實錄卷三百八

三

可遲誤。又諭。著傳諭科爾沁之達爾漢王羅卜藏衮布。此次所調黑龍江兵丁二千名。道經科爾沁地方。可將蒙古馬匹。多為豫備。如有疲乏馬匹。即行換給。令得疾速抵京。著侍郎玉保。馳驛前往。會同達爾漢王妥協辦理。所用蒙古馬匹。仍照數給還。又諭。傅爾丹等所奏。澤旺投遞番稟。首告張廣泗一事。在張廣泗起身進京之後。計其時日。降旨將張廣泗革職等因。已半月有餘。必伊先已聞

信故有此舉動。看此情形。軍營消息。澤旺等輒已先知。伊等既知。則金川逆酋。本同一氣。逆酋亦必盡知矣。昨經畧所奏。誘致阿扣奸黨。明正典刑。即此一事。已足申法紀而快人心。但兇徒狡獪。耳目周佈。經畧辦理此事。必須加意嚴密。毋令伊稍有知覺。轉使藏匿不出。或鋌而走險。著傳諭經畧大學士。一切小心防範。即左右前後護侍之人。均不可不慎也。再縣丞任振功所言。訥親初抵卡撒。賊人

實錄卷三三八

三

黃夜冒雨。直攻軍營。賴良爾吉放鎗救護。訥親賞伊銀一千兩之處。詢問訥親諸條內。未經叙入。可將此條詳悉詢明。一併傳諭知之。○大學士等議准。浙江巡撫方觀承奏稱。酌議原任大學士公訥親所奏海塘善後事宜。一據訥親原奏。稱葛嶼山逼近山腳之水。仍從山後漫流。當防其仍復故道。應設竹簍碎石滾壩等語。查北塘外漲沙絲亘。其葛嶼山後迴流之處。係因潮長落正溜。由引河直下。

實錄卷三三八

四

已深五尺餘。似可不虞改溜。但江海之衝。靡定。應如所奏。設竹簍碎石滾壩。以殺汎勢。至尖山一帶。堰溝六道。其馬界塘等四處。堰溝不能到塘。無庸堵禦。其三里橋。撥轉廟塘外。堰溝二道。應築竹簍碎石滾壩。并加築土壩。鑲墊等工。至大山圩。小山圩。二處。有民築土堤一道。秋潮大汎。輒多漫溢。應請改建碎石塘。現在民力不敷。應給半價興建。殘損令民竈各戶修補。一據訥親原奏。稱會稽縣屬宋家淩地方。遏抑曹娥江水。應加意防護等語。查江海全溜。改歸中疊。東南掠近雷山。誠恐潮過江流漫溢。應請將石土各工。之在山陰會稽境內者。一律加高培厚。一江水南趨。北塘工程穩固。緊要正在南塘。所有北塘左營之念里亭。右營之八仙石。章家庵。觀音堂。靖海。五汛。原防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六員。馬步戰守兵共三百五十名。應請徹撥南塘。安汛五處。分撥巡防。令右營守備移駐三江。

城管轄。於南塘建衙署官房。鑄給海防道標右營守備關防。其南岸海塘江塘各工。專令紹興府水利通判管理。又北塘各汛。除調撥外。念里亭汛。尚餘外委把總一員。並養廉守餉一名。應歸入尖山汛。所有原管之北塘柴石山工程。均歸左營守備管轄。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南陽縣民邢云妻徐氏。○庚申。

上幸新衙門。○詣

實錄卷一百八

五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軍機大臣等奏。船廠黑龍江兵。遵旨於盛京換給馬匹。必能速到。若於京城官馬內。再選三千匹。派大臣一員。帶往山海關。豫備換給。軍行似可益速。從之。○工部等部議准。廣西巡撫鄂昌奏。修靈川縣城垣。從之。○以兵部右侍郎雅爾圖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辛酉。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今日

接到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摺。係初九日已刻在榆次縣鳴謙驛拜發。必係初八日到鳴謙驛。連夜辦理定稿。初九日早起程後。交司員發驛站者。若大學士候至已時拜發。豈不

又誤路程。此處著於便中問明。以慰懸念。前降旨。令經畧大學士。途次須愛惜精神。仔肩重任。毋得過勞。茲又徹夜辦理。實覺有勞精神。大學士其善體朕心。務自愛養。嗣後辦理奏覆事件。至初更前後尚可。若須至二更。即

實錄卷一百八

五

當至下站奏覆。不必過速。以致勞頓。並令達勒當阿等知之。○又諭。軍營糧務最關緊要。從前辦理運餉。尚無貽誤。現今增調滿漢官兵三萬五千人。合之原撥在營官兵及隨役人等。數幾十萬。以每人每日支給八合八勺計之。加以輓運人夫口食。一月所需。已為浩繁。況大兵按起前進。來春二月到齊。即須陸續按日支給。縱使奏捷迅速。亦應豫為寬裕儲備。計班第兆惠。目下甫聞增調之信。應一

面速行籌畫撥運。一面將作何辦理。及商運情形。詳悉奏聞。伊等須親身往來查察。務期兵糧充足。以壯士氣。○又諭。現在調遣京城滿兵及東三省之兵。前赴金川軍營。沿途料理馬匹。安設臺站諸事。俱應各該督撫親身查辦。陸續奏到。其自西安至四川之神宣驛。該撫陳宏謀等。已奏明安頓妥貼。而自神宣驛以至成都。自成都以至軍前。係四川地方官分內應行經理之事。近日不知作何查辦。

實錄卷三十八

三

是否妥帖。並未據班第奏到。即或班第尚在軍前。高越接到軍機處文檄。業已辦有就緒。詳稟班第請示。以致往返遲延。高越亦應將緣由呈明軍機處。以憑稽查。即摺奏亦可之事也。目下所派兵數。定為五百名一起。較之前派三百名。人數增多。四川境內。道路狹隘。崎嶇。人馬難於行走。若不豫先料理。必致臨時遲誤。著傳諭班第高越。令其一面速行查辦。一面具摺馳奏。如視為泛常。稍稽軍行。咎

有所歸。○軍機大臣等奏。派往金川之船廠黑龍江兵。到京奉諭旨。

皇上親賜筵宴。此二省官兵三千名。計共六起。若每次俱蒙

皇上親臨賜宴。伊等心必不安。請

皇上不必親臨。容臣來保。同辦理筵宴之大臣等。俟各兵等到京次日。至豐澤園賜宴頒賞。即令於次日起程。

皇上出宮。或於瀛臺。或於永安寺。回蹕之時。臣

實錄卷三十八

三

等率領官兵等。道旁排跪。俾得瞻仰謝恩。得旨。朕所御蒙古帳房。照常豫備。朕若在瀛臺回蹕時。令官兵在路旁瞻仰。○大學士等議。准黑龍江將軍傅森奏。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處被災。計墨爾根呼蘭二處所貯米石。可敷一二年之用。齊齊哈爾一年所用。不敷米二萬五千石。黑龍江不敷米五千石。現已動糧價銀。委員往吉林採買。每處各五千石。齊齊哈爾尚不敷二萬石。請照雍正

十年之例。將吉林伯都訥二處存倉米穀。用吉林運糧大船。撥送二萬石。交齊齊哈爾存貯備用。得旨。依議速行。○理藩院奏。額魯特王色布騰旺布之養子朋楚克。或襲扎薩克台吉。或襲扎薩克輔國公。得旨。色布騰旺布之王爵。雖非世襲罔替。但色布騰旺布甚屬可憐。朕憫其効力多年。著加恩將伊養子朋楚克承襲扎薩克固山貝子。○江西南昌鎮總兵高琦丁憂。以浙江金華副將楊大亨為

實錄卷三十三

三

南昌鎮總兵。○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陝省料理官兵起程費用不敷。咨撥河南庫貯銀二十萬兩。解陝備用等語。現在調撥滿兵。共計八千一百名。實為精銳勁旅。一可當百。且抵川迅速。足効臂指之使。倚以成功。而從前軍營。陝甘之兵。不甚得力。大學士在京時。亦曾面奏。欲至軍營酌量。如可不調陝兵。即一面停其調撥之語。朕思該省既經奉文調發。必已按營派撥。給發

軍裝一切經理。所費實繁。與其俟經畧大學士到營。方行文停調。不若於經畧大學士由陝省經過之時。閱看大槩。如不過尋常綠旗充數之兵。非能出色精壯。即竟將陝甘兵丁停止。於事為便。專調雲貴兵。已足敷進剿之用。其湖廣之兵。亦一併酌量。蓋兵在精不在多。無用之兵。多人適足為累。鄂容安奏摺一併抄發。再查沿途所設程站。多者乃至二百六十餘里。至少者亦幾至二百里。著將此單

實錄卷三十三

四

抄寄經畧大學士。其自成都至金川軍營程途。著大學士至軍營時。照此詳悉開明。遇便奏覽。目今經畧大學士按站前進。當此嚴寒短晷。衝冰雪。冒風霜。實乃勞苦。在經畧大學士。為朕心誠立功氣壯。自不知身之勞苦。而朕心深為不忍。不能暫釋於懷。惟望迅奏捷音。以愜懸企。經畧大學士須善體朕意。切勿過勞。以養抵營辦事之精神氣力。則善矣。此時乘騎星馳。以示與士卒同甘苦。實屬可嘉。

至奏凱言旋。雖心切瞻仰朕躬。然定當肩輿就道。稍為將息。至攻勦事宜。如能生擒莎羅奔。及郎卡獻俘。固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誅。或竄伏他部。而我兵能搗其巢穴。奪踞勒烏圍。刮耳崖。或擒獲伊用事頭人。即當奏捷獻俘。如青海之羅卜藏丹津。未能就擒。亦即將所獲頭人獻俘。具有成例。其莎羅奔等。釜底游魂。不過用兵一二十人。交岳鍾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網。經畧大學士應即

實錄卷三三八

聖

回京。襄贊政務。不必定待莎羅奔之就擒也。至古人奏捷。俱用露布。將來經畧大學士捷音。應即於傳牌書明。攻奪賊巢。或擒拏賊首。露章飛報。大捷字樣。朕一俟奏捷。即當恭謁泰陵。并巡幸五臺。可早與經畧大學士相見。前歲自京至五臺。計十有四日。著將駐蹕原單抄寄。將來經畧大學士奏捷到京。須十三日。自京降旨。召經畧大學士還朝。亦須十三日。計經畧大學士自軍前抵五臺。約在一月內

外。總計四十餘日。朕得報降旨後。十數日啟行。約半月可抵五臺。與經畧大學士相見矣。可按此計算程途。至軍營後。遇便附奏。以慰綦望。其寄信班第。兆惠。達備軍糧。諭旨。著一併抄寄經畧大學士知之。○癸亥。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實錄卷三三八

四三八

壽皇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初七日所發經畧大學士事件。計程應於十二日午間覆到。乃逾一日未到。或俟下次應奏之事。一併奏覆。抑或途中接得軍營奏報。有應行查辦之處。以致稍遲。可寄字經畧大學士。於便中覆奏。再經畧大學士起身以後。軍機處所辦事件。多不能愜意。即如今日議覆山東請運奉天米石一摺。何蘭泰。近日曾以該處收成。止有七分。未便大弛海禁。致妨本地民食具奏。而軍機

大臣竟無一人記憶者。經朕指示。始查檢入議。其餘脫漏之處。一一須朕訓諭。雖經改正。而朕心則已過勞。較之經畧大學士在京時。諸事周詳妥協。不至煩費朕心者。實已大相逕庭矣。此等處。訥親向日尚能辦理得宜。由是觀之。向日朕加恩任用。自不為過。惟因貽誤軍國重務。大負朕恩。不得不重治其罪。亦出之太公至正。但從前當大學士鄂爾泰在之時。朕培養陶成一訥親。訥親在之時。朕培養陶成一經畧大學士。傳恒。皆幾經教導。幾

實錄卷三十一

四三

經歷練。而後及此。人材難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經畧大學士前往軍營。朕實向來惟大學士一人是問。並未豫留此心。於太臣中培養陶成。以為接辦之人。是以辦理諸務。數日之間。已不能不時繫朕念。軍旅固關緊要。第金川不過一隅。視機務孰為重大。且朕躬豈宜過勞。經畧大學士到彼。蕩平勒烏圍。刮耳崖。即應遵照前旨。飛報大捷。其莎羅

奔。郎卡。擒獲獻俘。固善。縱或免脫潛逃。祇須留兵搜捕。一切應辦事宜。或交傳爾丹。或交岳鍾琪。若策楞到彼。或交策楞。班第等。經畧大學士酌量。分佈妥協。於奏捷後四五日內。即當馳赴闕庭。贊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諭旨。方行旋旆矣。此旨必應遵。大學士到彼。即將此旨傳示。傳爾丹達勒當阿等。至經畧大學士在京時。曾面奏。金川殄滅之後。乘我兵威。搜討班滾。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為完

實錄卷三十一

四四

美。若再辦班滾。未免過求萬全。夫班滾之所以必期弋獲者。惟以折服慶復之心耳。然班滾現在。人所共知。固可以服慶復之心也。即班滾展轉遁逃。雖生猶死。竟可置之不問。若更勞師動衆。轉生葛藤。譬之漏網之魚。何必為一魚而重施罟罟。天下事亦不可求太稱意。無一毫欠缺。况持盈戒滿。古訓昭然。若既滅金川。又平班滾。則為太稱意矣。即朕所身歷者言之。深信太稱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

樂信而有徵。經畧大學士應善體朕心。金川軍務一竣。迅速還朝。以副朕望。○命兵部尚書舒赫德暫管三庫事務。○命莊親王允祿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命正紅旗護軍統領慶春兼管滿洲火器營事務。○以故雲南開化府土經歷周霖之叔父天成襲職。○甲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黑龍江副都

實錄卷三二九

聖

統黑雅圖奏稱。打牲索倫等處兵丁人甚壯健。鎗箭敏捷。慣走山林。頗耐勞苦。但一時乏糧。每有竊取牛羊以食用之事。性好飲酒。不知禮節。約束稍覺費心。若能服其心。臨戰甚屬得力。且伊等行路甚屬簡便。曠野之地。插木為柵。隨便即可栖止。黑雅圖所奏。深知彼地兵丁情性。可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經畧大學士傅恒奏。將軍博第所奏。西安兵二千分二起。於十一月初三初五日起程。查京

兵每起五百名。辦理驛馬。已屬拮据。若二千兵為二起。驛馬斷不能給。即使各騎駐防之馬。然途次尖宿。計當與京兵相值。亦多未便。臣已行文該將軍巡撫。令其酌量。與京兵或前或後。總期不至壅擠。又奉上諭。西安成都兵。三十名。并京兵二千名。計算可冀速奏膚功。據羅卜藏奏稱。進兵應稍待黑龍江兵丁為妥。伊係經事之人。此處亦當知之。臣思行兵貴乎神速。若有可進取之機。未便因兵未到齊。坐失機宜。容臣抵軍營後。審度情形。乘機辦理。總之不可欲速。亦不可必俟兵齊方進。得旨。甚是。實愜朕意。

實錄卷三二九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八

實錄卷之三

四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一月丙寅諭軍機大臣

臣等謹將

等旺扎勒著於本日起程查看一路驛站前

赴金川軍營伊抵營應在經畧大學士傅恒

抵營後四五日其時一切布置大局已定其

碶卡路徑著帶領旺扎勒隨便閱看或於此

際滿兵有交鋒克捷之事亦令伊目覩一二

次伊回京面奏自能明晰其經畧大學士到

營宣布恩諭賞賚衆兵軍心如何感激鼓舞

士卒將弁不用命者經經畧大學士整頓責

罰軍心如何奮勉自新經畧大學士到後傳

爾丹等情形何似。旺札勒還朝。俱可一一面陳。統計伊往返程途。及在營留住十許日。明歲二月初間。即可到京。朕得備悉軍營大概。將此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戶部議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黔省倉貯。現存八十六萬餘石。今奉旨照康熙雍正年間舊額。自應籌減。但黔省山多田少。產米無多。倉貯宜裕。請將現存秋糧。酌減十一萬餘石。仍存七十五萬石。同常平現存穀折米二十五萬石。共貯米一百萬石。酌減之米。即設法出糶。價銀充餉。應如所請。至所奏。以黔省連年豐稔。每年平糶之米。又加減貯之米。恐一時難盡糶。請將每年所徵秋糧餘米四萬石。改徵銀。查秋糧餘米。每年秋徵。於次年青黃不接時。儘數平糶。並非存貯。未便折收。即因減貯米與秋糧餘米。同時難以盡糶。或一二年內暫為改折。似可權行。應令該撫酌辦。從之。○丁卯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統領盛京兵一千名。著仍派副都統哲庫諾。黑龍江前起兵一千名。仍著博洛納統領。後起一千名。著副都統黑雅圖統領。○諭軍機大臣等。據湖廣總督新柱奏稱。現在調撥南北兩省官兵。酌派將弁統領。於十二月起程赴川。又一摺奏稱。該省兵丁。弓箭架勢。雖有可觀。而弓力率多虛報。如報八力之弓。實止六七力。其馬匹係就近購買川黔所產。並各驛赴口買回。挑剩之馬等語。觀此情形。則楚省兵力。又屬尋常。從前傳爾丹等請調楚兵。蓋因軍中紀律廢弛。士氣萎靡。不得已而為此請。如貧家窘迫之時。冀得鎗鉢。聊以壯觀。一時無暇更求實際耳。今滿兵既已調集九千餘人。驍勇敢戰。一足當百。而雲貴官兵。似較楚兵為勝。即此已可用以奏功。若徒以疲弱充數。虛糜糧餉。究何裨益。新柱所奏。現交軍機大臣。議令照數豫備。勿遽啟程。候經畧大學士到川。酌量應否需

用。以定行止。如尚須調遣。於文到日。即令星馳前往。如可不用。即一面行文停止。至原派將弁。皆係記名可用之人。現在軍前各弁。戴罪者多。且日久疲玩。不能振作。楚省暨陝省兵丁。即無庸調遣。其將弁仍應令前赴軍營。以備驅策。再楚省所運礮位。業經抵川。自可留為攻擊之用。著將奏摺議稿。一併鈔寄。至經畧大學士。每日衝寒馳騎。程站既遠。而奉到朕旨。又須逐一奏覆。自必徹夜趕辦。如此勞瘁。如此勇往。朕心實為不忍。實為嘉慰。亦實為欣服。雖屢降諭旨。令其節勞。而經畧大學士勤瘁精詳。夙夜匪懈。在公忠大臣感激圖報。道固應爾。朕亦惟有於凱旋之時。優錫酬庸之典。以獎殊勲耳。國家眷遇大臣。本期緩急足恃。而人心不同。有受深恩而忍於辜負者。即有感厚恩而切於報稱者。假令訥親前在軍中。亦能實心任事。得如經畧大學士傳恒今日之二三分。則此舉早可告竣。朕亦

必從優獎待。若論經畧大學士傳恒平日任用之久。眷注之隆。不如訥親。至近今如此為朕任勞任事。忠誠奮發。休戚相關。不辭艱鉅。是以起程之際。恩施稠疊。實宜逾於負恩之訥親。總之賞罰因人而施。茲經畧大學士傳恒。有感激圖報之忱。朕則從而加恩。訥親有辜。恩負國之實。朕則從而治罪。皆出於大公至正。適足以伸賞罰之大權。而朕心所差堪自慰者。亦即在此。著詳悉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又諭曰。盛京副都統哲庫諾來京奏稱。伊起程來京時。據盛京兵丁等泣訴。我等已奉派出師。今若不令前往。實覺羞憤。奉派兵丁一千名。至今尚未散回。恭候諭旨。朕心實為軫念。欣悅可見。我滿洲心誠氣壯。勇往向前。必能使膚功速奏。較之綠旗兵丁。不啻天壤。若不准前往。伊等實懷羞憤。且伊等起程所費無幾。不過將雲貴等處綠旗兵丁。酌減萬餘可耳。是以行令阿蘭泰。將此項兵丁

一千名。作速令其起程。於十二月初五六間到京。可令經畧大學士知之。○又諭。盛京兵丁。已仍行派往。從前曾降旨令將伊等馬匹。協濟船廠。黑龍江兵丁。今則恐有不敷矣。已令軍機大臣等定議。如伊等騎用之外。尚有餘剩馬匹。情願協濟兩省兵丁。則准其協濟。以盡伊等報効之心。如屬不敷。則科爾沁。大凌河。山海關。俱已豫備馬匹。即著停其協濟。其盛京兵丁。到大凌河。山海關時。所騎馬匹。如有疲乏。并交與哈達哈。那木札勒。令其酌量換給。換下馬匹。歇息餵養。以備別起兵丁補換之用。并傳諭旺札勒。若途中遇見努三。四十八。即催令速抵軍營。京城未起程兵丁。已交各領兵大臣。令其迅速前行。一并傳與經畧大學士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署湖廣總督新桂。奏料理官兵起程事宜。查湖南湖北。共派兵八千名。據奏。馬步守兵均派合計。湖北馬兵四百名。步守兵三千六百名。分

五起前往。甚屬妥協。其湖南。應移提臣史載賢畫一辦理。至所奏於十二月內起程。應令俟經畧大學士文到。次日起程。又該撫請於十一月內往宜昌調度。及軍裝器械。由水路運至宜昌。由陸赴川等語。皆為妥協。又另摺請赴川官兵。帶子母礮四十位。先由水路送四川。亦如所請。從之。○兵部議准。太僕寺卿阿蘭泰奏。稱太僕寺馬廠。補放統轄總管。其馬羣孳生。缺額核算賞罰。未便與左右兩翼總管一體。請合兩翼校核。孳生馬。兩翼總管以五百匹為一分。統轄總管應以一千匹為一分。缺額馬。兩翼總管以二百匹為一分。統轄總管應以四百匹為一分。載入會典遵行。從之。○戊辰。諭曰。周學健婪贓徇私一案。軍機大臣等審擬。援引塞楞額鄂善二人之例。擬斬立決。周學健前因違制剃頭。已干重辟。其總河任內。復有納賄徇私諸款。是周學健一身。兼犯塞楞額鄂善二人之罪。即所犯塞

楞額之罪。朕已特恩寬宥。其所犯徇私鬻爵種種贓款。實較鄂善為尤重。立正典刑。自所應得。但念伊曾為大臣。伊忍於負朕。朕不忍負伊。姑免令赴市曹。即照鄂善之例。著納延泰。阿克敦前往刑部。賜以自盡。周學伋。王湛依議。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宗人府右宗正多羅平郡王福彭薨。遺奏聞。得旨。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并輟朝二日。其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餘著議奏。該部知道。尋禮部議。致祭二次。建碑。如例。○軍機大臣等議奏。據辦理糧餉侍郎兆惠奏稱。軍營官兵夫役。日需糧數。黨壩八九十石。現儲米一萬餘石。甲索十餘石。現儲米七千石。正地十餘石。現儲米麪四百餘石。馬柰三十石。現儲米二千餘石。均可無虞。惟卡撒。腊嶺。木岡。左右山梁。日需糧一百六七十石。存貯無多。現在崇德。美諾。儲米二萬四五

千石。沿途起運出口。及各臺存積。尚有三四萬石。已令該道齊格設法輓輸等語。是黨壩。甲索。正地。馬柰等處。僅敷目前。其卡撒。腊嶺等處。已不敷用。將來增調滿漢大兵到齊。尤難供裕。前遵旨傳諭班第。兆惠預備計奉到。自必籌畫撥運。應再行令該侍郎等。將各路軍營應需糧。并將來大兵齊集。應支糧。通盤籌算。無論商運官運。嚴飭臺站官弁。上緊趕運。不得藉口天寒冰雪遲延。并令該侍郎等親身督率。撫馭夫役。疏通壅阻。至該省現在未運糧數若干。是否足敷運濟。抑或尚需籌撥。應令查明。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從之。○又議奏。京兵二千名。分起進發。前經經畧大學士傅恒妥辦。交翼長章京等約束。是以途次安靜。今東三省兵四千名。雖俱有官彈壓。但外省兵。未經內地行走。該管官亦係本處人。不諳內地情形。倘管束稍忽。恐生事擾民。查兵分八起。除盛京二起兵。及黑龍江續派二

千名。已奉旨交哲庫諾黑雅圖統領。其餘六起。應請於侍衛。前鋒護軍叅領內。擇謹慎曉事者各六人。每起派二人為翼長。同領兵大員。悉照經畧大學士所辦成規。加意約束。抵營後。經畧大學士有欲留用者。酌留。不欲者。回京。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合肥縣民徐扶倉妻孀婦萬氏。○已已諭。朕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萬壽。王妃命婦免行禮。○又諭。內務府總管王大臣。查審安寧擅用潞關雜項餘銀一案。計贓擬以斬候。安寧自幼隨侍內廷。朕加恩教導。由布政司擢至巡撫大員。乃種種負恩。不能稱職。民怨沸騰。實出朕意料之外。即明正典刑。亦所應得。但關務雜項餘銀。原係賞給伊家人之項。歷任關差均經支用。甚有自行取用者。經畧大學士傅恒在京時。曾經分晰陳奏。所論實屬公當。若據此定罪。是乃坐贓成獄。不足以服其心。且安寧素行巧詐。明知此項不妨侵用。朕亦斷不

因此加以重罪。是以直認不辭。今如此定擬。毋乃墮彼術中乎。且伊之受恩。較訥親孰深。伊之獲罪。較訥親孰重。從前未有訥親之案。朕意本欲嚴治其罪。以示懲戒。但安寧本一苛刻之人。又遇吳中民風澆薄。怨謗易騰。是以聲名決裂。傳聞之言。未必盡實。視訥親之受恩至深。而於軍旅重務。乖張退縮。以致老師糜餉者。實大相逕庭。訥親之罪。浮於安寧。則安寧之罪。自可末減。若一例治罪。轉不足以明賞罰之至公。即如違制剃頭之案。因有塞楞額。則周學健之罪。可以從寬。後之賜以自盡者。乃因其婪贓鬻爵。而非追咎其前愆也。朕一切賞罰。悉出於大中至正。輕重之間。毫釐不爽。安寧既經籍沒。其父兄又皆譴斥。已足蔽辜。此案自屬內廷僕隸之事。此旨著內務府存記。安寧仍行拘禁。另候諭旨。併傳諭八旗官員人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傅恒途中多服涼飲。當由朝夕馳

驅鞍馬勞頓。又兼辦理陳奏事件。一切公務。心力俱煩。以致火氣上升。喜服清涼。朕心實為不忍。益深懸念。大凡寒涼之物。常服實非所宜。或鮮果偶進一二。尚屬無礙。至於飲食茶水。切當留心節制。勿圖取快一時。致妨胃氣。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善體朕意。珍重調攝。以紓遠念。至近日所辦周學健。安寧兩案。併鑲黃旗所奏訥親之事。所降諭旨。一併鈔寄閱看。知之。不必覆奏。恐致勞神也。○又諭。溫

福奏稱。該省各州縣所存糴價。酌留應買之數外。其餘價銀。統照數批解司庫。其各屬停買穀內。間有未奉諭旨之前。乘稻穀登場。先已採買者。若即令發糴。此時穀價日減。恐不得原價。應准於來歲青黃不接之時。出糴原價。易於歸還等語。常平倉穀出糴。原當在青黃不接之時。但從前所降諭旨。令將糴價提解司庫者。本指已糴穀價。除買補足符康熙雍正年間舊額外。所餘價銀。現存貯該州縣

者而言。此項若聽其久貯。恐啟侵挪之弊。是以酌令提解。溫福所奏。是欲將現貯之穀。發糴得價。以便提解。意在符合前旨。而摺中所奏。殊未明晰。實乃誤會前旨矣。該省常平穀數。即較雍正年間舊額尚有不足。則停買州縣。現在已買之穀。即用以補不足之額。一轉移間。可免採買之煩。豈不甚便。若專以提解穀價為事。現在出糴已買之穀。而不足額之州縣。將來又須動項買補。益滋紛擾。非妥協

辦理之道。著傳諭溫福知之。○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接到傅爾丹。岳鍾琪。報。遵旨開看。內有傅爾丹。岳鍾琪。所奏。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進攻。再由瀘河水陸并進。可破勒烏圍一摺。臣查岳鍾琪原奏。并力黨壩。而卡撒但用兵八千人防禦。似為直搗心腹之計。但自卡撒直攻刮耳崖。與由黨壩攻取勒烏圍。仍須攻擊刮耳崖。其事一例。今據傅爾丹奏。稱逐一履勘。山澗重疊。賊碉稠密。而瀘河兩

岸。亦須防賊阻截。則是由黨壩直破勒烏圖。亦不甚易。且卡撒業已克取色底雙礪。掃清左右頭道山梁。若但守不攻。則賊不必分兵抵禦。又將專力於黨壩死拒。是岳鍾琪之議。猶屬偏見。傳爾丹等意欲兩路進兵。較為周備。今臣擬先至卡撒。詳看情形。倘可進兵。即統大兵進剿。黨壩一路。另派員添兵協助。岳鍾琪若度卡撒情形尚應少待。即至黨壩相度機宜。今傳爾丹所議近是。而其實在形勢機要。必俟臣至軍中熟籌具奏。又岳鍾琪覆奏黨壩一路攻克跟雜後。尚未前進。現調雜谷土兵二千赴營協力。據云天氣清明。尚無積雪。則乘時進剿。正可使賊無休息。又傳爾丹等摺內稱卡撒僅堪駐守。黨壩兵氣較盛。而山廣徑歧。在在需兵分布。是現在不過防禦。尚不能進剿。其所稱甲索既係綽斯甲巢穴。僅駐兵一千。而張廣泗從前欲令徹歸黨壩。存糧六千石。即交綽斯甲看守。是真所謂

藉寇兵而齎盜糧。幸而中止。否則未有不啟賊覬覦者。至傳爾丹摺內挑選新兵以補額缺一條。自應以慣於行山之人為上選。若簡練有方。新兵自足制勝。從前張廣泗將陣亡守兵悉停募補。雖意在養贍故兵家口。而缺額不補。兵數日少。辦理亦為失當。臣與張廣泗從未相識。近於途次始見。初若語言慷慨。實則大言不慙。至謂與訥親用事之員外郎阿楞交結勾通。一切蒙蔽。容臣抵營確訪覆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四川布政使

高越具奏軍務情形一摺。除兵餉二百萬兩。飭部速催撥解外。所稱西南二路軍糧。尚有米十萬餘石等語。軍糧關係緊要。前已兩次降旨。令班第兆惠等速行籌辦。今觀所奏情形。餘米無幾。若不豫為經理。恐致臨時周章。經畧大學士傅恒抵川。可傳諭伊等。令其留心趕辦。無誤軍糈。再奏稱。辦運軍糧各員。有剋扣腳價者。業經叅奏。此外恐有侵帑累民之員。悉心密查。一有所聞。即行揭叅等語。此等劣員。自應嚴行查察。豈可稍示姑容。經畧大學士到彼。可傳諭班第等。令其留心辦理。又稱蠻地春初。冰雪更甚。冬令計經畧大學士至軍。尚在臘月。所謂滿兵到者。亦有三千餘衆。或當乘時前進。經畧大學士自能相度機宜。以圖萬全。高越既有此語。不過諭令知之。並非速期攻剿也。至訥親前在軍營交鋒之際。概不親身前往。即將弁等亦擇有可障蔽之處藏身。以致士卒不能用命。皆由訥親

之退縮偷安。今茲紀律嚴明。壁壘一新。統領大員。自不敢仍如前此之不親身督戰矣。但士卒當先。繼以偏裨。繼以統領大員。此固行軍不易之常法也。經畧大學士在後指揮督率。方為萬全。允協副都統護軍統領及總兵副將等。皆屬大員。不可輕涉危險。若矯枉過甚。亦為不可。著將此意傳諭大學士。密為留心。凡在營大臣。如傅爾丹等。及隨往之侍衛將弁。俱宜酌量驅策。但不可明露此旨。恐又啟伊等畏避之念。又經畧大學士途次勤勞過甚。朕心實為不忍。歷次降旨。令其善體朕意。凡拜摺行禮。自屬儀文之末。鞍馬勞頓之餘。何必拘拘小節。不若愛惜精神。籌辦重務。以釋朕心懸念。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軍機大臣議覆內大臣班第。請給綠旗兵丁棉甲一事。議稱是否有用。請交與經畧大學士傅恒定議。朕思棉甲於臨陣之時。甚為有用。今廣儲司貯有二千四百餘副。現在起程

各兵。每起各給與五百副。帶至軍營。經畧大學士傅恒。可酌量分給綠旗兵丁之驍勇者。於征戰甚屬有益。將此傳諭大學士知之。○大學士等議奏。前奉諭旨。以東省歉收之後。倉儲宜備。應將直隸餘穀。協濟山東。嗣據直隸總督那蘇圖奏。請先撥十萬石。協濟餘陸續籌辦。又據山東巡撫準泰奏。請令直省豫備五十萬石。俟東省酌徵民欠何如。倘可足額。即無庸買補。經臣等議。令該督等咨酌。今據準泰奏。已與那蘇圖酌籌。直隸已備五十萬。但東省惟登萊青武定四府。應籌接濟。共需撥運三十萬石。分三起運給。餘二十萬石。無庸動撥。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前奉部咨。令議閩省水陸提督。應否倣照浙省之例。三年一次巡查。臣會同水陸二提臣酌議。請二年分巡一次。水師提督。以四月為期。一年北巡海壇。閩安烽火等營。一年南巡金門。南澳銅山等營。如

遇欽差巡查之年。提督停查。各鎮仍照例每年總巡烽火銅山二營。提督巡查後。閩安副將。南澳總兵。停查。至臺灣遠隔重洋。仍聽該鎮分年巡查。陸路提督。以九十月為期。一年巡閱興化。福州。福寧。建寧。延平。各營汛。一年巡閱泉州。漳州。龍巖。汀州。邵武。永春。各營汛。永寧。法石。安海。崇武。黃崎。永春。安溪。德化等汛。俱親標。無庸重查。如遇欽差巡查之年。提督及各鎮俱停查。從之。○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朕思滿兵前至軍營。雖有應得口糧。然進剿之時。深山險地。倘米糧不敷。或無暇造飯。則肉亦有益。意欲將蒙古所進湯羊。頒賜軍士。因路遠難致而止。可傳諭經畧大學士。滿兵若遇深入山徑。是否需帶餵糧。如牛羊肉。割條曬乾。似屬有用。即或於彼處豫備。或須由京發往。大學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戶部議准。原任四川巡撫紀山奏。稱。樂山縣之老洞溝。宜賓縣之梅子壩。二處銅廠。深僻難

挖商販不通。食物昂貴。採煉費本過多。請每銅百觔。給價十兩。從之。○蠲免直隸文安。永清。武清。三縣淀泊。河灘。被水成災地。本年額徵租銀。○壬申。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摺。自十九日丑時到後。連日未接臺報。深為盼望。此時甫在途次。不過相商此間機務。傳諭知會。酌量覆奏事件。尚非甚關緊要。然即已懸念矣。將來一抵軍營。逐日事宜。關係尤重。必得聲息時通。情形若睹。朕懷始得稍慰。但軍營所辦事件更多。且進取之際。調度機宜。懸於呼吸。若復料理摺奏。誠有難於兼顧之勢。然必將接到事件。約畧聲明。并將現在籌辦攻勦。不暇即為馳奏緣由。先行陳明。則朕可得其梗槩。庶不至於懸望。著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又。現據愛必達奏報。黔省所調兵丁二千人。俱已揀派。豫備調遣。計此時諒已抵川。經畧大學士到彼。自應留用。以益軍威。以圖早奏膚功。至雲南之兵。經畧

大學士一面辦理酌量。一面奏聞。著將原摺鈔寄。令其一併知悉。○癸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東三省官兵初隊。自京師啟行。

上幸豐澤園。賜將弁兵丁等宴。并頒賞棉甲。獎武金銀牌。有差。後每隊皆如之。○諭。策楞著馳驛來京。兩江總督印務。著署江蘇巡撫雅爾哈善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從前令策楞來京。原欲授為川陝總督。俟黃廷桂到後。再行降旨。今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陝督連年辦理軍務。遠駐川省。黃廷桂代辦。亦屬選制。一切地方事務。頗覺廢弛。即瑚寶。陳宏謀等。亦祇能辦理本任刑名錢穀之事。於總督統轄諸務。未能兼理。陝省地方。甚關緊要。黃廷桂起程赴闕。尚在途次。未便懸缺久待。朕已降旨。令策楞馳驛來京。可即傳諭。令其接到諭旨。星馳就道來京。以便速赴西安。

○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臣至西安。見巡撫陳宏謀。詢陝甘二省所派兵。據云大半已起程。惟督撫標兵一千名。現雇覓馱載馬騾未齊。臣觀該省馬實不充。今現雇馬騾千數百匹。資送將來滿兵一到。愈難辦理。因令陳宏謀等稍緩調撥。伊等咸謂已經奉旨。不敢不遵。臣思陝兵已調至一萬四千。此項不過千名。既係綠旗。又督撫標兵。本非銳卒。與其竭力以辦不甚緊要之標兵。不如留餘力以應滿兵為有益。臣係經畧兵之應調應緩。原可酌量。因語陳宏謀。不必拘泥前奏。但須儘力料理。滿兵前進。并飭將軍博第等。加意辦理。臣至軍營。若兵數太多。尚須酌減。此項可停。惟副將伸布。既經派委軍前。現在需人。仍令往聽委用。奏入。得旨。前調綠旗兵丁。為數本屬過多。朕於本月十二日。曾降旨傳諭經畧大學士。由陝省經過之時。親自閱看。如不過尋常充數之兵。不若竟行停止。此旨。想經畧大

學士今始奉到。今據所奏。與朕意適相符合。此項督撫標兵。已傳諭博第。陳宏謀等。停其調撥。再湖廣所調之兵。前據新柱奏稱。兵力尋常。亦經降旨。令其勿遽起程。聽候酌量。經畧大學士到川。仍遵前旨。相度情形。所調各省綠旗兵丁。應否需用。或停或調。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又批諭。將來陝省綠旗兵丁。雖或不用。而武弁如馬得勝等。亦應仍調至軍前委用。此見又與朕意相合。甚可嘉慰也。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陝省所調督撫標兵一千名。雇覓馱載馬騾。甚屬拮据。請停止調撥。留其餘力。以供應滿兵等語。所奏甚為合宜。陳宏謀所云。已經奉旨。不敢不遵。非是。經畧大學士。係奉朕命經理一切軍務之人。所區處自為允當。應從此項兵丁。應即停其調遣。至陝省綠旗兵丁。調撥之數過多。朕已降旨。令經畧大學士再行酌量。著一併傳諭博第。陳宏謀等知之。○又奏。途間

見驛站遞送報匣。祇一人一騎。詢據尚係雇覓。查飛送事件。俱有關係。即遞公文。亦應一人伴送。若報匣須用三人。否則二人斷不可少。請勅部。令嚴飭各省整頓。奏入。諭。前因自京至金川。安設臺站。遞送文報。稽遲。是以特命軍機大臣等定議。分派章京筆帖式。前往坐臺覺察。今覽經畧大學士所奏。各驛遞送報匣。祇用一人。殊屬輕忽。軍機要務。非尋常事件可比。若祇用一人。或偶爾墜馬。或偶遇

軍機處

五

疾病。必至貽誤。關係匪輕。著交兵部。嚴飭坐臺之章京筆帖式等。嗣後馳送軍營事件。務派二三人飛遞。不可耽延時刻。倘仍蹈前轍。必將伊等從重治罪。○又奏。臣所帶官兵。囑尚書達勒當阿。侍衛達清阿等。嚴加約束。沿途尚無生事。至臣經過陝省。今歲有被災之區。撫臣陳宏謀。布政使武椿。雖竭蹶辦理。但承辦之州縣。較直隸山西。稍為不及。又聞從前過陝兵。供應稍遲。即有閹閹者。將來大兵

供應愈難。臣已面交將軍巡撫。令加意辦理。但船廠黑龍江兵。非京兵可比。藝野圖利。請交軍機大臣等。嚴飭領兵大臣。兵有途中生事者。奏聞從重治罪。再。臣在西安。見將軍博第。問及西安滿兵。如何料理。起程。據稱。西安滿兵二千。除伊等現馬二匹外。又動支存貯馬價各十五兩。或馬或騾。聽兵自買。并給鑼錫帳房。辦理尚妥。惟成都副都統卓鼐。所辦滿兵。誤將現在軍營一百名扣算。僅發九百

軍機處

十一

名。已行令挑補。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朕覽經畧大學士所奏事件。甚為精詳周到。大學士每日行二百四五十里。而諸事又如此周詳妥協。實屬勞瘁。聞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間訊問張廣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餘里。薄暮始至宿處。朕心深為不忍。此皆大學士誠懇之意所致。不然。何能耐此勞苦。實屬可嘉。從前所調東三省兵丁。每五百名作為一隊。起程。誠恐伊等不識內地禮法。或致生事。每隊

已派侍衛及護軍叅領各一員管束護送亦曾傳諭大學士想尚未到耳。今大學士意料所及又深合朕意也。至卓鼎辦理錯謬已傳旨申飭并令照大學士所請補選勇壯兵丁一百名隨大學士前往軍營矣。○大學士等議覆江蘇織造圖拉奏稱金川軍需緊要請將直省各關米豆稅仍舊徵查米豆稅原係應徵之項乾隆七年奉旨豁免期裕民食乃近年米價未平徒為奸商射利應如所奏復

舊得旨依議朕降旨蠲免各關米豆稅銀本以食為民天關稅優免則市價可減是以不惜千萬正課為小民謀饗飭寬裕計當時內外臣工屢有以但利商賈無益民生為言者槩未允准朕意欲試行數年果否於民食有裨再行酌量乃數年來稅免而米豆之價不惟不減而昂貴時或有加明係奸商不知免稅之恩專利自封轉以有限之帑項肥三倍之囊橐無裨閭閻允宜仍復原額且地方偶

有偏災即將該處關口應徵米豆稅額加恩寬免則舳舻船聞風雲集市值自平駟儉不得居奇窮黎均霑實惠轉得操權自上朕意不專為軍需起見也如既復之後奸商藉端長價弋利妨民該地方官即應嚴行查察究處至淮關因寬免米稅後倭赫奏准加增船料今既仍徵米稅著循舊例行各該監督及地方官明悉出示曉諭毋令胥役陽奉陰違致滋弊竇。○甲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侍膳。○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恆奉命前赴軍營征途遙遠衝寒遠發計每日程站遠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頒發諭旨商辦機務又須逐一籌畫陳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勞而所奏事件無不精詳妥協其經過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體察據實敷陳自非經畧大學士秉性忠誠心同金石才猷敏練識

力優裕。安能如此。國家任用大臣。若人人似此。公忠體國。不辭勞瘁。方無忝股肱心膂之寄。朕於經畧大學士。此次之奮往急公。實為欣慰。亦實為不忍。足見人自不同。有負恩者。即有知恩者。而朕賞罰公當。究未大誤也。著傳諭中外臣工知之。○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西安現在調遣該省各營官兵。并資送經過滿洲大兵。雇覓馬騾馱載。辦理甚屬拮据。至沿途臺站。雖設有管站人員。亦僅止一人一騎傳送。請通行嚴飭。總因數年以來。總督未得在省辦理。請令策楞速行來陝等語。現今該省營兵。計已起程赴川。而滿洲大兵。正在陸續整隊前進。供億浩繁。稽查臺站。亦屬緊要。朕雖降旨令策楞速來。但尚需時日。須特遣大臣前往經理。協辦大學士尚書尹繼善。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輕騎減從。馳驛前往西安。暫署總督事務。會同將軍博第。巡撫陳宏謀等。妥協辦理。○又諭。陝甘總

督事務。現今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尹繼善前往。暫行辦理。署理甘肅巡撫瑚寶。著專辦甘肅巡撫任內案件。并經理甘肅調撥赴川官兵起程一應事宜。令其加意迅速。妥協豫備。不必兼辦總督事務。○又諭。據署甘肅巡撫瑚寶奏稱。陝省今歲收成歉薄。棧道州縣倉儲有限。今滿洲大兵雲集。經行一切草料。誠恐採買維艱。且恐市價昂貴。查甘屬兩當徽縣一帶。悉與棧道相接。慶陽平涼二府屬亦與西安相近。不若將甘省倉貯豆石。就近撥運。以濟急需。俟大兵過竣。照依撥用數目。買備還倉等語。瑚寶此奏。於經理大兵軍需。甚有裨益。其通融協濟。不分彼此。足見實心任事。殊屬可嘉。著照所請速行。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陝甘督撫標兵一千名。已據經畧大學士奏明。停其調遣。其陝甘所調各營兵一萬三千餘人。前旨雖令經畧大學士酌量應否需用。以定行止。但昨覽經畧大學

士摺奏情形。陝兵當已陸續就道。黔省兵丁。據愛必達所奏。亦當起程。似未便更行撤回。應仍令前赴軍營。以備各路攻剿。及護糧守卡之用。其湖廣兵丁。前曾諭令豫備聽候。尚未戒塗。滇兵路程較遠。想未料理齊備。不若將此二項所調之兵。竟行停止。以省糜費。經畧大學士。可就近酌定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京城及東三省滿兵。并陝黔綠旗兵。春初諒已先後雲集。經畧

實錄卷三二九

三

大學士抵川後。卡撒黨壩。馬奈等緊要之處。定必躬親巡歷。周覽情形。詳悉布置。如何進剿。如何堵禦。通盤籌畫。以圖萬全。先將調度機宜。約陳梗槩。附便奏聞。以慰馳念。○乙亥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靜怡軒侍宴。又幸重華宮侍宴。奉

皇太后還宮。○諭安徽從前被災地方所貸籽

種牛草等項銀米。節經該督撫題明。分年緩

帶。今秋既獲豐登。自應按限催徵。但朕念該

處連歲歉收。帶徵之項。遞年積累。為數孔多。

若應徵銀米。并集一時。小民既須措辦。本年

正供。又應交還帶徵欠項。恐力有拮据。著加

實錄卷三三〇

三

恩。將鳳陽府屬之宿州。鳳陽。臨淮。懷遠。虹縣。

鳳臺。靈璧。潁州府屬之阜陽。潁上。霍邱。亳州。

蒙城。太和。泗州并所屬之盱眙。及宿州。泗州。

鳳中。長淮。四衛。未完乾隆十年以前所借之

籽種口糧銀米等項。共十九萬八千餘。寬至

乾隆己巳年麥熟後起限。仍照原限分作三

年帶徵。又鳳陽府屬之宿州。鳳陽。臨淮。懷遠。

虹縣。鳳臺。靈璧。潁州府屬之霍邱。亳州。蒙城。

太和。泗州屬之盱眙。泗州。長淮。二衛。未完乾

隆十一年所借之籽種口糧銀米共三萬七千餘。照原降諭旨遞緩一年徵還。再鳳陽府屬之宿州懷遠虹縣靈璧定遠滁州屬之來安并宿州衛未完乾隆十二年所借之籽種口糧及定遠一縣未完乾隆四年借項共一萬八千餘寬至己巳年麥熟後起限分作二年帶徵如此則民力既得寬紓災區元氣漸復該部即遵諭速行。○四川按察使宋厚奏查從前各州縣運米皆至桃關文部桃關外

實錄卷五十九

三

設臺站遞運卡撒謂之正運後因站夫逃亡經軍營大臣籌酌招商包運無如美諾至卡撒雖五站餘而山徑難行商人運至美諾而止復令各州縣照商運例給價輓供而州縣及商人俱未有督催獎勵之法是以卡撒糧日見乏臣設法勸諭各商令直運卡撒並飭各州縣優恤運夫選差查押始皆踴躍近已積一月之糧一切章程稍為酌改其附近軍營及糧運要區各撥銀解貯至各州縣悉係

動撥倉穀攤給里民碾米起運而里民以領穀無幾或先自辦米起運後赴倉領穀亦有竟不赴領者臣思此穀久貯在倉必滋弊竇令各州縣將未給穀竟給折價茲十月十二日新任高越到任已將辦理情形詳細告知得旨是知道了○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向來各處本章有題本奏本之別地方公事則用題本一已之事則用

實錄卷五十九

三

奏本題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蓋因其時綱紀廢弛內閣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何必分別名色著將向用奏本之處槩用題本以示行簡之意將此載入會典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帶領船廠兵丁之協領等既皆賞給花翎其盛京黑龍江之城守尉總管協領等領兵到京時亦著照例賞給○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傅爾丹等奏稱前赴黨壩與岳鍾

琪會商由卡撒黨壩兩路夾攻一摺。雖係遵旨會議。現在經畧大學士傅恒已抵軍營。一切機宜調度。自有成算。摺內所有事宜。毋庸另行籌辦。著抄寄經畧大學士。聽其酌量。至所稱製造帳房二千頂。自係軍營必需之物。經畧大學士。就便檄行該布政司調取。分派各營應用。又。傅爾丹等具奏。羅于朝與草松結。商通俄木丁。誘致班滾一事。羅于朝草松結果。能將班滾擒獲。則不惟可贖前愆。且應行優敘。但羅于朝係內地營弁。保無豫知將伊拏解來京之信。借此遷延。未必實能辦理。可傳諭經畧大學士。當為留心。○又諭。舒輅奏稱。羹漢卡兵被殺。原因安南追逐匪徒。黑夜未能區別所致。而該國王向稱恭順。今又遵照押犯候審。惟以過謬再三。懇求赦宥。請俯允所請。畧加寬典等語。外夷戕害中國卡兵。罪無可赦。封疆大臣。自應執法定擬。朕或念該國王恭順有素。量為末減。以昭柔遠之

仁。則係格外加恩。可傳諭舒輅。令其按律具題。聽候諭旨。○經畧大學士傅恒覆奏。接奉諭旨。以陝甘兵不甚得力。令臣過陝時酌量停止。并楚兵亦一併酌量。臣前在西安。已奏明停調督撫標兵一千名。茲據陳宏謀言。雖云兵丁料理起身。已一萬四千名。但尚未為確據。今行文令查明實在起身兵數。或尚未起身者。即行停調。如果全起程。則將湖北之四千名停調。查此次調兵三萬五千。今停調湖北兵。連前所停陝省標兵。共減五千。已為敷用。得旨。覽。諸事精詳。實堪嘉悅。然而甚勞精神矣。○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四川提督岳鍾琪。會議覆奏。臣傅爾丹。臣班第。於十月二十三日。自美諾起程。同臣岳鍾琪赴黨壩。即至康八達。草什戎岡。陡物黨。噶及新克跟雜等處履勘。地遠山重。若節節攻堅。不惟曠日持久。且恐士卒多傷。兵法奇正兼行。虛實互用。是以臣岳鍾琪有欲以

萬衆水陸並進。直搗腹心之請也。臣傅爾丹等。勘得康八達坡下。河身平濶。徧詢土番。僉稱從此徑達勒烏圍。不過四五十里。又可為甲索黨壩。兩路策應。但賊番能否阻截。尚須籌畫。因查甲索與勒烏圍止隔一河。若黨壩甲索。兩路聯絡。河道方能無阻。張廣泗未審情形。止留兵千餘防守。以致黨壩勢孤。今臣岳鍾琪議以兵一萬。由甲索進奪馬牙岡。乃當兩溝。直抵河邊。會黨壩兵前進。由水路突攻勒烏圍。賊必驚擾。還兵自救。而我陸路兵掩殺。可冀全勝。逆首除甲索一途。亦無後路可逸。臣等意見相同。似應如數給兵。以當一面。至卡撒一路。臣岳鍾琪擬留兵八千堵禦。俟奪踞勒烏圍後。會擊刮耳崖。意為節兵省餉起見。臣傅爾丹等以為勒烏圍。刮耳崖。兩處賊巢。本為唇齒。我兵須犄角。勒烏圍距刮耳崖。八九十里。中多碉寨。道路亦險。從勒烏圍攻至刮耳崖。與從刮耳崖攻至勒烏圍。亦

屬相等。不如兩路夾攻。可期速捷。然阿利山。巴朗。各寨。並腊嶺。石城喇底。等處。賊皆死守。向以兵單。紛紛抽撥。賊先豫備。今已添兵三萬。應分遣並進。將腊嶺喇底。二道。三道。左右山梁各碉。并力攻取。再派奇兵。直取奎角。干登。及木岡等處。從上直壓刮耳崖。賊本無多糧。火藥漸罄。自無不破。若馬奈一路。止可虛張聲勢。並防戎布寨之章谷一帶。正地。本草。布什咱舊境。自能保守。再留兵一千彈壓。儘可無虞。臣等通籌全局。似有成竹可恃。至臣岳鍾琪所製火器噴筒。已有成效。應就近多辦。並於成都現製棉牌試用。又臣岳鍾琪已試造大船。制度堅穩。現陸續製用。惟帳房。因日久雨多。盡皆破爛。請勅布政使。製帳房二千頂分派。得旨。另有旨諭。○又覆奏。羅于朝。先經張廣泗差往。會同汪結。草松結等。密誘班滾離巢。茲羅于朝遣千總劉汝稟稱。班滾之弟俄木丁。願同草松結謀班滾。又有德爾

格土司彭作丹已亦願同辦。於九月二十五日。俄木丁報稱。班滾家屬已往德爾格所管之常坦地方居住。班滾隨後前來。俄木丁派土番六十人。送班滾至常坦。因草松結偶患傷寒。俟病稍痊。亦往常坦與班滾同居。彭作丹已自有料理。故羅于朝留德爾格境內候信等語。臣等密諭羅于朝。如能生致班滾。即由裏塘一路派兵護送。倘已殺死。亦同草松結將首級送驗。仍將逆首妻子解赴成都。若不能擒獲。即帶領草松結速赴軍營。臣等現商。俟羅于朝若不能擒獻班滾。即遵旨密行拏解。斷不致洩漏疎縱得旨。另有旨諭。○又奏。固原提督段起賢。年老傷病。應令回籍調理。及副將高雄等三人。皆精力衰頹。應勒令休致。報聞。○又奏。軍前有功把總馬漢臣等九人。請逾格補用。下部議准行。○又奏。請頒發藥丸。并於成都等處募良醫數人。療治患病士卒。得旨允行。○又覆奏。細察地勢軍情。

卡撒地方遼濶。分設營卡二百八十餘處。官兵僅堪駐守。士氣積餒。進輒遭傷。黨壩兵氣較盛。而山廣徑歧。在在皆須布置。甲索原係綽斯甲巢穴。僅副將王世泰帶兵千餘防守。該處存糧六千餘石。恐啟賊覬覦。美諾係小金川官寨。為我糧餉總匯。今止留兵一百名。不足彈壓。現今各路並無可調之兵。因會商於川陝二省。調取補額兵二千名。分防甲索美諾。臣岳鍾琪又傳諭雜谷土司。令將伊駐守卡寨之番兵。選調二千。協同招募之新兵。竭力進取。得旨。汝等實出無奈。尚非訥親。張廣泗誤事者比。今經畧大學士已抵軍營。汝等和衷共襄。速圖成功。以慰朕念。○四川提督岳鍾琪覆奏。黨壩招募新兵。於九月內攻克跟雜一帶。地方遼濶。係黨壩至勒烏圍大路。兼近瀘河。距惡爾溪不遠。防守不可不嚴。是以撥漢土兵一千名駐守。以致官兵不敷調遣。臣訪得雜谷土司。尚有精健土兵。自護

本境臣傳齊土司蒼旺等宣諭恩威。令調遣土兵二千名赴營効力。蒼旺等感激聖恩。即豫備調齊。俟一到軍營。臣即選撥新舊官兵督率前進。報聞。○戊寅。諭曰。訥親從前奉命經畧金川軍務。退縮偷安。乖張貽誤。已經降旨革職。因伊聞召令回京之旨。託言有面奏情形。故降旨令其將何事必須面陳。一一據實明白繕摺交富成轉奏。不得僅以認罪泛辭塞責。伊接到前後所降諭旨。稍有人心。回

思十三年來受恩如此深重。今於軍旅要務舛謬至此。自必中懷愧悔。慙赧無地。或恐懼失措。不能置對。尚不至於天良盡泯。乃朕閱伊回奏之摺。嘵嘵萬言。皆不過掇拾歷來軍營奏報情形。並非必須回京面奏之事。且稱兵氣之所以挫。賊志之所以逞。皆因去年張廣泗並未深悉賊情。進退失宜所致。而又稱張廣泗並無推諉。尚可資其策力。懇請令與岳鍾琪分路進剿。措詞矛盾乖張。至此極矣。

不思伊身為經畧。張廣泗既進退失宜。挫損兵氣。自應即行叅處。乃稱臣既不諳軍旅。而又奉旨以戎行責成。張廣泗夫訥親身為經畧。不任戎行。則所經畧者何事。豈不大成笑柄耶。其餘朕所指出安坐帳中。自示懦弱。師徒奔潰。先已回營。種種情節。皆自承不諱。而猶思留金川効力。俟軍務告竣始往北路軍營。且妄思覲朕一面。窺其隱衷。因朕不即治其罪。暫停發往北路。降旨詢問。是以轉生希

冀之念。猶欲遷延時日。覲望格外之恩。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君臣之際。相臨以分。相接以情。人孰無過。苟其事在可恕。情猶未絕。或量示薄譴。棄瑕錄用。亦所常有。至於關係軍國重務。賞罰不容少假。朕亦斷不肯為姑息之主。今訥親所犯如此。更何晚蓋之可圖。何桑榆之可收。即伊亦何顏再與朕相見耶。至伊所陳金川善後一摺。尤為可嗤。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退縮失誤。軍機獲罪。罷斥。

賊尚未平。何暇計及善後。其與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即其所云善後事宜。亦據拾朕前此諭及之事。此不過偶爾談及。將來或應否如此。尚在未定。軍機大臣等。皆共知之。而乃自以為獻善後之計。吁。其可怪矣。訥親受朕殊遇。位至大學士。如此辜恩負國。罪狀難逭。內省畧無動念。此奏更出朕意想之外。伊既自出於頑鈍無恥。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體待之。著富成即將伊等問。於所在地方拘禁。俟經畧大學士傅恒奉旨審詢各款。覆奏到日。另遣大臣前往。會同經畧大學士嚴審定擬。將此旨并訥親原摺發出。衆共知之。○又諭。倉德前在藩司任內。辦理金川糧務。種種失宜。現經部議降調。著革職。交與班第。兆惠。令其自備資斧。於軍糧處差委効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跋涉長途。衝寒前進。日間既鞍馬勞頓。入夜又須將朕商定機務。一一詳悉辦理。陳奏。朕

雖屢經降旨。令其節勞。而既有傳諭事宜。在途次。勢不得不於駐宿之地查辦。目下已至軍營。諸事並集。悉煩經畫。仔肩更重。調度更繁。精神更宜愛養。日間雖無事馳驅。可以料理諸務。至夜間則宜稍為憩息。斷不可復加勤瘁。以釋朕懸注。現今軍行旁午。朕刻在殷懷。經畧大學士啟處不遑。朕亦切為厘念。而萬幾在御。宵旰時勤。若更因經畧大學士之夙夜殫心。縈神遠注。不益重朕西顧之慮耶。即如今日接到經畧大學士大安驛所發奏摺。係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發。若非徹夜不寐。何以趕辦。抵營後。倘仍似此勞瘁。實非朕拳拳馳諭之意。經畧大學士其善體朕意。加意保重。○又諭。雍正七年。調發東三省兵丁往北路軍營。荷蒙皇考特恩。體卹伊等家口。凡食錢糧之人。家中遇有吉凶之事。俱賞給銀兩。徹兵後始行停止。此次調往金川之東三省兵丁。雖奏凱伊

邇但伊等既為國宣勞自應加恩體卹著照雍正七年之例給與恩賞銀兩交與將軍阿蘭泰永興傳森於未經旋凱之前俱照此辦理前此派往之船廠兵丁等可傳諭經畧大學士通行曉諭其盛京索倫兵丁到京時著軍機大臣等曉諭○大學士等奏寶印改刻清篆臣等業遵篆法擬文呈覽已蒙訓定查親王金寶郡王金印惟在各府尊奉向無鈐用之處交該衙門行令諸王各將寶印送禮

實錄卷三十九

四

部照式改刻朝鮮國金印應襲封時另換鑄給内外文武衙門印信請先改鑄内部院領侍衛内大臣八旗都統外督撫藩臬將軍都統提鎮餘依次改鑄從之○戶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請撥給軍需銀四十萬兩前已將山西省撥解十萬兩所有不敷銀三十萬兩於河南省撥解從之○安徽巡撫納敏覆奏安徽各屬山水錯雜農田灌溉或資長江港汊或恃山澗溪河民間辦糧之地雖有

稱為湖地者以低窪故有湖名原非蓄水湖蕩其各州縣境内湖蕩陂塘溝池圩堰從無灘地報壘其懷寧之官湖巢縣之焦湖廬江縣之排子等湖懷遠縣之稻湖查家湖等處均有久經報壘入冊完糧田地其間最低處所現遵例劃明界限不許再壘又乾隆九年以前銅陵縣之官塘等湖圩灘地廬巢二縣巢湖邊地亦有報壘均於水道無阻界亦劃清報聞○已卯諭曰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續

實錄卷三十九

四

叅趙州知州樊廣德虧空一本例應撫叅督審今内閣所擬票簽仍交該撫審擬經朕看出查詢始據改正且請交部察議夫察議亦不過降罰了事而已然以五人在閣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辦理錯誤使朕萬幾之煩尚須審詳至此於心何忍豈不有愧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在軍機處行走尚有交辦事件或係一時疎忽而陳世倌史貽直則終日在内閣專辦票簽並無餘事而錯誤至此溺

職殊甚。張廷玉來保。陳大受著。交部察議。陳世倌。史貽直。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前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直隸山西供應大兵車馬。甚屬妥協。朕原降旨於大學士。俟大兵陸續抵川。經畧大學士具奏到日。將沿途該督撫等。分別優劣。交部酌議賞罰。今據旺札勒奏。稱直隸境臺站。有道員陶正中。在彼稽查。而山西境內。惟腰站有馬數匹。其軍臺尚未設定。亦無呈驗馬匹。道員葛爾福聞在平

平陽府

定州

定州。及過彼處。並未謀面。因令該知州王祖唐。速報巡撫。其晉省大站馬匹。亦疲瘦不堪。平陽府乃係衝衢。既無馬匹。亦未見該守令等語。現在正值軍興。臺站傳遞奏報事件。不容稍稽時刻。是以特交軍機大臣等議。將部院司員。筆帖式。揀派坐臺。并飭該地方大員。分站往來督察。其大站馬匹。供應官兵騎換。以便進行無滯。均屬緊要。直隸總督那蘇圖。經理得宜。急公可嘉。即以陶正中而論。伊前

在山西藩司任內。因辦差平常。降為道員。彼時即阿里衮為巡撫也。今乃親身查辦。無誤。陶正中非劣於山西。而優於直隸。良由該督董率有方。屬員均能奉公奮勉。而阿里衮當經畧大學士傅恒經過時。知其必當入告。故為加意應付。及出境後。輒一切懈弛。屬員相率效尤。遂至曠官離次。其陟撫陳宏謀。原係漢人。於經理此等事件。本非所優。是以前令將軍博第等。協同照料。且該省道路長。而州縣年偶不登者有之。既聞其措辦拮据。特遣協辦大學士尚書尹繼善前往。暫管督務。所有軍需馬騾及臺站事宜。自當加意籌畫矣。此番軍行迅速。乃史冊所未有。實因國家當全盛之時。威德遠屆。徵調所至。踴躍從行。且物力充裕。從容措置。悉合機宜。然大臣宣力封疆。當知輕重緩急。軍旅之事。較錢穀刑名簿書期會孰重。即不能掣甲荷戈。馳驅敵愾。而於此等處克殫心力。共矢勤勞。亦與從事

戎行者無異。那蘇圖實心經理。諸務妥協。著即交部議敘。阿里衮雖供億大站官兵尚無貽誤。而怠玩於後。功過僅足相抵。著嚴行申飭。仍令其明白回奏。並令親率屬員。帶領馬匹。前往逐站整飭。葛爾福係專派承辦之員。如此漫不經心。不可不加懲儆。著交部查察議處。陳宏謀雖有過。但念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並曉諭中外知之。尋吏部議直隸總督那蘇圖軍功加一級。山西雁平道

軍機處

卷一百一十五

葛爾福草職從之。○又諭。今日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擬寫直隸山陝辦理臺站事宜。諭旨內。將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免其置議之處。寫為無功無過。阿里衮寫為善於取巧。此係面奉之旨。何得舛錯至此。明係有心袒護陳宏謀。即未奉朕旨。伊等閱看陳宏謀所辦之事。為有過乎。無過乎。豈謂朕不披覽。一任伊等取巧朦混耶。著明白回奏。張廷玉等奏請交部嚴加議處。諭。

今日內閣擬寫票籤錯誤。經朕改正。此雖伊等疎忽。尚係公事。及傳諭將張廷玉等五人分別交部議處。因詢問伊等。能無慚愧。而陳大受擬旨時。但稱張廷玉等三人。在軍機處尚有應辦之事。交部察議。將寧不有愧四字。寫入陳世倌。史貽直。名字之下。交部嚴加議處。不知分別察議。固朕體卹伊等之恩。而所云寧不有愧。則實槩問五人之辭也。而乃巧於避重就輕。移之於陳世倌。史貽直。而彼三

軍機處

卷一百一十五

人。若身在事外者然。至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擬寫陳宏謀等辦理馬驛臺站諭旨。於阿里衮則謂其善於取巧。陳宏謀則謂其無功無過。此係面奉之旨。何得舛謬若是。明係袒護陳宏謀。豈得謂之無心。日前曾召見汪由敦。語及陳宏謀尚有任事之意。汪由敦忻喜。見於顏色。彼其意蓋謂漢人中有此能辦事之巡撫。可為生色。本屬小見。而擬寫諭旨。遂以陳宏謀為無功無過。夫朕於陳宏謀。免

其置議者。原因該省程站較遠。又有被災州縣。物力未能充裕。陳宏謀之辦理周章。固屬有過。但其事尚在可寬。而其情亦尚有可恕。朕因伊等寫為無功無過。是以改正。有陳宏謀雖有過。但係漢人。本不必責以急公之旨。蓋一時令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自知愧慙。而非朕之外。視漢大臣也。今明示之。朕於滿漢臣工。從無歧視。即以督撫而論。豈僅以錢穀刑名簿書期會為職。軍旅之事。正其責任中要務。封疆之職。滿漢並用。國家不能無用兵之事也。縱不能擢甲荷戈。身先士卒。而於軍行諸務。苟能逐一妥辦。即與宣力疆場者無異。目今經理滿兵經過。及設立臺站。若謂漢人即不當仔肩斯事。須派滿員料理。假令直隸。山西。督撫皆係漢人。如陳宏謀之流。則大軍前進。將如何支應耶。設令朕存此見。遇督撫重任。專用滿員。置漢員於不用。伊等又不知作何議論矣。且亦無是體制也。以理

論之。陳宏謀之不能急公。朕雖免其置議。而在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尚應以此自慙。請將陳宏謀議處。方見不分滿漢。能知君臣大義。乃並不出此。而胸中先存一無功無過之見。故不覺流露於毫楮間耳。朕面降旨時。並無無功無過四字。若朕謂陳宏謀無過。則是賞罰不公。朕不為也。本朝軍務。例屬之滿洲大臣者。非謂漢人即當優游局外也。第以滿洲大臣。夙嫻軍旅。遠勝漢人。國家因能授任。期於公事有濟。在漢人應抱歉之。不暇若因此而分畛域。於滿洲任事大臣。如馬爾賽等。偶有貽誤。漢人轉從而訾議之。竊笑之。不幾如杜牧之之詩所譏哉。此其心居何等。況君臣之間。相接以誠。大臣中或不無滿漢之見。而朕心則廓然大公。視同一體。如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晨夕內直。豈尚不知朕心。倘朕稍有此見。是為薄視伊等。面是心違。在朋友尚不肯出此。況朕為天下主耶。今據伊

等明白回奏。實亦無可置辯。朕所指示事理顯然。若謂朕因今日軍機旁午。意有不豫。而有意苛求。指摘過於精細。則當此軍興之際。朕宵旰勤勞。諸務躬親詳審。亦所宜然。寧不勝於宴處深宮。耽於逸豫耶。且朕所指摘。為當與否。自有公論。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免其交部察議。朕因此旨有關軍國要務。故不惜曉曉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又諭曰。張廣泗明白回奏一摺。情詞閃爍狡獪。極為

聖訓卷一百一

七

可惡。至所奏小金川土舍良爾吉一事。叙入叔嫂亂倫等語。良爾吉之罪。在於佯為投順。實與莎羅奔暗通消息。洩漏軍機。乃賊酋奸細。法所不容。是以降旨令其拏解。並不因亂倫繩以禮法也。而張廣泗反覆千言。為之開脫。明係回護已短。其奏訥親到營後。派攻腊嶺一城。良爾吉兄弟三人。帶領土兵。往即克取。訥親大悅。賞銀一千兩。此語尚近情理。或實有其事。而前此縣丞任振功所言訥親初

抵軍營。是夜賊乘雨放鎗。良爾吉力為抵禦。

次日訥親賞銀千兩之語。諒係訛傳。至此外訥親種種背謬。乖張實出朕意想之外。誠不料伊十三年來受朕如許厚恩。忍心背負。諸凡措置。與向日在朕前承辦諸事。光景判若兩人。朕雖欲曲加寬宥。亦無辭可為解免。當金川起事之初。朕調用張廣泗。方自謂得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張廣泗之右者。繼因其久無成功。復令訥親前往。朕向所倚任。亦無出訥親之右者。今皆身名決裂。若此。假令伊二人仍舊循分供職。原可以始終受恩。何致敗露。可見凡人莫不有命。伊二人自屬命數難逃。是以顛倒昏謬。輾轉而入於重辟。所謂禍來神昧。非耶。夫國家不能無軍旅之事。為大臣者。孰不當抒誠宣力。効命疆場。不辭艱瘁。若漢人見伊二人之身罹罪譴。而自幸不膺重寄。得以優游事外。轉從而非笑之。此其居心不太涼薄乎。即如大學士張廷玉。

聖訓卷一百一

七

久歷仕途。幸而保全至今。亦由未遇此等事耳。又如汪由敦。諸凡不肯奮勉向前。遇此等事。更不知若何矣。伊等捫心自問。當抱歉之不暇。尚可存訾議之見耶。著將此旨存記。俟張廣泗案審擬完結後。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所奏。豫備官兵馬騾。並安設臺站馬匹一摺。大軍由陝至川。道路較遠。該省本年又有被災州縣。物力不能充裕。陳宏謀本係漢人。籌辦此等事件。力有不

平定本志

卷三

足。且該省總督連年未有專員。是以前諭將軍博第等協同辦理。今觀陳宏謀所奏情形。頗屬拮据。現在特派協辦大學士尚書尹繼善。馳赴西安。暫理督務。其馬騾臺站等事。俱著尹繼善實力妥協料理。倘稍有貽誤。尹繼善不得辭其咎。至西安同州鳳翔乾州耀州等二十五州縣。秋禾被旱成災。所有加賑事宜。雖該撫等現已酌辦。尹繼善亦應留心稽查督率。務令小民均沾實惠。勿因專意辦理。

平定本志

卷三

軍行事務。於地方民事。轉致不能周詳。著將陳宏謀奏摺二件。一併鈔寄。○又諭。此番軍興供億。實為浩繁。視從前西北兩路軍營。費用較多數倍。彼時勞師遠出。十有餘年。所費不出六千萬。今用兵僅二載耳。即以來歲春間奏凱言之。亦非千萬不能。如運米腳價。北路經途數千里。曾減至十八兩。今自成都至軍前。祇數百里。而價亦如之。固屬從前所定章程。未為詳妥。但由斯以觀。經費實亦難乎為繼矣。在金川小醜。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開邊釁。第以逆首跳梁不逞。置之不問。無以懾服諸番。寧謐疆圉。前此訥親等措置乖方。以致老師糜餉。若不改絃更張。則人事尚為未盡。今滿漢官兵。精銳畢集。兵力足矣。經畧大學士傅恆。體國公勤。忠勇奮發。將畧優矣。徵芻輓粟。士飽馬騰。物力充矣。以此摧鋒前進。自蒙

上天孚佑。可一舉而迅奏膚功。誠為國家大慶。

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倘萬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首自恃天驕。如尉佗之處南粵。未遽掃穴犁庭。一過春期。經畧大學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豈可久勞於外。且入夏雨多。進取非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豈能暴露蠻荒。駐待秋晴攻剿。況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貲之糜費。尤為非計。我君臣如此辦理。人事已盡。亦海內所共知。朕意此時且應亟力進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間。尚不能刻期奏績。不若明

實錄卷三十一

七

下詔旨。息事寧人。專意休養。亦未始非兩階干羽之遺意。著將此旨密諭經畧大學士知之。至王秋。良爾吉一事。張廣泗力言不可輕動。雖屬回護偏袒之詞。且大兵雲集。防禦有餘。即土酋狡詐叵測。豈有慮其生事。而姑息懷疑。與之共事之理。但既有此情節。經畧大學士前此所奏辦理之處。宜更加周詳慎重。○又諭。據御史陸秩奏稱。福建汀州興化等府。民風刁悍。寧化縣地方。有所謂錢尺會。又

有十三太保錢尺會者。自寧化。上杭。清流等縣。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兇為事。欺侮善良。藐視王法等語。閩省民俗刁悍。屢經降旨。飭諭督撫。加意整飭。今此等惡徒。藐法抗官。專以行兇為事。尤宜大加懲儆。著將此摺抄寄喀爾吉善。令其留心實力稽查。嚴拏盡法處治。務令斷絕根株。毋事姑息。釀惡長奸。以為民害。○軍機大臣等議覆。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沿途驛站遞送事件。緩急無

實錄卷三十一

七

定。京師同日發報。前後接到。竟遲三日。請勅兵部設法稽查等語。軍機事件緊要。豈容任意遲速。總緣川。陝。距京遼遠。驛務至今尚未齊備。應速行總督尹繼善。並各該撫等。令派賢能大吏。帶領馬匹。會同坐臺章京。筆帖式。作速備辦。其章京。筆帖式。或尚有未到。汛者。速催前去。嗣後馳送事件。俱設排單。將月日時刻。報匣若干。封套若干。逐一注明。沿途驛站查看排單。於何時接。何時發。逐站填註明。

白遞送。如數目時刻錯誤。及擦損者。其下站即於排單內註明。一面馳送。一面挨查。仍報明軍機處及兵部。倘漫不經心。隱匿不報。或被經畧大學士查出。或被督撫糾參。將章京筆帖式等。交部嚴加議處。從之。○庚辰。分設四川。陝甘。總督。諭。川陝總督。統轄四川。西安。甘肅。幅幘甚為遼濶。在尋常無事之時。尚虞鞭長莫及。現今金川軍務未竣。地方公事。及籌辦軍需。一切調度。督撫駐劄西安。難於遙

實錄卷三三九

三八

制。即將來平定。亦經理需人。從前曾經分設總督。就近綜理。尚書尹繼善。今現奉差在陝。著即授為陝西總督。策楞著授為四川總督。管巡撫事。戶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以前。仍著舒赫德兼管。甘肅巡撫員缺。著鄂昌補授。其分設總督事宜。交該部查例定議具奏。○又諭。向來協辦大學士之設。原因大學士有在內廷行走。或奉差在外者。閣務需人坐辦。

實錄卷三三九

三八

是以另簡人員協同辦理。初非額設之缺。若由協辦而簡任封疆。則不必仍帶虛銜。嗣後大學士兼管總督者。著帶大學士銜。其協辦大學士兼管總督者。不必仍帶協辦大學士銜。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川陝現在軍務未竣。陝督駐劄西安。不能遙制。當分設總督。以專責成。而其人頗為難得。曾降旨商之經畧大學士傅恒。昨據奏到。意亦相同。稱舒赫德尚可。但又恐軍機處乏人。現今陝西督務朕已令尹繼善前往暫署。經畧大學士具奏之時。尚未及知。朕思尹繼善歷任封疆。用之陝西。尤為駕輕就熟。川省軍興。旁午將來。籌辦善後事宜。總督必須得人。應即令策楞以總督管巡撫事。足可勝任。舒赫德現辦部務。軍機處亦實在須人。步軍統領時有特交事件。尹繼善策楞。於外任事宜。尚為熟練。若令辦舒赫德所辦之事。又未必如其妥協。業經降旨。以尹繼善補授陝西總督。策楞補授四

川總督管巡撫事。舒赫德調補戶部尚書。其兵部尚書員缺。朕思瑚寶於甘撫之任。未必見長。令其來京。再加試看。且使經歷部務。是以授為兵部尚書。鄂昌雖不克勝川撫。而伊曾為甘肅藩司。地方情形。當所熟悉。已降旨授為甘肅巡撫。以上諸人。皆朕中夜思維。逐一審量而定者。至舒赫德將來審理訥親案件。起身之後。戶部尚書需人署理。朕中夜輾轉籌酌。實無其人。忽念及海望。人雖糊塗。近

實錄卷三十九

五

亦頗覺積唐。但前任戶部有年。尚可暫行署理。且遷就用之。實出無可如何。轉不覺失笑也。將此一併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又諭。此次滿兵經過地方。一切臺站車馬供應之事。直隸總督那蘇圖。料理最為妥協。那蘇圖素能急公。躬親督率。不辭勞瘁。沿途往來。與藩司朱一蜚迭相更代。是以屬員亦遵奉約束。奔走供事。那蘇圖之實心任事。實為督撫中所難得。已交部議叙。著再行傳諭嘉獎。山

西臺站。既未安設妥當。大站馬匹。亦復疲瘦。當因該撫阿里衮於經畧大學士經過之後。旋即回駐太原。未經往來督察。以致屬員亦相率懈弛。著傳諭嚴行申飭。仍遵照前旨。帶領馬匹官役。逐站整飭。其河南署撫鄂容安。於軍行情形。僅奏報一次。不知近來如何辦理。是否親身往返照料。能以那蘇圖為法。勇往從事。董率官弁。著傳諭詢問。令其據實回奏。毋得因係科目出身。漸染漢人習氣。偶一

實錄卷三十九

五

親行。虛應故事。○又命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今日召見軍機大臣等。面降諭旨。伊等從清晨直辦至未末。方行進呈。而詞旨殊多未當。復煩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畢。經畧大學士途次逐日馳驅。尚能辦如許事件。又皆精詳妥協。則經畧大學士實為勞瘁矣。而朕此間之佐理需人。實不可不厯念。惟望開春早奏膚功。迅速來京。贊襄左右也。○都察院等衙門議覆。吏部奏請定滿漢御史分道之

例。查滿漢御史職守相兼。漢御史既照江南等十四省。分為十四坐道。滿御史自應亦分十四道。定為坐缺。其協道向係都察院衙門照資挨轉。以致甫協一道。尚未熟悉。又轉協別道。於公事無益。應照各道事務之繁簡。以定協道之多寡。嗣後遇有新補御史。按照所補坐道缺底。在原道內協理。得旨。御史向有坐道協道之分。坐道徒屬空銜。並不辦本道之事。協道則以次遞遷。其制沿自前明。糾紛無謂。今既定為二十八缺。與滿御史畫一。應就現在十五省。即以此二十八員分理之。省分事繁者。多分員數。并令稽察在京各部院衙門。則可省紛更。而專職業。於體制方為允協。其如何酌定之處。著另行定議具奏。餘依議。○四川提督岳鍾琪覆奏。黨壩與賊逼近。其未盡克之木耳金岡。草什戎崗。陡物黨。噶康八達等處。賊互援。應必官兵足數分布。方可奪取。今招募新兵。實屬勇敢出力。但後無

接應。臣已調雜谷土兵二千。俟到營即當進攻。至臣昔勦西藏青海時。年力正壯。身先士卒。官兵無不共見。今年力已衰。進藏時染受寒濕。左手足麻木不仁。後雖痊愈。時時復發。金川山高路險。不可乘騎。是以向攻火燒梁。木耳金岡。草什戎崗。康八達。賊卡水泉共三十餘處。臣俱策杖扶人。徒步督戰。至於攻跟雜。葛布基。係由山僻小徑。攀藤附葛。滾崖而下。臣實未能親臨。得旨。覽奏俱悉。以後應勉之。○是月。署兩江總督策楞。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覆奏。江蘇積欠錢糧。現在清查。而乾隆十二年地漕錢糧。仍復欠至三十餘萬之多。緣上年水旱潮災。共四十九州縣。衛除災緩外。其不成災地。民力不克輸將者多。又有上元等縣。低瘠請減賦。則句容等縣。續報坍荒。港揚徐等屬。水利挖廢等項。現在委勘未定。欠數仍懸。是以致有三十餘萬。唯是向來催科杜弊之法。多未盡善。今酌定三條。

一。州縣實徵糧冊。必豫造齊較對上屆原冊。如有買賣推收分并戶糧。務吊契券分書驗實。以杜花分。詭寄。飛灑。隱漏等弊。即將徵冊存署。凡註銷完串。按欠摘比等事。俱令幕友在署查辦。如遇交代。即將徵冊簿串。由署對交。不許假手胥役。一。立滾單。每單五戶。以糧多者為單首。發給按限完清。粘串同繳驗銷。改滾次戶。法亦如之。如有停單不繳不完。除拘比本欠外。仍罰催同單各戶。不完同比紳

實錄卷三

五

衿則拘比家屬。如寄莊人戶。田坐本邑而人居他縣者。令佃戶扣租完賦。一。胥蠹收侵之弊。不出假串。白券二項。今既行驗串改滾之法。則假串之弊可破。惟白券私收。在官無從查察。因向例。白券私收。與假串誑侵者同予追抵。是以私相授受者多。嗣後有白券之項。槩於原戶名下照欠追納。得旨。覽奏俱悉。○大學士管南河總督高斌。協辦河督張師載。奏南河徐城東門外石工。蟄裂三十六丈。該

工係明季所築。年久底樁朽爛。亟應修築。報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議奏。浙省額設水船。趕繒。大戰船。應否照閩省例分別裁改。廷議令詳悉具奏。查雙蓬快哨等船。利於淺水。不能施之大洋。水船。趕繒等船。利於大洋。不能施之淺水。浙省未若閩省洋面之大。然浙省大號戰船。止五十六隻。較之閩省。未及三分之一。定海鎮洋面最大。額設一十七隻。其次黃巖八隻。溫州七隻。此三處皆洋艘要道。

實錄卷三

五

防守巡徼。非大艦兵衆。難資捍禦。此外。瑞安協四隻。為巡防南麂一帶大洋。玉環營三隻。為三盤大洋。象協昌石汛二隻。為南韭大洋。鎮海營二隻。為蛟門。七姊妹。東霍。西霍大洋。提標左營二隻。為統巡各洋。乍浦綠旗營二隻。為黃盤大洋。皆有因而設。其滿營九隻。係滿洲甲兵操演水師之用。與綠旗所設情形不同。均難裁改。報聞。○福建提督武進陞。奏製辦軍裝情形。得旨。覽奏俱悉。惟在實力操

防安輯地方兵民。正不在外飾也。看汝似錯會意矣。○山東巡撫準奏。山東連年災歉。盜案積多。臣嚴行文武。設法緝拏。議立賞罰規條。編審保甲。叅劾玩誤官員。得旨。是。阿里衮辦此事過寬。汝從嚴之意是。○新授山東布政使衛哲治奏謝。得旨。覽奏俱悉。所以加恩用汝者。以汝辦賑得宜也。東省災傷之餘。元氣未復。尤宜加之意也。○山西巡撫阿里衮奏。雲梯官兵。於十月二十。及十一月初八等日。俱陸續入境。經畧大學士傅恆。於初七日入境。得旨。汝此奏。可謂虛應故事矣。大學士是朕信任倚用之重臣近臣。汝亦係向來日侍左右之近臣。大學士如此。為國家仔肩重任。不辭勞瘁。朕所縈念。即滿洲軍士。為國家前去出力滅賊。一路清吉平安之處。汝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哉。如是。則汝豈欲學汝兄乎。抑為汝兄獲罪。而有不平之心乎。且汝奏汝兄之摺。朕已批示。汝何不迴奏。

看來汝一家福盡矣。○兼辦陝甘總督署甘肅巡撫瑚寶。奏請聖訓。得旨。目下要務。惟以派兵料理一切妥協為上。至撫臣之事。乃刑名錢穀。汝若不諳。朕再酌量。然一日有一日之責。正不可以攝篆而忽視之。○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榆林。葭州。懷遠。神木。府谷。靖邊。定邊等七州縣。沿邊農民。每遇春耕。出口種地。向於司庫歲撥銀內。借給牛具籽種。秋收後照時價收糧。抵補倉儲。嗣因捐監收本色。倉儲充實。每歲於常平出三糧內。糶存糧價。為次年出借之需。不復動借帑項。查從前借銀還糧。原為倉儲未實之故。今倉儲已裕。沿邊糧價平賤。照時價還糧。不敷常平原數。請自乾隆十四年為始。即於常平出三糧內酌量借給糧石。秋後照原數還倉。得旨。覽奏俱悉。○又奏。耀州等處被災七分八分者。加賑一個月。九分十分者。加賑兩個月。得旨。覽奏俱悉。○廣西右江總兵魏文舉奏。交趾匪

徒莫保。莫康武等。從前互相依恃。分攻夷地。自莫康武被殺。莫保勢孤糧乏。現踞保樂。而李紹龍等。則占住隘蓋。暮崗等處。並無舉動。該國夷官怯懦。並不興兵擒剿。得旨。但當嚴我邊防。不必好功喜事。○貴州布政使恒文奏。貴省提溪司。印江。青谿。二縣。及古州。都江。一帶。夏間偶被山水。衝淹田舍城垣。業經委員撫卹。補種秋收。不致成災。古州。南籠等處。秋間多染瘧痢。兵民損傷。飭施藥救治。業已安定。報聞。

實錄卷三百九

充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二十九

實錄卷三百九

充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二月辛巳朔諭御史錢

實錄卷三三〇

度張惟寅尚可勝道府之任著以道府用。叢洞張孝惺彭肇洙在御史任內無所建白。即有一二陳奏亦皆撫拾陳言。且人甚平常。著休致。其餘御史內或有如錢度等之堪勝道府。及叢洞等之平常者。都察院堂官平日必有所知。著據實舉出。朕所指此五人者。或當與否。亦皆據實奏聞。並將各該御史等任內所有降罰事故。開列名單。一併註明具奏。○工部議准。大學士管南河總督高斌奏稱。山

安廳屬雲梯關下二套。長出沙灘二十餘里。大溜直趨南岸。海防廳屬之天后宮辛家蕩等處隄工。正在危險。請開引河。從之。○壬午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乖張退縮。老師糜餉。經諸王滿漢大臣等參奏。朕諭令侍衛富成將伊於奉到諭旨處拏問。拘禁。其舉動言語。並令富成逐一據實陳奏。今據富成奏稱。訥親云。番蠻之事。如此難辦。

實錄卷三三〇

後來切不可輕舉妄動。這句話。我如何敢上紙筆入奏。此語實為巧詐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寘腹。何事不可陳奏。如果賊徑十分險峻。伊曾身同士卒。盡力進攻。屢冒鋒刃。猶不能克。再調勁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果入其阻。而供億浩繁。徒糜帑項。則當以實在情形奏聞。請旨停兵。況金川之事。自因其與澤旺構釁。騷及邊圉。紀山不得不發兵致討。朕實非利其土地人民。輕啓兵端。前後所

降諭旨。皆訥親同辦之事。迨伊與張廣泗久無成功。朕又屢次傳諭。令其詳細斟酌。倘斷有不能殄滅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請班師。毋得含糊兩可。且於伊奏摺內批示。豈有軍機重務。身為經畧。而持此兩議。令朕遙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賊。添兵費餉。朕所不惜。若終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圖歸計。以全終始。訥親以親信近臣。膺閫外重寄。經朕如此諄切指示。亦當遵旨據實覆奏。

朕豈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請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陳。則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費如許物力。是今歲之稽遲。皆訥親之貽誤。更何可辭。又或慮奏到時。為軍機大臣及辦事司員所知。亦宜親筆密緘。直達朕覽。何得謂之不敢上紙筆入告。此等緊要情節。不敢入告。豈如伊歷來奏摺。撫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轉謂敷陳之道當如是耶。夫面從而退有後言。乃人臣所當切戒。訥親所稱後來不可輕舉。

妄動之語。軍機大臣等能窺見其隱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決裂。且無子嗣。萬分難免。輒思以不願用兵之言。博天下讀書迂愚無識者之稱譽。而以窮兵黷武之名。歸之於朕。此其心懷狡詐。實出意想之外。朕實不料十三年來。隆恩渥澤。而訥親之忍心害理。竟至於此。或

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難耶。又云皇上只想我膽子大。我如何當得起。訥親退縮偷安。不敢衝鋒奪險。實乃毫無膽量。朕方責其過於畏蕙。過於膽小。何嘗慮其膽大。昔伊祖額亦都冒險登陴。流矢貫脛。著於女牆之上。猶能負傷血戰。並不為苦。為國家建立大功。今其孫委靡至此。實朕所不能解。又云訥親聞雲梯兵過。云這都是我罪。若我今年辦得好。何致聖心煩躁。又令這些滿洲出來。受此苦累。此言尤為可駭。滿洲官兵。有勇知方。一聞調遣。無不鼓舞忭躍。志切同讐。皆衆人所親

見朕方深為嘉悅。而訥親乃以為受此苦累。伊親從軍營來。為此浮言。搖惑軍心。俾衆人聞之。不知賊境如何險阻。如何艱難。此惟經畧大學士傅恆忠勇奮發。金石同堅。不為所惑耳。兵丁一聞此言。勇往之氣。有不畧為消阻者耶。明係伊自不能成功。而轉忌他人之成功。故為此語。巧於離間衆心。而不顧國家之大事。此其罪可勝言耶。訥親一案。俟朕另遣大臣前往審訊。著將此旨曉諭中外知之。

○又諭。福建建甌。二縣老官齋。奸民謀為不軌。案內抽撥建寧。延平等處兵丁零星費用。借動司庫營庫銀兩。本應於原借各兵名下應領月餉內陸續扣還。但念老官齋一案。事起倉猝。各兵聞調。立時前赴。竭力搜捕。數月之內。擒獲殆盡。實為出力。著將前項借給銀九百四十一兩。免其扣還。統於存公項下動撥歸補。以示獎勵。○癸未。禮部奏。乾隆十四年元旦行禮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停止筵宴。○鑄給江南河標右營遊擊中軍守備條記。○甲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定大學士員數及殿閣兼銜出缺開列之制。諭。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自簡在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員。至雍正年間。以來。多用至六員。更或增置一二人協辦。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定員。方合體制。嗣後著定為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又大學士官銜。例兼殿閣。會典所載。四殿二閣。未為畫一。其中和殿名。從未有用者。即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為整齊。再大學士出缺。定例請旨開列。亦有遲至一月後始行請旨者。朕思大學士職司襄贊。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

不忍遽行開列。應俟至一月之後。乃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弼之意。若緣事降革。則機務重地。未容久曠。自應即行開列。不必請旨。將此載入會典。永著為例。○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驛。即無馬匹更換。次日。由水程至昭化縣。見第五起雲梯兵。仍在該縣。詢稱。因無馬阻滯。又問該縣。稱。備馬四百匹。俱為上起雲梯兵騎去。未回。查署撫班第尚在軍營。此等要務。全在布政司實力經理。乃高越等僅具一稟。內稱。俱照傳牌行。令州縣按數應備。其實第一站。即無馬匹應付。又不多派幹練大員。而疲玩之州縣。惟以藏匿不出為事。請將班第高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現在赴川官兵。分起前進。均於議定之日。飛速行知。各該督撫司道。自應早為豫備。俾官兵進行無滯。況雲梯兵三百名。分六起進發。而經畧大學士隨從員弁。亦僅一二百人。甫入川境。即已

如此。將來京兵及東三省之兵陸續到齊。必致益加壅滯。班第身任巡撫。自應豫為調度。嚴督屬員。迅行妥辦。今乃怠玩遲誤。咎無可逭。但念其尚在軍營。從寬交部察議。高越前在東省。辦事尚有才具。是以由道員超擢藩司。自宜感奮。實力料理。何得漫不經心。貽誤至此。著革職。交與經畧大學士傅恒。署撫班第。令其自備資斧。差遣効力贖罪。紀山雖經革職。但在川已久。該省情形。頗為熟諳。著即署理布政司印務。竭力辦公。以贖前愆。武宏緒係專辦驛傳之員。乃毫無整飭照料。以致有誤軍行。甚屬溺職。著革職。一併交與經畧大學士。署撫班第。令其自備資斧。差遣効力。再。班第。紀山等。皆非長才。不能優裕肆應。現今川陝官員。廢弛已極。當此軍興旁午之時。尤關緊要。急宜整頓。必得幹練大臣。前往督率。方能妥協。策楞赴任。尚需時日。著陝甘總督尹繼善。就近馳赴川省。由陝至川。往來查

察督辦。俟策楞抵川後。尹繼善回駐西安。務期供億完備。軍旅遄行。俾得早奏膚功。其餘怠玩藏匿之地方官。俟軍務竣日。另行核其功過查辦。尋吏部議。將署四川巡撫班第。照例降一級調用。抵銷得旨。班第著銷去加一級。再降二級。從寬留任。○甘肅巡撫瑚寶奏。京兵三百名一起。改為五百名。逐臺添馬。約需八千有餘。陝省辦理艱難。因思西寧鎮處極邊。值防冬之際。兵未便撥。馬正可調。已檄令西寧鎮臣張世偉。派調營馬二千匹。於十二月初全抵臺站。以備添用。仍令即領價買補。以實操防。此項馬。俟徹臺後。分發各鎮營抵補倒馬。即於歲領倒馬銀內。扣還西寧鎮所領馬價。又思晉省之蒲解。一府州。畜牧最多。與陝祇隔一河。如陝省雇覓不敷。應飛咨晉省。飭蒲解二府州近屬代雇。現在札商陝撫陳宏謀酌辦。得旨。交總督尹繼善酌辦。○

乙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曰。經畧大學士傳恒。自奉命經畧以來。公忠體國。殫竭悃忱。紀律嚴明。軍行甚速。途次衝冒風雪。晨夕馳驅。兼辦一切咨詢機務。晷刻鮮暇。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自非一秉丹誠。心堅金石。安能若是。將來迅奏膚功。自當優議酬庸之典。而目前之勞瘁。實屬超倫。朕於臣工。有善必彰。即如那蘇圖。所辦軍行供億。豫備妥協。乃軍旅中之一節。尚加恩議敘。况經畧大學士如此忠勤。豈可不加優獎。在經畧大學士冲挹為懷。此次及將來大捷議敘。定必力辭。而在朕賞罰權衡。大公至正之道。固不得以意為輕重也。經畧大學士傳恒。著交部從優議敘。尋吏部議。請晉銜太子太保。仍加軍功三級。得旨。經畧大學士傳恒。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殫力宣猷。精詳妥協。著晉銜太保。仍加軍功三級。○又諭曰。高越。武宏緒。違誤軍行馬匹。昨

已降旨革職。今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四川境內並無伺候馬匹。不得已只帶十數人。於陝省疲乏驛馬內揀選乘騎馳赴成都。趕辦供應兵丁馬匹。且途次馬乏。竟至步行等語。高越等以方面大員。承辦軍旅要務。大站之馬。或一時不能接濟。何至並經畧大學士所需馬數十匹。亦全至貽誤。現在大兵陸續抵川。軍務甚關緊要。直隸。山陝等省均應付齊備。而川省怠玩廢弛。一至於此。殊出意想

書錄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之外。其漠視公務。貽誤軍機。情罪重大。革職差委。不足蔽辜。高越。武宏緒著於成都枷號示衆。俟舒赫德到時。帶至軍營。會同經畧大學士。按律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滿洲大學士。現在內閣辦事者。惟來保一人。應酌派大臣協辦。朕思署刑部尚書阿克敦。尚係舊人。且從前曾經協辦。仍著伊暫行協辦內閣大學士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馬匹遲誤。昨已降旨。令尹繼善前赴成都。往來查辦。今

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川境全無馬匹。不得已止帶十數人。於陝省疲乏驛馬內揀選乘騎前往。至成都。趕辦供應馬匹。且途次馬乏。竟至步行等語。川省辦理軍務。怠玩已極。尹繼善接到前旨。即行前往。尚恐未能星速。旺扎勒現可抵川。已降旨令其暫行在彼督辦。俟尹繼善到彼接辦。旺扎勒即赴軍營。著再傳諭尹繼善。即日兼程前進。毋得少延。○以順承郡王泰斐英阿為宗人府右宗正。○

書錄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丙戌。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軍機大臣等。據新桂。彭樹葵。會奏湖廣督標撫標等處官兵。均已起程等語。前調湖北之兵四千名。業經降旨。令其豫備聽候。並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明。已行文停調。想該督撫接到。所調官兵自己停止。現今川省馬匹缺少。調撥湖北之馬二千匹。解赴成都。迎接官兵。總督新桂前奏。該省兵馬悉會

於宜昌起身。若接到撥馬之文。即可就近由彼處取道入川。亦為妥便。著傳諭該督撫知之。○軍機大臣等奏。現今川省馬少。大兵阻滯。臣等商酌。京城八旗馬。不下二萬。未經起程。兵尚有二千名。若將八旗馬內撥三千匹。分為四起。按起騎至良鄉。即留該處。將良鄉之馬。騎至下站。亦留該處。照此逐站倒換。直至成都。不須一月。川境可添馬三千匹。再晉省臺站。並不供應大兵。馬應有餘。請行文晉撫。將該省馬。酌撥二千解陝。供應軍行。其陝川隣近。所有豫備之馬。令該督撫就便解赴川境。由川陝交界之神宣驛一路。沿途接應。至湖北兵四千名。業經停調。豫備之馬。驛已可不用。應行文該督撫。令酌撥二千匹頭。即交與奉旨派出領兵將弁。解赴川省。於成都一帶。沿途迎接官兵。事竣後。或應留用。或仍發回本省。交尹繼善策楞酌辦。從之。○以大

學士來保。充經筵講官。○以鑲黃旗滿洲副

都統英誠。公豐安。兼管滿洲火器營事務。○福建南澳鎮總兵何勉。以病休致。○貸寧古塔。伯都訥地方。霜凍成災。八旗官莊兵丁口糧。緩徵本年額交地糧。○旌表順治四年。被賊不屈守正。戕軀之湖南桂陽縣原任河南榮澤縣主簿何應堯妻朱氏。生員何應舜妻朱氏。從湖南巡撫楊錫紱請也。○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軍機大臣等議。八旗官馬。撥三千匹往軍營。其缺馬應補額。請於商都達布遜。淖爾。驕馬廠內。挑三千匹。作為官馬。派馬廠侍衛一員。該部司官一員。會同該處總管挑選。從之。○以甘肅巡撫黃廷桂。為兩江總督。○戊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金川用兵以來。張廣泗貽誤於前。訥親貽誤於後。兩人之罪狀雖一。而其處心積慮。各有不同。至於自逞其私。罔恤

國事。則實皆小人之尤矣。朕昨御瀛臺。親鞫張廣泗。其狡詐欺飾緊要情節。俱經一一供認不諱。而其茹刑強辯。毫無畏苦之狀。左右大臣。皆以為目所未見。即此一節。與市井無賴何異。又今日接到富成所奏。訥親明白回奏一摺。其乖張舛謬之處。凡朕所指出者。悉無可置辯。惟思求見朕面。不知伊尚有何顏見朕。且求赴軍營効力。伊曾為大學士。將欲如士卒奔走。猶覬陞驍騎校耶。其頑鈍無恥。

實錄卷二百六

五

實甚。觀此。則張廣泗乃剛愎之小人。訥親乃陰柔之小人。自當債事一至於此矣。當張廣泗初抵軍營。以為金川賊酋亦如黔苗之易辦。屢次妄為大言。可以剋日奏功。既而久無成效。時復失機。則又謗過屬弁。藉口兵單。及間訥親前往。伊復持兩端。懷觀望。訥親能辦此事。伊固可依附而邀次等之功。事不成。則咎在訥親。伊乃一切推諉。使陷於敗。仍可復據其任。是以於訥親之種種乖方。並無一語

入告。其後見訥親之必敗。乃向屬員訛笑誹議。備極險忤情態。蓋恐此時據實奏聞。猶或致譴責。不若含混詭隨。坐觀其決裂之為得計也。此其心輾轉數變。狡獪叵測。經朕詳悉推勘。洞見肺肝。始將實情吐露。訥親且在其術中而不覺矣。至訥親身膺重寄。退怯無能。早為張廣泗所窺。任舉敗後。遂至一籌莫展。且恐固原兵丁生事。曲加重賞。轉囑張廣泗彈壓。而於張廣泗之挾詐誤公。又不據實陳奏。意欲留以為却過之地。伊兩人互相推諉。其過惡之剛柔異。而其心則皆不可問也。夫訥親。張廣泗。在大臣中。皆練達政事之員。使其不遇此等重務。則訥親。張廣泗。均可擁高爵而歷亨衢。優游終老。何至敗露若此。可見人臣居心。惟當一秉至誠。使能公忠體國。自邀休佑。如其懷私自為。雖以訥親平日之小心謹密。張廣泗平日之熟嫻軍旅。而方寸一壞。天奪其魄。雖欲倖免而不能。豈不大可畏。

實錄卷二百六

六

哉。訥親張廣泗固不幸而遇此事。而朕因此而益見知人之難。則金川之事。未嘗非上天昭示之深仁也。張廣泗供內有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之語。朕聞之。深為抱愧。朕臨御十三年。思與大小臣子共臻敦大之治。而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即如從前鄂善之案。不少寬假。豈肯曲法縱容。為姑息之主耶。且張廣泗在

皇考時。已由巡撫用為西路副將軍。後朕授任

實錄卷三三〇

七

苗疆。伊亦尚能隨宜籌辦。訥親雖由朕信任。然其十餘年來。朕歷加明試。委辦諸事。不避勞怨。若謂朕為誤用訥親。則用張廣泗亦豈誤耶。然當此軍國重務。而伊等深負朕恩。實非意料所及。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國憲。乃朕賞罰無私。大公至正之道。張廣泗現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按律定擬。訥親著尚書舒赫德。馳驛前往。帶赴軍營。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尚書達勒當阿。嚴審定擬具奏。訥親摺並

發。○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寶奏稱。陝省安設臺站。派撥營驛兵丁。所需馬匹草料。請於管站官員處支領。在各兵季餉內扣除。但該省今歲收成歉薄。即酌中定價。亦多至一倍。若在季餉內扣除。不無虧缺。請自各兵到臺之日起。至撤臺之日止。將應領馬乾草料。按日扣還。其不敷銀兩。應請作正報銷。又稱。回馬兵丁口食一項。原應令其自備。但本年食物昂貴。各兵所關糧餉有限。若令自備口食。則家口在營。未免拮据。懇將督撫兩標固原興漢等鎮營回馬兵丁。每名每日酌給口糧銀四分。俾免內顧。朕思陝省現今草料價昂。兵丁季餉不敷扣還。難免拮据。而回馬兵丁遠赴臺站。令其以所關糧餉自備口食。則家口必致艱窘。瑚寶所奏。似屬實情。著將此摺錄交尹繼善酌量。如果屬可行。一面傳旨辦理。一面奏聞。又瑚寶所奏。停調西寧營馬一摺。亦著交尹繼善聽其酌量。○又諭。策楞雅爾

實錄卷三三〇

八

哈善覆奏湖河灘地一摺。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但查摺內稱吳江縣之龐山湖內有新報未升之田二千餘畝。實與水道有礙。已示禁不許升科等語。既與水道有礙。即應剷復。豈但禁止升科。若既免升科而不行剷復。則有名無實。不徒減國家之賦額。而轉滋私墾之弊。實耶。又稱吳江安東高郵三州縣間有水道之處。已分別劃明界限。禁止開墾。升科等語。既經有礙水道。已禁止開墾。何

以又言及升科。所奏殊未明晰。著傳諭伊等知之。○又諭今日吏部將雲貴總督張允隨題請實授廣南府知府。方廷英帶領引見。朕觀其人過於老實。恐非能事者。知府承上接下。職任緊要。著傳諭張允隨。令其留心試看。○甘肅巡撫瑚寶奏。護川陝督臣傅爾丹。以興漢西寧河州各營缺額兵一千名。令臣按額揀選。委弁帶赴軍營。臣隨知會提鎮詳選勇幹之員。星速帶往。所有應需馬匹銀兩。照

今春加調官兵之例。其西寧河州兵。由階文直達松潘。興漢兵。由棧道赴川。飭沿途嚴加約束。報聞。○又奏。前因陝撫臣陳宏謀札商陝省需馬甚多。令臣代為籌畫。臣隨撥西寧鎮標營馬二千匹。刻期前赴協濟。今接陳宏謀札稱。陝省多方雇覓騾馬。已有一萬三千匹頭。將來即有疲乏不敷。商之將軍。尚可通融借用。西寧馬可無需調。臣飛飭鎮臣張世偉遵照停止。報聞。○以故一等侯張謙之

子承勲襲爵。○補賞進勦瞻對三等功兵丁田士珍等二名。三等傷兵丁尹起旺等二名。五等傷兵丁戴仲得等二名。賞恤病故兵丁呂秀等四十二名。各如例。○己丑。諭曰。達爾漢親王羅卜藏衮布。辦理更換黑龍江二千兵丁馬匹事務。甚屬妥協。著加恩賞大綬四疋。王齊默特多爾濟。著加恩賞大綬二疋。再公多爾濟。副台吉扎穆蘇扎薩克台吉都噶爾扎布。額駙素瑪第俱曾協辦更換馬匹事。

務亦著加恩各賞大緞一疋。以示獎勵。○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所奏。西安督標五營。俱係馬糧。火器一營。俱係步糧。又不得撥補外委千把。未免志氣頹惰。請於五營內。每營撥出馬兵一百名。歸入火器營。即將該營步戰兵五百名。照數撥還五營等語。此為鼓舞士卒。俾免偏枯起見。著交與總督尹繼善。聽其酌量。或於一半年內。從容辦理。該省目下正當軍興。旁午。且不必遽為籌及也。黃廷桂摺並發。○以禮部尚書海望。暫署戶部尚書。工部尚書哈達哈。暫署兵部尚書。步軍統領。戶部左侍郎李元亮。暫署鑲紅旗漢軍都統。○雲南鄧川州青索鼻土巡檢楊霽故。其子丕昌年幼。以丕昌之叔祖國椿協理。○賞恤福建金門鎮標催糧被風淹斃之外委林華。及溺水得生之外委歐部。兵丁許菊等三名。如例。○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昨據西安將軍博第奏稱。第二起京兵。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經過西安省城。有領兵翼長四十八。於日暮時。在鼓樓西側。不知被何人。將伊所帶兵丁二名。跟役一名。用刀砍傷。此事已傳諭巡撫陳宏謀。勒限嚴緝。今據該撫奏稱。於十二月初一日。拏獲督標兵丁李如同。訊供。因滿兵經過。伊等牽馬伺候。心懷不忿。是日酒後。藏於暗處。用刀砍傷三人。並無主謀同夥。當經起獲兇刀。比對傷痕相符。所傷兵丁跟役。調理平復。咨送前進。請將李如同。照刁惡頑梗之輩。因事逞兇者。擬斬立決。梟示等語。省城之內。兇徒敢於黃夜持刀。砍傷官兵。殊屬不法。陳宏謀督率屬員。即行拏獲。究出實情。俾正兇不致漏網。辦理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李如同。即照所擬處斬梟示。其約束不嚴之該營將弁。交與陝甘總督尹繼善。查明叅處。○工部等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請修水衝之松

桃廳城垣從之。○豁江蘇崇明縣被風潮竈地。本年地丁項下編徵鹽課水腳。隨徵珠車。灰場稅備荒。雜餉等銀。四千九百五十七兩零。○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孝感縣民唐士乾妻龔氏。安徽鳳陽縣民李躍子母孫氏。○辛卯。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朕覽經畧大學士奏報。於渭城驛馳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餘

里。此次經畧大學士奉命造征。每日帶星就道。薄暮猶未解鞍。勤勞亦云至矣。途次又日有頒發諭旨。商辦機宜。奏覆事件。無不精詳妥協。而所過地方。吏治民瘼。又無不留心體察。兼之川境驛站馬匹。料理未能齊備。甚有步行之處。乃自渭城驛抵成都。一日之間。至行三百二十餘里。如此迅速。如此勤勞。苟非秉性丹誠。心同金石。曷克臻此。又奏稱布政使高越。抵任甫經八日。其遺誤供應馬匹之

處。情稍可原。罪猶可逭等語。經畧大學士因川省貽誤軍行馬匹。具摺奏。朕以高越係地方大員。武宏緒專司驛傳。有誤軍機。情罪重大。是以降旨將伊等革職。枷號示衆。今據經畧大學士所奏。則高越情在可原。但既係地方大員。即到任未久。亦當上緊趕辦。乃至貽誤軍行。咎亦難辭。著賞給道員職銜。留於川省委用。其布政使印務。仍令紀山署理。至武宏緒身為驛道。罪無可逭。仍照前旨行。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即如高越。前因貽誤軍行。即降旨重治其罪。今既知其情有可原。即寬其罪。謫予以自新。輕重權衡。絲毫不爽。經畧大學士居心公正。辦事精詳。是以參劾於前。請寬於後。與朕意脗合。君臣之間。辦理政務。果俱能如此。則事未有不當。而功亦未有不成者。朕於滿漢大臣。原無歧視。但其中有知恩者。亦有負恩者。如訥親辜恩負國。糾謬乖張。朕即重治其罪。而忠勇奮發如經畧大

學士者。朕豈可不加之優獎。以勵臣工。以重國事乎。經畧大學士傅恒。朕前已降旨優敘。其隨往之達勒當阿。達清阿。安冲阿。此次亦甚奮勉。著交部一併議敘。將此傳諭中外諸臣。俾知效法。尋吏部議。吏部尚書達勒當阿。乾清門頭等侍衛達清阿。安冲阿。俱准其軍功加一級。從之。○又諭曰。慶復一案。該部尚未題請完結。朕思此案情節顯著。更無疑實。今所以久懸未結者。第因班滾尚未弋獲耳。究之班滾現在。衆所共知。同案之羅于朝。革松結。現在設法緝拿。固不待班滾就縛。始足定此爰書。即班滾到案。亦於慶復之罪無所加也。但慶復之案。其罪較之訥親。張廣泗。有間。蓋訥親之罪。在乖張退縮。負恩債事。張廣泗之罪。在校詐欺妄。糜餉老師。朕前後所降諭旨甚明。至於慶復之捏報班滾焚斃。若係伊授意李質粹等。令其通同欺妄。則罪無可逭。而當日情形。則因屬弁咸以為班滾實經

焚斃。慶復明知其未確。而大局將竣。若再行究詰。則事難易了。是以隨衆附和。遷就了事。亦不無思家之念。而退縮乖張。則實未如訥親之甚也。慶復之實情如此。軍機大臣等。將朕此旨。詰問慶復。然乎否乎。慶復身為大臣。膺閫外重寄。似此糜費軍需。暴露士衆。而終於扶同草率。核其情罪。雖明正典刑。亦所應得。但現有訥親。張廣泗。兩案。絜而論之。慶復尚在可待之列。國家大臣。雖孽由自作。而屢有陷重辟之人。朕實不忍。此又朕姑息寬柔之失矣。但此三人中。若求一稍可遲待之人。則莫若慶復。且懸案不結。終非了局。慶復。李質粹等。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即按律定擬具題。併將此旨。令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閱看。尋軍機大臣等。奏擬。原任四川總督慶復。提督李質粹。總兵宋宗璋。均斬監候。秋後處決。從之。○又諭。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

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疊遭變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訥親。張廣泗。兩人之案。輾轉乖謬。至不可解。免。實為大不稱心。伊兩人。平日俱非不能辦事之人。當班第因張廣泗久未成功。請遣重臣督師。訥親原係第一受恩之人。官階在前。維時大學士傅恒。尚係協辦閣務。若即遣大學士傅恒前往。將置訥親於何地。且訥親平日小心慎密。見事明白。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無出其右者。至張廣泗。自

皇考時。即已用至巡撫。授為西路副將軍。朕以苗疆需人。復調任黔撫。古州係從未開闢之徑。崇山密箐。不亞金川。後復有城綏之役。張廣泗皆能救寧奏績。上年調為川督。大臣等共慶得人。詎料訥親則退縮乖張。張廣泗則狡詐傾險。兩人皆致債事。不但伊兩人出於命數之無可如何。朕亦夢想不到。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為金川。直為訥親。張廣泗。居心不良。使之敗露。亦並非為訥親。張廣泗之孽。

不可違。實乃上天仁愛朕躬。俾知用人如此其難。而為大臣者。當共知

天道昭彰。如此可畏。宜各秉公忠。實心為國家任事。未必非朕不幸中之大幸也。即如訥親在軍前。但許傳爾丹等列名請安。不令一人奏事。而兵丁對陣時。伊於火光中望見之語。乃伊奏摺中自行發露。經朕指出。謂其從未親身督戰。降旨詢問。伊乃自認果從未親臨督戰。夫總戎之人。豈能每次臨陣。或一二次。偶然未出。亦屬尋常。而朕即謂其從未臨陣。彼亦自認無辭。是蓋訥親專圖安逸。視士卒之捐軀效命。漠不動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發。而自行發露耳。朕思及此。不覺悚然。至張廣泗巧詐推諉。專欲陷害訥親。以圖經畧之任。而不復顧國家軍旅重務。有心貽誤。經朕親鞫。洞見肺肝。伊猶希覲復用。朕反覆窮詰。始供吐不諱。豈非天奪其魄。是以不

容掩飾也。今兩人罪狀顯著如此。朕即欲曲為保全。實出無策。訥親現交舒赫德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及尚書達勒當阿審擬。張廣泗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按律擬斬立決。朕非謂惟辟作威。欲將此兩人寘之重典。令羣臣知所儆畏。亦並不謂處置公當。賞罰分明。伊兩人獨非朕所任用者乎。今兩人僨事至此。用人之誤。實深為抱愧。若不按法治罪。則朕為飾非。為怙過。

祖宗法度具在。朕何敢以意為輕重耶。訥親張廣泗皆係大臣。生殺予奪。朕不敢私。著傳集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將訥親張廣泗二案口供奏摺。並朕此旨。及慶復一案諭旨。令其公同閱看。朕將伊三人分別處置。是否允協。俾眾議僉同。以服其心。並令中外臣工共知朕用人之苦心也。○吏部議奏大學士張廷玉等稟擬錯誤。請將大學士陳世倌史貽直均革職。大學士三等伯張廷玉大學士來保協

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均降二級留任。張廷玉有加十五級。應銷去二級。免其降級。得旨。陳世倌自補授大學士以來。無參贊之能。多卑瑣之節。綸扉重地。實不稱職。著照部議革職。史貽直著革職。從寬留任。來保陳大受俱著降二級留任。張廷玉著銷去加二級。免其降級。○戶部議准。前任甘肅巡撫黃廷桂。遵議甘省各州廳縣民壯。請裁汰一百五十二名。實存二千三百四名。從之。○工部等

部議准。浙江巡撫方觀承奏。請修被風潮衝塌之海鹽縣城垣。衙署從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續調雜谷土司兵二千名。已到五百餘名。臣查塔高山梁。界在康八達木耳金岡兩山之中。各處總路。若克此梁。可斷賊應援。並可攻取康八達要隘。但梁上有木城。石城土卡三座。防範甚嚴。非用奇難以制勝。臣於十一月十八日。派兵一千二百名。攻木耳金岡。誘賊聚援。以便乘機攻奪塔高山梁。我兵

賈勇直前。奪獲土卡平房三處。水卡一座。斃賊一百餘名。臣與法。酬董芳。中秋。瑚什等親臨督陣。見守備馬化鼇。千總馬漢臣等。俱奮不顧身。各帶鎗石等傷。賊勢大挫。塔高之賊。漸移木耳金圖。為自守計。正可乘虛攻取。不意是日黃昏。降雪約深二寸。至二十日。尚未晴霽。俟天氣一晴。即督兵進取。得旨。欣悅。覽之。汝調度有方。實可嘉悅。總侯克成大勲。從優議敘。○以貴州鎮遠府屬已革偏橋司左副土官楊清之姪安祿襲職。○壬辰。諭。從前將王神保住圈禁。該衙門王即行請旨。朕因所奏甚急。降旨申飭。乃至今竟不具奏。此又過遲。神保住原非安靜之人。將伊革去王爵。免其圈禁。交簡親王德沛嚴加管束。毋令滋事。○又諭。朕前日降旨。謂陳世倌多卑瑣之節。並非泛論。即如伊乃浙人。而私置產兗州。冀分孔氏餘潤。斯豈大臣所為。今既革職。著諭山東巡撫。不准伊在兗州居住。○軍機大

臣等奏。張廣泗受恩深重。歷任封疆。

皇上因其尚諳軍旅。特命以進剿金川。乃自抵軍營以來。毫無成算。始則分兵十路。調度失宜。繼又措置乖方。以致張興失機陷沒。他如遺棄軍裝礮位。失火轟礮。焚斃官兵。率皆委過於下。惟以剋日成功。屢行妄奏。遷延歲月。糜費不貲。及聞訥親前往。即諸事推諉。漠不關心。且信用賊酋姻黨。袒庇黔省劣員。身為總統。布散流言。煽惑衆聽。其乖張欺罔。罪狀非一。臣等按律擬議。張廣泗失誤軍機。漏洩軍情。煽惑人心。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毀棄軍器。罪皆應斬。加以種種負恩。有心誤國。實刑章所莫追。應將張廣泗擬斬立決。得旨。張廣泗著即處斬。著得保勒爾森前往監視行刑。諭軍機大臣等曰。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擬張廣泗一案。奏內引臨軍征討。逗遛觀望。因而失誤軍機者。斬之律。而聲明張廣泗情罪重大。斬候不足蔽辜。請

擬斬立決。是張廣泗之罪。尚可不至於此。而大臣等加入立決矣。夫逗遛觀望。失誤軍機。乃許應虎之罪。張廣泗狡詐欺妄。有心誤國。情罪重大。立決乃所應得。即伊自供。亦以為法當立決。若果應監候。則朕又何事親御瀛臺。降旨審問耶。從前年羹堯之案。所引斬律多條。今張廣泗種種罪狀。擢髮難數。而軍機大臣多人共辦一案。乃至潦草錯誤。不合事理。又來保所寫神保住寬免之旨。總不明晰。假令經畧大學士傅恒在此。承辦此等案件。自必斟酌妥協。何至煩勞朕心。若是。朕益不得不望經畧大學士之早奏膚功。迅速還朝矣。著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大學士等議覆。奉諭旨。直省常平積穀之數。悉準康熙雍正年間舊額。或鄰省原額不足。即就近撥運。其如何彼此撥運。並查定原額。及原額存糶之法。令臣等妥議。並諭各該督撫。查明額存及借糶各確數具奏。今據各省督撫陸續奏

到。臣等遵查直省常平倉貯。康熙年未經全數定額。應請照雍正年舊額為準。惟雲南極邊。不近水次。西安。甘肅。沿邊。兼備軍糈。此三省雍正年亦未定額。應以乾隆年所定額為準。又福建。廣東。貴州。三省。山海之地。商販不通。倉儲宜裕。現較乾隆年定額多不敷。而較雍正舊額則有餘。酌量情形。請即以現存之數為定額。其餘各省。悉照雍正舊額。通計一十九省。應貯穀三十三百七十九萬二千三百三十石零。較之乾隆年定額。計減一千四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餘石。應令各該督撫。按所屬大小勻貯。其間有轉運之難。出產之寡。地方之緊要。應分別加貯者。業經尚書臣蔣溥奏准。行令各該督撫詳議具奏。俟奏到再議。至各省有餘不足之數。直隸。江蘇。江西。湖北。湖南。山西。廣西。安徽。山東。四川。雲南。西安。福建。廣東。貴州。十五省。皆額外有餘。奉天。浙江。河南。甘肅。四省。皆額內不足。其有餘省

分。應將現在溢額穀。及出借徵還餘穀。以次出糶。將價提貯司庫。報部酌撥。不足省分。現有徵收地米。及收捐本色。應漸次補足。毋庸鄰省撥運。至於存糶之法。定例存七糶三。然各省情形不同。應令酌量增減。其每年平糶穀。例於秋後原價買補。然價有平貴。不可一例。應令因時酌辦。再各省收捐監穀。以實倉儲。今常平既經定額。無庸於額外增貯。除不敷省分。仍收捐補足外。其餘各省所收本色。應另案存貯。遇賑卹。即於此內撥用。或平糶穀不能買補。即將此項撥抵。糶價造報酌撥。至各省常平倉外。另有倉貯。如河南之漕倉。安徽之江寧省倉。浙江之永濟倉。玉環同知倉。廣東之廣糧通判倉。福建之新設臺灣倉。及各省之社倉。鹽義等倉。皆不在常平額內。應照舊存貯。從之。○癸巳。諭。廣州副都統白朝棟。為人糊塗鄙陋。亦不曉清語。不勝副都統之任。白朝棟係由協領補用之人。著革

退副都統。仍以協領員缺補用。○甲午。

上誥

皇太后宮問安。○諭。從前訥親等。將總兵哈攀龍。參處甚覺委曲。朕聞伊在軍營。尚為勉勉出力。著將部議降二級之案。准其開復。○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接到傅爾丹班第報匣內奏摺一件。係黨壩頭人乞降。賊勢窮蹙。及郎卡病重。差員往驗。臣細閱此摺。辦理殊未妥協。既云乞降。而逆酋並未到營。即郎卡果病重。莎羅奔何以亦不親行。且差員到彼處。郎卡如何情景。出何語言。亦並未述及。賊人乞降。逆酋未至。但據頭人虛辭。即差員往驗。似屬非體。即欲借此。知其山川要隘。內潰情形。亦應令素有膽智之大員前往。楊自功等。千把微員。綠旗兵怯懦。倘入賊境。微露畏葸。豈不損軍威而傷國體。且焉知非逆酋自揣勢窮。姑為乞憐之狀。偽作郎卡。使我兵識認。以為將來免脫之地。或聞訥親等。前往黨壩。傳

爾丹等又至美諾會商。將從黨壩直入。故令我軍識其道路。將來從此取徑。可以豫為設伏。種種賊情。俱未可測。而岳鍾琪等並未籌及。臣至軍營。自當將此情節。一一告知。傳爾丹等。以防賊詐。聞軍中綠旗將士。知臣來川。日夜盼望。而傳爾丹等間。臣將至。轉生疑懼。臣至軍營。當詳悉開導。使之釋然無疑。至傳爾丹。年已六十六歲。精力就衰。惟熟於管領。將來應令專辦營盤一切事宜。其餘不使分心。惟用兵之事。亦與隨時商酌。臣至黨壩。欲語岳鍾琪云。爾受

皇上深恩。棄瑕錄用。當一矢丹誠。竭力報効。不可稍存瞻顧。我奉命經畧。調兵如此之多。即仰仗天威勝算。翦此妖魔。亦本分事。何功之有。若爾攻取漸有進步。即爾之功。倘更能奮勇前進。掃穴犁庭。則其功益大。若爾不盡力。我克成功。不能掩爾過。若爾能盡力建功。我為經畧衆人之功。即我之功。豈有絲毫畛域。

惟在同心協力。相與有成。可以毫無觀望。如此諄切告語。並將此宣布軍中將士。使傳爾丹。岳鍾琪等。疑懼盡釋。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又奏。奉諭旨。並閱新柱原摺。楚兵情形。已可概見。臣至軍營。與傳爾丹等酌定。當即行文。將所調兵八千名。全數停止。原議調兵三萬五千。計前停陝省督撫標兵一千。今又停楚兵八千。尚存二萬六千名。如尚可酌減。即於陝省雲貴兵內議裁。總俟臣到卡撒酌定。奏聞。又奏。傳爾丹班第所奏湖廣雲貴兵。請撥給長夫之處。軍興以來。川省民力凋弊。除湖廣兵已議停調外。其雲貴二省。若令長運直送金川。實為有益。又奏。傳爾丹叅奏都司沈瑞龍。告病擅回。僅請交部治罪。辦理未免失當。軍中疲玩之習。漸染已深。不可不力為振作。應將沈瑞龍調至軍營。驗係病深。即從寬永遠枷號。軍前示衆。俟凱旋請旨發落。如係托病。即應以軍法從事。奏入。諭軍機大臣等。

今日接到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料敵情形一摺。籌審精詳。思慮周到。識見高遠。實乃超出等倫。經畧大學士隨朕辦事數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練達。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為籌畫。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為嘉悅。經畧大學士信為有福之大臣。觀此。則大功必可告成也。至所奏各路官兵。除陝西督撫標兵一千名業經停調外。前據經畧大學士奏稱。湖北兵四千。已行文停調。而現據新柱奏。楚兵分為五起。前三起。共兵二千三百五十名。俱已起程。其湖南兵四千。及湖北襄陽等鎮兵一千六百名。現候文到起程等語。今經畧大學士奏。俟至軍營會商停調。恐到營後行文。此項官兵。業經抵川。勢難再行遣回。留資調遣。未為不可。或於滇黔路遠營分未經起程兵丁內。酌量照數減調。其楚省候文起程之兵。應調應止。速行知會。方不至於兩歧。仍將如何辦理之處。明晰速奏。再。川省軍興以來。

民力未免疲憊。所有運夫一事。楚省已經抵川之兵。其由水路至者。尚須於重慶雇夫。惟陸路之兵。或可即用其夫長送至軍。其雲貴兵丁。若不須調遣。自亦無庸籌辦。如尚須調遣。應如所議。用長夫運送。庶可稍紓川民力役。又運糧甚關緊要。班第應駐成都接應。其往來照料。則係兆惠專責。務期妥辦。毋致貽誤。經畧大學士傳令伊等知之。其都司沈瑞龍。若果托病擅回。自應從嚴辦理。以懲縱弛積習。尋奏。臣前奉旨停減兵丁。原令陝省將未起程者酌減。再將湖北之四千停止。後陝省查覆未到。復奉旨。湖廣兵廢弛。所派八千名。勿令起程。臣飛即行文。將陝兵除督撫標一千名已停外。餘概令飛催起程。湖廣兵擬到營商停。後聞楚兵將入川境。臣思到者數尚無多。遣回之費。與至軍營之費。所省十倍。是以決計行文迎阻。令全撤回。至滇黔兵。皆已起程。無庸減調。現在軍前滇黔兵傷病遣

回者二千餘名。臣令該省不必議補。是又減數千矣。至雲貴兵。應用長夫。即行文班第遵旨辦理。報聞。○刑部右侍郎兆惠署四川巡撫班第奏。現在添調官兵。糧應急籌。查卡撒左右山梁色爾力等路。積貯無多。僅足供一兩月。附近之崇德牛廠。存八千餘石。美諾存二萬有餘。為空卡雪山阻隔。不能速運。臣等現在糾集番漢民夫。盡數搬取。臣兆惠親赴美諾沃日。督率臺員。捲站疏通。而班攔龍肋積米萬餘。急令站夫歸併趲行。但兵數既多。加以跟役餘丁尤衆。目今竭力趕運。止可供經過大兵支食。及卡撒新舊兵明歲四月前之用。臣等已會商。分派各州縣碾米三四萬石。令就本境募夫。長運卡撒。限於三月內到齊。至黨壩甲索兩營。以現貯供現兵。可至明年四月以前。該二路既議設重兵。則黨壩舊運數不敷。而甲索運糧。向用蠻人烏拉。多寡尤難豫定。查松潘一路。向雇烏拉直運黨壩。

費亦較省。後因無米停徹。聞該處可採辦青稞炒麵。已飛飭該同知等。速為採買。運黨壩軍營。其甲索一路不足之處。或由黨壩渡河濟運。或交大商分往包運。俟王鐸范清注到營。再為酌定。現今各路大兵。尚無分派確數。某營實須若干。某路應運若干。均難豫定。應俟分派既定。再從長籌議。然加糧必須添夫內地夫役久勞。既難多調。而在官在民。亦多煩費。惟有仍令於各州縣分任長運。立限到營。並令王鐸范清注二人分派承運。報聞。○兆惠又奏。臣於十一月初七。初九等日。赴卡撒左右山梁色爾力等處。周觀營壘。及賊人碉卡。我兵情形。接見領兵提鎮將弁。詢以防守攻戰機宜。覘其人才識見。詳加體訪。滿洲大臣中。惟護軍統領法酬。遠駐黨壩。未能深悉。護軍統領烏爾登。為人明白。臨陣亦肯向前。初在馬柰。後調卡撒。於指攻處。有利則進。無利則退。頗能鼓勵將士。護軍統領薩音圖。

前駐甲索無功。後赴卡撒。亦無見長處。臨陣不能奮力。又刻於待下。且常見其於尋常山徑。輒膽怯不敢乘騎。似難望身先士卒。為綠營表率。提鎮中如原任提督段起賢。到營後從未建功。且舊疾復作。扶掖須人。總兵哈尚德。人尚聰明。但未經攻戰。不能悉其勇怯。總兵冶大雄。莽阿納。俱循分供職。未見格外奮勇。惟總兵哈攀龍。前攻渴足嶺。頗稱勇往。繼攻腊嶺。雖未能破。亦能身冒鎗石。巡防謹嚴。在諸鎮中。尚為可用。其副將以下各員。頗有人才。平常龍鍾衰病者。擬俟經畧抵營告知。聽經畧裁汰。臣又訪聞各省派兵時。將備等多家丁冒充名糧。及多占額兵役使者。係綠旗相沿積弊。亦擬告知經畧酌辦。得旨。俱屬公論。告知經畧大學士。以備採擇。○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等奏。臣在黨壩調兵未到。賊人日遣頭人在卡喊降。臣等權諭該番。必須莎羅奔。即卡面縛叩見。方准

伊不死。臣等於十一月初七日回卡撒。十七日接提臣岳鍾琪札稱。初七日逆酋頭人得什阿朗。赴營哭稟。即卡現在病重。求差官往驗。隨差千總楊自功。把總周郁。於初八日赴勒烏圍。十二日回。據稱。即卡果係病重。勒烏圍一帶道路。並山川形勢。都已勘明。但莎羅奔不敢赴營投見。求於康八達叩見。隨傳諭得什阿朗。若莎羅奔。即卡抗不赴營。嗣後無庸喊降。目今雜谷土兵陸續到營。不日彙齊。即圖進取等語。再。連日據黨壩正地卡撒等路將領報到。投降番男婦共十餘名。俱稱刮耳崖現已無糧。勒烏圍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潰。賊酋於巴郎寨設卡緊守。不令逃出。又欲誘令同出投誠。故未遽散等語。看來賊勢窮蹙。已可概見。得旨。另有旨諭矣。○乙未。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途次籌辦各事。懋著勤勞。所有帶往各員。如達勒當阿等。前已交部議敘。其隨行辦事之順天府府

丞胡寶瑒。吏部郎中德舒。俱能勉効力。著交部一併議敘。尋吏部議。各准軍功加一級從之。○又諭金川賊酋乞降。郎卡病重。請差官往驗一事。昨閱經畧大學士所奏料敵情形。甚為明確。此事岳鍾琪既經札報。傅爾丹等。傅爾丹班第業已奏到。岳鍾琪何以並未奏聞。再。伊所差千總楊自功等。驗看回營之後。郎卡果否病重。及有無窘迫光景。並賊番多寡。巢穴路徑。楊自功等既經目擊。岳鍾琪亦應據詞詳悉奏聞。經畧大學士現抵軍營。可傳諭岳鍾琪。令其據實速行具奏。並傳喚楊自功周郁二人。面為詢問。自可得其實情。並將黨壩一路。自攻奪塔高山梁後。近日情形若何。一併馳奏。經畧大學士應由黨壩進攻。將卡撒交傅爾丹等相機進剿。○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臣查川省馬少。供應難免貽誤。臣與高越商酌。將各州縣未到馬。極力催趲。並每站設夫役。將上站馬接收。加意喂養。送

回原站。以備下次兵騎。此事關係緊要。州縣驛丞官員。恐未足恃。卓鼎尚屬曉事。且滿洲辦理此等事件。實勝漢人。已囑專心協理。臣於途次。見西安兵馱騎馬騾甚多。伊等過成都而西。其勢不能多帶。必仍留省城喂養。莫若購買添補驛站。臣已交卓鼎將現存馬價銀八千兩。並酌於藩庫動項購買。現今備馬既屬艱難。而四川路窄。若照原奏。每隊五百名一處行走住宿。不惟不得如許房屋。即帳房席棚。亦難一時搭蓋。臣酌以五百名分兩隊。倘住宿處二百五十名尚不能容。則令稍前稍後分住。到營所差不過一二日。不至甚遲。再查從前派往金川之大臣。侍衛官員兵丁等。乘騎馬匹。背負人夫。並無定額。而自成都起程之大臣。侍衛護軍校。拜唐阿等。所給銀數亦過多。此次派官兵甚衆。若照例辦理。勢不能給。臣量為酌減。並曉諭以兵多費廣之故。勉以立功受賞。兵等各無怨言。至臣應

得各項。除鑼鍋帳房之外。一無所取。以服衆心。惟是成都五方雜處。嚙嚙子向為民患。滿兵一千六百名。僅餘五百名在省。巡撫又在軍營。用兵之際。內地防範不可不嚴。臣已令布政使高越。並飭提督巡撫標下叅遊等官。添撥嚴防。又奏。接到岳鍾琪等報匣。係報攻殺塔高山梁等處軍情。查近日岳鍾琪所奏。連有攻克。軍勢漸振。但黨壩之士氣稍揚。則卡撒之聲勢。尤不可少懈。必宜乘機奮擊。使賊酋兩地兼顧。方易克捷。臣至卡撒。當鼓勵軍營。及時攻勦。倘此處地勢不便。臣即往黨壩查勘。從此直搗勒烏圍。並飛速行文。令大兵不必復往卡撒。即於中途分道直趨黨壩。軍糧即行運往。現在莎羅奔與郎卡。俱在勒烏圍。一舉而二賊可擒。是亦一策。至卡撒。仍令大張聲勢。俟後起兵到。分撥夾攻。此時未便懸擬。俟臣到營商度。又奏。從前高越奏請推廣捐例。業經議行。但各班銓選人員甚多。

雖該省另立軍糧飛班。赴捐者仍少。於軍儲未必有濟。請將戶部收捐停止。俱令於川省報捐。本折兼收。其運米至軍前者。准以飛班即用。並將各捐班應選人員。俱停選六個月。先儘川省捐班選用。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覽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籌酌軍營進取諸務。事事周詳妥協。洞中竅要。深為嘉悅。將來經趨黨壩。直搗勒烏圍。而於卡撒一路。大張聲勢。嚴密防禦。賊酋已在網中。自可收犁庭掃穴之效。其糧馬等事。若非經畧大學士迅速籌辦。大兵雲集。何以支應。但從前祇知川省用兵以來。供億浩繁。民力拮据。而其空虛疲憊。一至於此。竟無一人剴切敷陳者。即軍前光景。諸人奏報。亦僅依稀閃爍。朕於金川。何曾有絲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見。使訥親等能據實入告。朕寧不早為裁奪。何至糜費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益無可逭。今經畧大學士思慮所及。使萬里情形。瞭如指掌。觀此。則用兵

一事。斷不可過。朕昨所諭兩月之期矣。此事前已為訥親、張廣泗所誤。一無就緒。今命將調兵。飛芻輓粟。盡力籌辦。譬之為山。已成九仞。一簣之勞。勢不可止。如其應期克捷。指日蕩平。固所深願。倘尚須籌畫。畧有遷延。則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於蠻荒邊徼一隅之地。實為可惜。朕見甚確。朕志已定。在經畧大學士。以軍旅自任。自不肯為徹師之言。於理亦不當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馬匹

實錄卷三三〇

三

錢糧。馬匹雖經措辦。似可無誤。而糧運則尚費料理。經畧大學士目擊該省艱窘之狀。亟思接濟。計及捐例一事。欲為變通。誠出於無可如何。第本年十月以後。所撥部餉。及各省帑銀。共三百萬。俱可陸續於二月以前解到。官生懷挾厚貲。遠赴川省。勢難剋期而至。且聞該省軍興旁午。漢人夙多畏怯。更必裹足不前。即使踴躍赴捐。而京外行文出示。一停一開。已當至四月。於事恐亦無補。況當年西

實錄卷三三〇

三

北兩路用兵。亦未至如此。今若將前例概行停選。未免浮議繁興。而官生又不能將本籍所產糧米輸納。勢必持銀赴川購買。適使該省糧價昂貴。其總理收捐之人。若如經畧大學士之公正廉明。自能不致滋弊。即策楞尹繼善亦或能之。斷非班第、紀山所能勝任。輾轉思之。實多未便。目下且就現撥之項。隨時支應。尚可敷明年二三月之用。即有不足。亦可另為籌濟。此二摺未經交議。惟軍機大臣等及舒赫德知之。兩處辦事司員。俱勿令與聞也。昨據新柱奏稱。楚兵二千三百名。業經起程。難以趕回。已傳諭經畧大學士。於滇黔路遠營分未起程兵內。照數減調。朕思滿兵現調至九千。皆驍勇可用。此外各省調遣已至之兵。應留營備用。其餘未至者。或酌量檄停。蓋兵多則糧費亦多。輓運維艱。不得不斟酌辦理。而無用之兵。徒多亦無益也。著一併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並抄寄尚書舒赫德

閱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氣稍晴。臣撥兵分五路。夜攻塔高山梁。叅將五德納等焚木耳金岡賊碉二座。平房五間。賊卡二處。殺賊數十人。遊擊王三元焚康八達木卡。殺賊二十餘人。遊擊阿爾占等直攻塔高山梁木石城。燒擊死城外濠內賊番十數人。賊棄濠歸城。官兵力撲過濠圍攻木城。城上矢石如雨。三等待衛丹春直撲城邊。射死賊三人。矢盡力戰。鎗傷陣亡。賊番於城上潑水。水凍不能搖動。火不能焚。自三更至黎明。連攻八次。未能奪取。路險不能久駐。只得撤回。得旨。覽奏俱悉。○以四川遂寧縣故大學士張鵬翮安徽懷遠縣故直隸饒陽縣知縣李佺。江西新喻縣故廩生晏維旭。廬陵縣故布衣羅大振。福建福州府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余正健。各祠鄉賢。從各督撫請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人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二月丙申己巳年立春順

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諭據岳鍾琪奏稱十

一月二十一日焚燒賊巢塔高山梁及木耳金

岡地方碉樓攻殺賊番之際三等侍衛丹泰

奮勇攻擊直逼城邊殺死賊番三人矢盡力

戰鎗傷陣亡等語朕聞之深為惻然官兵鼓

勇奮擊俱各安全惟丹泰一人彈力殺賊以

致身亡實屬可憫其如何施恩賞給官職之

處著該部查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經畧

大學士傅恒奏稱黔省兵丁計已抵川自應

留用。至雲南之兵。未便停止等語。朕觀川省道路情形。馬匹應付。實屬艱難。日前經畧大學士傅恒到彼。隨帶人數幾何。即已不能承應。而努三所帶第一起京兵。據稱尚駐昭化。以待料理。將來京兵陸續抵川。臺馬往返更換。益加疲瘁。更難迅速前進。且兵多則糧費益廣。雖據兆惠等奏稱現在籌辦。計亦甚費周章。而沿途山徑崎嶇。兵卒行裝及一切軍需。在在須用人夫駝運。幸而蜀民淳良。雖勞不怨。即如西安刁徒。以牽馬伺候官兵小忿。輒致逞兇。假令蜀民困憊過甚。保無奸棍煽誘。別滋事端耶。經畧大學士前在成都。添設堆撥。想亦慮及此。而征途繇遠。億兆繁庶。又安能處處防範。倘內地有意外之虞。而滿兵隔越蠻徼。其何以應之。朕心甚為懸切。又前據湖督新柱奏稱。兵丁皆已成行。其已至者。有不能趕回之勢。在伊等奉調經理。自必剋期星發。而川省種種情形。原亦未能備悉。自

朕思之。滇兵到齊。計已在三四月間。彼時自當奏捷凱旋。或在納降振旅之際。屯集多兵。徒費無益。經畧大學士。應速行詳悉酌量。定限諸路官兵。在二月以內可到者。速催前進。其路遠有逾二月之期者。一面飛檄停止。一面奏聞。至經畧大學士進兵。自應直由黨壩一路為是。卡撒防禦。交與傅爾丹。足可勝任。昨覽岳鍾琪所奏黨壩情形。深用嘉悅。黨壩乃攻取勒烏圍正路。而莎羅奔。即卡現聚勒烏圍。豈非

上蒼孚佑。拘此二酋。待經畧大學士之至。成此大功耶。要之此事。總不可過四月望前。必應定局。更無疑慮。在經畧大學士。丹誠自矢。立志甚堅。亦須羣力輻輳。共奏膚功。況外省形勢。向所未經。從來遠近異致。內外異情。即如六部辦事。不如內廷。畿輔不如六部。他省又不如畿輔。此亦情理之必然。今以軍旅重務。而欲一一繩以內廷辦事之道。雖經畧大學

士一人。忠誠擔承。而亦賴衆力之佐。官員與兵丁。豈能保其日久而不心變耶。經畧大學士亦宜深體此意。至王秋。良爾吉。不過金川餘波。張廣泗業經正法。無庸置問。正可不必辦理。總以急圖於三月內成功。若過三月。便應許其求降。以省帑費。以惜人力。朕意已定。諒不出此。一併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又諭。昨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自成都起身。製辦行裝。向例大臣每員給銀三百兩。侍衛

每員給銀一百二十兩。步軍校拜唐阿。每名給銀四十兩。兵丁每人馬二匹。如不用馬。折銀十二兩。此番調撥官兵。為數甚多。若照向例支給。除夫馬外。幫費尚須二十餘萬兩。未免過多。以後難於應付。應酌減定數。令其一體遵照等語。朕思官兵按站前進。各驛給有廩糧。其自成都至軍前。既無廩給。則鹽菜口糧。在所必需。至治裝銀兩。官弁起程時。業於各該處支領。今至成都。又重複給發。且為數

浮多。自應量裁。此例從前係何人所定。昨已批諭經畧大學士。遇便查奏。今思此事。想係慶復。張廣泗所辦。外此不過班第耳。慶復。張廣泗。現已治罪。就令查實。亦罪無可加。班第俟凱還再為酌奪。未為不可。目下竟可不必查辦。恐致人心惶惑。且經畧大學士以進剿成功為急。此等小節。無庸分心。將來傳諭該督撫等。即可料理。至所奏頭二起官兵夫馬銀兩。已照前例支給。今既酌減定數。所有富餘之馬。自應令其繳回之處。至已領之銀。官兵原係循例請領。並非額外求索。況領銀入手。不無花銷。應從寬免其追繳。嗣後俱照新例給發。自屬妥協。著傳諭經畧大學士知之。○工部等部議准。廣西巡撫鄂昌奏請修被水衝塌之義寧縣城垣。從之。○以故正藍旗降襲奉恩將軍新岱之子富勒申襲奉恩將軍。○以故鑲黃旗滿洲二等子覺羅伊靈阿之姪阿保襲封。○貸黑龍江齊齊哈爾地方

霜凍成災地。八旗水師營兵丁并驛站人等口糧。○丁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前經降旨。策楞授為四川總督。管巡撫事。策楞今已來京。著即馳驛前往。沿途照料臺站軍馬事宜。策楞一入川境。尹繼善即回陝甘總督之任。陝省一應軍行諸務。皆尹繼善專責。策楞尚有前赴軍營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查辦之事。經畧大學士總統軍機。督撫皆聽節制。其舊川陝總督關防。暫著策楞接受。策楞既在軍前。於地方刑名錢穀之事。難於兼顧。班第著駐劄成都。專辦巡撫衙門事務。兆惠仍專辦糧運。如此。則各供厥職。事權得以歸一。俟新印鑄給到日。尹繼善繳回欽差大臣關防。策楞繳回川陝總督關防。班第於凱旋之日。再將巡撫關防帶回繳部。○又諭。軍旅乃國家第一重務。軍法從事。成例綦嚴。今查律

本內玩寇老師有心貽誤竟無正條非所以
慎重軍務儆戒失律也夫科場作弊尚即正
典刑若以行軍相較孰為輕重自應稽查舊
案明著刑章俾眾知畏法方能鼓勇用命此
非朕欲用重典實昭示師武臣肅紀律而勵
勇敢辟以止辟之義現在纂修會典著軍機
大臣會同該部詳酌定議具奏以便載入尋
議凡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
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誤國事者又凡將
帥因私忿媚嫉推委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
誤軍機者又凡身為主帥不能克敵轉布流
言搖惑眾心藉以傾陷他人致誤軍機者均
屬有心貽誤應擬斬立決從之○又諭前據
岳鍾琪奏報三等侍衛丹泰進攻塔高山梁
等處奮勇捐軀朕已降旨交部定議加恩今
思丹泰因力戰身歿甚屬可憫伊長子現在
護軍行走著授為藍翎侍衛在打牲處行走
所遺護軍之缺即將伊次子補授遇便傳諭

經畧大學士傅恒曉諭軍營官兵知之○諭
軍機大臣等據瑚寶奏陝提延河二鎮及甘
撫標河西各標營所派之兵共一萬二千二
百名已於十一月初十二十五十六十八
等日俱經起程約在明歲正月二十以外二
月十五以前可抵軍營如此則攻勦可資矣
其興漢鎮兵一千八百名據該鎮呈報亦於
十一月二十並二十三等日起程計興漢官
兵起程之際正經畧大學士經過之時應否
停止聽經畧大學士酌奪等語陝提延河二
鎮及甘撫標河西各標營兵既久已陸續起
程於二月十五以前可以齊抵軍營應令其
速行前進其興漢官兵既據奏聽經畧大學
士酌奪此項官兵應停應調之處想經畧大
學士已經酌定應速奏聞○又諭金川用兵
一事朕並非利其土地人民亦並非因御極
十三年來從未用兵欲振揚威武成此殊功
誇耀史冊也第以賊酋私放夾壩又騷動番

境逼近爐地。雖已驅逐回巢。未經懲創。怙惡如故。巡撫紀山奏請致討。一面出師。朕因張廣泗嫻於軍旅。調任總督。委以進剿之事。而張廣泗初不以實在情形入告。惟妄為大言。自秋涉春。師期屢易。班第料理糧運。見伊措置乖方。迄無成效。奏請特遣重臣前往。班第職任本兵。又係軍機大臣。豈不當身任其事。所奏自屬巧於却責。但軍務重大。原應另遣大臣。而十三年來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伊在

皇考時。已在軍機處行走數年。辦事原屬勤幹。維時大學士傅恒適遇

孝賢皇后大事。未便釋服即戎。且亦老練不及訥親。此遣訥親前往之由也。孰意其福淺孽深。臨事乖戾。迥異平日。一至西安。將軍巡撫迎見。訥親傲慢。睥睨仰面。不顧於地方情形。全不置問。秦蜀接壤。軍營動靜。亦槩弗諮詢。而其沿途肩輿自適。騎卒動遭鞭扑。流血

浹背。或至顛踣。為人馬踐踏。轉在轎中視而笑之。此豈復有人心者耶。及至軍營。安坐帳中。從不親身督戰。每日至巳午間方起。屬員槩不接見。遂致諸務歧誤。而張廣泗當訥親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懽心。及見伊漫無成算。則轉諂佞為誹議。為訕笑。又見伊大局將敗。則復轉輕慢為傾害。布散流言。搖惑士衆。欲擠之死。而懷其職。而於其種種貽誤。並無一語參奏。此小人之尤。經朕於瀛臺親鞫。具得實情。是以立寘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賊境進取之險阻。士馬芻糧跋涉輸輓之艱難。從未見伊兩人據實敷陳。而訥親獲罪後。始私對富成云。番蠻難辦。以後不可輕舉。我豈敢形之筆墨。必俟面陳。不思伊在朕前。何事不可摺奏。伊向日奉命出差。屢有密封。此等軍國重務。何不便摺奏之有。可見人心善變。靡有常形。此正聖人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訥親之變。而非謬實。非意計所及。而經

畧大學士傅恒。平日固屬明敏周詳。朕亦不料其此番諸務練達。識見高遠。妥協能至於此也。經畧大學士傅恒。昨奏川省馬匹應付拮据。及成都添設堆撥諸事。大學士自請督師。仔肩重務。必不肯於進取之時。為畏難之語。但所陳奏川省可慮情形。以朕度之。尚不過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觀。則用兵一事。斷不可過朕面諭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川省民番雜糅。加之囑嚕流匪。遇事逞兇。所賴年來秋成豐稔。小民尚有樂生之心。得以少安無事。今烽燧連年。人苦勞役。設有奸徒。從而煽誘。以易動之民。當困憊之際。內地少有疎虞。諸事深為可慮。即如官兵經過西安。督標匪卒。以牽馬伺候小忿。輒持刀恣斫。傷及三人。川民疲於供億。背負軍裝。徒步陟險。寧不較此更甚。在成都省會。可添堆撥。而關外長途紆折。出入重箐之中。安能存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調遣。皆可不必。

此皆訥親張廣泗貽誤。不據實入告之咎也。目下既有為山九仞之勢。則一簣之勞。難於中止。今滿兵陸續前進。初擬二月初可以取齊。茲觀大局。須至二月中旬。然自到齊。以至四月初五。已五十日。以此為期。大功何難速就。倘過此以往。則暑雨時行。饋餉難繼。此際幾用至千萬。豈可更滋繁費耶。目今若能直搗勒烏圍。擒其渠首。固為快愜。或鼓勇摧鋒。屢有克捷。賊酋窮迫乞命。因而開三面之網。俯准納降。亦可綏靖邊徼。經畧大學士即當於三五日內。振旅凱還。舒赫德亦相隨返旆。其善後事宜。即交策楞辦理。朕思賊巢踞此絕險。攻剿費如許物力。若仍以付之番酋。取彼予此。是殄一寇。復增一寇。實多未便。應於勒烏圍駐一副將。卡撒黨壩列營防禦。而打箭爐駐一總兵。可以外控諸番。內衛疆圉。聲勢庶為聯絡。如四月初十間。莎羅奔即卡。尚稽。

天討未遽殄滅。則於要害地設弁置守。打箭爐鎮以總兵。是在策楞。岳鍾琪詳悉籌辦。滿兵分隊撤回。沿途督撫善為接應。班第兆惠以次在後徐行。其會審訥親一事。計舒赫德抵川。與策楞相去不過數日。軍前無鞠訊之暇。應聽大學士傳恒酌定。至班滾一節。竟不必辦。慶復之罪已定。得班滾亦無可加。而一經搜捕。至速亦須旬日。以日費萬金計之。何必過耗帑項。購一逃蠻之首耶。策楞因伊弟身罹重譴。慚憤極為誠切。夫父子罪不相及。何況兄弟。策楞自屬可用。但伊倘以訥親退縮為前車。或至冒險不顧。伊乃國家大臣。自宜善為持重。不可任其一往。致有意外。一併傳諭經畧大學士。令其留心。○軍機大臣等會同吏部議。大學士管南河總督高斌。於查周學健家產時。徇私瞻顧。應降三級調用。前經革職。應革任。得旨。高斌人好沽名。實無贊襄之益。身成廢疾。久缺進退之儀。著革去大學

士。念其夙習河工。從寬留河道總督任。○吏部奏。盛京將軍衙門之委署主事。係照盛京五部例添設。今五部委署主事既裁。所有將軍衙門委署主事一缺。亦應裁從之。○戶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黔省新疆之古州等協營兵糧。原據部議。准撥粵西米一萬石。採買屯苗餘米二萬一千九百五十石。其不敷於各府州縣就近運供。倘遇歉歲。屯苗餘米無多。斟酌減買撥運。查苗民從前家口無多。是以食米有餘。數年來人丁漸衆。承分田畝。食用外無餘。秋收輸賣於官。至青黃不接時。未免艱窘。今古州上江清江台拱丹江朗洞下江八寨各處兵俱裁減。請將裁兵糧數。於屯苗採買數內減除。至各處所裁兵。有原食採買屯苗米者。亦有原食撥運州縣米者。今議統於採買內減除。應將所存應買應運之米通融撥補。各就近供支。從之。○工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顧琮奏稱。祥符縣十九

堡汎南岸日淤。水勢北趨。大溜注射隄根。危險逾常。請於南北建築壩臺一道。壩外捲埽簽椿從之。○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接到軍機大臣議覆所奏料理官兵起程一摺。內稱陝兵未啟行者。令臣詳酌。如可不用。即行文停止。倘尚需用。則速催抵營。臣思原派滿漢官兵三萬五千名。現已停陝省督撫標一千名。湖廣八千名。雖添滿兵一千。計止二萬七千名。若再減調。恐攻勦堵禦派遣不敷。陝兵似未可遽停。臣於途次。見陝西雲南受傷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幾無人色。問其在軍營及打仗時。亦服此衣。甚可憐憫。此等兵。臨陣數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臣至軍營。與傅爾丹等會商。若新兵不為過多。即俱行留用。如尚可減。寧將舊兵汰除。留用生兵。較為有益。臣已行文瑚寶。令催官兵即日起程。得旨。催其速至軍營可耳。○前任四川布政使高越奏。現駐軍營官兵夫役。月需米二萬一千餘石。今

添滿漢官兵。加運夫人等。約添二萬餘石。自本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統需二十五萬石。現在中書范清注認運七萬五千石。郎中王鏜。七萬五千石。并前未運竣之米。全數到營。可得二十餘萬石。臣飛飭松潘打箭爐兩處同知。辦運炒麵。猶慮兵行迅速。軍中日有增兵。糧或不續。且凱旋善後。亦須籌糧。臣接奉署撫臣班第侍郎兆惠劄商。又派各府州料理正運帶運米共十四萬石。分頭輓運。以期無誤。至一切需費。計至明年五月。約銀八百七十餘萬兩。署司宋厚。移交銀六十二萬餘兩。又浙江協餉銀二十萬兩。俱已支發無存。現設法供應官兵出口。不致貽誤。至口外收發糧餉。稽查臺站。雖專委道員分司總理。猶恐站夫未能足數。已飭成都府雇夫一千二百名。委員押送出口。交各臺站添差。報聞。○以鑲黃旗滿洲都統和碩裕親王廣祿為正藍旗滿洲都統。○以故正黃旗滿洲三等子

文王之姪公安革爵鑲藍旗漢軍三等伯李坦之堂弟境各襲封。○戊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都察院等衙門議奏酌定滿漢御史分理十五省并稽察在京各部院衙門事件之例。從前御史祇六道分查各部院衙門事件。而分省祇十四。雖有京畿一道專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不稽查直隸事件。其直隸事件俱分隸各道。今請將京畿道併入

十四道。共為十五道。京畿道仍照舊刷各部院衙門卷宗。並辦理直隸及盛京等處地方刑名案件。稽查內閣順天府太宛三縣。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河南道。辦理河南案件。稽查吏部詹事府提督衙門五城。并特交轉交及文武官員考覈。一應具控呈詞。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南道。辦理江南案件。稽查戶部及寶泉局宣課司。左右兩翼在京十二倉通州左右翼米局漕運總督衙門兼查

三庫月摺事件。應設滿漢御史各四員。次浙江道。辦理浙江案件。稽查宗人府禮部都察院。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西道。辦理山西案件。稽查兵部翰林院六科中書科倉場總督坐糧廳大通橋通州三倉。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山東道。辦理山東案件。稽查刑部太醫院河道總督衙門兼查核五城竊盜命案。應設滿漢御史各三員。次陝西道。辦理陝西案件。稽查工部及寶源局。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湖廣道。辦理湖廣案件。稽查通政司國子監。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江西道。辦理江西案件。稽查光祿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福建道。辦理福建案件。稽查太常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二員。次四川道。辦理四川案件。稽查鑾儀衛。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東道。辦理廣東案件。稽查大理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廣西道。辦理廣西案件。稽查太僕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雲

南道辦理雲南案件。稽查理藩院欽天監。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次貴州道。辦理貴州案件。稽查鴻臚寺。應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以上十五道。滿漢御史各二十八員。除河南道京畿道掌印。仍照舊例聽都察院揀選保題外。餘各道俱以滿漢各一員為掌印。再稽查宗室事件。係宗室御史專責。宗室御史。今既與各道御史一體陞遷。應與各道御史一體辦事。其餘滿漢御史稽查八旗。內務府及滿漢御史序次。差務秋審等項。仍照舊辦理。至御史原係言官。凡遇有應行奏聞事件。不必拘定省分衙門。仍聽隨時據實陳奏。所有應添設湖廣。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八道印信。行文禮部鑄給得旨。依議。各御史風聞言事。不域以地。但既按省分道。專司稽察該省事務。則本省之人。自應迴避本省。其應如何定例之處。著再行妥議具奏。尋議。除現任漢御史內有本省人。現在本省道缺。辦

事者。都察院遵旨。令其迴避。酌撥別道。移會吏部註冊。嗣後御史缺出。吏部將所出之缺。分別省分。如有奉旨記名。應行迴避者。查明扣除。即以其次之人。帶領引見。補放從之。○已亥。諭。川省軍務浩繁。藩司職任緊要。紀山從軍前調。回署理藩篆。而高越初雖遲誤。經經畧大學士傅恒參奏。及經畧大學士暫駐成都。辦理諸務。訓飭指示。高越頗知黽勉。朕念其抵任未久。從寬給與道銜。令其料理。夫馬供應。今大兵雲集。紀山一人。恐照料難周。高越經手一切。漸覺熟諳。著協辦布政使事。與紀山和衷協力。共勦公事。如稍存推諉之見。朕必重治其罪。○又諭。川省軍興以來。輓粟飛芻。動支正項。並不絲毫擾累閭閻。但一切夫馬支應。未免有資民力。而該處小民。踴躍應募。奮勉急公。殊可嘉尚。前經降旨。將本年地丁錢糧。加恩緩徵在案。況今大兵雲集。雖剋期奏凱。而兵馬經過處所。不無供億之

繁。朕心軫念。著將川省乾隆己巳年地丁錢糧。再行緩徵。以紓民力。以示朕惠恤民勞之意。○又諭。鑲黃旗漢軍都統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之先。著裕親王廣祿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愛必達等奏稱黔兵二千名。分為四起。於十一月十五日陸續起程。計明歲正月內。均可齊抵軍營等語。昨據瑚寶所奏。陝兵一萬四千餘人。於十一月初十及二十等日陸續起程。計明歲二月十五以前可到。但此皆由各該處起程按日計算。其既入川境。雖據高越奏稱馬匹業已購覓敷用。但途次是否悉能如期抵營。則尚未可豫定。若遲至二月以後始到。則緩不及事。至滿兵現在業已全數起行。前擬二月初五以前俱可抵營。今觀努三第一起京兵。因馬匹遲誤。留駐昭化者數日。則川省情形之難。已可槩見。今經畧大學士多方籌畫。並令副都統卓鼐前來料理。尹繼善亦由陝赴川協辦。策楞已星馳

抵任。而馬匹又經調撥接濟。將來自不致如前拮据。但滿兵九千人。一可當百。須令迅赴軍營。及鋒而用。早到一日。有一日之益。況五百人分為兩起。較前更易措辦。自當得進。則進不必拘三日起之期。其由成都抵營。鄂灌等邑。係經由總路。羊腸紆折。人必單行。馬難並駕。若各路兵丁不期而會。恐難免於擁擠。自宜豫為經理。無令綠旗各兵壅塞道途。轉礙滿兵前進之路。著傳諭尚書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等。詳悉籌辦。總期於事有濟。如何得辦。即權宜辦理。彼三人仍彼此通知。惟以善為設法。催令趲行。俾得魚貫而前。無過二月初旬之期。全數抵營。則滿兵得展其趨捷之能。奮勇先登。膚功迅奏。舒赫德尹繼善策楞其善體朕意。各宜勉旃。將此處所算旗兵路程。各寄一單。問其能如所算抵軍營否。速行奏聞。並令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知之。又諭。據李因培奏稱。

文廟祭祀應用樂舞請勅下撫臣將各府州縣向來奏樂之處移咨衍聖公分派精熟樂生舞生各一名前往教習諸生并樂舞數目酌留八十人等語李因培摺著抄寄準奏將應如何查辦之處定議具奏○大學士工部議覆原任大學士高斌等奏遵旨履勘山東江南兩省河道相通有關利病之處山東十府中登萊青曹四府俱無宣洩機宜惟運河北自桑園與直隸接壤南至臺莊與江南毗連自北而南初受漳衛之水次資汶泗之水又次接沂水流注淮黃河身兩旁承以諸湖東以長隄東隄蓄納西隄宣洩年來江南山東屢被水患實因雨多山水驟發湖河無地可容惟俾山東運河一帶泉湖溝渠安流順勢不至一遇霖潦即成橫流下游之江南地方亦可免患謹相宜籌辦有應修整者六處一德州哨馬營之滾水壩宜酌減落低以消漳衛盛漲一海豐縣之馬頰河入海處宜疏

導沙淤以消分流水勢一聊城縣之徒駭河減水壩東宜開挖淤塞以消汶水北流盛漲一東平州之戴村三壩由身高下不一宜將玲瓏亂石二壩酌減落低一濟寧州泗水下流之董家口已成河形宜順入迤東之白馬河一沂州府屬之江楓口係沂河頂衝之處原議建築隄壩俾順流入湖歸運等語除江楓口建築滾壩已經軍機大臣等會議准行應遵原議辦理外查德州當衛河之衝雍正十二年於哨馬營建滾水壩自壩下塘口起至鉤盤河中心止挑河一道今據所奏春夏之交漕運經臨運河淺處若得水長二尺已為通暢而伏秋時連底水長至一丈六尺方與壩平宣洩無多運河未免溢滿應如所請將石壩金門中間二十丈落低二丈壩下河間段挑深至馬頰河上承博平縣運河分洩之水經清平等處由海豐縣月河口入海此河深通不惟博平等十餘州縣之水順流入

海。即運河東岸盛漲。亦藉減洩。徒駭河。自運河東岸。經聊城。博平等州縣。至雷化縣入海。雖在運河東岸。而於西岸一帶。尤為關係。蓋運河西岸。上受陽穀縣魯家隄口之急流。并接濮水。每遇伏秋汎時。必俟運河水落。方開西岸閘。放水入運。而運河之宣洩。視乎徒駭。雍正四年。曾以二河淤淺。命該撫相機疏濬。今據所奏。二河復淤。自宜上緊疏通。至泗水發源陪尾山。至濟寧州之魯橋入運。據奏。中多兜灣沙淤。一遇山水漲發。輒被水患。董家口在泗水東岸。民埝被衝。已成河形。應建壩一座。減洩漲漫之水。將衝刷處順勢挑濬。東南直入白馬河。將白馬河河身酌加疏濬。引入迤南之貫家灣。使歸獨山湖濟運。分出一股。由貫家灣之西歸魯橋。仍會泗水濟運。於河旁加築土埝。均應如所請辦理。惟查東平州戴村坎河口舊壩。建自明季。雍正三年。於舊壩內添築石壩。比舊壩高一尺。雍正九年。

以盛漲無由宣洩。拆去石壩五十五丈。復玲瓏之制。改建涵洞五十六座。今據所奏。三壩高低不一。伏秋水發。運河既有漲溢之虞。而水未盛漲時。玲瓏壩分洩有用之水。殊未合宜。請將玲瓏壩兩頭各留五丈。中間落低一尺五寸。并將水孔填塞。接砌跌水坡石。亂石壩兩頭各留五丈。中間落低七寸。似屬妥協。但坎河口壩。原為遏汶入運而設。舊制壩身出土三尺。春夏之交。遏汶全入運河。重運經臨。猶慮淺滯。今若驟減一尺五寸。恐致運河水少。且東平州城去壩六十里。水發勢甚危險。若再將壩身落低。水勢下注益大。雖加築隄埝。恐不能無衝漫。應請勅交漕運總督會同東河總督。山東巡撫。再行酌議。請旨。至玲瓏分洩有用之水。實未合宜。應如所請。將水孔填塞。接砌跌水坡石。以上各工。應令逐加確勘估題。於明春次第辦理。從之。○工部等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請修被風坍塌。

之施秉縣分駐勝秉縣丞土城從之。○以故鑲藍旗奉恩將軍呂德之子德忒柯襲封奉恩將軍。○安南國進貢陪臣阮世立故遣官致祭如例。○賑卹甘肅渭源固原州鹽茶廳寧夏寧朔靈州禮縣秦安等八州縣被雹被水災地貧民其不成災之秦州莊浪碾伯真寧河州隴西漳縣平涼涇州靈臺寧州靈州皋蘭狄道州金縣隴西寧遠安定漳縣通渭西和渭源靜寧秦安隆德鎮原鹽茶廳安化合水環縣徽縣成縣武威平番寧夏花馬池中衛西寧大通衛歸化所等三十九廳州縣借給籽種口糧。○庚子諭大兵進勦金川沿途馬匹應付諸事直隸總督那蘇圖經理得宜已交部議敘官兵由豫入陝巡撫鄂容安親身往來稽察督率屬員供億完備俾官兵進行無滯辦理亦屬妥協著一體交部議敘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秉至公其退縮玩誤者則重治其罪以示懲創黽勉急公者則加

之優獎以示鼓勵庶幾人心知所儆畏亦知所奮勉於治道不無裨益尋吏部議河南巡撫鄂容安軍功加一級從之。○又諭尚書舒赫德稽查直隸沿途臺站所有遲誤之管站筆帖式及地方官奏請交部嚴加查議等語臺站接送報匣關係軍機時刻不容遲誤但部員等既係初經承辦而地方官又積習相沿原不知急公之誼著從寬免其嚴處交部察議如能知所懲戒嗣後殫心辦理飛速馳送俟大軍凱旋尚可循例議敘若仍蹈前轍定行嚴加治罪摺并發。○又諭乾清門三等侍衛德山鄂實差遣處甚多而伊等行走亦甚出力著加恩俱授為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前往金川朕令其沿途查辦臺站今據奏到直隸境內所有遞送報匣逐件逐站按時計里一一挨查其係某站稽遲及某員玩誤之處俱已指名叅奏舒赫德辦理此事甚屬精詳但自直隸前抵軍營臺站

絡繹來往事件。甚覺紛繁。雖經舒赫德如此查察。必須督撫留心。方無貽誤。可傳諭那蘇圖。阿里察。陳宏謀。班第等。令於道府內揀派幹員。照依舒赫德辦理之法。逐站挨查。更不時親身往來督察。庶臺站各員。共知怠玩公事。責有攸歸。且按照時刻道里計算。勢難容隱。無不勉力思奮。至尹繼善現在成都料理大兵前進策楞到川。伊即可回陝甘之任。亦應令其照此加意妥辦。著將舒赫德原摺一併抄寄各該督撫知之。又諭曰。巡撫陳宏謀辦理軍行事宜。尚屬黽勉。而緝獲逞兇匪卒一案。亦見實心任事。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秉至公。從前楚省布按違制剃頭。從寬免治重罪。除溫福已示薄罰外。其嚴瑞龍。劉芳。雷周人驥三人。亦應量加懲儆。著傳諭那蘇圖。所有陳宏謀應修城工。加恩寬免。其未完工項。著勻派嚴瑞龍等三人分修。併諭湖廣總督新柱。令其督催完繳。以便竣工。○又諭。

前據侍郎兆惠奏稱。護軍統領薩音圖。陣前並不努力。待下苛刻。又膽怯不敢乘騎。朕猶以為未然。今詢及鄂實。亦云陣前不甚勇往。且以絃子解悶。薩音圖由侍衛授為護軍統領。且朕加恩予以報効之路。令其前往金川。理當感戴朕恩。奮勇力戰。乃並不効力。惟安樂是圖。深負朕恩。可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將薩音圖革去護軍統領。令在軍營披甲効力贖罪。戶部尚書舒赫德奏。驛站設筆帖式。領催每員兼管兩站。又加腰站二。即係四站。相隔百餘里。雖筆帖式及領催分住站首尾。中仍州縣驛丞。委書役經手。請再揀派筆帖式。領催每正站駐筆帖式一員。腰站駐領催一名。遇緊急事件。親行遞送。得旨著照所請。速行該部知道。辛丑。上至靜安莊。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置郵傳命。所以速機務而赴公程。靡愆愆刻。職恭重也。

皇考世宗憲皇帝。因直省驛務廢弛。曾特遣大臣及給事中。御史巡方糾察。郵政頗為振肅。邇年來未遣專員。蓋因驛遞乃封疆要務。既有督撫大吏董率稽核。又有驛道專員恪共職掌。自應加意經理。毋少曠怠。朕因川省用兵。恐地方官積習相沿。或致延緩。特命派員安設臺站。而往來文移報匣。轉送多不如期。經稽查大臣叅奏。軍行要路尚爾。他省大概可知。著傳諭各省督撫。責成驛道。務令殫心籌辦。實力整飭。如有仍蹈前轍。漫不經心者。該督撫即行叅處。其凜遵毋忽。○又諭。前據高越奏。稱川省軍需。年內至明年五月。尚須撥銀八百七十萬兩。經軍機大臣酌議。本年十月以後。已撥銀四百萬兩。臘底春初。均可抵川。現在又將湖南湖北江西省留備等銀。湊足二百萬兩。協濟。如有不足。應俟來春另行籌辦。金川小醜。初不意糜費如許。物力兩年之間。所用幾及二千萬。從前西北兩路沙

磧迢遙。艱於饋運。是以所費不貲。今自成都至軍營。程途幾何。用兵時日幾何。而糧餉之糜費。較彼更甚。其中必有經理不善之處。但辦理至此。勢難中止。今通盤籌畫。各省協撥數已浩繁。不得已而動至留備。揆此大局。設再有遷延。斷難為繼。豈有因此而額外加徵重累小民之理。惟望滿兵速到大功。速成。不出朕前諭四月初旬之期。則雖多費帑項。亦尚不至虛擲。一切機宜。連日密諭中。備細詳悉。並將軍機大臣等原議抄發。經畧大學士閱看。再頃接岳鍾琪奏報。現在黨壩用礮攻擊賊碉情形。看來此處兵勢稍振。經畧大學士前有由黨壩進取之意。計抵卡撒後。定即赴黨壩。周覽形勢。熟籌勝算。自當由此一路進兵。為是。卡撒亦屬緊要。傳爾丹年近衰老。一切堵禦攻剿。尚須酌派強幹大員協同辦理。庶免疎虞。著一併傳諭經畧大學士妥酌調遣。○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十二月十三日。

派兵一千名。用布袋盛土。及帶札卡器具。逼近塔高山。梁木石城札卡。從高發礮擊賊。賊出禦。兩次殺賊數十人。又殺傷康八達來援賊四五十人。石城漸坍平。內棘圍一週。雖用大礮止擊穿一孔。不能打塌。報聞。○壬寅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軍營第一險路。上下四十餘里。尋常牽馬步行。今因連雪。路途益滑。臣率衆步行至極滑處。將馬繩繫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數匹墜入山澗。是日惟臣馬趕到。官兵皆無馬。臣獨乘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處。並未勉強。衆皆歡欣隨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遲滯。臣前已令侍衛達清阿等派成都兵夫開修。茲又交地方官辦理。吏部尚書達勒當阿等奏。自初七日起程。皆行山肋路險處。大學士皆下馬步行。初八日降雪。路愈險滑。大學士步行可

五十餘里。申刻至樹林口住宿。初九日雪未止。起程即步行。至天赦山。牽馬不能上。大學士令達清阿看視。設法令馬緩上。親率衆上嶺。奴才等勸令稍息。俟馬到再行。大學士不肯。行三十里至戈濟匝。奴才等又勸即在此住。大學士又不肯。奴才等看大學士步行四十餘里。神色如常。遂隨從前行。達清阿將大學士所乘馬帶到。奴才等勸大學士乘騎。大學士云。我於步行若稍有勉強。汝等亦得知之。且汝等皆係步行。我獨乘馬。心亦不忍。又步行三十里。於酉刻至根達橋住宿。大學士身體顏面甚佳。隨從官兵莫不稱異。奏入。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秉心忠勇。殫力宣勤。不辭勞瘁。雖加優獎。未足酬庸。從前大臣內有加賜章服用。昭寵榮者。經畧大學士傅恒著賞戴雙眼花翎。以示朕獎勵賢勞之意。此旨須遵。不可辭免。又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及尚書達勒當阿所奏。自成都前赴軍營沿

途情形二摺。著宣示中外。經畧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宣力勤勞。其殫心為國之丹忱。足以感孚衆志。是以近日軍旅之事。舒赫德尹繼善。那蘇圖。鄂容安等。率能實力籌辦。用速軍行。朕甚嘉焉。凡為臣工者。內而亮工熙績。外而敷政寧人。各宜自矢。靖共。恪思匪懈。豈必倡而後效。始知黽勉。況軍旅之事。國家所不常有。朕惟願與諸臣共享昇平之福。不樂親盡瘁於慳惓之際也。但經畧大學士傅恒。如此忠誠。如此勞動。在隨行將弁士卒。目擊者。固激勵興起。而內外大小臣工。聞風者。亦必當中懷敬服。設尚不知奮勉。不知效法。則大義未明。朕亦惟信賞必罰耳。著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此次大兵進勦金川。經過陝省地方。一切安臺馬匹事宜。總督尹繼善。俱能星速趕辦。調度得宜。於軍行甚為有益。朕深為嘉悅。著將伊從前革職留任之處。加恩開復。該部知道。○又諭曰。訥親自辦理金川軍

務以來。行事乖張。心懷畏縮。視士卒死傷。從不動念。惟安逸是圖。娛樂是耽。而於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誤。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調遣滿漢官兵。飛芻輓粟。籌畫多方。設令訥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今朕於此事。頗為追悔。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即此而論。訥親。張廣泗。誤國之罪。可勝誅耶。訥親。張廣泗。二人。乃軍前之勞人。憊卒所共切齒。張廣泗。雖經伏法。而士衆尚未親覩。訥親若在成都。審明待報。未免往返稽遲。著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一面訊明。一面即將伊祖過必隆之刀。於營門正法。令軍前將弁士卒共見之。此旨著侍衛鄂實齋。往交經畧大學士傅恒。尚書舒赫德。遵照辦理。○又諭曰。魏定國年已衰老。著休致。王會汾才具雖屬平常。較之魏定國。年

力尚壯。著調補吏部侍郎。其兵部侍郎員缺。著蔣炳補授。順天府府尹員缺。著胡寶瑤補授。胡寶瑤現在出差。所有府尹印務。仍著蔣炳兼管。順天府府丞員缺。著給事中馬燦補授。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初九日。途經天赦山。路甚險阻。上下四十餘里。雪後凍滑。有馬十數匹墜入山澗。官兵馬匹俱不能到。臣不忍獨自乘騎。步行七十餘里。並未勉強等語。蜀道之險峻如此。從前實所未知。今經畧大學士跋履艱難。不惜勞瘁。固屬忠勇奮發。然未免過甚矣。天下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在臣子雖自矢匪躬。然不可使為君父者聞之。馳心厯念。有所不忍。古人稱或勞心。或勞力。士卒義當勞力。今聞跟役兵丁追隨不及。伊等均有人心。見經畧大學士勤勞若是。疇不感動奮勉。誠力有不逮耳。經畧大學士調度機宜。辦發章奏。事無大小。皆須縈神裁酌。所謂勞心者。合營將士不能

及其萬一。乃勞力之處。又與士卒無異。以一身之精神。每日如此。何以能堪。朕聞之。實增懸切。不能嘉喜也。朕命達勒當阿等隨行。原為經畧大學士一往直前。恐致太過。令其隨事勸阻。今經畧大學士竟日步行。如此勞瘁。達勒當阿等何以不力為勸止。行路尚爾。交鋒之際。更復何如。朕輒轉於心。不能暫釋。已有旨傳諭達勒當阿等。嗣後經畧大學士當降心採納。以慰朕懷。至黨壩軍聲稍振。經畧大學士此時想已到彼。相度形勢。自必乘機進取。但現在滿兵至者。不過三數百人。尚不宜輕用其鋒。當待陸續到齊。厚集其勢。便可一舉成功。計亦不出三月。未為過遲。連日所寄諭旨。俱已詳悉。惟望如期告捷。露布奏凱耳。再。頃據傅爾丹等摺奏。請補軍營將弁遺缺。煩冗不止數千言。雖各該將弁均係應行題補之人。但軍前籌辦攻勦事宜。至為緊要。何暇紛紜奏牘。為此支蔓之詞。著傳諭經畧

大學士。軍前遇有將弁缺出。即於現在人員內揀選委署。即同實授。將此曉諭兵弁。俟凱旋時再行補題。既足鼓勵衆心。亦稍省費精神。○陝西總督尹繼善奏。臣抵陝後。查陝省各站馬騾。雖屬拮据。尚足敷用。惟川省馬少。大兵現在廣元。昭化一帶停阻。臣與第五起領兵侍衛安泰商酌。令按站行走。每日仍行一百二三十里。續到者亦俱照此。又廷議令晉省酌撥馬二千匹解陝。陝省豫備之馬。就便解川。臣思陝省解川之馬。若俟晉馬抵陝後撥解。未免緩不濟急。應先將陝省各站營驛馬。抽出二千匹。速解川省。陝省雇覓應用得旨。甚是。此亦無法。不得不如此。但軍營之至。必愈遲滯矣。若料理得馬。即行催趲前進。仍將幾時幾起兵可到軍營處。約計奏聞。又批。諸凡甚妥。有旨諭部。將汝革職留任處開復矣。更宜勉力料理一切。至於驛站。每每遲誤。甚宜留心督催。○癸卯。諭軍機大臣等。經

畧大學士傳恒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衆人等語。朕覽之深。不以為然。輟轉思之。竟至徹夜不寐。經畧大學士沿途勤瘁。諸事精詳。秉心之堅定。大概可見。此乃出於由中。非徒為大言者。然經畧大學士此行。為國事乎。抑為一身乎。如為國事。則當思於事有濟。使徒執一己之見。而不計及國體。并不計及朕躬。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險阻。如此川省疲憊如此。早於今秋降旨。以萬人交岳鍾琪料理。更不必調派滿兵。特遣重臣。費如許物力矣。奈無一人具奏。朕實不知彼地情形。辦理至此。籌畫周矣。人事殫矣。若夫成功。則有天馬。或上蒼不遽絕其種類。俾偷生窟穴。原屬化外。於國家何關輕重。而強以人力抗天心。其將能乎。經畧大學士非不明察事機。深悉理勢者。現在酌撥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

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据。即使國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軀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謂經畧大學士何。是則朕必欲經畧大學士之成功。而不惜小民之脂膏。不恤士卒之軀命矣。天下其又謂朕何。況經畧大學士此番忠誠勇往。勤勞盡瘁。不惟將士人人感發。凡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欣動。孰不欽服。即萬一不能擒醜虜。得巢穴。而既有斬獲。亦得謂之成功。何不可見衆人之有倘必存過甚之見。直是專為一己轉無以見衆人。即朕亦無以對衆人矣。揆之事理。岳鍾琪得土兵千人。尚能稍振聲勢。以經畧大學士之壯猷。滿兵之驍勁。何堅不摧。果能克取賊巢。擒獲渠酋。固可全勝。否亦必殲其逆黨。躡其要地。奪其堅壘。彼必恟懼乞命。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在蠻夷絕徼。控制之方。只應如此。若再有遷延。不思轉計。究將作何了局。一至四月以後。

暑雨毒霖。滿兵必不能堪。綠旗兵丁。於內地尚有兇斫毆官之案。而令其久役荒菁。暴露經年。人情之變。何所不有。經畧大學士所領滿兵幾何。遠隔窮山。寧無顧慮。且如經畧大學士所見堅確不移。於事有濟乎。否乎。於理當乎。否乎。於么麼小醜值乎。否乎。經畧大學士必當遵朕四月初旬以前之旨。亟圖遠算。通盤籌畫。速行具奏。朕必俟經畧大學士奏到。始釋懸切。如仍持前見。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經畧大學士及舒赫德還朝。以軍事付策楞承辦。君臣之間。自有情義。股肱心膂。一體相關。經畧大學士平日在朕前。休戚與共。為何如者。以朕此時之懸切。知經畧大學士必夙夜勤拳。思所以體朕心而慰遠念。著詳悉傳諭知之。○甲辰。諭四川總督策楞。著四川巡撫班第。曰。經畧大學士傳恒。此次忠勇奮發。滿兵驍果精銳。以此進取。賊不足平。將來若得勒烏圍。刮耳崖。傾其巢穴。三兩日。

內經畧大學士即當凱旋迅速還朝一切善後事宜悉交策楞會同岳鍾琪辦理策楞已授為四川總督善後之事地方官尤為親切策楞陛辭時曾奏稱賊平之後安輯番眾分布防禦綏靖封疆事務甚繁非經年不能就緒伊欲先將番境經理完竣然後回省籌辦地方政務必俟諸凡妥協方請陛見觀伊此語已得其要領足可仔肩經畧大學士即留彼經畫亦非旬日所能周備中朝機務重大竚待贊襄既有策楞可付朕心無煩懸注也至經畧大學士山行竟至徒步在赴營之初示與士卒同甘苦古良將亦常有之至克捷還朝則當肩輿就道非特經畧大學士一人宜爾即達勒當阿舒赫德皆係國家大臣亦須一體乘輜達清阿等均應乘馬以昭體統若復下同士卒肩摩履錯則在一已轉為過於邀名而於國家等威亦無分別何以令士卒知所敬畏為此特諭策楞班第等即或經

畧大學士執意勞謙汝二人必應飭屬豫備凡官員皆當乘輜何況經畧大學士經畧大學士其善體此意毋矯枉過正也若率領兵眾行走不能迅速所有凱旋之兵酌派將弁約束按程還都經畧大學士同達勒當阿舒赫德等酌帶隨行官役即速前來以慰馳念又寄諭吏部尚書達勒當阿戶部尚書舒赫德亦如之又寄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如前再諭云哈攀龍所奏三摺據稱俱已具稟經畧大學士其攻勦情形係已過之事經畧大學士到彼相機調度其敬陳管見使兵將相習上下同心所見頗是經畧大學士定已採擇妥酌辦理其土目邪正乃所深知想抵軍自有斟酌又丁士傑所奏苗兵不可派調藥箭不可弛禁似亦有見現在滇兵且當停調何況黔省苗兵著將原摺鈔寄聽經畧大學士裁酌○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臣於途次烏爾登來見臣詢近日軍營情形據稱此時尚未

可進取。臣復問烏爾登。馬奈一路現在巴底土目生革。推病不前。爾請添兵防範。今爾來此。馬奈止副將永柱一人。是否足資防守。據稱現在土番俱畏服。可保無事。永柱熟悉番情。嫻於軍旅。攻克申達。皆得其力。馬奈儘可彈壓。臣令烏爾登仍回馬奈。俟至軍營酌商。或永柱可任。則將烏爾登調至卡撒軍營。管領滿兵。又接閱傅爾丹摺。內投誠番民審渣甲朗結等供詞。并安插賞賚。臣思此等番民。

若果係強壯。准其投誠。猶可去賊脅從。如不過老弱。是轉為賊省糧。况從逆本應誅戮。不過因其投誠。許以不死。若復加賞賚。是賊平時則敢於抗拒。力窮又可圖賞恤。且其誠偽無憑。置之番地。非策。請解送成都。令地方官收管稽查。事平另辦。至大兵圍困。力屈勢窮。然後乞降。則非投誠可比。自應即行正法。又提標中營遊擊李中楷所製火藥。甚覺精良。已嚴諭一色妥辦。但向來不無盜賣。已遵旨

飭令高越。李中楷加意檢察。臣至營更當嚴查。得旨。諸凡留心。實堪嘉悅。佇待捷音之至耳。○刑部右侍郎兆惠署四川巡撫。班第覆奏。現在通籌各軍糧。計口豫備。卡撒五萬人。黨壩三萬餘人。甲索一萬餘人。馬奈正地各五千餘人。各有存積。得旨。覽奏俱悉。○署松潘總兵哈攀龍奏。卡撒山形峻短。右腊嶺。左丹噶。左梁即丹噶山麓。丹噶高與腊嶺等。左右山梁正地。黨壩皆賊人嚴防之地。以臣愚見。請加兵三萬。以一萬添黨壩。乃當馬奈正地四處。以一萬添卡撒。左右山梁。色爾夕等處。以五千潛從阿利山。連路為營。直抵丹噶。襲取曾達。會合馬奈兵。直搗刮耳前門。以五千由腊嶺中峰北。面下山。連路為營。截斷木岡後路。由納喇溝直抵刮耳。巢頂正兵攻碉。奇兵裹糧。越徑搗巢。使賊八面受敵。必速潰散。得旨。經畧大學士到彼。自然相機酌奪。此奏知道了。又奏。凡所調官兵。其同鄉者。若

非父子兄弟則係親戚故交情義相關急難相顧若一旦分散所統又非該管之員臨敵未免彼此之分遇難各不相救臣今所統四川官兵雖同省而各屬雜湊俱非一處之人他所管諒亦如此臣愚以為彼鎮所屬之兵即歸彼鎮大員統領設有不敷再將別鎮兵添補兵情既合督率亦專自當勇力百倍得旨此見是知道了又奏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弟良爾吉大朗素小朗素雖同一投順但

大朗素小朗素係因見良爾吉霸嫂欺兄賣主謀逆心懷不憤仰望輸誠良爾吉則見官兵已入美諾始畏罪來投小朗素隨馬良柱攻江卡又隨任舉攻腊嶺俱有戰功後與良爾吉合兵見良爾吉心懷異志即託病回巢至良爾吉隨買國良攻克空卡卡撒等處雖亦有微勞然聞馬邦官兵失陷遂心懷反復臨陣不前驕縱土兵不聽約束更傳聞有云綽斯甲土兵對敵時不下鎗子又暗與金酋

餽糧助藥等事臣曾面稟督臣張廣泗不加查察以臣愚見莫若將良爾吉權且安置卡撒羈縻其身使不得透漏消息俟事竣治罪該部土兵仍令小朗素管領撥歸馬良柱部下驅策報聞貴州提督丁士傑奏護川陝總督傅爾丹奏調貴州長寨營定番州二處土兵查二處皆山崇箐密從前恃險猖獗底定後禁止弓弩器械悉行追繳俾安靜為農今任以戰攻決無實用即或有用而苗性犬羊適啟弄兵之釁至云藥箭狼毒可以禦敵查從前藥箭有二種一名蛇藥一名野鹿藥人若櫻之即難解救是以久經嚴禁此藥止驗於炎瘴地方若寒冷之地即不復效而嚴禁一開恐苗民藉以滋事得旨所奏甚是知道○加賑陝西耀州富平三原咸陽高陵臨潼渭南興平醴泉涇陽咸寧長安同官扶風岐山大荔蒲城白水韓城朝邑澄城郃陽華陰乾州武功二十五州縣旱災貧民有差

緩徵本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帶徵新舊借欠
常社倉糧○乙巳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慈寧宮瞻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祭祀朝會典禮攸關凡屬
臣工理應循例齊集共致誠敬朕已屢經降
旨申飭乃祭祀之期如侯馬國忠子六十五

男額爾成額副都統石勇侍讀學士白達色
侍講學士塞爾登龔瀚等屢次不到甚屬不
合著交部察議至男伊星阿金章尤屬懶惰
著照李坦之例革職其朝會之期如淳郡王
弘曠公瑟爾臣屢經托故曠誤著交宗人府
察議以示懲儆○諭軍機大臣等金川用兵
定不可過四月初旬之期朕已屢經傳諭今
晨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蒙詢及此事朕以經畧大學

士傳恒所奏如不成功無顏以見衆人之語
陳奏奉

皇太后懿旨經畧大學士傳恒此見實為太過
經畧大學士傳恒此行原為國家出力非為
一己成名如為成名起見豈有國家費如許
帑項如許生命專以供一己成名之理況退
縮貽誤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經畧大學士傳
恒忠勇奮發勤勞任事如此何不可見衆人
之有且人事既盡成功與否則當聽命於

天若

天意不欲殄滅醜類人力何能強違經畧大學
士傳恒之出力期於國事有益也必謂不能
成功即不可見衆人試思果如所見於國事
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為是朕思
皇太后諭旨聖明洞悉事理益覺經畧大學士
傳恒所見之偏於建功立業也然以朕觀
皇太后之意亦非止為經畧大學士傳恒而發
乃為朕躬宵旰焦勞仰厪

慈念也可將此傳諭經畧大學士傳恒令其敬體

懿訓以慰朕懷至進兵取道自應直趨黨壩彼處與勒烏圍較近兩酋現聚於此安知非

天意留以待經畧大學士之成功耶勒烏圍既得刮耳崖自可傳檄而定卡撒雖屬緊要但始之可進之路皆為誤國者所債事以致賊知防範凡可進之路今皆堅碉林立險峻逾常賊兵精銳所萃大兵不可久頓應分滿兵

三二千人交傳爾丹或酌派烏爾登等協助在賊酋知我大兵已趨黨壩必徹卡撒之衆盡銳抵禦彼時我兵乘卡撒空虛攻其無備是亦出奇制勝之一策若因岳鍾琪先在黨壩聲威稍振經畧統兵前至似與之爭功又或因卡撒進取較難不當舍難就易此等見解俱不必存經畧大學士統攝全營衆人之功皆其功衆人見知於經畧大學士即可見知於朕岳鍾琪亦必樂於經畧大學士麾下

奮勉効力即傳爾丹一舉成功亦皆稟承經畧共策殊勲何分彼此用兵本非王道斷無舍易就難之理原應攻瑕搗虛以正合以奇勝闔智而不闔力若必為所難乃一夫之勇大將當不出此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弊地方險阻實不肯為此舉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類孤注矣如四月初旬已能攻困勒烏圍全勝只在呼吸自無虧一簣而棄前功之理否或連陣克捷大挫賊鋒亦可收局倘仍不過在卡撒黨壩間遷延觀釁則勞費無已勢將難繼今各省撥協錢糧已動及留備而部庫所存通計僅二千七百餘萬若遲至秋冬則士馬疲憊饋餉繁難此二千七百餘萬者且悉以擲之蠻荒絕徼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此朕四月初旬之諭所為諄諄也舒赫德職司國計并宜體悉一切留心其軍前糧務關係緊要現有奸棍私買餘米射利一案經兆惠等參奏經畧大學士自不必分

心及此惟知會兆惠等令其實心查察嚴飭官商無致滋弊可耳。又諭據喀爾吉善奏寧化縣羅教嚴友輝等怙惡黨邪拒捕放火一案先據該縣知縣周天福稟報已經具奏續據汀州鎮臣王之琳稟稱寧化縣知縣周天福帶領兵役十六日四更到嚴友輝之家登樓查拏該犯妻妾下樓喊叫愚民驚惶不知是官是役聲言樓下放火周天福即將嚴友輝交給放火之人并將法衣等物丟出門倉忙奔回縣城等語與周天福原報情節大相悖謬現在密諭汀漳龍道單德謨確查實情嚴加叅處等語奸民糾衆拒捕圍房放火目無法紀該縣周天福現有隨往民壯百餘人自當勇往直前督緝擒捕乃一聞惡棍放火之言遂將擒獲之人犯經像拱手而授之兇徒倉忙回縣似此畏縮怯懦豈不長刁風而滋惡俗從前山西安邑萬泉刁民聚衆之案曾將推諉畏避之知府知縣等擬斬監

候可傳諭喀爾吉善查明此案情節如果確實即將周天福照此例治罪以為地方官不能約束臨事又復怯懦誤事者戒。是日起上以歲暮禋祭太廟齋戒三日。丙午大學士九卿議覆前奉旨酌定守令久任之例臣等以各省所定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繁簡之處未允又直隸州知州向不歸部選應分別更定請交各省督撫妥議今據各該督撫陸續將員缺詳酌更定具題除將改歸部選各員缺即照所請註冊外請嗣後應題缺出必本任內歷俸五年以上應調缺出亦必本任內歷俸三年以上方准揀題如無合例之人即請旨揀發至於優敘鼓勵之法請令該督撫每年察訪各屬將曾經陞調各員在任又滿三年才守兼優政績卓著者保題到部註冊准加一級俟其任滿六年果能稱職保題到部知府加副使道銜直隸州知州加知府銜知州加同知銜

知縣加通判銜註冊候缺題陞即有降革留
任之案非例有展叅者均准題陞帶於新任
若有降調即照加銜查銷又直隸州知州向
無在部候選之人今各省請歸部選者共十
六缺請於六部滿漢主事內令各堂官揀選
保送引見記名歸於雙月滿漢輪選至外省
應補直隸州人員到部歸於單月補用從之
○丁未以歲暮祫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戊申祫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遣官祭

太歲之神 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川省軍興以

來一切夫馬糧餉供億浩繁內地民情疲困
殊甚現在添調滿漢官兵陸續抵川料理尤
關緊要昨據高越所奏辦理糧運馬匹諸事
雖足供支無誤而拮据之狀已可概見不知

目下該省實在情形若何著傳諭舒赫德尹繼善
一一留心體察據實奏報有應行辦理之處一面
辦理其現在大兵經行地方沿途供應是否不至
周章旬日以來未據舒赫德尹繼善將此詳悉具
奏朕心深為懸注再川省馬匹現據高越奏已有
八千餘匹且有八旗山西湖北之馬將次到齊足
備乘騎滿漢官兵按起前進現今如何行走明年
二月初旬是否可以全抵軍營其在途次者作速
催令造行總之早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可令舒赫

德尹繼善速為查辦并不時入奏以紓西顧之念又命傳諭策楞班第亦如之（又諭據高越奏稱蜀中輓運軍需全資民力輪流更替即村曲鄉民亦多徵撥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衆一出桃關山路歧險雪深冰結艱苦視內地倍甚成都米價昂貴民食艱難請將常平倉穀碾米平糶竭力辦理據實直奏等語觀此則川省物力虛耗大概可見高越雖稱據實直奏恐因憊情形尚有未盡形之章牘者內地民情可虞奏凱宜速夫以江南富庶米價偶翔刁民輒乘機肆惡況川省以險僻之區值軍興旁午之會意外易滋事端誠不可不亟為籌慮前所傳諭以四月初旬為期蓋深有見於此也但事機所在間不容髮數千里外豈能遙度昨據經畧大學士傳恒奏稱將來若下班師之詔請先降旨詢問容臣覆奏到日然後徹兵自朕思之識時務者為俊傑今我兵攻勦應以十分計之總以三

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為準若此限內已圍困勒烏圍刮耳崖是成功已及八分即少逾期至四月杪五月初亦應待傾其巢穴尚為迅速不為遲滯若於此際徹兵豈不可惜縱使莎羅奔郎卡未遽就縛亦不過釜底遊魂如班滾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窮搜矣而得勒烏圍即可謂之犁庭殲醜足以告成功如三月二十以後四月初十以前尚不過一二分費力攻取卡撒黨壩間或僅得其半而繼此之險巖更甚著力更難則日復一日盼望徒殷制勝莫必糜費將無止期京兵亦難久駐若待詢問奏報往返又須經月轉益勞耗此等機宜間不容髮朕既不能遙定惟賴經畧大學士應將前奏無顏以對衆人之見渙然冰釋不真諸懷方能虛衷燭理審機度勢恰合事宜設幾微未忘則功名之見尚存於國家大計正恐未能周悉經畧大學士此行乃為國家任事豈為一已成名耶舒

赫德策楞等俱宜深悉此意總之軍務固為緊要內地尤切撫綏垂成之功不可棄難成之功不可圖於應機決勝之際衡量輕重是在親歷行間者悉心體會經畧大學士向之所見未免為一己功名朕所指示乃國家正理諸臣其共體之三月二十間即應遵此旨將大概情形可望不可望之處奏聞至川省目下民情及滿兵現到若干未到若干已傳諭舒赫德尹繼善策楞班第令其查奏所有諭旨及高越摺著一併鈔寄又寄舒赫德策楞亦如之○前任四川布政使高越奏通核存貯軍營糧餉及沿臺屯米可接至明春二三月間若奏凱速米自有餘遲則不足必須豫籌接濟現於飭辦正運米石內撥二萬石運交雅州接濟南路軍營一萬石運桃關接濟長運卡撒夫糧一萬三千石運保縣接濟黨壩長運夫糧二千石運松潘接濟甘陝官兵其餘運成都接遞轉撥備應各臺不足之

處又於帶運米石內撥二萬六千石運卡撒二萬二千石運黨壩其商運官商范清注認運卡撒王鏗認運黨壩各七萬五千石陸續催運又成都兵夫聚集米價易踊平糶尤在所急現將常平倉貯穀動碾四萬石為今歲明正平糶之需得旨覽奏俱悉有旨諭部○
已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傅恒奏川省辦理糧運甚關緊要自成都出口一路共設糧臺三十三處經理各官悉係部中揀發試用之員未經歷練難以勝任請於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四省內令該督撫量揀道府同知咨送川省委用等語朕思經畧大學士現抵軍營督師進剿不日即可奏凱運送軍糧刻難遲緩若行令各該督撫遴選派往恐稽時日因於就近省分派出道府同知三十七員令往軍前專辦糧務各督撫接

到此旨限三日內即馳驛星速起程不得稍有遲誤此內知府同知三十三員到川後令每人專管一臺並將三十三臺分作四段所派道員四員各管一段令其往來稽查總理督率將來辦理妥協事竣咨還該省即以軍功議敘其庸劣者立即叅劾如此責有專屬庶糧運不致貽誤於軍務甚為有益可傳諭總督新柱張允隨巡撫彭樹葵開泰圖爾炳阿愛必達鄂容安等令其即照所派名單迅速遣往毋得稍遲并傳諭策楞班第知之○

實錄卷三三二

三

又諭前因傅爾丹等奏稱稽耙拉烏鎗於軍營甚屬有用是以京城派往兵丁二千令帶往一千桿船廠黑龍江派往兵丁三千亦令帶往一千桿現今造辦處又成造二千桿倘軍營尚屬需用自應送往若就帶往之烏鎗可以敷用即可無須再送路途遙遠又係重物由驛站馳送亦屬艱難可傳諭經畧大學士將前項烏鎗軍營應須添補與否酌定作

速具奏是月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辭議敘得旨覽卿奏辭已悉謙沖但如卿之忠誠宣力即議敘亦不足以盡朕嘉悅之懷不必固辭該部知道直隸總督那蘇圖奏辭議敘得旨不必辭善者賞之不善者罰之此朕用人至公之道也該部知道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辦理地方事宜江省俗尚浮夸庶民婚嫁喪葬禮多僭越治喪設席演戲忘親滅禮江蘇揚三郡尤甚上年蘇城又添

實錄卷三三二

三

戲園二十餘處無論貴賤聚飲留連尤為向所未有又吳俗尚鬼素多淫祀蘇郡上方山向有五聖邪神為祟久經前撫臣湯斌題明燬禁近復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興行斗會俗人道扮拜斗書符有干律令又奸民誘賭向猶購覓牌骰設局密室今則壓寶跌錢隨地可為荒郊僻巷公然設局臣俱嚴加飭禁查拏究處得旨此數事皆須行之以實而尤須為之以妥勉之漕運總督宗室蘊著奏

兩淮鹽政吉慶聲名狼籍列款呈覽得旨吉慶係一小聰明人不料其竟敢如此若如所稱科派婪贓則其家私當至巨萬矣今伊城中所有家產不過數萬則汝所云或者亦有未實之處若知其確有所置私產據實速奏陝西總督尹繼善奏十二月初三日第一起京兵行至寬川舖地方有興漢兵在彼住宿不知因何起釁與京兵鬪毆將護送之寧羌州知州汪疇并門役等毆傷俟審明請旨正法得旨是論理即宜於鬪毆處即行正法署四川巡撫班第奏雅州府屬之清溪縣於十一月二十日辰時地震自西轉東地中有聲如雷人畜房舍皆無傷損報聞○兩廣總督碩色奏莫漢卡兇番現飭會審酌辦得旨諸凡事宜實心為之汝忠厚自守則有餘而振作別弊實不足宜加意勉之○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雲南普洱邊外猛勇夷目恃強侵擾整謙夷境致整謙夷口逃避普洱府屬

之猛籠界上該夷目以勇輒聲言欲進猛籠臣飭車里宣慰司刀紹文督率猛籠土弁嚴加堵截不得出境多事緬甸莽子行文刀紹文令赴猛勇和解該土司稟臣請示臣以車里係內地土司未便令其前往緬甸為息事起見亦未可竟置不理酌令轉委土弁代往茲據刀紹文稟稱已遣幹目前往緬甸亦差夷目二三十人來勇勸解猛勇恃強不依又據猛籠土把總刀阿興稟稱十月十一日景線頭目牛萬送到緬文內稱猛勇整謙兩處仇殺屢勸不依今莽王差掌事大頭人來必

要調理妥當可稟宣慰各守各界不要著人來等語臣查猛勇整謙俱係景線所屬景線向服緬甸該二處夷目構釁緬甸應自為剖斷乃始則行文刀紹文會同勸息繼又令牛萬寄信阻止臣揣情形大率夷性多疑始慮事難辦理欲令車里土司協同勸諭今又恐內地土弁窺見彼地虛實故又阻止在緬甸

既不願內地弁目涉伊境界自必令伊頭目調停妥帖。事屬易結。臣現檄令普洱鎮府嚴飭各猛土弁。於沿邊要隘。加意防範。得旨。知道了。邊夷固當將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騷擾內地可也。○又奏。十二月十三日。准護川陝督臣傅爾丹等咨。稱雲貴派撥官兵赴川。商令募雇長夫直送軍營。以紓川省民力。但滇黔兩省兵四千名。並於十一月二十以前。各自營起程。計此時已抵川境。若此。

實錄卷三三三

三

時自滇雇長夫前往。虛費帑金。於軍行無益。報聞。○是年。旌表孝子江蘇等省周良玉等二十名。孝婦直隸等省白氏等二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德祿妻楊氏等一百三十六口。蒙古福保住妻韓氏等三十口。漢軍源正祥妻王氏等二十二口。奉天等省駐防烏特海妻官氏等一百三十二口。順天等省黃二汾妻王氏等一千七百二十八口。夫亡殉節。湖南等省何應堯妻朱氏等三口。未婚守志。直

隸等省宋云龍聘妻楊氏等三十九口。百歲壽民。婦直隸等省滕文鼎等二十一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李臣等十三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一百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一石一升七合九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太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應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二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春正月庚戌朔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二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諭軍機大臣等元旦天氣清朗旭

日融和羣情欣豫朕心深為嘉悅以此驗之定卜今歲事事順暢所至如願經畧大學士傅恆已抵軍營茂迓

天庥和輯士衆必能一月三捷迅奏膚功也除夕申刻接到十二月十八日奏摺籌辦諸務俱周詳妥協惟時朕已封筆此

皇祖

皇考所貽成憲經歲惟此片刻之間而經畧大學士所奏揀員辦理糧運一事若俟部議行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二

文外省督撫不知應發若干員迨其咨商往返遷延時日恐至二月杪經畧大學士奏凱時該員尚未到齊即交軍機大臣辦理亦須遲待數日是以朕即自行酌定口授內侍繕寫其中有向經記名者於履歷片中查派并量地方職任之繁簡設員之多寡如各省道府及黔省同知本少者皆未派出河南路不甚遠添派數員已行文各該督撫令於文到三日內馳驛前往庶可及時任事足敷調

遣各該員辦理妥協。自應照軍功議敘。其庸劣者。但議處該員。此係朕所親定。與該督撫無涉。朕於夜分籌辦如此。即封筆後亦未嘗稍閒也。至於經畧大學士所奏清字一摺及覆奏密諭諸摺。岳鍾琪具稟一摺。俱尚未發。俟初二日另頒諭旨。以元旦應言吉事。期速成功也。其傳諭湖廣雲貴河南各督撫諭旨。及檢派各員名單著一併鈔發。鴻鈞運轉氣象更新。專聽經畧大學士喜音。以為歡慶。

辛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卡撒一路尤屬險要。請親身督軍。若與岳鍾琪共駐黨壩。恐未免轉滋顧忌。非其所願。不若將此一路添調重兵。專委岳鍾琪辦理等語。經畧大學士所見未免慮之太過。朕前所降諭旨。早為籌及。業經詳悉指示。經畧大學士接到。自能領會。朕再三裁酌。

地有平險。勢有難易。與其致力卡撒。邀不可必之功。徒挫士氣。究難進取。不若徑由黨壩一路。避奇險之堅。乘可用之兵力。尚可連獲勝陣。殲醜執誠。以為納降奏凱之地。至岳鍾琪不免顧慮私情。經畧大學士至彼。開誠布公。自能感動。但既有此情形。不若明降諭旨。令其釋然於中。協力共濟。於事更為有益。經畧大學士宜體悉此意。所有諭旨一道。著交經畧大學士閱看。於應發時。即行頒發。俾岳鍾琪傳爾丹一體遵照。又諭曰。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畧軍營。一切機宜。悉聽調度。朕觀番境情形。大兵自當徑由黨壩一路攻取。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統領提督岳鍾琪督率官兵。刻期進剿。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亦屬緊要。應酌分滿漢官兵數千。交內大臣傅爾丹相機辦理。收犄角之效。岳鍾琪等身膺軍旅重寄。各宜稟承節制。協力和衷。共建殊勲。以副委任。又諭朕閱經畧大學士傳

恒屢次奏報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瘁。朕知經畧大學士乃自請督師之人。所奏實不過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觀。則人力之難施。大概可見。從前訥親張廣泗。若將此等情形據實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勞費若此。此固朕上年運度駁雜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實已不容於誅矣。且如天赦班欄等處。羊腸鳥道。備極險巇。經畧大學士惟躬親跋履。乃深悉其難。而訥親則肩輿牽挽。鞭撲騎卒。以為笑樂。宜其視若尋常耳。但經畧大學士密奏撲碉終非長策。應另為籌辦。朕思賊番據險負隅。凡屬要害。俱有堅碉。撲碉而外。更有何計。訥親張廣泗之罪。實在欺蔽偷安。種種乖張。至於驅兵撲碉。似未可以為非。朕前亦曾密諭。欲令索倫兵善登山者。潛繞賊碉之後。攻其無備。或竟攻其巢穴中堅。使賊棄碉內顧。惟此一策。或尚可用。然亦險著。未知果能奏效否。況據稱小金川地方。處處俱有碉樓。

可見番境築碉。自古為然。此乃天造地設。以為羣酋窟穴。即得其地。亦不能盡行毀徹。經畧大學士昨在小金川暫駐籌辦。未知所籌辦者若何。又有抵營通盤籌辦。妥協然後進取之奏。經畧大學士意中欲作何籌辦。附便詳悉奏聞。至稱小金川番人迎接時。其恭順不及瓦寺。沃日。朕思瓦寺。沃日。與內地切近。向化是其本心。小金川較遠。原屬化外。蓋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稱蠻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經畧大學士留兵在彼彈壓。想確有所見。不專為米糧火藥也。此事屢經貽誤。從前馬良柱連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張廣泗不與此一誤也。張廣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機前進。此二誤也。訥親身圖安逸。不能鼓勵士衆。又不將實情入告。此三誤也。用兵何事。經此三誤。賊酋轉多三番抵禦。又不知增置堅碉若干。更難措手。經畧大學士昨奏。比初辦更費事之語。甚是。朕在數千

里外固不能豫燭其難。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經畧大學士未履其境。亦無由深知其難。是以力請視師。今朕已洞悉形勢。決意收局。經畧大學士目擊身親。所見寧不相同。朕前調遣滿兵。本欲一舉制勝。邇來揆理度勢。前所諭四月初旬之期。更不可再有游移。計大兵全數抵營。尚不出二月。有暮春匝月之功。自可奏王師三捷之效。經畧大學士奏稱。俟至四月。容臣奏到。然後頒發班師諭旨。朕已於前諭詳示。至三月杪四月初。如十分得其七八。自當毋惜一簣之勞。若僅得其半。即宜於威武振揚之時。納降順撫。善圖竣事。迨各營整隊分撤。以次徐行。辦理亦須經月。已在仲夏暑雨之時矣。至前諭分設武弁駐守勒烏圍。刮耳崖。若三月內果得勒烏圍。刮耳崖。尚須斟酌。若不能。則但以萬人令岳鍾琪坐鎮。爐地加意防禦。自足綏輯蠻徼。朕熟計深思。無逾於此。再經畧大學士所奏岳鍾琪具稟。

一摺。深中肯綮。努三所帶第二起官兵遲滯不前。雖已行文督催。究不知何日抵營。各起滿兵於何時全到。彼中形勢窄逼。難容多人。滿兵若已敷用。即可及時進討。其遠地如雲南甘肅之兵。應計其能於二月內到齊與否。若能到。催其速到。其未到者。俱應照湖廣之例。速檄停止。縱中途遣回。較之緩不及事。徒勞往返者。尚可少節糜費。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及尚書舒赫德知之。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據岳鍾琪稟稱。綽酋與金酋固結甚密。恐內外勾連。當誘致策丁丙朱。設法羈留。更換土司。令德爾格等暗襲綽斯甲山。後又請調小金川大朗素同王秋齊赴黨壩。與卡撒良爾吉同辦。壞事頭人勿使一名漏網。小朗素應去應留。詢明澤旺以定行止。現在兵討金川。兩年尚未了局。豈可驚擾諸番。當即札令勿得輕遽得旨。是其言斷不可行。彼原係一出得力而未免好大喜功者。準噶爾之

事即伊所起也 壬子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 諭戶部東省連歲歉收朕心深為厯念多方賑卹加意培養上年雖獲有秋而元氣尚難遽復著加恩將該省自乾隆六年至十二年舊欠銀一百九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兩統於庚午年起分作五年帶徵庶輸將稍易小民得以寬紓該部即遵諭行知該撫飭屬通行曉諭實力奉行無致胥役作弊滋擾以副朕軫念窮黎之意 命造

周公及四氏先賢廟祭器諭國家崇禮先聖先賢秩祀惟謹闕里文廟祭器自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製造頒發宮牆美富穆然見隆古典型乃者各

壇

廟升馨薦享亦既悉用古制矣惟茲

元聖周公廟及四氏先賢祠朕於東巡之次特命修葺今輪奐異如而器具未備非所以重明裡將誠恪也該撫準奏其飭有司遵定式敬謹成造俾奠獻几楹執事有恪肅鉅典焉 又諭署川撫班第奏川北道鹿邁祖昭化一帶係其本管又奉委總理雇備夫馬該員漫不經心以致京兵阻滯一籌莫展惟極訴民情之疲憊夫馬之艱難呈請罷斥以圖卸責其玩誤之咎實難寬貸等語軍旅乃國家重事一切供億即派之民間亦分義所當然况現在俱係發價絲毫不以累民此本朝良法鹿邁祖身任道員不能實心經理貽誤軍興轉以民情疲憊為辭欲博無知愚民之感頌其沽名要譽搖惑人心情罪可惡與訥親張廣泗相等即正法亦所應得且使朕以苑囿宮殿之娛動衆興作而地方官直陳民勞為之請命乃出於忠愛之忱所當褒美今以軍旅重事國家所不得已而怠玩疎忽

藉此千譽。其居心實不可問。國家不能保無用兵之事。若不嚴加治罪。無以示儆。鹿邁祖著革職。於成都枷號示衆。俟凱旋之日。交部從重定擬。諭軍機大臣等。今日新正令辰。恭迎。

皇太后聖母鑾輿內廷春燕仰蒙

慈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忠誠任事。為國家實力宣猷。皇帝宜加恩錫封。彼以公爵。以旌勤勞。欽承。

慈訓。深愜朕心。但封公之旨。應俟奏捷到日。頒發。著先行傳諭。俾知。

聖母厚恩。在經畧大學士素志謙沖。必將具摺懇辭。此斷可不必。經畧大學士此番出力。實為國家生色。朝廷錫命褒庸。祇論其人之能。稱與否。豈必犁庭執馘。方足稱功。即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因其勤慎翊贊。封爵酬庸。何嘗有汗馬勞耶。假若經畧大學士因有此恩。旨感激思奮。不顧艱險。必期圖所難成。

抑或避居功之名。必欲盡埽蠻氛。生擒渠首。方馳露布。而凡有克捷。概不具報。皆非朕所望於經畧大學士者。經畧大學士即不具奏。舒赫德亦應一一據實奏報。總之馳報軍情。宜於頻速。必朝夕相聞。瞭如目睹。方足慰朕懸切。朕前諭四月初旬為期。乃再三審度。更無游移。用兵原非易事。何可逞人力以違天意耶。經畧大學士試思在京辦事之時。識見才力。視朕何如。今朕意已定。自當遵旨而行。

況經畧大學士即能成功。亦皆衆人之功。朕降此旨。所以擴充經畧大學士之識量。使盡化一己功名之見耳。一切機宜。連日所降諭旨。俱已備悉。惟望經畧大學士仰體

慈懷。欽承渥澤。諸凡從長妥辦。俾國家軍民均有裨益。朕實幸焉。又諭今日閱班第所奏。四川省夫馬錢糧拮据之狀。及舒赫德所奏。直隸山陝一帶地方情形。朕心深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辦理至此。豈非前諭所謂命運使

然者耶。然總因從前在事諸臣。并無一人據實入告。朕實不知其難。即經畧大學士傅恒在朕前時。亦不知其難。近經朕悉心訪問。經畧大學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陳。朕始悉其險阻困憊。舉屬創聞。非意料所及。若不早為轉計。日引月長。勞費無已。非惟川省民力難支。即沿途各省。半屬邊境。騷動可虞。而部庫帑項。亦將不繼。國家亦無為蠻徼一隅。耗竭物力。不復顧惜內地之理。況此種番蠻。乃依古以來所有。

上天並育並生。原置之化外。聽其涵衍卵息。豈能草薶禽獮。盡絕種類。亦豈能法繩禮縛。悉就羈縻。若必以中國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

天心也。夫理之所在。臣不能違君。子不能違父。人顧可違

天乎。

天不可違。則成功豈能豫必。朕目前實不敢存

盼望成功之意矣。經畧大學士抵軍。相機籌度。滿兵務催令到齊。遵朕前諭。直趨黨壩。以副三月杪四月初旬之期。若能攻克勒烏圍。擒取賊首。固所深望。而不敢必之事。縱少遲旬日。勢難中棄。不然。督率士卒。摧鋒前進。或連得勝陣。俾其震懼乞命。因而撫之。亦足收局。夫以岳鍾琪所將土兵數千。鼓舞驅策。尚能奪地殲醜。况經畧大學士親提勁旅。信賞必罰。其取勝自在意中。以地利言之。黨壩去

賊巢較近。地勢稍寬。而卡撒堅碉林立。且係前次失利之處。若因避岳鍾琪分功之嫌。而以任難趨險為勇。設令頓及懸巖。軍威少挫。將何以為班師之地。於此事究復何濟。是以朕熟思審處。計無逾此。經畧大學士躬在行間。深籌勝算。即有奇謀異策。亦當無逾於此。經畧大學士忠勇奮發。立志滅賊。非犁庭執馘。無以快意。但自朕思之。亦何必為其已甚。此番自出都。以及抵軍。夙夜勤勞。心堅金石。

籌辦庶務。明敏周詳。已足為國家宣力。為朝廷增色。詎待縶莎羅奔郎卡之首。獻俘闕下。方可稱功耶。至班第卓鼐奏稱。努三所帶第一。一起滿兵。於正月中旬。可到軍營。官兵行走。原定五百一起。五日全行。今可趲為四日。以五千七百人計之。按站計程。須得五十日。是各起滿兵到齊。即毫無阻滯。亦必在二月半以後。其綠旗兵。又須在滿兵之後。非五六月不能到齊。若必俟到齊。則遷延時日。轉盼逾期。虛費資糧。誠屬無益。今既已定期四月初旬。則此等綠旗未到之兵。如三月半不能到者。即應檄停。是以昨諭舒赫德令將雲南甘肅之兵。計算日期。酌量停止。但事難遙度。如軍前仍有需用。經畧大學士即知會舒赫德。班第等。令其遵照調遣。不必拘泥。究之事有難為。功有難就。兵亦人耳。以之撲碣。徒致傷生。豈遽得志。而賊之要害。俱築堅碕。舍此又未必有良策之可施。則綠旗官兵之用否。正

宜斟酌。毋謂調遣已至中途。前功可惜。遂遷就用之也。○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大學士伯張廷玉。

三朝舊臣。襄贊宣猷。敬慎夙著。朕屢加曲體。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學士日值內廷。寒暑罔間。今年幾八表。於承旨時。朕見其容貌少覺清減。深為不忍。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傳。尚當珍惜愛護。況大學士自

皇考時。倚任綸扉。歷有年所。朕御極以來。弼亮寅恭。久近一致。實乃勤勞宣力之大臣。福履所鍾。允為國家祥瑞。但恭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里。誼所不可。考之史冊。如宋文彥博。十日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為樂也。著於四日。一至內廷。以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

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長承渥澤。副朕眷待耆俊之意。且使中外大臣。共知國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以受殊恩。俾有所勸勉。亦知安心盡職。又諭。此次大兵進勦金川。一切催趲官兵。稽查驛站馬匹等事。所有欽差大員。如尹繼善。舒赫德。皆因經畧大學士傅恒。公忠體國。勤勞任事。舉能感動奮勉。星速馳驅。調度得宜。於軍行甚有裨益。朕甚嘉悅。前已

降旨。將尹繼善革職留任之案。加恩開復。今尚書舒赫德。經過一路地方。日馳二百餘里。而且留心整頓。諸事查辦妥協。殊屬可嘉。著一體交部議敘。甲寅。諭察哈爾八旗總管等。原因差少。無甚事件。故無坐甲養廉。朕思伊等多由護軍叅領補放。皆係京職。駐劄蒙古地方。若無得項。伊等生計維艱。著加恩均照護軍叅領例。給與坐甲。年終亦一體給與養廉。朕為伊等生計降此特恩。伊等當感激

奮勉。嗣後總管內有怠於公務。不教養蒙古等。橫行侵漁等事。朕必從重治罪。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傅恒。現在已抵軍營。所有分起前進之京兵。及東三省兵。黔兵。陝兵。甘肅由階文前進之兵。俱於何日到營。至成都滿兵。前經經畧大學士留於美諾防守。目下曾否調至軍營。岳鍾琪召募新兵。已得幾何。傅爾丹所調補額之兵。應已早到。通計軍前。以此旨到日計算。現兵若干。續到若干。自

中途發迴者若干。何日可以到齊。著即奏聞。岳鍾琪自去冬以來。常事攻勦。此際經畧大學士到彼。自必乘機前進。必無轉因待大軍全集。始行攻勦之理。其作何調度布置。作何指揮進取。一切機宜。經畧大學士想已有成算。看來二月內官兵初到。克捷必當在三月。即於三月或四月初。克取賊巢。經畧大學士振旅言旋。到京已在五月望後。各路官兵。以次遣歸。京兵至速。抵都已須六月。東三省滿

兵須至八月。各省綠旗兵回營。俱在夏秋之際。暑雨炎蒸。士卒難耐。且東三省兵。皆不畏寒而畏熱。索倫兵。雖果勁可喜。但原非食糧當差。子孫世受養者。比其質性犷悍。曩時和通呼爾哈之戰。彼即先奔。此等處經畧大學士。不可不知。至經畧大學士前奏營中所辦事件甚多。接見傅爾丹。諮詢軍務。繕發摺報。已至子時。又屢達旦不寐。殊非愛養精力之道。朕思軍營專以籌辦攻勦為要。其他不必分心。即軍前最重者。糧餉一事。既有兆惠等專司轉運。經畧大學士。但須平時加以提撕警覺。令不至滋弊貽誤。至營中不過申明軍令。紀律森嚴。防範周密。使消息不至潛通。奸細不至闖入。火藥軍裝不至偷漏。大臣官員。以次責成。經理稽察。發號通傳。頃刻可徧。非如案牘之事。必待裁辦。至臨陣交鋒。士卒當先將弁繼之。主帥督率於後。自有一定成規。而機宜所在。決策制勝。第在瞬息間運用。

神明。專由大帥。自非平日愛養。俾精力有餘。何以仔肩重任。經畧大學士。必當體此。母親細務。而妨大計也。前出都時。所帶賞賜物件。原以備鼓勵土司番衆之用。此亦行軍誘勸之一術。如治病者之海上偏方。聊一施之。未必即能著效。但經畧大學士自成都出口。蓋甲俱未及運到。則前項賞物。或亦耽延在後。現今沿途體察番情。其應用與否。想尚在籌酌耳。番境險阻。向所未悉。如果能三月內大功克成。自屬美事。如其不然。朕前諭以四月初旬為期。連獲勝陣。納降班師。乃至當不易之理。朕再四熟籌。實屬萬全良策。經畧大學士必當遵循。從長審處。顧惜內地民力。不可固執成見。圖難成之功。而耗有限之帑也。今屆乾隆十四年新運亨嘉。諸事自必順遂。經畧大學士三月初旬。果能迅奏膚功。則朕自當特舉祭告之禮。行幸五臺。與經畧大學士相見。然計

期亦必在四月下旬此乃深願而不敢豫必之事經畧大學士目擊情形想亦同此籌計也尋奏成都滿兵一千到營其留美諾四百名已將舊有綠旗兵調換來卡西安滿兵到四百餘名岳鍾琪所募一千二百四十名傅爾丹所調未到計軍前諸路漢土兵共三萬八千六百餘名發回者楚兵八千名餘約三月到齊查軍營習氣惟事張大其詞攻一碉傷數十百人則云查明再報傷賊一二人則云數十數百皆拖屍而去無首級可考一碉不過內地一戶得一戶而傷人數十數百借此報功欺罔已極賊碉守者七八人敵我兵數百攻以大礮百數僅缺牆壁隨破隨整現恐損兵於無益之地養銳決克非敢稽遲東三省兵到定能得力索倫質性獷悍自當留心得旨覽奏俱悉○乙卯諭山東鄒平等二十州縣衛上年被水偏災而萊州府屬之平度膠州等處為獨重雖經降旨多方賑卹但

按月計算此時賑務將次告竣去麥秋尚遠積歉之區青黃不接朕心深為廕念著將最重之平度膠州高密昌邑四州縣無論極次貧民概行加賑一箇月被災稍重之新城金鄉魚臺濟寧博興樂安六州縣極貧之戶加賑一箇月仍照前例銀穀兼賑其餘災輕之處及時借糶以濟民食該撫準泰其督率屬員實心辦理務俾窮黎安居力作以待麥收慰朕軫恤之意○又諭朕聞和親王府失火深為廕念著加恩將廣儲司銀賞給一萬兩以資修造○諭軍機大臣等班第查奏宋厚所叅倉德遲誤軍糧各款一一代為置辦倉德身任藩司糧運是其專責乃混行調撥以致腳價虛糜又徵調民夫並不指明作何安頓以致站夫逃散遲誤軍糧且縱伊幕友余銘充商包攬毫無覺察即此罪已難逭乃班第猶欲曲為解釋若非查察不實則係有心徇縱著傳旨嚴行申飭倉德現已革職發往

軍前効力差委。俟軍務告竣。仍交部治罪。○
丙辰。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前因川省糧運浩繁。需員經理。曾派出雲貴。湖廣。河南等省道府同知等三十餘員。令其前往差委。但各該員俱有本任應辦事務。未便缺員。若吏部於應用道府司員。及候補候選道府同知內。速行揀選。帶領引見。候朕酌量。分發各該省委用。○又諭經畧大學士傅恒奏報。小金川土舍良爾吉。漏洩軍機。蔑兄奸嫂。罪惡貫盈。已於十二月十一日。在軍門梟示。土婦阿扣。於二十二日。在美諾正法。梟首傳示。漢奸王秋。拏赴卡撒。俟審明處以極刑。其二子亦俱即日伏法等語。前據張廣泗力言良爾吉王秋。不可輕動。恐致滋事。且於拏問時。向鄂實稱

侍衛此行。我只謂來辦良爾吉之事。此事斷不可辦。如欲殺良爾吉。阿扣。王秋。非先殺總督不能。張廣泗之始終庇護良爾吉等如此。即軍前諸人。皆明知其罪。而疑畏不敢先發。今經畧大學士傅恒甫至軍營。即不動聲色。取兩年逋寇。如檻豚圖豕。以快人心。而警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堅定。曷克臻此。即此已當優敘。但經畧大學士傅恒。於從前議敘之旨。現在具摺懇辭。若此案仍交部議敘。無以善全沖挹之美。且前因出口步行。勤勞過甚。所賜雙眼孔雀翎。想接到時。亦必謙讓未戴。今即以為經畧大學士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乃不遵朕旨。達勒當阿。舒赫德。亦必力勸方是。至王秋。以王者師。王者賓。名其二子。此即與邪逆。夏如春等無異。漢奸心懷不軌。造言生事。大率類是。各省督撫。平日必當留心。凡涉此等名目。即係叵測之徒。即應嚴行查察究處。不可視為泛常。著通行傳

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奏稱成都至卡撒軍營官員兵丁夫馬支給口糧草料并無印票但憑片紙任意冒領逾額重複管糧官亦藉此混開即如臣至成都自行發價雇長夫六十餘名而該站有開至數百名者冒領浮開全無覺察已咨明該署撫班第飭司行查嗣後大兵到時官兵應領口糧草料俱於成都給與印票各糧臺驗票給領等語官兵支領口糧草料自有定額管理糧臺官員自應按數支給豈可任其浮開冒領兆惠班第皆承辦糧務之員一切糧臺事宜是其專責乃不立定章程一任屬員浮開滋弊種種草率著傳旨嚴行申飭如再漫不經心仍蹈前弊朕惟於班第兆惠是問○又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辦理良爾吉阿扣等一事不動聲色使奸黨即日伏法殊足為快此數人皆賊酋心腹今既翦除彼必膽落而羣賊咸知震懼誠為蕩寇先聲但伊等

究係內地所派領兵助勦之人就縛尚易然亦幾經籌畫加意戒嚴始得執而戮之未可因此而輕視莎羅奔郎卡聖人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軍營一切防範務宜嚴密持重若謂此即擒滅賊酋之左券朕實未敢自許也經畧大學士所奏俟四月底奏到請旨班師此言非是以程站計之奏摺往來定須匝月如四月底具奏則軍營奉到諭旨已是五月之杪經畧大學士還朝當在六月以後各路滿漢官兵陸續回營近者在六七月遠者在八九月其間勞費豈可計算目下滿兵甫經抵營自無遽行遣回之理如四月初果能圍困賊巢成功雖非旦夕可畢而既已有可指望即延至四月底五月初尚不為過不然或得一二陣連勝俾賊酋窮蹙乞命即可因勢納降尚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否則日引月長帑項何能為繼戶部每年所入及從前動撥軍餉經畧大學士素所深悉今部帑動撥

既多。外省不敷協濟。已動及留備。不得已而開捐。為一切權宜之計。籌辦至此。具有苦心。而經畧大學士所奏臺站添派綠旗兵丁侍衛官弁等拴喂馬匹芻糧供億實屬浩穰。即使成功迅速。而奏凱言還。諸路官兵陸續退徹。馬匹陸續回營。途次支應。不減去時。有限之儲蓄。何以供無窮之耗費。此四月初旬之諭朕輾轉思之。計誠無易於此。再亦無可游移。況川省連年困於徵發。民力實已勞憊。不支現據班第奏瀘州道署前有印信硃標告示一張。皆大逆不道之言等語。此等奸棍藉端搖惑。在他省如夏如春等類。亦所常有。雖旋即伏法。不足為害。而地方究宜安靜。川省軍興旁午。民苦勞役。奸民易於煽動。內地深為可虞。經畧大學士傳恒躬履其境。必已洞悉情形。看來去年此番辦理。竟是錯誤。朕今實悔之。祇因辦理至此。勢難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僥倖萬一成功。然亦所謂飾非文

過之舉耳。若去歲秋冬之間。但將訥親張廣泗二人治罪。以萬人授岳鍾琪駐守打箭爐。不作此番調遣。內地小民尚可早為寧息。亦不至費今日如許籌慮矣。內地民力亟宜顧恤。不可不思患豫防。又班滾一事。屢諭不必辦理。蓋係已結之案。即金川事竣。亦無庸置問。若一經查辦。至速亦須旬日。所費又將不貲。何必增此葛藤。況前此傳爾丹奏羅於朝與革松結商通俄木丁誘致班滾。在彼時或萬一可望。今見良爾吉伏法。彼亦具有知覺。豈敢復以身試其必不能誘致。可知羅於朝之罪尚不至於軍法從事。伊係內地將弁。仍應遵旨拏解來京。交部定議。以結塵案。朕於此事西顧懸注。日夕焦勞。此次於亥時接到經畧大學士奏摺。辦理已過三鼓。良以經畧大學士勤勞於外。朕中宵高枕。心實有所不忍耳。可傳諭經畧大學士並舒赫德知之。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去歲莊親王緣事罰俸一年。和親王罰俸二年半。裕親王罰俸二年。昨因和親王府失火。已賞銀一萬兩以資修造。因念被火之後。用度自必空乏。著加恩將應罰之俸銀二萬兩。全與寬免。再莊親王。裕親王。所罰之俸。皆已交一季。亦著加恩將莊親王未交之俸銀五千兩。裕親王未交之俸銀一萬六千五百兩。並寬免。○又諭向來命將出師。必有叅贊。此定例也。今經畧大學士傅恒。奉命督師。內大臣傅爾丹。尚書達勒當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著叅贊軍務。經畧大學士傅恒調度一切機宜。和衷採納。務期籌畫萬全。於軍旅實有裨益。尹繼善。策楞。未能在任。著傳諭巡撫陳宏謀。署撫班第。於地方一切事宜。并臺站供億。留心查辦。○又諭臺站關係緊要。今既設有排單。可以沿途挨次稽查。無愆畧刻。但在京須得大員經理。

以專責成。郵政乃兵曹執掌。著交侍郎蔣炳。於報到時。逐一詳悉覈對。如有稽誤。即指名挨查懲究。至軍營事同一體。經畧大學士傅恒。亦酌派司員專司稽覈。庶收發俱有章程。往來不致遲滯。於軍機公務實有裨益。○又諭侍衛富德。伊德於良爾吉案內。承受經畧大學士指示。辦理妥協。伊德於途次隨從行走。又甚黽勉。著加恩俱授為二等侍衛。○諭軍機大臣等。番境之難。乃天生奇險。以為鼠輩窟穴。自朕度之。此事實應早為轉計。從前聖祖仁皇帝三征沙漠。究未親擒噶爾丹。是時諸將無不銳意俘馘。聖祖仁皇帝。因輓運稽遲。不得已下詔班師。其事載在方畧。因命抄出寄看。夫以皇祖之神明英武。當時文武大臣之智謀勇畧。滿兵之驍健果銳。尚不能得志於平坦之沙漠。卷旆而還。豈非限於地遠。勢有所不能乎。今經畧大學士。自問一己之韜鈴若何。同行

叅贊諸人之籌策若何。滿兵之力量若何。顧欲強其所不能。圖其所難得耶。

皇祖之英武超冠千古。至今薄海內外無不仰頌。亦由

聖心知進知退。洞悉機宜。能忘一己之成見。俯納羣言。歸於一是。實乃大聖人萬全無弊之道。可以垂法奕禩。子孫臣庶皆當效法。以朕所見。既知番境之難。即當見險而止。經畧大學士接到朕連日所降諭旨。定必悉化成見。

循理度勢。熟籌長策。慰朕懸注。經畧大學士遠勞於外。朕固時為馳念。然亦不專為此。蓋國家經費不可不節。民力不可不恤。而川省之險遠疲困。不可不思患豫防。朕所見者。遠所全者大。著詳悉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並傳爾丹達勒當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共體此意。○戊午。享

太廟。遣和碩恒親王弘晈恭代行禮。遣官祭太歲之神。○諭曰。左副都御史朱定元。太常

寺少卿鄭其儲才具俱屬平常。難以勝任。著以原品休致。其左副都御史員缺。著葉一棟補授。○又諭詹事府衙門事務簡少。其庶子等官俱設有左右員缺。惟左諭德滿漢二缺。則有左無右。於官制殊未畫一。所有左春坊左諭德滿漢員缺。著裁去。其現任滿漢二員著該部照例以應補之缺奏請補用。○又諭吏部揀選分發各省人員。內同知高沅。趙脊。劉曰寬三員。恐發往金川。規避不到。伊等雖係微員。但受朝廷一命之榮。自應稍知大義。似此有心規避。情屬可惡。著交與兵部限五日內。押赴金川軍營。差委効力。以示懲戒。其上官勳。周祚錦二員。既經補到。引見分發。著從寬免其議處。○諭軍機大臣等。總督尹繼善。現命叅贊軍務。陝甘總督事務。著瑚寶署理。瑚寶奉到諭旨。不必來京。即行赴任。陝省係入川要路。臺站供億等事。關係緊要。應往來查察。以速軍郵。及吏治民情。均宜加意撫

輯實力整頓。以副委任。○又諭經畧大學士傳恒所奏進兵路徑。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想由確加諮訪。體勘情形。有可進之道。但自朕思之。究屬險著。即使可進。亦當先令馬良柱。治大雄。莽阿納。努三。班第烏爾登。哈尚德。哈攀龍之類。摧鋒先入。伊等皆驍勇善戰。能馭士卒之人。繼以傅爾丹。曾歷戎行。以重兵督率其後。使聲勢聯絡。首尾相應。經畧大學士親駐卡撒大營。調度策應。早晚之間。時通消息。方為萬全。賊或因我兵攻其中堅。而防守要害者。皆還兵自救。防禦必疎。經畧大學士即乘虛進據左右山梁。腊嶺等處。與刮耳崖之兵會合。兩路夾攻。可以得志。朕逆料如此。經畧大學士未經奏及。未知果如是否。然此亦僥倖萬一之想。想左右山梁腊嶺等處。碉樓既多。刮耳崖必更完固。設稍見其難。即當持重。若經畧大學士提師深入。則卡撒大營。付之何人料理。自古用兵。未有大帥離營

獨進而付中軍於別人者。假若經畧大學士由黨壩進兵。則傅爾丹尚當留駐卡撒。乃一定不易之理。且行軍原非王道。必當計算短長。舍難就易。思占便宜。斷無因避岳鍾琪爭功之嫌。甘心冒險前赴之理。即使爭功。亦何嫌可避。如謂由黨壩為與岳鍾琪爭功。則由卡撒獨非與傅爾丹爭功耶。經畧大學士躬歷番境。目擊形勢。似較朕為親切。但此番大學士如朕親往。既經具奏。設非盡據實。則不可知。倘皆實在情形。則經畧大學士之所見。即朕之所見。朕既一一洞悉。則朕所指示機宜。與身歷者無異。經畧大學士雖才智穎敏。亦由朕數年以來教導而成。識見何能高出於朕。朕初非以此自誇。實是如此。經畧大學士亦當以朕言為是。心說誠服。凡事遵朕諭旨而行。若以不能親自領兵。孤軍深入。以博勇敢之名。為不滿己意而生憤懣。是乃猶有少年習氣。而非大臣為國家任事者之所宜。

出也。審如是。又非欲與馬良柱、烏爾登等戰。將爭功乎。此大不可也。經畧大學士乃國家倚任大臣。當思於國有濟。若因此小醜。奮不顧身。如所謂不斬樓蘭誓不還者。豈非以珠抵鵲。徒增朕之懸結。而非為國家遠計者耶。其將朕前後諭旨。詳悉體念。熟籌萬全。以副朕殷切垂注之意。叅贊大臣等。皆當共悉。○吏部議奏。班第身任封疆。貽誤軍行。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班第著革職。仍署理四川巡撫。効力贖罪。○以內閣學士觀保兼管國子監事務。○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未。諭軍機大臣等。金川水土惡薄。與內地迥殊。前據鄂實奏。稱人易發喘。須服人參。經畧大學士傅恒亦奏。稱番境氣候不佳。觀此。則蠻方荒徼。非人所處也。明甚。經畧大學士身體素非強壯。所以勤勞罔惜者。惟恃此心之忠誠堅固。然軍中事務繁

多。機宜關係重大。祇賴經畧大學士指揮調度。必應加意愛護。使精神充裕。天下事頗有力。不從心之處。非謂有是心。即能事事周到。食少事繁。古人所戒。可不慎乎。今發到庫參三觔。賜經畧大學士服用。餘照另單傳旨分發。以示朕注念諸大臣之意。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政務。未免因此分心。朕昨御齋宮。偶一檢點。應發之旨。遂有數件。六部為天下政務根本。經畧大學士以閣臣而兼理吏戶兩部。今既專任軍旅。而尚書之在軍前者。吏部則有達勒當阿。戶部則有舒赫德。兵部瑚寶現亦暫留陝甘。而軍機大臣中。大學士張廷玉現以年高。優予休暇。其大學士來保尚書陳大受。汪由敦。納延泰所理之吏戶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屬緊要。而近來晨夕內直。承旨辦理軍前事務。若謂仍能照常料理部件。毫無曠誤。朕實不敢保其必無。而諸臣亦不敢自許。金川軍務一日不竣。則諸大臣一

日無暇。即朕亦不忍更責以曠誤部務之愆。而直隸數省督撫州縣。因供億軍行。於吏治民事。遲延擔誤者。又可想而知矣。從前準噶爾用兵。西北兩路。不過委之大將數人。未嘗聚能辦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間。致曠內外諸務。今金川小醜。何值如此。辦理經畧大學士。即遵朕四月初旬之諭。班師言旋。達勒當阿。舒赫德等。同時返旆。亦須至五月杪始得還朝。尚不免半年廢弛。此理甚明。而朕今始覺悟。實悔其遲。此亦上年運度駁雜之所致也。且今日偶有雨雪。內廷乘輿。猶虞蹉滑。況番境春雪夏澇。跋履維艱。天時地利。皆非人力所能強違。是乃

上蒼特設奇險。以處化外異類。縱令賊酋授首。郡縣其地。而小金川等界處其中。倘更有莎羅奔其人。又復蓄志抗違。輾轉不已。經畧大學士即留駐十年。安能盡殲醜類。而內外諸大臣各曠厥職。悉萃於彼。以成經畧大學士

一人之勇名。有是理乎。經畧大學士宜深為內外政務籌慮。早還朝一日。即可早辦一日之事。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萬幾。不致縈念。此旨實因所係者大。不專為經畧大學士一人。心切懸注。亦不專為四川內地物力難支。實為天下國家寄託重大。不可以一隅而貽誤全局。蓋過猶不及。訥親之退縮。已失之不及。而觀經畧大學士一往之概。若執意不悟。將來恐失於太過。經畧大學士顧可不長慮却顧耶。舒赫德之前往。經畧大學士謂承朕意旨。將力主撤兵。朕是以復遣尹繼善前往。尹繼善未嘗承朕意旨。豈亦先有成見乎。凡事祇論於理當否。理之所在。確不可易。豈經畧大學士至今日。即不當承朕意旨乎。如仍固執已見。則滯於一偏。雖擒賊渠首。傾賊巢穴。於經畧大學士亦有何益。經畧大學士宜翻然改悟。如果恪遵朕旨。心悅誠服。即傳旨令尹繼善回陝。甘之任。俾得綏輯

巖疆如此方見經畧大學士實心為國之誠。可以承受恩典。不然朕即明降諭旨。召經畧大學士還京。以軍事付策楞。岳鍾琪等經理經畧大學士其熟思而審處之。衆贊諸臣著一併傳諭。○禮部奏翰林院應換銀印。現改鑄理藩院印。查無欽定蒙古篆體。應否仍照本文。外藩及辦理西藏一切印信。凡兼寫唐古特字者。均候欽定。得旨理藩院印文之蒙古字樣。不必篆寫。外藩札薩克盟長喇嘛。並蒙古西藏。一應滿洲蒙古唐古特字樣。亦不必篆寫。其在京章嘉呼圖克圖喇嘛等印。滿文著篆寫。蒙古字樣不必篆寫。○庚申。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辛酉。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尚書舒赫德奏。稱將來大兵凱旋。西安一路。夫馬供億。

恐應付竭蹶。聞由川江直達湖廣。一水可抵京師等語。大軍回營。若果水路可行。則備船較備馬為易。著傳諭總督新柱。令其查明四五月間。川江是否尚可行舟。楚蜀兩省船隻。是否足敷雇覓。若溯長江而下。過淮入運。正值漕艘適行之際。是否不致羈阻。由川抵京。水路應需時日幾何。一一詳悉奏聞。再前據新柱奏。所調湖北兵丁。悉會於宜昌。水陸兩路。均可前抵重慶。如夏間封江。難下。改由此路。是否可行。自漢而北。其水程有無別道。可抵京師。不致與漕艘同時擁擠。一併密行查明速奏。○壬戌。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陝甘總督尹繼善議奏。署甘肅巡撫瑚寶奏。調營兵所關草乾銀。已留本營。無現銀攜帶。請先在各臺站支領。俟回營按扣。其銀每日止三五分不等。陝省歉收。即將草乾

酌中定數亦多不敷概於季餉扣除未免拮据應將不敷之數作正報銷凱旋兵口食雖應自備但遠道當差本年食物又貴請每日酌給四分均應如所請又查各臺站看守帳房兵一體應差可否照給口食得旨亦著一體給與○癸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陝省為入川要路其武功以西棧道綿亘較川省尤長所有大兵經過地方一切供億雖絲毫不擾閭閻而夫馬支應未免有資民力前曾降旨將川省已已年地丁錢糧再行緩徵在案其陝省入棧毗連川境之州縣應與川省一體加恩著該督撫查明各該州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緩徵以舒民力該督撫其悉心查辦俾窮黎均霑實惠以示朕軫恤民勞之意○又諭山西雁平道一缺駐劄代州路當孔道現值川省用兵軍務絡繹必得幹練之員方足以資任

使著山東鹽運使明德調補山東鹽運使員缺著巡撫準泰於該省現任道員內揀選一員調補其原掣山西雁平道之汪漢傳交與該撫準泰將揀選所遺之缺題請補授甲子

上詣

壽皇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兇暴綏輯羣番並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畧大學士傅恒前往視師熟察形勢相度攻勦經畧大學士傅恒自奉命以至抵軍忠誠勞勩超出等倫其辦事則鉅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終宵督戰不避風雪擊斃奪卡大著聲威誠為仰副委任朕思叢爾窮番何足當我師顏而機政重大部務殷繁諸大臣皆為此一事馳驅經營經畧大

學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微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即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畧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尚書達勒當阿舒赫德各有部職亦未便久曠總督尹繼善統制全泰邊防繁重著一同回任所有軍營一切事宜交與該省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儘現在兵力足以調派即傳爾丹尚有滿兵在彼亦應暫留殫心籌畫妥協辦理以竣軍務○諭軍機大臣等朕思用兵一事總係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徹兵另有諭旨寄發召經畧大學士傅恒還朝計此旨到日經畧大學士抵營已四十餘日番境所有可進之路自必熟悉而所帶京兵及各路滿兵至者約有三千餘人現在尚乘夜攻碉則滿兵亦必已令其及鋒而用利鈍之勢當已較然果能克捷漸進逼近賊巢成功實有指望此旨不妨

暫留稍待時日或此四十日中續到兵多而經畧大學士辦理又有就緒功有可成即掣回此旨亦無不可如堅碉難破尚徘徊卡撒腊嶺之間即稍進而離賊巢尚遠則遲待亦無可望足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天險非人力可施用兵之道在知彼知己滿兵雖屬驍勇而所長乃在騎射平原曠野實可以一當百若以攻碉則石難飲羽長技舉無可展即據奏石卡守禦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祇斃其半而土兵綠旗死者已十一人傷者至七十餘人若以百人敵一賊則賊徒三千當用三十萬衆有是理乎卡撒腊嶺堅碉如此即予以一月之功未必能克勒烏圍刮耳崖險必更甚即有坦道可以直抵勒烏圍刮耳崖而賊巢仍是堅碉舍攻碉更有何策二千餘觔大礮安能運往施用况懸軍深入歧徑莫測設伏斷後種種可虞險著詎宜嘗試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勞瘁自所不

惜不然則以身所目擊萬無可望之舉欲違其本心勉強從事雖愚者亦不出此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宜固執成見結為癡想今朕所降諭旨名正言順實經再四籌酌見其確不可移經畧大學士遵諭而行於國家已為有益於顏面已為有光況事無鉅細不能全求美善而遠近異勢中外異情直省辦事不如六部六部不如內廷此理易見何況蠻荒徼外何況軍務機宜又何況屢經貽誤

難於措手之會而為所難為欲求快意其將能乎經畧大學士乃國家第一宣力大臣贊襄機務所關綦重早還一日早辦一日之事即達勒當阿舒赫德等亦各有部務豈容久曠從前準噶爾用兵僅委一二大帥金川小醜何值聚如許大臣與之相持經畧大學士整理營盤欲變綠旗風氣今既徹兵則營盤亦無所用而綠旗風氣非旬日可以整頓且亦安能以一人之力遍天下之綠旗而整頓

之耶況人情勞苦則怨生經畧大學士徹夜督戰固由受恩深重圖報心殷不知其然而然即朕意亦謂理當如是然他人受恩舉能如經畧大學士乎大臣或猶知大義然大臣中即有受恩最重而已成負恩者何論隨營員弁又何論士卒今無故而驅之鋒鏑之下其有功可圖者尚踴躍爭先若確知其必不可成而使之捐軀命冒矢石其誰甘之即岳鍾琪之在黨壩奏報多不據實亦因勢處至

難無足深責且此事錯誤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圖則將無及乘此收局猶為未晚若更日引月長無所底止何以善其後部庫帑藏內地民力皆所當惜經畧大學士獨奈何明知錯誤而遷就之且

孝賢皇后念經畧大學士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即朕亦因

孝賢皇后諸弟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

得。是以優加眷遇。今

孝賢皇后服紀已及小祥。經畧大學士理應奔赴行禮。此旨月內可到。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屆期而至。經畧大學士寧或忘之耶。營中諸事。可交與傅爾丹策楞令其次第籌辦。因勢納降。此事原不值經畧大學士親身料理。交與伊等承辦。更為得體。其滿漢官兵。當陸續撤回。各整隊伍。分起就道。酌令岳鍾琪帶兵駐守打箭爐。達勒當阿。舒赫德。亦一同

回任。經畧大學士在營。行師節制。皆衆人所親見。回京後。傅爾丹烏爾登等。自可循照辦理。如不能妥協。咎有攸歸。朕此旨原為收局。傅爾丹等當知領會。如策楞尚未抵軍。經畧大學士中途相遇。亦當以此意密告之。此朕國家大計。日夕懸注。經畧大學士不速還。不可。並非欲經畧大學士之前進。而以此相激。經畧大學士如存此見。是不以誠心視朕。誤更甚矣。朕前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惟

當理而切於事機者方可。然孔子又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其理原互相發明。若不論理之當否。而謂在外即可不受君命。是不明君臣大義。而與不俟駕之言相悖矣。從前訥親在營。惟圖安逸畏縮。諸事並不據實陳奏。朕降旨令其回京。因其本有思家之念。自蹈罪愆耳。經畧大學士行走如此勤勞。辦事如此周到。鋤奸如此妥貼。營伍如此整頓。臨陣督戰。徹夜露立風雪之中。此豈常人所能堪。特召還朝。實出於朕心之不忍。經畧大學士寧不能深體朕意耶。且番境情形。人人共覩。必不可再有遷延。經畧大學士及叅贊諸臣共閱此旨。以為於理如何。於事勢如何。悉心公議。如於理勢尚有未合。不妨據實陳奏。倘無可疑議。自應以遵旨為是。蓋臣不可違君子。不可違父。乃天經地義之當然。不遵朕旨。為人臣者敢當此乎。經畧大學士在京時。觀朕辦理諸事。凡所豫料。是否俱有先見之明。若

能切中竅要。則此事之難易進止。自不出朕之範圍。經畧大學士顧可不熟思而深念之耶。朕於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徹兵之計。今日

皇太后聖母慈諭。此即朕新運順暢之機。適與朕前日向軍機大臣所論符合。實願大學士同此嘉祥也。著將此旨並諭傳爾丹達勒當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知之。○又諭據福建巡撫潘思榘奏稱。制錢攸關民用。各省開鑪

鼓鑄。期於泉布流通。源源利賴。乃不法鋪戶。竟敢剪邊易換。奸商越省興販。至八九十千之多。現據閩縣侯官長汀三縣。拏獲奸販鄭梅梅等。並起有剪邊錢文。及器具碎銅等項。飭發司府嚴審定擬等語。制錢為民生日用所必需。奸棍營私射利。敢將錢質剪銼。偷販外省。以致錢文日少。錢價益昂。殊屬不法。閩廣既有此弊。他省或不能無。著傳諭各督撫。令其轉飭各屬員。留心稽察。如有前項弊端。

立即查拏究處。以示懲警。事關錢法定例。綦嚴。毋得視為具文。虛應故事。亦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又諭前命侍衛鄂實齋。旨交尚書舒赫德。將訥親帶往軍前。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審明於軍門正法。續據福成奏稱。訥親不進飲食。卧床不起。舒赫德過寧羌時。已交法保。押赴川省等語。訥親負恩誤國。宜正典刑。今心知情罪重大。欲求自斃。不得聽其倖免。著傳諭鄂實。如訥親尚在中途。鄂實即暫留成都。催令訥親到日。會同該署撫藩臬及副都統等。宣布此旨。於該處將訥親正法。鄂實仍赴軍營。留住一二日。即行回京。若已過成都。著速行押赴軍營。遵照前旨辦理。鄂實亦於一二日後回京。○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二

實錄卷三十三

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三

乾隆十四年己巳正月乙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允隨奏
稱製造撞牌不惟需費浩繁而且難於定限
甚至物料無處購覓萬難照式製造等語
撞牌一事前因傅爾丹等據副將胡大勇稱雲
南有撞礮棉牌可備兵丁衝敵之用是以議
令豫備今既難於製造著即停止至竹簾棉
牌及棉甲二項長途運送亦覺艱難其已經
完工者可存留該省本營不必運往川省其
餘各處應行停止著該部知道欽此

教諭

乾隆十四年己巳正月乙丑

實錄卷三十三

二

上諭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張允隨奏

稱製造撞牌不惟需費浩繁而且難於定限
甚至物料無處購覓萬難照式製造等語
撞牌一事前因傅爾丹等據副將胡大勇稱雲
南有撞礮棉牌可備兵丁衝敵之用是以議
令豫備今既難於製造著即停止至竹簾棉
牌及棉甲二項長途運送亦覺艱難其已經
完工者可存留該省本營不必運往川省其

未完工者。亦著停止製造。現在雲貴赴川之兵。已經降旨。若於二月初十日以前。可出桃關者。始令前赴軍營。其在初十以後抵川者。即行遣回。著傳諭張允隨知之。至副將胡大勇。令張允隨送部帶領引見。又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此行本欲得勒烏圍。刮耳崖。擒莎羅奔郎卡。蕩平賊境。懾服羣番。乃愜初願。今奉旨召還。進京佐理一切。未獲如願。其忠忱奮發。抑而未舒。然自朕思之。成功萬無可

實錄卷三十三

二

望。如賊境堅固。經畧大學士亦奏稱進取不可專事攻碉。且云攻碉則經年亦難克捷。是經畧大學士已目擊而心知之。且一再試之。有不深見其斷不可為者乎。經畧大學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堅。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別有坦道。可直趨賊巢。而賊巢仍是堅固。舍攻碉計將安出。是賊據地利。萬無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辦理實屬錯誤。及早收局。信泰來之機。朕改過不吝。經

畧大學士亦當恢廓見識。為國家遠大計。金川小醜。實所謂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何值如此。辦理無論不可成功。即萬分有可指。望亦不值。經畧大學士在彼久與相持。況因經畧大學士宣勞。蠻獫狁心。日夜懸注。皇太后因朕籌畫憂勤。又致

聖心。日夜懸注。此事之在國家。毫無關係。而致上厪

慈懷。朕心何以克當。朕心如此。經畧大學士又

實錄卷三十三

三

何以克當。番夷異類。無足比數。不特朕為天下主。不必介意。即經畧大學士社稷重臣。視此亦奚啻霄壤。豈有以天子倚毗。中外仰望之身。而專致力於彈丸一隅之地乎。經畧大學士此役。若係循分辛勤。朕猶以為義所當然。而此番跋履關山。侵冒風雪。勞瘁自甘。動輒達旦。依古以來。未見大臣有如此出力者。心良苦矣。分已過矣。朕雖欲不為懸注。其奚忍乎。即如經畧大學士初二日奏摺。稱明日

回營查辦再奏此十四日辰刻所接報也以日計之初三日之奏十五日即應早到今已十六日酉刻矣尚未接到意者攻勦其正殷乎精神其不繼乎抑臺站遞送其有誤乎兩日中朕何時不為遙望何在不為慮及即以朕焦勞而論縱殄滅金川亦奚足以償萬一耶夫鼎彝珠玉人所寶愛猶什襲藏之何況棟梁柱石之大臣大學士張廷玉曾經宣力朕加恩優待前日降旨亦以此相比何況經

聖學

四

畧大學士年力壯盛贊襄之日方長實國家所不易得朕豈肯以將來五六十輔弼良佐而令其殫窮年之力專辦一無足輕重之番苗耶經畧大學士受朕深恩勞苦出力朕心已為之不忍達勒當阿等諸大臣及侍衛人員受恩豈能悉如經畧大學士朕心之不忍殆有甚焉經畧大學士一日不還朝諸人相隨於金革險巖之地亦一日不得寧息軍民之勞瘁亦一日不得休歇經畧大學士顧

能忍之乎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辦理訥親一案初非豫有定見而輾轉以致於不可解免近日徹兵之計初猶未免希冀兩日來反覆熟籌灼見其必不可易可見朕經理庶政初無成見

天

地神靈鑒臨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朕且不能違

天以直行己意經畧大學士欲違朕以固執成

聖學

五

見其將能乎朕兩日來所降諭旨為經畧大學士計委曲詳明遵諭而行則諸事妥協所謂順天者昌吉祥善事無踰於此若必為所難為向後作何收局可不為之寒心經畧大學士接到此旨宜於理勢之間加意審量不必少存憤激之念慰朕數千里拳拳至小金川雖屬恭順而行者荷戈操甲居者供億餽餉勞績當酬况番夷之性惟利是嗜所有帶往備賞之物及現在存積米糧既不便運回

終棄於無用。不若酌量犒賚。以勞番衆。經畧大學士回程。經過時。宣旨賞勞。更當加意防範。丙寅諭王大臣。金川用兵一事。朕從前實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訥親前往。謂與朕親往無異。彼時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據實奏聞。原可片言而定。詎意訥親惟圖安逸。高傲乖張。不恤士卒。而賊境之艱阻。從未一言奏及。與張廣泗同一挾私朦蔽。以致糜帑勞師。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經畧大

學士傅恒

六

前往相度機宜。大學士傅恒兼程抵營。衝冒冰雪。跋履艱辛。籌畫諸務。妥協周詳。且歷陳山川形勢。有云。臣隨侍車駕。所歷諸山。從未見有此險峻者。大學士傅恒身膺重寄。銳意成功。所陳不過十之四五。而朕詳加籌度。看來堅碉奇險。實非人力可施。即據奏謂專事攻碉。一年尚難必克。意欲領率精兵直搗刮耳崖。無論未能剋期前進。即使經由無礙徑抵崖前。而彼地碉樓必更完固。守

禦必更嚴密。亦非必勝之算。從前西北兩路用兵。歷有數年。

皇考洞悉道途。遼遠難於必克。特召諸王大臣面詢。進止彼時。朕首先陳奏罷兵之議。蒙皇考俞允降旨。班師蓋準。噶爾所恃者。遠金川所恃者。險兩者相較。其難畧同。若明知其難而執意攻勦。多費帑金。久苦士卒。是反為賊人所愚矣。況經畧大學士傅恒公忠體國。為朝廷股肱之臣。將來在朕左右。資其裒贊。為

日正長

五

以區區小醜。久勞賢臣在外。朕心實有所不忍。即使終能蕩平。此時亦當權其輕重。早定成算。在經畧大學士之意。或以未能如從前厄爾德尼昭之克捷。遽行班師。意有未愜。此又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準噶爾率其醜類。輕犯近邊。故我師得以斷其歸路。奏此大捷。今金川逆酋藏匿巢穴。固閉不出。若遠駐重兵。曠日持久。待其自出。而剪除之。斷無是理。彼果離其巢穴。或至小金川。打箭爐

等地何難一舉撲滅乎。經畧大學士傅恒一到軍營。即將起釁之奸細良爾吉阿扣等明正典刑。又親身督戰。屢克賊碉。整頓綠旗積習。並將情形據實入告。即此已可為宣力効忠之成績。正不必以未即殄滅逆酋為歎也。朕意此時宜定徹兵之計。軍務為國家大事。當詢謀僉同。方可定議。王大臣等可通盤籌酌。詳議具奏。或以為費帑勞師已非一日。滿兵現在雲集。及鋒而用。尚可進取。未便遽行停徹。亦著各據已見具議以聞。旋議王師除逆安邊。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經奏悉。限於地勢。詎可勞師糜帑。從事於人力難施之荒徼。應請徹兵。召經畧大學士還朝。從之。○又諭曰。傅爾丹會同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賊營險峻。從前皆務攻碉。糜費無功。今當練兵深入。直抵刮耳崖。設卡扼其出路。列兵截其救援等語。大學士抵彼未久。祇期滅賊成功。故為此奏。傅爾丹久在金川。深悉情

形。經歷戰陣。諸當酌量妥協。今惟迎合經畧大學士。不論事之可否。竟欲冒險直抵賊穴。沿途賊衆肯容過耶。縱過而賊從後截我歸路。奈何。且如傅爾丹所請。伊能自保必能耶。即勉為之。朕終不以為然。況傅爾丹前在科布多軍營。因輕於引兵躁進。攻準噶爾。幾誤大事。今於金川又復如此。伊將欲辱國乎。著嚴行申飭。○又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自抵軍營。即誅渠魁。克碉卡。軍威大振。賊首窮蹙。求降。經畧大學士志期殄滅種類。欲俟各路兵丁齊到。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蠢爾窮番。何足汙我斧鑕。既已乞降。允宜網開三面。且經畧大學士心膂重臣。久勞於外。朕心實為不忍。已降旨召令還朝。贊襄機務。所有納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隨宜酌辦。內大臣傅爾丹暫留統領滿兵。陸續撤回。其各路滿漢官兵未抵營者。於所至之處。著班第紀山高越知會統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營。不

必前進。沿途督撫仍照去時成例一體妥協。照料供應。毋得玩視。著傳諭直隸山西河南陝甘雲貴各督撫。併西安將軍成都副都統知之。至大兵既經撤回。軍糈亦無庸輓運。著一併傳諭班第兆惠高越等。令其酌量悉心妥辦。錢糧關係緊要。毋得任聽運糧官役乘機滋弊。又諭朕已降旨班師。其東三省兵丁尚未到營者。著由原路撤回。領兵之副都統侍衛等。奉到此旨。沿途嚴加約束。不得滋事擾民。又諭據納敏奏稱。有駐防德州城守尉之筆帖式富森到署。假捏奉委前往湖廣採買船隻木料。及詰以委牌。則情詞閃爍。毫不足憑。除委弁押送回旗外。請交部察議等語。現任旗員並無部照旗咨。擅敢私出外省。招搖撞騙。殊干法紀。自應嚴審治罪。乃納敏僅請交部察議。甚屬徇縱。著傳旨申飭。

丁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經畧大學士傅恒秉心忠亮。勇畧超羣。自奉命以來。晨夕勞勩。辦理諸務。妥協精詳。一抵軍營。即能申明紀律。振作士氣。殲除姦慝。屢克堅碉。賊酋窮蹙。乞命經畧大學士傅恒。志期一舉蕩平。不肯允降。朕思蠡爾窮番。何足汙我斧鑕。宜宏解網之仁。以示如天之量。已允王大臣等所議。召經畧大學士傅恒。班師還朝。其納降善後事宜。交四川總督策楞辦理。朕恭請。

皇太后聖母萬安仰蒙

垂詢。朕以班師納降具奏。欽奉

慈諭。息農寧邊。乃國家太平長策。皇帝御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聞。因係軍國重務。時厯予懷。近見皇帝宵旰焦勞。尤為注切。今既下詔徹兵。實我大清國景運興隆。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大學士傅恒忠勤宣力。謀勇兼優。成績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獎勵。予心如是。皇帝以為何如。朕

念經畧大學士傅恒殫心為國實冠等倫超錫五等之崇班允協酬庸之盛典仰遵

慈諭封為忠勇公銘勲冊府光我邦家朕實嘉焉又諭曰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現在召令還朝二月初旬即應星馳就道策楞身任封疆所有軍前一切善後事宜皆該督專責至莎羅奔郎卡蠢爾番蠻窮蹙乞命不足煩經畧大學士忠勇公躬親受降即交策楞承辦當傳檄番酋諭以現在勁旅雲集鼓銳

深入必無遺種既能審知順逆哀籲求生總督係地方官番民皆所控馭不忍爾等無知扞法駢首就殲用是仰體聖主如天好生之心代為奏請網開三面俯准納降如此辦理較為得體其滿漢官兵次第退徹應會同傅爾丹岳鍾琪等加意照料令其分起遄歸務期妥協約二月中旬諸事可以就緒從容再回成都小金川年來運餉從征甚為出力但逼近賊巢結怨頗深宜為之防護馬良柱向

著威名賊酋所憚應量給兵二三千人駐守數月俟番境寧帖然後撤回岳鍾琪令於三月內由黨壩旋師酌帶兵四五百人駐守打箭爐防禦邊疆其應於何時回任奏明請旨再前諭傅爾丹令其暫駐卡撒俟滿兵到齊相機前進得一二勝陣方回今思既已班師此舉竟可不必傅爾丹即同內大臣班第及烏爾登法丑等亦於二月中旬帶領滿兵陸續回京又諭從前調往金川兵丁道遠人

眾回程之際兵心不免稍生懈弛現已傳諭領兵官弁等令其嚴加約束不得擾及閭閻該督撫身任地方各宜留心照前往來督率以資彈壓毋令滋事又諭此番軍需因辦理之始章程未協以致支費浩繁視從前西北兩路尤為浮濫今已納降班師自宜通盤稽查支銷均歸實際尚書舒赫德職司邦紀綜核是其專責歸途著暫留成都會同兆惠班第督率署藩司高越將用兵以來一切軍

需銀米支用各款逐一徹底清查具奏毋致絲毫侵冒。其部撥及各省協濟銀兩自上年十月後已解交六百三十餘萬。此項銀兩除現應支發並應少加寬裕留備該省各地方貯用外。如有多餘。即於陝甘山西附近四川省分查明協解原案數目酌量分撥以資儲備。其有解赴中途尚未抵川者並於所至之處就便截留既可節省運脚又可補苴庫項殊屬兩便。其糧米一事已解至軍前者昨有旨傳諭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令其酌量賞犒小金川番衆未經起解者或應存貯省城或應分撥各省州縣補倉貯之虛耗亦宜會商妥辦。舒赫德俟辦有就緒先行來京餘交兆惠詳悉料理完竣再行回部辦事。又諭川省自用兵以來督撫大員因供辦軍需於內地吏治民瘼不能專心經理今既納降班師軍務漸竣地方關係緊要應加意拊循綏輯署撫班第俟總督策楞回至成都助理

月餘該督酌量可以回京時令其來京至藩司為通省承宣大吏朕看紀山才具較高趙稍遜四川布政使員缺仍著高越署理紀山著回京以副都統用。又諭自用兵以來已逾二載將弁兵丁有攻碉奪卡奮不顧身以致陣亡者深堪憫惻著策楞傅爾丹岳鍾琪等詳悉確查具奏交部從優議卹。又諭金川軍務所有在軍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與有成勞宜加獎勵著交策楞傅爾丹岳鍾琪等分別等次奏明交部從優議叙至軍機大臣等受朕指示承辦軍營事宜晨夕罔懈亦著一體議叙。又諭前因武宏緒貽誤軍行馬匹降旨革職枷號嗣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川省馬匹實係短少武宏緒並非有心貽誤但年已就衰過猶有因朕以軍興之際不可不嚴懲示儆未允大學士之請今既經班師著照所請免其枷號至鹿邁祖因漠視軍務搖惑衆心經班第叅奏枷號

示衆。今念川省用兵二載。民力疲憊。此等情形。皆經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明。亦著加恩釋放。此外有似此獲罪者。俱著大學士查明。照此辦理。○戊辰。諭王大臣。金川用兵一事。朕初未知地既險遠。碉復堅峭。是以先後遣張廣泗。訥親前往籌辦。攻勦事宜。乃伊二人措置乖方。貪婪挾詐。並不將實在情形入告。經朕洞察其欺蔽。貽誤重罪。明正刑章。更命經畧大學士傅恒視師。經畧大學士傅恒秉志忠誠。不辭勞瘁。辦理庶務。妥協周詳。甫抵軍營。即梟斬起釁渠魁。申明紀律。整頓營伍。親身督戰。露立風雪之中。連宵達旦。攻克碉卡。賊首窮蹙。乞命。而經畧大學士傅恒志期殄滅。惟欲銳師深入。一舉蕩平。朕思金川荒徼。彈丸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而崇山天險。非人力可施。歷據經畧大學士傅恒陳奏。且自用兵以來。一誤於張廣泗。再誤於訥親。以致賊番添碉增卡。防禦益嚴。譬

如病者再易庸醫。已成痼疾。雖遇倉扁。難起膏肓。而內地民力。未免拮据。帑項撥協。已為浩繁。均宜顧惜。說者謂小金川小醜。介處羣番之中。或慮其蠶食同類。不知各土司分疆列守。力敵勢均。番衆各衛其主。非賊酋所能吞噬。今鼠處穴中。無從搜捕。而經畧大學士傅恒宣力効忠。成績已著。朕仰承皇太后慈訓。晉爵銘勲。此即擒獲莎羅奔郎卡。亦何所加。且機政殷繁。部務綦重。倚毗方切。是以召令還朝。其納降諸事。原應地方官經理。非重臣所屑。今已降旨。悉委該督策楞承辦。朕指示機宜。前此惟軍機大臣等數人與聞。昨召莊親王等面加諮詢。據議以為召還重臣。納降班師。誠為允當。朕思軍旅重事。理當詢謀僉同。因特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將朕前後所降諭旨。及經畧大學士傅恒并軍前大臣奏摺。令其閱看。公同詳悉定議。朕辦理此事。是否悉合機要。如或以為大兵將

次雲集聲威已壯。當乘破竹之勢。成拉朽之功。應如經畧大學士所請。事在垂成。不宜中輟。亦各據所見具議以聞。朕將裁酌焉。旋議金川地勢。詰屈幽深。其衆如鼠伏穴中。師久糧費。民力艱難。上縈聖慮。即掃穴犁庭。而地不足入版圖。人不足供賦役。於天朝無所加益。現已斬渠破碣。捷書頻至。宏開湯網。詔下班師。實為億萬年社稷蒼生之慶。至恐以功在垂成。中棄可惜。臣等詳加籌議。王師綏遠安邊。必無盡殲醜類之理。而番酋懾服。邊境敕寧。已為非常偉績。與功棄垂成者不可同日而語。如慮徹兵之後。或有蠢動。現奉旨將軍營事宜。并善後一切。另交大臣熟籌妥辦。該大臣等必能於番漢交界處所。添設卡汛。彈壓遊巡。最爾窮番。萬萬不能飛越。倘愆不畏死。自離巢穴。一旅偏師。即可斬俘立盡。視大兵久駐。必欲刻期掃蕩者。難易懸殊。班師之旨。上協天心。下孚衆志。臣等意見。並無參

差。從之。○又諭前因川省運糧需員。差委揀調河南等省現任道府同知三十七員。令馳驛前往。以資驅策。今軍威已振。賊酋窮蹙。乞降。大兵全徹。則軍糧已無需輓運。所有前次揀調人員。可不必前往。如有已經起程。或至陝省。或入川境。各該督撫。亦諭令即於該處回任。均係現任人員。各有地方之責。不容曠廢。著將此旨速行傳諭。各該督撫等知之。○又諭朕前降旨。將訥親於軍前正法。後經傳諭鄂實帶往成都。會同地方官辦理。如訥親已過成都。即催赴軍營。照前旨辦理。今大兵既徹。不必前往軍營。著於此旨所到之地。如係府縣。仍即會同該地方官。將訥親正法。倘無官員之處。鄂實即係欽差。竟行宣旨正法。後告知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尚書舒赫德。可也。○己巳。諭據奉天府府丞陳治滋奏。稱上年有胃痛之疾。近來每月數發。諸事不能查辦。請解任回籍調理等語。奉天地處關

外官斯土者恒不樂久居。況道府以上因病解任調理。其應否回籍。向例當具題請旨。今陳治滋即患病屬實。亦宜候旨遵行。豈有擅行自定回籍之理。陳治滋著解任。即留奉天調理。其府丞員缺。該部照例開列具題補授。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尚書舒赫德所奏。酌辦滇黔陝甘官兵。并雲梯川陝及已到三起滿兵抵川月日情形一摺。朕思各路官兵。現在停檄。前有旨傳諭舒赫德等。令於官兵所到之處。即由原路分起回營。想伊等接到此旨。自必遵辦。至滇黔抵川兵丁三千五百名。暫留成都巡防之處。俱可不必。應遵前旨。即行遣歸。倘經畧大學士傅恒仍欲調用。或稱一面奏明。一面調遣。亦未可知。著舒赫德傳諭領兵官員等。遵奉朕旨。不必聽調赴營。舒赫德接到此旨時。計已將抵軍營。或於牛廠沃日間。可與經畧大學士相遇。即一路同行。回至成都。舒赫德或暫駐料理交辦諸事。

至所奏官兵由水路回營之處。原因五六月間禾稼遍野。恐致蹂躪。兼可節省馬匹。今既即行撤回。其所到之處。遠近不一。且川楚兩省船隻。一時驟難雇備。水路紆迴阻滯。更費時日。自以仍由原路為便。著傳諭舒赫德班第知之。軍機大臣等奏大兵已徹前差侍衛德山解送之長鉞箭一萬枝。應令解回京師。得旨。此項長鉞箭。不必解至京師。德山接到此旨時。若與西安相近。即交將軍博第。與四川相近。即交副都統卓鼐。以備該處之用。

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金川徹兵一事。前兩次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後所降諭旨。及軍營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見具議以聞。據伊等合詞。公奏僉稱。揆理度勢。徹兵之旨。誠為允協。朕復細加體訪。中外人情。並無異議。且有謂市井閭巷之人。咸為

欣悅者。此事朕志先定。絕無游移。又復詢謀僉同。足見理勢當然。確不可易。惟是昨接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傳恒初九日奏摺內。仍有成功不成功。回來俱不必論之語。與前奏所謂心悅誠服。殊相矛盾。已經明切指示。想能體悉朕意。星馳赴闕。且大兵停徹。無可展布。亦無可繫戀矣。經畧大學士所奏。固由報國心殷。務期殄滅渠魁。以快初志。或亦因訥親聞命即歸。經朕譴責。以此為鑒。則可不必經

畧大學士此番行走之勤勞。辦事之勇往。陳奏之據實。視訥親之偷安高傲。朦蔽欺飾者。相去霄壤。朕於臣工功罪賞罰。出於大中至正。經畧大學士此番不特朕嘉其實能宣力。實足報恩。試問之軍營將士。皆以為視訥親何如。即返而自思。亦以為何如。殊不必更為此慮矣。且據守備楊自功。周郁。稱賊寨週圍約三四里。石牆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內有碉房十餘座等語。如此堅固。豈易攻克。無論

沿江仄徑。不能直抵賊巢。即使竟達刮耳崖。將坐困石城之下。進退無據。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順意之事。此中峯直壓之策。知經畧大學士出於無可如何。而意中亦未必自謂萬全妙算。倘仍欲僥倖有成。豈非大謬。經畧大學士更不必以未擒莎羅奔郎卡。未破勒烏圍。刮耳崖為歎。蓋金川用兵。不出於冒險。則出於因循。因循則糜餉老師。耗竭元氣。固失之不及。而冒險則奮不顧身。民命國儲。輕於

一擲。又失之太過。過猶不及。於國事無益有損均耳。今經畧大學士將彼地情形。據實入告。朕酌定罷兵之策。俾內地民力得以休息。部庫帑項得以搏節。養和平之福。培萬年之基。其功視傾巢殲醜。輕重為何如耶。至徹兵各事宜。尚須詳悉經理。經畧大學士既遵旨。即日就道。不必留辦。可一一交策楞。傅爾丹等。令其酌量次第分佈。務合機宜。如馬良柱帶兵暫駐小金川。岳鍾琪駐守打箭爐。朕前

所指示者。不過大槩。至一應防範。均宜隨時料理。期於周密。臺站照舊安設。軍營事宜。照舊間日奏報一次。俟有就緒。或三四日。或五六日一次。以漸而減。朕心懸注。必俟諸大臣俱回至成都後。始可釋然。再連年用兵以來。所費軍需銀兩米石。實為浩繁。其中難免浮冒。侵漁諸弊。經畧大學士可諄囑舒赫德策楞徹底清查。俾歸實用。毋任濫銷。又雲貴督撫等會奏。派雇長夫背運軍裝。一時趕辦不及一摺。雇夫遠涉。勢所難行。今既徹兵。自可毋庸置議。然辦理之拮据。即此可見。知難而退。知過而改。乃所謂不遠之復。若成見不化。必欲為所難為。如前所陳。由中峯直壓賊巢之策。必至不可收局。是迷復矣。經畧大學士奈何以盡善盡美之事。為未慊。而轉圖萬無一成之功耶。經畧大學士又奏。陝省官民。即有疲玩之習。川民凋敝。不由用兵等語。此亦經畧大學士偏於必欲成功。故如此立說。其

實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屬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何況川陝。頻年供億。寧得謂凋敝不緣用兵。此豈由衷之言。果爾則是昧於事理。直是糊塗矣。但觀過知仁。經畧大學士實欲為國家宣力。則此心可以共諒耳。今惟遵旨迅速還朝。其他概可勿問。倘徘徊不前。將擁重兵於外。欲何為耶。張允隨等摺並抄寄。○士申。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克捷金川後。欲留兵駐守。不過謂費力所得之地。不可棄擲。亦冀一勞永逸之意。並非必欲如此辦理。續據經畧大學士所奏。駐兵之說。尚須酌議。則是勢必有不可行者。今既定議。允降班師。惟令馬良柱岳鍾琪分駐小金川。打箭爐。以為漸次全撤之地。則駐兵之論。自不必復議及矣。如守備楊自功。周郁所言。石牆高厚。萬難攻破。即使唾手可得。而我兵必不能駐守。

若盡行拆毀。又當費幾許人力。若復以委之小金川。或他土司。是為之增碣擴地。借寇兵而齎盜糧。且拆後木石仍存。重修亦易。是勞而得之。復不得不委而去之。亦何苦而為此無益之舉耶。今惟徹兵一事。當詳悉妥辦。從前所調川兵。原非精壯。畏賊如虎。積習已然。且勞役日久。疲困不堪。當此衆兵停徹之時。獨留伊等隨營駐守。更非所願。倘驅以禦賊。勢必挫衄。自應將在營舊駐守者。即令撤回。

前據高越奏。成都現有召募新兵。即照數補調更換。其到營未久者。則可不必。至馬良柱駐守小金川。岳鍾琪駐守打箭爐。原以防賊番之侵軼。來則禦之。去勿窮追。並非欲其進攻。不必更存立功之想。著經畧大學士傳諭策楞。令其密諭岳鍾琪馬良柱。共知此意。其餘一切事宜。或朕有籌慮未周之處。經畧大學士一面與策楞妥酌而行。一面詳悉具奏。朕前諭所云。垂成之功不可棄。難成之功不

可圖二語。乃係未悉情形。尚欲得一二勝陣。故有是言。今則惟有難成之功不可圖一語矣。經畧大學士宣力效忠。勤勞懋著。成績昭然。朕因經畧大學士據實備陳番境形勢。得以洞悉艱險。納降罷兵。紓民力而裕國儲。培養元氣。永奠鴻基。其功在社稷者甚大。若乘危不顧。冒險直前。縱幸得志。鋒鏑之下。傷損實多。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者。此不過古名將如霍去病輩。武臣秉鉞者所為。在傅爾

丹岳鍾琪等。立志效法。或屬職分當然。經畧大學士輔弼重臣。豈可與赴桓驍果之士。爭一日汗馬之勲耶。即所謂川民凋敝。不由用兵一語。亦屬錯誤。民為邦本。必使休養寬裕。婦子盈寧。是以古聖王視民如傷。良臣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如以為民勞未即生怨。可保不滋事端。欲於困憊之餘。更為快意之舉。罔卹民力。罔顧後艱。是經畧大學士獨任其過而已。窮兵黷武。朕斷有所不為也。

今經畧大學士功已成矣。名已著矣。遵旨還朝。贊襄機務。晉封受爵。垂譽旂常。朕亦恭承天意。獨斷宸衷。柔遠能邇。端拱太平。載之史冊。寧不有光。更何事殫精竭慮。以倖難成之功耶。馬良柱從前奮勇克捷。若張廣泗添兵數千。早能奏績。其威名為賊酋所畏。此番頗能出力。經畧大學士曾經奏聞。應授為建昌鎮總兵。賞戴花翎。以示鼓勵。莽阿納著來京另用。或四川總兵中有不如彼者。經畧大學士酌量調用亦可。再調往川省運糧之道府同知。大兵停撤。已令各回原任。各該省無須多員委用。現在分發之道府同知。未起程者。令其帶領引見。另行酌奪。又哈攀龍鮑成龍原叅之案。其中不無屈抑。據經畧大學士奏明。已將哈攀龍開復。鮑成龍亦允釋放効力。此外尚有似此誣叅。應予昭雪者。經畧大學士即交策楞等據實詳查報明。或於途次。或到京後。覆加覈定。奏聞請旨。不必因此稽延致

誤三月初來京之期也。○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拉布敦為工部右侍郎。○甲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命都察院副都御史陳惠華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景伊尚書房行走。○改建潁州府考棚。知府衙署阜陽縣衙署監庫典史衙署。○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密奏。籌辦莎羅奔郎卡乞降一事。朕思莎羅奔郎卡非良爾吉素屬內附。現在隨征者可比。雖云窮蹙求活。豈不慮及一離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為嘗試。亦未可知。即果係賊酋。而以處良爾吉者處之。不惟隨從之衆一時情急生變。縱使辦理得宜。防範嚴密。而彼中人心固結。必復別有推戴。其讐恨深切。力抗堅拒。更倍於前。若必欲痛斷根株。非一二年不可。豈有以國家元臣久駐荒徼。與窮番相持不解者耶。且經畧大學士目下籌辦此事。如業有就緒

則已不然。即當遵朕前旨。交與總督策楞。聽其隨宜納款。收局為妥。經畧大學士接到諭旨。星馳還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時日。此事本不值經畧大學士親辦。策楞受降。與經畧大學士受降何異。況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古名將多知此意。經畧大學士其善為之。至中峯壓下之策。萬無可行。經畧大學士奮勇直前。想因我滿洲舊風。以果銳克敵為尚。當時如親王貝子。且躬在行間。不避矢石。即

太祖

太宗亦嘗親御六師。四征不庭。在開創之初。勢有不得不然。今則累洽重熙。六合在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朝廷固自有體。即如漢之光武。滹沱麥飯。蕪羹豆粥。始亦親歷兵艱。繼膺大寶。偶有徵發。悉事推轂。良以因事通變。合於經常。乃萬世不易之道。今金川小醜。不過穴中鼯鼠。即跳梁犯順。遣一偏裨。如馬良柱

等致討足矣。雖總督尚可不必親行。況經畧大學士乎。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實限於不知。小題大做。不知何以辦理。至此經畧大學士果能曠觀遠覽。亦當知此舉之不值一辦。轉為重視。莎羅奔。郎卡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允降班師。實為至當。經畧大學士歸期。一日未經奏報。則朕一日不能釋然。著傳諭知之。福建道監察御史金相奏。一。各道御史稽查各省事務。宜徹底分清。以專職守。

一。照刷卷宗。戶部三庫月摺。與各衙門支領原稿。既按月交江南道磨對。應將每年送刷上年支領給發原摺原稿停止。一。呈進經史人數多寡不齊。請先翰林。次詹事。次六科。次各道。周而復始。一。三品以上降革開復。宜令吏部每年查明彙題。得旨金相此摺。著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議奏。至進呈經史一事。朕初意欲博綜古義。廣挹羣言。以成執兩用中之治。且可因言觀人。究悉諸臣學識之高下。心

術之真偽。其有闡入時政於事理未當者。間加訓飭。自舉行以來。諸臣按日奏御。朕一一披閱。十餘年於茲矣。所稱洞達天人。發明道奧者。亦殊不概見。茲據御史金相奏稱。分班進書。人數多寡不齊。請均勻輪派。則是以進書為煩苦。朕前亦聞有此論而不信。今金相既顯為此言。是諸臣未必不各有此見。且已行之十餘載。漸成故套。進呈經史之處。著停止。所有積年留存諸摺。交南書房翰林擇其有裨經義政治者。薈萃成編。用廣中秘之藏。朕將親覽焉。尋議。一六部向係河南。江南。浙江。山西。陝西。京畿。六道稽查外省題咨案件。一無滲漏。若以六部彙辦之事。須查明省分。分送十五道。則十五道有行查六部之責。部務皆須按查分送。冊籍繁瑣。無益公務。一江南道稽覈月摺事宜。凡各衙門支領原稿。責令與三庫給發原摺磨對。而每年八月。將上年辦過卷宗。造冊送京。畿道照刷。所以防遺

漏而察弊端。事關出入錢糧。慎重周詳。不應停止。惟所稱官員自陳開復。非所以崇廉退。示百寮。應如所請。凡在外督撫。在京三品以上。降革留任。扣滿年限。隨時咨報吏部。行查彙題。從之。朝鮮國王李昉。奏進奉到冊。謚孝賢皇后。詔書賀表貢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此次隨表方物。准作正貢。該部知道。又奏進奉到冊。謚孝賢皇后。詔書謝表貢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此次隨表方物。准作正貢。該部知道。以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博倫岱。為正黃旗護軍統領。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稱番衆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籲。經臣開誠曉諭。十五日。又遣伊頭人來營。并送還槍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郎卡。若親縛赴轅。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

地還朝獻俘等語。朕思番酋本屬化外。無足深較。而馭番之道。惟當開示恩信。使之弭首帖耳。革面革心。庶足綏靖蠻氛。永無攜貳。今莎羅奔郎卡面縛歸誠。在經畧大學士傅恒受鉞專征。志期執馘。但既對衆曉諭。許以不死。若繫之檻車。獻俘闕下。法當懸首藁街。縱賊首罪無可赦。而羣番環視。且畏且驚。不若昭布殊恩。網開三面。著於諭旨所至之處。會集文武大小官員。宣示綸音。解縛釋放。並遣弁兵押送回巢。告布羣番。令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孚。恩威並著。包含無外。邊徼由此永寧。經畧大學士傅恒宣力巖疆。成績茂著。宜加優叙。以示渥恩。今據繳還封公諭旨。瀝情懇辭。國家酬庸晉爵。令典攸昭。五服五章。非朕所得而私。亦非經畧大學士所得而辭。且綸綍所宣。風行海寓。久頒成命。未便收回。經畧大學士傅恒其勉遵朕旨。式克欽承。還朝襄贊。以副倚毗。著將此旨。一併

曉諭中外。原摺併發。命吏部右侍郎介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觀保。以原銜充經筵講官。○丁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南掌國王烏孫奏。下國比年豐稔。雖未屆貢期。恭聞採買象隻。敬進牙象。得旨覽王所奏。具見悃忱。知道了。該部知道。○戊寅。諭據蘇松水師總兵王澄奏。稱押運赴閩米石內。有江省二幫船戶莊順興。裹米一千一百石。於上年十二月初十日。行至浙江寧海鎮屬西壠山外大洋。遭風擊碎船隻。米石盡沒。臣職司運務。咎難旁貸。請借江南附近海口之州縣倉米。解閩補數。於臣養廉名糧內。按數扣還等語。此項運閩米船。若係水手人等。疎忽懈弛。駕駛不慎。以致沉失米石。在押運官弁船戶人等。固應治罪追賠。即王澄失於查察。亦當一體按分賠補。如果外洋陡遇颶風。撞礁漂沒。則是人力難施。非在

事諸人之咎。著交總督黃廷桂確實查明奏聞請旨。至所奏附近海口州縣倉米內。借出運閩補數之處。可不必行。一併傳諭知之。吏部議覆兩江總督黃廷桂奏稱。各省督撫衙門筆帖式。定例祇與在京筆帖式較俸陞轉。並不調京。保題概不得與。請照將軍衙門筆帖式例。滿六年者。督撫出具考語送部。遇本旗各部院筆帖式缺出補授。未經得缺之前。籤掣分派行走。應如所請。從之。是月經

聖旨奉

旨

畧大學士傅恒奏兩淮鹽政吉慶小有聰明。本非大器。但尚知畏法。辦事亦勤。為蘊著所叅。竟以貪敗。臣因策楞曾官江南。細詢吉慶在兩淮物議如何。據云無甚議論。並聞吉慶告伊云。漕督蘊著以宗室大臣。與鹽商交好。臣有所聞。不敢容隱。得旨如何。朕如今實難信人矣。所以恐屈吉慶。並未辦理。今若問吉慶。又恐已知蘊著之叅。已而挾仇。只得將此奏並硃批交黃廷桂。憑公物色耳。亦令圖拉

聖旨奉

旨

畧為訪察。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四川自用兵以來。官則調派去任。分辦軍糧。米價昂貴。採買維艱。運米送兵。雇夫更累。購備草豆無項可支。至以得叅為幸。兵則汎防幾無一人。存城老弱。萬難恃以稽察彈壓。民則差撥連年。挽送拮据。未撥者亦出幫貼。按戶不能倖免。餉則藩庫長空。需用正繁。後恐難繼。即告知經畧大學士。悉心密計。早結此局。得旨。已有旨徹兵。汝但解勸大學士。毋令著急。速行來朝。佐理機務。汝再留蜀數日查辦。一切已有旨諭。汝其勉之。漕運總督蘊著奏。遵查兩淮鹽政吉慶。有無私產。未得確據。不敢隱忍欺蔽。亦不敢迴護前叅。附會虛誣。得旨。此何言耶。再細查密訪。務期徹底清楚。朕從來辦事。不肯依違遷就也。不然。則汝為欺君矣。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福建寧德縣東湖。與海相通。湖旁地平土厚。自宋淳祐築隄禦潮。引泉灌溉良田萬畝。日久隄壞。潮入

農業遂廢。士民呈請出資修復。委員勘估。啓工數月後。可化斥鹵為膏腴。增賦雖微。民食有賴。繪圖呈覽。得旨。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正務本之圖也。欣悅覽之。浙江巡撫方觀承奏定海縣普陀山前寺後寺。遠隔大洋。進香男婦雜沓。遠涉既多。覆溺之虞。且恐挾帶違禁之物。盜犯因之潛匿。嚴行示禁。得旨。是知道了。○福建巡撫潘思渠奏。閩省民欠一在屯田。戶口不清。一在寺田。租賦不一。屯田已

實錄卷三十三

三

為民產者。仍列故軍老戶。無從查比。飭司清出的名。順莊改正。按冊稽追。寺田一項。於完糧之外。另有寺租。管業僧民夾雜。追比時。藉稱寺廢僧逃。拖欠不清。現在分晰僧民。註明徵冊。其實係寺廢無僧者。確查記檔。官為經理。毋得派累里甲。得旨。是。妥協實力為之。○廣西巡撫舒輅奏。安南鎮目武廷蓉。押解犯卡殺兵。兇犯黃福衛等入境。陳該國深沐天恩。恭順小心。可對天日。上年番民追趕匪徒。

昏夜誤犯。因奉檄拏。解赴候審。臣念遠人遵檄解犯。前來賞以牛酒。即申諭國法。飭官嚴詢。確係黑夜誤殺。但不便照內地平人律。應請於交界處斬首正法。得旨。知道了。

實錄卷三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通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通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張爾丹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土部尚書紀祿六次臣等謹將尋常

數除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己卯朔定派官致祭

先蠶例諭曰皇后親蠶典禮經朕降旨若遇不行親蠶之年遣妃內一人恭代前因內閣禮部會議冊立皇貴妃禮儀一疏復經降旨冊封典禮於本年三月後舉行其親蠶禮俟正位中宮後該部照例奏請今據禮部奏稱本年三月內

先蠶祭期請照例遣妃致祭此於禮意未協夫妃所恭代者代皇后也有皇后則妃可承命行事皇貴妃未經正位中宮則親蠶之禮

尚不當舉行何得遣妃恭代應照皇帝不親行耕藉順天府尹致祭

先農之例於內務府總管或禮部太常寺堂官奉宸院卿內酌派一人致祭方足以明等威而昭儀制該部即遵諭行將此載入會典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巳朝

日於東郊遣愉郡王弘慶行禮○諭曰此番用

兵在事諸大臣等皆能急公奮往勞績懋著前經降旨將舒赫德等交部議叙都統旺扎勒總督策楞奉命星馳不辭艱瘁甚屬可嘉著一體從優議叙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初三日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到軍前情形諸摺朕披覽深為嘉悅賊境堅碉林立若仍蹈前轍徒事攻撲雖經年不能奏績經畧大學士傅恒因有銳師深入從中奉壓下直搗賊巢之策再三執奏不已經朕

嚴切訓諭。果能洞達事理。翻然解悟。而賊酋因我軍威大振。窮蹙急迫。屢遣頭人。抒誠奉幣。哀籲乞憐。經畧大學士必令莎羅奔。即卡面縛軍門。繫之檻車。獻俘闕下。朕以懷遠招携。降者不殺。宏開三面。活此一隅。諭令振旅還朝。納降之事。交總督策楞。隨宜辦理。在經畧大學士傳恒。受鉞專征。忠勇奮發。志期盡寇。振我皇靈。是以決策長驅。計圖一舉殄滅。而朕覆載為懷。涵育異類。且據經畧大學士傳恒。將彼地險阻情形。一一據實入告。與從前欺朦貽誤者。相去霄壤。朕得以備悉其難。定計徹兵。則此後之保全物命。休養太和。阜裕國儲。寧謐邊徼者。皆經畧大學士傳恒之功。其視殲醜執馘者。為尤大也。國家晉爵酬庸。封公已為優典。若以經畧大學士一片赤誠。忠純體國。豈尋常之析圭擔爵者。可同日語耶。所有封公諭旨。應即祇領拜恩。不得再行懇辭。其前後所降諭旨。並奏到諸摺。著發

交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公同閱看。俾悉知經畧大學士傳恒。為國宣勞。奮身殫力。具有苦心。共相效勉。即朕之開導指示。亦悉出於仁至義盡。而始終籌辦此事。揆理度勢。務合機宜。訓飭加恩。無非為國體為政要。初無假藉。無容心。朕賜詩有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二語實足該括用兵全局。並我君臣之各盡其道。心事俱為披豁矣。又諭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傳恒。奏稱。審訊漢奸王秋。張廣泗家人薛二。供出張廣泗。婪得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已正法之賊黨良爾吉。阿扣等金銀一案。張廣泗以封疆大員。身膺軍旅重寄。需索內地屬員。尚為不可。乃藉端詐騙。番夷金銀多賾。貪污藐法。玷辱班行。貽笑蠻服。莫此為甚。且伊既贓私累累。而查出貲產無幾。必有巧於隱匿寄頓之處。著將伊子張極等。拏交刑部。并伊家人薛二。亦著該督策楞鎖解來京。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嚴審追

究定擬。並傳諭各省督撫。將張廣泗貲財家產一體嚴查。毋得徇縱遺漏。經畧大學士傅恒原摺。及所錄供單示稿。發交王大臣等閱看。以永定河道玉麟為直隸按察使。壬午。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今歲輪應查看福建浙江廣東廣西等四省營伍軍裝。該部遵例奏請特派在京大臣前往。朕思內外大臣皆朕所簡任。該省總督等膺封疆重寄。整飭營伍是其專責。著即交該督喀爾吉善碩色令其親歷各營實力查驗。如有因循怠玩粉飾廢弛之將弁。即應秉公叅處。不得自顧考成稍為徇庇。該部即遵諭行。○吏部議覆廣東巡撫岳濬疏稱糧道倉向未設員。收放兵糧均委廣州府永豐倉大使辦理。道倉事繁。府倉事簡。請改為糧道倉大使。仍兼管永豐倉大使事務。應

如所請。改印鑄給。從之。○禮部議奏。三月十一日。

孝賢皇后忌辰。應照例。宗室以上不筵宴。不作樂。不理刑名。穿素服。官民人等不理刑名。俱穿素服。俟命下通行遵照。報可。○甲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山東積歉之後。上年甫慶有秋。民力未能充裕。朕已降旨將該省應徵民欠內。因災出借并麥本籽種漕倉各項錢糧。分別緩帶。所有自乾隆六年至十三年未完之籽種。牧費麥本等銀。除應歸各年款徵還外。尚有十三年應徵銀八萬二千五百餘兩。並自乾隆五年至十三年未完商社各穀。除挨年帶緩各歸款徵還外。尚有十三年應徵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石。俱著加恩自今歲秋收起。分作三年帶徵。以舒民力。該撫務飭所屬有司。通行曉諭。俾閭閻均霑實惠。以副朕

休養阜成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戶部議准盛京將軍阿蘭泰奏稱查盛京各城旗倉糶穀例不准兵指餉認買。又無現銀殊形拮据。請嗣後有愿指買者准給扣餉歸還。既無抑勒。又不致短欠糶出米以旗地應交米抵補。餘米遇米貴時不拘糶三例平價發賣。倉貯不致壅積。無患霉爛。前議收穀不收米。及遇可開海運之年。許天津山東海船買米例。俱停從之。○又議覆廣西巡撫舒輅奏稱耗羨係隨正收解粵省地丁銀。俱次年五月奏銷。耗羨完欠難於本年底核奏。應如所請。於次年五月具題。外省事同一例。均此辦理。從之。○豁除廣東肇慶廉州二府水衝沙壓難墾田地百五十七頃。二十一畝額賦。○禮部題。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如例。停止筵宴。○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江西巡撫唐綏祖奏稱。今值軍需旁午。請

於本任倡捐養廉銀一萬兩。並傳同司道府廳州縣著令分別預捐養廉。解赴川省。等語。金川用兵。軍需固屬浩繁。但國家當全盛之時。公帑所儲足敷撥濟。官員養廉乃因事詔祿。所以優體臣工。用勵操守。非可輕議捐扣。如果經費不支。朕何妨明降諭旨。移緩就急。今以一隅饋運。遂至腋及外僚。豈成國體。唐綏祖身任封疆。以私意小見妄行陳奏。甚屬不合。著嚴行申飭。○又諭據陳宏謀奏稱。驛鹽道孫陳典年過六旬。精力漸衰。請勒令休致。等語。已降旨照所請行。陝省為入川要路。現在大兵陸續回程。夫馬供億。固須幹員料理。即將來驛遞亦期得人。整頓。朕思上年揀發四川交經畧大學士傅恒委用之戶部郎中永敏人。尚去得此時。想早已抵川。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即令該員星速前赴新任。毋得遲誤。○蠲免江蘇崑山新陽二縣荒瘠田

蕩乾隆元年二年分未完額徵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兩有奇穀一萬二千七百三十石有奇○豁除山東棲霞縣水衝沙壓難墾田地額徵銀七十九兩有奇○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丙戌諭朕撫御寰區教寧中外前因金川小醜致煩王師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奉命專征威信克著朕命納降撫順振旅還朝從茲邊境久安蠻氛永靖朕

嘉績酌庸經畧大學士傅恒已晉封公爵所有中外在事諸臣或馳驅遠徼宣力封疆或夙夜在公懋襄機政宜加顯秩用獎勤勞太子太保大學士來保著加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戶部尚書舒赫德太子少傅四川總督果毅公策楞太子少保陝甘總督尹繼善俱著加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汪由敦著加太子少師吏部尚書達勒當阿理藩院尚書納延泰俱著加太子

少保其兵部尚書梁詩正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阿克敦工部尚書信勇公哈達哈並久膺委任歷著清勤亦應一體加恩以昭風勸梁詩正著加太子少師阿克敦哈達哈著加太子少保○又諭據長蘆鹽政麗柱奏稱大軍凱旋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官兵糧餉等項在在需用其撥協軍餉之各省歲支俸餉亦所必需請照康熙十四年之例蘆東每引增銀五分並請勅令兩淮兩廣河東浙江等省一體按引增課等語此奏殊屬猥瑣鄙陋金川用兵供億固為浩穰但國家當全盛之時無論已經降旨允降班師即令尚在進兵公帑所儲足敷數年之用不至拮据且康熙十四年增加鹽課原因開創未久三孽煽動兵連數省正供缺乏不得已而為之旋即復舊今時勢懸殊豈可援以為例其近日議復米豆稅額則全不為軍興而然蓋自免稅之初即有以利商而無益於民為說者朕念切民

依堅持不允。乃行之數年。米價不惟不減。且視舊益昂。無分豐歉。騰湧如故。則其果為無益。殆可槩見。不若仍舊徵收。以備賑卹優免之用。朕尚慮復稅後。奸商乘機增價。或致病民。特旨詢問管理關稅之人。今據倭赫奏開。徵一月有餘。較前毫無增減。足驗米稅復額一事。洵為理勢之必當變通者。朕辦理庶務。悉斟酌時宜。一出於大公至正。豈肯稍有假借。規小利而啓迎合之端。而衆人不能體會。轉以其私利小見。臆度觀望。紛起言利。豈朕而容聚斂之說。得以行於今時哉。昨有唐綏祖倡捐養廉之奏。朕已降旨申飭。今麗柱復以增課為請。是羣情之不顧大體。競思懸擬。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加懲警。將來效尤波靡。習尚日益澆漓。閭閻不無驚擾。麗柱著交部察議。罷兵之舉。斷自朕衷。即此而觀。非特民命國儲。得以休養生息。而於人心風俗。亦大有維繫。橐弓偃革。更何疑焉。著傳諭中外。知

之。○諭軍機大臣等。金川小醜。僻處窮荒。迥非吳逆三藩及噶爾丹等可比。上年勞師動衆。實為不值。撤兵之舉。自今思之。益信其萬無可易。經畧大學士遵旨還朝。所有應辦事宜。必已一一妥協料理。朕偶憶及軍營所鑄二千餘觔銅礮。徹師之後。既未便委之番境。而崇山峻嶺。運回亦覺艱難。不若鎔取銅觔。載歸省城。以供鼓鑄。搭放兵餉。縱稍損成鑄工本。而化無用為有用。亦計之得者。其自京運往之衝天九節諸礮。皆國家利器。皇祖時所造。貯之禁中。即成都省會。亦不可存留。自當從後從容運回京城。少糜腳費。亦所不惜。此外礮位。俱應收貯總督衙門。其餘一切軍裝器械。經畧大學士行期迅速。無暇兼顧。著交總督逐一留心檢點。○又諭曰。兆惠班第所奏辦糧一摺。並王鏜范清注捐銀一摺。著抄寄舒赫德策楞。令其閱看。此番糧運頭緒紛煩。弊端百出。今大兵全撤。正水落石

出之時。官吏人等更易乘機作奸。著傳諭舒赫德策楞加意稽察。徹底清查。無任朦混侵蝕。其王鏜范清注名下所有運費米石各項應行補繳抵算之處。并詳悉查核辦理。至兆惠輓運軍糧。實是專責。徹兵之後。一切經手事件。務宜逐件清釐。不可少有疎漏。○兵部議覆貴州布政使恒文奏稱。提督總兵均係封疆大員。丁憂病故。向未定有署理護理之例。且均受總督節制。恐相隔寫遠。候委需時。不無貽誤。應如所請。嗣後提督出缺。則就近總兵署與巡撫近。則巡撫署。總兵則就近副將護理。仍報督臣酌奪人地未宜另委更替。從之。○丁亥。祭

先師孔子。遣和親王弘晝行禮。○勅封疆大吏奉公盡職。諭金川用兵一事。今允降班師。大局已定。皆由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忠誠任事。有以倡率諸臣。故能肅軍紀而靖邊徼。迅奏膚功。朕思督撫身任封疆。關係綦重。

從前瞻對之役。慶復若實心辦理。金川不致復生反側。即金川之役。張廣泗若實心辦理。軍務必不致久延。乃張廣泗措置乖方。有心貽誤。而納親以信任之大臣。銜命前往。一味高傲偷安。其於軍前實在情形。及張廣泗種種劣蹟。槩不據實入告。伊素性刻覈。遇事吹求。張廣泗之劣蹟。豈漫無知覺。蓋恐張廣泗發其陰私。故含忍朦混。而公事之敗壞。至於不可收拾。是以費上年如許籌辦。賴有經畧大學士傅恒殫竭丹衷。不辭艱瘁。奏報悉歸確實。行事恰合機宜。賊酋聞風震懾。哀籲投誠。朕得以洞悉情形。俯准納款。決策罷兵。而偕行宣力諸臣。如舒赫德策楞尹繼善等咸能知所效法。勇往急公。固由經畧大學士傅恒有以感動激發。而實皆諸臣職分內應盡之事也。夫拊育黎元。澄清吏治。綏靖邊方。皆封疆大吏專責。食其祿者。忠其事。人人各有應盡之職。督撫受朕簡任。若必待唱而後和。

安所得如許公忠體國之大臣。馳驅盡瘁。為之標準。且已獨非大臣乎。其平日所為靖共爾位者何事。如或地方猝遇重大之事。廷臣中一時不得可遣之人。而守土大員。又不自知奮勉。將必朕親行而後可乎。朕非忍薄視諸督撫。謂皆慶復張廣泗之流。而慶復張廣泗固督撫中人。且在督撫中。衆所推為尚能辦事之人也。今見其身罹重辟。則從而指摘之。非議之。試平心而論。前此不嘗稱譽之。推

重之耶。慶復張廣泗在雲貴川廣陝甘。頗著能名。而終於敗露。可見平日苟且塗飾。其居心欺詐。為天理之所不容。必致債事喪身。無可解免。此諸臣亟當猛省。早圖易轍。勿謂遠省之事。可以藏垢匿瑕。倖逃法網也。至於軍旅為國家重務。詰戎禁暴。督撫最當留心。而軍律以賞罰明當為先。鼓勵人心。振作士氣。其權全在於此。有如張廣泗於馬良柱之摧鋒克敵。威著羣蠻者。則捏款劾之。許應虎之

失機陷賊。苟活倖免者。則奏請令其回任。經朕降旨嚴飭。始拏送治罪。其顛倒任情。一至於此。而賊私狼藉。婪及叛番。貽笑外商。更為無狀。則張廣泗之立行正法。實屬伊之僥倖。使此二事早明。則當處以凌遲重辟。任督撫者。寧可不以是為炯戒。而勉效公忠耶。此番命將出師。飛芻輓粟。太府金錢。不無耗費。然負恩誤國之人。由此發露底裏。朕得按法懲創。申國憲以儆官邪。而忠純報國者。試之艱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巡撫方觀承具奏會同

侍郎梅穀成審擬陳其凝任內生員樊顯自刎一案。陳其凝身為學政。乃縱容伊子及家人書吏串通作弊。訛騙婪贓。藐法徇私。莫此為甚。陳其凝著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又諭本月初九日酉刻。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到。稱金川頭人阿申內附。機有可乘。棄之可惜。懇展還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又奏。奉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奉。於二十九日或初二日。即行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等語。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計。無逾於此。蓋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逆則討之。順則撫之。乃天朝控馭蠻荒之道。且地居奇險。人力難施。搗穴攻碉。多戕物命。況盡有其地。既未可列為郡縣。歸為幅員。則雖繫莎羅奔。即卡之頸。致之闕下。不過戮二番酋。何足輕重。而取其地以與他番。何如即撫此二酋。使效順奉命。朕初意猶

不過欲乘其呼號請命。因勢納降。不謂其窮蹙若此。恭順若此。今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前後奏報。莎羅奔。即卡。屢遣親信頭人。致詞獻幣。稟稱果貸其死。當為經畧大學士建祠頂祝。所約六條。如不許再犯隣封。退還各土司侵地。獻馬邦兇首。繳出鎗礮。送還內地民人。與眾土司一體當差。一一如命。且稱願較各土司分外出力。是乃所謂革面革心。而其所求望風稽顙。不敢遽赴軍門者。螻蟻貪生之本念耳。如此而必加以誅戮。豈朕覆載包容之量所忍出耶。王師不戰。止戈為武。威既伸矣。功既成矣。班師振旅。允合機宜。息事寧人。貽庥奕禩。尚何可惜之有。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以東三省之遼遠。烝徒萬騎。匝月而馳至西川。誠昔人所云從枕席上過師者。傳之史冊。休有烈光。今非此番辦理。先聲震疊。軍紀嚴明。攻勦奮勇。則賊番挺其螳臂。未必若是之厥角歸誠。此經畧大學士傅恒之功。視

獻囚執馘者為尤大也。前此經畧大學士傳
恒屢以志期殄滅。不肯遽歸為奏。朕甚為懸
切。目下既經翻然就道。朕不妨宣示初心。蓋
子不可違父。臣不可違君。乃綱常之大義。召
之不至。勢無中立。非捐軀不返。則必以違旨
得罪。夫以朝廷第一大臣而委命蠻荒。成何
國體。軍前諸大臣及將弁士卒。立視大帥之
冒犯鋒鏑而不能衛。尚可相率生還。不懼國
法耶。設不幸而有此。後將作何收局。若顧惜
前勞。固執成見。遷延抗旨。勢不得翫法姑容。
夫以負恩受戮之人。尚不免為之致惜。況在
忠誠効力之賢臣。而以銳意立功。罹於國憲。
朕心抑復何忍。在經畧大學士身膺間寄。報
國心殷。固宜以敵愾為急。朕培養元臣。裁成
開導。俾祛偏見。以宏遠謨。而大學士即能深
體朕意。不固執成見。正合軍志所云允當則
歸。而調元贊化。可為數十年之良佐。我君臣
斯為各盡其道。則金川之役。雖不無勞費。而

朕賞罰公明。誅有罪而人知儆惕。旌有功而
人知勸勉。庶績由此咸熙。風尚由此丕變。生
靈由此阜安。我大清億萬年無疆惟休。豈勝
慶幸。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已
丑。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庚寅。諭曰。固原提督

李繩武。著調補古北口提督。其固原提督員
缺。著傳清調補。固原地方甚屬緊要。傳清即
馳驛速赴新任。○又諭。李渭所奏徵收錢糧。
按照糧數多寡。分別上中下戶。每單定以五
十人滾催。將從前長單禁止一摺。是亦催徵
積逋之一法。著抄寄直隸。江蘇。山東。福建。河
南。甘肅。各督撫等。令其量度地方情形。是否
可以仿照。斟酌辦理。俟伊等奏事之便帶去。
○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奏稱。小金川。打箭爐。不必留駐官兵。所見甚是。朕前降旨時。原因納降之舉。不過隨宜收局。尚須防範。俾無侵軼。今既如此畏服。如此恭順。並岳鍾琪之前赴卡撒。及差役往來俱徑趨勒烏圍。刮耳崖。此與內地素附之土目何異。則駐兵轉為徒費物力。是金川實屬平定。經畧大學士實已成功。此際辦理。事事巧於湊合。初不料其順遂神速。一至於此。總由軍威克振。先聲奪人。可見辦事果能實心實力。自有成效。朕前降旨徹兵。實慮經畧大學士於兵齊之日。或冒險輕進。所以速令停止。自今觀之。則徹兵一事。恰合機宜。遲早之間。無不中節。深荷。

上天孚佑。有以默啓朕心。惟佇待經畧大學士星馳還朝。同此欣慶也。○又諭。朕前降旨。將金川用兵以來。在事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與有勞績者。交部從優議叙。今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從前訥親。張廣泗。老師糜餉。

虧損軍威。將弁等。征戰出力之處。並未存檔案。若行文。各將弁查報。必多捏飾。徒滋冒濫等語。訥親。張廣泗。自經任事。毫無實心。其所奏報。多屬子虛。是以諭令軍前確實查辦。今既稱並無冊檔可稽。則該部無憑置議。所有官弁人等優敘之處。似可不必。但即此而觀。訥親。張廣泗。於有功者。既漫不經心。茫無紀載。則其所叅有罪者。亦必顛倒任情。多屬屈抑。著該督策楞。詳悉查明。量子昭雪。據實奏聞。請旨。其陣亡將士。仍遵前旨查奏。交部議卹。○戶部等部議。覆奉天府府尹。蘇昌奏稱。州縣存餘糧價。糶價。提貯府廳。應買時領回。兌發。均係一人。恐開用侵挪。應如所請。距省遠之州縣。解府廳彈兌時。仍用州縣印花封貯。領時驗明。近者仍解藩庫。從之。○侍衛鄂實奏。正月二十九日。行至班攔山。接奉諭旨。將訥親正法訖。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平山縣民王之棟妻郝氏。○辛卯。以舉行。

仲春經筵遣官告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劉統勳介福進講。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一貫不外於忠恕。而實則忠恕即一貫而已。蓋一貫即所云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其道無端倪之可見。而非不可見也。於忠恕見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不可見也。於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見之。謂四時百物非天地可乎。謂天地將借四時百物以見可乎。忠恕之於一貫。亦如是而已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天地是也。一貫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四時百物是也。忠恕是也。夫聖人又何嘗有告曾子之別傳。

而曾子乃假借是語以泛應門人之問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錢陳羣觀保進講。周易上下交而其志同一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語當與君子和而不同句並觀。蓋所云同者。非同其私也。同其志也。其志維何。敬天勤民而已。夫惟同其志。則都兪同也。吁咈亦同也。使以其私。則都兪乃阿諛之風。而吁咈亦後言之漸。安得謂之其志同乎。故天地有高卑之經。而上下有氣機之應。君子法乎此。是以志氣相孚。疇咨交儆。無非欽若亮采之心也。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而適成其為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魏徵之面折廷諍。韓范之上殿相爭。胥是道而已爾。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大學士來保等奏曰。

皇上德符天運。體忠恕之自然。治協泰交。辨和同之有本。至道精研乎一貫。元功妙合乎兩儀。臣等親承

聖訓。不勝榮慶。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賜講官及侍班官等宴於協和門。遣官祭

關帝廟。壬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吏部議覆山東巡撫準泰奏稱登州府知府華棫非方面之才。該員年僅四十有一。與年老勒休之例不符。

東省又無簡於登州之缺。請以別省專簡之缺補用。礙無成例查遵。應令確切聲明再議得旨。各省督撫於所屬道府內。有不能勝任者。或奏請調簡。或勒令休致。不得仍請以部曹改用。此定例也。朕思此等人員。既以不能勝任。經督撫奏請改補。內部執例詰駁。往返之間。轉得遷延時日。該員明知不能久留。未免志意隳頹。視同傳舍。甚至縈情囊橐。簞簋不飭。於地方殊屬無益。嗣後各督撫題奏改

補人員。務於本摺內分晰聲明。或宜調簡。或勒令休致。其才具平常。而年未衰老者。或以同知降補。俱著送部引見。有違例。仍請改用部曹者。吏部一面將該督撫議處。一面行令離任。毋致貽誤地方。此本內。山東巡撫準泰所請改補之登州府知府華棫著送部引見。○癸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本日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報天威遠暢。平定金川。莎羅奔。即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露布馳上。莎羅奔。即卡。於二月初五日。設壇除道。帶領喇嘛頭目多人。焚香頂戴。作樂跪迎。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輕騎減從。示以不疑。該酋虔候升帳。先後匍匐稽顙。經畧大學士傅恒。開誠訓飭。義正詞嚴。因見番酋悔懼哀籲之誠。溢於顏面。宣布朕旨。示以德威。

宥之不死該酋始則戰慄震悚繼則感激歡欣致詞懇切永誓不敢再有違犯呈獻古佛一尊銀萬兩經畧大學士傅恒受佛却銀頒賚恩賞手授荷包莎羅奔膝行領受叩首稱銀兩不敢領回願即以此為經畧大學士傅恒建祠誦經子孫戴德經畧大學士傅恒遣令回巢遠近諸番觀者如堵莫不踴躍欣喜敬信畏服嗣是遠徼敕寧蠻氛盡息生靈休養食德飲和實我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休

上蒼孚佑

宗社貽庥有以默相朕躬

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啓迪朕志荷茲

福庇感慶實深經畧大學士傅恒丹衷壯志勇畧宏猷足以柔懷異類迅奏膚功即諸葛之七縱威靈汾陽之單騎見虜何以加茲實為國家嘉祥上瑞前已晉爵封公酬庸更無殊典所賜四圍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照元勳

揚古里額駙之例加賜豹尾鎗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均不必懇辭此外尚有金黃帶寶石帽頂俟抵京伊邇朕遣大阿哥往迎時頒賜至提督岳鍾琪能承經畧大學士傅恒指示開誠布信直造賊巢用致番酋弭耳惕息厥角恐後成勞茂著功在諸將右著加太子少保仍交部從優議敘其叅贊諸大臣及在營大臣等雖前經議敘而此番殫心宣力均屬可嘉著再行交部議敘此事去歲之徵兵命將與今歲之決策班師朕初意第以隨宜收局不料番酋畏威懷德革面革心一至於此固朕宵旰憂勤事無大小先機籌畫恰合機宜亦由經畧大學士傅恒秉心忠亮克承訓示成此殊勲可見作善者昌將來數十年贊化調元懋襄邳治實嘉賴焉著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又諭金川大兵奏捷番酋歸誠皆蒙

列祖

皇考在天之靈默佑朕躬致此嘉慶理宜展謁陵寢以告成功擬於三月十三日起程恭謁孝陵

景陵禮畢即由馬蘭峪前往易州恭謁

泰陵所有應行一切事宜各衙門照例敬謹豫備又諭今日金川奏捷之報到京甚為迅速臺站官員著交部議敘其馬上遞送報匣人等著各該督撫查明酌量賞賚吏部等部議准福建布政司永寧奏稱調臺武職攜

帶人役應照文員一例定額總兵副將三十名叅遊都司二十名守備以下十名旗員外任綠旗武職者加倍違者議處從之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奉命視師金川斬奸攻卡將卒用命番酋震懾投誠於正月二十日遣頭人呈獻甘結遵依六事一永不取侵擾諸番一供役比各土司黽勉一盡返所奪隣番地一向來誤犯天兵函首擒獻一送還從前侵掠人民馬匹一照數獻出鎗礮軍器臣以

元凶未經面縛峻拒其請賊勢益窮轉乞綽斯甲土司求提督岳鍾琪代請貸死於二月初五日土司莎羅奔土舍郎卡於軍門外除道設壇次第俯伏帳下臣宣布國威承旨赦罪遣令回巢觀者如堵萬聲懽慶得旨覽奏忻悅之外無可批諭更有明旨頒發諸王大臣知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金酋負險自大帥臣仰稟廟謨軍威大振窮酋乞命臣帶兵四五十人進抵賊巢迎謁甚恭是夜即宿勒烏圍明日至其經堂令綽酋擢結同莎羅奔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隨赴卡撒告知經畧復至巴郎帶領該土司土舍膝行叩降得旨此事固經畧大學士之忠誠至於能承大學士之指示開誠見賊致彼不疑而來亦卿之功也甚慰甚嘉許之四川總督策楞奏番性難馴睚眦啓爭互相傾陷或親戚微嫌或疆場未析仇殺攘奪數十年不解臣奉命善後惟有示以誠信消其蘖萌川省官疲民

玩撫藩應辦之事。竟不相知。檔案無稽。章程久戢。守令一日可延。簿領不問。地方休戚。漠然罔聞。現在審其緩急。次第整頓。一二年內。可滌頽風。得旨。卿所見。亦得其大端矣。甚善。甚慰。其加意為之。○建廣西。太平府屬思陵。上下凍。二土州吏目衙署。

平錄卷三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五

照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歸震龍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部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當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處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錢謙益滿洲部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當紀錄十四次臣德興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祿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敷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月甲午諭金川告捷邊

平錄卷三十五

一

徽救寧大學士張廷玉來保等查照會典奏

請陞殿受賀此次膚功克奏番酋向化革心

仰賴

上蒼福佑

宗社垂庥朕何敢自以為功現經蠲吉謁

陵并依典禮遣官祭告但從前青海平定

皇考世宗憲皇帝俯允廷臣之請曾經舉行朝

賀典禮具有成憲著勉從所請一切禮儀該

部查例具奏○又諭曰大學士張廷玉來保

等以金川蕩平膚功迅奏由朕指授機宜應垂方冊請照

皇祖聖祖仁皇帝平定朔漢纂修方畧之例編緝成書朕惟金川一役原非好大喜功此番奏凱班師仰荷

天

祖默佑貽慶無疆而元輔之抒忠奮勇將士之敵愾騰歡有以震懾蠻方廓清荒徼朕非自詡其功欲以鋪張誇耀第軍旅為國家大事

其端委曲折非紀載詳明無由稽考且

聖母皇太后懿訓之慈祥愷惻朕於此事始終經畫之宵旰焦勞不可不垂示後嗣子孫俾共喻保大定功之艱止戈為武之義著照所請行又諭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軍機處行走官員甚屬黽勉供職著分別等次交部議敘其隨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辦事未經議敘之沈作朋常亮富顯程燾並隨尚書舒赫德出差之三寶著一併交部議敘又諭

曰歸化城都統噶爾璽等奏左翼副都統扎木素病故現在右翼都統班達爾錫患病彼處無人辦事副都統四十六原係歸化城副都統扎木素員缺仍著四十六補授○軍機大臣等奏平定金川天威遐暢請依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告祭典禮遣官祭告

壇

廟

社

稷用薦成功從之○又奏

聖祖仁皇帝平定沙漠

世宗憲皇帝平定青海均

御製碑文垂示久遠金川平定恭請

御製文勒石太學從之○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曰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

臣

五后繼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

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
罔有孽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
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
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授符檄與諸土司齒
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隣番各土司申
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脫乃
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
老師或獯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
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
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
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
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
日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觀聳躍罔不忭
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
劍閣絕川江陵桃關之巖徑天射之峻又日
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
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

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
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
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
其碉堅碉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搃其中堅而
番酋駭駭駭駭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重
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偕焉慮不允所請
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
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
污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已
已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
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
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
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
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
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

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矢石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辭曰：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絺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隣，聚駭奔叫，以干大咎，匪棘匪紓，猘猘之

故我張我伐，猘猘之故，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敕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恒，汝往視之，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罷，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秦捷頃刻，恒拜稽首，臣敢弗慶，既禍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收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礮，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鞬大膊，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赴赴鍾琪，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戶部議准，黑龍江將軍傅森疏請，默爾根官莊十一所，夏旱秋霜，成災田畝，不能滿交，額糧免其補交，從之，緩徵山東滋陽寧陽鄒縣金鄉魚臺濟寧汶上新城八州縣，乾隆十三年額賦，并鄒縣金鄉魚臺濟寧汶上五州縣帶徵十一年十二年額賦

乙未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諭自直隸以達軍營。設立臺站。原期驛遞無稽。以速軍務。前因安設之初。章程未定。屢有遲誤。特命尚書舒赫德。挨站查察。將各員叅奏。已降旨交部議處。今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稱。自前次查察之後。各員咸知警畏。詎勉辦理。奏報往來。尚能如期飛送。所有交議之處。懇請量予從寬等語。經畧大學士傅恒所奏甚是。近來軍營一切章奏。傳送頗覺迅速。此番飛報大捷。甫及八日。即達京師。朕已降旨賞賚。是各該員猶知奮往急公。從前遲誤。既屬無心之過。且係初犯。著照大學士所請。各員均從寬免其議處。至各省驛遞。何一不關軍國重務。該督撫等自應遵照前旨。平時責成驛道。加意整飭。若因此次寬免臺站官員。遂玩視驛務。漸至廢弛。則是有心曠誤。該督撫無所辭咎。諭

軍機大臣等。此次軍行臺站馬匹需用繁多。

長途驅策疲瘦倒斃。均所不免。將來買補開銷。自有定例。宜循但當軍興。旁午之時。究非尋常可比。雖錢糧關係。不可不核實查辦。而過於拘泥。又恐州縣各官。不無拮据賠墊。著傳諭各該督撫。令其詳加斟酌。妥協辦理。固不得有意從嚴。使屬員難於補苴。亦不得因有此旨。遂任意開銷。致滋浮冒。如有應行通融之處。據實懇切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以

昭通鎮總兵冶大雄為雲南提督。○丙申。清明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御乾清門聽政 詣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諭金川平定振旅功

成當朕運籌決策宵旰焦勞仰賴

聖母皇太后慈訓詳明愷切至再至三啓迪朕
心得以有所遵循竣茲重務生靈蒙福邊徼

永寧所有祇告成功應行典禮悉皆訓吉次

第舉行敬維國有大慶歸美尊親矧茲蠻服
之廓清悉本

慈闈之聖教宜循

令典恭上

徽稱前者仰蒙

聖母皇太后懿旨於本年四月內冊封皇貴妃

攝六宮事今逢嘉慶適遇吉期晉

顯號之加隆篤

璇宮之欣豫所有應行一切禮儀著該部詳悉
具議以聞○又諭朕此次恭謁

祖陵著莊親王裕親王大學士來保史貽直在
京總理事務○又諭金川奏凱大功已成而
始事之輕遽則紀山究難辭責至於班第固
係專辦糧運而其奏請重臣督師居心亦不
可問是伊二人情罪雖與張廣泗訥親有間
未便照張廣泗之例以處紀山照訥親之例
以處班第然均有過無功豈可置之不論今
若概從寬典仍令回京或授為副都統侍郎
之職伊等亦有何顏與在廷諸臣同列班行
且返衷自問諒亦難安而衆人見紀山班第
之負過重而受罰輕將來遇有軍國重務即
不肯力任艱鉅亦不至身罹重典惟思巧圖
僥倖苟免自全實無裨於國事朕思紀山曾
經駐藏班第亦頗諳夷情俱著賞給副都統
銜自備鞍馬紀山前往西藏換回拉布敦辦
理部務班第前往青海換回衆佛保來京另

用。如此則既開其自新之路。亦足以警戒將來。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秉大公至正。從無絲毫假借。亦無絲毫容心。紀山班第現有經手事宜。尚須留辦。著總督策楞酌量。俟伊等諸事清結。即令由川起程。各赴駐守之地。○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因培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留山東學政任。○以頭等侍衛達清阿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大計乾隆十三年分直隸省官員。不謹官三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七員。有疾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五員。浮躁官一員。福建省官員。不謹官四員。罷軟官二員。年老官二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浮躁官三員。貴州省官員。不謹官二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四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雲南省官員。不謹官四員。年老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一員。浮躁官一員。奉天府官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移建直隸河間縣張各莊巡檢衙署

於束城鎮。從總督那蘇圖請也。○丁酉。上詣

大高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遣官祭昭忠祠。○

諭曰。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辦理青海

番子事務副都統銜衆神保補授。○諭軍機

大臣等。昨降旨賞給班第副都統銜。令其前

往青海。辦理夷情。自備鞍馬効力。但該處如

查邊會盟等事務尚多。所有一應辦公之處。

姑准其動用公項。著總督尹繼善傳諭知之。

○禮部議奏。故多羅平郡王福彭遺表稱。臣

父平郡王納爾蘇。以罪革爵。歿後蒙恩。以王

禮治喪賜諡。臣母曹氏。未復原封。

孝賢皇后大事。不與哭臨。臣心隱痛。懇恩賞復

所請無例可援。得旨。如所請行。○調開化鎮

總兵岳鍾璜。為昭通鎮總兵官。建昌鎮總兵

莽阿納。為開化鎮總兵官。○旌表守正捐軀

之湖北漢陽縣民邵國憲妻葉氏 戊戌諭
據黃廷桂奏稱上江所屬之合肥壽州鳳臺
鳳陽貴池懷遠靈璧虹縣滁州全椒和州泗
州五河臨淮盱眙鳳陽衛長淮衛十七州縣
衛俱各被水其臨河窪下之處秋成未免失
望等語今歲各路豐稔該處雖屬偏災但被
水貧民不無拮据所有應完新舊錢糧著加
恩緩至明年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遵
諭速行 己亥

上詣

雍和宮行禮 ○還宮 ○諭軍機大臣等朕恭閱
皇考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見批示原任浙江
巡撫黃叔琳緩徵一摺備悉外省官民沾名
邀譽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隱微仰見
皇考聰明睿智洞達治體朕遠不能希蹤萬一
邇年來各省督撫凡有奏請緩帶舊欠錢糧
朕必降旨俞允但其中如江南山東之屢被
災歉自所當行而其他則如

諭旨中所指諸弊恐尚未能盡免著將此
旨抄錄於各該督撫奏事之便寄去令其敬謹
捧閱觸目警心在督撫身任地方固當愛養
斯民亦宜兼籌國計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
果屬拮据自應據實陳奏不然則違道干譽
之積習與頑戶猾胥之澆風亦當深戒而切
禁之毋謂殊恩之可以濫邀也 庚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諭各省輪年查閱營
伍例應由京特派大臣前往間有即令該省
總督查閱者朕思總督雖統轄戎政簡稽軍
實是其專責而整飭營伍之道必須不時查
核方有實效或遇欽差大臣於該省道路相
近令其就便往查似覺更多裨益上屆雲南
貴州湖廣營伍已交該省總督辦理今尚書
舒赫德現駐成都俟軍需稽核已有就緒著
即馳驛前往查閱貴州雲南營伍軍裝回程

取道楚省查閱湖南湖北各營由河南還京復命再雲南所開金沙江水道工費浩繁經該部議駁究於運銅事宜是否有益著舒赫德於查閱營伍之便并行履勘湖廣總督新柱從前曾經奉差勘閱於該處形勢源委尚為詳悉亦著馳驛前往會同履勘其湖廣總督印務著兵部尚書瑚寶前往署理即由西安起程速行赴任○諭軍機大臣等金沙江工程一事其有無全行開通及於運銅事宜有無裨益之處現差尚書舒赫德楚督新柱前往會同履勘圖爾炳阿身任封疆於所轄工程更為明晰在工屬員是否粉飾侵漁亦易周知且非本任經辦之事無庸迴護著將此案實在情形逐一查訪不可因係督臣經手有心偏向亦不可故為避嫌有所隱諱更不可揣摩觀望過於吹求惟秉公持正據實詳悉密行陳奏該撫之居心亦即此可見慎之○軍機大臣等奏金川平定請於祭告

諸陵之日遣官告祭

孝賢皇后几筵又奏平定金川遣官祭告

先師孔子均從之○辛丑諭宴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及在事大臣官弁兵丁等著於三月十二日舉行此次筵宴仍照起程時於豐澤園搭蓋穹廬所有在京王大臣均著入宴○又諭曰辦理

陵寢事務貝勒公大臣等朕頗聞伊等向來不睦昨慶賀金川成功伊等應同摺會奏乃分

三次各自奏聞夫

陵寢地方不過偶有一二補放官員事件有何爭競

泰陵之貝勒公大臣等亦并未同摺具奏均屬不合伊等應和衷盡職何得各懷私意著傳旨申飭○又諭曰原任禮部侍郎沈德潛前令其帶原銜食俸在阿哥書房行走今年近八旬精力益衰著以原品休致○戶部議准黑龍江將軍傅森疏稱黑龍江八旗水師營

兵丁閒散人等所耕田畝因夏旱秋霜成災所有應交乾隆十二年借給糧石請緩至十四年秋後徵收從之禮部議奏國家飾終之典所以報功獎勞向來公侯伯子閒散世爵照内外文武大臣例題請贈卹謚葬祇因官階及格并無勞績仰祖父之蔭一體邀恩殊未允協嗣後不兼他職行走者但給一次致祭銀兩兼者應給與全葬並賜謚之處兩議題請候旨俟命下交會典館載入從之

賜金川陣亡三等待衛贈雲騎尉丹泰葬祭如例入祀昭忠祠 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金酋呈繳器械礮位送還內地民人縛獻出首當將所獻番民訊明各土司所屬分領官兵押發原籍不准入伍器械酌給新兵以備差操餘與礮位送省又據稱馬邦作惡頭人郎多阿郎係起禍之原請於番衆前正法即委員驗

實帛示下部知之 四川提督岳鍾琪奏大營米糶運回內地需時增費查小金川續派土兵二千八百五十名出力兩年擬以七千石半為補給坐糧半為恩賑又附近大營地方三年不耕各寨鳩形鵠面擬賞米一千石以濟窮番餘留給現在兵夫并資運費大兵全撤尚有所存即分賞隨行漢土兵報聞 癸卯諭禮部朕惟君臨天下隆儀首重乎尊親化起宮庭盛世莫先於崇孝矧膚功之克奏悉藉慈徽而吉日之方諏適逢嘉慶歡心允洽茂典宜遵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德範光昭恩暉廣被昇平贊化欽壺則之宏敷教育垂仁仰母儀之懋著頃金川鞠旅運籌殫宵旰之勞每玉祀承顏啓迪荷再三之訓遂得蠻氛綏靖喜邊徼之永寧從此海宇乂安遍蒸黎而蒙福且萬里成功之日正中宮協吉之期覩嘉祉之駢臻沐鴻慈之普庇敬展顯揚之悃用申歸

美之誠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輝增寶冊純禧茂集於
萱闈慶溢寰輿景福常凝於蘭殿式榮顯號
聿舉

彛章其應行典禮爾部敬謹詳議具奏○兵部
議覆署湖廣總督新柱疏稱湖南大路塘房
東西與粵黔交界共二百五處或一區汎塘
并建或咫尺水陸兩防或地非扼要應請裁

撤新塘大洋石頭大塘六塘長崙撈溪大家
五里堆楠木鋪懷化便水包家小栗蜈蚣黃
土米寨一十七塘便水專撤旱塘盈口塘與
便水水塘應兼防水陸除有兵房官廳者餘
添建廂房圍牆瞭樓烟墩兵丁每汛五名不
足者撥已撤塘兵添置各四五名餘兵回營
差操應如所請從之○欽差戶部尚書舒赫
德奏稱川省舊管新收共軍需銀七十七萬
二千九百餘兩部撥及外省協濟銀八百七

十九萬一千一百餘兩現存一百五十萬三
千餘兩軍興以來用司庫及府廳州縣酌留
存貯銀五十七萬一千餘兩查此項銀以備
地方緊要不可久缺應於存銀照數撥還尚
餘九十二萬一千餘兩現在應付回兵水陸
船隻夫馬之需又從前雇馬雇夫運米及鐵
斤草料價應找給又出師官兵賞卹均宜留
備查各省尚有奉撥未到銀應請將一百萬
兩留備前項支用餘銀查川省本年額賦奉
恩緩徵臨邊要地爐藏各站歲有供應寧使
多備無缺應再撥銀一百萬兩以備歲需計
核少銀四十五萬兩請於就近湖廣起解銀
截撥足數其江浙等省未到銀未出境者解
回出境者於所到省分截收山西未到銀必
由西安前進西安庫貯無多應全數留陝似
此酌量截收既省沿途腳費又於各省有濟
行知造報併候部核奏入得旨軍機大臣會
同該部速議旋議於江浙等省未到銀二百

五萬兩內撥銀四十萬兩以補陝省酌留之數再撥三十二萬兩以補甘肅備貯之數餘照所請行○以

孝陵副總管扎勒杭阿為

孝陵總管○甲辰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鍾琪會奏軍前所調土兵應領行裝坐糧銀兩酌將米石折給其離營寫遠之裏塘巴塘及十二部落

等處不願領米者仍聽其照例由地方官請領銀兩等語從前頒賞番民銀兩官吏乘機侵漁率皆有名無實上司相隔遙遠耳目不能周察番民無所控訴遂致急而生變失番心而啟邊釁多由於此今裏塘等所給銀兩斷不可仍蹈前弊著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實力督率屬員按名分給務期均霑實惠毋得聽官吏欺朦稍有侵蝕此等事皆伊二人專責各宜加意查察大學士等奏前因金

川用兵增添驛站各衙門遞軍營公文送軍機隨報發往以速公務而省驛馬今軍務告竣臺站捲徹各衙門應照舊分別緩急應用火牌者即發馬遞無庸送軍機附發餘交提塘遞送又查奉旨速行及軍機緊要之件非逐日常有應交兵部隨到隨發用驛馬無多不必彙齊至交塘遞文書雖尋常事件但既屬公移理宜迅速應交兵部行知各省遵現奉諭旨整飭從之○乙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辛豐澤園演耕 諭軍機大

臣等金川平定邊徼寧謐該省吏治民瘼一切事務均須整頓以策楞之坦懷練事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必能紓朕西顧之慮第其中尚有須斟酌辦理者如漢奸一事凡諸蠻啟釁多由伊等煽誘而成當此聲威震疊之後似宜乘時釐剔去其蠱賊然番苗甫經歸命地方官若急於廓清漢奸番苗無所知識不

免聞風疑懼而漢奸往來日多已成錮習一旦俾無所容亦必藉端挑構恐三五年後又復不寧是以除奸而反以長奸欲息事而反以滋事此中機宜不可不細加審度著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悉心酌量從長體察不必用意過銳期效過速俟諸番信服既深或嚴其疆域或稽其出入隨時留心設法整理於休養撫字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使番民相安萌孽不作斯為國家久遠之計也 又諭

前據策楞奏稱訥親應賠之項伊同愛必達阿里衮每年願交銀二萬兩等語策楞愛必達阿里衮三人雖同屬訥親弟兄同為督撫而策楞則原係御前侍衛深知其可用特行簡拔初非因訥親而加委任至愛必達阿里衮則因其為訥親之弟其人尚有出息是以洊加擢用伊等返衷內問其分量寧不自知及訥親獲罪以後策楞之慙慙愧憤見於顏面其辦理軍務及地方事宜悉能實心實力

坦白自將毫無觀望猶豫深得大臣之體而愛必達阿里衮於訥親之事從未見其懇切瀝陳不無心懷疑惑辦里諸事均覺畏首畏尾夫父子罪不相及何況兄弟朕於臣工功罪賞罰一出於大中至正不存絲毫成見愛必達阿里衮若因訥親正法少有怨望則罪不可寬然朕亦諒其不敢出此惟是識見卑小自信不及因而辦事之處亦不能如策楞之爽直奮勉即此一端已宜加以薄罰伊兄

第三人所有每年認賠二萬兩之數著減去五千兩令愛必達阿里衮按年措交銀一萬五千兩其策楞名下免其代賠并將此旨詳悉傳諭以示朕教導成全之意 禮部議奏奉恩將軍松健呈請殘疾不能當差照例請退並請以胞弟之子良永襲爵查與例符從之 旌表守正被戕之貴州鎮寧州蠻民阿喬妻阿久 丙午遣官祭賢良祠 丁未諭曰原任總兵任舉奮勇捐軀前經加恩優恤

廕襲其子。令伊子任承恩來京謝恩。召見之時。看來頗有出息。但年齒尚幼。著暫行回籍。令伊祖伊母善為撫養教導。俟成立後來京。當差聞其家道貧乏。著賞給內府銀五百兩。交與伊母。以為養贍家口之貲。並傳諭巡撫阿里衮留心照看。該部知道。又諭據準泰奏將山東連年逋欠開列清單附奏。統計已二百四十四萬餘兩。雖該省積欠之餘。所有應行催追錢糧。均經朕特頒恩旨。分年緩帶。但山東民情習慣抗糧。即此而觀。則朕前命抄寄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內所指諸弊。恐不能免。除從前積逋。按照緩帶年分遵旨辦理外。向後應徵之項。務須督率有司。年清年款。毋令頑戶奸胥因循錮習。肆其抗延。著傳諭準泰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馬匹協撥購備。為數頗多。大兵回營之後。所餘之馬。除補營驛缺額之外。其尚可餵養者。未便全留該省。

徒費飼秣。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雖奏稱馬多瘦乏。然亦未必悉不堪用。官兵由成都回陝者。逐漸經過。則馬匹亦逐漸餘剩。自宜豫為之計。若此時不行捲站之法。兵過馬留。勢必又須派夫趕送。轉多煩費。可傳諭舒赫德策楞令將餘剩之馬。按站捲回。即交陝省存留。以補缺額。縱不無疲瘦。而大差既竣。加意餵養。自可備用。較之另行動項購買者。尤屬省便。併傳諭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總督尹繼善知之。又諭據策楞奏稱莎羅奔郎卡感朕宥死之恩。選進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已專差送赴經畧大學士忠勇公處。又現在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經畧大學士忠勇公長生祿位。兩酋此番向化。實出至誠。但伊等更生固朕曠蕩之恩。亦由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忠誠辦理之所致。生祠自應聽其建立。至番童番女。理不當留。已令總督策楞量加獎賞。可傳諭經畧大學士忠

勇公將所送幼番即發還成都交策楞傳令該酋領回。又諭曰金酋莎羅奔即卡因不能赴闕謝恩。選進番童番女代伊等服役等語。伊等既經納款盡其部衆皆所隸屬何必留此齟齬無知之幼番。應傳諭總督策楞俟經畧大學士傅恒將番童番女發到之日。即宣朕勅諭令其領回。莎羅奔即卡既實心向化。似尚知道道理。非冥頑異類可比。著量加獎賞以示柔遠之仁。勅諭一道並發令通事告

彼聖旨係特命章嘉呼圖克圖所譯。恐此間所譯不能盡悉聖意。爾等應欽遵弗緩。永安荒徼。諭金川土司莎羅奔前因爾等罔遵法紀侵擾鄰番地方。大吏請旨興師問罪。而在事大臣訥親張廣泗種種辦理不善。致爾等情曲無由上達。朕已將伊等軍法從事。特遣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大學士秉志忠誠。勇畧素著。乃中朝第一親信大臣。果能振揚威武申明紀律。且洞悉爾等控訴之隱情。深

鑒爾等歸誠之風。願據實入告朕體

上天好生之心。憫爾等無知觸法。俯允納降。今據總督策楞奏稱。爾等感激天恩。因莎羅奔年老龍鍾。即卡未經出痘。不能赴闕叩謝。謹進番童番女代爾等服役等語。外番蒙古部落甚衆。未出痘者。概不令來京。此天朝定制。即卡原不應來。莎羅奔衰老不能遠涉。不來亦是至爾等之地。皆皇朝之地。爾等之人皆皇朝之人。爾等在本境稽顙叩謝。與親赴闕廷何異。番童番女長育本境。亦與養育內地何異。爾等叢爾番蠻本不足當皇帝親降諭旨。因爾等實心向化。欲親赴闕謝罪。是以特加曉諭。并交總督酌量獎賞。爾等其敬謹遵奉。安分守法。勉力嚮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無侵軼。嚮化各土司亦斷無侵擾爾等之理。設各土司有欺凌爾衆者。許控告總督提督。為爾等分割曲直。毋得輒肆爭鬪。所有番童番女俱著總督策楞發交領回。以示柔遠。

撫順至意特諭。又諭曰：策楞奏稱卡撒事竣，尚須駐劄美諾，辦理諸番善後事宜。約於三月初間方能起程。等語。金川軍務雖竣，善後諸事頭緒紛繁，理應詳悉妥辦。策楞能否如期回省，難於豫料。舒赫德所有稽核軍需事宜，不必等候策楞一面速行查辦。如有應公同酌定之事，亦即行文咨商，或密劄知會，庶不致稽延時日也。著傳諭舒赫德知之。

禮部奏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率同諸臣謝恩，應照會典儀注，在丹墀內或照上年出師時受勅，在丹陛上恭候欽定。得旨：在領勅書處。○四川總督策楞奏犬羊之性靡常，防範之方宜豫。近大金川之雜谷，地廣人衆，金酋不敢生心，綽斯甲本屬周親，未必與構。惟革布什咱巴底巴旺、小金川沃日等處，勢力弱，從前金酋心懷吞并，不為豫防。恐日久生事，擬於卡撒事畢，暫駐小金川，勸諭各土司和好，聲氣聯絡，為合從之計，遏窺伺之機。

可以弭釁，得旨甚是。惟應使番部自為藩籬，使我聲息常通，亦祇可如此而已。戊申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大兵凱旋，現在陸續俱由原路回營，一切馱載乘騎均需馬匹。聞武功以西棧道馬匹倒斃甚多，即現存之馬亦因時當春令，新草未茁，每多瘦瘦。亟應設法辦理，在凱旋回營之兵原非去時可比，不妨多分起數，從容行走，其中或有願折馬價步行者，應聽其便，但不可令兵丁過於勞苦。如此辦理，即或稍遲旬日，較之水路紆迴，尚為省便。一至河南直隸地方，車馬悉已豫備，自可進行無滯。此時策楞尚在桃關以外，未回成都班第，現又奉差青海，可傳諭尹繼善令其於棧道內往來照料督率。已另旨諭帶兵官員令與該督會商通融妥協，務使辦理得宜，毋致歧誤。又諭：昨因莎羅奔恭進番童番女，特降勅書曉諭，因念各土司

等連年出力勞苦殊屬恭順可嘉亦應馳諭以慰衆心策楞奉到此旨即行頒發至前奏曾稱軍前餘米分別賞給各土兵其各土司有無賞給之處未據聲明朕思土司員數無多所費諒屬有限應將實係出力最多之土司作何酌量給賞以廣優卹之意著該督策楞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諭各土司爾等嚮化有年恭順奉法前因金川莎羅奔郎卡侵擾爾等疆界朕因封疆大吏之奏念爾等不

平定縣志卷之三

獲寧居特命興師致討爾等從征轉餉勞苦彌年乃以在事大臣不能仰體朕心偷安欺詐復致爾等久於暴露晝夜辛勤朕洞燭情形業將誤事之訥親張廣泗立正典刑更命親信大臣督兵進剿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秉志忠純勇畧茂著自抵軍以至竣事紀律之嚴明決機之詳審臨陣之奮勇恤士之肫誠皆爾等所親見爾等踴躍鼓舞出力向前更倍往昔莎羅奔郎卡震懾聲威窮蹙乞

命經畧大學士為爾等苦其殘噬必欲殄除朕以

天德好生伊等既伏罪輸誠姑寬其既往詔經畧大學士准其納款莎羅奔郎卡以六條自誓永不滋事稽顙軍門革心悔過深感朕不殺之恩莎羅奔以年老龍鍾郎卡以未經出痘不能赴闕叩謝呈稟總督策楞進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服役朕本不利其土地人民伊等既已誠心內屬所有番衆皆吾百姓何

平定縣志卷之三

分遠近已諭令總督發還欽頒勅諭使其守法安分毋得仍蹈前轍敢圖并吞爾等地方并命總督提督為爾等籌畫防範兼加獎賞以慰爾等急公效命之忱莎羅奔郎卡經此懲創自不敢再有侵犯倘故違約誓輒啟釁端爾等即控告總督提督必為爾等分割曲直斷不令其狂逞爾等本屬同類皈奉黃教所當共相和睦承受天朝德澤自今以後務宜各守疆域休養衆生安居樂業尊崇佛法

長享太平。亦不必復念前隙。有傷和氣。朕因爾等素知大義。此番尤能服勤供役。始終罔懈。甚屬可嘉。特勅獎諭。咸使聞知。特諭。是月。天津鎮總兵王進泰奏。天津米船聚時。米價較賤。值青黃不接。鋪戶屯聚。居奇。鎮兵零星糴食。生計拮据。查大沽營有葦租銀左右。營有使剩公費。并現存留半親丁三款。皆非庫存正項。於米多價賤時。暫挪收買米貴酌借分季扣餉還公。得旨。知道了。有益兵丁之

實錄卷三三六

三

事也。浙江巡撫方觀承奏。稱杭嘉紹寧台溫六郡。襟江環海。田廬專恃隄塘。順治五年。修創兩塘。一勞永逸。動發太府金錢。何止千百餘萬。化險工為平土。易巨浸為新畝。非省志所能詳。謹與吏民籌議。編纂為兩浙海塘通志。得旨。知道了。湖南巡撫開泰奏。湖南產米之鄉。歲有盈餘。自乾隆三年後。通計撥濟各省穀一百七十五萬石。有奇。所貯原不。僅為本省計。若准部議。將溢額穀出糴。設遇

本省需用。及隣省告糴。動撥懸缺。驟欲買補數十萬事實。非易。現飭各屬。有必須糴賣之勢。量行減糴。不得藉口濫觴。得旨。覽奏。可謂留心積貯。朕諭原令。因地制宜。湖南既屬產米之鄉。則多貯以資隣省。實為有益也。但不必更加於此。則得矣。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金沙一江。與黃河同發源。星宿海經流萬里。始入滇境。又五千里。與岷江合。禹蹟未經功遺。疏鑿。今以前代所不能開通者。一旦底

實錄卷三三五

五

績。民生利賴。均奉睿謨。奠險阻為坦夷。聯滇蜀為一氣。爰分門別類。纂成金沙江志二十卷。得旨。知道了。書留覽。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五

實錄卷三百三十五

三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興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三月己酉朔諭軍機大臣

等。年來各省輪免正供。又因水旱偏災。時有
賑需。而金川軍務支用錢糧。亦屬浩繁。今雖
凱旋。所有一應經費。正在籌畫撥補。而督撫
中尚有以可緩之工程。奏請動辦者。夫酌盈
劑虛。與時變通。乃經國者所宜留意。著傳諭
各省督撫。該地方工程。除已經動項辦理外。
如非必不可緩者。俱應酌量情形。俟一二年
後。再行奏請修舉。○又諭曰。直隸總督那蘇
圖奏稱。直屬官房未經售出者。歷年漸久。難

照原估召變今按時價確估責令地方官出售一千兩以下之案限一年變價一千兩以上之案限二年變價如有遲逾查叅送部嚴加議處等語此等入官房屋年久未售自不無損壞若不減價速售必將益就坍塌著照所奏依現估之價勒限辦理但向來應變官房初估之時原可速售惟是地方官吏懷挾私心利其賃租取息以致部民認買多方刁傾因而觀望不前及至年深頹朽不得不減價出售積弊相沿各省皆所不免若不定以分賠之例此風何所底止著傳諭那蘇圖將直屬官房一百四十四案內除雍正年間入官之房事經久遠辦理各員陞遷物故者多無庸著賠外所有自乾隆元年以來入官房屋逐案詳晰查明將本案應減之價著落歷任承變不力之員分案勒令照數著賠其已經物故者姑從寬免至現在承變之員既定以年限召變不必責令代賠此朕欲使將來

承變官房人員知所警惕不致視公項為利藪又恐賠累者衆故降此旨蓋直屬官房多係雍正年間估變之案其在乾隆年間為數有限今雍正年間官房既經開豁不令經手各員賠補即乾隆年間又將物故者寬免則著落代賠者不過數案亦不過現在陞遷降革數員其得免於追補者甚衆此朕格外之恩第當令那蘇圖悉知此意勿使屬員與聞也吏部議准御史戴章甫奏稱各省卓薦官有前任錢糧未完議以罰俸完結者經吏部查明除所罰銀兩未經抵繳銷案並該員離前任或係告病及捐陞者恐有規避情節仍照例不准於新任卓異其餘調任補任之員於本任三年期滿無正項錢糧未完處分應歸於合例人員內聲明題送准其卓薦從之庚戌諭前因金川軍務奏報往來關係緊要特命增置臺站設立排單稽查果能迅速飛達復經兵部特派司官八員筆帖式八

員專司收發。晝夜在署輪值。又派差官十二員往來遞送。晨夕馳驅。無愆晷刻。均屬黽勉。勤勞。今軍務告竣。臺站人員已邀恩議敘。所有兵部辦理臺報司員筆帖式差官等著一體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所奏清理苗疆諸弊一摺內。如嚴禁兵役下鄉查匪取結需索酒食盤費。鞭扑苗人。及棍徒冒充差役。赴各寨行兇索詐。通事藉端派果。鼓惑苗民數事。尚屬應行。但須督率有司。實力飭禁。時加查察。不得祇行一文。出一示。虛應故事。以博整理苗疆之名。至所稱嚴禁私役苗夫。防範漢奸兩事。名雖美。然行之尚宜慎重。苗人服役。既起於雍正年間。又係伊等情願當差。相沿日久。安於無事。地方官應恤其勞苦。加以體察。毋令兵役恣意凌虐。以肇釁端。自可循行無弊。若矯枉過正。一概不使服役。則苗人積久生驕。視地方官長漠不相關。漸無尊敬畏憚之意。設遇公事稍加派委。轉

致瞋目罔應。成何政體。況黔省跬步皆山羣苗錯雜。有等州縣舍苗人無能為役者。此例一除。目下未嘗不大得苗民之歡心。後此倘有徵發。將何以支應。豈非欲卹苗而適以長其刁風耶。據奏隨即禁革。若尚未通行。不若仍循舊制之為便也。其漢奸一項。原有關係。總在地方官平時留意稽查。設法禁遏。俾其以次肅清。於息事寧人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始為恰合機宜。未可遽求速效。朕意苗疆事體。惟當謹守章程。行所無事。自能教寧綏輯。愛必達素多疑惑。想因伊兄罹法。為此一奏。以見其留心職業。不思凡事俱當坦懷辦理。務以實勝。若有所觀望。而以空文塞責。則大為不可。著詳悉傳諭知之。○以故多羅平郡王福彭之子慶寧襲爵。○以故奉國將軍塞爾赫之四子奉國將軍鄂洛順。照例襲封奉恩將軍。辛亥。

上耕藉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耜田所。

躬耕三推。復加一推。

御觀耕臺。命怡親王弘曉裕親王廣祿和親王弘晝各五推。吏部右侍郎介福戶部尚書蔣溥禮部尚書王安國兵部右侍郎雅爾圖刑部左侍郎勒爾森工部右侍郎嵇璜左副都御史富德通政使雷鉉大理寺少卿陳世烈各九推畢。順天府府尹率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壬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鑲黃旗滿洲都統叅奏。演射日到而不射之輕車都尉安德等九員。無故不到之佐領常允等四員。藉端不到之男爵烏清額等十九員。請交部察議等語。此皆由都統等平日不以為事。不肯親自嚴查所致。輕車都尉安德等理應交部議處。但係初次。人數亦復衆多。著加恩免其察議。令該都統一概記過存案。嗣後不射不到者必加

懲治不宥。并通諭八旗都統。凡遇射箭日期。務須親查毋忽。○諭軍機大臣等。據高越具奏稽覈軍需一案。內稱現將歷任藩司收支銀兩文案。會同舒赫德等所委之司員及川省道府各員徹底清查。按款覈明。分別條例。酌定章程。其西南二路收支款項。紊如亂絲。即口內各州縣。應付官兵及官商運米雇夫。幾徧通省。必須飭取細數清冊。內外根對。按例覈計。方能清結。現在飛飭總理道。并行糧臺各員。一俟官兵徹完。即攜卷來省。設局覈算等語。高越此奏立法雖為詳密。但如此辦理。非經年累月。不能告竣。舒赫德尚有滇黔湖廣閱兵之事。若必待此案逐一清結。然後起程。未免過遲。自應將軍需支銷款目。就案覈明。一有頭緒。即交策楞會同兆惠查辦。舒赫德前赴滇黔等省辦理閱兵及勘江事宜。庶不致多延時日。而於稽覈軍需大概亦屬妥協。著傳諭舒赫德策楞兆惠知之。○癸丑。

諭曰。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因朕賞給四
團龍褂。具摺奏謝。並請於朝賀大慶之日。遵
旨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等語。此固
出自大學士公傅恒謙沖本意。但朕此番獎
賞。實出至公。且具有深意。不可不為明晰宣
示。蓋論大學士公傅恒。平定金川之功。自不
可與揚古里額駙開國之勲並論。但彼當開
創有征之初。今屬守成無事之日。以大學士
公傅恒之忠誠智勇。練達宣力。令與同時同
事。亦必能茂建殊勲。可信其易地皆然也。夫
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百年不用。大臣身
係安危。為社稷所倚賴。如張廣泗。不過封疆
大吏。其人亦不足論。至訥親爵位既崇。又任
用有年。朕之加恩。超越倫等。上年命往視師。
實寄以心膂。如朕親行。不意辜恩貽誤。一至
於此。為大臣者。若惟事偷安自逸。任意乖張。
國事其何濟焉。朕既用以自愧。更因滋懼。是
以明正刑章。不肯曲宥。而大學士公傅恒。見

朕縈懷西顧。毅然請行。仔肩重任。自奉命西
征。冒歷風霜。均勞士卒。步步艱阻。晨夕辛勤。
拜發封章。裁決軍務。常至達旦。事事妥協。周
詳。至則申明紀律。誅賊腹心。雪夜督師。攻碉
隳卡。必欲焚巢掃穴。一舉蕩平。大振聲威。番
酋震懾。始稽顙歸命。出於至誠。迨承朕旨。納
降班師。奉詔還朝。星馳就道。咨詢庶務。仍係
丙夜。辦理奏答。此所謂誠貫金石。信格豚魚。
是以時未七旬。兵不血刃。而番酋洗心革面。
永矢勿諼。現據策楞等具奏。守備王如林。前
往黨壩。夜過勒烏圍。馬上遺失衣裝。為番民
拾取。次日莎羅奔。專差送還。即此一端。足見
威信感孚。羣蠻恭順之效。從此邊徼教寧。閭
閻樂業。而中外大臣。咸知所取法。股肱一體。
休戚相關。夙夜匪躬。緩急足勝倚任。實我大
清萬年無疆之慶。國家酬庸盛典。原非朕所
得私也。今茲疊沛殊恩。昭示風勸。亦為朝廷
遠大之計。不僅為金川平定。一時一事而然。

在大學士公傳恒實應欣承無愧不然則莎羅奔番蠻小醜即迅奏膚功亦與當年岳鍾琪之樹績青海大學士鄂爾泰之綏靖苗疆等耳朕於臣工勸賞大權悉有衡量銖黍不爽天下臣民宜所共悉所賜大學士公傳恒照宗室公式之朝帽頂并四團龍褂著於朝賀典禮之處均宜時常服用不必懇辭其尋常入朝入部辦事應從所請隨宜即用公品級補褂以成謙挹之美○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稱稽覈軍需銀米一事已會同兆惠將一切收發款項逐細查辦頗有頭緒但條款之章程雖定司庫之支發雖清而大小屬員輾轉支發作何實用之處更須詳覈現已設立公局查辦俟諭旨一到臣即可起程前赴滇黔等語舒赫德所辦固已得其要領但款項繁多稽覈不厭精詳據奏案摺三月初旬可以回省逐案與之面商裁奪更為妥協此旨到日計舒赫德查辦又已半月著自

行酌量如已有定局應遵朕前旨詳悉交策楞接辦即前赴滇黔若尚有未清不妨少為留駐庶無滲漏至於兆惠即多留三五月俟各項款冊徹底清釐後再行回京亦無不可何亟亟於歸來乎其清單內所開如大學士公傳恒養廉賞需俱係自備應令按月覈給等語此奏所見甚小養廉等項雖屬題有定例但大學士公傳恒如尚在軍前自應奏明照例支給目下既已回京則應給之項將於藩庫動支解送來京乎抑令大學士自京遣人往取乎抑於部庫扣支乎大學士公傳恒受朕恩澤至為優渥其諸凡用度何一非朕所賜予且其立心之忠正辦事之周詳超越倫等朕即賞以數萬金亦不足以盡嘉獎之心大學士公傳恒即辭此數千金之養廉亦不為廉此項既經自備竟可不必言及今乃以此具奏在大學士公傳恒不惟有所不肯受並懇辭亦覺為難是他人或尚可循照常

例而行。而豈所論於大學士公傳恒者乎。此奏誠可謂不知大學士公傳恒之心。將來還京時。試以朕旨宣示。亦必感朕曲體之恩也。再尚書達勒當阿隨大學士公傳恒前往軍前。原無專辦事件。其班第兆惠所辦。不過運糧一事。即紙張等項。類皆地方官豫備。與督撫辦理本任事務。需用繁重者。相去懸殊。況從前西北兩路。所支公費。皆因統兵大臣。既兼辦地方事務。并商運米糧。悉歸經理。是以需費頗多。今班第兆惠等。豈可援以為比。且班第復經署理巡撫。自有應得養廉。糧運原屬帶辦。亦不得重複支給公費。其府尹胡寶瑒及司員等。或支八十兩。或支四十兩。二十兩。數亦過多。俱應酌覈辦理。著傳諭舒赫德并諭策楞兆惠等知之。○大學士等奏。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傳恒凱旋。似應派王大臣往迎。得旨。色布騰巴爾珠爾查拉豐阿於初八日隨大阿哥前往迎接。裕親王履親王誠親

王恒親王奇通阿哈達哈豐安宏凱羅布藏色貝趙宏恩那木圖特庫阿岱李元亮海望德通德齡介福三和馬靈阿雅爾圖勒爾森於郊外迎接。○浙江巡撫方觀承奏。溫州府為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烟戶繁多。米糧不通外販。易形絀乏。去冬糧少價昂。士民請通乍浦海運。臣以海禁所關。未便暫弛。查台州府黃巖太平二縣與溫州相連。海道係內港。非外洋。不在禁內。路止三百餘里。順風乘潮。朝發夕至。查明殷實商民。給票買運。仍飭營汛稽查。得旨。覽奏稍慰。仍應加意調劑。○緩徵安徽潁上霍邱二縣乾隆十三年被水田畝。應徵額賦。○甲寅。

上詣

堂子行禮。○諭上年陝省西同鳳乾耀州等二十五州縣秋禾被旱成災。業經多方賑卹。小民餬口有資。惟是目前已屆停賑。而距麥收之期。尚有月餘。該處積歉之後。又經大兵過

往。軍需供億。民力未免拮据。著將西同鳳乾耀州等二十五州縣上年成災之區。查明極貧乏食災民。加賑一個月口糧。折給銀兩。俾得接濟。以待麥秋。副朕軫恤災黎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西安布政使武柱。看來不能勝任。著來京以京員用。其布政使員缺。著山東按察使定長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奏稱。澳門番夷啞嗎噓等打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一案。尚未審結。夷目唆唆多。輒將啞嗎噓等附搭洋艘。照伊本國夷例。押發地滿地方。安插受罪。理應追回審究。但地滿遠隔重洋。勢難即獲。啞嗎噓等毆死竊盜罪不至死。可否邀恩。照夷例完結。免其追拏等語。凡外夷久居內地。馭之之道。必當輕重適宜。恩威並濟。如本無大故。而有意刻覈搜求。招怨啓釁。固為不可。若既干犯國憲。因恐其生事。姑息優容。夷人罔知禮法。由此益加驕縱。必致犯案漸多。是欲圖省事而反以滋事。

也。今此案辦理。已覺示弱外夷。但既經遠颺。勢難復行追獲。祇可就案完結。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必須執法處置。使夷人知所敬畏。不宜稍為遷就。至碩色平日為人。雖稱安靜。未免流於畏葸。今甫經到任。即為此奏。其居心之苟且退縮。若此。何以伸國紀而戢外夷。并傳諭申飭之。○以山東運河道高晉為山東按察使。○乙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奉

皇太后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臨奠。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人子報本之忱。必念爾祖國家酬庸之典。爰及所生。大學士公傅恒。夙夜宣猷。襄贊機務。前因金川番蠻不靖。丹誠奮發。自請督師。維時朕以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鍾慶椒塗。聯輝懿戚。悉由乃祖乃父。積厚流光。誕茲良弼。陞辭之際。朕欲加恩。賜立

祠堂秩於祀典。大學士公傳恒奏。臣仰蒙高厚。榮賁先人。實出至願。如果憑仗天威。肅清荒徼。凱旋之日。擬當懇請殊恩。今威信遠孚。番酋效順。膚功克奏。美著旂常。宜考懿章。以示優錫。其照勲臣額亦都。佟國維之例。勅建宗祠。春秋致祭。增光俎豆。用獎忠勲。著該部即遵諭詳議具奏。○又諭十一日。

孝賢皇后週年祭畢。阿哥等孝服。即收放靜安莊。嗣後前往。不必穿孝。俟滿二十七月。穿孝釋服。○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學政李因培奏稱。東省連遭荒歉。今春雨暘應候。二麥滋長。而天恩疊沛。所有積欠。久令分年帶徵。然僅及有田有糧之人。而貧者未能霑溉。請於將屆麥秋。特頒諭旨。令撫臣廣行勸諭。有田者。將本年糧粒。與佃民平分。積年宿逋。不得一概追索等語。佃民終歲勤動。固宜體恤。東省積欠之後。尤應加意培養。但有田之戶。經營業產。納糧供賦。亦圖自贍身家。豈能迫

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况佃民多屬貧無聊賴。其中賢否不一。豐收之歲。尚不免陵其佃戶。抗負租息。今若明降諭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飭遵。在田主既不能強。以必從。而頑佃更得藉端抗欠。甚至紛爭鬪毆。獄訟繁興。田主懲前戒後。勢將收田另佃。貧民轉致失所。是欲以施惠。而適以長奸。欲以恤貧。而適以貽累。地方有司。奉行不善。徒以是為沽民邀譽之具。而刁風由滋漸長。不可不為遠憂也。朕意他省固未可通行。惟東省前年被災較重。元氣一時未復。且國家尚緩其積欠。則田主亦可推惠於佃戶。暫為權宜變通。然亦祇可令州縣官斟酌情形。善於開導。使有田者好義樂從。佃民得霑惠濟。似亦因時補救之一道。著傳諭準奏。詳加酌量。妥協籌辦。毋急遽以滋擾累。毋粉飾而事虛文。務期農佃相安。用收嫻睦任恤之效。并諭李因培知之。以擴其識見。○又諭準奏。稱東省上年蝗蝻生

發之處。不無遺子入地。現在勸民挖掘。每蝗子一斗。給錢三百文。所有登萊兩屬。應動價值。請於本年耗羨項下動支等語。蝗蝻遺子。自應翦除。但地方官當於萌孽將動之時。善為勸導。令農民自顧田疇。豫行防範。非概可經官辦理者。至於動項收買。雖屬向曾舉行。亦祇可因時斟酌。偶一行之。若定為歲額。非特於經費之中。又添出買蝗一項。且水邊江汭。食葦之蟲。亦有遺子。小民趨利如鶩。一見官為收買。必將以偽為真。是以愚民防患之舉。轉為滋長奸利之圖。成何政體。今歲雨暘應候。二麥敷榮。為大吏者。不以五風十雨。百穀順成為望。而沾沾於收買蝗子。抑何所見。而謂將來之必有蝗災耶。準泰所見。非是。著傳旨申飭。○又諭據潘思渠奏稱閩省民風不靜。半在私藏軍器。請將通省各府州縣。烏鎗腰刀長鎗藤牌等類。勒限全數交官。永遠不許製造等語。民間私藏軍器。原有例禁。但

地方幅員遼濶。戶口繁衆。收藏兵器。為數必多。豈能一時查清。况有司奉行不善。授權胥吏。勢必逐戶搜索。藉端擾累。刁悍之區。轉以抗違滋事。且閩省山海交錯。匪類易於潛藏。人民聚族而居。不無賴軍器以資守禦。此亦該省風俗使然。若慮其習熟技勇。動輒械鬪。亦祇可先時詳為化導。臨時嚴加懲處。飭令追繳。如欲過為厲禁。不幾於吾邱壽王所云。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者乎。潘思渠此奏。不過謂伊於地方。能留心辦理。此一事耳。其是否可以通行無礙。及行之有無實效之處。恐未經籌及。著傳諭令其斟酌妥協。務期安靜無擾。毋得驚駭物聽。能發而不能收也。○又諭據班第奏稱。叅革知府周岐。因貽誤糧運。查封貲財一案。經署布政司使高越。委員查明具詳。家產寥寥。隨飭司提挈家屬嚴究。茲據保寧府知府傅梅稟據周岐家丁董成首

稱伊主未奉查封之前。曾遣長隨閻明弼等。攜銀一千四百五十兩。赴通涿二州置買房產。業經具詳藩臬二司。尚未批示。此項情節。該司等自應刻日轉詳。迅即咨部行查。方免隱漏。乃高越並不轉詳。及臣據稟札查。亦竟置之不覆。又奉到再行嚴查張廣泗貲財諭旨。臣前赴川北時。令其嚴密查辦。直至臣由川北回省。高越尚未辦理等語。高越身任藩司。此等指名交辦之事。理應徹底嚴查。迅速辦理。乃周岐一案。高越承辦之初。既遺漏失實。及該署撫據稟行查。又竟置之不覆。至張廣泗一案。曾屢經諭旨飭查。而泄視如故。更屬延緩。高越前因貽誤夫馬。身罹重譴。朕格外施恩。復加委用。自應感激奮勉。實力任事。以贖前愆。似此有心姑縱。玩誤重案。殊非意料所及。著嚴行申飭。令其將前後情節。據實明白回奏。尋奏。二月十三日。始自軍營回省。據保寧守詳稱周岐家人。首伊主遣人攜銀。

赴通涿置產。愚昧之見。疑係情虛串捏。以免川省究審。即差提周岐。及該家人赴審。未到。并非玩視重案。至張廣泗貲財。從前審詳。并移行密查。文卷可稽。不敢負恩瞻徇。得旨另有旨諭。○丙辰。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丁巳。遣官祭先蠶之神。○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凱還京。

上親率傅恒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金川平定。邊徼敕寧。實由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克振國威。殊勲茂著。而提督岳鍾琪。聽大學士指示。克集厥事。其功可稱。其次。今大學士公傅恒凱旋陞見。據稱臣雖勉効馳驅。而番酋歸命。悉仗天威。至於歷練戎行。信孚蠻部。深入賊巢。膽勇雄決。則岳鍾琪洵為克勝委任。此固出於大學士公傅恒之讓能推美。然岳鍾琪之奮往任事。實屬可嘉。已降旨晉階太子少保。交部從優議。

敘伊前於青海奏捷。曾封公爵。茲復樹績蠻方。收桑榆之效。著再加特恩。授兵部尚書銜。於本身封為三等公。以昭錄功懋賞之典。俾宣力疆場者。知所勸焉。○又諭。十二日筵宴。隨往之軍機處官員。及在京軍機處行走官員。俱著入宴。○兵部議覆。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河南駐防兵內。滿洲蒙古閑散多寡不均。遇披甲缺出。或應挑無人。或人材壯健。弓馬嫺熟。候缺淹久。應如所請。所有十佐領入冊閑散。共百七十一名。覈算均分。遇缺挑選。從之。○增設浙江洲泉鎮。五河浮楓德港。石匯漾十字溪蔡家塘橋九里橋塘汛巡船。各建官署營房墩臺。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請也。○戊午。

上以金川平定。

御太和殿受賀。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率凱旋諸臣謝恩。王以下文武百官表賀如儀。○諭朕賜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四團龍褂。先經

大學士公傅恒奏請。於朝賀大慶之日。遵旨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朕諭以入朝入部辦事。姑從所請。以成謙挹之美。今日朕陞殿禮畢後。大學士即易公品級補服。朕思章服之榮。原以旌有功而勵臣節。從前勲舊大臣。蒙賜者。皆時常服用。若僅服於朝賀典禮之時。而尋常入朝。又旋易本爵服色。轉覺參差非體。嗣後入朝。著即遵前旨時常服用。其入部及在家。聽其自便。以終成大學士之謙吉。蓋朕之加賜。初不為大學士一人。且不為其一時一事立功而然。如以功而論。較之開國元勳。自有不及。而其忠純堅定之心。則一。是以能感格。

上蒼。諸事順遂完美。而威信所孚。番蠻向化。且金川不過么麼小醜。即俘馘其酋。殄滅其衆。亦無關輕重。惟是從前張廣泗既乖張貪縱。不肅軍紀。因特命訥親前往。更不料其毫無實心。惟安逸是耽。傲慢是恣。番蠻初聞特遣

重臣。意其必有過人之畧。乃見其所為如此。將謂中朝大臣。舉皆相似。其貽笑外番。可勝言耶。今大學士公傳恒。自奉命以至抵軍。本精白自矢之忱。殫夙夜匪躬之誼。歷艱難而逾壯。誅奸宄而不疑。用是威懾窮番。信孚異類。革心歸命。一出至情。俾向日之見輕蠻服。玷辱班聯者。盡為前洗。實足稱國家倚任。於朕顏面有光。即舉朝大臣。亦因此大為增色。朕因此益信。

天人感應之理。惟在一心。其有心作偽者。天討之所不容。而立心忠實者。天庥必所嘉佑。我君臣當善承。

天意。交修罔懈。庶幾亮工熙績。海宇乂安。為我大清永奠丕基。垂慶無疆之至計也。著宣諭中外知之。○又諭大學士公傳恒。今既回朝。自應仍兼管吏戶兩部事務。但大學士承辦公事繁多。勤勞過甚。精力亦宜節養。著照大學士伯張廷玉。從前辦理部務之例。祇畫題

稿。所有咨行案件。各該堂官皆可辦理。不必閱看。其戶部事務。海望不必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岳鍾琪以廢棄之餘。朕加恩錄用。委以提督重任。伊自進勦黨壩以來。尚知感奮自効。且能聆受大學士公傳恒指示。即莎羅奔郎卡之歸誠向化。亦由該提督深入賊巢。膽畧勇決。信孚蠻部所致。朕前經降旨。晉階優敘。今復封以公爵。在錄功懋賞。國有常經。但立功非難。居功為難。朝廷之恩澤逾隆。則

臣子之受恩者。亦當知所敬畏。保其晚節。以全令名。川省軍興之餘。民力凋敝。拊循安輯。所賴文武大員。協恭宣力。水乳交融。無纖毫芥蒂。方於邊境有益。況該省祇總督提督兩大員。尤宜以國事為急。不分彼此。事事公同商辦。以期妥洽。是以朕前諭有云。以策楞之坦懷練事。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必能紓朕西顧之憂。蓋外省往往以文武殊途。不能相下。然提督之與巡撫。尚可謂文武攸分。若總督

則統轄營伍提督應受節制。朕觀近日伊等奏摺尚屬和協。第事當防於未然。豫為訓迪。岳鍾琪本係武人。當自思官至提督。爵至封公。於人臣之分。已極優榮。朕方以其熟練蜀中地勢。番情倚以久任。深望其安心職業。始終承受恩典。斷不可以功居大學士。傳恒之次。再列五等之班。兼秩中樞。晉階宮保。稍存自滿之念。或與總督競長爭勝。伊家於成都子弟姻戚。應自嚴約束。毋得因地方官偶有裁抑。遂啟嫌隙。至策撓敬。歷封疆。辦理練達。而其素性剛毅。乃朕所深知。今伊兩人同列公爵。同事邊方要地。各須消融意見。共矢虛衷。平心易氣。以國家公務為重。庶於兵民官弁。均有裨益。設伊二人各持意見。於公事稍有參差貽誤。訥親張廣泗。前車具在。宜引為深戒也。著一併詳悉傳諭。令其善體朕意。○刑部等部議覆。福建巡撫潘思渠疏。稱民人賴膾私造鉛錢。除攬和行使。各輕罪不論外。

應照私鑄為首例。擬斬決。得旨。刑部議覆此案。與昨所題湖南羅朝倫一案。同係私鑄。而一擬斬決。一擬斬候。雖私鑄例內。原有銅鉛砂壳之分。但條例既殊。援引反難畫一。議法者轉得高下其手。以出入人之生死。若以為斬決之例過重。因增出砂壳一條。則既同一私鑄。何不歸併斬候。以從輕比。朕意私銷之罪。應重於私鑄。而外省題到案件。多屬私鑄。並未見有拏獲私銷之案。可見私銷較難查拏。而私鑄之人。未必不即係私銷之人。地方官辦理私鑄之案。從不究及私銷。殊非禁遏奸匪之道。嗣後私銷應照私鑄之例。一體研鞫查禁。其作何另行妥辦定議之處。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己未。

孝賢皇后小祥。

上至靜安莊。梓宮前奠酒。○諭曰。訥親從前於金川軍務。支用過養廉賞賚。及建碯銀兩。經戶部題明。作十倍賠補。續又據尚書舒赫德。

查出訥親濫用銀兩米石。及一切冒支之項。均應照前例。著落伊兄弟名下倍追。前據策楞具奏。每年願同愛必達。阿里衮。共還銀二萬兩。朕以策楞辦理諸務。能實心實力。坦白自將。毫無觀望。加恩免其還繳。令愛必達。阿里衮。按年交清。今思巡撫雖有養廉。而應辦公事亦多。設措賠項。未免拮据。朕念伊等祖父。曾與國家効力。況弟兄罪不相及。愛必達。阿里衮。應賠銀兩。著一體寬免。此朕格外之恩。伊二人更當殫心職業。力圖報稱。如稍有疑慮。因循不克。勉矢真誠之處。不能逃朕洞鑒。是伊等無福承受恩典矣。該部旗知道。○又諭曰。訥親入官之產。內有伊祖祠堂一所。訥親辜負朕恩。罪所應得。其祖父皆係國家宣力功臣。並無罪過。再愛必達。阿里衮。代訥親應賠銀兩。既經施恩寬免。著加恩將伊家祠堂。令策楞照官買例買回。存其家祀。○又諭。據大學士公傳恒奏稱。軍營隨來之叅將。

吳士勝家有老親。道遠難於迎養等語。吳士勝著以近省叅將補用。○又諭。據舒赫德奏。揀發四川候補知府金祖靜家有老母。因蜀道崎嶇。不能迎養。可否仰邀聖恩。俟該員查覈軍需事竣回京。或以近省之缺補用。或留京作何補用等語。金祖靜著照例以近省知府補用。○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高越奏稱。川省為嚴疆要地。分別內外。控制彈壓。不可不為熟計。如灌縣地方。宜添設將備。桃關宜分設專防。打箭爐及沿邊一帶。要隘處所。均應通籌防範之道等語。前因金川用兵。擬於平定之後。於小金川。打箭爐酌量分駐官兵。以杜侵軼。後見番酋歸命。果出實心。與內地素附之土司無異。駐兵防守。徒費物力。維時大學士公傳恒亦經具奏。以為不必舉行。今將高越此摺與大學士面議。現在羣番震懾。國威喁喁向化。經此一番整理。自可保其寧謐。若添兵置戍。不惟糜費無已。適足以啟衆番。

之驚疑。況灌縣。桃關等處。數十年來。安靜無擾。何必於罷兵之後。轉增營汛。高越此奏。不過虛應故事。以見其留心地方耳。著傳諭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令其留心體察情形。詳加酌量。即或有必須經理之處。亦宜從容佈置。俟二三年後舉行。無事張皇急遽也。○以大學士公傅恒兼管理藩院事務。大學士來保兼管兵部事務。○庚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

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平定金川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並隨征將士宴於豐澤園。○諭據大學士公傅恒奏稱。胡寶瑤辦事甚屬諳練。順天府衙門事務尚簡。請仍留軍機處辦事等語。胡寶瑤著仍兼軍機處行走。○又諭從前大學士傅恒赴金川經畧。總管內務府大臣乏人。令訥木扎勒德保署理。今大學士雖已回京。而總管內務府大臣。並無定額。伊

二人著仍在該衙門行走。○又諭曰。尚書達勒當阿。此次在軍營。甚為出力。著加恩將其子達桑阿之罪寬免釋放。○諭軍機大臣等。馬爾拜自到任以來。朕看伊光景。視將軍一官。甚屬矜持。頗有艱難竭蹶之意。不思將軍職任。惟在操練兵丁。整飭營伍。其他原無多事。若能使兵丁技藝純熟。營伍氣象改觀。即可云稱職。其地方事件。當奏者奏聞。不當奏者。原可不必勉強。即如寧化縣羅教人犯嚴松一案。伊前次奏摺。聲敘不甚明晰。經朕批示。今又具摺覆奏。亦不過臚列獲犯名數。而於此案緊要情節。究未奏及。然若因接到此旨。而諸事拘謹。致當奏者亦不敢入告。既失之不及。若或遇事周章。而節外生枝。又未免失之太過矣。至將軍衙門。每年貢例。閩海關原有公項。足敷辦理。未必以養廉過於墊用。設於公項中。別有漏卮。而託詞捐辦。則非務實之道矣。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策楞

等籌辦金川善後摺內請將小朗素發往西藏交與達賴喇嘛令其仍作番僧並咨駐藏副都統拉布敦嚴加約束等語前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將良爾吉正法之時即以小朗素為副土司令其帶領土兵攻打石卡頗能出力今又據大學士公傅恒面奏小朗素從前雖有不可信之處一自加恩獎賞伊即實心出力効用今若發往西藏且嚴加約束則是有功之人反與獲罪發遣圖禁何異想策楞等之為此奏尚慮其向後滋事未念其現在之革心出力夫以此等曾經出力之人如此辦理殊不足鼓勵番衆大學士公傅恒所奏自合情理與朕意相合今澤爾吉既配澤旺小朗素無可安插不若令其來京如伊願作喇嘛即令為扎薩克喇嘛京中廟宇甚多如章嘉呼圖克圖噶爾丹錫勒圖呼圖克圖濟隆呼圖克圖等不一其人講習經典亦屬便易如願還俗當授以家室給以二三品職銜

品級以示優獎此時策楞等已回成都可令其傳喚小朗素到省即以大學士公傅恒之意面加詢問並將已經奏明種種加恩之處詳悉曉諭伊若必欲赴藏則聽其前往如願來京著一面奏聞一面委員護送前來俾衆土司知曾經出力之人即蒙格外施恩優加錄用庶人心皆思奮勉是亦鼓勵番衆永輯邊疆之一策計諭旨未到之先小朗素尚未赴藏如已經發往或行文詢問或於營弁內差一明白曉事之人前往面詢伊實意云何策楞等酌量遵旨辦理其善後各條現交軍機大臣議奏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據侍郎德爾格前奏盛京盈餘銀兩缺少請著落郎中圖善賠補經朕批飭所奏含糊令查明復奏今據奏試驗數月已得一年盈餘銀數圖善經管所少若不令賠補則後任之員不知警懼請將所少銀三百六十兩著落賠補

外仍交部議處。嗣後盈餘銀兩均照此次查出數目稽算。如有不敷。即行叅劾。著落該員賠補等語。夫稽查此項銀兩。原為杜屬員侵蝕之弊。理宜執中善為留心查辦。不可稍存過重過輕之念。今觀德爾格所奏。似有年年必欲盈餘之意。所見甚小。著寄信德爾格。嗣後開報盈餘時。祇查實額。秉公辦理。勿致侵蝕而已。不可從苛。累及屬員。圖善少交銀兩。若實有侵漁。理應著落賠補治罪。倘無實據。豈可罪及無辜。德爾格於此等事件。嗣後務須誠心查辦。庶可永霑朕惠也。○辛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啟鑒。謁

東陵

西陵。○署湖廣總督新柱奏。米糧騰貴。其原不一。屯戶厚貲廣貯。漢口鹽船滿載。借商販之名居奇。然出售仍散在閭閻。不致耗散。惟奸

徒乘稽查不及。搬運出洋。暗中消耗。實為民食之害。應嚴禁屯戶。毋許聚船販運。並飭員弁。於通洋口岸。嚴查禁懲。報聞。○是日駐蹕烟郊。○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命總督新柱。前往雲南。會同舒赫德。履勘金沙江工程。今舒赫德。辦理川省軍需就緒。起程前赴雲貴一路。稽查營伍。新柱由楚赴滇。約計貴州途次。即可相會。所有滇黔營伍。著傳諭新柱。一同查閱。隨到隨辦。舒赫德不必留待。亦不必趕赴。總之閱兵。即舒赫德一人亦可。而查江工。必伊二人同之。其湖南營協。現據新柱奏明。尚未親行巡查。即於歸途。會同舒赫德。查察考驗。亦為一舉兩得。著一併傳諭舒赫德知之。○又諭曰。巡察盛京地方。給事中同寧。奏盛京將軍五部府尹等衙門。咨臣查覈乾隆十二。十三。十四等年事件。曾經逾限與否。如照向年巡察官。四季奏聞。徒增繁瑣。請將各該處咨送事件。內業經逾限。並未

聲明情由者。一概查明。臣現在應查各處補官挑差等事。查完時即行回京。入於覆奏事件內。一併奏聞等語。前派巡查盛京等處值年官員。並不實心查辦。惟將該處咨送案件塞責。實屬無益。是以將特派值年停止。改為酌量委員查覈。此次遣同寧巡察盛京。原為稽查吏治要緊事件。伊抵盛京。應將彼處大員辦事如何。帑項有無虧欠。兵丁技勇如何。風氣如何。及所屬吏民議論如何。查明具奏。同寧雖云將伊應查補官挑差等事。另行奏聞。並未聲明該將軍大員等所辦公事。覽伊此奏。並無別故。伊現在不敢似前任塞責。欲據實辦理。又復遲疑。是以含糊具奏。幸獲批發。遂欲藉此為準。遵照辦理。顯逞其小慧。著寄信訓飭。令伊嗣後稽查諸事。實有情弊者。不可稍有隱匿。亦不可妄為著落。惟在誠心稽查。斷不可飾巧僥倖。况伊起程請訓時。朕面諭甚明。伊惟欽遵而行可也。○大學士等

議覆。四川總督策楞等奏辦善後事宜十二條。一。巴底巴旺各立土千戶。責令革布什咱管轄。查巴底巴旺係土司納旺轄。以投金酋圍禁。今莎羅奔郎卡既邀恩免。納旺罪非不宥。遽將所轄地。令革布什咱管理。無端為益部落。不足服所屬番民。且恐納旺姪勒兒悟爾結噶杜爾結長成爭地滋釁。應釋納旺。仍令管理。以次承襲。一。革布什咱之扎什諾爾布。請予承襲。查土司向係該管官加結到部。查給號紙。金川新定。革布什咱地與毗連。亟須彈壓。扎什諾爾布從軍出力。應即給號紙。以示獎勵。一。雜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宜聯為一氣。查該土司等壤接金川。屢被侵占。今既還侵地。自可息事寧人。即思患豫防。應聽該番自籌。既傳集曉諭。伊等項經發誓。辦理完結。無庸議。一。小金川。沃日。宜結婚媾。協守疆圉。查沃日。向係土女澤爾吉轄。已據衆土司議。與澤旺婚配。無庸更議。一。沃

日印務。請仍令澤爾吉護理。查澤爾吉雖配澤旺。仍管沃日。應令照常約束。生子。照明正司土婦功噶例。分襲兩土司。一。小金川被毀碉房。宜督修。孫克宗占固。二處宜駐防。查碉房與要隘。應聽自修自守。若委員督修。分駐恐莎羅奔等。聞知疑懼。或已辦理。亦不可張皇滋事。一。小金川大小朗素。宜分別安插。查小朗素。現奉旨詢問。大朗素秉性奸頑。又未出力。酌看情形安插。一。土舍汪爾吉。應暫為安插。查該土舍原係郎卡異母弟兄。先來投誠。今事竣不能回巢。應交伊母舅扎什諾爾布。帶赴游牧。俟有可安插處奏請。一。校磨竹克基黨壩。各土司土舍。宜加銜獎勵。以分雜谷之勢。查各土司與雜谷本弟兄。受制雜谷。相隨從征効力。今遽加以安撫司等職銜。則率先之雜谷。既恩無可加。轉將伊所轄地。瓜分鼎立。相形輕重失宜。即慮部落過大。應俟一二年後。熟籌請旨。一。各部土司。請加級以

示鼓勵。查各土司恭順辛勤。業蒙恩旨賞賚。格外獎勸。事屬可行。應請交部。一。嚴漢奸出入番地之禁。查漢奸本應查防。但各土司錢穀文移。須人代辦。自行延請。則去留自由。而字識往來。無關輕重。若一切取結詳報備案。地方官勢難兼顧。其願充者。必非安靜守法之人。挾經官選擇之勢。更恐滋事。至定以年限。給以職銜。求充者益多。與該土司稍有齟齬。赴內訐告。不便據以為實。又不便不問。應遵前旨。漸次嚴密稽查。不必多為禁約。難於遵守。至番民貿易。原難禁絕。惟在員弁嚴察匪徒出入。一。夷民典買漢地。應贖歸以分疆域。查木坪瓦寺兩土司。緊接內地。典買漢地甚多。管業已久。遽行追贖。轉似奪伊恒產。應嗣後嚴禁內地民人。不得將田地私售番民。違者治罪。得旨。依議速行。○是日駐蹕白潤。癸亥。以平定金川。遣官祭天。

地	太廟	大社	大稷	奉先殿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孝賢皇后几筵	新柱奏稱荆門州屬之沙洋大隄武昌省城金沙洲江隄廖家窪挽月隄等工俱應如式趕修其民修諸隄亦勸諭業民量議搶修之費存公備用並出借穀石令其速為搶修於
---	----	----	----	-----	----	----	----	-----	----	-----	----	----	--------	--

秋成還項等語。楚省向稱澤國。所賴隄防捍禦。自當及時修築。但向來地方官往往借修搶之名。冒銷肥橐者不少。著傳諭該督新柱留心督察。務令工歸實用。毋任虛糜侵冒。再年來各省輪免正供。偏災時須賑卹。加之金川軍務。支費浩繁。今雖凱旋。而經費未為充裕。前經傳諭各督撫。該地方工程。非必不可緩者。俟一二年後。再行奏請。此旨新柱尚未接到。今所奏各隄工。亦應令其再加酌量。如必資保護。不容稍緩者。亦應令承修各官。加意料理。務俾實濟。其民修之隄。一經衝決。既艱窘無力搶護。多有任其淹沒。晚禾不能補種。益覺拮据。新柱所奏。勸諭業民量議搶修之費。存公備用。量借穀石。幫補食用。俾速為搶修。以便補種。晚禾尚屬有益。惟應督令地方官斟酌妥辦。毋令稍有勉強貽累。可也。○是日駐蹕隆福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六

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六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處性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務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量授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三月甲子以金川平定遣

官祭告

先師孔子○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俱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諭軍機大臣等。蘇松水師總兵王澄奏。押運赴閩米石內。船戶莊順興。於浙屬大洋遭風。漂沒米一千一百石。請於伊養廉內扣還。前經降旨。令黃廷桂確實查明。奏聞請旨。今據黃廷桂覆奏。稱據報之日。即檄飭文武各官。勘明取結。復專差馳往。細加詢訪。委係颶風擊碎。以致漂沒。又據浙撫方觀承札稱。現在取結移送。蘇撫具題。俟取結到日。聽蘇撫雅爾哈善題辦等語。此案因事在外洋。恐有不實。如果駕駛不慎。不但應賠。且當治罪。是以特旨交黃廷桂查明。請旨。今黃廷桂既經查勘明確。委係颶風陡起。人力難施。並非管駕疎忽。即著黃廷桂知會雅爾哈善照例具題。聽候部議。○是日。駐蹕桃花寺。○乙丑。諭曰。琉球國前屆貢使毛允仁等。事竣回國。在洋遭風壞船。經該督喀爾吉善奏聞。朕已諭令修整。嗣據該貢使呈請。俟十三年貢船到閩。一同回國。此次貢使向永成等呈

稱。夷船修理做法。與內地不同。情願購備物料。自行修理等語。琉球素稱恭順。夷使毛允仁等。因進貢回國。遭風壞船。宜加優卹。既據此次夷使向永成等稟懇。自行修理。所需工料銀兩。著於司庫存公銀內賞給。俾得修理完竣。駕駛回國。示朕柔遠之意。○諭軍機大臣等。鄧廷相接管閩海關稅務。一百八十一日。較上屆少收銀一萬三千四十兩零。已交該部核議。關稅徵收。自有定額。縱或稍有盈絀。不應大相懸殊。且伊接管甫及半載。即短少若此。倘以歲計。更不知伊於胡底矣。向來關稅錢糧報部。該部照例駁查。該督撫等草率具覆。已成故套。此案缺額過多。務須徹底清查。在鄧廷相即不敢有微多報少。侵蝕透漏情弊。亦必係伊辦理未善。各口岸委員。及家人胥吏。因其署任之員。不諳關務。欺朦中飽。而鄧廷相不能察出。總督喀爾吉善將軍馬爾拜。同在省城。就近查察。甚易。可傳諭伊

等留心確訪。據實奏聞。不得稍有瞻徇。○又諭曰。寧化縣羅教嚴友輝等。糾衆抗官一案。據該督喀爾吉善等審明。與周天福獲犯錄報之初供。情形大相悖謬。嚴友輝等原係羅教餘黨。周天福既經查訪明確。或密差捕役。或遴委佐雜。俱可前往查拏。即必須親行。亦不妨明目張膽。擒獲究處。何至黃夜微服。率役扒牆。以致村衆驚惶。放火奪犯。如情節果實。則係周天福行徑乖張。而各犯祇當治其附從邪教之罪。不可論以拒捕抗官。概予駢斬。但周天福身為縣令。作此舉動。寧不慮及駭人聽聞。必致意外滋事。而始則率意妄行。繼復捏詞支飾。其中或別有情由。抑或該督撫等因匪黨搶犯。情罪較重。周天福即使捏飾欺朦。其罪亦不致死。遷就完結。以了此重案。若有心如此辦理。則不惟無以懲警兇頑。且益開地方官隱匿實情之弊。著傳諭該督撫等。務令秉公據實。虛心研究。按律定擬。毋

稍存迴護之見。閩省民風澆競。宵小易於竊發。前有建寧甌寧等案。現有金山岡匪犯馮應漢一案。該督撫等於案情曲折。必當徹底窮詰。務得確情。不可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陋習。專以出脫重囚為陰德。消弭大案為安靜。行文出示。草率完局。庶幾寬嚴得中。無枉無縱。奸宄潛蹤。地方寧謐。喀爾吉善潘思渠等其善體朕意。○是日駐蹕白澗。○丙寅。諭據川督策楞奏。三月初四日。途次木耳站。聞日隆寨於初三日失火。延燒糧臺。隨馳至日隆駐劄。親自勘辦。委員盤糧。共延燒米四百六十餘石。護道成都府知府李盛唐係特委出口總理糧務之大員。現駐日隆。目擊該站燒糧狼藉。並不收拾彈壓查察。屢次藉病推諉。情尤可惡。請革職治罪等語。軍旅國家重務。前因鹿邁祖貽誤夫馬。自請罷斥。以邀愚民稱譽。經朕降旨革職治罪。俾辦理軍務之員。知所儆惕。今大兵雖已凱旋。而糧糈宜

加保護。李盛唐奉委出口。即託病不前。到臺之後。全不留心防範。以致軍糧兩次延燒。又不督率查察。惟思回省調理。以圖卸責。寧棄官而有所不惜。該員經鹿邁祖革職治罪之後。仍敢漠視公事。罔知大義。此風一開。將地方政務。舉可任意怠玩。一離官守。便得優游事外。其居心實不可問。非重加嚴處。無以示懲。李盛唐著革職拏問。從重治罪。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自軍營運回之鑼鍋帳房等件。各省兵丁。竟有帶往使用。以致缺少。又鎔化之廢銅。背數尚符。觔兩亦覺缺少。夫役衆多。難於究詰。現在逐一清查。凡有虧缺。請於臣二人。暨原委總兵哈攀龍等名下分賠歸款等語。此項鑼鍋帳房。及鎔化廢銅。如係窮番竊取。猶可云人數衆多。難於查考。至綠旗兵丁。則係國家養養之人。其姓名既有冊籍可稽。該管將弁。何難逐隊覺察。況此等兵丁。用之攻碉殺賊。則怯懦無能。用之轉運

軍裝。則肆行偷竊。此風尤不可長。可傳諭策楞等。令其實力清理。若係分派綠旗兵丁夾帶回營之項。則伊等俱有管領將弁。但須逐一挨查。自必水落石出。如果無可究詰。即照策楞等所奏。按數分賠。再此等運回之鑼鍋帳房。均係動帑製造。今軍務既竣。別無需用。將來收貯日久。轉致朽壞。應及時變價歸款。其作何辦理之處。令策楞妥協籌辦。奏聞。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自金川用兵。動項製造鍋帳。其帳房按給官兵。例不繳回。惟上年應付京兵。去來不過數月。未便援照不繳。當即查追確估。飭屬分領。立限承變歸款。鑼鍋久用損壞。除遺失分賠外。若照廢銅變賣。可惜。應同軍營銷燬礮位。發錢局存鑄。從之。○又諭曰。四川成都府知府李盛唐。奉委出口總理糧運。逡巡觀望。並不實心督察。以致軍糧兩次焚燒。該員目擊燒糧狼藉。不行督率收拾。且託病請回成都調理。以圖卸責。有心貽誤。

情殊可惡。已經降旨革職。拏問。所有延燒軍糧。現據該督奏請著落該員賠補。可傳諭策楞張允隨。圖爾炳阿。將李盛唐原籍任所家貲查明封固。以備賠補軍糧之用。該督務須嚴密確查。不得稍有遺漏。如有隱匿寄頓情弊。惟該督撫是問。○是日駐蹕烟郊。○丁卯。上至南苑行圍。○諭現由索倫達呼爾內揀選記名之二十九人。仍回原籍。命該將軍於朕今歲進哨行圍時。令伊等與三十名默爾根同往。今計伊等人數既衆。著將默爾根等減半。遣十五名同往。試令行圍。應留者再著留京。諭軍機大臣等。雞心灘一事。前經批諭阿里衮查勘實在情形。或如準泰所奏。或如託庸所執議。令其秉公剖斷。今據奏若如準泰所奏。則晉民稍覺偏枯。如託庸所議。則地畝全歸晉省。秦民一朝失業。未免向隅。臣等從公酌議。以六分給晉民。四分給秦民。兩省官民均各允服等語。阿里衮等既以四六均

分定議。乃即仿照準泰秦晉平分之意。而摺則均加以駁詰。不直指託庸為非。立論殊為不公。蓋因先有意見存於胸中。游移觀望。不覺其詞之閃爍也。阿里衮辦理諸事。所見甚小。往往如此。何必不敢指託庸之過耶。現交部議。著傳諭阿里衮知之。○又諭據陳宏謀奏稱乾隆十三年徵支地丁並兵馬驛站等項錢糧。例應於本年四月內冊報奏銷。惟因金川兵事。陝省道府州縣各官調委協辦臺站。應付車馬。至四月內始克竣事。請照從前西路軍需之例。奏請展限等語。陝省錢糧奏銷。因地方官供應官兵。不能按期造報。該撫聲明情由。自應循例展限。著照所請。於各員回任之日。詳悉核查造冊報銷。至所稱現在麥收可望。各官回任。正可及時催徵。若奏銷已過。或反觀望不前。希圖拖欠。督征各官徒受處分。轉於錢糧無益之處。則是展限轉為催徵。及規免處分起見。有失輕重之宜。鈔發

部議殊屬非體摺內敘入已屬不可若鈔發部議於該撫題奏體制更為有礙已將此段節去著傳諭陳宏謀知之是日駐蹕南苑舊衙門戊辰戶部議准署福建布政使永寧奏稱閩省種麥者少造酒以米為麴價昂於米民間多造販圖利有妨民食請嗣後零星自用者免禁多製運販者罪之官失察者照失察躡麴例查議賄縱革職提問從之是日駐蹕新衙門○已已諭軍機大臣等蘊

著高斌張師載等會奏江南徐州衛江北幫并長淮衛幫漕船起運一摺甚不明晰河道建立壩工或用以減黃或用以濟運所期河漕兩有裨益至於漕艘之出入亦當首先籌及以免臨期搬卸之煩如果運道攸關即不聽其淤塞若如今所奏則高斌從前設臨黃臨運兩壩修築本意將以減黃乎抑以濟運乎是並未始終籌及不過一時創舉新工以圖開銷帑項博屬員之虛譽耳且建立緣由

究於何處有益摺內既未詳悉聲叙而自築壩以後累年該幫重運既稱屢經停減何以又有回空船隻仍由會口歸次是所稱兩壩遞互啟閉舉屬空言轉須酌給飯銀以資轉口而支河則聽其淤塞臨事又須挑挖若謂經涉黃河二百餘里風波難測則各省重運亦有經由黃河者何獨於徐淮兩幫則以載重涉險為慮且一隄之隔舟行紆迴曲折至二百餘里米石又須盤卸一卸一裝俱資人

力徒滋耗折偷漏諸弊既勞且費殊非向後永遠可循之道其運丁既有行月口糧自南而北長途歷數千里之遠乃因轉口多行二百餘里即與加給飯食亦無此體制事雖微小而措置實為迂謬高斌原本糊塗益以蘊著之器量褊淺張師載之硜硜自守於河防運道經久之計均屬茫然是以三人奏摺如此含糊著傳旨申飭其兩幫出入運道及轉口經由河路并兩壩現在是否有資啟閉及

其從前兩壩修築有無裨益之處著江南總督黃廷桂親往會同高斌等閱勘明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嗣後此兩幫漕船如何入運方為妥協著另行定議請旨目今既經如此辦理俟查明後所有不應准銷之項著落高斌蘊著張師載等賠補是日駐蹕黃新莊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金沙江用過夫役帑金各數清單內稱共給過銀一十九萬三千四百餘兩除將水運銅斤節省過運腳銀五萬二千六百餘兩抵補外再加六年節省運腳即可全抵原款等語誠如該督所奏則歷年節省運腳除抵補用過工費外向後所有節省之項於國家經費實有裨益但不知盤駁諸費曾否開除並有無歲修工程其江岸綿長若每歲加工修護所費應用幾何須將盤駁歲修等用一切開劃清楚再有餘剩方為實在節省著將清單鈔寄新柱令其帶往與舒赫德公同閱看

將此處一併詳悉查明遵照前旨不可聽其浮冒亦不可有意苛求秉公據實妥協查辦

大學士等議覆各省督撫查奏米貴之由熟籌補救雖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而為常平買穀請緩請停者大半應遵前旨以雍正年間倉貯舊額為準通計減穀千有餘萬石民間即多此數流通美利周溥存糶之法又經議定平買貴停可不致昂米價其請捐收本色亦因採買妨民借茲酌劑又稱開墾疏濬以興利通販禁囤以濟乏躡麴燒鍋並行禁止均在各督撫悉心飭屬辦理毋庸另議從之

廣西巡撫舒輅疏報乾隆十二年分桂林平樂梧州鬱林等府州屬開墾水旱田共三頃三十畝有奇分年升科如例是日駐蹕半壁店

辛未諭曰四川總督策楞奏稱軍前運到米石除賞給各土司外尚存一萬六千餘石已照內地賑借兼施之例令番民承領准分限二年易以青稞運赴威茂營還

倉等語。自金川納款。大兵凱旋以來。朕業經降旨。將從前出力之各該土司等。屢加優賞。并據該督奏明。各土司目。俱經分別賞給米三百石。五百石不等。其存留餘米。毋庸再為賞給。但念連年用兵。各該土司等。恭順効力。番民轉餉。從征遭荒失業。情殊可憫。所有領借之餘米一萬六千餘石。即賞給各該土司。聽其自行收交。不必分限還倉。以廣懷柔。獎勵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鍾

琪奏稱。沃日至天赦山以外。共存米一萬六千餘石。隨傳諭小金川。沃日。雜谷各土司。借給番民。分派二年。易以青稞。運赴威茂營還倉。以充兵餉等語。該督等自為節省起見。但辦理尚欠周到。各土司等。雖經該督於酌賞餘米時。分別賞賚。但前經降旨。令該督等查明實在出力最多之土司。酌量給賞。該督等即應將所有存留餘米。作為遵旨加賞之項。今乃借給番民。令其分年交倉充餉。番民本

非內地百姓可比。在內地百姓借給官米。尚屢至催徵不前。何論番眾。恐徒致有名無實。且示番眾以瑣細非體。有失柔遠之道。已另頒諭旨。賞給該土司。不必令其分年交倉。著再行傳諭該督知悉。至德爾格甫經出兵。旋即回巢之處。或係前年初次調派。抑係上年何時續派。所奏亦未明悉。所稱從容誠諭。亦令該督酌量辦理。現在金川全局已定。不必因此再生枝節。其地方大小。與何處土司接壤。有無關係之處。該督亦一併詳悉具奏。尋奏德爾格係明正司所屬。原派出兵一千名。協勦。屢檄不至。後經明正司差大頭人往調。於前年七月方到。旋稟稱馬牛倒斃。土兵多病。不待號令。即於派守之處回巢。又經差官持諭另派精兵候調。竟未前來。斷不可一例賞給。其應領坐餉。仍係扣明起止月日。折米一千二百石零。所奏從容誠諭。原欲乘便因事教誨。此時尚未辦理。必不致再生枝節。再

其地東西與上瞻對納奪南北與昌都林蔥各土司連界向來安分並無關係之處報聞○又諭曰策楞奏覆奉到廷寄稽查漢奸之諭旨摺內稱已於善後案內具奏等語前據策楞等奏善後事宜摺內稱嚴查漢奸出入必須官為各土司延請代筆並分別賞罰一條經軍機大臣等議以地方官所辦公事甚多安能為土司延請幕賓即加結具詳亦不過增一具文套數至定以年限給以職銜益恐挾制滋事應令該督等仍遵前旨實力奉行漸次嚴密查察等語議駁甚為允協策楞等所請誠屬無益今伊等尚未接到議駁之稿故為此奏可再傳諭伊等令其遵照前奉諭旨並軍機大臣所議留心查辦務期妥協俾衆番相安可也○又諭今日吉林烏拉將軍永興摺內有副都統滿普伊楞泰福僧阿滿福等請安摺想係滿普等豫作請安奏摺送該將軍一同奏聞夫副都統等如有應奏

事件自當另摺請安否則何用此等浮文如許奏摺並無關係皆需朕親閱著傳諭吉林副都統等嗣後伊等無應奏事其請安著告之永興入於請安摺內不必另摺各省將軍等奏事之便亦著傳諭知之○是日駐蹕秋瀾村○壬申諭曰侍郎兆惠已兼二部不必更兼護軍統領其員缺著塔勒瑪善補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卓巴員缺著瑪蘭泰補授烏勒登未至之前著瑪蘭泰仍署理鑲白旗護軍統領○又諭年來朕進哨行圍御前乾清門行走及閑散行走之蒙古王公額駙台吉等皆迎至博羅河屯請安朕為遵家法行圍訓練兵丁閑散行走之王公額駙台吉等並無班次徒費牲畜盤費累及羣下嗣後朕進哨行圍御前乾清門行走之王公額駙台吉等皆遵朕原降諭旨赴博羅河屯俟朕派出者隨圍行走餘令六盟長分別各盟該札薩克閑散行走之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

等。均為二班。由今歲起。一班前赴博羅河屯請安。○禮部奏。勲臣專祀。均有謚號。大學士公傅恒之父李榮保。應否照例予謚。得旨。予謚。尋賜謚莊恪。○兵部奏。金川在營大臣。遵旨議叙。得旨。岳鍾琪著軍功加三級。傅爾丹達勒當阿。舒赫德。尹繼善。策楞。俱著軍功加一級。紀錄二次。餘依議。○工部議。覆安徽巡撫納敏疏。稱壽州安豐塘。鳳陽縣蘆塘等六塘。懷遠縣郭陂塘。均係要緊水利。溉田廣闊。年久淤墊。應如所請。動帑挑挖。並增築塘隄。從之。○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卓巴。為天津副都統。○是日駐蹕梁格莊。○癸酉。

上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

上迴鑾。○諭曰。上駟院。奉宸院。武備院。皆屬內

務府。管理額缺多寡不等。嗣後除特放大臣。管理外。此三處衙門卿缺。各定為二缺。分用侍衛內務府官各一員。由侍衛補放者。穿黃馬褂。遇缺出。領侍衛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該院大臣。揀選帶領引見。將此載入會典。現在上駟院卿缺。著旺扎勒。那彥泰補授。班第。扎拉豐阿。著兼管上駟院。奉宸院卿缺。著博勒奔察補授。三和著兼管奉宸院。武備院卿缺。著多爾濟。僧保住補授。福拉納著兼管武備院。○諭軍機大臣等。蘊著叅奏吉慶各款。理宜徹底研對虛實。不可遷就含糊。吉慶現已召令來京。蘊著亦著即速前來。兩人面相質對。自得情實。其蘊著原訪款跡。係得之何人。并摺內所有應行查訊各款証人役。案宗。俱著蘊著帶來。以便質証。惟將要証帶來。不必攜帶多人。以致驚擾地方。又不得俟到京後。輾轉提取。以致往返多延時日。再蘊著回奏摺內。未經明晰。已批令再行確實指

明何以至今尚未奏到著先行明白回奏伊隨後亦即速起程是日駐蹕秋瀾村甲戌諭今日朕出射箭排班之滿翰林甚少查有在後未至者亦有回寓者伊等皆係滿洲世僕漫不經心以致遲誤自謂是讀書人染習怠惰風氣甚陋著將誤班之奉寬觀保國柱烏爾泰夢麟均交部察議嗣後如遇不派翰林院掌院學士無人約束著交與行在大學士管轄賑湖北漢川潛江沔陽天門江陵監利六州縣衛乾隆十三年被水災民是日駐蹕半壁店乙亥賜隨從諸王大臣等宴諭曰西鳳協副將王凱委攻腊底墜地中風請假回省調治訥親張廣泗不行詳察真偽轉將王凱題補副將一案行令該督策楞查奏今據奏王凱患病虛實閱時既久無憑確查但王凱身為統領不能直進腊底卡隘已屬有過無功即實係患病亦不當請假規避既已查明理合奏請開缺經該部議

將王凱照規避例革職等語王凱以統領大員不能奮勇攻克要隘乃因偶爾患病輒自請假回省似此臨陣退縮託病偷安之員朦混保題若在進攻之際即應按以軍法從重治罪僅擬褫職豈足蔽辜但現已奏凱班師軍務告竣非用兵時可比而該弁患病虛實又未有確據著從寬免其深究此隨時輕重之權衡非可於法外有所僥倖也王凱姑照部議革職并將此旨曉諭各武弁諭軍機大臣等那蘇圖題臺站馬匹一本經部議覆朕已降旨依議本內所稱獲鹿縣之鎮寧驛每馬日支草料銀三分六釐并陘縣之陘山驛每馬日支草料銀四分不敷喂養請照晉省甘桃驛之例每馬日支銀六分在通省驛站項下餘剩扣解藩庫之留貳廩糧等項內通融撥補等語直省驛站日支料價銀兩久經定額鎮寧陘山二驛何以獨有不敷若因供應兵行不無多費則此時軍務已竣何以

轉請加增且直隸驛何以援照晉省為例其留貳銀兩是否即在三十六萬節省項內抑於三十六萬准銷之外另有解部之款至永定章程一案其從前如何具奏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如何定議之處本內俱未聲明可傳諭那蘇圖令其據實分晰具摺奏聞吏部議准原署四川巡撫班第等疏稱四川巴縣之大庵木板凳岳池縣之大溪口三處為華銀山門戶易有潛匪出入需員防範應以順

慶府屬分駐豐利場通判移駐大溪口仍兼管豐利場派重慶鎮標守備一員帶外委一員兵七十名分駐大庵又派川北鎮標外委一員帶兵三十名分駐木板凳聽大庵守備提調准建衙署營房墩臺換給關防附近之肆灘橋高灘場小米溪羅渡溪商民船隻店廟佃戶均責查察其有偷挖硝磺聚匪不法等事責令文武關會巡緝獲犯仍由各地地方官審究五年之內山徑寧謐量予議叙不職

者叅至重慶府屬之巴縣合州順慶府屬之岳池隣水二縣原有地方之責不得藉委玩視違者叅處從之蠲免直隸保安宣化西寧蔚縣赤城萬全懷安龍門懷來張家口十州縣廳被災田畝額徵銀一千六百二十九兩有奇糧二千九百六十九石有奇是日駐蹕黃新莊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上還宮丁丑諭直隸河道事務近年以總督兼理不過於伏秋汛至之時往來率屬防護工程俱已平穩所有直隸河道總督不必設為專缺即於總督關防勅書內添入兼理河道字樣其一應修防工程向係何道等官承辦者俱照舊飭委辦理現在纂修會典將此載入又諭年來因山東賑卹支撥浩穰金川軍糧輓運繁重陸續酌開事例俾急公人員得展報効之忱今山東連歲有收金川大

兵凱旋經費而外並無急切需用之處。所有現行各事例應即停止。至捐納貢監封典兩項於銓法原無妨礙。著照舊行。又諭曰尚書趙宏恩不必管理旗務。正紅旗漢軍都統員缺著那木圖調補。正白旗蒙古都統員缺著博第補授。西安將軍員缺著黑龍江將軍富森調補。所遺員缺著護軍統領傅爾丹補授。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策楞議覆班第議修理城工一案。奏請收折色以濟帑項之不足。且期於明春舉行等語。城工本非目前急務。而川省甫當撤兵之後。吏治民生均須次第整頓。一年之內恐未能料理就緒。則舉行城工一事無論來春即待至後年亦無不可。若各郡縣內果有急需修理之城垣雖動撥公帑亦屬應行。原不必專恃捐例。且據伊等所奏減價收捐亦未必人人踴躍足以敷用。現在大兵凱旋一切事例已降旨停止。川省未便因修城一節另行籌辦。著傳諭伊等

知之。○又諭據舒赫德策楞兆惠奏稱稽查川省軍需錢糧經手各員於倥傯旁午之時不免濫應濫支。現在造到清冊與條款例案多不符合。若即行叅究不但人數衆多且一經叅革已係無官無祿之人難於彌補。再四商酌將此等造報不合之員立傳到局登答如能指明有案許與准情酌辦不然即令自行改正聽其彌補等語。此事大學士公傳恒曾經奏及此等人員如果係借端影射有意欺隱侵蝕者即一面題叅一面於伊任所原籍將貲財家產查封追繳亦所當得。若無前次情弊自應如該督等所奏辦理。未便概行查產著追。况叅革之後伊等無所顧惜必致懸宕公帑清償無期。今該尚書等所奏亦籌辦之一法。於公私均為有益。據目下情形祇可如此辦理。著傳諭知之。○又諭曰策楞所奏岳鍾琪戎行老練熟悉邊情且經親歷諸番部落懇恩令其將生平所見所知編輯成

書以為邊境指南一摺。明係推讓岳鍾琪。以見和衷之意。川省邊界蠻夷。其風土情形。扼塞險要。勦撫機宜。原自不一。官斯土者。無論大小文武員弁。皆宜諳悉。今提督同城。彼此時相講論。虛懷商確。於策楞自屬有益。即岳鍾琪固係老成練達。而一人所見。安能在于周徧。如馬良柱輩。久任蠻徼。亦宜諮訪。以為集思廣益之助。其麾下偏裨。凡有熟習番境形勢者。均應面加詢問。且可因此觀其人之

實能留心與否。遇拔補時。得以斟酌去取。况岳鍾琪年已望七。即馬良柱輩。亦迥非少壯。將來儲備邊才。自宜豫為培養。俾後進者討論嫻習。以供國家任使。但所奏編纂之事。務期有濟實用。不可勦襲浮泛。徒託空言。至於策楞岳鍾琪二人。皆受朕信用。深望其和衷共濟。協力同心。事事祇求實際。固不在區區筆墨文字之間。若有意欲為和衷。轉覺形跡未能融化也。○又諭曰。高越前因貽誤夫馬。

革職永遠枷號。經大學士公傳恒奏。其到任甫及八日。情有可原。朕特加恩寬宥。復行錄用。乃於查察張廣泗。周岐家產貲財兩案。又不實心辦理。今據伊回奏情節。則署撫班第之叅劾。非盡出於無因。高越本應從重懲處。但現在查核川省軍需。藩司尚有經手事件。且甫經免罪。旋復予譴。轉於體統有礙。姑從寬薄罰示儆。著傳諭該督策楞於通省緊要城工內。估計在一萬兩上下者。指派一處。令

高越出貲修理。以贖前愆。并令該督留心試看。如果能洗滌向來狡詐積習。事事誠實。黽勉出力。尚可曲宥。若不知改悔。仍蹈前轍。即據實題叅。加倍治罪。格外之恩。非可僥倖屢邀也。并諭高越知之。○又諭據福州將軍馬爾拜奏。稱聞得廣東省城。於本年正月二十日夜二更時候。雷鳴大雨。西關洪聖廟旗杆。被雷擊開。上有雷火燒成之字八個。係人上妙。鄭辱筐勝夏字樣等語。此事未據碩色

奏聞其虛實尚未可知。或因其荒誕不經不行陳奏。亦未可定。但聞省有此傳聞。則該處必已宣播。於人心風俗頗有關係。凡事當斷之於理。無論雷火不能成字。就令果有字跡。亦必係雷文古篆。非同俗書。為凡夫所共識。此事非刁詐之徒。幸災樂禍。捏造浮言。煽惑眾聽。即係挾讎誣枉。欲以傾陷他人。或藉端詬詈同輩。洩其宿忿。著傳諭碩色令其留心物色。密行訪察具奏。毋得張皇致啟異議。若果係實有之事。或別有故。皆令據實密奏。勿因此旨附會。尋奏廣東時有雷雨擊碎桅木等物。曾遣匠役架登描驗。似係蟲蛀。字義並無妄悖。杆高人不能上。並非奸徒捏造。業經拉剗。民間絕無驚異。宣播報聞。是日起。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是月。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等議覆四川布政使高越請動項發給重叙

等府州買米運省。今已班師。軍糧停運。碾辦之米。尚須及時平糶。若再採買。必致米貴。得旨知道了。留有餘於民間。於各省皆有益。至川省米販湖廣者。以軍興禁糶。今尚當禁乎。抑應令其流通乎。汝若已往滇省。將此旨寄策楞令其酌量。若尚在蜀。汝等同酌議奏。○江西巡撫唐綏祖奏。江西風俗儉樸。因毗連閩粵。習染蠻野。遇有命案。屍親居奇。不肯收殮。甚至聚眾抗官。刁民固法。所不容。亦由庸懦守令。養奸所致。現在嚴飭各屬。寬嚴並濟。得旨所見是。勉盡一誠字可耳。○福建按察使陶士儂奏。閩省上游風俗。較勝下游。有以邪教煽惑愚民者。自大加懲創之後。奸詭漸知畏法。漳泉民氣。器而不靜。好勇輕生。習以為常。臺灣孤懸海外。內地民人雜處。番黎亦漸有不法之事。現督郡守牧令。防閑整頓。得旨事事務實為之。閩省民風不淳。汝明刑弼教之任。正宜加意也。又奏閩地遠僻。民間

語言與中土異。有司不知鄉音。惟憑書吏傳說。下情不能上達。難免滋弊。請令各府州書院義學。所習經書。以官語授受。學臣及郡縣試生童。能通曉官語者。拔為前茅。州縣宣講聖諭。鄉約里正。亦擇能官語者充。問答聽斷。久自相習。無弊。得旨。告之督撫。酌量行之。四川總督策楞等奏。前督張廣泗招募新兵。給以守餉。原為善後駐防。及內地城汛用。今已凱旋。各兵歸營。城汛舊額仍足。毋庸添兵駐防。應裁汰以省錢糧。但有曾經出師者。且人數衆多。裁之似有未便。應將四千名內。再去羸弱。其精壯分發各標營。舊兵缺出。以新兵補。新兵缺出。毋庸召募。以符舊額。得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又奏。瓦寺土司出入內地。向由汶川索橋。有縣營稽查。甚為嚴密。土司惡此迂途。於桃關外番漢界河之間。自建索橋。直走成都。計程兩日。離縣營甚遠。村落寥寥。漫無防範。已傳該土司面飭拆毀。又瓦寺

增補通志卷三十七

三

素產銀礦。內地人民因桃關有橋可通。私往開挖。與土司均分。聚至三百餘人。若概行查拏。并參處土司。不特人多不能盡罰。且軍務甫竣。正安輯番境之時。不宜啟其疑懼。亦嚴飭土司。自行查拏。爐頭枷示於番漢交界處。俟一二年後再釋。餘人押逐回籍。以示懲儆。得旨。所辦甚是。知道了。○又奏。川省用兵兩年。地方官出境辦公。民事冗積。已檄藩司查察。令各回任。臣寓整頓於綏靜之中。俾吏治漸有起色。得旨。覽奏俱悉。一切費汝整頓者。多言之難盡。勉盡一誠。大加振作。然亦不宜欲速。總之安靜以養民。明作以察吏。斯可矣。

增補通志卷三十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七

實錄卷三十七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夏四月戊寅朔享

實錄卷三十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禮部所進

冊封皇貴妃攝六宮事及晉封貴妃儀注內

稱公主王妃命婦俱詣皇貴妃貴妃宮行禮

等語從前

皇考時冊封

敦肅皇貴妃為貴妃公主王妃命婦等俱曾行

禮乾隆二年冊封慧賢皇貴妃為貴妃亦照

例行禮其乾隆十年今皇貴妃及純貴妃晉

封貴妃時則未經行禮朕意初封即係貴妃

者。公主王妃命婦自應加敬行禮。若由妃晉封者。儀節較當酌減。此一定之差等。且今皇貴妃及嘉貴妃同日受封。而公主王妃命婦行禮畧無分別。則於儀制亦未允協。嘉貴妃前著照純貴妃之例。不必行禮。將此載入會典。○又諭曰。皇貴妃嘉貴妃。

令妃舒妃婉嬪。初五日進冊寶。儀注內開。初六日行謝恩禮。著傳與總管太監。初六日不必行禮。初五日接冊寶畢。即詣。

實錄卷三十八

三

皇太后前行禮。還宮詣朕前行禮。初五日王妃命婦詣。

皇太后前。皇貴妃前行禮俱免。再儀注內開。有王妃命婦與嘉貴妃行禮。乾隆十年。嫺貴妃純貴妃進冊寶。王妃命婦俱未行禮。今嘉貴妃前。亦不必行禮。此次皇貴妃等進冊寶。俱著照十年之例行。初八日恭上。

皇太后徽號。初九日行慶賀禮。俱照元旦行禮之例辦理。○直隸總督那蘇圖覆奏據署馬。

蘭鎮總兵布蘭泰。泰寧鎮總兵馬世岱。覆稱漢軍間補二鎮兵。不能練習勞苦。費用不敷。

且多係隻身。不免脫逃生事。徒滋糜費。請停止各等語。查此次壯丁。正使習勞以挽逸習。詎因其艱受辛苦。轉任恣意便安。如費用不敷。現有額糧可支。較在京閑散。資生已裕。況古來防秋遠戍。何嘗心懸兩地。即兩年中二鎮共收漢軍三百餘名。逃者不及十分之一。尚可造就。應仍照前議。無庸更張。至或補餘。

實錄卷三十八

三

丁。或補壯丁。同屬漢軍。不必拘泥名數。應請先儘補該處餘丁。得旨。那蘇圖此奏甚是。漢軍間補馬蘭泰寧二鎮兵缺。原為伊等生計艱難起見。且優給搬移盤費。蓋造棲止營房。恩意極為優渥。而伊等遷延不前。該鎮等遂以為若輩果係不耐勞苦。又費用不敷。心懸兩地。脫逃生事。糜費無益。遽為請議停止。在漢軍積習。耽於逸樂。惟當整飭。不可聽其日流。而兩鎮綠旗兵丁。希圖多得額缺。支食名。

糧易於拔補。該鎮等聽信浮言。輒欲更張成例。殊屬不合。布蘭泰馬世岱著傳旨申飭。此案交軍機大臣會同八旗漢軍都統妥協定議具奏。尋議應如該督所奏。無庸議停。至先補該處餘丁。應令該鎮查明。如實堪挑補。照十缺補三原議辦理。倘挑補不敷。咨補在京壯丁從之。○己卯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刑部尚書汪由敦等奏本月

初九日頒發恩詔。應令工部先期設金鳳於

實錄卷三三八

四

天安門上正中。設宣詔臺於門上東第一間。詔由午門出。迎至天安門上城。聽詔百官耆老等。分翼排班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詔。官宣讀畢。鴻臚寺官贊行三跪九叩禮。捧詔官將詔置朶雲內。綵繩懸繫。由金鳳口銜下。禮部官接受。置綵亭內。迎出東長安門。所有儀節。請交禮部遵照。載入會典。得旨是。○四川提督岳鍾琪奏辭公爵。得旨。朕酬庸懋賞。一秉至公。不必固辭。該部知道。○庚辰常雩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命甘肅西寧鎮總兵張世偉

駐防哈密。調駐防哈密總兵王能愛為西寧

鎮總兵。○辛巳。以冊封

皇貴妃攝六宮事。并冊封

貴妃。

令妃。

實錄卷三三八

五

舒妃。

婉嬪。遣官祭告

太廟後殿。

奉先殿。○諭曰。漕運總督蘊著現召來京。各省

糧艘正當北上之時。一切漕務。著河道總督

顧琮暫行署理。不必督運來京。即於伊所轄

境內往來督察。其山東以北。非該督所轄地

方。所有應行事宜。交各省押運糧道辦理。毋

令遲誤。○壬午。

上御太和殿宣制。命大學士來保為正使。禮部尚書海望為副使。持節冊封嫺貴妃那拉氏為

皇貴妃。攝六宮事。冊文曰。朕惟基化。必資於內治。宮庭之模範當崇。從宜適協於成規。名位之優隆惟允。稽徽章而具在。重

慈命之欽承。咨爾嫺貴妃那拉氏。早毓名門。素嫺內則。賜從潛邸。久昭婉順之儀。晉錫榮封。克佐肅雍之化。端莊表度。鏘雅韻於珩璜。恪

謹持躬。著芳規於翟茀。茲以坤寧之虛位。屢煩

聖母之縈懷。選繼體於後宮。時加注意。命嗣音於椒殿。每切諭言。朕曲體

聖衷。追蹤家法。雖母儀儷極。事有待於將來。而閭職總持。典宜隆於此日。恭奉

皇太后慈命。以冊寶封爾為皇貴妃。攝六宮事。爾其祇承

懿訓。益懋壹儀。奉長樂之春暉。勗夏清冬溫之

實錄卷三十八

六

實錄卷三十八

七

節。統掖庭之內政。贊宵衣旰食之勤。端令範以率先。順成是望。迺鴻庥而受祉。福履方綏。敬紹前徽。用光顯命。欽哉。命大學士史貽直為正使。禮部尚書王安國為副使。持節冊封嘉妃金氏為貴妃。冊文曰。朕惟贊雅化於椒塗。質推柔順。協令儀於彤管。德重幽閒。爰考彝章。式頒綸綍。爾嘉妃金氏。祇奉女箴。凜遵內則。恪勤有素。膺禴翟之光華。婉順靡愆。叶珩璜之矩度。茲仰承

皇太后慈諭。以冊寶封爾為貴妃。爾其常懷敬慎。近景福於方來。彌事謙沖。荷鴻禧於有永。欽哉。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大受為正使。禮部侍郎木和林為副使。持節冊封令嬪魏氏為

令妃。冊文曰。朕惟贊化宮闈。必賴柔嘉之質。服勤內殿。宜邀錫命之榮。爰沛綸音。式加象服。爾令嬪魏氏。夙嫺內則。早侍深宮。淑慎居心。雅協珩璜之度。恪勤効職。克襄蘋藻之榮。茲仰

承

皇太后慈諭。以冊印封爾為令妃。爾其欽承休命。永流翟第之芳。祇荷鴻禧。勉奉掖庭之職。欽哉。命內閣學士雅爾呼達為正使。禮部侍郎秦蕙田為副使。持節冊封舒嬪葉赫勒氏為

舒妃。冊文曰。朕惟瑤宮翊化。允資淑慎之儀。內壺流徽。式著柔嘉之範。絲綸用賁。位序加隆。爾舒嬪葉赫勒氏。久侍掖庭。夙嫻內則。分

實錄卷三三八

元

榮翟服。協雅度於珩璜。佐治椒塗。紹休風於圖史。茲仰承

皇太后慈諭。以冊印封爾為舒妃。爾其祇承嘉命。膺瑤簡以迎祥。益懋冲懷。迓鴻禧而衍慶。欽哉。命內閣學士觀保為正使。禮部侍郎齊召南為副使。持節冊封貴人陳氏為

婉嬪。冊文曰。朕惟協贊璇閨。必柔嘉之是賴。翊宣內則。宜位號之攸加。賁以徽章。光茲茂典。爾貴人陳氏。承流椒殿。備嫺敬慎之儀。奉

職掖庭。久著恪勤之範。茲仰承

皇太后慈諭。冊封爾為婉嬪。爾其祇承象服。昭恭順以流徽。篤迓鴻禧。履謙和而裕慶。欽哉。各正使跪受節。起於各冊前依次行。副使隨行。至景運門外。捧節授內監。冊印入宮。冊封禮成。內監持節出景運門。授各正副使。至後左門復命。○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被有偏災地方。貧民餬口維艱。難資力作。或並無牛隻。拋荒田地。經各該督撫奏請借給籽種

實錄卷三三八

元

口糧牛草等項銀米。以為調劑。例應按照年限徵還。乃頻年之借項甚多。而完納頗少。該督撫自應將實在情形具奏。著傳諭伊等。所有乾隆九年以前。籽種口糧牛草等項積逋。查明確數。並將能否陸續徵還之處。具摺奏聞。尋據直隸、江蘇、安徽、河南、山東、陝西、甘肅各督撫先後覆奏前項積逋。直屬之天津、涿州等二十九州縣。江蘇之淮揚、徐海各屬。及豫、陝兩省。有議定分年帶徵。且尾欠無幾。今

歲麥收豐稔可陸續交納照舊催徵其東甘
兩省並安屬之宿州等十九州縣積欠尚多
地瘠連歉似難全完各報聞○癸未以上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徽號遣官告祭

天

地

太廟

大社

大稷○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潘思渠奏

稱臺灣北路多有漳泉之人在彼搭蓋寮廠

招夥養鴨恐匪類藉以潛藏已經查緝整頓

現在並無滋擾民情俱屬寧帖等語此奏初

看似屬留心地方按之全無實濟督撫大

吏於應行事務必須實心經理果能因地制宜

剔除積弊方為有益若僅撫拾一二事形

之章奏以博整頓之名此乃外省虛浮粉飾

之習氣潘思渠為人居心素有此病朕加恩
授以封疆重寄且屢經教訓豈可尚不知改

又如另摺所奏邵武縣西山地方每於八月

十五日聚集數千人稱為賽會至九月中旬

始散今加禁約只許在廟報賽不許整月哄

鬧等語地方果有匪類邪教聚集滋擾之事

自應極力嚴禁徹底肅清非僅出一示行一

文遂可了事若祇是迎神報賽禱雨祈晴民

間風俗相沿非有干犯法紀而強為厲禁徒

使書吏藉端滋擾輿情轉致驚疑是欲省事

而反以生事矣如了髻山進香何嘗不至數

千衆若因其聚集多人遽以為可慮則亦當

在禁止之列然歷久相安並無他虞亦祇可

聽其自然况閩省環山帶海民俗刁悍一切

政治尤宜實力查辦務期有濟豈可以紙上

之空文完摺奏之故套著傳旨申飭令其痛

除錮習○以翰林院侍讀陳大喻充日講起

居注官○甲申恭上

皇太后奏書。

上禮服於中和殿恭閱奏書後。

上升輿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降輿大學士捧奏書由中路前行至慈寧門下。

上由東階升至門下東旁立。

皇太后吉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樂設而不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大學士捧奏書在左旁跪進上受奏書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

案上宣讀官捧起跪宣奏書訖。

上九拜禮成奏書曰播徽音而錫福式重母儀。

熙鴻號以歸尊虔修子職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安仁敷化厚德凝禧慈

範宏垂溥休和於泰運恩暉廣被深教育於

坤寧前者仰沐鴻慈中壺協柔嘉之頌近復

親承懿訓遐方昭綏靖之猷凡茲吉祉之駢

臻悉本恩勤之懋著欣逢盛事宜考彝章仰

聖德以彌隆晉鴻稱而共戴肅舉顯揚之典

允孚四海歡心敬抒歸美之忱用篤萬年純嘏伏祈

鑒允庶展微忱不勝拳拳之至謹奏。○諭朕閱禮部所進儀注朝賀

皇太后行禮之世職大臣止列入公侯伯子而男爵則未之及蓋因男爵原係二品向例惟一品大臣在長信門外行禮後以人數過少增入侍郎副都統而禮部所進儀注仍前例不及男爵是五等之班竟缺其一未為允協

著於儀注內一并增入該部知道。○又諭金川用兵案內川省大小官員辦差辦糧小有過愆及供億滿兵遲誤者前經降旨令於事後覈其功過查辦乃因現在用兵不可不使知警惕而然今大軍凱旋伊等從前雖未免稽誤而竭蹶辦理業經竣事著加恩從寬免其叅處俾得安心職業以盡撫綏休養之道。○又諭前據蘊著列款叅劾鹽政吉慶朕已召蘊著來京查詢總漕印務交顧琮暫行署

理今吉慶到京亦應留伊質對其兩淮鹽政員缺著高晉前往署理山東按察使員缺著天津道王師前往署理○又諭曰刑部尚書阿克敦近患風熱精神不足著大學士來保兼管刑部事務其兵部現有哈達哈署尚書事來保不必兼理○又諭據副都統銜總管達什奏稱鑲白旗察哈爾地方被災所傷馬畜甚多請豫借官兵一年俸餉等語昨據鑲黃旗察哈爾總管那蘭圖亦因該管旗分被災馬畜傷斃請借俸餉具奏是察哈爾蒙古地方受災較重著尚書納延泰乾清門侍衛鄂實馳往查勘將如何施恩之處具奏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朕聞總漕蘊著將淮安河中所有大石一座令山陽縣知縣雇夫掘起用糧艘運送指稱進京入貢又令糧道另辦貢石數片裝載北上似此累重之物非輕便易攜者可比乃勞民動衆致令遠近喧傳其舉動實屬荒謬朕不知蘊著何以罔識輕重

一至於此此事果否如此黃廷桂何以不奏著傳諭兩江總督黃廷桂即速專差查明所運之石現在何處即於何處飭令停止再前有諭旨令將蘊著叅奏吉慶各款密行查奏黃廷桂雖據府稟先為奏覆而摺稱再加密察另行具奏又大學士公傅恒所奏一摺亦經發令并查迄今均未據奏到殊屬延緩著即一并詳查速奏高斌駐劄清江浦近在咫尺何以不行奏聞著傳諭令其即速查明據實具奏再蘊著到任以來聲名如何其叅奏吉慶公當與否一一據實速奏尋黃廷桂奏查淮安西門運河東岸下河名黃家河有大石一座蘊著訪係民人黃姓祖遺用價購買裝載船隻皆伊自雇並未擅用糧艘且稱進貢之物是以未經具奏茲遵諭專差沿河尾追如船未過德州仍由水路截回再臣昨巡察各營歸過揚州聞此案已破隨細訪蘊著叅吉慶各款與前府稟無異實無別項婪贓

情事報聞。○大學士等奏請編輯平定金川方略。酌擬十有五條。一。請照平定朔漠方略例。編年按日。以次纂輯。一。上諭應載。其有重出與旁及他事。無關軍務者。或應刪節。應於進呈副本時聲明。恭候欽定。一。軍前奏章。及外來題奏本摺。各部文案。凡涉機宜者。均載。一。臣等議覆軍機事件。皆稟承聖訓。應酌載。一。徵調兵馬。撥運錢糧。派遣官將。整理器械。及軍前黜陟賞卹諸事。均載。一。金川圖可稽山川道里。應交養心殿仿繪載入。一。凡事蹟前後有發明處。謹加案語聲敘。一。纂修草本底本。即令軍機處司員承辦。其進呈之副本。正本。請交部於考取謄錄生監內。揀選字畫端楷者。酌取數名。恭錄一。此次軍興事宜。悉由臣等承辦。若另派員。恐未能深悉。應即令軍機行走官員。分任提調纂修等事。臣等總其大綱。每成一卷。先進副本。恭候欽定。再繕正本。告竣日。恭請御製序文冠首。一。凡清文

諭旨奏摺。俱譯載。本處司員承辦不敷。請另簡優通之員奏派。一。收管檔案行文等事。擬用供事六名。並紙匠二名。皂役四名。一。開館後一切檔案。須另貯備檢。請勅內務府於附近軍機處。撥屋數間。作為館地。一。需用箱櫃桌杌等物。酌向各該衙門支領。軍機處官員。無庸給桌飯銀兩。其加添繙譯滿員。及謄錄生監等。應照會典館例支給。一。平定朔漠方略內。未經編輯藝文。今遵旨載臣工詩賦。擬另編卷次。御製告成太學碑文。並御製詩冠首。大學士公傳恒。及凱旋後臣工詩頌。擬選載。一。書成日。請交武英殿刊刻。至總裁官。大學士公傳恒。雖未便列名。而軍務機宜。皆所親歷。應令裁酌得旨。依議。張廷玉。來保。著充正總裁官。陳大受。舒赫德。汪由敦。納延泰。著充副總裁官。○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前因軍興。奏准添募卡撒黨壩兩營新兵四千名。分撥各標營。現既凱旋。無庸駐防。自

應裁汰。但此內有曾經出師者。未便遽裁。應酌選壯丁。依原發各標營。飭該將領。遇舊兵缺出。即補新兵。停其召募。報聞。下部知之。

乙酉。恭上

冊。皇太后徽號

冊。

寶。

上禮服。於太和殿恭閱

冊。

寶。奉安綵亭上。前行。

上升輿。隨後。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

上升輿。行至慈寧門外。東旁立。

冊。

寶。仍設正中黃案上。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樂設而不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左旁大學士捧

冊。

寶依次跪進

上受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案上。

宣冊官宣寶官跪宣

冊。

寶訖

上九拜禮成

冊文曰

慈恩垂訓。萬方蒙樂利之庥。鴻號加崇。四海仰尊榮之福。歡騰宮掖。慶溢寰瀛。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陛下。德協資生。功同厚

載。提躬恭儉。儀型式播於家邦。逮下寬仁。惠

澤廣宣於中外。承

歡內殿。藐躬久荷恩勤。視膳璇宮。

慈教常殷。啓迪近以。西川之用武。尤煩夙夜之

縈懷。仰邀懿訓之詳。克致膚功之建。邊疆永

靖。實為

宗社之光。弓矢載櫜。允屬生靈之慶。我國家無

疆之福。其在於斯。惟

聖母莫大之慈。以克臻此。茲者合外廷之喜頌。祇上崇徽。賁中間之榮封。適符吉日。敬稽經禮。虔展悃忱。謹告。

天。

地。

宗廟。

社。

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捧

冊。

寶。上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伏願純禧茂集。多福誕膺。煥寶冊於彤庭。偕日升月恒而並曜。藹春暉於紫極。與天高地厚而俱長。謹言。○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張師載所奏。辦理山旰廳屬。南北東水二隄。加高土方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工部詳悉指駁。今據高斌。張師載。覆奏。殊未明晰。此段隄工。自乾隆七年白鍾山任內。動帑興修。後十一年高斌等復經修築。繼

又查勘估辦。延今數年。究未興工。而兩隄完善如故。且白鍾山已動用銀四萬餘兩。嗣經高斌估銀一萬三千餘兩。續減為一萬二千餘兩。今又減為六千兩。由是觀之。則洪湖異漲。既不多見。兩隄土方。數年來即不加高培厚。亦未致遽有衝決。是該處工程。原非必不可已之舉。况工程果關緊要。即費帑亦所不惜。今以一隄而前後估計。自四萬而減至六千。屢易其說。正恐六千之數。亦尚未為確數。該督等始則聽信屬員。以興工為冒帑之計。及奉駁覈實。亦不過隨意減估。具此摺奏。以見其詳慎節省。而工程之實應修築與否。茫無定見。外省辦事。概多遷就虛浮。河工尤甚。總其大要。無非為在工人員。希圖開銷耳。此案著高斌。張師載。再行詳悉查明。切實具奏。不得支吾掩飾。仍蹈錮習。尋奏。查洪湖伏秋盛漲。水勢大小難定。其東水隄內之水。即視各壩滾水大小為盈縮。乾隆七年。最稱異漲。

兩隄頂坡被衝並決口二處經前河督白鍾山動銀四萬餘兩修補。但於加高處經理未周。八九十等年。滾壩未過水。迨十一年異漲。卑矮處水高隄面。臣高斌同顧琮督屬搶救。幸就平穩。因有按水誌加高。估銀一萬三千餘兩之議。及顧琮調任後。周學健未諳原委。遲逾未辦。幸十二三年。滾壩仍未過水。臣高斌素知兩隄緊要。上年莅任時。即飭照估辦理。嗣臣張師載覆覈於幫築處減數段。實需

一萬二千餘兩。續奉廷議。臣高斌親勘從前搶險所築子堰。一線單薄。兩隄亟須加高。惟該處土性頗堅。因節省錢糧起見。請照原估一律加高三四尺。其加築頂底寬厚之處。只須減半幫築。所用土方。按漕規定例覈算。減銀一半。仍俟今年汛過後。再察滾壩過水情形。於明年酌辦。現在工竣親勘。俱照估如式完固。實無偷減開銷。得旨。覽奏俱悉。○丙戌。以尊上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徽號。頒詔天下。詔曰。帝王恭膺景命。寅紹丕基。內正家邦。外寧邊境。起宮庭之雅化。播海宇之休風。必原垂裕之隆。以著懋昭之盛。所以顯親教孝。榮號歸尊。載考前徽。實多慶典。欽惟我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仁垂教育。德普生成。啓泰運以貽謀。體坤儀而立極。頃以中宮虛位。內佐需人。乃眷柔嘉。俾宏繼體。嫺妃那拉氏。提躬淑慎。秉性端莊。克承

慈顧之恩。允協順成之義。雖正位之禮。尚待於三年。而統攝之儀。當循乎往制。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冊命那拉氏為皇貴妃。攝六宮事。問安蘭殿。表範椒塗。永敬奉乎

徽音。以穆宣乎壺政。至於遐荒綏靖。中外乂安。丕成不戰之功。益荷無疆之庇。方當元勲專閫。嘉勇畧之宏抒。禁旅揚威。奏先聲之大震。審機宜於宵旰。時切憂勤。承

慈誨於再三。深蒙訓迪。仰體好生之念。用開祝

網之恩。金川土酋莎羅奔、郎卡等稽首來降。革心効順。兵戎載戢。蠻服敕寧。淳化殷流。太和翔洽。凡此嘉祥之並集。實惟佑啓之多方。宜駿鴻稱。以彰盛德。謹告。

天。

地。

宗廟。

社。

稷。於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八日。率王公文武羣

臣恭奉

冊。

寶。加上

聖母崇慶慈宣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尊養兼隆。彌衍鴻圖之

瑞。顯揚共戴。永昭燕翼之祥。盛典聿光。湛恩

用溥。所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一。和碩親王

以下。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俱加恩賜。一。

內外公主以下。固山格格以上。俱加恩賜。一。

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應遣官致祭。著查例舉行。一。內外官員。有因公墾誤。降級留任。罰俸。並現在因公議降議。罰戴罪住俸等項。俱著該部奏明。開復寬宥。一。直省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量更正。一。大兵所過州縣。除侵盜錢糧。及貽誤軍需外。一切降罰處分。事在四月初九日以前者。概從寬免。一。自金川用兵以來。軍需浩繁。川陝地方。以及大兵經過之處。百姓急公敬事。深屬可嘉。各該督撫。須潔已率屬。加意撫綏。嚴禁有司。勿得橫徵私派。及借端需索。科歛。官吏分肥。如有此等弊端。該督撫即行據實指叅。如或徇庇。別經發覺。將該督撫一併從重治罪。一。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先起帶往軍前之雲梯兵。所有從前借支官銀。應行扣還者。加恩豁免。一。金川前後所調馬步兵丁。借支行裝銀兩。并未經賞給銀兩之成都滿

兵。借有公帑者。例應於餉銀分扣還項。今格外加恩。凡已至軍前者。概予豁免。甫經起程。即奉撤回者。亦量免一半。以示優恤。該部即行令各該督撫副都統提鎮查明辦理。毋任不肖將弁。冒扣入己。一川省運糧夫役。如有逃亡物故拖欠公項。應行追賠者。加恩概行豁免。一地方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著該督撫覈實具奏。酌與錄用。一滿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該管官細加諮訪。確實具奏。禮

軍機處

二十

部覈實以憑旌表。一國子監監生及教習。俱免監期一月。一各省驛站。軍興甚屬勞苦。著各督撫加意撫恤。一現在軍流以下人犯。概予減等發落。一傷病兵丁不能充伍者。該管將弁查明本家如有子弟至戚。可以教練差操。即令頂食名糧。免致失所。一滿洲兵丁。原係披甲効力行間。有帶傷殘廢間住。及疾病年老間住者。著察加恩賜。一各省要路橋梁。間有損壞。行人勞苦。交與地方官查明驗看。

應行修理之處。該撫奏明修理。於戲廣

聖慈而錫福。萬邦共樂乎昇平。昭德範以承庥。四海覃敷乎愷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今日復具摺請安稱賀。此等摺奏。外任官員。不過隨眾虛文塞責。伊前日既經奏到。何以今日復行陳奏。在他人猶可。伊久在內廷行走。受朕教導深恩。望其有成者。不當如是。且焉知非同日拜發。令齎摺之人。先後遞進耶。若果出此。甚非誠敬之道。即係兩次差人前來。亦屬虛文。全非實意。伊自外任以來。沾染虛浮習氣。往往如此。可傳諭令伊知之。嗣後當痛自悔改。毋得仍蹈故轍。○丁亥。

軍機處

二十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提督史載賢奏。湖南寶慶協派赴金川協勦官兵。回至長沙府屬之益陽縣。因換船稍遲。與典史衙役口角。該典史將船戶王九章鎖去。各船戶

輒行拉回。典史赴縣稟知。把總彭永年亦赴典史衙門講說。是時典史差役將目兵莫太貴毆打。而船戶街民多人復至縣署鬧鬧。致頭門木板擠落。並非兵丁打壞等語。約束兵丁。原須嚴明。毋令生事。方足以肅軍紀。今回營之兵。船隻偶遲。即稍待何礙。乃至兵役互毆毀壞縣署。此風亦不可長。史載賢所奏。未免有袒護之意。著傳旨申飭。並諭總督瑚寶令將此案情節。確切查明具奏。固不必徇徇兵丁。亦不必瞻顧地方官。惟在得其實情。秉公辦理。新柱回任時。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前經降旨。外省督撫所奏密諭事件。俱不必叙入題本內。即有必需奏覆之處。亦應另摺聲明。彭樹葵身為巡撫。乃於匪犯吳月保擬絞一案。輒將前撫陳宏謀所奉硃批。移咨刑部。殊與原降諭旨不符。此本已交該部改正。批發彭樹葵於此等奉旨事理。漫不經心。著傳旨申飭。○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武定府

知府李鼎望身染廢疾。請勒令休致。得旨。向來此等被叅官員。俱題請交部定議。後始行開缺。朕思病廢之員。非有劣跡可比。即交部議處。亦不過勒令休致。而雲南等遠省。文移往返。羈延時日。懸缺久待。於吏治殊屬無益。但題到即行開缺。又恐啓抑勒之弊。嗣後此等人員。即照八法內年老有疾之例。一面具題一面勒令休致。該員有不甘廢棄。情願來京引見。該督撫給咨送部引見。李鼎望著即照此例行。該部知道。○戊子。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臨和敬公主第視病。○詣
壽皇殿閱視工程。○命刑部尚書汪由敦充會典館正總裁官。吏部侍郎王會汾不必兼辦會典館事。○己丑。
上詣
大高殿行禮。○幸圓明園。○奉

皇太后御長春仙館。○諭朕前降旨金川軍務。自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調度合宜。勲績懋著。所有在軍大臣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與有成勞。交部從優議叙。此乃指大學士忠勇公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營以後而言。續據總督策楞奏。軍營從前將弁功過。並無文案可稽。毋庸查辦。朕因降旨。以既無冊檔。則該部無憑置議。官弁優叙之處。自可不必。此則指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而言也。

分晰甚屬明白。乃兵部及該督。錯會朕意。僅將從前在軍大臣查辦。而不及隨營文武官弁人等。不思大學士忠勇公調度之員弁。即係從前在軍之員弁。當雪夜攻奪碉卡。數次鼓勇血戰。再如吳士勝等頻入賊境。冒險往來。及岳鍾琪遵奉大學士忠勇公指示。直由刮耳崖帶領番酋赴轅歸順。則亦必有隨營將士。俱經奮勉出力。伊等前此因主帥乖張貽誤。既無由建立功績。今幸隸大學士忠勇

公麾下。得以少効微勞。又不獲仰邀議叙。終屬向隅。且無以鼓勵人心。俾將來知所勸勉。著傳諭總督策楞。將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在營。自總兵官以下。逐一查明造冊開送。聽大學士忠勇公核定具奏。一體加以優敘。用獎成勞。○諭軍機大臣等。據那蘇圖奏。報四月初八日途次望都遇雨。入土一寸。正定等處得雨一二三寸不等。若旬日之內。再得透雨。各處麥秋。俱可望其有收。而邱策普亦奏。是日正定得雨入土三寸等語。正定地方。前此得雨。原未及保定之霑足。今保定得雨一寸。正定得雨三寸。土膏滋潤。自可與保定相等。現在京師一帶。初八日雖未得雨。但自三月下旬得雨以來。二麥茂盛。即以後雨澤稀少。亦可望有七八分收成。未知保陽一帶地方。此時麥苗情形若何。旬日之內。再得透雨。固屬慶幸。萬一雨澤短少。麥收約有幾分。於大田有無妨礙。可傳諭那蘇圖。將通省

雨澤麥苗大田各情形。詳悉奏聞。不可稍有粉飾。多開分數。其實在情形。務必據實速奏。以副朕軫切民依之意。尋奏。查順天。永平。宣化。易州。遵化州。五屬。四月內得雨尚少。賴三月間雨足。二麥情形。大約順屬附近京畿。收成稍勝。永宣三府次之。且種麥本少。至保定。正定。深州。定州。四屬。三月內雨本未足。至四月初風勢稍烈。幸於初八日先後報得雨者二十三處。旬日雖未得透雨。尚可望六七八分收成。惟保定迤西近山十餘州縣。四月內未經得雨。然麥收情形。窪地尚有六七分。高地止五六分。如旬日透雨。猶可增分數。再古北口外四旗地方。自三月初四得雨後。未據報到。現飛檄飭查。至各屬晚禾。間有未種。若現在得雨。雖至芒種後。尚可趕種。統計全省。不過十餘州縣。現尚缺雨。麥恐減收。其餘似較上年為勝。得旨。所奏甚為明晰。知道了。○又諭。據總督那蘇圖覆奏。加增鎮寧。陘山。兩

驛馬匹草料銀兩一摺。雖將緣由聲明。但直省驛站夫馬工料。該督曾於允定章程案內具題。經部議駁。令照各省支銷數目定額。朕特恩降旨。准照舊報銷。原以額數久定。恐遽行覈減。或有難於辦理之處。是該省驛站銀兩存留已為寬裕。假令竟照部議覈減。則該省尚應遵行。今乃復請將鎮寧。陘山。草料加增。是未免得隴望蜀矣。該二驛從前定額之時。必係因地制宜。足敷支給。何至今始稱拮据。若為軍興請增。則此時軍務既已告竣。豈有轉增驛站銀兩之理。且該督奏稱各驛支銷俱在六七分以上。鎮寧。陘山。獨少。不知各驛定額。原屬過餘。應行覈減之項。豈可以朕加恩存留寬裕之數。用為比較。況該二驛上站。係正定之恒山驛。每馬日支銀七分三釐。有零。下站。係晉省之甘桃驛。每馬日支銀六分。若酌中定數。亦應在四五分之間。今乃請照甘桃驛之例。日支銀六分。其與恒山驛支

給之數相去幾何。謂為慎重錢糧可乎。此案若必應加給。或將部議應減。朕加恩存留項內。稍為通融。以其有餘撥補不足。如此奏到。尚可酌量准行。但朕意自以照舊辦理為是。不得徒徇屬員之請。致滋浮冒。著傳諭該督。斟酌查辦。○添建福建漳州府移駐石碼通判衙署。從總督喀爾吉善請也。○庚寅

上奉

皇太后幸長春園。○諭現因辦理清文篆書。將

一切印信。悉照篆文鑄造。據禮部查奏。有婁近垣所掌大光明殿住持及龍虎山上清宮提點司兩銅印。應行撤回。無庸改鑄。再道士婁近垣。妙正真人僧人元信。文覺禪師超盛。無闕永覺禪師之銀印。俱無鈐用之處。無庸改鑄。其應否撤回。候命下遵行等語。大光明殿住持。及上清宮提點兩印。應照部議撤回。其婁近垣。元信。超盛。三銀印。係雍正年間。并勅諭一同頒發。乃賜給本人。不過圖章之類。

非外藩喇嘛。傳授承用印信。可比無庸改鑄。亦無庸撤回。應俟本人身後。繳部銷燬。著該部詳查。現在似此者。尚有幾何。奏明遵照辦理。該部存記檔案。嗣後如有特賜方外人等。勅印。俱照此例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喀爾吉善奏。二月二十四日。自福州起程往浙。途次。欽奉諭旨。閩浙兩省營伍。即交臣查驗。隨即咨行兩省水陸提鎮。暨各營遵照。除分防兵丁。酌留防守地方外。餘俱調集本營合操等語。前據喀爾吉善奏。會同馬爾拜。前赴平海。與水師提督張天駿。閱看內地水師一十五營。於二月初二日起。凡三日而後。閱畢。是閩省水師。甫經操閱。為時未久。如果士卒精強。技藝嫺熟。此次奏報。即應聲明。不必重複閱看。若屬生疎廢弛。一時何能整頓。即重複閱看。亦不過虛應故事。毫無裨益。該督此奏。乃外省粉飾文具習套。於奉到諭旨之後。行一文書具一摺奏。便為了事。初無實力查辦。

之心。殊非朕委任封疆之意。可傳旨申飭之。
○又諭曰。蘊著叅奏吉慶朕令其將訪聞款
蹟來歷。得自何人。但將要証帶來面質。而蘊
著乃提解淮南北商總程謙六。程謙德。程履
大程德。大程夢吉。程麗中。楊銓。黃光德。汪啓
源。馬裕司。會高廉。庫書。劉三等。分作三起來
京候質。蘊著辦理此事。殊屬錯謬。吉慶各款
必非商人向伊告發。如果有告發之案。朕亦
必早已聞知。且亦應在總督處具控。斷無密
告之漕運之理。而蘊著並非奉旨查審之員。
何得勒令自首。乃遽將現在行鹽辦課之商
坐以案款。牽連遠來待質商人等。尋常小有
爭訟。一經官差提訊。即致惶懼。况以欽案名
色。提解來京。不知將興何等大獄。遠近傳聞。
駭人觀聽。江淮間浮言易起。而蘊著如此辦
理。殊非意想所及。又前經降旨。吉慶果有所
置私產。令蘊著據實速奏。且令再細查密訪。
務期徹底清楚。而蘊著觀望不奏。轉稱催漕

在即。入覲匪遙。擬備細面陳。致稽具摺奏覆
等語。交查案件。自應速行陳奏。有何留待面
陳。不可先行具奏之理。又摺稱。臣於初六日
由陸路兼程赴闕。所有催押漕船一切事宜。
就近委江安糧道李永標董催。因遵奉密旨。
於題報起程疏內。未便聲敘等語。蘊著既經
進京。並不將印信交出。明示人以尚未交印。
乃現任總漕。使商人等畏其聲勢。不敢翻招
之意。似此居心狡詐。種種流露。安能逃朕洞
鑒。蘊著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傳諭黃廷桂。
稚爾哈善。令其留心安撫。毋使人情驚疑。其
商人已經起程在途。著高斌。顧琮。於奉到諭
旨日。即將商人就所到地方。速行釋放。回籍
各安故業。將此諭明曉伊等。○戶部議准。雲
貴總督張允。隨疏稱。緬寧新經改流。兵糧寧
餘無缺。現在倉內無貯。請照昭通普洱各新
疆豫備二三年之例。動銀買米一千石貯倉。
從之。○又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遵義

府屬月亮巖鐵星坪厥硿老山空爐民星散應封閉從之。○兵部議覆浙江按察使葉存仁奏稱現在旗員外任每不留心騎射副叅等員違例乘轎應如所請再通行各督撫嗣後凡旗人外任各員六十歲以下者並令熟習騎射母任漸至生疎至副叅遊都守等官該將軍督撫嚴飭概不許違例坐轎擅坐即行指叅議處從之。○準噶爾部人羅卜藏等來降賞給安插如例。○辛卯。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翼日如之。○諭曰戶部督理錢法侍郎三和等奏雲南運銅委員吳興遠周楙短少正耗銅共五萬七千餘觔請交該撫究審勒追向來運解官物委員一離本省輒任意稽遲或捏報守凍阻風或假稱疾病損失多方遷延以遂營私隣省督撫又以無與已事漫不關心及至虧缺徒事追賠非僅運銅一事為然朕意運解官物其大者如

餉鞘銅鉛之類該督撫自應於委員起程之初即分咨沿途各督撫轉飭地方官無分水陸按站催趲即實係事故耽延亦當有所稽考如有盜賣虧欠等弊立即查究其如何斟酌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悉議奏吳興遠周楙此次短少銅觔較別案為數更多顯有情弊均著革職交刑部審擬具奏其委解不慎之各上司並取職名查叅。○又諭上年浙江巡撫方觀承奏偷運麥豆出洋請照偷運米穀之例分別治罪經部議准通行昨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閩省商販豆麥必由海口轉入內河若因嚴禁出洋概行攔阻則商販不前應請籌酌流通之法等語今日又據奉天將軍阿蘭泰等奏盛京地宜黃豆向來所屬餘存之豆儘商販運今若一體禁止則不能流通商民均無裨益請仍照舊例辦理等語可見方觀承前此之奏外省不能一概遵行嚴禁米穀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運外

洋接濟奸匪。若出口入口。均係內地。自宜彼此流通。豈可因噎廢食。膠柱鼓瑟。惟在地方大吏。毋令陽奉陰違。致滋弊竇。其如何立法稽查。著該部一并妥協定議具奏。尋議查閩省販運麥豆。必由本港駛出海口。須立法稽查。應如該督等所奏。嗣後麥豆雜糧。到關輸稅時。填註發賣地方。令守口官驗單加戳放行。入口時。守口官暨稅館查驗相符准賣。若出口遲久不到。入口並無糧石。除著落行舖追拘。并知照原籍地方官嚴拏里隣訊究。又奉省黃豆。應如該將軍等所奏。各省到奉大船准帶二百石。小船准帶一百石。查照該省稽察海運米辦理。倘額外多帶。並夾帶米穀。照例分別治罪。歉收隨時禁止得旨。依議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湖南巡撫開泰具奏辦理苗疆情形一摺。所見有當理之處。亦有不可行之處。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各省苗民番蠻。均屬化外。當因其俗。以不治治之。如

所奏苗疆荒地宜嚴立隄防。禁之良是。蓋苗宜令自安。番苗之地。內地之民。宜令自安。內地各不相蒙。可永寧謐。至所稱建學延師。設法獎勵。雖向有其例。朕意不以為然。苗蠻正宜使其不知書文。惟地方官防禦不嚴。致漢奸竄入其地。教之生非。於是有戕其同類。侵及邊境之舉。今若更令誦習詩書。鑒其智巧。是非教之使為漢奸乎。如謂讀書明理。即可向化遷善。不知內地家絃戶誦。千百中尚不得一二安分守己之人。而將以期之番苗乎。惟在封疆大吏。知內外之辨。適輕重之宜。規其遠大。示以威信。勿徇屬員之請。而冒昧生事。勿因細微之過。而責望太深。固我疆圉。綏懷異域。如是而已。著一并傳諭湖廣川陝兩廣雲貴福建各督撫共知之。○戶部等部議覆浙江巡撫方觀承奏稱南洋地不產銅。現查浙海關出洋紅黃銅貨。以準江南廣東福建各海口所出。每年不下十餘萬觔。積年

所耗寶多應如所請嗣後一應銅器銅劬俱嚴禁出洋不許攜售并將各海口通禁如圖利私販為首者照奸民潛將鐵貨出洋貨賣例百觔以下者杖一百徒三年百觔以上者發邊衛充軍為從及船戶減等貨物船隻入官其不行搜查之關汛文武官弁均照出洋漁船夾帶硝磺等物將汛口官員革職例革職若止失察者照內地商人貿易外國偷帶禁物守口官不行查出例降一級調用從之

實錄卷五十六

四十二

○貸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詔安六縣並金門縣丞被災貧民籽種口糧本年蠲剩額賦並予緩徵○免山東鄒平長山新城濟陽滋陽寧陽鄒縣金鄉魚臺濟寧州并衛汶上博興樂安壽光平度昌邑濰縣膠州高密等二十州縣衛乾隆十三年分水災地畝額徵銀三萬七千七百二十兩有奇○豁除山東樂安博興二縣水衝地畝額賦○免甘肅皋蘭河州狄道金縣隴西安定秦安固原

州鹽茶鹽平番西寧銀伯等十二廳州縣乾隆十二年分完災地畝額徵銀七百五十兩有奇糧四百四十石有奇草三百五十束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無極縣民間璣妻蘭氏○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湖南寶慶協奉撤回營兵丁至益陽縣開關縣署一事前因提督史載賢據副將朱秋魁所稟具奏朕以該提督職任統轄未免有袒護兵丁之意一面之詞難於憑信當即降旨申飭並諭署

實錄卷五十八

四十三

督瑚寶確查今新柱等奏稱此案情節據朱秋魁稟報乃係兵丁張又龍等受同鄉寶慶船戶囑託欲典史另雇益陽之船輒將皂役毆打赴典史衙門吵鬧並至縣署將大門門扇打落等語是兵丁徇私生事關開衙門有干法紀應重處以示警而新柱史載賢皆據朱秋魁所稟具奏乃情節判然不符是否朱秋魁稟詞互異抑或史載賢恐懼約束不嚴處分遷就其辭以冀掩飾著傳諭瑚寶開泰

查明奏聞。至兵民交關事件。多係兵丁肇釁。必須撫馭嚴明。方足以肅軍紀。朕前諭所及。早已灼見隱微。而史載賢身為提督。乃為此偏徇捏飾之奏。殊屬不合。著傳諭嚴行申飭。並令史載賢將朱秋魁作何稟報之處。據實明白具奏。此案已據新柱查提發審。分別覈叅。並諭瑚寶遵照前旨秉公飭辦。新柱回任時。一併諭令知之。尋史載賢覆奏。臣一聞兵役闕闕之事。即據朱秋魁轉呈把總知縣之

實錄卷三三八

四十四

稟。因閱稟中情詞互異。復批查覆。嗣接朱秋魁查稟。原不敢即為憑信。惟思弁兵既斥革發審。可得實情。是以據奏。俟審確再為陳明。得旨。此次姑容。再如此不可。慎之。勉之。○又諭曰。巡撫鄂昌題叅沙州衛守備張允元虧空一本。朕已降旨將該備革職究追。其本內所稱前撫黃廷桂。飭屬盤查倉庫。其已敗露者。業經前後叅劾等語。黃廷桂在任時。所叅虧空之員幾何。是否俱係衛守備虧空之案。

著傳諭鄂昌。令其詳悉分別具奏。至衛守備管理刑名錢穀。原欠妥協。正在密諭各督撫查辦。觀張允元此案。足見其概。可知外省政務如此類者。不可不留心整理也。尋奏查前撫臣黃廷桂。於乾隆六年十月抵任。迄十三年十月離甘。前後叅劾虧空官一十九員。內柳溝衛守備一員。得旨。前奏殊未明晰。朕意謂黃廷桂所叅衛守備之虧空者。不知凡幾矣。茲據所查。亦不過一人而已。此奏知道了。

實錄卷三三八

四十五

○以湖北巡撫彭樹葵為倉場總督。調江西巡撫唐綏祖為湖北巡撫。以甘肅布政使阿思哈為江西巡撫。起原任浙江布政使張若震為甘肅布政使。原任倉場總督張師戴仍以原銜協辦江南河務。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八

實錄卷之三十八

四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九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乾隆十四年四月下

秋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四月癸巳諭前降旨令河

實錄卷之三十九

道總督顧琮暫署總漕事務於伊所轄境內
往來督察漕船目下伏汛在邇所有河南河
務恐顧琮不能兼顧著署河南巡撫鄂容安
就近照料亦不必駐工巡防○又諭制錢為
民用所必需私鑄私銷均干嚴例而私銷之
罪浮於私鑄其難於緝獲亦較私鑄為甚邇
來錢價踊貴皆私銷之故棍徒潛處作奸形
跡詭秘地方兵役幸能躡緝而得之良非易
事自應按律定擬以挽其類今署蘇撫雅爾

哈善具題上元縣民陳彥章私燬制錢一案。雖按例擬以斬決。復為聲明燬錢僅止二次。為數無多。情有可原等語。夫陳彥章燬錢既經二次。已屬積慣私銷。祇圖射利罔顧法紀之犯。尚有何情之可原。而該署撫之意。乃欲為之祈寬重辟耶。雅爾哈善素有沽名邀譽之習。經朕屢加訓飭。毫不悛改。而此疏尤為舛謬。著交該部嚴察議奏。○諭軍機大臣等。總督新柱奏稱省城拏獲測字人杜清謨。嘻

笑不常。形迹可疑。訊有信奉羅教。開設經堂。與各處教黨往來之事。前後供吐游移。似有瘋迷之疾。現咨廣東。湖南撫臣確查。即將杜清謨解歸廣東原籍看守等語。此等形迹可疑之人。如果有邪教黨羽。自應歸案質訊。若查無實據。不過瘋迷失心。一經解回原籍。轉恐搖惑衆聽。不如即於武昌省城監禁。更為妥協。著傳諭瑚寶知之。新柱回任時。一并諭知。○又諭據總督新柱奏稱荊州左右三衛

衙署。分貯火藥。毗連民居。士民王照等恐懼火患。屢請另為安置。經江陵縣議將硝磺木炭分貯。臨時配合給發。並於擲甲山地方。建造瓦房六間。以為配藥安貯之所等語。營中軍需火藥。關係綦重。其應作何安置。原屬地方官酌辦之事。若理應遷移。自當因地制宜。苟不斟酌是非。衡其輕重。而曲徇民情。是其權操之自下。倘遇勢所不便之事。難以俯從衆籲。必至招尤騰謗。滋生事端。成何政體。新柱此奏。甚屬不合。著傳諭申飭。並諭瑚寶。此事已經辦理則已。如尚在籌辦。務須酌量事理。不得稍存徇情干譽之見。尋巡撫唐綏祖覆奏。此案督臣新柱。雖經具奏。尚未辦理。今查荊州滿營歲需火藥七千六百餘觔。鉛彈二千八百餘觔。向由省局製運。多不如法。迨運貯荊州衙署。又因人居稠密。時虞火患。自應豫籌遷改。隨札詢將軍臣德敏等。亦稱在荊配製。就近支領。為便等語。應如督臣所

奏令移荆配合。即於城內西北隅擲甲山地。方建局收貯。責成城守營經營。並令同城道府。於製造時就近監督稽查報聞。○貴州巡撫愛必達題黃平州役陳君德強姦苗婦阿烏。拒捕毆傷苗人阿也一案。請依強姦未成。執持兇器。拒捕致傷旁人例。擬絞監候。得旨。黃平州役陳君德圖姦苗婦。拒捕傷人。該撫照例擬絞監候。苗疆非內地可比。地方官平時不能盡心撫綏。乃縱容胥役入伊境內。倚勢欺凌。發覺之後。即叅處治罪。必經累月。苗民無由得知。轉疑內地輕縱。不為懲治。以致積忿日深。及至有事。地方官復皇遽失措。安輯無術。是苗疆之不靖。皆由若輩逼迫而然。若不嚴行治罪。何由知所儆畏。嗣後地方官務須實力稽查禁止。如有吏民人等。仍入番苗境內滋事者。應從重定擬。審明後即押赴原犯事處所。明正其罪。俾番苗親見內地執法懲奸。不少寬貸。庶足以服其心。其如何詳

酌定例之處。著該部妥議。速奏。此案俟定例。即速覈擬題覆。該部知道。尋議嗣後如內地吏民擅入苗地。強姦搶刦等項。查所犯情罪。如原應斬決絞決者。審明速奏。命下日。押赴犯事處正法。其例應斬候絞候者。從重改立斬立絞。亦於審明題覆日。押赴犯事處正法。仍張告示。將從重治罪情由。通諭苗人知悉。並請勅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實力查禁。如縱差騷擾。即題叅治罪。若止失察。交部分別議處。載入律例。行知苗疆各省。從之。○甲午。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昭陵。○兵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戰哨船為水師巡防最要。必桅蓬等項齊全。方能利用。請照陸營例。歲底委員點驗。出結保題。如滲裂損失。叅處賠補。從之。○直隸總督那蘇圖疏報。通永。霸昌。永平等道屬。乾隆十三年分。勸墾水旱荒地一十三頃四十三畝。應徵銀兩。照例升科。○乙未。

上奉

皇太后還暢春園。諭曰：護理兩淮鹽政運使舒隆安奏稱：准漕臣蘊著札開奉。上諭嚴查吉慶所置私產。令奴才即刻確訪私蓄寄頓。據實密覆。以便回奏。其現在署中一切家資。雖未奉旨查看。自應密為防範。勿使稍有走漏。奴才密委揚州府知府曹涵。小心防範。不致走漏等語。聞之不勝駭然。蘊著去冬叅奏兩淮鹽政吉慶聲名狼籍。衆怨沸騰。臚列款單。贓私纍纍。朕意吉慶若果如此。則罪無可逭。乃該督撫未經奏聞。而蘊著能不避嫌怨。據實密糾。方以國家又得一公正大臣為喜。但思吉慶係一聰明伶俐內府之人。其家產素豐。人所共知。即在任婪贓。所得必不及其所素有。豈肯貪得其少者。而并失其已資之多者。吉慶愚不至此。他若無足重輕之陋規。便宜得之。而無害者。吉慶必不能不取。此語自去年蘊著叅奏之後。時與軍機大臣等言。

之因批示蘊著云：若如汝所稱吉慶婪贓之款。則其家產當至巨萬。汝若知其確有所置私產。據實速奏。蘊著覆稱：吉慶有無所置私產。奴才實未知有確據。以此搪塞回奏。是朕之批示。乃係疑吉慶婪贓。尚在有無之間。第令其細查密訪而已。乃蘊著於奉旨來京與吉慶對質之時。忽以奉旨嚴查吉慶私產之語。札致運使。且將任所家貲。一并看守。不知蘊著奉何時諭旨。公然如此辦理。悖謬已極。如以為錯會從前諭旨。則應於初奉諭旨時。確查。乃既經朦混具奏。至今始札行運使。明係因吉慶離任。以此快其報復。其矯旨挾私妄行。擅作威福。實出情理之外。非意料所及。且蘊著身為總漕。又係宗室。乃與商人往來。親至商人家中。深為有玷國體。又據吉慶奏。蘊著與彼處程姓商人相好。曾向囑託。未允照應。去年查張廣泗寄頓。曾傳程姓商人到揚質問。而蘊著不知端委。見吉慶傳訊。伊素

相交厚之人恐於伊有礙。是以騰章入告。於歲暮馳奏。有此情節。吉慶現已解任。蘊著著革職。派莊親王裕親王會同軍機大臣等審明具奏。○又諭曰。山東巡撫準泰奏稱。因會勘安山湖。經由長清泰安等州縣。目擊二麥蕃盛。早秀者已經黃熟。現在收刈。所種秋禾青蔥暢遂。高者已至盈尺。農民咸稱數年來所僅見等語。今歲蒙

上蒼庥佑。雨暘時若。麥禾俱屬及時茂長。京師春雨霑足。日內甫有望雨之意。甘霖即已滂沛。當由金川平定。人心歡豫。休和感召而然。朕欣承

天眷。益切乾懷。東省積歉之餘。上年西成豐稔。現在二麥有秋。民氣稍舒。豫省近亦據奏麥收有望。實堪欣慰。但當收穫之時。小民不知撙節。或至狼籍妄費。二省皆以麥為重。著該撫嚴飭各地方官實力勸導。務宜敦崇節儉。不可任意虛糜。如躡麴燒鍋等消費麥石之

事。俱應嚴禁。以裕蓋藏。方為善承。

上天慈愛。率育之深仁。著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據盛京將軍阿蘭泰奏稱。盛京工部侍郎常柱。因患腿疾。自去冬十月。隔日赴署辦事。懈弛。恐貽誤部務等語。常柱經朕由藩司擢補侍郎。並不實力報効。偷安廢弛。殊屬負恩。著來京候旨。○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所奏。丁憂翰林陳兆崙舉人柴麒生。於丹徒地方。被押回秋審。人犯兵役過船爭鬧。囚犯王珍等三人。搶奪衣物。打傷陳兆崙等語。起釁由於兵役。其沿途騷擾。委員不能約束。皆由上司平日縱弛怠緩所致。固已咎無可辭。而雅爾哈善之心。則因翰林被毆。始行按律究處。以博稱揚。若所毆不係翰林。則必從輕完結。或更為罪囚聲請。如前日拏獲私銷之案矣。雅爾哈善好名要譽之習。錮蔽而不可解。若不痛改。將來必深受其患。著傳旨申飭。此案著即速從重嚴懲。以肅法紀。尋雅爾哈善

以奉諭申飭。具奏謝恩。得旨。看汝終因未曾受朕教訓。舊染習氣。不能全除。是以少有得意。即故智復萌。此何益耶。且正人君子。非可以偽為者。若如汝輩。只宜為國家出力。置身家名譽於度外。斯可永受恩眷。天下兩全之事。實難。汝看鄂容安能翻然改過。目今即蒙優眷。汝何不悟耶。○奉天將軍阿蘭泰等奏。現據各海口東商領票來奉買糧。照數裝運外。尚有餘糧二十餘萬石。奉省市糧平減。無需商貯。而東省望米甚亟。請以此項餘糧。由海運往接濟。實為有益。得旨。著照所奏。即行。該部知道。○以太常寺卿卞塔海為盛京工部侍郎。起原任陝西布政使武柱為太常寺卿。○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上幸靜宜園駐驂。至己亥皆如之。○諭昨因盛京將軍阿蘭泰參奏盛京工部侍郎常柱辦

事懈弛。恐部務不無貽誤。經朕降旨。令常柱來京候旨。今常柱又以工部左司房屋檔案被焚具奏。則常柱平素諸事漫不經心之處。益覺顯然。殊屬不職。常柱雖交部察議。此項應行脩理房屋。俱著落常柱賠修。○諭軍機大臣等。昨降旨將傅森調補西安將軍。所遺黑龍江將軍員缺。即以傅爾丹補用。因思西安將軍職任綦要。若俟傅爾丹抵任。始赴西安。稍稽時日。可寄信傅森不必俟傅爾丹即行來京請訓。前赴新任。所有將軍印務。著副都統阿思海暫行署理。○又諭黑龍江地方距西安甚遠。傅森到任需時。而該處將軍最關緊要。現在涼州將軍綽爾多赴任。經過西安。所有西安將軍事務。即著綽爾多暫署。○吏部議覆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奏。稱乾隆十二年間。將貴州總督併隸雲南總督兼轄。仍專設巡撫。遇題參案件。照撫參督審例辦理。滇黔雖屬接壤。而督撫駐劄衙門相距一十

八站不免人犯拖累。案件稽延等語。應如所請。嗣後貴州撫叅之案。仍照雍正三年定例。歸巡撫就近辦理。兩司備詳。總督稽覈從之。

○丁酉。刑部議覆福建巡撫潘思渠題。賴贍私鑄錢文一案。請嗣後拏獲各犯。不論砂壳銅錢。為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為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遣為奴。如受些微雇值。及停工後利其價賤買使。並房主鄰佑。總甲十家長。知而不舉者。俱照為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房主人等。並不知情。但失於查察。俱杖一百。或將空房誤借匪徒。未經首捕。非受賄容隱者。仍照不知情科斷。該上司及地方官。均交部分別議處。至私銷之犯。情罪較私鑄尤重。嗣後應將為首者擬斬決。家產入官。惟私銷者形蹤詭密。稽察較難。應令地方官設法密查。有能拏獲者。交部議叙。如失於覺察。與該上司均交部分別議處。至房主鄰佑。總甲人等。知情受賄。代為隱匿者。照為從例治罪。

如並未分肥不行首告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並未知情止失察者。俱杖一百。其首捕審實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再拏獲私鑄到案。應先嚴究。曾否私銷。倘得確實。即照私銷從重治罪。現在賴贍之案。即依此例辦理。從之。

○工部等部議准。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疏稱。上海縣縣丞所管黃家灣土塘。祇應屈汎駐塘。無庸移建衙署。其移駐漕涇之華亭縣縣丞。應建署從之。

○刑部侍郎兆惠。四川總督策楞奏。三月二十二二十七等日。節據湖廣江西解到餉銀六十五萬兩。均在舒赫德兆惠奏明截留川銀二百萬兩外。不應收貯川庫。但查川省錢糧。不敷支給。歲需他省二十萬至三十萬不等。似應即將此銀留川。抵按年協濟之項。以省解費。下部知之。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巴底巴旺土司納旺。請聽自為僧。下軍機大臣議行。○又奏傳諭小金川土舍小朗素。據稱情願赴京。仍為

喇嘛現委員護送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陽湖縣民施御貞女施氏。○戊戌諭漕運總督員缺著兵部尚書瑚寶補授其兵部尚書員缺著哈達哈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侍郎三和補授。○又諭曰唐綏祖著速赴湖北新任不必候阿思哈到江省交代江西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彭家屏署理其湖廣署總督瑚寶於唐綏祖抵楚後將湖廣總督印務交唐綏祖暫行署理再赴漕運總督之任。○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蘊著緣事來京現在運艘銜尾北上大半在山東境內是以令顧琮就近暫署總漕之事督僱重運並非令其專辦漕務也今覽顧琮謝恩奏摺但稱來往督察上緊催僱俾漕運遄行而於伊河道本任一語不及竟似調任漕督者然或係措詞疎畧抑或誤會諭旨殊未明晰又一摺稱江安糧道李永標現抵臨清即令督催北上俟抵通後令李永標赴宮門恭請聖訓等語更屬

錯謬向來總漕督運赴京請安請訓職所當然糧道秩卑如應引見亦當照解餉例送部何得竟代總漕行事前赴宮門請訓顧琮秉性昏憤於事理全不通曉即此二摺其糊塗已甚著傳旨申飭。○以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那木扎勒為戶部侍郎仍兼副都統事。○免山東王家岡官臺石河西由四場乾隆十三年分水災竈地額賦。○免雲南昆明晉寧呈貢三州縣乾隆十三年水災屯田銀一千一百八十兩有奇米九百四十石有奇穀三十九石有奇并豁免景東府并衛水衝莊屯田三頃一十三畝應徵額賦。○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內黃縣民韓三星妻丁氏。○己亥諭總督之於提督官階攸殊原有統轄之分福建陸路提督武進陞不知安分屢與總督喀爾吉善各懷意見不能和衷共濟朕已嚴加飭諭今據喀爾吉善具奏提標後營兵丁夥賊行竊營弁州縣串通開脫業經札商會効

而武進陞僅以營弁失察。先行拜疏題叅。明係瞻徇屬員。且有意齟齬。大屬不合。武進陞著降補狼山鎮總兵官。其福建陸路提督員缺。著李繩武調補。古北口提督員缺。著潘紹周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陸路提標後營兵丁王松年。蒲尊夥賊行竊。營員劉漢傑。徐世棟。同晉江知縣程運青。屢次會訊。通同徇庇。代為開脫。細察此案。武職之罪。固不止於失察。而文員亦難縱漏。業經札致提臣武進陞商辦。乃提臣僅以失察叅劾營員。會疏先已拜發等語。提督原屬總督統轄。分位相臨。則體制豈容紊越。武進陞前經據拾喀爾吉善長短。具摺入奏。經朕嚴加飭諭。冀其安守本分。和協辦公。武進陞自應遵旨。內省已非。銷融意見。以敦共濟之雅。今此案關係營兵夥竊。喀爾吉善不肯遷就完事。取悅同官。自屬正理。武進陞何得徑行已意。豫先拜疏。不惟瞻徇營弁。且以

應辦之公事。而立心齟齬。此等私意。小見豈可復使共事。一方致妨公務。現經降旨。將武進陞降補總兵。以示懲戒。著傳旨嚴行申飭。○又諭。江西營伍。向係兩江總督所轄。去贛州。南昌二鎮甚遠。未能詳悉。周知時加簡閱。是以日漸廢弛。巡撫阿思哈著兼提督銜。令其就近管轄。加意整頓。仍聽總督節制。○又諭。據兩江總督黃廷桂奏稱。查閱狼山鎮標兵技藝。甚屬平常。總兵施必功。劣蹟種種。現在委員查覈。俟覆到題叅等語。施必功著革職。所有劣蹟。著黃廷桂嚴查叅究。該部知道。○又諭。曰。尹繼善所奏。陣亡兵丁子弟。頂食名糧。及給半餉。養贍家口。並嚴禁售買糧缺一摺。或經理不善。或陋習相沿。營伍所係綦重。自應亟為釐剔。以恤兵艱。而肅戎行。即從前黃廷桂。亦曾將西安營制馬步偏枯等弊。具奏。足見積習因循。而陣亡兵丁家口。尤不可不加意體恤。著傳諭尹繼善。既已查出前

項情弊。即宜殫心竭力。分別查辦。俾陣亡兵丁眷屬。人人得所。賣糧惡習。大加廓清。斯為實有裨益。但陝省兵丁。習氣兇悍。所有整頓事宜。必當酌派賢員。善為籌辦。令其潛移默化。倘使不法之徒。有一二案。強梗滋事。轉致向後難於辦理。且因此益長驕縱之風。於體制更有關係。至若草率了事。不過行一文出一示。將弁陽奉陰違。是徒有簡稽之名。究無整理之實也。再聞各省尚有將弁衙門人役。冒占名糧之弊。未知陝甘何如。并著查明奏聞。有應覈正者。即行妥辦。并諭四川總督策楞。同尋尹繼善奏。查陣亡兵子弟督標六營為多。自四月補起。已及大半。再一兩月即可補竣。實無售買冒頂。鎮協亦令照臣標定規。頂補。至陝兵兇悍。固於風氣。若派員查辦。轉恐滋事。似應專責本管將領。逐漸辦理。臣與提臣仍隨時稽察。再各營衙門。每有不肖將弁。意存省費。役使兵丁。亦屬冒占名糧。當通

行禁革。策楞奏查陝省督標。俱係馬兵。糧餉較多於步守。以尋常之人。即得支食馬糧。是以重價頂買。若川省營制。馬二步八。遇缺出。必由守兵入伍。所領月餉甚微。臣細訪尚無此項積弊。至冒占名糧。各省皆然。多由將備千把。罔顧操防。竟成陋例。現密札提臣岳鍾琪。先就兩標逐一剔釐。各處標營。亦飭令照辦。均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曰。布政使永貴奏稱。浙江漕船旗丁。年來困乏不支。運糧往返。均須重利揭借。若非亟為調劑。將來起運不前。請賞借藩庫銀五萬兩。分作五年歸還。又具奏懇定酌均祭銀之規。請將嘉興等一十三縣崇聖祠祭祀。另於存公銀兩撥補。增入等語。永貴自擢用藩司以來。未見其奮勉向上。不過隨衆步趨。因循了事。於地方毫無整頓。外省習氣。漸染日深。即如祭銀一項。原非地方刻不可緩之事。而幫丁果屬艱難。該督撫自必酌量籌辦。乃有意邀譽沽名。殊非

朕委任之意。著傳旨申飭。其所奏借助幫丁一事。是否可行。著交巡撫方觀承妥協定議。到日再降諭旨。○戶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威寧州屬大化里新寨地方黑鉛礦廠甫採旋衰。難期旺發。應封閉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溫縣民原文章妻鄭氏。○庚子。

上自靜宜園幸靜明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諭曰。公恒祿現在管

理武職。於部務難以兼顧。其工部侍郎員缺著安徽巡撫納敏補授。恒祿仍暫代拉布敦管理。俟拉布敦到日。再專辦本職事。其安徽巡撫員缺著衛哲治補授。山東布政使員缺著崔紀補授。○又諭曰。前任知府尤拔世因伊弟安寧向係同居。一并革職。但思兄弟罪不相及。即如訥親身罹重辟。而策楞愛必達阿里衮任職如故。朕之用人。一本大公。至正毫無成心。尤拔世著仍補授鳳陽府知府。○

軍機大臣等議奏。借給索倫達呼爾等齊齊哈爾并公倉等處糧。先經戶部以伊等疊年被災。生計艱窘。應作何量寬交納。令該將軍查辦。今據調任黑龍江將軍傅森奏請分作二年還糧。再展限一年等語。應如所請。令於本年并庚辛三年內扣還。如遇薄收。仍准折交。俟豐收採買還倉從之。○調任江西巡撫唐綏祖疏報蓮花廳吉水萬安上饒鉛山貴溪鄱陽安義等八廳縣。乾隆十二年分勸墾老荒續荒。及額外新生田地山塘。一十頃七十五畝。應徵銀米。照例升科。○陞任湖北巡撫彭樹葵疏報長樂縣。乾隆十三年勸墾旱地二頃二十畝。應徵額賦。照例升科。○予故奉恩輔國公伊爾登祭二次。○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那蘇圖覆奏。各屬雨澤日期收成。分數一摺。內稱尚有得雨未透之永平宣化保定正定深州定州所屬。及未報得雨之保定迤西近山一帶十餘州縣。并古北口外

四旗地方。日內天氣陰晴不一。各屬曾否有得雨之處。所得雨澤。曾否霑足。缺雨者尚有幾處。麥收分數。是否能如日前所奏。有無稍減。晚未曾否陸續趕種。著傳諭那蘇圖。逐一詳晰據實速奏。以慰懸念。今歲近京麥收。看來較勝往年。但願得雨之地。普被甘霖。大田已播者。發榮滋長。未種者及時補足。便成全美。必不肯因近京年成可望。而置遠府縣之民瘼於度外。該督亦不得稍存粉飾之見。以圖慰朕也。尋奏查永平一屬。續於十八日得雨。麥收尚不止八九分。其宣化屬之保安州。蔚州。宣化。懷安。據報可得八九分。龍門。延慶亦於十八日得雨。不致失收。至保定。正定。定州。及迤西十餘州縣。均據報二十四日得雨。多入土四五寸。麥收七八分不等。惟深州屬止據饒陽一縣報二十四日得雨。其餘未報所有深州。武強。饒陽。三處麥收。僅五分五釐。其四旗地方。曾否得雨。俟覆到日另奏得旨。

覽奏欣慰。○添建直隸天津鎮屬左右城守三營。并河通二協左右二營等營房七十二間。從總督那蘇圖請也。○壬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今歲木蘭圍場。朕於七月初七日前往。傳令各處應行豫備之處。豫備。○又諭。前因歸化城副都統四十六。參奏都統噶爾璦。收受丹津之妻地畝。揀選佐領等官不公。并借用當舖駝隻各款。曾降旨令將軍補熙。巡撫阿里衮。查奏。今據奏覆。噶爾璦。墮於揀選官員。雖無弊竇。但身為大臣。擅受地畝。借用駝隻。有玷官箴。四十六前在歸化城時。並未陳奏。茲因再任。始行具奏。明係彼此齟齬。未為公當。噶爾璦。四十六俱著來京候旨。○直隸總督那蘇圖。疏報霸昌。熱河二道。并天津正定。二府暨遵化州屬。乾隆十三年。勸墾水旱荒地。二百二十八頃一十畝。應徵額賦。照例升科。○調任江西巡撫唐綏祖。疏報靖安。上高。分宜。萍鄉。萬載。吉水。萬安。臨

川上饒玉山鉛山建昌大庾等十三縣乾隆八年勸墾屯田地塘十三頃二十八畝應徵銀米照例升科其宜春縣被水衝壓田畝額賦應予豁免○以杭州漢軍副都統八十五為歸化城都統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阿爾賓為歸化城副都統以副都統銜努三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癸卯諭此次隨往木蘭圍場大臣章京及兵丁等均有幫貼銀兩惟侍衛未經議給著加恩每員賞給三十兩即於兩淮鹽政交內庫銀內支給一萬兩其餘九萬兩著交上三旗照侍衛滋生銀兩一體滋息嗣後凡遇行營作為侍衛幫貼其應如何酌量遠近分給之處著領侍衛內大臣等妥議具奏○命兵部尚書哈達哈兼管滿洲火器營護軍統領○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薩拉善為鑲黃旗護軍統領○命工部尚書三和在議政處行走○以鑲黃旗漢軍叅領胡世相為杭州漢軍副都統○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江南河道總督高斌覆奏查總漕蘊著所辦淮安河中大石夫匠船隻係發價雇運尚非強索惟指稱進貢遠近傳聞聲張多事且為人舉動輕浮隨口欺詐喜聽訛傳聲名甚不安靜再蘊著與吉慶辦理漕鹽兩不相涉臣聞上年八月蘊著豫支商捐養廉經淮分司蕭欽稟知吉慶以該分司不應聽從申飭蕭欽因與吉慶齟齬不合其奏處不免挾嫌未為公當得旨這所奏情節著王大臣入於前案審擬該部知道○乙巳諭曰鄧廷相著來京其虧缺閩海關額稅銀兩并數目舛錯各情由著將軍馬爾拜總督喀爾吉善會同確查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奏福州左翼副都統鄧廷相虧缺閩海關稅銀一案已降旨令鄧廷相來京其虧缺情由交馬爾拜喀爾吉善會同查奏關稅久經定額即盈絀不齊亦何至大相懸殊今鄧廷

相接管關務。僅一百八十一日。遂缺額一萬三千餘兩。其中必有情弊。豈可但以行查登答故套。含糊了事。著傳諭馬爾拜喀爾吉善令其遵照前旨。嚴行確查。如鄧廷相因暫管關務。有意侵漁。徵多報少。其營私作弊之處。自難掩人耳目。馬爾拜等務須徹底窮究。據實奏聞。即或鄧廷相不諳關務。為屬員書役所欺。朦串同侵蝕。以致短缺。抑或該年果因少雨歉收。貨物稀至。亦自有確實情形可據。不容絲毫假借。馬爾拜等辦理此案。各宜一秉大公。固不得因有此旨。而有心從嚴。坐鄧廷相以侵欺。亦不得因循故習。依違瞻徇。希圖草率完結。即能倖免一時。終亦難逃洞鑒也。○大學士等議覆廣西巡撫舒輅奏稱。前任龍勝通判楊維清。侵冒城工銀。請著落各上司賠補。又楊維清賠修龍勝城銀。經前撫臣鄂昌奏明。著落督理此案城工之上司分賠。今除將前署撫托庸前署藩司楊廷璋酌

賠十分之三外。其委勘城工之現調天保縣知縣康世德。聽從署府出結。應賠十分之四等語。應如所奏辦理。又署桂林知府金榮受賄勒結。情罪較重。雖據直督那蘇圖覆稱。並無家產。仍應移咨嚴查。其應賠銀數。即著各上司均賠還項。得旨。前任廣西龍勝通判楊維清。侵冒城工一案。應著失察疎縱之各上司分賠。經該撫舒輅分晰奏請。於前任巡撫按察使道府知州等。按分賠補。而天保縣知縣康世德。應賠銀數至五千餘兩。據稱康世德委勘城工。應即據實揭報。乃畏勢聽從。殊難辭咎等語。查原案訊係該府金榮委康世德查勘工程。康世德因知工程草率。稟請另委金榮。得受楊維清賄賂。逼勒赴勘。康世德不肯出結。金榮嚇以捏款架禍。康世德畏懼含糊出結。金榮復親改發換。據此。則其罪全在金榮。而康世德以屬員遭上司抑勒。初意尚不肯瞻徇。後以畏禍曲從。情在可憫。乃責

其不實揭報著賠多金。夫知縣官卑職微。養廉有限。豈能按限措交。設完繳不前。勢必復成懸宕。該撫辦理此案。寧不慮及。而著賠至十分之四。明係欲為他人名下勻減數目。故不論其情罪之當否。勉強坐賠。將來不過以無力清償。保題豁免。此外省督撫向來積習。不能逃朕洞鑒者。辦理此案之各上司。甚屬不公。且有情弊。康世德著免其分賠。所有應賠銀兩。即著現派康世德賠銀之巡撫舒輅。布政使李錫秦。按察使鍾昭等。照數代賠。於年內即速清繳。其前任巡撫鄂昌。託庸及司道等應賠之項。亦宜嚴催完項。不得仍循故套。一任遷延觀望。庶外省積弊。藉此稍知警惕。其令各督撫知之。餘依議。○正黃旗蒙古子拜靈阿。緣事革爵。○賑貸福建臺灣鳳山彰化三縣。乾隆十三年被災貧民。應輸額賦。並予緩徵。○免湖南新寧縣。乾隆十三年水災田畝額賦。並分年帶徵。應納銀糧。○丙午。

定凱旋致祭

堂子典禮諭

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即天神也。

列祖膺圖御宇。既稽古。

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

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

祭

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

不易其名。重舊制也。考諸經訓。祭天有郊。有

類。有祈穀祈年。禮本不一。兵戎國之大事。故

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

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肅行禮。則禡也。我

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

堂子。則望祭。而列肅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

師告遣。則凱旋即當告至。乃

天

地

宗。

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學而

堂子則弗之及祠官踈畧如

神貺何祀典攸關彛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

詳悉具儀朕親為裁定載入會典特諭尋奏

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

太宗文皇帝率衆拜

天大設筵宴宴畢

躬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

堂子行三跪九叩禮請嗣後凱旋致祭於

天。

地。

太廟。

奉先殿。

社。

稷。

陵寢如常儀外。

皇帝告祭

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吉屆期鹵簿大駕
全設禮部堂官奏請

皇帝詣

堂子行禮凱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
鎮國將軍都統尚書等官俱隨行

皇帝進

堂子上香畢禮部堂官恭導就位凱旋將帥等
依次排立鳴贊官贊跪叩興

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將帥等隨行禮畢禮部堂

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旨是依議

○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稱王鏜領過

乾隆十二年熬茶夷貨應變還帑本十四萬

六千餘兩定限一年交還因上年運到時已

過發賣之期未能依限清完請照伊九年所

領夷貨分限三年完納之例准其於三年內

陸續完納等語前因王鏜世受國恩因思急

公報効承辦夷使交易積欠陝甘庫帑十萬

四千餘兩經該部參奏是以降旨著照數加

倍罰補還欠項。仍加恩准其分十年完納。今此次所領乾隆十二年夷貨。該督復請援九年之例。分限三年歸款。該員現在捐輸四川軍糧。且伊辦理夷貨。亦歷有年所。著傳諭尹繼善。准其分限三年交清庫帑。至此後辦理夷貨之處。不必令王鍾承領。該督可查照舊例。或另行招商承辦。或應官辦。妥酌奏聞。至王鍾於此項夷貨。既已展限。倘仍不能如期完楚。帑項攸關。王鍾亦必有應得之罪。決不姑貸。○又諭金沙江一事。現差尚書舒赫德。總督新柱。查勘尚未覆奏。但朕看來。金江巨石層灘。湍流奔激。銅沉船損。難收利濟之功。即所稱節省運費。亦大概有名無實。該督張允。隨身當其任。於建議開工之始。不能確見其難成。豫為力阻。致歷年糜費帑項。咎所難辭。然自大學士鄂爾泰首倡其說。而慶復在川。力為贊成。又復奉旨交辦。該督欲以獨力挽回中止。此大臣持正不撓之風節。難以責

之該督者。該督在滇年久。尚屬幹練。將來即查出工程。未能實有裨益。亦不忍遽加重譴。今日見該督奏摺。未免有畏蒞觀望之意。可傳諭該督。令其安心守職。綏輯苗疆。事事實力報効。以副朕施恩宥過之意。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功過各不相掩。誤由衆人者。必不令一人獨蒙其責。該督諒必允服。若因此而置諸事於不理。貽誤封疆。是自速其咎也。○又諭曰。圖爾炳阿覆奏金沙江工程一摺。據稱雖未得侵冒情弊。其不能據實處頗有。然無確據。可指等語。圖爾炳阿此奏。未免因係本省督臣經手。稍有瞻顧。又未知欽差尚書舒赫德等。將來作何查辦。是以為浮游不定之辭。不肯切實指陳情弊。即就所稱司道等詳明豫留銀兩。以備部議覈減。其辦理不實之大端。已即此可見。然其過尚不專在張允。隨該撫如此存心。殊非秉公持正之道。著傳諭申飭。○又諭金沙江一事。近據圖爾炳阿

奏到其所指情形。尚不無迴護。然所稱灘險難行。銅沉船損。終歸無益之處。已屬顯然。大概山川形勢。天險非人力可施。亦猶金川碉樓奇峻。欲以兵威所至。剋而平之。徒勞何補。此是一定之理。沙江工役。將來查勘確實。亦不出此。但其事始末。朕知之甚悉。蓋其初不始於張允隨。倡其說者。大學士鄂爾泰。率先贊之者。慶復。而朕亦因銅運艱難。諸臣備陳開江之利。期於一勞永逸。降旨交辦。令勿畏難中阻。張允隨身臨其地。若果見為無益。自當抗議力爭。以為不可。然此乃大臣秉正不撓之節。張允隨承望風旨。依違遷就。咎所難辭。但尚屬人情所不免。今大學士鄂爾泰。物故已久。朕眷舊加恩。保全終始。豈肯因此事而追斥前愆。罰及後嗣。即張允隨雖係承辦總任之員。將來查出工程不實。亦不必革職查產。祇須令伊及在工人員。如宋壽圖等。照數著賠。便可完結。蓋伊在滇數載。辦事尚屬

妥協。且一時未得更代之人。姑令在任彌補。較易為力。而從前工程糜費帑金。終於毀廢。如楚省舵桿洲之類。亦不一而足。固非貽誤軍國。罪不容逭者可比。朕辦理諸務。一本大公至正。已另旨傳諭張允隨。伊亦必中心允服。圖爾炳阿。摺著寄舒赫德。新柱。令其知悉。舒赫德。自川省奏報起程之後。許久未見。奏摺途次佳否。節物數種寄賜。新柱亦已起程。未知何時至叙州。會合同行。遇便奏聞。○定經畧大將軍儀注。議政王大臣會同兵部議奏。出師告捷典禮。臣等考究前史。參採現行事例。并大學士公傅恒。原奏區別四款。曰。命將。曰。徂征。曰。專閫。曰。奏凱。又於四款中酌定授勅。以迄勞師。計儀注十有二則。一。授勅印。經畧大將軍出師。皇帝臨軒。王公文武百官朝服侍班。頒勅印於太和殿。經畧大將軍率隨征諸將。於丹陛上跪受。行禮如儀。二。祓社。經畧大將軍出師先

期告祭

奉先殿及啟行日

皇帝率經畧大將軍隨征諸將詣

堂子行禮鳴角吹螺祭纛於門三祖道經畧大將軍啟行

乘輿親餞於長安門外賜卮酒佩弓矢上馬文武大臣承詔送至郊外有司具祖帳及燕禮兵二部堂官奉茶望闕謝恩乃行四整旅凡隨征叅贊大臣均奉欽簡外護勅印官內閣學士一人中書翰林院筆帖式各二人記室官四人戶兵二部司官各一人刑部理事官一人如蒙古地方則委理藩院官一人應隨侍衛仍候欽定經畧大將軍前隊列

上賜軍械次列箭十二枝次列勅印護勅印官隨行經畧大將軍乘馬後建大纛叅贊大臣及司官侍衛等隨纛行又次以十二標旗大隊軍旅殿五守土官相見經畧大將軍所過地方守土官將軍督撫文官司道以下咸

蟒袍補服武官總兵以下披執率兵列陣跪迎提督副都統近前問安經畧大將軍升廳正坐將軍督撫旁坐文官司道武官提督副都統以下行庭叅禮至起行時將軍督撫以下各官候送如前儀六封章拜詔凡封奏營門鼓吹聲礮在營弁丁兩旁肅立記室官奉奏函置案上經畧大將軍行三跪九叩禮畢兵部司官奉函由中道授臺站齋馳若詔書至營鼓吹聲礮如前儀兵部司官接篋置案上經畧大將軍行三跪九叩禮受篋啟閱如欽差大臣到營經畧大將軍率在營大臣等離營三十里迎候請

聖安守營官導引並馬進營欽差大臣宣旨畢經畧大將軍正坐欽差大臣按品級坐欽差大臣回京經畧大將軍率所屬離營候送請聖安如前儀七升帳接屬凡軍營設大幕惟經畧大將軍近侍官暨辦理軍機有職掌者准令出入餘官均幕外祇候議事時經畧大將

軍正坐叅贊大臣及一品官僉坐有問則起立致詞提鎮等官稟事由傳宣官轉達令入則引進令坐則向上僉坐凡叅贊大臣一品官入見於營門內下馬餘官於營門外下馬由角門出入如經畧大將軍下設有將軍者相見照叅贊大臣一品官儀若外藩部落謁見幕外官均進幕肅立直班弁兵按汛肅立軍門鼓吹聲礮經畧大將軍升坐外藩跪稟辭畢即引出各官兵咸退八簡閱凡簡閱營伍經畧大將軍起行軍門鼓吹聲礮守營大臣及官弁離營里許候送首隊齋勅印前行十二標旗隨後周巡提鎮等官屯營之處每至一營官兵離營一里外迎候經畧大將軍閱過提鎮等率所屬弁兵隨行離本汛乃止九獻俘經畧大將軍告捷解俘至京欽天監擇吉獻俘於太廟

社稷壇至期兵部率解俘官兵以白組繫俘頸由長安右門入進天安右門至

太廟街門外嚮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令俘嚮北跪告祭大臣進

太廟行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至

社稷街門外令俘仍嚮北跪告祭行禮如前儀獻俘次日

皇帝御午門樓王公百官朝服侍班鑾歌大樂金鼓全作兵部堂官跪奏請旨有制宣刑部刑部堂官跪領旨押俘出天安右門王公百官慶賀聽贊引禮十受降凡經畧大將軍受降飛章入告得旨允降乃大書露布傳示中外築受降壇於大營左壇方南嚮距百步樹大旗書奉詔納降字降者至兵部司官引立旗下經畧大將軍出營鼓吹聲礮叅贊大臣各官隨行降者於旗旁嚮北跪匍伏候經畧大將軍登壇叅贊大臣及一品官分翼僉坐隊伍將領等官分翼立其餘官兵分班排立兵部司官引降者抵壇前匍伏乃宣諭德音酌加賞賚聲礮鼓吹降者泥首伏謝而退十

一告成凡奏凱告成致祭

天

地

宗廟

陵寢釋奠於

孔子勒碑太學羣臣恭進賀表並請編纂方畧以垂奕禩十二勞師凡師旋將入城遣廷臣出郭迎勞經畧大將軍還朝謝恩

皇帝御殿設鹵簿王公百官齊集如儀鴻臚寺

官引經畧大將軍從征各官於丹陛下繳勅印行三跪九叩禮畢

皇帝還宮翼日賜燕頒賞進爵有差以上各條應請飭交會典館纂入軍禮從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滇省加運京銅前經陞任撫臣張允隨等議給陸運腳價嗣承運各官以銅觔交接須賃房收貯添役稽查無項可動因於每百觔外加運五觔即以此項節省腳價供應各項之費解貯糧道庫應用報明給

發即鹽井羅星兩渡并金江水路各運亦有

此節省之項第思此項節省與其暗留外用不如明定章程查滇省從前各銅廠除收正課外每百觔又抽充公銅五觔變價濟用奏明將每年動用數目造冊報銷今此項加運節省銀兩亦應照五觔充公銅之例仍留運銅公用每年報部查銷如餘聽部撥用報聞下部知之○丁未諭戶部嗣後查報各省收成分數應以八分以上為豐收六分以上為平收五分之一以下為歉收○兵部等部議覆署湖廣總督新柱奏稱宜昌鎮後營俱屬上游所設五板船足供河面駕駛其前營上下兩游俱有汛地惟所設頭二號戰船二十隻較五板船寬大不能利涉川江請將前營戰船照式改造五板船十隻以便上游與後營官兵輪流會哨仍留原船十隻於下游長江地面以備巡防調遣等語應如所請行令該督照例分別大修先後改造屆期估報查覈從

之○山東巡撫準泰奏據布政使衛哲治查覆除歷城等八十二州縣衛倉貯可敷無庸籌補外惟鄒平常山新城齊河濟陽臨邑長清新泰萊蕪肥城海豐樂陵滋陽寧陽泗水日照蒙陰博興益都臨淄諸城臨朐膠州等二十三屬不通舟楫挽運艱難現存倉穀無幾又鄒縣滕縣魚臺嘉祥邱縣濟寧及濟寧衛等七屬雖近運河而倉貯缺少現在二麥豐收請俟民間餘麥減價出糶照一麥二穀例每屬酌買數千石再本年麥熟後應徵民借各穀若概令糶穀還倉輾轉未便如願交麥者并准照一麥二穀之例徵收得旨如所奏行○是月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臣自黃螂所前往昭通威寧二鎮閱視弁兵馬步弓箭生疎者多烏鎗竟有不能過火者隨飭該鎮將勤加訓練查昭通乃新闢苗疆地界川滇最關緊要今奉有岳鍾璜調補之旨殊為得人惟威寧鎮總兵曾長治年力就衰雖

老於營伍而習氣頗滑或調補內地似為相宜批曾長治係張廣泗所保彼時即不滿意因一時無人姑用者今仍係無人只得緩俟酌量朕意彼即內地亦屬勉強又奏臣自叙州府至那比渡數百里間雖山路崎嶇而雨水調勻即山田亦俱蔥茂又批今年各省奏報皆係豐收景象京師雨暘甚覺應時麥收七八成數十年所無也朕近來甚覺舒暢而益加敬畏耳○直隸總督那蘇圖奏本月十七日節據清苑唐縣完縣滿城蠡縣定興詳報得雨入土一寸四寸不等雖未霑足然風燥已解土膏滋潤麥禾稍為有益得旨京師左近則皆透足一切麥禾皆可望有收似保陽一帶畧成旱象矣然有霑足者則可知為地不廣其待雨恐將來致成災者幾州縣耶速行查奏應行籌辦者即為妥辦○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江省歲有拖欠多由大戶花分寄莊無著以及矜監營兵書役恃勢抗欠之

故現飭道府設法釐剔得旨。諸凡皆悉。惟在汝等督撫善為之。歲終有積欠之奏。朕亦得知。汝等所辦得法否也。○江西巡撫唐綏祖以奉諭訓誨。奏陳辦理情形。得旨。令用汝為湖北巡撫。此亦係要區。汝宜勉力。總督乃一誠實之人。朕所深知。但恐短於才。汝宜佐其不逮。若因此旨而不與之和衷。致有爭強之意。則是自速其咎也。○浙江巡撫方觀承奏仁和縣江塘迤東至章家庵一帶土堰。並自

實錄卷三十三十九

四十四

章家庵至尖山一帶石柴草塘。加築土堰工程。經臣等奏准給發半價興修。今據土堰內外認墾各戶呈稱。情願不領帑銀。合力修整。分作三年完工等語。似應如其所請。至原估給發半價之處。應請停止。報聞。○又奏查浙省杭嘉二屬各縣官塘。即係驛路界於田蕩間。已多坍塌。現有仁和縣章家庵土堰工程。經部覆准於留工備用。引費內動給半價銀六千四百餘兩。如將此項改撥修塘。不須另

議籌款。得旨。如所請行。○福建巡撫潘思渠

奏福郡城外西湖周二十餘里。建閘蓄水。可溉田數萬畝。現湖身日淤。當飭知府勘估。即以清出寺田租銀。并捐湊添給。毋庸另籌款項。又福清縣法海埔一處。海灘淤地。可闢成田。再築長堤。內設陡門蓄洩。現據民認墾。可得田一千三百五十餘畝。次年可種。又郎官港一處。並據認墾。可成田八百二十畝。臣仍督屬親勘。依限完竣。得旨。勸課耕農。務民之

實錄卷三十三十九

四十五

本也。知道了。○湖南巡撫開泰奏查雍正九年間。分別衝繁苗疆。於常德辰州長沙衡州永州岳州永順寶慶并靖澧郴等十一府州。分貯銀一十萬兩。惟沅州桂陽二府州。未經撥貯。緣沅州係乾隆元年改設。桂陽係雍正十年改設。是以未撥。查桂陽距省較遠。沅州更屬苗疆要區。尤宜豫籌貯備。請將分貯長沙銀八千兩。全數改撥沅州府分貯。衡州澧州分貯銀內。各撥二千兩。歸桂陽州分貯。仍

照例寄貯衡州府庫得旨覽奏俱悉○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軍前回兵馬驟俱足應付但馳驟往來必更番輪替是以酌量兵皆給馬跟役折價現出潼關者八起約四月望後全出陝境至陳宏謀咨稱臺馬有餘官兵即五百名一起全行亦可應付之處殊未妥協自應仍照原奏無論五百名四百名者皆分兩起報聞○又奏凱旋京兵約五月望前可全數抵京所過地方均極寧謐臣已飛行各屬

實錄卷三十四

四十六

將臺站捲徹其軍需錢糧現設總局遴員確查造報得旨軍需查覈固應詳妥而軍興之後民氣之凋敝亦宜加意休息也○甘肅巡撫鄂昌奏河東之蘭鞏平慶秦階六府州屬及河西之西寧府屬雨水俱足其甘涼肅三府州屬及安西等五衛田畝藉渠灌溉入夏亦各得雨惟寧夏府屬總未得雨得旨覽奏俱悉寧夏總未得雨所稱為入夏乎抑自入春乎若自春總未得雨而今始奏豈非漫視

實錄卷三十九

四十七

民瘼所奏殊不明晰目今得雨否一切禾稼無礙否速奏以慰朕懷○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查大朗素係有罪之人非小朗素可比現染瘋疾無庸另籌安插當將伊并番徒安置於省城喇嘛寺內給糧養贍嚴行約束再前請於小金川要隘修補被燬碉房並孫克宗占固二處設兵駐守今奉廷議停止始覺前辦似屬偏於小金川使莎羅奔生疑隨遵照調徹又梭磨竹克基黨壩各土司土舍前請加銜獎勵止計及欲分雜谷之勢竟未慮輕重失宜應遵照俟一二年後酌量籌辦又嗣後內地民田不得向番民私售其從前業經售賣不復追求至番民交易概難禁絕惟有寄防範於調劑之內寓稽查於鎮靜之中得旨覽奏俱悉祇可如此辦理○雲貴總督張允隨覆奏金江疏鑿以來川省商船可直抵上游之濫田壩等處惟江路一千三百餘里每年冬春額運銅觔需船四百五

十二隻若俱從川省瀘州包空雇募千里迢
洄恐誤嚴限因於上下游安設站船二百七
十隻往回濟運較之遠雇川船力省而運速
至商船回空仍雇令裝銅由濫田壩直達瀘
州長站兼運並非專恃站船報聞

實錄卷三百三十九

四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三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卅級一次臣等謹
將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重謹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五月戊申朔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奉

皇太后還暢春園○詔齋宮致齋勿鳴鼓角諭

朕於

兩郊大祀先御齋宮以齊一思慮聞之記曰齋
者耳不聽樂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
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言不敢散其志也今齋
宮宵漏下鳴畫角嚴鼓以為節雖異於宮懸
合奏而吹角鼓鑾軍中之容豈所謂專致其

精明者歟。此蓋相沿前明敝典未更。後此嚴更鼓角。不當用之齋次。大學士其會同該部定議以聞。載入會典。尋奏謹按鼓為樂節。兼用於軍。周禮夏官凡軍旅夜鼓鑿是也。角本軍樂。唐乃以備鹵簿。有長鳴中鳴大角三部。明制並以鼓角施於鹵簿。而於齋壇之次。亦遂吹角嚴鼓。猶仿前世警嚴遺意。與禮意實屬未協。請遵旨停止。再查鹵簿內。畫角陳設不用。並無考據。請勅樂部按其聲音。或與鉦鼓等器。同一施用。從之。○又諭稽古虞書秩宗典朕三禮。周官宗伯掌邦禮。而首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春官典祀職莫重焉。乃者郊壇

宗廟以太常為專司。而禮部堂官不莅其事。非古也。治神人。和上下。敬服乃職。其所有事者何在。大學士會同該部并會典館總裁官詳議以聞。尋奏謹按周禮大宗伯凡祀大神示。治其大禮。小宗伯相祭祀之小禮。此今禮部

尚書侍郎之職也。肆師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此今太常寺之職也。今

兩郊大祀

皇上先詣

壇位親閱。而禮臣未與贊襄。前期五日。遣王公一人視牲。前期二日。遣禮部尚書一人看牲。皆由太常寺題請。而

宗廟

社稷及各

壇廟犧牲籩豆亦太常寺閱看。禮部祇於祭日委官會御史監視。於典禮未協。請嗣後皇上詣

郊壇省閱。禮部尚書侍郎皆陪從侍儀

宗廟。

社稷暨

朝日。

夕月。

先農等壇。

歷代帝王。

先師孔子廟祭。前期看牲。及祭日看陳籩豆。亦派禮部堂官一員。率太常卿等將事。再

壇

廟內。例用御史四員侍儀。而與陪祀王公百官行禮之處。用御史監禮無別。嗣後用禮部堂官二人。都察院堂官二人。分立侍儀。以隆體制。又祭日請送

神牌。向用太常寺官恭捧。嗣後應派禮部堂官

一人上香行禮。并請送

太廟神位。仍用宗室覺羅官恭捧。其上香行禮。即於派出朔望上香之王公內。每祭以二人將事。又查會典。凡祭祀。禮部於每歲九月中。劄欽天監選期送部。轉劄太常寺。於前期具題等語。現在徑由太常寺移監。於正月自行題達。嗣後應由禮部選期具題。奉旨後交太常寺。按時豫行題請。再查禮部滿尚書。現在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嗣後滿尚書職

銜內。即加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字樣。著為成例。從之。○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傳諭那蘇圖。阿里衮。侯金川告捷。巡行畿輔。展禮臺山。後於春仲因班師迅速。慶典維殷。尚未舉行。今思太原係晉省都會。前此未經巡歷。而豫省亦中州名勝。近在三輔。朕意欲於明歲春間。巡幸五臺。回鑾取道太原。由豫省之衛輝府一路進京。則直隸。山西。河南三省。沿途民風土俗。皆可周覽而知。至於辦理差務。那蘇圖向稱諳練。本屬妥協。惟鄂容安初歷外任。尚未經辦。阿里衮則未免過求齊備。即如去歲東巡。其蓋造行宮。修葺寺廟。更覺失之糜費。伊等養廉有限。豈能多為賠墊。既無開銷正項之體。則必取之商捐。殊非朕省方觀民之本意。此次巡幸晉豫。所有駐蹕之處。行幄帳殿。皆自京帶往。不必豫備行宮。至五臺一路御道。前歲已有章程。自可仍由舊路。其五臺至太原。由太原至豫省。一切安營

除道。不過畧為脩整。所過通都大邑。可以問俗觀風。周知民隱。不得專趨徑捷。其間或有名山勝跡。古剎叢林。距御路不遠。足備觀覽者。稍加整葺。堂宇兩三楹。可供憩息而止。不必過於華飾。致蹈東巡時浮費之弊。著傳諭那蘇圖。阿里衮。鄂容安。三人接到此旨。即速密為商酌。不必聲張。商酌既定。將經由之州縣。道里之遠近。及駐蹕處所。并將來如何辦理之處。詳悉具摺奏聞。候朕降旨。至上年辦理過當之處。朕於將來頒發諭旨中。亦必明白宣示。俾共知朕意。尋據那蘇圖奏。事關三省。必待面議。庶為詳慎。擬與阿里衮。鄂容安。密訂於直隸。豫。晉。聯界處。先為面商。俟大局定後。具奏請旨遵辦。得旨。好。知道了。又據阿里衮奏。現即札商那蘇圖。鄂容安。外。其應如何辦理。俟會勘妥議。奏聞。得旨。覽。又據鄂容安奏。豫省有應豫籌事宜。查布政使富明。辦事諳練。當與密酌。其餘屬員。俱未告知。俟直

晉督撫商覆到日。再詳核具奏。得旨。知道了。富明人果去得。汝所言不錯。記得係由江西知府來京。陛見。而識得特用者。並無一人在朕前薦揚也。是其人否耶。○又諭雲南永昌守劉樵。前據圖爾炳阿。以貪黷卑鄙。私稅勒借題參。今又據愛必達。將該員前在古州同知任內。侵帑誤公。績參。已降旨。令該督嚴審究追。查此案城工。原估三萬二千八百餘兩。而劉樵現在應行追賠之項。多至二萬九百餘兩。外省劣員貪黷侵漁。肆無忌憚。乃至於此。誠國法所難容。著傳諭總督張允隨。速行究訊。按律定擬。入於本年秋審冊內具題。毋得姑縱遲延。俾此等劣員。僥倖漏網。如此旨到日。秋審冊已經題出。即行補題。○署河南巡撫鄂容安。疏報宜陽。嵩縣。邲縣。三縣。乾隆十二年分。勸墾旱地五頃八十四畝。零。應徵銀兩。照例升科。○已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辰垣具奏米糧復稅以後。價值轉覺平減。可知米價之低昂。全不在米稅之免徵復徵等語。此事經朕熟籌數載。免稅於貧民無益。復稅亦於市價無增。固一定不易之理。朕早灼見其然。不待辰垣之奏也。至所奏偏災例應賑卹者。當多委幹員。及道府確查。若非真正乏食貧民。不許濫給。官員邀譽市恩。查報不實者。即行揭參。刁民幸災冒賑。吏役串通作奸者。從重治罪等語。此乃偏災賑卹定例當然。即朕寧濫毋遺之旨。亦正指乏食貧民而言。令其加意賑卹。辰垣所陳諸弊。自由該地方官辦理不善所致。朕初不謂官員查賑。可浮開濫給。而刁民胥吏。可冒領營私。任其作弊也。設如辰垣所奏。江省現在民風情形。當畧為變通。樽節辦理。乃似新定條例。令督撫遵行。在督撫等誤會其意。必至倚於一偏。遇有偏災。過於拘泥。俾澤不下究。所關匪淺。且如黃廷桂。或以帑

項為重。一意樽節查辦。將不免於過嚴。而雅爾哈善好名之徒。必以辰垣此奏為刻薄。而辰垣則以業經奏明為得計。將來偶值歉收。撫藩辦理各持意見。齟齬不合。殊無裨於賑務。著將辰垣原奏鈔寄該督撫。並詳細傳諭伊等三人。俾知和衷共濟。持平酌中之道。○吏部議奏。先經覆准調任安徽巡撫潘思渠條奏。虧空該管道府。俟州縣離任。始揭參者。將道府均議降四級調用在案。查道員有盤查知府。直隸州之責。知府直隸州。虧空道員失察。原定有降四級調用處分。若州縣虧空。又一例降調。殊無區別。嗣後止應將該管道員不豫揭參者。降一級留任。從之。○遣內閣學士世臣。致祭長白山等處。內閣學士陳邦彥。致祭醫巫閭山。內閣侍讀學士明德。致祭東嶽泰山等處。翰林院侍讀學士文保。致祭西嶽華山等處。翰林院侍讀學士顧汝修。致祭中嶽嵩山等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塞爾登

致祭南嶽衡山。翰林院侍講學士龔勣致祭北嶽恒山等處。詹事府詹事裴曰修致祭南鎮會稽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富德致祭南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葉一棟致祭太昊伏羲氏等陵。大理寺少卿陳世烈致祭炎帝神農氏等陵。太常寺少卿鄂鼎致祭女媧氏等陵。太常寺少卿鍾衡致祭黃帝軒轅氏等陵。太僕寺卿阿蘭泰致祭少昊金天氏等陵。孔子闕里。太僕寺少卿朱士伋致祭顓頊高陽氏等陵。鴻臚寺卿伊拉齊致祭夏禹王等陵。光祿寺卿赫赫致祭遼太祖陵。○庚戌。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

雍和宮行禮○還宮○辛亥諭曰吏部將銓陞

漢興道之胡國楷帶領引見朕看其人年力

就衰不勝道員之任已降旨扣除留部夫材

力或不可以貌取。至於龍鍾疲憊一望可知。此等人員該堂官從前何以保其能勝繁缺。著明白回奏。○調河南按察使嚴有禧為山東按察使。以署山東按察使直隸天津道王師署河南按察使。○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顧琮所奏漕船尾幫過韓日期一摺祇將本年糧船全入東境數目日期具奏其上年糧船於何時過韓較今年遲早何如之處並不聲明甚屬糊塗。看來今年雨澤調勻運河水勢深通自應進行無滯此時始過韓莊殊覺稍遲。蓋顧琮因已係暫署之員又聞漕督員缺已將瑚寶補授遂爾漫不經心任其遷延遲滯著傳旨申飭。○又諭曰昭通總兵岳鍾璜具奏伊前在開化營中見有一二欠安朦朧辦理之事著將原摺鈔寄舒赫德新柱閱看伊二

人現在查驗滇省營伍。岳鍾璜所奏欠妥之處。是否確實。令其留心稽察。滇黔戎政向來所聞不一。有謂其諸事廢弛者。亦有謂其較勝川廣者。該處地居邊徼。武備尤為緊要。若果怠玩闕茸。有名無實。自當一面據實直陳。一面飭諭該將弁策勵。悛改。加意訓練。毋得仍蹈前轍。但綠旗優劣。祇可與綠旗相較。自不能悉如北省營兵之精壯。設該兵丁技藝馬匹錢糧等項。尚無甚弊。亦不必豫存成見。過於吹求。著一并傳諭知之。○又諭據岳鍾璜奏稱。初到開化。一查營中。即有一二欠妥。朦朧辦理之處。現在細查密訪。總以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為主等語。外省習氣。凡初到新任。必將該處庶政廢弛。前任缺失。臚列具奏。以見其留心整頓。及至一二年後。已之所行。亦復如前。而後來者。又撫拾其長短。以指摘之。所謂後人復笑前人者。往往如此。岳鍾璜今已調任昭通。其所奏開化營伍事宜。應聽

接任官辦理。但伊所見以為一二欠妥。朦朧未協者何事。應如何料理。著一一查明備悉。陳奏。如不過循襲外省故套。並非確有聞見。亦無妨據實入告。不必有意迴護。著傳諭知之。尋奏臣到開化。即查臣標餘丁原額一百八十五名。現止七十一名。餘係旗隊及各衙門頭目分食。又書識亦多缺額。浮糧前奏。因未確查。不能明指其事。嗣查該二項並不違旨。辦理業經密奏在案。但查餘丁現據各將備於四五月召補齊全。書識除已給工食外。其未給者。請照湖廣總督那蘇圖條奏量給工食。清出名糧。召募足額。得旨。覽奏俱悉。○

癸丑

上詣

北郊齋宮齋宿。○諭稽古明禋肇祀

郊壇各以其色

地壇方色尚黃。今

皇祇室乃用綠瓦。蓋仍前明舊制。未及致詳。朕思

南郊大享殿。在勝國時合祀

天

地山川。故其上覆以青陽玉葉。次黃次綠。具有

深意。且

南郊用青。而

地壇用綠。於義無取。其議更之。至

兩郊壇宇。雖歲加塗墍。而經閱久遠。應勅所司

省視所當修整者。敬謹從事。大學士會同各

該衙門。詳考典章。具議以聞。嗣議奏明代南

北兩郊分祀。而

皇祇室編次綠瓦。徧檢禮書。並無考據。查天元

地黃。綠乃青黃間色。今

北郊壇甃墼瓦。及牲帛幃幄。色俱用黃。乾隆十

三年議定。遵豆成式。

地壇祭器亦用黃。寧

神與歆

神。不當有異。應請易蓋琉璃黃瓦。庶與黃中之

義相符。至

壇宇經閱久遠。金碧不鮮。甃甃損缺。及堊赤間

有漫漶之處。均應及時修整。奏上。命和親王

弘晝禮部尚書海望。王安國。工部尚書三和

總理其事。○諭軍機大臣等。潘思榘所奏請

除賞卹微員路費弊竇一摺。乍閱之似為慎

重。公項剔除積弊。起見。及究其歸宿。不過欲

免該員赴省親領之勞。以博下僚家屬感激

耳。潘思榘所見。往往如此。夫以物故無力之

微員。優給回籍路費。俾免於流落。乃朝廷格

外殊恩。即弊竇種種。該撫藩等宜加意釐剔

而支領給發。自應仍由藩司衙門查辦。乃以

往返守候為苦。而委之州縣草率了事。成何

政體。且赴司親領。尚有稽查。可杜假冒中飽

諸弊。若一由州縣給發。更無憑察核。滋弊益

不可問。將國家之仁恩善政。舉成具文。該撫

獨未之思耶。此摺著鈔寄總督喀爾吉善。令

其查明。飭該藩司詳慎給發。至所有諸弊。應

作何清理之處。一并具摺奏聞。○甲寅夏至。

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上幸靜宜園駐蹕。至丙辰。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原叅革寧夏道阿炳安侵冒城工一案。查原估寧夏等三城工費。共一百二十餘萬。而阿炳安開銷僅及其半。即云出於撙節。亦斷無節省過半之理。如係他人估計。而阿炳安承辦。則節省實多。如即係阿炳安所估。則是有意浮開。轉借節省之名。以為冒銷之地。其居心狡詐。殆不可問。況該省官員甚多。委辦自不乏人。何以三處城工。皆委阿炳安一人辦理。其中不無情弊。著傳諭總督尹繼善巡撫鄂昌。令其查明原案。並將寧夏等城工原估何人。及該撫等疏內所稱多有損裂之處。現在情形若何。是否堅固。逐一具摺奏聞。

至阿炳安業經身故。其應賠之項。亦已交清。朕不過欲悉其顛末。以見外省工員藐法營私之弊。且陝省現有應辦城工。該督撫等亦當以是為鑒。留心稽察。○乙卯。諭軍機大臣等。

東陵後千松背山。原係風水內地。因將紅樁火道。向內遷移。遂屬風水地外。但該山究為官地。聞有附近民人。私行砍樹燒炭。殊屬非是。爾等可寄信布蘭泰。令伊嚴禁管束。仍著查明具奏。再

陵寢週圍山勢。各處樹株疎密情形。令伊繪圖呈覽外。並將千松背距紅樁遠近。及抵密雲行宮若干里之處。一并繪圖粘簽呈奏。○戶部議奏。八旗俸餉事宜。一。在京八旗文武官。例按春秋二季支俸。俸檔過部後。如有陞放。向不扣除。而新任俸銀仍領。實屬重複。請嗣後俸檔過部後。補放外任。其俸銀即於本季裁。由兵丁請授外省。亦照例裁下月錢糧。一。

八旗官兵指俸認買入官人口。向未定坐扣年限。嗣後除交現銀外。價十兩至三十兩者。限一年坐扣。三十兩至六十兩者。二年。六十兩以上者。三年。一各省經制文員。并綠旗武職。於俸檔過部後。陞調京職。若照在京文員。給新任雙俸。未免過優。嗣後各省經制文員。照新任應得之俸。給單俸。綠旗武職。給新任俸祿。一由各旗官學生補放人員。向係月支膏火銀兩。無米。與原餉不同。至由各部院繕本貼寫筆帖式補放者。月支銀米。並非原餉。應均照例給新任俸祿。一革職留任。并閑散人員。奉旨署理職任。臣部以該員等所辦事務。與現任實授者。並無區別。照例一體給隨甲以資辦公在案。以上數條。應請纂入則例。從之。○工部議覆河東河道總督顧琮疏稱。中牟縣汛九堡大隄外。對岸灘嘴。挑出河心。遏溜南趨勢甚危險。請建木龍。挑開大溜。并建土埽各工。應如所請。從之。○免甘肅皋蘭

狄道靖遠金縣隴西安定會寧通渭西固鹽茶廳平番靈州中衛等十三廳州縣。乾隆十二年分。旱災地畝銀五千五百二十兩有奇。糧五千二百二十石有奇。草四千六百二十束有奇。○丙辰。諭前因川省軍興。一切供億輸輓。有資民力。曾經降旨。將該省乾隆十三年。並本年分地丁錢糧。槩行緩徵。復令該督策楞將辦過夫米各州縣。於凱旋之日。查明等次奏請。候朕加恩。今據策楞分別查奏。其列在一等之茂州等一十四州縣。地居衝要。差務殷繁。承辦夫米最多。應加恩蠲免一年錢糧。列在二等之溫江等四十三州縣廳。辦米出夫稍次。或有派往出口站夫。或當北路孔道。差務亦重。應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七。列在三等四等之州縣。或糧由舟運。人力稍省。或辦夫而不辦米。辦米而不辦夫。如樂山等二十二州縣。應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五。隆昌等五十三州縣。酌免一年錢糧十分之

三。至乾隆十三年錢糧既經緩徵。所有急公完納之戶。即照伊等完納分數。仍准展限緩徵。以示獎勵。其本年緩徵者。目今軍務雖竣。仍令該督相其緩急。毋致催督擾民。如此則全蜀辦公出力之良民。咸得仰邀恩澤。元氣漸舒。該督等應督率所屬妥協辦理。并出示曉諭。俾閭閻均霑實惠。以副朕優恤勞民之至意。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曰。前鋒統領特庫年邁。伊係內大臣。著在御前行走。不必

管理前鋒統領。嚮導營事務。都統公嵩椿著兼管前鋒統領。努三著補授正藍旗護軍統領。兼嚮導處行走。法母著補授鑲白旗蒙古副都統。○諭軍機大臣等。總兵王廷極具奏營伍事宜三條。率皆撫拾陳言。非有積弊。必當剔除。良法必當舉行者。王廷極之為人。好議論。喜作為。而又不中窾要。此奏不過潦草塞責。以具文了事。全無濟於實用。即如所奏營伍諸弊。悉由將弁辦理不善所致。定例原

不如是。王廷極身任總兵。理應加意訓練。整飭戎行。期於事事均有實效。方為不負委用。今所奏如此。惟圖見己之長。而於事理種種不合。此等居心。殆不可問。著傳旨嚴行申飭。○免安徽阜陽。潁上。霍邱。鳳陽。懷遠。定遠。泗州。盱眙。來安。并鳳陽中長淮。泗州。滁州等十州縣。衛。乾隆十三年分。水旱災田。地銀一萬一百七十兩有奇。米一千三十石有奇。豆二十石有奇。○丁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等會同兵部議覆新柱奏請購買川黔馬匹一摺。所議甚為妥協。辦理營伍事宜。凡有變通於常例之外者。必須實有裨益。且無窒礙難行之處。方可酌議更改。今楚省營馬。向來俱赴口購買。即浙閩等省。亦皆買用口馬。而新柱乃欲購之川黔。不過輕信屬員一面之辭。輒思更張成例。於事轉多未便。嗣後籌

辦諸務。應加意詳審。期於妥協可行。不得任意輕舉。著傳諭知之。○戶部議覆。陞任湖北巡撫彭樹葵奏稱。請將常平倉穀。分別府廳州縣衛。酌派勻貯。應如所請。除鹽驛道。安襄鄖道。荆宜施道。俱與府縣同城。無庸收貯外。其地方最大之江夏等四州縣。各貯一萬石。武昌等二十大州縣。各六千石。咸寧等十二次大州縣。并穀城。東湖二縣。各五千石。崇陽等八中州縣。各四千石。通山等九小州縣。各三千石。長陽等十最小州縣。各二千石。來鳳等三縣。各一千五百石。武昌等十衛所。各五百石。武漢二府。各四萬石。黃荆二府。各四萬石。安陸府。二萬石。襄陽府。一萬五千石。德安府。一萬石。鄖宜二府。各四千五百石。施南府。四千四百三十五石。施南府之分駐同知通判。各一千五百石。長樂縣分駐之縣丞。一千石。通計派貯額定穀五十二萬九百三十五石。其舊存穀不敷派貯之額。若將穀撥補。徒

費運腳。應令逾額之州縣。將本年平糶價銀酌撥。秋成買補足數。從之。○戊午。戶部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查潼關裁縣改廳。地當孔道。事務較繁。原有皂隸等項人役。請照舊酌留。并於民壯內。留二十五名。其餘十六名均裁。至該縣典史原管監獄捕務。既裁歸巡檢管理。人役亦應並隸巡檢衙門。應如所請。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福建侯官縣民項仁貴妻林氏。○己未。諭朕此次木蘭圍場。著果親王。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隨朕前往。○又諭向來大學士有兼理部務之例。大學士史貽直著兼理工部事務。○戶部議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疏稱。阿發廠礦砂衰竭。難供開採。應封閉。從之。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關帝廟。刑部等衙門議覆。署兩廣總督岳濬奏稱。廣州府屬澳門地方。有李廷富。簡亞

二兩人潛入夷人家被啞嗎噓嚶哆呢捉獲毆斃乘夜棄屍入海等語查外夷貿易內地自宜遵守法紀而啞嗎噓等敢於逞兇應令該督緝獲懲治并該夷目有無賄縱嚴審定擬得旨此案啞嗎噓等致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雖據供因獲竊毆斃而夷人等復為之質証安知非扶同袒徇另有致死別情乃該督碩色等僅照律擬以杖流且令彼國自行安插經部兩次駁詰誠為允當但

念該夷目向來尚屬守法而逃回之啞嗎噓等既遠隔重洋勢難追獲姑從寬免其提緝照該督等所議完結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務宜詳細研鞠執法懲究不可徒事姑息以長夷人驕縱之習致滋事端○工部等部議准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疏稱撫標左右二營並無汛守請將原設巡船十隻裁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太康縣民陳克明妻張氏○辛酉

上詣黑龍潭祈雨 且隸總督那蘇圖奏總河缺裁所有河標將弁擬將添設者概裁由別營改隸者仍歸原營其原設門皂各役工銀應充餉現飭藩司查詳候核定另題再河臣衙門原設書吏二十名應酌留十四名裁六名向有公費奏明於歲修銀內平餘及道廳捐廉項下給發今查該道廳每年捐解抵給儘足辦公其扣存餘平完屬帑項不應抵給書吏公費請貯道庫遇些小粘補工程及例不應銷之項奏明動支報聞○以正藍旗護軍統領輔國公嵩椿為鑲黃旗漢軍都統○壬戌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臣由黃螂所沿金沙江而行於黃草坪見江灘北岸有木紫數筏查北岸懸崖峭壁一線可通皆涼山生苗地界毗連阿都沙嗎陸格陸耀所轄諸夷與中國隔絕不應內地民人在此舣筏隨詢據稱係江西湖廣人領票入山伐木於水口滾放紫筏出賣有在內停住一二年者等

語。此等商民。深入裸地。年久人多。難保無勾結煽誘情事。查此一帶苗界。係四川建昌所屬。前項停住商人。應作何著令速歸。并嗣後給票採木。查禁私越之處。請勅該總督查酌具奏辦理。奏入。下策楞岳鍾琪議奏。尋奏查建昌所屬之雷波衛。地方遼濶。其髒子村等三處。產本最多。乾隆四年。有商民在村貿易松杉。欲由金江運往重慶。必須於渝關上稅。當向藩司衙門請照准砍。即由管理渝關之重慶府給照前往在案。惟該處距涼山生番四百餘里。向未設汛。稽察稍疎。不免滋事。應出示嚴禁。并通飭各該衙門。嗣後概不得給照。行令建昌道。每年巡查一次。得旨。著照所議實力行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止廢柱

總管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五月癸亥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朕此次行幸熱河著履親王和親王大學士來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并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又諭向來侵虧倉庫實犯之案秋審朝審概擬緩決該犯明知其必不正法雖有二年之限從無交完以致帑項虛懸而

各省侵虧之案亦不一而足無以儆貪風而申國憲是以於乾隆十二年命大學士九卿詳核議定條例分別情節入冊候勾其中有應入情實者五案朕特再予限一年或能完項自贖其罪尚可昭法外之仁今據刑部查奏自定例以後各省叅劾侵虧之案漸少而五案中現在全完者一案完及七分者二案其餘二案亦俱有交完之項是該犯等尚知所儆惕急圖完公應酌量加恩寬宥著刑部存記所有全完之吳浩一犯入於可矜減等發落其餘著於勾到時將完過分數聲明候朕臨時酌奪嗣後俱照此辦理○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從前新柱尹繼善等會勘議修自新開灘至黃草坪五百八十餘里實有益應留之工其從前奏停經滇督奏開之蜈蚣嶺等十五灘則有損無益現仍須陸續督辦此理此事竟有附會錯誤之處奏入諭曰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工程一

摺所見甚屬公正。該處情形朕早已料及。在張允隨因鄂爾泰立意興舉鉅工。遂爾附和。固難辭咎。但念伊久任苗疆。辦理諸務尚為妥協。若因此事遽加嚴譴。未免可惜。且此案所有靡費帑項。例應著賠。今從寬令張允隨在任彌補。既可陸續清還。亦於事理允協。前已詳悉降旨。傳諭舒赫德。伊具奏時尚未接到。可再行傳諭。令其接到後遵照辦理。○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北竹谿縣民王伯海妻蕭氏。○甲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武進陞具奏查拏邪教一摺。內稱營員稟報江西關緝閩省齋犯五十餘名。現在已獲二十一名。其寧化齋犯業經勒令開葦還俗。齋堂盡行拆毀等語。邪教黨羽如有糾合匪類。圖謀不軌。自當嚴行查究。毋令漏網。若鄉曲小民持素奉佛。念經禮懺。所在有之。伊等既非行蹤詭秘。藉

端誘衆。祇宜隨其習俗。未可概繩以法。蓋此等愚民。雖防微杜漸之說。亦有所不必用。如慮其滋弊生端。凡屬持齋之人。悉令開葦。經堂悉令拆毀。非惟根株難於淨盡。而查辦紛紜。胥吏地棍轉得因緣為奸。是欲息事而反以滋事。殊非安靜地方之道。但辦理此等案件。貴乎得中。其失之太過者。似乎加意整頓。而張大其事。或致驚擾閭閻。種種未便。其失之不及者。或又因循養奸。置民風於不問。則過猶不及。要皆倚於一偏。此案情由尚未據該督撫等具奏。而查拏邪教。何以專屬營員。州縣並未承辦。著傳諭喀爾吉善。令其查明奏聞。并即妥酌料理。固不可因噎廢食。而任意疎縱。亦不可喜事苛求。而株累鄉愚。總以宜民善俗。閭閻寧謐為要。尋奏江西查拏寧化長汀二縣齋犯一案。人犯衆多。臣恐地方官以嚴友輝拒捕為戒。即密諭汀州知府查拏先後接據現獲聶應等二十一犯。節批兩

司速飭確訊除嚴玉等三犯已歸拒捕重案。餘一十八犯久經開革還俗。並無齋堂經卷。應援恩赦免關解審。因係嚴友輝案內牽連查出。應歸邪教彙案完結。是以未奏。至關拏教黨。皆係文員承辦。節次訊供有案。營員稟報提臣。自不復敘及。實非專屬營員。得旨覽奏俱悉。○又諭曰。武進陞覆奏寧化嚴友輝一案。朕前聞各犯皆屬枉供。降旨令其查奏。今摺內所陳。悉係初辦時大概情形。殊與原旨不符。因武員所查。未能明晰。著詢問潘思渠。此案因何至今。尚未訊明完結。至武進陞所奏。浙省平陽縣民一百一十餘戶。悉搬移福鼎縣居住一事。隣省貧民。或就近覓食。或赴接壤地方傭工耕種。亦所常有。但流移至一百餘戶之多。豈可聽其往來。不為查察經理。又邵武府之光澤縣。起蛟被水。前已據該撫奏明。今武進陞所奏。府城及順昌縣城。均被淹浸。則各該處村莊。水所經由。雖係一隅。

與收成大局無礙。但恐貧民或致失所。自宜加意撫循。著并傳諭潘思渠。留心查辦。尋奏查嚴友輝一案。前奉諭令臣等虛心研究。隨飭兩司委員審明。嚴友輝等雖非蓄謀拒捕。但明知係縣官。仍不繳出經像投首。頑抗顯然。應分別首從。擬斬流以儆刁悍。參令周天福罪名。律無正條。司府等比律擬流未當。現駁令覆擬。俟到日。即與督臣會核具題。又浙省平陽縣民。搬福鼎縣居住。臣恐此等民人。潛居鄉僻。別生事端。行司覆查。據詳稱各戶業經安插。均屬安分農民。並無生事。又查光澤邵武二縣被水村莊。止沿溪一帶。與通縣收成無礙。至下游順昌縣地方。水漲旋消。實無淹浸得旨。覽奏俱悉。但事事俱俟朕問。而後明白。登答則汝所司者何事。慎之。○命履親王允禩管理會典館總裁事務。○乙丑。大學士等議奏。酌給內閣行走官員飯銀案內。不敷銀兩。請照鹽關兩差。每年幫翰林院庶

吉士例。每處各幫銀二百兩。合五千兩。於每歲底。同各省督撫等飯銀。均解交戶部。其山海關盈餘項內。應給內閣銀。俟監督奏報時。解部存貯。統於歲底。臣等酌核分別賞給。報聞。○戶部議奏。酌定銅運各款。一。銅勛虧缺。宜分賠。查採辦洋銅例內載。銅勛報解後。即分咨沿途催償。設有盜賣等弊。解官按律究擬。著落追賠。委解各上司分賠等語。請嗣後如沿途盜賣。解官名下不能追賠。亦照例著落委解。不慎各上司分賠。并嚴加議處。一。運解宜定期限。查自永寧至漢口。限四個月。已屬寬裕。漢口抵通五個月。係照漕船例。惟在漢口。儀徵換船換簍停留日期。例報地方官轉詳咨部扣除。運官藉詞稽延。嗣後漢口限四十日。儀徵二十日。統核自永抵通。定限一個月。如逾一月以上。照例查叅。領解官草職。委解上司降三級留任。至守風守水。定限已寬。不准扣算。再每運正協二員。倘沿途有

沉溺打撈等事。即令一員前運。如逾限。亦不准扣算。一。加運宜遴員領解。每年四正運。委府佐州縣一員。佐雜一員。二加運。但委佐雜二員。嗣後正加運。俱委府佐州縣一員。為正運官。佐雜一員。為協運官。一。辦解鉛錫。與運銅事同一例。應均照例辦理。至運送餉鞘。經由陸路。與運銅不同。按站撥送。定例綦嚴。應再行令各督撫。飭屬詳慎稽查。違誤。照例叅究。從之。○丙寅。工部議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奏。稱。前往東平州戴村三壩。會勘現在汶河水面。較滾壩尚低二尺五寸。並未過水。且運河閘水充裕。足利重運遙行。若再加二尺五寸以上。轉使運河多餘無用之水。前請將玲瓏壩落低一尺五寸。亂石壩落低七寸。以減洩多餘。勿致上游壅塞水孔。應仍照原議辦理。又汶河河溜下移。逼近滾壩之下。河底滲漏。殊非遏汶濟運之本意。應用膠土。自壩上水邊下。戲填實。再加夯礮堵閉等語。均

應如所奏行令該總河顧琮確估具題俟水涸時償辦從之○命貴州威寧鎮總兵曾長治來京以陝西金塔寺副將劉順為貴州威寧鎮總兵○西安右翼副都統盧色力故調杭州漢軍副都統胡世相為西安右翼副都統以原任製造庫郎中王宗燦為杭州漢軍副都統○予故正黃旗漢軍副都統蘇巴理祭一次○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太原縣民陳自化妻石氏○丁卯諭貴州銅仁協副將胡大勇前在軍營倡議製造撞礮綿牌三千面據傅爾丹等請將胡大勇遣赴滇省監造嗣經張允隨等奏稱撞牌需費五十餘萬且難計時日物料亦無從購覓萬難製辦等語撞牌之有益無益及製造之所費幾何胡大勇必悉知之而後倡此議也若明知此舉之多費錢糧無濟實用而倡議製造則是有意希冀開銷從中侵冒分肥其居心固不可問如不知動項浩繁而以必不可行之事捏飾

妄稟明係伊籍隸雲南因從征艱險巧圖規避且得藉此歸家脫身事外與臨陣退縮者何異此在職小武弁即屬不可而況身為副將受國重祿者哉胡大勇著革職交與刑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刑部等衙門議覆兩廣總督碩色等疏稱歸順州寅漢卡地方接壤安南築牆設兵堵禦因安南莫匪刦掠夷村番目率兵追捕至卡牆界外守兵同時追趕黑夜不能辨別致兵勇二名被殺並掠去二名經內地移查隨據該國王黎維禕咨稱本國恭順天朝此案係土兵黃福衛李福治跟同土目黎有規夜間趕匪致有混殺已將該土目革職治罪並將兇犯解審請分別故誤照例辦理等語應將土兵黃福衛李福治依出征兵違法亂行者正法例擬斬立決仍令地方官監同該國番目於交界處所正法土目農公派照殘毀屍身律擬杖流番目黎有規身領番兵混行殺掠應

令該國王從重治罪。應如該督等所題得旨。黃福衛李福治戕殺內地兵丁。本應按律斬決。但朕詳閱案情。該犯及內地守卡兵丁。同時追趕莫匪。因黑夜不能辨別。以致誤行殺傷。是黃福衛等尚出無心。且該國王接到督撫文移。即將該犯獻出。毫無袒護。足見平日恭順之忱。黃福衛李福治俱著從寬免其正法。交該國王自行處治。餘依議。○戊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瑚寶奏稱錢價日昂。由於棍徒射利私銷。欲杜盜銷之源。必杜毀錢之利。請仿照以一當二之法。將錢文鑄重一錢六分。并於錢文內鑄明二釐字樣。則每錢百文止重一觔。毀之僅值銀二錢。不惟無利。而反折錢四十文。奸棍無利可圖。則銷毀之弊自除等語。從前鄂彌達以楚省錢貴。請改鑄八分錢。亦欲使銷毀之徒無利可趨。後以奸徒毀制錢二千。即可私鑄三千。以

致銷鑄兩弊。均難杜絕。經部議改正。仍遵舊制。夫欲杜私銷而轉啓私鑄之弊。將銷毀益甚。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今瑚寶復請改鑄當二錢。謂每錢百文重止一觔。毀之僅值銀二錢。不知毀錢售銅。則鑄輕固無從獲利。若毀以私鑄。則毀錢一千。可鑄當二錢七百五十文。抵現錢一千五百文。其弊與鄂彌達所改八分小錢何異。愚民趨利如鶩。因盜鑄而盜銷更多。是欲杜盜銷之一弊。而更滋盜鑄盜銷之二弊矣。以朕觀之。錢價時有低昂。此亦與年歲相為贏縮。當時和年豐。百昌滋殖。物阜直賤。錢價自平。至立法之減輕加重。當十當百。皆前此所講論。一法行而諸弊起。但經置議。民間即受錢貴之累。不如以不治治之。瑚寶所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甚屬錯謬。著傳旨申飭之。○又諭曰。瑚寶奏覆寶慶協撤回兵丁。於長沙府屬之益陽縣。開闢衙署一摺。此案先經該督新柱查係兵丁張又龍等

受同鄉寶慶船戶囑託不肯乘用寶慶船隻欲令益陽典史另雇該縣本地之船與典史爭論并毆打衙役其把總彭永年初既漫無約束及回營之日又以益陽縣應付遲延船隻破爛兵丁往催衙役扭打為詞冀圖抵飾現飭長沙寶慶二府嚴訊其情節已屬了然今瑚寶所奏仍據史載賢原報並未將兵丁受囑滋事實緣由詳悉確查若非有意扶同即係查辦草率且此等兵丁干犯法紀之案自應即速辦理乃奏稱俟新柱回任時欽遵傳諭不思新柱現赴雲南歸途尚須查閱營伍一時未能即回本任豈可懸案久待瑚寶於封疆事理全未明晰一味推諉著傳旨申飭計此時唐綏祖已應抵任著交唐綏祖即將此案研訊確情速行審擬完結以為驕兵惰弁之戒如唐綏祖未到仍著瑚寶即速審報一并傳諭唐綏祖知之○己已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

皇太后還暢春園○諭騎射為我朝根本一切技藝尤賴熟習今引見人員弓力軟弱發箭多不能及把皆平日不事操練所致至侍衛等身係當差非旗員可比更宜留心騎射著領侍衛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等嗣後勤加訓練務期精善倘仍前懈弛未臻純熟除將該員治罪該管大臣等並議處不貸再兵部帶領引見綠營官員騎射亦多平常著該部驗看時悉心揀選此旨即交部存記○吏部議奏查定例失察邪教地方官止於降調上司並無處分嗣因宏陽教一案司道各官一并議以降一級調用是司道知府與州縣降調之處毫無區別嗣後除地方官給奸民告示例革職者上司照例議處外若地方例降一級調用者上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個月地方官例降二級調用者上司降一級留任督撫罰俸九個月應將此條載入則例

從之。○庚午。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未。

上幸靜宜園。○諭軍機大臣等據廣東巡撫岳濬奏增城縣奸民謝錫奇等違禁私鑄拒捕毆差一摺該縣陳綬來辦理此案固屬庸懦無能不稱司牧之任但奸民未經治罪遽將該縣參革則未足以肅官常而先已長民風之刁惡於輕重緩急之宜殊有未協著傳諭岳濬將此案作速嚴究分別要犯為首拒捕者若其罪本至斬則應一面具題一面正法若為首拒捕而非盜銷盜鑄則應照奸民例即行杖斃其私鑄私銷各犯一應按律審擬一面具題一面辦理庶愚氓知所警惕蓋此等案件若存大事化小之見不過照常完結而水懦釀奸大之便成山西萬泉安邑之案

劣員以昏庸啓釁奸民以怙罪負嵎厥咎俱無可貸惟在上司處置得宜與其偏於弛緩毋寧繩以法紀使不敢犯斯地方官共知緝之方而黎元亦不致輕扞憲網於政治方得其平著該撫加意妥協辦理毋得稍有寬縱○兵部議覆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稱各省驛站惟有隣近相接省分彼此咨商文移其接遞限期尚未定有章程倘事關重大一任稽延縱事後加以處分已多遲誤應如所請通行各督撫於駐劄省會相接之通衢原設驛馬數少向交州縣管理者遇有軍國重務及督撫移會緊要公文應定日行里數若干其向無驛遞者應如何接續抽設並照臣部排單式樣挨站登填剋期馳遞之處統令酌定到日臣部彙題存案又稱蠻夷苗獠外國接連隘口請酌設驛站或責成該汛文武稽查等語亦應行令各督撫平日如何立法俾公文通達無阻倘遇臨時緊要作何抽

撥安驛之處一併按照詳覆覈題存案得旨
依議即行 壬申

上幸靜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哈攀龍奏稱
三月初九日准督臣策楞諭知沃日至日隆
等處米石令沃日土女澤爾吉收貯聽候查
辦瓦寺熱籠等處米石令瓦寺土司桑朗容
忠收貯各具印結收執等語先經該督等以
軍前運到米石除賞給外尚存一萬六千餘
石請照內地借賑之例令番民承領分限二
年易以青稞還倉具奏朕已降明旨賞給各
該土司聽其自行收交不必分限還倉今哈
攀龍所奏沃日瓦寺交存米石是否即係一
萬六千之項該督等曾否遵旨曉諭該土司
可傳諭策楞岳鍾琪遇便即行奏覆近日所
辦善後諸事并糧務查辦漸已就緒否一併
奏聞尋奏查此項一萬六千餘石業遵明旨
賞給各該土司臣等當經奏聞至節次料理
善後諸事均經先後陳奏餘如給還從前攻

克金川碉寨并退出莎羅奔占踞各番地方
俱已交割內有大金川與革布什咱交界之
正地累年爭占起釁現已差弁立界分割未
據覆到土司納旺亦經解省安置喇嘛寺內
再查有裏塘額外副土司缺原屬流官擬即
以大金川首先投誠之汪爾結補放飭司查
議另奏尚有番民交涉未結之件並應行承
襲各土司缺亦未出結具題現飭上緊查辦
再一應糧務從前並無一定章程款項紛雜
兼之官商民商帶運包運米價脚費均須覈
辦至各州縣運糧民商不無拖欠而民又有
欠商者凱旋後時值農忙臣策楞當飭各屬
俟秋收後清理仍責成各該道府親往將一
切商民欠項逐處清釐總期事可速結得旨
覽奏俱悉一切加意為之固不可欲速亦不
可太遲矣○戶部議覆雲貴總督張允隨等
疏稱籌酌銅運限期脚價並增減吏役各事
宜一滇省每年辦運銅餉改由鹽井渡羅星

渡水運瀘州。其奎鄉一路。仍運永寧。每處發運一百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六十觔。限三個月運交完楚。長運官前赴永寧瀘州。領運。統限九個月到京。一東。昭。一路銅觔。一半由東川至鹽井渡。陸程十二站半。由威寧至羅星渡。陸程十站。請照東。昭。例。每百觔。每站支給脚價銀一錢二分九釐零一威寧既運銅一半。其委員雖常川駐劄。應於原支養廉內減銀四十兩。書記一名。照舊。至瀘州收發金江鹽井渡等處銅觔。仍係永寧委員兼管。應照舊支給養廉。并書記一名。搬夫八名。一東川銅觔。半由鹽井渡轉運。半由白布戛過。合租江至奎鄉鎮雄轉運。請於牛欄江酌留渡船水手四名。合租江添設渡船水手四名。又五眼洞。娛彩河兩處水手。應各減半。五眼洞酌留四名。娛彩河酌留二名。至永寧天生橋地方。係鎮雄一帶運道。應仍設巡役二名。其鎮南橋脈閘塘。原設巡役。均應裁一。鹽井羅星

兩渡。新開河道。兩旁瀑布溪流。夏秋盛漲。沙石衝落。並陸路橋梁馬道。每多坍塌。應於節省項內留銀三百兩。作歲修之用。令昭通府大關同知經理。一銅觔運抵瀘州。仍照例。每百觔。於長運官雜費項下支銷。所需繩篋銀。均應如所題辦理。從之。○工部議准雲貴總督張允隨疏。稱昆明城外金汁等六河。因山水漲發。沿河隄岸。及昆陽海口。均壅塞坍塌。應急動項修整。從之。○御史張日譽奏。道府等官。有查覈地方表率僚屬之責。查四月內。部送漢興道胡國楷年老奉旨扣除。第思掣籤後。始行扣除。懸缺待人。於吏治未便。且各部堂官所定道府繁簡。不皆允當。請嗣後照主事補放直隸州例。先將俸深郎中。截定十員。於該堂官保送出具考語時。吏部彙齊聲明。該員堪勝繁簡。豫帶引見。統候欽定。令吏部記明註冊。俟有道府缺出。即行按班銓選。得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山西巡撫阿

里哀疏報寧武大同三縣并豐川衛。乾隆十二年分勸墾額內額外旱荒下地五項五十畝零。應徵銀兩照例升科。○癸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三阿哥現年十五歲。尚未能騎射。皆俺達等平時並未悉心指授所致。御前侍衛護軍統領烏爾登。乾清門二等侍衛巴思哈。各著罰俸一年。○又諭國家旌表節孝。所以發潛德之幽光。正倫常而維風化。典至重也。比見各省具題。不過核其年例相符。遽請建坊崇祀。非有奇節卓特之行。其何以示勸。今經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請畧為區別。果係節而兼孝。或能教子成立。或貧無依倚。艱苦自守。或毀形自矢。百折不回。凡此卓卓奇節。著於閭閻。非尋常可比者。應於彙題時聲明請旨。特賜建坊。祠內照例標題。設位致祭。其餘循分守節以老者。準其附入彙題。書姓氏於總坊。設位祠中。不必更給坊銀等

語。雅爾哈善所奏。似猶未免為節省錢糧起見。而朕意則以為事當核實。惟核實則庸庸者不得以雜出其間。而苦節有以自見。蓋國家令典。雖曰善善欲其長。而名器過濫。則無以示觀感。且孝子當旌。而不被旌者。非即不孝也。節婦當旌。而不被旌者。亦非謂其不必守節也。江蘇一省。歲至二百餘人。俱令設位祠中。日久濫觴。將無地可容。豈所以稱盛典耶。他如名宦鄉賢。其克當之無愧者。代有幾人。而題請崇祀。不一而足。無非督撫及該地方鄉紳。欲為他日自身計。未問其人之名實相副與否。即幸而贓私不致敗露。亦難掩後人耳目。徒滋訾議。上年滇省請以侍郎許希孔入鄉賢。朕經詳悉頒示明旨。令各省督撫詳慎核實。雅爾哈善此奏。甚為有見。著九卿定議具奏。○又諭江蘇按察使翁藻。現據署撫雅爾哈善奏。已降旨交部嚴加察議。其員缺甚屬緊要。王師曾任江蘇。即著調補。連

行赴任。嚴有禧著仍留河南按察使任。不必前赴山東。○諭軍機大臣等。直隸永定河工甚關緊要。今歲新歸總督管理。河道僧保倖甫經蒞任。於河務未能熟諳。現在那蘇圖赴直晉交界地方。往返需時。自應派幹練之員料理。那蘇圖尚未籌及。可傳諭該督。即令按察使王麟星速前往照料。目今伏汛將屆。所有防護事宜。務令往來督率查勘。庶工程不致貽誤。○又諭從前蘊著等奏徐淮兩幫漕船起運一摺。甚不明晰。經朕令軍機大臣等傳諭申飭。並將兩幫出入運道及轉口經由河路。并臨黃臨運兩壩。現在是否有資啓閉。從前兩壩修築。有無裨益之處。著傳諭兩江總督黃廷桂親往會同高斌等閱看。詳悉具奏。嗣據黃廷桂接到前旨。於四月二十二日奏稱。應俟河漕二臣回署之日。會同查勘具奏。迄今又已月餘。該幫船曾否過載北上。漕米是否盤卸妥協。均未據該督奏覆。且河臣

高斌早已回署。顧琮現署漕務。亦可速行定期會勘。何致如此稽遲。著傳旨詢問之。○又諭從前令顧琮暫署總漕。伊謝恩摺內。但言催儲漕運。不及河道一語。竟似調任漕督者然。又奏令糧道李永標督催北上。抵通後赴宮門請訓。嗣又奏漕船過韓日期。並不將上年全入東境數目日期遲早之處相較。俱屬糊塗。經朕降旨申飭。今又奏稱漕運總督關防。理應委員齎交。俟瑚寶一到淮安。即可有印辦事。庶無耽延等語。此又因朕旨而不敢留總漕印也。夫瑚寶現在楚省。尚須俟唐綏祖到任後交代。然後赴淮。乃即將漕督印務豫行齎送。伊但知瑚寶一到。即可有印辦事。不致耽延。而現在漕運之事。轉致無印可用。不更耽延乎。顧琮每事糊塗。屢經誡諭。而糊塗更甚。著再傳旨申飭。○又諭曰。雅爾哈善參奏臬司翁藻貌似諂諂。才實平庸。性復巧滑。審案則潦草塞責。地方則漠不關心。且於

重大案件。曲意寬縱。錯謬甚多等語。翁藻為人實係如此。雅爾哈善所見甚是。且能據實叅奏。殊為可嘉。翁藻在江年久。曾為陳大受安寧屬員。伊二人任內。並未叅奏。亦屬姑縱。然不獨伊二人為然。向來外省巧滑之徒。祇圖自全一己。僥倖無事。而公事則置之度外。為大吏者。於此等劣員。每多姑息優容。不為糾劾。積習相沿。殊非朕委任封疆之意。今雅爾哈善此奏。頗能振作。亦實心向善之一機也。著即傳諭知之。○又諭據慶恩奏稱蒲州府屬之臨晉縣。四月三十日。坡水暴漲丈餘。衝入城內。平地水高六七尺。縣署兩廡耳房倒壞。并浸塌民房百餘家。淹斃民人十餘口。自水發之處。縈繞至城約四十餘里。所過村莊被衝四十餘處。淹斃民人十餘口。北門被水尤重。各村所收之麥。漂去大半。即有存剩。水浸發芽。災民或依附親族。或搭棚暫棲等語。從前阿里衮所奏該處情形。止陳其梗概。

轉不若慶恩之詳悉。可傳諭該撫令其悉心查勘。一切撫卹事宜。作速妥洽籌辦。務俾災黎不致失所。一面辦理。一面詳悉奏聞。今歲該省各屬豐收。即以臨晉通縣而論。亦係一隅偏災。於全省收成大局有無妨碍。并即馳奏。慰朕厪念民生之意。尋奏隨委員查勘。臨晉被淹田廬人口。並籌辦撫卹事宜。至臣原奏被水之臨晉猗氏及續報太原等縣。中以臨晉太原為重。猗氏稍次。即以臨晉通縣而論。亦係一隅偏災。其高阜處禾麥可望豐稔。統計通省麥收約在八分以上。得旨覽奏稍慰。○又諭曰。河州總兵官成元震奏番回情形。一摺。內稱各族番回。聞用兵金川。天威遠振。咸皆震懾。交相勸勉。各守疆土。共樂昇平。等語。番回僻處西陲。成元震身任總兵。有彈壓地方之責。自應加意整頓。撫輯有方。俾各安分守法。永保寧謐。始為克殫厥職。今乃云金川平定。番回咸知震懾。不思番回之與金

川相隔遼遠毫無關涉。蓋番回乃內地民人。如謂因金川平定始知震懾。豈金川有事。番回即應不靖乎。此不過成元震故為粉飾之詞。借端迎合。有意取巧。殊屬不合。著傳旨申飭。○又諭刑部議奏叅革雲南解銅官吳興遠等虧缺銅觔一案。該解官等始以漫不經心。致銅觔沈失侵損。迨撈獲纔及得半。輒以全獲報部。復於沿途將銅觔輾轉售賣。玩視官物。一至於此。即此一案。虧銅七萬有餘。其他侵蝕之案。更不知凡幾。向來劣員侵漁之習。大率類是。該上司或明知而姑聽之。俾得任意欺朦。釀成積弊。但已往之事。姑不必問。此案該督撫不能慎選賢員。辦理不善。著傳旨申飭。其所有侵虧銅觔銀兩。部議該管上司按股分賠。著即速勒限完繳。以資鼓鑄。仍將如何分賠抵補之處。具摺奏聞。嗣後運銅事宜。務須加意慎重。其沿途經過各省督撫。朕已傳諭令其將委員守風守凍。及有無事

故之處奏聞。至銅鉛船隻。於雲貴本省起運。何日出境。亦著該督撫隨時摺奏。如仍蹈前轍。濫行差委。致有前項情弊。惟該督撫是問。尋總督張允隨巡撫圖爾炳阿奏此案虧短銅觔。應照山西河南等省分賠侵虧錢糧成案。作十股分賠。所有專管銅務之陞任糧儲道官爾勸應分賠五股。臣圖爾炳阿賠三股。臣張允隨賠二股。各出價赴廠採買帶解。報聞。○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般圖老病休致。以呼蘭城城守尉波羅克為呼倫貝爾總管。仍兼副都統銜。○甲戌。諭軍機大臣等。雲貴運送銅鉛一事。辦理日久。諸弊叢生。經朕於營私虧缺之委員。嚴加懲處。並令該部詳議定例。沿途督撫。自當實力遵辦。但向來銅鉛運京。原有定限。委員往往逾違。及至抵京。交部。又復掛欠纍纍。總由委員捏報事故。所至停滯。以便作弊。而各該省督撫。以事不關己。雖有催趲之例。不過以行文查報了事。遂

致劣員任意朦混肆無忌憚。不思銅鉛有資鼓鑄。本屬公事。凡運送船隻。由該省起程。於何日出境之處。已傳諭雲貴督撫奏報。其沿途經過各省分。督撫大吏均有地方之責。雲貴督撫既鞭長莫及。而各該督撫復視同膜外。殊非急公之道。嗣後銅鉛船隻過境出境日期。及委員到境有無事故。並守風守凍緣由。俱應詳查明確。隨時具摺奏聞。一面飭屬督催。毋令仍蹈前轍。至運送官物。其小者仍

照常辦理。他如餉鞘木植之類。悉宜留心查催。不得任其遲滯。致滋弊端。著一併傳諭各督撫知之。○吏部議覆御史范鴻賓奏稱。定例內載止有五城司坊官承緝不力處分。其諱竊不報。未有正例。請五城司坊官諱竊。即照步軍校議處之例。議處等語。應如所奏。如竊案經事主呈告。隱諱不報者。該城御史即將該司坊官查叅。照例降一級留任。竊犯限六個月緝拿。限內弋獲。准開復。並飭都察院

轉飭五城御史諭令事主首報坊後。即赴城呈報。該城據呈登記稽查。倘仍有諱竊情弊。該城即行查劾。如狗隱不叅。亦照例議處。倘坊官事主扶同諱匿。一經發覺。將該坊叅處外。並將事主照不行首稟例治罪。從之。○戶部議准陞任安徽巡撫納敏疏稱。望江黟縣寧國石埭建德繁昌廬江巢縣五河全椒來安含山等縣。地非衝要。事務不繁。請裁民壯六十六名。從之。○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各省

查辦入官房屋一案。經朕於上年四月內降旨。傳諭各督撫籌酌妥辦。已據陸續議覆。今納敏奏稱。前項房屋。遵照部議查估定價之後。如有坍塌傾圮者。似應委員詳加確勘。據實造冊詳報。咨部等語。納敏奉到此案諭旨。業經年餘。即此時查辦妥協。已屬稽遲。乃尚云似應委員詳加確勘。為此游移未定之詞。大非實力辦公之道。即此而觀。則其諸事延誤。殆可概見。著傳旨申飭。并諭令總督黃廷

桂新任巡撫衛哲治即將此案詳查確實妥協辦理具摺奏聞尋會奏安屬官房除阜陽太和休寧三縣變價現飭起解外其南陵歙縣等縣之房從前照時價估計累任不早承變傾圯難售自應量減原估數目勒限半年著落該管知府飭縣覓變逾限叅處並照下江官房之例酌限承買一二年陸續交納以清此案仍將所減之數各按該員在任月日分別著賠再各案內尚有歙休等縣未變山塘地基應照官房例勒限半年得旨下部知之○山東巡撫準泰奏東省今歲二麥豐登又增商販奉糧二十萬石請停運直穀即貯天津以備緩急從之○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蘊著列款叅奏吉慶賊私累累朕意吉慶家道素豐且係一聰明伶俐內府之人或於鹽政衙門相沿之陋規無關輕重者不能不取若婪贓至於數萬則非意料

所及因令吉慶解任一面密諭黃廷桂秉公查察嗣據奏覆各款多屬子虛復令蘊著吉慶面質蘊著之結交商人受其餽遺并藉端報復矯旨妄行之處俱經供認不諱其所叅吉慶各款則茫然不能舉其辭而吉慶之進京濫用外支銀二千四百兩一款實亦莫能致辨此王大臣屢次詳審之確情運庫外支一項前任如三保準泰輩亦皆提用未被叅劾則幸可免罪吉慶因循支取既被叅發則咎無可辭但究係外支間款此與向來外省各衙門陋規相同不敗露則苟免既敗露則應問較之婪贓究為有間是此案緊要情節應經研鞠明白吉慶罪不至於褫職例應回任祇因阮學濬尚未到案王大臣議俟解到之日即行訊供完結今據納敏奏稱阮學濬自徽回揚業已潛逃則該犯就獲無期鹽政事繁未便懸缺久待且現在山東臬司事務亦需人料理高晉著仍回按察使之任吉慶

著仍回兩淮鹽政之任。其蘊著吉慶等各有應得處分。俟阮學濬獲日。王大臣分別擬議請旨。至阮學濬向列詞垣。雖曾考居劣等。休致回籍。究係誦讀詩書之人。亦何至畏罪潛逃。與匪徒無異。似此行徑。則其平日之與蘊著交結者。殆不可問。阮學濬著該督撫嚴緝務獲。毋得任其遠颺。○又諭軍機大臣會該部議覆尹繼善陳宏謀等覆奏軍營臺站馬匹一摺。朕已降旨依議速行。因思直省設立臺站。原欲其遞報迅速。不得任其曠廢稽遲。上年金川之役。初以驛務廢弛。屢經飭諭。始知加意整頓。郵政以肅。朕緣其時軍遽稠密。需用馬匹繁多。非尋常可比。是以傳諭。令於稽核之中。寓以寬卹之意。蓋從前本應治罪。而不咎其既往。復且念其微勞。原係格外殊恩。非謂驛遞必俟軍興始應整理。而平時即當情廢也。夫營驛應差。俱有限程。夫馬奏銷。久著成例。本不得稍有通融。若因朕有恩旨。

不思前此廢弛為罪。但知後此辦理無誤。即以為功。則是平日之任意稽延。漫無稽考。竟為分所應然。豈設立驛站之本意。著通行傳諭各督撫。令其隨時稽察。留心振作。倘以非關軍務。即可怠緩從事。以致漸復廢弛者。惟該督撫是問。○又諭曰。納敏自擢任巡撫以來。諸事漫不經心。每多延誤。即如查辦入官房屋一案。奉旨年餘。尚以應行委員查勘游移無定之辭覆奏。今又疎脫提解來京之休致翰林阮學濬任其潛逃無踪。尤為怠玩縱弛。納敏著交部察議具奏。尋議應照不應重公罪律。降二級留任。從之。○調任江西巡撫唐綏祖奏。九江府濱臨大江。水勢奔注。今對城北岸。陡漲白沙。漸露洲形。江流南趨。城根石礪。均虞衝刷。據司府等請將漲沙洲暫免洲民承業。聽其衝徙復舊。倘即壅聚成洲。應於北面挑挖引河。不使新洲與岸相連。分流殺勢。以護礪工。其新洲所長蘆草。應令官收。

變價以充雇挑之用等語。應請如議辦理。報聞。○鑄給湖南城步縣江頭司巡檢印。○是月。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查江西接壤楚粵閩浙。棚民雜處。目無官長。從前地方有司。以因循為老幹。以姑息為子惠。刁徒動輒喧呼。視為故習。臣檄司道飭屬查實嚴拏。分別懲治。再南贛二鎮所屬標營。久經廢弛。因相隔遠。不時密差查閱。并另定變通操演之法。檄飭兩江提鎮標營一體遵照。得旨。覽奏俱悉。汝至江省。頗見整飭振作。但不可欲速。而要之以久可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接據光澤邵武二縣勘報山水暴漲。衝塌民房數十間。至數百間不等。人口亦多淹斃。現會委員查勘撫卹各等語。除現在委員暨轄道星馳動支倉庫散賑外。仍批飭司府速令酌借籽種口糧。墾復補種。得旨。覽奏俱悉。被水州縣。加意撫卹。毋致災黎失所。○署江西巡撫布政使彭家屏奏。接署請訓。得旨。一切勉一

誠字。毋視任重而矜持。毋同傳舍而玩愒。斯可矣。○暫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唐綏祖奏謝。得旨。一切務實。向所常訓。汝者。至湖北雖非邊方繁劇之地。而近數年來。督撫皆不滿意之人。恐一切政治。不無廢弛。汝宜加意振理。勉之。○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奉照料河工之旨。隨檄飭管河各員。將各工情形繪報計到日。已屆伏汛。即親往履勘。并看驗水勢長落。再聞歸德府屬之商邱虞城考城等縣。民情狡悍。擬於看工之便。親臨熟察情形。得旨。甚好。具見諸事留心。汝亦應如此奮勉。汝不奮勉。孰當奮勉。此係朕嘉悅之旨。○又奏查回營官兵。現已全數過站。前雇備民馬。按州縣遠近陸續徹令歸農。營驛馬匹亦已各歸本營本驛。得旨。欣悅。覽之。此次汝所料理實屬可嘉。不謂汝即能如此也。○又奏據通省各屬稟報五月內連得透雨。秋禾暢茂。早穀已多出穗。近更天氣晴朗。足資蒸曬。得旨。

欣悅覽之。京師各省大約相同。若此後晴雨應時。可冀西成。但此時總不可怠肆。我君臣益加勤敬可耳。○山東巡撫準泰奏報益都縣仁智鄉民田旅生嘉禾一莖雙穗長三寸二分。允稱上瑞。得旨。欣悅覽之。○甘肅巡撫鄂昌奏寧夏府屬於四月下旬。據報得雨。田禾茂發。其各山堡不通渠道之處。僅可灑潤。未能霑足。查彼處多不種夏田。若秋田得雨。仍可望有豐收。得旨。覽奏俱悉。寧夏望雨頗

平定奏卷三十一

三

切。覺所奏不無避就之意。此不可也。且所奏亦畧覺遲。目下究屬如何。速奏以慰朕懷。○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吏治闡茸。命盜重案。有已解司而未解院者。積至四十餘起。漢番交涉未結事件。有一百餘案之多。至營伍官兵。竟有不習騎射者。公費賞卹。皆有通挪借墊之項。甚且督撫衙門。檔冊散失。無憑稽考。現在審度輕重。逐件剔釐。時勉司道大員。共挽因循積習。并會同提臣先就督提兩標。分

別清理。以作各鎮協營之倡。得旨。欣悅覽之。誠如此三年有成。佇以待之。○貴州古州鎮總兵哈尚德奏。查閱臣標三營。雖並無缺額。惟營伍尚未整頓。自應督飭操練。查新疆各丁。均係內地游手之徒。遠來應募。若盛夏驟加整理。恐致辭糧逃避。當於循循訓練中。俾底嫻熟。再臣自蜀回黔。見新疆之苗。亦漸知向化。不獨內地之苗。與漢民無異也。得旨。覽奏俱悉。整飭營伍之事。既不可欲速。亦不可玩愒。循序而進。為之以實。則可矣。苗民雖屬向化。究係新疆。不可不加之意也。○署貴州鎮遠鎮總兵宋愛奏。查閱三營兵丁。技藝生疎。甲械軍裝間有殘缺。皆由軍務調遣。未及整理所致。現督標員從容訓練。並另行製備。得旨。覽奏悉。一切實力為之。毋事空言。

平定奏卷三十一

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一

高宗實錄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吏部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丁丑朔諭軍機大臣

高宗實錄

一

等據布蘭泰奏查看地方樹木情形一摺內
稱黑峪關口外有千松背山係古北提督屬
汛現有附近居人樵採又鮎魚關天安口黃
崖關將軍關各口外荒蕪之地曾報明地方
官開墾鎮羅關墻子路小黃崖口大黃崖口
黑峪關各口外之樹株疎密多寡不一民人
領取地方官印票為據出口樵採等語鮎魚
關等處地畝開墾始於何時該督等曾否奏
明升科其地畝廣袤若干口外似此報墾之

處共有幾何。著傳諭那蘇圖令其詳悉查明具奏。再千松背山等處附近紅椿聚集多人樵採樹株亦屬未便自應設法稽查。現在該處民人如何樵採及該地情形若何亦著一并查明具奏。○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州將軍馬爾拜奏報閩省光澤縣被水城內外衝塌民房共三百餘間淹斃民人八十餘口田地多有衝坍沙壓邵武縣被水城內外衝塌民房二百四十餘間淹斃民人四十餘口田地衝壓視光澤稍輕較之該督撫等前次奏報更覺詳悉前經傳諭喀爾吉善潘思渠令其留心查辦毋致貧民稍有失所未知伊等現在作何辦理雖係一隅偏災於通縣收成大局有無妨礙被災民人作何賑卹著再傳諭該督撫等令其一面督率屬員實力撫循妥協籌辦務俾災黎各安生理一面具摺奏聞副朕廑念閭閻之意尋奏光澤邵武二縣被水先經委員撫卹屢次奏聞在案今再

查被水之處不過沿溪一隅其未過水者早稻已獲豐收惟地畝衝壓及隄壩坍塌處所亟應修築現酌借社穀俾資工本次年秋後免息還倉其不能壅復者請題豁得旨覽奏俱悉○軍機大臣等議覆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遵旨查奏米貴之由實緣捐監採買欲平米價須停捐採欲停捐採須停平糶當自少貯始康熙年間倉無定額當仿照大意直省各府直隸州各貯穀四五萬石以備大災協撥每年出易或間年出易聽牧守自行調劑凡採買平糶及納穀捐監之例概停再各府州遇水旱重災方准撥穀協濟偏災酌賑以銀總勿輕動倉穀等語查蘇省常平倉經臣等議照雍正年間舊額為準現存穀尚贏原無庸採買設遇歉收米貴亟須調劑又當隨宜採辦至各省倉糧例於每歲青黃不接存七糶三秋後價平買補或該處糧價平減州縣詳明免糶亦所時有若如所奏停

止。不惟紅朽可虞。且貧民嗷嗷待哺。接濟無資。殊失常平本意。應令該撫通盤籌算。如在常平額外。毋庸買補。其額穀或有動用。并煮賑兵米必需等款。仍酌買備用。再該省倉糧既經減額。或值偏災。自應酌賑以銀。設被災較重。本境隣封同屬歉收米貴。亦宜察看情形妥辦。從之。○以故正紅旗滿洲三等勇勤公色楞格之弟和音布襲爵。○廣西思恩府屬上林土知縣黃瑞麒休致。以其子憲襲職。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潘思渠奏閩省所轄之南州上幹中房。素稱盜藪。從前拏獲積賊林篤篤等。照例充發湖南安插。近復逃回。糾合餘黨。在烏龍江五虎門沿海一帶。駕船肆竊。隨飭員弁實力嚴拏。茲有城守外委把總周允柱。帶兵前往緝拏。朱貴竟敢持刀戕傷周允柱手指。被陳得用簾牌滾進。將朱貴擒獲。其餘先後拏獲數名。尚有六名未獲等語。奸匪獲罪充發。仍復逃回。糾黨肆竊。竟敢

拒捕。傷及兵丁。情尤可惡。此等兇犯。若復接擬徒流。不但在配所必不安靜。且又潛行逃回。轉為地方之害。不若永遠枷號。俾兇徒知所儆畏。此亦因積匪有拒捕傷兵情節。是以酌量如此辦理。以懲一警百。非可援為成例。其餘悉如所奏。按律定擬。未獲者嚴緝務獲。毋令縱漏。可傳諭潘思渠知之。○庚辰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大學士等會同步軍統領衙門議奏。請將京城內外前後緝獲竊犯六十人。等詳覈情罪之輕重。分別枷號折責。釋放發遣。三姓等處地方當差得旨和尚不必發往三姓地方。亦著永遠重枷。看來此次永遠枷號。並發遣之竊犯。內有旗人內務府人及家奴人等。是皆由該管官員與伊等家主平素失於約束之所致。著將該管官及伊等家主俱交部察議。嗣後旗人及家奴內有為竊盜罪至發遣以上者。即將該管官及伊等家

主。交部察議永著為例。○辛巳。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圓。

明園。○諭各部侍郎職。貳六卿。必須豫選勝

任之員。以備臨時簡用。從前曾降旨。令大學

士尚書各舉所知。密行保奏。朕思登明選公

何以密為。著滿漢大學士尚書再將能勝侍

郎及三品京堂人員侍郎等將能勝三品京

堂人員均各舉一二人。不必過拘資格。務須

克知灼見。毋濫毋隱。保齊吏部帶領引見。從

前保舉人員內有未補用者。先帶領引見。○

又諭從前保舉副都統人員。除業經補放及

現有事故所餘無幾。著仍交領侍衛內大臣

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滿洲大學士尚書

各據所知保舉。不必拘定官階。保齊由兵部

帶領引見。其從前保舉記名未用人員。著先

帶領引見。○又諭曰。總督那蘇圖中暑患病。

著乾清門侍衛德爾色木保帶御醫王鳳

翔馳驛前往診視。○調鑲白旗蒙古副都

統法丑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正紅旗蒙古

副都統伍彌泰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壬

午。鑄經畧等清篆印信。諭近用新定清文篆

書。鑄造各衙門印信。所司檢閱庫中所藏。經

畧大將軍將軍諸印。凡百餘顆。皆前此因事

頒給。經用繳還。未經銷燬者。會典復有命將

出師請旨將庫中印信頒給之文。遂致濫觴。

朕思虎符鵠紐。用之軍旅。所以昭信。無取繁

多。庫中所藏。其中振揚威武。建立膚功者。具

載

歷朝實錄。班班可考。今擇其克捷奏凱。底定迅

速者。經畧印一。大將軍將軍印各七。分匣收

貯。稽其事跡始末。刻諸文笥。足以傳示奕禩。

即仍其清漢舊文。而配以今製清文篆書。如

數重造。遇有應用。具奏請旨頒給。一并藏之

皇史宬。其餘悉交該部銷燬。自後若遇請自

皇史宬而用者。歲事仍歸之皇史宬。若偶因

一事。特行頒給印信者。事完交部銷燬。將此

載入會典。○定滿洲相殺例。諭八旗滿洲互相殺傷案件。向例俱從斬決。至雍正年間。乃按律以謀殺鬪毆分別斬絞。亦即行正法。自朕御極之後。以旗民條例。輕重懸殊。特諭九卿八旗會同定議。一切命案。俱著監候。至秋審時。苟非謀故重情。概為緩決。但思立法之道。與其狎而易犯。不若使知所畏而不敢蹈。向來立法從嚴。具有深意。惟是旗民事例既經畫一。今又改從斬決舊制。朕心有所不忍。嗣後滿洲與滿洲毆殺案件。著於秋審時俱入情實。庶旗人咸知警惕。不犯有司。著八旗都統通傳知悉。務使各該旗人等。惜身畏法。不罹罪譴。以副朕好生之至意。○建江蘇崇明縣移駐五激縣丞。崇標右營分駐七激守備衙署。并外委官廳營房。從總督黃廷桂請也。○癸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準泰題報。歷城等州縣被雹情形。一本內

稱一邑之中。不及十分之一。并有不及百分之一二者等語。向來地方被雹。該督撫原有具題之例。今如準泰所稱。則該處被雹甚輕。似此情形。各督撫亦有具摺奏明。不行具本者。此本雖經朕批發。可傳諭該撫。嗣後遇此等題報事件。務須斟酌辦理。但不得因朕此旨。轉將必應具題之事。不行入告。則又輕重失宜。非朕屢念民依之意矣。○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李福。為京口副都統。以原任歸化城副都統四十六。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甲申。諭戶部議駁江安兩省報銷採買腳價各案。事歷數年。往返駁詰。懸案未清。夫採買腳價。關係錢糧。稍算固宜慎重。但江南積年糧價高昂。若仍照雍正十年定例。則承辦各員。不無賠墊。該省六年前採買之案。曾准其每米一石。以一兩二錢報銷。其六年以後各案。亦著加恩。准其一體銷算。此各案內核減應完銀兩。勒限一年完繳。以清積案。倘再

遲延即將承辦之員題叅從重治罪該部即遵諭行○命工部左侍郎拉布敦署鑲白旗漢軍都統兼理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事務○乙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八旗承襲公侯伯人等有經朕派在散秩大臣上行走者有自奏請當差者亦有未敢具奏在驍騎護軍等營行走者伊等祖父建立功勳襲有封爵非尋常世襲可比若令在驍騎護軍營行走有失體制且或借當差名色冀可偷安殊屬非是嗣後於伊等承襲後著領侍衛內大臣帶領引見或派在散秩大臣上行走及挑用侍衛之處候朕酌量其現在驍騎護軍營行走之公侯伯等候朕木蘭圍場同時著帶領引見○命頭等侍衛伯富亮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戶部議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黔廠餘鉛酌定官商收運各款一每年運供京局及川黔兩省

鼓鑄並運漢銷售共鉛九百萬觔現各廠歲出鉛一千四百餘萬觔嗣後每百觔除抽課二十觔外餘鉛官買五十觔以三十觔通商總以抽收課餘足敷九百餘萬數餘聽爐民自售等語應如所奏辦理一每年運漢鉛觔需工費銀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兩零請撥給兩年銀存貯支用嗣後即以售價收買毋庸再撥并請撥豫備鉛觔工本銀四萬三千五百兩等語應准其在蘇省本年春撥留協銀內照數撥給即令蘇撫委員解黔備用一從前運漢鉛觔除已照五兩價銷售外尚存局鉛一百八萬五千五百觔零等語應如所請即抵作本年應運之數歸於現議買售案內報銷其借用公項銀俟撥解到日扣還從之○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此次官兵入川回營兩經豫省需馬較多恐正站路遙因酌添腰站接替以紓馬力並專委員弁喂養核計倒斃不過十分之一自不致賠累仍照例買

補。無須額外請銷。得旨。汝此事辦理。實屬可嘉。朕甚喜慰。但汝不可滿盈。更宜奮勉。則汝受恩之日正長。在國家得一賢臣。在汝家得一令子。豈不美哉。○予故奉恩輔國公伊爾登謚簡恪。○丁亥。諭。前日召見尚書王安國。伊面陳目下正屆科試。各省學臣。尚有未除積弊。朕以事關學政。令其繕摺具奏。候朕降旨。今伊奏稱。上科鄉試之後。頗聞學臣中因錄科例嚴。轉開僥倖之門。或於省會書院。博督撫之歡。或於所屬義學。徇州縣之請。或市恩於朝臣故舊。或徇縱子弟家人。乘機作弊。以致取錄不盡公明等語。朕思歲科試為士子進身之階。果有前項諸弊。豈可不嚴加整飭。但各省學政多員。未必悉係如此。自宜據實舉出。庶幾懲一儆百。若漫無指名。即行降旨。或傳諭該督撫查察。亦不過文告故事。其真實作弊之人。轉以指摘未及。不知警畏。而謹慎自持者。又因無所區別。不足以服其心。

乃面詢王安國。遲迴觀望者久之。始舉尹會一之向督撫求送遺才。陳其疑之營私。孫人龍之濫取。呂熾明知鄧釗子姪之冒籍直隸。不為稽查改正。此數人者。如陳其疑已經敗露。孫人龍因考規避。已經處分。尹會一。鄧釗均經物故。而鄧釗亦不可謂之朝臣。王安國身為大臣。奉旨詢問。而所舉皆叅革病故之員。於學臣之現任者。悉諉為無從指實。不知人臣事君大義。凡所陳奏。宜本公忠。既不可有市恩之心。亦不可存避怨之見。王安國市恩之心。縱無。避怨之見。不免。朕自臨御以來。何事不由乾斷。廷臣中又誰能庇護私人。傾排異己者。而必畏首畏尾。瞻徇退縮。乃至於是耶。且市恩朝臣之處。最有關係。夫所謂朝臣者。自有分別。現在如大學士張廷玉。史貽直。內廷辦事。尚書陳大受。梁詩正。汪由敦等。或足以當之。若此數人者。果有恃勢夤緣。各學臣果有徇情取錄。王安國自應秉公指叅。

如不確鑿舉出。豈朝臣之子弟。皆不應循例與試。而該學臣以朝臣之故。轉可故意裁抑。令不得與衆人齒耶。總之辦理政務。宜辦公私。如事屬營私。在朝臣尤當執法議處。若本無他故。亦不可因朝臣而有心苛求。朕用人行政。悉出於大中至正。絲毫存成見。亦絲毫無所假借。第王安國既有此奏。各御史寧無風聞。何以無一人奏及。著傳旨申飭。伊等如有所見。不妨據實直陳。但不可又如王安國以儻侗浮泛之詞塞責。並諭各督撫一體留心稽察。如學臣實有弊端。即宜糾劾。毋得徇隱。王安國之摺。係因朕問及而具奏。故不議處。至奏內所稱錄遺之時。量取備卷。以補州縣不足額數。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議奏。○諭軍機大臣等。瑚寶開泰會摺奏覆寶慶協撤回兵丁。至益陽閩關縣署一案。從前史載賢據副將朱秋魁初次稟辭入告。與新柱等所奏。係兵丁受同鄉船戶囑託。欲另換船隻。

以致吵鬧縣署。情節不同。經朕屢行飭諭。今覽瑚寶等所奏。并朱秋魁前後稟稿。是起釁全在兵丁郭天耀。回護同鄉船戶。俾得避差裝貸。顯係領兵官弁。不加管束。而兵丁又不守軍紀。以致在途滋事。豈可輕貸。在地方百姓。不安分守法。敢於聚衆抗官。為首之人。尚按光棍律治罪。況軍行之際。紀律尤嚴。乃糾衆鬧縣堂。不法已極。朱秋魁但稱應將兵丁郭天耀等革除名糧折責。則其徇庇袒護之意。業已顯露。瑚寶此時現赴漕督之任。新柱尚未回楚。此案著唐綏祖。即行詳悉嚴究。務將不法兵丁按律定擬。至朱秋魁有意徇徇。亦干嚴例。應一并照例辦理。可即傳諭知之。○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直隸布政使朱一蜚奏。督臣那蘇圖病體漸痊。據稱回保後。即欲赴永定工。所防汛得旨。此大不可。既有王麟。何必親往。即

省中一切政務。大者告之。小者汝即代為料理。俾其頤養精神。方是。此並非分督臣之權也。即以此旨告之。那蘇圖。即朕秋令行圍。亦不必來送駕。俟大愈。朕回鑾時接駕可也。○己丑。諭部議江蘇巡撫所叅按察使翁藻。朕已降旨革職。翁藻經朕擢自御史。洊歷監司。久任臬司之職。自應勉竭心力。以圖報稱。乃伊巧滑性成。委靡潦草。於公事漠不關心。深負朕簡用之恩。今僅予革職。伊久在外任。養廉素裕。罷職家居。轉得優游自娛。何以為旅進苟祿者之懲。雖據所叅罪狀。在尋常道府各員。原不過革職而止。翁藻則非他人可比。若照常例辦理。無以為溺職負恩者戒。翁藻著發往軍臺効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冊報疊溪營遊擊阿爾占。因上年作固山營盤。砌樓失火。延燒火藥。壓斃官兵。捏報雷轟。革職拏問。審擬據司道等審訊雷轟屬實。提督岳鍾琪。委員確審。亦以為並

無捏飾。惟因張廣泗疏開捏報雷轟字樣。致罹重咎。今既審明。請昭雪開復等語。此案既有人曾見魏良棟等銜煙袋上砌。則所稱雷火轟燒之處。案情殊未確鑿。火藥關係緊要。防護最宜周密。偶致延燒。即當嚴加懲究。以警將來。乃諉之無可憑信之雷火。該營兵弁俱得脫身事外。如軍紀何。設嗣後相率效尤。或任意疎忽。更或挾仇傾害。以軍營最重之急需。付之一炬。俱可託之雷火。非人力能防。其端斷不可開。阿爾占現據大學士傅恆奏。伊在軍前。聞尚係出力之員。且失火之日。阿爾占先已離營備敵。著傳諭該督策楞將此案另行查辦。如阿爾占果曾出力。而失火之日。果係離營。則張廣泗入之以罪。即為寬抑。自應予以開復。豈可因出脫一人。而將失火延燒之重案。一概遷就。轉致審擬不實耶。其餘查奏各案。俱依擬咨部。一并傳諭知之。○理藩院奏請改定民人蒙古等偷竊牲畜例。

得旨。理藩院奏請更定民人行竊蒙古律文甚是。向來蒙古與民人互相偷竊治罪之案。定例原未周詳。蒙古行竊。從重治罪者。蓋因蒙古居住。並無牆垣防衛。易於被竊。是以從重定擬。若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竊蒙古牲畜。其易於行竊。與蒙古何異。現今蒙古偷竊民人牲畜。治以重罪。而民人偷竊蒙古牲畜。止從輕杖責發落。殊未平允。況竊匪巧詐。蒙古因見民人治罪甚輕。或賄令民人承認者有之。民人或教令蒙古行竊。而代為承認者有之。凡在蒙古地方行竊之民人。理應照蒙古律治罪。如謂新定例不無過重。則蒙古之竊蒙古。照蒙古例。蒙古之竊漢人。照漢人例。始為允當。但蒙古地方遼濶。部落蕃孳。俱賴牲畜度日。不嚴加治罪。何所底止。今將漢人之竊漢人。仍照漢人例。漢人之竊蒙古。照蒙古律。則竊盜自必漸少。而立法亦屬平允。著照理藩院所奏將律文更定。即行文沿邊駐劄

界連蒙古地方之督撫將軍等。令其通行曉諭。嗣後民人有在蒙古地方行竊者。即照現定律文。從重治罪。○山東巡撫準泰奏籌辦蘭鄆各工善後事宜。一蘭鄆二邑土石等工。原議令各該縣督民夫修浚。并交該管河員就近兼管。查該縣印官。地方事繁。勢難兼顧。而該管沂鄆同知。距工寫遠。且有差委汛防諸務。應將沂河土石隄壩。並柳青河墨河。責各該縣丞。每月逐段查勘一二次。遇伏秋汛發急工。即通報知縣馳赴協同搶護。仍責沂鄆同知。將知縣縣丞勤惰之處。牒府詳定功過。一沂河隄壩。既議令各縣丞防護。仍派附近村民分段查管。并公舉耆充堰長。每堰長一名。以二里為率。令看管馬道隄工。概免差徭。仍交該縣丞分別獎勵。一新築隄埝土鬆。應令堰長按界栽柳。并於險要處所。逢秋冬農隙。該縣丞按地派夫。量集土牛。堆附近隙地。以備搶護。其柳。墨。兩河舊橋梁馬道亦

令縣丞督衆修建。下留高洞。以通汎水。隨時疏浚。一江楓口及馬頭鎮等處石工。碎石築砌。易損。應設巡夫二名。常川巡視填補。責令各縣丞稽查管理。得旨。覽奏俱悉。實力行之。○庚寅。諭曰。散秩大臣公傳文病故。著賞銀五百兩。辦理喪事。派散秩大臣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諭軍機大臣等。那蘇圖具奏清苑龍門等縣。各有被雹村莊。業經委員分頭查勘。應聽其酌量撫卹。照例辦理。至所奏文安縣黃甫村。有蝗一陣。自東北飛來。現在撲捕之處。蝗蝻關係禾稼。最為緊要。務須督率屬員。速行殄滅。毋任遺子入地。致滋後患。直隸接壤山東。飛蝗來自東北。或由山東州縣撲捕不力。已降旨令該撫準泰查明回奏。著即傳諭知之。○又諭曰。總督那蘇圖奏稱六月初五日。據文安縣具報。縣境黃甫村。有蝗一陣。自東北飛來。現在撲捕等語。直隸接壤山東。飛蝗來自東北。想因山東前年荒旱。遺

種在地。今夏遂至生發。州縣撲捕不力。以致長翅飛揚。貽患隣封。著傳諭準泰。令其即速嚴查明確。一面飭屬上緊撲滅。毋令蔓延。一面據實奏聞。不得掩飾迴護。至山東今歲田禾茂盛。民望有秋。蝗蝻關係禾稼。至為緊要。無論聯界地方。不可貽害。即在本省。尤當加意查察。隨時照料。若漠不關心。稍致飛蝗為患。有傷禾稼。經朕訪聞。必於該撫是問。尋奏查東省上年有蝗。州縣均距直界甚遠。臣於去冬今春。嚴飭搜捕。各屬現在秋禾暢茂。並無飛蝗傷損。至文安東南。雖可通東省。然必由河間獻縣諸境。始達德州。最近亦須經靜海南皮等縣。方抵武定。似文安之蝗。非由東省所致。現再飭確查。如有飛蝗。務令撲滅淨盡。得旨。覽。那蘇圖亦奏。非東省來者。此奏是。但恐轉入東省耳。應飭各屬防之。若有即撲捕。毋令滋蔓也。○又諭。據雅爾哈善奏。河道總督顧琮。前在總漕任內。除歲支廉俸外。又

借欠淮府及江蘇二糧道公項銀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五兩。至今拖延未還等語。顧琮久歷外任。養廉素優。縱不能節省留餘。亦應量入為出。豈容以國家公帑。供其額外借支。任意糜費。古大臣儉約持躬。有不燃官燭者。顧琮任內養廉。累數千金。何至尚有缺乏。即偶爾借支公項。亦當顧惜顏面。速行彌補。乃始則任意取攜。視同外府。繼則懸帑不還。還延歲月。其何以為屬員表率。著傳諭顧琮。令其明白回奏。其借支之項。著照雅爾哈善所奏。於伊現任養廉銀兩內。每年扣除二千兩。以抵前項。此後不得長支。尋奏。查前直隸河臣朱藻任內。堵閉永定河開口工程。動銀二萬七千餘兩。臣接任後。於報銷時。經部駁令工員分賠。臣仍具疏請銷奉旨著賠。是以在總漕任內。奏借公項。每年還銀一千兩。又有蘇撫任內。分賠銅觔。總漕任內。賠米之項。種種糊塗。得旨。覽。汝不但糊塗。而且愚而好自用。

○又諭據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稱。江省民間用豆甚廣。向藉東省商豆接濟。今自上年冬底至今。半載並無東省豆船至江。不惟關稅缺少。現今豆價昂貴。民食有礙。恐因查禁糧食他往。以致阻隔商船。當即咨查東省。未准移覆。請勅令山東撫臣查照舊例。聽商販豆。由海運江。出口入岸。設照稽查。以杜偷漏等語。豆穀為民間日用所必需。理當聽其彼此流通。以資接濟。即恐其偷運外洋。亦祇宜設法稽查。豈可一例禁阻。準泰既准雅爾哈善來咨。即應查照辦理。乃置之不問。所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以介意。且雅爾哈善既經奏到。而該撫至今並未具摺奏聞。大臣留心民瘼者。固如是乎。著傳諭申飭準泰。毋得遏糴厲民。使商販不前。有妨食用。并著明白回奏。尋奏。臣於五月二十七日。准蘇撫來咨。隨檄藩司確查。嗣據詳稱。青菜膠等屬。歲歉豆昂。販運稀少。並非禁阻等語。即於本

月初九日移覆統計僅有十日實未遲逾至隣封彼此咨查事所時有是以未經奏聞得旨此奏終有護短之意朕不喜也今歲東省禾豆俱可望有收則汝又以何詞支飾耶○工部議覆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稱江蘇原設救生船六隻節經添設五十六隻現據各屬報案惟江寧縣屬之三山西江兩處有搶救犒賞之事餘皆虛設等語應如所奏將丹陽縣匡家橋等處救生船三十四隻均裁其上元縣吧斗山等處應留二十八隻仍飭經管之員督率稽查從之○辛卯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御製詩初集成

上自序曰向敘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不忍棄置後雖有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長故十數年未臣工以編次詩文集為請者概弗許然幾務

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託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蒞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積至今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觀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使閱歲逾時或致殘缺失次其不忍棄置較先為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畧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命翰林中書畫端楷者分卷抄錄裝為一集不付剞劂猶初志也○戶部議准原署四川巡撫班第疏稱嘉順營兵米折向止領冬春二季回營採買未便豫支夏秋二季該營邊寒米少且往返需時操防恐誤請嗣後每年夏秋米折即於具領冬春二季時豫支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二

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二

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侍衛參贊

吏部理藩院事務止貴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

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三

一

據碩色等奏稱乳源縣地方有已故羅教劉
可嘉徒弟杜清謨余成學等現在餘犯俱獲
惟杜清謨遠出不知去向又鄧觀連余成學
供有同教之葉法靈及江西之蕭姓等亦未
拏獲一面嚴拏逸犯杜清謨葉法靈等務獲
確審一面移咨江西查拏蕭姓另究等語從
前湖督新柱曾奏於省城拏獲測字人杜清
謨訊有信奉羅教開設經堂等事現咨廣東
湖南撫臣確查即將杜清謨解歸廣東原籍

經朕傳諭署督瑚寶此等人犯如果係邪教黨羽自應歸案質訊若查無實據不如即於武昌省城監禁為妥今據碩色奏稱伊等既有開堂設教招徒煽惑情形可傳諭廣東及湖廣各該督撫將此案詳悉審明如設教為匪屬實應即會同商辦按例定擬人犯應否移解亦宜妥酌行止毋致歧誤其葉法靈及江西之蕭姓嚴拏務獲歸案審擬完結向因邪匪煽惑愚民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嚴行查禁經堂悉行拆毀各督撫若能實心奉行早應斷絕根株今據奏韶州等處尚有樂成仙經堂等名號則督撫平時並不留心查察可知現在此案著該督撫速行查審結案至辦理此等事件要在寬嚴得中輕重合宜如邪教黨羽有糾合匪類圖謀不軌自當嚴行懲究毋令漏網若不過鄉曲小民持素奉佛念經禮懺所在有之伊等既非形蹤詭秘藉端誘衆祇宜隨其習俗又未可概繩以法惟在

該督撫督率屬員隨時留心查察毋翫法以長奸毋張皇以滋事斯為寧謐地方之道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方觀承所奏叅革糧道王雲銘治罪一案殊未明晰王雲銘擅將存庫月糧銀兩借給各幫旗丁並非侵冒入已既經審明未還僅九千五百餘兩則所擬斬候罪名未免過重至所稱限一年內全完者於王雲銘名下著追乎抑於旗丁名下扣還乎如係旗丁應行扣還之項則王雲銘之罪更當末減矣又該撫議覆布政使永貴原奏借助幫丁一摺亦屬儼統查辦並未洞徹根源旗丁既有行月口糧原係計程給食足贍公私何以遂致竭蹶且運艘莫多於江南途路莫遠於楚省向來俱未聞另籌接濟何獨浙省有疲乏之紹興等幫非豫借不能開行據該撫所定每年需借不得過一萬兩之外雖較少於永貴五萬之數然亦所謂百步五十步其為豫借一也旋借旋扣長此不

已旗丁積困何由而甦著傳諭方觀承令將幫丁疲乏緣由徹底清查如果力有難支當另籌妥辦不得因循積習姑為酌減模稜了事且恐他省聞風效尤流弊無極將又必有擅動至三萬餘金如王雲銘其人者身罹重辟非仍襲豫借之例陷之手虧官帑而貽私累莫此為甚可即傳諭方觀承令其詳悉妥酌具奏○癸巳

上幸靜明園○諭朕近降旨令領侍衛內大臣等保舉可任副都統人員並令大學士等保舉能勝侍郎京堂之任者原期諸臣虛衷博採無媿以人事君之義今歷覽各大臣保奏內如奇通阿之保武深布納穆圖之保施廷臯俱係中表弟兄恒祿則保伊同曾祖兄石麟何國宗則保伊姻親黃叔璥古稱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大臣公忠體國固須無所嫌避但必果係才猷傑出舉之而人人信服者方可據實推薦若不過尋常稱職之員豈

舍此別無可保而必沾沾於戚舊耶其奇通阿等則於摺內陳明何國宗并未聲說是皆託不避親故之名而實涉於偏私此風一開將國家薦剡大典轉以滋生弊端豈朕登明選公之意雖量才簡用自在朕之鑒別但伊等各舉所知均宜一秉虛公不得稍存私意以啓朋比之漸奇通阿等著傳旨申飭並諭內外臣工知之○工部議覆河東河道總督顧琮疏稱德州哨馬營河海豐縣馬頰河聊城縣徒駭河東平州引河濟寧州董家口亟應疏浚開挖修埝築壩建設涵洞估需銀九萬九千六百兩零等語先經大學士會同臣部議令將濟南等五府應行修浚各工確估具題在案應令該督動款興修以資蓄洩工竣造冊題銷至各州縣境內如有應行興舉各工該督飭地方官隨宜欽遵辦理從之○

甲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阮學濬係奉旨提解質審之犯。雅爾哈善乃據其狡滑之詞。謂係自行投到。如果投到。何不投到於安徽。而必投到於江蘇乎。明係潛回原籍。安頓料理。或與有干人犯串合。口供其蹤跡詭秘情形。不能自掩。納敏以聞風脫逃。將知府李瑾題。叅自係據實辦理。雅爾哈善欲以自行投到。為伊出脫逃匿罪名。且並不鎖解。雅爾哈善好名之習。牢不可破。著傳諭申飭。○調浙江

温州鎮總兵倪鴻範。為閩粵南澳鎮總兵。甘肅寧夏鎮總兵施廷專。為温州鎮總兵。以山西殺虎協副將那爾泰。為寧夏鎮總兵。○乙未。諭嗣後兵部引見人員。只須本日具奏。毋庸先期奏請日子。○又諭達爾漢親王羅布藏衮布患病。公主理應往視。可隨朕同赴熱河。由八溝一路前往。著內大臣海望隨行。沿途妥為照料。并派乾清門侍衛鄂寶。那齊布。幫同料理。應如何備辦之處。著理藩院會同

內務府大臣議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貴州提督丁士傑奏。稱黔撫愛必達。准尚書舒赫德。令將古州鎮所轄營協。調至都勻府看驗。該提以古州一鎮。係苗藪要區。不可調驗。備將情形摺奏。著將此摺抄寄舒赫德。古州地方緊要。該鎮駐劄之地。自不至有瘴癘之虞。舒赫德當親往看閱。既可周覽營伍。兼可備悉形勢。視遠赴都勻。隔越至六七站者。較為妥便。著傳諭舒赫德。令知此意。再舒赫德近來奏摺甚稀。雖滇省距京路遠。究應陸續常有音問。毋致重煩垂念。○以江南安慶副將王廷梅。為福建汀州鎮總兵。○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稱吉安富利。已奉旨入於交官銀內。請旨乃已。已網應交富利。怡親王豫支銀一萬八千兩。吉慶輒行文舒隆安。催收給發。應請旨著落吉慶名下。照數賠補。歸款等語。所奏有意取巧。此項銀兩。原准怡親王支動。况在未經奉旨之前。豫行支領。未為

錯誤即欲著令賠補自有支領之人亦與吉慶無涉明係高晉與吉慶兒女姻親借此以示畧無瞻顧之意所見甚小朕辦理諸事一秉大公至正此等沽名取巧之習難逃朕之洞鑒高晉著傳旨申飭并諭吉慶知之○戶部議覆甘肅巡撫鄂昌疏稱渭源固原鹽茶廳靈州寧夏寧朔碾伯平番西寧等廳州縣乾隆十三年夏秋被災請分別極次貧民照例初賑加賑并莊浪真寧秦州禮縣秦安平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一

番靈州等州縣被淹人口牲畜等項應如所請於司庫備貯及各屬倉貯內動給其靈州西寧皋蘭本年被災之新舊錢糧應同渭源等州縣一體緩徵從之○丁酉吏部議准雲貴總督張允隨疏稱雲南順寧府緬寧地方改土設流之通判巡檢守備千總把總外委兵丁請建衙署營房塘房及倉庫監獄從之○戊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靜宜園 命定侯伯封號諭我

朝定鼎以來酬庸賞功列爵惟五分等惟三以表世閥而第宏勲雍正年間因公爵居五等之首倣古封號字義錫以嘉名此誠篤念勲舊俾奕世子孫承襲者顧名思義意至厚也但封爵之制公侯伯一體優崇前代侯則有冠軍定遠之稱伯則有誠意威寧之號今公爵令名炳著而侯伯僅分等次似屬畧朕欲推廣其意凡我朝所封侯伯考厥成勞追加美號庶伊嗣人咸念乃祖乃父之忠勤紹修令緒國家實攸賴焉至於子男同位古以地為號未有別封可仍其舊其侯伯如何詳稽勲績定制命名之處該部妥酌定議以聞○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敏奏稱廬州府於五月二十一二等日大雨如注河水驟長城垣民舍多有坍塌人口亦有淹斃其近日窪地尚未涸出恐圩埂衝破之處水難遽退又太湖宣城南陵貴池青陽巢縣臨淮壽州鳳

臺等州縣亦俱各報被水均經飭司委勘等語今歲雨澤調勻。各省秋成可望豐穰。安省被水各屬。雖不過一隅。但窮黎是否不致拮据。田禾是否尚可補種。於通省收成大局。有無妨礙。著傳諭巡撫衛哲治。即速詳悉查勘。有應辦者。一面上緊辦理。一面具摺奏聞。務期小民得所。副朕廑念閭閻之意。尋奏各屬初報被水處雖多。續因水退。補種晚禾。勘不成災者大半。於通省收成大局。實可無礙。仍飛飭確查。酌借籽種。並給殮埋修葺之資。上緊妥辦。得旨。欣慰覽之。○緩徵山東王家岡官臺石河西由等四場乾隆十三年分水災蠲剩竈地銀兩。○己亥遣官祭火神廟。○諭曰。廣西學政胡中藻奏稱。臣職少詹事。奉部裁缺。俟滿任後。另行補用。臣查學政係坐銜出差。不宜有無職之人。是以臣奏事。仍帶臣奉裁職銜。又牽引伊前在右通政內裁缺。隨轉左通政。右缺遂裁等語。胡中藻學問僻陋。

文尚奇澀。前於陝西學政任滿時。奏請分設陝甘學政。此事曾經奉有不必添設之旨。伊並不詳查。仍復率意具奏。本應交部議處。念其操守。硯硯。考校尚無乖謬。是以調任廣西學政。今觀其因員缺。奉裁甚覺快快。輾轉陳奏。夫裁缺候補。成例昭然。學政係欽差大員。乃挾私瀆奏。殊有戀棧之意。居心可鄙。不足為士子表率。胡中藻既自稱並無現任。著不必俟學政任滿。立即來京候補。並交部嚴察議處。廣西學政員缺。開列請旨。其所奏恩恩府考試之處。該部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顧琮奏報山東雨水漲發。東昌至東平安山湖水已盈槽。低窪之區。與湖連水。自安山至分水口。南北無隄之處。諸湖與河水相連。等語。東省運道。湖河僅隔一隄。今既水勢驟漲。湖河相連。其間有無田禾及田禾現在光景。有無妨礙。何以全不奏及。又摺奏由東赴豫。秋禾長發。無損而雨水過多。大路成河。深

至馬腹窪下之地豆田有水甚淺尚未淹沒等語又不指明係何地方不知是東是豫全未分晰其始終糊塗朕已經批示此後雨水若何田禾是否不致被淹著傳諭顧琮令其一併詳悉迅速覆奏○又諭據哈尚德奏稱新疆營伍尚未整頓因係召募新兵居多現值暑氣薰蒸驟加操練恐有夥衆逃亡硬辭名糧倉皇滋事之處又稱古州城垣傾塌者多聽候撫臣委員修整俟動工另摺奏報等

實錄卷一百四十一

五

語前據丁士傑以舒赫德欲將古州鎮所轄營協調至都勻府看驗該提以不可調驗情形備悉陳奏朕已著抄寄舒赫德閱看並令親往古州周覽營伍令哈尚德又以盛夏驟加操練恐有逃亡滋事之虞國家武備自宜訓練嫻習以整戎行固不可求效太速激成事端若因兵丁以操練為畏途恐其辭糧逃避遂爾姑息因循將自此益長驕悍之風且習成怠惰何以備折衝禦侮之用治軍從無

此體然即此而觀則舒赫德之必當親至其地不可調驗更無疑義矣可將原摺抄寄舒赫德令其察看情形因時制宜務須寬嚴得中一切斟酌辦理俾各營兵弁共知守法奉公整飭奮勵以端風氣至古州城垣關係綦重叅革同知劉樵侵帑誤工其應追賠之項多至二萬九百餘兩總由張廣泗委任非人是以同知微員敢於貪黷侵漁肆無忌憚至此其時監工各上司縱無分肥染指必皆相率徇庇今該處城工亟須整理劉樵賠項諒難剋期完繳可一併傳諭舒赫德將從前建造古州城監工各上司如宋厚錢元昌及彼時曾為布政使等皆係彼處大員著逐一確查應如何著落分賠修理完工之處詳悉具摺奏聞交與該撫辦理○庚子

上幸靜明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舒赫德新柱查奏金沙江工程自新開灘以上至黃草坪尚屬有益其餘

實錄卷一百四十一

一

上游四十餘灘實係難行張允隨附會粉飾請交部嚴加察議其用過工費銀八萬餘兩應令原辦之人賠補張允隨賠繳六分承辦各員分賠四分再據該撫圖爾炳阿奏稱該省承辦各員以工程浩繁勢必核減於上游各員扣留銀二千七八百兩下游各員留貯一萬六千餘兩以備報部核減完繳之用應將扣貯之司道等員及批准之大員交該撫查明交部察議等語金沙江工程原因銅運艱難期於一勞永逸先經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倡議而張允隨附和陳請開鑿今上游四十餘灘既不能化險為平且蜈蚣嶺十五灘已議停止而張允隨又復奏請開濬以至妄費多金張允隨之固執迴護自應嚴行議處所有帑項著落賠補但下游各灘尚足以資銅運計歷年積省腳費五萬二千餘兩雖係下游節省較多但總係張允隨承辦者亦非全無裨益尚有可原著從寬姑免議處其上

游糜費八萬餘金更加恩准將下游節省銀兩抵補其不足者照所議著張允隨及承辦各員四六分賠至於工程報銷自應據實具報乃豫備核減扣貯抵補似此舞弊玩公不可不加嚴懲諒該督等亦無辭可辯也此項扣貯銀兩著追入官其詳請之司道等及批准之上司著查明交部嚴察議處圖爾炳阿身為巡撫一任伊等朦朧作弊及朕問彼始行奏出亦屬不合一并嚴察議奏 又諭曰黃廷桂奏稱徐淮兩幫漕船由黃河繞至楊家莊入運河北上每隻僅起米百十石或數十石亦有受載全未起剝者運官旗丁照蘊著等奏明緣由出具全數起卸印甘各結其實並未全卸等語幫船由楊家莊入運將米石起卸之處既據稱有全未起卸之船則是幫船由楊家莊北上原可無煩起卸何必多此一番盤剝而運弁旗丁輒以全數起卸結報是否因有盤運飯食之費藉端開銷黃廷

桂現在該處查看臨黃臨運兩壩有無裨益著將運丁起卸過壩有無弊竇一并迅速秉公詳查明確具奏尋奏查徐淮兩幫每歲行月口糧五米五銀視江南各幫五米十銀者所得已少而應支之米又非本色且今歲兩幫由黃河繞至楊家莊轉口會入運河此處水勢甚急溯流上壩在在需用多夫緯挽雇費食用勢難自備當經蘊著等酌給每船津貼銀兩而原奏未及聲敘勞費情形止云於

實錄卷一百五十二

皂河廟前將米起卸由楊家莊會入運河米仍歸船等語不知兩幫船隻載米四萬餘石若全數起卸則皂河距運河南岸中隔一隄地當僻野並無倉廩駝載從何雇募而又存貯何所所以兩幫各船量將米石起卸約不過一二千石盤剝已費周章運弁旗丁因欲符蘊著原奏出具全數起卸甘結實無開銷弊竇報聞戶部等部議准陞任署理甘肅巡撫瑚寶疏稱增減改隸事宜一西固同知

移駐洮州除該州原設倉庫衙署書吏照舊存留應添給庫俸一階州復設州同該地番漢錯雜前於改設同知案內設有各項人役應照數存留惟於額設典史九名內裁三名并裁驛馬二匹馬夫一名一洮州衛改設同知原設監獄無庸增減其西固既改州同係階州分防應將原設監獄禁卒并裁一西固額取文武童生四名應撥入階州學所有壇廟每歲祭祀銀兩照舊存留一禮部鑄給鞏昌府洮州撫番同知關防階州分防西固監收州同關防從之 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奏履勘金沙江工程上游之蜈蚣嶺至下游黃草坪灘溜最險此數百里隔截自然天險無取流通而蜈蚣嶺最險一十五處尚不能盡廢陸運且老灘櫛比銅運實難嗣後請將銅由廠陸運到黃草坪上船直運至新開灘平水以抵瀘州為便又稱蜈蚣嶺以上巧家營對面前經滇督招出木墩古二十一寨地

方現安汛兵百名巡檢一員今既不由此路運銅應將原設官弁撤回川省有似此安設者亦令一體查徹惟每歲運銅時於黃草坪一帶營汛內酌抽汛兵安塘數處照管其自黃草坪至那比渡百里之間應於銅船行時令普安營酌撥弁兵巡防俱停運徹退又滇銅水陸兩運駝馬船隻均就永寧敘州等處雇覓奸民領價逃匿追捕無從滇員未免掣肘請勅四川所屬敘永等處地方官員於關係運銅一事並受雲南督撫節制奏入下軍機大臣會部速議行 古北口提督潘紹周以病解任調甘肅提督海亮為古北口提督安西提督永常為甘肅提督以西寧總兵王能愛為安西提督起原任江西南昌總兵高琦暫署西寧總兵俟服滿補授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稱金川莎羅奔等遣頭人請安并請為大學士傅恒建祠塑像等語本年四月初二日據策楞覆奏稱勅諭莎

羅奔并各土司諭旨於三月二十二日委員齋捧並帶領莎羅奔原進番童番女前往今該委員諒已回省莎羅奔等及各土司奉到勅諭情形若何何以日久未見奏到著傳旨詢問之尋奏所頒各土司之諭旨部落衆多必須廣為宣布是以該委員等回省稍遲且此次勅諭係出特恩應據情題謝當即行司轉詳臣一面具題一面將各土司奉到勅諭恭順情形奏明在案得旨覽 又諭據駐藏侍郎拉布敦奏稱珠爾墨特那木扎勒因中甸地方向係紅教康熙年間達賴喇嘛曾揀選喇嘛前往居住今仰體振興黃教之意請於西藏色拉噶爾旦布賴布英廟內揀選喇嘛前往等語已交理藩院定議令該督張允隨查看彼中情形覆奏朕觀珠爾墨特那木扎勒為人不少似乃父起由凡庶受恩知感其外雖屬恭謹究未必能安靜奉法即如此事不過借振興黃教之名欲多轄人衆希圖收

稅射利恐由此滋生事端不可不為豫防可傳諭張允隨於議覆時以中甸地方行教已久番衆相安毋庸另遣喇嘛前往一面將此情節奏明一面移會駐藏大臣遵照如此辦理既與振興黃教本旨無礙又可斷絕葛藤庶為得體已另諭尚書舒赫德如尚在滇省即與該督會商辦理如已往黔該督自行遵旨奏覆可也尋舒赫德張允隨會奏查上年間有中甸夷民延請紅喇嘛三滇等誦經被黃喇嘛渡回等將三滇寺屋拆毀搶刦牛隻什物當飭文武嚴拏究治經大喇嘛倫都邊左出具不敢滋事甘結並追還物件在案近始稍加斂戢若復由藏揀選前往在該寺原有執事之喇嘛誠如理藩院所議未必心服反生事端臣等現在遵旨辦理得旨覽奏俱悉○四川總督策楞奏查通省各標鎮協營額設馬五千五百五十四匹緣派調金川及臺站應付先後倒斃二千四百七匹未便額

缺久懸而動項購補入恐糜費請將本年按季應領報倒馬價並庚午年馬價項內豫支銀一萬八千五十兩零派各營買補足額統以二年為期仍歸入報倒額例分季扣還得旨著照所請行○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欲於明歲春間巡幸五臺回鑾取道太原由豫之衛輝府一路進京業經傳諭那蘇圖阿里衮鄂容安令其會商辦理今思春月東作方殷回鑾時又近麥秋雖翠華經臨一無滋擾閭閻而朕心究以農功為重且恐該督撫料理一切未免匆猝不若於中秋以後自京起行恭謁陵寢然後前往則回鑾之際晉豫畿輔秋稼悉已登場而天氣清爽扈從人衆亦可不至勞頓即該督撫等應行經理諸務更得從容妥辦不至急遽朕意俟行圍旋京明降諭旨遣派嚮導前往查看道路餘悉遵前旨行著再傳諭那蘇圖阿里衮鄂容安知之○癸卯戶

部議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柞子新寨等新舊各廠硐老山空曠砂淡薄本省每年應需黑鉛十萬餘觔承辦不敷所有運京黑鉛應請另行籌畫等語查湖南郴桂二廠累年報產黑鉛百餘萬觔除代辦黔滇兩省三十萬觔尚有盈餘應如所請行令湖南巡撫於乾隆十四年為始再添辦四十萬五百七十餘觔委員運送至京從之

兵部等部議覆山東巡撫準泰奏稱東省銅城等八驛向係各該州縣兼司嗣因距治甚遠恐呼應不靈有誤驛傳公務改屬驛丞專管現在各驛驛丞疲敝艱難非復從前可比請仍歸各該州縣經管等語應如所請將東阿縣之銅城滋陽縣之新嘉鄒縣之界河滕縣之臨城沂水縣之垛莊長清縣之長城蘭山縣之徐公店李家莊等八驛夫馬錢糧仍舊歸併各該州縣管理將各驛驛丞缺裁汰又稱垛莊驛

地當孔道易藏奸匪應添設巡檢一員即將所裁驛丞衙署俸銀皂役改作巡檢衙署俸銀役食并另募弓兵十二名應支工食即於裁驛案內撥給亦應如所請從之

甲辰諭曰那木扎勒現在奉差其戶部侍郎事務著雅爾圖暫行署理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鉅鹿縣民李明詩妻吳氏

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曰巡撫方觀承奏稱內閣學士

陳邦彥未完應追寄頓銀三萬七千五百兩認捐修河銀二萬五千五百兩現在飭屬勒限追完等語方觀承查辦此案甚屬秉公其陳邦彥名下未完銀兩俱係應行查追之項但念伊向直內廷行走尚屬黽勉其認捐修河銀二萬五千五百兩著加恩豁免

丙午諭曰史載賢自擢用提督以來並不實心任事提督統轄通省營伍職任綦重史載賢因循姑息毫無整頓而具奏事件亦多浮泛塞

責令於寶慶協迴營兵丁閔蘭縣署案內經兵部議以降二級調用此案兵丁營私生事史載賢雖據副將朱秋魁所稟具奏而漫不加察以致失實即伊自奏摺內亦顯有庇護兵弁規避處分之意自應照例降調但念伊久歷戎行尚可予以自新俾其黽勉出力以觀後效史載賢著從寬降補總兵其湖廣提督員缺著興漢鎮總兵齊大勇補授所遺員缺即著史載賢補授又諭曰岳鍾琪奏阿桂一案經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擬定罪阿桂隨往軍營辦事年少無知自干罪戾固應按律重懲但伊係司員原不過以供驅使其獲罪之處與貽誤軍務者有間情有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慙悔辦理事務甚為黽勉且高年僅有此子拘繫囹圄別無朝夕左右之人朕為垂憫著加恩將阿桂從寬釋放交與阿克敦嚴加約束毋許稍有滋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霸州水圍久未

舉行水漸減少曾傳諭那蘇圖俟高斌回時商辦嗣據那蘇圖奏稱水大之年將張青口越河堵閉即可足用如遇水小則兼閉趙北口之木橋以關攔淀水須於白露後即行堵閉方足備春月行圍之用朕思今歲雨澤霑足淀水自必充溢未知那蘇圖如何辦理其辦理之處玉麟曾否知悉可傳諭玉麟令其將現在情形詳悉查明奏聞不必告知那蘇圖尋奏查霸州水圍處所向在西淀一帶乃畿南泉河匯聚之區而趙北口為收束淀水之咽喉張青口為宣洩淀水之尾閘淀河水勢大小視兩處通塞為定督臣那蘇圖因未奉明旨尚未辦理現在淀水雖較往年稍大但晴霽日久恐下口過流不能停蓄充裕似應不論水勢大小將張青趙北兩口兼為關攔使淀水不致缺乏並照高斌所奏北運河束水草壩式樣攔河堵截俟白露後辦理惟應暫開十分之八留二分以為船路待入冬

將次凍河之時再行全開統俟稟知督臣會同藩司悉心妥辦得旨是汝等共商酌妥辦○又諭據鄂容安奏稱嵩山為五嶽之中開封乃中州省會明歲自五臺回鑾道經豫省可以巡行周覽其道路經由之處是否由嵩山前抵省城抑可自省城取道嵩山未甚明晰著鄂容安查明詳悉奏聞再所稱省會衙署可以駐蹕但須稍加修葺是否不致繁費至於春風塵土伊因未經接到中秋後啟駕之旨改為此語若秋間回鑾過此天朗氣清塵埃自淨可一并傳諭鄂容安知之尋奏查嵩山在黃河以南開封在嵩山之東其經由道路自晉豫交界起經懷慶之河內由孟縣渡河歷洛陽入登封界抵嵩山自嵩山取道密縣鄭州中牟抵開封省城自省城迤北渡河由延津至豐樂鎮入直隸磁州界至開封衙署地本寬敞修葺亦易不致繁費報聞○又諭據綏遠城將軍補熙等奏請將官兵閒

空房屋折價變售一摺經部駁令增估此項房間係乾隆四年動銀五六十萬兩蓋造今並非年久即間有傾圯何至估價較前懸殊蓋外省官員每於建造之始料估過多及至變價有意減少實為積習可寄信補熙等令其覆查據實速奏倘仍任意延緩致年久破壞苟且具奏之事惟該將軍等是問○兵部議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稱甘涼西肅一提三鎮募生馬廠內約可得驕馬一千餘匹請以此項挑補出征缺額其不敷之數尚有從前應裁未裁之西路新募馬兵約一千餘名即以應裁馬一千餘匹撥補合計二千餘匹可節省馬價二萬餘兩等語應如所請行令該督確實查明先儘馬廠裁兵等馬撥補此外尚有應領馬價仍俟該督妥酌題報再行補撥從之○命左春坊左諭德羅源漢提督廣西學政○是月直隸總督那蘇圖奏接據遵化州文安縣具報撲捕蝻孽淨盡並未損

傷禾稼又據遵化縣界之豐潤灤州俱報有飛蝗入境等語現飭標員分頭前往督捕并委員查勘得旨覽奏俱悉各屬捕蝗似不實加應嚴督飭之今歲秋成光景實可望大有若傷之於蝗豈不可惜上緊督催毋令遺孽為害也○直隸布政使朱一蜚奏洗馬林口外東泉計河一帶山水陡發地畝間有被淹又懷來縣礮石堡水泛衝損城堡并永清縣地方低鄉積潦稍有淹浸查今歲雨水較多

聖鑒事

三

然不過沿河近山及一二低窪處所間遭衝刷當飭各屬設法疏消至通省各屬秋禾暢發可期豐稔得旨覽奏欣慰至被水各處雖屬一隅亦當督率屬員加意撫恤勿以通省豐收而置之度外也○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據上江所屬滁州合肥鳳臺宣城和州壽州青陽含山全椒巢縣南陵太湖貴池舒城懷遠鳳陽霍邱潁上五河廬州衛等二十州縣衛下江所屬上元江寧句容六合江浦等五

縣各報於五月十七八等日大雨山水陡發

近溪低田被浸廬舍亦有坍塌惟江浦合肥

太湖貴池四縣兼係起蛟漲漫較甚人口間

有淹斃等語隨飭兩江藩司委員會勘果否

成災照例賑給埋葬修整房屋仍一面率屬

趕消積水補種晚禾雜糧並酌借籽種得旨

覽奏俱悉其有成災較重者加意撫恤并將

通省大概情形速奏以慰懸念○安徽巡撫

衛哲治奏節據布政使李渭稟開安寧池廬

聖鑒事

三

鳳潁六泗滁和等府州所屬州縣衛三十二

處五六月間被水內稱廬池潁等屬水勢漸

退補種雜糧將來成災無多惟虹縣靈璧鳳

臺壽州臨淮等處被水較重等語現飭藩司

委員確勘妥辦仍親往訪勘水勢得旨此數

處被水於通省收成無礙否即屬偏災亦當

加意撫恤毋致失所又此數處上年秋成並

今歲麥收如何速奏以慰朕懷○山東巡撫

準泰奏報益都縣先農壇東地內禾一莖三

穗者一顆一莖雙穗者數顆又西門外宋臣范仲淹祠旁禾三莖七穗者一顆一莖三穗者二顆一莖雙穗者數顆又城東安定鄉民地內禾一莖三穗者二顆四莖八穗者一顆二莖四穗者一顆軒岐競秀符瑞錄實為罕覩報聞○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經大兵過後錢價昂缺前經奏明開爐試鑄照價酌減在案自後陸續試鑄易銀平價并於川省運回秋季協濟錢內出易錢二千八百八十串省城因此市價漸平惟局錢買者稀少又須隨時酌辦嗣後運回川錢則搭放兵餉鑄出局錢則易銀平價倘將來市錢日賤暫停官錢出易將鑄錢存貯俟秋冬間如再昂貴仍酌減出易一面報部得旨此亦辦理之一法知道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報小金川土舍小朗素行抵西安於六月初一日染患痘症病故報聞○四川總督策楞等奏遵旨將金川案內出師帶傷官兵分別造冊報

部事關議卹豈宜浮濫臣等酌定等次凡傷在頭面胸脇肚腹有關致命之處重者列為頭等輕者列為二等手足帶傷重者列為二等輕者列為三等再輕者以次遞減其有兩腿兩膀俱帶重傷成殘廢者亦列入頭等如係石傷必皮破骨斷有痕迹者方准入冊開造再遠礮中傷或向敵人放礮焚燭誤傷者照例另列等次俱按名閱驗分別改正并通飭各鎮協營一體遵辦加結造送再本省外尚有陝甘雲貴各營官兵亦未便止據報冊查造已分咨各該省督臣倣照川省分別造冊出結移送臣等彙案報部下部知之○廣西巡撫舒輅奏南太慶鎮等府屬世職土官常有漢奸潛相往來放債圖利今查有歸順知州路聲聞先後借給土田州知州岑宜棟銀兩經司道揭報題參應俟審明定擬并移督提二臣通飭嚴禁毋任營員違例放債務期剔除積弊土境教寧得旨所辦甚是知道

了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四

奉天巡撫臣劉世明奏為請將該省各屬州縣知縣分等優劣分別獎懲以昭激勸事

查該省各屬州縣知縣分等優劣分別獎懲以昭激勸事

查該省各屬州縣知縣分等優劣分別獎懲以昭激勸事

查該省各屬州縣知縣分等優劣分別獎懲以昭激勸事

查該省各屬州縣知縣分等優劣分別獎懲以昭激勸事

奏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丁未朔享

平定人吉曰四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詣

安佑宮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稱

金川土舍小朗素行至西安因痘症身故已

令伊跟役喇嘛等於六月初五日攜柩回川

等語小朗素在軍前頗為出力朕原欲格外

加恩以示獎勵嗣因該督等料不及此實屬

失於檢點今已據尹繼善料理回川著傳諭

策楞等賞給銀二百兩資其誦經修福其所

帶跟役喇嘛人等。聽其仍回番地。并宣諭各土目。令知朕優恤遠夷之意。至該土舍因入內地身死。番民無知。或別有議論。抑或相安無言。該督提留心訪察。具摺奏聞。尋奉蒙賞銀兩。臣等傳集該喇嘛跟役人等。宣布仁恩。各番感激叩謝。現委千總照料送回。即將賞銀面交小金川土司澤旺祇領。并飭該千總一路察訪番衆情形。俟回另奏報聞。○戊申。上詣暢春園。問。

實錄卷三四四

二

皇太后安。○賞故護軍統領哈岱銀二百兩治喪。○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三原縣民李彥學妻劉氏。○己酉。

上詣

雍和宮行禮。○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上還宮。○諭朕此次行圍。所有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著照舊例。自起鑾之日為始。俱齋赴在京總理事務王大臣處。加封交內閣。隨本

呈送行在。候朕批示。隨本發回。仍於總理處交付齋摺人祇領。該部即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敏奏稱。安徽省合肥等二十二州縣。俱報被水等語。摺內並未將如何被水。現在田禾有無淹浸。人民有無傷損。於收成大局有無妨礙之處。詳悉具奏。甚屬糊塗。著將原摺抄發衛哲治。令其逐一查明。如有實被水災處所貧民。應行撫恤者。一面遴委幹員。妥協速辦。一面具摺奏聞。尋奏。各屬初報被水情形。一係蛟水陡發。間傷人口。一係淮水漫溢。間坍房屋。一係雨水過大。旋即晴明。水漸消涸。所報被水之處雖多。續因水退。補種晚禾。勘不成災者大半。其泗州盱眙。二州縣。淮水漲發。窪地間有被淹。以通邑額田計之。不過十分之一二。稍重者亦止三四。其餘田地。早晚二禾雜糧等項。有已獲者。其尚未收穫處。亦可望豐稔。被水貧民。應行撫恤者。現飭妥辦。得旨。欣慰覽之。賑卹福

實錄卷三四四

三

建光澤邵武二縣。本年被水災。民并緩徵額賦。○庚戌。

上詣

大高殿行禮。○幸圓明園。○命廣東布政使赫

慶來京候旨。以廣東按察使吳謙銓為廣東布政使。以甘肅洮岷道石柱為廣東按察使。

○蠲免湖北漢川潛江天門沔陽江陵監利六州縣。乾隆十三年。被水災。地起存驢脚等銀二千四百兩有奇。租餉銀六百四十兩有

實錄卷一百四十五

古

奇。南米三百二十石有奇。又荊州衛屯餉起存丁糧銀一十二兩有奇。○辛亥。故直隸總督那蘇圖遺疏聞。得旨。那蘇圖久任封疆。公忠敬慎。茂著勞績。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應得恤典。察例具奏。餘著議奏。該部知道。○又諭曰。直隸總督那蘇圖病故。著派散秩大臣一員。馳驛前往奠醊。伊靈樞到京。准其入城治喪。并賞銀一千兩。○戶部議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滇省臨局鼓鑄。需用

清 實 錄 乾隆十四年七月上

白鉛。向於卑塊二廠買運。查普馬山鉛廠。礦砂旺盛。距臨局三站。每百觔需脚價銀二錢七分。較卑塊節省銀七錢二分。應自庚午年始。照卑塊例。在普馬山買鑄。從之。○蠲免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詔安臺灣鳳山彰化等九縣。乾隆十三年分。晚禾被旱被潮田地。應徵額賦。○壬子。諭曰。直隸總督那蘇圖患病溘逝。其所遺員缺。著浙江巡撫方觀承補授。方觀承員缺。著永貴署理。直隸政務殷繁。亟需大員經理。方觀承未到任之先。著協辦大學士陳大受。馳驛前往署理。所有吏戶二部事務。著大學士來保暫行兼管。阿克敦病體已愈。著總理在京事務。兼署步軍統領。其刑部事務。來保不必兼管。○諭軍機大臣等。雲南永昌府叅革知府劉樵。虧空抽收稅銀一案。曾經傳諭該省督撫。令其速行審結。入於今年秋審。以儆侵貪。今圖爾炳阿題稱。據劉樵自供。伊子劉天任。曾帶銀七千兩。

實錄卷一百四十五

五

七六一

往貴州回至常德已進京去等語夫伊父虧空而伊子挾貲潛行竟以國帑視同已物此種弊端不可不嚴行跟究著傳諭劉樵原籍督撫并劉天任所過地方各督撫飭屬實力緝拏務獲解交滇省追審倘任其遠颺惟該督撫是問何省督撫拏獲即著摺奏○軍機大臣議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稱前督黃廷桂奏請將準夷交易之事照前官辦惟令商人領變以所得餘利歸公查交易惟商素習

實錄卷三四四

六

一

置辦綢緞變賣皮貨等物俱能籌畫及講價交換裒多益寡通盤計算方不至大有虧折若在官承辦不特官與夷鎔銖較量有關體制而資本價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減省且所得羨餘歸公商人毫無所利亦非情理應仍令商辦而官為總攝照看庶為妥協又夷人三年內交易兩次一商承辦資本難於轉輸請派兩商輪值至熬茶等年額外交易之事仍交官辦而以貨交商領銷應如所

實錄卷三四四

十

一

請從之○又會同戶部議准原任安徽巡撫納敏奏稱安省節年民欠錢糧除奉旨緩徵各州縣衛其餘各屬統限一年催輸逾限揭叅役侵銀米勒限催追逾限擬罪監追此後如續經查出將原查官嚴加議處役監追治罪現年錢糧再有拖欠即行嚴叅從之○大學士會同禮部議奏嗣後各學臣於錄遺定額外查照節年投卷不到之數酌取備補若干名八月初二日投卷既齊將原額所缺之數照備取之名挨次抵補其抵補不盡者仍行扣除不准入場則與錄科原額無缺無濫應通行直省學政遵行并載入學政全書科場條例從之○戶部議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滇省辦運京銅運官應支養廉除在原定正限內抵通者准全支外至守風守水守凍等日養廉減半雜費仍按月全支等語查守凍期內養廉應令沿途督撫查無逗遛別情准減半支給雜費一體減半其守風守

水日期例俱不准扣算所請支給一半養廉之處毋庸議又稱沿途用過水脚銀令川楚等省督撫飭各地方官將運官所雇船隻水脚各費據實確查登簿蓋印扶同浮開事發一併查叅等語亦應如所奏行得旨依議○

癸丑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此次巡幸木蘭親觀

實錄卷一百一十四

六

田禾穎粟實為大有之象但目下未經收穫道旁禾稼雖嚴飭隨從人等不許踐踏然猶恐稍有傷損著加恩照十二年時巡之例將經過州縣地方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著署督陳大受詳悉確查妥協辦理尋奏照乾隆十二年之例凡御道附近平坦大路之兩旁各以三里為界山徑地窄大路之兩旁各以二里為界分晰旗民地畝查數造冊請蠲再回鑒時秋禾已經刈獲但安營除道

居民一體急公亦照例一體請蠲得旨覽○

諭軍機大臣等衛哲治所奏恭送聖駕一摺向來各省督撫奏摺從無此體朕巡幸行圍不在經過地方之內本不必迎送則亦毋庸具摺如果情不容已則當具摺請安或備述敬守封圻不獲瞻送行旌之意亦無不可乃照恭請聖安之式突然一語殊為失體衛哲治初任封疆不諳體制然即此已可見其固陋而不能細心矣可傳諭知之○以江蘇按察使王師為浙江布政使陝西潼商道李肖筠為江蘇按察使○是日駐蹕南石槽○甲寅

實錄卷一百一十四

七

一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密雲縣○乙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要亭○丙辰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禮部奏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勅馬嘑陸坤司尤提雅普埃遣使齎表進貢方物。得旨。覽王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惓誠。知道了。該部知道。○賜暹羅國王

御書扁額曰炎服屏藩。○是日。駐驛兩間房。○丁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驛常山峪。○戊午。諭。適閱荊州。青州。乍浦。河南學習園場官員兵丁等射布把。類皆生疎。弓軟不及布把。甚至半途落地。伊等駐防外省。學習技藝。理宜勤為教導。各省將軍副都統。俱有訓練官兵之專責。除操演官兵外。並無別項官差。此事尚不經心。將復何事可辦。今官兵技藝。該管大臣等不事教演。以致生疎。殊屬非是。從前朕降旨訓飭數次。今尚如此。理宜將該管大

臣等治罪。姑加恩寬免。著傳諭荊州等四省將軍副都統。城守尉。令其留心訓習。各該管官兵。以期精銳。嗣後朕躬親閱看。或特派大臣查看。倘仍如是。定行治罪。併通行各省將軍副都統等知之。○又諭。據原任古北口提督潘紹周奏。稱年已六旬。病體難以即愈。懇請回籍。著准其回籍調理。○禮部議奏旌表節婦。請令地方有司。實心體訪。如係夫亡守志。舅姑年老無倚。婦兼子職。奉養終身。或宗祧所係。藐孤焚子。撫育有成。以綿嗣續。或外迫強暴。毀形見志。事近捐軀。終保貞潔。或境處單微。甘心荼蓼。飢寒併迫。秉節愈堅。如斯之類。孝義兼全。阨窮堪憫。宜為表彰。具結詳報。督撫學臣。秉公確查。彙疏題請。旌表給銀建坊。役後致祭祠內。其在荒村僻壤。孤苦單寒。舉報無力。易至隱沒者。尤宜搜訪。以昭顯幽。闡微之義。如因仍故習。委之隣族。呈報胥役核查。以致舉報不實。單寒遺漏。俱照定例。

叅處督撫不據實糾叅。別經發覺。亦交部議處。至於尋常守節。若概令入祠崇祀。當此風化修明之時。人敦節義。誠有無地可容之患。但既經守節合例。亦不忍令湮沒不彰。應令地方官於本家呈報時。核其年例相符。詳明督撫學臣。酌量給扁嘉獎。附疏彙題。仍於祠內統建一碑。具題後。陸續鐫刻姓氏。載入本州縣志。毋庸特予建坊。設位奉祀。八旗節孝。亦照此例。至名宦鄉賢。名實尤難相副。地方官往往奉行不善。致滋訾議。嗣後題報到日。該部務確核事迹。倘名實不能相副。即秉公指駁。詳慎查辦。從之。○以鑲白旗滿洲都統旺扎勒。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仍兼管都統事務。○是日。駐驛喀喇河屯。翼日如之。○已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以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公舒陵阿。為正白旗護軍統領。仍兼管鑲白旗

副都統事務。正藍旗蒙古副都統沙圖。為正黃旗護軍統領。調鑲藍旗副都統博倫岱。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以右翼前鋒統領阿岱。為正黃旗蒙古都統。都統銜班第。管理右翼前鋒統領事務。○庚申。

上奉

皇太后駐驛避暑山莊。至丙寅。皆如之。○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辛酉。中元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軍機大臣等。暹羅國使臣。不必俟朕到京。即令回國。再傳恒。陳大

受所辦西洋等國番書。暹羅國人現既在此。可將伊國之文字。交尚書王安國。向伊等詢問明白改正。寄信與來保知之。○戶部議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賞恤微員路費。責成知府直隸州。除不應請領。及力能回籍。不願請領者。限一月內詳明院司立案。如例應請領。亦限一月內。令該府州出具印結通詳。俟批准後。該府州專差赴司。用印封給發。府州接到銀兩。即傳該員或家屬。當堂給發。并定

平定本言四

十一

以領銀半月內起程。取結詳報。自不致有冒濫分肥。捺延需索。捏領逗留諸弊。應如所請。并令雲貴等省。例給微員盤費。亦照此領給。從之。○禮部議准。廣西學政胡中藻奏。思恩府之賓州。自雍正年間。由直隸州改隸。是以設有考棚。往年學臣按臨賓州。凡思恩所屬。皆就棚聽考。惟府考仍在府城。房屋無多。水土尤惡。士子依託草蓬。上漏下濕。又多瘴毒。應酌量變通。查該府所屬武緣。上林。遷江。皆

平定本言四

十五

與賓州相近。知府每年七八月間。須至賓州避瘴。可於此時府試。計學臣按試。多在九月間。原可無礙。况府州生童。向有在學政衙門考棚內。扃試之例。應請嗣後。凡遇歲科府考。令該府先赴賓州考棚。調考錄取。以待學臣按臨。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五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戌

世宗憲皇帝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戌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戌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戌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七月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等宴。

諭諸皇子等扈蹕行圍。武備固當講肄。而經書亦豈可暫荒。即不必日課新編。亦應溫理舊業。陳惠華身為師傅。自起程以來。從未一至諸皇子讀書處。及經詢問。乃以腹疾為辭。豈途次每日皆患腹疾耶。其曠職之咎。實無可逭。著交部察議具奏。尋議革職。得旨。陳惠華著革職從寬留任。○工部議准。甘肅巡撫

鄂昌奏請建移駐海喇都同知監獄并千總衙署從之。○癸亥。諭據張家口牛羊羣總管輝色奏稱。科多多諾爾等處。有匪徒在彼掘地熬煉。多至千人。盜竊牲畜。擾累地方。等語。科多多諾爾一帶俱係口北道所轄。平時何不嚴拏查禁。以至聚集多人。聞該道吳煒自抵任至今。從未前往巡察。以至奸匪潛蹤。聚眾滋事。又不能督率屬員。緝拏彈壓。似此漠視地方。殊屬溺職。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

朕覽刑部題覆梅萬占之妻傅氏與幼女身死一案。長樂縣知縣黃衮竟將無辜之鄒君揚審作兇首。擬以極刑。經部駁審。明改正。該部議以刑逼妄招。照例革職。內閣仍擬雙簽。令出具考語。送部引見。朕思此等肆刑逼招。草菅民命之劣員。罪無可逭。何得仍援因公之例。票擬雙簽。業將該員依擬革職。嗣後著內閣存記。似此等妄擬重辟。改正議處之本。俱不必票擬雙簽。并將奉過諭旨聲敘。隨本

奏明。○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尹繼善奏報金川土舍小朗素於西安患痘症身故。業經傳諭策楞賞給銀兩。並令留心訪察各該土目。有無別生議論之處。具摺奏聞。今又據策楞等奏稱大朗素自安置省城喇嘛寺。水土不服。患痢身死等語。大朗素賦性愚頑。雖非小朗素實心恭順者可比。但伊自圈禁後。旋患瘋症。已經寬釋。斷無復行致死之理。若大朗素必應誅殛。何難照良爾吉之例。明正典刑。原因其尚可寬宥。是以暫行安置。其事甚明。惟是伊二人俱係小金川澤旺弟兄。一時相繼物故。在澤旺愚魯無能。自不至妄生疑懼。或恐小金川番衆之中。向與伊二人勾結者。不知天朝寬釋養之恩。轉謂有意將二人瘐死內地。未免致滋議論。稍啓事端。可傳諭策楞等令其將如何明白曉諭之處。留心妥協辦理。務俾番衆釋然無疑。共喻朝廷柔遠之意。以崇國體。○又諭曰。策楞岳鍾琪所奏

金川案內帶傷官兵。分別等次。逐一按名閱驗改正。除通飭各鎮協營一體遵照。秉公查照。務期無濫無遺。并分咨陝甘雲貴各督臣。仿照川省等次造冊出結等語。金川此番用兵。川省綠旗士卒。不但不能奮勇克敵。其退怯疲憊貽誤之處。川兵實職其咎。即其臨陣受傷。亦並非爭先出力。不避矢石之謂。本不應分等賞卹。且遺失鍋帳銅觔。肆行攘竊。雖尚有外省官兵。而川兵為數居多。其情尤為可惡。是則川兵應罰不應賞也。但金川向化大軍克奏膚功。川兵均在奏凱之列。一體錄功。正如雨露之施。芟稗嘉禾。同時霑被。於事理方為完備。然該督等應寓教誡於賞卹之中。嚴其冒濫。嚴行甄別。而向來綠旗闖冗之習。務宜力為整頓。嗣後應作何甄別訓練。振作士習。嚴飭戎行之處。傳諭該督提等令其實心妥辦。以肅營伍。○又諭。據阿克敦奏稱箭亭東邊外庫院內。因蓋房清理積土。民夫

趙五及廣儲司銀匠方二達子等檢有荒玉水晶私行拏出售賣經番役拏獲等語此事三和何以未行奏聞且動土之初曾諭三和令其詳悉查辦據三和奏稱從前屢經清理積土並無埋藏官物今據民夫起出荒玉等物售賣至數百金則三和前此並未清查可知著嚴行申飭並令於接到諭旨時即速督率人役親自查辦具摺奏聞其現獲人犯嚴審定擬起出贓物照例歸官銀錢勒限追繳

平定人丁四三

一

並查明此外有無隱匿毋得稍有疎縱○又諭目今將屆秋審阿克敦勿以在京總理事務遂不入九卿班御史等每好姑息邀譽無一提綱挈領之人必至議論紛出不能定案又所奏拏獲外庫刨土夫役私自取出玉石水晶等物一案雖云檢自渣土之中究係內庫所貯私自售賣殊屬不法此事所辦甚是其起獲原物并售賣銀錢作速追繳移交內務府并嚴究此外有無隱漏在逃人犯嚴緝

務獲毋得稍有疎縱 吏部議准廣西巡撫舒輅奏稱道府按季分巡為期太近未免紛繁嗣後應令道府每年輪巡一次彼此相問則上次知府所查下次道員并可覈其虛實至州縣與民尤親每歲因公下鄉隨時可以乘便巡查不必定以期限具有漠視民事不留心稽查者該道府即揭報上司叅處從之○甲子賜大學士內廷諸臣宴○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議覆顧琮奏請釐剔漕運弊端一摺顧琮原奏通體俱屬含糊該部因奸丁假托失風惟圖利己並累軍族應設法嚴禁是以將就覆准朕亦降旨依議但顧琮摺內所稱奸丁重運過淮之後將米勻裝別船本船假捏失風沉溺虧折米石令同伍賠補其船拆板變賣價歸己囊更有攬裝客貨將貨盜賣以漕船沉溺全行不與等情該丁寄米別船何無覺察同幫之人又何以肯為分載同伍何以甘受其賠累拆賣船板何以獨能

入已即裝載客貨商人豈肯為其所愚縱為所愚下次亦斷不復託其裝載揆之情理亦未必真確又奸丁於回空時將船鑿沉變賣價銀入已先自回省索同族之貼費雇船出運不出已貲一節同族之人豈竟任其狡獪願為貼費且既稱同族必係一族之人輪流派運今年貼費之人即下運捏弊入已復累今此之奸丁則其弊亦不能久行也且假捏失風豈地方一無見聞員弁一無查察此等即應嚴究乃任其拆板變賣所賣銀兩復令地方官鈐印封固於回南時呈明糧道給發又仍係該丁所有種種情節甚不明晰著傳諭顧琮令其將所問情節條分縷晰詳悉奏覆尋覆奏一奸丁欲假捏失風或云船將滿號或云船板損傷難以負重將所載米分同伍之船各載數十石查幫中往例一船失風同伍船抵通時將餘米幫補交倉再有不敷仍在失風旗丁名下追賠而同伍之丁慮其

船不堅固必致攤賠是以願為分載及奸丁假捏失風之後將船板拆賣回次或賠造或雇覓均係同伍散軍津貼與現運同伍正丁無涉是以同伍現運之丁任其獨入已橐也一裝載貨物旗丁皆稱自置客商原係私議不敢在船全憑議定合同為準失風乃出意外客商既不在船無從知其假捏而下次多係雇覓之船即其船亦不能再裝客貨迨後排造新船如遇不知前情客商竟有仍託裝載者一回空船每多缺乏船中本無所有奸丁將船鑿沉拆板變價到省時將銀藏匿但稱變價只敷路費向同族苦訴相隔數千里不辨真偽是以共相津貼再僉丁出運遇欠糧挽水盜賣等弊方行革運非與同族散軍輪流出運也一糧船盛行之時地方員弁雖分投僱催而奸丁假捏失風每於寫遠隱僻之所猝報沉溺及至聞信趕到已屬事後莫能辨其真偽至假捏失風之弊緣拆板變賣

銀係該丁自行攜帶回次捏稱無多其同族同伍無從查考是以臣請令地方官鈐印封固回呈糧道給發庶奸丁以拆板變價不能入已假捏失風之弊亦可漸少得旨知道了敷衍條對之言愈見汝之糊塗而已汝既云奸丁可惡此後嚴治之母使作弊可也乙丑兵部議覆署廣西按察使鍾昭奏稱粵西外連交趾內接滇黔土司蠻洞緣邊雜處乃有一種外來漢奸刦擄擾害作奸犯科雖屢經飭禁恐日久廢弛自應嚴定處分查吏部則例內私通土苗及容留外省流氓棍者失察各官照例降調罰俸是文員處分定例已嚴惟武員未定處分應如所請嗣後漢奸潛入土蠻地方其失察之武員均照文職各官降調罰俸通行有苗省分之督撫提鎮一體遵行從之○丙寅諭據慶恩奏稱伊母年已八旬筋力衰邁懇恩回京効力以便侍養著准其回京供職其巡視河東鹽政著內務府郎

中楊作新去○又諭據黃廷桂奏稱上江所屬之合肥壽州鳳臺鳳陽貴池懷遠靈璧虹縣滁州全椒和州泗州五河臨淮盱眙鳳陽衛長淮衛十七州縣衛俱各被水其臨河窪下之處秋成未免失望等語今歲各路豐稔該處雖屬偏災但被水貧民不無拮据所有應完新舊錢糧著加恩緩至明年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據黃廷桂奏稱新陞福建汀州鎮總兵官王廷梅兩腿殘廢久病戀缺貽誤營伍據實糾參黃廷桂所奏是王廷梅雖係新補總兵之人但朕不過就該部所開副將內酌量補授實不知其近來居官若何也著照該督所請勒令休致其所遺汀州鎮總兵員缺著陝西永昌副將和明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黃廷桂所奏安慶協副將王廷梅兩腿殘廢未能及時痊愈貽誤營伍正在查取職名糾參今奉旨陞授汀州鎮總兵員缺不敢因已擢用遂

爾中止等語。黃廷桂所奏甚是。朕因該鎮缺出。檢閱舊時紀載。王廷梅人尚可用。是以酌量陞擢。初不知其近患腿疾。若不行奏聞。而使病廢之員。冒昧赴任。成何政體。黃廷桂據實叅奏。是能深體朕心。甚為嘉悅。王廷梅已降旨勒令休致。其員缺另將和明補授矣。再廬鳳道員缺。該督所奏二人。適因行在所帶紀載。惟檢出許松佶一員。其曹涵紀載未經帶出。是以即將許松佶補授。初無成心。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張允隨奏稱現在該省辦銅各廠。較之乾隆十年十一十二等年。多獲銅二百餘萬觔等語。滇省所產銅觔。上供京局鼓鑄。下資各省採買。出產旺盛。固屬有益。但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增至二百萬觔。未免過多。若輾轉加增。或因開採太過。易致涸竭。不若留其有餘。使得常盈不匱。寬裕接濟。庶為可久。將此傳諭該督知之。○又諭前據顧琮奏報。山東雨水漲發。東昌至東平。安

山湖水已盈槽。低窪之處。與湖連水。自安山至分水口。南北無隄之處。諸湖與河水相連等語。其間相連處。所有無田禾。及田禾現在光景。有無妨礙。全不奏及。復奏稱大路成河。窪下之地。豆田有水。尚無淹沒等語。又不指明何地。全未分晰。朕以其始終糊塗。令伊詳悉覆奏。今據顧琮奏到。仍屬糊塗。甚不明瞭。亦不必再行詢問。顧琮著將此摺抄寄。準奏令其即行查明。將實在情形。並有無成災。與不及成災。及通省大局如何之處。速行詳悉奏聞。尋準奏。查東省今歲夏麥豐收。秋禾穀豆雜糧。無不暢茂。惟六月內雨澤頻施。低窪之區。以及依山傍湖處所。不無積水淹浸。顧琮前奏。當是此時情形。至六月十七日以後。天氣晴霽。積水日涸。小民願種秋菽者。均各及時趕種。其不願補種。量留地力。以種冬麥者。各聽其便。其被水之地。經臣委員查勘。大都古窪及近湖之地。在常年原僅佈種夏

麥一熟者居多。今歲雨水調勻。農民以麥豐之力。併此佈種秋禾。雖有被淹。亦為數有限。以通省計之。惟鄒平等二十餘屬。偶有偏災。然即一屬計之。亦不過一隅中之一隅。現飭道府確查。照例分別辦理。統覈通省。實係豐稔。得旨。覽奏欣慰。○丁卯。

上自避暑山莊奉

皇太后啓鑒。幸木蘭。○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尚書汪由敦在內廷軍機處行走。屢次扈從。尚能勤慎。勉。所有從前革職各案。著加恩開復。○是日。駐蹕中關。○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戶部議准。甘肅巡撫鄂昌疏請。添建寧夏縣城倉四十間。寧朔縣城倉八十間。鄉倉十間。靈州城倉一百二十四間。鄉倉二十間。肅州城倉四十間。鄉倉十間。從之。○以廣東督標中軍副將陳魁為左翼總

兵。○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蒙古諸王公等恭迎。

聖駕。○已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蒙古王公額駙台吉等食。○是日。駐蹕張三營。○庚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刑部所奏。竇大與楊玉林等共毆致死民人伍四。緣楊玉林等於保候時脫逃未獲。因將竇大監候待質。今已過三年。請照例保釋一摺。竇大既經自認毆有致命重傷。雖非正兇。亦應決其從罪。況又受楊玉林賄囑。頂認兇手。與平人牽連待質者自異。一經保釋。竟得脫然事外。設有假捏他人主使。逃緝無蹤。不過幽繫三年。終免擬抵。奸匪皆得效尤。倖逃法網。殊非辟以止辟之意。竇大無庸保釋。楊玉林先經喝令關門。後又賄囑頂兇。情罪可惡。交五城嚴緝務獲。向

來通緝之案。不過行一文。出一票。便為了事。兇徒潛居坊巷。從無過問。並未實力查拏。京師地大物衆。萬方輻湊。情偽多端。地方官承緝處分。自不能過嚴。但如盜案為首。或命案正兇。必應治罪之犯。不得任其遠颺。嗣後發保脫逃。及承緝限滿。作何議處。能緝獲者。作何量予議敘之處。該部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嗣後五城如有命盜要犯。拏獲到案。尚未審擬。不行羈禁。擅行發保。未經脫逃者。將該管司坊官罰俸一年。因而脫逃者。司坊官降一級留任。限一年緝拏。如限內拏獲。准其開復。限滿不獲。照所降之級調用。逃犯交與接任官勒限一年緝拏。能於限內拏獲。紀錄一次。限滿不獲。罰俸一年。如別城及隣邑地方官拏獲此等逃犯者。每名紀錄一次。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方觀承奏稱。浙省內地有將東洋錢攪雜行使之弊。現在示禁回棹商船。無得攜帶。鋪戶悉行交官銷毀。違者俱照行使

廢錢之例治罪等語。此在內地鼓鑄充裕。市價平減。自應嚴行查禁。以崇國體。現今錢價昂貴。姑聽其攪和流通。則錢文益多。於民用似為便易。亦屬權宜可行。方觀承之奏。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既經如此辦理。未便甫禁即弛。有礙政體。惟是外洋錢文體質輕於內地。或有奸商將內地之錢。銷毀改鑄。以圖射利。此則殊有關係。不可不留心查察。若核算銷毀工本。改鑄亦無利可圖。則應仍聽民便。不必查究。著傳諭喀爾吉善。永貴。將有無此等情弊。併私鑄錢文。是否可以射利之處。密行覆奏。並諭方觀承知之。尋奏查以制錢銷毀改鑄。非特無利可圖。且轉有虧折。民間實無其事。但應遵不必查究之旨。無庸更為弛禁。於政體原無妨礙。報聞。○是日。駐蹕汗特穆爾昂阿。○辛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汗特穆爾。○是日。

駐蹕雲特穆爾昂阿。○壬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庫庫哈達。○是日。

駐蹕木壘喀喇沁哈達鄂佛羅。○癸酉。

上行圍於固爾班錫納。○諭軍機大臣等。阿里衮查奏臺站馬匹一摺。已交軍機大臣議奏。但此案為時已久。川陝遠省。皆經奏到。而晉省至今甫行查覆。阿里衮於此等緊要公事。並不留心辦理。甚屬遲緩。著傳諭申飭。○又

諭據廣東巡撫岳濬奏。暹羅國王復遣使臣方永利。續貢黑熊。白猿。鬬雞。太和雞等物。現在委員驗明。伴送進口等語。可諭大學士來保。令傳該使臣面宣朕旨。諭以該國遠在外洋。輸誠入貢。素稱恭順。此次爾等來京之後。復遣使臣方永利。來獻黑熊。白猿等物。誠意可嘉。巡撫代為奏聞。於行營批發。已准收受。著於常賞之外。再加恩賞大緞六疋。官用緞六疋。以示嘉獎。再傳諭大學士來保。諭知禮

部侍郎木和林。在齡安。令其面諭使臣回國時。諭知該國王。此後天朝內地所有。如黑熊。太和雞之類。可以不必充貢。或該國所有。為中國希有之禽獸。可於入貢之時。隨便進獻。上呈御覽。以見該國王梯航向化之誠。以備中朝王會之一覽。然不必多方購求。特遣貢使。以致勞爾遠裔。此係皇帝諭旨。令使臣傳諭該國王知之。○是日。駐蹕湃布哈昂阿。翼日如之。○甲戌。

上行圍於巴顏喀喇。○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永安莽喀。○兵部等部議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四川從前添設總督。原有巡撫同駐省城。今以總督管巡撫事。所有地方刑名錢穀。及兵馬營制各事宜。統歸一衙門辦理。一切章程。允宜稽參舊制。酌立規條。查撫標現有左右兩營。應即改為督標。仍添設中營。共為三營。每營各設馬

二步八兵八百名。於提標五營內酌撥一營。為督標中營。至提標原設五營。今祇四營。不符體制等語。應令該督會同提督酌定。另行題報。其所撥提標遊擊等衙署。准改作督標中軍副將等員衙署。又專設總督事務較繁。除將裁缺巡撫養廉銀一萬兩支給外。應酌增銀三千兩。在存公項下動支。每年共支銀一萬三千兩。所有從前留川充公銀六千兩。應照舊存留。倘該督有因公需費之處。仍照例奏明動用。又川陝總督川房書吏。撥歸四川總督衙門。所需飯食銀。即將原解川陝總督衙門銀六百兩。同撫房書吏飯食銀六百兩。照例分解支給。又從前設總督案內。題定額設筆帖式三員。內清字一員。蒙古一員。今巡撫衙門。現有筆帖式二員。毋庸多設。應俟該筆帖式年滿時。更換清字蒙古各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工部議准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順寧府緬寧地方。前經題准改土設流。

其城垣祠壇應建。從之。○補闕山西永濟臨晉猗氏虞鄉解州鳳臺等六州縣。乾隆十三年分秋禾被災額賦。○予故一等承恩公傅文。西安右翼漢軍副都統廬色力。祭葬如例。歸化城副都統扎穆素祭一次。○是日。駐蹕呼魯蘇台。○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威遜格爾。○諭軍機大臣等。直隸各處城工。前經高斌奏明。有三省幫貼銀兩。此項曾否全數解到。修城用過幾何。修過城工幾處。有無別項那用。其餘剩未動銀兩若干。存貯何處。可傳諭署督陳大受查明詳悉奏聞。再近年來効力贖罪修城之人。共若干員。修過城工幾何。已完若干。未完若干。直隸應修城工。尚有若干處。并估修銀兩數目。俱著逐一查明具奏。尋奏。河南山東山西共幫貼銀七十萬兩。俱於乾隆九年全數解到。修過密雲等縣共三十二處。此

項動用借給細數。及効力贖罪之金文淳等十五員。指定城工十二處。已未完繳細數。另具清摺呈覽。再前督臣高斌。李衛任內。已估未修者。尚有五十一處。另行確估籌辦。報聞。○是日。駐蹕導烏拉。翼日如之。○是月。署直隸總督陳大受。奏駕幸木蘭。臣職任地方。不獲扈從。實深疎仄。臣由京起程。經良鄉等處。沿途禾稼暢茂。得旨。近畿已覺豐收。有象口外更覺倍勝。口內實欣慶之至。至朕迴鑾。亦不必來古北迎駕。在省中辦理一切可也。○又奏報。七月以來。陸續得雨情形。得旨。欣慰覽之。口外亦時得雨澤。更可奇者。在駐營之時居多。無礙行走。實堪暢適也。○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據宿州。亳州。太和。定遠。宿州。衛鳳中衛。泗州衛。具報。七月初旬。大雨不止。田畝被淹。再阜陽。潁上。霍邱。廬州。滁州。五處。淮水泛漲。晚禾被淹。現在委員確勘。俟彙題辦理。得旨。覽奏俱悉。至成災之處。善為撫恤。毋

致失所。○安徽巡撫衛哲治。奏報鳳。泗二府州屬。上年秋被水災。今年夏季。連得透雨。麥收豐稔。民食不至拮据。得旨。覽奏稍慰。○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報衛輝府屬之延津。南陽府屬之新野。陳州府屬之淮寧。西華。商水。項城。沈邱等七縣。開封府屬之鄭州。鄆陵。歸德府屬之商邱。永城。鹿邑。夏邑。柘城等七州縣。低窪被水。已成偏災。委官確勘分數。照例題報。現在借給麥種。俾得及時佈種。其被災貧民。照例先賑一月口糧。得旨。覽奏俱悉。實力稽察。俾小民均霑實惠。○甘肅巡撫鄂昌。奏報涼州府屬之武威。永昌。甘州府屬之張掖。山丹。肅州屬之高臺縣。并金塔寺各堡。間有被旱之處。柳林湖及鎮番縣屯田。平番縣花阿裴地方。禾苗為田鼠所傷。毛目城雙樹墩屯田。亦經被旱。俱已委員會勘。所有應行賑撫事宜。現在隨時辦理。得旨。是。豫為綢繆。毋致後時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五

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六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乾隆十四年八月丁丑朔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溫都爾華○祭

先師孔子遣協辦大學士阿克敦行禮○戊

寅祭

大社

大稷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諤爾根郭○諭軍

機大臣議覆山西驛站馬匹一摺內阿里衮

所奏倒過馬二百九十三匹。照每歲倒斃二分之例除銷外。其餘一百七十七匹。每匹應銀七兩五錢。共需銀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均屬無項可銷。又稱安臺州縣。俱令備養餘馬。原將一歲中倒斃買補銀兩。通融支領。豫養在棚等語。前此軍興之際。山西安臺州縣無多。阿里衮乃將通省州縣各驛之馬。協濟。又將一歲中倒斃買補銀兩。通融支領。則州縣之辦理。已寬然有餘。不至賠墊。今復請

將額外倒斃之馬。賞給存公銀兩。俾彌補有資。是其措詞。已自相矛盾。且冀寧道黃祐。乃朕之所素知。並非幹練之員。派伊往查。則其不能確實可知。阿里衮即據此入告。殊非秉公查覈據實陳奏之道。著傳旨申飭。摺併發。○是日。駐蹕敦達烏拉岱。○己卯。

上行圍於巴顏布爾噶蘇台。○諭軍機大臣等。

朕覽大學士等議奏。

兩郊壇宇工程一摺。夾單內開。成正門字樣。想

係成貞門。伊等欲避

世宗憲皇帝廟諱。是以如此開寫。不知此最為無識。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字。亦不當如此避諱。若漢字同者。各有字義。尤不應諱。而此字亦並非同音。必拘嫌名而故為更改。是轉將應諱之字顯出矣。朕從前降旨申飭甚明。況在

天壇。即當諱亦不應諱。著大學士等照舊改正。

○又諭曰。史載賢所奏洞庭協兵丁聚眾辭糧一摺。史載賢屢經申飭。辦理此案。未免過於矜持。孫宗夏雖操演稍嚴。尚屬留心整頓營伍之員。若因不法兵丁。抗官肆橫。即將該管大員議處。將來刁風由此益長。殊非整肅戎行之道。舒赫德現在將次查閱楚省各營。新柱係伊本轄。著將史載賢原摺。鈔寄伊等閱看。令其查明。如果別無情節。孫宗夏應仍留原任。即使人地不甚相宜。亦應稍遲一二年。再行調用。不可於此時離任。以長悍卒之

志其都司林天賜及千把內平日市恩臨時漠視者。若不加叅處。無以警衆心而挽頽習。著舒赫德等詳悉訪聞。應懲處者即行查辦。再楚風剽急。舒赫德等查閱時尤宜留意。毋使稍有事端。致闕體制。一併傳諭知之。○雲南開化鎮總兵岳鍾璜密奏。滇省餘丁一項。雍正年間清出百隊。伏糧招養餘丁。無事則一體操演。出師則一例調遣。臣標三營清出伏糧共六十三分。招養餘丁共一百八十五名。今現存止七十一名。尚少原額一百一十四名。俱係營中旗隊百總及各衙門頭目人等分食。累任鎮臣因滇省處在極邊。兵丁糧額戰守均攤。而營中隊目人等與伍下散兵所食之糧同一均攤。差辦公務較之散兵不無偏費。以故復將餘丁之糧分給。或一人食餘丁名糧一分。或二三人共食一分。滇省各標鎮營大概相同。今聞欽差到滇。業已招補齊全。復聞省中議論。俟欽差去後仍舊分給。

隊目人等竊思餘丁之糧不應與隊目等分食。自應照數足額。不待欽差查驗始行招補。如因名糧均攤。隊目等辦公不足。亦應請旨辦理。至各衙門頭目人等。不比營中旗隊百總有稽查兵丁。經管錢糧之責。更不應如是之冒濫得旨。另有諭旨。汝宜密之又奏。滇省各營書識一項。雍正十二年經督臣尹繼善檄行。內開書識一名。本身名糧一分。誠慮辦公不敷。因按衙門之大小事務之繁簡。無論書識多寡。總以現定名糧為限。此外不許多占。亦不許以步易馬。即如開化鎮衙門書識酌給馬糧三分。步糧十三分。中軍遊擊衙門酌給馬糧一分。步糧十分。左右兩營遊擊衙門酌給步糧八分。三營守備衙門酌給步糧十分。嗣經督臣慶復以馬糧乃步兵進身之階。未便與步糧一例撥給。將原撥馬糧銀米按數科計。改撥步糧二分。是以開化鎮衙門裁馬糧三分。改步糧六分。中軍遊擊衙門裁

馬糧一分。改步糧二分。又於乾隆七年內。經湖廣督臣那蘇圖條奏。以各營掌稿書識。本身名糧。不敷養贍。於營中公費內。量給工食。開化鎮衙門。酌給工食銀二十四兩。三營將備衙門。並未酌給。其時照所奏通行。其實名糧雖有定數。而人數多寡不同。仍照尹繼善慶復原行辦理。如開化鎮衙門。原定步糧十九分。而辦事者止十二人。中軍遊擊衙門。原定步糧十二分。左右兩營遊擊衙門。原定步糧八分。三營守備衙門。原定步糧十分。而辦事止八九人。或六七人不等。緣滇處極邊。讀書可充書識者甚少。兼營員多由行伍出身。即識字者亦少。一切兵馬錢糧。全憑書識。若養贍不敷。恐急切無人應募。此從前朦混辦理。人數不足之由。不獨開化一鎮為然。通省大都如是。得旨。亦另交密辦。汝不必宣露。諭曰。岳鍾璜所奏滇省餘丁。及各營書識二摺。著鈔寄舒赫德。如伊尚在滇省。著據實詳查。

覆奏。如已經起程。若伊能深悉其中情弊。即著詳悉定議奏聞。或素未留心。著即行文該督張允隨。令其密查。不必再行往返。多稽時日。可傳諭舒赫德知之。○兵部議准。綏遠城將軍補熙奏請。右衛上三旗滿洲。佐領防禦驍騎校。暨八旗蒙古。佐領防禦驍騎校。每旗各裁一員。仍暫管理。俟有綏遠城右衛二處缺出。按各旗各翼對調。所遺員缺。並陞遷事故缺出。竟行裁汰。所裁佐領下兵丁。撥各該旗應留之佐領下管轄。所裁佐領下之領催四十四名。箭匠十一名。鐵匠十一名。俟各該旗缺出。頂補後。裁汰再八旗漢軍旗分。官少兵多。應於上四旗添設佐領四員。即於現在佐領下領催六名內。各撤出二名。撥新添四佐領下。兵丁均勻分撥。所有應添佐領四員。防禦四員。驍騎校四員。員缺。照從前所奏。將綏遠城應裁之佐領二員。防禦一員。移駐右衛。尚懸佐領二缺。防禦三缺。驍騎校四缺。暫

停補放。令漢軍旗分現任官員兼管。俟滿洲蒙古應裁缺出。於漢軍旗分內揀選漢軍人員引見補放。從之。○又議准甘肅巡撫鄂昌疏稱。狄道州額設千把總各一員。隸河州鎮屬臨洮營遊擊管轄。同駐狄道城內。設營之初。未建衙署。請將裁遺洮陽驛驛丞署。改千總衙署。其移駐皋蘭縣典史遺署。改把總衙署。移駐蘭州府教授遺署。改州學學正衙署。其學正原署。改作社學。從之。○轉工部右侍郎拉布敦。為左侍郎。以蒙古正黃旗副都統衆佛保。為工部右侍郎。仍兼管副都統事。○是日。駐蹕巴顏布爾噶蘇台。○庚辰。上行圍於巴顏溝。○蒙古諸王等恭進筵宴。○是日。駐蹕巴顏溝。○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默爾根烏里雅蘇台。○吏部議覆御史錢琦奏。請嚴咨查案件申覆之限一摺。應如所請。嗣後都察院如有

據呈咨查案件。該督撫一面即將准咨日期。先行咨報。一面速飭承辦官。依限查覆。果有難結緣由。即於正限內詳報咨展。如並無難結。而逾限不覆者。照定例分別議處。如限內任意耽延。及逾限後捏詞朦混。托故申覆者。經都察院叅奏。將承辦官照朦混造冊例。降一級調用。轉報之上司。罰俸一年。不行詳查之督撫。罰俸六個月。從之。○是日。駐蹕默爾根烏里雅蘇台。○壬午。

上行圍於巴爾圖。○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大受所奏。趙北口行圍。經由道路一摺。通計水陸程途。若自天津登舟。由西沽大清河至趙北口。取道既遠。即由陸路。亦復紆迴。不若徑由海子。直達霸州。較為便捷。當俟回京後。另派嚮導前往。至辦理淀河蓄水事宜一摺。內稱東西兩淀。可取作圍場者。有二十一處等語。水圍雖在淀泊。而水利為民田灌溉取資。非塞外圍場可比。既有二十一處。已儘足肆舟

師。但今所定行圍處。所是否即係

皇祖行圍之地較

聖祖時增減幾處。俱著查明具奏。其所蓄淀水。於附近民田畝澮。有無妨礙。古人有讓地瀦水以備蓄洩者。若專顧兩淀。遂將諸路之水。概行堵截。則他處不無涸竭之虞。殊有未便。又稱沿淀淤淺之地。民間侵占為田。漸成村落。一節。小民貪得膏腴。罔知大計。侵占愈多。淀泊愈狹。將使水無所容。盛漲必致漫溢。需水之時。又不足以資灌溉。亦非長策。此等俱宜留意。但觀所奏情形。則小民田廬樂業已久。行圍當非所願。而上年經由該處見居民舟子。異口同聲。皆有歡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陳大受親往履勘。自能備悉。著一併據實詳晰奏聞。不可專為巡幸行圍。或致於有妨耕作。著傳諭知之。朕既不往天津。著陳大受即密行傳諭麗柱。令其不必豫備。尋奏查西淀中可行圍之二十一淀。即係

聖祖仁皇帝行圍之處。並無增減。至於淀中雖

有民間升科地畝。種植蘆葦麥禾。然皆在水淺淤墊之區。及四圍邊際。現在所指圍場處。所乃地勢窪下。而瀦水較深者。原係空曠水面。與民居畝澮。毫無關涉。不但無妨耕作。並未損及民間一蘆一葦。且鑒輅時巡舟車輻輳。小民傭趁貿易。更可獲利資生。體察輿情。實深望幸。況淀河日漸淤墊。舉行水圍。地方官自必留心疏濬。不但可肄舟師。實於水利田疇。兼有裨益。得旨。諸凡甚妥。知道了。○又諭據舒赫德奏。古州城垣坍塌。著落賠修一摺。內稱宋厚先任古州道。在未建城工以前。但朕所記宋厚彼時尚在古州道任。且伊久在黔省。其由古州道陞任按察使。豈不應查覈城工。仍著舒赫德詳悉查明具奏。再所稱古州城址低窪。應否改建。俟抵黔後詳悉面詢等語。古州城工業經修築。未便輕議遷改。不特衙署營房。諸多糜費。且使安土重遷之

民有蕩析離居之苦。徒滋紛擾。若謂地勢低窪。則從前修建之初。相度形勢。必有所取。况自築城以來。未被衝刷。即欲豫防水患。或應酌建隄防。或設法疏導。以資保護。亦不可因此遽興改建之議。著傳諭舒赫德。到黔相度時。一併詳悉定議奏聞。尋奏。城垣無庸改建。水患足可豫防。查城西山上水道有三。其傍南者一。尚屬細流。傍北者二。頗為涌急。若將此二水不令流抵城下。即沿城外掘地為溝。引之使自西而北。流入溶江。甚為近便。其垣間舊入水二硿可閉。至傍南一水。則去江甚遠。且隔高岡。應仍留一硿。使水入城。將城內現有水溝。掘令寬廣。俾可受納。以容蓄三股暴雨之溝。今止疏達一股微細之水。實為寬裕。其城南瀕江涵硿。應加建石閘。遇江水淺落。則開閘以洩城中之水。漲溢則閉。使不得倒漾入城。穿城之水止有一股。且屬細微。儘可容蓄。而南面江流泛漲之際。僅能滉漾灘

岸。無自入城。其城外居民。本不甚多。遇漲可移入城。無庸再議。得旨。如所議行。○又諭。湖南洞庭協兵丁聚眾繳械一事。前經傳諭舒赫德等。令其將孫宗夏是否別有情節。查明具奏。今據該督撫唐綏祖。開泰所奏。有該協以私事役使兵丁之語。與史載賢所奏。又不相符。著舒赫德等據實詳查。若即係建立庫局。則不可謂之私事。或此外別有私事。役使兵丁。自應查議。但亦應照前旨。俟一二年後。再行改調。不可於此時叅處。以長悍卒刁風。○又諭。據舒輅所奏。土田州岑宜棟借欠銀兩。摺內稱借欠左江鎮楊官弟本銀二千兩。查左江鎮係楊剛。所稱楊官弟。不識是否。該鎮之弟等語。楊剛身為總鎮。或即係已貲。說託子弟名色。或縱容子弟。侵漁土司。俱干法紀。摺內尚未明晰。著舒輅據實查明叅奏。○以陝西西鳳副將劉問政。為雲南永順鎮總兵。○賑貸湖北羅田。雲夢二縣被水災民。並

緩徵本年額賦。是日駐蹕色呼昂阿。癸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都呼岱。緩徵江

蘇銅山蕭縣邳州睢寧海州贛榆等六州縣

衛屯災新舊額賦。○是日駐蹕都呼岱昂阿。

翼日如之。○甲申。

上行圍於扎哈烏里雅蘇台。○乙酉。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行圍於色呼。○諭軍機大臣等據潘思

渠所稱陳怡老私往噶喇哈潛住二十餘年。

充當甲必丹攜帶番婦並所生子女銀兩貨

物歸龍溪縣原籍現經緝獲究審等語內地

匪徒私往番邦即干例禁況潛住多年供其

役使又復娶婦生女安知其不借端恐嚇番

夷虛張聲勢更或漏洩內地情形別滋事釁

不惟國體有關抑且洋禁宜密自應將該犯

嚴加懲治即使不挾重貲其罪亦無可貸。至

於銀兩貨物入官原有成例更不待言今觀

潘思渠所奏措詞之間似轉以此為重而視

洋禁為輕未免失宜著傳諭喀爾吉善潘思

渠一面徹底清查按例辦理一面詳悉具摺

奏聞。又諭軍機大臣等會同該部議覆黃

廷桂會勘臨黃臨運二壩一摺朕已降旨依

議黃廷桂應照駁查事例悉心查明據實覆

奏。至此事朕按圖詳察始末情形總由從前

高斌辦理錯誤姑無論前明即自本朝建築

竹絡壩以來准徐糧道通行已久自添築二

壩而竹絡壩轉成無用究之竹絡一壩實已

足資宣洩無庸添設幸而六年以後連年截

漕兩幫未經出運是以其弊未顯遷延至今

設使六七兩年即行重運亦斷不能如高斌

所奏隨機啟閉從壩口入運矣。至此時始云

今非昔比其不能掩飾已可概見。前此河溜

通行可引以濟運可藉以刷沙所以數十年

無礙。今忽添此二壩阻滯過甚河底日積。河

身日高。黃水之高於清水五尺有餘。其明驗也。不特高斌之說不可行。即黃廷桂由竹絡壩入蘇家閘之議。亦不可行。其意在使河身紆曲。而不知黃流不利於紆曲。紆曲則益加淤滯。其失亦畧相等。但高斌已誤於前。此時即追咎其既往。亦無補於將來。自應籌善後之策。以為補偏救弊之法。著傳諭黃廷桂。悉心籌度。或遇截漕之時。將淮徐二幫船隻。多為截留。或仍令其由楊家莊入運。此二幫本由黃河順流而下。所增程途無幾。酌量稍加工費。似無不可。務期熟籌妥協。無稍存調停遷就之見。方為永遠可行。軍機處所奏說帖。著一併封交黃廷桂。令其遵旨查明妥議。另行具摺奏聞。尋奏。二壩之設。誠屬無益有害。所有淮徐兩幫漕船。自應遵旨。嗣後如遇截留。即多為停截。如起運之年。即由楊家莊轉口入運。計多程站八日。每船酌給工費銀四兩。在糧道餘平銀內支給。再中河運道。本之

來源。春間駱馬湖乾。惟藉東省上流閘河之水濟運。倘上流水小。則引黃水接濟。雖連年運河水足。無需挹注。但竹絡壩支河。既已斷絕。設偶值上游雨少。清水微細。作何濟運。以及黃河或遇異漲。將竹絡壩作何堵防之處。統聽河臣臨時相機辦理。得旨。著高斌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是日。駐蹕色呼昂阿。○丙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呼魯蘇台。○是日。駐蹕都呼岱昂阿。○丁亥。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行圍於岳樂。○是日。駐蹕巴顏溝。至己丑。皆如之。○戊子。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履親王允禔行禮。○行圍於英圖。○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等宴。○戶部議准。福建巡撫潘思渠疏稱。澎湖孤懸海島。不產米穀。請於諸羅縣倉。撥潮穀二千石。運

澎倉貯青黃不接之時酌量碾糶糶價仍發
諸羅縣照數買補運費令該縣先行墊給於
糶價內扣還從之○兵部議覆戶部奏請嗣
後除世職官員補放外任仍照例准將餘俸
留京外其不兼世職之外任旗員俸祿留京
之處停止所有未完欠項統於任所應得俸
銀按數扣貯報部若該員有在京子姪親族
情願代扣者仍准按限代扣完結從之○已
丑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幄行禮○御行幄扈從王公大臣官
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賜扈從
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宴○庚寅駐蹕
諾郭台色欽翼日如之○辛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珠爾○賜扈從王
公大臣蒙古王公等宴○吏部議准山西學
政德保奏士子最重經學而本經尤重請於
歲科正考之日除有能誦習

御纂諸經者另期發問外仍摘本經一段開明
起止默寫卷末如錯落多者生員不准前列
童生不准入泮又科場對讀用五等青生前
經浙江學政彭啟豐條奏以五等青生不敷
所用請兼用四等武生而四等文生因其一

體入場鄉試故不在對讀之列但四等文生
如果科舉錄遺有名自宜一體入場鄉試若
錄遺無名正宜送場對讀以示薄懲况四等
文生雖文理荒謬然校對字句自當遠勝武
生如四等文生五等青生俱不敷用仍以四
等武生補足從之

實錄卷三四六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奏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兵部議奏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謹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奏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錄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謹將纂修等奉

敬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八月壬辰

實錄卷三三三

上行圍於巴顏木敦○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據開
泰奏稱叅革永昌府知府劉樵之子劉天任
已經拏獲解滇等語劉樵侵帑誤工又縱伊
子攜帶銀兩潛行甚屬不法應行嚴究據供
已於古州修城及滇楚還債用去無存而本
年二月內劉天任又在戶部捐納知縣即用
銀三千八百八十兩則其所攜雲南之銀七
千兩進京之說已有明証尚云修城還債用

去。其為謊供無疑。劉天任著革去職銜。傳諭開泰。令其再於武陵縣原籍嚴行查勘。勿令稍有隱匿。並傳諭張允隨。圖爾炳阿。務將劉樵並伊子劉天任。嚴加審訊。根究追擬。向來外任審案。因曾經現任。多不加刑。劉樵父子情罪可惡。非尋常侵虧可比。著嚴行夾訊。倘稍有瞻徇遺漏之處。惟該督撫是問。○是日駐蹕鄂爾楚克哈達。○癸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珠爾罕烏里雅蘇達巴漢。○是日。駐蹕英圖昂阿。○甲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德爾吉。○諭西寧鎮總兵員缺緊要。高琦似未諳練邊情。新任貴州威寧鎮總兵劉順在甘年久。熟悉邊地情形。著調補西寧鎮總兵。其威寧鎮總兵員缺。著浙江衢州鎮總兵李琨調補。李琨員缺。著高琦前往署理。俟伊服滿補授。○又諭上

年調赴金川兵丁。其借支辦理行裝銀兩。例應扣還。朕念其長途跋涉。未免拮据。業於恩詔內。將該兵等已至軍營者。全行恩免。其起程而中途撤回者。亦寬免一半。今思未經起程之兵。既已奉派。雖無行旅之勞。其製裝安家等用。亦不無耗費。若借支之項。照例全數扣抵。想復拮据。著加恩。將未經起程兵丁。從前借支銀兩。寬免十分之三。以示優恤。該部即遵諭行。○以江南河標中營副將葛世雄為福建福寧鎮總兵。○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羅。翼日如之。○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達顏德爾吉。○大學士等議。准廣西巡撫舒輅奏。添鑄錢各事宜。一。原議每鑪鑄正銅鉛錫六百觔為一卯。今增添搭配。每鑪以正銅鉛錫一千觔為一卯。每月三卯。設鑪二十座。每年可鑄錢九萬六千串。請將原減八鑪。照舊開設。同現開之

十二鑪共二十鑪即可敷鑄。一添鑄所需白鉛。委員前赴常德。截買黔鉛。除去運漢水腳。鎔化火工。每百觔定價銀三兩四錢八分一釐零。運回供鑄。據實報銷。一鑄出錢請照向例搭放俸餉錢六萬二千串。併除歲需工料局費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串外。餘存錢二萬三百十八千零。照湖北之例。於錢價昂貴時。隨宜酌辦。以平市價。從之。○丙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錫克爾。○是日。駐蹕伊遜薩勒巴爾昂阿。○丁酉。

上行圍於烏藍哈達。○是日。駐蹕伊遜烏藍哈達。○戊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圖們索和圖。○遣

官祭

關帝廟。○諭從前朕曾降旨。令各省督撫提督。於所屬副將內。保舉堪勝總兵之員。經各

督撫等。陸續保奏。朕調來引見。人皆平常。並無傑出之才。朕於其中。簡擢數員。亦祇將就錄用。總兵為將領之統率。必須才具出眾。乃能勝任。今遇有缺出。一時難得其人。著該督撫提督等。再於所屬副將內。擇其實在堪勝總兵者。各保二三人。倘副將內乏人。即於叅將內揀擇亦可。該督等不得以中平之人。濫膺茲選。亦不得因朕有此旨。遂委之無人。以圖規避。務須實心遴擇。據實保舉。具摺奏聞。送部引見。俟朕酌量簡用。○諭軍機大臣等。內務府所奏。武英殿前橋東河岸工程一摺。據移咨工部。准部覆。應該處具奏等語。在專管內務府大臣。或拘於部例。今內務府工部。俱係三和管理。其輒轉咨查。明係推諉。況橋岸些須粘補。並非大工。內府現有工程。只應帶便修理。不必另行估計。且物料俱係行文取用。所費不過工匠價值。乃估至一千三四百金。三和一任司員濫估。並不詳加查覈。殊

非實心任事之道其所估

壇廟工程一摺已估至三十餘萬兩尚云倘有不敷再行請領明屬豫留地步三和自陞授尚書以後辦理諸事較前判然如出兩人直是福薄不能承受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工程另行查估奏聞○是日駐蹕波羅默林翼日如之○己亥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

上行圍於們都阿魯○諭班第現在出差其前鋒統領事務著都統阿岱署理○庚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阿濟格赴○諭朕於明歲春巡畿輔行舉水圍其霸州一帶道路著嚮導努三同內大臣特庫由波羅河屯前往會同署總督陳大受詳悉查明具奏○又諭嚮導努三等查勘霸州一帶水圍經過道路著工部尚書三和一同前往○又諭曰

河南巡撫鄂容安奏開歸道沈青崖於官兵過豫之時委赴臺站毫無奮勉且乖張多事至地方公事及所管河務漫不經心今夏歸陳所屬州縣雨水過多委令查勘並不親行種種溺職請旨革職等語鄂容安據實奏奏甚為公當沈青崖前於陝西糧道任內曾犯重辟復經加恩擢用稍有人心理應感激報効乃膜視地方隳廢職守一至於此僅擬革職不足蔽辜沈青崖著革職發往軍臺効

力以為不職者戒○又諭上年川省需馬之時地方官有雇用民馬者已給有雇價銀兩凱旋之後又經陸續發還但其中尚有倒斃者同一應差而無馬領回未免偏枯著加恩除雇價外每匹賞給銀三兩以示體恤小民急公之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署總督陳大受奏稱明春水圍自海子起程往天津由水路至趙北口較陸路至趙北口僅多五六日商民望幸甚切仍由天津前

往等語。朕已令嚮導努三。內大臣特庫。及尚書三和。會同該署督查。明至所奏趙北口。郭里口。端村。圈頭四處。有

聖祖仁皇帝舊存房屋。以備登岸憩息之所。朕思若可改為行宮。則可省另圖營盤之地。但只須因其舊制。畧為整葺。酌量間數。可供宿頓而已。不必復求輪奐。致滋糜費。應與三和等細加詳度。定議繪圖填註進呈。若果限於地勢。即於御舟駐蹕亦可。其一切應行豫備

實錄卷三四七

之處。亦與三和等商定。奏聞。至所稱四處房屋。需費無幾。籌辦尚易。毋庸動項派捐。陳大受雖未明言其籌辦之處。必於所屬公派辦理。朕思畿輔乃時巡之所必經。地方官每年辦差繁多。非他省可比。若令自行豫備。不無賠累。現在該省有城工一項。可以通融撥用。如看定之後。修葺行宮。即令於此項內動撥。從儉整理。再陳大受所奏。秋巡有古蹟七處。應行量加修葺。著照所請行。亦於城工銀兩

內動支。不必另行公派。可即傳諭知之。○又諭坐糧廳每年奏銷茶果銀兩。其一切撥用之處。應有定程。而所奏支銷銀兩。乃自三四萬至五六萬不等。何以相懸至此。若不覈定條款。予以限制。易啟浮開之弊。著傳諭該侍郎書山。彭樹葵。令其將坐糧廳所有每年支銷各項。逐一查明。細加研覈。嗣後每年如水手養廉等項。一定之額。俱限以章程。照數報銷。如有常額之外。另項動支。著報明請撥。毋許任意加增。參差朦混。務使畫一遵守。自不致浮開滋弊。可即詳悉查明。覈定具奏。○禮部等部議准。盛京將軍阿蘭泰奏。稱朝鮮國貢使到邊。輪站派官帶兵護送。原令沿途彈壓查點。至迎送通官。並不假以約束之權。惟該員等與該國人情稔識。或附和生事。許地方官申詳。府尹咨部。照不應重公罪杖八十。律降二級留任。地方官豫備不周。約束不嚴。許護行官揭報。府尹咨部。照違令公罪答五

十律罰俸九個月。護行官看守不嚴。許迎送通官揭報該將軍咨部。照防範不嚴例。罰俸一年。其或縱兵擾累地方。該管旗民官揭報該上司咨部。照鈴束不嚴例。降二級留任。從之。○以陝西潼關協副將鐵景祐為興漢鎮總兵。調直隸正定鎮總兵邱策普為浙江黃巖鎮總兵。以直隸督標中軍副將張乃義為直隸正定鎮總兵。○賑貸廣東吳川海康遂溪徐聞瓊山等五縣颶風災民。○是日。駐蹕錫克爾昂阿。○辛丑。

上行圍於墨爾根精奇尼。○大學士等議奏。尚書蔣溥奏稱。常平倉穀。令該督撫按地方情形。分別勻貯一案。今據各該督撫陸續奏到。臣等酌議。除山東陝西二省。通計酌派。業已儲備有資。毋庸再議外。其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河南山西甘肅等七省。俱有應增應減穀數。但所議勻撥。有請於額外增添者。有請於額內減少者。與奏請均勻撥貯之本意不符。

臣等議請將該省應減處所。撥於應增處所。總於額穀數內。察看通省情形。裒多益寡。通融派貯。至所撥之穀。如或輓運維艱。腳費不貲。即將應減穀。按數出糶。價銀提解司庫。發給應增各屬。於秋收價平時。照數買貯。以符定額。得旨。依議速行。○是日。駐蹕烏藍哈達。○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汗特穆爾昂阿。

○癸卯。諭曰。鄧廷相。不勝副都統之任。著仍以叅領用。福州左翼副都統員缺。著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范宜謙調補。其所遺員缺。著施廷臯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馬爾拜所奏內地商人在番境造回船隻。所帶貨物稅銀。計其運米之多寡。分別量加減免一摺。殊屬謬妄。從前所降運米夷船量減稅銀諭旨。乃為招徠遠夷多帶米石。出自格外特恩。此等內地民人。本不可與一例而論。即或減免半稅。

其所帶貨物。何得一槩酌減。況此等事件。自應聽地方官辦理。馬爾拜祇宜在關言關。與伊何涉。乃妄行陳奏。若非聽信人言。不諳事理。即係有意邀取名譽。馬爾拜如此存心行事。將來必不能承受朕恩。傳旨嚴行申飭。○禮部議奏。查本朝封侯伯者。或勲崇開國。或忠矢承平。及敵愾捐軀。來雖歸命。應請覈其舊勲。參以古制。各依義類。肇錫嘉名。查雍正八年間。臣部議覆公爵美名。移送內閣撰擬呈覽在案。今應照例。移咨吏兵二部及各旗。查取一二三等襲封侯伯誥命事實。俟命下日。臣部移送內閣。按冊開列事實名號。聽候欽定。併將雍正八年後續封公爵一體補給美號。俟奉旨後。移交內閣撰擬。並請嗣後有建立勲庸。封為公侯伯者。即令主稿衙門。移送內閣酌擬。呈請欽定。載入會典。從之。○賑貸河南延津新野淮寧西華商水項城沈邱等七縣。本年被水災民。○是日。駐蹕張三營。

○甲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賑貸湖北潛江沔陽天門荊門當陽江陵監利遠安襄陽等九州縣。並沔陽荊州荊左荊右四衛被水災民。并緩徵本年額賦。○以故雲南景東府板橋驛土驛丞雲仍之子嵩襲職。○是日。駐蹕波羅河屯。○乙巳。諭四川建昌鎮總兵馬良柱。現丁母憂。具員缺。著重慶鎮總兵董芳調補。董芳員缺。著副將烏德納補授。○又諭內務府總管等。奏奏北新倉監督支放正黃旗兵丁米石斛口短少。請將花戶李德等。拏交審擬等語。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倉場侍郎書山彭樹葵。總理倉儲。自應稽察嚴密。乃漫無覺察。以致該監督短少斛面。及內務府番役拏獲。始具摺奏。其摺內情詞。仍有迴護之意。書山彭樹葵著交部嚴察議奏。勒爾遜等職司稽察。不能先事查明。既

經內務府拏奏知不能掩。方行趕奏。亦屬不合。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準泰奏。稱東省常平。現在應停採買。勿致有妨民食。又一摺。奏稱今歲豐收。請舉行義倉。勸令捐積。以為儲備等語。所奏甚不妥協。前因常平積貯。為數過多。恐民間採買米少價貴。是以令照當年舊額。若恐穀賤傷農。則寧用價收買。為常平積貯之計。否則聽其自為流通。小民亦受賤價之益。若僅舉行義倉。則穀既歸公。民間轉覺短少。與積之常平何異。況義倉之舉。在朱子當年。但就浙東一處。行於一時。遂稱善政。其後亦不能繼。蓋不得其人。則行之鮮效。與其舉行義倉。不若仍行常平。既謂常平採買。恐致價昂。豈可又行義倉。此奏殊非調劑之道。著傳諭準泰知之。○又諭據策楞奏。稱川省十三十四兩年地丁錢糧。欽奉恩旨。緩徵其耗羨米石。從前撫臣紀山。班第。藩司倉德高。越錯誤辦理。一槩停

收。請將伊等交部議處。再十三年分應徵米石州縣計共一萬一千七百六十餘石。今若照錢糧分數。應免米石三千六百五十六石。零可否照十一年特旨恩免等語。紀山等從前錯誤辦理。自應查處。朕已降旨交部。至所稱十三年米石。請照十一年免徵之處。川省素稱產米之鄉。民間蓋藏尚屬充裕。連年軍興。朕已疊次加恩。此番若再行免徵。似可不必。是以朕令將此摺節去後幅。交部查議可也。○又諭洮川番民善巴策凌。朱瓦策凌二人。控告伊楊姓土司。殘虐番民。私藏軍器一事。伊等訴告本官。不無過甚。其詞在尋常叩閣之案。竟可不必辦理。但此事頗有關係。雖屬一面之詞。而所言款跡。未必無因。且番眾萬人。同懷忿忿。令伊二人前來叩閣。該土司之不能善撫其下。平日之不能安靜奉法。可知。如但為伊刻剝番民。不過自相侵暴。則又土司常有之事。安能一一禁止。

但又有私藏軍器等語。若置之不問。而該土司怙勢作威。不但番民受其戕害。無所控訴。亦恐日益驕縱。馴致不可禁戢。又成金川前轍。均當防微杜漸。折其萌芽。況二人之叩閣。該土司知與不知。固在未定。而一經督撫查辦。若稍有不慎密。伊必備細聞知。在該督撫辦理此事。果其輕則議處。重則更置。可以操縱在我。該土司未必不知畏服。如其辦理不行。難於措手。恐轉為所輕。藐視國法。此間斟酌輕重。全在該督撫等善為查辦。著將該犯遞解回陝。所有原詞口供。鈔錄發交該督撫等。令將實在情形。密行察訪具奏。或伊二人挾仇虛捏。毫無影響。則坐此二人以罪。斯甚易矣。如不盡虛。其該土司應作何處置。方為妥協。著該督撫詳悉會商。奏聞辦理。伊二人又稱。另有番民赴地方官控告。不知果有其事與否。地方官員如何辦理。亦著奏聞。該督撫等固不可專事姑息。存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之見。釀患於日後。亦不可張皇急遽。激成事端。難於完局。務期申嚴國憲。禁暴安良。不致有妨政體。一并傳諭該督撫知之。尋奏查雍正十三年。土司楊如松患病。雖經詳准伊子楊冲霄代管。其一切土務。仍係楊如松主持。自乾隆九年。朱扎七族番民郭加等呈控土司科斂苦累。至今屢有互相詳控之案。該土司平日極為恭順。惟是庸劣無能。性復貪虐。致郭加唆使朱扎七族等屢與為難。今善巴策凌等叩閣情詞。多半虛捏。至私藏軍器。該土司原有報部土兵二千名。以供調遣。向來隨征効力。及現在防禦邊隘。所備器械。間或隨時修整。未聞有違例多造情事。第楊如松素行貪暴。難令再管土務。伊子楊冲霄人尚謹飭。擬即令承襲土司。並嚴禁其父不得干豫。如郭加等頑梗之徒。作速審明治罪。其朱扎七族內抗糧者。亦嚴加懲治。庶番眾可期帖服。善巴策凌之案。俟解到審訊得實。另

行會商妥議具奏得旨餘奏悉。但令楊冲霄為土司。而不令其父管事。此語恐有名無實之論。○又諭曰。喀爾吉善奏請赴京。陛見一摺。朕已批示。准其來京。令將總督印務交永貴護理。前此永貴亦請陛見。朕已允其所請。今思永貴既應赴京。則與護理督篆諭旨不符。著傳諭永貴。令其護理總督印務。俟喀爾吉善陛見回任後。再交印來京。想喀爾吉善具奏時。尚未知永貴奏請來京。是以如此。

實錄卷三百四十二

八

陳請。若知永貴先有此奏。即不應具請。朕於外來摺奏。隨閱隨批。安能一一記憶。此事若非朕留心想及。則既令永貴來京。又令護篆伊將何所適從。且督撫同時陛見。印務屬之何人。亦豈慎重封疆之道。著傳諭喀爾吉善知之。○工部議准。山東巡撫準泰疏稱。會勘東平州安山湖地畝。給民領墾。分季收租。所有高阜地一百六十五頃有奇。照中則例。每畝徵租三分。次高可耕地。四百三十七頃有

奇。照下則例。每畝租二分。其專種一季夏麥者。於麥後徵收。兼種秋禾者。分作兩季。各半徵收。於乾隆十四年起租。其租銀解交運河道庫。以充河工應用。從之。○命四川提督岳鍾琪來京陛見。以松潘鎮總兵哈攀龍署四川提督事。○是日駐蹕中關。○是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報。閩省延平府屬永安縣。永春州并所屬德化縣。泉州府屬晉江。南安。二縣。俱因雨水過多。溪河泛溢。田禾隄岸。間有

實錄卷三百四十二

九

衝損。浙省風潮。杭嘉湖。紹。各府。間有被傷之處。惟寧郡稍重。郡屬似定。鎮。二縣較重。現在查勘撫恤。得旨。覽奏俱悉。查辦賑恤。須實力督率。勿被屬員所欺。以致黎庶失所也。○山東巡撫準泰奏。東省各屬境內。嘉禾吐秀。異畝聯歧。濟南府歷城縣。有一莖三穗者九科。一莖雙穗者甚多。青州府臨淄縣。一莖雙穗。及一莖三穗。又一本二莖四穗者各一科。萊州府掖縣。平度。膠州。濰縣。昌邑。高密。即墨等

境一莖雙穗者甚多。登州府蓬萊縣一莖三穗者四科。又蓬萊黃縣一莖雙穗者甚多。今當成熟。恭採五十科。分盛繪圖呈進。得旨。圖留覽。○貴州巡撫愛必達奏。遵查黔省屯丁業內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等五廳設立九衛。共一百二十堡。屯軍八千九百三十戶。乃清出逆苗絕產。招募安設新疆者。每戶給上田六畝。或中田八畝。或下田十畝。每年自十月初一日開操。至次年正月底止。設有衛千總九員。專司屯種訓練。應照舊辦理。無庸更改。查黔省係無漕之省。分舊設屯所三十有二。又於楚省改隸五衛。共三十七衛所。自裁改歸併州縣以後。現在屯丁雖有子弟承田納糧。久經收入民籍。並無軍籍名目。亦無另行派管之處。報聞。

實錄卷三百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七

實錄卷三百七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併獲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併獲內大臣戶部尚書謹肅謹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九月丙午朔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至甲寅皆如之封閉

廣西懷集縣將軍山銀鉛銅廠從巡撫舒輅

請也丁未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等

宴諭蒙古舊俗擇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

非若內地民人倚賴種地也康熙年間喀喇

沁扎薩克等地方寬廣每招募民人春令出

口種地冬則遣回於是蒙古貪得租之利容

留外來民人迄今多至數萬漸將地畝賤

價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業朕前特派

大臣將蒙古典與民人地畝查明分別年限

贖回徐令民人歸赴原處蓋憐恤蒙古使復

舊業乃伊等意欲不還原價而得所典之地

殊不思民亦朕之赤子豈有因蒙古致累民

人之理且恐所得之地仍復賤價出典則該

蒙古等生計永不能復矣著曉諭該扎薩克

等嚴飭所屬嗣後將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

畝者嚴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阿

魯科爾沁教漢等處亦應嚴禁出典開墾並

曉示察哈爾八旗一體遵照自降旨後如仍

蹈前轍其作何懲治及應隔幾年派員稽察

之處該部定議具奏○原任直隸總督那蘇

圖疏報各屬墾過乾隆十三年分成熟地一

百一頃有奇○戊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朕明春水圍已

向特庫努三等降旨仍由霸州一路至趙北

口不必取道天津。多費曲折。其三和等前往查看四處行宮。祇應就舊時所有。畧加修葺。無令過於虧舊可耳。或者地勢尚可增數間者。稍增間數。僅容駐蹕。酌量今冬可以完工者。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如其限於地勢。不能展拓。則一概不必增添。非如從前三和會同那蘇圖等原勘圖式。三和不可誤會朕旨。若照原估辦理。則工程浩大。今冬必不能如期完竣。此四處因近在水次。不過隨時小憩耳。

平定大皇帝

三

再令三和將呈覽過原樣各置該處。俟朕明春親臨酌看。應否修理。再行指示。至查勘可以修工之處。因恐地方官不知內廷辦工成式。著三和指定。再於內府人員內諳練工程者。兩處派一人兼管幫辦。代為經理做法。其一切備料動工錢糧。俱交地方官辦理。伊等俱不必經手。并將此意備細傳知陳大受。再三和所奏工部鑰匙諸事。已有旨交海望暫管。一併諭令知之。○己酉。軍機大臣等議覆。

平定大皇帝

四

署直隸總督陳大受奏。酌復八溝地方稅額。得旨。依議。八溝東街斗秤之稅。從前曾經地方官徵收。後仍令蒙古自行料理。嗣將西街稅務停止。其東街各稅。亦經停止。今因牙儉擾累商民。該署督奏請復行抽收。西街商稅。其東街稅務。軍機大臣等議歸地方官抽收。於試收二年之後。所有斗秤一項。給予蒙古。所議固屬妥協。然於朕惠養蒙古之心。猶有未愜。著將東西街稅一例。俱令地方官抽收。亦不必待二年以後。即將東街所收各項稅銀。無論斗秤。按其多寡。每歲全行賞給扎薩克等。以資伊等養贍所屬。伊等既得餘息。自必均霑惠澤。以副朕優賚外藩之意。○庚戌。諭莊有恭現在出差。兵部侍郎事務。著劉綸署理。並充續文獻通考館副總裁。○山西巡撫阿里衮疏報。大同府屬應州首望熟地三頃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清平縣民喬名達妻孫氏。○辛亥。遣官祭昭忠祠。○諭。

吳進義所奏七月二十七日海洋夜起颶風一摺。據稱定鎮在洋巡哨。水艖大船一隻。遇風打破無存。幸官兵俱抱板浮蓬上崖得生。此語並非實在情形。當風濤震蕩倉卒之時。全船俱已漂沒。豈有人人恰好各抱一板。俱獲生全。竟無一人傷損之理。其為荒唐不問可知。此必官兵並未在洋巡哨。船泊近岸。撞石破損。飾詞捏報。借此開銷。乃外間綠旗銅習該督不覺為所欺誑。抑或有意代為蒙蔽。

平定奏

上

著另行詳悉查明具奏。并諭喀爾吉善令其查奏務得實情。不可稍有蒙混。尋奏細察一船官兵得以全活者。實因颶風將船打至大榭山。撞礁擊碎。官兵各抱板浮蓬。被浪打攔山脚。故得上崖。雖受傷幸各得生。不敢稍有不實。報聞。○又諭據舒赫德等奏從前尹繼善在雲南總督任內。將各營舊時侵占名糧徹底清出。招養餘丁。共三千餘名。彼時曾議各營隊目。准給餘丁糧一分。乃向來有未招

餘丁而食糧者。原係該省當差。不無拮据。是以通融辦理。究應招補齊全。方足以實營伍。有合設立餘丁本意。請將各營隊目。仍照前准給食餘丁糧一分。以隊目子弟充補。如無子弟。准其招募親屬子弟充補等語。著傳諭張允隨。令其悉心查辦。務須陸續招補齊全。以實營伍。并不時稽查。勿令仍似從前有名無實。倘有陽奉陰違。復致虛冒。惟該督是問。舒赫德原摺。並鈔寄知。又據舒赫德等奏稱

平定奏

上

楚姚總兵張廷柱。舉止輕佻。無沈毅之概。頗不洽於衆論。亦不能彈壓屬員。但營伍尚不致廢弛。又無劣蹟可指。未便糾參。謹據實具奏等語。張廷柱年力漢仗。雖尚去得。但輕浮而少威重之度。又不能彈壓下屬。即無劣蹟。恐難勝總兵之任。著傳諭張允隨。令其留心教導。不時稽查。倘不稱職。即行具摺參奏。○以雲南曲尋鎮總兵田玉。開化鎮總兵莽阿納。對調。○賞卹福建烽火營。赴臺換班。遭風

漂溺並得生弁兵如例○壬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海望三和奏派內務府員外郎戴文筆帖式善寶承辦木蘭木植經朕巡幸經過令侍衛及內府司員詳查其砍伐之數與所報之數率多不符又復越界採取大木種種俱未妥協一任包攬人等採辦並未親身詳查全不留心及傳喚戴文訊問又復延挨不至戴文善寶均係庸劣不堪之員俱著革職發交熱河工程効力贖罪令其自出資斧不必給與工費至從前行文內有不拘奏定地方別處山場俱許砍取大木之處辦理錯誤明係三和任意行文甚屬不合三和著罰俸三年海望雖與三和有間但皆伊所經管亦難辭咎海望著罰俸一年現在所有已經砍伐及伐倒未成木植並侍衛等所查數目及戴文等原領運價冊籍一應款項俱著派副都統海常總管實圖員外郎傅

巖熱河道富勒赫會同悉心嚴查將有無弊竇據實查奏其大小淨木並已經伐倒各木已運未運之數徹底清釐不得稍有瞻徇朦混所有已辦木植俱令照料運送至京完竣之後木蘭山場永行封禁不許開採再富勒赫查出石片子商人私木及無票私商等由圍場借路之處一併交與海常等確查有無隱匿各情弊據實具奏如稍有瞻徇一同治罪斷不姑貸○癸丑諭曰協辦大學士尚書陳大受現在保定患病著邵正文馳驛前往診視○吏部議准奉天府府尹蘇昌奏稱寧遠州巡檢一員向在中後所駐劄嗣因添設中後所州判時巡檢移於中前所分駐查中前所西至紅牆交界不過二十餘里東至中後所州判衙門則七十里有餘已非適中之地且戶口之附居中前所者為數無多更有分駐佐領二員足資彈壓應請將中前所巡檢移入前屯衛駐劄就近稽察彈壓以衛東

八里之涼水河為界。河以東。州判管轄。河以西。巡檢管轄。從之。○兵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分駐之江底。捧鮮。二汛。外委二員。應添建住房二所。又草換瓦營房二百五十間。從之。○又議准。四川總督策楞奏。四川永寧協龍場營官兵。移駐赤水。應建守備衙署一所。兵房一百五十間。古蔺州建千總衙署一所。兵房二十四間。大河口建外委衙署一所。兵房二十二間半。從之。○予故都統品級。辦理正白旗護軍統領事務。哈岱。祭葬如例。○甲寅。諭。河池州叅革知州朱紅。虧空一案。該撫審擬。緩決。經九卿以情實改擬具奏。此等侵課。虧帑人犯。不加懲警。將來不肖人員。效尤成習。流弊無所底止。是豈辟以止辟之道。舒輅之緩決。審擬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上下兩江。歷來辦賑。州縣官役鄉保朋比。侵冒告災。不實造報。不清弊端百出。今經條奏。果否係實在情形。尹繼

善久任兩江。何以一任屬員。朦混漫無覺察。著將原摺鈔寄。令其閱看。詳悉奏聞。尋奏。原奏內稱。江省向來告災不實。有司不能詳覈。又憚於查勘。一任鄉地書吏。移易增減。捏造花名。詭戶。混報冒領。而散糧時。吏胥需索。冊費票錢。攤派侵扣。窮民不霑實惠等語。臣在兩江五載。有餘。每值各屬報災。俱委員會同該州縣履畝查看。處處覈實。分別辦理。其災重之區。臣與撫臣親身前往督察。留心密訪。凡稍可自給者。不准入冊。而真正窮民。斷不許其刪減遺漏。再原奏所稱。勘災印發水單。審戶較對烟冊。散賑刊給單式數端。臣查凡遇報災。必令印委各官親查。其不成災之村莊。從未有散賑之時。敢於欺冒爭競者。至造報飢口。以舊存烟戶冊為根底。但民人遷徙靡常。戶口增減不一。隨時審驗。戶必親查。口必覈實。屬員不能朦混造報得旨。言者固不無過甚。而辯者亦未必盡實。但既往不咎。此

任內一切實力辦理可也○乙卯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禮部議准山東巡撫準泰疏稱

元聖周公廟祭器請照東巡遣官致祭所用數目成造四氏先賢各祠祭器照

文廟四配成造又各廟配位祭器應照

文廟十哲一體成造其兩廡所祀或以孫從

高宗實錄卷三四八

祖或以弟從師雖祭法禮有所限祠內所用

未便參差亦應照

文廟先儒畫一製造從之○賞卹福建臺灣

協出洋巡哨遭風漂溺兵丁如例○貴州巡

撫愛必達疏報修文平越寬安鎮遠婺川五

縣開墾乾隆十三年分地畝八頃有奇○是

日駐蹕喀喇河屯○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朕閱四川

省秋審招冊內緩決之案經九卿改擬情實

者八起九卿所改甚是內惟劉大才一案雖

係誣良刑拷致斃而死時已經刑訊且在官

監禁雖九卿改擬情實朕意此犯尚可勾

其原擬緩決尚為有因其他如拒捕殺人故

殺搶犯毆差等重犯皆必應情實予勾而策

楞誤擬緩決者至差忿自盡案件必經勾到

一次果無強暴情形免勾者下次方入緩決

是近年來通行各省遵循已歷數次人所共

高宗實錄卷三四八

知乃將趙謀張先德二案並強姦十三歲幼

女一案亦入緩決竟似未曾有明旨者何錯

謬至此然皆尚屬無心但以朕看來策楞此

番調任遠不如前不惟此數案之顛倒姑息

也伊向在督撫中尚屬有風力能振作之大

臣自至川省乃似欲以將就了事和平邀譽

者豈因伊弟獲罪伊誤認理路改易舊轍耶

朕綜理萬幾一秉大公至正而于辦事之是

非用法之輕重尤絲毫無所假借况策楞曾

經朕面加訓誨。不應如此。或因刑名事件。例由巡撫辦理。伊前任總督。於刑名未曾留心。不免疎忽。猶為可恕。如其錯誤理會。則有負朕明切指示之恩。乃係福薄。將來未必承受恩典矣。著傳旨嚴行申飭。善為改絃易轍。以圖奮勉。○是日。駐蹕常山峪。○丁巳。遣官祭賢良祠。○酌減部院議覆限期。軍機大臣議奏。查各部院辦理事件限期。從前太寬。業經酌減。今尚有遲緩之處。自應再為酌定。蓋限期太迫。則有草率之弊。而限期過多。亦啟玩愒之端。今折中定議。嗣後各部院衙門事件。正限十日者。減餘限五日。共限十五日。正限二十日者。正限餘限各減五日。共限三十日。正限三十日者。減正限十日。再減餘限五日。共四十五日。如此。則既不至太迫。亦不至過多。自可按期辦理。倘再有餘限不結之案。即按例查叅議處。再查外省限期。自四月至十箇月半年一年不等。亦未免過多。應一併酌

實錄卷一百八

二

減。但外省案件。定限多有不同。難以懸定。應請勅交各督撫詳悉覈定。不得稍存已見。豫留餘地。務須據實酌減。具奏到日。再為詳議請旨。得旨。此所議各部院議覆限期。因向來定有正限。又有餘限。是以照例酌減。朕思正限餘限名雖不同。其實則在餘限內完結者。與未出正限之案。一例免議。而各部院辦理案件。又少肯在正限內趕辦完結。則又何必多設名目。列為章程。非所謂政尚簡要也。嗣後各部事件。在本部題結者。吏禮兵工等部。及各衙門。俱定限二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三十日。行查會稿。係吏禮兵工及各衙門主稿者。定限四十日。戶刑二部。定限五十日。內所會各衙門。各定限五日。戶刑二部。各定限十日。逾限即行叅處。如此。限期既歸畫一。不致怠玩逾時。亦不致草率了事。各部院大臣。其務靖共率屬。體時亮天工之意。以副咸釐庶績之治。其外省限期。依議交各該督撫就所

實錄卷一百八

二

屬情形詳悉定擬具奏。○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臣前奏準夷貿易仍令商辦但現屆明年貿易期近一時艱於募商請暫准官辦一次得旨准如此奏行並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覆奏準夷交易一摺著照所請暫准動項官辦一次向來夷人於交易年分之外借端不時往來希圖獲利其無厭之求固當少為節制然以字小之恩宏懷遠之畧使邊庭息警疆宇寧謐所全實多尹繼善固不可輕信屬員多糜帑項亦不可過求贏餘以益官帑而使夷人失望有失輕重之宜也著傳諭尹繼善知之○是日駐蹕兩間房○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陞任浙江巡撫方觀承疏報鎮海象山太平平陽泰順青田景寧等縣開墾乾隆十三年分田地山蕩塘園八十二頃有奇招回人丁三十七丁口○是日駐蹕

要亭○己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徽巡撫衛哲治奏稱安省已成偏災之各州縣衛應徵漕米漕項銀兩按現在情形酌議壽州鳳陽臨淮懷遠鳳臺泗州盱眙五河霍邱九州縣請按分數蠲免宿州定遠靈璧虹縣阜陽潁上亳州貴池石埭合肥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十四州縣請分年帶徵各衛隨坐落州縣分別蠲緩漕米例應十月開徵為期已近所有壽州等州縣衛應徵漕米漕項銀兩懇恩分晰蠲緩等語漕糧關係天庾偶值偏災例不輕議蠲免或係被災較重必該督撫具奏然後特降諭旨此殊恩不可視為例也衛哲治所奏俱係偏災乃視為例所宜然請按分數蠲免又請分年帶徵且既云漕米又有漕項銀兩種俱未明晰著將此摺鈔寄黃廷桂將被災各州縣衛實在情形及安徽漕

糧款項分數。如何徵收。現在應否蠲緩。並如何分別加恩之處。逐一確查。據實詳悉速奏。俟奏到再降諭旨。○是日。駐蹕密雲縣。○庚申。定各省秋審覆奏例。諭。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皆三覆奏。自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其詳審。不可稍有忽畧耳。非必以三為節也。朕每當勾到之年。置招冊於旁。反覆省覽。常至五六遍。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勾

實錄卷三十八

十一

時。猶必與大學士等斟酌再四。然後予勾。豈啻三覆已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臣忽遽具題。不無亥豕。且限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朕思為政惟當務實。而師古不在徇名。三覆奏之例。行之雖久。實不過具文。若不詳閱招冊。即照例十覆。亦不過照例票旨。此廷臣所共知者。徒事繁文。何益於政。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亦足寓存弇之意。實敦行簡之風。○諭軍機大臣等。吳偉度

糾眾遏糶搶當一案。吳偉度於事發後自縊。伊身家頗裕。恐不無假捏。從前曾降旨詢問。雖經該撫覆稱縊死屬實。然該撫不過憑信保總及被告人等。供稱認明。並未實心體訪。近有廣東省袁安煜之子捏報身死。該督撫查獲人犯。及所隱匿贓私。將具詳之知府題叅。可見講張為幻。無所不有。吳偉度一犯著黃廷桂雅爾哈善再行確訪。有無虛捏。不得僅以行文取結。潦草了事。○又諭。朕閱江蘇

實錄卷三十八

十二

省秋審招冊。該撫原擬緩決。經九卿改擬情實者六案。內如王品調姦雇主姪女。復糾眾搶婚。刁惡已極。既傷風化。且闕名分。必不可不行正法。又如胡連吳佩元皮大成三犯。乃吳偉度糾眾案內附和遏糶搶當首惡。李皮猴兒。雖經伏法。而此等助亂逞兇餘犯。不處以立決。已屬寬典。今至秋後處決。實為法所不宥。他如鳳林致死胡全。則係蓄意謀害。從無不勾。至周富則致死胞兄。張鎖。周英智則

俱致死總麻服兄。皆服制倫常所係。而該撫概以緩決定擬。此外尚有可矜改緩決者。四犯。夫刑名為制治之要務。而秋審尤明法救罰之大典。豈可任意徇縱。雅爾哈善姑息邀名之習。屢加訓諭。看來毫未悛改。著傳旨嚴行申飭。如仍若罔聞知。必從重處分。以儆廢弛。○豁除浙江海寧松陽二縣水衝沙壓田地額賦銀一千六百兩有奇。米一石有奇。○是日駐蹕髻髻山。

實錄卷三

三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正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麟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九月辛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乾隆十三年八月內。安寧具奏通州如臯交界之白蒲鎮。奸棍吳偉度等。糾眾遏糶搶當。其首犯吳偉度。自知情罪重大。緝拏嚴緊。潛逃回家。自縊身死一案。朕當即降旨。此等奸棍。刁詭百出。兼之家道頗裕。必將百計求生。其自縊之處。雖云對眾驗看。難保其必無假捏身屍。或用術詐死。暗通吏胥人等。扶同指認之弊。諭

令接任巡撫。再行留心查驗。嗣後該撫雅爾哈善奏稱。提到保總顧起元。與受吳偉度詐害之沈彬如。劉仁榮。孫本立等。僉供吳偉度縊死。相驗之時。經該縣傳喚。當場認明。實係該犯身屍年貌。委無虛假。并稱保總人等。不無賄通情弊。其受害之沈彬如等。俱恨不能明正典刑。豈肯容其漏網。似非捏飾。旋將案内附和首從人犯李皮猴兒等。分別斬決。監候題結。朕細思此案。始終可疑。吳偉度平日

既係奸棍。自非庸懦懼罪者可比。且重罪亦不過死而已。甫經查拏。何至遽行自盡。且既得回家。何難遠颺匿跡。今所憑者身屍。而身屍真偽。又惟憑之保總及沈彬如等之供認。沈彬如等。初雖受害。又安知不轉受吳偉度之賄囑。故為朦混。又或素畏兇鋒。明知其偽。不敢實証。抑或迫於原驗之地方官及吏胥人等。不得不迎合附和。有此種種情節。則沈彬如之供認。豈得信為確據。今此案已經歸

結。正可密訪實情。然一交地方官。必致風聲傳播。著傳諭吉慶圖拉。令其將吳偉度果否身死之處。有無詐偽。脫逃藏匿蹤跡。抑或另有情節。衆人輿論若何。密行查察。不必作官事承辦。惟務得實在情形。或從沈彬如。劉仁榮。孫本立三人。採取確信。自可得其底裏。一據實詳悉奏聞。尋奏密查吳偉度實係自縊身死。並無詐偽。得旨。覽。○是日。駐蹕白澗。

○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廣東巡撫岳濬疏報。雷州府屬。墾復屯田五十二畝有奇。瓊州府屬。民田四十五畝有奇。廣潮肇。瓊。羅。嘉。六府州。墾額外荒田三十頃有奇。○是日。駐蹕靜寄山莊。至丙寅。皆如之。○癸亥。諭。綏遠城將軍補熙。現在患病。所有將軍事務。著歸化城都統八十五兼管。俟伊稍愈。仍交補熙辦理。如不能愈。亦著據實具奏。○福建巡撫潘思渠疏

報閩縣龍巖州開墾乾隆十三年分民屯田地十五頃有奇。陝西巡撫陳宏謀疏報懷遠縣開墾乾隆十四年分廢地三十五畝。甲子諭朕此次巡幸盤山自蓮花池至西門一帶御路修整平坦所有除道夫役著於應得工食之外加賞一倍。貸山東長山新城齊河禹城金鄉荷澤城武單縣曹縣鉅野蘭山沂水臨清昌邑膠州高密等十六州縣被雹災民并緩徵本年額賦。乙丑諭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查閱南陽鎮各營惟汝寧襄城二營隊伍尚屬整齊兵丁稍知紀律其餘各營陣法參差不齊弓馬軟駑不振律以軍紀該管各員實難辭咎等語總兵金貴在南陽任內已久不能實力整頓於庸劣屬員又不據實揭報惟事因循殊屬玩忽著來京候旨至河南營伍廢弛從前碩色在任數年又兼提督之任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尋奏臣前撫豫省兼任提督因見南陽營伍廢弛屢

經嚴飭訓練總兵蕭良金年老昏愎參將段斌廢弛營伍經臣先後參奏及臣補授兩廣總督路過南陽接見總兵金貴復令加意整理無如至今尚係廢弛此皆臣在豫時不能督率整飭罪無可逭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容安奏稱衛輝營兵因操演受責聚眾赴鎮辭糧一事兵丁不奉差操輒敢率眾喧鬧此風斷不可長應從嚴辦理不得稍有寬縱著傳諭鄂容安將各犯逐一嚴究毋使漏網審明之後即將為首之犯一面正法一面奏聞至參將阮玉堂操練過嚴以致兵丁率眾離汛尚無扣剋營私劣蹟可以不必參革令其奏請解任聽候該部議處。實授鄂容安為河南巡撫。丙寅諭據侍郎兆惠四川總督策楞參奏熟龍關糧務捷為縣知縣薛希載多開夫役口糧腳價捏造支應各冊前後重複弊混冒銷種種情弊薛希載著革職其侵冒各

款該督嚴審定擬究追。此次查核軍需。朕曾有旨。令兆惠等從寬辦理。其有可原之情者。均令不必參處。令其在任自為彌補。茲所參薛希載。自必情甚可惡之員。著令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將薛希載家產查勘。以為將來抵補侵項之需。○又諭。據四川總督策楞等奏。稱據泰寧寺喇嘛達爾罕堪布具稟。班滾前於莎羅奔投誠。荷皇上赦宥之後。即遣人來寺。求其代為乞恩。今班滾又來懇求。並將伊子羅藏丁得。到寺出家。悔罪頗為真切。因遣弁員前往泰寧。班滾率領弟兄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誓死明心。因未經出痘。不敢深入內地。具有夷稟。實屬悔罪輸誠等語。班滾未死。早有明驗。今既親身率眾歸誠。從前慶復等之欺罔捏飾。更無可置辯。此何事也。而朕豈可賞罰不明乎。且班滾今日之歸誠。實由見莎羅奔之向化。為所感動。則知前此金川之蠢動。實由見班滾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

不減。更貽後害。身其事者。罪不容誅。慶復現在朝審。已入情實。本欲於勾到之日。明正典刑。但念伊勲戚世舊。

皇考時。即已簡用為大臣。且與訥親張廣泗之負恩債事。老師辱國者。尚稍有間。不忍令赴市曹。著御前侍衛德保。赴京會同來保。阿克敦。將策楞原摺。令慶復閱看後。宣示朕旨。加恩賜令自盡。○又諭。策楞奏到。因大朗素。小朗素。身死。曉諭蠻眾檄文。辦理甚屬錯謬。前所傳諭旨。因恐小金川番眾之中。有向與伊二人勾結者。不知緣由。妄生議論。是以諭令留心妥協辦理。並非欲令番眾人人共曉也。策楞乃大張曉諭。宣布遠近。一似有意將伊二人致死。又恐番眾生疑。粉飾申明。所謂欲蓋彌彰者。與天朝推誠恩待本意相悖。殊非妥協辦理之道。且以二人相繼而死。為奸頑昭報之速。伊等既已歸順。即非奸頑。且經赦宥。無可昭報。今如此措詞。轉似幸其速死。亦

有語病。策楞著傳旨申飭。○調湖北襄陽鎮總兵改光宗為河南南陽鎮總兵。○丁卯兵部議准。署江西巡撫彭家屏奏請將差少之貴弋等十二縣驛馬內酌裁六十五匹。添入峽江等縣分設腰站。人夫仍於各縣驛交替。其腰站馬夫即隨馬調用。不必另增工食。從之。○緩徵江南淮安分公司所屬板浦徐濇中正。完濇併泰屬廟灣等場。本年水災額賦。○予故太子太保直隸總督那蘇圖祭葬如例。

甲子年十二月

八

謚恪勤。○旌表未婚守節。奪志捐軀之福建同安縣民楊憐聘妻郭氏。江蘇上海縣儒童金惟驪聘妻凌氏。○是日駐蹕白澗。○戊辰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李繩武現患瘧疾。不能理事。福建陸路提督地方緊要。著吳進義調補。速赴新任。浙江提督員缺。即著李繩武調補。令其緩緩赴任。○兵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奏。裏塘正副土司汪結康卻江錯先後病

故。前因辦理軍務。未經補人。請將裏塘額外副土司安本補正土司。康卻江錯之姪四郎彭楚補副土司。大金川土舍汪爾結補額外副土司。從之。○是日駐蹕烟郊。○己巳以故五經博士端木派之子本盛襲職。○除雲南鄧川州水衝沙壓民屯田地額賦米二十二石有奇。銀一十五兩有奇。○是日駐蹕高廟。○庚午。

上詣

甲子年十二月

八

壽皇殿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署江西巡撫彭家屏奏稱。該省塘哨歲修銀兩向係州縣官領銀轉交營弁。營弁不無從中侵蝕。草率從事。及全不修理等弊。而州縣因塘汛亦在交代之內。不得不葺整交給。請嗣後并交州縣承修。營弁出具收管等語。塘房哨船關係緊要。豈容文武彼此推諉。自應妥酌定議。以專責成。但彭家屏所奏文員獨任

修葺。營員漫不在意之處。措詞亦不無偏向。文員著將原摺抄寄黃廷桂。令其詳悉妥議。具摺奏聞。○命內閣學士劉綸。中允錢維城。在南書房行走。○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河池州叅革知州朱紅。虧空一案。該撫舒輅。審擬緩決。經九卿改擬情實。降旨令其明白回奏。昨舒輅來京。陛見。面奏朱紅虧空限期。尚在二年之內。今日摺奏。

又稱朱紅限期。誤記在二年以內。今查係二年後。尚有一年之限。未滿等語。此案舒輅審擬緩決。已屬徇庇。乃昨經面奏。二年限期未滿。今又稱面奏之處。係屬誤記。朱紅年限已滿。該撫身親查辦。豈有不能記憶之理。明係朕前飾詞取巧。以圖一時朦朧混過。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四川總督策楞。署提督哈攀龍奏稱。五月內。據泰寧寺喇嘛達爾罕堪布稟稱。班滾於莎羅奔投誠。荷蒙赦宥。後即

連次遣人來寺。求其代為乞恩。又將伊子羅藏丁得。送到寺內出家為質。悔罪頗為真切。因遣千總楊秀。溫欽。二員。查察情形。班滾遂率領弟兄親戚土目頭人等。出界跪迎羅拜。極言從前誤觸國威。後此不敢稍為犯法。捨身天願。誓死明心。凡番蠻所最忌諱之詛咒。傾口而出。所具夷稟。乞憐之狀。溢於言表。祇因未經出痘。求免其來省等語。班滾無知。犯順。於大兵攻討之時。潛逃遠竄。其罪本無可

寬。但蠻夷小醜。無足較量。且莎羅奔。郎卡。一經歸順。伊即聞風自至。乞命輸誠。尚與冥頑不靈者有間。金川既予維新。則班滾亦在包蒙之列。著從寬免其治罪。伊既未出痘。亦不必令其親身赴省。該督等遴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泰寧寺。明白宣諭。令其洗心改悔。撫輯番衆。永矢恭順。以副格外隆恩。至喇嘛達爾罕堪布。辦理此事。實心出力。甚屬可嘉。著該督等量加獎賞。○又諭。曰。馬蘭泰向獲重

罪。朕特憫其舊人。復施恩由閒散用為副都統。乃並不感恩。一味怠惰。不改故習。殊負朕恩。此次扈從行圍。昨日甫到。今日又係伊承值奏事日期。即指稱足疾。並未進內。甚屬無恥不堪。我滿洲向有此惡習乎。馬蘭泰著革退副都統。發往熱河披甲効力贖罪。毋庸給與錢糧。○以荊州將軍德敏。福州將軍馬爾拜對調。諭曰。福州將軍兼管海關稅務。數年來。因辦理不善。以致關務廢弛。從前策楞在彼處時。所辦尚好。及新柱管理後。即稍不逮。策楞然尚不致廢弛。後鄧廷相署理數月。以致稅額大虧。及馬爾拜接任。復不知輕重。辦理失宜。將此寄諭德敏著伊留心。仍照從前策楞辦理。關務雖不可疎忽。亦不可有心從刻。惟加意勤勉。不必來京請訓。○刑部議准甘肅按察使顧濟美奏請。嗣後凡遇誣告內擬流加徒之犯。如所告係謀故殺人及強盜等案。在所誣之罪。原非常赦得原。則其反坐

之罪。遇有親老丁單。仍照擬發落。不准留養。再查常赦應原等案。其中情罪亦自輕重各別。如鬪殺內。事本理直。傷止一二處者。固屬情輕。其或理曲尋釁。或金及逞兇。或疊毆多傷。此等兇徒。不無情重。雖罪人之親。在所當恤。而殺人者抵。似應量為區別。嗣後除理直傷輕。及戲殺誤殺等案。仍照定例遵行外。如該犯實係理曲。或金刃重傷。及雖非金刃。而連毆多傷致死者。雖係親老丁單。應於照例奏請時。議以不准留養從之。○命大學士來保。仍兼管兵部事務。○壬申。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福陵。○上詣雍和宮行禮。○至靜安莊。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上御懋勤殿。勾到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情實罪犯。停決四川絞犯一人。廣西斬婦一口。貴州

斬犯十二人。絞犯一人。餘八十三人。予勾。○諭朕因各省侵貪案件。向來雖擬以重辟。至秋審時。相蒙槩入緩決。以致人心無所警畏。衆案漸多。特於乾隆十二年。頒發諭旨。彰明曉諭。令限滿即入情實冊內候勾。朕之本意。不特為止侵盜。實乃以懲貪婪。夫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乃重為聚斂者戒。而非為盜臣者寬。盜臣與聚斂。厥罪惟均。不獨聚斂之臣不可有。即盜臣亦豈當有哉。且此

特泛論治道而已。至於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則侵虧者可計。賊論罪。而聚斂之臣。則古今法律。汗牛充棟。雖以聖人而為士師。亦不能明立科條。謂何等聚斂。作何等治罪。五刑之屬三千。無可置辟。此不易之至理也。則知侵虧者必應抵罪明矣。且庫帑皆小民脂膏。以供軍國經費。人君尚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職。而視庫帑為己資。以至於盜而有之。其心實不可問。至其忘生贖貨。犯重辟

而不顧。有如雲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庫銀付原籍置產。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劉樵。侵蝕多至累萬。而伊子且攜資捐納。此等之人。尚使其肥身家而長子孫。將明罰敕法之謂何。國家又何庸虛設此罪名。以啟怠玩為也。論者又謂律載貪罪重於侵。必有深意。是大不然。夫侵盜帑項。與勒索所部財物。雖並列刑章。而庫帑之關係重大。人無不知。乃身為職官。敢侵帑而漫無顧忌。則虐取所屬。

恣飽貪壑。自必無所不為。特未經發覺。督撫亦樂為徇隱。其帑項無著。則不得不揭參耳。朕前謂天下庸有貪而不侵者。必無侵而不貪者。即如戴朝冠。劉樵之流。其果無勒索所部之事耶。今抵罪矣。又孰能原其情。而謂不宜殺哉。向來按限勒追。分年減等。亦辦理之不得。不然。自朕觀之。但犯侵虧。即應按律治罪。其虧空帑項。除該員家屬完繳外。著落該上司分賠。則上司畏累已而不敢徇隱。劣員

知失命而違為其子孫謀將見天下無侵員。並且無貪員矣。若徒輟轉勒限似反以催追帑項為重。而以明示國法為輕。但前年朕甫降旨。而侵貪者即少。是人尚知畏懼。故權不改勒限之例。若後來侵貪者復多。必照此旨辦理。果使截然而不敢犯人。雖至愚。必不肯以鴆漿止渴。毒腊療饑。即如昨年以來。以侵貪挂彈章者。寥寥無幾。已有明驗。今將情實侵貪人犯勾決。嗣後二年限滿之犯。該督撫必當查明情罪。按例定擬。則後此更無敢犯。正辟以止辟之義。若因循姑息。使水懦易玩。婦寺之仁。朕不為也。其駱玉圖。臧根嵩。吳秉禮。樂大成等案。率已將屆限滿。明後年不勾到人。所能推而知者。使其瘐死獄中。則侵貪者尚不知警。但有謂臧根嵩三犯適值巡幸盛京之後。或者那墊辦差。以致虧帑。夫巡幸經由道路。皆有一定之費。報部核銷。或者無能辦理不善。被人所欺。則有之。然亦不至侵

虧如此之多。蓋始以無能而枉費。繼以枉費而染指。則此三犯之心。尚可問乎。而其罪尚可恕乎。若果必應多費。以致身陷重辟。則直隸朕所時常巡幸之地也。其省應無全官矣。此皆後言者之委曲狡情。朕已洞鑒無疑。但此三犯人既有此論。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其原案查明具奏。入已有憑。著即補入情實候勾。夫威權生殺之柄。惟上執之。但不可任情以私耳。若準天理而示王章。朕方勉之。而豈為浮議所動搖者哉。然諸臣尚有一二未盡喻朕意者。用是曉曉。頗以為愧。○諭軍機大臣等。叅革湖北應城縣知縣駱玉圖。侵蝕稅銀一案。該部前曾行文該省。照例倍追。其有無完過銀兩。至今尚未報部。著傳諭唐綏祖。令其即將駱玉圖應追銀兩。曾否完過。若干之處。速行查明奏聞。○癸酉。諭。向來勾到本章。俱係新資御史承辦。此相沿陋例。初無意義。不過備員塞責。非所以肅政典也。今既

分定十五道。各有專職。自應分省辦理。嗣後凡遇勾到某省本章。即著某道御史承辦。近經去其冗覆。本章已簡。其令該御史必悉心詳對。設有魚魯。惟該御史是問。其朝審令河南道專辦。監視行刑。著刑科給事中。去刑部侍郎中。亦著一人去。著為例。○又諭曰。翁藻不必發往軍臺。其効力交工銀兩。著交與直隸總督方觀承。於霸州工程動用。○又諭副都統郎應星。昨日因未進內。朕將伊罰俸一年。自應知所戒懼。乃今日復未進內。甚屬疎慢。著革退副都統。發往熱河披甲。効力贖罪。毋庸給與錢糧。○吏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奏稱。茂州屬之保縣一缺。地當松潘衝道。苗蠻雜處。汶川。地接威茂。界連雜谷。金川。控制尤為匪易。向為衝繁中缺。應請改為衝繁難要缺。又雅州府屬之天全州。與董卜冷邊諸土司接壤。西通打箭爐。地濶事繁。向為衝難中缺。亦應改為衝繁難要缺。從之。○兵部議

准四川總督策楞奏稱。阜和營係泰寧協所屬副將都司。俱係邊疆題缺。而阜和一營。更在泰寧二百里外。遠處極邊。番夷環處。應將遊擊守備。俱改為題缺。在外揀選熟練之員請補。從之。○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甲戌。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廣東南海縣民劉德滿。繼妻關氏。挖

死前妻之子劉應周。致令伊夫絕嗣一案。朕因其情罪可惡。於法司核擬時。特為存記。今經秋審。擬入緩決。據刑部查稱。乾隆十一年。直隸省張心堯繼妻張氏。藥死前妻之子。依律擬絞監候。每年於秋審時。查明張心堯續娶有子。將應否減等。請旨定奪。如終致絕嗣。將張氏正法。關氏案。照此辦理等語。朕思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無屬毛離裏之愛。果其撫如已出。則子自當事。若所

生。然忿戾殘刻。非理凌虐者。比比而是。皆由法雖設而不行。人心無所敬畏故也。夫謂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豈非扶持名教之言。而從古之為閔損王祥者。能有幾人。顧可以是以責之庸衆之流乎。律載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律文之以加等科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間。當其戕害軀命。則母子之恩已絕。况致令絕嗣。則得罪於其夫。得罪於其夫之先代。原其初。雖曰母子也。夫婦也。至於故殺。而母子夫婦。天倫盡廢。執國法以繩之。固殺人之先犯耳。揆之天理人情。毫無可恕。朕意子果不孝。經官驗明有據。則雖繼母。亦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如其無罪致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當復追論其名分。其絕嗣擬絞。亦但當論其現在之有無子息。而不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凡情罪可惡者。以情實定擬。與謀故人犯。一并正法。如此。則慘毒之

行。有所畏憚。而不敢肆。庶足以正刑章而厚倫理。著大學士九卿定擬具奏。尋議。繼妻殺子。致令絕嗣。於夫婦母子之倫。業已減絕。即使其夫復娶妻生子。於義絕之婦。毫無干涉。請嗣後凡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果平素撫養實同親生。其子不孝。經官驗明者。即照父母毆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毋庸因繼母而治以加等擬絞。如其無罪。非理毆故殺之。除其夫現在別有子嗣者。仍照律加等治罪外。若審明別無子嗣。應擬以絞候。於秋審時入情實。得旨。律文毆故殺子孫條內。嫡繼慈養母。各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夫嫡母名分甚尊。無論非慈養比。即所生母亦莫敢並然至殺其子孫。則加等科罪。蓋以婦人遇非所生。多懷嫉妬。國家制律。大為之防。其本天理而察人情。具有深意。嫡母且然。况繼母乎。此所議本屬申明律法。未嘗加重。但倫理攸關。愈周詳。愈見慎重。著大學士九卿會同科

道再行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律文嫡繼慈養母毆故殺子孫。比生母均加等治罪。若致令絕嗣。俱擬絞監候。正以其恩義已絕。法無可寬。若輾轉援引舊案。計及其夫將來或可另生。以為開脫。實無以儆兇惡而明國憲。夫子果不孝。原可告官治罪。若任意擅殺。以致絕嗣。嫡母且不得同於生母。僅問以杖徒之罪。繼母豈得重於嫡母。反寬其擬絞之條。除毆故殺未致絕嗣者。仍止照律加等問擬外。如已致令絕嗣。律以絞候。立法極平。既審明現在別無子嗣。自不必復計及後此之續娶生育。既秋審時情罪可惡。即入情實冊內。請旨正法。載入例冊遵行。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尚書舒赫德等奏。黔省古州城工。原任同知劉樵。侵冒銀兩至二萬有餘。應令歷任該管上司分賠。從前該督等原定分賠單內。只及撫藩。未將臬司算入。殊非綜核名實之道。應令一并分賠等語。古州分賠一案。前已據

張允隨奏到。現在交議。未便復行降旨。孫紹武等已令分賠。介錫周罪猶有間。尚可從寬。惟宋厚一員。在黔二十載。古州建城。又係伊條奏。乃屢將劉樵請題陞任。委以大工。以致侵冒如此之多。且擢任四川臬司。軍興之際。全不實心任事。自有應得之罪。不可少恕。已將舒赫德等所奏之摺。令抄寄總督策楞與宋厚閱看。將伊照高越之例。派修城工。効力贖罪。可并傳諭舒赫德新柱知之。○又諭。據尚書舒赫德等奏。宋厚在黔歷任及二十年。叅革同知劉樵。伊屢次保薦陞任。且古州城垣。又係宋厚條奏建築。乃於侵冒誤工之處。漠不相關。實為瞻徇容隱。應令一并分賠等語。宋厚久在黔省。歷任至臬司大員。劉樵乃其熟悉之員。復屢行保薦。其糜帑誤工。恣意貪冒。宋厚豈不知之。而敢於瞻徇容隱。咎實難辭。且朕因其熟諳苗疆。當川省征勦番蠻之時。授以陳臬重任。正望其留心軍務。豫籌

支應。乃受事以後。全不實心。惟務因循取巧。以致夫馬不給。有誤日期。彼時原應與高越一體治罪。因地方大員。不可無人查辦。是以暫令經理。其實宋厚之與高越。厥罪惟均。且高越甫經到任。而宋厚則履任已久。罪更浮於高越。今既據舒赫德等查叅。著將所奏原摺抄寄總督策楞。令宋厚閱看。著伊照高越之例。修理城工。効力贖罪。以觀後效。其派於何處城工之處。仍著策楞奏聞。尋奏飭令宋厚承修屏山石泉二處城工。報聞。○又諭。準泰叅奏。臨淄縣知縣邵如崙。侵冒肥私。昏庸擾派。并將該府知府王如珍。具稟懇求私寢之處。據實題請。勅部議處。準泰此奏。甚屬公正。知府為一郡表率。豈可違道市恩。向來州縣之敢於侵虧庫帑者。皆恃有此等庸劣之知府。為之徇庇故也。準泰自至東省。不過照常辦事。未見奮勉出力。惟此一事。能秉公辦理。足見留心地方。於吏治甚有裨益。著傳諭

知之。令其向後益加勉勵。○又諭。雲南侵虧人犯戴朝冠。劉樵。廣西侵虧人犯朱紅。俱經勾到。復於明降諭旨內宣示。但思此等諭旨。傳播甚速。或於部文未到之先。該犯豫知正法之信。輒於監內自盡。該地方官以監斃呈報。是該犯仍不能明正典刑。侵貪之員。無可懲儆。著傳諭各該撫。接到諭旨。務須慎密。不得稍有漏洩。倘有宣洩疎虞。該犯畏刑自盡。惟該撫是問。○又諭。據黃廷桂奏稱。上下兩江官政因循。積成疲玩。一切欽命題覆。題銷承查承追。承變等件。任意推延。多有至五六年及十餘年之久。而仍未置高閣。漫不辦理者。若非徹底查辦。終難使塵案一清等語。從前尹繼善在兩江總督任內。歷年最久。所司何事。乃一任推諉遲延。案件塵積。全無振作。至於如此。明係該督於一切政務。並未實心整頓。不過粉飾外觀。敷衍了事。苟且塞責。其於屬員怠玩錮習。毫無覺察。以博取官吏之

歡心。是以諸務頽廢。相習成風。尹繼善實職其咎。更無可貸。如謂黃廷桂所奏不免於谿刻過甚。則黃廷桂另摺內所稱岳鍾琪奏請將文英營都司改屬南安營。參將管轄一案。係乾隆十二年。朕批令尹繼善酌辦者。尹繼善竟未查奏。今始據黃廷桂奏覆。此非其每事耽延之明驗耶。姑念事在已往。免其深究。但伊現任總督。陝甘二省。雖較兩江稍簡。而邊疆要地。關係綦重。非兩江尚屬內地可比。

如再蹈故轍。闕冗因循。將來一經查出。其罪益不可逭。可傳諭嚴行申飭。並將黃廷桂原摺二件抄寄。令其閱看。○又諭。八旗生齒日繁。朕即位以來。屢經施恩。但未食錢糧者。不敷養贍。朕現於香山另立一營。設護軍一千。操演雲梯。即將此一千護軍。并護軍校之缺。施恩全行開出。各按佐領。選其出色者。挑補護軍校。護軍。其操演雲梯護軍等。照常拴養馬匹外。該旗添官馬一千。分給拴養。伊等既

得錢糧養贍家口。亦可各相奮勉。而得上進

之路。八旗滿洲等。皆朕世僕。當感朕曲為籌

畫之恩。勤習武藝。務於儉素。痛戒其奢侈惡

習。○以禮科給事中同寧為鑲黃旗漢軍副

都統。正藍旗漢軍印務參領李侍堯為正藍

旗漢軍副都統。○乙亥。諭大學士刑部。遵旨

查奉天所屬虧空三案。內稱吳秉禮並未辦

差。安得有那墊情節。侵蝕屬實。此語朕自信

之。著依擬入情實候勾。其臧根嵩。榮大成。所

辦。除報銷外。實在侵蝕。臧根嵩數至一萬五

千九百餘兩。榮大成八千二百兩。俱在一千

兩以上。今二限已屆。並無完交。法無可貸。均

應改為情實等語。雖據大學士刑部所查。已

將原案及工部報銷等案。詳悉查明。毫無疑

義。但朕昨降諭旨。今即如此查奏。朕轉未肯

信為定論矣。又焉知後言者不有以為迎合

朕意。是以如此查奏乎。不若專差大臣覆勘。

始為明白昭著。著尚書王安國。侍郎錢陳羣

御史索祿金相前往會同奉天將軍府尹盛京刑部侍郎再行詳悉查審府尹原係承審將軍則係新任與此二案毫無干涉自可秉公查辦如稍有情節即著據實奏聞請旨定奪是所謂罪疑惟輕也若實無可貸即一面奏聞一面於彼處監視正法使衆人共知儆惕亦所謂辟以止辟也朕綜理萬幾一秉大公至正何惡於臧根嵩榮大成而必欲置之典刑但國法所在朕不敢縱耳人君固當臨下以寬而斷不可寬於貪冒侵漁之輩若專以姑息為寬則五刑不當設而四凶不當放何以成唐虞之治耶或謂伊等迫於貧窘無可如何此大不然夫謂饑寒所迫在常人為盜尚無可原況有俸有養廉何至窘迫難堪而如取如攜至於盈千累萬誠何為者諸大臣孰無家人試令典守倉庫而恣為侵盜乃原其窘迫而付之不問其何以為訓乎抑此特奴隸耳若令若牧固儼然服官而受祿者

也以服官受祿之人而為賊盜之行其罪更浮於奴隸矣或又謂伊等皆曾查明任所原籍財產家無餘貲所侵帑項歸於何處此又不然八旗人員聚處京師叅領佐領稽查嚴密尚間有隱匿遺漏後來漸次發覺者至外省則散處各籍凡查產之案上司委之地方官地方官之無能者既糊塗而不能覺察或因同為外任彼此瞻顧其有同年師生情故則公然徇隱不過取一結具一文即為了事孰肯實力查辦即如上屆擬以情實之陝省李銘盤等案非曾報家產盡絕者乎非經該地方官出結保題者乎乃朕加恩再予限一年伊等知一年之後無可倖免始上緊完交今吳浩以全完減等發落矣此外省查產不實之明驗尚何可置辯耶今若仍予年限似專以帑項為重不足明中國憲是以前旨有一滿限期即入情實之諭使無可觀望自必凜然而不敢干將見後此無侵貪之案可期

十餘年中。收不犯有司之效。如其甘陷重辟。忘身殖貨。以為子孫。而子孫究不能享。此等下愚。尚何情之可原。何命之足惜耶。朕於刑賞政治。全無成見。惟求一理之至當。今所辦侵貪各案。諸臣中有見以為不當如此辦理者。不妨於朕前明白陳奏。而不可退有後言。不但為有識者所恥。即無知者聞之。或誇其不肯附和。然轉思之。必謂伊非無階入告者。何不面折廷爭。而私談竊議。亦且為其所笑。

平定人言

三

試自思在朕前則姍姍唯諾。所謂可者可之。否者否之。初無獻納。及出而語人。則又市恩邀譽。此為何等行徑。身為國家大臣。當出此耶。朕自問並非不能明燭事理之主。況臨御十有四年。事無大小。無不躬親。所以諸臣情偽。因閱歷久而更悉。其有纖毫能逃朕洞鑒者耶。果其獻可替否。乃所謂同心一德。實朕所深嘉。如其面從腹誹。則邪曲居心。自必為朕所深鄙。諸臣其戒之勉之。○又諭近年翰

林人員。外用者少。著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將可勝道府之任者。於編修檢討內揀選數員。帶領引見。○兵部議覆兩江總督黃廷桂等疏。稱上下兩江提標所屬鎮協營。現存百子礮二千四百十四位。除堂口稍小者一千九百二十四位。留為兵丁演習之用。其不堪用者四百九十位。俱應銷鑄。改造劈山礮一百四十四位。以補子母礮不敷之數。并酌改過山鳥二百九十六位。酌量分貯各營。又上下兩江督撫漕河。江寧京口將軍各標營。原有過山鳥外。現存子母礮二百九位。均堪演用。又百子礮七百六十二位。除安徽撫標。江寧水師營廢礮外。實堪演用。百子礮六百八十三位。均已足用。其有廢礮。撥給添造劈山礮各營。鎔鐵奏抵。應如所請。從之。○是月。署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寶山。華亭。二縣。猝被風潮。土塘石壩。多有坍塌。田禾畧減分數。尚無大礙。得旨。覽奏俱悉。其有成災者。

平定人言

三

善為撫恤之。○安徽巡撫衛哲治奏。鳳陽關向設委官六員。每員歲給養廉銀一百兩。嗣經裁去二員。今監督事務。奉旨命鳳陽府知府兼管。正陽大關。稽查彈壓需員。查鳳陽府通判分駐正陽。請就近委令查辦。原減委官二員。養廉銀二百兩。即給該通判支領。報聞。○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署湖廣總督。新桂會奏湖廣洞庭協兵。繳械辭糧一案。命臣等查辦。臣等商定。抵楚日。將前後情節。詳加確核。如首犯即係已經杖斃之徐宏義。惟將隨從開闢之犯懲處。并不能約束之將弁嚴加治罪。便可結案。倘另有為首之人。必於審明後立正典刑。庶可稍挽悍卒刁風。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得旨。所見甚是。應如是執法辦理。以警刁風。并應查楚省營伍。何以致此。或係一時起釁。或係平日廢弛積玩。一一據實奏聞。○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豫省伏牛山錯雜九縣之中。袤延八百餘里。崎嶇窄狹。行

步艱難。無駐宿之地。是以員弁巡查。僅於山外大路。偶爾一到。稽查難周。臣因查驗營汛。由伏牛山一路至嵩縣。遍為巡查。熟看形勢。若該管員弁。常能巡行。奸宄實難潛匿。現嚴飭文武駐防人員。并各該印官。務須一年中。多次往來。留心查察。仍令該管道員親巡。得旨。汝諸事認真。實屬可嘉。今有旨將汝實授河南巡撫。更宜勉之。○兩廣總督碩色廣東巡撫岳濬。會奏廣東連韶瓊等處。先後曾設

搖黎各學。每年動支公費。給館師脩脯。今查各處。因無搖童從學。久廢。惟韶郡之乳源一處尚存。就學者亦無搖人子弟。黎學雖有館師。黎童甚屬寥寥。且語音各別。教無所施。應概裁額支。館師脩脯銀。仍歸原款充公。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九

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九

三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宗憲御前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外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庫柱

總書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敦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冬十月丙子朔享

實錄卷之三百五十

一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問安○頒乾隆十五年時憲書○順天府行鄉飲酒禮○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軍機處議覆蔣溥所奏將常平溢額穀石暫存倉貯一摺朕已降旨允行但內稱酌減之額仍須存七糶三糶出之數應行買補倘一時價昂難買即將溢穀抽撥等語是乃隱啓不肖有司欺冒之一法也此項借補溢額之穀原因恐採買時穀價昂貴是以議令權宜借補但不得因此議恃溢額之可補於應行糶三之數任意賤價糶出使果有益百姓國家亦何必較此鎔銖但恐百姓受惠處少不肖有司從中取利者多此項溢額穀石向來俱係貴價採買即欲糶賣必應於原價無虧今若因借補糶項轉致有虧原價亦非慎重帑項之意可傳諭各省督撫轉飭所屬斟酌辦理俾此等穀石既可補糶三之數亦不虧原

實錄卷三五〇

二

實錄卷三五〇

二

買之價方為妥協○又諭軍機大臣等麗柱自任鹽政以來並未見實心出力惟事取巧所見俱屬卑小看來器小易盈若仍不知改斷無以承受恩典且聞其與商人往來親密商人係伊統轄凡屬官事干涉只應於公所傳喚其行走酬答則於形跡未便或因伊曾任運使情有難却姑容寬宥著傳旨嚴行申飭倘復彼此交結必重治其罪再伊現管關稅既有鹽政養廉之項又支管關養廉則所入較兩淮鹽政更加豐厚而所辦之事與一切差務其繁簡相去何如耶現在每年作何支取之處著麗柱自行詳悉具奏又兩淮有外支一項聽鹽政取用今經吉慶辦理清楚長蘆是否亦有此項作何支銷著一併查明具奏尋奏臣兼管天津關務每年止支鹽政養廉即前任亦無兼支者至兩淮向有外支銀兩長蘆惟有二分半公費銀一萬九千餘兩上年臣奏請歸公此外並無外支款項得

旨。候旨行。○戊寅。

上御懋勤殿。勾到廣東福建情實罪犯。停決廣東斬犯二人。絞犯三人。福建絞犯二人。餘七十三人。予勾。○諭外省秋審情實人犯。定例概行處決。惟朝審始面奉勾到。其停決亦但停朝審。至雍正初年。

皇考特頒諭旨。外省情實。亦著候勾。以昭慎重。不知者。見分日勾到。似乎從嚴。而豈知斟酌精詳。因有免勾之犯。實則從寬。然朕御極時。

實錄卷三十五

四

外省情實人犯中。雍正年間所留。未勾而牢固監禁者。亦不過數案而已。今年各省情實招冊。朕詳悉披覽。其中有屢次未勾。仍入情實者。如廣東省即有林順天等九案。蓋緣朕臨御之初。多方為之原宥。以致漏網。其實此等寬犯。論法律毫無可恕。揆情理毫無可寬。若令久繫囹圄。無以彰明國憲。或且別生事端。人見其應死不死。衆心無所儆惕。而該犯亦自恃不死。益無忌憚。且雖不勾決。而按其

情罪。至下年秋審。又不可不入情實。行恐積

久生玩。將此等情實舊事。轉成具文。亦非明罰勅法之道。是以朕今年詳加裁奪。情實人犯內。情罪當勾者。即予勾。以正其罪。所未勾者。下次秋審。著即入緩決。蓋執兩用中。必隨時消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而不忍。寧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非有意從寬。亦非有意從嚴。且非前

實錄卷三十五

上

此從寬。而今又改為從嚴也。此中斟酌苦心。衆人安能盡喻。是以詳悉諭令知之。○又諭廣東省斬犯曾士標。因鴨走入總麻服叔曾會昌田內。被曾會昌次子曾朝芳打死。因與曾會昌爭論。曾士標以木挑連次抵格。致傷曾會昌身死。曾士標依卑幼毆總麻尊屬死律。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於結案後。在山砍柴。適遇曾士標之子曾亞二。觸起前恨。用刀連砍曾亞二殞命。曾士標戮死服叔。曾

朝宗起意故殺。現在俱擬入情實。朕詳閱招冊。曾士標服制攸關。法無可貸。而曾朝宗則因報復父仇。情似可原。然使伊父曾會昌死於非命。而曾士標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則復仇尚為有說。今竟犯已經擬抵國法既彰。則私恨可洩。即使遇不共戴天之曾士標。亦祇應聽其服法就刑。不得擅肆殺害。何況其子並非下手。又未加功。是無罪之人也。殺無罪之人。則但當治其故殺之罪。而不當原其復仇之心。果使有心復仇。亦但當於曾士標未擬罪之先。而不當於既擬結之後。若因此遽從寬典。則曾士標父子二命。抵曾會昌一命。於法不得其平。且啓仇殺之端。後此展轉相尋。何所底止。殊非辟以止辟之道。曾朝宗亦無可貸。但曾朝宗情因痛父。曾士標子死非辜。各有情節。著俱改絞罪處決。○又諭朕因刑科三覆之例。各省奏牘繁多。迫於時日。轉致不能詳覽。徒事具文。已命簡去二覆。以從

務實。今思勾決之時。朕詳閱招冊。反覆斟酌。辯論。大學士在朕前。一面秉筆代勾。一面聽受諭旨。雖殿廷咫尺。自不至有舛誤。但多經一遍親覽。於勾決更為慎重。嗣此著於勾到後。將原本進呈覆閱。再行批發。所謂去無益而就有益。著為例。○禮部議覆福建學政葛德潤條奏考試事宜。一廣頒御纂四經。一選拔貢生。首場經書策各一篇。二場論一道。請裁去判條。益以一詩一賦。一州縣考取童生。正考外不准補考。濫送者。照混行收考例查叅。府州徇隱。照此議處。均應如所請。一舉報優生。有工詩古文詞者。准給咨送部引見。查與體制未協。應毋庸議。一教官六年俸滿。請嚴加甄別。查教職才能出眾者。應行薦舉。若年力未衰。未便遽予休致。應令該督撫學政出具切實考語。分別去留。得旨依議。其拔貢二場。裁去判條。益以一詩一賦之處。考選拔貢。與鄉會試同一選拔人材。今鄉會試既例

不用詩賦。則拔貢亦著仍照舊例行。○已卯上奉

皇太后詔

雍和宮行禮。○諭本年朝審緩決本內有斬犯董朝佐趙世綸朱發李廷棟胡璘劉鍾遲維璧石鼎金承詔等四案內遲維璧石鼎金承詔一案係乾隆十年勾到降旨改為緩決之犯其餘三案辦理俱屬錯誤從來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上未有職任法司而得高下其手以意為輕重者向來問刑衙門於大員重辟如去歲訥親張廣泗等案恐涉趨附之嫌不敢不按法定擬甚至有從重已屬非理至其他官犯則因同居仕籍存心袒護彼此相蒙竟成錮習此風雖不自今日始而綱紀所關不可不肅朕思凡屬官犯問擬罪名即應候朕裁奪不當於朝審時朦朧概入緩決明係因緩決案犯繁多且情罪稍輕易於忽畧可以混過不思人臣服官居職皆有一命

之榮即應秉公奉法及其干犯刑章業與尋常人犯較重可以其為官犯而反曲為寬宥乎即如董朝佐侵那茶規銀兩茶規雖非正項而既經查充公用養廉即係官帑有如外省藩司將養廉公項恣意侵用得謂其非正項錢糧而宥之乎趙世綸侵欠銀一萬一千餘兩雖經完繳三千有餘其在限內限外亦未查明若果已逾二限即當照例入於情實如以為舊定之案入於緩決則舊案何幸而新案何辜年來侵貪漸多致煩朕有此一番辦理者皆此等相蒙惡習有以啓之也至朱發李廷棟身為司牧奸民鬩關擒捕無方比照武職攻破城池之例治罪夫奸徒小蠹本屬子民何至倉皇失措以朝廷所付民社之寄棄而不守乃謂本非武職比照治罪緩其處決豈城池倉庫專責之武臣而地方文職可置不問乎審爾則張巡許遠但委之雷萬春南霽雲之流足矣何事誓死堅守乎胡璘

以都司奉委協拏人犯。即係承上司調遣。其不速擒捕。即係逗留觀望。乃謂與臨陣退縮不同。奸民鬩闔。即望風不進。乃謂非逗留觀望。然乎否乎。劉鍾雖外委末弁。畏縮遠避。以致債事。何情可原。夫萬泉安邑刁民。豈得與巡遠之事比。然而治國者防微杜漸。豈可以事小而忽之。刑章重大。如此辦理。殊失明刑止辟之道。著另行改正。刑部堂官姑念積習相蒙。此次免其議處。其各省秋審官犯入於緩決者。通行查具清單。奏聞請旨。嗣後尋常命盜案件。督撫刑部九卿照例審擬。其職官治罪。除雜犯外。凡實犯罪名。秋朝審時。或應緩決。或應情實。著另為一冊進呈。則朕得以詳閱。不致因煩混過。部臣亦不能施高下手之技。而官犯與常犯有別。亦所以示廉恥等級之意。斯乃朕特恩也。朕臨御萬幾。乾綱獨攬。寬嚴之用。務在得中。生殺之柄。斷不下移。法司九卿。不得稍有假借。以啓威福之漸。期

以肅官常而慎刑憲。傳諭中外知之。○兵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稱。草布什咱土司丹津諾爾布故。應伊子扎什諾爾布承襲。查扎什諾爾布自出兵來。督率部番頗為恭順。若照例取具印甘各結。未免經時。請破格即准先襲。從之。○庚辰。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江南督撫等。以該省紳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詞奏請南巡。朕以鉅典攸

關。特命廷臣集議。今經大學士九卿等援據經史。且仰稽

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允宜俯從所請。朕軫切民依。省方問俗。郊圻近省。不憚躬勤鑾輅。江左地廣人稠。素所廕念。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無非事者。第程途稍遠。十餘年來。未遑舉行。屢嘗敬讀

聖祖實錄。備載前後南巡恭侍

皇太后鑾輿。羣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

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

聖母皇太后游賞。江南名勝甲天下。誠親掖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娛暢

慈懷。既詢謀僉同。應依議允從所請。但朕將以明年秋。幸五臺。經太原。歷嵩洛。趙魏。回鑾已涉冬令。南巡之舉。當在辛未年春。正我

聖母六旬萬壽之年也。將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以天下養之至愛。上以廣承歡之慶。

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悅。屆期諏吉。以聞嚮導人員。朕酌量先期簡派。前往清蹕。所至簡約儀衛。一切出自內府。無煩有司供億。至行營宿頓。不過偶一經臨。即暫停亦不踰旬日。前歲山左過求華麗。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經降旨申飭。明歲晉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仿效。至名山古蹟。南省尤多。亦祇掃除潔淨。足備臨觀而已。無事崇飾。倘有頽圯。隨宜補葺。悉令動用官項。但當據實。不得任有

司浮冒。其民間張燈結綵。

聖祖嘗以為戒。載在方冊。宜共恪遵。其慎勿以華侈相尚。所司通行曉諭。其一切應行典禮。著照所議行。○又諭阿里衮覆奏臺站逾額倒斃馬匹一摺。經軍機大臣等議將買補銀兩。令該州縣自行歸款。但朕思軍興之際。本報往來絡繹。皆由晉省。上下千有餘里。山路崎嶇。時經半載。馬匹易致疲乏。與尋常驛遞應付不同。今既據奏倒斃之數。查明屬實。所有彌補餘額倒斃馬匹銀兩。著加恩准其以存公銀兩撥支歸款。○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奏到舒赫德新柱。入點查閱營伍一摺。所稱凡在戎行。莫不奮勵。乃通套浮詞。其入點月日。伊等自行具奏。何關緊要。至舒赫德新柱之一路。是否安靜。查閱是否不致滋事。如伊兄訥親。前往江南。聲勢赫奕。地方官多方供應。物議沸騰。此乃封疆大吏所當留心。何無一語奏及。看來愛必達自伊兄得罪之後。

一味畏首畏尾。膜視地方。全不實心任事。屢經訓誨。尚不知改。何以副朕教導成全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令其將舒赫德。新柱。入黔情形。詳悉據實奏聞。尋奏舒赫德。新柱。自八月內入黔境後。由南籠安順抵省。復由古州台拱。清江等處赴楚。計在黔三十餘日。臣先飭沿途供應。勿得輕褻。亦無事浮靡。而欽差約束從人。並無滋擾。間或夫馬參差。亦未形諸詞色。新疆一帶。更復減從輕裝。至查閱營伍。官弁則弓箭馬步。逐一考校。兵丁則通閱後。各按技藝。復加抽驗。考覈甚公。報聞。○諭據張允隨。愛必達會奏。貴州按察使介錫周。才識短淺。性情褊急。依違少斷。辦理案件。或草率遞轉。或沈擱逾期。每致出入。且年逾六旬。多病健忘。請令休致等語。介錫周著來京。該部帶領引見。所遺按察使員缺。著徐以升補授。○又諭軍機大臣等。據鄂昌參奏。安西道常鈞。虧空一萬七千餘兩。革職審擬一案。

交該旗查明家產。其虧項為數甚多。該叅道任所貲財。雖據查封貯。但外任官員習氣。多有隱匿寄頓諸弊。該撫務須再行實力嚴查。毋任隱漏。以致庫項無著。可傳諭該撫知之。○兵部議奏。更定中樞政考各款。

陵寢總管缺出。宜分別辦理。查

景陵

泰陵。離京不遠。請照

孝陵之例。嗣後總管缺出。俱調取副總管引見

補放。

永陵

福陵

昭陵。距京遙遠。總管缺出。仍照舊例。揀選京城

應補官員引見。并將本處副總管職名請旨。

一。豫保調取官員。宜定回任限期。請照赴任

之例。違者議處。其揀發各省人員。一體辦理。

一。議敘衛守備班次。宜酌加變通。查推

陞衛守備班次內。有即陞班有應陞班。凡俸

深衛千總將及頂陞及過三運通完議敘改歸即陞班。遇應陞班到不得敘用。應照吏部文員議敘例。凡即陞人員。如議敘即陞尚早。而應陞俸次已到者。准一體較俸陞用。一年滿千總推用守備。宜免調取引見。查年滿千總引見後發回題補守備者。題補時例不送部。請嗣後部推之員。均照此辦理。一拏獲賭具。本境與出境。宜有分別。如係造自本處。未過半年者。仍照例議敘。若出境販賣。及描畫之賭具。必審明造自何處。起自何時。行文該地方官查確。仍一例議敘。其出境販賣。未過半年者。首先拏獲之員。量加一級。協拏之員。紀錄一次。至該管上司。查議敘係加一級者。兼轄官。每案紀錄二次。統轄官。紀錄一次。一豫行保舉千總。宜分別掣補。嗣後遇應掣守備缺出。先將前次保題之員掣補。俟補完日。再將其次保題之員掣補。一遣犯與駐防家人逃走。宜有分別。查在京八旗家奴逃走。伊

主及該管各官。僅有呈遞逃牌。逾限議處之條。請嗣後駐防家人脫逃。即照此例辦理。一臣部辦事經承。宜按繁簡酌定。查職方司額設經承二十四缺。按省分科。惟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六省。僅設三科。經承三缺。俱以一人兼兩省缺。而直隸一省。分設六科。經承六缺。應裁二缺。將材料。經承三缺。應裁一缺。以之分設甘肅貴州湖北各一科。以上八條。如蒙俞允。即載入會典遵行。從之。○移貴州永豐州羅斛州判隸定番州。鑄給關防。從巡撫愛必達請也。○辛巳上御懋勤殿。勾到盛京陝西情實罪犯。停決盛京斬犯二人。絞犯三人。陝西斬犯一人。絞犯三人。餘五十五人予勾。○諭近來因公降調人員。如以原官補用。仍將所降之級。帶於新任。嗣後引見時。如經朕特旨降補者。不拘所降級數。概行註銷。不必隨帶。○諭軍機大臣等。將軍永興奏稱協領碩色。年力就衰。不能

辦事。請將碩色解任。仍行給俸等語。朕思軍營武職。有年老乞休之人。始給俸薪。似此因年老不能辦事。參革官員。雖曾在軍營効力。亦不過加恩原品休致而已。豈有給俸之理。該將軍奏引給俸之例。辦理舛錯。因此降旨裁汰。可寄信永興知之。○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原武縣民路三妻路氏。○壬午。以故奉國將軍瑪商阿子英祿。照例襲封奉恩將軍。○癸未。

上御懋勤殿。勾到浙江湖廣情實罪犯。停決浙江絞犯三人。湖廣斬犯一人。餘七十四人。予勾。○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乾隆十二年。朕命清查虧空人犯。有李銘盤、吳浩、丁榮、佟鉅、永寧等五案。皆情實應勾。朕因向來辦理侵虧各案。相蒙俱入緩決。不但伊等意中。不知有予勾之典。即法司亦未知朕之法在必行。伊等初為

錮習所蒙。安心觀望。今遽寘之於法。乃為不教而誅。即欲改悔。補救無由。是以法外施仁。再予一年之限。朕之本意。謂伊等果能於一年限內全完。則人心尚知畏法。可以施恩。如尚不完。則孽由自作。罪無可逭。誠非虛為此言也。今吳浩一犯。已於限內照數全完。九卿等擬以可矜。減等發落。其李銘盤、丁榮二犯。未完亦不及一千兩以上。現在追繳。照例入於緩決。其永寧一犯。所參侵蝕銀兩。乃營運利銀。尚非庫項。佟鉅家產全無。其從前侵虧銀兩。作何花用。抑或有別故。著大學士會同該部詳悉查明具奏。伊等俱現在監禁。如有應行訊問之處。即著傳訊。○又諭。前因朝審招冊內。斬犯董朝佐等朦朧入於緩決。實乃相蒙惡習。不可不行釐正。因命將各省秋審官犯入緩決者。概行查具清單。奏聞請旨。今據該部查出緩決人犯共十八案。其中情節重大者。不一而足。可見向來辦理多屬朦混。

夫緩決本章。一省即可盈尺。若通行詳閱。竟日不能遍覽。何暇復辦他事。萬幾待理。何以應之。朕前命將官犯另為一冊進呈。既可詳覽。且示分別。實為允協。所奏清單內。如貴州省斬犯張通。楊文富。以千把汎弁。當逆苗侵犯清溪。棄城逃遁。又阻還守備吳傑應援之兵。以致清溪失守。既已棄地奔竄。又復阻兵債事。治以軍律。更復何辭。又如廣西省絞犯金榮。於署理桂林府任內。因屬員楊維清冒銷城工。得受賄銀五百餘兩。朋比行私。婪贓入己。又如斬犯馬宗李。受賄誣良。刑夾累斃。草菅人命。由於得贓。此而可宥。何以懲貪。此等概入緩決。實為失刑。其他如山東省之斬犯沈應震。誤決曹黑一案。本係故入人罪。但曹黑自知曾犯竊案。難免推求。妄自招承。以致斬決。其中並無受囑受賄情節。乃係錯誤。又如陝西省斬犯衛維康。徐志芳等。俱係軍需案內。作為侵蝕。著落賠補。與實侵入己者。

尚屬有間。此等又可不必淹繫。致其疲斃。總緣向來辦理秋朝審案。每遇官犯。輒事寬縱。但於一次混入緩決。即為成案。斷不復改。謂之老緩。至辦理矜減。如赦詔。及一線可原。五次緩決之類。又斷不能邀恩。年復一年。不過令老死囹圄而已。果爾。則國法所行。惟在閭里小民。以及盜賊之輩。而官犯僅止虛受罪名。倖全首領。是豈國家制刑之意哉。但此等人犯。經歷年久。或曾經大赦。未便復改為情實。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所查各案。再行詳悉斟酌。應可矜者。即入可矜。應緩決者。仍入緩決。近年以來。所定之案。有應改為情實者。即改為情實。其在乾隆八年以前者。既經漏網。亦不復加以顯戮。著改發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著當苦差。庶國憲明而官箴肅。懸法示人。不為虛設。而服官奉職。皆知所戒懼矣。○以湖南沅州營副將劉應標。為湖北襄陽鎮總兵官。廣西新太營副將韓錡。為左

江鎮總兵官。以原任湖廣提督王無黨為湖南沅州營副將。○廣西太平府屬都結州土知州農建業病廢乞休。以其子世元襲職。○甲申。

上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麗柱身為鹽政統轄商人。乃與之往來交結。是以傳諭申飭。今據覆奏。惟以訓誨周詳。曲賜寬宥等浮泛套語。含混敷衍。其如何與相往來交結情節。及實在知過改悔。並無一語奏及。甚屬朦混。著伊將如何交結之處。明白回奏。至養廉項內。辦貢一節。何至需用一萬二千兩之多。長蘆較兩淮事務簡少。嗣後著以一萬五千兩為鹽政養廉。所餘銀兩。及上年奏明節省之四千五百兩。一併解交。○又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等奏稱臺灣道書成。于憂員缺。現任延建邵道來謙。鳴年力強壯。居心誠樸。才具明白。辦事切實。請以調

補臺灣道等語。來謙鳴向任雲南。廣東轉調閩省。朕深知其人係小有聰明。居心並非誠實。辦事亦不過循分塞責。初無幹練之才。且年力亦不甚強壯矣。臺灣地方緊要。豈伊所能勝任。該督等所出考語。甚屬錯誤。現已另降諭旨簡用。該督撫身任封疆。不能知人善任。殊非衡鑑之道。亦可見外任大員。不留心人材之明驗。可一併傳諭知之。○命四川提督岳鍾琪。在紫禁城騎馬。○乙酉。諭。今歲各省大概豐收。惟安徽省之壽州。鳳陽。臨淮。泗州。鳳臺。懷遠。五河。霍邱。八州縣。並坐落之鳳陽。鳳中。長淮。泗州等四衛。原係積歉之區。而本年六七月間。大雨疊降。被災稍重。未免向隅。再宿州。虹縣。靈璧。三州縣。及宿州衛。被災雖輕。民力不無拮据。應加恩將漕米漕項。分別蠲緩。以紓民力。著將壽州等八州縣。及坐落之鳳陽等四衛。按成災分數。照例蠲免。其蠲剩銀米。著於次年帶徵搭運。再宿州等三

州縣及宿州衛亦一併緩徵。俟至次年完納。以昭朕軫恤民依之意。該部即遵諭速行。○又諭永寧原叅侵蝕銀兩未完尚在一千兩以上。已據九卿法司等擬入情實。候勾本應按法予勾。以懲侵貪。但伊侵蝕銀兩乃營運利銀。尚非庫項。與侵虧公帑者猶屬有間。著加恩免其正法。發往拉林種地。○又諭金榮因屬員楊維清冒銷城工。得受賄銀。朋比行私。婪贓不法。依擬改入情實。其張通、楊文富雖在乾隆八年以前。但既棄城逃遁。法無可貸。又復阻還援兵。債事失守。著改為情實。該二省已經勾決。著刑部行文該省正法。○又諭策楞奏岳鍾琪應追長支代賠各項銀兩共七十五萬四千六百餘兩。伊家產抵補。共計銀二萬七千四百餘兩。尚不敷銀七十二萬七千二百餘兩。應聽候部議。此案自雍正十一年查估。至乾隆八年陸續變解。展轉駁查。迄今十有餘年。尚未結案。向來外省各官

於查追案件。全不實心查辦。又復遷延歲月。祇據屬員呈報。借家產盡絕之名。草率完結。積習相仍。即此可見。且以家產而論。岳鍾琪身為提督。伊子岳濬。歷任巡撫。所有貲產。何得僅止此數。亦何至遽云盡絕。如此則岳鍾琪不能存活矣。又安能頤養老年。以待今日之受恩乎。此可知地方官查驗之不實。而朕向所云非謬矣。但岳鍾琪於上年金川之役。著有勞績。朕已加恩賜以公爵。其應追銀兩。歷年已久。且俱屬著賠之項。尚非侵那者可比。著全數豁免。不必再交部議。然此乃出朕特恩。褒績酬庸之至意。若按法辦理。則當徹底清查矣。○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睢州民王禹妻王氏。山東寧海州民李德妻劉氏。○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留川幫辦軍需之莊學和。才識明敏。辦事勤慎。請補龍安府知府等語。該員以主事遽行題請補授知府。未免階級相懸。朕已降旨令

其署理如三年之內果能勝任再行題請實授。可傳諭該督令知此意。○準噶爾部人鄂倫楚克等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丁亥。上御洞明堂。勾到江蘇安徽江西情實罪犯。停決江蘇絞犯四人。安徽斬犯一人。絞犯一人。餘九十五人。予勾。○戊子。添設貴州貴筑縣縣丞。裁布政使照磨。從巡撫愛必達請也。○己丑。

上御洞明堂。勾到河南情實罪犯。停決斬犯一人。絞犯三人。餘八十五人。予勾。○

上幸靜宜園。駐蹕翼日如之。○庚寅。雲貴總督張允隨。參奏古州鎮總兵哈尚德。乖戾輕佻。擾虐兵民。請革職審擬。得旨。這所參哈尚德著革職。其乖張狂悖。擾民虐兵情由。並摺內有名款証。交與該撫愛必達。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該部知道。又諭古州鎮總兵哈尚德。現據雲貴總督張允隨。參奏革職。其員缺著鎮遠鎮總兵宋愛署理。俟服闋之日。再行實授。

其鎮遠鎮總兵員缺著清江協副將唐開中署理。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一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通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通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當振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月辛卯。

實錄卷之三十三

上自靜宜園迴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前因
麗柱與商人往來交結降旨詢問伊具摺覆
奏祇以浮泛套辭塞責並無知過改悔之語。
復經傳諭令其明白回奏今覽伊回奏摺內
乃稱並未往拜商人即商人投帖亦俱查禁
等語前後情辭殊屬矛盾如果並未往來則
當於初次降旨詢問之時據實奏覆乃初則
以訓誨周詳曲賜寬宥等浮詞具摺謝恩及
令其將如何往來交結之處明白回奏則始

稱並未往來且其摺內又稱商人或有公事

止令報名進見若果係地方公事自應於公

所相接朕前旨已曾諭及何得借以朦混且

又稱綱商餽送禮物亦量收食物數種是其

不能斷絕苞苴已可概見而其與商人往來

之處尤屬顯然乃巧於掩飾前後詞句支離

閃爍所謂欲蓋彌彰也朕若將伊革職嚴行

查究必至水落石出但事屬已往姑免深究

看伊如此光景斷非能常受恩典之人矣嗣

平定九月二十二

後如能痛自改悔實心供職一洗從前浮游

之習則已如仍怙過不悛朕必加以重處○

壬辰。

上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懋勤殿勾到山西山東情

實罪犯停決山東絞犯一人餘八十二人予

勾。○癸巳諭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署浙江巡

撫永貴奏請臨幸浙省閱視海塘一摺前因

江南督撫等奏請南巡特命大學士九卿會

議。詢謀僉同。業經降旨。俞允。江浙隣封接壤。均係

聖祖屢經臨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務也。今既據該省士民感恩望幸。羣情踴躍。合詞代奏。宜允所請。於辛未春南巡。便道前至浙省。臨視塘工。慰黎庶瞻依之意。所至不煩供億。勿事興修。勿尚華靡。已詳前旨。其共諭焉。○諭。朕從前不知管理旗務。王等於該旗點驗軍器之日。親身前往穿甲。近閱王公等朝單。恂郡

王名下。註寫點驗軍器地方。前往穿甲。始知王等軍器。俱由宗人府另行點驗。管理旗務王等。於該旗點驗軍器之日。親身穿甲。迎接派出之王大臣等。雖定例為重。但王等並非都統等可比。嗣後管理旗務王等。遇有所管旗分點驗軍器之日。不必親身前往。著副都統前往穿甲迎接。○大學士等議。覆寧古塔將軍永寧奏稱。吉林烏拉。伯都訥等處旗地。現丈出餘地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六畝。並游

民私墾地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八畝。俱應照盛京納糧之例。編為三等。今年秋收。即令納糧。其未丈地畝。詳細確丈。每年報部納糧。應如所請。其京城。盛京。黑龍江地方旗地。應令各該旗。該將軍查明到日。另辦從之。○禮部疏請冬至節。詣

皇太后宮行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特授四川提督岳鍾琪子岳泗。岳澂為藍翎侍衛。○

甲午。

上御乾清門聽政。○御懋勤殿。勾到直隸情實罪犯。停決絞犯四人。餘六十八人。予勾。○諭秋審為要囚重典。輕重出入生死攸關。直省督撫。俱應詳慎推勘。酌情準法。務協乎天理之至公。方能無枉無縱。各得其平。朕於情實招冊。皆反覆省覽。再三究極情狀。毫不存從寬從嚴之成見。所勾者必其情之不可恕。所原者必其情之有可原。惟以一理為權衡。而

於其人初無愛憎好惡之見者存也。今年各省招冊經九卿改定之案甚多，俱屬允當。其中由緩決改入情實者，四川省則有八名，湖北則有四名，江蘇則有八名，河南山東各有五名，山西則有六名，直隸則有七名，或謀殺或故殺，或拒捕或誣良致死，或威逼致死，或奸民悍卒聚眾不法，或邪術迷拐，或強姦幼女，或羞忿自盡，或連砍數人，或毆死服制尊屬，皆情罪較重，萬無可貸。雖各省情實人犯

臨勾之時，稍有可原，必加寬宥。而此等兇徒，斷不應擬以緩決。設非九卿改正，經朕裁酌，寘之典刑，則奸宄倖免，死傷屈辱者，寃無可伸。而刑罰於是乎失中。豈所謂詰奸止辟之義耶？此於法紀倫常風化所繫甚重。督撫身任封疆，為國家明罰勅法，豈宜出此？所有審擬不當之該督撫策楞、彭樹葵、雅爾哈善、鄂容安、準泰、阿里衮等，俱著嚴行申飭。○賑貸浙江錢塘、餘杭、海鹽、平湖、安吉、武康、鄞縣、慈

谿、奉化、鎮海、象山、定海、山陰、會稽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東陽、義烏、麗水、玉環等二十二州縣廳及鮑郎海沙、蘆滙、大嵩、清泉、鳴鶴、龍頭、穿長、玉泉、曹娥、石堰、金山、并江蘇橫浦、浦東、袁浦、青村、下砂、下砂二三場等十八場。本年水災民竈。○裁廣西民壯三百四十三名。從巡撫舒輅請也。○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命協辦大學士阿克敦在紫

禁城騎馬。○丙申。諭藩臬兩司有通省錢穀刑名之責。前經臣工條奏。令其抵任三年。請旨陞見。以明述職之意。朕已降旨允行。但伊等是否屆期奏請。該部未有查覈之例。嗣後藩臬到任。已滿三年。該員奏請陞見。或經朕批示。不令來京。即令其自行咨部。如逾期不行陳請。該部即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到藏以來。留心訪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看來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

伊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衆怨愈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移取來藏。協同辦事。以分其權。並將達賴喇嘛自藏移至泰寧安駐等語。此奏甚屬舛謬。朕前降旨紀山。特令其察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見朕諭旨時。是否真切。感畏伊之行止。能效法伊父頗羅鼐否。或應教導。或應防範。俱著留心體察。並非即有辦理之意。紀山但當將此等情迹據實奏聞。至日後生事與否。本難逆料。况又欲將達賴喇嘛移至泰寧安駐。此事尤不可行。看來紀山見識甚謬。伊係駐藏大臣。凡事宜果斷。其於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應教導者。即為教導。應防範者。即為防範。惟視事之輕重。隨機辦理。豈可顯露情形。轉至啓土伯特疑心乎。將此寄飭紀山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從前藏地常派大臣二員駐劄辦事。後乃裁去一員。朕思藏地關係甚要。彼處應辦事件。有二

人相商。較為有益。且換班先後更替。有一舊人。尤覺妥當。固原提督傅清。從前曾經在藏。彼處事體。諒屬稔知。著賞給都統銜。前往與紀山公同辦事。其欽差大臣關防。著傅清收掌。不必來京。可即由彼馳驛赴藏。將此傳諭傅清知之。○丁酉。諭山西巡撫阿里衮。奏堪勝總兵人員。保舉叅將額僧格。傅謙二人。額僧格係伊從前奏請調補之員。以之應保。猶可。傅謙由侍衛補放叅將。伊兄弟皆朕所素知。且年方少壯。莅任未久。如果奮勉出力。至應用時。朕自加擢用。何待阿里衮保舉。即傅謙意中。亦未必屑阿里衮之保舉。且阿里衮久在內廷。傅謙之不應伊保。又豈不知。而乃列之薦牘。如此居心。豈封疆大臣秉公遴選之道。著傳諭申飭。傅謙不必行文調取來京。引見。額僧格仍著該部帶領引見。○諭此次金川之役。雜谷土司蒼旺等兄弟三人同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加授蒼旺為雜谷閘宣慰

司。勒爾悟為梭磨安撫司。娘爾吉為卓克基長官司。各給印信。以昭朕懷遠酬庸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天津副都統卓巴故調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蘇瑚濟為天津副都統。以歸化城都統八十五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成都副都統卓鼎為歸化城都統。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薩拉善為成都副都統。以二等侍衛班長普慶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汲縣民馬五妻張氏。

戊戌諭上年圖爾炳阿題請將原任侍郎許希孔崇祀鄉賢。本內有文堪華國品定型方之語。稱揚過甚。且比之湯斌陸隴其。擬人非倫。是以將原本發還。令其另行具題。乃因該撫措辭失當。而非謂許希孔之必不當入祠也。今該撫摺奏。又稱許希孔於家庭鄉黨之間。亦不過和平謹慎。臣既冒昧具題於前。不敢草率復請於後。此又失之矯枉過正。滇省仕宦寥寥。其位躋卿貳者。尤不易覲許希孔。

歷官雖無建立。亦未有咎愆。以疾解官。考終故里。且近年來各省鄉賢祠祀。率多通仕之人。雖不足為勸。亦不足為懲。即許希孔備數其間。亦何不可。且祠祀中不如伊者。更不知凡幾矣。圖爾炳阿所奏。非是。許希孔仍准入鄉賢祠。○諭曰。軍機大臣議覆岳鍾琪奏請安插懲創擾害川民之噶嚕子一摺。朕已降旨依議。噶嚕最為川民之害。若徒事姑息。勢必釀成後患。該督提於此等不法之徒。自應

從嚴辦理。庶幾屏跡潛蹤。且現今自首免罪。分別安插回籍。已屬寬典。如再怙惡不悛。即應盡法重懲。倘或公然拒捕。該督提立即擒拏。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俾知國法所在。凜然難犯。自必聞風斂戢。總在督提等酌量匪犯情罪重輕。妥協辦理。亦不得因有從嚴諭旨。有意苛求。朕已面諭提督岳鍾琪。可一併傳諭策楞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虐使其下。所屬無

不怨望。且疑忌達賴喇嘛。無尊信恭順之意。又請將駐藏大臣所管之火爾噶錫等番。命伊管理。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經部臣叅奏。朕念伊父頗羅鼐。從前曾經出力。伊年少辦事未久。或聽信所屬。俱未可定。特加恩寬宥。隨令紀山將伊奉到諭旨。是否感激。是否畏懼。其居心行事。能否仿效伊父之處。密為留心察看。如應教導。即行教導。應加防範。即行防範。密諭紀山。而紀山所奏辦理之處。殊未妥協。想由金川之事。心懷憂恐。未免有懼觀望之情。已經傳諭申飭。但思紀山乃駐藏大臣。平時貴識力鎮靜。堅定不移。臨時貴果決勇往。迎機適變。若稍露形跡。易起嫌疑。如其膽怯氣餒。亦不足坐鎮遠夷。使知畏服。且紀山前由駐藏擢用巡撫。今由巡撫獲譴。復駐藏効力。皆伊所素知。亦未免稍有輕視之意。然駐藏未及年分。遽行更遣大臣。夷情善疑。又恐別生揣測。因查西藏大臣二員。如僧格。

馬拉。皆同時駐藏。今因仍用二員。提督傅清前經駐藏。為所欽信。今以都統銜前往。與紀山一同駐劄。既足增紀山之氣勢。以壯其膽。且凡事亦有商量。不致有輕發之虞。亦不致有緩不及事之慮。於要地當有裨益。以朕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人。斷不能如伊父頗羅鼐之安靜奉法。今觀其縱恣逞威。人心離怨。多行不義。必自速厥辜。但恐其悖慢之行。不能悛改。將來或加害於達賴喇嘛。或有損於駐藏大臣。或并吞旁近部落。則事不容已。昨詢之章嘉呼圖克圖。據云。舉可無慮。所見甚為堅確。章嘉呼圖克圖。乃達賴喇嘛之徒。必無轉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理。其言自屬可信。但遠地情形。固不必先發制人。亦不可苟幸無事。時時當存有備無患之意。川省近接西藏。可以朝發夕至。已向岳鍾琪面降諭旨。伊自能領會。但因伊緩程回任。到川尚遲。是以先行傳諭此旨。并將寄諭紀山諸

摺通行抄錄。寄與策楞傳清閱看。傳清駐藏。必過成都。其時岳鍾琪亦當抵川。卿等可密行會商。并令傳清將此情節。傳諭紀山爾等四人合為一人。方不負倚任封疆之寄。其善體之。○大學士等奏。川兵應差衣帽銀。遵旨詢問岳鍾琪。據稱向係扣銀官辦。長短未能隨便。且恐官弁隊長。借端扣剋。應令兵自製等語。應如所請。不必復歸官辦。亦不得任各兵將銀花銷。應令該提督不時查點。務使潔淨整齊。他省有似此者。俱改令自製。從之。○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奏。台吉額林沁旗下。有額魯特巴黨。伊爾格特。蒙古烏常巴圖等。潛約同逃。經烏勒木濟。告知羅對。羅對轉告額林沁之子旺布多爾濟。旺布多爾濟。隨即領兵。追至貢贊伯勒齊爾地方。全行拏獲。查旺布多爾濟。雖屬奮勉。但巴黨等本交伊父額林沁安插。因不能撫輯。始致逃走。應將功抵罪。其隨往追獲之台吉宰桑巴都虎博。

第蘇等。與送信之烏勒木濟。羅對等。請照例賞。得旨。策凌所奏。將旺布多爾濟之功抵罪。固是。但旺布多爾濟。聞信即追。將逃人盡獲。尚屬勇往。著即加恩。賞給粧緞一匹。大緞一匹。烏勒木濟。並不入逃人之黨。又即時送信。甚屬可嘉。著加一倍賞給。○蠲緩江蘇阜寧。安東。清河。睢寧。海州。沐陽等六州縣。本年水災。應徵漕糧漕項。并上元。江寧。江浦。六合。山陽。桃源。鹽城。高郵。甘泉。寶應。銅山。沛縣。蕭縣。邳州。宿遷。淮安。大河等十七州縣。衛漕項有差。○己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以兵部侍郎蔣炳兼管順天府府尹。○蠲緩綏遠城。助馬拒門口。外莊頭。種地。本年霜災。額賦。○蠲緩直隸薊州。豐潤。天津。青縣。靜海。鹽山。慶雲。津軍廳。正定。邢臺。永年。邯鄲。肥鄉。成安。宣化。懷安。龍門。張家口。等十八州縣。廳本年水災。額賦。分別賑恤。及

旗戶竈戶有差。○庚子。諭。朝審情實人犯內。李質粹。宋宗璋。革松結。三犯。現有待質之處。勾到日。不必列名請旨。可傳諭該部科知之。○又諭。固原提督員缺。著浙江提督李繩武調補。李繩武員缺。著江南提督譚行義調補。譚行義員缺。著武進陞補授。武進陞前在福建。與總督每事齟齬。是以降補總兵。今念其久歷戎行。加恩復用提督。當益加奮勉。毋蹈前習。○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永定河南北兩岸隄身。比河灘僅高二三尺者甚多。查前任河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奏准動項五萬餘兩。將兩隄北埝。加高培厚。數年以來。河漸淤墊。隄復卑矮。賴有各壩分減水勢。得保無虞。今將甚卑薄險要處所。酌量間段。加高培厚。以資捍禦等語。治河之道。必使下流有所宣洩。方不致阻滯泛溢。衝決為災。是以疏濬決排。為治水之正道。若但就現在隄埝。加培高厚。則河身必致淤墊。行見河身日

高。隄埝亦隨之日長。束水而出之平地之上。長此不已。將復安窮。此不過苟幸目前耳。今之淤墊者。即前督動項加培之處。是其為害已有明徵。今仍不外於加高培厚。豈所謂熟籌久遠之計耶。方觀承於事理尚屬明晰。畿輔水道。當所素諳。著從長另為酌辦。毋得姑循舊轍。苟且了事。南北河工。總以加高培厚四字。為動項開銷秘鑰。而使河流日漸高仰。必致貽後來莫大之患。并將此諭高斌知之。其南河目下有似此加高培厚者否。一併令高斌等詳悉奏聞。方觀承摺亦發與高斌看。○吏部議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疏稱。江南河工道員三缺。同知九缺。通判八缺。州同一缺。內有專管河務者。亦有兼管地方事務者。俱應在外揀選題補。定為衝繁難一項二項三項分為要缺中缺。又河東河道總督顧琮等疏稱。河工同知通判擬為繁難專河要缺。在外題補。其兼河中缺。仍歸部選。其河南

管河道。河北道。山東兗沂曹兼管河道。運河道。四缺。應定為請旨之缺。各等語。均應如所請。從之。○辛丑諭。朕閱宗人府所奏。蘊著情罪。前後互相矛盾。殊屬不明。且並無定例。酌量具奏。向來補放王公等護衛官員。尚會同兵部帶領引見。似此擬罪緊要事件。自應會部辦理。嗣後宗室內遇有定擬死罪者。該衙門會同刑部滿堂官覆奏。其情實勾決之處。均照部例辦理。繕寫清字本具奏。蘊著著不必候勾。○大學士等議。覆直隸馬蘭鎮總兵布蘭泰條陳綠旗營伍事宜。內稱各營鎗礮進步連環。大畧相同。而轉方進退。或左或右。營員各以所見操演。兵丁不能記憶。請均照八旗式法畫一。應如所請。至所稱綠旗宜設前鋒。及酌定提鎮等出差。隨帶兵馬。扣留兵缺餉銀。製備軍裝三款。或久有成例。或勢有難行。應毋庸議。從之。○以故鑲紅旗奉恩輔國公伊爾登子富春襲爵。○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明後兩年國家大慶秋審。一應情實人犯。理應停止勾決。但侵貪之犯。非尋常命盜案件可比。著各省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即將已完未完實數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不必坐俟壬申年秋審。此朕因時懲貪之意。此二年仍照舊例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駱玉圖侵蝕關稅盈餘。應追銀兩。曾否完過若干之處。降旨令該撫唐綏祖速行查明奏聞。此等侵貪之員。其罪本無可恕。因尚在限內。是以查明完過數目。如果依限全完。尚可從寬原減。該撫自應遵旨。將伊完過實數查奏。今據稱駱玉圖具呈。現在上緊變措還交。唐綏祖此奏殊屬有意瞻徇。著傳旨嚴行申飭。駱玉圖著該督撫存記。俟限滿日。尚有未完之處。另案具題。不必擬入秋審。○御史嚴源燾奏。秋審朝審班各道御史。應分省與掌道一體上班與審。得

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山西巡撫阿里衮奏。明歲駕幸五臺。請仍建行宮。得旨。朕實不解汝何意。必欲為此無益之舉。若云出於誠心。是愚也。若不出於誠心。是詐也。二者無一而可。另有旨諭。從軍機處頒發。諭曰。朕明歲巡幸五臺。先經該撫阿里衮奏稱。修理各廟。及建立行宮。業令軍機大臣議覆。將不必修建之處。明晰行知。今又據阿里衮奏稱。自五臺至澤州一路。相近御道。可供觀覽者。如五臺之臺麓寺等一十三處。沿途廟宇古蹟。有獅梁等六處。皆應黏補修整。又請於臺懷鎮建立行宮。而太原府城。則以撫署為行宮。另行酌量蓋房數十間。以為棲止等語。朕巡幸經臨。不過暫時憩息。即偶爾駐蹕。亦從無旬日淹留。何必重勞民力。前此因山東上年辦理太過。屢經申飭。雖在愚蒙。當無不豁然矣。且五臺乃

聖祖屢次臨幸之地。臺懷並無行宮。太原亦僅

駐撫署。初未別加崇飾。回鑾後。巡撫仍可居住。不聞另建官衙。此並非畿輔每歲經臨之地。可比。而廣為營建。繁費無益。何為者耶。阿里衮始終未悉朕意。殊屬迷謬。已於摺內批示。所請建立行宮。俱不必行。其各廟宇。上次未經修理者。概不必修理。至上年未經之沿途寺廟古蹟。照軍機處所定畧為修葺。不得尚華麗以滋糜費。○調直隸布政使朱一鵬為山西布政使。貴州布政使恒文為直隸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溫福為貴州布政使。以光祿寺卿孫灝為湖南布政使。山西布政使李敏第為光祿寺卿。○以原任右江鎮總兵魏文舉為狼山鎮總兵。固原協副將馬得勝為四川重慶鎮總兵。○癸卯。諭朕詳閱袁士弼招冊。乃因與李質粹意見齟齬。致被叅劾。及移駐兆無石之後。李質粹前後調遣。忽彼忽此。無所適從。尚與臨陣退縮。貽誤軍機者有間。袁士弼著改為緩決。諭該部科知之。○諭

軍機大臣等。阿里衮自調任山西以來。雖舊時懶見屬員。故習稍加悛改。而每事俱不如前。蓋從前辦事。即未盡妥協。而居心尚知感恩奮勉。自伊兄訥親獲罪之後。伊時時多懷疑慮。其居心大非前比。即如保舉叅將傅謙已屬非是。更令其連夜馳赴來京。是誠何意。而又向傅謙言。我之保舉。不是看大學士公顏面。夫保舉屬員。豈有看人顏面之理乎。亦豈口云不看顏面。即屬不看顏面乎。總由其心意昏亂。狼顧狐疑之所致耳。且不思朕之加恩傅謙兄弟者。乃因

皇后加恩。並不因其為大學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學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於

皇后。而況其兄弟乎。朕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鑒。而謂大臣能交結黨羽。懷挾私嫌。分別門戶。是乃自干罪譴耳。阿里衮如此私心窺測。必將無福承受恩典。不可不亟圖改悔。昨朕諭及阿里衮之不能理會。

朕意。不知輕重。實覺憤懣。而大學士公傅恒因奏稱。阿里衮受恩深重。但識見甚短。不宜巡撫。或用為將軍。伊自當力圖報効。而朕又不從其言。蓋若調用阿里衮。伊必疑為朕聽信他人之言。即外人亦難免議論。且山西本屬事簡之地。而阿里衮亦係就熟之人。但藩臬藉以佐理。而山西目今藩臬皆不甚滿意。其材庸庸。今已調朱一蜚為布政使。此人明敏歷練。阿里衮果能推心置腹。事事和衷。晉省地樸民淳。朕可信其必能就理。此乃朕為山西地方政務起見。正為與阿里衮一得力之人相助。倘更疑朱一蜚之調。為用以伺察阿里衮行事。則益大謬。阿里衮之行事。朕何所不知。尚待一蜚之查察乎。阿里衮倘始終不能洗心滌慮。痛改前非。或且以朕不調伊之巡撫為可倚恃。心懷疑貳。政致闕茸。則是不知朕保全造就之深恩。實禽獸之不如。其罪較伊兄訥親更重。則留任巡撫。所謂塞翁

失馬禍福正未定也。著將此詳悉開導。令其豁然猛省。頓改愚迷。慎之勉之。○緩徵山西寧鄉。永寧。渾源。應州。廣靈。右玉。朔州。馬邑。五寨。榮河。萬泉。永濟。平定。樂平。壽陽。忻州。定襄。代州。五臺。絳州。解州。芮城。稷山。蒲縣。等二十四州縣。本年水災。雹災。霜災。應還籽種倉穀。○甲辰。

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三人。絞犯一人。餘三十六人。予勾。○諭朕今年辦理情實勾到案件。於侵貪人犯。及關係軍務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較之前次勾到。則為從重辦理。然實有不得已之苦心。蓋立法而法不行。則人心無由知警。向來侵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過虛擬罪名。是以侵漁之案。日積而多。若不亟為整頓。則營私蠹國之風。由茲日長。漸至釀成錮習。朕之有此一番辦理者。皆前此之相蒙入於緩決。有以致之也。至軍旅之事。賞罰務在必行。方

足以肅紀綱而振士氣。若使畏葸退縮之輩。倖全首領。則當衝鋒冒險之時。孰肯捐軀用命。國家之優爵祿。厚糧餉。以養之於平日者。何用。即近年之領兵大帥。之敢於偷安。愆事。誤國負恩。亦皆因昇平日久。軍律不嚴。有以致之也。朕以大公御天下。事事求協於理之至當。至用刑之際。尤必再三詳審。稍有情節。必加研究。原減。即如虧空案內之胡世仁。因伊伯陣亡。雖在情實。亦即按會典所載。加恩免其正法。袁士弼。許應虎。皆係統兵大員。袁士弼乃朕上年令入情實之犯。近日細閱招冊。與違誤失律者有間。特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覆審。已降旨改為緩決。至許應虎。則加恩擢用。發往軍前。而惟怯無能。圍困被辱。畏賊如虎。密請讓地。此而不誅。何以為戒。故凡不勾者。皆情之有可寬。而所勾者。必法之無可赦。不教而誅。朕不為也。水懦而玩。朕亦不為也。不然。朕何愛於袁士弼。而何惡於許應

虎哉。法不可弛。因時立制。並非有意從嚴。誠不得已耳。經此一番辦理。所願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潔已。勉為良有司。人人奮志忘身。勉為名將帥。雖不敢高言刑措。而辟以止辟。制治保邦之道。不外乎此。已另頒訓旨。令文武衙門存貯省覽。特將辦理苦心。諭令中外知之。○又諭。朝審情實案犯。周學伋因聽王湛賁緣收受銀物。向伊兄周學健請託。律以枉法受財。定擬絞候。固屬應得之罪。但周學健不能屏絕苞苴。其弟始敢以營私干請。若使冰兢自矢。必且嚴為拒絕。痛加懲誡。何敢聽從保題。致罹重譴。是周學伋之干犯國憲。皆周學健之簞盞不飭。有以成之也。九卿之擬入情實。未免太過。若以其為周學健之弟。遂不敢不以情實定擬。是乃先存意見。豈為平允。朕明罰勅法。一秉大公。權衡詳慎。如許應虎等法。無可貸。明正典刑。周學伋有一節可寬。即免其勾到。今念周學健

已抵於法。周學伋尚可原宥。不必久繫圜扉。著加恩從寬釋放。○又諭。朕於侵貪各案。諄諄垂戒。前後所降諭旨。不啻三令五申。此次勾到。辦理侵貪各案。有督撫輕擬經九卿改入情實者。有九卿混入緩決。經朕指示情節。改入情實者。所有二年限滿之犯。完數如例者。業經分別原減。其逾限未完。營私入已。確然有憑者。予勾正法。誠以律不容弛。法當共守。與其失之寬而犯之者衆。不如顯然示以無所假借。俾知所戒。而不致更蹈覆轍。所全者實多也。朕前降旨。令刑部於秋朝審時。將各省官犯彙為一冊。得以詳悉推勘。以昭慎重之意。此雖不僅指侵貪。而官犯內惟侵貪者常多。以理論之。潔已奉公。人臣之職分。應爾。倉庫錢糧。莫非小民脂膏。上以供軍國經費。人君且不得私有。而乃漫無顧忌。如取如攜。婪正供而入私橐。是閭里之輸將。徒為若輩填谿壑也。夫取非其有者。謂之盜。況取國

家之所有乎。貪人之財猶謂之盜。而況其貪國家之財乎。此其情尚有可恕乎。乃向來錮習。以為寧盜毋貪。此在為上者愛民之深。權其輕重。謂與其厲民。毋寧損上。以是重言人臣之不可貪耳。而豈忍以盜待臣子哉。為臣子者。又豈甘以盜自處哉。人徒知漁利於民者貪也。蠹蝕於官者侵也。援律傳罪。輕重判然。不知貪者固有害於下。而侵者實無所畏於上。以無畏之心。而濟之以無窮之慾。則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贓者有之。朝廷之府庫。且所不顧。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此侵則必貪。勢使然也。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既已劣蹟敗露。尚可因循姑息。繫之囹圄。獲全首領。下愚不肖之輩。其何所警惕。而絕其行險徼倖之心。又安知其不轉以身被刑辟之虛名。而子孫享富厚之實惠。且自謂得計耶。是斧鑕一日

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惟一犯侵貪。即入情實。且即與勾決。人人共知法在必行。無可倖免。身家既破。子孫莫保。則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網冒法。此狂瀾之必不可不迴。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轉之機。端在於此。用是再頒諭旨。詳悉開導。俾共知潔已奉公之大義。凜服官典守之大防。杜絕侵漁。終遠刑辟。為良有司。國家實嘉賴焉。如其不知畏慎。不知悔改。則三尺具在。斷在必行。前鑒昭然。慎勿視為具文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文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永遠傳示。各宜凜遵。○又諭。國家設立營伍。領以符弁。所以禁暴止奸。折衝禦侮。責綦重也。兵法失律。有誅。書稱不用命戮於社。立法之嚴如此。近來法司衙門。於官犯相蒙。多入緩決。因而武弁亦邀寬典。大非立法之本意。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百年不用。必當申明紀律。信賞必罰。方足以振憲綱。而作士氣。誠使為將

弁者。在平時則勤訓練。嚴拔補。謹巡防。以固疆圉。設有緩急。統帥則詳審機宜。熟籌勝算。其偏裨士卒。則奮勇爭先。摧鋒陷陣。不避矢石。效臂指之使。自能克敵制勝。若平時不能拊循士卒。或因循而流於廢弛。或苛急而激為忿怨。偶遇小醜竊發。則號令不明。指揮不定。畏葸退縮。縱寇老師。或臨陣之時。望風委靡。甚至欺蔽容隱。負恩債事。國家所倚為干城腹心者。何在此而不誅。何以示懲。乃使久繫囹圄。累歲經年。虛擬罪名。獲全首領。是亂法也。後之任事者。何由知戒。朕以仁治天下。慎重民命。罔敢弗欽。而天討所在。朕弗敢赦。如訥親。張廣泗之誤國負恩。屢頒諭旨。已立正典刑。慶復之欺朦縱寇。亦已賜令自盡。而詳閱秋朝審冊內。除李質粹。宋宗璋尚須待質。索士弼情非退縮。應改緩決。此外如許應虎之失誤軍機。臨陣退縮。都司沈瑞龍之私回任所。託病偷安。胡璘。劉鍾之恒怯退避。離

汎失守。又如張通。楊文富之棄地不守。阻回援師。皆法之斷不容貸。而情之毫無可原者。即其中有先經緩決之犯。皆令改擬。予勾正法。以為炯戒。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臨陣爭先。赴蹈危險。死於鋒鏑。或所不免。而國家加恩贈卹。廕及子孫。如其退縮偷安。挫衄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斧鑕。等死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雖至愚亦當審擇而知所處矣。若專事姑息。積玩成疲。於軍務殊有關係。訥親。張廣泗。慶復之敢於貽誤。未必非向來失律倖免。人心無所震悚。有以啟之也。今於勾到後特頒此諭。詳悉開導。令武臣咸知債事者必無軼罰。罹罪者斷難倖生。與其伏法於誤事之後。不如捐軀於臨事之時。大義昭然。將必致身効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不致苟且偷生。蹈於顯戮。正辟以止辟之義也。此諭著刊刻頒發。令內外武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永遠傳示。各宜凜遵。○又諭大學士伯

張廷玉年將八十。不能復兼監修總裁之任。大學士公傳恒著充。

五朝國史館監修總裁官。劉統勳著充總裁官。劉綸著充副總裁官。○又諭盛安現在患病。齊召南亦因墜馬。調理未愈。阿哥書房內行走需人。著內閣學士嵩壽在尚書房行走。孫嘉淦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賞給左副都御史銜。汪師韓仍授為翰林院編修。俱著在尚書房行走。○又諭嗣後凡遇巡幸所用柴炭。該地方官酌量應用數目。不得多行豫備。致滋糜費。著內務府臨期奏派該衙門總管一員。稽察辦理。○以直隸馬蘭鎮總兵官布蘭泰為古北口提督。降古北口提督海亮為馬蘭鎮總兵官。○乙巳。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總河顧琮奏。署管河道胡振組檄調主簿朱沂領解撥貯。

道庫歲修錢糧。在祥符縣渡河。遇風覆船。沉失銀一萬九千八百餘兩。嚴飭該道設法撈取。倘不能全獲。其不足之數。著落胡振組。朱沂分賠等語。顧琮身為總河。一應河工錢糧。提解撥運。皆其專責。今朱沂漫不經心。不度風色。以致沉失銀兩。固屬胡振組違差不慎。顧琮寧得漠然度外乎。乃伊陳奏之摺。並不自行引咎。但請將胡振組等著落分賠。竟若於己毫無關涉者。甚屬不合。著傳諭嚴行申飭。其沉失銀兩。將來胡振組等若不能完帑。即著於顧琮名下追賠。○理藩院奏喀喇沁土默特等處。派官往查民典蒙古等地畝。得旨。此初次稽查。當派大員。喀喇沁土默特兩處地方。羅布藏等纔經查過。著此次不必往查。察哈爾地方。著派納延泰會同副都統羅山往查。教漢翁牛特等處地方。乘羅布藏前

往游牧回去之便。添派通政使富森一同前往詳查。下次再照所奏。派理藩院章京往查。

○是月。巡視臺灣御史伊靈阿等奏。八月初。據淡水協廳等稟報。聞人傳說拳頭母山聚有匪人。居民間遷他處。隨飭令確查嚴究。嗣據報查明該處止有劉富家衣物被搶一案。乃係無藉之徒。借此捏造流言。搖惑鄉愚。隨拏獲搶犯。並自行投首。各犯審無聚匪不法事。得旨。覽奏俱悉。此事早已聞知。而汝等此時方奏。何耶。此等尋常無甚關係事件。尚可若要緊事件。則不可。○署湖廣總督唐綏祖奏。沿江塘汛。向多坍塌。勒限概行修葺。并於江省接界之漢黃要地。八吉堡陽邏等處。以及漢口大鎮。撥員梭巡。訪獲積匪二十餘名。其江湖港汊。凡有漁船小艇。均令於船傍大書粉字。編列保甲。安襄鄖三郡所屬。與河南陝西交界游匪易於竄匿。分派文武。克旗會哨遊巡。並咨隣省照對。四川接界之歸州新灘一帶。為川江客貨聚集之區。亦易藏奸。臣於新灘刊刻木榜。不許多索船價。編查保甲。

南省苗疆州縣。每有漢奸。重利盤剝。占奪田土。以致仇殺滋事。隨時懲創。化誨均各相安。得旨。須行之以久。而要之以實。現雖署總督。即總督回任。而地方一切。原汝巡撫分內之事也。勉之。○欽差戶部尚書舒赫德。湖廣總督新柱奏。洞庭協兵丁。繳械辭糧一案。臣等抵長沙府後。提齊各犯。會同開泰研訊。據各犯供認確鑿。此案倡謀之徐宏義。業已杖斃。應照例查起屍身。仍行斬首。其贊謀之胡家勝。情罪與為首無異。亦已即行處斬。其為從各犯。均杖一百。流三千里。被脅同行各犯。均照例折責。洞庭協副將孫宗夏。擅扣兵餉。釀成事端。例應叅處。但當此兵丁刁玩之時。亦不可驟行離任。以長悍卒之志。容俟數月後。臣新柱另行查辦。得旨。覽奏俱悉。○山東學政李因培奏。請將御纂清篆成書。譯漢頒行天下。報聞。○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西安按察使吳士端。奏瀋陝省

諸渠一摺。奉硃批。交臣議奏。伏查通省渠道。如涇渭灃。滹灋。漳。洛等河。以及地泉山谷諸水。可引注者。或接其源。或承其流。開渠築堰。支分派別。據各州縣平日查報。不下數百道。而渠之最著者。則龍洞。鄭白。通濟。龍首。校尉。天津。文昌。實惠。永興。廣濟。順陽。永壽。興隆。遺愛。長澤。清水。金定。直城。玉帶。懷德之類。水利甚溥。其餘各隨渠身大小。及需澤多寡。要皆灌溉田禾。民受其益。臣細查原委。或係古來舊有。或係節年開濬。今該按察使所奏。是欲照依成規。再加擴充。事屬應行。至辦理之法。必須逐查悉計。現飭各州縣確勘定議。俟勘議到日。再遴道府覆勘。報聞。○陝甘總督尹繼善。西安巡撫陳宏謀。奏陝甘督標撫標西安城守營潼關協神道嶺營興漢延綏寧夏河州四鎮各營馬。在臺支過草料除按各該營額支馬乾。儘數扣除外。尚不敷銀三千四百七十四兩零。應即以今歲買豆還倉之

節省銀抵補。至旗營馬。共應扣馬乾銀二萬五千七百八十七兩零。若一時並扣。兵力未免拮据。應請自庚午年春季起。分四季扣還。得旨。覽奏俱悉。○又奏。大兵進勦金川。陝省安設臺站。一應徵調車馬等項。除照定例開銷外。尚有雜項軍需。應補給銀二萬餘兩。查上年西。同。鳳。乾。被災。賑濟餘米。臣陳宏謀已奏明。提充煮粥公用。今除陸續動用外。尚有餘存。應即以此項撥抵。尚不敷銀八千四百十四兩零。於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養廉公費內。分別已未辦差。派捐扣抵。得旨。覽奏俱悉。○又奏。前大學士等議覆侍郎蔣溥奏。陝甘沿邊地方屯田一摺。奉旨。交該督撫等查辦。臣查甘州所屬之聶貢川。約寬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長約百里。兩邊皆山。可墾田二千餘頃。內有水三道。泉源細小。灌溉不足。此地向為六族番民世居牧放之所。並非內地官荒。如議開墾。必須移內地民人前往屯

種。番族不能安居。又無地可遷。且高寒止宜青稞。尤慮霜雪最早。收成難必。以墾地二千餘頃而計。一切牛具人工。並開渠雜費。約需銀十餘萬兩。況在二十四關以外。番族甚衆。移民耕種。需兵彈壓。費更不貲。兼離河州二百餘里。經火裏藏龍腦等處險阻。輓運艱難。此地非惟不可開墾。即墾亦屬無益。又山丹縣屬之大草灘。除從前已墾之地。皆係沙漏地高。無渠水可溉。況近雪山。氣候早寒。米穀不能成熟。餘地實難收耕獲之利。並請毋庸屯墾。其餘口內口外。並沿邊一帶。凡係可墾之地。節經招民開墾。並給兵屯糧。間有未開曠土。非無水可引。即沙石難耕。均未便輕墾。其柳林湖等處。收穫著有成效。自不敢漫無查察。致成廢棄。報聞。○又奏。遵查叅革寧夏道阿炳安侵冒城工一案。緣寧夏涼州莊浪三處城工。共原估續估銀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五百餘兩。除未經動用銀二十五萬六千

四百餘兩。外實在節省銀四十萬六千餘兩。雖三處城工。俱非阿炳安原估。而一切工程。勒令匠夫併日趕辦。又剋扣腳價。科派里民。巧取節省之名。陰為自私之計。皆出之阿炳安一人。內莊浪城工。雖係榆葭道王凝分辦。亦係阿炳安主持。今阿炳安業經叅革病故。所有三處城工損裂之處。一併著落伊弟納英阿修補。其工價即在阿炳安家產變價餘剩銀內支給。得旨。覽奏俱悉。又批。此節不無所謂併案罪歸一人之意乎。○四川總督策楞奏。前奉諭旨。察看小金川土司暨番衆等。於大朗素。小朗素相繼物故後。有無別生議論。並令明白曉諭。臣等遵旨派員前往察看。該土司及番衆等。凡言及大小朗素者。無不以為死後荷此榮耀。真天朝浩蕩之恩等語。實係目擊情形。人人羨慕。並無別生議論之處。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一

聖祖高宗皇帝

卷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總纂修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一月丙午朔諭據甘肅

甘肅

巡撫鄂昌奏稱甘州府屬之張掖縣暨東樂
堡縣丞分駐地方涼州府屬之鎮番平番二
縣寧夏府屬之寧夏寧朔中衛三縣直隸肅
州并所屬之高臺縣秋收俱僅五分以上實
屬歉薄等語收成五分以上例不蠲免錢糧
但該省土瘠民貧偶值歉收民力不無拮据
宜量加體恤著將張掖東樂鎮番平番寧夏
寧朔中衛肅州高臺等州縣堡屬本年未完
正賦及帶徵各年正借錢糧暫予緩徵俟明

歲麥熟後照例催納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岳鍾琪所奏請發川委用之廢員五人內費我衡高綱梁德龍皆係侵貪治罪贓蹟纍纍遇赦援免現在辦理侵貪之案此等以贓獲罪之人豈可復行簡發其王廷松雖在年羹堯案內尚無贓款王世爵以失察降調尚屬因公此二人著照該提督所請已降旨該部令其赴川交該督策楞酌量差委并諭岳鍾琪知之○丁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協辦大學士尚書陳大受現在患病尚須調理其吏部尚書事務著梁詩正暫行兼管○又諭據禮部侍郎齊召南奏稱墜馬傷重風痰時發難以供職且有老母在家懇請解任調理明春回籍等語齊召南著照所請准其以原銜回籍調理○以吏部郎中德舒為太僕寺卿○豁除江蘇濱江各屬坍沒蘆洲田灘課銀

四千一百二十九兩有奇○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丁士傑奏稱接撫臣愛必達來札內稱據遵義府知府四十七奉尚書舒赫德面諭寄信撫臣以安籠古州俱有瘴氣可否於經由大道調出看驗撫臣因酌擬將安籠調至普安古州調至都勻看驗但苗性多疑不可不慮隨將不可調驗情由具覆等語當經朕降旨傳諭舒赫德令親往閱看已據舒赫德具摺奏覆并親往古州閱兵事竣今哈尚德又奏前接准撫臣愛必達咨稱據司道會議交秋以來古州時疫漸起欽差大臣不便輕臨其地應將古州調赴都勻但調驗之處實屬未便經臣劄致撫提等語此事是否先經舒赫德諭令四十七寄信愛必達商酌調驗抑係愛必達同司道商議調驗之說移咨提鎮哈尚德曾否劄致撫提現在閱兵事畢此等情形亦屬無關緊要但所奏既有互異須查明確實著傳諭愛必達令其據實覆

奏不必別生疑揣。其丁士傑、舒赫德原摺，著抄錄於愛必達奏事之便，寄與閱看。尋愛必達奏五月初，據委赴威寧之遵義府四十七到省。述欽差面諭，聞古州安籠頗有瘴癘，可否於經由大道走入一二站，官兵調出一二站，彼此相就驗看。並云六七月間可抵貴州等語。原據口稟，未准來文書答。臣思該處秋夏之交，實有瘴癘。古州更歲有時疫。今欽差到彼，適當其時，因同司道商酌，咸以調驗為是。是以商之提臣，有安籠調出普安，古州調至都勻之議。旋准舒赫德、新桂來咨，不必檄調，即在古鎮豫備考驗。兼知欽差抵黔已在八月盡間，迨至古州，時逾霜降，疫氣已減，即經通咨照辦。時古州鎮總兵哈尚德離省較遠，未及知親臨考驗之咨，因尚有不便調驗之說。報聞。○己酉遣官祭先醫之神。○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其枝葉也。翰林

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以詩賦，頗致力於詞章，而求其沈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訓之闡奧者，不少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與抑有其人而未之聞與？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為鉅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獺祭為工，剪綵為麗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勿濫稱朕意焉。又諭雲南楚姚鎮總兵張廷柱著來京引見，其員缺著呂九如補授。○大學士等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稱

臺屬番社存穀共二十萬四千七百四十石零除留借窮番四千石仍請存縣春借秋還外其餘已糶未買價銀一體提解撥充臺營兵餉剩穀於明歲青黃不接時糶解候撥其借碾南路下淡水兵糧并撥運內地兵眷米俟歸補清楚糶價提解從之○庚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紫禁城外週圍地方原係下五旗護軍等傳籌今看西華門外殺人一事

護軍等傳籌不以為事此顯係該護軍統領叅領等並不嚴察管束所致外間傳籌若如此怠惰紫禁城內傳籌豈得無間斷乎宮院傳籌不比他處關係尤重將此旨曉諭八旗護軍統領等著嗣後留心嚴察務使傳遞更籌絕無耽延間斷伊等若不實心遵行儘有值班御前侍衛不拘何時皆可派往察看若朕不降旨即行派人往察一經察出伊能當乎朕降旨以後仍有輕慢不以為事者經

派出御前侍衛等察出將值班護軍統領併叅領等治罪斷不寬貸○欽差禮部尚書王安國等奏臣等行抵盛京提訊榮大成臧根嵩二案查榮大成先有虧空借差開銷八千二百餘兩臧根嵩辦差侵欺尚少差後盜出庫銀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臣等再四勘問毫無疑義即遵旨一面奏聞一面監視正法得旨該部知道○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江右省城典鋪質物皆用銀不用錢緣用銀則平色出入易於巧取應令一兩以外者仍用銀一兩以內者均用錢再典鋪多用兩錢應行禁止得旨不如聽民便之為妥耳且各省因用錢不用銀而錢貴矣今江西又勒令用錢不用銀則錢不愈貴乎但禁其兩錢剝利者可也○辛亥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今年朝審秋審案內之袁士弼劉子瑜陳應魁孔成龍李氏張天序蔣欽

王琳簡可文。王好述。繆珍。何應祥。張雄。劉昇。東。劉大才。郭惠人。三音口。薩爾濟勒。巴雅爾圖。達木巴爾扎布。主遇考。陳智修。楊同範。王湛等。已經降旨改入緩決。其朝審案內情實未勾之江興漢。胡世仁。高華留保。徐姐。秋審案內情實未勾之黃亞長。丁文義。崔永龍。俱著於次年改入緩決。○大學士等議准御史錢琦奏稱各部保送漢郎中應陞道府人員以不宜外任仍留部者。應照外省府州縣調簡之例。按其俸次與堪勝繁簡郎中一併帶領引見。所有從前不勝外任留部未經引見人員。吏部彙齊帶領引見去留均候欽定從之。○以署兵部右侍郎劉綸為禮部右侍郎。仍兼管兵部右侍郎事。○以廣西潯州協副將丁大業為右江鎮總兵官。○以故廣西太平府屬龍英州土知州趙作梁子璞襲職。○壬子。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前因郡守縣令當久於其任。而督撫題調題陞。徒開競進之門。能員惟事逢迎上司。希心速化。於吏治無補。經朕降旨命大學士九卿詳議。定以歷俸三年始准調繁。宜其吏習民安。舉得從容展布。以收績效矣。乃近來凡遇衝繁疲難四項相兼之缺。該督撫往往以格於成例。調補無人為說。而言官條奏亦謂俸滿者才非幹練。幹練者歷俸未久。不得已題請在部揀發。需延時日。揀發之員亦非駕輕就熟。難於勝任。仍請不拘三年俸滿之例。則原議所稱限年准調者。又扞格而難行。將見久任之效未著。而要地之缺易懸。豈為官擇人之道耶。且必謂四項相兼者。方准越例調補。是又拘泥成例。所謂月攘一雞之說耳。若灼見其必不可行。亦不必憚於更易。但前此定議亦因聽採輿論。廣為諮詢。眾謀僉同。用著為例。若謂不可不與時變通。亦當付之公議。歐堪善摺已交

九卿議今彭家屏又以無可調人員請揀發候補知縣矣。此事著大學士九卿一併詳悉妥議具奏。一面行文直省各督撫令其各就地方情形如何方於吏治實有裨益之處切實定議奏聞。尋議各省州縣三年准調五年准陞之例。應照舊辦理。至員缺果係緊要。非幹員不能勝任。而年例不符者。准該督撫將實在相須之處詳悉聲明。專摺奏聞。除奉特旨准行外。如交部議。俟奉旨後。吏部查該員委無別項不合例事故。請旨准行陞署人員。仍照久任之例。接算前後俸次。扣足五年實授。至各省情形不同。如何實有裨益之處。應令該督撫切實定議從之。○又諭馬得勝現護肅州鎮總兵印務。著即補授肅州鎮總兵。其重慶鎮總兵員缺。著副將薩音圖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盤山行宮地面人夫既奉旨減半雇夫。其各處行宮應令州縣畫一辦理等語。盤山行宮地面較他處

開濶。是以就近雇夫修理。至各州縣行宮平時自有看守兵役。可供掃除。即朕臨幸之時。亦不逾信宿。何須雇用民夫。今據奏各處行宮雇用夫役。請照盤山減半。足見地方官藉端開銷。此向來陋習也。著傳諭方觀承查明各處行宮。無須雇用夫役者。即應裁革。如有必須雇用者。酌量大加裁減。毋蹈從前冒銷之弊。再朕聞盤山地方近日漸多竊匪。僧舍屢被穿窬。殊屬疎縱。著并諭該督嚴行稽查拏緝。毋致宵小肆橫。○諭據將軍阿蘭泰奏稱郭金供出伊犯事交到刑部時。郎中西琳遣家人王三。王二詐索銀三千五百兩。主事巴揚阿。從郭金索銀一千兩。主事江阿索銀二千兩。其從前索取銀七百兩。巴揚阿。江阿均行承認。惟西琳因別事被叅。回京歸旗。業經行文咨取。此事關連佐領姚文盛筆帖式莊連芳。請解任質審等語。自雍正時有煩皇考聖心。將此等惡習革正。絕無指事詐銀等

事。今西琳已揚阿江阿。膽敢因事遣家人從郭金詐索銀數千兩。看來特見朕辦理諸事過寬。西琳等遂如此犯法而行。玷辱滿洲人等體統。西琳等非漢人可比。若照尋常官員貪劣之例治罪。惡習益生。著刑部侍郎勒爾森。馳驛拏解西琳。即刻起程。至彼時。會同將軍阿蘭泰。審明屬實。將西琳巴揚阿江阿。即在彼處正法示衆。交西琳該旗都統。將伊家產查抄。所有干連此事人等。皆照阿蘭泰所奏。解往待質。詳加研審。部員似此越法而行。該部大臣均難免過。著交部嚴加察議。尋勒爾森。阿蘭泰奏。審訊屬實。遵旨一面奏聞。一面監視正法。其干連人等。俱分別審辦完結。得旨。該部知道。○戶部等部議准。福建巡撫潘思渠疏稱。龍溪縣縣丞移駐華封。建安縣縣丞移駐廸口。建陽縣縣丞移駐麻沙。所有分徵錢糧。及學租屯糧丁銀。俱應割歸辦理。書役悉照原額。民壯於各本縣撥給四名。關

防另鑄給從之。○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倉德一案。該部擬以杖流。但伊本屬硯硯自守庸材。驟理繁鉅軍務。自不能勝。但監司非督撫可比。且伊為屬員幕友蒙蔽所致。尚非有心貽誤軍機。罪在不赦者。比著加恩免其治罪。發往四川。交與該督差委試用。伊名下有應行追賠之項。俟清完之日。酌量以道府等缺。請旨降補。○吏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思州府屬之大欄山。離龍泉縣僅八十里。偏刀水。近接龍泉僅二十里。均應改歸龍泉管轄。至偏刀水之上。係思州府屬之大都上地。及石阡府屬之大都下二地。迎仙峯等處。俱近在十里內。偏刀水之右二里許。係思屬之上株樹偏岩。五里許。係鎮遠石阡思州平越思南五府施秉湄潭三縣交錯之厓地。橋屯等處。亦應歸併龍泉。又施秉縣屬煤水溝。距邑更遠。去湄潭止

三十里而落花屯距涇邑亦止五十餘里均應撥歸涇潭又大欄山至偏刀水俱係連山接筭烟戶畸零而偏刀水實為各處適中最易藏奸應設一汛撥石阡營外委把總一員步兵二十名駐防即於大都地分設一塘再於河地添設一塘分駐遊巡從之○吏部議四川總督策楞奏龍安府知府通正患病請解任調理通正居官何如該督並未聲明與例不符應毋庸議得旨督撫題請屬員患病調理與例不符該部自應照例議駁但因現在議駁懸缺久待於吏治無益龍安府員缺已據該督題請降旨令莊學和署理嗣後如有道府等官患病題請解任其員缺應題者即揀選具題應請旨或歸月選者該部即行查明辦理不必俟覆准方行開缺著為例○刑部議山西巡撫阿里衮奏善岱協理筆帖式成泰擅用非刑縱役索詐并辦理七協事件遲延應罰俸一年事在恩詔以前應請

寬免得旨此案情節明係成泰擅用非刑縱役索詐福增阿妄加鞭責濫行羈禁不能整理地方徒多擾累該撫但據卓爾岱呈詳即為題結不知伊等皆係卓爾岱屬員乃據一面之辭為之開脫豈可任其朦混從前伊等聯銜直揭都統八十五雖八十五在歸化城辦理諸務原不妥協而成泰等如此任意苛虐縱容勒索則其互相朋比肆行無忌可知此風斷不可長該部但照該撫所請擬以罰俸更為援救何以示懲且累年懸案不結延玩已極尚謂其俱屬有因並非無故遲延豈有十餘年積案至二百餘件經該都統噶爾璽具奏之後至今猶存九十餘件不為完結尚得謂之遲延並非無故乎該筆帖式等肆意妄行疲玩相習不可不嚴行整頓著將七協筆帖式成泰等俱行革職該部即速另行揀選帶領引見候朕簡補所有未經完結之案令其作速審結如再遲延即嚴查叅處卓

爾岱袒護屬員。亦著交部察議。○甲寅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乙卯。諭。例載凡遇齋戒日期。
大臣等俱在本署齋戒。侍衛在侍衛教場齋
戒。但近來大臣等內。有兼理別項差使。並不
赴該署齋戒者。亦有另尋別所齋戒者。朕思
侍衛等齋戒。尚有稽察之人。大臣等不赴公
所齋戒。其別所並無稽察之人。雖有處齋戒。
與在家何異。凡祭祀齋戒。特為盡其誠敬之
心。所關甚重。嗣後凡遇齋戒之日。大臣等雖
兼別項差使。俱在該署齋戒。若無衙署。如領
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散秩大臣等。俱在紫
禁城內齋戒。倘有違誤。一經查出。定行治罪。
○丙辰。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丁巳。冬至。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戊午。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布蘭泰奏。請

將馬蘭鎮中軍遊擊王爵補授直隸提督中軍叅將一摺。殊屬小見。布蘭泰之陞授提督。乃因海亮不能勝任。一時無人。姑且擢用。非為布蘭泰之優為提督。且非因其近日有營伍事之奏。謂其留心整頓也。提督中軍現缺。例應題補。通省中豈無合例可題之員。而必沾沾本鎮屬員。越例保薦。方可收臂指使耶。布蘭泰甫經陞任。即市恩於本鎮舊屬。未免器小易盈。所奏不准行。著傳旨嚴行申飭。○大學士等議奏。金川案內倒斃馬。據欽差侍郎兆惠。四川總督策楞等。分晰覆奏。查野蠻兩縣倒斃十五匹。應賠其挑關草坡樹林口。三站馬四百六十二匹。內倒斃六十九匹。係十分之一五。應照例開銷。至跟達美諾等五站。請以十分倒四報銷。應俟該撫查覆再議。此外尚有馬騾一萬三千七十二匹。係省城應差。北站安臺協濟御塘及接應凱旋官兵長騎入陝等項之用。內共倒斃九千六百九

十九匹。查本年二月內奉旨。以此次臺站馬匹。當軍興旁午。非尋常可比。該督撫據實具奏。酌量加恩。應即照十分倒三例報銷三千九百二十匹。其逾額之五千七百七十九匹。著落各塘站經營之員分賠。再變賣疲乏馬。自與購買不同。應如所請。准照八兩繳價。從之。○定告養坐補原缺例。吏部議奉天府尹蘇昌奏。開原縣知縣蘇為正。請終養一疏。得旨。向例官員以親老改補近地者。仍令坐補原缺。所以杜規避也。而告請終養之員。未有坐補原缺之例。夫父母年逾耆耄。許令侍養。乃國家錫類之令典。然親年子所素知。何必俟歷任後方行請告。安知其非因現缺平常。將來即可銓補他缺。藉以自便其私。是特為巧於規避者。開捷徑矣。蘇為正到任甫及二年。即請終養。顯有規避情弊。此本所奏不准行。著再留任三年。以示懲戒。嗣後官員親老。與終養之例相符者。於未得缺前。許其呈

請已經銓選抵任者。將來亦坐補原缺。著為例。○大學士禮部議。浙江學政于敏中奏。浙省生員三次欠考者。請暫緩褫革。咨行遊幕地方。催令回籍補考。與例不符。應毋庸議。得旨。朕前降旨。生員歲考欠至三次以外者。皆行黜革。今于敏中以浙省遊幕在外。欠至三次者。通計有七十餘名。請立定程限。咨催回籍補考。大學士會同該部議駁。甚是。但朕念該省士子。其逾限尚係初次。且有七十餘人之多。伊等向來讀書入泮。亦非容易。若盡行除名。情有可憫。此七十餘人。著加恩免其黜革。以示朕格外矜全之意。著勒限催回補考。一次。若仍藉端規避。不赴考者。即行黜革。其如何勒限。著該部定議。嗣後如有三次欠考者。依此議行。○命詹事裘曰修侍讀學士王際華。俱在南書房行走。○己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

稱。乾隆二年。河身自六工以下。已有高仰之形。經大學士鄂爾泰往勘。會同前督臣李衛。河臣顧琮。議改挖新河。即以北隄為南隄。另築北隄。計長三十六里。因其下有積水侵占。未及完工。至乾隆五年。河臣顧琮續請接築北隄。臣此次查河。詳加履勘。祇須畧為修補。開挖新河。以容正溜。惟多村莊廬舍。非此數月內能辦之事。是以仍議暫由舊道等語。朕思加高隄埝。固屬治水下策。而挖改河口。亦未易輕言。蓋洪流巨漲。非人力所能開濬。使永定河而可挖。則黃河亦可挖。使復循九河故道矣。即今改挖新河。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塞。則此一番工役。豈不徒為虛費。况廬舍至萬有餘戶。墳墓至六千餘穴。田畝至千有餘頃。小民安土重遷。難與圖始。無故而令其流移轉徙。彼未見遠水避災之利。而先已不勝擾累。此改河之議。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鄂爾泰久經物故。即使籌辦未當。

亦不必問及後嗣。其所勘或就當時情形定議。或本屬無益空言。俱姑置弗論。但所稱未及完工者。其已興修之處。曾有幾成。顧琮接築北埝。曾否完竣。摺內尚未明晰。自朕觀之。治河之道。加高固不可行。培厚或庶其可。誠使培於隄後。而前岸之近河者。展而益寬。則水有所容。可免於溢決。此變通於前人不與水爭地之意。而可無紛更徙置之勞。當較勝於加高束水。與開挖新河者。朕明春巡幸霸州。即可按行永定。親加相度。其中一切未盡情形。該督面請指示。著先行傳諭知之。○命翰林院侍講郭肇璜。周玉章。俱在尚書房行走。○庚申月食。○定關稅贏餘。照雍正十三年額。諭戶部所奏各關徵收贏餘銀兩。比較上屆短少者。按分數加以處分一摺。所見雖是。但贏餘究在正額之外。然非額外別徵贏餘。緣照額徵收。儘收儘解。其溢於成額者。即謂之贏餘。是名雖贏餘。實課帑也。亦即正供

也。豈有居官食俸。受國家養養之恩。至侵虧課帑。而可置之不問之理。然該部定議。亦有未協之處。如議而行。則好論之徒。必將謂計臣習於言利。故不得不為詳悉開示。當康熙年間。關差各有專員。恣意侵蝕。不但無贏餘。并不敷正額。然至任滿之時。未嘗不量其所入。派工派差。無得飽其私橐者。而當時風氣。俱視缺額為分所當然。是以有雍正年間一番清理。凡官侵吏蝕。僕役中飽。舉燭照而數計焉。於是各關之以贏餘報者相屬。而缺額者從未之聞矣。可見歲額本敷。贏餘本有。向之有缺無贏。其弊自在漏卮耳。自朕御極。而中外人心。舉知政尚寬大。希圖欺隱。時則贏餘歲減一歲。又將漸開虧損正額之端。用是曾降諭旨。所有較前減少之員。交部嚴行察議。今其稍知法紀。而朕意又恐查覈過嚴。則各關自顧考成。必求溢羨。或致藉端橫索。因令數目相仿者。該部即行覈題。如其大相懸

殊令各該督就地方實在情形。據實聲覆。非不知督撫查覈。不過據監督之所申報。代為奏聞。並無另行查辦之處。自以贏餘非庫帑可比。論潔已奉公之道。固不當染指。但尚與侵盜錢糧有間。故為伊等稍留餘地。開一解免之門。亦可知朕意之所在矣。迨今年復一年。較前有減無增。部臣以督撫覈題。雖稱並無侵隱。亦緣該員辦理不善。請比較上屆。短少至一分以上者。各按數定以處分。此雖為慎司國計起見。然所稱與上屆比較。不無流弊。有如甲贏一萬。則下屆之乙。必思贏及萬有五千。再下屆之丙。又將增加二萬。至丁而三萬。似此相競不已。又將無所底止。必致病商歛怨。非理財之正道也。夫贏餘無額。不妨權為之額。朕意當一以雍正十三年徵收贏餘數目為定。其時正諸弊肅清之時。而亦豐約適中之會也。乾隆元年以後。則諸臣幸朕初政之寬。而漸起弊端之時也。概不可準。自

雍正十三年。而上下二三十年之中。歲時之殷歉相若也。賈舶之往來相若也。民風之奢儉相若也。則司權之徵收。又何至大相懸殊哉。嗣後正額有缺者。仍照定例處分。其各關贏餘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該部按所定分數議處。永著為例。既可杜徵多報少。侵肥已索之漸。亦不至長競勝增加之端。庶為得中。如此。而仍有以言利興訾者。是為罔知大計。而直欲飽其慾壑者耳。其詳論中外知之。○戶部議准陞任浙江巡撫方觀承疏稱。仁和縣民張彩等。認墾沿海沙地二千八百三十頃六十六畝零。每年應徵銀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四兩零。均係荒沙。遵例六年後起科。從之。○戶部等部議覆漕運總督瑚寶奏稱。漕船回空時。隨幫員弁。雖已押空到次。應仍在幫約束稽查。如有風火事故。即行開叅。倘新運千總已到。取有接收日期文結。即將新運千總開叅。至總押同知等官。既回空到

次。應免叅處。再防範私鹽。應飭沿途營汛員弁。於糧船經過時。毋許老幼跟船貨賣。只許舵丁水手向官鋪售買。總不許出定例四十觔。倘查出多帶私鹽。訊其何地所買。量加議處。從之。

實錄卷三百五十二

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護理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護理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謹奏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一月辛酉諭凡日月交

實錄卷三百五十三

食。授時者原可推算而得。而春秋之例。又紀日而不紀月。朕惟懸象著明。人所共仰。雖為晷運之常有。自不若光朗之恒度。無事於諱不可不謹。故禁社奏鼓。自古重之。舊制交食分秒時刻。頒行各省。不及一分者。不行救護。後定為三分以上。方行救護。又經禮部奏定。不見食省分。并不及三分者。俱不行知。夫不先期行知。則二三分者。原可見食。將致反生疑駭。不以為靈臺失占。即謂有司怠事。非所

以克謹天戒也。嗣後仍循曩制。一分以上者。即令救護。前期五月。具題請旨。無論見食不見食省分。俱頒行。其不見食省分。不必救護。○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稱。大名府元城縣民人陳宮。口首有朱培卿。能知鐵布衫法術。住山東青州。往來曹州府等處。又據鄭子玉供稱。向日曾聞朱培卿是一醫生。係濟南人。現住范縣李家集。已飛飭道府。選差密行關提。并一面密咨山東撫臣。一體查緝等

語。該督既稱朱培卿跡涉詭秘。必應拏獲嚴訊。著傳諭準奏。令其嚴緝務獲。毋致遠颺。該撫勿以事小而忽之。亦勿過張皇駭聽可也。尋奏。接准方觀承來咨。即密飭查拏。嗣據范縣知縣劉翀覆稱。查該犯朱培卿。即朱培清。住鄆城縣探花劉家莊。已密關鄆城縣查辦。隨據署鄆城縣知縣徐文勇稟稱。密赴該處偵緝。該犯已於本年二月内外出。在該犯家中嚴搜。並無違禁器物。邪書邪教經圖。以及

魁樓寶物等項。訊據伊妻劉氏供稱。伊夫原習拳棒。並未為匪。今年二月出外。不知去向。隣佑供同。並訪查元城縣陳宮。本有瘋疾。再查朱培卿二子朱桂。朱桐。亦先經出外。現飭多選幹役。分頭躡緝。不敢稍忽。亦不敢張皇。得旨。知道了。不可張大其事。致冤無辜。亦不可存化為無事之念。○補行乾隆十三年江南省大計。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以琿春協領赫保。為伯都訥副都統。○壬戌。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高斌。覆奏河工加高培厚一摺。但聲叙南河現在修防工作。而北河不涉一字。前旨謂之淤墊。即前督動項加培之處。伊非舊日曾任直隸河道總督者乎。直隸總督。非兼理河務者乎。乃欲置身局外。一若無與已事者。明係存心巧避。在高斌不當出此。著傳旨申飭。昨又

據方觀承奏稱永定河六工以下。自乾隆二年。河身已有高仰之形。經大學士鄂爾泰往勘。會同前督臣李衛。河臣顧琮議於半截河隄北。改挖新河。即以北隄為南隄。另築北岸大隄。計長三十六里。未及完工。乾隆五年。顧琮續築北塹。與大隄相連。亦非為改河之用。據近年情形。應就舊有之北大隄。於六工改移下口。使水由地中等語。朕思濬河改口。事大不易。六工以下。是否必當改挖新口。是否有利無害。後此是否不致復行淤塞。高斌久任畿輔。永定全河。其所熟悉。著將方觀承原奏。并朕諭旨。一併抄寄高斌閱看。令其據伊所見。可行不可行。有益無益。如何方為妥協之處。切實具奏。○戶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遵查乾隆十三年辦米辦夫之州縣。總計應徵正閏地丁銀六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七兩零。應免銀三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零。除已完銀四十九萬一千六百四十

八兩外。未完銀僅一十七萬一百八兩零。不敷應免之數。若將已完在庫銀零星分還各戶。事屬難行。請將十三年應免錢糧。統於十四年地糧銀內分別蠲免。十三年尾欠。仍於應徵時照數徵收。至十四年地糧銀分別豁免。外尚有應徵之數。另行查辦從之。○以大理寺少卿陳世烈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癸亥。諭曰。大學士張廷玉。年躋大耋。前經加恩。令五日一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現在尚須調理。內閣漢大學士。惟史貽直一人。需員協辦。著尚書汪由敦。暫在內閣署理。○甲子。大學士等奏。內閣侍讀與各部員外郎一體較俸。陞用郎中。遇揀選御史。亦與員外郎一體保送。則凡揀選道府。調補三庫等事。員外郎所得與者。侍讀似亦可與。從前均未議及。應請嗣後於各侍讀內。一體揀選保送。再三庫司庫缺出。例於臣衙門滿洲中書及部院七品以下京官等。保送調補。然止及各處

事簡中書。而票簽改本二項事務繁多之員。轉不能與應請嗣後一體保送調補。從之。工部議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疏稱宿虹廳屬化村鋪豐碭廳屬雙廟二處埽工。因汛長蟄陷。已成險要。請入歲搶案內修理。應如所請。摺節酌辦。俟該處溜勢稍移。工程平穩。即報部停止。從之。○乙丑。諭。向例各衙門八旗滿蒙官員。遇喪事百日期滿。照常當差。其外任滿蒙官員。凡遇喪事。照例回京丁憂。二十七個月。滿蒙與民人多不相同。而八旗臣僕。無差閒處。亦不合宜。嗣後外任滿蒙官員。凡遇喪事回京丁憂百日者。著該旗帶領引見。候朕酌量。或令在該旗。或令在各衙門行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提督岳鍾琪保舉廢員王廷松。王世爵。朕降旨令發往四川。交與該督策楞酌量委用。并令吏部將該員等帶領引見。朕看其才具。似屬可用。但王世爵尚覺畧妄。而王廷松則不免輕浮之習。未見

誠實。在提督或因從前在軍前認識。此次就當時所見。即為秉公保薦。但經歷多年。其現在才力若何之處。或未必深知。可傳諭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令其公同留心試看。如此二人果尚可委用。留川酌量差遣。倘不克勝任。即行據實奏聞。不可因已經保薦。稍有回護。亦不必因朕此旨。有意刻覈。著傳諭該督等知之。○又諭。準泰所奏東省至江南陸路二道。其自泰安至紅花埠一路。較之兗郡至韓莊間稍遠。似應從中路行。但聖祖仁皇帝時。多由東路。或中路稍近。不如東路之便。亦未可定。著傳諭準泰。令其即速會同江南督撫等。詳悉商酌。將兩路應行之處。速行繪圖。定議請旨。候朕指示。令嚮導前往閱看。尋準泰奏中路自德州至韓莊。較東路泰安一帶為近。地勢亦平。謹查聖祖仁皇帝巡幸時。多由東路者。蓋緣臺兒莊以下。河道沙淺。御舟泊江南之宿遷縣境。由

韓莊開至宿遷。未免紆道。是以東路雖遠。較中路為便。今臺兒莊以下運河。久已修通。韓莊以上。由滕縣直至黃林莊一帶。道路寬平。臣與黃廷桂面議。應請欽定中路為御蹕大道。由滕縣直至黃林莊河道馬頭登舟。順流而下。甚屬近便。謹繪東省全圖。隨摺呈覽。報聞。○又諭準泰所奏摺內。德州桑園鎮地名。著改為柘園鎮。○丙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朕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萬壽。王妃命婦免行禮。○丁

卯。諭軍機大臣等。方觀承所奏。閱視永定河工。應由北岸一路。約計百有餘里。由此至南苑。亦屬順直等語。永定河高仰淤墊。既在四五六工以下。明春水圓回蹕時。按行閱看。即由此路至南苑。亦不甚遠。著傳諭方觀承。令其兩路俱行豫備。俟臨期酌量。努三等差回至保定。該督傳旨。令其順道查丈可也。○補

行乾隆十三年江南省河員大計卓異官六員分別陞賞如例。○戊辰諭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

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可從容襄贊。番番黃髮。領袖班行。當以匪躬之節。為羣臣先。詎可愬然動林泉之興。是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復以此為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非曩比。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尚齒。亦聖人安老之仁。在為臣者。豫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則將匪國是恤。惟身是圖。始而營心干進。則策勵奉公。迨志願滿而榮寵備。則乞身强健。樂志林泉。舉若是其工於自謀。國家將何賴焉。此在三之義。矢以畢生。實分固然也。然自為君者視之。則壯用其力。

老恤其勞。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斯為各盡其道。朕之前旨。乃謂人臣不當存此心。大學士尤不當存此心。初非欲著為成例。即至年邁力衰。不能任職。必不令其歸榮故里也。昨召對尚書梁詩正。偶論及此事。梁詩正奏云。故鄉為祖先墳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戀彌篤。此言雖屬宛轉。亦於情理未協。蓋離鄉遠宦者。早已不能歲時瞻掃。豈待遲暮方知。設當榮寵少壯。或五六十時。溘先朝露。又將奈何。梁詩正亦無辭以對。第朕既體察及此。安能無動於懷。惟是大學士在

皇祖時。直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書齋。即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几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然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既而念大學士養病暫告。已屢賜醫存問。令軍機大臣

等同往省視。傳朕諭旨。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無可圖報。何敢以孱軀動履。日煩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卹。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寧迎駕。大學士既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屆期朕當另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成堂康盛事。不亦休歟。己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庚午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安西提督王能愛以病解任。調甘肅提督永常為安西提督。以河州鎮總兵成元震為甘肅提督。調陝西興漢鎮總兵鐵景祐為河州鎮總兵。以貴州平遠協副將杜開為興漢鎮總兵。○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王會汾不勝侍

郎之任。著降補大理寺少卿。原任吏部侍郎田懋前因年少輕浮。令其解任回籍讀書。改過今經數載。聞伊在家甚屬安靜。著仍以吏部侍郎補用。○又諭川省十三十四兩年地丁錢糧除分別蠲免之項外。所有未完尾欠均應於來年帶徵。但念軍興之後。今年雖幸豐收。民力恐未充裕。若一時併徵。難免拮据。著加恩將十三年尾欠於庚午年帶徵。十四年尾欠於辛未年帶徵。以示朕體恤閭閻之

意。該部即遵諭行。○癸酉。諭草職副將胡大勇於金川軍前。妄為製造攬牌之議。前往雲南置辦。稽遲時日。毫無實濟。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比照軍臨敵境。托故違期律。減等擬流。發配湖南常德府安插。今年秋審案內。有金川軍前托病規避之都司沈瑞龍。已經勾決正法。二人之由軍前他往。形迹雖同。而沈瑞龍則臨事告病。又不留川調理。徑私回貴州本任。是惟知戀職顧私。而置軍情於度外。是以罪在不赦。胡大勇則雖有規避之心。然係稟明傳爾丹。班第准其奉差赴滇。與自行托故違期者有間。使傳爾丹等不發往。則胡大勇本不能離軍營也。是二人情節本自不同。軍律所在。申明賞罰。人見沈瑞龍胡大勇二人生死懸殊。不無議論。即鎮遠鎮總兵官宋愛條奏。請停傷病發回調理摺內。猶將二人相提並論。觀此則該犯等輕重所由分。營弁之不能具悉者多矣。著將此詳悉諭

令知之。但胡大勇本籍雲南。而發配常德。離家尚近。不足示懲。著發往軍臺當差。○安徽巡撫衛哲治奏。安省倉儲。除定額九十四萬二千石外。僅溢額米三千七百九十八石零。且在應買數內。與別省實存溢額米穀。可補糶三之數者不同。其定額內應行買補者。前屆秋成。已通飭所屬採買。至各州縣倉貯。照定額有盈絀不一者。統於司庫糶價內酌撥。毋庸撥運米穀。以省運送。所有通省溢額米。應於賑濟撥缺應買數內劃除。存銀歸款。再查安省倉穀奏銷。向分積捐兩案。今常平定額。係合積捐兩案為一數。應於本年為始。彙為一疏。得旨。該部知道。○陝甘總督尹繼善。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現鑄積錢。請於歲暮。暫以六成搭放。明春正月兵餉。計可出錢一萬一千餘串。其餘仍留易換平價。得旨。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甲戌。諭吏禮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議有養廉銀兩。視各部較為清苦。

朕思吏部領袖六曹。禮部寅清奉職。雖司分不若戶刑等部之繁。而體統所在。均宜令其俯仰寬裕。著加恩於三庫飯銀贏餘數內。各賞給銀一萬兩。分贍養廉。以示優加體恤之意。○又諭大學士休致員缺。吏部於一月後具題請旨。應否開列。此成例也。今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雖經予告。尚在京師。若即照例請旨開列。朕心有所不忍。且閣務辦理有人。著俟大學士登舟南還以後。再行請旨。其翰林院掌院學士。係現需辦事之缺。著尚書梁詩正兼管。○大學士等議。准護理廣西巡撫李錫秦奏。稱粵西常平倉穀。既經定議。照雍正年間舊數為準。溢額之穀。行令出糶。其應糶外。尚有社倉及額外捐貯穀一十六萬餘石。倉儲已充。所有本省捐穀。應於乾隆十五年停止。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合肥縣民李天六妻楚氏。○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直屬各鎮協營冬季餉銀。懇恩普搭一

成錢。至保定省城。冬季錢價易昂。請於局中餘錢內。酌發數千串。交各鋪戶出易。每錢一千文。交庫紋一兩二錢五分。仍嚴禁鋪戶囤積居奇。報聞。○安徽巡撫衛哲治奏。今歲鳳潁泗三府州屬。屢被偏災。皆受河水漫溢之害。若興築隄岸。不特工大費繁。且土性虛鬆。易坍。應照開挖引河法。於上游挑溝。以分水勢。而挑出之土。築成圩埂。一舉兩得。得旨。覽奏俱悉。為之以實力。加之以妥協。而莫欲速則可也。○署浙江巡撫永貴奏。浙江海塘各處工程。西自蕭山縣起。東至鎮海縣招寶山止。逐加勘視。無亟需興舉之工。惟鎮海縣城。年久傾圮。經前撫臣常安請修。又經方觀承奏准。先修北城一面。與塘工并力兼修。舊城即在塘上。勢重難撼。工程愈固。今塘工告竣。城可隨辦。面飭乘此冬餘興修。得旨。覽奏俱悉。○福建巡撫潘思渠奏。臺灣共應採買穀十四萬二千八百餘石。今歲豐收。本應買補。

但該郡連年歉薄。戶鮮蓋藏。市價亦未遽平。而內地九府二州俱豐。登漳泉等府復蒙截漕備貯。沿海儘有豫備。請將在臺平糶及領價採買穀三萬八千三百餘石。於本年先行買補。其應運補內地兵眷穀十萬四千三百餘石。緩至來歲籌辦。報聞。○署福建布政使永寧奏。調臺員弁。應酌借廉俸三分之一。仍於應支臺餉內扣還。得旨。知道了。告之督撫存案可也。○湖南巡撫開泰奏。沅江縣之萬子湖。地勢窪下。逼近洞庭。每當夏秋間。洞庭分流。藉以容納。實為通邑受水之區。從前曾據流棍張年豐等。請於萬子湖修築隄垸。經撫臣蔣溥親勘難壑。飭遞回籍。近復有流棍周邦彥。串同湖北人左錫皇。并沅江人鄭士長。捏詞呈請。臣思萬子湖既為容納洞庭分流之所。不特築垸難成。就令築成。而水勢阻激衝突。勢必貽患鄰封。乃刁民妄行呈請。若止照常例批飭。該犯罔知敬畏。除批司將首

犯即於湖畔枷號重責。餘俱分別杖懲安插。其籍隸別省者。移解回籍。嚴加約束。毋令出境。得旨。是知道了。○山東巡撫準泰奏。曹州府自改郡治以來。尚未設立考棚。歲科兩試。各屬生童。仍赴兗郡考試。茲據各紳士等呈請。捐建考棚。請旨遵行。報聞。○又奏。前山左偏災。已奉恩旨。民欠常平倉穀。自庚午年起。分五年帶徵。其節年出借商社等穀。及乾隆十三年出借籽種。俱自己巳年起。分三年帶徵。今據益都臨朐二縣稟稱。除遵照辦理外。內有商社穀及籽種銀。均係借給零星之戶。數本無多。各花戶因豐收糧賤。有願一併完納者。應聽民便。各屬如有類此者。一體辦理。報聞。○甘肅巡撫鄂昌奏。前奉諭旨。命臣察看布政使張若震。曾否誠實奮勉。抑或仍循故習。遵查張若震到任。已及半載。臣朝夕相見。商辦政事。悉加體察。見其以中上之才。而能奮勉急公。諸務誠實。是其感戴恩遇。已自

改心勵行。得旨。如此。則汝得一佐理之人。朕所欣悅也。○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溢額穀六十二萬四千三百四十一石零。各州縣照額尚多盈縮。若以有餘撥補不足。糜費腳價。而糶彼糶此。目下米價平減。亦恐有虧原值。臣查現有軍米截留出糶之價。已飭令即於此內。照每石三錢之例買貯。俟來歲青黃不接時。再將有餘之處。糶價歸款。其溢穀及十四年新收捐穀。現在清查確數若干。統入溢穀項下暫貯。俟青黃不接時出糶。下部知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接奉諭旨。以閩省現有不法鋪戶。特制錢剪邊易換。奸商越省興販。閩省既有此弊。他省或不能無。令傳諭各督撫查察。臣查滇省產銅。省臨東大等處俱設局鼓鑄。市價較他省尤賤。倘被奸商鋪戶勾通囤積。賤買貴售。恐販運私燬等弊。由此而起。已於上年飭令各屬盤查。嗣據各處申報。委無前項弊端。蓋緣滇南跬步皆山。不

通舟楫。駝運脚價甚昂。獲利有限。是以私販絕少。今復飭司道等密查。實無剪銚私販等弊。得旨。滇省實無此弊。汝所奏似屬實力奉行。朕旨而實可以不必。且朕轉恐汝於別旨。亦不過如此。虛言實力奉行而已。

實錄卷三百五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二月乙亥朔

臣等奉 上諭

上詣

大高殿行禮。蠲緩直隸永清縣仁和鋪等村

莊本年水災額賦並酌借籽種口糧。蠲緩

山西清水河等四協廳屬時和豐等里朔州

窪等村本年被雹被旱地畝額賦並酌借籽

種。鑄給雲南順寧府緬寧巡檢關防。從巡

撫圖爾炳阿請也。丙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定外任借支養廉

例諭給事中葛峻起奏請申嚴私放官債之弊一摺。欲使月選各官知所顧惜而射利之徒不得居奇巧取。意非不善。而未得善為辦理之道。蓋折扣重利之債。本非人所樂從。特迫於程限。資斧維艱。宿逋負累。不能不出於稱貸。即重利有所不顧耳。若如該給事中所奏。定以治罪之條處分之例。勢必稱貸無門。於人事多所未便。更或私相授受。居奇者益逞其挾制之術。轉致陽奉陰違。有名無實。又孰從而禁之。朕思外任官各有養廉。本該員應得之項。但例應到任後起支。今若於引見得缺之後。准其於戶部具呈。豫支酌量道路之遠近。以定多寡。知照該上司於該員到任後扣除歸款。不願者聽。一轉移間。將折扣重利之弊。可不禁自止。此雖細故。而曲體人情。實乃加恩格外。如此而尚有簞簋不飭。侵帑剥民。罔恤官箴者。繩以重辟。其又奚辭。其如何分別省分。著為定數。著九卿詳悉定議具

奏。至所奏嚴禁聽信長隨之弊。仍屬空言。其何以責成各督撫禁止之處。亦著九卿一併議奏。尋議雲南道府酌借銀一千兩。州縣六百兩。同知通判四百兩。州同州判二百兩。在部領憑之佐雜等官六十兩。貴州道府九百兩。州縣五百兩。同知通判三百五十兩。州同州判一百五十兩。佐雜等官五十兩。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甘肅湖南道府八百兩。州縣四百兩。同知通判二百兩。州同州判一百二十兩。佐雜等官四十兩。江西浙江湖北江蘇安徽陝西道府七百兩。州縣三百兩。同知通判二百五十兩。州同州判一百兩。佐雜等官四十兩。奉天河南山東山西道府五百兩。州縣二百兩。同知通判一百五十兩。州同州判八十兩。佐雜等官四十兩。直隸道府三百兩。州縣一百五十兩。同知通判一百兩。州同州判六十兩。佐雜等官三十兩。均俟引見得缺後。吏部彙行知照戶部。有情願借支者。即持憑

赴部具呈。取具連名互結。劉庫照發。不願者聽。知照該督撫。到任後。於應得養廉限一年內。分作四季扣完。至雲貴離京最遠。所借養廉較多。奉天向因額徵耗羨無幾。原定養廉較少。准一年半內扣完。並令該督撫將所扣銀。於歲底彙解部庫。至揀發道府以下試用人員。請按分發省分。照實授官減半酌給。委署有缺時坐扣。如有陞遷調任丁憂者。即咨行新任調任扣抵。其赴京起復候補有續借銀。亦於新任內接扣。叅革告病等官。於本員名下勒追。在途病故。及到任後尚未扣清而病故者。於通省道府以下例應借支養廉等官攤扣。至所奏嚴禁聽信長隨之弊。久有例禁。請嗣後令督撫轉飭各該上司。按季查核。如奉行不力。將該上司照失察例議處。督撫照不行詳查例查議。從之。○丁丑。諭朕御極之初。曾令查辦廢員。許於都察院具呈核明。情由彙奏。帶領引見。至乾隆元年一年之間。

已及二千餘人。嗣因紛紛呈辯。希圖起用。經大學士徐本奏請停止。朕思廢員內不無才堪驅策之員。十餘年來未經查辦。若概令赴都察院具呈。未免人懷僥倖。轉啟競進之端。應將因公呈誤內外滿漢人員。除已經送部引見。照部議降革者。無庸查辦外。其照例降革未經引見者。吏兵二部查明情節。奏聞請旨。朕另派王大臣察核。驗看分別帶領引見。其降調人員。未經得缺守候年久。不得及時効力者。亦著一體查辦。○又諭。郎中江都修理盤山工程。甚屬草率。多有傾坍。曾差三和稽查。著江都賠補修理。伊但估計需銀四千兩。等因具奏。此若係官修。必然不敷。又至數萬銀兩矣。觀此。可知修理工程。俱無實際。江都似此不事厥事。而三和數次偏護。著將江都革職。遣往盤山。所有添修工程。一併賠補修理。倘不敷。著三和賠修。○戊寅。諭該旗帶領引見之廣安阿爾泰布章阿俱著於伊等

從前在京原衙門額外行走。舒起人平常。不宜外任。著仍以筆帖式用。嗣後此等引見人員。准其在原衙門額外行走者。遇有缺出。該堂官奏請署理。俟該員服闋後。仍照例外用。

○諭軍機大臣等。據馬靈阿奏稱。寧夏沿邊一帶。向令蒙古進口交易。迨乾隆九年。經原任督臣慶復查辦。因道員與駐劄之員外郎。各持己見。至今案尚未結。以致久行之例。遽行禁革。多有未便。請查照舊例。遵行等語。寧夏沿邊口隘六十處。所向曾發給印牌。交該台吉等收執。遇有進口。執持查驗。立法原屬嚴明。行之數十年。並無疎忽。今乃以查辦之故。致使久遠遵行之例。一旦禁革。有妨蒙古生計。殊非國家柔遠之道。在邊疆固宜防範。亦惟令該地方員弁。於進口出口之時。詳加盤驗。弊端自可永除。可傳諭尹繼善。鄂昌等。查照舊例。妥協辦理。

○又諭軍機大臣等。蒙古漢人。同屬臣民。如有書寫之處。應稱蒙古。

內地。不得以蒙漢字面。混行填寫。已屢經降旨。今馬靈阿奏摺。猶以夷漢二字。分別名色。可見伊等全未留心。且以百餘年內屬之蒙古。而目之為夷。不但其名不順。蒙古亦心有不甘。將準噶爾及金川番蠻等。又將何以稱之。著再行傳諭沿邊各督撫。知之。如有仍舊書寫之處。朕必加以處分。

○己卯。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鄂容安因豫備朕來年巡幸中州。整葺叢林古蹟。奏稱需費無多。臣等養廉儘足敷用等語。此等修飾豫備之處。理應動公項。蓋公項存留本為公務。而設巡幸正公務之大者。此而不用。更於何事支銷耶。至養廉以資大小官員日給。如期關領。方可責以潔已奉公。豈得移充公用。此端斷不可開。且豫省存留公項頗多。無藉動及養廉。著傳諭鄂容安知之。

庚辰。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降滿洲正紅旗副都統八十五為護軍叅領。以原任歸化城都統噶爾璽為滿洲正紅旗副都統。以工部尚書趙宏恩為京口將軍。左都御史劉統勲為工部尚書。辛巳。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德齡不勝吏部侍郎之任。著以內閣學士用。其吏部侍郎員缺。著同寧補授。仍兼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諭都察

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彭維新補授。戶部侍郎德爾敏現在辦理工程。不能到部。著以侍郎銜專辦工程。俟將來酌量。以侍郎另用。其員缺著伍齡安調補。仍兼管太常寺事。所遺禮部侍郎員缺。著嵩壽補授。其內閣學士員缺。著德齡補授。戶部侍郎呂熾現以侍郎提督學政。俟伊學差任滿。酌量以侍郎另用。其員缺著嵇璜調補。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劉綸調補。仍兼理兵部侍郎事。其禮部侍郎員缺。

著張泰開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鄧廷相管理關務。因其缺額太多。是以令馬爾拜秉公確查。如鄧廷相果無徵多報少情弊。即應據實具奏。乃既稱鄧廷相並無染指。又將伊家人所得銀十餘兩至二三兩。并一綾一席俱以勒索治罪。此管理關稅家人所必不能免者。馬爾拜如此查辦。甚屬瑣碎。不知大體。著傳諭申飭。其鄧廷相已有旨以叅領降補。所請交部嚴加議處之處。亦不必行至所覆戶部駁查數目舛錯等情。已著節錄交部。一併諭令知之。壬午。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軍機大臣等。開泰所奏靖州理徭州判朱存章遇事喜於見功。恐其輕率妄舉。請調澧州州判一摺。朱存章若果如所奏。因瑣屑細故。張皇多事。則不獨不宜於苗疆。即內地百姓。又可容其任意滋擾耶。今僅將該員調任。亦無以示戒。著傳諭開泰。令其

留心查察。不得以調離苗地爲了事。大凡封疆諸務。固不可激小成大。亦不可諱大爲小。若一味以因循爲鎮靜。則屬員必且從風而靡。不流於粉飾欺蒙不止。即如此案交該廳州縣密察。又安能遽信其必據實詳覆。且安知其不豫揣上司意在息事。故掩匿罪狀。以爲迎合地耶。苗徭錯處之境。務須撫綏輕重合宜。關係甚緊要。開泰於此等處均宜時時留意。至辦理開墾湖田一案。奸民自應懲治。

但細閱摺中有鄭左周等赴轅具呈。係屬多時等語。似有糾黨挾制之意。如果聚衆連名。妄行圖利。則刁風斷不可開。摺中亦當奏明。不可爲之隱諱。開泰素性柔懦。慮其失之不及。故詳悉開導。求也退。故進之。正此謂也。○又諭軍機大臣等。山海關監督高恒所奏。此次盈餘銀五萬三千餘兩。著將三萬五千兩解交海望。其餘一萬八千餘兩。俱著賞給高恒。伊初管稅務。能實心經理。是以從重賞給。

以示獎勵。且伊父高斌應賠官項甚多。令其於此內留銀四五千兩。以供用度。外餘俱著代伊父交納帑項。下次如能似此實力辦理。朕仍加以重賞。俾伊父所欠官項得以陸續清還。亦伊分內之事。并令伊於家信中。寄與伊父高斌知之。命兵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梁詩正。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癸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朕因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年躋大耋。步履維艱。特降溫旨。許其原官致仕。以全晚福。今日大學士特請面見。奏稱前蒙

世宗憲皇帝逾格隆恩。遺命配享

太廟。而上年諭旨中。有從祀元臣。不應歸田終老之語。恐至身後不獲蒙配享大典。免冠鳴咽。請一辭。以爲券。朕爲之惻然。大學士奏稱。外間亦有如此議論者。不知朕前降旨原因。

大學士受恩至深。故舉其最重者以明無可去之義。俾其安心奉職。且以示受殊恩者。不可存為己娛老之義耳。今朕酌其年力實衰。優加體恤。令其引年。恩禮備至。豈有千秋俎豆。廟廷至大之典。轉不令大學士受此殊榮耶。且配享乃恭奉

皇考遺命。綸綍所宣。久已布告中外。大學士非有大罪。朕何忍違設。謂致仕大臣。於禮不可配享。則朕何難留之京邸。不令南還耶。況漢大臣中有此特邀異數之一人。亦可風示百寮。成熙朝盛事。而外間倡此浮言。鯁鯁竊議。是不知朕眷舊之深仁。且不知國家待老臣之厚誼矣。為此特頒諭旨。令共知之。并成詩一章。以示朕意。以安大學士之心也。○轉吏部右侍郎介福為左侍郎。以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那木札勒為戶部左侍郎。○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嚮導努三達青阿查看道路營盤回京。奏稱由山西至河南。經由太行山麓。

崎嶇狹隘。修治維艱。朕思若於春間行幸霸州水圍之後。即從保定真定。取道巡幸中州。道路較為平坦。其臨幸五臺。俟秋季舉行。似可省山行治道之煩。但直隸河南地方。所有營盤道路。及古蹟叢林。畧為修整之處。可能如期辦理。不致過於急遽。著傳諭方觀承。鄂容安。些微不可勉強急遽。令其各據實在情形。詳悉奏聞。俟奏到日。頒發諭旨。如屬可行。鄂容安一面奏聞。一面知會阿里衮。專辦秋間行幸五臺道路。其由晉入豫之道。總不必修治。倘直豫二省。趕辦明春巡幸。或致張皇不及。或另定行期。則俟南巡回蹕之後。再巡幸豫省。皆屬甚可之事也。○禮部議覆御史儲麟趾奏。稱唐虞五臣。均宜崇祀。詳考壇廟配位。五臣止有其四。而獨遺契。請於國子監彝倫堂左近。建祠專祀。春秋遣官分獻。並令直省郡州縣學。畫一遵行等語。查自隋至明。歷代帝王。多祭於肇跡之地。各以功臣為配。

契實配食堯廟。原未建立專祠。又祭法曰。殷人祖契而宗湯。是契於殷時。久正始祖之位。今會典內。開山西蒲州榮河縣。現有成湯陵廟。每歲有司肅事無缺。臣等酌議。請勅下山西巡撫。就榮河縣成湯廟後。別建後殿。供奉有商始祖唐司徒神牌。每歲春秋分獻。或舊有寢室。即令新飾。毋庸重建。從之。乙酉。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知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與伊素不相合。阿里克喇嘛寺中諦已。果弼柰。乃伊所補放。珠爾默特車布登。欲加殘害。并搶奪買賣人貨物。用兵把守通藏要路。聲言欲來西藏。果弼柰遣人間道告急。稟知達賴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面調兵防護果弼柰。一面奏聞請旨等語。已降旨紀山。令其傳諭珠爾默特車布登。果有委曲。何不親自來藏。告知駐藏大臣代奏。自

必特遣大臣。為爾兄弟分割曲直。何得擅動兵戈。干犯法紀。令紀山遣章京親往阿里克。面見珠爾默特車布登。察其虛實。且看此後動靜若何。再為籌辦。朕看珠爾默特車布登。向日並無蠢動端倪。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人暴戾。全不似伊父頗羅鼐之恭順安靜。安知不因其素與伊兄不睦。思欲構釁興兵。以陷害其兄。捏造果弼柰告詞。以聳動紀山。及達賴喇嘛。紀山等亦孰從而辨之。今已傳諭傳清。紀山。令其鎮靜。勿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愚。但釁端既開。終恐未能安戢。應將現在情形。傳諭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或應密為籌畫調度。以備緩急。前此岳鍾琪在京時。曾經面諭。本欲令其以熬茶赴藏。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人。後經中止。今既有此一番舉動。且待得其實在情形。如果珠爾默特車布登有不靖之意。造作兵端。其眾寡不敵。勢必為伊弟所戕。其事易辦。可毋煩內地徵

發。若伊兄聞旨即來藏。則原係恭順之人。並無犯逆王章之事。而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誣捏矣。則亦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速厥辜。或督或提。前至藏地。數其罪而易置之於理亦順。但此意當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即欲如此辦理。屆期亦必另有諭旨。此時雖駐藏之傳清紀山。俱未令聞知。恐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窺探故也。至該督該提當具知此旨。以為豫備之地。旨到。即率二三千之兵而行。即可矣。總當慎密。不可稍有張皇。致兵丁等知悉。川藏接壤。聲息相通。毋致傳聞疑駭。激成事端。策楞岳鍾琪善體之。再現據紀山奏。如有事端。即將達賴喇嘛送至江達等語。雖亦先事豫籌之意。但既有此奏。策楞等亦宜留心籌酌。將來設或有事。其如何接應經理之處。豫為準備。方不致臨時倉猝。紀山奏摺著鈔錄寄與閱看。尋策楞岳鍾琪奏珠爾默特車布登所居阿里克地方。離藏數千

里。聲息俱係由藏傳達。是否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捏造。誠如諭旨。孰從而辨之。今已蒙降旨。令臣紀山遣員前往。面見珠爾默特車布登。察其虛實真偽。自可立見。臣等惟有密為豫備。候旨一到。或臣策楞或臣岳鍾琪。即可領兵前往料理。必不敢稍有張皇洩漏。再現奉諭旨。達賴喇嘛送至江達。如何接應經理。臣等查江達離藏止四五日程。若僅護送至此。則藏內必無甚大事。不過暫避。倘欲送至設般多。離藏甚遙。自必事端已成。臣岳鍾琪深悉該地一帶情形。設般多地甚窄狹。兵無駐營之所。難以防範。查察木多與設般多。相去不遠。為藏內外適中之地。現有臺站兵。且形勢兩江夾抱。易於堵禦防守。設有其事。臣岳鍾琪即當於豫備兵內。帶領一千五百名。親往接應。護送至察木多居住。再看藏內緩急。相機酌辦。報聞。○駐藏副都統紀山奏。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

兄珠爾默特車布登聚兵征取伊駐防阿里克地方之果弼柰等。并聞發兵進藏之信。該郡王因調兵豫備。達賴喇嘛亦告稱珠爾默特車布登曾將征取果弼柰之事。寄字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等語。奏入。勅諭珠爾默特車布登曰。爾父子受朕恩深重。爾所素知。爾今無故發兵征取果弼柰。是出何意。若果如此。是爾既負朕恩。又玷辱爾父。朕聞爾兄弟稍有不睦。但爾於兄弟之間。素敦和好。爾父王爵尚肯讓爾弟承襲。今乃轉欲構兵取罪乎。如果兄弟間有不和之處。宜親身赴藏。以實情告知辦事大臣。與達賴喇嘛。今計不出此。擅自發兵。殊屬糊塗。朕此旨一到。爾即欽遵。親赴藏地。在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前。聲明其故。俟伊等奏到。朕自另簡大臣。將爾兄弟之事。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有欲奏之言。亦即具奏。朕自有措置。所有諭爾弟勅旨。一併鈔寄知之。又勅諭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曰。爾父頗羅鼐在時。誠心為國。故朕疊次加恩。由台吉封至郡王。深加信用。又准其所請。將王爵令爾襲封。辦理藏地事務。今爾兄弟間自生猜嫌。爾兄發兵征取果弼柰等。朕已降旨詰問其起兵之由。爾可即派土伯特賢員。隨同紀山處派出傳旨之章京前往。爾兄如即遵朕諭來藏。朕遣大臣將爾兄弟不睦情由。分割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兄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即令其將實情具呈入奏。朕覽其呈詞。另為裁斷。若抗旨不來藏地。又不具呈詞。是顯有異心。爾即發兵酌量辦理。爾惟當感激朕恩。用心保守地方。斷不可滋事。若因兄弟稍有不和。即借端生事。是將爾父一生忠誠奮勉之處。俱淹沒矣。爾可度量事理。輕重而行。所有諭爾兄勅旨。一併鈔寄知之。又諭紀山曰。朕思頗羅鼐父子。受朕恩深重。珠爾默特車布登何以遽有構兵妄動之事。或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意欲

傾陷伊兄。設此譎計。亦未可知。惟當察其實情。秉公辦理。不可忽畧。稍致偏袒被欺。朕今降旨。詰問珠爾默特車布登起兵情由。爾可即派章京齎此旨。揀選內地兵丁隨從。率同土伯特人前往傳旨。若珠爾默特車布登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即令據實自呈。爾速行代奏。候朕覽後再為裁斷。此派去傳旨之章京。務令將珠爾默特車布登如何舉動。如何言語之處。詳細察看。爾一併速行具奏。補行

乾隆十三年河南省大計不謹官八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一員。有疾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五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夏邑縣民邢三妻王氏。廣東廣寧縣民趙奉長妻錢氏。○丙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四川總督策楞奏。奉到廷寄。以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當存有備無患之意。查該郡王虐使其下。且

與達賴喇嘛不和。紀山到彼。直至一月後始出見。頗有輕忽之意。臣以川省與西藏表裏。此事殊有關係。當即專差密諭駐藏糧務通判。令將一切情形隨時據實密稟。今據稟稱。該郡王於九月初五日。自甘旦寺回藏。接見紀山。因與伊父頗羅鼐為同輩。跪地請安。呼之為叔。初七日。係頗羅鼐週年服滿。紀山備席致送。便中規勸。應與達賴喇嘛和睦。隨回說遵從教訓。後該郡王設席延紀山。並文武

各員於柳林射箭。紀山於席間規勸。不但應與達賴喇嘛和睦。即與伊妹及妹夫。亦當釋怨。嗣該郡王送紀山古佛一尊。馬一匹。捨剎繇十餘張。銀一千兩。紀山收物却銀。該郡王又親送求收。紀山與衆商酌。若再不收。恐其生疑。因暫收存。俟回京時給還等語。是紀山似尚能籠絡駕馭。其應如何防範。俟都統傳清提督岳鍾琪抵川。臣等密行會商。另摺奏聞。得旨。紀山想為其所愚。而並非能駕馭彼

也。西藏之事。正費籌量。近又有旨諭卿矣。可密為豫辦。而不露方安。至於探聽彼中聲息。當慎之又慎。莫因探聽而反露形迹。以啟彼疑也。○以故三等男張正文子崑襲爵。丁亥。諭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

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等傳寫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洩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

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賚。加一官。晉一秩可比。不特張廷玉歿身銜感。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感。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應匍匐申謝。乃陳情則能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親赴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朕昨賦詩。命翰林和韻。

獻諛者或擬以臯夔。比以伊周。夫臯夔尚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為溢美之辭。亦尚其實長也。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

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輾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則求歸自逸。既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意。謂朕言既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再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忽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

示在朝之羣臣也乎。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昨朕命寫諭旨時。惟大學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逭。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為之私情。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形顯然。朕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尚遲迴。不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日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既已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而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為大臣。豈應出此。汪由敦著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事務。並尚書。仍在尚書任贖罪。以觀其後。効

力如何。陳大受現在患病。不能供職。梁詩正著協辦大學士。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偽。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為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用是明頒諭旨。令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銅礦鉛礦。應行開採。現據王柔呈詳。信其必有成效等語。開採一事。本天地之自然。以資鼓鑄。於民生原有裨益。雖聚集人眾。其滋事之處。不可不防。亦在奉行之善。自不難於稽查彈壓。滇省行之既久。其明徵也。向來督撫遇事不敢擔承。若此等便民之處。每以不可輕舉為詞。其實不過圖省後慮。便於因循。全不以地方為切己之務。今策楞此奏

能實力擔當。洵屬可嘉。但審時度務。川省尚應少待。目今金川甫平。宜於休息。咽嚕為害。須剷根株。且西藏亦當豫為留心經理防範。應俟諸事停妥。一二年後再議舉行。至開闢之事。妥辦務在得人。雖據策楞奏稱王柔熟諳礦務。辦事實心。可資任使。但王柔為人。朕所素知。不免矜才喜事。尚欠誠實。未必盡屬可信。將來若令專辦。恐難勝任。須更揀賢能辦理。方克有濟。俟應辦之時。再行奏聞。此時不過豫為指示。可傳諭策楞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昨將紀山所奏藏地構兵等摺。及朕所降諭旨。俱寄知傳清。計此時傳清尚未赴藏。接到。現在既有珠爾默特車布登起兵攻取果弼奈之信。可速寄信傳清。藏地關係甚要。事之真偽。今雖不能即定。然不可不為留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年幼躁急。性好生事。外貌雖依紀山教導。其實紀山轉被欺蒙。亦未可知。使伊本無生事之心。伊兄實欲進

兵來藏。是特其兄弟間互相侵犯。辦理尚易。若伊兄並無此事。而伊造言誣構。藉端生事。則伊即係不可存留之人。速宜辦理。然土伯特人賦性狡詐。此事之起。或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嚴刻屬下。乘伊兄弟不和。從中離間。更未可定。此處傳清務須留心沿途細訪。倘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願派大臣駐藏。藉端設計以陷紀山。斷不可忽畧。以致墮其術中。如有見聞。即行具奏。朕自有措置。再紀山過於拘謹。遇事每無定見。是以特命傳清前往協同辦事。今藏內又添駐藏大臣一員。彼處之人。不無猜疑。傳清凡事當與紀山妥商。務期有裨。勿因彼此意見不同。自生猜嫌。致土伯特人疑惑。諸事細心辦理。勉之慎之。大學士等議准。河南布政使富明奏稱。向來各府州盤查所屬倉庫。於移駐兵餉。從不結報。請嗣後責成該管道府直隸州。於盤查所屬正項錢糧時。將移駐兵餉一例盤查出結。倘

有借支未清。印領未符。即據實揭報。如各該管上司並不實力清查。及至交代不清。始行揭報。照盤查不實例議處。從之。○戊子。諭張廷玉明白回奏摺內。稱十三日實因心恐謝恩稽遲。急欲趨闕。泥首。是以向早入朝。並未先得信息等語。張廷玉之早來。必因先得信息。伊向來謝恩不一而足。並未早來。何以是日來之獨早。若謂並未得信。而次日早來。即可掩先日不來之過。此所見與兒童何異。豈

久經事理之老大臣而宜出此。如果因風寒嚴勁。步履不前。則次日何常不寒。且何難於謝恩。摺內聲明。或張若澄遞摺時。向奏事人口奏。乃並不及此。其回奏摺內。於先得信息之處。亦不承認。是日承旨係傳恒。汪由敦二人。以二人並論。則非汪由敦而誰。即萬有一分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司員中書等有人送信。張廷玉在軍機處年久。伊等皆其屬員。此尚情理所有之事。若降旨草職嚴訊。未有不

水落石出者。但朕自即位以來。即假借包容。張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興大獄。然若迫於不得不辦。則朕非可朦混了事者。且張廷玉摺內。於汪由敦不涉一字。明係避重就輕。朕加恩於張廷玉。至深至厚。即近日之恩。諭稠疊。本欲保全終始。寧於將去之時。而顯暴其罪。不為包容。實有不得不然者。蓋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

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即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面見時。稱外人亦有議其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為誰。即明指史貽直而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即奏稱汪由敦現在暫署。將來即可辦理。其意在朝既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

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即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傾陷。若因張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今日特令伊同軍機大臣面見朕。明切訓誨。或即伊將來可以承受恩典之地也。大臣等分門別戶。衣鉢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即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寧有大學士一官。而不慎重詳審。聽其援置私人乎。其薦汪由敦。非以愛之而實害之也。是以昨旨中。將汪由敦革去。暫署協辦內閣。並尚書。令在尚書任贖罪。而張廷玉今日回奏。並不涉汪由敦一字。豈伊保奏汪由敦而即忘之乎。張廷玉既以衰老致仕。朕何難曲示包容。而正不然。伊等有此隱伏情形。若不明白宣示。則伊等不知朕保全之深恩。而直謂朕墮諸臣術中而不覺。傳之史冊。知者謂朕委

曲包涵。不知者謂朕為何如主。朕甘受此耶。即有議其刻覈。亦所不避。用頒諭旨。令中外知之。仍令張廷玉一一明白回奏。戶部等部議准。前署直隸總督陳大受疏稱。直隸總河衙門。既經裁併。應將河標左營中軍副將。仍改天津鎮屬務關路叅將。中軍都司。仍改務關路中軍守備。河標右營遊擊。仍改天津鎮屬通州協張灣營都司。右營守備。仍改務關崔黃營守備。添設隨標之守備千把總。俱應裁至務關等汛。千把總各缺。毋庸議裁。應將河標左營現管之務關等汛鎮標營。均仍歸該路叅將管轄。左營現管之蒲溝汛。仍歸武清營管轄。河標右營現管之左右二司。即張灣汛把總二員。仍令張灣營管轄。務關原撥之馬步兵七百一十九名。各歸原營汛差操。至改設之張灣營都司。并務關路叅將及中軍守備三缺。地處衝要。均請定為題缺。其改設務關路叅將各員關防。另行鑄給。一切

河道修防事宜。仍專責各該道照舊辦理。從之。己丑。諭朕前經降旨。於來年秋間巡幸五臺。由晉入豫。省覽中州。回蹕畿輔。近日嚮導人員。閱看營盤道路。回奏自太原一路至河南境。經由太行山麓。甚為崎嶇狹隘。朕省方巡幸。惟取便民。若因修治道途。重煩民力。非朕觀風問俗本意。應於春間霸州水圍之便。即詣五臺。至秋間百穀登場後。再往中州。所有近日派出隨駕人員。原係隨從水圍之用。今恭奉

皇太后前至五臺。理應另行奏派。其各衙門應行豫備之處。照例豫備。○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嚮導人員回奏。稱由晉入豫。經由太行山麓。道路崎嶇。曾傳諭詢問方觀承。鄂容安。如豫備不致急迫。即於水圍駐蹕。行幸中州。今思春間為期太迫。且恐於二麥有妨。應定於霸州水圍竣事。由保定前詣五臺。秋間再至豫省。已經明發諭旨。其五臺寺廟。據三和奏

本年秋間俱經修理。油飾齊備。可傳諭阿里衮。此外無庸增飾。其由五臺至太原。由太原至固關一路。回京。如能豫備齊全。不致稍有急迫。即前至太原。若難於剋期豫備。即由原路往回。其由五臺至太原道路。竟不必豫備。皆為甚可之事。著傳諭阿里衮。令將是否。可以豫備。及固關道路。是否可行之處。據實具奏。不可絲毫勉強為難。○禮部議准。甘肅巡撫鄂昌奏。稱甘。涼。西。肅等府州鄉試人數。較多於前。請嗣後照陝西。揄神等學。編設木號。取中之例。一科通歸大號。與通省士子合試。一科仍列肆字左右號。各分中一名。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四

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四

三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五

監修總裁官總纂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主事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齡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二月庚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御史薛澂奏大學士張廷
玉詐偽負恩得旨朕既有旨交大學士九卿
議奏自有公論似此下石之談誰則不能著
發還該部知道 御史馮元欽奏軍機房請
改名樞密院蒙簡用者即以原銜掌理院事
得旨本朝內外官職俱已大備載在會典
皇考時設立軍機房不過以為承旨辦理機務
之地並非獨重其權顯為官職也今朕因之

亦云詰爾不忘之義耳。馮元欽所奏未識體要。其還之該部知道。補行乾隆十三年山東省軍政卓異官一員。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山西省卓異官七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二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二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辛卯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大學士九卿議保舉經學人員如何分別考試。以覘實學。請勅下禮部定議之處。所議尚未周協。若交禮部定議。則必指定如何出題考試。人皆得豫為揣摩。轉啟弊竇。且仍不出舉場應考習套。何能覘其實學。此番大學士九卿所舉為數亦覺過多。果有如許淹通經學之士。一時應選。則亦無煩特詔旁求矣。各省督撫所舉尚未奏到。應俟到齊之日。合內外所舉人員。大學士九卿再行公同核定。無採虛名。以昭慎重。核定後請旨調取來京引見。朕

親加臨試。庶得實學宿儒光茲盛典。又諭大學士九卿所議張廷玉除不准配享外。應革去大學士職銜。並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等語。固屬公論。僉同。然未喻朕始終加恩之意。所議猶有未協。夫張廷玉之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而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然朕念張廷玉為耆舊大臣。蒙皇考隆恩。異數優渥。逾涯自朕臨御以來。加意矜全。曲為體恤。即今此許令原官致仕。許令配享。

廟廷前後所降諭旨。及御製詩篇。其眷待之優崇。中外大臣具所備悉。本欲保其晚節。以成全美。今乃甘自暴棄。實非思慮所及。料設令朕意稍有勉強。則進退予奪。惟朕所命。何難不許。其予告其面請配享。亦何難却之。不從。且又何能逆料其不親來謝恩。而故加此種種格外之恩。以為陷於有罪之地耶。乃謝恩

不來次日又來俱令人不解是豈非其得罪於天地鬼神有莫之為而為者使之自為賁露以為在朝大小臣工之戒耶夫配享乃

皇考遺詔朕何忍違觀其汲汲面請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故耳張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為要挾之求觀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者耶且配享大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得所當得則為歿世之榮苟其過

分叨恩徒足供人指摘何榮之有試思

太廟配享皆佐命元勲張廷玉有何功績勲猷而與之比肩乎鄂爾泰尚有經度苗疆成績而張廷玉所長不過勤慎自將傳寫諭旨朕詩所謂兩朝綸閣謹無過耳而覲然濫膺俎豆設令冥冥有知當踧踖惶悚而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論之張廷玉實不當配享其配享實為過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請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豈有輒

轉思維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後不亦昧於大義矣乎但如大學士九卿所議不准配享革去大學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不知者將謂朕初不許其歸里侑廟而謬加之恩終抵之罪矣朕不云乎張廷玉忍於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朕之許張廷玉予告原係優老特恩明綸甫降朕不食言其大學士由

皇考時簡用至今二十餘載朕亦不忍加之削奪配享恭奉

皇考遺詔朕終不忍罷斥至於伯爵則朕所特加今彼既不知朕而朕仍令帶歸田里且將來或又貪得無厭以致求予其子者皆所必有朕亦何能曲從至是著削去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身後仍准配享

太廟夫以年老子休之大臣志滿意得自恃其必不加罪遂至求所不當求而忽其所不可忽必致入於罪戾而後已神明之昭鑒可畏

如此大小臣工其可不以此為戒乎至所議汪由敦革任之處朕前旨已今在尚書任贖罪張廷玉之舉薦亦不因伊求請而得其將來瞻顧師生之伎倆一舉一動莫能逃朕洞鑒伊後此之能承受恩典與不能承受無不自己求之且觀其効力何如著仍照前旨革職留任○又諭今年恩詔祭告嶽瀆人員回京召對時多有奏及該省督撫幫助路費者皆稱沿襲向例伊等所應得有全收者有收其半或有不收者問其所動何項則皆出自督撫養廉凡奉差人員既經乘傳各有廩給又何需資給路費微員筆帖式之類各督撫與以數十金之盤費尚在人情之內若三四品之堂官獨不顧名思義乎至欽差大臣有特交查察事件於地方督撫既有公事相涉尤不可不嚴介自持不獨體制宜敦亦嫌疑當避乃亦有收受餽贐或稱借用者可見外省交際贈遺積習未除若不明示防禁安能

弊絕風清夫養廉之設以資督撫日用著為定額若移以他用必致日給不敷又將別圖巧取此端斷不可長著通行嚴飭各督撫等嗣後毋得與欽差人員私相餽遺以開苞苴賄賂之漸欽差大臣亦毋得私自取受以蹈簠簋不飭之嫌若仍陽奉陰違或被糾參或別經發覺定嚴加議處○又諭三和自補授工部尚書以來事事周章不能妥協朕今日御門聽政伊又遲誤不到乃器小易盈不足勝任著以工部侍郎用衆佛保不識漢字不必管理部務其員缺即著三和補授工部尚書員缺著哈達哈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舒赫德管理兵部兼管步軍統領職掌既繁不必在軍機處行走戶部尚書員缺著海望調補不必兼管太常寺事木和林補授禮部尚書其禮部侍郎員缺著馬靈阿署理兵部侍郎員缺著觀保補授兆惠未回京之前仍著暫署刑部侍郎○諭軍機大臣

等據兆惠策楞奏稱管理糧務之茂州牧陳克繩及汶川令王聲鑾急公勤慎盡心竭力奏請酌量加恩等語軍行重務該州縣於運糧籌餉等事果能實力奉公自應加恩嘉獎王聲鑾既有應賠銀兩應俟措交完項時再行奏請至所奏陳克繩搏節夫價一事據稱雇夫換班按例需銀五萬餘兩而該員止給發八百餘兩民情帖然雖係該員通融妥辦絕無異議事在已往亦祇聽其辦理但若因

此加以獎許殊不可以為訓轉輸關係綦重雇用民力給價自有定例過求搏節刻減病民為害匪細倘據策楞所奏宣示獎勸則將來或遇籌辦軍糧援以為例大非國家政體陳克繩此次辦理固屬妥協可嘉將來奏請加恩祇須將伊轉餉如期節帑奉公之處籠統陳請其夫價一事不必敘入可傳諭策楞知之又諭朕昨經降旨開春水圍之便前赴五臺今思若先至霸州俟水圍既畢方至

五臺為日既多且奉

皇太后聖駕前往宮眷隨行船隻需用應較前加倍一時雇覓維艱而行宮窄狹亦復難於駐蹕朕意春間竟由都中直赴五臺其道路營盤業經指定且向有章程自易辦理可不至急遽其由五臺至太原由太原出固關進京一路是否可行應令阿里衮方觀承會同商定如不可行即不必豫備仍由龍泉關一路回鑾至保定時

皇太后率宮眷由陸路回京朕分途至霸州其時尚可行圍即豫備行圍不過乘舟巡覽順道閱視永定河隄工如此則不費周章易於辦理霸州離京甚近即此番不行水圍或下年再往或另定行期俱無不可速傳諭該督撫知之禮部議奏歸化城都統係專管內扎薩克蒙古民人交涉事件該處協辦同知筆帖式等申報都統均有稽查督催之責嗣後應照州縣見督撫儀注從之以故三等

子六十五子積福二等男金璋子履巽襲爵
○以吉林將軍永興為湖廣總督湖廣總督
新柱為吉林將軍準噶爾部人沙喇克等
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 壬辰

五朝國史告成 癸巳兵部議准安徽巡撫衛
哲治奏稱安徽寧池太廣六府州屬馬田租
稻向係折米搭放兵糧其不通水路州縣俱
折徵充餉嗣於十二年經前撫臣潘思榘奏
改徵收本色今查歙縣馬田坐落休邑山地

平定縣志卷之三

十

瘠薄止播雜糧且嶺路崎嶇運脚浩繁該縣
每年餘剩租稻僅百有餘石添補倉廩為數
甚微不若折徵充餉為便從之 授和碩康
親王崇安子永恣為二等鎮國將軍固山貝
子弘景子永珀為二等奉國將軍多羅愉恪
郡王允禩子弘富和碩裕親王廣祿子亮京
為三等鎮國將軍三等奉國將軍伯祥子廣
普為奉恩將軍 甲午諭熱河總管什圖奏
稱本月初十日夜間賊入波羅河屯行宮將

陳設物件盜去數件因將該管千總兵丁等
送地方官嚴加審訊等語什圖係專管行宮
之人平素即應嚴飭該千總兵丁令其妥為
巡查今波羅河屯行宮之物件被盜什圖視
為於伊無干並未認罪僅叅千總兵丁甚屬
非是什圖著交內務府大臣議處具奏其被
盜物件著交地方官嚴查務獲 乙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命安徽巡撫衛哲治來京調

平定縣志卷之三

十一

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為安徽巡撫廣東巡撫
岳濬為雲南巡撫以奉天府府尹蘇昌為廣
東巡撫工科給事中圖爾泰為奉天府府尹
○青州將軍額爾圖緣事革職以署天津都
統西勒捫為青州將軍商都達布遜諾爾駝
馬廠總管羅山為天津都統○丙申甘肅布
政使張若震奏甘省岷州西和秦州秦安禮
縣成縣河州等州縣節年額徵存倉餘糧共
二十四萬石有奇現無別項支用除常平倉

糧應仍舊積貯外其西和秦安成禮四縣餘糧應各留一萬五千石岷州留二萬石秦州留四萬石河州留三萬石餘均變價解司以爲豫買滿兵糧草及撥充兵餉之用嗣後每歲額徵及估兵食之外總按額留之數存貯餘於每年三四月間變舊存新倘值歉收毋庸變解報聞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奏稱由五臺至太原以及平定固關一路計修治石路等事爲時急迫難於尅期豫備等語朕前旨原謂太原至固關一路如果難於豫備即由原路往回今阿里衮既奏豫備拮据朕已批令竟豫備長城嶺一路可再傳諭方觀承阿里衮明春巡幸由保定前往五臺仍自原路回鑾即往霸州水圍方觀承等遵照速行豫備其太原至固關回京之處可不必辦理并知會嚮導努三等亦毋庸查勘調江蘇布政使辰垣爲四川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永寧爲江蘇布政使以福建按察使

陶士儻爲福建布政使調甘肅按察使顧濟美爲福建按察使以陝西西寧道楊應琚爲甘肅按察使○戊戌戶部議覆廣西巡撫舒輅奏參革河池州知州朱紅侵虧帑銀限滿未完一案著落原任撫藩分賠并請將楊錫紱唐綏祖交部察議得旨舒輅原奏自爲朱紅虧空無著起見是以奏請著落原撫藩分賠部議已經照覆仍請將該撫藩徇庇失察之處交部察議朕詳閱案情唐綏祖有致書署任知州情節誠不免於徇庇而楊錫紱偏向朱紅之處可保其必無至於失察虧空過於寬縱沽名則楊錫紱不能辭其罪然分賠已足示懲仍復察議實爲過重著加恩免其交部唐綏祖著該部議處具奏 己亥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祭祀齋集典禮攸關大臣官員俱

應恪遵定制。共矢誠敬。朕從前降旨訓戒。不啻至再至三。今查輔國將軍都詳奉國將軍成仁尚德侍讀學士蘇章阿子爵德福男爵楚庫蘇爾鼎祭祀齊集數次。不到殊屬不合。著交該府該部察議具奏。奉國將軍查庫齊侯馬國忠子爵達克薩哈男爵額爾德尼一應祭祀俱未前往。尤屬懶惰不堪。俱著照李坦之例革職。○諭軍機大臣等。紀山奏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搶馬一摺。著抄錄譯漢。交該督策楞該提岳鍾琪閱看。朕觀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為人暴戾不馴。恐其從此滋事。紀山孤懸彼地。不免為所挾持。將來恐遭毒手。不可不慮。川藏相接。該督等當時時留心察訪。探聽遵照前旨。密為豫備。不可絲毫漏洩。一得實在情形。及紀山在彼光景。即行據實奏聞。如或特旨交辦。即可迅速起程。方於事機相合。再者明年萬壽。應遣章嘉呼圖克圖進藏熬茶另派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大臣酌帶川省滿漢官兵護送。乘便即為權宜辦理。似可不動聲色。較為穩便。此時尚在商酌。應否如此辦理。著詳悉傳諭該督提等。亦密為商酌。速行奏聞。○又諭護軍統領什圖在紫禁城內值班。不得夜間巡查堆撥街道。著不必兼步軍右翼翼尉所遺員缺。著副都統和琿額兼管。命鑲黃旗蒙古副都統達松阿以原銜為商都達布遜諾爾駝馬廠總管。併兼阿爾台驛站事務。○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命傅清往駐西藏。已將紀山奏摺并所降諭旨。通行抄寄。令其閱看。具可得其大概。今又據紀山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前來搶馬。因調旁近兵丁堵禦。且有夏秋間令其與師問罪之語。朕初閱紀山奏摺。即疑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捏造。疊端因以誣陷。快其夙嫌。即此番紀山所奏。皆出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屬人等。告知之事。虛實殊不可信。紀山孤立藏地。左右前後皆

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人何從得一直消息觀其所奏雖有令伊兄弟和好之語而皆偏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紀山之膽怯氣餒為所挾制已屬顯然不知紀山何以畏憚若此伊初至藏即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相對盟誓甚至具摺請安奏事皆與一同列名此皆大失體制傳清到彼應以己意當循照舊例不與一同列名以大義曉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并密行傳諭紀山令自知其錯謬若此旨到遲而傳清業已到藏又隨同紀山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列名奏事請安一二次則此事不必提起以致生彼之疑矣自朕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暴戾不馴狡詐叵測留之終必為患本欲遣策楞岳鍾琪酌派滿漢官兵一二千名明告以伊兄攘奪稱戈恐於彼不利特令派兵相助俟策楞等至藏即可乘其不備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正法再行出示曉諭以出於該督等便宜行事安衆人

之心衆人素怨其酷虐自必帖然更召珠爾默特車布登曉以大義令襲伊父頗羅鼐貝勒職銜統轄舊部不使管理噶隴事務似可為分彼重權久遠寧謐之計但念川省兵戈甫息更事徵調未免騷動督提俱往人心更覺張皇又不知果否能如此辦理倘有差失則所傷實多是以遲遲未定又欲於來年萬壽遣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或督或提遣兵護送或另遣大臣前往於熬茶之便隨宜相度即行翦除使迅雷不及掩耳亦未知可否如此辦理於事勢能與不能辦理後人心是否允服總不能得彼中實在情形所有籌畫皆不過泛論未得確然定見傳清久駐其地向所熟悉現在到彼尤可得其實情著一籌酌詳悉奏聞或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過一強悍無知不足為慮即自戕其兄兼有兄衆亦不能將來為害地方實係其兄不法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乃為國家出力之人

則是朕與諸大臣在此遥度。未免視彼太優。以致過生疑慮。竟可付之不問。種種情節。務一一詳悉備細奏聞。應如何辦理。將來即可斟酌密辦。但須密之又密。往來章奏。俱由摺匣封遞。紀山摺并諭策楞等諭旨。一併抄寄閱看。○實授已海為熊岳副都統。○是日起上以歲暮禋祭

太廟。齋戒三日。○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河南南陽鎮營伍甚屬廢弛。前任總兵金貴不能實力整頓。朕已降旨斥退。今改光宗調補其本鎮所屬各營。大抵陣法參差。弓馬軟弱。軍紀不振。相沿已久。不可不力為振刷。可傳諭改光宗令其加意訓練。整肅戎行。務使滌除舊習。部伍改觀。亦不得存欲速之見。若仍因循玩忽。有負朕委任之意。惟該鎮是問。○調安徽按察使台柱為江蘇按察使。以江蘇鹽法道和其衷為安徽按察使。○壬寅。以歲暮禋祭遣官祭太廟中殿。

後殿。○命工部侍郎拉布敦往代紀山駐藏辦事。○是日庚午。年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癸卯。禋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甲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喀爾沁多羅郡王拉忒那錫第。固山貝子

多羅額駙扎拉豐阿。鎮國公多羅額駙瑚圖靈阿。輔國公敏珠爾拉布坦。巴林多羅郡王琳沁。固山貝子策靈敦多克。和碩額駙德勒克喀爾喀多羅郡王多羅額駙桑陽多爾濟。固山貝子旺扎勒。輔國公密什克車布登扎布。扎薩克一等台吉旺布多爾濟。勅羅爾策靈旺舒克布達扎布。科爾沁多羅貝勒特古斯額爾克圖。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多羅額駙色旺諾爾布。固山額駙索諾木。教漢多羅貝勒固山額駙羅布藏。阿巴噶。固山達爾漢貝子齊旺。右翼喀爾喀扎薩克圖汗班達爾。多羅郡王德木楚克。固山貝子多爾濟旺舒克。輔國公齊旺。公品級三達克多爾濟。扎薩克一等台吉恭楚克。扎布巴爾丹。青海多羅郡王索諾木。丹津固山貝子丹巴噶爾丹。旺舒克。烏珠穆沁多羅額爾德尼貝勒。車布丹。鎮國公朋舒克。拉布坦。科爾沁固山貝子和碩額駙達爾瑪達都。固山額駙古穆羅布藏。敦多布。鎮國公索諾木。色楞厄魯特

鎮國公恭楚克。郭爾羅斯輔國公額爾登。土爾扈特扎薩克一等台吉達爾濟達什敦多布等。及內大臣大學士等宴。召巴林多羅郡王琳沁。教漢多羅貝勒。固山額駙羅布藏。喀爾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輔國公敏珠爾。扎布坦。阿巴噶。固山達爾漢貝子齊旺。喀爾喀固山貝子旺扎勒。輔國公密什克車布登扎布。科爾沁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喀爾喀扎薩克圖汗班達爾。多羅郡王德木楚克。固山貝子多爾濟旺舒克。輔國公齊旺。青海多羅郡王索諾木。丹津烏珠穆沁多羅額爾德尼貝勒。車布丹。鎮國公朋舒克。拉布坦。科爾沁固山貝子和碩額駙達爾瑪達都。厄魯特鎮國公恭楚克。至御座前。賜酒成禮。○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查鮎魚關。大安口。黃崖關。將軍關。各口外開墾地畝。係在禁地。石碣外俱經報明。升科。並無私墾。其大小黃崖二口外諸山。雜色樹木。向由地方官給票樵採。殊未

妥協。應請嗣後商民有於兩處出口採伐者。俱令赴部請領印票。始准守口員弁驗放。至遵薊二州屬石碣以外。地多榛蕪。遇秋乾燥。逼近火道。恐有疎虞。是以向來聽民樵採。仍應照舊辦理。其千松背山。近喀喇河屯等處。行宮樹木。應禁樵採。得旨。覽。交地方官時當查察。毋致日久怠玩可也。○安徽巡撫衛哲治奏。賑濟貴池等二十州縣衛。因糧價平減。概給折色。至鳳。潁等屬。向有無業民人。於秋收種麥後。往往挈眷遠出謀生。非盡由被災而然。無庸留養資送。此外間有老幼殘廢之流。已飭屬邑查明。量予安頓。得旨。覽。奏俱悉。○山西布政使朱一蜚奏。明歲西巡。自五臺由太原。至直隸交界道路。俱易修治。俟要務稍清。即當親往查看。隨路指示屬員妥辦。太原行宮。已奉旨停建。其橋道營盤。以及城垣古蹟。量需修墊整葺之費。俱一一繕稟撫臣。轉請具奏。古蹟內有堂楹兩三間。堪備

聖駕憩息之所。理應敬謹將事。勿敢草率。此外如將色紬製成鮮花。多結綵棚。沿舍鋪陳。有累商民之事。臣悉恪遵諭旨。稟商撫臣。不敢稍涉華靡。得旨。甚是。知道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現在辦理夷使交易之事。總期斟酌得中。務持大體。固不便與夷人錙銖較量。亦不應使帑項虛糜。臣已切飭肅州鎮馬得勝。甘肅道張廷枚。相機督辦。并委熟習交易之遊擊趙得宜。協同料理。於節制之中。寓以寬大。不使夷人失望。有失輕重之宜。報聞。○四川總督策楞奏。西藏原駐兵五百名。自爐至藏。復層次設立臺站。雖以數而論。兵止五百。然數年來安靜無事。未始不賴乎此。今甫經奏裁。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數月而即有此一番舉動。且現又添駐大臣。爪牙不過百名。不特當有事之際。實不足資其調遣。即平常無事之時。亦恐無以重體統而聯聲勢。臣愚以為。雖甫經議裁。但設兵駐防。有益於藏

地之事為大。人多米貴之事為小。可否即藉此番珠爾默特車布登之舉。特降諭旨。令照原額設兵。以資該郡王之聲援。亦屬隨時酌辦。既不致啟其揣測。亦可無前後互異之嫌。得旨。如此。反恐啟彼之疑也。○是年。旌表孝子。江蘇等省夏正生等十三名。孝婦。陳氏等二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蘇勒吉等妻徐氏等一百十口。蒙古根第等妻卜氏等二十一口。漢軍郎黨等妻陞氏等二十三口。奉天等省駐防唐九等妻托廓羅氏等三百三十九口。直隸等省楊志龍等妻曹氏等一千三百五十三口。未婚守志。江蘇等省劉士惠等聘妻張氏等二十三口。百歲壽民婦。直隸等省趙之琦妻董氏等十三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單澄清等七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名口。存倉米穀三千二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一石七斗一升七合。

九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六

駱駝總管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度桂

總管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入加二級臣等語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曾振鐸等奉

教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春正月乙巳朔

平定縣志卷之十七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太和殿賜王公臣工等宴○御

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丙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各省耗羨銀兩以備地方

一切公用向因漫無稽考是以條列章程該

部歲杪察核朕思有正供而後有耗羨耗羨

非正供可比其未完之項雖應一體催徵但

輸將不無拮据朕巡幸所至地方應酌量加

恩以紓民力直隸屢經巡歷今春暨秋清蹕

五臺命駕河汴明歲即當南幸江浙山東亦

所必經所有耗羨內直隸山西河南浙江四

省未完銀兩全行豁免江蘇安徽山東三省

未完銀兩蠲免十分之六著該督撫確查實

數毋令吏胥借端挪抵正耗混淆暗行侵蝕

倘有朦混滋弊即行叅奏從重治罪上司稍

有徇隱一併嚴加議處務使閭閻均霑實惠

以普恩膏○又諭國家欽恤民命德洽好生

至於鰥寡茆獨尤所矜憫是以定有獨子留

養之例凡屬情輕俱已霑恩減等惟是愚民

無知。往往輕身闕限。不知留養為格外施仁。或轉恃此為倖免之路。以致罹於法網。因於案情稍重。或理曲尋釁。金刃重傷。雖經督撫聲請。仍以原罪定擬。不准留養。固屬該犯罪所應得。但聲請之案。不過尋常鬪毆等類。斷不致入於情實。徒使淹禁囹圄。不得侍養。而窮老孤孀。無所倚賴。深為軫惻。朕思此等罪犯。本非有謀故重情。為常赦所不原。既經定擬本罪。拘繫逾時。已足馴其桀驁之氣。應量為末減。俾得自新。上年秋審。此等案犯。經九卿定擬矜減者。止有二起。餘仍監候。著該部查明各犯祖父母父母現存。果無次丁侍養。俱以可矜減等。請旨發落。嗣後獨子犯罪。未邀寬減者。該督撫於秋審朝審冊內聲明。九卿覆核時。照此辦理。以昭軫卹。無告之意。著為例。丁未。

上奉

皇太后至

定太妃宮。祝九十壽。還重華宮侍宴。○定領侍衛內大臣班次。諭。我滿洲舊例。領侍衛內大臣。班列大學士之上。至雍正年間。以大學士之班。改列於領侍衛內大臣之前。所定甚是。但協辦大學士之尚書等。若亦列實缺領侍衛內大臣之上。似與滿洲舊例不符。嗣後實缺大學士之班。著仍列於實缺領侍衛內大臣之前。其協辦大學士之尚書班次。著列於實缺領侍衛內大臣之後。委署領侍衛內大臣之前。○又諭曰。張廷玉大學士員缺。曾降旨俟伊南還日開列。今張廷玉既不知朕恩。大學士缺。不應久待總督張允隨。係皇考時簡擢封疆。久經委任。資格已深。向來亦有由總督入閣者。著即補授大學士。雲貴總督員缺。著碩色調補。兩廣總督員缺。著陳大受補授。吏部尚書員缺。著梁詩正補授。其協辦大學士事。亦即著梁詩正協辦。兵部尚書員缺。著李元亮補授。湖北巡撫唐綏祖奏。

准工部咨裁虛設無用船。湖北舊設救生船一百四隻。應裁武昌一興國一黃岡二廣濟四沔陽二江陵八公安一石首二監利三松滋七枝江二宜都二宜城二共三十七。即於庚午年正月停支傭值。船變價歸款。下部知之。○戊申補服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董邦達為原官。○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已酉軍機大臣等奏大學士

張允隨前奏滇省廠銅較前多獲二百餘萬。勛請撥銀辦貯。經傳旨詢問。今覆稱請仍照原議撥銀一百萬兩。可多辦銅一百餘萬。勛等語。查每年增銅至一百餘萬之多。恐採取太過。有傷銅苗。應毋庸議。得旨是。○以正黃旗護軍統領寶圖為鑲黃旗蒙古副都統。以刑部右侍郎兆惠為正黃旗護軍統領。兼嚮導處事務。○庚戌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安西提督永常覆奏臣進京陛見。經甘肅災區領賑貧民。俱各安帖。但恐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尚需酌量接濟。報聞。○辛亥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朕此次巡幸五臺大學士

史貽直不必隨駕。著大學士張允隨隨往。○又諭朕此次巡幸五臺。著莊親王和親王大。學士來保。史貽直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并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又諭我朝舊制。文武大臣上朝齊集。盡行乘馬。前因滿洲大臣乘轎者過多。朕曾降旨禁止。未經遍及

文武大臣。近聞文大臣等。一味偷安。雖京城至近處所。亦皆乘轎。若云為文大臣等部院行走所宜。而國初部院大臣。何以並未乘轎。此皆由平時不習勤勞之故耳。滿洲臣僕。當思舊制。效法前人。如不練習乘騎。倘猝遇緊急差務。不能乘馬。是何道理。嗣後滿洲文大臣內。年及六旬。實係不能時常乘馬者。著仍乘轎。餘皆禁止。再王公等不論老幼。盡行乘轎。亦非舊制。嗣後除履親王同輩王等。及餘

王公年老者。仍令乘轎外。餘惟年節准列儀仗乘轎上朝。常期俱著乘馬。將此通行嚴禁。倘有不凜遵者。察旗御史即行奏。如有徇隱。經朕查出。將該御史一併治罪。決不寬宥。

○壬子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紫光閣。賜蒙古王額駙台

吉等宴。○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據甘肅巡撫鄂昌奏稱。肅州并山丹縣地方。收成歉薄。從前州縣有匿災未報。查勘不實之弊。已飛飭委署寧夏道楊灝。候補知州許登第。逐一查明。借給口糧等語。甘省遠處邊陲。地瘠民貧。非他省可比。鄂昌於奏報賑務情形。甚屬遲緩。著飭行。其肅州被災地方。已降旨緩徵外。山丹縣被災之處。所有本年未完正賦。及帶緩各年未完正

借錢糧。概予緩徵。以紓民困。并作何資助之處。該撫即速查明。分別借賑。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副朕軫念邊氓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軍機大臣等。肅州。山丹等州縣貧民。多有乏食。該撫鄂昌並不早行奏報。雖據稱該州縣等匿災不報。查勘不實。該撫何以不預為飭查。鄂昌此番簡任巡撫。於查辦賑卹事宜。甚屬遲緩。且迴護文員。著傳旨嚴行申飭。令其痛加悛改。至甘州府知府高繼光。前據該撫奏稱。永常素與不睦。則高繼光乃無過

之人。今又奏稱高繼光撥散賑糧。全不加意督察。錯繆疏玩。苦累災民。與前奏尤屬自相矛盾。著一併傳諭申飭。○軍機大臣等奏粵海關監督除關務外。別無所司。向設養廉六千兩過多。請減半賞給。已足敷用。得旨。是。○準噶爾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遣使臣尼瑪等謝准增貿易人數恩。附貢方物至京。

○癸丑

上詣

大高殿行禮。○調江蘇學政兵部侍郎莊有恭為戶部侍郎。以左副都御史銜孫嘉淦為兵部侍郎。命山東布政使崔紀。以右副都御史銜提督江蘇學政。○調安徽布政使李渭為山東布政使。以太僕寺卿德舒為安徽布政使。○甲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紫光閣賜準噶爾使臣尼瑪等宴。○查辦八旗另記檔案人員。諭曰。

八旗另記檔案人等。經朕屢次交查。俱加恩仍留本任。定以停其陞轉之例。乃欲辨名定分。以杜不肖上司之索詐。併伊等希圖妄行鑽營之弊也。近據鑲黃旗蒙古都統查出另記檔案之主事巴達克圖等。經該部察議具奏革職。但念八旗此等人員。自行首報後陞任補用者。自屬不少。如不徹底清查。現在查出之人。既經治罪。而未經查出之人。竟爾僥倖。於理未合。若各旗將此等人員。俱

行查叅革退。朕心甚為不忍。惟恐伊等失業。深用惻然。著傳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等。將所管旗分另記檔案人員。徹底查明具奏。造冊送吏戶兵三部。以備查對。此內現任文武官員。俱加恩免其革職。各留本任。至停其陞轉。併伊等子孫。不准考試居官。仍准挑補前鋒護軍馬甲之處。俱照從前定例遵行。所有另記檔案之現任文武官員。朕既加恩免其革職。其叅革之鑲黃旗主事巴達克圖

等亦照此辦理。嗣後如遇伊等陞缺。該部按冊查明。停其陞轉。至此等人員內。果有曾經効力人去得者。各該處將伊等另記檔案之處。聲明請旨。此朕格外特恩。倘仍有隱匿不實。妄圖僥倖。併將另記檔案之處。不行奏明。含糊保題陞轉者。或經查出。或被旁人告發。定將保題之該管大臣等。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寬貸。○乙卯。

上詣

雍和宮行禮。○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軍機大臣等。據川督策楞奏稱。接到紀山來札。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兄弟構釁一摺。按其時日。在未經接到屢次諭旨之前。傳清到川。必已面商。數日內當即奏到。拉布敦到日。所有經朕指示之處。必已詳悉告知。諸事俱能商酌妥協。其所奏原設官兵五百名。仍請駐藏之處。自朕觀之。藏地數十萬衆。官兵僅五百名。何足以資

防範。著傳諭拉布敦。令其於抵藏時。就現在情形。與傳清公同悉心詳酌。是否於地方有濟。或稍藉以聯絡聲援。尚應添駐。即以伊一人已意。明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從前駐有官兵。數雖無多。足以助爾聲勢。地方甚為安靜。今甫撤兵。伊兄即有此舉動。莫若代為奏請。不惜為爾多費糧餉。以靖地方。若不行告知。則已撤之兵。復往駐守。勢必動彼之疑。或致滋事。拉布敦到藏。務秉公酌辦。更不必

因添駐官兵。近於畏怯。稍存避嫌之意。如其於事無濟。亦即據實陳奏。俟奏到之日。另降諭旨。策楞摺俱著鈔寄閱看。○又諭。朕前因紀山駐藏。遇事漫無主張。未免氣餒膽怯。已令拉布敦同傳清駐藏。換回紀山。所有前後諭旨。及紀山奏摺。俱已鈔寄閱看。今據策楞所奏。接紀山札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與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互相拒守一摺。按其時日。尚在紀山初奏諭旨未到之先。傳清亦尚

未相見。雖稱有備無患。斷未可輕於舉動。朕於此事詳細酌量。扎布敦到川。自可備悉。朕意至所奏設兵之處。亦俟扎布敦到藏。確查實在情形。會同傳清悉心籌酌。添駐官兵。是否於藏地有益。俟奏到之日。朕另降諭旨。其傳諭拉布敦旨。一併鈔寄策楞知之。○又諭曰。達爾瑪達都在內行走。甚屬奮勉。伊身現有貝子銜公爵。著加恩即封為貝子。再加恩照伊父喇什所請。將伊所襲輔國公爵。賞給

伊弟哈達承襲。○軍機大臣等議奏。乾隆五年大學士等奏定。奉天流民。准其情願入籍。不願者定限十年。陸續各回本處。今查十年期滿。除工商傭作民人。原許居住外。其未經飭令回籍者。應令地方官速行查辦。如有應予展限之處。該將軍聲明請旨。此外遊手之徒。亦應確查驅逐。嗣後內地流民。應令旗民地方官。於奉天沿海一帶。嚴行稽查。並行文閩。廣。江。浙。山東。各督撫。查禁商船攜帶閒人。

再山海關。喜峰口等處。及九處邊門。俱責該管章京及州縣嚴禁。再奉天十二州縣。向用漢員。其旗民交涉詞訟。俱會各城旗員審理。往往意見參差。若竟以旗員選此十二州縣。遇事不必會同辦理。較為畫一。但一時更調未免紛紜。請嗣後於此十二州縣內。遇出缺。即令該部將候選旗員銓補。則數年後。該省州縣。俱屬旗人。於旗民交涉事件。竟可專歸州縣審結。徑報該處將軍查核。再寧古塔及

船廠工商傭作人等。不下三四萬。有業可守。未免難遷。如果情願入籍。應分別納糧納丁。隨宜安插。又寧古塔地方。因泰寧縣裁汰糧地分賞寧古塔官兵。口外餘地更多。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額外開荒。希圖存身。旗人亦藉以廣取租利。巧為護庇。交新任將軍等徹底清釐。惟官兵原分地畝。聽其經管。其已裁泰寧糧地。及官兵招佃開墾者。俱行查徹。令原佃承種納租。交新任將軍等再行查奏。從之。

○丙辰。

上詣

大高殿行禮。○詣

安佑宮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幸圓明園。○諭軍機大

臣等。傳清策楞。岳鍾琪等所奏珠爾默特那

木扎勒情形。由於與兄不睦。架捏誣陷。決不

致有侵犯內地之事。大約近是。珠爾默特那

木扎勒承受天朝爵祿。保有藏地。尊榮已極。

更欲何為。倘使稱兵犯順。實乃自速厥辜。毫

無益處。伊豈肯出此。在伊此番舉動。虛實全

未可定。看來直由紀山過於矜持。勸其和睦。

轉致令彼生疑。因坐伊兄以不美之名。掩飾

已過。非有他意。已屢降旨。併紀山奏報。俱已

鈔寄傳清。拉布敦。自可備悉。其傳清另摺所

奏。授意於珠爾默特車布登。用兵縛獻伊弟

之處。亦屬權宜之計。揆之事勢。恐有難行。珠

爾默特車布登遠在阿里克。駐藏大臣不能

面見。即有奇謀。何從授計。若遣人前去。則機

密之事。傳諭往來。深有未便。即使萬無一失。

辦理極其便易。亦於事理未順。倘有絲毫未

能妥協。轉令伊兄弟有言可執。所關於國體

者甚大。宜慎重而又慎重。不可輕發。損威。至

紀山前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與達賴喇嘛

密語半日。亦屬紀山多疑。珠爾默特那木扎

勒即有異志。達賴喇嘛又豈肯曲從。其意又

何欲為此。在形迹似有可疑。而按其實。則毫

無疑竇者。策楞等所奏。接應達賴喇嘛移駐

近地一摺。亦係先事預籌。如果前來。自須接

應。看來亦未必然之事。總俟傳清拉布敦。到

藏。確看現在情形。應如何辦理。詳悉妥酌。奏

到之日。再降諭旨。其奏報往來。仍由驛遞。日

行六百里。為是。蓋驛遞本以傳送文書。若專

人馳奏。轉致張皇。且遠道速行。過勞難耐。不

若驛遞之便。一併傳諭策楞知之。○閩浙總

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榘。議奏。福建按

察使陶士儼條奏各府州縣書院義學請以官音誦讀。責令教官每月考核。府州縣試以通曉官音者考列前茅。學臣考試發落時。以官語為勸懲等語。於閩省礙難辦理。且無裨於民風土俗。應無庸議。至奏請各州縣設立木鐸約正諸人。擇能官語者充當。尚屬易行。應如所請。各於鄉里選立一二人。遇宣講上諭。曉示條教。均以官音轉相傳知鄉民。各令知曉。得旨。如所議行。○賜大學士忠勇公傅

恒。照宗室公等例與前對引馬。○丁巳。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庚午皆如之。○戊午。上御奉三無私殿。賜宗室王公等宴。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至辛酉皆如之。○賜準噶爾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曰。據台吉奏肅州貿易之人。蒙恩加增百名。感戴陳謝。殊屬敬順。朕甚嘉之。至奏稱所有唐古忒喇嘛。已多亡故。懇每次差數十人。往唐古忒

二博克達四大廟黃教各廟請安等語。爾使臣尼瑪等。亦經口奏及此。朕為天下主。可行之事。斷無不允行。不可行者。雖懇求亦不許。昨爾奏來肅州貿易人少。不足照看。朕即照所請准加百名。從前爾父噶爾丹策零奏請為爾祖策旺阿喇卜坦差人三百名。往西藏熬茶。朕特加恩派大臣官兵照看。并賞沿途牲畜路費。至藏完成此事。續又據爾奏請為爾父噶爾丹策零差人三百名熬茶。朕亦准爾照前辦理。似此應行大事。朕一一俯從。若非此等事。則斷不准行。從前降旨甚明。今爾又奏請每年差二三十人。在唐古忒地方行走。是以斷不可行之事來奏也。爾意以已准爾等往藏熬茶兩次。未必再准前往。是以妄生冀倖。殊不知果有前此大事。朕原未嘗禁止往藏。今無故每年令二三十人前往。不惟事有不可。即照爾所請。日後又必言人少。請多增人數矣。將每年必派官兵照看爾往來

之人可乎。况從前往藏熬茶時。藏內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曾奏請停止。準噶爾人往藏。朕若准爾所請。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奏。豈竟置之不問乎。爾等即不用朕官兵照看。以已力潛往藏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安肯容納乎。但今爾地有自藏延請喇嘛。大半亡故。誠恐黃教日泯。朕方欲廣演黃教。豈肯令爾地之教。日就漸滅。今為爾詳度。朕中國大廟。有名呼圖克圖。藏內挑取有德行喇嘛。及各處有學業喇嘛。皆住持其中。爾可將喇嘛內聰穎者。挑選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師。在大廟勤學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黃教。但此學經喇嘛。須擇年少之人。學成時。可以行教三四十。年。自後不得每年差來。必俟人數將完。方准再行挑送學習。此特恐爾處黃教漸廢。是以多方為爾籌畫。非必欲爾處喇嘛赴京也。爾若不願送喇嘛來學。即可中止。如復以差人至藏為請。則斷不許爾惟

當感戴朕恩。永圖承受。勿妄生他念。勉之。○又諭軍機大臣等。嗣後準噶爾貢使攜帶貨物。如在尼瑪數目以內。准其貿易。倘逾此數。即行駁回。著諭尼瑪。令其回時傳諭台吉知之。○已未。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及大學士內大臣等宴。召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多羅郡王德木楚克。貝子旺扎勒。多爾濟旺舒克。輔國公敏什克。齊旺。策布登扎布。巴林多羅和碩齊郡王琳沁。教漢多羅貝勒羅布藏。科爾沁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貝子銜達爾瑪達都。喀喇沁貝子扎拉豐阿。輔國公敏珠爾。拉布坦。阿霸坡達爾漢貝子齊旺。烏珠穆沁多羅貝勒策布登。護國公朋蘇。克拉布坦。庫克淖爾多羅郡王索諾木丹津。厄魯特輔國公衮舒克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正月庚申

實錄卷三百五十七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宴○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駐藏辦理事務副都

統銜紀山奏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呈稱伊

父頗羅鼐在時聘定青海親王旺淑克長女

今額爾克錫喇奏稱從前許聘之時並未指

定某女彼游牧處現無協辦事務之人意欲

留伊長女將伊次女嫁與蒙大皇帝特命臣

等勿傷和氣善全此事謹遵恩旨停止迎娶

旺淑克長女即咨明迎娶伊之次女等語從

前朕因不知此情。曾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今伊備陳許聘緣由。遵奉朕旨。停止迎娶。旺淑克長女。願取次女。甚屬誠敬。由此觀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尚知畏懼。是以朕命班第。以大理曉諭額爾克錫喇。應將長女嫁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必感朕恩。一槩不疑。於事甚屬有益。今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稱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舉兵七百。直取錫可爾城。漸侵至藏。如此時不即息事。耽延日久。珠爾默特車布登。未免投赴準噶爾。汝等速行咨寄傳清拉布敦。令其親身抵藏。曉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諭以汝弟兄始初不睦。大皇帝亦鑑知矣。今汝兄珠爾默特車布登。雖統兵七百。向藏進發。然道路險峻。知汝各路備兵。焉敢來侵。如其畏罪急迫。往奔準噶爾。則藏內不能靖矣。且於爾父子兄弟名分。亦殊未善。是以皇上憐汝父之忠誠。念汝等原係弟兄。特命和爾兄

弟。王可遣使會同滿員。令汝兄遵旨速行進藏。伊如知感君恩。即釋其罪。與委員一同進藏。將與汝不睦。因而稱兵之故。善自曲陳。亦即不究。祇期和爾兄弟。藏內永遠安靖。以全汝父始終勤勞之名。如此和其兄弟。使之息事。則省力多矣。如或珠爾默特車布登。竟負朕恩。執迷不悟。顯係背叛。何可姑容。汝等自應飭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作速勦滅。勿致逃奔準噶爾。方為妥協。此事朕本欲差尚書納延泰前往辦理。但納延泰須數月方到。且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聞有欽差。未免生疑。是以寄諭汝等。即如朕訓。辦理具奏。朕聞珠爾默特車布登之子。現在藏內。汝等亦加意衛護。勿致傷害。以絕伊父歸誠之志。此旨並未傳諭紀山。如傳諭紀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亦必知之。知則未免又生疑慮。於事轉覺無益。汝等速行盡力妥辦。毋忽。○壬戌。戶部議准前任安徽巡撫衛哲治奏。稱徵收錢糧有

以糧戶住址完糧。認人不認地者。是謂順莊之法。有於每里中。或五戶。或十戶。用一滾單。於某名下註明田地徵銀限額各若干。給甲內首名。挨次滾催。是謂滾催之法。查廣德州向來每屆開徵。即按圖籤單頭一名。數圖籤經催一名。如花戶抗延。提比經催。故錢糧易完。並無民欠役侵。前撫臣潘思榘奏改行順莊。轉有未便。請仍照舊辦理。從之。○命工部侍郎劉綸。在軍機處行走。○癸亥。諭軍機大

臣等。據方觀承摺奏。直屬節年民欠已未完銀。并乾隆十四年地糧完欠數目內。節年民欠等項。共九十七萬八千餘兩。已完六十四萬四千餘兩。未完三十三萬三千餘兩。是舊欠銀兩。所完已及三分之二。固屬催徵有法。但乾隆十四年應徵起存銀兩。未完尚有五十萬九千有餘。看來所完似多。新舊合計。所徵不過數萬。而所欠仍八十餘萬矣。或十四年奏銷之期。尚在五月。此四箇月內。尚有續

徵銀兩。不致拖欠。亦未可定。著傳諭方觀承。令其詳悉查明覆奏。尋奏臣據冊具奏後。各屬陸續解銀一十三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是十四年未完銀。祇三十六萬九千餘兩。內除薊州等處。十四年被水偏災案內。應行停緩之項。須屆奏銷核定。其應徵銀兩。均應於本年五月奏銷前。催輸完納。核之節年奏銷。不致多欠。再節年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內有停緩帶徵銀二十三萬八千餘兩。餘舊欠銀九萬五千餘兩。於五月奏銷前。仍有續完。例應統入奏銷冊內。造報得旨。覽奏俱悉。○甲子。

上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諭軍機大臣等。朕明歲南巡。山東不過經由之地。非特幸該省可比。何必重煩興作。妄滋糜費。乃準泰奏。請將濟南撫署行宮。已經拆去之裝修。悉照從前阿里衮所辦。重新添造。并請將泰山行宮補葺。

搭造天橋。又將越出大道二百餘里之泗水縣泉林寺等處行宮。亦請加修葺。竟似朕專幸東省者。此奏甚屬錯謬。從前阿里衮辦理東巡。營建過多。經朕降旨宣示。準泰豈不知之。何得以甫經拆毀之工程。又請建造。且其所請豫備之處。並非必由之路。即或因行宮可資憩息豫備。尚屬情理之事。而泰山天橋等工。既非清蹕所經。妄請修建。是誠何心。準泰之意。蓋明知事未必行。不過虛詞陳奏。以見伊之盡心。是誠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伊由內務府司員出身。受朕深恩。辦事全無實意。而下愚不移。弄巧成拙。直緣伊福盡。不能承受朕恩耳。著傳諭嚴行申飭。○乙丑。命工部侍郎劉綸充方畧館副總裁官。○丙寅。諭曰。額駙策凌現因患病。奏請賞給御醫調治等語。著派御醫王鳳翔同伊子公車布登扎布速行馳驛前往。妥為醫治。○丁卯。諭。此次朕詣五臺。西安地雖鄰省而相去不近。該

將軍副都統等。均有防守地方。統轄官兵之責。原不必前往接駕。即伊等奏請。朕必不許。然如照外省之例具奏。則將軍副都統等理宜會同具摺。昨據將軍傅森奏請接駕。經朕降旨。令其不必前往。今日西安副都統貴楞渣烏裕齊胡世相三人。復紛紛繕摺奏請。揆傅森未經同奏之故。如謂伊係為首之人。業經具奏。其餘副都統等。即可不必。以此阻止。尚屬合宜。若傅森奏請時。並未知會貴楞渣等。迨貴楞渣等聞知。始各具奏。此即傅森取巧欺隱同寮。而貴楞渣等之奏。又祇係惟恐獲咎。非出至誠。伊等係同城辦事。似此小事。即如此相欺不睦。大者不必言矣。何以表率屬員。管轄兵丁。殊屬非是。著嚴行申飭。并令傅森等俱明白回奏。○又諭。公蘇巴什禮奏請往視伊父額駙策凌病症。著同伊兄車布登扎布前往。亦著賞給馳驛。○戊辰。大學士張允隨奏。雲南省開化。廣南二府。毗連交趾。

乾隆四年。該國高平等處構兵。有內地沙儂土夷。潛出附和。當即設法招回。惟是開化馬白稅口。為商民出入通衢。潛出外境者。至今仍未盡絕。請勅該督撫轉飭所屬。將沙儂土夷。嚴加約束。毋許潛出外域。又雲南永昌徼外。茂隆銀廠。課長吳尚賢。始以開獲旺礦。倚勢凌弱。嗣恐結怨滋事。復請另籤課長。以圖交替。至今未經完案。亦請勅該督撫查案妥辦。又貴州苗寨。應嚴禁漢奸出入煽誘。所有出糶倉米。俱令買補得旨。張允隨所奏雲南沙儂銀廠。并貴州苗人倉穀一摺。著鈔寄該督撫。碩色岳濟愛必達。令其閱看。其中應辦者。一面妥協辦理。即將作何辦理之處。詳悉奏聞。如有毋庸酌辦者。亦著據實具奏。○禮部奏

玉牒告成禮儀得旨。是朕照康熙五十四年之例。在宮中恭覽。

玉牒不必陞殿。餘依議。○命禮部尚書王安國。

工部右侍郎嵇璜。俱以原銜充經筵講官。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鶴年。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少詹事世貴。為太僕寺卿。○調原任廣西左江鎮總兵官楊剛。來京引見。○己巳。禮部奏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十日上辛。時在立春以前。經大學士嵩柱等遵旨議改。於下辛祈穀。今乾隆辛未歲正月初九日立春。初三日上辛。亦在立春前。請照例於十三日。次辛行祈穀禮。載入祀典。報聞。○軍機大臣會同浙江巡撫永貴。議奏。明歲南巡浙省。所有杭州織造署中行宮。有聖祖仁皇帝龍牌。供奉行宮西首殿內。殊非敬謹之意。今議將織造移駐裁存鹽政衙署。就現在行宮。量加修葺。敬於宮後建樓。供奉龍牌。似協體制。至西湖行宮。已奏改佛寺內供奉。○聖祖仁皇帝龍牌。亦在西偏。應請敬移於舊寢宮內供奉。其迤西一帶屋基甚寬。應併寺後

山園酌量劃出。另建行宮。但就現在房屋相度形勢。從儉辦理。至由杭城前往海塘。止塘路一條。塘外係漲沙窪地。塘內即村舍桑園。中小豐一帶。亦窄狹紆曲。均難相度駐蹕之處。是以海塘引河。

聖祖均未臨幸。今隄工鞏固。引河順軌。此次似無庸親臨閱視。惟候潮門外舊有觀潮樓。即中小豐引河等處。亦可遠眺從前。

聖祖曾經臨幸。今應畧為修飾。以備巡覽。又紹興府之南鎮。蘭亭二處。近接禹陵。從前。

聖祖未經臨幸。該處俱有房屋。并畧修理。應否臨觀。恭候幸浙時欽定。得旨。是。吏部奏請大學士張允隨。應授何殿閣。及兼何部銜。得旨。張允隨著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新任甘州府知府王組。初由該部保列繁缺。引見時。因其人似尚可。用。是以記名補放。今日請訓。看其言動。頗覺。

平常。著傳諭該撫鄂昌。留心試看。如不能勝任。即據實奏聞。無得姑容。貽誤地方。○辛未。

上奉

皇太后還宮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拉布敦現在奉差工部辦事需員。著勒爾森兼管工部侍郎事務。○又諭曰。貴州巡撫愛必達所奏該省赤水河工程動過銀一萬七千餘兩。查自乾隆十一年試運至今。統計節省鉛運腳價一萬四百餘兩。但原議二年抵補。迄今僅有此數。應著令原辦之人賠補。張廣泗應賠繳六分。無可著追。請著落歷任巡撫司道。並協理各員代賠。將孫紹武等名下應賠分數。勒限開單進呈。愛必達此奏。必因金沙江上游無益工程。曾著落原辦督臣等分賠。是以如此辦理。不思金沙江工費浩繁。上游各灘虛糜無益。自屬應行著賠。然所有節省銅運銀兩。尚令扣抵補項。

赤水河非金沙江可比。現在節省運腳銀。即不能全抵。而將來轉運數年。亦即可抵完。何得概令著賠。况外省督撫於地方工程。偶有興作。後來不能即收其效者。不一而足。此端一開。必且有意搜求。概著賠補。殊非政體。愛必達著飭行。摺并發。諭軍機大臣等。愛必達自簡任巡撫以來。於地方事務。尚屬黽勉奉公。今所奏赤水河工程。著落原辦各員分賠。并豫籌減撥二摺。是其著意辦理。自欲見長之處。而所見甚小。朕辦理政務。一秉至公。赤水河工程。本非從前金沙江需費浩繁。無裨實用者可比。即據伊所奏。亦應將所省運腳銀兩扣補。何得概令著賠。况已節省運腳一萬餘兩。未完者不過七千。再展數年。即可全抵。乃將動項全令著賠。於情理殊失其平。已明降諭旨申飭。至去歲所頒諭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緩急。所當留有用之經費。以資調劑。初不為減省錢糧起見。愛必

達請將緩修工程之十二萬兩。支給俸餉。已屬誤會原旨。况該省每年撥協。數至七十萬兩。即如該撫所奏。所減幾何。上年軍務告竣。歲值豐登。庫帑儲備。儘已寬裕。無事鯁鯁過計。愛必達若如此存心。將不克勝封疆之任。著詳悉傳諭。令其知所改勉。○壬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朕臨幸五臺。該撫阿里衮於各臺道路。自己豫備。朕思中臺北臺西臺。從前俱經巡覽。此次惟南臺古南臺一處。仍著豫備。餘俱不必豫備。即已經豫備。亦毋令除道夫役看守伺候。以勞民力。○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宗室同寧。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以護軍叅領明福。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癸酉。諭曰。原任安徽道武忱。前衛哲治請調補別省簡缺。今該部帶領引見。朕觀其人。尚非不能辦事之員。衛哲治之奏。必因武忱經管蕪關稅務。該年所收盈餘。

過於短少。恐於已有累。不敢留委管關。又未查出情弊。無可指參。遂以改調陳奏巧為卸責。因令軍機大臣查核情節。今據武忱稱所收十三年分盈餘。雖短至四萬三千餘兩。而十一十二年分盈餘。則為數較多。統計三年所收。比之前任。有多無少。並稱衛哲治赴江寧省城。路過蕪湖。曾將奏聞情節告知。以致款曲。是衛哲治並不詳查前後情形。據實聲說。朦朧奏請改調。有意取巧。殊失封疆大臣之體。凡屬員管理關務。如其營私舞弊。以致虧缺。自當徹底清釐。嚴叅究處。如其實收實報。本無弊竇。則商旅往來。時贏時絀。亦情理所有。若較上年短少。即為不稱委任。將致年增一年。取盈爭勝。何所底止。不肖官吏。勢必刻剝行旅。以圖免咎。豈國家通商惠民本意。況督撫甄別屬員。惟當秉公持正。無徇無苛。督撫原係親信大員。果其舉劾明當。朕自能洞鑒。如但沾沾自為。不顧屬員之屈抑。將何

以使人心允服。衛哲治著該部察議。武忱著仍以道員用。各省督撫。皆有造就人材之責。并將此通行傳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朕巡幸江浙。問俗觀風。清蹕所至。除道供頓。有司不必過費周章。已經屢降諭旨。至川原林麓。民間塚墓所在。安厝已久。不過附近道旁。近畿常經車駕往還。及由都城以至西苑。所司平治道途。雖觀瞻所及。間或蔽以布帷。管蒯之屬。曠野中竟不為障蔽。南省係初次辦差。恐未盡悉。在督撫等仰體朕意。自能妥協辦理。而臣工中有陳奏及此者。雖屬過慮。但既有此言。應令該督撫等留心體察。戒飭承辦各員。無得藉端輕議遷瘞。致滋紛擾。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各省督撫奏請揀發人員。皆經挑選引見。此等雖非現在得缺。而一至該省。即有民社之責。差委之任。是以必候引見。始行發往。近來各督撫往往於朕巡幸

之時。或起程之後。具摺奏請。該部祇可照例挑選。在京王大臣等驗看。與引見發往之意不合。此等請簡人員。並非需用甚急。朕巡幸回鑾。不過一二月之久。儘可俟回鑾時。再行奏請。即不然。亦應於起鑾之前。早為陳請。以便該部揀選引見。朕之巡幸。早經頒發諭旨。督撫皆計日可知。乃近來各省。多有於臨期入奏者。可見伊等並不留心之處。著於奏事之便。通行傳諭。令其嗣後遵照此旨辦理。如有員缺緊要。急須奏請者。不必拘泥此旨。○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審明瞻對案內擬流之羅于朝。王世泰。並貽誤軍機之李質粹。宋宗璋。及叛番革松結等。各依律定擬得旨。李質粹。宋宗璋。辦理瞻對案內。貽誤軍機。原係上年情實。候勾之犯。後聞瞻對一案。慶復信任。王世泰。羅于朝。聽汪結之言。宥革松結之罪。令與俄木丁。往來交結。因而故縱。班滾。捏稱焚死。此事惟彼五人密定。外人不得而知。有

以此言陳奏者。果爾。則慶復設有成局。而李質粹。宋宗璋。為所欺瞞。陷於不知。自與同謀。縱寇者有間。朕慎重人命。該犯等苟有一線可寬。不憚再三詳審。是以暫行監禁。提解王世泰。羅于朝。來京。嚴行究質。務得實情。今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王世泰。羅于朝。與革松結。誘致俄木丁。投獻如郎。並無通同與謀。縱放班滾情事。而李質粹。親在泥日寨。初報班滾焚斃未確。後即附和慶復。扶同捏飾。宋宗璋。辦理善後。亦不將實在情形具奏。各有本罪。明白昭著。在慶復初意。以欽差大臣將至。急圖先得如郎。因用革松結。誘致俄木丁。投獻如郎。空寨。以為已功。迨班滾既逃。無從擒馘。乃燒燬泥日寨。以焚斃奏報。不復窮搜。一味欺朦了局。此事在諸臣人人無不知情。實乃通同捏飾。罪不容誅。若辦理之初。慶復即專與王世泰。羅于朝。一二將弁。革松結。俄木丁。二番囚。豫設成謀。縱放班滾。雖在

至愚。當不出此。慶復已賜自盡。罪無可加。而李質粹以提督大員。領兵專閫。縱失渠魁。不能弋獲。且明知班滾未死。一經慶復嚴駁。遂附和改詳。朋謀罔上。宋宗璋身任總兵。職應奏事。既知班滾未死。並不將實情入告。及汪結稟知班滾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賊番遠遁。種種欺飾。俱屬法無可貸。著照九卿核定情實。應斬本罪。即行正法。革松結本係叛番。彼時即應處決。今本案無可對質。亦著即照原擬絞罪正法。王世泰羅于朝。不過營伍偏裨。聽督提差委。既非統領之員。亦無奏事之責。情稍可原。但擬減流。實為漏網。今經軍機大臣等改擬。著依擬應斬監候。軍旅為國家要務。賞罰勸懲。所係至重。必徹底根究。研鞫實在情形。區別明允。方成信讞。今既屢經確訊。所當明正典刑。以申軍律。俾共知儆戒。將此曉諭各督撫提鎮等知之。○吏部左侍郎介福緣事降調。以原任湖廣總督鄂彌達

補授。○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梁詩正教習庶吉士。○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昫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暨冊諡。

孝賢皇后。並謝頒詔恩。賞資筵宴如例。○是月。直隸古北口提督布蘭泰奏。查定例。地方失事。專汛兼轄之弁員。均有疎防。降罰處分。惟汛兵遇強竊事件。三月不獲。僅予咎責。及其已獲。雖有酌賞之文。而無支給之項。是罰既云輕。賞復有缺。請嗣後遇盜竊案件。如承緝汛兵。一月不獲。該管官弁按月提比。逐案責懲。仍勒限嚴緝。能一月內獲本案首盜者。賞銀二十兩。獲夥盜者半。獲竊盜者。每三名賞銀十兩。一月外緝獲者。賞各半。其緝獲妖言妖書。以及強竊窩家響馬老爪掘塚等賊。均照首盜夥盜分別給賞。緝獲拘摸。亦照竊盜等項給賞。於恩賞生息及公費贏餘項內動

支。如節次獲盜犯五名以上。竊賊十名以上者。於步戰騎兵內。以次考拔。至騎兵則給以額外外委。把總頂帶。隨汛差操。其勤慎者。准遇缺實補。若有誣良私拷。各依律懲治。至提屬營汛。並請於扈從後。照例親往巡查。有應定事宜。另奏請旨。得旨。告之方觀承。聽其酌議具奏。至朕往五臺。汝不必扈從。照例巡查營伍可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潘思榘奏。臺灣淡水等處。有不法匪徒。陳蓋

等。造言惑衆。先經具摺奏聞。茲復訪聞。陳蓋及續獲案犯何珠。王川。鄭天喜等。於彰化縣獄內。捏造悖語。慫誘監犯。並約期越獄。旋經該縣查訊供認。當即飭司提究。得旨。是。秉公執法為之。○湖北巡撫唐綏祖奏。雲南叅革安寧州知州陳題所虧帑項。請將原籍已賣田產找抵一案。先經奏聞。奉硃批。此必係多報以圖抵項。賤賣以示無著。終于自買。以得其原業。此等奸弊。必應深究。如何辦理之處。

引此旨明白奏聞。查陳題祖遺田產。先於乾隆二年。鬻抵蘭州虧空。因得依限開復。前買戶實係乘其急售。故意短價。其在滇開報。與原產數有不符者。以老契被焚。且向係委人經理。不知細數。其契既書賣絕字樣。各買戶捐不再找。是以前叅令丁翊壽。即以無可加找具詳。在陳題尚無勾串多報情弊。但田畝時價。較原值實不足。仍應令買戶增找。今衆戶已各供認。計所找足抵陳題虧項。當即定

限飭交。另給買戶印照。至多報賤賣。及終於自買等弊。誠宜設法辦理。請嗣後如侵貪人員。將田產浮數開報。令地方官查估作抵。餘欠仍於本員著追。若買戶有賤價串通朦蔽等情。價與產一併入官。仍按虧數治罪。若開報承買。均無情弊。准地方官明立印照。令買戶久遠承業。庶絕留餘私贖得業之弊。報聞。○甘肅巡撫鄂昌奏。瓜州回民。本年春耕。籽種口糧缺乏。兼之去冬嚴寒。牲畜倒斃過多。

無力買補。查該處回民耕作而外。別無生理。該扎薩克公額敏和卓請借小麥六千石。以爲接濟。當即借給如數。秋後徵還。報聞。○又覆奏上年肅州高臺收成。均係五分以上。例不成災。山丹縣東南兩鄉。秋收止五分有餘。該縣前報六分以上。額賦例應徵納。故無力之家。皆受拮据。查各該處窮民。除已緩徵。並於去臘借給一月口糧外。應於春耕前。將口糧籽種。寬裕借給。至青黃不接時。再於極次貧民。分別借貸。無庸另賑。得旨。覽奏俱悉。○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副都統紀山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稱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搶馬一事。伏思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兄弟相殘。其是非順逆。既尚未定。而阿里克地方。距藏數千餘里。雖已蒙諭令紀山遣員赴彼。而信息是否可通。亦難豫料。若必俟黑白分明。然後明正其罪。不特失之遲緩。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問不安。恐不無從中生

變。珠爾默特車布登。向無蠢動端倪。今日之舉。不特未可信。以爲實。亦並無干冒王章之事。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素行不義。既不如伊父頗羅鼐之恭順。又敢冒昧。竄奏惡跡顯著。厥罪當誅。若因今年熬茶之便。另派大臣前往。權宜辦理。則熬茶事所時有。恐將來無以取信於藏地。亦不可不慮。應請降旨。即以搶馬一事。命臣等一人領兵前往西藏。彈壓聲援。另降旨申明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弟兄構衅之罪。令臣等會同明正典刑。其珠爾默特車布登。姑念其平日恭順小心。伊父効力年久。免其治罪。仍駐守阿里克地方。其西藏事務。查照向例。選噶隆數人。奏請補放扎薩克之職。分理。臣等於豫備兵內。帶領三千。恭捧諭旨赴藏。一面相機辦理。一面將諭旨布告藏內。以安衆心。以結此案。得旨。熬茶從權之計。實非王道。且恐失信將來。今不必再題矣。至卿等所請。亦恐行之過險。事

不能成所失者大。今遣拉布敦前往俟彼至藏。得其實情再辦可耳。總之地處極邊。與其失之急而債事。寧可失之緩以待時耳。○廣州將軍錫特庫奏。粵東地氣潮濕。廣州城上礮位。應酌定年限輪流演放。以免漸次鏽壞。請嗣後統以五年一次抽演七十四位。仍照原奏將大礮火藥。均勻演放。計二十年得週一次。倘有鏽壞。亦可陸續修整報聞。○廣西巡撫舒輅奏。各省鼓鑄制錢。原期泉布流通。不容奸徒翦邊興販。惟是此輩漁利。亦由不法。鋪戶貪賤收買所致。是欲禁奸棍之翦邊。必先禁鋪戶之收買。至翦銼奸徒寄跡之處。多因愚民未知律例。徇隱不首。今飭屬出示嚴禁。如有收買攬兌。許易錢之人。與鄉地首稟地方官究治。並將徇隱治罪各例。明白曉示。有首報審實者。酌賞示獎。得旨。知道了。實力行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八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正黃旗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月甲戌朔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朕起鑾後著大阿哥往南苑駐宿養病不必行圍○諭軍機大臣等鄂容安所奏今秋巡幸豫省程途自豐樂鎮入該省境界從懷慶至河南府中嶽再抵開封由衛輝一路回鑾其營盤道里朕已據圖閱定著悉照該撫所奏辦理可即傳諭知之○又諭曰軍機大臣等議覆尹繼善奏陝甘等處駝隻草料酌定價值一摺內西寧一鎮節省獨多雖據該督查係由餵養過減所致難

即據以定額但該鎮節省至五千餘兩之多未必令駝隻竟致疲瘦而該督此次酌減僅及二千餘兩未為確鑿應請勅令該督再行確查等語軍機大臣所議甚是張世偉具奏時現為該鎮總兵豈不計及備戰之實用如果專事刻減草料駝隻必致疲瘦該鎮寧不畏督提查察即係刻減亦何能節省過半尹繼善酌議此案並非親往查看不過就現在該鎮劉順稟報雖視若得體而不知隱已訾前任之短及或有意豫留餘地以圖利俱未可定如此則人孰不樂陽為正論而陰獲私利將見實心急公如張世偉者幾為不是矣尹繼善如此定議未免瞻徇屬弁市惠邀名之意尚未悛也著飭行並傳諭尹繼善令其將該鎮何以節省至五千餘兩之多該督酌減何以僅及二千兩現據軍機大臣議令另行詳查定議應作何酌減之處一一明白據實具奏○軍機大臣等議奏酌裁各省衛所

武員分隸州縣事宜。除陝西、雲南二省已於康熙雍正年間陸續裁併，山東、江西、湖北、湖南、甘肅、貴州六省，據各該撫奏無缺可裁，仍循舊制直隸、四川二省所奏移駐添建，率多紛擾，均無庸議。其應裁缺省分，如江蘇省則據督臣黃廷桂、撫臣雅爾哈善奏，缺有繁簡不同，當酌量裁併。請將儀徵衛歸併揚州，金山衛歸併鎮海，各裁守備一。揚州衛併四幫入三幫，鎮江衛併中幫分入前後，各裁千總二。隨幫一。安徽省則據撫臣衛哲治奏，請將鳳中衛歸併鳳陽，宿州衛歸併長淮，各裁守備一。安慶衛併前後兩幫為一。寧國太平幫併兩為一。各裁千總二。隨幫一。浙江省則據督臣雅爾哈善、漕臣瑚寶、撫臣永貴奏，杭州前衛與右衛同城，請併右歸前，為杭州衛，裁守備一。海寧衛與嘉興所同隸嘉興，請併嘉興所歸海寧，即改海寧衛為嘉興衛，裁千總一。俱應如所請。其裁缺俸工養廉，各充餉歸

公。地方分隸州縣，即未裁缺衛所，凡命盜戶婚田土事件，歸州縣管理，如實有州縣窵遠，勢難兼顧者，各督撫另奏。議裁各員赴部另補。從之。○禮部議覆湖北學政宋邦綏奏，稱各學舉報優劣，責任教官。有時一學教諭訓導，俱係新任，未能深知諸生優劣。適學臣按臨歲試，往往以無優無劣，草率申覆，勢不得不展至下次。六年之久，在優者有志向，上不以遲於舉報自懈，而劣生得以滋事不法，未必不由乎此。請嗣後遇兩教職俱到任，未及半年以上者，許學臣於隨棚造冊時，聲明展限，於科試補行察核舉報，應如所請。從之。

○乙亥。

上詣大高殿行禮。○奉皇太后西巡五臺，車駕發京師。○詣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時屆春融，正秋麥紐芽之候，幸自去冬至今，瑞雪頻霑，土膏滋潤，漸

已青葱入望。所有經過地方。一應扈從王公大臣官員。以及內侍人等。車馬僕從。俱著嚴加誡飭。無得踐踏。仍著該管官酌派兵役看守。如有不遵約束者。即行拏送。將伊家主指名叅奏議處。著通行曉諭。務各凜遵。○又諭朕恭奉

皇太后西巡五臺。途經畿輔。宿麥含滋。正值發生之候。業已特頒諭旨。誠飭一應扈從人員。車馬無得踐踏。但時當舉趾。所至地方。除道安營。不無有需民力。著照上年秋間木蘭之例。直屬經過州縣。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該督方觀承。即行詳晰確查。妥協辦理。務令民霑實惠。以副朕軫念耕氓至意。○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涿州大營。○丁

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祭

先師孔子。遣和親王弘晝行禮。○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瞻對班滾悔罪投誠。已蒙恩旨肆赦。當即遵旨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宣諭。班滾率衆羅拜。矢激天良。並稱當即約束番衆。禁做夾壩。遇有差使。倍竭報効。伊親戚土目。亦各同聲歡舞。如獲更生。其喇嘛達爾罕堪布。亦即遵旨宣諭獎賞。俱各望闕謝恩。班滾貢馬二。報聞。○又奏。川省三面環番。往往有胥役兵目通事。擅入滋擾。臣岳鍾琪前於陞見時。面奉諭旨。應行禁止。今會同臣策楞定議具奏。永著為例。今公同酌議。如各土司承襲查取宗圖冊結。以及催納夷賦。例由各該管衙門承辦者。宜令按路定限。將事由兵役呈報。臣等候批。禁其遲違需索。及多人前往土司爭控事件。必需差遣者。亦詳候臣等遴委酌辦。不得徑行批差違者。無論有無滋擾。兵役重究。官即指叅。如兵役私入

番地暨違限需索情弊。亦照此辦理得旨。著照所議行。○又奏。川省營伍廢弛。急須整頓。今於督提兩標與城守等營為始。親加考校。詳定勸懲。并通飭各鎮協營。一體查辦。勒限一年。自上年三月迄今。通省共裁兵三千六百餘名。衰老孱弱者。已去十之七八。各官亦知努力操練。增修器械。統於今歲一載內。可以漸望整齊。至西藏有應行豫備之處。查建昌。松潘。普安。泰寧等營。兵素強壯。即於此四處。并提標城守各營內。密派兵五千。以備臨期進發。又於川北重慶等處。密派兵二千。為護糧并打箭爐應援之用。得旨。覽奏俱悉。○是日。駐蹕定興縣大營。○戊寅。祭大社。

大稷。遣顯親王衍潢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已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拉布敦策楞。岳鍾琪奏稱。接准紀山札稱。珠爾默特車布登。已於上年十二月身故。現在與該郡王商酌料理善後事宜等語。摺內所稱珠爾默特車布登之是否。因病身故。前此之果否稱兵。俱在可疑可信之間。紀山不免為其所愚。所論誠是。至稱阿里克地方緊要。請將珠爾默特車布登二子內。准以一人承襲其職之處。則所見於事勢未協。夫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乖張暴戾。伊兄在日。尚與稱兵構釁。不能相容。以致陷兄於死。今伊兄已死。無所顧忌。又何有其兄之子。即使令其承襲。伊又何甘令其晏然撫有故土。是徒多生一枝節。而於事毫無實濟也。且理無兩。是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告稱伊兄稱兵搶奪。已有不遵王法之形。身後自有當得之罪。伊子豈可復令承襲。如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誣陷其

兄。則又當明正其罪。非命將用兵。大為辦理不可。於二者之中。權其輕重。則珠爾默特車布登既經身故。其果否病死。無從致詰。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乖張暴戾。將來亦未必長久。若因此勞師動衆。實乃費有用於無益之地。有所不必。雖明知為彼所愚。亦不妨姑且從權置之不問。至慮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素所親信。管阿里克地方。歸併其權。以增羽翼。自不得不為此慮。但彼處頭人尚多。傳清拉布敦。或就其中稍為選擇。令不致到彼滋生事端足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既無與相敵之人。伊亦無可構釁。或從此安靜。亦未可定。若伊終久有背叛之志。則亦祇可俟其形蹟已露。再為料理。不必張皇僨事。先啓彼疑。然伊若果有形蹟。則傳清拉布敦二人在彼。又不可坐失事機。致誤大事。可詳悉傳諭傳清拉布敦。令其因事就事。詳慎辦理。固不可忽畧。亦不可豫設成見。過為計慮。自朕觀之。

目今辦理之道。實無別計也。并諭策楞岳鍾琪知之。○以左都御史德通為滿洲繙譯鄉試正考官。通政使富森為副考官。理藩院左侍郎玉保為蒙古繙譯鄉試正考官。署禮部右侍郎馬靈阿為監臨官。○賜隨從王公大臣直隸地方官等宴。○是日。駐蹕保定府大營。○庚辰。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曰。詹事府詹事阿琳年老。著以原品休致。馬靈阿原係署理侍郎。看來不勝侍郎之任。著補授詹事府詹事。其禮部侍郎員缺。著介福補授。○又諭據駐藏辦理事務副都統銜紀山奏稱。珠爾默特車布登舉兵侵藏。已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病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親來申報等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請辦理伊兄喪事。養育伊兄子珠爾默特旺扎勒。又自請察議伊罪。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原與伊兄不睦。近據紀山

奏報。珠爾默特車布登以阿里克之兵攻取果弼鼐。搶掠馬匹。朕念伊父頗羅鼐始終勤勞。曾經降旨訓示。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尊敬伊兄。如伊兄果有屈處。赴藏向達賚喇嘛辦理。事務大臣前申明。朕另派大臣辦理。使珠爾默特車布登接奉朕旨。即行進藏。伊尚無罪。今命伊進藏之旨未到。伊已病故。未見即違朕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請辦理伊兄喪事。養育伊姪。朕特加恩如伊所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係管理藏內噶隆事務之人。伊等弟兄不睦。以致興兵。甚屬不合理。宜治以應得之罪。但既知罪請罪。朕念伊父頗羅鼐始終宣力。特恩寬免。著紀山明白傳諭知之。嗣後伊當益感朕恩。效法伊父。盡力奮勉。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稱親往薩海等處安輯被兵人等。即著伊親往查明。將應行加恩人數具報。都統銜傅清等奏明辦理。前因伊弟兄不睦。特派侍郎拉布敦駐藏。又以紀

山素知彼處情形。遣往更換。現在藏內無事。不必多人。俟傅清到彼。紀山遵朕前旨。即行回京。拉布敦計將到彼。與傅清俱暫行駐守。朕再降旨召還。○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頒發諭旨後。紀山奏摺隨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請將伊兄遺屍付伊辦理。并願撫養珠爾默特車布登之子。紀山一一為之代奏。自朕觀之。珠爾默特車布登以無疾之人。興兵赴藏。忽焉而死。適當其時。看此情節。其為可疑。自不待言。而紀山始終受其愚弄。深信不疑。與之水乳相合。殊失大體。國家因西藏地處僻遠。特命大臣駐劄其地。所冀得其情偽。控制由我。今乃為所籠絡。豈委任駐防本意耶。但事既如此。姑且佯為不知。如其所奏。已詳悉。另降清字諭旨。著鈔錄寄與傅清。拉布敦閱看。此正前諭所謂從權辦理者。相去遙遠。虛實難明。因事就事實。亦不得不然。傅清拉布敦到彼。諸事留心。務將始末情節。一一據實

具奏。又據紀山奏稱。被兵之處。現在查明奏請賞卹。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為此奏。不過見伊兄之擾害番民。所以甚其罪耳。其當賞卹不賞卹。尚在兩可之間。著傳清拉布敦查察酌量。如果被騷累。量為賑卹。倘屬虛言。則不必一一徇其所請。總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狡詐叵測。實非善類。加以紀山辦理不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因而生心。今事屬已往。目前暫為寧息。至將來作何光景。原亦無從逆料。惟諭傳清拉布敦當同心密商妥協。不可輕發啓疑。亦不可坐失機會。前因有珠爾默特車布登之事。紀山偏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未可倚任。是以令傳清前往。又令拉布敦到彼。且暫同駐年餘。另候諭旨。召令還京。將清漢諭旨。一併鈔寄策楞岳鍾琪。令其知悉。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昫恭進三大節。及年貢方物。其賞收贏餘。應於今年貢內移准從之。漕運總督瑚寶奏。前漕臣蘊著豫支。

已巳庚午二年養廉銀。係漕臣隨時辦公之項。雖現咨查追繳。究難懸待。請先於各糧道及運司存公餘平銀內。照數補解。俟追完飭發歸款。再養廉銀。向因各省糧道及運司相隔遙遠。每於春間押漕抵淮之日。即將一歲養廉統為解送。致易虧缺。請嗣後悉令解交淮安府貯庫。該府按季解送。下部知之。是日駐蹕郭村大營。辛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大陽大營。

壬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王快大營。

癸未諭曰。乾清門侍衛德山著馳驛往視。

額駙策凌賞給額駙大小荷包人役二勛。

令其齋去。並賞德山銀一百兩。整理行裝。

○又諭曰。額駙策凌現在患病。著遣貝勒。

羅布藏馳驛往視。如此際。額駙病愈。羅布

藏即與德山一同回京。倘伊病篤不能理事。署印需人。即著羅布藏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是日。駐蹕法華村大營。○甲申。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戶部議覆。調任兩廣總督碩色疏。稱庫存清出銀兩。應歸實用報數。以

免蠹漏。謹查粵東運庫。清出積存溢羨銀一萬四千五百九十兩零。潮州運同於經管商欠內。清出溢羨銀三萬四千九百兩零。粵西鹽道清出溢羨銀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五兩零。請各留充本省兵餉。應如所請。並令按年報部從之。○琉球國中山王尚敬遣耳目官向永成表進。乾隆十三年分正貢方物至京。賞賚如例。筵宴二次。○是日。駐蹕大教場大營。○乙酉。諭朕巡幸五臺。一切供應。皆動支正

項。不令絲毫擾累閭閻。惟是經過地方。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著照前次巡幸五臺之例。將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三。該撫即遵諭辦理。○又諭曰。原任翰林院編修王居正。前因兩次考試俱列四等。令其休致回籍。今赴五臺接駕。朕念其年力尚在壯盛。雖不宜於詞館之職。而休致則不免廢棄終身。若以知縣外用。尚可自効。王居正著以知縣用。○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寧夏鎮標上年

十二月豫放本年春季兵餉。各兵以所扣欠項過多。懇求免扣。營員始則呵叱而散。嗣又全數散給。聞衆兵驟散時。居民恐其滋事。竟有暫罷市肆者。伏思各兵借項果多。營員自當酌量體卹。不應一例坐扣。如實係應扣。亦不應於懇求後。復行全給。致啓兵丁挾制之漸。誠恐營員料理不善。約束不嚴。或有兵丁驕縱。以致百姓驚疑。而文武各官。通同掩飾。亦未可定。現在檄查密訪。俟有確情。另行辦

理具奏得旨。甚是知道了。汝為總督多年。不慮生事。而但慮息事。如此等處留心。正合朕意。勉之。○甘肅巡撫鄂昌奏。提督永常前奏張掖縣西海渠民往撫彝倉口領賑滋事。知府高繼光。但改撥倉口。希圖了結。經永常訪獲為首生員趙璦。閻瑯。民各知懼。查此事臣於上年十一十二等月。兩次確查。實係張掖令蔡理可。甘州守高繼光。誤將撫彝堡倉糧撥給西海渠民領賑。致相爭毆。該府縣苟且了事。臣即於十二月間題參併奏。明在案。此事輕重甚有關係。非得實不敢冒奏。且甘州至省千餘里。是以參奏稍遲。該處居民並無抗官阻賑之事。為首生員及爭毆各民辦理之處。俱於前摺陳明得旨。如此。則汝前摺所云永常多事好名。與高繼光不合之處。皆虛矣。汝以廢員。朕用為巡撫。而如此存心辦事。可乎。所幸不固執已見。尚未顛倒是非。而不參此二劣員耳。然汝敢至此極乎。一過尚可。

再過。汝思之。戒之慎之。○是日。駐蹕射虎川大營。○丙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菩薩頂大營。至

戊子。皆如之。○丁亥。春分朝。

日於東郊。遣履親王允禩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上年各省俱慶有秋。山

右亦登豐稔。惟太原臨晉蒲縣等縣。間因被

水被雹。偶值偏災。俱經照例賑卹。其他如猗

氏等縣。夏間雖有小歉。後亦旋告有秋。俱稱

勘不成災。朕茲巡省晉界。念切民依。惟此數

處。雖非蹕路所經。究在一省之內。宜沛恩膏。

用示懷保。著該撫詳悉查明。所有偏災及勘

不成災各縣。應與緩徵帶徵酌擬分數。奏聞

請旨辦理。○又諭。朕巡幸五臺。所有各處道

路。該撫多已豫備。其中朕所未到之處。向例

不准開銷。該部銷算錢糧。自應循例辦理。朕

思先期既經一體豫備。後若不准開銷。或致扣及伊等養廉。殊非體卹辦差人員之意。從前直隸辦理此等差務。曾特恩賞給銀兩。今著加恩於晉省公項錢糧內。賞一萬兩。交與該撫阿里衮通融辦理。以補前項諸費之用。

○戊子。

上詣皇太后行幄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山西地方官等宴。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軍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月己丑遣官祭

關帝廟。○

上奉

皇太后回鑾。○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卒。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叅贊大臣穆克登額等奏稱。額駙策凌患病。朕特令額駙之子策布登扎布與蘇巴什禮帶領太醫。馳驛前往。朕意額駙偶然抱恙。當即痊可。後穆克登額等又奏。額駙病重。朕即特遣乾清門侍衛德山前往看視。

續又遣貝勒羅卜藏前去。不意伊等未到。而穆克登額等奏。額駙已於二月初五日病故。額駙自

皇祖時至今。始終竭誠宣力。忠勤匪懈。功在國家。今聞溘逝。朕心不勝憫悼。世子成衮扎布。又奏稱伊父遺言。身故之後。乞附葬公主園寢。即此一節。身後尚不忘戀闕。其一生實心為國可知。著照所請。即令德山與成衮扎布一同護送進口。並賞銀一萬兩。辦理喪事。俟到京之日。朕親往奠酒。所有應行卹典。與在京親王一體加恩。其左副將軍印務。暫令貝勒羅卜藏署理。○又諭貝勒羅卜藏等。辦理額駙喪儀。朕已有旨賞銀一萬兩。著由驛站送靈進京。但此銀自京解運。路遠維艱。想辦理額駙之事。彼處無甚需費。至靈輓進京。需用必多。汝等可問世子成衮扎布。酌量應用數目。就近於軍營存貯備用銀內動用。其餘未領銀。俟到京時再行補領。以為辦理伊父

喪儀之需。○諭曰。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超勇親王策凌。以名藩尚主。班崇懿戚。在

皇祖時。即已宣力邊陲。勲猷懋著。

皇考眷注優隆。晉爵親王。任專閫外。身先血戰。殄靖狡寇。偉績丕昭。益勤忠蓋。朕以王兩朝勲舊。倚毗彌殷。寄重長城。倍加渥澤。前聞遘疾。適命賜藥選醫。令伊子馳驛侍奉。復遣侍衛前往存問。方期漸就痊可。忽聞溘逝。深為震悼。特用加恩。賜銀一萬兩治喪。命貝勒羅卜藏侍衛德山。往奠茶酒。允伊子所請。扶輓來京。合窆固倫公主園寢。到京之日。朕親臨奠醊。一應齊集典禮。俱照宗室親王典禮行。考諡建碑。俱如儀式。自昔功臣勲戚。脩食廟廷。以王之功。宜得配享太廟。雖蒙古親藩。從未有與配享者。朕以王功在王室。名勒旂常。簡在久孚。宜膺特典。且令衆蒙古知朕崇獎賢勞。中外一體。俾共知感。

奮益切勸勉并照和碩怡賢親王之例崇祀賢良祠永垂秩祀以示朕酬庸展親優賢篤舊至意○頒大陽河神廟

御書扁曰靈濟祠○軍機大臣等議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稱肅州鎮屬協營暨西寧鎮屬之碾伯老鴉冰溝西大通擺羊絨巴暖甘都堂歸德康家寨等營堡俱邊地商店本少營運維艱所有滋生銀請照西寧鎮標之例將額本銀借給兵丁仍以一釐五毫起息等語查滋生銀原以惠濟兵丁若定議兵借則各視為應借之項不知緩急概行借用一遇扣還輾轉為難甚至滋事即商少承領乏人地方文武員弁豈不能設法酌辦應請飭交該督另籌又稱滋生一項並以息作本銀前經部議交商二年後營息豐裕減息辦理第自乾隆十年甫交商奉行即調派金川征兵賞項滋多各營通融撥補尚有不敷至今息並未裕則以息作本一項請仍一體營運統俟

息銀足數全賞此外餘息歸本如再贏餘照例減息等語應如所奏從之○是日駐蹕射虎川大營○庚寅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高斌回奏伊名下應賠銀兩各案內所有古溝石林等處搶築一項係追賠辦料溢用價值尚屬情理所有著加恩免其賠補至完顏偉久經物故名下既無可著追其確查歷任院道分賠之處亦著豁免○是日駐蹕大教場大營○辛卯軍機大臣等奏今春巡幸五臺扈從人等於大同鎮各營換留疲馬二千若於更換之日起限照例扣滿五年方准報倒兵丁未免賠累應准其將換留之馬仍照本馬原限扣算報銷從之○又議覆貴州巡撫愛必達奏稱黔省存倉秋糧一項每年額徵十五萬餘石充各營兵食等用自康熙年間至今計節年支剩現存六十萬石有奇加軍務餘米

二十六萬石零。共現存米八十六萬石零。前以邊地理宜備貯。題准留米七十五萬石。合常平額米二十五萬石。共計百萬。其酌減十一萬餘石。並現存糶剩十三年秋糧餘米二萬餘石。均非他省採買加貯者比。黔省跬步皆山。艱於撥運。若照舊存。必致徵變。請仍於青黃不接時。陸續出糶等語。自應如所奏。惟該省產米本少。雖餘米應糶。亦應俟昂貴時。藉平市價。又稱。古州存倉。有酌減米五千八百十四石零。苗數多食雜糧。難以出糶。請將應撥粵米兵餉內。如數減運。即以此項湊支等語。查古州產米無多。是以撥運粵米充餉。今以溢額抵補。亦屬通融之法。應令酌量本年秋成分數。如果豐收。即將粵米減運辦理。從之。○兵部議覆湖北布政使嚴瑞龍奏。稱在京內務府八旗等衙門。咨外省督撫事件。悉係清文。督撫接到。必須譯漢轉行。向有筆帖式及理事廳省分。即可隨到隨譯。否則每

交所屬滿員譯漢。所屬不能必在同城。外府距省遠近不等。非獨往返耽延。倘事關機密。難保必無洩漏舛錯。湖北省督撫等衙門。俱無筆帖式。同城亦無理事廳員。凡奉到清字咨文。必發荊州府理事同知。或將軍衙門筆帖式。譯出轉行。荊州距省七百里。往返延誤。實多未便。若請添筆帖式。又於定例有礙。請勅部行知在京八旗等衙門。如有徑行外省督撫事件。照咨部轉行例。即由該衙門清漢兼行。應如所請。嗣後內務府等衙門。並八旗滿蒙旗分。於徑行外省事件。俱交各處筆帖式譯漢兼行。從之。○補行乾隆十三年分大計。江蘇及兩淮鹽務。卓異官五員。不謹官一員。年老官七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安徽。卓異官六員。不謹官四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五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山東及河道。卓異官六員。不謹官三員。年老官七員。有疾官

二員。才力不及官二員。浮躁官一員。山西卓異官五員。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十員。有疾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廣東卓異官五員。不謹官五員。年老官三員。有疾官四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議敘處分如例。○緩長蘆滄州鹽山慶雲海豐四州縣興國富國海豐豐財嚴鎮五場。乾隆十四年分水災。竈丁額賦並賑卹如例。○是日。駐蹕法華村大營。○壬辰。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上年直隸各屬豐收。間有被水被雹偏災。如薊州天津津軍廳青縣靜海鹽山慶雲宣化懷安九處。俱已照例賑卹。其永清正定邢臺永年邯鄲成安肥鄉龍門八處。均係一隅偏災。因連歲有秋。糧價平減。無需給賑。亦經照例蠲緩。今朕巡幸五臺。經過直隸地方。已蠲免錢糧十分之三。其偏災州縣。同在一省。亦應共沐恩膏。著該督詳

悉查明。應如何加恩之處。酌擬分數。奏聞請旨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前曾降旨。各省督撫將該省積欠。平日留心經理。於每年歲底。將已完未完數目。分晰奏聞。此乃為歷年所。有官侵吏蝕。應追各款。及頑戶抗糧催徵不完者而言。今據各省奏到。多將因災緩徵等項。一併開入未完數內。當屬誤會。前旨。夫官侵吏蝕。本應按限嚴追。頑戶抗糧。雖在豐收。有心拖欠。實乃莠民蠹政。而地方官往往因循瞻徇。以致逋負纍纍。愈積愈重。此向來錮習。該督撫所當留心督率。各該地方官。設法清釐。無令任其懸積。至因偏災緩帶之項。自有年限。其未完乃分所當然。地方官亦無經徵之責。今一併開入未完數內。轉為牽混。而催科不力之員。因得藉以藏拙。非剔除宿弊之道。著將此旨通行傳諭。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寄令知之。○又諭。朕省方駐蹕之所。扈從人等。所需米糧柴草。地方官招集貿易人。豫

先運備。以便臨時買用。又恐市價昂貴。復官為備辦。以平市價。原係意美法良。但現在山西。每人給以價票。驗票發賣。以致諸弊叢生。或有以一人而兼領數人之票者。或有不肖之徒。多取官票。而賤買貴賣。從中射利者。殊於隨從人等無益。現在已令停止。嗣後如遇巡幸。凡扈從官兵需用之物。該地方官但招集商人。並官為運備。以期貨物充裕。市價公平。不必發票。來年巡幸江浙。即著照此例行。可一併傳諭該督撫知之。○又諭。據湖北巡撫唐綏祖奏稱。漢陽縣知縣陳琪。初任未練。稟請改補中缺。據該司等查無規避情節。請以應城令金增對調等語。漢陽縣員缺。前經督撫等以該省無才力勝任。堪以調補之員。奏請簡發。經朕勅部揀選。復帶領引見。降旨以陳琪補授。該員到任後。該撫亦須試看年餘。方知其才具勝任與否。乃陳琪甫於臘月莅任。視事兼旬。尚未開篆。何由得其拮据實

情。而輒稱該員初任未諳。即行酌調。前既以該省無才力勝任人員請簡。今簡發之員。任事未幾。又以才力不克勝任請調。殊非用人之體。況陳琪稟詞。果出真情。則當其在部揀選時。即應呈明。何必俟到任之後。始行具呈。安知非該上司等。欲將金增調補漢陽。授意該員。令其具稟。此向來外省習氣。亦所時有。漸不可長。唐綏祖著傳旨申飭。陳琪著仍任漢陽縣知縣。該撫留心秉公試看。如果實難勝任。亦未便貽誤地方。或以教職改用。再行奏聞請旨。○又諭。據副都統銜班第奏稱。伊親至額爾克錫拉游牧處所。將朕訓諭勅旨。明白開示。額爾克錫拉大悟。即遵朕旨。許將伊長女嫁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併懇令伊弟公那木扎勒徹凌。伊婿扎薩克台吉達爾濟前往護送等語。額爾克錫拉聆朕諭旨。即能感悟遵行。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墨爾根之號。以示獎勵。并寄信與班第。著照額

爾克錫拉所請。准令伊弟公那木扎勒徹凌。伊塔台吉達爾濟前往護送。○是日。駐蹕王快大營。○癸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諭。直隸為畿輔重地。路當衝要。政務繁多。州縣各官。或遇調委差務。署內事件。勢難兼理。著該部將候補候選人員內。揀選州縣十員。佐雜二十員。俟朕回鑾時引見。交與該督差遣委用。遇有缺出。酌量補授。至所發人員將次補完之日。再行請旨簡發。永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兄弟構釁。行令該督提等密行豫籌。以備調遣。今據紀山前後奏到。珠爾默特車布登業經物故。西藏救寧。川省自可無庸防範。但營弁兵丁。既經調遣。雖係密辦。人數衆多。若不明白曉諭。伊等未免觀望。漸至傳聞西藏。轉增疑慮。應明諭奉調各將弁等。以前經西藏阿里克有事。奉旨豫備。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助。今珠爾默特車布登身故。

無庸調遣。該將士各按營歸伍。照常差操。如此。則衆心安。而藏地亦無傳聞疑惑之慮。可即傳諭該督提等知之。○又諭。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弟兄構釁。曾傳諭拉布敦。令其於抵藏時。將藏地添駐官兵之處。與傅清公同詳酌。如果於事有濟。即以已意告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從前徹兵。伊兄即有此舉動。今欲為奏請添駐。以助聲勢。使之不疑。朕思添駐官兵。原為地方有事。藉以聯絡聲援。今車布登已死。藏地無事。若更議派兵駐守。多作張皇。適足動其疑慮。且議添兵丁。不過數百。設遇有事。亦不足資彈壓。旋撤旋設。殊為無益。如拉布敦奉到前旨。尚未告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則添兵之事。竟可毋庸辦理。如已經告知。不便中止。則仍遵前旨。一面具摺陳奏。朕自另降諭旨。總之彼地事端已息。一切務須鎮靜。熟思詳慎。以靖地方。將此傳諭知之。○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儲麟趾奏。四

川學政朱釜之母。在籍病故。伊弟主事朱履端。在京聞訃。呈報計閱四月有餘之久。聞朱釜仍在蜀。星馳按試。其為匿喪顯然。應請下部嚴議。得旨。該部嚴察議奏。○是日。駐蹕大陽大營。○甲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昭忠祠。○吏部議覆陝甘總督尹繼善等疏。稱漢中府屬鳳縣。為赴漢入川衝衢。綿長三百餘里。須設員彈

壓。請移漢中府通判駐該縣。適中之大留霸。兼管留霸並附近之松林武關三驛。裁留霸驛驛丞。應設楨夫。請於鳳縣興平武功扶風岐山鳳翔臨潼渭南華州華陰等屬。抽撥如額。應如所請。從之。○戶部議覆福建巡撫潘思榘疏。稱閩海關寧德稅口。向非商船往來齊集之所。請移建酒蕘地方。以便商民館屋。仍如寧德租用。應如所請。從之。○命給事中葛峻起提督四川學政。○以奉天府府尹蘇

昌為綏遠城右翼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舞陽縣民宋振玉妻周氏。○是日。駐蹕郭村大營。○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大學士會同禮部議覆和親王弘晝等奏。稱

園丘臺面。奉旨仍九五之數。量加展寬。請遵

聖祖仁皇帝御製律呂正義所載古尺。上成取九數用九丈。二成取五數用十五丈。三成仍

取九數用十九丈。既合九五天數。而幄次亦

可加展廣深。陳設器物。執事人員。得以從容

進退。實屬適中等語。謹按易大傳曰。天數二

十有五。蓋一三五七九皆奇。屬陽。而五為中

數。九為老陽。仍用九五之義。展寬至為精當。

今據奏以古尺計度。上成取九數。徑九丈。二

成取五數。徑十五丈。應如所奏。惟三成徑十

九丈。雖奇數。然非由九而生。謂仍九數。未盡

脗合。應將三成臺面。取三七之數。徑用古尺

二十一丈。則上成為一九。二成為三五。三成為三七。於天數一三五七九既全。合計四十五丈。於九五之義尤合。又奏稱。

壇面磚塊。奉諭改用金磚。以期經久。攷原制上成九重。二成七重。三成五重。上成圍磚。取陽數之極。自一九起。遞加環砌。以至九九。二成三成。圍磚不拘。今

壇面加廣。上成仍照九九壇砌。計每金磚一塊。應長三尺六寸八分。下寬三尺五寸七分。上

寬一尺。查金磚舊式。不過二尺二寸。若依展寬尺寸。燒造維艱。若增用塊數。又於原制取義不符。請改用直屬房山縣所產艾葉青石。質性堅澤。色應法象。祇須琢磨如式。既得寬長隨宜。復垂久遠等語。查上成磚數。自一九以至九九。其義甚精。至二成。三成。圍磚不拘。未免參差。應請倣上成取義。亦用九重。由八十一之數。遞加環砌。二成自九十至一百六十二。三成自一百七十一至二百四十三。於

體制方為整齊。金磚既難改用。應如所奏。採艾葉青石。敬謹成造。又奏稱。

壇制每成四陞之外。各用青色琉璃欄板圍繞。上成每面用九。二成每面十七。取除十用七之義。三成每面積五。用二十五。雖各成均為陽數。而合計三成總數。並無取義。今請用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之數。依九數分配三成。上成每面一九。計三十六。二成每面二九。計七十二。三成每面三九。計一百零八。合為二百

一十有六之數。惟原用琉璃欄板。每塊長一尺三寸有餘。合今分配之數。每塊應長四尺五寸有奇。亦難另為燒造。並請改用艾葉青石等語。伏思欄板扇數加多。則尺寸自然減少。應請合三成欄板。共用三百六十扇。應周天度數。上成每面十八扇。四面計七十二扇。二成每面二十七扇。四面計一百八扇。三成每面四十五扇。四面計一百八十扇。臣等逐項悉按古尺合算。略為增減。皆與九數相合。

謹繪圖列數。請旨交承辦衙門。敬謹遵照。得旨。是依議。圖併發。○鑄給雲南元江軍民府分防因遠知事印信。從原署雲貴總督圖爾炳阿請也。○蠲福建邵武光澤二縣乾隆十四年分水災民屯額賦十之七。○豁山東膠州塔埠海口乾隆十三年六月遭風漂沒米一千七百六十石有奇。○是日。駐蹕保定府大營。翼日如之。○丙申。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賢良祠。○賜扈從王公大臣直隸地方官等宴。○丁酉。諭朕巡幸晉省。念切民依。特諭巡撫阿里衮。將該省上年偶被偏災之太原等縣。及勘不成災之猗氏等縣。詳悉查明。應有緩徵帶徵。酌擬分數。奏聞請旨辦理。今據該撫分別查奏。請將已成偏災之太原蒲縣所有蠲剩錢糧。前經題明。緩至乾隆十五年開徵。分作二年三年帶完者。再展一年開徵等語。朕思該二縣既

被偏災。僅予展限。非朕特恩撫卹之意。著將蠲剩錢糧。再免十分之三。餘仍照原題。分年帶完。其勘不成災之陽曲榆次徐溝祁縣清源文水長治永寧寧鄉永濟臨晉猗氏榮河萬泉渾源應州廣靈右玉朔州馬邑五寨平定樂平壽陽代州五臺定襄忻州靜樂芮城絳州絳縣稷山解州等三十四州縣。著照所請。將乾隆十四年民借倉穀。原經題明。今秋完納者。再展一年。緩至辛未年秋後。免息還項。此係朕格外之恩。該撫督率所屬妥協辦理。務使閭閻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是日。駐蹕端村行宮。○戊戌。上行圍。翼日如之。○是日。駐蹕園頭行宮。○己亥。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賜直隸總督方觀承人復三劬。○蠲江蘇續報江浦縣乾隆十四年分水災學田額賦十之四。○是日。駐蹕趙北口行宮。○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臺灣鎮總兵李有用奏請每年秋收後。帶兵一千餘名。赴相近番界等處。打圍。筍營。演放鎗礮。以布軍威等語。臺灣一鎮。遠隔海洋。民番雜處。統兵彈壓。全在實力巡防。嚴行整飭。不使驚擾番衆。俾地方永遠寧謐。至於行獵振旅。不過訓練之一端。即使當行。亦祇可該鎮自行辦理。何須專摺請議。張大其事。况臺地向無打圍之事。恐兵丁蹂躪民地。生番亦生疑慮。且使各兵離汛遠涉。於地方未必相宜。此事尚須酌量慎重。不可因經奏明。張皇滋擾。輕舉多事。著即傳諭李有用知之。○是日。駐蹕公井營大營。○辛丑。大學士九卿議覆御史王應綵奏稱。前奉旨令內外大臣公舉經學之士。伏思草茅下士。皓首窮經。人往而書始出。歲久而學乃傳。曾不得與今日應選之士。同邀榮遇。可為深惜。請勅下內外大臣。細加搜訪。上其遺書。果能斟酌羣言。闡明奧旨者。量予旌獎。其書藏諸

秘府。以為績學之勸。應如所請。令直省各衙門陸續採訪進呈。從之。○改鑄陝西潼商道關防。為分守潼商兵備道關防。從陝西巡撫陳宏謀請也。○是日。駐蹕瑚林店大營。○壬寅。清明節。遣官祭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泰陵。○遣官祭端慧皇太子園寢。○諭。金沙江工程扣存數減分數。顯係通同作弊。應照部議分別革職降調。但念該督等初經辦理。於工務原未熟諳。情尚可原。所有原議張坦熊。官爾勸。革職。圖爾炳阿。降二級調用。張允。隨銷去紀錄八

次。仍降一級調用之處。并案內議處各員。俱著從寬留任。阿蘭泰亦免其革去頂帶。其分賠項下。張允隨著應賠十分之六。阿蘭泰係承辦司員。官爾勸在道員任內。協同藩司辦理定案。亦經主稿。俱不應脫然事外。著於張允隨應賠六分內。各分賠一分。張允隨仍賠四分。○是日。駐蹕范格莊大營。翼日如之。○癸卯。

上至四聖口。閱永定河隄工。○是月。直隸總督

實錄卷三十九

三十一

方觀承奏。京南州縣城垣。向係里民自行分段修補。近皆蒙恩動帑。今趙州沙河。邯鄲磁州。城垣初次興修。請將磚灰木植匠工動帑。其土作夫工。仍歸民力。惟修城例當農隙。分年粘補。今一時趕修。用力頗多。請於各州縣倉糧內。酌借口糧。以資工作。米給一升。穀則倍之。秋後免息還倉。至應官修需費之數。計現交城工捐贖一項。尚不敷用。請暫於協耗內借撥。另於捐贖項下歸款。再新城縣磚城

坍塌之處。亦請動項併修。得旨。所有酌借口糧。著賞給。餘如議。○署理兩淮鹽政吉慶奏。運鹽屯船。自裁橋壩微員規費之後。令商於船價內照數扣出充公。名曰屯船充公。為各隘口緝私之用。查舊設巡費。已屬敷用。是以前項屯船充公。及商人關壩驗引撲戳規費。各該員不敢私肥已橐。俱已舉報。查屯費規費二項。均不在正雜錢糧及節省款項之內。無須報部。可否解交海望。以充公用。至屯費一項。目前自可存積。或將來必須設巡增費。應請仍准酌支。再屯費規費。係視運鹽多寡。原無一定。請嗣後於每年奏銷時。清查一次。儘數奏解。即將此辦法錄存鹽政衙門。并轉行運司存案。照辦。報聞。○前任安徽巡撫衛哲治奏。無為州江壩。歲係居民搶修。因江流北移。漸坍漸逼。恐水勢迅疾。復刷壩根。士民各為保護。田廬起見。公請用沉石支水之法。捐貲買石。沉於鮑家橋之上流。以挑江溜。俾

實錄卷三十九

三十二

水勢漸次南移。壩根可保堅固。現已試行有效。當即飭令先照一半夫數。捐貲辦理。其餘一半。留備伏秋緩急之用。報聞。○湖北巡撫唐綏祖奏。武昌城外金沙洲王惠橋水口。經鄂彌達議建石閘。嗣因不能堅固。復經塞楞額請改築石橋。該地內湖外江。秋冬湖水外洩。春夏江水內灌。甫立橋根。旋被衝決。人力莫施。徒糜帑項。請將橋工竟停。仍於該地設浮橋濟涉。至委員承領估費。屢修屢刷。尚無

實錄卷三百五十九

三

浮冒。請於該員養廉內。分年扣還。免其急追。其浮橋工料。即於此內動支。報聞。○河南巡撫鄂容安奏。開封門鑰。先屬城守營綠旗官兵。後歸開封府稽查。應請改歸駐防城守尉掌管。分撥官兵看守。得旨。如所議行。○調任曲尋鎮總兵莽阿納奏。開化沿邊一帶。接連交趾。前因該國賊氛漸熄。酌徹原派防兵。上年十月間。准署督臣圖爾炳阿。檄令會同開化府。不時選差往安南境內。確探賊匪近日

情形。據實轉報。查外域烏合構釁。原未敢近我地界。且住居窺遠。如沙匪矣。揚占踞該國安北府。莫庸武。占踞該國保樂州。均距開化十餘站。二十餘站不等。內地兵役。多未能深入其境。不過遙為探望。轉滋外域疑懼。不得不慎重辦理。現止令汛弁加謹防範。時勤探報。並未差兵前往。更責成頭人明白勸諭。俾無越境滋事。報聞。

實錄卷三百五十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五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將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等謹將鑲藍旗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三月甲辰朔戶部議准貴

州巡撫愛必達疏稱

普安州羅明廠出鉛甚少開採無效請封禁從之○兵部議覆浙江

乍浦滿洲水師營副都統覺羅額爾登奏稱

乍浦水師營額設戰船內大小趕繒船各九

隻遇風行走緩急有用惟南繒船四隻船身

短狹迎風折戣較趕繒船甚慢於操演無益

且遇小修大修拆造三項工程需費至二千

五百餘兩之多請將南繒船盡裁估價充公

再每船額定綠旗水手大趕繒六小趕繒五

南繒四請將南繒船應裁水手十六並抽從前所汰水手二名於大小趕繒船內每船添給水手一作為掌舵兵丁期資實用均應如所請從之○兩江總督署江蘇巡撫黃廷桂奏前准部咨南巡踴路量增鑄錢備用查江省車駕經臨之處共二十三州縣道路綿長需錢自廣寶蘇局存錢不敷應再暫加八卯應用其工料價值向係給錢今應按時價給銀又可節有存錢分發經臨各州縣設局官賣流通平價有餘留搭下年兵餉計現存現運銅鉛錫足敷添鑄至此項所添八卯原為南巡暫時需用仍於辛未年即停報聞○甘肅巡撫鄂昌奏寧夏鎮標兵於上年臘底放餉以扣欠不領而散傳有街民驚惶罷市之說當差人密訪並於寧屬來蘭之便詳加詢問均稱實屬訛傳得旨此案又恐不實再詳悉查奏即云訛傳亦不宜有之事也○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鶴年以原銜充經筵講

官。○是日。駐蹕南小營。○乙巳。

上行圍。至戊申。皆如之。大學士公傳恒。刑部尚書汪由敦。會同直隸總督方觀承。議奏永定河南岸建壩事宜。查南岸六工。舊有草壩四座。分洩漲水。今應將張仙務雙營二處草壩。修葺完整。其上七工地方。向未設壩減水。請於馬家鋪及水窖以東二處隄外。添建草壩二。至永定河漸淤。多因居民於中流洄出處。據為田廬。更加淤墊。應如前面奉諭旨。雖不咎其既往。亦當禁其將來。再臣方觀承前奏。請將舊有之北大隄。於六工改移下口。隄內村莊。各令遷徙。今復查河身浮沙漸積。改移新河。避高就下。原為目前權宜之策。然必須從容辦理。方無滋擾。應先將改河之處。曉諭居民。俾知其地應遷。亦可豫為之計。請於設壩減水後。查看情形。如必應改移下口。再奏請舉行。從之。○是日。駐蹕南苑。○丙午。賜扈從王公大臣直隸地方官等宴。○諭。大計軍

政。固三載考績之義。以示激揚。但文武大臣。具疏自陳。雖屬遵循成例。而於實政未覺甚有裨益。蓋中外大臣。皆朕所簡用。既經委任。其居心之誠否。才具之短長。舉在洞鑒之內。如其不能稱職。早已隨時甄別。其待至三年而計去者。實缺非要任。而人非大過。介在可否之間者。至於大臣恪共職守。正宜久任。以收實效。而屆期輒求斥退。復降旨令照舊供職。拘成例而事繁文。非崇實務本之道也。至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等。或簡自勲戚。或拔從宿衛。其辦理各部卿長。以及八旗職任。俱量材器使。非循資錄用者比。且伊等多世沐國恩。趨承左右。論其情理。亦不當引退就閒。甘心暇逸。而每至三年。亦循例求罷。是轉以疏遠自居。其如君臣一體之義何。即如來保。自

皇祖時。即已侍直內廷。迄今五十餘年。雖年登七耋。而受恩如此。其深且久。則自陳請解退

職任者。義當然乎。抑明知其於理有未安乎。又何事此虛文為也。前因宗室王公兼辦閣部等職者。俱係宗潢近派。特旨令不必自陳。嗣後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等。兼理閣部及八旗事務者。遇大計軍政。俱著不必自陳。餘仍照舊例行。○又諭曰。大學士張允隨。久任封疆。簡擢政府。勤慎素著。河道總督高斌。宣力河務。年近七旬。俱著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蔣溥。侍直禁廷。辦理部務。恪勤供職。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黃廷桂。節制宣勞。才猷練達。俱著加太子少保。以示優獎。○又諭。朕念直隸上年薊州等十七州縣。偶被偏災。應與加恩軫恤。特諭總督方觀承。將如何加恩之處。詳查奏聞。請旨。今據該督奏請將薊州天津津軍廳青縣靜海鹽山慶雲宣化懷安九處被災地畝。該年糧銀。除照例蠲免外。再蠲十分之一。永清正定。邢臺永年。邯鄲成安。肥鄉龍門。八處

被災五六七分地畝。蠲剩錢糧。例應二年帶徵者。再緩一年。邢臺永年。邯鄲成安。肥鄉龍門。六處被災八九十分地畝。於例蠲之外。再請蠲免十分之一等語。朕思薊州等十七州縣。既被偏災。雖其間分數之輕重不齊。歷年之豐歉不一。但如該督所請於薊州等九處蠲剩錢糧。僅蠲十分之一。永清等八處分別被災五六七分者。例緩之外。再展一年。八九十分者。蠲剩之外。再免十分之一。尚非朕格外加恩。令小民普沾渥澤之意。著照山西偏災州縣加恩蠲免之例。將該十七州縣蠲剩錢糧。概免十分之三。餘仍照原題分年帶完。該督其率屬妥協辦理。務使閭閻均沾實惠。該部遵諭速行。○戶部議覆陞任雲貴總督張允隨奏。新定滇省改運京銅事宜。一。自黃草坪水運至瀘州。需船四百五十二隻。事繁費重。請自黃草坪至新灘。另設站船一百二十隻。每船水手四。自新灘至瀘州。平水三站。

另雇大船接運。如黃草坪有貨船米船之便。可長運至瀘。較站船又省。當飭屬隨時酌辦。一自東川運至黃草坪。請於金沙江沿途各站貯銅內酌量抵撥。毋用盡由東川起運。以省脚力。一自東川陸運永寧。原議以金沙江試運銅抵補。今查沿江各站及運存瀘州貯銅已敷永寧四年陸運之額。請即以此項撥解京局。暫停永寧陸運。一黃草坪鹽井渡兩路請責成東川府為承運。至魯甸。昭通府為接運。半至鹽井渡。半至黃草坪。分交大關同知永善縣為轉運。副官村縣丞為協運。各分別月給養廉。一向例自東尋運至永寧。准百觔內耗半觔。今由黃草坪轉運瀘州。請定耗銅如例。一自黃草坪以至瀘州。遇沉溺。請照川江之例。勘實具結題豁。一改由黃草坪上船。應抽撥弁兵巡防照管。共安塘幾處。派兵幾名。行昭通鎮府查議。自黃草坪至那比渡。應令普安營撥兵巡防。其酌派撤退之處。移

川省查辦。一併報部。一黃草坪各站。請於分運接運之處。建屋堆貯。各酌設書記銅夫。查所奏各條內。惟沈銅請豁一節。黃草坪至瀘州。水程不過五百餘里。且係新開灘河。站船遞運。非川江大河可比。未便援照題豁。餘均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舊衙門。翼日如之。○丁未諭。自昔洪河巨浸。利濟民生。咸秩祀典。以隆昭報。桑乾河為畿輔名川。載在圖誌。我

聖祖仁皇帝親臨指示。建隄設官。安瀾奏績。錫名永定。奕禩蒙庥。康熙雍正年間。已於盧溝橋石景山等處。

勅建龍王廟。而

河神未有專祀。朕念切繼承。躬行巡視。所有河工應行隨時籌辦之處。已飭督臣次第修舉。仰維

神貺事昭。宜崇廟饗。著該督方觀承於固安縣十里鋪地方。查明奏聞。營建廟宇。所有

河神封號及應行典禮。該部察例詳議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鎮海將軍趙宏恩請
安摺內。與副都統王儒正等聯銜。是趙宏恩
已抵新任。自應將地方大概情形具奏。即或
云甫經入境。未能深悉。所有接印視事日期。
亦伊必應奏聞者。乃僅僅偕眾具摺請安。而
無一語入告。足見諸事全不留心。伊前在尚
書任內。辦理部務。毫無振作。今復因循舊習。
不知俊改。似此光景。將不能承受恩典矣。著
傳諭申飭。○戶部議覆漕運總督瑚寶疏稱。
湖北各衛所丁船幫次。向係籤掣輪運。每年
幫次無定。且別衛素不相識之人。同幫共事。
各不相關。不若闔本衛之丁。同運一幫。為便。
請將武昌衛船三十五。蘄州衛船二十五。定
為頭幫。武左衛船四十。黃州衛船二十。定為
二幫。襄陽衛船二十四。德安所船二十六。武
昌衛船一十。定為三幫。無庸掣籤。其水手人
等。召募充用。至領運千總。請即以本衛之弁。

押本衛之幫。俱應如所請。從之。○命左中允
武極理檢討夢麟。俱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
官。○戊申。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前請在永定
河南岸七工添建草壩二。資其分洩。但今年
汛竣。仍須察看情形。倘將來議於北岸六工
改移下口。則此處河隄。即屬閒置。若併此處
另有改辦之法。更不必拘拘於草壩減水。是
建壩工料。無需悉照從前規則多費。今飭永
定河道將二處壩座。均照雙營成式。金門寬
十二丈。其壩臺及迎水出水牆壩丈尺。俱稍
減少。並將茅草改用秫秸柳條。排椿仍用松
木。餘椿改用楊木。又查長安城。及小惠家莊
草壩二。年久傷損。應與前次請修之雙營張
仙務二壩。一併修整。計添建壩二。修整壩四。
現均估計興工。至五六工以下轉曲淤墊處
所。應於疏濬下口歲修項下。通融酌辦。其隄
工間段卑薄之處。例歸搶修辦理。均無庸另
請動項。得旨。著如所議行。該部知道。○予故

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初祭大祭各一次。○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文安縣民商珩妻林氏。○是日駐蹕新衙門。○已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上還宮。○諭。朕今日回鑾。王大臣等接駕之後。自應在乾清門祇候顧問。乃朕詣

皇太后宮請安後。隨即召見在京總理王大臣。而大學士史貽直。竟不知何往。待之許久。因召進莊親王等。而史貽直終未至。朕出巡經月。安知無傳諭之事。且其時朕尚未更行衣。此片刻之間。內閣有何緊要政務。乃不候傳宣。先已散去。甚失匪懈之義。非朕過於督責小節。然小節不謹。必致尊卑之分不明。史貽直著明白回奏。旋奏。本日接駕後。因赴內閣看書。

先農壇祝版。以致奉召未到。但為時從容。竟

未隨侍候旨。請下部議處得旨。交部察議。○庚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向來因公降革人員。朕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及引見後。仍令以州縣等員補用。又經別案降革。定例復應送部引見。朕思該員既加恩寬宥。必其人才尚堪錄用。若復令往返交代更替。轉多拮据。嗣後此等人員。引見未滿三年者。遇有因公降革之案。俱令該部將應否復行引見。及免其引見之處。於本內聲明請旨。即已經陞遷者。查係未滿三年。亦照此行。○辛亥。

上耕藉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耜田所。

躬耕三推。復加一推。

御觀耕臺。從耕王各五推。九卿各九推。畢。順天府尹率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諭。據廣西巡撫舒輅奏。稱託庸任內。應賠

楊維清金榮兩案銀兩係部議奏准著追嚴催完項之案。託庸屢行飾辯藉延並不速完一摺。託庸由部員屢次加恩。歷任藩司。簡署巡撫。乃乖張任性。於叅劾唐綏祖一案。經該督等審明。俱屬誣罔。因薄示懲儆。解任回京。旋復用為山西道員。又因承勘所屬雞心灘一案。偏執已見。經巡撫準泰叅奏。朕因其意見偏謬。不宜有司之任。但久歷部曹。特授為浙江織造。予以報効自新。而伊全無感激。詎

勉之意。召見時仍支吾取巧。固執已說。因勅山陝兩省巡撫覆勘。適大學士公傳恒歸途之便。亦令公同閱看。仍照巡撫所議觀此。則託庸之妄誕更無可掩。今以應賠之項。狡詐支飾。有意拖延。殊屬無恥。著革職。該旗查明家產。如不敷抵補。即行交部治罪。舒輅摺并發。○諭軍機大臣等。託庸於廣西巡撫任內分賠銀兩。狡辯拖延。經該撫叅奏。已降旨革職。在京家產。現今該旗嚴行查辦。其任所貲

財著傳諭巡撫永貴。即速親去詳悉查明。毋得瞻顧情面。稍有絲毫不實。并豫行洩漏。致有隱匿寄頓情弊。一經發覺。惟該撫是問。其織造及關稅。即令永貴代理。以俟新任之人。仍查其任內錢糧。是否清楚。速行奏聞。○又諭。今秋巡幸豫省。凡途次經由之古蹟寺院。有已經修葺。足資暫憩者。如計其道里適宜。即可於此豫備中伏。不必更設尖營。以省勞費。河南原定龍門口尖營。已據嚮導勘明。可改至附近廟宇。此外尚有巡撫所定行營五處。未經嚮導查看者。其中有無可以憩息寺廟。可作尖營之處。著該撫酌量道里。查明詳悉奏聞辦理。○又諭曰。宋愛所奏古州營伍苗疆情形一摺。詞多通套。即如所稱營伍整頓極難。廢弛極易。嗣後務宜按期操演。此自任內應行事宜。其軍火甲械旗幟。亦屬隨時應辦。伊原由古州調任。去彼曾幾何時。而重至舊鎮。仍復如此陳奏。不過外省綠旗相沿

積習。但宋愛係加恩特用之員。理宜事事務實。不應徒事虛文。現今苗情安帖。固當示以鎮靜。然新疆重地。亦不可不時為防範。但不得張皇生事。以致滋擾。著傳諭宋愛知之。○以山東按察使高晉為安徽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德舒為山東按察使。○壬子定旗員迴避莊田例。諭漢軍人員選補州縣。舊例迴避直隸地方。乃遠嫌避勢之意。邇來直隸州縣間有滿員補用者。揆其所由。從前州縣原未補用滿員。是以止定漢軍之例。今既用滿員。而未議及迴避。自屬辦理疏漏。朕思州縣親民之官。五百里內。旗莊地方。鱗次接壤。詞訟案件。動相關涉。自不使用滿員。嗣後漢軍仍照舊例迴避直隸。其滿洲人員。著迴避五百里以內所有現任人員。著該部查明另行請旨。其道府同知等官統轄之員。雖非州縣可比。但本員莊地有在所轄之內者。亦屬未便著報明。該督奏請調補盛京州縣。今已概用。

滿員。其中有莊地在本境者。亦著於部內呈明。另行扣補。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據巡撫鄂容安摺。奏本年鄉試屆期。計其時正值鑾輅將臨。所有道路橋梁。應行豫備之處。臣當親督各員。往來照料。請將試期移前。於七月舉行等語。科場定制。遵行已久。未便遽議改期。向來鄉試監臨。偶遇撫臣不得身莅其事。自有布政使代辦之例。否或委之按察使亦可。該撫一面辦差。亦可於場外隨時稽察。至辦差分用各員。自應擇其諳曉差務者。酌派。場中各項執事。另行遣委。彼此自不相妨。且試場移前一月。所有考官。即須先期命往。一切場務。俱事更張。殊可不必。著傳諭該撫。仍循定例。按期舉行。其監臨提調等。應行委辦之事。著酌量妥協辦理。○戶部議覆前任安徽巡撫衛哲治奏。稱安省採買工程兩項。向例事竣彙報。多閱年所。於應追核減之項。每因承辦各員。參革物故。以致咨追費力。帑

項虛懸。請照刑名逐案咨部。年終彙題例。凡先經辦完者。陸續咨部。仍俟通案齊全。畫一彙題等語。查通省各屬採買。多係同案奏請。若不待買齊。零星咨部。誠恐不肖之員。觀望稽時。惟江省採買。向無定限。每致拖延滋弊。請嗣後於奏請採買之案。以奉文之日。始。勒限一年買竣。州縣限一月報銷。督撫限兩月彙題。如遇價昂。不能依限買竣。准督撫奏展。並請令蘇撫畫一辦理。至修建工程。各省原有於工竣彙報者。亦有各按府屬陸續報銷者。應如所請。凡彙案題准工程。有先完者。陸續咨部報銷。仍於年終總題。並請行知各督撫。一體遵辦。從之。○以直隸獨石口副將額爾格圖為山西太原鎮總兵。○癸丑。

上御乾清門聽政。○幸瀛臺。○詣

雍和宮行禮。○以前任左諭德興泰為詹事。

甲寅。

孝賢皇后二週年忌辰。

上至靜安莊梓宮前奠酒。○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今歲鄉試屆期。所有各省正副考官。著照十二年之例。將應行開列人員。通行考試。仍著大學士九卿等。將學問優長。精於衡鑒者。各舉所知。密封交送內閣進呈。其有未經保舉。而文藝入選者。亦一併簡用。該部即遵諭行。○軍機大臣等奏。長蘆兩淮運使養廉。初定本屬過優。前經各鹽政奏請酌減。長蘆減為五千。兩淮減為四千。惟河東運使原定一萬兩。自雍正十三年。前鹽政孫嘉淦奏減四千兩後。至今尚多於長蘆兩淮。亦應一體酌減。請照山西各道之例。減為四千兩。餘令充公。再長蘆鹽政。山東運使。較兩淮事簡。而養廉轉多。亦請減為四千兩。得旨。是。乙卯。諭曰。大學士張廷玉。前因朕念其年老。許令致仕回籍。仍准配享

太廟。屢沛莫大之恩。而伊並不知感謝。恩竟不親至。本應如大學士九卿等所議治罪。朕以

者舊老臣。不忍加之罪譴。僅削去伯爵。仍以大學士休致。邇來詳加體察。實乃龍鍾昏憤。力不能支。當時聞命之下。精神短淺。或心思實有不到。而非出於恃恩疏節。亦未可知。且朕從前降旨。乃使為臣子者。共曉然於事君之大義。亦不為張廷玉一人而發。不然。伊身已退矣。朕之加恩保全。已將畢乃生矣。豈尚慮其敗官箴而妨政事。而不為之格外優容乎。今中外臣工。已具知大義之所在。張廷玉

綸閣舊臣。宣力年久。今日陛辭之際。顧其衰老。朕心尚為憫惻。所謂善善欲長。惡惡欲短。茲仍特加異數。以寵其行。賜給御製詩篇手書二卷。並御用冠服數珠如意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領侍衛十員往送。用示朕優老眷舊至意。○諭軍機大臣等。開泰所奏。淑浦縣民向思一投書一案。其言語錯亂。瘋顛。交地方官嚴行鎖禁。自屬照例辦理。但所供得之路遇貴州販漆少年兩人。理應嚴行

蹤跡。蓋雲貴楚蜀等邊省愚民。喜於造言生事。煽惑眾聽。瘋人因病投書。得以發覺。雖瘋人更無可追求。而販漆者之肆布流言。是誠何心。且安知不別有為所煽惑者。若蹤跡得之。應務究原由。按律定擬。不可令其漏網。轉致別滋事端。防微杜漸。當時時留意。毋忽。○又諭曰。寧夏鎮標兵丁。上年十二月內。因放餉驟散。鋪戶關閉一案。前經尹繼善奏聞。其所稱現在查明確情。另行奏聞之處。尚未奏

到。鄂昌并稱驚惶罷市之說。實係訛傳。朕恐其不實。即訛傳亦不應有之事。批令詳悉再查。今據涼州總兵徐啟新奏稱。眾兵赴城外時。情景倉皇。鋪戶疑有意外。將鋪行關閉。將軍聞知來看。行至中途。返轡等語。其非訛傳可知。杜賚近在同城。何以未經奏聞。已降旨詢問。本日又有陳宏謀所奏渭南縣屯民湯桂宗。張緒勳挾眾壘塞縣門一案。雖將首犯正法。而合二案觀之。則陝甘兵民之強悖抗

官肆行不法。驚駭愚衆。風氣甚屬兇悍。地方官未免存大事化小。有事化無之見。姑息因循。草率了局。殊非整飭邊方。懲創頑梗之道。況標兵著伍食糧。尤不可不使之謹奉約束。該督尹繼善應如何留心整頓。并領餉扣存之處。嗣後應如何料理。亦應酌定章程。毋令臨期挾制。致滋事端。○陝甘總督尹繼善陝西巡撫陳宏謀奏。渭南縣故市寨有玩法屯民湯桂宗。唆衆抗糧。前充鄉約之張緒勲。以催糧總旗張洪銀。聽比受責。起意抗官。令湯桂宗率衆壘塞縣門。迨知縣縣丞出署查拏。遂各奔逸。旋經西安府知府將張緒勲湯桂宗等拏解到省。審實不諱。各依律正法懲治。未獲隨從各匪。勒緝另擬。並傳示城鄉。俾咸知儆惕。得旨。速行辦理。以懲刁風。但果如此而止。抑亦有別情乎。速行奏來。○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鞏縣民凌秀妻朱氏。丙辰上奉

皇太后幸暢春園。○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圓明園。○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諭甕山著稱名萬壽山。金海著稱名昆明湖。應通行曉諭中外知之。○丁巳。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遣官祭先蠶之神。○禮部議覆湖北巡撫唐綏祖奏。稱原議旌表尋常守節年例相符之婦。督撫學臣給扁彙題。刊碑載誌。伏思督撫學臣給扁嘉獎。似人臣得操表揚之柄。且扁字叅差不齊。請照百歲老人之例。勅內閣擬字給扁。並載入會典遵行。應如所請。即通行八旗各直省一體遵辦。從之。尋內閣撰擬字樣進呈。欽定清標彤管四字。○改鑄貴州銅仁府同知關防為銅仁府分防松桃同知關防。從貴州巡撫愛必達請也。○加贈原任陝西西安西提督王能愛都督僉事。○戊午。

皇長子薨。

上臨奠。○諭曰。皇長子誕自青宮。齒序居長。且年逾弱冠。誕毓皇孫。今遘疾薨逝。朕心深為悲悼。宜備成人之禮。著追封親王。一切喪儀。該部詳察典禮具奏。至彌留之際。遷移外所。以便殯殮。雖屬內廷向例。但當沉綿疾亟。令其遠遷。朕心實有所不忍。況園亭不同大內。著即於皇子所居別室治喪。其親王爵。即令皇長孫綿德承襲。朕今年屢遭哀悼之事。於至情實不能已。然仰維負荷之重。侍奉

實錄卷之三

三

慈闈。自當以禮節情。且皇長子幼而質弱。朕加恩顧。復念其未能承受厚福。原非端慧皇太子。悼敏皇子。望其可屬承祧者比。雖父子至情。實不能忍。而輕重所繫。朕豈不知。明諭至此。諸王大臣等。可不必為朕過慮矣。○蠲安徽貴池。石埭。合肥。壽州。鳳臺。宿州。鳳陽。臨淮。懷遠。定遠。虹縣。靈璧。阜陽。潁上。霍邱。亳州。泗州。盱眙。五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等二十三

州縣。並廬州。鳳陽。鳳中。長淮。宿州。泗州。滁州等七衛。乾隆十四年分水災田地額賦有差。並緩蠲餘帶徵。及勘不成災新舊各項地丁銀米。賑卹借貸如例。

實錄卷之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逢滿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逢滿加二級又加二級且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且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三月己未

上至

皇長子殯前奠酒○

皇太后臨奠○

上隨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內務府禮部等議皇長子和

碩親王喪儀於第三日移殯靜安莊東園輟

朝三日等語定議之意想因皇長子別室近

在御園之內不欲延留恐傷朕心其輟朝之

期亦照親王定例但三日移殯為時太速朕

實有所不忍且齒序居長禮當從優著改於第五日發引殯既未移亦不忍遽易常服視事著輟朝素服五日○庚申

上至

皇長子殯前奠酒○諭據貝勒羅布藏奏稱

世子成衮扎布現在腳氣病作俟稍覺痊愈

赴京治伊父葬事前年世子成衮扎布來京

請安因患腳氣經賞醫醫治看其光景似尚

有他疾今病作即不能動實切朕懷此際成

衮扎布如欲來京羅布藏務須詳察情形如

稍有勉強即行勸止朕意成衮扎布人尚體

面心地明白可繼伊父職任如伊疾未痊愈

勉強來京即為拘執小節有負朕期用之意

羅布藏即以朕旨止之迨痊愈來京及事畢

而回為日頗多其間軍營所有應辦應奏事

件著羅布藏妥辦具奏羅布藏係朕深知之

人量伊必能仰副朕意若成衮扎布竟成殘

廢不能理事將軍職任緊要不易得人亦即

委任羅布藏。將此密寄羅布藏知之。前成衮扎布染患腳氣。曾由御醫陳治經醫治痊愈。今朕已遣侍衛鄂什帶領陳治經馳驛前往。著留陳治經用心醫治。先令鄂什回京。再三月十五日。大阿哥病故。羅布藏聞知。亦必為朕憂傷。大阿哥乃朕長子。朕固愛惜。但朕躬甚關緊要。必量度輕重而行。羅布藏其勿以為慮。伊躬亦殊緊要。令其善為調攝。辦理軍營事務可也。○江西巡撫兼提督銜阿思哈奏。各營操習連環鎗。不裝鉛子。平日習慣自然。臨事手法倉迫。須將裝放手勢。一併練習。俾免生疎遺誤。又各營愛惜馬力。恐兵丁餒養偷減。多於公所另委弁兵朋餞。惟於操演日給馬兵騎射一二次。往往人馬失調。鮮能嫻熟。且日逐閑養。雖臆壯可觀。而素未操勞。行走輒多疲倒。嗣後應令兵丁自餞。常騎熟習。如有偷減芻豆。以致疲瘦者。分別責處。再兵丁技藝。習一器。得收一器之實用。其身段

步法架勢。不宜屢易。各營積習。每一新員接任。必以己見紛更。彼或去任。而後來又另立一式。靡所適從。學習迄無成效。現在移知兩鎮。并通飭各營將弁。一切務求實濟。毋事更張。得旨。所言可謂得要。實力行之。○命兵部侍郎雅爾圖。兼管太醫院事務。○辛酉。

上詣

安佑宮行禮。○至

皇長子殯前奠酒。○壬戌。

上至

皇長子殯前奠酒。視移靜安莊。○諭軍機大臣等。甘肅巡撫鄂昌奏。甘省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民欠正賦。及十四年額徵銀兩已未完各數。約計舊欠銀完過五萬餘兩。十四年額徵銀仍未完七萬餘兩。舊欠糧完過二萬三千石零。十四年額徵糧仍未完一十九萬餘石。是本年正額未完之數。轉浮於歷年積欠所完之數。朕思甘肅地方。向因軍興之後。民

間輸納不前。自乾隆元年以來。積欠銀至二十餘萬。積欠糧至八十餘萬之多。每年新舊兼徵。舊欠既未清償。而正額又成積欠。如此年復一年。徒有追呼之擾。而無輸將之實。著傳諭該督撫。詳悉確查。實在情形。若果由於地瘠民貧。實屬拮据。則不但從前未完之項。應與豁免。即正額亦應量為酌減。庶幾年清年款。永遠可無逋累。否則徒長刁風。而無裨於實際。亦非政體。倘係地方官辦理不善。不能實力催徵。或吏胥從中滋弊。亦著查明據實具奏。○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臣查勘御道營盤處所。竊以南省道路。山水交錯。不似北地平曠。可以隨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彌望皆桑。平原頗難多得。臣與嚮導大臣。恭閱御舟所經河道。緯路最寬者。不過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過求開濶。有損田園。凡營盤處所。必詳勘無妨民業之處。簽樁修治。至於杭城西湖各名勝所經陸路。亦

止期修治平坦。無事開拓寬廣。其民間塚墓。正擬斟酌妥辦。旋奉廷寄。令臣等無得輕議遷瘞。當於臨期設法屏蔽。不稍滋擾。得旨。知道了。總以務樸省事。及息浮議為要。○又奏。浙省乍浦滿洲水師。年例需雜費銀八十二兩零。無款可動。請於司庫備公銀內動撥。交乍浦綠營叅將領辦。下部知之。○湖北巡撫唐綏祖奏。荆襄安撫。四郡所屬。潁臨江漢二十六州縣。泛漲不常。必須建築隄垸。捍護田廬。向來按田派土。董率修防。實為地方第一要務。舊例經秋水涸。水利人員。逐段勘辦。小民自護田廬。無不樂於從事。邇年田價日昂。豪強刁黠之輩。及不肖衿監。希圖躲避鄰垸。互爭訐訟。而胥役作奸。或賣富差貧。或包工侵價。更有劣衿刁民。觀望草率。印河各員。虛應故事。連年如天門。監利。潛江。沔陽。荊門等邑。歲被水災。皆因平時修築草率。一段被衝。處處受害。臣上年五月蒞任。正值漲潰。當即

分別勸懲。河員漸知警勉。秋冬水落後。復出示開導。令各垵業戶。公同出貲。官為督修。其決口。令道府催辦。新漲沙洲。及私立小垵。阻江流水道者。檄令相度疏通。復思江漢二流。奔騰數千餘里。必須分晰險要。緩急通盤籌計。始可冀一勞永逸。現在江陵應挽月隄。監利應濬支河。沔陽應修墊老垵。鍾祥應修築月隄。當飭司道悉心查議。並委道員赴荆襄安德四郡所屬。通籌確勘。兼去冬水涸較遲。各隄被浸日久。入春雨水頗多。川江發水較早。現復分委諳練人員。加緊趕辦。至漢陽武昌。黃州三郡。地處下游。一切歲修隄垵。均已修固得旨。此事所辦好。知道了。○癸亥。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皇長子殯前奠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和碩履親王。年逾六旬。僅有一子。年已十有二歲。可望成立。素為

定太妃最所鍾愛。今邁疾溘逝。朕心深為憫悼。應予加恩。一切喪儀。俱照世子例辦理。朕親臨履親王邸第慰安。

定太妃王其以禮節哀。承侍

太妃。勉副朕意。○甲子。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廣西提督豆斌專差具摺請安。並無陳奏事件。粵西距京師甚遠。既經差員具摺。該提所轄營伍情形。及地方年景民情市價。豈無應行陳奏之事。即現在事事妥協。亦當乘便奏

聞。乃僅具摺請安。足見該提於營伍地方諸事。全不留心。著傳旨申飭。○又諭。波羅河屯行宮被竊之案。事在上年臘底。經今數月。何以尚未緝獲。向來地方竊盜之案。不過詳報勒緝。文移往返。終於遠颺無獲。各省積習。皆然。此案行宮被竊。非尋常竊案可比。其贓物亦非民間日用所需。自屬易於躡緝。而懸案杳然。可見地方官不能實心辦理。著傳諭方觀承。飭行該屬。實力嚴緝。不得拖延疎縱。○

又諭曰。實圖所奏。巴克什營兩間房。長山峪王家營。黃土坎。中關。十八里台。波羅河屯。張三營。九處行宮。各派堆撥。撥派營汛官兵。添蓋堆房。並設烏鎗鈎鎗一摺。乃因波羅河屯行宮被竊之案。久未緝獲。以此巧為卸責。不思行宮防範。惟在各該處管理人員。稽查嚴密。兵丁自不敢廢弛懈怠。竊賊何由而入。自有行宮以來。歷年許久。何以並未被竊。其不因堆撥稀少。器械不全。已屬顯然。乃因一時被竊。即為之添堆看守。又因一處被竊。更為之處處添兵。有是理乎。即使添兵。而該管各員疎忽怠玩之習。仍不能改。亦無實濟。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何益之有乎。實圖此奏不准行。至此案承緝數月。何以尚未拏獲。著會同該地方官。上緊勒緝。不得拖延疎縱。如不能查獲。定行嚴加議處。○乙丑。蠲湖北續報潛汙沔陽天門監利四州縣乾隆十四年分水災民更屯地銀共四千五百九十

九兩有奇。南米五百二十六石零。並緩蠲餘帶徵及勘不成災各項應徵額賦。○丙寅。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

皇長子殯前奠酒。○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定四五品京堂察典。諭前經臣工條奏四五品京堂京察列為一等者。請帶領引見。又有奏布按二司應入大計者。俱未議准行。朕思兩司承辦通省案件。大小事務。無不由其擬議詳報。督撫自必隨時體察。優者隨時摺薦。稍不勝任。必不姑容誤事。何待大計之年。方入舉劾。議駁自屬允當。至京官察典屆期。三品以上堂官。尚具本自陳。部院司員亦俱令引見。而四五品京堂。則不在自陳之列。考核之後。亦不行引見。雖有吏部都察院填註考語之例。不過按冊過堂。虛文應事。其中龍鍾庸劣者。既得姑容。即才具優長精力壯盛。堪供驅策者。亦無由自見於培養人

材澄敘官方之道。蓋兩失之。嗣後京察年分。吏部開列王大臣等職名。請旨特派數人。將四五品京堂。秉公分別一二三等。及應留應去。具摺奏聞。帶領引見。以定黜陟。庶優劣分。而人知激勸。於實政有裨。其王大臣之是否。秉公據實。亦不能逃朕洞鑒。即於本年為始。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軍機大臣等議奏。更定限期一案。經朕降旨交各該督撫。就所屬情形。一併詳悉定議具奏。迄今數月。其辦理覆奏各省情形。雖有不同。但奏到時。日約畧計算。當以道里之遠近為先後。今據廣西。甘肅。貴州。湖南。福建。四川。等省奏到。俱係遠省。而近省如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處。轉未具奏。即謂行查覆核。有需時日。其奏覆亦應在遠省之先。何以遲滯若此。著傳諭該督撫等。令其作速查明定議具奏。○又諭。據副都統銜紀山奏。稱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請將伊子達爾

扎策凌。遣往阿里克地方駐守等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感念朕恩。欲遣伊子達爾扎策凌。防守要地。所辦甚是。但達爾扎策凌。現係閑散。並無官職。若往阿里克地方管轄兵丁。不足以資彈壓。達爾扎策凌。著加恩作為扎薩克頭等台吉。○頒四川灌縣。數澤興濟通佑王李冰廟。

御書扁曰。續垂保障。○丁卯。

上幸靜宜園駐蹕。至庚午。皆如之。○工部議覆。山東巡漕給事中楊二酉奏。稱山東運河兩岸。緯道自七級閘至夏鎮。計五百餘里。其間安山。馬踏。蜀山等湖。通臨運隄。兩岸緯路。卑薄殘缺。兼伏秋汎。湖河並漲。高者汕刷殘缺。低者復加浸泡。日漸頽圯。請勅河臣確估興修。即令該管兵夫。省其額積土方之力。以築運道。或兵力不敷。即動項募夫補築。每年仍責額夫。按股修防。將高寬丈尺數目。編入各廳汎交代冊內。不齊全者。原官賠修。應如所

奏從之。○嚮導大臣努三兆惠等奏。查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閘之引河。洪澤湖之九里岡。清口之木龍運河閘。高郵州之東隄。南關車邏壩。及高家堰。共八處。均關運道民生。工程緊要。仰請親臨閱視。又徐州之毛城鋪。黃河雲梯關海口。距御路數百里。洪澤湖之山盱天然三壩。宿遷縣之駱馬湖。十字河之竹絡等壩。在御營之北二十里。再山東郯城縣禹王臺廟之竹絡壩。距御營七里餘。俱係緊要工程。道遠不能親臨。屆期應令河臣高斌請旨遣大臣往勘。報聞。○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奏稱。前蒙恩賞銀一萬兩。不但例無可銷者。足以彌補。即向例應銷之項。亦可即於此中通融辦理。不必更有開銷等語。此又誤會朕旨矣。朕巡幸所至。營盤道路橋梁等項。原應入正項開銷。此外或有另行豫備。不便開入正項之處。勢必將養廉攢扣。伊等不無拮据。是以優加體恤。賞給銀兩。若如阿

里衮所奏。竟作正項開銷。則正項應銷者。未必僅止一萬兩。若盡取給於恩賞萬兩之內。必致不敷。而反益多攢扣。豈朕優加賞賚本意。況正項既例應准銷。又何待另行賞給。阿里衮此奏。若出於朦混取巧。則伊未必敢為。其意在黽勉急公。往往失之過當。轉不能明晰事理。著傳諭阿里衮。令其遵照前旨。詳悉查明。分晰辦理具奏。○加賑山西蒲縣。乾隆十四年分。被雹災民有差。並緩勘不成。災田地額賦。及帶徵舊欠穀石。○廣東高州鎮總兵林嵩緣事降調。以廣西左江鎮總兵楊永和調補。○己巳。諭據貝勒羅布藏奏稱。喀爾喀副將軍公巴蘇病故等語。公巴蘇係喀爾喀行走年久之扎薩克。且於行陣効力多年。今於軍營駐班病故。甚為可憫。著加恩賞銀三百兩。辦理喪務。此項賞銀。羅布藏處即動用軍營銀兩賞給。其加恩致祭之處。該部照例具奏。○禮部議奏。永定河神。既奉諭營廟

專祀請照海濱等神加封之例。由內閣擬呈封號字樣。翰林院擬呈廟名碑文扁額。頒給該督鐫刻。懸設廟內。於修竣日。製造碑位。臣部奏遣大臣官員致祭。春秋常祀。仍令守土官按時展禮。從之。○予

皇長子和碩定親王永璜諡曰安。○緩河南中牟。鄭州。鹿邑。上蔡。西平。遂平。淮寧。西華。商水。項城。十州縣。乾隆十四年秋。被水災。民帶徵地丁額銀。○庚午。諭曰。定安親王皇長子

大故。見諸大臣官員。俱未薙髮。或因皇子尚未分府之故。此等事件。向無定例。衆意俟過三七。再行薙髮。所見雖是。但不遇祭祀。三七薙髮尚可。今既遇大祭。恐於齋戒之意未協。所有執事隨祭大臣官員。均著於四月初一日薙髮。其餘人等。仍俟三七後可也。○諭軍機大臣等。據嚮導大臣努三。兆惠奏稱。由杭州府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

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濕等語。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里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崇仰先聖之素志。嚮道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鰓鰓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此。所議拆橋數十座。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鉅。且不免重勞民力。豈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粱橋至金海。常御小船。寬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概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處。必係灣岸稍寬。可以停泊之地。即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間住宿。更不必於旱地安營。既避潮濕。且免隨待人衆。踐踏春花之患。其駐宿大船。惟取堅完。既不藉以涉大川。破巨浪。一應帆檣篙楫。亦不必齊全。所費不過造船工價二三千金。過後物料尚可變用。較之拆橋進艇。多費周章者。相去遠矣。著詳

悉傳諭該督撫等。令其遵照指示妥協辦理。○又諭。據福建巡撫潘思渠奏。福建龍溪縣民陳怡老。私往噶喇吧。潛住二十餘年。充當甲必丹。攜帶番婦并所生子女。銀兩貨物。回歸原籍。現經緝獲一案。經朕降旨。令其徹底清查。按律辦理。嗣據該撫覆奏。現在飭司嚴審定擬。俟招解到日。會同該督核擬請旨等因。其如何審結之處。迄今尚未奏到。此等匪民。私往番邦。即干禁例。況潛住多年。其或借端恐嚇番夷。虛張聲勢。更或洩漏內地情形。別滋事釁。均未可知。該撫接到諭旨。即當徹底清查。按律定案。何以遲久不結。著傳諭該督撫等。即將此案速行審結。并將如何辦理之處。具奏以聞。○吏部奏。查管獄官監斃罪人處分。於斬絞流徒等犯。以次遞重。蓋以斬絞之犯罪本應死。流徒以下。罪不至死。故同一監斃。而處分有別。至若凌遲重犯。每以監斃得免極刑為幸。若於此等重犯。監斃一人。

與監斃斬絞之犯。一例議罰。俸一箇月。恐該管官視處分太輕。怠玩從事。請嗣後如監斃徒罪以下例。每一人罰俸六箇月。二人以上俱如之。再定例斬絞罪犯。不加枷鎖以致自盡者。該管官降一級調用。於凌遲重犯。亦未議及。應請加重降二級調用。從之。○蠲山東鄒平。長山。新城。齊河。及併衛。齊東。濟陽。禹城。臨邑。東平。惠民。海豐。商河。及併衛。滋陽。寧陽。魚臺。濟寧。汶上。壽張。濟寧。衛東平。所鉅野。鄆城。臨清。衛高密。及併衛。等州縣衛所。乾隆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辛未。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迴圓明園。○禮部議奏。定邊左副將軍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奉旨。侍食太廟。入祀賢良。製造龕位。應於太廟東廡。怡賢親王之次。安設。賢良祠。應於怡賢親王左次。另龕。從之。○壬申。諭。近日部院摺奏事件甚少。可傳諭部院各衙門。八旗大。

臣等。如有應奏事件。著即辦理具奏。○又諭曰。護軍統領侍郎兆惠。現在軍機處行走。護軍統領。有監守管束進班等事。難以兼顧。著那木扎勒補授正黃旗護軍統領。仍兼侍郎行走。其那木扎勒兼署之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事務。著兆惠兼管。○軍機大臣等議。准湖南巡撫開泰奏。稱前撫臣楊錫紱請豁苗地民賦一案。查自康熙五十三年。有瀘溪縣奸民因圖侵苗地。捏報墾荒。迨縣官率據轉報。糧冊達部。復誣苗人越占。即經審虛。雖田斷歸苗。而升科額賦。未經請豁。自後俱係知縣墊解。今查此項糧地。並無坐落可稽。在實徵冊內。雖有此項應納稅銀。而丈量冊中。委無此項應完地畝。顯係奸民捏報。無著額糧。仍應如前撫臣所奏豁免。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臣於十二日。在固安縣十里鋪北岸。相度勅建河神廟地址。維時雨澤沛至。自申迄酉。入土二寸。得旨。欣慰覽之。此間亦

得寸餘之澤。今春田功。實切慶幸。更深敬畏耳。○又奏。自雄縣於本月二十三日回署。經過地方。因望後風多氣燥。田土覺乾。臣親行斷驗。低田二指以下。高田三指以下。即見潮潤。詢之農民。僉稱月內得雨二寸餘。即可接濕。二十三四兩日。保定省城。連得陣雨。各處糧價俱平。得旨。朕正為此愁勞。昨京師得二寸許雨澤。雖畧潤澤。究欠霑足。此數日間得沛大澤。方於麥收不致減分數也。保陽一帶。近日光景。又復若何。實奏以慰朕懷。○又奏。本月二十八日。保定省城。由未刻至暮。得沛甘霖。入土七寸。得旨。欣悅覽之。京師亦已霑足。實堪慶慰。益勵敬勤耳。○前任安徽巡撫衛哲治奏。安省各屬倉糧。例於青黃不接之際。減價糶濟民食。貴池。石埭。合肥。壽州。鳳陽。臨淮。懷遠。靈璧。虹縣。鳳臺。潁上。霍邱。泗州。盱眙。五河。滁州。全椒。和州等處。上年秋禾被水。目下已經賑竣。惟距麥收尚遠。貧農糶食維

艱應請每米一石減價一錢使災民得霑實惠其餘豐收各屬有需平糶之處仍照例減銀五分均於麥收後停報聞○江西巡撫阿思哈奏查高安上高分宜龍泉萬年安仁湖口德安八縣存倉穀石均係乾隆五七八等年收貯之項穀色漸陳例應糶借然節年以來或因市糧平賤原價有虧或因加息還倉民不願借出易有名無實若不酌量變通年復一年更慮紅朽此數縣倉穀已陳如必加息還倉小民未必樂從應令於糶賣維艱之處有情願借領者秋後照原借交還免其加息此外不得援以為例報聞○湖北巡撫唐綏祖奏丁憂四川學政朱荃聞訃回浙江桐鄉本籍於三月初九日舟泊巴東縣地方失足落水飭屬撈尋未獲得旨此事殊屬可疑汝若能蹤跡出實情朕自嘉悅不必遲徊疑慮恐讀書者流怨汝且汝素不見重於若輩而汝亦不求若輩之吹噓尚能知朕恩者

於此事若能勉力得實情則益見賞於朕較之若輩之吹噓不更善乎朕意朱荃必係變名而逃然汝宜密行物色亦不必過於吹求也○陝西巡撫陳宏謀奏陝省常平缺額穀前奏准買補查應買補之咸寧等州縣內有因屯更民欠足抵額數暫停採買其已領銀採買各屬共先買穀一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石有奇每石價銀自三錢七分至六錢七分五釐不等又共買米一千三百八十六石每石價銀自八錢七分二釐至九錢六分九釐不等尚有缺額未買穀二十萬餘石徐籌補足另行妥酌請旨得旨趁此豐年穀賤亟應補足何必日引月長令其缺不及額乎○安西提督永常奏前經軍機大臣議准哈密總兵張世偉請由安西撥銀八千兩移貯哈密以備準夷求售牲畜之用查安西奏明現貯銀八萬四千五百兩有奇已遵奉撥貯哈密銀八千兩遇有買存準夷牲畜作速售

變歸款並請嗣後令哈密防鎮於班滿交代時照安西標通融銀兩之例俾鎮臣將前項銀兩交接數目具報督提咨部報聞○甘肅巡撫鄂昌奏涼州將軍及莊浪副都統門礮更礮火藥請酌定五百四十觔為度令承辦之武威縣在耗糧變價銀內動支歲為定額下部知之○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華陽縣東關演武教場向以東方生氣不宜演武是以會合大操俱在城中東北教場雍正五年經前提臣黃廷桂將此地招佃收租以為本標各營公用歲收租價銀一百九十兩零迄今二十餘年漸次開闢成熟而報充歸公仍止前數查有水田七百零一畝五分旱地二十四畝八分每年應折穀價銀四百五十一兩四錢有奇已飭立案統歸營中差遣及賞需等項之費報聞○策楞又奏定例外任五品官員不准帶用素珠查川省打箭爐松潘兩同知茂州直隸州知州俱接近番

境管轄各部落土司在土司中之四品職銜者例得帶用素珠而該管之同知知州轉不得帶用殊於體統未協應請准帶用並馬拴踢胸以肅觀瞻而資彈壓得旨如所請行○廣西巡撫舒輅奏安南貢使回國尚未至鎮南關據該國文淵州夷目報有匪徒朝曉猖獗須繞道赴關查朝曉前附莫匪與安南構釁後莫匪敗逃朝曉亦即斂跡今復出為患安南接壤一帶自宜關隘謹嚴尤須嚴飭巡防兵勇不得因安南有事藉端滋擾現已嚴飭沿邊營弁加意嚴防并不許踰界滋事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一

實錄卷三百六十一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二

總管官總管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學士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副都統兼管將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奉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臣慶桂

總管官總管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學士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宗憲皇帝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管旗務軍功紀錄五次奉

常紀錄十四次 臣德麟總管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夏四月癸酉朔享

太廟遣恆親王弘晈恭代行禮○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是日起

上以常雩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甲戌大學士等議准陝甘總

督尹繼善甘肅巡撫鄂昌奏稱審明洮州番

民巴善策凌等聽從郭加指使叩關一案緣

巴善策凌係郭加堂弟郭加於乾隆九年控

告土司楊汝松科斂苦累。審明後即將應徵糧草錢文嚴定規條。詎郭加並不安分。屢次糾眾搶奪。經楊汝松之子楊冲霄代管土司詳報在案。郭加恐被拏獲。隨唆令巴吉小捷未赴省誣控該土司殘虐僭妄。又令巴善策凌等撫拾舊事。捏詞叩閤。及傳訊所控各款。或得自傳聞。或係已結之案。該犯等俱供認不諱。是其挾怨刁唆。顯然可見。應請照例分別軍徒枷杖完結。至楊汝松管理土務時。本不足以服番眾。今楊冲霄業已承襲。應將楊汝松移駐岷州城內。若三四年後果能安靜。悔過。應否准令回家。臨時請旨。其番眾應納錢糧草束。飭令洮州撫番同知出示曉諭。遵照乾隆九年斷定數目輸納。並諭楊冲霄愛惜番民。不得仍效伊父所為。致又滋釁。從之。

○乙亥。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朕以李繩武

不服南方水土。故令調任。其前曾經患病。去年伊接旨已遲。又覆奏稱前赴固原。朕心以伊自南省至固原。自必順路來京。時為懸念。何以概未具摺奏。忽報其已抵固原。任所可見其全不知朕軫念封疆大臣之意也。此雖小節。著傳諭李繩武知之。但此時已經到任。且上年甫經陞見。又不必因有旨。具摺奏請來京。轉多枝節。○又諭據楊二酉奏稱。今歲運河水勢充盛。糧艘遙行。緣大挑工竣後。汶河大壩未啟之先。顧琮從運河道史奕昂之請。將南旺湖並麥仁莊長溝各水放入運河。然後啟汶河大壩。是以益見充盛。且湖坡水放退後。出民田二百餘頃。俱為膏壤。請將此載入河規。永為成法等語。是否如此情形。今歲水勢。是否較前充盛。其水勢充盛。是否由於先放湖坡諸水。即如楊二酉摺中所奏。以無用之水歸之有用。其理本亦淺近。何以前人俱未計及此。是否出於史奕昂詳請。顧琮

詳悉奏聞不必因楊二酉此奏有意迴護朕明歲南巡汶河大壩等處是否經由可以就近閱看再一并奏聞○又諭鄂容安奏請來京一摺伊曾在上書房行走所奏自出至情且見朕邁此悲悼或致過傷懸想迫切亦世臣休戚相關誼所當然但恐各省督撫因此紛紛陳請徒成虛套殊非政體伊現有應辦通省差務亦未便遠離且朕以禮節情體中安善不必為慮已於摺內批示仍詳悉傳諭知之○丙子常雩祀

天於

圜丘

上親詣行禮○詣

雍和宮行禮○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六月鄂容安奏稱開封省城巡撫衙署尚覺寬敞但年久不無舊損應略加修葺等語朕意巡撫衙署本應修葺朕至省城自必臨幸撫署然不過暫時憩息仍駐城外大營此朕本意也今

據奏省城現已敬備行宮是否另行建造抑或即指修葺之衙署而言朕思衙署自當存其舊規以便迴鑾後該撫居住或於其旁另構數楹以備小憩未為不可不必立行宮之名前年山左以撫署改為行宮後此該撫不敢於此辦事仍復重加拆造糜費多端朕甚弗取鄂容安曾計及此否乎且朕御極十五年甫一臨豫省既與直隸道路經由時時駐蹕者不同并非江浙等處原有

皇祖行宮者可比何必因一二日駐蹕多此一番經營著傳諭鄂容安不必於衙署之外另備行宮如已經動工則斷不可過於繁費如祇修葺撫署則不必備行宮制度以省後來更張可即詳悉奏聞尋奏現在謹就巡撫衙署修葺並未另建行宮除中路安設御座處因舊牆壁不能堅潔敬謹拆修其外層備用房多未更改現已成大局實不敢過於華飾得旨既已成局知道了○又諭據圖爾炳阿

奏稱雲南省城正月二十一日二更時分雷雨交作小東門城內存貯火藥之五華山局震擊轟燬等語火藥關係軍儲防守理宜加謹今猝然不戒於火非係平日收藏不善即係臨時看守疎虞該撫自當悉心體究懲既往以警將來或因房屋苫蓋年久木植枯燥易於致火尚屬情理所閒有乃遽委為震雷轟燬若非人力所及恐將來轉滋捏飾開銷情弊從前川省焚失火藥遊擊呂大智等捏報轟燬一案經朕降旨究問實係看守兵丁厝火不慎所致可見典守人員因循懈弛該管上司扶同掩飾寢成積習漸不可長圖爾炳阿如以現經調任因而草率瞻徇冀博屬員感頌尤非實心任事之道著傳旨申飭並令將實在因何失燬情由詳悉查明具奏或奉到此旨時圖爾炳阿已赴新任即著碩色等一一查奏尋圖爾炳阿奏省城五華山火藥局五間內外牆二層門三重四面空地四

間分貯軍器及硫磺一間貯火藥用木桶裝桶蓋棉紙糊縫門重重封鎖開時由專管把總稟督標中軍發鑰事畢即封此外督標五營火藥軍械俱貯本營局外設堆卡五所官廳一所分佈四面派弁兵巡護局內並無兵住宿圍牆高峻亦非外人能越臣率同文武各官親查並閱所燬木植亦不似火焚情形實係雷轟得旨覽○又諭據傳清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薩海等處安撫伊兄珠爾默特那木布登所擾之人由彼察閱哈喇烏蘇等處兵丁已於三月初一日起程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感念朕恩不惜其身欲竭力報効等語現在珠爾默特那木布登已經身死藏地寧靜無事從前生此事端皆由紀山意欲圖好過於謹慎所致固不可不留意隄防然防守太過致彼生疑亦大有關係爾等可寄信與傳清令伊嗣後於一切事務惟示寬大不可使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有絲毫疑慮

應教者教之。應授意者授之。一切事務。惟合彼處情形。妥為料理。藏地離京甚遠。彼處之事。甚為緊要。所有奏朕之事。若稍瞻顧。朕之諭旨。即於事無益矣。傳清於一切事務。惟應據實具奏。伊新到彼。想尚無事。俟駐守日久。備悉彼處情形後。其應行奏聞者。即著奏聞。

○丁丑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臨奠定安親王。○詣

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國家秩祀有虔。首隆備物。朕敬念

壇

廟祭器。裸獻聿將。既已博採羣經。折衷古式。飭所司循名定制。於乾隆十三年

南郊大祀為始。殷薦升馨。所以崇報本之儀。展潔齊之志也。仰惟禮器昭垂。世守勿替。祠官掌故。圖譜宜詳。其令內務府依鹵簿大駕之

例。按器繪圖。具著體式。俾懿文洽禮。展帙犁然。永傳冊府。稱朕修釐法物。慈勅明禋至意。著莊親王會同尚書汪由敦。總管內務府大臣德保。經理其事。○又諭。前因珠爾默特車布登。覬覦西藏。妄圖構釁。朕以紀山時運乖蹇。所至之地。輒生事端。特派侍郎拉布敦前往更換。拉布敦未到之先。珠爾默特車布登即已病故。現今西藏寧謐。應仍令紀山駐彼。但計降旨到藏之際。紀山業經起程。已屬不及。紀山著照舊來京。至派拉布敦前往駐藏。原因有珠爾默特車布登之事。伊向曾駐藏。深悉彼處情形。是以派往。但拉布敦回京未久。旋復赴藏。理應派員往代。令其來京供職。著侍郎同寧前往更換。俟同寧到一二年後。諳悉彼處事宜。再派員將傳清更換回京。則新舊接替有人。於事實有裨益。○戊寅。命刑部右侍郎兆惠充方略館副總裁官。○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漕運總督瑚寶奏到二摺。

一稱明年巡幸江浙經王大臣議准每省截漕十萬石以資平糶但江省經臨之所站多地廣原議之數恐不足普及等語朕思十萬不敷請增五萬即揆諸瑚寶本意亦屬片言可了乃輟轉費辭連篇累牘並往復咨商浙省多生枝節轉於事理不明又奏臨幸時糧艘豫籌迴避一摺詞語亦瑣碎冗雜披閱之下總未明晰辦理南巡差務有事關漕運者漕臣自不得稍存推諉之見但看來瑚寶辦事糊塗必致多費周章仍不妥協著傳諭黃廷桂江省一切差務原屬該地方應辦之事著伊悉心籌酌將瑚寶原奏二摺鈔錄令其閱看所有應行先事辦理之處逐一詳悉奏聞尋奏明春

聖駕南巡隨從官員兵役同時畢集即外府州縣紳士耆民亦皆載道恭迎聚人既多需食不貲前截漕米十萬之數不敷應再截五萬石以足糶用至糧艘迴避一事應於開徵後

隨徵隨兌兌竣即令開行凡可催過宿遷者上緊催趲其不能者擇地停泊至所需騎乘馬有滿漢標營額馬可撥安設塘站馬有上下兩江并江西省驛馬通融抽調得旨覽奏俱悉○調原任重慶鎮總兵官馬良柱來京引見○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巳諭從前彙奏圍場盜牲伐木人犯拏獲治罪之案多係民人並無蒙古是以朕降旨將附近圍場居住之扎薩克等獎勵今歲該部彙奏此案摺內所獲四起八人仍係民人並無蒙古由是觀之蒙古等咸知奉法而民人反肆行犯禁此皆該地方官不行約束所致熱河道富勒赫所司何事著嚴行申飭嗣後務須嚴加約束查拏不得疎懈○壬午戶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向來黔省新疆地方俱採買屯苗餘米查屯苗口食仰藉本地出產近來生齒日繁食用拮

据請將應買米八千三百五十四石就各標鎮協營支領月銀內每年抽出公糧變價米六百一十一石零支給屯田工食米四千九十八石屯糧變價米七百一十一石餘田租糧變價米二千六十七石並黎平府割歸清江通判秋糧改徵米四十一石零一併按照時價撥支兵糧以抵減買屯苗餘米之數其永從縣並無屯田餘米可買除將應買米於本地市買供支外餘各按應買之數收買多則屯軍給與工食少則本地公平採買從之○予宗人府府丞徐杞原品休致以順天府府尹胡寶瓊為宗人府府丞○豁除直隸張家口被水衝汕地五十四頃四十五畝額賦○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吏部帶領考差人員引見諭曰翰林院編修姚範人平常楊廷棟人既衰庸學問亦平常俱著休致○戶部奏外官應扣降

罰俸銀嗣後除已完銀仍按季報部酌撥外其未完銀藩司俱有案可查應於開徵前開明責成該管府州於各官本年應領俸銀內扣抵歸入地丁奏銷案內另冊造報倘降罰案多一年應得之俸不敷扣抵於下年扣解者亦於冊內聲明如仍前朦混冒支即查叅從之○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布蘭泰奏到髻髻山玉皇閣失火焚燒一事髻髻山每年香會衆庶雲集該管道士並不以供奉神明為事惟知借名取利又復不肯小心照料致廟宇神像並所賜御扁對聯俱為灰燼殊屬玩忽非示薄懲無以儆其將來所有玉皇閣應行重建等處著該道士將歷年所取衆姓香火布施之貲照舊蓋造但恐伊等或藉端募化斂取民財或託辭無力延挨觀望地方官不能彈壓致鄉愚護庇羽流捐貲助理轉滋擾累著方觀承令其於藩臬大員內酌派一員前往妥辦速竣勿生事端再昨方觀承奏

稱保定城西靈雨寺。年久損舊。比因春雨。應時。士民醵貲修整。在城官員。各有施助。寺旁臨漪亭舊蹟。可量加修葺。並添建豫備房。以備秋巡臨幸等語。地方古剎傾圮。民間樂於興修。自可聽其辦理。至寺旁修葺數楹。為臨幸時憩息之所。該督既請將官房賞給採用。諒不至派累民間。但一時鳩工興舉。愚民無知。或妄稱百姓捐貲。為朝廷建造行宮。則斷不可著一併傳諭方觀承。令其分晰辦理。修建寺廟。則民輸官助。共成勝舉。至修葺臨漪亭。豫備房等。除賞給官房採用外。倘有不敷。即另動支公項。毋或絲毫擾累。致該處百姓稍有訛言。尋奏靈雨寺工程。稍加修整。約費千金。所收布施。除修工外。尚有餘剩。留為添補香火之用。至臨漪亭古蹟。並豫備房閒業。蒙賞給官房採用。實無派累。亦無須再請公項報聞。○兵部議覆湖北荊州副都統圖伸。以年老乞休。并稱祖父以來。俱駐杭州。子孫

現在杭州披甲。懇請就養等語。應請旨辦理。其從前出兵得有功牌。應照例移咨該旗得旨。圖伸著以原品休致。准其就養。餘依議。○鑄給山西移駐代州廣武城五臺縣臺懷鎮。祁縣子洪鎮各巡檢印。從巡撫阿里衮請也。○予故世子品級弘昂塋祭二次。并建碑如例。○予故安西提督王能愛祭葬如例。○乙酉。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刑部奏清彥打死家人黑子一案。經朕看出詢問。即係鄂善之子。該犯於伊父抵死後。尚不安分守法。從前發往軍臺。仍敢恃勢妄行。重干罪譴。因即在軍臺永遠枷號。幸蒙寬宥回京。復不知改悔。打死家人。是其殘忍性成。兇惡已極。該部僅與常人一例。擬鞭枷輕律。殊屬瞻徇。該堂官著飭行。向來職員杖斃家人處分。不過罰俸大臣官員子弟。往往怙勢作威。草菅人命。最為惡習。清彥著照重枷人犯例。永遠枷號。傳示九

門令驕恣者知所做戒。嗣後如有此等案件。該部照律定擬外。另用夾片請旨遵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寧夏鎮將軍杜賚奏。稱查明綠旗兵丁。於上年十二月間。聞知放餉之日。扣留整理衣帽銀兩。遂赴道員衙門懇求。以致貿易人等懷疑。將鋪面關閉等語。是兵丁尚未滋事。皆由貿易人等一時糊塗所致。彼時杜賚不肯以此為事。馳驛具奏。所見雖是。但事後亦應遇便奏聞。地方之事。雖有督撫鎮臣具奏。凡事之虛實。並所辦之善否。以及有無掩飾之處。全賴旁人陳奏。乃杜賚親往履勘。並未具奏。經朕問及。始行奏明。殊屬不合。著寄信曉諭。令其嗣後如遇此等事件。務須留心。再杜賚奏摺內所引大學士廷寄。只寫大學士忠勇公字樣。其傳恆來保之名。並未書寫。亦屬非是。廷寄非奏事可比。原無書名之例。伊承准後。具奏朕前。自應書名。即或不然。亦應寫軍機處廷寄。乃仍按原文繕寫。

入奏。殊屬不曉禮體。著申飭。○廣西巡撫舒輅奏。審明土田州知州岑宜棟。與官民交往借債一案。分別定擬追繳得旨。內地民人擅入苗地交結往來。例干嚴禁。土田州借債案內。商民陳恆思等。自應照例治罪。但查係積習相沿。小民無知。誤蹈法網。與文武官弁交結。上司者有聞。著從寬准其援赦寬減。至土司岑宜棟借欠銀兩。應追入官各案。共計六千餘兩。自應照例追繳。姑念邊徼土司。非內地官弁可比。著加恩從寬豁免。餘著該部核擬具奏。○左副都御史富德。以罷軟無為革職。以詹事馬靈阿。為左副都御史。○以游牧總管多爾濟。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丙戌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今年八月為朕四十壽辰。閱督撫諸臣奏摺。有陳請來京慶祝者。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皆有封疆重任。宜有概離職守。來京祝壽之理。一處陳請。他省從而效之。若明

知不能悉允所請而各繕本章往返批答徒成具文豈君臣間以至誠相孚之誼耶且當年

皇祖聖祖仁皇帝四十五十聖壽

皇考世宗憲皇帝五十聖壽俱未行慶賀禮

皇祖壽登六十始允臣民之請舉行慶賀今朕四十壽辰未屆應行祝嘏之時何必遽事紛紛陳奏著傳諭各省文武大臣等不必具摺奏請來京諸臣其明體朕意○諭軍機大臣

等前因楊二酉奏今歲運河水勢較前充盛由顧琮從運河道史奕昂之請將南旺湖水放入運河鋪底其立言似歸功於史奕昂是以將是否實在情形且理本淺近何以前人俱未計及之處降旨詢問朕之本意總在果出史奕昂之策則彼為識見通達可造就之資若非出自史奕昂則楊二酉之奏不無因大學士之子謬為吹噓歸美之意顧琮豈不能明知耶伊自應將果否出自史奕昂創見

並後此果否有益運道民生可以經久無弊一一據實陳奏本屬數言可了而乃支離紛擾以湖汶兩水輾轉較量閱之殊不可曉且既稱令河道轉飭廳汛則是顧琮交辦之事又稱河道稟明不知究出自何人主見所對全非所問糊塗已極著傳旨申飭仍令明晰具奏至汶河大壩是否經由原屬因便詢問今既距御道二百餘里何必迂迴往閱尤屬錯會原旨所奏由德州至汶上縣一路不必豫備尋奏今年運河大挑放水因上年伏秋盛漲湖水盈滿但經冬消耗是否水尚有餘令史奕昂查看史奕昂見臣面稱湖水有餘可放入運河鋪底隨於挑河工竣將開大壩之時稟明放水再上年春閒亦令查看因南旺湖水小未能放入運河是湖水大則可放小則不能放而楊二酉祇知近年不曾放水未知乾隆八年春閒曾經放水非出史奕昂創見至南旺湖素稱水櫃一遇運河暴漲隨

時開放入湖以保隄岸與一水一麥之地不同楊二酉見涸出湖邊之地以為可種不知從前查辦此案撫河兩衙門年年輾轉會商自乾隆九年至十四年始定議會疏留為收納洩漲實非經久無弊有益於運道民生報聞○戶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金沙江水運京銅改由黃草坪各事宜○金沙江水勢洶湧自敘瀘一帶赴黃草坪係逆流而上趨行需時應用船若干須委員豫雇倘黃草坪有船可雇或可就近打造臨時酌辦○金沙江護運京銅向於川省異石灘象鼻嶺大霧基鍋圈崖等處分設四塘每塘撥兵五名催儻今既將上游蜈蚣嶺等改為陸運除大霧基鍋圈崖二塘仍照舊設其異石灘象鼻嶺三塘兵應撤回於黃草坪對岸之臭水河安設其自那比渡上至霧基灘下至虎跳等處陡崖絕壁兵無可棲應令沿江汛弁督率目兵於就近水次查催一運銅經過地方自

永寧至巫山則永寧道所轄之敘永廳瀘州永寧納溪合江等州縣川東道所轄之重慶府江津巴縣長壽涪州忠州鄧都夔州府萬縣雲陽奉節巫山等州縣自黃草坪至瀘州則永寧道所轄之敘州府雷波衛黃坪所屏山宜賓南谿等縣俱應受雲南節制以重責成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二

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二

二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三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乾隆十五年四月下

教 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四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

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三

一

河道總督高斌回奏部駁臨黃臨運兩壩情
形一摺部議以黃高清下勢難倒注高斌則
稱黃河水面高於運河五尺設遇大汛運河
水面加長七八尺至丈餘黃河偶未加長或
雖長而較小於運則清水之下者轉高下游
中河難以容受即可啟放二壩引清入黃等
語夫黃河水面高於運河五尺非獨水面高
乃其河底高也黃運河底既高下相懸即使
運河盛漲非橫決旁衝即下流漫溢成災何

能使之轉而就高此理易曉非秘鑰難明之事而高斌仍復如此執奏不過迴護前言此摺朕已批令原議之大臣議奏今思事既不行若該部立議駁詰徒多往返終無了局若含混定議將謂河務中至淺近之理竟不能知亦非政體是以特行傳諭令其知悉以全顏面此摺不必交議一併諭令知之○又諭據湖廣總督永興奏報原任四川學政朱荃起程回籍伊家人稟報在重慶府聞訃丁憂二月初一日赴成都交印初十日起程回籍三月初九日行至巴東縣地方灣泊夜起失足落水拉救不及打撈未獲等語此等情甚可疑朱荃若非潛蹤滅跡即係投江自盡必非失足落水伊自上年七月丁憂歲除封印之時尚趨緊開考其有意匿喪情節顯然經御史叅奏該部現在行查朱荃蔑倫傷化其心跡已不可問明係聞訃之後乘未報出連考數郡賄賣生童以飽行橐一聞被叅之信

知無可掩因託詞落水希圖了事伊家人戚屬從行者甚多豈有泊舟之後乘夜復起竟無一人知覺而聽其失足落水之理其隱匿實情通行捏報不問可知况家人不行護救又不急打撈已有應得之罪此外別有謀害等事俱未可知伊家屬前行此時應已抵家著傳諭永貴令其即提朱荃隨從家人嚴行審訊務得實情即速具奏并諭四川總督策楞湖廣總督永興巡撫唐綏祖知之○己丑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今日侍郎管太常寺事伍齡安因額

駙超勇襄親王策凌配享

太廟位次開單條列具奏朕已另降諭旨辦理因詳閱配享諸臣名單其中如費英東額亦都諸臣皆佐命元勳汗馬百戰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猷俎豆勿替即大學士鄂爾泰已覺過優於此益見張廷玉之不當配享其配享實為逾分在鄂爾泰尚有開闢苗疆平定

烏蒙及經畧邊陲諸勞績若張廷玉在

皇考時僅以繕寫

諭旨為職此嫻於文墨者所優為自朕御極十五年來伊則不過旅進旅退毫無建白毫無贊勲朕之姑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夫在昇平日久固無櫛風沐雨躬冒矢石之事可以自見然亦必德業猷為有功社稷方足當之無愧張廷玉曾有是乎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即請面見奏稱恐身後不獲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為券朕以

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從其請並賜詩為券夫其所以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尚可冒膺脩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不至經廷臣議處朕仍復加恩寬留原職并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當何等感愧乃仍覲然以老臣自居並不知感且於陛辭之日賜賚優

渥并令於起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遇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為定安親王師傅而乃漠然無情一至於此是謂尚有人心者乎在大臣年老或患疾不能任事如徐本任蘭枝楊汝穀等何嘗不准其回籍若張廷玉則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膺尤非諸臣可比朕從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實朕之以肺腑心膺視之逾於常格之恩而伊轉以此怏怏及至許其原官致仕許其配享則此外更無可希冀無可留戀惟以歸田為得計矣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

太廟配享一節臣即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使皇考仍在御見張廷玉今日之行為亦將收回成命則朕今日不得不明頒諭旨以勵臣節

張廷玉非但得罪於朕抑且得罪

皇考在天之靈矣且朕賜詩所謂可例青田原脩廟漫愁鄭國竟摧碑云者劉基在明原係從龍之佐有帷幄之功而當時配享尚不免訾議今張廷玉自問果較劉基何若乎至魏徵什碑事在身後今張廷玉現在更不待身後始有定論朕前加恩降旨仍准其配享臺垣諸臣即應力陳其不當濫廁元勳之列而乃噤無一語御史中非無人即有所觀望耳

配享一節天下自有公論張廷玉亦當有自知之明今及其未至身後也正可折中定論朕豈肯為唐太宗所為耶著將此旨并配享諸臣名單令其閱看自加忖量能否與本朝配享諸臣比肩並列應配享不應配享自行具摺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尋奏臣以庸陋之林竊祿多年毫無建白臣不自度量妄思配享蒙

皇上詳加訓示如夢方覺既無開疆汗馬之功

復無經國贊襄之益年衰識聾愆咎自滋伏乞罷臣配享並治臣罪等語得旨大學士九卿議奏○諭軍機大臣等阿思哈所奏船戶萬令德攬載鹽船行至江省地方遭風淹沒溺斃唐偉侯一案湖北撫臣唐綏祖則稱究出該犯於沿途偷賣鹽觔將唐偉侯悶禁船艙放漏淹死捏報失風情由據將首犯萬令德現解江省就質但前此既經捏報失風則萬令德到江自必堅稱失風以脫重罪而地方官規避從前捏報失察處分又何難令其堅稱失風以符原案此等處阿思哈皆不可不知應另行委員查辦不得仍令原問官承審再唐綏祖與彭家屏素不相合或唐綏祖因事在江省地方官不得辭咎有意故重其辭或彭家屏庇護屬員欲寬其處分故為開脫坐唐綏祖以羅織鍛鍊之名俱未可定阿思哈甫蒞江省身在事外著將此情節傳諭知悉令其秉公據實辦理尋奏據湖北巡撫

唐綏祖將該犯萬令德解到。臣另委員審訊。已據供盜賣引鹽。謀溺唐偉侯致斃情由。但尚有同謀兇犯胡長子胡老六及夥犯等均未弋獲。查從前原報失風壞船。適值事在同時。是以借此裝捏。希圖漏網。除專差嚴緝逃犯外。合先奏聞。得旨。覽。若果如此。則彭家屏將來有處分否乎。○又諭據巡撫阿思哈摺奏。二月上中二旬。各屬雨水調勻。菜麥已經秀實。嗣於三月十四十五十九等日。甘霖普降。早田栽插及時。農民甚為欣慶。又稱各屬糧價。南昌等七府所屬州縣間有稍增數分。一錢一二分。其餘各郡均與上月相同。等語。春間雨澤既已霑足。糧價自必漸次平減。何以轉有加增。由此度彼。則所報得雨情形。其中或不無粉飾。朕民依念切。望雨自殷。然封疆大吏於地方雨雪糧價。自應據實入告。不得因仰慰朕懷。轉致言過其實。阿思哈初任巡撫。尤當實心實力。不得稍存此見。至奏江

省漕船於鄱陽湖等處遭風沈失米石一事。雖據稱現在分別查辦。但星子彭澤都昌德化等處。尚非水勢險惡。或係運丁水手。先時盜賣漕糧。遂以中途飄溺。冀圖掩飾。亦未可定。並傳諭阿思哈令其悉心體究。據實具奏。尋奏本年奏報三月分雨水情形。并附呈二月分糧價。維時高下田禾實俱霑足。其各府州縣具報得雨分寸。臣惟恐稍有粉飾。復查各營員汎弁所報。悉屬相符。方敢入奏。至南昌等七府所屬州縣。二月糧價間有稍增之處。實緣青黃不接之際。收穫需時。內有路通商販之州縣。市價畧增。餘俱平減。再江省漕船於鄱陽湖等處遭風失米一案。臣已悉心根究。如有先時盜賣中途捏飾等弊。即據實叅追。得旨。覽。奏俱悉。○庚寅諭。前因甘省邊防重地。令將各省提鎮卓薦人員。來京引見時。詢明熟悉邊情。並願往甘省効力者。聲明請旨。發往補用。該部現在遵循辦理。但思卓

異人員俱係現任。若調往甘省。一時驟難得。缺不無守候之艱。現在數年來。願往者僅寥寥數人。况據伊等自稱熟悉邊情。亦未必遽可憑信。於邊疆無所裨益。嗣後卓異人員來京。不必將熟悉邊情願往甘省之處再行詢問。著傳諭該部知之。○又諭據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巡撫潘思榘奏稱。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二兩月。內地出洋船隻遭風飄至琉球國者。先後共十船。該國王將船身堅固之林仕興等六船。商人水手一百三十名。撥給梳木廩餼。回籍復將被水失舟之吳永盛陳得昌等四船九十二名。給廩備舟。遣都通事阮超羣等送回福建等語。琉球國中山王尚敬素稱恭順。內地商船遭風飄往該國。加意資送回籍。誠款可嘉。著賞賜該國王蟒緞二疋。閃緞二疋。錦二疋。綵緞四疋。以示嘉獎。其伴送之都通事阮超羣東觀旭等。著該督撫優加賞賚。該部行文該國王知之。○戶部議准調

任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嗣後江浙等省採買滇銅。均令該布政使給發印簿。飭令委員將沿途所用脚費銀兩。會同各地方官雇夫登填印簿。俟運竣日。造冊報銷。倘有浮開情弊及地方官不加確查。蓋印者。叅處從之。○兵部議准。廣西巡撫舒輅奏稱。梧州協槩船十二隻。額兵三百九十三名。每船配兵二十六名。除養廉公費字識堆卡兵七十六名。暨防梧州府兵八十一名外。祇存操兵二百三十六名。且分防三十八汛。一汛之兵不足敷一船之用。若將數汛撥齊。又必本汛空虛。查該營原有塘船二隻。今以槩船改添三隻。派給梧城河下二三合嘴白馬勒竹三汛各一配。駕巡游。尚餘槩船九隻。估價充公。從之。○補行廣西省乾隆十三年大計。卓異官四員。不謹官五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一員。浮躁官一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予呂宋國在洋遭風難夷阿輪士等

撫恤資送如例○辛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禮部郎中高景蕃為雲南鄉試正考官檢討陳桂洲為副考官以編修諸錦為貴州鄉試正考官司業溫敏為副考官○壬辰諭阿桂前因隨往軍營以招搖致獲重譴經部議治罪監禁朕特加恩寬宥令伊父阿克敦約束教導阿桂從前獲罪原因倚恃上司尚非身犯贓私者比伊向在司員中辦事猶知黽勉且阿克敦僅此一子今再行加恩著仍在吏部員外郎上効力行走俟有缺出題補○刑部奏嗣後兵役人等押解軍流徒罪等犯如違例雇替託故潛回或先後散行止任一人押解致疏脫者照押解罪囚中途不覺失囚律減囚罪二等問擬從之○又奏凡造賣販賭具之犯審明親老丁單初犯准留養照例發遣記檔再犯概不准留養從之○癸巳安西提督永常奏夷使尼瑪回至

哈密懇求變賣乏弱駝馬購買貨物總兵張世偉恐堅拒啟疊悉准其請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曰此事尼瑪固屬卑鄙小見而張世偉亦未免過於姑息似此因循怯懦將來或恐貽笑外夷難令其彈壓邊境伊前在西寧辦理餽駝一節尚屬盡心或於內地營務相宜已令其來京陛見酌量另補其員缺令呂瀚補授此旨不必告知張世偉俟呂瀚到鎮凡夷使分內應得些小利益之處仍照常聽其交易若例外干求當示之節制以杜無厭之望著傳諭永常可逐一詳悉告知呂瀚令其審度輕重妥協辦理○甲午超勇襄親王額駙策凌柅至清河

上親臨奠酒○諭據江寧將軍保德等奏稱駐防滿洲蒙古官員請與在京滿洲蒙古官員一體補用綠營等語各省設立駐防官兵原以彈壓地方該將軍大臣等當思設立駐防本意不時訓練務使騎射嫺熟武備整飭乃

從前有以各省駐防官兵子弟奏請於駐防省分考試者。曾蒙

皇考降旨訓飭。是駐防人等子弟尚不准歸駐防省分考試。其官員又何得補用綠營乎。況在京旗員准補綠營者。特因人數眾多。陞途較少。且漢仗弓馬原可以表率綠營。是以通融辦理。各省駐防人等。皆為數無幾。既不比京師之多。且設有協領佐領防禦等缺。陞途並無壅滯。伊等果能奮勉。自可洊陞。途又何必照京師之例。以致多占綠營武弁陞用之階乎。看來保德等此奏。非為彼處官員陞途起見。明係沽名釣譽。未悉設立駐防本意。甚屬冒昧。保德等著交部嚴加察議。具奏尋議江甯將軍保德副都統祁爾丹富昌等均照溺職例革職。得旨。保德不勝將軍之任。著以副都統用。祁爾丹富昌俱著革職。從寬留任。○乙未。大學士等議奏致仕大學士張廷

玉。應請停罷配享。仍革去大學士職銜。以為

大臣負恩者戒。得旨。張廷玉配享

太廟一節。朕之本意。並無欲令其停罷之見。二三年前。大學士史貽直曾於面見時。議及配享大典。張廷玉不當濫邀。朕知伊二人素不相協。且漢人中有配享大臣。亦足為臣工之勸。是以未經允行。及上年許令張廷玉休致。伊即奏請面見。汲汲以配享為請。求一言為券。朕即允其請。及其謝恩不至。經大學士九卿議停其配享。朕以

皇考成命。早頒仍曲示保全。未允廷議。在張廷玉即不知朕心。信朕不及。而朕之始終加恩。不欲停罷配享。初未嘗有絲毫成見。已可共白矣。乃張廷玉受千載難遇之恩。而毫不知感。覲然自居。老臣朕西巡時。伊隨眾送駕。乃加恩免罪。後初次面朕也。伊亦未曾叩首道傍。且毫無惶悚激切之意。仍在皇城內。與留京總理王大臣同列。海子接駕。亦是皆眾人所共見者。及陞辭之日。朕仍賜令召見。意

以伊以老臣去國自必有嘉謨謹論規益朕躬合於臨別贈言之義而無一語及於國家正事古人居江湖而憂廊廟者固如是乎且奏稱去冬謝恩不至曾令伊子將緣由告知奏事太監未為轉奏近日奏事太監有敢以大臣陳奏之言壅蔽遺漏而不為轉奏者乎皇考臨御以至朕躬能容此等奏事太監乎此在外人或未盡知張廷玉在軍機處行走數十年寧不知之而欲以此委過於不足比數之小臣大臣居心豈當出此乎及遇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即奏回南於君臣大義及平日師傅恩誼忽然不以動心其意不過以志願已遂更無可圖惟以歸榮故鄉為急人臣如此存心於國家無幾微繫屬依戀國家安賴有此臣也夫遭皇長子之喪迫不及待欲歸故里在張廷玉則為悖於大義在朕視之仍屬小節朕非因小節而督責去位之大臣然於小節如此又安望其臨大事而能竭力致

身乎在張廷玉老邁歸田豈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國億萬斯年君臣一體休戚相維之誼所關甚大不可不剴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閑且張廷玉去志本不始於今日當有訥親時伊即屢在伊前懇懇代奏訥親不敢明為奏請而時時流露其意彼時張廷玉尚未龍鍾豈一二年亦不能待而營營思退者蓋自揣志不能逞門生親戚之素相厚者不能遂其推薦扶植之私所積貲產又已足贍身家是以伊十餘年來僅以旅進旅退容默保位為得計及一一獲滿所願輒圖遠引朕向之曲示優容者則以皇考所貽即古器亦加珍惜何況舊臣然亦以其原無大過耳今既獲戾種種實乃得罪皇考無可復加原宥適因伍齡安之奏閱配享功臣名單益見其不可濫邀是乃天理昭彰不容倖竊非分朕雖欲屈公議以全初念亦有所不能也况配享大典不但酬庸實以示

勸在朕初無成心鄂爾泰張廷玉同奉配享之

詔鄂爾泰在生時朕屢降旨訓飭較之張廷玉尚為嚴切此亦在廷所共知者然以大節不虧始終克全自應叨榮勿替而張廷玉居心行事如此若仍令濫膺脩食誠不足以服公論不足為天下後世臣工之勸即朕亦何以仰對

皇考在天之靈著照大學士九卿所議罷其配享至朕於張廷玉已格外加恩所議革去大學士職銜之處仍著寬免並將前後情節詳諭內外臣工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鎮海將軍趙宏恩奏稱明春豫備安墩隨護兵請照康熙四十四年之例鎮江兵自清江浦起分十墩每墩撥兵四十名等語查御舟經行處沿河兩岸自應派撥兵弁護送惟是安墩設隊更換隨行期於前後聯絡足供使役而已該將軍所請每墩四十名之數未免過多

或酌派一二十名或十數名亦屬可行應令會同總督黃廷桂妥商定議再江寧杭州俱有駐防自宜畫一辦理從之○豁免安徽貴池石埭合肥壽州鳳臺宿州鳳陽臨淮懷遠定遠虹縣靈璧阜陽潁上霍邱亳州泗州盱眙五河滁州全椒來安和州等二十三州縣并廬州鳳陽鳳中長淮宿州泗州滁州等七衛乾隆十四年分水災銀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七兩零米一千三百八十四石零麥五十石零豆五十二石○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四川總督策楞奏到軍需案內核減南路運糧烏拉應賠銀三萬五百餘兩並將辦理不善之撫藩及總理臺員等開列名單著落分股追賠一摺朕思從前南路各站供運糧石烏拉已用價採買而腳價之外又添給草乾較之雇運為數轉致浮多自應照例核減但念彼時實因明正土司等處

烏拉短少。雇覓維難。曾經奏明採買辦運。尚非有可雇覓而故為糜費者。比况倒斃烏拉。本屬該員等經理無方。原價自難虧項。至於長途往來輸輓。草乾在所必需。若照雇運之例一併核減。該員等賠補未免竭蹶。著將議賠草乾等項銀一萬二千餘兩俱從寬免。其賠補該部即遵諭行。○丁酉諭從前遇有公中佐領缺出。將大臣等一併帶領引見。雍正年間奉

皇考諭旨。大臣等交派事件繁多。無暇詳細辦理。佐領事務。不若仍簡放章京等員。於事有益。若不得其人。再帶領大臣引見。因此凡遇公中佐領缺出。並不帶領大臣。只揀選官員引見補放。此等辦理殊未喻降

旨之意。從前以大臣無暇辦理佐領事務者。特指任事繁多之大臣言之耳。並未云所有大臣等俱不可兼管佐領。况佐領職司管教。若令事簡大臣兼管。實為有益。如以身任大臣

遂當諉謝。彼勳舊世管佐領。何以兼轄乎。嗣後八旗遇公中佐領缺出。將各旗任事簡少及無管轄部務之大臣等揀選引見。若此外又有缺出。不得其人。再揀選官員等引見。○戊戌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本日召見都隆額。伊奏身有疾病。請留京免赴涼州任所。都隆額身係宗室。朕加恩補放涼州副都統。伊至彼處亦不過充數行走而已。並無盡心辦事之處。而伊子又干律難。髮理合按律辦理。朕加恩饒恕。都隆額應感戴重恩。忘身竭力。乃伊並無奮勉之處。而反借端奏請不赴任所。甚屬不堪。看來都隆額亦不稱副都統之任。著革去副都統。照伊給事中原銜。在旗効力行走。再同寧自派往駐藏。看其形景。似不願往。即往亦無益於事。著伊不必赴藏。即補放都隆額所遺涼州副都統員缺。駐劄青海之副都統職銜。班第赴藏。換拉布敦。紀山赴青海。照

副都統職銜班第之例自備資斧駐劄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莽阿納奏稱國家設立營伍必須素有訓練方可臨事遣用嗣後倘須調遣務挑年久練習之人其甫經入伍者但令防守汎城等語從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惟在督撫提鎮先期實心操演使嫻習騎射曉暢戎行偶遇徵調自應詳慎揀選務取年久訓練之人莽阿納此奏似有所見但係先時籌備之策未便發交部議明著功令將原摺鈔寄陝甘雲貴等省督撫提鎮令其閱看俾於平日留心整頓以收捍衛折衝之實效○又諭據廣西巡撫舒輅奏雲南土富州差土目李世昌等往交趾緝拏兇盜由坡利後山偷度被人放火搶犯殺死五人將疎防文武各員糾叅一摺該土目赴交緝兇由歸順州之榮勞隘出口於上年七月九月兩次到隘俱經該州協等移覆阻回以致該土目等由土山潛越釀成搶殺重案該

土目等既持有關文再經往返該州協等何以不行稟明該撫妥協辦理惟事始終堅阻所奏殊未明晰至稱坡利山非設卡隘之處兼係土山可以私越一節尤非慎重邊防之道到隘告明則堅不肯放而土山僻遠則任其潛度是教之偷越犯禁也豈設卡防範本意耶又稱叅劾疎防例應督臣主稿是以照例移咨劾叅等語武職考成責由總督雖屬定例但該督駐劄廣東相距甚遠該撫遇此等邊防要務經地方官報知亦應就事籌辦何乃藉詞援例謂非己責看來不無因循推諉為開脫屬員之地著傳諭舒輅將此案嚴查辦理具奏尋奏粵西南寧太平鎮安三府所屬皆與安南接壤共設三關百隘并設子卡一百二十餘處平時一概封禁歸順州所屬之榮勞隘即在封禁內是以上年七九月兩月雲南土富州差目李世昌等欲從此出交拏犯俱經該州協阻回惟未經稟報又不加

謹巡防。以致土差潛從坡利後山私度。實屬咎所難辭。至坡利一山。從前原未設有卡隘。但與平孟隘相距不過五里。該隘弁兵。不能就近巡防。亦屬疎玩。現已選差緝獲首犯矣。常料。并究出夥犯五名。亦飭確訪務獲。其各隘兵勇會巡。與汛弁會哨之法。容再詳悉定議得旨。此後留心改過。諸事認真可也。○緩徵甘肅續報之河州。平涼靈臺中衛西寧張掖高臺靖遠狄道靜寧等十州縣。乾隆十四年分水災新舊額賦有差。○命侍講學士蔡揚宗。充日講起居注官。○己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漕運總督瑚寶奏。稱四月中。舟過山東之嶧縣地方。沿河一帶麥禾。俱經出穗。青蔥茂盛。詢之居民。稱入夏以來。未得雨澤。近日光景若何。準泰何以不行具奏。嶧縣等處瀕河窪地。土有餘潤。其餘所屬地方。曾否得雨。及曾否需足之處。據

實奏聞。不得稍存粉飾之見。即傳諭準泰知之。尋奏嶧縣沿河一帶。皆係兗州府屬。入夏以來。有未得雨之處。然皆土膏潤澤。據該府稟報。所屬州縣。本年二麥收成分數。約在九分以上。至此外沿河之魚臺金鄉濟寧州衛。及該府所屬之滋陽寧陽曲阜泗水鄒縣嘉祥并登州府屬之蓬萊文登福山寧海萊州府屬之掖縣高密平度膠州等處。各於四月下半月。均得透雨。得旨。觀汝所奏。究有粉飾之意。何能慰朕耶。○以盛京兵部侍郎慧中。為吏部右侍郎。○調山東按察使德舒來京。陛見。○庚子。諭前派同寧駐藏。因伊心不願去。改放為涼州副都統。今日同寧具奏請罪。俱係巧辯。同寧身係宗室。今聞旨申飭。既知愧懼。理宜具奏叩請駐藏。不然奉朕旨前往。副都統任亦可。今乃奏請交部議罪。是不願駐藏之意。顯然可見。著該部嚴行查議具奏。尋照部議革職。○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

直屬雨水未能深透。二麥略減分數。於秋禾無傷得旨。京師亦然。日日有細微之雨。而總不沛澤。霑足。朕實憂之。麥收已定。減分數。然較之往年。猶屬稍勝。但恐再遲數日不雨。則大田並將可慮矣。汝處光景若何。詳悉實奏。毋徒為慰朕之詞也。○又奏直屬二麥并秋田情形。大概收成分數。約四五分至八九分不等。再查直屬麥價。三倍於穀。而民食又不藉此。是以每畝收石餘者。為大豐。五六斗以上。亦不為歉。至大田雖雨澤未勻。然今年播種早。得氣全。現在青苗一色完好。即得雨稍遲。不至旱損。得旨。覽奏俱悉。○署長蘆鹽政麗柱奏。謝留任恩。得旨。汝此一二年。頗不似前。不過一時無人。姑留汝耳。毋自以為得意。并不可因此旨。又生畏蕙觀望之心也。○河南巡撫鄂容安奏。雨水調勻。二麥長發。現已豐收。糧價甚平。并嚴禁躉麴之弊。以防虛耗。得旨。欣慰。覽之。京師近覺望雨。春初滿望。麥

可豐收。今則不過仍如常年耳。汝省麥既豐收。而又嚴禁躉麴耗麥之弊。若百姓間欲流通。興販至直隸者。毋為遏糴之舉也。○又奏導旨。保薦經學宿儒。屢經訪問。求其經術深純。近裏著己者。實難其人。不敢濫舉。得旨。知道了。各省多率舉以充數。博譽者。汝此奏是。○又奏豫省開歸陳三府所屬。素多水患。現因查勘水災。籌辦挑濬事宜。查開封府之賈魯河。歸德府之渦河。陳州府之大沙河。皆洩水之幹。河俱各深通。惟渦河上流之惠濟河。自中牟至十五里鋪。分洩賈魯河之水。由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至鹿邑入渦河。達淮上流。尚須開挖寬深。核計土方工價。所費較多。容再酌議外。其各支河。應挑濬者。如開郡則有鄭州之金水河。七里河中牟之等河。藥河尾祥符之城東乾河。蘭陽儀封之周家河。李家渡口尉氏之乾河。陳郡則有太康之燕城河。西華商水之渚河。淮寧之東西蔡河。枯

河古黃河。項城之蔡河、泥河歸郡。則有寧陵之舊沙河。考城、商邱之沙河。睢州之橫河。挑河。司家河。姬家大坡河。鹿邑之清水河。黑河。皆承受溝洫。貫注幹河之要道。各按工程難易。酌量民力。妥辦。無庸動項。現在西華之渚河。工已過半。其他多已興工。又查陳屬項城。受汝屬上蔡、洪河減水之害。係因塔橋西牆過寬。挑水東注所致。須將橋東西兩牆改做一律。使洪河減水南歸茅河。黑河之水東歸蔡河。兩河分洩。自無泛溢。至汝屬之汝陽縣。亦以洪河為患。查向來西南山水盡歸乾江。河後因居民將鍋塚決開。山水入汝為害。現在堵塞此口。使山水仍歸乾江河。而匯於澧河。諸大河則洪水入汝。已減小半。自能容受。再歸屬永城之巴溝河。下接江南宿州砂磧灘。經前撫臣碩色奉廷議移咨江南督撫河臣委員會勘。現已興挑洪湖下游開壩。應俟江南覆到後。再行奏聞。得旨。覽奏俱悉。如此。

留心本務。方副委任之意。勉之。○山西巡撫阿里衮議。准前任太原鎮總兵官福增格奏。稱靖安都司一營。在太原營參將所屬之交城地方。崇岡密嶺。奸匪易滋。應就近歸太原營參將兼轄。以便稽查。報聞。○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地方。有無知鄉愚。於村莊場集。邀約多人。聯成一氣。名練團。大團至幾百戶。小團亦百餘戶。各有團長。張其聲勢。遇有匪竊。鳴擊梆鑼。同團畢至。登時斃命。又復移屍就火。頃刻化為灰燼。兼有挾嫌栽贓之弊。而真正積匪滑賊。轉得入於團內。即事發到官。一團之人齊至。同聲認罪。地方有司。恐釀成事端。檢查從前舊案。大率均照已就拘執之例。杖徒完結。查竊賊贓。有輕重。罪有等差。豈容私斃。且邊疆要地。結黨逞威。漸為地方隱憂。現查燒斃人命者四案。已行司嚴飭。究明下手加功。如擅自致斃。照謀殺律。活為燒斃者。照採生折割律。問擬。以期懲一儆百。得旨。所

見甚是知道了。○貴州巡撫愛必達議覆大學士張允隨奏稱貴州兵役毋許擅入苗寨并嚴禁漢奸煽詐及開宕挖窖等弊違者從重治罪該管員弁縱容失察分別叅處等語查黔省舊疆熟苗與漢人比屋雜居甚為恭順有土司土舍土目及苗鄉約寨頭管束新疆生苗與屯軍錯處亦額設土弁通事寨長百戶分管但性愚多惑臣到任後即通行嚴飭凡遇緝逃查兇取結事件各府廳州縣不許濫差出票俱交承辦之土司土舍及土目土弁等勒限拏繳或過密拏要犯以及提審案件慎選差役票內註明協同該土司土目等會拏字樣并按程定限回銷違者責處若土司目等敢有索詐欺凌許苗人赴控究治至漢人在舊疆苗地住久置有房產素行良善者飭土司土目等於年底查造烟戶民數時附造入冊仍毋許招留冊外之人其歸化未久與新疆一帶各苗寨令地方官稽查不

得聽漢人置產亦不許潛處其地至一切開宕挖窖等弊一概嚴禁再前經兵部議定漢奸潛入土蠻地方文武各官如失察者該管官降一級調用該管上司罰俸一年徇縱者該管官革職失察之上司降一級調用兼轄之上司降一級留任統轄之上司罰俸一年通行在案臣現在申明新例嚴飭辦理又奏稱貴州平糶米秋成買補照一米二穀之數俱令買穀還倉等語查黔省倉儲乾隆四年奉部覆准地氣潮濕者全貯穀不甚潮濕者米穀兼貯涼燥者全貯米緣連年豐稔借者甚少糴亦乏人民間以穀出售又復無多至今十載之久易換維艱除全貯米之處不計外所有應全易穀之處尚未全易其米穀兼貯之處仍皆米多於穀竊思黔省山高霧重潮濕處居多貯米在倉蟲蛀微蒸實所難免應就地方燥濕再加分別酌辦將前議全易穀之處令其速易前議米穀兼貯之處照大

學士張允隨所奏嗣後平糶米秋成買補一體買穀還倉其前議貯米之處亦飭米穀各半兼貯得旨如所議行

平糶米

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四

監修總裁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劉世明等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宜處管理吏部正滿

院事務稽察內閣副總裁官領侍衛內大臣功七級隨帶加級等官加二級實功紀錄在案臣等謹將纂修

實錄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劉世明等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宜處管理吏部正滿

功七級隨帶加級等官加二級實功紀錄在案臣等謹將纂修

纂修總裁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劉世明等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宜處管理吏部正滿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五月壬寅朔諭八旗官兵

實錄卷八

器械缺少者俱咨部官造給與而器械內弓

箭尤為緊要惟賴不時整理善為收貯從前

兵部八旗會議訓飭八旗官兵將器械善為

收貯之處曾經奏准施行今都統等或因日

久懈弛不以為事亦未可定著再傳諭務遵

原奏訓飭稽查○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雍和宮行禮○還宮○調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博倫岱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以圓明園營

總阿蘭泰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甲辰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臨奠定安親王○辛

圓明園○諭曰王等例應於紫禁城內騎馬

貝勒貝子俱不准在內騎馬今大臣內朕施

恩尚有命騎馬者嗣後貝子以上俱令其在

紫禁城內騎馬○諭軍機大臣等據準奏參

奏滋陽縣知縣方琢任性乖張舉動失宜一

摺朕已批令該部察議但此等事件向例俱

係具本題參即或先行摺奏亦應聲明另疏

具題並非應密之件乃僅以摺奏了事既與

體制未協而於辦理地方事務亦失慎重之

意準泰近來一味畏首畏尾全不實心任事

大不如前著傳旨申飭○乙巳諭曰馬爾拜

奏荊州官員內逾歲者過多兵丁馬步騎射

平常弓力過軟德敏奏福州官弁騎射平常各等語外省大臣接受新任必具奏前任辦事不妥或管束兵丁怠惰者甚多此乃向來惡習綠旗大臣內有如此具奏者朕尚降旨訓諭滿洲將軍大臣等亦仿此習尤為不可今馬爾拜德敏俱係調任將軍又如此具奏可知伊等之不誠實著申飭至將軍馬爾拜奏稱荊州官員內逾歲者過多夫逾歲之多寡顯然共見外省官弁皆有教演兵丁之責

如遇緩急要務即刻能行始於武備有益豈有年老身衰不得力之人概從姑息之理況此等官員有行走年久効力軍營者原品休致有賞給全俸半俸之例於生計亦無拮据該將軍大臣等即宜查辦毋得姑容並通諭各省知之○刑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稱龍溪縣民陳怡老於乾隆元年潛往外番噶喇吧貿易並買番女為妾生有子女復謀充甲必丹管漢番貨物及房稅等項於乾

隆十四年辭退甲必丹攜番妻子女並番銀番貨搭謝冬發船回籍行至廈門盤獲陳怡老應照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誑騙財物引惹邊釁例發邊遠充軍番妾子女僉遣銀貨追入官謝冬發照例枷杖船隻入官從之○以盛京鑲黃旗滿洲協領色爾圖為荊州左翼副都統○丙午諭京師二三月間幸得甘霖入夏以來雖間有微雨未能霑足現今麥秋已屆農家待澤甚殷朕心軫念宜申虔

禱即查照定例敬謹舉行○諭軍機大臣等朕命安泰同世臣查詢良鄉涿州撥夫修道緣由據方觀承具摺覆奏係照舊案修整未至妨農等語修除道路固所以便商旅但每年藉農民之力以供商旅之行於事理殊未允協且此案原議於農隙之時量為修補今春月既未修補亦應俟冬月舉行該督奏稱目今麥未成熟田未芸草正可撥工修補此論究屬牽強朕思大路屢經每年修整自不

至大有損壞何妨將陸續歲修之處竟行停止或將來低壓過甚再行酌議加培況各處官路甚多即一時應行修治亦無著為成例歲歲增築之理從前沈廷芳未經條奏之時行旅豈皆裹足不前亦其明驗也今乃於夏月農功之候循例補行修路欲便行人而轉勞民力未免輕重失宜可傳諭方觀承如此路現在無礙行旅嗣後不必拘定歲修之案辦理至應行整葺必不得已之時或酌動開款令小民足資食用不必專用民力將此令其一併酌量奏聞尋奏良涿境內道路每值大雨時行西山一帶滙水橫穿道上行旅阻艱而良鄉迤南道如長街有時山水匯注為患更甚自從發帑修治間段加培兼有水利案內挑濬之長溝導水歸河數年來甚有益今若停修竊恐前功廢棄應請嗣後不拘歲修成例每年一律加培何段低窪殘缺即於農隙時或二月或十月派夫整葺並視其役

作在三日以上者許地方官詳明於社倉穀內寬借口糧秋後免息還倉小民自必樂於從事帑工不致損壞得旨覽奏俱悉二月非農暇總以十月尚可耳○諭軍機大臣等傳清拉布敦所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現經奏明前往薩海地方有調動部兵搬運礮位等情形看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或因伊兄雖死其所屬頭人部眾不能帖服前往辦理其調兵動眾不過自為防範或因伊兄弟構釁慮朕有問罪之舉伊等小見意謂離其巢穴可以苟延俱未可定總以心懷疑畏見自去冬以來傳清甫換紀山拉布敦又往同駐頻遣大臣到彼恐將伊王爵革除擒拏治罪種種猜疑是以作此行徑朕去年加恩賞賚及允伊與青海親王聯姻前後恩旨實足以釋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經奉到自必曉然喜出望外不復懷疑矣若謂其別有異謀則不必慮從來有異謀者非有所貪圖希冀於所不

當得則必禍患迫身出於不得已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言之伊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俸賜所頒貿易所入歲獲重貲而且倚藉中朝聲勢衆蒙古皆與往來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貪圖希冀若叛去則全無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遠在天末雖有大臣往駐並不監制其行為分奪其聲勢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謀自救耶利無可圖害無可避而謂其將有異謀誠過慮也且使果有異謀則西藏伊所駐劄何不據此舉事而轉至薩海欲何為耶此其有無俱可勿論至其性情乖張則所謂父不能得之於子者在朝大臣可制其進退予奪之大命尚不能使之守一守法奉公何論其本屬外藩地居極遠是豈教化法令之所能施即如從前以五百兵駐藏何足禦侮况已經徹還若更令重駐彼第以五萬之衆應之勢必不敵將見番屬騷然兵民俱困天討未伸即內地不勝其擾以

此觀之惟當鎮靜持重聽其自行自止在我本無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傳清拉布敦當領會此意并不必有心急令其釋疑轉多一番糾擾且靜以待之俟其回藏時情形若何再行奏聞前經降旨著班第往換拉布敦未免過速亦足致疑今已召紀山來京陛見面詢情形再令前往青海班第俟紀山到後往藏約計到藏當在冬間彼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當已深知天朝德意積疑冰釋矣將此詳悉傳諭傳清拉布敦知之○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原任宗人府府丞劉藻因聞皇長子定安親王之事來京面請朕安并請赴皇長子喪次叩謁劉藻係母老奏明在籍終養之員離京千有餘里即具奏差人請安未為失禮而伊於孝賢皇后大喪及此番皇長子喪事俱親赴闕廷深知君臣一體休戚相

闢之大義伊在上書房行走纔及數年尚有不忍愀然之誼以視張廷玉之身為第一大臣自朕在書房即侍講讀繼又為皇長子師傅行走至三十年之久而漠然惟知自便者與之並較其相去何如也豈無可覬覦者則總忘休戚之情而匪懈君上者必盡出希冀之念乎張廷玉聞之其知愧否乎劉藻曾任內閣學士緣事降補仍給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原銜伊親年老在堂需人侍奉天氣亦漸炎熱著賞給伊母人蔭二觔劉藻著即行回籍終養予故奉恩輔國公弘曠祭葬如例諡恪僖戊申諭朕明春巡幸江浙經王大臣等議准每省截漕十萬石以資平糶朕已允行今據總督黃廷桂奏稱巡幸江南經臨之所站多地廣原議之數恐有不敷再請截留五萬石等語著照所請再截留漕糧五萬石俾糶用充裕其作何截留及應在何處平糶該督黃廷桂等即行會商妥協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吏部今日進呈缺單內候補道員高山查高山前經發往直隸派修城工現在尚未完竣非尋常候補人員可比吏部既不應照例請旨補用而該督方觀承明知該員現有未完之工何得聽其遽行赴部投供辦理殊屬瞻徇此次姑置勿論高山仍往直隸將應修城工令方觀承嚴督速行趕辦尋奏高山所修城工現在嚴督趕辦如逾期未竣即令該豐潤縣知縣詳報核叅並行查東省原籍家產有無隱匿得旨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如勵宗萬之城工亦然

○庚戌

上詣黑龍潭祈雨調甘肅西寧鎮總兵官張世偉為山西大同鎮總兵官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奉

列聖

列后聖容於

壽皇殿諭

壽皇殿恭奉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聖容朕以時躬詣行禮愼見
僂聞得申逮事之惆仰惟

太祖

太宗

世祖聖容

列后聖容向於體仁閣函奉尊藏未獲修歲時
展謁之禮粵稽前代安奉神御或於宮中別
殿或於寺觀淨宇本無定所國家緣情立制
宜極明備周詳敬念

列祖創垂顯承斯在永懷

先澤瞻仰常新式衷

廟祫之儀期協家庭之制應即於

壽皇殿增修丹牖恭迎

列祖

列后聖容敬謹奉安於歲朝合請懸供肅將裸

獻以昭誠懋所有應行典禮著內閣大學士
會同內務府王大臣等詳悉具議以聞尋議
恭查

太廟時享祫祭俱用太牢邊豆

奉先殿前殿朔望用邊豆

後殿節令用果供今

壽皇殿

聖容恭懸恭收之日請如

奉先殿後殿節令例致祭大祭日如

奉先殿前殿朔望例致祭邊豆用陶每歲除夕
內監詣

壽皇殿恭請

聖容恭懸每案供乾鮮果品十二羊豕肉二清

醬一爵三上香行禮元旦大祭獻邊豆上香

行禮作樂獻帛爵不樂舞不讀祝初二日如

除夕供上香行禮畢恭收

聖容即

殿尊藏元旦詣

堂子

奉先殿行禮畢詣

壽皇殿王公隨行禮內務府前期奏請除夕初

二日皇子輪班行禮掌儀司前期請樂章用

奉先殿前殿朔望樂章掌儀司太監豫習上元

節每日供餽餽案如常儀秋季開瞭

聖容宮殿監督領侍等豫派內監執事祭日司

香司帛司爵陳設祭品樂器贊禮典儀司樂

掌儀司贊禮郎執事如儀從之諭今年三

月以前雨雪應時麥秋甚為可望乃自入夏

以來雨未霑足麥收分數已減大田待澤尤

殷朕心深切軫念現在虔申祈禱因思清理

刑獄亦祈求雨澤之一端著刑部堂官照乾

隆十年之例將徒杖以下等罪查明情節或

應釋放或應減等者即行具奏發落其尋常

案件亦著速為完結毋得稽延滋累并行直

隸總督方觀承一體辦理又諭科場為掄

才大典向因士子懷挾作弊希圖僥倖朕於

乾隆九年特派大臣侍衛等官嚴行搜檢至乾隆十二年復頒諭旨訓飭照例嚴查今值鄉試之年誠恐士子賢愚不一故智未忘妄意兩經辦理此次未必仍復如前因冀乘機舞弊此風斷不可長除順天鄉試屆期仍派員嚴查外各省監臨等著一體實力搜檢以杜弊端士子讀書向上志切觀光務須守法自愛儻不知悛改仍蹈前轍者定照例重懲決不姑貸至房考身膺分校之司遴拔真材尤當冰兢自矢近聞因外簾搜檢肅清而應試之士竟有干求房考豫通關節冀圖閱薦者外間頗有此論其弊更大現在雖未有實蹟然至事後敗露則已悔之無及不教而殺朕不忍為是用諄切訓誡在京在外凡有司衡之任者各宜洗心滌慮守法奉公屏除私弊所有入場時一切行李俱著監臨嚴行搜檢毋得稍有瞻徇房考等如或心懷不肖以身試法一經發覺定行按律治罪科場作弊

律所不赦如雍正年間之俞鴻圖乾隆年間之喀爾欽可為炯戒即使獲戾多人亦必盡法處治斷不因罰不加衆少存姑息法在必行朕不食言凜之慎之定叅劾屬員條例諭各省督撫叅劾不職屬員或請革職休致或請降補改教皆地方公務並非應行密辦之事理當繕本具題方合體制近來督撫有先具摺奏聞聲明另疏題叅者尚屬可行而亦竟有以摺奏代具題者究於體制未協所有摺奏之準泰等已傳旨申飭著通行各省督撫凡遇此等叅奏概用題本以昭慎重再向例各省叅案除特叅貪酷等問質審等犯一面具題一面摘印看守至其餘降革休致改教之員必俟部覆允行方令離任此等人員既昏惰無能留一日即多誤一日之事理應即令離任另委賢員速為整頓方於地方有益且自該督撫出本以後該員即已豫知不可保全而幸其印猶在手往往乘機舞弊

即瑣細無關緊要如田房稅契之類或本人或子弟或吏役以及素相往來之紳衿俱於印官將去未去之時恣意妄行及至部覆到日近者亦必二三月遠者或至半載以外此數月中何事不可為即丁憂人員尚有隱匿遲報者豈可任其踞缺營私殊非澄敘官方整理民社之意嗣後各督撫於屬員有題請革職或勒令休致另行降補改用教職以及丁憂告病類應離任者一面具題一面即行委員收取印信署事並將任內經手錢糧一清查無得瞻徇著為令又諭大同鎮總兵員缺已降旨令張世偉調補但該員現駐哈密相距道路既遠且於來京陛見後方行赴任尚需時日大同係邊方要地未便久懸著該撫阿里衮於副將內遴委賢員暫行署理不得因署事之員稍有怠忽并令阿里衮時時留意稽查又諭朕聞江西廬陵縣地方於三月二十八日因上游之贛州府屬山

水驟發匯流而下是夜水漲幾及二丈勢甚
洶涌麥苗間有淹浸之處此事迄今四十餘
日該督撫等何以尚未奏聞地方官曾否詳
報著傳諭黃廷桂阿思哈令其作速查明據
實具奏尋奏廬陵瑞金會昌萬安泰和廣昌
六縣俱經先後稟報於三月二十八九等日
水發自一丈二三尺及五六尺不等但俱稱
二麥已收早禾方栽俱不成災隨飭員分赴
各縣確查旋據稟覆今年水勢雖大皆於田
禾無害現在查勘照例賑卹得旨雖云查奏
需時但有關民瘼之事總宜速辦甚莫存諱
災之見移建奉天寧遠州吏目銜署於州
署西從府尹圖爾泰請也調青州將軍錫
爾璫為江寧將軍天津都統羅山為青州將
軍荊州將軍馬爾拜為天津都統旌表守
正捐軀之直隸東鹿縣民劉自建妻馬氏
壬子以吏部左侍郎歸宣光為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起原任刑部右侍郎彭啟豐為吏

部左侍郎○癸丑

上御勤政殿聽政頒渚沱河

河神廟

御書扁曰畿甸安瀾諭夏至致祭

方澤先期一日朕應躬詣壇內齋宮住宿近因

京師雨澤未霑深切焦勞十七日又值月食

若前詣齋宮則當乘御金輦盛陳儀衛於心

實有未安著照乾隆十二年之例不必先詣

壇內仍在宮內齋宮致齋屆期前往致祭不

乘輦不設鹵簿將此傳諭各衙門知之又

諭今年入夏以來京畿附近地方雨澤未能

普遍霑足風日炎燥朕心深切憂勞乃者十

七日望月食既雖春秋不書月食未為災異

然垂象示儆惟應省愆修政以期仰格

天心其令九卿科道等悉心體究或朕躬有闕

或時政失宜據事直陳毋有隱諱不得撫拾

浮詞苟且塞責負朕諄切求言之意夫應天

以實不以文恐懼修省在平日即當夙夜維

寅以召時和而消侵殄至過災而懼已屬臨時補救若仍視為具文尤非以實應天之道朕方宵旰焦勞側身思過並傳諭九卿等實力勤修厥職毋以並無闕失徒一番空言覆奏也○又諭朕前令吏兵二部查辦廢員經吏部奏明文官布按以上并京官京堂翰詹科道兵部武職副叅以上及八旗武職大員俱不在查辦之列朕思文武大員平日經朕簡擢歷加委任其才具自所深悉即京員等亦因其人有可造就方加錄用及緣事降革俱經斟酌裁定不忍輕予棄斥該部本無可查辦但其中或尚有一二可以量才降補以觀後效者著該部將現在降革人員通行開列名單查明原案進呈候朕裁酌○諭軍機大臣等將軍富常等請將綏遠城空閑房屋分給兵丁居住等因一摺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駁並交與該將軍巡撫據實增估題報朕已降旨允行此項房屋前經該部議令

該將軍等變價歸款該將軍等轉飭屬員召賣而屬員又以無人認買為辭此次經部駁飭該管官員又不過出示行文往返延擱勢必致官房日就傾圮變價愈難著交與巡撫阿里衮將如何據實增估變價速行妥協辦理毋致日久坍塌虛糜原費帑項即將如何辦理之處具摺奏聞尋奏從前造屋係將軍王常等經辦原費若干現聞空若干臣衙門無案可查現委員確勘再綏遠城居民鮮少恐買住無多目今邊外各山封禁內地木植頗艱不若拆料由黃河運至內地變價或商力難多買者聽數人朋買或一人零買幾間不必拘何人承認總買自無遷延壟斷之弊仍俟查明覆到再議得旨此亦一法知道了○四川總督策楞奏川省各營所需火藥俱取給於重慶硝局原領工本銀六千兩分發廠戶開採煎熬自來轉運並無不敷自瞻對金川相繼出師通省各營豫貯火藥俱已撥

用急應購補但局硝採自各廠非多發工本不能趕運除現在工本銀六千兩外再於鹽茶耗羨項下暫借銀四千兩飭員採辦下部知之○以內閣學士世臣為盛京兵部侍郎○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顧汝修為順天府府尹○甲寅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鄂昌奏報三四兩月地方得雨情形摺內如階州及甘涼寧肅所屬自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得雨俱未深透甘省邊陲重地本應加意撫綏况甘涼寧肅等屬州縣上年秋收即有僅及五分加恩緩徵者現今如已得透雨自不待言若尚未霑足則以上年被旱之餘仍復遇旱民何以堪更應先事綢繆熟籌預備之策在甘省地處邊荒土瘠歉收商販不到迥非內地可比著傳諭該撫鄂昌令其悉心籌畫無得視鄂昌前撫廣西尚能奮勉自調任甘省以來辦理諸事頗不如前何以克副委任一併傳

諭令知改絃○調吉林將軍新柱來京陛見以歸化城都統卓鼎為吉林將軍副都統眾佛保為歸化城都統○乙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以編修陳顧璣為四川鄉試正考官吏部主事孫漢為副考官山西道御史周燾為廣東鄉試正考官編修楊述曾為副考官司業張九鑑為廣西鄉試正考官侍講夢麟為副考官少詹事金德瑛為福建鄉試正考官吏部員外郎馮成修為副考官編修蔣元益為湖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安際虞為副考官○丙辰重修

壽皇殿告成供奉

列祖

列后聖容

上躬詣行禮○諭夏至日躬祀

皇地祇於

方澤朕因目今四郊雨未霑足十七日又值月

食心切悚惶是以降旨仍在宮內齋宮致齋屆期前往不乘輦不設鹵簿以昭虔敬修省之意今據給事中馮鈐以仍當先期前往齋宮為請

地壇齋宮旁地甚為迫隘不及

南郊寬敞樹木亦未成陰內外扈從人等不下千數若遇天時稍亢則炎歊蒸灼易成疾患不可不加體卹且自朕修葺齋宮以後方定先期一日前往之禮前此未有不於本日詣

壇者是不詣齋宮固亦未為簡畧也若自朕躬言之則宮中固不畏鬱蒸齋宮高敞宜涼亦無憂煩暑而宮中前往較宿壇為遠尚須夙興其非圖自適便安更可知矣至所奏祭祀百官陪祀四五品人員拜跪起立之間種種失儀請添設糾儀御史之處誠有此弊凡大禮所在班次在後者每易致參差蓋緣聚集多人賢否不一職卑地遠罔知自愛固屬傳人之所必有但增設御史是否足敷差遣是

否耳目能周有裨典禮該部會同都察院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朕已降旨將馬爾拜補放天津都統所有荊州將軍印務著副都統額勒德蒙額署理汝等傳旨額勒德蒙額伊係朕始行簡用之人又係宗室非別人可比將軍任內事務宜盡心辦理不可謂署任之員稍存觀望之意若有應辦應奏之處即令辦理具奏又諭向來軍機處交出公文簽發馬上飛遞者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緊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樣加簽公文緩急既有不同則遞送遲延處分亦應分別差等乃吏部議處此等案件不按三百里六百里之分但查核時刻逾違俱照扣關公文例議以降一級調用此例殊未允協現干例議積案既多著量加區別除沈匿軍情機密事件仍照驛站舊例議處外其軍機處交出尋常緊要事件限日行六百里者僅有逾限准照扣關之例議處若係軍機處常行事

件限馬上飛遞日行三百里者逾限之處照公文遲延例議處著為令再軍機處交遞公文原係酌量事件以定程期嗣後非遇緊急最要事件亦不得以日行六百里簽發大學士等議覆原任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滇省常平倉穀係捐輸捐納官莊義租等積存之項並無採買之款除額貯穀外尚存溢額穀一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零滇省舉步皆山止可留本境出糶於青黃不接時豫查市價如不甚高昂則動額內之穀存七糶三所糶原價秋收買補還倉價昂則出糶額外穀價值解司報部應如所請從之是日起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淵閣閣事領侍衛內大臣侍衛處

管庫史部筆錄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知府隨帶加級尋常加級軍功紀錄次臣原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淵閣閣事領侍衛內大臣侍衛處

秘書處副都統軍功知府九級隨帶加級又加二級臣黃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五月丁巳諭養息牧牧廠

總管堆親已革去總管作為三等侍衛此缺

交領侍衛內大臣在頭等侍衛內揀選數人

帶領引見嗣後養息牧牧廠總管歸於盛京

將軍管轄○戊午月食○己未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熊學鵬奏稱上

年秋審勾決較前數年覺多近年臣工條奏

更改刑名律例大概多尚嚴厲請密降旨曉

示內外臣工辦理一切刑名不可刻覈相尚

條奏增設科條者概行禁止等語熊學鵬此

奏甚屬悖謬上年秋審勾決之時經朕詳悉

裁審其中如侵貪各犯盡國殃民實乃法所

不宥若祇虛擬罪名概從緩決則流風相煽

愈積愈多為吏治之大害不可不稍為補救

若謂因此而致雨澤愆期遂乃恣貪官汙吏

之所為一切置之不問徒使貪黷成風千百

輩肆意婪肥身扞法網更復幸災樂禍冀雨

暘不時以為倖免之計適足以干

天怒而召災沴豈得轉以此為修省之要務乎

京師地居燕朔春夏自來少雨而幅員既廣

則天災流行亦所時有然朕宵旰焦勞當未

降旨求言之先已寢食靡甯所望在廷臣工

共思政治之實有闕失處同心一德力圖修

治若以辦理侵貪等案為失之過嚴則前此

未辦之時何以向年屢事祈禱且御極之初

則共知為諸事從寬者又何以水旱偏災各省亦時時入告而京師則自元年以至於今無一年不於春夏之交朕焦勞望雨或密禱禁庭或明頒諭旨即目今外省如河南山東麥既有秋江浙等省春花俱獲豐稔現在雨澤勻調獨非共在版圖之內朕所臨御者乎熊學鵬雖為此謬論朕慎持政柄必不為浮言所動果使貪風未即悛改無論京師一隅一時偶值雨未霑足設令更甚於此亦不因一時災祲而於立政之大經御世之大法廢而不舉違道徇人為姑息之政惟有斷之以理法在必行仍照上年辦理耳至內外問刑衙門在朕初年或不免有意從寬而謂近年來專以刻覈相尚則可保其必無即言官及外省臬司條奏律例或比擬失當經部臣議駁者不一而足以此時刑獄而尚以為過嚴信為罔知輕重之尤者矣當御極之初如從寬好名之習不能去諸懷然元年二年之

間亦何嘗不早比年閱事既多深知為治必出於大公至正斯久而無弊方日進臣工而申明邀譽之當戒顧肯躬自蹈之乎然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

天法

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思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慚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省時取取於懷在

園丘

方澤諸壇暨

壽皇殿皆歲久應行修整西山添建兵房亦非無益之費畿輔行宮不過修葺舊有且較安營為更省而工費足贍貧民供役無勞民力至巡幸則

聖祖時歲方數出不特稽古省方用彰盛典良亦我國家習勞之舊制雍正四年

皇考曾降

旨以武備不可廢弛官弁不可怠惰為戒然十三年中未經舉行八旗人員於扈從行圍諸事一切生疎近年稍覺嫻熟亦事之不可不行者且以吏治言之直隸較優於外省豈非常經巡省之明效乎然每一念及尚覺歉然於心從前劉藻嘗以工作進諫是以朕至今心趨其人至翫法縱奸思以感召休和如熊學鵬所云者直瞽論耳本宜議處但朕既降旨求言熊學鵬即識見迂謬姑從寬勿問特詳悉剖示令中外諸臣共知明刑弼教不可為貪吏開倖生之路其有游談附和者必從重治罪熊學鵬摺并發○又諭朕宵旰靡甯勤求治理各省政績惟督撫是賴每見督撫到任必訾議前人之短乃甫經去任而後之議者亦復如前竟成套習蓋在因循不振者即藉口與民休息而不留意於釐奸剔弊既失之於縱弛其有一二號稱任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務勾稽而無當於明作有功之實效

是但知求之於民而未知求之於治民之吏也安民在於察吏各省民風淳漓不一政務繁簡各殊而隨時整飭必專其責於親民之官古稱監司擇守令一邑得人則一邑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督撫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設科條紛擾百姓惟在督察屬員令其就現在舉行之事因地制宜務以實心行實政而總其職者復能慎持綱紀廣諮詢審觀聽則闡革急事之流不敢以具文應上官而民情何有不得民事何有不興有治人無治法誠探本之論也著傳諭各督撫共體此意不得以急遽煩苛為率作興事之術亦不得以蹈常襲故博甯人息事之名吏戢則民自安朕於督撫等有厚望焉○諭軍機大臣等據蘇昌奏稱該省從前風氣地方吏治雖不至於廢弛不免失之寬緩寬則縱恣易起無以警惕人心緩則弊竇漸生無以肅清政務臣豈敢欲速苛求而寬縱闡革之風不可不

除等語從來後任訾議前任之短及為伊後任訾議亦復如前此外省錮習竟成套數然以碩色岳濬二人言之則其性情謹慎有餘而辦理地方諸事誠有流於寬縱之失蘇昌所論頗為切中其弊今伊二人又同事滇南滇南民風淳樸事務本屬簡少更非粵省嶺海交錯習俗澆漓者比但係邊方遠處天末亦須隨時整飭不可一味因循遂致疲玩懈弛日甚一日此則封疆大吏所當深戒也自朕觀之整飭之道不在多設科條煩擾百姓如柳宗元所云日擊鼓號召其民轉致饕餮不暇惟在督察屬員令其以現在應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實力行之百姓自霑實惠一邑得人則一邑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為督撫者慎持綱紀廣諮諏而審觀聽闡革怠事者必不姑容如此則政有經而民不擾較之徒事虛文無裨實效者相去遠矣不獨滇省即在京在外無不皆然著傳諭碩色岳濬令

知此意不得因議者訾其寬縱急圖改絃易轍又致急遽煩苛亦不得專務息事甯人之名而不留意於釐奸剔弊昧明作有功之大道也○庚申諭額駙策凌之子吹濟多爾濟著照伊父親王職銜例賞給頭等台吉在乾清門行走○又諭大凌河牧廠總管亦照養息牧之例歸盛京將軍管轄○兵部議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稱西安提標五營俱係馬糧火器一營係步糧步糧不得拔補外委千把未免頹惰請於督標中軍額設兵九百名內留馬兵七百名於火器營內撥歸步兵一百八十名其左右前後四營額設兵各八百名各留馬兵六百四十名亦於火器營內各撥歸步兵一百六十名并將火器營改名陝甘督標建威營字樣歸中軍副將統轄從之○以原任山西太原鎮總兵官福增額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豁免直隸清苑望都安州景州南皮慶雲等六州縣未完雍正

四年牛價銀一百八十八兩零○辛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河南道御史錢琦奏江南總督黃廷桂於嚮導所過地方豫先授意州縣令鋪設備極華靡器用備極精緻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隨從員役任意勒索該督復差員往查惟恐稍有簡畧即如嚮導路過丹陽適因雨阻有百姓千總在彼騷擾並以夫馬不齊嚮導不能前進等語誑稟該督立傳呵斥以至沿途畏懼莫不增華踵事希博嚮導之歡且委曲周旋以飽督差之欲一官之養廉有幾似此竭慶從事非剝削小民即侵蝕帑項及事發覺該督撫不過一題叅而州縣身家性命莫能自保矣此事雖屬風聞但外省積習相沿事所或有近如直督方觀承勞民妨農亦其明驗也應令黃廷桂據實回奏並懇

皇上於回鑾後差親信大臣清查州縣虧空其

有如從前浮費等弊應如何追賠之處臨時定奪諭曰御史錢琦奏總督黃廷桂授意州縣逢迎嚮導一摺據稱鋪設備極華靡器用備極精緻多者用至千餘金少亦五六百金等語御史職在風聞言事即事之虛實尚難懸定而一有見聞即以入告亦分所當然但所稱浮費多金並慮及將來該州縣等身家性命莫能自保則言之不免過當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闕茸不堪之員以辦差為苦者或散布流言張大其事勢所必有即如巡撫準泰奏鄭城令王植捏病求去狡詐避差其明驗也山東經過之處耳尚且如此何況江南今嚮導一過即云慘淡經營若此明年朕駕親臨又當如何朕甫下詔南巡即已若此當年

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省又當如何且周旋嚮導所費如許浩繁將係嚮導在途揮霍乎抑係歸裝滿載乎朕召對各大臣及該御史

面詢嚮導兆惠據稱途次並未一進公館質之侍郎彭啓豐亦云來自江南目擊無異是其出自傳聞已可概見但言官既有此奏自當確查虛實毋致奉行不善然如錢琦所請交黃廷桂回奏將來又有論其自行迴護者矣著將此摺鈔錄交與巡撫雅爾哈善將摺內情形逐一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所有百姓千總差往丹陽索銀誑稟之處亦著質訊奏聞此外如有地方不肖之員造作浮言希圖聳聽挾私心以撓公務者著一併嚴查究治至摺內稱直督方觀承勞民妨農辦理地方不甚妥協一節因該督循照從前御史沈廷芳條奏舊例撥夫歲修良鄉涿州等處大路以便行旅學士世臣奉差路過誤謂先期平治御道遂以入奏經朕降旨查明將歲修停止祇令就低窪殘缺之處隨時酌辦且給工不專民力興作必俟冬旬辦理現已悉協無可復論奏中更請於明歲回鑾之後差親信

大臣清查虧空蓋恐如榮大成臧根嵩之事豈江南州縣皆榮大成臧根嵩之流乎使果有之該督撫亦無不叅奏之理而瑣細周防成何政體此事不可行○又諭曰御史歐堪善叅奏梁詩正一摺朕召見機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面加詢問內如高山原係梁詩正房師至帶領引見吏部祇據投供人員依次擬缺大學士公傅恒因在軍機處承旨知其現在直隸修城而該司以修城無案可稽部選自遵成例軍機處知其修城本部無由而知因即帶領引見單內夾片聲明則高山之引見道缺係該堂官公同辦理俱亦同聲共證其不出於梁詩正一人瞻徇師生情分不待辨矣保舉金烈一事亦該堂官公同商辦其不由科甲與例不符曾於摺內聲明而梁詩正並將不合例之處先期商之大學士公傅恒及詢歐堪善以金烈是否另有夤緣梁詩正形迹令其回奏據稱亦並

無可指此二款雖有師生同鄉之嫌初無曖昧徇私實蹟。歐堪善據事上聞其中辦理曲折無由深知已經面為剖悉足服其心。至姚範陳兆崙列入京察一等則姚範人本平常不堪超卓之選。前於引見考試人員時令其休致。梁詩正謂其人閉戶讀書詞臣中閉戶讀書者不少豈能盡列一等。陳兆崙前次京察一等現今究係丁憂並不在京供職即不入之下等亦不當過於從優。此則梁詩正不無徇徇其翰林輪班引見臨期越次更換若不過一二員或因偶爾遘疾亦事之所有。若如歐堪善奏摺內所指廖鴻章出科聯又面奏路斯道莊有信湯大紳則已有五員。此中不無高下其手。著傳廖鴻章等問明更換緣由是否出之梁詩正之意另行降旨交部察議。梁詩正協辦閣務專領銓曹其供職內廷不過筆墨之事初非格外加之寵任若謂其招權納賄植黨營私則是伊福薄不能承受。

恩典矣。且朕何如主而大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情面則不獨梁詩正舉朝大臣恐俱未能盡絕。且如張廷玉掌院幾三十年似此撓越更換引見之事不知凡幾何以並無一人叅奏。然即有其事亦復何關政治。在梁詩正有此一二可議即被叅奏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歐堪善之言當以為感而不當以為怨也。朕因修省求言今日歐堪善錢琦二人所奏初不切於修省之要務何則假令其言盡實亦應早入告不應待之此日者。但伊等各就所見據實直陳尚為留心職掌不失言官封事之體。非援引陳編空言塞責者。比著傳諭中外臣工知之。○又諭我朝創制國書分十二字頭簡而能該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是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協不得已更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間嘗讀

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註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習又如元史之達魯花赤以今蒙古音譯之當為達魯噶齊不華當為補哈此類未易枚舉在史氏或以已意為音或出於當時承習蓋由以漢字而註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以訛復傳訛以此知官為校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國書謂之阿補喀蒙古謂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絃子耳又如一日也國書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為西而西方則稱幹呼基此在兼通清漢文者無所疑義而通清不通漢者但知西之為爾通漢不通清者但知西之為西而語之以幹呼基且不知為何物矣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莫可殫述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註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

下寓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譯餘用二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譯其餘十一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譯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嚶嚶嚶嚶嚶嚶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畧可得梗概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奧義然習之於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示其義傳示久遠俾知所法守焉○又諭額駙策凌之子頭等台吉吹濟多爾濟尚未及歲著在阿哥書房讀書過年節日在乾清門行走○壬戌諭曰御史歐堪善所奏梁詩正一摺昨經召見軍機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面降諭旨虛衷剖悉務得情理之平令該御史中心允服並無偏向梁詩正之意此諸臣所共知也摺內金烈高山二事係吏部堂官公同辦理非由梁詩正一人其京察列為一等之姚範陳兆崙則係辦理

錯誤姚範已令休致陳兆崙現在丁憂乃因
上次京察原列一等此番仍照前填註亦係
向來習套其有無瞻徇祇於輪班引見一事
查明是否撓越調換可得實情如果實有私
弊則姚範陳兆崙之列八一等亦為有意瞻
徇今經軍機大臣查詢該御史所奏本月初
十日應帶輪班翰林內路斯道一員本日原
已引見其廖鴻章出科聯莊有信湯大紳則
係第一班已經引見之員所奏調換之蔣元
益是日又並未引見是梁詩正並無徇私更
換之處已屬顯然在該御史一聞廖鴻章出
科聯之言不及查考此亦風聞言事之常如
必將辦理曲折備細周知然後入告則幾無
可言之事矣梁詩正既無瞻徇無庸察議歐
堪善雖得之傳聞而事屬有因並非誣捏亦
無庸置議其廖鴻章出科聯妄以已意揣度
謂其更換引見不無騰其口說歸怨掌院之
意其素日之不能安靜守分可知著交部察

議近日朕望雨心殷夙夜焦勞側身修省大
臣等日經召對自所共信御史為朝廷耳目
凡有見聞原當隨時入告不必待有求言之
旨若為修省進言則如近日所奏豈足以裨
補闕失感召

天和徒煩朕於乾惕靡寧之中一一詳為剖示
在朕雖無厭怠之心而諸臣亦可謂不知體
要矣數日前學士世臣補授盛京兵部侍郎
伊曾以良鄉等處除道妨農一事入奏建言
者或疑其因此擢用遂相率紛紛而至由此
觀之是仍為已躁進之念重而愛君憂國之
念輕亦不可不知內省也至大臣等招權植
黨之事可以信其必無設或有之朕亦豈能
姑容如古所稱烹宏羊天乃雨之說此時本
無其事若於同鄉師生情面遇事稍為瞻徇
似亦不能盡絕此雖無傷大體然身為大臣
必當以秉公持已自勉使人無瑕可指方不
愧精白自矢之節苟其有干物議即係平日

不能深信於人朕故謂此奏雖虛未始非梁詩正之福且凡為大臣者因此而砥礪衿影倍加自檢則歐堪善之奏亦未必無小補耳若謂濟時要務豈足當之并論中外知朕意焉○吏部議准兩江總督黃廷桂奏稱河庫道管理錢糧出入一切修防事宜均涉所司不必專擇熟悉河務之人在外題補請改為歸部請旨簡用從之○添設山西永濟鳳臺等二縣教諭改邢縣交城清源浮山黎城陵川萬泉榆社武鄉樂平等十縣訓導為教諭裁潞城寧鄉懷仁山陰靈邱廣靈馬邑等七縣教諭從巡撫阿里衮請也○癸亥諭曰宗人府纂修玉牒每十年一次開館此定例也乃歷來俱連上上屆纂修之年計算是以每次遞減一年實止九年歲月轉致參差查從前既有十年一次纂修成例自應扣準年月如現在乾隆十五年纂修告成下屆即當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嗣後俱照此辦理不必接

算上屆纂修年分以昭畫一○改鑄直隸塔子溝理事通判通州理事通判熱河理事同知各關防承德州鞍匠屯巡檢司印天津縣僧會司條記從總督方觀承請也○鑄給湖南永明縣枇杷司綏寧縣雙江司澧州津市司各巡檢印從巡撫開泰請也○甲子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近日各衙門摺奏事件及引見人員甚為簡少豈該大臣等見朕望雨焦勞或恐以辦事為煩有意遲擱耶目今雨澤未徧朕怵惕靡寧無時暫釋惟當辦事則心不遑他及猶愈於竟日瞻雲仄席延佇若於應辦事務轉致稽滯寧不於朕宵旰憂勤之意益相左乎著傳諭各部院大臣等共體此意其外省文武大臣摺奏亦著隨到隨遞齎摺人等不得觀望遲延○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蠡縣民郭亮妻王氏○乙丑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廣西巡撫舒輅奏稱署按察使鍾昭現在患病請解任俟秋間令回原籍調治等語鍾昭著准其解任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赴部請旨補用其廣西按察使員缺著楊廷璋補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貴摺奏審訊朱荃溺水身死一案內稱伊子之供竊慮尚有不實伊家人原稟未經查出現在密行審訊等語看來朱荃前後蹤跡畏罪自盡之數少而捏報潛逃之數多該撫祇應提取朱荃家人將伊主是日落水情形並該家人臨時因何不行救援事後因何不行打撈之處從容詢問於其意不及備疵隙稍露乘間駁詰庶得端緒乃閱該撫摺內遽將朱荃家屬提問且有伊子朱鴻勳供稱看來是自己尋死之語則是審訊時已將朱荃果否身死之處明白設問非特使之堅供不吐且將事洩露令其輾轉彌縫情偽何由而得辦理殊屬迂拙著傳諭該撫悉心研究務得實

情無得措置失宜致有隱匿○又諭浙江巡撫永貴審據朱荃之弟朱華朱英供出朱荃於上年十一月內接到伊弟朱履端京信早知伊母之事勸令奔喪朱荃以為信不足憑復考嘉敏瀘重三府一州直至本年正月初十日家人朱二到川報信始行赴省交印等語御史儲麟趾奏其歲除趕考今據供已歷考三府一州正相符合是朱荃早經知信有意匿喪已為滅絕倫理其連考數郡非因貪取賄賣生童而何所有婪得贓私必已豫為安頓更恐終難掩飾或以匿喪被劾則律應褫職或至受賄敗露則立行正法惟一死可了亦惟落水無屍可以滅迹更冀地方官為之朦朧照應皆其計算所定不然則有意匿喪之人豈聞人叅劾尚萌愧悔之念耶又據永貴審出朱荃與湖北道姜順龍為兒女姻親伊子朱鴻勳素在妻父署中三月內因有伊父之事即先行回家觀朱荃之死不在蜀

而在楚則姜順龍處不可不密為蹤跡。或慮一時難於脫逃。即潛匿姻家署中。俟事勢稍解。再圖遠颺之策。亦未可定。看來朱荃之死。十居一二。而詐偽十居七八。不出朕前此所見。已顯然矣。著將此詳悉諭永興唐綏祖知之。令其作速密行詳悉查辦。○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蕭縣民張坦妻陳氏。○丁卯。

上御勤政殿聽政。○改鑄河南正陽縣儒學陰陽學僧會司各條記。從巡撫鄂容安請也。○

以光祿寺卿赫赫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國子監祭酒吳達善為光祿寺卿。○戊辰。上詣黑龍潭祈雨。○諭朕今年巡幸河南時。先往。

泰陵行禮。由彼順道至保定府行走。○又諭朕此次往河南回鑾時。由黃新莊進南苑前往東陵行禮。○兵部議准甘肅巡撫鄂昌疏稱。平慶兵備道移駐固原州。并鹽茶同知移駐海喇都。應行各事宜。一道員加銜兵備除軍政。

舉劾變通營伍等項。俱歸提臣主政。毋庸干預外。其支放兵餉。應監查有無侵扣。存營兵馬錢糧。應協同提臣盤查。兵民互訐事件。亦協同提督董率辦理。守備以下等官聽其節制。相見行屬員禮。一廳員移駐。應添兵於提標五營內。每營抽撥馬兵四名。步兵二名。再於固原城守營抽撥守兵十名。共足四十名。之數。其應添千總一員。應將原駐海喇都經制外委把總一員。撤回西安州營。即以西安州營千總一員撥駐海喇都。俱歸西安州營遊擊管轄。一命盜重案。應設禁卒八名。收支糧石。應設斗級二名。工食每名每年六兩一遞送公文。應設馬六匹。夫四名。工料仍在固原州驛站銀內支給。一海喇都向有東西南門三處。今酌議各城門建兵房二間。撥兵防守。至城東善家廟城西王家寺地方。舊有墩臺各一。並無防兵。應各建兵房三間。又正南紫崖兒峴石家窪二處。應各添墩臺一兵房。

三間。即在原撥移駐官兵內。每處添防兵二名。從之。○已巳諭。據準泰摺奏。現今各屬麥收豐稔。請於沿河麥價平減地方。採買麥十五萬石。分運德州臨清二處。抵穀貯倉。又遞年民借等穀。本歲應徵還一百餘萬石。並請照上年之例。援照一麥二穀。許其以麥交輸等語。朕因數日前京師雨未霑足。東省待澤自殷。是以於該省奏報地方情形摺內。批令先事圖維。現在畿輔甘霖大沛。且連日濃陰。東南一帶。想可均霑膏澤。所奏採輸麥石。在該撫以為留心民事。未雨綢繆之計。但與其實之倉貯。不若聽其流通於民間。若因收買數多。致市價騰涌。是民間並未有被旱之形。而先有麥貴之苦。不可不為致慮。著傳諭該撫。如此時大田已經得雨。則秋成可期。自無庸籌辦。即使未得雨。諸事亦應隨宜措置。非至穀賤傷農之時。未可輕言採買。至以麥代輸借穀。亦應相時妥辦。莫因計民食而轉以

累民也。凡辦理民事。務在安靜。不尚紛更。即以買補倉儲而論。何嘗非民事之要。然其間奉行不善。往往滋弊。擾民不一而足。並諭該撫。令其相機熟籌。詳慎辦理。○庚午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朕前降旨。沿邊及直隸地方。營協參用八旗滿洲人員。原因滿員弓馬素優。人材驍勁。習於勞苦。整頓營伍。是其所長。是以令其分缺補用。今行之數年。邊方營伍漸次整飭。而滿員之於外任相宜者。亦俱經擢用。嗣後綠營分用滿員。所有都司以上各缺。應令稍為裁減。俾得其平。至文員選用道府。按俸推陞。另立班次。行之既久。部員之能辦事者。亦俱以俸次陸續外補。該堂官雖欲留之而不可得。夫內用外用。俱為國家任事之職。而為滿為漢。在朕初無町畦高下之見。雖朕因材器使。自可不拘成格。若其著為定例。遵循者。又當隨時斟酌。以核人材而均銓政。

著吏兵二部查明滿員外用分班分缺定例量加裁酌另行詳悉定議具奏○又諭朕前令督撫提臣保舉堪勝總兵人員冀得良材以備名將之選為督撫者自當於闔屬中舉謀勇兼長驍健傑出之員寧缺無濫以副旁求特典今於引見時觀其人材弓馬頗少當意大都不過因其資俸可到遂以充數幸而擢用則可邀其感激否則以搪塞應故事耳總兵統率一鎮豈容輕授如目今所舉不特不能得七八井不及五六豈朕所望耶督撫身任封疆辦理一切政務無論大小必當以實心從事即如年滿千總一項頗多猥瑣不足入目蓋充伍之初以及揀拔外委該營弁未能一一秉公雖經督撫考驗率以其微末也而忽之且或因其年久姑容遂不加駁正獨不思今之年滿千總非即異日之將弁乎國家擢用武職營伍實為正途拔補將弁不選之若輩更何從挑選乎由千總而守備而

都司遊擊緣次而陞膺干城腹心之重寄要皆自年滿千總始則欲以儲養人材慎重將弁亦當於送部引見時早為留心折衝禦侮之用必須籌於昇平無事之日不可視為緩圖漠不經意也並傳諭各督撫提臣等知之○又諭曰楊剛前於苗疆軍務効力之處尚能奮勉其所犯之案在武弁中亦屬可原之罪朕已加恩以副將用著發往四川交與該督策楞酌量題補○又諭國家政事宜從實而不事虛文向來題奏事件有拘於舊套習而不察者如叅劾屬員本內必稱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訪聞無異云云蓋由失察屬員例有處分惟聲明揭報可邀免議是以遂成印板通套而不知即虛誕詐偽之較著者夫屬員劣款有得自督撫訪聞者有出自兩司或該道府州揭報者有督撫訪聞有穢聲交司道府州查訪實蹟者情形原自不同叅疏中據實上聞何所不可若

謂一面繕疏一面揭報。適相符合。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安得事事如此。則何不明言其訪聞所自。而必相率而為偽耶。且由此益可見該府及直隸州之稱職與不稱職。蓋一府一州屬員雖多。而切近相臨。耳目難掩。且贓私纍纍。必非婪取於旬日之間。設令久與共事。毫無覺察。或屬員多容貪吏。而一一待督撫訪聞。交令查察。不待問而知該府州之闕茸無能矣。更或平日有心徇庇。督撫交查。尚為之彌縫掩覆。及至勢難挽回。始不得已具摺申報。在督撫亦必窺見底裏。即當隨本附叅。不可顛預了事。令其脫然事外。如使督撫密令查察。即行具實詳查。或於訪聞之外。另得其實在劣蹟。是不得謂之徇庇。若仍追咎其前此失察之過。則為牧守者不亦難乎。夫察吏之道。必明是非。効功過。以為舉錯之衡。方足以服人心。而肅功令。嗣後督撫叅劾屬員侵蝕錢糧。及因事納賄者。其發覺緣由。或何

人詳揭。或自己訪聞。或係密交何人查辦。據實聲明。不得沿襲故套。即如衛哲治所叅全椒縣知縣王宗洛各款。其滁州直隸州知州朱標曾否揭報。王宗洛婪贓各案。是否在伊任內。俱應據實查明。如該牧蒞任未久。即能查出。則為留心察屬之員。其前任亦應查明交議。一併諭令知之。○又諭聞得外省駐防旗人數世在一城居住。其協領佐領等官。所管兵丁內。親友牽連。不能無偏護面情之弊。此甚不可。夫省城駐防滿洲官兵者。特以我滿洲習氣淳樸。漢仗好行走簡便。可作綠營榜樣。是以將從前該城協領叅領等官大之缺。由京城內補放者。改由本省應陞人內揀放。此係朕憐憫外省駐防官兵至意。理當體朕任用之心。將該管之人勤習技藝。公平引導。該將軍大臣等亦應將該管協領叅領佐領等官。嚴行交派。痛改從前陋習。倘仍不知改。以後若遇官大缺出。朕必從別省官員內

調放○豁除湖北武昌衛乾隆五年被水修隄挖壓屯田十一頃八十七畝有奇糧丁額賦○辛未吏部議准貴州巡撫愛必達疏稱貴陽府倉大使一缺除收支倉糧別無公務應併歸經歷兼管將倉大使改為貴陽府孔佐巡檢并換給印信其養廉俸薪銀暨皂隸工食即歸巡檢署支領應添弓兵等人役於鎮遠巡檢署撥十名充補又奏稱貴陽營沙子哨添設一塘於修文縣存城兵內派撥五名分駐其斑竹園一塘移駐扎佐沙子哨適中之三衝堰互相巡防從之○是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署浙江巡撫永貴議覆御史陸秩奏明春

聖駕南巡錢米價昂議就現在爐座加鑄并截留十五年分漕米各十萬石酌備平糶等語查浙省乾隆十三年條奏添鑄平價案內經軍機大臣議准廣買餘銅以資全鑄是以上年至今抽買局貯商銅及買運滇銅共一百

四十餘萬觔甚為充裕現在加卯趕鑄計至明春照例鑄放兵餉外約計新舊積存餘錢十萬餘串儘可為賞賚充售之用其爐座現已數用無庸再添至截留漕米請於仁和錢塘新城於潛四縣留七萬石秀水嘉興石門三縣留三萬石截留各幫糧船一百一十八隻其紹興府屬不通水次並無漕糧查有應解省倉兵米可以劃存本地備糶仍於杭屬七萬石內撥歸省米以免解運之煩如有不敷再動常平穀接濟得旨覽奏俱悉○湖北巡撫唐綏祖奏學臣宋邦綏關防嚴密鑒拔精當每於考試生童時示以立品敦行奮志功名反覆數千言士子無不悅服臣每與講論吏治頗能領悟洵堪大用之員報聞○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八月間駕幸河南查孟津係黃河過渡恭備御座船四縹船四十馬船二十此外仍備民船數百屆期豫集應設御船馬頭俟伏汎過後相度修築其一應馱載

車馬衆多。應另立馬頭。以免踐踏。並請令無職役人等。及馱載各項。由副路先期過渡。回鑾至柳園口渡河。即將孟津船運至該處。如前辦理。所需備換馬一千八百匹。擬於滿營綠營備九百匹。各驛備九百匹。臨期送赴衛輝四百匹。以備太監等更換。送至洛陽一千四百匹。以備官兵更換。其隨營需用柴米草豆等項。已將停止給票之例。行知地方官。令多集商民。按時給價交易。得旨。覽奏俱悉。○

山西大同鎮總兵官呂瀚奏。謝命往哈密駐防恩。並求來京請訓。得旨。不必來京。汝在武弁中。朕所嘉許者。即如此諸事奮勉。實心向前可也。至一切夷情。惟以持重為要。有不知者。問之永常。彼於邊情甚熟也。○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川省頻年出師。弓箭鳥鎗半皆損壞。從前馬步兵本未練硬弓。自帶往軍營。更加軟弱。箭則折斷無鏃者甚多。鳥鎗尚可施放者。亦體質不厚。食藥無多。均須

修補添造。共估需銀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三兩零。豫借司庫公費。分給各營。勻作五年。於各營公費兵餉內。按季扣還。得旨。著照所請。行咨部知之。四川武備廢弛極矣。此不過整頓其外觀而已。至於作興鼓勵。惟在人心。卿等宜留心。毋以事過而忘之。○又奏成都營馬向係赴松潘口外買茶易換。因無寬闊草廠牧養。復經停止。茲查茂州地多閒曠。每年夏秋二季。例得停操放青。所有督提兩標應

補馬匹。仍照從前易換之例辦理。按年於小滿後。趕赴茂州放青。至九月。趕回騎操。報聞。○兩廣總督陳大受奏。廣東欽州龍門一帶。界連安南國之白龍尾海面。內地商販往來。遇有失事。或不肖員弁。規避處分。指稱夷洋。誣卸。查接管卷內。有被劫之案三件。俱經前督碩色。訊係夷匪。照會安南國王。令其嚴飭。獲解。但洋面界限。終屬渺茫。除札行提鎮確查外。仍飭沿邊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加謹巡

哨設計偵捕得旨所見是知道子○貴州巡撫兼管提督印務愛必達奏黔省地連楚粵川滇漢夷雜居而通川諸處更多崇山大箐僻徑四出應增設塘隘查桐梓縣邊隣川境之二坡溝七陣溪木交口狼渡河麻子壩仁懷遵義二邑連壤之牛渡河仁懷所屬之羊腸壩綏陽所屬之鄭場遵義所屬之石子臺石壁莊等處應各設一塘再仁邑之小溪里放牛坪場正安州界連川省之南川彭水等縣之漆林晏溪地方應於適中地方各設一隘以上共增十塘二隘所需兵房牌坊烟墩哨樓等項俱於充公項內撥用報聞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三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五

實錄卷三百三十三

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六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少詹事湖廣大學士劉世明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

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功加七級實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慶緒總裁官

建議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湖廣總督楊敬奏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副都統

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

德馨等謹將官太子少保都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六月壬申朔

上幸靜宜園駐蹕翼日如之○閱健銳營兵○戶部議准調任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疏稱安豐井設三十六竈開煎之始竈手生疏僅數日額今煎久熟練只須存三十三竈已數二百四十六萬有奇之年額餘三竈裁從之○工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鄜州城東北二面舊建石隄因洛河異漲傾圮應開引河一道減其水勢并將前項隄工改砌塊石坦坡酌加高三尺東北兩門各建閘一從之

○癸酉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望江縣民林集雲妻徐氏○甲戌

上迴圓明園○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古北口提督布蘭泰奏酌籌巡防多倫諾爾事宜○有眷流民宜住壩內查多倫諾爾地方凡回民客商原止令貿易往來若攜帶婦女牽引多人將來復有安土重遷之患今據稱現有眷屬者不過數十家驅逐尚易請立限半年令移壩內應交直隸總督轉飭該管道員同知等立限驅逐○蒙古與民人為婚宜禁查例載民人出口在蒙古地方貿易種地如私行嫁娶者將所娶之婦離異民人照內地例治罪蒙古罰一九牲畜今據稱現有民人與蒙古為婚者除已獲之犯按照辦理外應令該管地方官嚴禁如再事犯即將該管官叅處從之○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瀛臺○還宮○軍機大臣等議

覆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將河北南陽兩鎮官兵及駐防滿兵合操以備大閱等語查從前聖駕巡幸直隸山西山東等省止據該督撫等將兵弁中選取數百名以備簡閱此次仍令該撫於駐防滿兵內挑選百餘名兩鎮內挑選三四百名豫備閱看不必調集衆多從之

○丙子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摺奏石景山於五月三十日水勢陡長直抵兩岸隄根一應工程俱平穩其各壩減出之水合之隄外瀝水民田間有淹浸然水有去路易於消涸高田並無妨礙低田仍可補種等語覽奏殊未明晰朕於春閒巡幸河工所有應行經理事宜面諭該督令其相度議奏今所奏漫灘各處是否經朕閱視之六工以下抑係五工以上並未詳悉指陳又稱

減水各壩同時宣洩亦未將各工各段一一聲明其現在分飭各屬辦理情形是否遵朕指示酌量籌度或仍係歷年照常修防至民田被淹摺內但概稱高田低田而不將果否成災及地畝廣狹并附近某隄某工坐落何處分別具奏其詞多屬籠統其意不無粉飾且目下水勢驟長較之向來伏汛或旺或減俱無從懸揣著傳諭該督令其逐一詳查據實入告以慰朕懷尋奏永定河容納正溜之河槽不過深四五尺又中高旁下水一出槽即已漫灘直抵隄根春閒

皇上閱視之北岸三工至六工以下水並漫灘工皆平穩其六工尾至七八工南界坦坡埝北界北埝本係水鄉一帶隄岸無庸照常加修惟飭員於大汛時一律防護至此次各壩過水本多雨後瀝水又大如南岸之金門閘長安城二壩北岸之求賢胡林崔營三壩其下引河不能容納是以低田被淹較多惟查

金門關在涿州境內洩水散漫今已漸消不致成災其求賢等壩在固安永清境內者減水比涿為大兼有淤溝奪溜被水各村多半成災現飭員查勘辦理又查本年汎水九尺九寸比上年尚大九寸得旨覽奏俱悉○諭軍機大臣等額駙策凌為國家竭誠宣力是以

皇考加恩封至親王授以定邊左副將軍重任額駙謀勇之名準夷莫不懾伏訓兵飭備使喀爾喀寧靜無事實為國家勲戚重臣不意患病溘逝其定邊左副將軍之任甚屬緊要簡任務在得人伊長子扎薩克和碩親王成袞扎布前在軍營著有勞績其才具實堪勝任雖左副將軍非世襲之職而因才器使有所不拘著將成袞扎布授為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其務矢忠勤效法伊父訓練兵衆安靖地方以副朕任用之意○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黃有才摺奏海陽縣鄉農因水漫

土隄擅拆民房毆辱千總一案業經該督撫等節次奏聞一面查拏究擬朕思潮郡逼近海疆民風素悍今因隄岸被衝輒相率伐樹毀房甚至肆毆營弁扯碎衣服目無法紀至此已極著傳諭該督撫等嚴行究審分別首從從重辦理固不得草率定案致妄有干連尤不得姑息養奸致兇徒漏網務期申明憲典俾知懲創以弭悍俗以靖巖疆○兵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川省督標應添遊都

千把兵丁一案查瀘寧營原設叅將一員應裁其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四百名歸督標又永寧左右兩營原設守備各二員應裁改設督標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又漳臘營原設遊擊應改叅將以瀘寧營叅將坐補其遊擊改設督標又永寧協應裁兵二百名并瀘寧議裁之四百名再於提標撥兵五百名俱歸督標至川兵既隸督標即有征勦應援及分派駐防臺汛之責並軍裝旗

幟等項用度較繁。應照提標暨通省各營之例。每兵百名扣公糧三名。以資公費。從之。○戊寅。諭曰。原任廣東提督林君陞。熟悉水師。今服闋來京候補。現在並無提督員缺。伊年逾六旬。應令及時効用。著暫補福建臺灣鎮總兵。俟有提督缺出。補授。其現在臺灣鎮總兵李有。用原由陸路出身。諳練營伍。朕所深知。前因一時未得其人。是以補授水師。俟林君陞到臺之日。李有。用著來京。陞見。遇有陸路緊要缺出。另行補用。如此。則人地俱各相宜。於水陸營伍。庶有裨益。○諭軍機大臣等。據四川總督策楞查奏。朱荃學政任內。有無情弊。一摺。內稱。伊弟朱華。朱英。俱跟隨任所。幫辦事務。朱英性情乖張。不無多事。且有通同典史雷誌。勒索銀兩之處。又訊據成都教諭楊端。供出朱荃在任。有發書繳銀。並勒取教官飯銀一節等語。朱荃一案。現交浙撫永貴查審。所有朱華。朱英。俱在原籍。著將策楞

奏摺鈔錄。傳諭該撫。令將摺內情節。一併秉公嚴訊。定擬具奏。毋致稍有隱匿。○調貴州按察使徐以升。為江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黃岳牧。為貴州按察使。○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蔣炳等奏。稱據固安縣知縣稟報。五月二十九日。永定河水驟長。南岸三工月隄。漫開五六丈。六月初七日。又報全河之水。俱由三工淤溝而出。已寬至十六七丈。月隄刷開四十餘丈。直流南下。固安以南窪地。俱被水淹。等語。前據該督方觀承摺奏。永定河水勢情形。朕以其未甚明晰。不無粉飾之意。傳諭令其速行查奏。今據蔣炳等所奏。已有奪溜南趨之勢。急應趕築漫口。俾循故道。其被水居民。所有倒塌房屋。聞損傷未稼。應加意撫卹。已著尚書汪由敦。馳驛前往。會同相度。該督方觀承。即速前至漫口地方。公同面商。籌辦。○以原任江寧將軍保德。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禮部右侍郎高壽。為鑲白旗漢軍副都

統○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予故綏遠城副都統布顏圖祭一

次如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文保為詹事

○辛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永定河南岸三工於五

月二十九日河水驟長漫開月隄已命尚書

汪由敦馳驛前往會同總督方觀承悉心相

度有應搶築疏濬之處現令熟籌妥辦惟是

附近固安縣一帶窪地猝被漲溜具閒禾稼

不免損傷民房不免倒塌深軫朕懷亟應加

意撫綏俾無失所所有酌借籽種量給房價

及一切應行賑卹事宜即著公同籌畫一面

奏聞一面辦理務令被水居民得沾實惠○

又諭今年鄉試屆期已降旨令直省監臨等

官嚴行搜檢屏除弊端以副賓興大典朕思

外省房考各官例於本省科目出身之現任

同知通判州縣調取委用向因入闈閱卷非

隔省遠出可比所有印務例不委員署理一

應案件俱准展限但計奉調之初以及揭曉

之後為期不啻一月有餘於公務既不無曠

誤且本省州縣等不皆科目出身之員每至

鄉闈皆可先期揣摩而州縣以本任無署理

之員雖經奉調其於未入簾以前甫微棘以

後一切稿案尚須攜帶辦理中間幕友胥吏

家人子弟往來出入或不免於士子結納夤

緣招搖生事著於本年為始各省房考於行

丈調取之日即委員暫署案件不必展限庶

該房考得以嚴密關防專心分校而士子等

不得妄希倖獲照應關通以慎司衡以重官

守著為令并諭軍機大臣等傳諭各省督撫

令其留心防範所用房考並就各省情形酌

量辦理或場前多調數員臨期仍照額取用

或於分發試用人員內擇其科目出身者無

論府廳州縣臨時量為參用總期諸士子無

可揣摩妄希僥倖而各房考秉公遴選屏絕弊端以重掄才大典○壬午

上詣

雍和宮行禮○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臨奠定安親王○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今日過橋後聞侍

衛等漢語夫侍衛在御前當差理合熟練技藝勤習清語從前氣習流壞朕曾屢頒訓旨

由今觀之不但不能改易反加謔浪編造刻薄言語宣侍衛等所宜此次朕施恩寬免嗣

後如仍有此等惡習重責不貸將此通諭侍衛等奇通阿豐安所司何事伊等在後隨侍

而使侍衛在朕前漢語甚屬非是奇通阿豐安侍衛章京著交該處查議○諭軍機大臣

等據駐藏辦事侍郎拉布敦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將恭布等處火藥攜去四十九駟

調去兵一千五百名看此情形藏務尚在未

定請將更換臣等之處暫行停止等語此奏亦係慎重地方之意但前降旨派出同寧令換拉布敦之後旋即停遣另派副都統班第代之嗣又降旨令紀山來京請訓前赴西寧俟紀山至西寧時班第再行赴藏伊等尚未接奉此旨此旨到時紀山來京由京再至西寧必需數月班第俟紀山到彼後起身赴藏之時而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已回諸事俱定矣今若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有叛逆之意宜有伊於藏內不藉端舉事至他處而始反之理乎此絕無之事也朕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登或未必身死耳何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與伊兄不和若生事日久我必發兵大兵至時伊之殘暴畢露恐或將伊順便擒獲故捏報伊兄已經病故現始前往辦理亦或有之不然則因查辦伊兄信用之人調兵以衛其身亦未可定然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實係往討其兄或往約束阿里克之人俱不足慮

但恐珠爾默特車布登未死不能敵伊弟之兵投往準噶爾勾引準噶爾侵藏反多可慮果如朕之所慮藏地路遠亦須俟實在事出之時不得已而辦之耳今安可妄舉乎爾等可寄信於傅清拉布敦切勿使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生疑辦理一切事務惟期計出萬全勿使我疑彼而彼知覺致滋事端也今伊等惟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如何行事如何舉動之處詳勘具奏慎勿輕忽至遣人更換拉布敦之旨既云未曾宣布尚在彼處收貯著暫停止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回時伊等將一切情形詳查具奏朕另降旨後將此旨宣布拉布敦再行來京○癸未諭前因王等與部院滿洲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朕曾降旨禁止此特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非謂王大臣等不宜坐轎不可坐轎也今聞王大臣內有坐車者坐車與坐轎何異伊等誤會朕旨轉致相激豈朕諄諄

垂訓本意嗣後祇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等照常坐轎其餘概令騎馬再都統等不可坐轎業經禁止今坐車行走者有之伊等又有何事又有何等苦差亦求安逸乎都統既有訓導官兵之責理宜習勤表率豈可偷安此次訓飭之後倘都統與部院二品以下堂官等再有坐車者御史等指名叅奏朕必將違禁之人治罪斷不輕貸○吏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疏稱籌辦移駐佐雜弁兵事宜一建安縣房村街煙戶二百有奇應將現駐縣城之籌嶺巡檢移駐其籌嶺事務歸迪口縣丞兼轄於建標三營內撥兵七名駐劄迪口按年輪換又埂尾與房村街甚近應撥外委千總一員帶兵十名駐劄與該巡檢互相彈壓一甌寧縣嵐下街煙戶三百有奇將現駐城內之縣丞移駐該縣吉陽街葉坊驛各距縣治七十里將現在議裁之南平縣大厝巡檢移駐葉坊再甌寧縣與順昌縣接界

之東溪一路距各汛較遠將龜涿塘原設汛兵二名移駐溪東至附近之建陽縣麻沙地方倉庫關係應於縣城把總二員內撥出一員帶兵二十名駐防。崇安縣澄洋地方流寓甚多向係黃土塘帶管相距二十餘里巡察難周應於崇汎存城兵內撥三名分駐。南平縣峽陽地方煙戶千餘將同居城內之縣丞移駐專司緝匪其附近之大厯統歸管理其大厈巡檢應裁從之。○工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同州府屬潼河發源商雒由潼關城南水門出北水門入黃河今年水勢湧漲城洞橋座俱被衝塌城河沙石填塞應動項挑修嗣後於每年農隙水涸時責令該同知逐一測探遇有淺阻淤積之處酌用民力疏濬從之。○豁免江蘇沛縣昭陽湖水沈田地額銀四千五百九十六兩零米一千二百十八石麥二百三十六石并麻一千八百六十七觔零。○甲申禮部議准調任雲南

巡撫圖爾炳阿疏稱滇省文闡鄉試從前應試士子不下五千數百餘名是以調取內外簾官六十一員自甲子科以後共錄科舉二千九百名人數較少簾官自應酌減請將內簾易經房考三員減一詩經房考三員減一其外簾官受卷所四員減二彌封所二員減一謄錄所四員減二對讀所三員減一收掌所二員減一又巡察等官共三十五員內裁十一員從之。○兵部奏嗣後營衛武職候補候選人員投文違限者照文職例議處如患病及風水阻滯等情取具該地方官印結送部免其察議報聞。○乙酉軍機大臣等議覆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豫省駐防官兵呈請赴直豫交界恭迎聖駕等語查河南省城距直隸交界計程數百里往返跋涉未免勞費應令該撫傳諭城守尉率領所派官四員兵一百名於衛輝府屬之淇縣地方恭迎不必出境從之。○又議覆

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稱京口駐防兵歲需糧舊例以丹徒縣漕米撥充并附近之丹陽金壇三縣漕米添給雍正二年改將鎮屬漕米全數起運其歲需兵糧每石折銀一兩二錢自行購買彼時米價尚平未見拮据今二十餘年米價漸增計折銀買米僅得十之六七食用不敷請照舊給本色等語應如所請惟查從前改折之處原防不肖官胥乾折那用私收侵蝕等弊今既照舊例其如何立法俾諸弊盡除之處令該督撫酌定章程再行具奏從之○兵部議准雲南曲尋總兵莽阿納奏稱嗣後武職陞遷離任時將截半銀動用存剩各數造冊移交新任申報該管上司查核仍於年底報部至修理衙署添補什物等項亦應分晰登記與接任之員交代明白從之○鑄給四川成都左右二司關防八旗協領圖記從副都統宗室薩拉善請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七

監修總裁官領侍衛內大臣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諭事內閣事務

吏部理藩院事務鑲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副都統七叔達等二叔奉常四叔軍功紀錄一次五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華嚴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諭事內閣事務

世襲騎都尉副都統加千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五慶福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五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太傅西書紀錄六次五曾振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六月丁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新城縣屬之東雙鋪頭高橋等十九村雄縣屬之四柳莊等十一村俱因清河水漲淹及民田目今水已涸出正可補種收麥應查明無力貧戶酌借籽種以資力作其永清之王居等村霸州之堂二鋪等村武清之王慶坨等村皆附近永定河因各壩減水過多引河不能容納致有淹浸其貧民無力補種者懇准與

一例查明酌借籽種照例於來年免息還倉等語今歲河水盛漲居民田畝被淹朕心深為軫念此時即經補種亦係雜糧僅資餬口所有借給籽種著加恩賞給不必還倉該督方觀承速行查辦務令被水災黎均霑實惠無致失所○以詹事裘曰修為浙江鄉試正考官編修歐陽正煥為副考官刑部左侍郎錢陳羣為江西鄉試正考官編修史貽謀為副考官大理寺少卿王會汾為湖北鄉試正

考官侍讀學士王際華為副考官○戊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王大臣等從前

皇考曾施恩勅支帑項交王等從輕資息以備賞賜使用因王等辦理維艱朕改令都統等覈辦都統等理合籌置產業或開設當舖或典買房地取租而伊等竟無深計止圖省事俱借給八旗人等既取息於旗人而又賞給旗人不惟終無裨益久之子母相權反無補於生計旗人只圖目下得銀指一人之俸借

數項之銀以致少得全俸之人滿洲人等所賴者俸餉俸餉不得何以度日且於國體亦有不合此後著停止借放資息遇有八旗紅白事件特施恩於長蘆兩淮鹽課銀內動支賞給但恐停止借放後又未免重息借貸著將宗人府資生銀如何限額借給已經借放本銀如何展限陸續收交及所得當舖房地租息如何辦理之處宗人府八旗王大臣等詳議具奏再管理旗務之王大臣等俱有教

養旗人之責宜體會朕意各諭所屬凡事務崇簡約循分安常將飲酒賭博重息放借等事嚴行查緝務期實效竭力辦理以仰副朕體恤旗人生計至意尋議八旗官員借出未完滋生銀停息本銀展限坐扣應一季交者展為二季於十月內陸續全完再指房地支借銀與指俸銀支借者無異亦著將本銀展季坐扣至交納時應由承辦滋生銀旗分將欠銀官員等職名銀數咨送各該旗造冊咨

部按季在俸檔內察扣交廣儲司歸項若革職留任停俸者將養廉餉銀坐扣病故暨年老有疾革職者除家有可扣俸餉之人外倘無子嗣原保官又故將此項交該都統由叅佐領驍騎校等具結咨察豁免外省官員咨行任所若調補京職或告退回旗仍照現定期期扣算現將二十五萬餘兩本銀開設當舖七座典置取租房屋仍交承辦處管理取租但房地係旗人產業若情願回贖照承買例限五年交本租銀開除其在旗存貯未放本銀暨所交餘剩利銀俱交廣儲司鑲黃等上三旗侍衛隨園幫銀路費即由房地租銀內賞給倘房地被原人贖回租銀不足需用將當舖利銀添用八旗大臣官員等遇白事借給俸銀六個月紅事借給四個月宗人府放借滋生銀兩一二品大臣三百兩三四五品官員二百兩六七八九品官員一百兩借給後作為五年十季將本利銀入冊於戶部

坐扣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興唐綏祖會奏入川民人無本籍印票阻回者遞交原籍安插其不法奸民在川遞回若不加管束又潛行入川一經察出本犯按例究擬地方官一併叅處等語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為囑嚮子等類固應盡法究治並飭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於貧民遠圖生計亦不可持之太峻蓋伊本籍如有產業必不肯輕去其鄉何用阻截若因親族可依就食他處必盡行逐回轉絕其謀生之路即如山東流民往來各處種地者甚多亦難概行禁止惟在地方大吏善於督率稽查不至滋生事端方為妥協可傳諭永興策楞唐綏祖開泰等嗣後入川民人給照查察之處如係奸拐興販匪類斷宜嚴行究處至實係良民覓食他鄉者雖未便明弛其禁該督撫亦宜酌量辦理不必過於嚴緊務期杜奸匪而便民生兩有裨益○命翰林院侍講郭肇鏞充

日講起居注官○己丑前署江蘇巡撫黃廷桂報墾吳江震澤二縣濱湖新漲轉重田蕩四百三十四頃三十七畝有奇應徵銀米升科如例并豁除坍沒轉輕田蕩八十五頃七十四畝有奇○調福州將軍德敏為荊州將軍荊州將軍新柱為福州將軍○庚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爾等寄信與德敏知之伊自到福州將軍任所以來諸事辦理不善竟無誠心即伊前在荊州將軍任時亦不過安分奉職而已並不以察吏練兵為意是以馬爾拜到荊州任時即奏稱彼處逾歲官員不少兵丁弓馬生疏等語然朕猶施恩寬宥不即治罪今朕將伊與新柱對調若到荊州任後仍前不知奮勉朕斷不能再寬矣新柱未到任以前海關稅務仍係德敏管理尤當加意查辦若以為已經調任與己無涉致稅額或有虧缺及別有弊端之處朕將惟

伊是問慎之慎之母遺後悔○辛卯諭國家兵制水師與陸路並重而近來水師將弁往往不得其人蓋緣外省於拔補千把時由遊守而轉送副叅由副叅而轉送提鎮總督節次考驗恐致駁詰多取漢仗可觀弓馬嫻熟及通曉官話之人送考而實在深諳水師者或轉不得與選夫水師兵丁與陸路不同在陸路則以漢仗弓馬為能而水師則專以水戰為事況將弁為兵丁之領袖凡風雲氣色島嶼情形以及往來駕駛之法尤須練習有素方可指揮士卒操縱得宜嗣後各省拔補水師千把務留心選擇通曉水性熟練舟師之員方許呈送考驗不必專於漢仗弓馬取之庶水師將弁得收實用而遇有提鎮大員缺出亦可備簡任將來各省水師千總年滿送京引見時朕將嚴加試驗如尚有不能熟習者惟該督提是問○陝甘總督尹繼善奏今歲係準夷貿易之年現據報夷目諾洛素

伯等已到哈密但準夷自交易以來貨物漸增宜示節制今歲夷貨業已遠來臣已諄諭肅州鎮道俟夷人到肅責其違例不准全數交易如果情詞恭順再行酌量辦理至嗣後章程必宜定議應令商人做照節次交易數目將牛馬羊隻皮張等項一一與之議定並言明內地商人止照此數備貨若違例多來不准全入交易併不准全入交界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壬辰戶部奏各關管理稅務日期凡接任徵收者無論兩任三任俱扣足一年為滿其管關一年零數月者將一年盈餘奏報零月歸下屆統俟扣足一年彙奏其各任徵收盈餘較之成數俱屬無虧及此任徵收能抵補彼任短少者均無庸議倘此任短少而彼任所餘之數不能抵補者祇將短少之員議處如各任所徵俱少者均照例議處再各關監督如前任所收稅課係實力稽徵儘收儘報飭令接任之員出具並無捏飾印

結已經出結之後專責成接任不得復將短少緣由推諉前任倘接任官查出前任徵多報少等弊據實奏扶同徇隱者一併議處從之○癸巳宗人府奏簡親王德沛順承郡王泰斐英阿呈請追封三代應照例辦理並請於纂修

玉牒之年載入得旨追封王公三代之制所以昭示國家鼓勵之恩也此內旁支族人承襲王公伊祖父未經受封者加之以追封則可若獲罪革退王公施恩令其子孫承襲者加之追封則不可此顯然之理也若將獲罪之人概行追封則與不獲罪者奚別如簡親王朕施恩令其承襲王爵伊祖父並無過愆理合追封三代順承郡王泰斐英阿之祖錫保乃軍前獲罪革去王爵之人豈可給與追封今宗人府亦奏請追封甚屬錯繆此皆由該衙門王公等平素怠忽於事並不留心體察凡遇此等事件又因瞻徇近族不顧大體之

所致也再王等追封三代祇應封以現今所襲之王爵而已不必給與諡號何也蓋終於王爵者方可給與諡號業已施恩追封三代又給諡號則與終於王爵者無異矣著交宗人府另行詳議具奏再摺內將歷年久遠之事今始奏請追封甚屬遲滯而亦並未定有限期此等追封之事如何定限之處著定議具奏尋奏嗣後王等追封三代概不與諡其應封三代內有獲罪革退者不准追封至具呈請封暨宗人府辦理日期各定限一月從之○甲午遣官祭

火神廟○予故散秩大臣頭等男兼雲騎尉沙金祭一次如例○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今日領侍衛內大臣等帶領侍衛引見步射甚屬平常竟有半途墜地不能到靶者除步射到靶之郎昆烏爾卿額那敏碩漢倭陞額西勒瑞巴爾瑚等外餘各罰俸

三個月領侍衛內大臣並不加意教訓各罰俸一年○又諭滿洲舊俗以馬步射清語為要從前朕屢降旨訓飭大臣等自宜仰遵朕旨勿使滿洲舊俗廢棄侍衛更非尋常武員可比馬步射尤關緊要此次朕僅將該管大臣並侍衛等予以罰俸並未從重治罪嗣後如仍有似此者決不寬貸朕每年行圍射獵正為使官兵等熟習騎射不至廢弛朕尚以身先之都統等除訓練官兵外更有何事經朕屢屢訓飭竟不加意與違悖朕旨無異成何事體再揀選武官只看其馬步射並未責令辦事又何必論其人明白能否辦事此後帶領侍衛等武職引見朕惟將馬步射及清語好者錄用如技藝平常人雖去得朕亦不用將此通諭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八旗都統等務將該管官兵訓練俾臻精熟經朕如此訓飭之後倘仍不以為事是自取罪戾豈能望朕施恩寬宥慎之勉之○

湖南巡撫開奏湖南省於乾隆九年設鑪每年所鑄除支銷火工外實得正餉錢二萬一千九十四串零前經議定於給散兵餉時每銀百兩搭錢五千文每錢一千文准銀一兩核計歸還成本每年約餘息五千餘兩備充公用今自乾隆九年正月初三日起扣至十四年正月初一日除正餉及節年搭放錢文外共餘庫貯錢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九串零此項錢每年所剩有限數目多寡不齊既難按期勻搭久積又易鏽損查現在民間錢價甚昂應請於省城設官局聽民易換於庫項民用均有裨下部知之○以刑科給事中湯聘為陝西鄉試正考官編修李友棠為副考官戶部侍郎莊有恭為江南鄉試正考官編修鈕汝騏為副考官○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密縣民趙志妻張氏○丙申諭據方觀承奏稱樂亭縣屬楊家莊等三十六村於五月二十九日海潮乘汛漫進田禾被淹潮水

所過地畝均成鹵城或沙壓成灘不但目前不能補種晚禾將來恐即多成廢地等語樂亭濱海村落既被海潮淹浸即水隨潮退田畝已成斥鹵實屬成災較重朕心深為軫念著該督查明被災戶口先行加賑一月以資安頓仍按成災分數分別給與口糧即於該縣存倉穀內動撥民房被水衝塌者查明瓦房土房按照定例分別給銀以為苫蓋之費仍飭地方官加意撫綏留心體察使災黎得霑實惠其被淹民田除從前潮災案內已經豁免錢糧者無庸查辦外如係現應徵糧地畝潮退之後實在城鹵不堪種植者並著該督速行查明奏聞請旨豁免○丁酉戶部等部議覆調任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滇省省城臨安東川大理現在分設四局鑄錢搭放附近兵餉及驛堡夫役工食等項甚屬充裕惟曲靖開化廣南三鎮營相距遠不能一體搭放兵民未免向隅查廣西府城乃適

中之地而廣羅協駐劄同城若於廣西府設鑪一十五座每年鑄錢六萬餘串曲靖開化廣羅廣南鎮標協營兵餉照銀七錢三之例每正錢一千文外加息錢二百文作銀一兩按季搭放每年除工本外約獲餘息七千餘兩再查廣西府從前鑄運京錢俱有成規今所需銅鉛錫及價值運腳仍照前辦理鑪房器具等項拆舊補新毋庸動項應如該撫所請至鑄局事務如何委員總理巡察及應用工料鑄出本息錢文易銀還項各事宜應令新撫岳濬確查具題從之○以總管內務府大臣德保署戶部右侍郎○命副都統保德為北路軍營叅贊大臣○戊戌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靜宜園駐蹕翼日如之○諭永定河月隄漫刷現在搶築尚未合龍田禾既已被淹即使急為宣洩而秋期已近收穫雜糧可蒔者業令賞給籽種其不能補種者當

急籌播種秋麥以為明春之計著該督方觀承酌量分別按照麥地給與麥種銀兩俾得於涸出之後乘時播種至固邑被水各村莊秋收失望窮黎待哺朕心深為軫惻著於漫口堵築後查明地畝成災分數並極次貧民戶口於十一月起分別賑給口糧庶災民日食有資不致失所其永清霸州新城保定等州縣與固邑毗連之處被災情形有相類者亦著一體查辦以示撫恤該部遵諭速行○

諭軍機大臣等貝勒羅布藏等奏稱駐劄烏里雅蘇臺厄爾遜卡座之三等侍衛阿那漢因鬪毆將台吉巴特瑪刀刺致死伊特有官職並無確供將阿那漢拔去翎頂同干証一并交管牧廠三等侍衛穆特恩由驛站解送刑部等語阿那漢係由侍衛派往駐卡之人非尋常出差之人可比理宜守法即偶與同住蒙古人等起爭鬪之端已屬不可豈得因鬪毆將住卡之台吉刀刺致死乎軍營所關

甚要果係情實即應在彼正法如不吐實供即應刑訊乃惟請解京備審羅布藏於此等處不甚留心不然即係徇庇蒙古之故甚屬非是羅布藏係朕特用之人與眾蒙古不同今若依所奏將阿那漢解京審問雖定以重罪不但軍營人等不能知曉亦難服眾蒙古之心此事大有關係著將此寄與羅布藏知之今朕特派侍郎玉保前往會審必將實情審出若並無別故因鬪毆致死巴特瑪是實一面具奏一面將阿那漢即在軍營正法示眾再玉保到彼時成哀扎布亦可到彼著不必等候羅布藏即交成哀扎布將伊等審明辦理○戶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四川西寧兩路進藏官員同一沿途供應西寧既無豐裕之項則川省自應一體減除嗣後凡由川進藏供應止給正項其議加豐裕之處應裁從之○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永興所奏辦理鹽政摺內禁止擡價以恤民艱之處向

來楚省督撫於新到時該地方多以鹽價昂貴為辭。輒為出示禁諭。冀以博百姓之稱揚。而奸胥地棍打點名色。從中取利。督臣專管鹽政。籲請尤亟。竟成習套。此時楚省鹽價。如果係商人有意高擡。致淡食病民。自應力為禁約。如不過時長時落。則如京師錢價。竟可以不治治之。永興初莅外任。於地方情形。未能盡悉。不可不令知此意。至所稱本年正月至今。遭風鹽船共八隻。淹消鹽二百六十六萬四千二百餘觔之處。當由分銷小商及商廝船戶舞弊所致。蓋口岸行銷如額。則利歸大商。惟捏報淹消沈溺。則可盜賣肥橐。是以半年之間。多至二百六十餘萬。不然自揚至楚。雖冒涉湖江。究係內地。且歲歲往來。其於風濤平險。進止停泊。榜人舟子。無不熟悉。何至連檣淹損。數盈鉅萬耶。此亦不可不留心設法查辦。併著傳諭該鹽政吉慶。令其實力稽查。妥協辦理。務使民食有資。商力益裕。斯

為兩得。○又諭據永興唐綏祖奏。奏武漢黃德道姜順龍請革職究審一摺。此又屬過當。想因奉到諭旨。伊等胸中茫無定見。是以如此辦理耳。姜順龍與朱荃素屬姻戚。如果朱荃實在未死。或藏匿伊署。或別為隱匿。自有應得之罪。如朱荃之死。伊本不與知。則姻戚人人所有。朱荃身即獲罪。業已自戕軀命。亦無可論。姜順龍之革職。何為者耶。且朱荃匿喪趕考。事出倫理之外。而一死又涉可疑。是以令該督撫等密為蹤跡。惟當體訪物色。以得實情。乃叅官提犯過為張皇。與前次諭旨殊不相符。即所稱寄頓銀兩。業經該道稟明。而又謂其徇隱。亦未免深文。姜順龍既經解任。此往返間諭旨到日。果否情弊必已訊明。如實無情弊。姜順龍即著仍回武漢黃德道原任。該督撫辦理此案。可謂不知輕重。著併傳諭知之。○庚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是月欽差刑部尚書汪由敦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漫口埽工被大溜衝刷應俟水勢稍落一面搶修一面深挑引河逼溜歸槽並現在趕緊查辦居民被水軫卹事宜得旨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惟俟水退隄成再商善後耳至於被災窮黎應亟為賑卹莫致遺漏然此皆地方大吏之事汪由敦若已遵旨來京則可若尚候此奏則旨到可即來耳方觀承亦不必過於急遽一切悉心料理可也○署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報僧道舊度新收實數得旨此係歲底應奏之事而汝遲半年足見諸務不勤不過勤於為己好名耳○又覆奏嚮導南來由宿遷入境查勘尖營位置及鎮江江寧往返陸行需用夫馬并公館外餘皆水路舟行迅速並不知城內備有公館又俱自備食物從未一收州縣酒席至百姓千總奉督撫差委先到丹徒催備夫馬二月初一日嚮導總督船

到恰遇大雨跟隨總督到龍潭路上墜馬跌傷即在江寧醫治並未到丹徒公館至江南臣工現在並無造作浮言阻撓公務之人得旨如何汝習氣總不除甚屬無恥下愚不移且交汝奏此事即朕所以觀汝也可謂以身徇名者○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報雨水霑足秋禾暢茂並親詢收割早晚情形得旨欣慰覽之朕於八月十七日起程則至豫亦將及九月半矣即有零收割未完者嚴禁踐踏可耳不必催令先時收割也○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兵丁食糧充伍自應謹守營規現在嚴飭營員實力整頓如違犯教令分別究處至關領月餉原以養贍家口陝甘各兵自出征金川後借項繁多除扣還外所得無多應請嗣後按照支銀多寡分別緩扣并於領季餉之前註明扣還司庫若干本營若干此外實領若干具文申報如扣數過多則按其緩急隨時酌辦務使月餉足數自贍而所借庫項

亦不致虛懸如實係扣項而兵丁違玩者嚴拏究辦得旨須實力行之○安西提督永常奏準噶爾夷目諾洛素伯等到肅貿易所帶牲畜十六萬零人數三百餘名懇在哈密交易俱與定例不符緣其情詞哀切未便遽絕除此次姑准售變外仍札致鎮臣詳示該夷使其後不為例得旨是實係無恥之徒尹繼善亦慮及此汝等相商妥辦以絕其後無厭之欲可也○廣東布政使吳謙銑奏報辦理地方情形得旨覽奏俱悉汝當碩色岳濬為督撫時一切觀望邀譽不能持正今若再不改過奮勉汝試思之○雲貴總督碩色奏陳經過貴西及滇省曲靖雲南等處地方營伍情形得旨汝在廣東已屬諸凡不及茲任若不黽勉改過勿再希恩矣勉之慎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秋七月辛丑朔享

平定縣志卷之三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壬寅戶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定臺灣府屬廳縣生番地方界址。一淡水廳屬原定火焰山等界一十二處毋庸更移。其新添猫孟溪頭等六處應另立界。臺灣縣屬東南應以淡水溪為界。於陸張犁山等處立石。鳳山縣屬原定枋寮莊等處毋庸改。其大武力等處原界游移。今已另定。諸羅縣屬阿里丹地方移回頭埔立界。蘆麻產等三處移金交椅山

腳立界。其茄荖山等界毋庸改。彰化縣屬除大里杙等五處及東埔臘各莊照舊界外其內外新莊各界均移至旱溝為定。又竹腳寮地方以外山山根為界。嚴飭地方員弁不時稽察漢民私墾違禁等事。懈弛分別題參。兵役嚴加治罪。一每年秋冬地方官勸諭邊界零星小莊移近大莊。各設望樓銅鑼。每樓五人晝夜巡邏。遇生番出沒協力追擒。倘鄉保兵役抑勒苦累或稽查疎懈致生番潛入內地滋事該管官嚴參。一漢民與熟番爭控地畝各案已經剖斷允服嗣後熟番餘地均聽自行耕種不許奸民撓越違者分別治罪。從之。○癸卯吏部議覆御史鄭廷楫奏舉人截取三科之例。必前兩科用完至第三科開選後始行具題截取。在部僅存一科揀選不免乏人。臣等公同酌議。仍定以三科第二科開選即具題再截取一科以足三科之數從之。

○甲辰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永定河三工漫口。

初擬合龍尚易為力。該督方觀承董率河員。

駐工搶築。期於速告厥成。俾被水田禾早得

涸出。尚可補種。收麥雜糧。窮黎藉以餬口。乃

迄今匝月。晝夜施工。竭盡人事。而時當伏汛。

水勢旋消旋長。搶護椿埽。屢被衝刷。此時已

屆立秋。即令積水全消。亦已補種無及。所有

賞給口糧。及將來查辦賑卹。業已屢頒諭旨。

平定永定河

自可遵照辦理。至播秋麥。則不妨俟至秋高

潦盡。為期尚早。該督駐工日久。通省案件應

辦者甚多。未便專顧隄工。稽留下邑。按察使

玉麟曾任永定河道。工程向所熟悉。可調至

工所。該督將堵築情形。詳悉交明。令與署道

僧保住等在工搶築。日內天氣漸有霽色。河

流長落無常。或於旨到以後。玉麟來工之時。

溜平沙漲。仰賴

天庥。可以就緒。合龍不過三五日間。則三和方

觀承俱可竣事。言旋。如非旬日可了。著交玉

麟率同僧保住調集物料。在工辦理。玉麟到

後。方觀承回至保定。辦事。仍可不時稽察。三

和即著回京。○乙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朕前降旨。自河南迴鑾

時往謁

東陵。今改先謁

東陵。迴鑾時經由南苑往謁

西陵。自彼前往豫省。○軍機大臣等議奏。喀爾

平定永定河

喀車臣汗部落。公成衮所屬旗分之巴圖畢

里克等十三人。刦奪達里岡愛牧廠官馬。併

竊牧廠翼長扎勒等馬之九人。應嚴行緝捕。

得旨依議。此次喀爾喀蒙古等。輒敢將牧廠

馬匹刦奪。情殊可惡。非尋常盜竊可比。若不

嚴加治罪。蒙古等無所懲儆。可寄信麒麟保

令其前赴該部落。會同車臣汗將兩案人犯

速行全數拏獲。明白審訊。應正法者。即在該

處正法示眾。○以侍講勝保充日講起居注

官。○丙午諭曰。

泰陵承辦事務多羅貝勒允禧等奏稱六月二十九日夜大雨如注。山水陡發。自

隆恩門以外至大紅門紅牆開口一帶及圍牆內外有被水衝刷之處等語。易州

陵寢重地。陡因山水漲發。致被衝損。朕心深為

震悚。幸而

隆恩門及

明樓

清實錄

卷

寶城圍牆俱各安固。得以稍慰。但被水之處。亟宜敬謹修整。即著和碩和親王率同尚書海望前往。周行閱視。一應被衝之橋道。外圍牆垣及儀樹。即速詳悉查明。動工辦理。○又諭曰。兩廣總督陳大受奏稱。調任總督碩色巡撫岳濬。前在廣東任內。徇庇糧驛道明福婪入多贓。並不糾參。且於上年計典。濫膺卓薦。岳濬辦理萬年吉地楠木。修築海陽縣隄工二案。一任屬員弊混等語。碩色素性柔懦。諸

事含糊。於屬員劣蹟。一無覺察。殊屬縱徇。著俟此案審定之日。交部嚴加議處。岳濬受朕深恩。屢由廢員復加擢用。伊父現蒙格外殊榮。岳濬理宜感激圖報。乃一味優柔姑息。以取悅屬員。與碩色各懷意見。時相牴牾。且於糧驛道明福之婪入多贓。曲意瞻徇。吉木隄工二案。均係巡撫衙門專政。並不留心查辦。深負恩典。岳濬著革職。來京候旨。以為徇庇屬員者之戒。前任降旨調任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來京另用之安徽巡撫衛哲治。俱著仍留原任。○又諭。據兩廣總督陳大受奏。丁憂糧驛道明福。在任勒令州縣折交糧價。婪收入已。計銀二萬七千餘兩。又侵蝕浮銷驛站銀一千四百餘兩等語。披閱之下。不覺駭然。朕於上年勾到。辦理侵貪各案。謂婪贓鉅弊。可以稍戢。乃不意以一道員。竟敢婪入多贓。且出自滿洲大族。實堪髮指。明福著革職。伊既恣意貪婪。必多方巧為隱匿營運。著

清實錄

卷

交該旗查明家產。母令絲毫滲漏寄頓。伊現在房山。著侍衛鄂實德山。即速前往。將明福鎖拏。及伊經手之家人。一併押解進京。交莊親王等。會同軍機大臣審明定擬。如贓私入已屬實。即解赴原任地方治罪。○又諭曰。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六月二十八九等日。易州地方山水陡發。兵房民舍。間被衝塌。人口亦有傷損等語。著該督速即查明。加意撫卹。毋致失所。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該部遵諭速行。

尋奏。臣與藩司恒文籌議。即令前赴易州。將被水窮民。照現在固安奏准事宜。查明五口以上者。給米四斗。四口以下者。給米三斗。動倉穀散給。兵丁七百餘名。已將下季糧米預行借支。衝坍草土房屋。共一千九百九十餘間。分別修整。又半壁店一帶。御道經由。被衝房屋。已委員與該州速辦。並飭凡陵寢所需料物。如地方官就近辦理。較工部為速者。即行敬辦。以期要工早竣。得旨覽奏俱

悉。又奏。據該司查明兵民房舍人口。衝坍傷損各情形。詳議賑卹事宜。除八旗衝塌營房。現經尚書海望查明修理。兵丁男婦。經總理衙門議卹。均毋庸再議。又按地畝成災分數。分別加賑月分。並地畝有水衝砂壓。不堪種植者。統於災賑案內彙題辦理外。所有被衝兵民瓦草房屋。續查出八百餘間。共二千八百餘間。內民房一千二百餘間。牆圯而瓦木猶存者。照例每間給銀一兩。土草房每間五錢。瓦木全無者。酌量將瓦房每間給銀一兩五錢。土草房八錢。又衝去民一百五十七名口。大口酌賞銀二兩。小口一兩。於司庫部平飯銀內動給。其綠營兵營房。衝塌一千六百餘間。俟查明確估另奏。再八旗綠旗被水各弁兵。情甚拮据。應請於司庫建曠項下。均借給兩月錢糧。分四季扣還歸款。又半壁店等處買賣鋪房。客商等有力難速修者。擬於司庫無礙閒款內。酌借銀兩。由該州取其互結

派專員督令速修完整。所借銀限一年內免息歸還。再查綠旗當差值宿之千總劉度瀛外委李恒彪潘世德及兵丁二十二名。水發時不敢擅離汛地。以致被衝。可否照內河因公飄沒分別賞卹之例查辦。統於災案內題明。聽候部議。得旨。如所議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御史錢琦奏總督黃廷桂授意州縣逢迎嚮導一摺。傳諭雅爾哈善令其將摺內情形詳查具奏。今閱該撫覆奏摺內。但稱該督黃廷桂札諭各屬。伺候嚮導供應。而嚮導舟行迅速。未進公館。食物從未一收。又稱質訊千總白凱並無索詐銀兩之事。詞意多屬含糊遷就。心持兩端。其摺內所奏曲直究在何人之處。並未一言剖晰。如謂黃廷桂果係抑令屬員糜費多金。生事滋擾。則是咎在該督。固應據實聲明。所稱千總白凱沿途催辦差務。臨時實因墜馬。并未身到丹陽。則錢琦所奏藉勢挾詐之事。其為風聞失實。已屬

顯然。何以並未指定一語。雅爾哈善素性沽名邀譽。錮習未除。意謂御史建言。即其事本無蹤跡。亦不欲指摘其短。將以博渾厚之稱。而於查辦本意。反一切置之不問。可謂以身殉名。下愚不移者。著傳旨申飭。並令將前摺內實在有無情節。逐一詳查。據實指明具奏。○又諭兩廣總督陳大受奏稱糧驛道明福貪婪一案。該藩司吳謙誌及各該府州縣等可否准其自首揭報。得邀免議等語。陳大受此奏。雖因該司於廣東事務熟悉。心地尚屬明白。其府州縣各員。事出抑勒。且案涉多員起見。但吳謙誌為通省藩司。當下不能持正。早為揭報。直至陳大受蘇昌訪聞交查。始行據實查明。在伊自有應得處分。即該府州縣等雖被抑勒。究屬違例逢迎。若遽以自首從寬。則將來上下相蒙之習。無所懲警。於吏治殊有關繫。該督祇應照例查叅。或俟部議到日。朕加恩量予寬典。方為允協。著傳諭該督

知之。○又諭粵東距京路途遙遠。奏報事件。自應慎重。該撫蘇昌請賞報匣。著加恩賞給。至伊此次所具奏摺。皆微濕不堪。雖因途間雨水所致。但督撫奏事。理宜嚴飭委弁。一路敬謹齋進。今致微濕。殊非慎重之意。併著傳旨申飭。○丁未。諭據河道總督高斌等奏稱。六月初旬後。東省山水陡發。運河汎水異漲。漫溢宿遷縣南北兩岸。桃源清河北岸等處隄工。其邳州。睢寧。安東。阜寧。海州。沐陽等州縣。因伏雨較多。低窪田畝。多有淹浸等語。隄工關係緊要。所有漫溢處所。該督等督率該地方印河各官。上緊搶護。毋得玩延。其宿遷等州縣被淹地畝。著該督撫即查明加意撫綏。一應賑卹事宜。照例辦理。務令被水窮黎。均霑實惠。勿致失所。該部遵諭速行。○戊申。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鄒縣民董倫女董氏。江蘇安東縣民鄭文舉妻林氏。○己酉。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瀛臺。○還宮。○諭曰。陳大受參奏丁憂糧驛道明福一案。交莊親王會同軍機大臣等審訊。奏請派員前往徹底清查定案。所奏非是。向例督撫參劾屬員。有總督省分督參撫審。撫參督審。從不由京中特派部院大臣前往審辦。如督撫參一屬員。即派一大臣前往。則盡部院之大臣。不足供出差審事之用。且必部院大臣可信。則督撫獨非由部院大臣簡用。為朕素所倚信者乎。但陳大受糾參明福之案。如係明福一人婪贓入已。祇應交該督撫審明定擬。今據明福有前任糧驛道俱如此折收之供。查自乾隆六年六月內。因聞廣東省收糧。自州縣以至道員。各項陋規弊端種種。業經降旨。令前任巡撫王安國徹底清查。永行禁革。何以及今數載。仍有如明福之婪贓巨萬者。或係當下奉行革除未盡。或因日久法弛。潛滋宿弊。夫以煌煌諭旨。置若罔聞。陽奉陰違。通同朦混。此所關於

官方法紀者甚大。所有前任各道員。在乾隆六年以前者。尚可謂之相沿積弊。至乾隆六年禁革以後。毫釐皆屬贓私。既經發覺。豈可竟付之不問。若非特差大臣前往。逐一清查。該督撫或未免豫存成見。不謂事屬既往。則謂法不及衆。祇就現案完結。在明福婪贓入已。罪無可逭。而前任之違禁舞弊。亦不容縱之漏網。著尚書劉統勳。馳驛前往。會同該督撫秉公確查。並將明福及伊家人霍五等。一併押解廣東。嚴審定擬。其前任折收各員。逐一查明。按律定擬。權衡輕重。朕自裁定。朕於辦理一切政務。大公至正。刑賞無私。滿漢從無歧視。此番欽差大臣前往。並不為明福一人。劉統勳如因明福係滿員。稍有回護。迎合在京大學士等。則終將見輕於朕。如因明福事已敗露。遂將違禁婪收之罪。盡歸明福一人。以了此局。而為衆人出脫。亦必不能逃朕洞鑒。將此詳諭中外知之。○又諭軍機大臣

等。廣東省糧道衙門。向來積弊甚多。乾隆六年。業經降旨通行禁革。今該督陳大受。奏丁憂糧驛道明福。在任折收米一萬九千餘石。價銀二萬七千餘兩。訊據供歷任俱如此折收。此在乾隆六年以前。尚可謂之相沿積弊。乃在禁革以後。仍有此等陽奉陰違之事。如法紀何。糧道折收作弊。斷不能掩督撫之耳目。策楞曾任廣東總督。準泰曾任廣東巡撫。著將六年以後。歷任糧道。有無浮收米石存倉。向各府州縣折價。婪收入已。及始於何年。何員任內。暗行舞弊。嗣後遂公行折價之處。據實指明具奏。現經該督陳大受。巡撫蘇昌。奏出。并差尚書劉統勳。前往徹底清查。自必水落石出。該督撫不得瞻徇舊屬。自蹈欺罔之咎。○庚戌。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雍和宮行禮。○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臨奠定安親王。○詣

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辛亥。

上幸西廡射虎。○幸靜宜園駐蹕。○諭據湖廣

總督永興奏稱查訊朱荃落水一案。據宜昌

府知府阿爾布。安陸府同知黃修忠等研訊

朱荃家人趙成。供出朱荃上年十月。在叩接

到家信。當即焚燬。又於十一月十六日。家人

朱二持計到署。朱荃亦不令聲張。歷考嘉定

等三郡一州。賄賣生童九名。典史李榮秀及

宜賓縣高知縣范教官等過付。朱荃婪得銀

兩。及肉桂三觔。又出京時道出山西。蒲州府

知府李為棟係四川巴縣人。餽送朱荃銀兩

貂套等物。按試時。將李姓童生二人。并取入

學等語。朱荃匿喪情節。并賄賣童生。供證確

鑿。殊堪髮指。朱荃雖稱落水自戕。所有查出

賄買生童。及伊弟家人等。俱不得縱之漏網。

著將永興原摺抄發。現在湖廣之家人等。併

伊弟朱華。朱葵。俱解交四川總督策楞嚴審

定擬具奏。具告病之蒲州府知府李為棟。如

未回籍。即著山西巡撫阿里衮就近審明具

奏。○又諭。湖北按察使劉方藹著來京候旨。

所遺員缺。著德文補授。○又諭。軍機大臣等。

據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稱。六月二十八日。至

七月初一日。大雨連綿。唐河豬龍河均各漫

溢。淹及唐完滿城。保定等處。直屬今年被水

地方。初意僅止附近永定河之固安。永清武

清等邑。今據該督續奏。大雨河漲。又有被淹

州縣。現今入秋氣爽。溽暑已過。田禾分數成

色。俱已可定。村莊田地。於積水稍落。亦可清

查。著傳諭該督方觀承。將通省被水州縣幾

何。成災幾何。不成災幾何。并約畧通計直省

年景。可得幾分收成。作速詳查奏聞。以慰朕

宵旰憂勞之望。○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定

州民龐喜文妻劉氏。○壬子。諭朕恭奉

皇太后懿旨。皇貴妃攝六宮事。那拉氏孝謹成性。德著椒塗。乾隆十三年。值孝賢皇后大事。內治需賢。即諭皇帝。宜敬循

祖制。以嫺貴妃那拉氏繼體坤寧。皇帝秉禮準情。不忍遽行冊立。粵從權制。冊命嫺貴妃那拉氏為皇貴妃。攝事六宮。閱今三載。嬪嬙效職。壺政茂脩。茲逢皇帝四十大慶。所當舉行冊立皇后典禮。以愜予懷。以符成命。欽此。朕惟宮庭為基化之原。人倫攸始。皇貴妃攝六

宮事那拉氏自

皇考時。賜朕為側室妃。二十餘年以來。持躬淑慎。禮教夙嫺。暨乎綜理內政。恩洽彤闈。用克仰副

皇太后端莊惠下之懿訓。允足母儀天下。既臻即吉之期。宜正中宮之位。敬遵

慈命。載考彝章。冊命皇貴妃攝六宮事。那拉氏為皇后。於以承歡

聖母。佐孝養於

萱闈。協贊坤儀。儲嘉祥於蘭掖。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禮部內務府詳議以聞。○大學士公傅恒等奏

冊立典禮。擇於八月初二日舉行。臣等酌擬於本日恭上

皇太后奏書。初三日恭上加上

皇太后徽號冊寶。其中典禮繁重。應否統於初四日合頒恩詔。得旨依議。恩詔著合為一道頒發。○準噶爾部人伊拉袞。博羅勒岱等來

降。命賞給安插如例。○癸丑。諭上年各省豐收。所有漕糧。現已全數過津。著於最後幫次內。截留十萬石。即令原船運回天津。存貯北倉。以備將來直隸地方或有賑卹之處動用。或留補常平未足額數。該部即速行文倉場侍郎等妥協辦理。尋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查今年被水各處。多係一隅偏災。各該處倉穀約計足資撥用。惟固安永清霸州武清等處被水村莊較多。又天津寶坻保定三縣被災

稍重。此數處皆與天津水路相近。如需米數多。即於北倉撥用。不致多費運腳。並現在賑糴動缺倉穀。亦可籌補。現查從前截留章程辦理。俟有需用處。請旨遵行。得旨。十萬石足乎。抑尚覺少欠乎。速奏來。○又諭曰。四川總督策楞查奏朱荃賣書漁利。勒索告病告頂生員銀兩。并自奏平時未能覺察。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朱荃蔑倫匪喪。據報失足落水。朕知其必有營私舞弊之處。嚴諭究查。策楞始將其前後婪收贓款覆奏。但未究明賄賣生童劣蹟。現據湖廣總督永興等審據朱荃家人供稱。共賣生童九名。又收受李為棟銀兩貂套等物。即將李姓童生二名並取入學。贓私累疊。策楞何以全無知覺於事先。并未究出於事後。從前學政多簠簋不飭。後經責成督撫。不時查察。一經彈劾。審實即按律正法。其風始戢。近來督撫漸有顧惜情面之意。並不實在留心體訪。以致該學政等無所忌

憚。故習復萌。竟敢公行賄賣。不法已極。此風斷不可長。策楞身在地方。朱荃所為。狼籍如此。本俟定案時嚴治策楞失察之咎。今既自行檢舉。若因此即稍為寬宥。益無以為督撫查察不實之戒。除現今該部嚴察議奏外。所有朱荃之弟及伊家人俱解交該督。併案內賄買生童及經手說合各犯。逐一秉公嚴審。嗣後督撫於地方學政。如不時加確查。據實叅奏。經朕訪聞。或臣工奏劾。必將該督撫嚴行議處。斷不姑容。著通行各督撫知之。○大學士九卿議奏。上年十一月內。諭以守令久任之議。行文直省督撫。各就情形定議。覆奏到齊。再行詳議。畫一。今將各該督撫所奏情由。細加詳覈。僉稱三年准調五年准陞之例。仍應遵行。其員缺果關緊要。非幹員不能勝任。而年例未符者。亦遵照部議。將人地實在相需之處。奏明請旨。是各督撫意見。與臣等原議均屬相同。毋庸另議。其兩廣總督碩色

廣西巡撫舒輅奏稱題缺過多。量為酌改。應如所請。原定在外揀選之廣西慶遠府理苗同知宜山縣河池州思恩縣四缺。廣東曲江縣惠來縣瓊山縣三缺。均改部選。照所擬字樣註冊。慶遠府知府一缺。亦改為請旨簡用。照腹俸陞轉。鬱林州直隸州亦照原議改歸部選之例。歸於月分銓選。并通行各督撫。將現在題調各缺。再加詳核。如有繁簡相殊。今昔或異。可歸部選者。酌改具題。臣部即照所擬註冊。再嗣後凡經題陞題調之員。槩不得藉稱員缺更為緊要。復請更調。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山西巡撫阿思哈廣西巡撫舒輅雲南巡撫圖爾炳阿所奏相同。均應如所請。至直隸總督方觀承所請於繁缺人員請調者。如三項調四項之類。仍須閱俸三年以上。舒輅所請凡俸淺奏請陞調者。俟邊俸滿日。將所少之俸補足。方准陞用。湖南巡撫開泰所請業經實授之員。按其題准署任之日。統計

三年五年亦准調補陞署貴州巡撫愛必達所請黔省同知通判亦照州縣閭俸一體分別題調各等語均無庸議從之○甲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迴圓明園○以編修汪廷璣為河南鄉試正考官禮部員外郎李玉鳴為副考官御史張湄為山東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段汝舟為副考官編修莊有信為山西鄉試正考官左中允寶光龔為副考官○乙卯中元節

上詣

安佑宮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朕恭承

慈命。繼冊中宮。慶典既成。禮宜躬率皇后。祇謁先陵。以展孝忱。以資

福佑。茲於八月十七日。自京師啟程。恭詣

景陵行禮。旋由海子。西至

泰陵行禮畢。取道保陽。巡幸豫省。所有應行典

禮。所司敬謹豫備。○正藍旗滿洲都統等奏

二等子爵達克薩哈革職遺缺。正在辦理承

襲。有列名之監生那祿呈控等語。得旨。那祿

係有分之人。已擬取伊名。復妄行控告。情殊

可惡。著不必帶領引見。嗣後承襲有分者。該

大臣等。辦理不公。尚可控告。若已入應襲之

列。復行妄控者。即照此辦理。○補行乾隆十

二年分陝甘軍政卓異官一員。不謹官一員。

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九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掌印給事中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師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黃浩向大吏戶部尚書經筵講官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齡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曾振鐸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七月丙辰兵部奏臣部原

軍機處

議內地陸路武職不得題補本省或地處險要或逼近邊疆如無籍隸他省者可題准照豫保之例都司以上於本籍五百里外守備於隔府別營題補原以邊地苗疆而言乃各省督撫未詳例意將內地陸路俱援此題請若逐案指駁員缺久懸請嗣後除雲南貴州四川廣西陝西甘肅湖廣等省險要苗疆營汛仍准通融辦理外內地各省緊不准援此例如違例題請將該督撫提鎮議處從之○

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長安縣民薛棟妻李氏丁巳諭曰兵部查奏八旗及駐防將軍統領副都統並綠旗提鎮副參降革原案內所有公格尚崇璧巴蘭泰陳倫炯史載賢楊大凱沈力學陳汝鍵吳英漢何啟賢韓之桂楊澤厚等十二員著該部行文各該旗籍咨取來京帶領引見酌量錄用○又諭曰丁憂總兵官馬良柱前於建昌鎮任內奏請入籍成都經該部議駁朕因其親老暫准在蜀居住今應循例回伊張掖原籍但念伊於軍前曾經出力武職大員內奏明於外省入籍亦有特旨俞允者馬良柱現經離任將來遇缺補用未必仍在川中著准於成都入籍○又諭曰原任總兵官馬良柱服雖未滿業已逾年著留京教習健銳雲梯營兵丁俟有總兵缺出令其署理○又諭軍機大臣等總督方觀承覆奏今歲直屬年景一摺據稱上年報水四十一州縣廳內成災者十處輕災不賑

者十七處。而通省收成。仍實有八分。今年被水。共有四十八處。雖被水較大。而偏災情形。略與上年相等。大勢無礙。豐稔等語。此時成災。與不成災。尚未確查。每詢問外來召見人員。俱稱沿途河水汎溢。積潦未即消減。將來西成光景。果能如昨歲分數。誠為過望之喜。惟冀速晴耳。又聞直屬有米價昂貴之處。有稱較山西更貴者。未知確否。或因陰雨泥濘。馱運維艱。市肆增價。以償腳費。亦事之所有。但恐窮民因此益加拮据。該督亦宜留心查察。詳悉奏聞。一并傳諭知之。尋奏臣途次經由之唐沙磁潯泝洛等河。悉已消落。聞保定以北。連晴以來。道路田間積水。亦日消涸。至直屬糧價。向每於秋收前必增長。緣陳糧漸少。新穀未登之故。今年加以陰雨泥濘。四鄉米糧入市者稀。又或增價以償腳費。誠如諭旨。皆致貴之由也。臣前已通飭各屬。如糧價稍昂。即將倉穀零星平糶。照市價少減一俟

四鄉赴賣糧多。即行停止。省城自有官糶。市價已定。臣沿途所查。糧價雖昂。諒亦不至比山西更貴。且米貴之地。亦惟城市貧民拮据。故官糶最為有益。得旨覽奏俱悉。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襄陽縣民熊兆生妻李氏。貴州鎮寧州民杜士宏妻劉氏。○戊午。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曰。御史羅源浩奏。請除抽收稅課不實之積弊一摺。瑣碎難行。甚屬混繆。其謂今歲近畿與江南宿遷等州縣。水災疊見。蠲賑所費。實為浩繁。辦理恐虞掣肘。從前間以開捐為災賑。終非長策。若將稅課一一徹底澄清。則國帑增多。災賑有藉等語。近畿江南。今歲雨水雖多。致有漫溢之處。然不過一二偏災。朕令直隸總督方觀承比較查奏。今年有四十八州縣。上年亦有四十一州縣。為數相仿。上年近畿固未為非稔歲也。淮宿等處。本積水之區。賑卹具有成規。並無需用浩

繁之處。從前如乾隆七八年江南水災。十二年山東饑。以其地廣災重。賑給至盈百萬以外。曾允開捐。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初非賑卹偏災。必待取償捐納。以為長策。當此國家全盛之時。倉有餘粟。庫有餘帑。何至皇皇焉。惟掣肘是慮。以至搜括權關。累及商旅耶。如羅源浩所云。司權者侵蝕。朕不能保人人必無。亦不謂人人盡有。沽名博譽者。漫謂此時功令森嚴。人皆畏法。不敢作弊。此語朕亦不

信。惟於貪吏舞弊婪贓。嚴懲不貸耳。有如朱荃之賄賣生童。明福之贓私巨萬者。畏法奉公之語。可信耶。不可信耶。但國家辦理庶務。祇可整肅綱紀。有犯必懲。毋縱之漏網。致滋玩弛。斯已矣。若謂設防立禁。苛察細碎。遂可杜絕弊竇。不知防一弊。即生一弊。果如羅源浩所奏。一行之。又安能盡除積弊。不過苦累商旅而已。羅源浩此奏。必出於觀望。謂朕近年意在去弊惡。侵不知去弊惡。乃行政

之要。而視司權者。盡為不可信之人。以致束濕周防。累及商旅。朕何忍耶。羅源浩本應議處。念其愚瀆。姑寬之。內外諸臣。當感動天良。洗心奉職。不忍欺隱。不敢營私。朕所願也。其有愆不畏死。僥倖嘗試之徒。因此旨而肆無忌憚。朕惟執法繩之。斷在必行耳。慎之戒之。羅源浩摺并發。己未。諭朕此次巡幸豫省。著和碩履親王。和碩和親王。大學士。來保。協辦大學士。阿克敦。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

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并年滿千總。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給事中。岱圖。奏請將八旗叅領等官。及部院衙門旗員。均定期射箭。得旨。所奏是。八旗官員定期射箭。原係舊例。不但叅領等當勤加演習。即看箭之大臣。亦當身先習射。以為官員兵丁表率。朕於引見武職官員。且常親射。況旗員乎。嗣後

射箭之期。令叅領等官習射外。該旗大臣亦著射箭。違者。令查旗御史叅奏。至部院旗員。從前亦令射箭。因伊等各有所衙門應辦事。件。漸致廢弛。然滿洲舊習。豈可竟棄不講。應令其於閒暇之日。不時演習。不必定期。倘有自耽安逸。竟不習射者。經朕查知。決不寬貸。將此通諭八旗知之。○以健銳營左翼翼長阿巴齊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庚申。諭曰。朱荃在四川學政任內。匿喪趕考。賄賣生童。并勒索新生規禮。贓私累累。已據四川湖廣浙江各督撫等。研訊伊弟及家人等。供據確鑿。實近年來學政所未有。伊乃大學士張廷玉兒女親家。其敢於如此狼藉婪贓。明係倚恃張廷玉為之庇護。且查朱荃為大逆呂留良嚴鴻達案內之人。幸邀寬典。後復賁緣薦舉。冒玷清華。本屬衣冠敗類。大學士張廷玉以

兩朝元老。嚴鴻達之案。繕寫

諭旨。皆出其手。豈不知其人乃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設在雍正年間。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謹守速頑之道。亦不當出此。而漫無忌憚。至於如此。其忘

皇考聖恩為何如。其藐視朕躬為何如。張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今既經准其回籍。著交兩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詢問。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諭旨。張廷玉深負

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歸之一念。即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節。今乃種種敗露。豈容冒叨

寵賚。所有歷來承受

恩賜

御筆書籍。及尋常賞賚物件。俱著追繳。至儲麟趾。叅奏朱荃交部嚴察議奏時。朕曾以其事問梁詩正。伊並不將朱荃之事詳悉陳奏。觀其詞色。轉若儲麟趾不應叅劾者。且有功令

森嚴。無人更敢作弊之語。現在朱荃明福作弊。至於如此。何謂無敢作弊。其意豈欲朕信臣下之無敢作弊。遂不加覺察。可以自便己私耶。及部議時。若非朕洞鑒情節。飭令大學士傅恒。詳悉查辦。一任梁詩正等朦混。則儲麟趾可以誣叅議處矣。部中定稿。彼此議論。堂司官皆所共聞。令梁詩正撫心自問。尚不足以服其心耶。梁詩正著交部察議。朱荃平日為人。及匿喪納賄諸罪狀。與夫張廷玉以國家舊大臣。而與叛案中有名人結親之處。漢大臣御史中。寧不知之。而張廷玉在任時。無一人叅奏者。足見朋比瞻顧之習。終不悛改。儲麟趾尚能據實叅其匿喪一事。較之挾詐行私。及撫拾浮言者。為稱職矣。儲麟趾著交部議敘。朱荃在詞林中。嘗考列一等。或係張廷玉閱卷。或派大臣同閱。若非張廷玉授意囑託。則閱卷大臣揣摩迎合。且京察大典。張廷玉列朱荃於一等。朕於引見時降為二

等。至保舉試差人員。汪由敦力保朱荃。明係瞻徇。朕於引見冊內。記其人終不妥。近曾以示汪由敦。可見營私交結伎倆。在朕前自不能掩。此等師生朋比之習。不可不嚴加懲創。汪由敦著交部嚴察議奏。尋吏部議處具奏。得旨。梁詩正著革職。從寬留任。汪由敦本應革職。但念其人尚勤慎。學問亦優。著在兵部侍郎任內効力贖罪。刑部尚書著劉統勳補授工部尚書。著孫嘉淦補授。儲麟趾著紀錄

二次。餘依議。○又諭軍機大臣等。據貝勒允祁奏稱。永濟庫恩賞銀兩。其新舊欠項。業於上年叅奏。經內務府議交該督嚴飭州縣作速完納。節次咨催。迄今未經咨覆等語。此等事件。自應即為催徵。何以節年任其因循遲滯至此。雖直隸事本紛繁。兼辦大差。該督方觀承。一時不能兼顧。因此拖延。亦應乘時整理。大抵直省此類積案。亦不止此一事。如民典旗地案件。輾轉至今。即高斌。那蘇圖。任內

之事前後交承亦尚有存留者。蓋事繁尤宜檢點。若不加振勵。則久而所積愈多。愈難清理。可傳諭方觀承。令其悉心查明。上緊趕辦。以清積案。毋得沉擱。致開廢弛之漸。又諭軍機大臣等。朱荃匿喪趕考。賄賣生童一案。先經湖廣總督永興等。訊據伊在楚家人。一供吐。今據永貴審據朱荃之弟朱英等供。稱於賄賣書籍外。勒索新進諸生規禮。及補廩出貢等銀。約有四五千兩等語。朱荃賍私狼籍至此。實堪髮指。前已傳諭該撫將朱華、朱英并曾經隨任之在籍家人等。一併解川。交該督策楞嚴審定擬。著該撫遵照前諭。逮委幹員將所有人犯嚴行鎖解赴川。并在楚解往各犯歸案質審定擬。辛酉。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梁詩正不勝翰林院掌院之任。其員缺著劉統勳兼管。劉統勳現在出差。著孫嘉淦暫行署理。又諭曰。吏部查奏京堂翰詹科道及布按等官降革原案。

內所有陳世烈、通智、勵宗萬、富德、陳浩、雅琦、湛露、韓光基、阿拉布坦、陳象樞、高越、王玠、王廷諍、孔傳煥等十四員。著該部行文調取引見酌量錄用。壬戌。除臺灣府屬彰化縣水衝沙壓田園額徵粟一百四十石有奇。勾丁銀七兩有奇。癸亥。諭曰。順天鄉試房考定例分經校閱。遵行已久。近有人奏稱欲除內簾尋查關節之弊。請將房考祇分房數。不分某經某房者。查舊例房考校閱試卷。原不分經。後因內簾收掌官有先將紅號關通。臨期分遞某房考校閱之弊。因掣籤分經以限制之。是分經原以除弊。不必再為更改。惟是一經之中。用房考數員。內有籍係同省者。平居素為習熟。入簾時彼此相通。易於照應。朕意不若於定例之中。稍示變通之法。嗣後房考入闈。仍著照舊掣籤分經。其一經之內。房考有籍係同省者。令主考官臨時酌量對調。閱看他經。亦或釐別弊端之一道。著為令。諭。

軍機大臣等副都統銜紀山來京問伊藏內之事大約與從前所奏畧同但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秉性暴虐衆心怨怒若不改悔恐不免謀害等語前紀山在彼辦事用意太過致伊等生疑可寄信傳清拉布敦等諸事以誠實示之安詳辦理不必訪問伊等之事免生疑慮再從前拉布敦更換紀山時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業已生疑所有派副都統銜班第更換拉布敦之旨暫不必宣布俟稍緩再行更換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回藏後情形若何令其詳悉奏聞○甲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御長春仙館至戊辰皆如之○諭前經降旨張廷玉所受

恩賜物件俱著追繳是以今內務府總管德保前往伊在京賜第內查看原令將

賞賜物件及官房收回乃并將伊家私有之物槩行查辦殊屬錯悞著將

御賜物件收回此外查過物件俱著給還伊家至護國寺并蠶池口住房俱屬

恩賜官房但蠶池口住房係

聖祖仁皇帝賜伊父原任大學士張英者仍加

恩聽伊子孫居住其護國寺

恩賜官房自應收回著將此房賞給大學士史

貽直居住其查出現存一萬五千餘銀著交

貯內務府庫內伊有應代朱荃賠交贖罪官

項著於數內扣抵又諭曰周紹儒身獲罪

譴發往軍臺自應實心効力以贖前愆乃伊

在臺安坐全無出力之處伊身係旗人豈應

出此殊屬不堪著發往拉林阿勒楚喀地方

種地贖罪所有伊坐臺之缺該部照例派員

更換○以浙江象山協副將常岱為江南壽春

鎮總兵○乙丑諭據船廠副都統松阿里奏

稱今年六七兩月船廠地方陰雨連綿江水

漲溢該處城內城外旗民房舍田畝以及倉糧俱被水淹人亦間有被傷者朕聞之深為軫念恐被災之後糧價騰貴或致乏食著照松阿里所請將被災乏食旗人於彼處倉儲內先借給三月口糧民人著動用該同知所管倉糧按照人口散給一月有應行借給者亦准其借給仍交松阿里立柱辦理此外有應接續散給之處作何籌辦方令不致失所並將被傷人數漂沒房間地畝數目一面即行詳查應如何悉心籌畫妥協辦理之處著速行具奏○禮部議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緬甸初次奉表稱臣納貢應准其來京從之○丙寅諭前經太僕寺奏明所有牧場馬匹請派副都統一員會同太僕寺堂官挑選於九月內趕赴京師以備明年需用今據熊學鵬等奏稱滿少卿阿布納業經奉派隨往河南滿卿世貴奉差前往養息牧等處所有漢卿漢少卿職名恭候欽點一員前往抑

或令滿卿世貴於辦理養息牧等處事竣由彼處即到牧場會同辦理等語國家建官分職滿漢從無歧視其急公亦當一致太僕寺雖有查馬但派滿堂之例此亦相沿陋習未必不出於漢堂之規避也況世貴現在奉差養息牧該衙門既以漢堂官名籤請點自應候旨派往乃又稱世貴八月內竣事仍赴牧場豈太僕寺事務必係滿員專責而漢堂官即不在應派之列其進呈名籤第屬虛文塞責耶熊學鵬身為同寺正卿前日越俎瀆陳所言又非裨益政務之實不過沽名為己朕已寬宥今於本身責任之事乃並無急公之意言持兩端心存規避視出差勞苦之事若非漢員所應辦者於奉職鞠躬之義謂何熊學鵬交部嚴察議奏衛廷璘隨同陳奏著一併察議此差即派熊學鵬前往會同副都統普慶辦理○貸江蘇銅山沛縣碭山三縣電災飢民併緩徵本年額賦○丁卯

上詣

安佑宮行禮。○諭據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等奏稱六月二十七日。清河縣運河北岸豆班集隄工漫溢。當即進埽搶築。堵塞漫口。計壩工長五十丈。於七月十六日合龍等語。此番伏水異漲。較甚往年。該督等董率文武河員。備工料。晝夜搶築。合龍順捷。工程穩固。漫水消涸。共慶安瀾。甚屬可嘉。所有在工堵築人員。俱著查明交部議敘。○山東巡撫準泰疏報東平聊城等縣開墾乾隆十三年分旱田三頃有奇。○戊辰諭叔恂郡王年老。著賜金黃色紗蟒袍。並許嗣後即服用金黃色。○賑卹浙江淳安縣水災飢民。分別蠲緩新舊額賦。○己巳。

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詣

壽康宮問

皇太后安。○諭前經降旨於南漕尾幫未交倉糧數內截留十萬石貯天津北倉備用。今據該督方觀承摺奏尚有應行平糶及酌借籽種口糧之處。著再截留漕糧十萬石一併存貯務使撥用寬裕。緩急有資。副朕軫念民依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天津鹽政麗柱在任與該處商人往來交結。經朕降旨申飭。較前已為收斂。但聞其尚有操守不謹之處。鹽道葉昱於伊任亦不相宜。彼中頗有物議。伊二人俱由戶部司員外用。恰值同事。不無扶同附和。此語雖得之風聞。但人言如此。亦不可不加詳察。著傳諭該督方觀承令其密為查訪。伊等果有累商肥橐確款。即行據實奏聞。或出自外間浮論。亦著據實具奏。不必因有此旨。豫存成見。故為吹求。惟虛公辦理。無容心焉可也。○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丹徒縣民陳仁聲妻田氏。庚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兵部議覆漕運總督瑚寶奏請改衛守備千總繁缺儀徵宿州金山鳳陽中衛等守備歸併揚州長淮鎮海鳳陽等四衛守備兼管。又揚州衛四幫併入三幫鎮江衛中幫併入前後兩幫安慶前後兩幫併為一幫建陽衛寧太兩幫併為一幫杭州右衛守備嘉興所千總併入杭州海寧二衛守備兼管在案以兩衛之事併入一衛兩幫之船併入一幫應如所請除揚州杭州二衛守備員缺業經改為繁缺均毋庸議外應將江南鎮海鳳陽長淮三衛及浙江海寧衛改為嘉興衛守備員缺揚州衛三幫鎮江衛前後兩幫安慶衛幫建陽衛寧太幫領運千總員缺均改為繁缺遇有缺出於事簡衛守備千總內揀選才具優長並無事故之員具題調補所遺員缺歸部銓選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津派被水查辦情形得

旨覽奏俱悉。又奏六月二十八至七月初一日大雨保定府河水盛漲查勘被淹村莊堵築隄埝及城垣營房橋梁閘座分案估修各情形得旨覽奏俱悉今先謁

東陵一路則保定一帶諸務又多餘數日之暇矣。所有工程不致拮据否。又奏准工部侍郎三和字寄內開七月初七日面奉諭旨著寄信與直督方觀承令按察使玉麟同署永定河道僧保住等度量水勢情形應緩應急如何加埽護隄之處接續辦理或現今水勢平緩即便加埽合龍或俟白露前後水性平定進埽合龍之處並保護隄岸埽壩務期妥協堅固將水分入引河復歸故道臣欽遵一俟玉麟到工公同商度妥協辦理現在河水大減淤灘益寬其已下之正埽邊埽悉皆穩固幸連日晴霽不獨工程易辦於各處田禾尤屬有益又奏懇准通州接駕隨謁祖陵得旨今年應料理之事頗多皆須卿親身

前往至遵化易州。乃係熟路。屬員可以承辦。仍遵旨在第一行營接駕可也。○又奏臣路經定州之唐河。新樂之沙河。正定之磁河。均於七月初一日發水。沙磁二河。旋即消退。田禾無損。惟上游阜平縣之平陽等三社山溝居民。被衝瓦草房一百六十餘間。衝去男婦十二名口。當經量加撫卹。其唐河暴漲。據報唐縣之軍城莊等九村莊。曲陽縣之南店樹等七村莊。被衝房屋共一千餘間。男婦一百九十二名口。已委員前往會同地方官查勘撫卹。並飭該二縣撥運倉穀。照例分別給米。至山田被衝者尚少。現在確勘分別辦理。定州原報被水之一百餘村。今查明成災稍重者。約有三分之一。其餘或水過本輕。或已補種苡麥。現俱分別查辦。又聞正定以南。雨水適均。並少積潦。惟月來糧價稍昂。已通飭酌量開倉減糶。得旨覽奏俱悉。督率屬員。一切妥為之。○又奏軍機處封寄高斌等抄摺一

件。豆班集漫口圖一幅。行令臣與玉麟僧保住等酌量三工漫口。現在情形。應否堵築。月隄之處。詳悉妥議。臣當即轉行玉麟等遵照。比因永定河道白鍾山到任。并令參酌。茲據覆稱。豆班集漫口。祇係中河餘水泛溢。故可擇便於水緩處施工。其漲溜全歸正河下注。不虞堵截。今永定三工。南為月隄缺口。北為大隄漫口。相對里許。若將月隄堵築。其已過漫口之全溜。並無去路。實與南河情形不同。現在新開引河。附近漫口。似須仍築漫口。擠溜歸入引河。以復故道等語。與臣意見相同。得旨是止。可如此辦理。○又奏查永平宣化二府所屬各州縣廳額徵本色屯糧。向有加一餘耗。雍正七年。經前任布政使王蔭議。每石一斗之內。三升留為鼠耗。七升變價充公。嗣於乾隆二年題准。此後糶價銀兩。節年動用。祇緣章程未立。迄今未彙案咨銷。茲據布政司造冊詳送。查屯耗一項。雖節年並無侵

蝕但既未按年報銷而徵存糧亦不按年糶變恐生弊竇請嗣後永宣二屬所收屯耗責令各該府督催按年變價解司以充地方公用及辦差之費動支隨時咨部仍於奏銷時按年彙冊咨部查核至各屬辦公借墊本案俱有應領之項現在陸續報銷如核減不敷仍令各屬照數完補以符款額下部知之○直隸按察使王麟奏漫口進埽平穩情形得旨必俟合龍此心始慰耳白鍾山乃老河員可令其將現在情形並如何進埽可以成工速而永鞏固之處速行明白奏來尋奏據白鍾山將現在水勢淺深漫口面寬應如何進埽各情形開單代奏近日天氣晴明水勢平穩本日微雨隨霽得旨覽奏俱悉昨日工所雨雖小恐上游或大秋汛之際汝等應加意緊防雖合龍可稍遲待而已成之工必不可再棄也慎之○天津鎮總兵王進泰奏六月二十八九日等日雨水過多情形得旨知道

了近日情形又復如何將來被水成災者約有幾分尚可望收成者約有幾分詳查速奏○兩江總督黃廷桂奏六月大雨水漲六塘河隄工漫決不止一處而豆班集尤要雖經高斌等督率搶築但漫決既廣沿河居民猝被水災未免失所現委員馳赴各處勘明是否成災併民人有無傷損另報臣即親往查勘如貧民乏食即照猝被水災之例酌量撫卹房屋倒塌亦照例給修葺費得旨是督率屬員詳查妥辦毋致遺濫可也○又奏安徽歙縣績溪等縣續報被水情形得旨今年雨水頗大朕甚為兩江繫念其為災較之七八年究為何如○又奏遵旨議覆南昌鎮總兵楊大立奏請將饒州營添設唬船二隻配兵遊巡應如所奏建造又兵丁習射戰箭鉞箭兼習查習射止在弓硬射準不在箭鏃所以內而八旗外而各省均未有鉞戰兼習者應無庸議得旨如所議行江南河道總督高

斌協辦河務侍郎張師載奏。豆班集漫口三十餘丈。水深溜急。難以刻期合龍。查迤上三岔過水。緯道之下。緯道距大隄中寬亦不過三十餘丈。深僅二丈。溜勢寬緩。施工較易。今即於此處進埽。順溜搶築。使漲水全歸正河。約計本月初十間合龍後。豆班集漫口上下。自必立涸。仍即將大隄缺口填土。夯礮堅實。得旨。所見是。知道了。○又奏。鄧宿湖河異漲情形。得旨。覽奏俱悉。異漲既比雍正八年為甚。其成災較雍正八年為如何。速行詳查具奏。尋奏查雍正八年。因黃河隄工十餘處過水。又洪澤湖天然壩啟放。故被災較多。本年黃河隄岸鞏固。天然壩堅閉未啟。是以水勢雖大。而成災處較雍正八年僅十之二三。現在該督撫委員查勘分數。酌量撫卹。民情安帖。得旨。覽奏稍慰。○安徽巡撫衛哲治奏。參劾全椒縣知縣王宗洛原委。乃臣先有所聞。面諭滁州知州朱標查明實在劣蹟。請叅。今

遵旨據實陳明。得旨。外省諸事不實。近省較差。遠者較甚。亦豈僅止此一事耶。嗣後但視汝等所為耳。今又留汝此任。汝宜審之。勉之。○又奏謝留任恩。得旨。汝前任甚不滿朕意。茲以一時無人。故復留汝。若不奮勉改過。以此為得計。則非矣。○江西巡撫阿思哈奏。報沿河州縣被水情形。得旨。其有成災者。善為賑卹。毋致失所也。○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閩省州縣被水情形。得旨。毋存諱飾之意。督率屬員詳妥查辦。撫卹。○福建布政使陶士璜奏。辦理水災賑卹情形。得旨。雖按例賑卹。而辦理在人。須妥為之。○湖廣總督永興奏。兩湖豐稔。間有一二被水處。災輕易辦。各情形。得旨。覽奏俱悉。被水之處。雖係一隅。然應加意撫卹。毋致失所也。○河南巡撫鄂容安奏。拏獲汝寧南陽各屬私販棍徒。殃民首惡。嚴審辦理緣由。得旨。定見留心察吏安民。甚嘉悅覽之。○山西巡撫阿里衮奏。陽曲榆次。

太原三縣被水撫卹情形得旨覽奏俱悉其有成災者毋致隱漏加意撫卹可也○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成都府屬灌縣地方乾隆六年經尹繼善奏請於青雲沱添設守備千把兵丁分駐該處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向係城守管轄設營時因威茂改協增兵將此營改隸威茂該營為諸番出入總匯一切夷務番情稽查辦理祇以松潘鎮所屬凡文報皆由協由鎮以至省城批查轉發層次而下繞道至一千四百餘里之遠不免遲悞請將青雲沱照舊歸城守營其附近之灌縣郫縣崇慶等汛即令青雲營守備兼轄再城守係叅將營制今既增隸青雲沱則汛地加多稽察不易所有城守營管轄之潼綿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三百名改隸川北鎮就近統轄得旨著如所議行○又奏前奉諭旨查辦噶嚕許以自首免罪當即出示曉諭並責成各該鎮道實力督辦

又專派佐雜協同將備各於山村僻處輪流密察半月一報數月來陸續據報自行投首者一百五十餘名量其才技并查係平日有名噶嚕即分別飭令入伍充壯管束者五十餘名隨從流蕩有父兄親族可依取保約束者一百餘名又續報拏獲八十餘名內有惡跡昭著者數人即提至省城用重枷長遠枷號其餘或於竊盜案內牽連及傷人賭博等事分別究擬目下噶嚕斂跡地方安靜但恐一有疎懈又必出而肆橫是以一兩月之後即嚴檄飭查一次總期認真到底一二年後自可翦其根株得旨覽奏俱悉要之以久之言尤當○又奏前經廷臣議准歸化城都統卓鼐奏請將川省私墾山田之噶嚕奸民行令查出使無地容身其地畝作何酌量納糧一并定議查噶嚕惟不樂於墾田安業是以流為奸匪而良民實無私墾之事應毋庸清查地畝以免擾累仍飭原派各員於深山密

箐。輪流搜捕。倘有奸匪依聚山中私墾者。嚴
拏究處。所墾之田。即給附近居民耕種。報聞。
○策楞又奏。遵旨採集番書。除土番內或有
音無字。或字不全備。無憑採錄外。所有龍安
松潘茂州。保縣汶川。雅州。寧遠。打箭爐。冕寧
鹽源。敘永等廳。州。縣所轄西番。保羅字語。遵
照四譯館西番書例。註明音義。就其同者合
之。異者分之。統轄之道府廳。州。縣並部落土
司。載明卷首。以備稽考。計共十一本。謹繕寫
進呈。得旨覽。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六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主事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八月辛未朔以冊立

皇后遣官告祭

天

地

社稷

太廟後殿

奉先殿以故雲南永寧府土知府阿有威之

子世昌襲職○壬申以加上

皇太后徽號遣官告祭

天

地

社稷

太廟後殿

奉先殿

上御太和殿宣制命大學士公傅恒為正使大學士史貽直為副使持節齋冊寶冊立攝六宮事皇貴妃那拉氏為

皇后冊文曰朕惟乾始必賴乎坤成健順之功以備外治恒資於內職家邦之化斯隆惟中間之久虛宜鴻儀之肇舉爰稽茂典用協曩章咨爾攝六宮事皇貴妃那拉氏秀毓名門祥鍾世德早從潛邸含章而懋著芳型晉錫榮封受祉而克嫺內則提躬淑慎洵堪繼美於蘭幃秉德溫恭信可嗣音於椒殿往者統六宮而攝職從宜一準前規今茲闋三載而屆期成禮式遵

慈諭恭奉

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命以金冊金寶立爾為

皇后爾其祇承

懿訓表正掖庭虔修溫清之儀洽

歡心於長樂勉效蘋蘩之職端禮法於深宮逮

螽斯膠木之仁恩永綏後福覃爾館鞠衣之

德教敬紹

前徽顯命有光鴻庥滋至欽哉正使跪受節起

於冊寶前行副使隨行至景運門外捧節授

內監冊寶入宮冊立禮成內監持節出授正

副使至後左門復命恭上

皇太后奏書

上禮服於中和殿恭閱奏書後出升輿由右翼

門至永康左門降輿大學士捧奏書由中路

前行至慈寧門下

上由東階升至門下東旁立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韶樂

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大學士捧奏書在左旁跪進

上受奏書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

案上宣讀官捧起跪宣奏書訖

上九拜禮成奏書曰臣聞國有慶典必歸美於

尊親禮重徽稱用抒誠於孺慕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敦安錫祉和履延

禧

德範宏昭啓雍熙之盛治

恩暉普被垂教育之深仁每

懿訓之欽承時最憂勤於罔懈奉

慈顏之有喜永綏第祿於無疆前以內治之需

人上膺

聖念茲者中宮之繼冊備荷

恩成謹因即吉之期敬展顯揚之悃篤百年之

純祐願康寧福壽以彌增合四海之歡心與

子孫臣民而共戴伏冀

聖恩俯垂俞允臣不勝拳拳之至謹奏癸酉

以冊立

皇后禮成

皇太后升慈寧宮座

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行慶賀禮。衆官俱於午門外行禮。

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慶賀禮。
（午時。恭上

冊
皇太后徽號

寶

上禮服於太和殿恭閱

冊

寶。奉安綵亭上。前行。

上升輿隨後。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降輿行。至慈寧門外。東旁立。

冊

寶設正中黃案上。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韶樂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左旁大學士捧

冊

寶。依次跪進。

上受。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案上。
宣冊官宣寶官跪宣

冊

寶訖。

上九拜禮成。

冊文曰。

慈教勤敷。厚德普八紘而徧覆。

崇徽廣播。庥光合萬國以同瞻。喜溢宮庭。歡騰

海宇。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陛下。德協坤元。功符地載。持躬淑慎。家邦仰

懿範之昭。逮下寬慈。中外沐

仁風之被。

恩勤備至。生成荷鞠育之勞。

訓誨有加。樂利錫衆區之福。屬中宮之成禮。慶典增輝。忻長樂之凝祥。

慈悼有喜。問

安內殿修常職於晨昏視膳璇宮奉

怡顏於盥饋合九州而致養正逢悅豫之期總

百祿以承

歡宜極尊崇之典肅循經禮虔展悃忱謹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

冊

寶上

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伏願壽愷迎禧升

恒介祉寶冊共星雲而並煥福履長綏

鴻名偕天地以無疆春暉益永臣誠懼誠忤稽

首頓首謹言○甲戌以加上

徽號禮成

皇太后升慈寧宮座

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行慶賀禮衆官於午門

外行禮

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慶賀禮

以冊立

皇后加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詔曰朕惟君臨天

下首重懿倫化洽家邦式資內治用協順承

之義以符元吉之占佐政教於宮闈廣禔福

於中外懋昭有自尊顯宜崇當嘉禮之觀成

必隆儀之並舉徽章具在慶典彌先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化啟鴻圖澤敷燕

翼荷

生成之大德蒙

教育之深仁

懿訓頻頒

恩勤備至念中宮之虛位已循統攝之儀欣繼

體之得人爰舉冊立之典攝六宮事皇貴妃

那拉氏孝謹性成溫恭夙著嬪嬙效職壺政

茂宣允克紹嗣徽音欽承

慈顧是用仰遵

成命。俾正坤儀。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於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冊立攝六宮

事。皇貴妃那拉氏為皇后。承

歡蘭殿。表範椒塗。勲孝治於朕躬。覃仁風於海

宇。大庥茂集。

德教彌昭。慶祉方臻。

鴻稱適駿。謹於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率王

公。文武羣臣。恭奉

冊

寶。加上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丕著尊親之禮。聿

端王化之源。人紀肇修。篤純禧而有永。顯揚

曷罄。縣景福以無疆。特沛湛恩。以彰鉅典。所

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一五岳四瀆及先師孔子闕里等處。應遣官致祭。著察例舉行。一在內王妃以下。宗室公妻以上。著加恩賜。一在內外公主以下。縣君以上。俱加恩賜。一王公內外文武官員。任內有罰俸之案。咸予開復。其現在議罰者。悉行寬免。一外藩蒙古王公以下。台吉以上。有罰俸住俸。其現在議罰者。槩行寬免。一上三旗包衣佐領下拜唐阿及太監等。著賞給一月錢糧。一上三旗辛者庫當差婦人。著酌議賞賜。一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婦人。年七十以上者。分別賞賚。一軍民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照例分別賞賚。一本年各省間有水旱偏災地方。除勘明成災者。照例題請蠲緩外。其勘不成災地畝。各該督撫。飭令州縣官。查明實在無力貧民。酌量借助。以資耕作。一直隸奉天山東江南陝西甘肅等省。乾隆九年以前所有借出籽種口糧牛草等項。民欠未完銀錢米豆穀石。著該督撫查

明實在無力完繳者。准予豁免。一各省民人有孤貧殘疾。無人養贍者。該地方官加意撫卹。毋令失所。一國子監坐監監生。及各官學教習。俱著免期一個月。一各省儒學以正貢作恩貢。次貢作歲貢。一滿漢兵丁有年老不能當差者。著該管官弁查明。本家如有子孫弟姪。可以教練差操者。令其補食名糧。以資養贍。一本年內外秋審情實人犯。俱停處決。緩決五次以上者。量予減等。可矜者照例發落。一除十惡不赦外。犯法婦女。槩予赦免。一現在內外監候質審干連人等。俱著准其保釋。一嶽鎮四瀆廟宇。傾頽者。該地方官隨時修葺。以昭誠敬。一各省要路橋梁。及過渡船隻。間有損壞。有礙行旅者。著地方官查明。隨時修理。於戲播宮庭之雅化。益洪垂裕之謀。衍奕禩之嘉祥。彌啟昇平之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諭曰。刑部尚書劉統勳。現在奉差。大學士史貽直著暫行兼管刑部事。

務不必隨駕。工部侍郎劉綸著隨往行在辦事。乙亥。吏部題前任府尹霍備失察屬員臧根嵩虧空。應追賠。得旨。此本內所議臧根嵩名下。應追虧空銀兩。經該署撫查明。原籍委無產業。照例取結保題。應著落失察之前任府尹霍備追賠還項等語。向來州縣虧空。本犯無力完帑。將徇隱之革職知府。勒限賠補。至限滿不能全完。例止革職。別無治罪之條。夫以已經革職之員。復議革職。不過照例註冊。虛文從事耳。此等劣員。在任時既已通同徇隱。代賠時又可任意延挨。帑項虛懸。刑章倖免。凡查察之不嚴。代賠之不力。未必非此例有以啟之也。即如霍備本身應賠銀兩。尚不能完。又何能代賠臧根嵩侵項。該部亦明知霍備力不能完。徒以照例辦理完結。部臣託之空言。而朕亦明知託之空言而允之。上下相蒙。成何政體。朕一惟務實。不尚虛文。侵貪之弊。尤不可不急為整飭。嗣後侵虧案

內應代賠之知府限滿不完作何分別治罪之處該部另行定議具奏霍備代賠臧根嵩侵虧之案即照新例治罪此本著發還尋議嗣後除知府失察屬員虧空及本犯實係因公那移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知府通同徇隱州縣侵欺倉庫錢糧著落代賠之項若已滿三限尚不賠完經該督撫將革職代賠之知府取具家產全無印甘各結保題到日臣部按其已未完交分數治罪以十分為率如未完之數在五分以上者杖一百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七分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八分者杖八十徒二年九分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十分無完者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納贖再查州縣侵欺帑項限滿不完既著徇隱之知府賠補則著賠之日即應將知府之原籍房產令地方官查記檔案申報上司如能依限代賠全完房產給還仍照例准其分別開復降調如三限已滿變抵房產

仍不足數即照新定條例治罪從之○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丙子順天鄉試以兵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蔣炳為監臨官兵部侍郎汪由敦為正考官禮部侍郎嵩壽為副考官○丁丑祭

先師孔子遣誠親王允祕行禮○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將各督撫奏到所屬各案件定限按款酌議開具清摺呈覽得旨依議前因外省案件定限有過寬之處不能即速完結經軍機大臣等議奏朕降旨令各該督撫據實酌減理應各就地方情形悉心核議庶幾清吏治而肅官方一改向來闌茸廢弛之習乃朕詳加披閱雖各省查辦詳畧不同未必盡為允協然尚知因時就事量加籌酌惟該督瑚寶顧琮該撫準泰鄂昌愛必達則概以原定之限無可議減具奏在顧琮素喜沽名釣

譽遇此等事。不知加緊辦理。意謂限期寬裕。得以承辦從容。藉以博屬員寬大之稱。而於所屬事宜輕重緩急。遂一切置之不問。瑚寶準泰自來辦事因循。不能振作。今以勅交查覆之案。不行覈實定議。妄冀朦朧了事。俱係伊等積習使然。全未悛改。至鄂昌愛必達身皆獲罪。分應屏斥。經朕棄瑕錄用。畀以封疆重任。尤不應如此辦事。而乃惟沿襲故套。漫不經心。深負委任。顧琮等俱著交部察議具奏。○戊寅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此次巡幸河南。在京吏部堂官辦事人少。大學士來保著暫行兼管吏部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長蘆鹽政麗柱奏。請動用運司庫貯商捐銀兩。修理天津城垣一摺。著抄寄方觀承。令其將摺內事理詳

悉議奏。有應行會同地方官修理之處。著即會同修理。尋奏天津城節經商人承修。今據該鹽政請於商捐餘剩銀動用。應如所奏。一面飭天津道督縣確估。並派熟諳工程之員。會同分司。照估妥辦。仍令該道運使。公同稽查。至稱事竣造冊報部核銷之處。查此項銀平時原聽商竈借領。非正雜項錢糧。可比。如造冊送部。即應具題。似於體制未協。應令該鹽政於工完日。核實具奏查核。免其題銷。嗣後有應修處。亦應如所奏。令地方官報明鹽政酌量興修。但或係商捐。或撥庫項。均應奏明辦理。報聞。○己卯。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庚辰。諭據京口將軍趙宏恩奏稱。伊到任未久。屬員賢否。未能深悉。請將本處現出協領等員缺。移咨在京各該旗補放等語。定例各省旗員缺出。該處無可保題之人。將員缺移咨在京各該旗補放者。原指該處實無

合例可保之員而言。並非因新任大臣未能深悉屬員。遂將本處員缺。緊請京師補放也。況各省將軍大臣等。調補新任。亦常有之事。若皆以到任未久。託故推諉。則該處官員陞途。必致壅滯。趙宏恩即自謂新任。或詢問副都統等。揀選保題。未為不可。乃將如許員缺。俱奏請京師補放。明係草率從事。甚屬不合。趙宏恩著交部察議具奏。再保題各省旗員。固應詳慎遴選。亦當權其輕重。分別辦理。如佐領防禦以下等官。承辦事件無幾。遇有缺出。本處官員。有未經年滿與例不符者。理應由京補放。如有合例之員。雖人不堪優。而尚可將就補缺者。亦當酌量保題。若協領叅領等大員。俱有管轄兵丁。辦理營務之責。必須加意選擇。如果一時不得其人。則當移咨京師補放。此皆伊等分內之事。應行斟酌辦理者。乃以此等細微之處。尚待朕降旨訓飭。伊等所司何事。著通行曉諭各省將軍大臣等。

一體遵行。尋議趙宏恩應降三級調用。查該員有革職留任處分。無級可降。應革任得旨。趙宏恩著革任。○辛巳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

上幸瀛臺○癸未

萬壽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詣

皇太后宮行禮○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進表行慶賀禮○甲申吏部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請給社倉正副議敘一案查雍正七年間該省奏准經營社倉五年期滿經臣部議敘給與九品頂帶今該撫所奏請給頂帶者遂至九十五名之多行之既久難免冒濫應請將各省給與頂帶之例停止其有實在掌管無過者令該地方官遵照遞年獎賞之例辦理該省現在咨送之姚宗善等毋庸給與頂帶從之○乙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候補贊善張若澄著在武英殿効力行走○又諭廣東瓊州鎮總兵員缺著哈攀龍調補所遺四川松潘鎮總兵員缺著馬良柱署理俟伊服闋時再行請旨實授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八月丙戌諭直省學政已

平定縣志卷五

屆更換之期安徽學政雙慶廣西學政羅源漢俱著仍留原任湖北學政著葛德潤調補湖南學政著葉酉調補山東學政著德保調補陝西學政著吳嗣富調補廣韶學政著程巖調補順天學政著張泰開去江西學政著湯聘去浙江學政著雷鉉去福建學政著馮鈐去河南學政著夢麟去山西學政著蔡揚宗去肇高學政著王際華去雲南學政著王歲去貴州學政著周漢去張泰開已經出差

平定縣志卷五

禮部侍郎員缺著呂熾補授○諭軍機大臣等粵東距京遙遠所轄地方山海交錯各屬晴雨情形俟彙齊摺奏到京之日與農時相隔已久殊為無益嗣後著停其彙單奏報但約畧奏雨水停勻及或過或不及足矣至米糧時價一項係閭閻生計攸關原應隨時奏聞乃閱該省所奏以五月分糧價直至八月中旬方到為時甚屬濡滯著傳諭該撫蘇昌嗣後糧價令其按時速行奏報不得仍前延緩○又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行營王大臣議奏此次南巡隨帶船隻行令倉場衙門照議定之數豫備一摺朕思該督黃廷桂等現在辦差所有恭奉皇太后御舟及乘用各船自必先期敬謹籌備即朕御用之舟應行酌帶亦不必按照各項名目重複辦理著傳旨詢問該督等如彼處既經辦理妥協則通州帶往船隻無庸多備況南省原係一水可通之地若江省備船足

用。則自江至浙。何須遽為更換。該撫永貴亦不必另行豫備。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吏部議奏太僕寺卿熊學鵬查馬規避。應照例革職。該員曾有革職留任處分。應革任少卿衛廷璞。隨同陳奏。應降四級調用。從之。

皇后之父訥爾布。追封為一等公。遣官致祭。造墳立碑如例。妻封為公妻一品夫人。以其孫納蘇肯襲一等侯。○丁亥。

上奉

皇太后謁

陵。巡幸嵩洛。車駕發京師。○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煙郊行宮。○戊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副都統銜紀山。著照前旨赴西寧辦事。所有會盟賞賜筵宴所用之物。著照班第例。官為給與。紀山到西寧時。班第即赴藏。更換拉布敦。○諭軍機大臣等。前

曾降旨。派副都統銜班第赴藏。更換拉布敦。

嗣據拉布敦奏。臣到任未久。若即行更換。恐藏內人生疑。擬暫留駐藏。奉到諭旨。尚未宣布。等因。請旨。朕已准其所請。又將庫克渾爾扎薩克等所遣赴藏迎接薩木魯布都勒瑪之使。曾否聞知之處。寄信詢問班第。今據班第奏。此事藏內之人俱已聞知等語。若不令班第赴藏。伊等反生猜疑。著寄信傳清拉布敦。令將前旨宣諭。○是日。駐蹕白澗行宮。○

己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原任大學士陳世倌。禮部尚書趙國麟。光祿寺卿劉藩長。俱係革職之員。自本籍來京叩祝萬壽。伊等跋涉遠來。具有敬心。猶知人臣事君之義。俱著加恩賞給原銜。令其回籍。○江蘇學政崔紀因病解任。命戶部侍郎莊有恭提督江蘇學政。○是日。駐蹕隆福寺行宮。○庚寅。

上奉

皇太后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俱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桃花寺行宮。

辛卯。諭朕恭謁

祖陵。所過京東州縣。田中收穫之象。較往年似覺歉薄。大抵因夏秋雨水過多。是以不能盡獲豐稔。今所見如此。則前途亦大畧相似。朕時巡省方。輿蹕所至。民依念切。雖成災之處。已照例賑卹。即不成災處所。當薄收之年。亦時為軫念。向來臨幸地方。應徵錢糧。俱行按分蠲除。此次經過直隸州縣。其實未被災。仍

屬豐收之處。按照舊例。蠲十分之三。若歉收之所。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該督速行查明。分別奏聞。照例辦理。該部即遵諭行。○又諭軍機大臣等。據陝甘總督尹繼善摺奏。陝西附近西安一帶。七月以後。雖節次得霑微雨。終未透足。現在低窪近水地畝。秋禾仍屬有收。高阜之區。收成難免歉薄等語。朕已批諭該督。令其善為撫卹。但該督摺內。僅稱高阜之區。收成分數。較近水各處歉薄。至缺雨地畝若干。及果否成災。俱未詳悉聲明。所奏殊未明晰。目下已屆秋分。年景大局已定。可傳諭該督尹繼善。令其一一查明。或嗣後已得透雨。可免成災。或竟未得雨。成災幾分。即速奏明。如有應行撫卹事宜。著一面奏聞。一面照例辦理。至稱甘屬隴西伏羌二縣被淹。瀕河村莊。該督現飭委員確勘。查明之日。并即加意撫綏。務使均霑實惠。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癸巳。皆如之。壬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癸巳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裕親王廣祿行禮。○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甲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協辦大學士阿克敦應否給俸。互相推諉一案。經兵部奏明。交都察院議處。各部堂司官。都察院於今日始行

陳奏。且僅議處吏部。將戶兵二部另請交吏部察議。甚屬紕謬。此案於六月中旬交議。何難按限辦理。朕早即聞都察院於議處此案遲迴觀望。礙難辦理。即云議處戶兵二部為吏部之事。則定案之時。何不會稿。乃故為紆迴遲緩。以待頒詔之後。邀恩援免。在此事甚小。若平時辦理。決不至如此遲延。蓋因大學士傅恒管理部務。是以都察院徘徊觀望。有心延擱。此所謂非曰愛之。其實害之。試問傅

恒敢當此乎。馬靈阿。係傅恒所保之人。即他人如此。尚應思及曾經薦舉。應避懷私迎合之嫌。而乃隨聲附和。及至朕面問此事。又不能詳陳始末。倨侮朕前。甚屬不恭。馬靈阿原係郎中。朕因傅恒保薦。特命署理侍郎。理宜奮勉効力。乃旅進旅退。侍郎任內。並未實心陳奏一摺。辦理一事。朕因其不能勝任。令以三品京堂降補。及副都御史缺出。復加思擢用。伊竟全不知感。察其詞色。時懷怨望。今日教責之下。仍悻悻不知悔懼。滿洲世奴。至於如此。朕甚憤懣。亦豈堪之。伊所恃者誰耶。情甚可惡。業將伊革職。發粘竿上効力贖罪。至彭維新。係屢經獲罪廢斥之員。朕復用為左都御史。苟有人心。自應痛自改悔。以贖前愆。今自任事以來。全無振作之氣。辦理此案。復一味隨眾瞻徇。深負朕恩。著仍革職。其都察院堂官。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吏。戶。兵。三部堂司官。著都察院會同吏部另議具奏。

其處分之處。司官仍著援例寬免。堂官俱不准援例寬免。尋議德通積德陳惠華葉一棟均應革職。查德通陳惠華俱係革職留任之員。應革任。得旨德通不能勝左都御史之任。且兩經議革。未便姑留。著以三品京堂降補。俟伊得缺之日。其兩次議革之案。仍著帶於新任。積德著革職。從寬留任。陳惠華從寬免其革任。仍著註冊。葉一棟現有失察家人之案。另行交部嚴加議處。此案即著照部議革職。○又諭刑部議奏范宏賓奏葉一棟失察家人一案。辦理甚不明晰。頒發各省督撫提鎮等印信關防。既經禮部定例。令本處差官具批赴部。當堂給領。乃兩浙鹽政印信都察院仍差筆帖式齎送。而禮部亦仍交都察院轉齎。均屬有違定例。自應查究。而摺內止稱嗣後令都察院遵例辦理。於禮部則並未議及。至龔二孫發既經查明。並無跟隨韓九索銀之事。范宏賓摺內混稱韓九率領轎夫

前往辱罵。並欲行毆等語。所奏情節亦屬不符。亦應分割明晰。聲明奏聞。乃摺內俱未議及。甚屬舛謬。京中大臣等。每伺朕巡幸。即一切疎忽。朕甚不取。著將此摺發回另議。○又諭順天府辦理收卷怠玩一案。吏部僅將治中黃濤之一員。議以降二級留任。處分太輕。且蔣炳等俱難辭咎。應一併議處。此本著發還另議。○又諭奉天辦理流民一案。前經降旨。從寬予限十年。令無資產者陸續回籍。如已在奉省置有產業。願編入奉籍者。即准入籍。今據將軍阿蘭泰等摺奏。流民內竟有置有產業不欲回籍。而又不願編入奉籍者。該將軍等請以附籍之名。曲徇其意。辦理甚為不合。或因向來地方官辦理不善。未經愷切曉示。以致小民無知。遲疑觀望耳。著再加恩展限十年。令該將軍並地方官等詳晰申明曉諭。其在奉省本無產業者。仍令陸續回籍外。若在奉省置有產業。何不即入奉籍。既不

欲回原籍。而又不肯編入奉籍。則是目無法紀。怙惡不悛矣。限期一滿。定當嚴行治罪。決不姑貸。餘依議。○是日。駐蹕白澗行宮。○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以檢討達麟圖充日講起居注官。○是日。駐蹕煙郊行宮。○丙申。

上行圍。○諭廣東叅革糧道明福折收糧價婪贓入己一案。朕降旨令前任廣東督撫

將乾隆六年禁革積弊以後所有歷任道員。有無似此浮收折價情弊。據實指明具奏。嗣據準泰摺奏。但稱伊等有無此弊。未敢豫定。而於身在廣撫任所時。屬員曾否相沿作弊。茫然不能自信。今閱總督策楞覆奏。將六年以後曾任道員之朱叔權等五員。居心行事。詳悉入告。並稱伊在廣見聞。各糧道並無似明福之公行折價情由。一一直陳無隱。辦理甚公。深得封疆大臣之體。朕心深為嘉許。况

朕特遣尚書劉統勲往粵審理。原欲查明禁革以後有無陽奉陰違情事。以服明福之心。而非欲於歷任道員有心搜剔。必欲其盡如明福也。即使各糧道內或有仍沿積弊者。亦係屬員一時朦蔽。在策楞問心。實無不可自信之處。即據實入告。且歷任皆係漢員。明福獨係滿洲。策楞並不存庇護意見。各督撫中能如此存心者。實覺甚少。朕所嘉許者在是。若準泰並不實心辦事。持兩端以塞責者。豈不大相逕庭哉。恐各督撫如準泰者。不少其人。此皆不能自信。故不能信朕也。著將此摺抄錄。令劉統勲閱看。仍遵照前旨。秉公審理。並將此諭令中外知之。○是日。駐蹕南苑舊衙門。○丁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賑卹山東嶧縣。蘭山。郯城。平度。昌邑。膠州。高密等七州縣被水災民。併緩徵新舊額賦。○署浙江巡撫永貴疏報象

山。太平。樂清。青田。景寧。定海。松陽等縣。乾隆十四年。分開墾田。地。山。塘。共六十五頃有奇。招回人丁。二名口。○是日。駐蹕新衙門。○戊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明春巡幸江浙。淮揚河路運鹽船隻。未便絡繹往來。現據兩淮鹽政吉慶奏請於本年十月。將鹽勛豫運四十萬引。以資接濟。朕思該商等先期趕辦。一切起剥掣貯。不無耗費。著加恩將本年冬季到所之辛未綱鹽引。准其每引加耗二十觔。俾商力充裕。自與江廣民食有益。該部即行文該鹽政知之。○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己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哈攀龍著來京陛見。其廣東瓊州鎮總兵員缺。著李有用補授。哈攀龍俟馬良柱抵任後。再行起程。○諭軍機大

臣等巡視臺灣。已差御史錢琦。著大學士來保。傳諭錢琦臺郡遠隔重洋。最關緊要。務須實心經理。彈壓地方。俾兵民不至滋事。番衆藉以寧輯。方為妥協。令其自京束裝。即行赴任。不必前來請訓。○給事中方世儁奏。科臣出差學政。應請各按員缺。請旨簡署。以專職守。嗣後滿漢科臣。簡用外任。例不出缺者。并請照此例題署。得旨允行。下部知之。○是日。駐蹕半壁店行宮。○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永定河三工漫口。於隄南逐加履勘。多屬灘高水下。惟月隄內地面。近因發水淤墊。較大隄內灘岸。僅低二尺四寸。亦祇長一百餘丈。挑去此二尺四寸。即與月隄內地面相平。於以穿隄導歸正河。實為便捷。今擬於月隄內水淺處。開挑引河。正東穿入大隄。挖過河灘四百餘丈。入於正河。挖六百丈。抵十里鋪。此下間段抽槽。即可順下。俟引河正河挑成。放水之時。將月隄堵築高厚。即以月隄為南

隄。其自漫口以下至引河。穿入大隄處之舊隄。應存。俟來春凌汛。俾其逼溜深。刷新河汛。過刨去。俾與舊河相連。以寬水道。至三工地。勢北高南下。河身窄處。止八九十丈。若加築重隄。以資保障。更屬萬全。請俟來春興工代賑之例。另籌奏辦。得旨。覽奏俱悉。尚有應問者。向玉麟發旨。○又奏。按察使玉麟來工。傳旨詢問。月隄之外。河流有與大隄相近處所。因何不將引河由此開入。使水勢寬展。又月隄引河。河頭距漫口太近。是否水勢不致促急。查隄河最近之處。隄內比隄外地勢過高。又民居截水築隄。施工稍難。因月隄內地勢少低。是以從此開河引水。前奉訓諭。在隄南覓路。此亦係在漫口之南。將來漫口以下舊隄刨去。則河身尚能北讓有路。至新開引河。河頭長四十丈。東轉之勢。誠覺稍促。臣因此處較窄較淺。故就此作為河頭。冀其掣溜稍易。得旨。即照議速行辦理。○兩江總督黃廷

平定縣志卷之三

五

平定縣志卷之三

五

桂奏。江西各縣被水情形。并勘辦緣由。得旨。成災處所。善為賑卹。使被實惠。即不成災處。亦宜撫卹。毋致失所也。○又奏。奉賢縣人李如崗等。聚眾結盟。名為猛將會。因角毆捉辱民人。為害地方。現在緝獲究審。供出在會共有一百二三十人。俱係奉賢南漣上海松江嘉定等處之人。為首係李如崗徐鴻表余三。現獲到案嚴審。併緝拏餘黨究辦。各緣由。得旨。知道了。重處示警。毋姑息也。○署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各年錢糧完欠細數。得旨。汝係醉心於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八字者。自然不肯實力也。但遲時再看耳。將此諭並令黃廷桂知之。○河南巡撫鄂容安奏。查豫省惠濟河。自中牟縣西經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淮寧鹿邑等處。至江南亳州。入渦河。以達於淮。雖為分減賈魯河異漲。而各州縣溝坡雨水。皆賴宣洩。自乾隆六年。奏准歲修。而淤墊處甚多。查河勢西高東下。除下游之柘城淮寧。

鹿邑等境。河流通暢。毋庸挑濬外。其上游之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五邑。或沙淤。應挑。或地高。應濬。但原議內尚有應酌改者。如兩岸原經築堤。又以挑河之土。加築子堰。無論沙土。浮鬆易卸。即加功堅築。而大溜直衝。堰不可保。隄亦隨之。應請以挑河之土。將大隄加高培厚。前議築子堰之處。停止。又兩岸涵洞卑薄。水過即坍。所建亦非其地。應於沿河坡窪地方。便於出水歸河之處。將隄身酌留口門。用石包裹兩頭。以防汕刷。平時仍於口門內築小堰。一遇積水。聽民開放。水涸仍前修築。前議涵洞之處。應改。再如鹿邑河尾。於秋分築壩。立夏開放。原為蓄水濟舟。查商船由亳州入惠濟。建壩則舟楫難通。况柘城鹿邑交界。現有砂礪。此即天然蓄水之壩。前議分時蓄洩。地勢既非所宜。且於水利無益。應停建壩。再惠濟源出賈魯河。由鄭州至中牟分洩。而鄭州窪區。匯成大湖。伏秋湖河並漲。

鄭中田禾多淹。今議於鄭州之唐雷莊起挑引河一道。直接中牟惠濟閘。迤北入河。則上游有所宣洩。而二邑素被水患之處。均可涸出。已於農隙興工。頗有實效。得旨。好。知道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兩省雨水糧價平賤。得旨。既有缺雨之處。不可因目下糧價平賤而忽視之。若有成災者。善為撫卹之。○四川提督岳鍾琪奏。臣子岳濬負恩曠職。請加倍治罪。得旨。朕向用岳濬。所謂不以父而罪子。今彼有負恩處。更不以子而罪父。汝何必遽遽為耶。俟徐權其罪之輕重。以處分可耳。○兩廣總督陳大受。廣東巡撫蘇昌等奏。雷州府屬風災。倒屋碎船。淹斃人口。衝激隄岸田地。分別查勘。撫卹各情形。得旨。仍當留心查察。務使均受實惠可也。○陳大受又奏。廣東撫臣蘇昌請於商船進口時。令虎門副將查明貨物。加貼封條。以杜侵漏。應如所議辦理。至所稱即在該處將貨物填單。到關核對之。

處事屬難行。應毋庸議。報聞。○廣西巡撫舒輅奏查南太鎮三府所屬州縣。與安南接壤者。二千餘里。其間設三關百隘。一百二十餘卡。原止隨地布置防守。非如西北邊牆。劃然分定中外。故有雖在隘外而仍係內地者。距夷界遠則二三十里。近則數里不等。向來無業貧民。因屬內地。俱赴彼搭蓋草房。就地耕種。現在安南臣順。自無釁端。但此等貧民。既居隘外。外無盤阻之人。內無稽察之員。保無藏匿內奸。勾引外匪。及私至交地生釁之事。惟是若輩耕種已久。未便驟令遷回失業。而所種地畝若干。村落何處。及離夷界遠近。俱須逐一查明。隘外向無員役至彼。若忽遣人查勘。易啓驚疑。現諭令南太鎮三府知府。各將所屬隘外情形密查。不得稍有矜張。到日熟籌另奏。報聞。○廣西按察使楊廷璋奏謝陞授臬司恩。得旨。諸事勉一誠字。汝在廣西歲久。不患不能事。但患久則生巧。不肯去積

習耳。慎之。○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謝仍留原任恩。得旨。汝在雲南此任。實不甚滿意。今命汝迴。汝應奮勉。莫以道路遼遠而存忽心。慎之。○貴州巡撫愛必達奏黔省地方遼濶。府州縣隣封寫遠。自四五站至七八站不等。所有命案。乾隆十二年奏准。原無佐貳。及雖有佐貳而不同城之府州縣。倘印官公出。令經歷知事吏目典史等官代驗。報明印官。回日查驗。填圖通報。但此內尚有應分別酌辦之處。請嗣後除謀故鬪毆真正人命。及自盡路斃命案內。情節可疑者。經歷等官驗明後。仍令各該府州縣。或隣封印官查驗外。其訊無別故之自盡人命。及因病路斃等案。責成經歷等官詳慎驗明。無庸印官再驗。既准取結殮埋。仍由該府州縣查明填圖。通詳立案。倘有情弊。查出。將原驗之佐雜等官照檢驗不實例分別議處。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程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九月庚子朔諭都察院左

平定二十十三

十

都御史員缺著梅穀成補授楊錫紱丁憂在
籍將及服滿著補授刑部侍郎令其於服闋
之日即來京供職伊未到任之前刑部侍郎
事務著嵇璜暫行兼管○又諭長白山等處
遣雅爾呼達致祭醫巫閭山遣赫赫致祭東
嶽泰山等處遣歸宣光致祭西嶽華山等處
遣額爾登布致祭中嶽嵩山等處遣周長發
致祭南嶽衡山遣德昌致祭北嶽恒山遣文
保致祭南鎮會稽山遣鄂鼎致祭南海遣李

敏第致祭。孔子闕里。遣吳應枚致祭。○以原任禮部侍郎楊嗣璟為太僕寺卿。○是日。駐蹕秋瀾村行宮。○辛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改鑄雲南師宗州分防邱北州同關防。順寧府移駐右甸經歷司印。從署雲南巡撫碩色請也。○是日。駐蹕梁格莊行宮。翌日如之。○壬寅。

上奉

皇太后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癸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大學士會同該部察奏御史官泰等叅奏蔣炳一案。朕察其情節。在

蔣炳等固不能辭咎。但該生袁克肅等求送入場時。經顧汝修告知蔣炳。遣官向府丞御史說明。既經說明。則蔣炳等不過辦理未協。並非有心作弊可知。乃該御史等於向說時。既不據理阻止。而叅奏摺內。又不將此緣由奏明。竟若自行查出者。明有懷私挾嫌之意。且此摺雖係該御史等聯名具奏。閱其情節。必係索祿素好沽名。遇事樂為慫恿所致。且謂士子擁擠。不能魚貫而入。乃因派有欽差。兩處不能照會等語。今歲士子入場。中多越次。實由散卷不善。因而一時不及歸號。索祿之意。乃欲藉欽差為口實。倡率其說。而諸御史始從而附和之。其外以公正自居。實則中懷私忿。工於矯飾。此等伎倆。不能逃朕洞鑒。而大學士及該部。何以不行查出也。抑明知而不問耶。向來搜檢點名。原係內外監試御史專辦。祇因伊等辦理不善。致私弊纍纍。是以特派大臣。原非著為定例。每科舉行之事。

若該御史等果能實力檢查。盡心釐剔。又何必另遣大臣查看耶。伊等非徒藉此推諉。并屬有意謂朕不合特遣大臣查場。此諸御史之罪。而出於索祿之倡議行私也。蔣炳顧汝修。俱著降一級從寬留任。馬燾及該御史等。俱照大學士等所議行。至於索祿有心亂政。情尤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尋吏部議處具奏。得旨。索祿著革職。○又諭刑部議奏范宏賓。叅奏葉一棟失察家人一案。前因辦理不能明悉。將摺發回另議。今閱摺內所議。仍多含糊籠統。輕重失宜之處。如筆帖式懷玉。以微員齎送印信。收受鹽政盤費。此係向來相沿陋習。如未經發覺。固無從追究。今既經叅出。該員自有不合。但亦祇應交部照例察議。摺內遽議將所得銀兩。照追入官。所見甚為卑瑣。於事體殊未允協。至葉一棟既已失察家人。交部查奏。又自用單銜印文抵辯。而所稱會同各堂官面訊一節。查係並無其事。顯

係事後回護。與都察院各堂官情事。迥不相同。各堂官應交部議處。則葉一棟自應交部嚴加議處。乃摺內並不一一詳悉聲明。惟概稱交部分別議處。以圖了局。亦非準情酌理。實心查辦之道。著將此摺發回。仍令該部分晰妥議具奏。史貽直等著交部議處。以為揣摩不實者戒。○又諭軍機大臣等。碩色叅奏休致驛鹽道郭振儀。虧缺鹽勛銀兩。并張惟寅。請將秤頭積餘等銀。代為抵補一摺。滇省地處邊遠。辦理鹽務。率多牽混。往往借通融之名。額外婪取。郭振儀任內。虧缺存省鹽價。又有餘存秤頭鹽務積餘等銀。希圖抵補。其虧缺帑項。額外另收等弊。實所不免。碩色此次據實叅奏。似知振作。但伊向係因循怠玩之人。或因見廣省叅奏明福一案。有意搜求。轉不能廉得實情。此案自應特派大員。秉公研訊。若仍照例督叅撫審。則係圖爾炳阿巡撫任內之事。如果實有此弊。伊自難辭咎。或

稍存扶同徇隱之心。未必遂成信讞。此案俟本到。朕即降旨令貴州巡撫愛必達前往審理。伊必秉公研訊。若郭振儀果有虧貪實跡。自難掩飾。可併傳諭碩色知之。○予故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三等子百清額祭一次。○是日。駐蹕隆善村大營。○甲辰。賜扈從王公大臣及直隸總督等官宴。○以大理寺卿廣成為左副都御史。○署浙江巡撫永貴疏報。定海。太平。仁和。瑞安等縣。乾隆十四年分開墾田地。山塘沙地。共八十頃有奇。上虞黃巖二縣。開墾田地。并新漲沙塗。共一百四十八頃有奇。○賞琉球國護送難商都通事阮超羣等。○糧餉。正有差。○準噶爾部人達鼎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是日。駐蹕保定府行宮。○乙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方觀承奏稱。原任福建布政使高山承修豐潤城工。僅交銀十分

之二。節次嚴催。支吾延緩。請革職。交部治罪等語。高山著革職。拏交刑部。將隱匿狡延情弊。嚴審治罪。○又諭。京口將軍一缺。向來多於漢軍內簡用。但現在漢軍副都統內。能勝此任者。實無其人。固原提督李繩武。係漢軍中舊人。於此缺。尚可勝任。即著補授京口將軍。其固原提督員缺。著哈攀龍署理。○又諭。據山西巡撫阿里衮摺奏。朱荃案內。餽送銀兩。貂套等物。賄囑子弟入學之告。病蒲州府知府李為棟。路過介休。當經遵旨。鞠訊。匿情不吐等語。李為棟。倚恃職官。且晉省無人質對。是以展轉支吾。未肯據實供出。此案人犯現發四川查審。著將李為棟革職。令阿里衮遴委幹員。押解川省。交與總督策楞。將摺內情由。一一嚴行質訊。定擬具奏。○予故致仕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吳賚。祭一次。○是日。駐蹕高玉堡行宮。○丙午。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諭。吏部議處原任大

學士張廷玉明白回奏一案。請將張廷玉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定擬。以為負恩玩法者戒。張廷玉身受

三朝厚恩。罕有倫比。且膺配享

太廟之曠典。宜何如感激報効。以盡匪懈之誼。即年已衰邁。亦當依戀闕廷。鞠躬盡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時則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復行已私。但思歸榮鄉里。於君臣大義。遂愬然置之不問。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於朕。并得罪於

皇考。是以天地鬼神。顯奪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盡行敗露。情罪實屬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嚴譴。亦不為過。至黨援門生。及與呂留良案內之朱荃。聯為兒女姻親之罪。在伊反為其小焉者矣。既經罰鍰。且令追繳恩賜物件。已足示懲。若又如該部所議革職治罪。在張廷玉忍於負朕。自所應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以示朕始

終矜宥之意。○戶部奏。兵部侍郎汪由敦。應否食俸。得旨。著三年後再給俸祿。○駐藏都統傳清。侍郎拉布敦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往後藏時。將噶布倫。第巴。布隆贊等。誣搆抄沒。分給親愛之人。又將珠爾默特車布登之子。珠爾默特旺扎勒。逐出。凡頗羅。鼎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臣等遣人往後藏。問候班禪額爾德尼。回稱。訪聞珠爾默特車布登病故後。其子朋蘇克旺布。或云逃去。或云在阿里克地方。至珠爾默特旺扎勒。係奉旨。交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養育之人。今在扎什倫布。為喇嘛。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現帶兵二千餘名。在前藏後三百餘里。達木地方游牧。得旨。此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乖張悖戾。但道路遼遠。可暫聽之。如果關係者大。再行籌畫。○是日。駐蹕定州。衆春園行宮。○丁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廣東海陽縣鄉農。因隄工水漫。聚衆拆房毆官一案。經朕降旨。令該督撫等嚴行究審。分別首從。從重辦理。今據該督陳大受等奏到。辦理殊多姑息。如所奏該邑菴埠上游。拆毀舖房一節。該犯沈達老等。雖已鳴鑼率衆。釀成事端。然並無毆辱官長情事。摺內定擬。尚不至於過寬。至橫砂下游之案。該犯等既經鳩聚橫行。目無法紀。而千總陳雄。奉委查提。鄭奏老等。即喝令動手。楊阿保等。隨聽從肆毆。兇惡至此。已極。摺內乃稱肇釁有因。與約會抗官者有間。一一為之比例遷就。似此意存寬貸。適使匪徒不知儆惕。因而輕蹈法網。怙惡養奸。非辟以止辟之義。且潮郡本屬海疆。頑梗尤宜懲創。乃謂非山陝刁惡之輩。逼勒平民。抗官塞署可比。以今視之。山陝猶屬內地。邊海梗化之民。漸尤不可長。而陳大受尤不應如此存心也。除題本到日。已令駁回。令該督等

妥擬具奏外。陳大受著飭行。○是日。駐蹕趙村大營。○戊申。賜扈從王。公。大臣。及直隸總督等官宴。○除江蘇上元等州。縣。衛。原報。坍荒民屯。田地額徵銀三萬七千兩有奇。米。麥。豆。二萬八百石有奇。武進。陽湖等縣重號田銀。三兩有奇。米。麥。二石有奇。嘉定。寶山等縣鹽竈銀。六百四十兩有奇。○是日。駐蹕正定府行宮。翌日如之。○己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幸正定府北門外閱兵。○庚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湖南巡撫開泰奏稱。有壽掄元。假稱南河候補同知。奉委採買河工木植。尚有正員杜姓解銀。公文隨後到省。欲先往永州探聽木價。乞令地方官指示辦理。布政使孫灝。隨諭令永州府協同照料。及杜姓久不來省。差人前往密躡壽掄元行止。

知在衡居住。帶有眷口。並非候補同知。拏究盤詰。其謊稱辦木之處。已自認不諱等語。壽掄元詐冒職官。捏稱辦理木植。情詞閃爍。又無本地咨文。其為游棍誑騙。情迹顯然。孫灝不即行拏究。乃混給諭帖。令地方官照料。及其形迹漸露。始行訪拏。明係孫灝初顧情面。後恐牽涉。方行查究。就此情節。開泰理應指叅。乃但稱孫灝未奉公文。遽行給發諭帖。殊為未諳等語。故為寬其辭說。若藩司或係他人。開泰如此辦理。猶為出於無心。至孫灝乃開泰門生。其曲徇私情。巧為蔽護。不問可知。此等伎倆。焉能逃朕洞鑒。開泰孫灝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為師生黨比者戒。尋議上得旨。孫灝著革職。開泰著革職。從寬留任。○又諭大理寺卿員缺。著太僕寺卿世貴補授。世貴員缺。著伊喇齊補授。原任鴻臚寺卿德山。現令教習贊禮郎。尚屬罷免。其鴻臚寺卿員缺。即著德山補授。○賜定州韓琦。蘇軾祠。

御書扁曰。攬勝懷賢。○準噶爾部人敦多克等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是日。駐蹕樂城北大營。○辛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拉布敦補授。拉布敦現在出差。著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暫行管理。○吏部議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定臺灣叅將遊擊陞銜留任之例。查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嗣後該處現任叅遊二項。如遇常俸應陞之時。停其推陞他省。俱加銜一等。仍留原任。俟該員臺俸期滿。該督等查核題報。照例陞用。他省不得援以為例。從之。○是日。駐蹕正元寺大營。○壬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覆湖廣總督永興奏。酌籌調劑三楚營制各款。內稱宜昌鎮前後水師二營。為楚蜀咽喉。請

照沿邊沿海每兵一千。設鳥鎗四百之例。於現設鳥鎗三百六十一桿外。添設一百二十一桿。應如所請。從之。○以故貴州定番州卧龍司土官龍毓麟之子致虔襲職。○是日。駐蹕金題店大營。○癸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明後兩年停止勾決。著各省督撫於所屬侵貪案犯。限滿之日。即將已完未完實數聲明。分別定擬。另案具題。不必坐俟壬申年秋審。此朕因時懲貪之意。今各省秋審冊已經到齊。其此等侵貪各案若干。各省督撫及該部作何辦理處。著大學士史貽直等詳悉查明。彙開具奏。○是日。駐蹕舊家村大營。○甲寅。諭據山東巡撫準泰奏稱。沂河南北兩岸隄埝。原係民築民修。但當成災之後。責其趨築。不無拮据。援照向例。借給食米。又各戶牛隻。冬月草枯。無力飼餵。亦請援例借給牧費。統

俟來年徵還等語。今歲山東所在豐稔。惟蘭山。郟城。夏秋被水。其諸借項。著加恩賞給。免其徵還。以恤災黎。該撫加意辦理。查冒開侵溢之弊。俾小民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昨日內閣所進山東。山西兩省進呈鄉試題名錄本章。山西巡撫阿里衮一本。但就本年科舉而言。詞甚簡明。山東巡撫準泰一本。則將節年所奉諭旨。及科場條議。全行叙入。連篇累牘。不勝繁冗。如此日益加多。無裨實政。此雖各省相沿舊式。互有不同。然所題一事。不應繁簡迥別。諒各省本章。似此者正復不少。著內閣會同通政使。將各省督撫所進本章。通行查核。分別定式通行。以昭朕崇實行簡之意。尋。奉。臣等將從前紅本通查。除一切錢糧命盜案件。及因事敷陳等本。情節各殊者。應聽各省據事辦理外。其通行典禮。及循例題報等本章。事體既屬相同。應歸一例。查山西巡撫所進題名錄一本。甚為簡明。

應請即為定式。其餘似此者。如鄉試入闈。耕藉日期。學政報滿。各省考試教職節婦請旌。照舊緝拏過失殺人等案。臣等謹於紅本內擇其詞意簡明者各一件。擬作定式。俟命下通行各省遵照辦理。從之。○又諭朕時巡方岳。經過地方。所有承辦差務各官。宜一體加恩。著該督撫查明直隸。河南。二省各該地方辦差文武官弁內。凡有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叅罰案件者。咨部各加一級。○是日駐蹕呂仙祠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查該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九月乙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今春巡幸五臺。因辦差各員。於正項開銷外。或有先期豫備寬餘之處。曾經降旨。將晉省公項錢糧。特賞銀一萬兩。以資通融辦理之用。茲朕時巡中嶽。所有直隸。河南。二省。豫備道路營盤等項。俱係按款銷算。惟是經過地方。偶遇古蹟名區。不無隨時量加修葺。或將來未必盡入額銷之數。恐致稍有拮据。著於直隸。二省公項錢糧

內。各賞銀一萬兩。交與總督方觀承。巡撫鄂容安。令其通融籌酌。妥協辦理。以示體恤。辦差人員之意。○又諭朕巡方觀嶽。經過直隸。河南。地方。各營汛兵丁。有派辦差務者。著查明賞給兩月餉銀。以昭恩賚。○又諭軍機大臣等。各省督撫大吏。於銅鉛到境。既經接護催趲。即將日期具摺奏聞。此係循例常行事件。原無可詳悉籌辦之處。或遇船隻到境。每次先後不齊。尚可陸續分摺具奏。今據瑚寶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巡行嵩洛。一切供頓。

皆動用正項。絲毫不以累民。惟念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直隸所經之地。現已降旨。照例蠲除。所有河南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錢糧十分之三。該撫即遵諭辦理。務使小民得霑實惠。○又諭河南學政蔡新。任滿回京。不必在阿哥書房行走。○戶部議准甘肅巡撫鄂昌奏。寧夏道屬土鹽。有礙官引。應將各屬所設稅廠裁撤。仍飭地方文武各官。出示嚴禁。照舊緝私。督銷官鹽。至甘肅鹽務。原係寧臨二道就近辦理。今土鹽收稅既裁。其總理之員。仍令寧臨二道督辦。從之。○是日。駐蹕萬安莊大營。○丁巳。

上至彰德府。詣

文廟行禮。○幸精忠廟。○遣官祭

關帝廟。○諭據陝甘總督尹繼善等摺奏。陝西通省秋禾秀實。現在漸次登場。所有附近西安一帶高原旱地。前雨未徧。後雨過時。收成不無歉薄。但細察民情。目前餬口有資。無

須濫行報災。惟是應徵錢糧。若仍照舊催徵。民力不無拮据等語。著照所請。將西安府屬之咸寧。長安。臨潼。醴泉。涇陽。咸陽三原。高陵。興平。富平。耀州。並乾州。商州。山陽。商南。等十五州縣。被旱村莊。歉收地畝。本年應完新舊地丁等糧。及本色折色。并各項尾欠。加恩緩至明年麥熟後徵收。以紓民力。至來春青黃不接時。仍令該督等。悉心體察。有再應加恩酌借接濟之處。即著據實奏聞。妥協籌辦。毋使小民或致失所。○又諭軍機大臣等。據湖廣總督永興奏。稱湖北新設宜昌。施南。二府之鶴峯等州縣。原係改土歸流。幅員廣濶。近年戶口日增。田土日闢。其內地民人認墾者。應令查明。一體升科等語。任土作貢。國有常經。在開墾地畝。既經成熟。自應照例升科。但鶴峯等州縣。本係土司之地。歸附版圖未久。雖有內地民人赴墾。欲令升科。究與內地不同。必須善為經理之人。妥協差辦。方不至於

滋事。永興莅楚未久。諸事尚未諳練。此事亦非伊所能辦。且不必急遽。俟二三年後。或伊來京陛見時。令會同在京大臣。妥酌定議。或另有陞調可任茲事之人。再行辦理。亦不為遲。可即傳諭永興知之。○又諭軍機大臣等。據肇高學政程巖摺奏。高雷廉地方。野多曠土。其平岡山地。不可開墾者固不少。而土係黑壤。可墾成熟者甚多。請飭下督撫。相其高下原隰。諭民開墾等語。朕思樹藝為民食攸

關。如果土廣人稀。地方官乘時勸墾。俾閭閻耕鑿有資。自屬足民要務。但小民謀生之計。自極周詳。使其地種植可施。斷無袖手拋荒之理。其歷來曠廢年久者。或係斥鹵磽确。即桑麻襍植。萬難施功。是以置為隙地。亦未可定。著將原摺鈔錄。令該督陳大受閱看。留心體察。若其地實有遺利。自當設立規條。招徠勸墾。以裨生計。若量其情形。本難開闢。而欲藉言利民。抑勒從事。胥吏等或奉行不善。適

足生事滋擾。其端亦不可開也。將此詳悉傳諭知之。○是日駐蹕湯陰縣大營。○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巡幸中州。該省官民俱經行慶施惠。所有分駐旗人。亦應一體加恩。著該撫將河南省駐防官兵年七十八以上者。查明分別賞賚。○是日駐蹕楊家莊大營。○己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程元章許容俱係革職

在籍之員。今朕時巡中嶽。伊等前來接駕。俱著加恩賞給侍郎銜。休致。邵銓葉建封著該撫鄂容安。隨便帶領引見。○是日駐蹕司馬莊大營。○庚申。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邵銓著以叅將用。葉建封著發往直隸。交與總督方觀承。令其在永定河効力。酌量題補。○又諭據左都御史梅

穀成等叅奏。給事中柴潮生家人郎成扭結吏目書辦祁元桂索銀一摺。柴潮生以給事中兼任巡城。有彈壓地方之責。乃家人在外生事。既不能約束於前。及經梅穀成等具摺叅奏。又不靜聽刑部究審。而於摺叅次日。急行自封陳奏。明係聞人糾劾。欲以自行舉發。巧為回護之地。柴潮生著交部嚴察議奏。○又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令刑部堂官將各省侵貪官犯。共有若干案件。詳查具摺奏聞。現在該部辦理秋審招冊。已陸續具題。而所交查辦侵貪之案。何以至今尚未奏到。著傳諭大學士史貽直等。即速詳查。開明具奏。○調戶部侍郎那木扎勒。為工部侍郎。以總管內務府大臣德保。為戶部侍郎。○是日。駐蹕百泉行宮。翌日如之。○辛酉。

上奉

皇太后幸白露園。進早膳。○賜扈從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撫等官宴。○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遣官祭昭忠祠。○御書百泉

孔子廟扁曰至教永垂。河神廟曰利濟中州。○戶部議准。雲南巡撫圖爾炳阿奏稱。各屬年徵官莊穀一萬五千餘石。動糶無幾。常平倉額貯外。共溢額穀一十八萬餘石。應自乾隆十五年為始。照秋米長折之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穀一石。折銀五錢。徵收。至官莊穀既經折色。其每年支放因糧應於常平溢額項下動放。其無溢額穀之處。於額貯穀內暫行借放。秋後買補從之。○兵部議准。山西巡撫兼提督阿里衮奏稱。山西省大同鎮屬沿邊都司以上額設三十五缺。今均勻搭配以十八缺。用滿員十七缺。用綠旗人員。與現奉諭旨滿漢各用五分之數相符。應如所請。將殺虎協副將一缺。新平得勝助馬東路偏關河保叅將六缺。大同中營右營游擊二缺。天

城高山。渾源。忻州。靖遠。朔平。朔州。鎮西。保德。都司九缺。按十八缺之數。仍用滿員。靈邱。北樓。平魯。寧武。老營。叅將五缺。大同。左營。前營。水泉。游擊三缺。山陰。陽和。懷仁。平刑。殺虎。協標。中軍。井坪。利民。神池。樺林。都司九缺。按十七缺之數。分用綠旗人員。載入例冊。庶員缺。適均。各專職守。從之。○以故奉恩輔國公弘瞻之子永璋襲爵。○以編修張紹渠充日講起居注官。○以直隸通永道秦煥為貴州按察使。○廣東巡撫蘇昌疏報雷廉二府屬。乾隆十四年分。開墾田地九頃有奇。廣惠。潮。肇。高。瓊。嘉七府州屬水田。二十三頃有奇。廣。潮二府屬沙坦。一百八十二頃有奇。廣州府屬香山縣屯田。一十三畝有奇。○壬戌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今歲初次巡幸豫省。鑒輿所過。既已疊沛恩施。惟是薄賦省刑。事

宜並舉。所有河南軍流以下罪犯。著查明減等發落。用昭慶典。俾予自新。○準噶爾宰桑薩喇爾率所屬來降。報準噶爾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為其下所弑。先是沙喇克來降時。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昏暴不理政事。其姊烏蘭巴雅爾代管諸務。又為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所疑。送往回地羈禁等語。及敦多布等來降。又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自知兇暴淫亂。懼眾人謀害。可代伊立為台

吉者。惟喇嘛達爾扎一人。欲託言至沙喇孽勒行圍。將喇嘛達爾扎謀害。有台吉賽音伯勒克與為首宰桑厄爾錐音袞布鄂勒吹鄂羅什瑚巴哈曼集。那木扎多爾濟博和爾岱商謀。乘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行圍。即將伊擒住。另立喇嘛達爾扎為台吉。經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密告其謀。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聚兵。將厄爾錐音袞布等聞知。隨即領兵將厄爾錐音奪回。復將策旺多

爾濟那木扎勒擒住。矐其兩目。併達什達瓦。俱送往阿克蘇囚禁。遂立喇嘛達爾扎為台吉等語。至是。薩喇爾來降。據辦理青海番夷事務副都統班第具奏。將薩喇爾送京。經軍機大臣詢問。據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疑忌其姊夫賽音伯勒克。賽音伯勒克遂與宰桑厄爾錐音等同謀。將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殺害。立其兄喇嘛達爾扎。因我台吉達什達瓦為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所信任。亦遂擒拏。又拘喚大策零敦多布之孫達瓦齊達瓦齊不肯前往。喇嘛達爾扎以其人衆地險。亦未敢相迫。至我台吉被拏後。又欲將我等戶口分賞各宰桑。是以我等來降等語。軍機大臣具奏。並請將薩喇爾等照例安插。賞給畜產等項。編設佐領。即令薩喇爾管理。奏入。命安插於察哈爾。尋授薩喇爾為散秩大臣。○是日。駐蹕馬家莊大營。○癸亥。諭據四川總督策楞奏。稱署布政使宋厚蒼滑性成。牢

不可破。瞻徇之事。不一而足。現在具疏題叅等語。四川布政使員缺。著齊格署理。四川按察使員缺。著鄂敏補授。○又諭。朕巡洛祠嵩甫經豐樂鎮。即已降旨。蠲免經過地方錢糧十分之三。其地年歲順成。是以照例蠲除。數日所過州縣。體察農功。夏麥告豐。晚禾覺歉。秋年播種。亦復待時。甚為軫念。其歉收之處。著再加恩。統前蠲免十分之五。令該撫詳悉查明。分別辦理。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編修莊有信。著交與河南巡撫鄂容安。遇有知府員缺。酌量題補。○是日。駐蹕恩村大營。○甲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據編修莊有信奏。稱晉省書院。應照廣東之例。請撥樂輸銀兩生息。以為束脩膏火之資等語。各省書院。規條不同。其掌教之脯脩。生徒之廩給。皆因地制宜。勢難畫一。若

必俱照廣東一例。則應為更張者甚多。其無從撥給之處。又將如何辦理。莊有信所請。未免有好名之心。其實事有難行。但既有此奏。著鈔寄該撫阿里衮。令其將果否應行之處。查明覆奏。尋奏各書院束脩膏火。可以敷用。不必撥給。得旨覽。以宗人府府丞胡寶瑤為左副都御史。○以內閣學士赫赫為鑲黃旗蒙古副都統。仍兼內閣學士。印房叅領那親。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予故多羅平郡

王慶寧奉恩輔國公瑟爾臣各祭二次。造墳立碑如例。○封閉山西馬鞍山。金金溝二處鉛廠。從巡撫阿里衮請也。○是日。駐蹕竹塢郡大營。○乙丑。賑卹福建閩縣侯官福清閩清南平將樂建陽崇安寧化等縣被水災民。○是日。駐蹕孟縣東大營。○丙寅。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福陵。○

上奉

皇太后渡河。○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是日。駐蹕孟津縣西大營。

○丁卯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刑部彙題議結事件。案內有選授福建建寧縣知縣張寬澧。因借盧允奮銀兩未還爭鬧。在都察院控告被叅。該部議以移咨吏部查照辦理。建寧縣缺緊要。張寬澧自三月內得缺。迄今時逾七月。尚

未赴任。若再俟吏部議結。展轉需時。使要缺久懸。於吏治甚有關係。且張寬澧在京與行販借債滋事。其素行大畧可知。即使到任。於民社亦未必有益。所有建寧縣知縣一缺。著該部即行揀選。令在京總理王大臣等照例閱看。即速發往。○是日。駐蹕洛陽縣南大營。○戊辰。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

上至

關帝廟行禮。○諭曰：青州將軍羅山現在患病，著賞給人役一舫，派隨來御醫一員，馳驛前往診視。○兵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奏稱：裡塘地方鄰近番部，每有夾壩出沒為害。乾隆十一年，安設土兵三百名，復經改設馬兵分防一十九卡。原議三年後，地方寧謐，即裁查裡塘一帶，自分卡以來，頑番向日出沒為害者，均知畏懼，斂跡不出。各該處兵丁仍應照舊安設，毋庸裁撤，以防其潛出滋擾。惟設兵地面尚有疎密不均之處，於巡防頑番情形，仍當妥酌。所有裡塘駐兵一百名，應分撥四十名，移駐東西兩路，其原安一十九卡，併為一十四卡，就地遠近定數多寡從之。○調甘肅布政使張若震為湖南布政使，以甘肅按察使楊應琚為甘肅布政使，江西廣饒道蔣嘉年為甘肅按察使。○是日，駐蹕李村大營。○己巳，諭此次巡幸河南，省方問

俗所至推恩，尤念祥符為省會之區，登封實望秩之所，鑾輿駐蹕，宜沛優施，著將該二縣乾隆辛未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俾愷澤均霑，以愜小民近光之願。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巡幸河南，蠲租肆赦，業經次第舉行，而優卹高年亦應一體加恩，著該督撫查明經過直隸河南州縣內男婦年七十以上者，照從前恩詔之例分別賞賚。○戶部議覆四川總督策楞奏稱：滇黔運京銅鉛，每有沈溺，請定打撈限期，應如所奏。嗣後如有沈失，酌留協運之員，或運員親屬家人會同該地方文武員弁，勒限一年打撈，限滿無獲，及撈不足數，運員賠補。所沈銅鉛聽自行打撈，報明照廠價收買，不許私售。至運船頭舵水手責成地方官雇募，并立定處分之處，亦應如所奏。遇銅鉛到境，即協同運員雇覓有身家船戶，并熟練頭舵水手，倘因所雇不妥，致有沈溺，將該地方官照官員解送匠役，不將良

工解送。以不諳之人塞責者。罰俸六個月之例議處。如實係風水驟發。非人力可施者。免議。再一年限內。運員如有陞遷事故。仍留在川打撈。俟事竣。分別赴任回籍。該地方文武官。照漕船失風例處分。外仍於限內停其陞轉。協同打撈。獲過半者。免議。限滿無獲。或不及半。罰俸一年。至運員於滿後賠補。應照江海挽運。漂流米穀例。革職。限一年賠完。開復。逾年賠完。免罪。不准開復。二年不完。照律治罪。嚴追從之。○是日駐蹕少林寺行宮。至壬申。皆如之。○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永定隄工。於本月十七日合龍。水歸正河情形。得旨覽奏欣慰。○御史代管山海關監督高誠。奏報到任。及辦理情形。得旨知道了。諸事勉之。固不可侵欺。為無恥犯罪之事。亦不可祇圖稅課豐盛。過於嚴刻。若因此旨而樂得從寬邀譽。並有所圖利。則更非人類。總之一切據實酌中為之。○馬蘭鎮總兵海亮奏。秋

收情形。得旨。此奏意屬粉飾。既據實奏。稱收成六分。何至民慶蓋藏。以後不可。○署浙江巡撫永貴奏。溫台各屬。先後據報風雨蟲災。查辦緣由。得旨覽奏俱悉。賑卹事宜。妥協為之。均令受實惠可也。○山東巡撫準泰奏。謝降級留任恩。得旨。汝此任實不如前。汝應知改過奮勉。不然。豈屢寬汝乎。○陝甘總督尹繼善奏。準噶爾此次貿易夷人。違例多帶牲畜皮張。已經收買。至日後章程。臣倣照次多之年。酌中定數。嗣後羊不得過三萬隻。各項皮張。不得過三萬張。牛馬共不得過一千。總共不得過七萬兩之數。令該鎮道一一與之定議。并諭今次貨物。較前多至數倍。原應退回。因從前未定數目。既已遠來。姑准從寬交易。以示格外體恤。以後違例多帶。斷不准入界等語。該夷等應允回巢。告知台吉。得旨。此事所辦得體好。知道了。○四川總督策楞奏。龍安府所屬之松潘地方。邊塞不產稻穀。青

稞麥豆而外。所食米糧。俱取給於成都龍安所屬之郫灌彰明等縣。路險運難。價值日貴。前撫臣紀山於乾隆九年。奏請動撥灌縣倉穀六千石。碾運松潘。分年於米貴時平糶。至十三年。已陸續糶完。運費腳價。亦俱歸補。數年兵民賴以接濟。查現在灌縣倉穀。照雍正年間額貯之外。尚溢二萬餘石。均應出糶。請於此內撥存四千石。以為每年運松平糶之需。糶價約在二兩以上。照川省採買每石三錢之數。歸還灌縣。秋成買貯。以備次年碾運。餘為運腳之用。照每騾一頭運米一石二斗。給價一兩八錢之例。共米二千石。需銀三千兩。設有貴賤。臨時酌辦。亦照上次例。於養廉截曠銀內。當碾運時。赴司請領。糶竣解還。尚有盈餘。具報歸公。仍按年咨部查核。得旨。如所請行。○廣西巡撫舒輅奏鎮安府屬之坡利後山。與交夷洪潢村接壤。向未設卡巡防。以致上年雲南土富州差目李世昌等潛行

出入。釀成搶殺重案。查該處雖離平孟隘僅五里。兵勇以非要路。每不遠道巡查。從前交趾內訌。曾於此建柵掘壕。年久朽廢。應擇地勢高平之處。添設卡防一座。抽撥汛兵二名。土勇四名。駐劄防守。將原建排柵修整。壕溝挖掘寬深。並於沿邊各隘。各製巡旗一面。號簿一本。令各隘兵勇。每日持旗執械。自本隘巡至隣隘。即將該隘兵勇姓名。查到緣由。登記號簿。逐日互巡。如巡查不到。許隣隘首稟不首。併罪。夜則擊梆謹守。防汛各弁。逢五逢十。彼此會哨外。不時於所管卡隘往來查察。該管都守。每月親查一二次。如兵勇偷安。汛弁懈弛。究革詳參。得旨。是實力行之。○雲貴總督碩色奏雲南省城及潯江臨安各府屬。於八月十五十七等日地震。內晉寧新興路南。建水西州城郭民房。俱無傷損。江川縣畧有傾塌。惟潯江附郭之河陽縣地震甚重。城垣門樓學宮衙署及民房傾塌甚多。壓斃男

婦三十七名口。又撫仙湖內湖水鼓湧淹斃二十名。現委員查勘撫卹得旨覽奏俱悉。撫卹之事。妥為之母使不需實惠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書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冬十月庚午朔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十六年時憲書。

○

上幸嵩陽書院。○順天府行鄉飲酒禮。○諭據山東巡撫準泰奏。濟南府知府劉元錫。諸事委靡。不能察吏安民。又辦理南巡蹕路。亦漫不經心。請將劉元錫勒令休致等語。著照河南鹽驛道金山之例革職。仍留該省差委。如再不知奮勉。即著該撫嚴叅治罪。準泰摺并發金山。劉元錫乃道府大員。平日玩忽性成。而又臨差規避。造言者。或謂因辦差之故。致大員屢被叅劾。不知庸劣之員。姑容誤民。朕臨幸各省。道府大員。必一一親詢政績。民瘼。其不勝任者。亦在所甄別。或者該撫恐朕責以不能察吏。是以先行奏請。亦未可知。即此足見入疆考績。裨益良多。將此並諭中外。○又諭。向來截留漕糧。歇幫船隻。例給一半本折月糧。俾旗丁資以養贍。朕前因南省明春需米。將江浙二省乾隆十五年漕米共截

留二十五萬石。應減幫船頗多。若照例給予折半月糧。恐其苦蓋食用。尚有不敷。著加恩於應給折半之外。再賞給二分。以恤丁力。該部即遵諭行。○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前奏十四年錢糧完欠一摺。內稱完數視前欠數較少。今咨到特叅情徵州縣奏稿。將許惟枚等十一員。徑請革職。奏詞前後反覆。臣不敢畫題。已駁回。得旨。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向有沽名之習。朕因所奏積欠摺內。批飭訓諭。令知隱微難掩。必將悚然改過。今據黃廷桂奏雅爾哈善咨送會稿。將許惟枚等十一員。盡行題叅革職。許惟枚等經徵未完之數。不及一分。例止於停陞罰俸。且尚有初叅二叅之別。何至遽請革職。若謂雅爾哈善紕繆乖張。何至於此。其意蓋謂督催積欠。非其本心。奉有嚴旨。不得已而故為刻覈耳。其居心有不可問。甚屬巧詐。黃廷桂所叅甚是。雅爾哈善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

革任得旨。雅爾哈善著革職留任。○四川總督策楞疏。奏署布政使宋厚。於飭查建昌道打箭爐庫貯軍需私行那借。數月并不揭參。止請勒限完結。又聞中供應糜費。混行科派一事。臣將訪單發兩司確查。臬司覺羅齊格逐一開送。宋厚視同膜外。及行令會揭。仍不查實。剋扣短發數目。嗣臣面問。復稱陋例相沿。求免叅罰。緣提調道樊天游。成都縣翁纘祖。均蘇州籍貫。明係袒護同鄉。請旨革職。得

旨。宋厚曾經獲罪。朕特加恩宥。復令署理四川布政使。理應感激奮勉。力圖報効。今據該督策楞叅奏。該司種種瞻徇。不肯實力辦事。甚屬負恩。宋厚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辛未上詣

中嶽廟致祭。○幸嵩山。○壬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河南巡撫等官宴。○諭豫省供應赴川及凱旋官

兵所有動支各項銀兩。屢經該部指駁。自屬照例辦理。但念此案事關軍務。該撫惟恐供頓貽誤。一時刻期措辦。遂於定例有逾。著加恩准其報銷。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提督張天駿。總兵倪鴻範等。各具摺奏。請來春赴浙迎駕。聞地俱係海疆要任。與浙又係隔省。伊等原可不必出境遠迎。若果誠心欲來。亦可告知喀爾吉善。伊得統酌地方之職守遠近。或令不必前來。或代為奏請。乃喀爾吉善未經思及此事。想亦見不及此。亦伊忽畧之處。而伊等於一日之內。各自陳奏。待朕一一批令。不必前來。亦可謂煩瑣矣。總之該提鎮等所請。原非實心。不過視為具文。以一奏了事耳。殊屬不合。著喀爾吉善傳旨申飭。○戶部議覆。陝甘總督尹繼善奏。稱哈密現貯小麥一萬九千餘石。以每年應需糧五千三百餘石計算。尚不敷四年之用。其蔡湖回屯。每年徵收之糧。十年始敷一年之

用。應豫籌積貯。請今歲秋收後。在哈密買貯糧價在哈密估變口袋銀內按年動支。應如所請。從之。○福建福州右翼副都統蘭炤老疾休致。以戶部郎中兼公中佐領曹瑛為福州右翼副都統。○癸酉。

上奉

皇太后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青州副都統塞爾登奏稱。將軍羅山病故。因無力辦喪。於彼處生

息銀兩。暫動二百兩給與等語。著將此項動

給銀二百兩。即賞給羅山之家。著施恩再於

該處生息銀兩內賞給銀二百兩。○諭軍機

大臣等據將軍錫特庫等奏到。明年巡幸江

浙。懇請前來迎駕一摺。粵東地處海濱。與浙

省相去甚遠。該將軍等原不應擅離職守。僕

僕來迎。且摺內既稱三人之內。請准一人。是

伊等尚在未經指定。而又稱錫特庫得蒙恩

准將軍印務。即於馬瑞圖。曹瑞。二人內請點

署理。措詞前後矛盾。可見伊等特以空言陳

請。本非出於中心之誠。所奏甚屬紕繆。著傳

旨申飭。○是日。駐蹕密縣大營。○甲戌。諭朕

明春巡幸江浙。所過道路橋梁。該地方官現

在。以次豫備。應遣嚮導大臣覆加查看。著兆

惠。努。三。就近自開封府馳驛前往。并傳諭該

督撫等。一切供頓。辦理務從簡樸。毋得徒尚

紛華。以滋糜費。○以莊浪副都統那彥泰為

青州將軍。調涼州副都統七十五為莊浪副

都統。以城守尉伊楞齋為涼州副都統。○是

日。駐蹕郭店驛大營。○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河南巡撫鄂容安題明山

東武德兵備道賀仲軾。及妻王氏。妾李氏。張

氏。王氏。遇寇捐軀。合家殉節。仲軾請崇祀鄉

賢祠。王氏等應建坊旌表。下部議行。○以故

雲南廣通縣沙矣土巡檢蘇顯仁姪敬承襲

職。○是日。駐蹕中牟縣大營。○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并河南巡撫等官宴。○

御書

中嶽廟扁曰鎮茲中土。○諭朕舉行秋狩。觀岳省方。蓋欲周覽民情。懋登治理。凡地方之利弊。官吏之賢否。與夫政令之得失。清蹕所至。日切疇咨。河南地宅土中。素稱淳樸。今值雨暘協應。禾稼告登。巡行之次。親見閭閻望幸。童叟歡欣。而俗尚敦龐。室廬寧輯。朕懷深為欣慰。顧惟因時保治之方。其權實操之自上。撫臣表率通省。藩臬任寄旬宣。以至郡守牧令。與民愈親。則導民尤切。應仰體朕心。力行善政。敦本訓俗。除慝安良。教養兼施。屏虛文以求實效。其在小民。亦當敦禮讓。務農桑。崇儉去奢。力田孝悌。以期共享昇平之福。朕於該省臣民有厚望焉。○是日駐蹕開封府行宮。至己卯皆如之。○丁丑。

上閱兵。○賜扈從王公大臣侍衛並河南巡撫

等官宴。○諭我滿洲本業。原以馬步騎射為主。凡圍獵。不需鳥鎗。惟用弓箭。即索倫等圍獵。從前并不用鳥鎗。今聞伊等不以弓箭為事。惟圖利便。多習鳥鎗。夫圍獵用弓箭。乃從前舊規。理宜勤習。況索倫等皆獵獸之人。自應精於弓箭。故向來於精銳兵丁內。尤稱手快。伊等如但求易於得獸。久則弓箭舊業。必致廢弛。將此寄知將軍傅爾丹。令其嚴行傳諭索倫等。此後行圍。務循舊規。用弓箭獵獸。將現有鳥鎗。每鎗給銀一兩。槩行收回。想伊等鳥鎗。亦有來處。并非自造。今既行禁止。必須察明實數收貯。著傅爾丹上緊留心察收。收回後。嚴禁偷買自造。查出即行治罪。仍曉諭索倫等。今收回鳥鎗者。特因爾等圍獵。不用弓箭。習學鳥鎗者過多。皇上欲爾等不棄舊規。仍復本業。爾等應體皇上憐憫訓導至意。凡遇圍獵。毋用鳥鎗。仍前專用弓箭。務復

舊習。不但超列優等。而善馬步射者。可被恩陞。用侍衛等官。將此明白曉諭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清。拉布敦等奏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現在調兵防阻。有謀為不軌之意。應俟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由打克薩地方回來。接見之時。即為擒拏。翦除此孽等語。傳清拉布敦所見。甚屬冒險。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本非善類。朕當時久已料及。因其機釁未萌。祇可靜以待動。若如伊等所奏。果能即時擒戮。以絕後患。豈非國家之慶。但伊二人孤懸在藏。或能潛致其屬下之人。使為我用。猶可成事。否則輕率舉動。必至釀成大事。然伊等已奏明。不待請旨。即行乘機辦理。朕雖降旨。令其不可妄動。而道途遙遠。難以豫定。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尚在打克薩未回。伊等先接此旨。自可從容審度時勢。酌量辦理。或此旨到時。其事已行。萬一不能翦滅。勢不得不為用兵之計。可將此摺抄寄策楞。岳鍾琪等。令

二人詳悉閱看。或差妥當。可信之人。密為偵信。一面豫籌徵調川兵。以為防勦之計。必應先為準備。無致臨事倉猝。然須加意慎密。妥協辦理。不可稍有洩漏。致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驚疑竊發。轉啟釁端也。著速行傳諭知之。○戊寅。上幸古吹臺。○諭曰。提督治大雄。總兵陳其傑。俱因陞見。現扈行在。朕觀其弓馬。均屬平常。而治大雄。尚覺稍勝。且年逾六十。又多勞績。亦諳練營伍。是以仍令回任。至陳其傑。馬箭甚屬不堪。其人亦庸陋瑣碎。難勝總兵之任。著以副將用。其員缺著副都統普慶補授。川北鎮地方緊要。令其即赴新任。提鎮職任。封疆統轄標營。所關最重。必勇畧過人。方能為將領之表率。乃近來技藝平常者居多。而馬箭尤多荒廢。大抵一為提鎮。即不復留心騎射。不知統領大員。不能以身率先。將何以訓練戎行。整飭武弁。嗣後各提鎮等。務須時時

親自練習。不得耽於安逸。以致日漸生疎。將來陞見至京。或經朕親加試驗。其有馬步箭庸劣者。必嚴加議處。著通行傳諭知之。○轉宗人府右宗人恒魯為左宗人。以奉恩輔國公嵩椿為右宗人。○加河南巡撫鄂容安。為內大臣。○以大理寺少卿王會汾為宗人府府丞。○雲南開化鎮總兵官田玉休致。以福建督標副將張凌霞為開化鎮總兵。○以故甘肅西寧衛土指揮使陳夢熊孫玉範。四川沈邊長官司余世統。孫洪澤襲職。○賑卹浙江淳安縣本年分水災飢民。○己卯御書黃河

河神廟扁曰。瑞應榮光。○諭據巡撫鄂容安奏稱。恭遇駕幸河南。通省紳民感沐皇仁。無由仰報。情願捐輸。共收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以充公用等語。朕時巡方岳。一應道路橋梁等費。皆准開銷正項。從無絲毫累民之事。即城垣祠廟。有應黝垺灑掃。畧為整葺者。

祇宜動支帑項。即其間或有開銷不到之處。賞給該省公項銀兩。以資通融辦理之用。曾何藉於輸將。鄂容安此奏。甚屬錯誤。因其據實陳明。尚不至蹈欺隱之咎。猶可稍寬。但朕省方問俗。勤卹民隱。尚慮休助之弗周。豈容供用轉資於下。鄂容安不能仰副朕意。殊失政體。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紳民樂輸之項。俱著給還。摺并發。○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豫省本年收成豐稔。惟河北一帶。晚禾稍歉。恭

逢

聖駕省方甫入豫境。即蠲免經過州縣錢糧十分之三。復令臣詳查。將歉收之處。加恩統前蠲十分之五。臣遵旨詳查。惟汲縣新鄉輝縣獲嘉修武五縣。晚禾稍歉。請統前蠲十分之五。餘可毋庸再辦。報聞。○喀爾喀車臣汗達瑪林故。遣官往奠茶酒。並賞銀一千兩。○庚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安家寨大營。○
辛巳。諭曰。刑部將德明侵用色得禮所匿阿
炳安銀兩一案。照侵貪之例。以情實另奏。
請正法。朕去年降旨。將庚午辛未兩年侵貪
官犯另案具題者。原慮貪官知將免勾。必且
益逞。故特嚴其令。所以儆貪風而申國憲也。
至德明此案。係侵用阿炳安之弟色得禮寄
頓銀兩。此不過無恥之徒。乘機乾沒。擬以絞
候。已足蔽辜。與身為侵貪犯法者。大相逕庭。
今使阿炳安而在。誠應照此例處決。至其親
弟。罪名已難與同科。今乃將受伊弟所寄匿
之德明。援據另題之例。是何意見。總之該部
並不詳審案情。惟謬為從嚴。自立無過之地。
縱有未當。朕必為改正。如此則法司明刑之
謂何。即如周楹身為職官行同賊盜。捏報沉
溺銅觔。盜賣至於累萬。此而不寘之重典。何
以示懲。實應情實。請旨正法可也。乃該部轉
入於緩決之內。此不過謂非侵貪耳。天下之

律。豈能槩天下之情哉。使一犯而有一例
以待之。則刑部亦易為耳。朕於政務權衡。
一秉公正。乃諸臣總不知善體朕意。而惟
工揣摩。究之揣摩終歸紕繆。是可笑。亦可
憫也。著將該堂官文部嚴察議處。其本擲
還另議。尋議德明應入於明歲緩決冊內。
周楹仍未滿限。請仍暫准緩決從之。○又
諭。據鄂容安摺奏。豫省紳民因翠華臨幸。
情願効力輸工銀兩。實屬子來至願。如復
行給還。非特不肯領回。且頭緒紛繁。難免
胥吏中飽。懇請聽其所願。至辦理之初。並
未具奏。實屬錯謬。伏祈嚴治臣罪等語。朕
巡方問俗。蠲復頻仍。惟慮德意未能徧逮。
一切供頓絲毫不以累民。前降諭旨甚明。
鄂容安惟知下情踴躍輸將。遽行冒昧。從
事本應嚴行治罪。但既經據實陳奏。究與
有心欺隱者有間。情尚可寬。且以陸續輸
工之項。復令紛紛具領。恐奸胥猾吏從中

舞弊。轉以飽其欲壑。此語亦頗近是。則給還之事。實屬勢所難行。然地方官或辦理失宜。款項無憑稽覈。以閭閻尊君親上之忱。適足資其糜費。侵用是又始終不能仰體朕意。獲罪尤甚者矣。著鄂容安將所有蠲輸銀兩。實在作何辦工之處。詳悉查明繕冊。送軍機處逐一察覈。毋得稍有朦混。

○禮部奏明春南巡江浙。蹕路所經

禹陵。明太祖陵。應否親詣。或遣官行禮之

處。請旨。得旨。朕親詣行禮。○予故江南壽春

鎮總兵高鈺祭葬如例。○撫卹直隸越支。興

國。富國。豐財。蘆臺。濟民。石碑。嚴鎮等八場。及

山東西繇場。本年水災。竈戶。○是日駐蹕延

津縣大營。○壬午。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行圍於崔元莊。○以禮部

侍郎嵩壽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

讀陳大倫為副考官。○以正黃旗蒙古副都

統阿巴齊為鑲黃旗護軍統領。調涼州副都統伊楞齊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努三兼管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是日駐蹕衛輝府大營。○癸未。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朕明春巡幸江浙。曾經

降旨。每省各截留漕糧十萬石。以資平糶之

用。今據永貴摺奏。溫台各屬。今歲秋收稍薄。

米價未免增長等語。著將浙省庚午年漕糧。

再截留五萬石。俾糶用充裕。民食有資。所有

截留撥運事宜。仍著該撫詳悉酌籌。妥協辦

理。該部即遵諭行。○戶部議覆。河東鹽政楊

作新疏稱。乾隆十五年分。河東額餘鹽引。現

在按李請領。請於餘引十萬道之外。添給餘

引十四萬道。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楊

家莊大營。○甲申。諭據雲貴總督碩色奏。奉

巡撫圖爾炳阿於永善縣知縣楊茂虧空一

案。與布政使宮爾勸。知府金文宗。通同舞弊。

代為彌補等語。楊茂虧空銀米至七千餘兩之多。而以欽差曠日遲久。需用甚多。為辭在舒赫德等奉差閱兵路經數省。所過不止一縣。俱不聞另有供應。何獨永善縣用至七千餘兩。此理之所難信。亦事之所必無。即如從前奉天臧根嵩等侵盜錢糧盈千累萬。俱云辦差需費。及朕特差大臣前往查審。則實係侵欺。毫無寬抑。即本犯亦俯首無辭。可知侵貪之吏。借名推却。乃其常技。楊茂之託言欽差需費。亦復如是。該上司既不能覺察於平時。及其敗露。自應即行嚴叅究追。乃知府則代請彌補。藩司即擅動官項。上下扶同。徇私舞弊。實出意外。非重懲不足以儆圖爾炳。阿身為巡撫。竟行批結。其欺隱徇庇罪實難追。圖爾炳阿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宮爾勸金文宗俱著革職。交該督撫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碩色叅奏巡撫圖爾炳阿徇私。原任永善縣知縣楊茂捏稱辦差虧

空帑項。並不嚴行叅究。乃與該司道等設法彌補。玩法行私。一摺。辦理甚屬公正。朕心實為嘉悅。碩色素性因循。遇事不能振作。向慮其錮疾難浚。未必常堪總督之任。今調任雲南。即將該省上下相蒙惡習。據實糾彈。不復稍存瞻顧。蓋因前任內有明福婪贓之案。伊漫無見聞。屢經降旨嚴飭。是以心知懲創。力圖改絃。雖事屬有激而然。然知過能改。即可望其整頓封疆。為將來承受恩澤之地。但不得以一時振刷。自謂足蓋前愆。或致日久懈弛。旋復仍其故智。亦不得因奉有此旨。中存成見。凡事有意吹求。以刻覈為精明。致蹈過猶不及之病。該督務實心實力。始終不渝。以副朕望。圖爾炳阿已降旨革職。拏交刑部定擬。此旨到日。可即鎖拏解京。伊任所所有資產。即著該督嚴密詳查。毋令稍有寄頓隱匿。查明摺奏。○又諭前經降旨。將天津豫備船內之翔鳳艇等船。駕赴宿遷。以備明春南巡。

乘用。今據河道總督顧琮奏稱。冬月向有築壩挑河之例。現在船隻尚無抵東信息。恐致遲誤限期等語。運河挑築日期。關係轉漕甚為緊要。著傳諭書山等。所有前項船隻。倘已經駕送在途。即速催趲前進。毋致稽遲。如尚未開行。現據黃廷桂等奏明。一應船隻。江浙俱經豫備。此項翔鳳艇等船。竟行停止。駕送即著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調貴州巡撫。愛必達為雲南巡撫。湖南巡撫。開泰為貴州巡撫。以刑部右侍郎楊錫紱為湖南巡撫。○調禮部侍郎秦蕙田為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田懋為禮部侍郎。以內閣學士歸宣光為吏部侍郎。○調江西布政使彭家屏為雲南布政使。以原任河南布政使王興吾為江西布政使。○是日。駐蹕湯陰縣南大營。

聖訓卷三十三

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四

實錄卷三百七十四

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月乙酉

實錄卷三三五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河南總督巡撫等官宴。○諭江南河道總督高斌著即來京陛見。○諭軍機大臣等圖爾炳阿現在革職拏問雲南巡撫員缺已降旨將愛必達調補愛必達現往雲南即可就近任事前因碩色叅奏郭振儀虧缺鹽觔一案朕意具因在廣東失察明福之事故於郭振儀之案恐不無過於吹求是以特令愛必達

前往審理今愛必達雖經調任可仍遵前旨據實秉公查辦至碩色從前歷任封疆諸事因循瞻顧今於圖爾炳阿乃能據實叅奏不敢少為徇隱頗有感激奮勉之意地方事務自可漸次整頓但其年已就衰恐其精神或有不能貫注之處且雲貴兩省自張允隨等以來吏治官方廢弛已極碩色愛必達二人可和衷商辦相助為理慎毋各懷意見致有抵牾亦不得妄為揣摩瑣細苛刻自謂實心任事也將此傳諭碩色愛必達知之。○吏部等部議覆西安布政使定長奏稱內外大小衙門典吏攢典五年役滿在外由督撫考試將試卷封固送部與在京各部院應考書吏等試卷一體校閱分為四等予以職銜選用所授職銜雖有等級而無去取殊非覈實之道且難保無托名掛叅特符滋事之弊請嗣後役滿吏攢考試後令部臣嚴加閱覈分別去取應如所請從之。○以貴州按察使秦烱

河南按察使嚴有禧對調。○免江蘇清河桃源。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沐陽。大河等九州縣衛。本年分水災漕糧。漕項銀米。緩江浦銅山。蕭縣。贛榆。徐州等五州縣衛。本年分水災漕糧。并應徵節年積欠緩漕。均予賑卹。并貸籽種有差。○旌表守正被戕之陝西西鄉縣民廖士法妻孫氏。○是日駐蹕萬安莊大營。○丙戌諭。據工部議覆。盛京工部侍郎卞塔海題請添蓋收貯樂器等物房屋一案。原題內所建房屋。僅止四間。何至估需工料一千餘兩。該部理應指駁。乃朦朧覆准。竟似未經寓目者。該堂官等於此等明白易曉之事。尚如此草率。其全不留心任事。即此可見。著將該堂官交部議處。卞塔海並不據實估報。任意浮開。尤屬不合。著交部嚴加議處。此本著擲還。另行覈議具奏。○又諭。方觀承奏稱。今歲天津。靜海等縣。被有偏災。窮民已蒙賑卹。惟是天津素不產米。糧價漸昂。恐來春青

黃不接之時。民食無資。請開海運一年。准令商民前往採買。運直接濟等語。著照該督所請。准其暫為開禁。俾商民前往買運。以備賑糴之用。並令該督酌定數目。咨會奉天將軍。府尹。并山東巡撫。給票稽查。嚴禁奸商等借端偷買透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請暫開海運。朕因天津等縣偏災。實須接濟。是以降旨允行。向來天津歉收之年。多從奉屬接濟。此乃權衡盈絀。酌盈劑虛之道。可傳諭奉天將軍。阿蘭泰。府尹。圖爾泰等。令其酌量地方收穫。照數運濟。不得有意遏糴。亦不得一任奸商借名偷買。透漏太多。轉致本地米貴。并傳諭山東巡撫。準泰。一體實力稽查照票。以除私販等弊。尋阿蘭泰等奏。除本年被災。及產米無多之處。難開海運外。惟西錦州所屬之寧遠縣。現有收成。轉運亦便。應於此處海口。准買十萬石。報聞。○又諭。曰。高斌。向曾兼理永定河

道總督現在籌辦河務有須面詢之處已降旨令其來京陛見。但伊步履艱難亦不必過於勉強。惟量力所能速行前來著即傳諭知之。尋奏遵旨即於十月二十六日起程得旨覽不必先至京應先至永定河閱視後再來。○又諭據阿里衮奏到綏遠城空閒房屋據實估價召買一摺。此案前經往返駁查已需時日。若再稽緩恐其日就坍塌即現估之價勢必益虧。是以此摺不復另行交議著傳諭該撫即照伊所奏令其速行辦理毋輾轉遲延致難歸款。○內務府議准打牲烏拉總管綏哈納奏請借給打牲人戶糧石并將十三年所借糧石暫緩自十六年起分兩年徵收得旨本年打牲烏拉被水較重現在借給糧石不必歸納即行賞給其十三年所借糧石內尚有兩年未完者著照所請自十六年起至十七年徵收存倉餘依議。○是日駐蹕高廟大營。○丁亥。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今歲夏秋水過多長蘆鹽價昂貴收貯之處又多被水耗損各商辦運未免艱難所有本年應徵鹽課銀兩除春夏二季仍照例催徵外其本年秋冬二季正課加課等銀著加恩分作二年帶徵以恤商力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呂仙祠行宮。○戊子。

上行圍於姚家莊。○熱河總管實圖奏上年莊頭趙明遠等呈報開墾餘地二百一十一頃六十六畝經內務府奏准照例每晌徵糧四斗并令將報出地畝及未報之莊頭地畝逐一查丈倘再有餘地照例納糧仍將隱匿不報之莊頭交內務府治罪等因本年三月續據趙明遠等又報出餘地五百四十三頃五十畝具未報餘地之莊頭于珠等又報出四百十八頃六畝現已會同欽差內務府員外郎四格查丈得餘地六百餘頃一時不能丈完

現值秋成。請將所報餘地。於本年起。照例徵糧。為本處添放兵米之用。俟丈完時。再有餘地。仍請照例添徵。至隱匿不報之莊頭。于珠等五十四名。呈報不實之莊頭。趙明遠等八十一名。請照例治罪。得旨。內務府大臣議奏。○革湖廣鎮筰鎮總兵蒙應瑞職。調永州鎮總兵王廷極為鎮筰鎮總兵。以靖州協副將高瀚為永州鎮總兵。○撫恤山西太原縣應州。本年分水災飢民。并蠲緩應州山陰天鎮等三州縣本年額賦有差。○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壽州民聶坤山妻馬氏。山東鄒縣民馮大任妻謝氏。○是日。駐蹕梅花亭大營。○已丑。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鎮筰鎮總兵員缺。現降旨將王廷極調補。伊前曾任鎮筰。因其喜生事端。不中竅要。與該地方不甚相宜。是以將伊調任。但伊自到永州任後。又

聞其諸事不能整頓。未免失之委靡。著傳諭王廷極。現在鎮筰鎮一時不得其人。因伊曾任此缺。是以仍將伊調補。所有地方營伍事宜。俱當加意整飭。慎勿一味因循。又不得因有此旨。仍蹈從前舊轍。不能收鎮靜之效。則過猶不及。均為失當。務令實心實力。一切酌中為之。○禮部題。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后聖壽。值冬至次日。所有慶賀典禮。請照例舉行。得旨。朕於二十五日恭詣

皇太后前行慶賀禮。其冬至行禮之處。此次著停止。○江蘇巡撫雅爾哈善疏。叅經徵未完州縣許惟枚等。請旨革職。得旨。據黃廷桂叅奏雅爾哈善於會叅經徵一案。居心巧詐。已降旨將雅爾哈善交部嚴察議奏。所叅許惟枚等十一員。不必解任。所欠分數。仍照定例辦理。○阿巴噶郡王扎木巴勒扎布故。遣官賜奠。○是日。駐蹕金題店大營。○庚寅。兵部題。軍機大臣議准。山海關副都統常生奏請

疏通永平等處驍騎校各缺一摺。臣等酌議冷口八旗滿洲一百五十名。獨石口一百四十名。驍騎校各三缺。應每翼各分一缺。四旗輪轉。餘一缺。八旗輪放。喜峯口古北口八旗滿洲蒙古各二百名。驍騎校各四缺。應按翼每二旗各分一缺。二旗中再行輪轉。羅文峪八旗滿洲蒙古一百名。驍騎校二缺。應每翼各分一缺。四旗輪轉。張家口八旗滿洲蒙古三百名。驍騎校六缺。應按翼每二旗各分一缺。二旗中再行輪轉。其餘二缺。八旗輪放。俱令該副都統等按人數分別揀選。保送引見補放。其永平。玉田。三河。順義等四城。驍騎校員缺旗分。與兵丁旗分。俱各相符。應仍遵定例辦理。從之。○以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顧春馬蘭鎮總兵海亮對調。○蠲緩浙江淳安縣本年分水災漕項銀米有差。○前任貴州巡撫愛必達疏報鎮遠等處十四年開墾田二百八十二畝有奇。坡地二十六畝。○封閉貴

州威寧州新寨白鉛礦。從前任巡撫愛必達請也。○是日。駐蹕正元寺大營。○辛卯。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傅清拉布敦等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有謀為不軌之意。欲俟其由打克薩回來。接見時擒拏剪除等語。朕已令班第即速前往。令其會同傅清等相機辦理。復傳諭策楞岳鍾琪先為準備。今復據傅清等奏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將策凌旺扎勒調去。並將班第達家產鈔沒。其跳梁之狀。日益顯著。伊等仍欲誘致照前奏辦理。此事看來。勢不容已。自應擒獲。明正其罪。已傳諭班第。謹密詳慎。乘機行事。可將傳與班第諭旨。并傅清等所奏之摺鈔錄寄與策楞岳鍾琪閱看。其應密行彼此照會。及將來或有發兵應調之處。一切俱宜悉心籌辦。而不可稍露風聲。再近來藏中信息如何。一有所聞。即速具奏。○是日。駐蹕樂城縣

大營。○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應枚奏。奉命前往山東祭告曲阜。沿途見新城。雄縣等處。被淹涸出地畝。種麥尚少。至德州。東平。兗州等處。隴麥亦未全種等語。此摺著鈔寄。準泰閱看。令其查明德州等處。麥未全種緣由。并吳應枚摺。有應照依辦理之處。即行查辦。仍具摺覆奏。再朕巡幸河南。所過地方。有已種秋麥者。有未經播種者。或係情農不勤耕作。或因土宜未便全種麥苗。俱未可定。此摺

著一併鈔寄。詢問鄂容安。令其詳悉據實奏聞。尋準泰奏。東省秋麥。業種十分之七。餘留種棉花。春麥。高粱。綠瘠區。佈種秋麥。經寒則麥苗拳縮。沙瘠高阜。止可植種早穀。此實隨地制宜之理。報聞。鄂容安奏。豫省田地。除本係留種秋禾。尚未耕耨外。早麥已見青蔥。晚麥現因缺雨。出土稀少。得旨。豫省今冬頗旱。一切應留意。據實奏報辦理。不可稍存粉飾之見也。○軍機大臣等議覆。雲貴總督碩色

覆奏稱。大學士張允隨所奏。沙儂出界一條。臣遵旨查交趾保樂等處。近因被交匪蹂踐。野無人烟。廣南沙儂夷人出交。無利可圖。是以尚無越境滋事之處。臣現飭廣南府方廷英親往查閱。并於口隘徑路。掘壕樹柵。以杜偷越等語。是所辦已為盡善。但務宜實力稽查。如有偷越。即將官弁叅處。又稱銀廠一條。查茂隆課長吳尚賢。頗能壓服衆心。課餉無誤。惟查上年礦徒滋事。經原任迤西道朱鳳

英諭令誘擒。而吳尚賢即帶領廠練往拏。殊屬孟浪膽大。臣已嚴飭。并令其自舉可以管廠之人協辦。俟其人勝任。即令接管。倘不得其人。吳尚賢從此謹慎。或仍聽暫管。或再令選報等語。查此等人久居外域。終恐生事。應令該督酌量妥辦。不得因循遷就。從之。○兵部議覆黑龍江將軍傅爾丹請覈減完結事件限期一疏。查近經大學士公傅恒等將各省督撫事件。俱議覈減。折中定限。黑龍江限

期通行在案。毋庸另議。其寧古塔將軍原定限期與黑龍江一例。至盛京將軍所轄有開原等十四城地方遼瀾與各省駐防僅駐一城者懸殊。請照黑龍江將軍新定限期辦理。再查各處駐防應遵乾隆七年議定照在京旗務限期辦理。毋庸再減。其承追承緝等件應照該省督撫定限辦理。至各省提鎮雖向照督撫限期。其承辦事件亦應查照現定之例。參酌覈定。臣等請將酌定將軍提鎮限期條款分晰定議。一欽部事件。各省督撫以文到日限四月具題。承辦官違限不結。查參提鎮等做照辦理。一提鎮通行事件限期亦照督撫例酌定。專行一營者限兩月。通行各營易結者限四月。難結者展限兩月。不需各營查議本標將領可覈定聲覆者限兩月。一承緝各項照文職例。盜犯均限四月。無名兇犯限六月。叛逆人犯將原定三年之限減一年。一承緝承修承造等項。依文職俱於初參限

滿日接扣二參限期。不得以部覆到日起限。一苗疆展限。請嗣後四川甘肅廣東三省及福建之臺灣俱照各督撫奏定限期辦理。其廣西湖南二省應展不應展之處亦照該督撫限定州縣按照營汛坐落地方分晰辦理。加展地方不准再扣道里日期。從之。○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德保為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以散秩大臣英泰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撫恤安徽省壽州宿州鳳陽臨淮懷遠定遠虹縣靈璧鳳臺潁上霍邱蒙城泗州五河盱眙滁州全椒和州含山阜陽亳州銅陵等二十二州縣及長淮鳳陽滁州等三衛。本年分水災飢民。○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喀喇河屯民朱永昌妻賀氏。守正捐軀之福建福清縣烈女陳氏。○是日駐蹕正定府行宮。翼日如之。○癸巳賜扈從王公大臣並直隸總督等官宴。○甲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喀爾吉善摺奏臺灣所屬各廳縣及漳州府屬之龍溪海澄南靖詔安等四縣。於六月八月間。猝被風雨。溪水盛漲。田園房屋。均有衝塌。人口亦有損傷。金廈臺澎等處。連起颶風。船隻多被漂擊等語。著該撫潘思榘。詳勘被災情形。就近督率該地方官。實力撫綏。毋致失所。其地畝應免錢糧。房舍應給價值。及酌借籽種。修理船隻各事宜。一面查明奏聞。一面照例辦理。副朕軫念災黎至意。○吏部議覆廣西巡撫舒輅疏稱。擬選教職人員。如臨選不到。即行扣除。以其次應選之人擬補。歸於原選月分積缺。經前署撫臣鄂昌奏准在案。此項擬選人員。距省遠近不一。如在近省州縣。於原選月內查覆不到。自可照例辦理。若寫遠州縣。文行往返。二三月方能覆到。則下月所出之缺。已照例將其次之人。按月挨次擬選。若再將扣除之缺。仍歸原選月分。以本項其次

之人擬補。勢必將下月已選之人。遞行那移。改選實屬窒礙難行。請嗣後遇有擬選人員。如月內未據查覆。已經具題。即將員缺以查報到日開缺。另按雙單月分定例擬選。應如所請從之。○湖廣總督永興奏。鎮筸河道。遵旨查勘。內有磨牙齒等灘。難以行舟。且另有水路可通。此項工程。糜費無益。請停疏濬。並查出工員鳳凰廳通判潘曙。不按原估開鑿。短給工價。雖該府呈稱。係將節省之項。補從前漏估加增。通融辦理。但查無詳案。應行提訊。得旨。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興覆奏。鎮筸地方開修河道一摺。內稱工員潘曙。不按原估開鑿。短給工價。情弊顯然。嚴飭確訊。以憑指叅等語。朕前以此案工程。山溪陡迅。雖經竭力修濬。未必實有成效。當於該督奏報竣工遲緩時。即以此中有弊。批諭查奏。蓋因前任奏請興工之該督鄂彌達。既經草率從事於前。復為瞻顧遲回於後。其意明知

此事虛費無益而猶苟延時日冀圖銷算錢糧此實弊之所在至工員潘曙以節省之餘添補漏估之項截長補短通融辦理乃凡屬辦工者尋常易有之事且此案工費不甚浩繁委辦之員此中諒無大弊在永興查出虛費無益情由理應將鄂彌達等據實指叅請旨責令追賠方為允協乃錯會前旨遂以微員請叅究擬而置請修之大員於不問殊非覈實查辦之道將此詳悉諭令知之○蠲緩

直隸固安永清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東安武清寶坻薊州寧河宛平涿州樂亭清苑容城唐縣博野新城完縣蠡縣雄縣祁州安州高陽新安安肅河間肅寧任邱天津青縣靜海津軍廳萬全張家口同知西寧蔚縣宣化龍門懷安定州曲陽易州豐潤玉田等四十六廳州縣水災電災地畝本年額賦其固安永清霸州保定文安武清寶坻新城雄縣安州新安天津津軍廳靜海大城肅寧高陽玉田

等十八廳州縣飢民貸予口糧保定文安大城東安武清寶坻薊州寧河清苑新城完縣蠡縣雄縣祁州安州高陽新安河間肅寧任邱天津青縣靜海津軍廳西寧豐潤玉田固安永清霸州易州唐縣曲陽定州樂亭等三十五廳州縣飢民并予賑卹有差○封閉貴州威遠州格得八地銅礦從前任巡撫愛必達請也○旌表守正被戕之四川平武縣民康純一妻魏氏○是日駐蹕趙村大營○乙未諭前因直隸委署需人朕飭該部挑選引見曾發知縣十員佐雜二十員酌量委用今據方觀承奏稱口內外理事同知共十餘員一經缺出委署乏人等語著將三十員減去知縣二員佐雜二員該部於候補候選理事同知內挑選數員俟朕迴鑾時帶領引見簡發委用俟有缺出即行題補前次知縣佐雜已經發往毋庸再減嗣後著每次發理事同知四員知縣八員佐雜十八員以足三十員

之數著為例。○是日駐蹕定州行宮。○丙申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實授宋愛為貴州古州鎮總兵官。○以故甘肅河州撒喇族土千戶韓振武子玉麟。四川松枰土千戶馬騰龍子統。四川三大枝土百戶畢爾咱子寶福保襲職。○是日駐蹕高玉堡大營。○丁酉諭前據給事中塔坦。叅奏左都御史梅穀成縱容轎夫索錢。并擅將鹽政勅諭給還戶科一摺。朕覽奏時見其措語支離。即知其為袒護柴潮生而發。是以令梅穀成明白回奏。今觀梅穀成回奏情節所叅俱屬子虛。並稱柴潮生與之同巡北城。其為私援回護更屬顯然。果不出朕之所料。科道為耳目之官。必公正無私。始稱糾彈之任。若袒庇同事。架詞誣訐。叅及堂官。圖洩私憤。此風斷不可長。塔坦。柴潮生俱著革職。掣交刑部。柴潮生有無私囑舊僚同謀報復之處。一併嚴審具奏。○諭軍機大臣

等據內務府審奏。古北口外呈報餘地員外郎丁杰等通同受賄一案。現將案內應行質對之犯。拏交慎刑司嚴審定擬。著將摺內所有情節詳悉研訊。毋令稍有遁情。俟供證明確。即行按律定罪。不必移解刑部完結。再總管實圖於事前未經具報。雖以莊頭隱匿為辭。情亦可疑。將此一節。並於審訊各犯時嚴行究詰。不得任其含混。○授喀爾喀多羅郡王德木楚克為克魯倫巴爾城盟長。多羅郡王巴雅爾什第為副盟長。輔國公格勒克巴木丕勒為喀爾喀副將軍。鎮國公札木產為叅贊大臣。○戶部議覆廣東布政使吳謙銑奏稱文武兩關什物供給報銷每科增多。請勅部將各省貢院責成附郭首縣經管。遇離任時逐一造冊交新任查覈。倘不實心經理。一任胥役殘毀責令賠修。其器皿什物以及執事鋪墊等項亦造冊交首縣收貯。下科如數交出。縱有殘缺添補需費亦屬有限。應如

所請從之。○雲貴總督碩色奏上年欽差入滇閱兵。經布政使官爾勸詳請。令沿途各屬動用庫項。修理道路。建蓋公館。前督臣張允隨等批允。以致尋甸等六州縣那動銀兩。紛紛詳請歸款。復經官爾勸議。令雲南楚雄。浪穹。呈貢。寧州等州縣。各將養廉分年扣抵。遇有陞遷事故。交接任之員捐抵。亦經前督臣等批准。查欽差閱兵。尖宿原可用寺院民房。何必創建公館。且錢糧宜禁那移。豈得輒行動用。且復令將養廉流抵。勢必輾轉虛懸。況養廉原以勵其操守。使不致匱乏。乃令自為彌補。勢必巧取病民。或那移虧空。今若將該州縣題叅。則係奉有明文。不足以服其心。所有前項那動銀兩。應請著落擅令動用之各上司分賠清款。得旨允行。○是日駐蹕保定府行宮。○戊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等

具摺奏請臨幸關中。經朕批示。尚須遲緩。今計其期。大約在乾隆乙亥年。此時尚不必豫備。而籌辦之道。不妨先為之計。總在節省而無累於民。現今各省俱有閒款。原以備因公那用。其有需費之處。自應在此項內動撥。或伊等有願盡臣下之心。於養廉等類稍為通融。猶可俯從。斷不可絲毫涉於科累。朕此次巡幸河南。鄂容安竟有派及民田之事。朕甚不悅。本欲究治其罪。後因其隨行奏明。且事在已成。難以復行。還給姑弗深究。至今猶難釋於朕懷。可傳諭尹繼善等。令其將一應修除安頓等事。有應先行籌度者。自可定其經理之方。務須事事崇儉。去奢不作無益。切勿有意粉飾。以誇供帳之華。其有應行費用之處。即於閒款內酌撥。不可稍有累民之事。倘不仰體朕心。是伊等之奏請。非欲朕省方問俗。以愜瞻就之思。適違朕勤卹民隱之本意。則雖請勿去也。今為期尚遠。因伊等奏請。是

以宣示朕意。俾共知之。○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方觀承疏稱。直隸山西沿邊都司以上員缺。向係三七滿漢間補。嗣經部議。四六補用。奉旨滿漢各用五分。今准直隸提督布蘭泰咨覆。議將地僻事簡之缺。裁去滿員。改用漢員。於沿邊都司以上額設四十一缺內。改副參遊都共九缺。查與原奉諭旨相符。應如所請。獨石副將一缺。蔚州路參將一缺。古北口提標左營宣化鎮標左營遊擊二缺。古北城守營薊州營燕河路鎮邊路宣化鎮屬永寧路都司五缺。共九缺。改為部推。分用綠旗官員。其餘缺仍補用滿員。從之。○鑲黃旗蒙古副都統世圖故。賜祭如例。○貸黑龍江呼蘭口七家雅拉城旗民口糧有差。○賑卹江蘇溧陽縣通州水災飢民。并蠲緩新舊漕項錢糧有差。○廣東巡撫蘇昌續報高州等處本年開墾荒地二百四十八頃九十八畝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鍾祥縣民顏建常。

妻劉氏。○是日。駐蹕太平莊大營。○已亥。諭曰。禮部等衙門議奏。十一月初四日。恭奉列祖聖容。

實錄。玉牒。送往盛京尊藏。屆期朕恭詣拈香行禮。所有應行儀注。該衙門敬謹詳議以聞。○是日。駐蹕定興縣大營。○是月。兩江總督黃廷桂等奏。大差案內。原勘自宿遷縣順河集聖駕登舟。南來係順水三站。比及回鑾。則係溯流縴挽。恐致遲緩。且隨從之船。逆水渡黃。拉進清河草壩。過惠濟三閘。難免擁擠。臣等詢之老年土人。僉稱當年

聖祖南巡。隨從各船。五六日方能畢渡。亦覺未便。臣勘得陸路由徐家渡至順河集。僅有兩站。較水程少一站。路徑平坦寬展。又無溯流遲緩之處。實屬便捷。報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等奏。明春南巡浙省。查杭嘉兩郡。俱係水鄉。湖蕩港汊。縱橫交錯。自江南交界至杭陸路。惟運河縴道。寬僅七八尺。此外並無可

通。凡應用什物。暨執事人等。有須先送前站。豫備者。若開闢陸路於民間田園。必多挖廢。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執事人等。均由副河前進。似覺簡便得旨。甚是。妥當之極。又奏。御道兩傍。俱應安兵站圍。浙省運河。緯路竟有無可站立之處。今酌定於兩岸內。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臨時禁遏人舟。如無路徑處。不復安兵站圍。其兩岸有村鎮居民處。許令男婦老幼。跪伏瞻仰得旨。好。不必嚴

字彙卷之三

三

為攔阻。○福州將軍新柱奏。福州旗兵駐閩年久。清書清話。日就生疎。雍正五年設立官學教習。但教習之員。皆本駐防之人。繙譯平常。是以不能進益。定例各省駐防筆帖式缺出。俱在本地旗人內考取補放。今福州駐防繙譯生疎。將來考補之時。遷就錄取於公務人才。兩多貽誤。請勅部於候補候選旗員內。選繙譯精通之筆帖式一員。發來閩省。專司教習。六年俸滿。照例回京。教有成效。另請議

敘得旨允行。

實錄卷之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查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一月庚子朔

實錄卷二百七十六

上詣

皇太后行幄問安。○諭據貝勒允祜等奏

東陵各處應行補栽儀樹一摺。朕思

陵寢重地。一應林木。辦理俱應誠敬。且氣脉深

厚。種樹最易生長。何以每年所報回乾甚多。

蓋因承辦之員與樹戶人等。於補種時。即不

如法。轉利其易於回乾。希圖下次又將補種。

可以於中取利。此係伊等舊習。著傳諭貝勒

允祜等。令其知有此弊。悉心查察。併嚴立責

成。俾如法補種。自不至於屢次回乾。即貝勒

允祜等。或不能深知種樹之道。豐盛額於此

等處。應留心。但伊乃係初任。嗣後著豐盛額

專司其事。務必留心稽查。敬謹辦理。倘有仍

前滋弊。以致易於回乾之處。惟伊是問。○又

諭。永世人甚平庸。不勝翰林學士之任。著以

旗員用。○諭軍機大臣等。從前恭遇

皇祖聖祖仁皇帝南巡時。自順河集以達江口。

皆係河臣派撥河兵。以供舟行纜緯之用。渡

實錄卷二百七十六

江後。則由江省地方官雇覓民夫更替。及行

至浙江交界。該省換緯。亦另用雇夫應差。此

舊制也。朕明春巡幸江浙。聞江省督撫河臣

會商。擬於渡江後。仍用河兵纜緯。以省募夫

接替之煩。惟浙江因地屬隔省。尚欲遵循昔

年雇夫成例。朕思兩省本屬一水可通。若江

省概用河兵。而浙省又別召募。往來守候。未

免紛煩。兵丁向隸河標。舟行乃其素習。且在

江省經行已久。亦必益就熟嫻。若即令其隨

至浙江一路就便應用。較之臨期鳩集之夫。自為有益。况浙省本有雇夫工價。若即以之加給河兵。在伊等既可獲資斧之需。而浙省地方官。并得省雇募之役。彼此均覺妥便。著傳諭該督撫等。令其會同河臣。就事一體通融籌酌。定議奏聞。惟期公務有裨。毋存此疆彼界之見。尋奏。均遵諭旨辦理。其押繚員弁。亦請仍用江省人員隨往。從之。○賞卹福建押兵赴臺換班被溺之長福營馬兵。及帶回

實錄卷三七六

三

被溺之步兵。如例。○是日。駐蹕涿州北大營。○辛丑。諭軍機大臣等。上年五月內。碩色在兩廣總督任內時。叅奏南雄府知府蘇赫臣。勒索典史張經銀兩一案。至今尚未題結。此案並非難以完結之事。自應即行審理。何以懸案一年有餘。甚屬遲延。著傳諭陳大受。蘇昌令其作速審擬具奏。尋會奏。據蘇赫臣供認知情受賄各情不諱。按律分別定擬具題。報聞。○禮部議覆。湖廣總督永興奏稱。本年

實錄卷三七六

四

湖北官字號生監止十六名。取中舉人四名。副榜一名。較民卷過優。可否將各省官生。按照人數多寡。酌定取中。再吏禮二部司員子弟。均列官生。亦屬太優。請將吏禮二部郎中子弟。方准編入官號等語。查官卷人數多寡。難以懸定。請仍照舊例行。其數少省分。如無佳文。寧缺無濫。至吏禮二部司員子弟。編入官卷。非以示優。蓋以除弊。該督所請。均毋庸議。得旨。禮部議覆永興條奏官生過優一本。請仍照舊例遵行。甚屬偏私。各省官生。文庸倖中者。不堪屈指數。何國宗之子。同中一科。即其驗也。永興奏到。朕交部議時。即已知該部必將指駁。今果不出所料。雖該部議令此後務遵定例。官卷數少省分。必文理精通。方准取中。否則寧缺無濫等語。不知從前何嘗無此例。而各省試官。狼狽相顧。何嘗實力遵照。况如各部司官。同一辦事。何獨吏禮二部。得編官卷。此例實不公當。該部自應準理持

正立議乃先懷私意轉云非以示優蓋以除弊此其巧於回護尤屬紕繆該部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本發還另議尋議官生取中舊例實屬太優請嗣後直省額中舉人二十五名內許中官卷一名如無佳文寧缺無濫仍以民卷取足零數不足二十五名者不准錄取至中小等省雖應額中官卷一二名而或文不足錄全以民卷補足如磨勘時所取官卷較民卷優劣懸殊者題參嚴議至吏禮二部

員外郎主事固與各部相同即郎中亦屬無異其應試子弟應請均無庸編入官卷并乾隆九年臣部奏准將內閣侍讀子弟照吏禮二部司員編入官號例亦停從之○是日駐蹕黃新庄行宮○壬寅

上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陳大受蘇昌

叅奏韶州府知府楊國棟一摺軍機大臣等請將楊國棟家貲密交查辦等語楊國棟不過知府微員若止為明福經手交商營運銀兩尚屬僚友私情非婪贓過付者比即伊本人別有貪婪實蹟自可按律定擬不必如此嚴辦但觀摺中所叅楊國棟於該督撫飭查明福任內銀米冊籍知必當被叅先期差人送信則知其人平日與明福結交親密朋比

為奸又且巧於窺伺暗漏消息當明福初審到案時供詞狡猾其為先已得信事無可疑楊國棟有此情由不可不加懲究應如軍機大臣所議密交步軍統領派員前往涿州查辦其摺內款蹟著該督撫等一面題叅一面嚴審該督撫辦理此案能將實情一一究出甚屬可嘉明福京中查出銀兩并摺內所奏幾及二萬金令非恣意貪黷何由致此實乃罪不容逭著於此案審明時按擬正法至從

前各任事屬已往姑免深究。如果有折收情弊著將實情奏聞。不必一一題請治罪。懲一儆百。已足伸國法而暢衆心矣。著傳諭尚書劉統勲并該督撫等知之。尋陳大受、蘇昌會奏。據楊國棟供認。心知明福必叅。因胡恒順前借明福銀兩行鹽。係伊見交。立有字約。恐被查出。令家人喚胡恒順進署。寫書通知明福收藏舊約。又帶家書一封。俱交胡恒順。差工人黃衡至伊本籍涿州家中投書。次日至房山。面見明福投書。俱取有回札。於九月回廣。伊當即將借約燒毀。併據明福及明福家人霍五、工人黃衡等僉供。悉屬相符。是該叅守平日與明福朋比為奸。已可概見。其楊國棟任所貨財。業已查封。報聞。○戶部議覆兩江總督黃廷桂等奏稱。京口駐防兵米改支漕糧各事宜。一漕糧定例。原係歲內全完。祇因留充兵餉。以致挪用私收。應請將丹徒等縣留充兵米漕糧。務於歲內通完。遲誤照漕

例叅處。一請將兵米六萬六千四百二石。於丹徒漕米內截留三萬三千二百二石。丹陽漕米內截留二萬三千二百石。金壇漕米內截留一萬石。遇閏增米五千五百三十八石。並於徒陽二邑漕米內各半截撥。一春夏二季先儘丹徒米監放。丹陽、金壇米各貯縣倉。陸續提解府倉。隨收隨放。其運府腳費。請於節省漕費內動支。一責成旗員。每屆放期。兵丁齎檔具領。按名散票。按票關支。倘米票不到。即行嚴查。並令全數關領。放米後隨出具並無賣檔抵兌情弊甘結。送府存案。倘事後查有賣檔情事。兵則移旗究治。民則枷責示衆。其失察該管官。查叅議處。均應如所請行。從之。○豁除浙江蕭山縣西興、永盈圍場海潮坍沒田地正課銀二百七兩有奇。從巡撫兼鹽政永貴請也。○癸卯上御太和殿恭送列聖御容。供奉盛京。並詣皇史宬恭送。

五朝實錄尊藏盛京○諭曰河南布政使富明授藩臬三年期滿之例奏請陞見向因藩臬係方面大員久歷外任未經召對欲因以觀其人材是以定有三年入覲之例朕今歲巡幸中州富明屢經面見乃甫屈回鑾遽有此奏想其拘泥糊塗不至於此明係取巧乖張著交部察議尋議上得旨富明著銷去紀錄四次仍降二級調用○諭軍機大臣等富明援藩臬三年期滿之例奏請陞見夫三年期滿之例原為久未召見者而設今富明於中州行在面見已至三五次乃甫經匝月又具摺奏請朕觀富明並非糊塗拘泥之人何至於此必因豫省今歲所辦全不能體會朕意曾切責該撫鄂容安富明窺測及此明知未必准其來京故行摺奏以見其不與該撫扶同附會設令准其來京伊得召對之時乘機委卸此其居心殊不可問富明此番奏請陞見是否另有欲行面奏之事如果有所奏不

妨據實奏聞來京朕辦理政務光明正大並非回護鄂容安不令富明面奏其失撫藩事同一體若富明曾經力爭而鄂容安執意不從即當於朕至中州之前據實參奏朕必將鄂容安治罪豈有已經隨同辦理及至事後又復希圖狡飾此等伎倆何能逃朕洞鑒耶設因此旨而狡猾居心不過諉之糊塗拘泥三年入覲之例是伊自取重罪矣朕已指明富明並非糊塗拘泥之人令其將此旨明白奏來將此並令鄂容安知之○又諭今日方觀承具摺謝恩而鄂容安於朕回鑾至保定及進宮已請安兩次而不置一言夫直隸巡幸常經之地方觀承即不具摺謝恩亦無不可至朕之加恩鄂容安實出於格外包涵鄂容安宜何如感激沒身頂戴何以竟似無事即謂方觀承奏摺僅屬外吏虛文鄂容安身繫滿洲受朕厚恩棄虛文積習可也豈獨無不能自己之情耶若謂其有心疎畧亦未必

然必因責其辦理不善。心懷疑懼。思欲含糊了事。此豈含糊所可了事者耶。著將此傳諭鄂容安。令其痛知改悔。據實核查。逐一清晰。無絲毫糜費。絲毫粉飾。以為補過之地。朕辦理諸務。光明正大。是是非非。不容稍混。鄂容安豈尚不知耶。方觀承摺并鈔寄鄂容安閱看。○甲辰。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大學士史貽直。不必管理刑部事務。著大學士來保暫行管理。○諭前因田懋性情浮躁。紈袴之習未除。是以令其解侍郎之任。回籍讀書。聞其在籍頗屬安靜。仍復加恩召用。乃伊於來京召對時。即誣奏阿里衮。修理太行山道一事。詢之阿里衮。及嚮導等。全屬子虛。轉詰田懋。亦無辭以對。其在吏部。並無感恩出力之處。近因禮部侍郎缺出。將伊調補。又以不由科甲出身。於例不合。令其候缺補用。此時既未得缺。則係候補之員。不應仍居九卿之列。乃伊覲然與現任九

卿同班。且有怏怏之意。御史又叅其僕從鬪毆不法。是田懋舊習全未悛改。仍著回籍讀書。○諭軍機大臣等。巡察黑龍江給事中索佳。叅奏塔勒岱家奴。不時偷行擾害地方。塔勒岱竟不管束。請交部察議等因。寄諭傅爾丹。著傳諭塔勒岱。朕念其軍前効力。加恩以將軍銜原品休致。令於本處居住。伊即應感戴朕恩。居家安靜。管束家人。不使濫生事端。且伊家尚屬殷實。何至令家人如此行為。從前朕即知其不甚安靜。今又為給事中索佳叅奏。原應交部議罪。但朕念其前經効力行。此次加恩寬免議罪。嗣後務使加意管束。家奴如再有此等之罪。朕豈有再行加恩之理。著傳諭曉示。○又諭朕明歲巡幸江南。隨駕人員。已經派定。侍郎秦蕙田自行奏請。以臨幸惠山。必至秦園為辭。秦園在惠山之麓。聖祖嘗經臨駐。留賜御書。朕清蹕所經。自當瞻仰。然不過名山古蹟。偶爾登臨。初非因朝臣

林園之勝足供遊覽。致煩供帳。秦蕙田已不准隨駕。並令軍機大臣等諭知朕意。但秦蕙田鄉評。並非閉戶讀書居鄉安靜之人。恐其指稱臨幸。派累閭族人衆。出貲修理。而伊獨居其功。且以餘貲自潤。此則不可不傳知黃廷桂。令其留心。至園亭有

皇祖御筆。即動用商捐公項。官為修理。俾得世世承守。豈不更霑大惠乎。尋奏秦園於八月內。經臣動給官項銀一千兩。飭無錫縣知縣王鎬。如式修理。報聞。○又諭曰。鄂容安未經具摺謝恩。前旨已曾詳諭。今日披覽外來奏章。又見總兵丁山謝恩一摺。夫以丁山武臣。尚知具摺奏謝恩。鄂容安受恩深重。較丁山何啻什百。而一辭不置。乃出情理之外。朕初不因此深加督過。但觀鄂容安實由心中惶恐無地。是以不知所措。然巡撫統轄全省。似此疑懼失措。屬員因而觀望。地方重務。不免貽誤。所關甚重。可傳諭鄂容安。令其悉心供

職。痛加懲改。善為從實辦理。以贖前愆。徒爾畏縮。不惟無益。且更增咎矣。丁山摺鈔令閱看。○乙巳。諭今歲直屬固安等處偶被偏災。收成稍薄。著將乾隆辛未年豫東三省粟米。截留十萬石。以備來年賑糴之用。其保定雄縣所有明年應辦兵米。即於此項內支撥。停其採買。至固安霸州寶坻玉田順義東安良鄉大興等八州縣歉收之地。米價稍昂。其應需本年冬季及來歲春季兵米。著加恩准照舊例。每石增價三錢。以示軫恤。兵民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湖北巡撫唐綏祖奏稱。滇省本年二運京銅。於湖北東湖縣地方遭風。沈溺銅九萬觔。委員蔡理經將現銅起運。後地方官全數撈獲。現貯縣庫。應俟滇省後運銅船過楚搭解。但滇員來楚無期。懇將此項銅觔借給湖北接濟鼓鑄。來春採買滇銅。回日。即行照數歸還等語。滇銅關係京局鼓鑄。原不容輕議截留借用。唐綏祖所奏。乃

沈溺銅觔。該地方官設法撈獲。貯庫。滇省後運委員未到。奏稱借用。尚屬可行。著照所請。後不為例。○又諭。據總督方觀承奏。請將在籍候補州同。曾經保舉經學之張鳳孫。發直候補。令其在署佐理公務。俟應行得缺之日。照例酌量委用。至考試經學時。仍令赴京考試等語。著照所請。准其發往。○諭軍機大臣等。據方觀承奏到。波羅河屯行宮被竊案內。獲賊王長貴一摺。內稱。遠委督標千總邢永功。帶兵躡訪。又稱。熱河道富勒赫。河屯協副將富海。同稟獲解到案。其間實力蹤跡。使正犯就獲。不知出自何人。或係所委千總自行訪出。或由該道及副將另行差緝。所奏俱未明晰。著傳諭該督。令其查明具奏。若係所委千總。則宜稍示鼓勵。尋奏。查此案係千總邢永功訪得稟聞。及差往緝拏。而王長貴已被差弁把總王顯外委黃嗣彩拏獲。應請將此三員酌量陞賞。報聞。○又諭曰。衛哲治奏安

徽省錢糧已完未完數目一摺。甚不明晰。朕前降旨。原因積欠之案。多係官侵吏蝕。及頑戶拖欠。不得不力為整頓。以儆刁風。若尋常緩徵帶徵之項。乃屬地方被有偏災。小民不能按期輸納。非有意抗延可比。且亦定有年限。若一併開入。轉足以滋牽混。所諭甚明。今衛哲治奏內。何得復將緩帶銀兩開入。若云此項已經除出。何以十四年分未完總數。至十萬餘兩之多。安徽供賦本薄。而所欠如此。若如江蘇賦額。又當如何。總由衛哲治辦理此事。並不肯實力擔承。是以草率從事。所奏俱屬含混。著傳諭申飭。令其再行查明詳悉具奏。尋奏。奏銷後已續完銀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二兩零。現在未完民欠。酌定規條。務於明歲徵完。得旨。交定長留心辦理。○以故二等子全德子善寶襲爵。○丙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德保著暫行解

任交總管內務府王大臣審訊。○鑄給漢中府捕盜通判駐劄留霸兼管驛務關防並建衙署從陝甘總督尹繼善請也。○丁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曰。據正紅旗滿洲都統具奏。關舒所出雲騎尉缺。以伊三歲子常德擬正。以其伯父之子五和擬陪。其承襲有分。關舒叔祖之子孫。因其祖向犯軍罪。概不應入揀選等因。凡補放世職及佐領等官。其承襲有分而犯軍罪人等之子孫。俱不列入者。雖係定例。然亦不可不分別辦理。如獲罪人等之子孫。果係年幼。或並無居官之人。尚可不入揀選。此內倘有因勞績得官。或至大員。於現在所承襲世職佐領等官較大。而不令其入於揀選世職官員佐領內。亦與理未協。此事原議未詳。將此交承辦官員佐領事務王大臣。再為妥議具奏。併將正紅旗滿洲所奏承襲雲騎尉一事。亦著妥辦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永貴所奏陳得方指名撞騙現今

拏獲嚴審一摺。永貴訪拏辦理甚是。此等不法遊棍。必當從重究處。即置之死地。亦不為枉。但摺內稱該縣尚未詳報。即飛飭嘉興府知府李清時。前往提犯嚴審等語。朱履端既經首明到縣。該縣知縣。即應據實飛報該撫。乃俟該撫自行訪聞。觀此則該縣意中。未必不信為實有其事。是以遲回瞻顧。永貴摺內未經叙明。在此案情形。不問可知其偽。該縣因干涉大學士傅恒姓名。即如此遲疑。設令果屬大學士傅恒家人。在外捏名生事。又當何如。似此庸闇無能之劣員。何以克勝知縣之任。該撫理應參處。至其冒稱銜帖之處。如何憑空設想。或別有因由。抑另有夥黨唆使。駕捏並此外有無他處指冒詐騙。俱應一一徹底根究。明晰毋令稍有遁情。審明時具摺奏聞。並寘重典。可傳諭永貴知之。尋奏查陳得方即吳得中。串通革生胡志。詐冒大學士公傅恒差人。捏造原任大學士張廷玉書札。

撞騙朱履端財物。始因隨口冒名。繼則商謀誑騙。合依例載指大小官員名色誑騙財物計贓該徒以上者。發邊衛充軍。情重者仍加號兩月發遣。其桐鄉縣知縣李輔德。實緣胡志狡供不認。是以未即通詳。並不疑實有其事。至大學士公傳恒乃係旗人。素不使喚長

隨。況該犯原冒西席。及試令寫字。乃一不辨點畫之人。稍有知識。斷不為其所愚。若該縣因干涉大學士姓名。因而遲疑瞻顧。臣斷不

敢徇隱不叅。報聞。○和碩和親王弘晝等奏

天壇有請神亭十座。

祈穀壇有請神亭六座。惟

地壇內係執事官捧請。請添造請神亭十座。用

明黃素綴成造。又

皇祇室正位供案。較

配位供案高一寸。惟

皇乾殿正位供案。較

配位供案高一尺。請加高九寸成造。又

三壇所陳孔桌。未能畫一。請

正位俱改設一孔桌一張。

東配位俱改設三孔桌一張。

西配位俱改設二孔桌一張。又供奉器具及祇

套等項。向來顏色間雜。請將

天壇。

祈穀壇。陳設一應祭器。俱用天青色成造。

地壇。陳設一應祭器。俱用明黃色成造。其餘一

切零星器具。俱分別等差。修飾見新。報聞。○

轉禮部右侍郎呂熾。為左侍郎。以內閣學士

陳邦彥。為禮部右侍郎。補原任詹事徐以烜。

為原官。○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會奏。

傳諭傳清等。於十七日過省。計自省至藏。

遲不過十六七日。傳清等自可欽遵籌辦。倘

勢不得不作用兵之計。即當豫為準備。臣現

差人以買藏香為名。密行偵探。至徵調之事。

上年冬間。奉旨密為辦理。臣等曾於建昌等

各營。密派五千名。以備進發。又於川北各處。

密派三千人應援。其糧餉事宜。不便聲張。於兵丁隨身裹帶口糧外。折支聽各兵沿途買食。如需用兵。應酌派兵八千名。臣岳鍾琪領兵五千名。先赴藏地。臣策楞領兵三千名。暫駐打箭爐。料理應援。再臣原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於江達備兵一千。西寧一路。轉備兵二千。應否降旨密勅陝甘總督尹繼善一體豫防得旨。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岳鍾琪所奏密行籌辦諸事。俱屬詳悉。倘或需用。其調度策應。亦合機宜。但當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致有洩漏。令彼疑惑驚駭。啟釁生事。方為萬全。至所稱西寧一路。密飭陝督尹繼善。豫為防範。則屬不必。四川一路。策楞等善為辦理。尚可慎密。若西寧兩路齊辦。則事益張皇。未必無走漏消息之處。轉未妥協。從前未經傳諭尹繼善。乃正為此。若至事露。不得不辯之時。自然令其防範也。可傳諭策楞岳鍾琪知之。○戊申。諭曰。德保於內務府

查辦餘地一事。有聽從司員干請情節。本應革職治罪。但念其平日尚屬黽勉。且實無贓據。從寬革去戶部侍郎。副都統。內務府總管。著以乾清門二等侍衛。照舊管理圓明園等處。効力贖罪。○又諭曰。刑部所奏三倉行兇賊犯。期滿未獲。將番役治罪一摺。雖係按律辦理。但三倉之地。及被殺之人。皆內務府所管。則應內務府番役承緝。而提督衙門番役。乃係協同躡緝之人。今內務府番役。以旗人照例議以枷責。而提督番役。以非旗人實發邊衛充軍。轉於事理未得其平。著一體枷責發落。至議處承緝不力文武各員內。總管內務府王大臣。亦有應得處分。著交部議處。其事發之日。舒赫德奉差在外。所請交部嚴加議處之處。加恩寬免。哈達哈係原辦之員。著交部察議。○己酉。調刑部侍郎兆惠為戶部侍郎。倉場侍郎書山為刑部侍郎。以內閣學士鶴年為倉場侍郎。○以總管內務府大臣

蘇赫訥兼管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事務○調陝西糧道傳椿來京引見○賑卹甘肅平涼西寧肅州等三州縣本年電旱災飢民並免額賦貸河州狄道皋蘭渭源金縣隴西岷州安定會寧伏羌漳縣鹽茶廳涇州安化合水真寧秦州秦安清水禮縣永昌鎮番寧朔中衛靈州西寧碾伯高臺等二十八廳州縣籽種口糧緩甘州鎮番肅州高臺等四州縣及東樂縣丞所屬田畝額賦○庚戌

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詣

雍和宮行禮○兵部議准兵科給事中楊二酉條奏各省衛守備歸部選者三十九缺現在武進士以衛用者積至數百人又提塘差官効力報滿歸班即用者亦數十人加以新例飛班壓銓缺少班多選用無期且今歲衛守備中又裁減數缺壅滯較甚請照乾隆元年復行揀選之例將元年以後揀選三等之武

進士及充補提塘之三等武進士再行揀選一二等者以營用三等者仍以衛用從之○前署福建巡撫喀爾吉善疏報閩縣等處十四年墾田三十四頃六十九畝有奇○辛亥諭前因天津靜海等縣今歲被有偏災准方觀承所奏暫開奉天海運以資接濟海運既開則陸路商販自應聽其流通豈可復行禁遏乃近聞該將軍等於關外設卡嚴查陸運不通是因海禁暫弛而轉增閉糴之令大非

朕一視同仁之意著該將軍等將新添卡路兵役撤回俾商販無阻糧價漸平庶於民食有益該部即行文該將軍等知之○撫卹浙江象山臨海黃巖太平定海天台仙居永嘉樂清瑞安平陽雲和等十二縣杜濱黃巖永嘉長林等四場温州衛玉環廳本年風水災飢民竈戶並緩徵漕米額賦有差○旌表被誣捐軀之安徽望江縣民鄧廷勲妻金氏守正捐軀之廣東順德縣民伍盛大女伍氏○

壬子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幸圓明園○諭山東蘭山鄒城

二邑今秋被災稍重其勘明成災處所已照例分別蠲緩加恩賑卹至勘不成災之處雖云有收究屬歉薄著加恩將該二邑毗連災

區之歉收地畝所有本年應徵新舊錢糧米穀等項俱令緩至次年麥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近因查辦廢員詢據原署福建按察使王廷諍被劾原由稱係武平縣塞署一案其中案情反覆生死出入相懸若果如所言則究抑已甚但亦係一面之詞雖久經結案然地方必有公論且其事亦非年遠無稽總督喀爾吉善現在赴浙辦差可將王廷諍原供說帖鈔寄巡撫潘思渠

會同將軍新柱將此案原審及改供翻案各情節逐一秉公徹底確查務得實情其王奠洲向來為人若何平日居鄉若何現在情形若何一面嚴查原案一面密行察訪據實具奏此案原非新柱潘思渠等所辦與伊等毫無干涉正可虛公辦理况地方果有奇冤亦不可不為昭雪倘有心迴護原審原叅稍存含混之見斷不能逃朕洞鑒是轉以事外之人自罹罪戾矣慎之喀爾吉善雖在浙辦差究係伊地方之事如果冤抑雖死者不可復生而正犯不可容其漏網亦當留心密查其新柱潘思渠如何體訪是否實在虛公查察併據實奏聞毋得扶同朦混王廷諍原供一併鈔寄該督閱看尋新柱潘思渠會奏查原案武平縣知縣嚴文謨誤認自縊之鄧美生未死混將尸親歇家夾責致啟釁端又因衆人不服鬧堂塞署遂將有嫌之生監王奠洲等買囑扳誣酷刑鍛鍊指為首犯被叅擬流

罪由自取。王廷諍先為監司。繼為臬司。並不推鞠率轉。復固執已見。將無據之王奠洲定為首犯。經前撫臣周學健參革。洵為不枉。再查開堂之日。王奠洲在鄉送殯。保結確鑿。其非首犯無疑。再訪得王奠洲現已病故。平日家道殷實。亦非安靜守分之人。祇因從前該縣派民買穀。諸衿監皆允。惟王奠洲不允。致與該縣有隙。拖入重案。質之省會輿論。俱屬相符。並非冤抑。報聞。○總理行營王大臣和

碩莊親王允祿等疏言。明春

皇上南巡江浙。所有應行豫備事宜。查水路隨從官兵。必宜酌減。除大臣等應中途留住。及隨從已欽派外。侍衛仍派三班。統於六班內選足。兵丁派八旗六百名。健銳營四百名。但此次兵丁中途應行減派。其江浙一路。又俱乘船。健銳兵久不操練。恐致生疎。應停派。至江南登舟時。各處官員人等量減。但取差使無誤。餘俱留住河北。其前鋒護軍等兵。減派

五百名。合之江寧迎駕兵二百名。足敷差使。其章京擬派四十員。虎鎗侍衛兵丁內揀選四十員。俱先支兩月路費。途中計日補給。應騎官馬人等。仍於京中全數給發。隨駕大臣官員。明年春季俸銀。俱於今冬先放。

皇上登舟後。隨行之王大臣官員駝馬。不必過河。令與留駐之官兵一體留住。仍著總管大臣。加意管束靜候。留住官兵之馬。及隨往江浙人等官馬。一體留住飼養。再查江浙旱路應需之馬。除御馬用船載往。隨從人等官馬。查照康熙年間例。皆取用於地方。每大臣一員馬五匹。章京侍衛一員馬三匹。護軍緊要執事人等馬二匹。餘每二人馬三匹。於駐防綠營官馬驛馬內豫備。合計需馬六千六百九十餘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隸廠。由小五臺至平山堂。高旻寺。由蘇州至靈巖。鄧尉虎邱等處。非緊要差使。俱留於舟次。約須備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備一匹。以便添用。至

船多亦恐擁擠。擬將派出大臣。或每員給二隻。或一隻。其侍衛官員等。或二三人一隻。或四五人一隻。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隻。或十數人一隻。酌量勻派。除裝載物件便民船二十五隻外。統計沙飛馬溜船。四百四十隻。即可敷用。現在或有豫備餘船。各覓生理。不必守候。隨行官員人等。在十里以內者。回船住歇。遠者。於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許占住民房。米糧柴草。派地方官招商。於行營左右公平售買。其黑豆令山東巡撫採買。運往沂州一帶接濟。從之。○吏部議處盛京工部侍郎卞塔海。估報收貯樂器房屋。任意浮開。應比照督撫題報不實。希圖冒銷例。銷去紀錄四次。仍降二級調用。從之。○癸丑。

上幸靜宜園駐蹕。○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先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告其屬下有我已設計。撤回漢兵四百餘名。其餘若不知機。早回。必盡行誅。

戮等語。又拉里糧務州同董恭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行令。沿途漢土兵民。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等語。茲據駐藏外委王廷斌等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駐藏傳拉。二大人。於十月十三日。誘至通司岡衙門接見。遂將伊誅戮。詎逆黨卓呢羅卜藏扎什等聞信。即率衆數千圍署。施放鎗礮。周圍放火。達賴喇嘛遣衆僧救護。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亂刀砍害。傳大人身被鎗傷。立即自盡。所有文武官多被難。糧務衙門被刦庫銀八萬五千餘兩。十四日。卓呢羅卜藏扎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喇嘛始令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妹夫公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衆等。俱已歸順。逃難兵民。達賴喇嘛現在養活等語。隨又據管領臺站遊擊殷瑞稟稱。十月十八等日。達賴喇嘛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兵。并探知達賴喇嘛傳令。各番不得傷害漢人等語。又據通判常明稟稱。十月

二十三等日據公班第達稱逆賊已獲過半。餘亦不難擒拏。餉銀現在查追。已得二萬餘兩。四面緊要路口。亦派人把守等語。又據臺站官遞到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奏摺二函。臣等看此情形。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伏誅已屬確實。其逆黨亦據達賴喇嘛。公班第達次第查拘。但卓呢羅卜藏扎什等敢率衆傷害大臣。不法已極。應即進兵擒戮。且恐餘孽未盡。日後又將滋事。臣等酌議。臣岳鍾琪馳赴打箭爐。先於提標建昌鎮調兵三千名出口。再於次近調兵二千。飭建昌鎮總兵董芳繼後。臣策楞再帶兵三千。赴打箭爐彈壓相機分別進剿。應援現差幹員沿途曉諭番民。并將進兵擒拏逆犯緣由。寄知達賴喇嘛。公班第達。以安藏衆之心。再副都統班第現由青海赴藏。祇帶兵役二十名。達賴喇嘛等或未知赴藏緣由。臣等一併寄知達賴喇嘛等。令遣人接護報聞。○貸吉林烏喇寧古塔伯都訥拉

林三姓等處。本年分水災。飢民兵丁籽種口糧。○加賑山東嶧縣。蘭山。郟城。平度。昌邑。膠州。高密等七州縣。本年分水災。飢民有差。○甲寅。

上迴圓明園。○諭曰。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情蹟顯著。奏請相機翦除。兇逆朕以伊等孤懸藏地。未可輕舉。並令俟班第到彼。察看情形。降旨辦理。乃傅清等未及奉到諭旨。以機有可乘。遂爾便宜行事。其逆渠已經授首。而傅清。拉布敦。旋為逆黨所害。為國捐軀。深用憫惜。除另頒旨加恩優卹外。其隨二人捐軀弁兵。著策楞。岳鍾琪。查明照陣亡例優卹。目今藏地。現雖撫輯寧謐。但善後事宜。不可不專遣大臣前往辦理。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赴藏。綏輯地方。搜除逆黨。總兵董芳。隨後統兵策應。尹繼善。著就近馳驛前往四川。料理一應糧餉軍機。侍郎那木

扎勒著賞銀一千兩整裝。即馳驛前往。與班第一同駐藏。該部即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事。前經傳清拉布敦奏到。朕即慮其所辦太險。不可輕發。乃傳清等未及奉到諭旨。即已便宜行事。至於身被戕害。為國捐軀。情殊可憫。除另頒旨加恩優卹外。其隨二人捐軀弁兵。著策楞、岳鍾琪查明。照陣亡例。交部優卹。卓呢羅卜藏扎什黨逆之罪。實不容誅。著傳諭策楞、岳鍾琪統領官兵前赴西藏。總兵董芳統兵隨後策應。聽策楞等調遣。一面安輯藏地。一面搜剿逆黨。務盡擒獲。并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俱應明正典刑。以洩公憤。而彰國法。其媳著仍送青海。交與其母。與彼無涉也。又據策楞奏稱。派兵八千名。以備進剿。今觀藏中大局已定。不過擒拏餘黨。可令策楞、岳鍾琪帶兵三千名。即行速往。董芳統兵二千名。隨後策應。其餘三千名。豫備派撥應援。可以不必起

程。若至彼覺兵勢少單。即一面調往。一面奏聞。再策楞、岳鍾琪進藏。務當嚴密防範。至西藏地方。雖據達賴喇嘛奏稱。已經安撫寧靜。但經此番舉動。人情必致張皇。現在藏地情形若何。速行馳奏。卓呢羅卜藏扎什逆黨已成。恐其勢不能已。益致擾動。策楞等俱應豫為籌及再行。打箭爐一帶。口內外各番。向係西藏所屬。亦不無驚駭。應明白曉諭。以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前經駐藏大臣據實奏聞。朕令班第至彼。再會同在藏大臣降旨辦理。乃駐藏大臣等。因其形蹟顯著。未候旨到。即已便宜行事。雖罪人已經授首。而駐藏大臣亦不幸為逆黨所害。所當與師問罪。惟務搜除逆黨。以安地方。凡非親信逆黨。一無株及。被難民番。優加卹賞。至塘汛番人將官兵捆縛。本應治罪。但係聽從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使。悉置不問。并將此傳知達賴喇嘛。令其宣諭遠近。安衆人之心。至班第達

不能救護駐藏大臣。念其勢原孤弱。尚屬無過。然亦無功可錄。但不附逆黨。尚知尊向天朝。俟徐加賞賜。策楞、岳鍾琪至藏。可以此意告知。以安彼心。而用其力。若如達賴喇嘛所奏。即將班第達立為藏王。將來又成一頗羅鼎。日後伊子又思世襲。專據其地。轉滋事端。前經傳諭班第。以藏地應多立頭人。分殺其勢。正當乘此機會。通盤籌畫。務徹始徹終。為萬全之計。所諭班第之旨。伊必帶往。策楞、岳鍾琪到彼。詳悉閱看。斟酌辦理。事定後。應留駐官兵若干名。交駐藏大臣統轄。以資彈壓。并照舊添設臺站。一切善後事宜。策楞等隨宜調度。詳細逐一奏聞。已令尹繼善前往料理。一應糧餉軍機。俱令其籌辦策應。并諭策楞等知之。○又諭曰。卓呢羅卜藏扎什肆行悖逆。已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前赴西藏。總兵董芳酌派官兵在後策應。著尹繼善就近馳驛前往四川。所有輸輓

糧餉接應機宜。及奏報情形等事。尹繼善悉心籌辦。其陝甘總督印務。或尹繼善帶往。或交巡撫陳宏謀暫行護理。著尹繼善酌定。至西寧一路。切近藏地。從前西藏用兵。原與打箭爐兩路並進。現在或應酌派官兵。豫為防範。該督等一面奏聞。一面妥協辦理。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曰。達賴喇嘛公班第達等具奏青海地通西藏。且有通準噶爾之路。逆匪卓呢羅卜藏扎什等逃奔準噶爾地方。均未可定。爾等可寄信紀山。令其留心防守。堵禦潛通準噶爾之路。巡查卡倫。將西寧番子等善為約束。其通準噶爾之路。不可稍有疎忽。○又諭寄信歸化城都統衆佛保。令其由彼馳驛速赴西寧。一到彼處。即將紀山拏交委員。由驛解赴京師。其青海之番子事務。暫著衆佛保署理。俟朕另派之人到時。衆佛保再回歸化城。○調右衛副都統舒明辦理青海番子事務。調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蘇瑚

濟為右衛副都統○以雲南故遮放副宣撫司多量子萬靈襲職

實錄卷之三

三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盛京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等謹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主事書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等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張廷玉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等謹將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紀昀六次臣等謹將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一月乙卯

實錄卷之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還宮○諭從前西藏之頗羅

鼐甚為實心恭順且料理藏中事務一切甚

為安帖

皇考世宗憲皇帝屢次加恩由台吉封為貝勒

伊寶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誠朕即位以後

旋即封為郡王後因頗羅鼐年力就衰朕念

及將來詢伊二子之中孰堪為嗣據伊奏稱

長子八賴弱又已出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人尚強幹。能勝彈壓。因是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嗣伊摺奏。請徹駐藏官兵。朕以兵數原屬無多。若不准其所請。轉啓疑忌之心。是以即依所請行。着紀山前往駐劄。詎紀山與之設誓和好。即奏事常與同列銜名。朕深責其非體。是紀山不但不能懾服其心。更已墮其術中矣。傳清前經駐藏。為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更換。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協同駐藏。乃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心益狡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翻以伊兄叛逆誣奏。又伊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既戕其兄。遂欲計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傳清拉布敦。稔知其奸。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今年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

懸絕域。未可輕舉。即使便宜辦事。亦於國體有關。且非萬全之道。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噶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庶協天朝體制。乃傳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即於十月十三日。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傳清拉布敦。旋為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扎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傳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傳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傳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傳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以如此實心為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悼耶。傳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為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傳

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為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為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哉現據達賴喇嘛奏請立班第達為郡王亦以藏衆不可一日無人統率為此權宜之計若如所請則數年之後未能保其不滋事釁朕意欲倣衆建而分其勢之意另為籌畫措置雖現在已著策楞等領兵搜討逆黨將來藏地仍留駐官兵塘汛文書往來關係緊要並噶隆事務俱應歸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其打箭爐地方亦應添駐兵丁以壯聲援一應善後事宜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議政大臣履親王莊親王恂郡王及滿漢大學士尚書會同軍機大臣定議具奏前往更換駐藏侍郎那木扎勒亦著入議

夫開邊黠武朕所不為而

祖宗所有疆宇不最少虧尺寸此番辦理實事勢轉關一大機會不得不詳審籌畫動出萬全以為邊圉久遠之計將此并諭中外知之○又諭朕前因綠旗營伍廢弛兵力軟弱皆由將弁不能約束訓練所致是以分用滿員以資鈐轄邇來因簡用過多業將遊擊以下之缺量加酌減今觀侍衛協領叅領等人員內才具稍優者皆已陸續外用副叅等缺仍屬過多旗員漸少出色之人而綠旗員缺亦未免稍偏朕因材器使內外原屬一體但隨時委用輕重務在合宜自應量為調劑且向來滿員內任者即藍翎侍衛亦皆以為榮初無欣羨外任之意若樂於外任可以偷安且多得俸薪則所見卑鄙已甚滿洲醇樸之風當不出此總之操縱在朕向之多用綠旗不可嘆向隅今之簡用滿洲不可嘆阻途所有分缺簡用之處該部另行具奏○又諭現在

總管內務府大臣乏人。著倭赫在總管內務府大臣上額外行走。仍著兼管圓明園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藏地如有應行進兵之處。令治大雄先回雲南。將該省所有路徑。應作何籌辦。並會商四川總督策楞等。先事豫備。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已於十月十三日。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傳至通司岡。即行正法。雖逆黨肆行兇悖。竟將駐藏大臣戕害。而渠魁已經授首。藏地寧輯。所有搜勦逆黨及善後事宜。已令策楞岳鍾琪統兵進藏。妥協料理。滇省現在並無需用籌備徵調之事。著諭治大雄。令其照常鎮靜。毋得聞信稍有張皇。致駭衆人觀聽。并諭該督碩色知之。○又諭寄信衆佛保青海地通西藏。且有赴準噶爾之路。逆賊卓呢羅卜藏扎什被殲。逃往準噶爾。皆未可定。所關最要。是以派伊前往彼處辦事。即令伊遵朕前旨。速行起程前往。到彼妥為留心。凡通準噶爾之

路。應行防範之處。必須嚴加防範。巡查卡座。青海番子等。妥為約束。仍須不時探訊藏務。不可稍有懈怠。朕現雖派副都統舒明前赴西寧換伊。藏內正當有事。歸化城亦無甚事。件衆佛保係經練之人。舒明到彼。凡事會伊商辦。俟事竣。候旨再回歸化城。○命侍郎兆惠赴藏。偕四川總督策楞等。辦理善後事宜。○江西南昌鎮總兵楊大亨因病解任。以湖北施南協副將王守乾為南昌鎮總兵。○緩徵湖北漢川黃岡應山等三縣及武昌左衛本年水災地畝額賦有差。○丙辰。上以和婉和碩公主受納徵禮。御保和殿筵宴。○諭曰。侍郎兆惠現有出差辦理事件。舒赫德仍著在軍機處行走。○又諭曰。侍郎兆惠著馳驛速回。凡應辦事件。俱交努三辦理。○又諭曰。傅清加恩賞給之職。著伊長子明仁承襲。拉布敦賞給之職。著伊子根敦承襲。俱著賞翎。傅清之次子明義亦著賞翎。○又諭

曰傳清拉布敦之家加恩各賞銀一萬兩。聞拉布敦住房狹小。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於入官房屋內酌量一所。賞其妻子居住。拉布敦之子尚未長成。伊家並無照應教訓之人。著大學士公傳恒照應教訓。令其讀書。○諭軍機大臣等。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保永遠寧謐。如其稍有滲漏。則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朕前傳諭班第。以西藏事必當衆建而分其勢。目今乘

平定卷三十三

此兵威易於辦理。惟在相度機勢。計慮久遠。方為萬全。傳清等雖曾許班第達為藏王。然伊等辦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達曾經與聞否。設先豫聞。必先有成約。如伊果能統所屬人衆。救護策應。則卓呢羅卜藏扎什未必猖獗至此。乃伊不行救護。而先奔至達賴喇嘛處。其意以傳清等能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固為伊除一大患。更可得藏王為利甚大。即使不成。而彼悠然事外。毫

無痕跡。是賣天朝大臣而坐收鷄蚌之利。其居心狡獪為何如者。伊若一為藏王。即使恭順如頗羅鼐。而其子孫亦不可保。此其可慮。豈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下哉。策楞等至藏。細加體訪。如其人實無他能。聽受約束。即量予爵秩。伊向來本分所有。不必有所增。亦不必有所減。使仍其舊足矣。伊並非有功。何得遽封郡王。當時頗羅鼐亦由公爵以漸而加。郡王非其本爵也。此處著策楞、岳鍾琪著實

平定卷三十三

留心。若因我二大臣已許彼為王。而今不封伊。因致失望。即聲其不救護駐藏大臣之罪。相機加之顯戮。此在策楞等相度事宜。從長熟計。總宜虛公。不設成見。不可草率辦理。看來經理善後諸事。非班第所能勝。那木扎勒亦不甚踴躍。若策楞等辦有章程。則伊等尚能守而不失耳。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貲產。歲入必極豐厚。應入官為駐藏大臣公用。足供駐兵千人而有餘。

至此番統兵進藏。固為搜擒逆黨。如能就擒。重治其罪。誠足洩忿。若令速遁。準噶爾則斷不可懸師深入窮追。但噶隆事務。於事權極有關係。必須駐藏大臣管理。呼應方靈。即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斷絕。班第達一言。而塘汛復通。信息往來。惟藏王之言是聽。而駐藏大臣毫無把握。如此即駐兵萬人。何濟於事。策楞岳鍾琪到彼。目擊情形。務須將此事徹底熟籌。得其肯綮。令自我出。方為扼要。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即打箭爐為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為虞耶。現交議政王大臣會同軍機大臣等詳悉定議。可并備細傳諭策楞岳鍾琪等知之。○又諭前經降旨方觀承。令於岳濬到時。即行傳諭。派修唐縣城工。岳濬身任巡撫。於屬員婪贓之案。漫無覺察。且辦理工程。一任承辦官恣意冒銷。伊亦應有分賠之項。祇令修城自

効。原係分所應得。但念伊父岳鍾琪現在領兵進藏。為國家宣力。勤勞可嘉。理應推恩格外。岳濬所有派修城工之處。該督著不必傳諭。○調禮部尚書木和蘭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戶部侍郎伍齡安為禮部尚書。江蘇巡撫雅爾哈善為戶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浙江布政使王師為江蘇巡撫。○丁巳。諭曰。策楞現在統兵進藏。四川總督印信著伊帶往。以便調遣。陝甘總督印信著尹繼善帶往。成都行川陝總督事。料理軍機錢糧及一切事宜。其陝甘總督衙門事務。著照黃廷桂之例。令鄂昌護理。尋常事件。照例承辦。案件重大者。仍行關白尹繼善。○又諭。今歲山西大同朔平所屬州縣內。有歉收之處。雖係六分以上。與緩徵之例不符。但該處俱屬邊郡。若新舊並徵。輸將未免拮据。著加恩將大同府屬之大同。懷仁。靈邱。廣靈。渾源。應州。山陰。天鎮。陽高。及朔平府屬之馬邑等州縣。應徵舊欠

錢糧米豆。暫緩至明年麥熟後徵收一半。其餘一半。至秋收後徵完。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工部侍郎那木扎勒。現在奉差駐藏。兵部侍郎雅爾圖著兼理工部侍郎事務。○又諭曰。下五旗大臣。軍前効力年久者。原有擡旗之例。原任左都御史拉布敦。除亂以靖地方。以國家之故。忘身効力。特加恩將拉布敦之子。及同在一旗之子弟。俱擡入正黃旗滿洲。以示朕酬功旌勲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兇悖肆惡。恣行無忌。本因向來威權太盛。專制一方。致釀此患。乃朕加恩過重。有以縱之。不可不追悔。從前之不早為裁抑。伊固兇暴性成。亦因天朝先事疑其跋扈。致伊益生疑畏。如鳥獸然。人有傷之之意。機心一動。彼必先奮決而起。在傳清等見事勢已迫。不可坐受荼毒。思欲先發制人。卓呢羅卜藏扎什之報復加害。出於所料之外。其見事不為不明。就義不為不

勇。為國家去一大患。更為有功。然平心論之。却非辦事正理。至若慮班第達日後憑藉威勢。復生事端。是又以疑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道待之矣。即今於策楞領兵入藏時。聲其不行救護大臣之罪。加以顯戮。於勢甚易。然不光明正大。與傳清拉布敦之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等耳。番衆無知。見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誘至加誅。並未明正其罪。今又借擒捕逆黨之名。圖害班第達。天朝舉事。如此譎詐。將人人疑畏。何以昭示大信。是以明降諭旨。令達賴喇嘛班第達。知朕辦事之光明正大。以釋其疑。而安其心。如班第達能遵朕諭旨。奉我約束。是乃實心恭順之人。仍可委辦噶隆事務。永遠承受恩典。如其敢行違抗。則師出更為有名。乃至當不易之理。然既有此旨。則我領兵安藏之大臣。益當諸事留心。或彼不服而阻進兵之路。或謬為恭順。引我兵入至其地。而後別有所圖。皆不可不慮及。至珠

爾默特那木扎勒叛產。自應鈔沒。但伊吞併衆人財產。致擁厚貲。若概行入官。又似利其所有。番衆不無滋議。著策楞等逐一查明。凡伊強占所得。俱著給還本人。珠爾默特車布登本非叛逆。乃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誣陷。且私遣人殺害。而以病死捏奏。今既明知其受屈身死。已將伊子仍封以公爵。管理阿里克地方。令班第達傳朕諭旨。如卓呢羅卜藏扎什由彼處奔逃。令伊擒捕。其父所有家產。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鈔占者。俱仍給還。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自置財產。自應入官。供駐藏大臣之用。所部人衆。或應分設頭人管轄。統歸駐藏大臣節制。及駐劄官兵。安設塘汛。一切事宜。該督等會同駐藏大臣悉心籌酌。妥議具奏。再朕於十月初八日。在開封批發傳清等奏摺諭旨。曾否到藏。并九月十一日。傳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旨。俱於沿途驛遞。詳悉查明。查出時。將此二旨。令班第

達閱看。仍將伊言語情形奏聞。再有玉舒那哈署番人一種。離藏甚近。或可安插在藏。為駐藏大臣爪牙。或令伊換班赴藏護衛。是否有益。亦著該督妥悉具奏。朕通盤籌酌。必當如此辦理。方為理直氣壯。得綏服遠人正理。番夷以詭詐反覆之心。窺測天朝。惟待以不疑。則彼亦不心懷疑貳。王道蕩平。無過於此。是以不待議政王大臣等定議。即降旨傳諭達賴喇嘛。班第達著將此旨并鈔寄策楞等閱看。○又諭達賴喇嘛。辦理噶隆事。公班第達朕向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達賴喇嘛。心懷離隙。是以屢加訓飭。豈知因朕諭而彼愈心疑。駐藏大臣傳清等亦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殘暴性成。狂虐日甚。終恐不利於達賴喇嘛。是以奮不顧身。亟翦兇逆。凡此皆以為達賴喇嘛也。今達賴喇嘛肘腋之間。除此隱患。佛地肅清。朕心深慰。及卓呢羅卜藏扎什戕害駐藏大臣。經達賴喇嘛傳諭

解散賊黨。安撫難民。地方得以寧謐。朕甚嘉之。所有加恩賞賜物件。已交駐藏侍郎那木扎勒齊送到藏。示朕優眷之懷。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本不應承襲郡王。因念頗羅鼐一生恭順効力。是以施恩格外。令其襲爵。乃伊自管理藏事以後。肆虐逞威。驕縱日甚。又因朕許其撤回駐藏官兵。伊更自鳴得計。荼毒所部番衆。貪淫無忌。且誣奏伊兄車布登叛逆。派遣噶隆。領兵殺害伊兄。屠戮其子。及衆頭目等。又鈔占班第達家產。離其妻分駐後藏。而羈留其子。隨侍左右。復阻絕沿途塘汛。計欲盡害官兵。罪惡不可勝數。然朕靜而思之。此固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賦性兇頑。亦因朕之加恩過厚。有以縱之。藏地之人雖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實深為追悔。由今觀之。辦理噶隆之人。權勢不可使太專。是乃朕所加恩。永輯藏地億衆生靈之要道也。傳清等誅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時。雖有

令班第達管理藏地之語。實未奉朕諭旨。祇因藏地不可一日無人統率。亦欲其即統兵相助。是以從權委辦。使班第達果如所約。翦除逆黨。能使二大臣無事。藏地寧靜。則即如二大臣所言。亦未為不可。今伊既不能救護駐藏大臣。已不為無過。第念其勢孤力弱。僅保自全。尚屬人之常情。事在已往。姑置勿問。豈可自居其功。承受朕封王之異恩乎。著仍以公爵辦理達賴喇嘛噶隆事務。總督策楞等到藏之日。會同達賴喇嘛。於彼處頭人內。曉事安分。而番衆素所信服者。再採擇一人為噶隆。與班第達協同辦事。其所屬尋常細事。仍聽噶隆二人照舊承辦。至具摺奏事。及兵備驛遞等重務。則令欽差駐藏大臣會同噶隆二人辦理。鈐用欽差大臣關防。永為定制。其駐防官兵。安設臺站。及一切事宜。著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侍郎兆惠駐藏大臣那木扎勒班第等會同達賴喇嘛。及班第達等

悉心籌酌妥議具奏。再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從前曾經誣奏伊兄珠爾默特車布登謀叛。構釁稱兵。暗加圖害。而以病死捏奏。今事既明白。珠爾默特車布登本無罪之人。抱屈被害。應為昭雪。著班第達查明伊子。傳朕諭旨。復給以公爵。令管轄阿里克地方番衆。勉効力。如卓呢羅卜藏扎什由阿里克一帶奔逃。令伊盡力擒拏。伊父向來所有家產貲財。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所鈔占者。俱著查明。給還。再本年十月初八日。封發傳清。拉布敦之諭旨。又九月十一日。傳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諭旨。或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亂。驛站阻隔。尚未到藏。亦未可知。如已到藏。即著班第達開看辦理。如尚未到。著班第達於沿途驛遞查出。令其開看。朕治天下臣民。功過分明。輕重各當。班第達果能實心恭順。進藏官兵。妥協接應。將來與新設噶隆同心一意。事事秉公辦理。則為國家腹心之臣。可永

享昇平之福。承受恩典。用是開誠布公。特頒諭旨。明白曉示。班第達奉到此旨。何以奉行處。即著速奏。並諭藏內番衆知之。○戶部議准。綏遠城將軍富昌疏稱。朔平府趙家圈佃戶。承種地二十一頃五十九畝。助馬口莊頭承種地二百四十五頃五十畝。秋麥雹傷。應徵銀糧。應分別蠲緩。從之。○命禮部尚書伍齡安。仍兼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以安徽按察使和其衷為浙江布政使。山東濟東道范時綬為安徽按察使。○戊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令班第達管理噶隆事務。再分立噶隆一人。協同辦理。原欲使彼此鈐制。則事權不至太專。乃安輯藏地之要著。策楞等到藏。或告知達賴喇嘛。令伊秉公舉出。或博採輿論。就彼處大族內。為番衆素所信服者。擇其曉事安分之人。俾任噶隆之事。斷不可出自

班第達之意。使得樹其黨羽。將此傳諭該督等令其留心。○己未。兵部帶領曾經出兵之貴州台拱營俸滿千總董正倫引見。得旨。現今苗疆地方寧謐。非新闢時可比。千總三年俸滿。留部即以守備陞用。未免過優。亦與別項陞途有礙。或應發回本省。有缺即行題補。亦足以示鼓勵矣。其如何定例之處。爾部定議具奏。上次爾部帶領引見之千總內。亦有似此者一人。已降旨留部即以守備用。今即著照董正倫之例。俟定議具奏後再行補用。尋議嗣後此等千總俸滿時。該督提保送到部。考驗人材弓馬引見。五年俸滿者。請旨發往本省。交該督與曾出兵之年滿千總按其行走勞績。是否人地相宜。酌量題補。三年俸滿者。請旨以第一人第二人發回本省。酌量題補。第三人發往雲南。與雲南出兵之年滿千總。亦按其行走勞績。是否人地相宜。酌量題補。從之。○又奏。水師河營因公溺故兵。如

僅一二名。不必專案題請。照乾隆七年閩浙總督策楞奏准之例。動項卹賞。咨部存案。年終彙題請銷。從之。○賞卹江南省中河豆班集搶築漫工失足溺斃之河營戰兵如例。○庚申。諭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工部尚書孫嘉淦。兵部侍郎汪由敦。在內廷行走。勤慎黽勉。四川總督策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簡任封疆。宣力多年。俱著加恩。照伊等現在品級賞給伊子廕生。除年尚幼小者。不必帶領引見外。餘著該部帶領引見。○是日起上以冬至祀

天於

圜丘齋戒三日。○辛酉。鴻臚寺奏。來歲南巡。所有沿途地方文武官員。於幾十里以內接送之處。請旨得旨。著三十里以內接送。○大學士張允隨。以年老解退。鑲黃旗漢軍都統調鑲黃旗蒙古都統公嵩椿。為鑲黃旗漢軍都統。補原任鑲黃旗蒙古都統扎拉豐阿。為原官。○壬戌。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癸亥冬至祀

天於

圜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問安○賜蘇州明臣文徵明祠

御書扁曰德藝清標○甲子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軍機大臣等據阿

思哈議奏通省城垣等項工銀一摺已令原

議大臣議奏至所請應修城垣隄埝各工曉

諭百姓分段築修照社穀之例分別獎勵等

語則於辦公之道未協所在工程百姓不知

愛護肆行作踐以致損塌傾圮該督撫等自

可隨時諭令修築保護然亦惟些小工程小

民力所能勝及原應民修者量為勸輸尚屬

以民衛民本意若工程浩大需費繁多一切

責之於民雖設獎勵之條勢必轉滋擾累蓋

今古民情不同未可繩以力役急公之義不

應如此辦理原議大臣俟各省奏到之日彙

齊議覆為時尚早將此先行傳諭該撫知之

○以熱河道富勒赫為河南布政使原署江

蘇巡撫安寧署熱河道○乙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曰永常現在丁憂。安西提督印務。著李繩武前往管理。於接到諭旨處。速行赴任。其京口將軍印務。著副都統暫行護理。軍前大臣。原有釋服從戎之例。安西提督。不必出缺。俟永常來京治喪事竣。回任後。李繩武仍回將軍之任○又諭朕頻歲巡幸直省。問俗觀風。一遵

祖制。入疆考績。既足利益民生。而扈從官兵亦得練習勤勞。修明紀律。所關甚鉅也。所有行營供頓。悉出內帑。絲毫不以擾民。道路橋梁。原准開銷正款。且更特賜公項。俾通融協濟。該督撫等量力措辦。儘足敷用。即或以大員俸入既豐。稍效惓忱。尚非必不可行之事。從未有出於捐輸紳民者。今歲時巡豫省。見所司辦理。非該撫及二三大員等力所能供。因逐日召進藩臬道府等。隨時詢察。伊等奏對

之間。皆有畏首畏尾之意。朕知其辦理不善。詢之該撫。而鄂容安初尚欲含糊了事。及加嚴詰。乃一一據實奏明。出自通省士民捐輸。朕本欲即治其罪。念伊父大學士鄂爾泰宣勞有素。伊在巡撫任內。二年以來。頗改其好名舊習。而諸事詎勉出力。且因朕問。亦即據實奏明。尚與始終欺隱者有間。是以降旨切責。姑免其交部議處。至於富明身任藩司。與該撫公同辦理。乃於朕回鑾日。援藩臬三年

期滿之例。奏請來京陛見。朕當即降旨。伊於行在屢經召對。不應遽請陛見。顯係取巧乖張。交部察議。且明指其非出於糊塗拘泥。必因見朕深責鄂容安。故為此奏。如准其來京。遂得於召見時乘機卸責。此其巧獮居心。殊不可問。令軍機大臣等傳旨申飭富明。令其明白回奏。今回奏摺內。果稱諸凡與撫臣會同商酌。並無異議。是鄂容安辦理此事。竟為富明所賣。不能逃朕洞鑒矣。富明已照部議

降調。朕在中州時。見該撫不能仰體朕心。冒昧辦理。恐江浙督撫等。聞風效尤。將以觀風布澤之盛典。轉成地方官科歛累民之私計。因即遣兆惠等。由開封馳至江浙。宣布朕意。使督撫知所儆戒。今兆惠回京覆奏。江浙督撫。並無派累。朕心稍釋。朕為海內蒼黎。蠲免正供。至數千萬金。尚所不惜。豈因省方盛舉。轉惜多費。此數十萬金。而乃須民力捐輸耶。即謂感恩趨事。實出羣情所願。而農民非富

商可比。該督撫亦應明喻朕旨。早行禁止。方為知輕重之大臣。豈可因循從事。著將朕在中州訓飭鄂容安。并因富明前奏。傳諭鄂容安各諭旨。宣示中外。俾共知朕意。科道等惟以撝拾陳言。及枚舉細故。為盡職。似此有關政體之事。何不叅奏。著通行申飭。朕已明頒諭旨。亦不必再瀆奏矣。○又諭朕明歲恭奉聖母皇太后鑾輿。巡幸江浙。於正月十三祈穀禮成日。啟駕。○諭軍機大臣等。現今降旨

將熱河道富勒赫補授河南布政使。河南省現有查辦之事。富勒赫接到此旨。即將熱河道任內應辦事件。就近交與安寧接辦。即速起程。河南去京甚近。著伊來京請訓後。再赴新任。○以山西巡撫阿里衮為湖廣總督。調廣西巡撫阿思哈為山西巡撫。仍兼管提督事務。調安徽巡撫衛哲治為廣西巡撫。以西安布政使定長為安徽巡撫。湖南按察使周人驥為西安布政使。廣西左江道沈世楓為湖南按察使。○卹廣東廣州府巡海溺斃兵丁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崑山縣民張四觀妻沈氏。○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四川總督策楞摺奏。朱荃案內各犯先後解川。經司道等錄供具報。該犯等供情狡賴。疑竇甚多。現飭悉心研鞫等語。尹繼善現在赴川。著將此案即交與該督。令其逐一秉公嚴訊。務得實情。按律定擬。並須加意嚴密防範。毋使稍有漏洩。致逸犯聞風遠颺。策楞摺并鈔

寄閱看。○又諭曰。富明在河南布政使任內。辦差錯謬。又懷私瀆奏。取巧乖張。已照部議降調。今因廣平府知府缺出。令其補授。到任之日。著該督方觀承傳諭。將從前指派岳濬唐縣城工。即令富明承修。効力贖罪。○吏部議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教職俸滿薦舉。應專案具題。至稱職留任。及老疾庸劣。斥退似不必逐員題請。應照向例。隨時分別咨部彙題。從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錢維城充

日講起居注官。○丁卯。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現在京師米價。雖不甚貴。然較之常價。未免加增。八旗設立米局。收買米石。原視米價之低昂。以備平糶之用。今米價既不無稍昂。若再行收買。恐目下未受平糶之益。轉滋食貴之虞。著暫行停止。如明春應需平糶之時。令管理米局大臣。酌量需用米數。定議奏聞。由倉支領。○諭軍機大臣等。湖北按察使德文具奏。請嚴慣媒之罪一

摺。所見未協政體。夫婦倫理攸關。小民非甚不得已。詎肯輕言離析。即或奸徒從中設局。為風俗之累。而買休賣休。自有正律。惟在地方官實力奉行。平時則開誠化導。嚴行禁止。遇事何妨加等重懲。若徒更張律令。而行之不力。何益之有。且其奏摺。文氣庸猥。詞語繁陋。嘵嘵滿紙。轉使事理不明。悉當由文義未深。故不之覺耳。再聞德文自到任以來。頗有欣喜自得之意。雖人言未有確據。但伊受朕

特恩。數年間擢任臬司。陞用甚速。易於盈滿。亦未必無因。可傳諭德文。令其一切收斂。務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為將來承受恩澤之地。摺并發還。○禮部議准廣東巡撫蘇昌等疏稱。鶴山縣向設廩。增各十名。三年一貢。現在人文加盛。請將廩增各加五名。其出貢俟補足廩額後。照例二年一貢。選拔之年。亦准一體選拔。從之。○四川總督策楞等奏。十月二十日。接據通判常明等稟稱。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誅後。公班第達暫理藏務。干戈遂息。都統傅清等被難時。現存兵八十餘名。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齊赴布達喇。俱係達賴喇嘛給銀養贍。至二十三日。公班第達告知。已將逆首卓呢羅卜藏扎什拏禁。逆黨已獲過半。剗去餉銀。亦追出大半。通司因等處已安。常明暨兵民等。於二十四日搬回居住等語。現所調大兵。似可無庸進發。請止帶兵八百名進藏。仍酌留官兵。駐打箭爐彈壓。得旨。另有旨諭。○以大理寺卿世貴。鄒一桂。翰林院侍講學士德保。並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右春坊右中允德爾泰充日講起居注官。○散秩大臣公舅舅伍格故。遣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往奠茶酒。并賞銀五百兩治喪。○戊辰。諭曰。京口將軍李繩武。現有差委。一時不能赴任。所有將軍印務。著總督黃廷桂管理。○諭軍機大臣等。副都統銜班第原係自備鞍馬。効力贖罪。現在前往駐藏。一切行裝。

衛從。體統攸關。可傳諭總督策楞。俟班第到日。一切俱照副都統品級。官為料理。不必令其自備。○又諭策楞。岳鍾琪。摺奏。公班第達將西藏行。先逆首卓呢羅卜藏扎什。拉布坦等。及所有黨羽。俱已查拏收禁。剗去餉銀。亦經追出。現在兵民相安。大兵無庸進發。其善後事宜。正須料理。請於督提兩標。並就近泰寧等處。撥兵八百名。或特差大臣赴藏。或於臣等二人內。派往等語。前令策楞等帶兵五千名進藏。原因藏地為逆黨擾亂。非厚集兵力。無以為安輯地方。搜擒逆黨之用。今覽所奏。藏地大局已定。重兵已無所用。若仍照原定五千之數帶往。不但費兵力於無用之地。且足啟班第達之疑。藏內人心。亦不無驚恐。策楞等所見甚是。著照伊等所請。撥兵八百名。仍著策楞帶領進藏。會同派出侍郎兆惠。那木扎勒。及駐藏大臣班第等。將一切事宜。悉心妥辦。策楞著即起程。不必等候兆惠那。

木扎勒岳鍾琪業已在途。亦可不必抵藏。著將所帶官兵。在打箭爐駐劄。以資彈壓。所有頒發達賴喇嘛班第達諭旨。一併鈔寄策楞岳鍾琪閱看。○又諭達賴喇嘛管噶隆事公班第達。及衛藏所屬番衆等。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肆行暴虐。與達賴喇嘛為讐。又荼毒所屬番衆。戕殺伊兄。種種不法。駐藏大臣傳清等。目擊番衆人人怨恨。且恐其不利於達賴喇嘛。奏請辦理。朕本欲降旨。令前往駐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藏大臣班第。會同達賴喇嘛明正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之罪。以為達賴喇嘛除患。且為藏地番民除兇暴而抒公憤。設令駐藏大臣。於接到此旨之後。遵照辦理。逆黨自不致擾亂。乃駐藏大臣傅清等。迫於事勢。未及奉到諭旨。即行便宜誅戮。以致逆黨乘機倡亂。人衆驚惶。朕聞信。即降旨遣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前往。安撫藏地。搜捕逆黨。此外一無所問。今據總督策楞等。奏到藏地

近日情形。又據班第達奏稱。卓呢羅卜藏扎什。併其餘黨。以次就擒。藏地現已寧謐。等語。朕心深為欣慰。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罪惡昭著。藏地人衆。既可共洩讐怨。且知天朝駐藏大臣奮不顧身。乃為爾等翦除兇惡。今餘黨就擒。地方寧謐。自可無庸派動大兵。致滋驚擾。故特諭令前所派官兵。不必赴藏。提督岳鍾琪。亦不令赴藏矣。惟令總督策楞赴藏。問候達賴喇嘛。及辦理一切事宜。班第達辦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此事甚屬可嘉。著加恩賞賜內庫緞疋。即著派往大臣帶往。所有已獲餘黨。著牢固看守。俟總督策楞欽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公同查審。照內地之例。分別首從。惟誅首惡。及附和為惡者。其餘脅從人等。俱從寬概無株及。所有擒獲逆黨之頭目人等。著班第達查明。俟策楞到日。酌量賞賜。以示鼓勵。其剽奪銀兩事。甚微末。當擾亂之時。乘機攘竊。無從一一查究。轉恐累及無辜。其已追得者

交司員收貯。未得者免其查追。朕此番辦理。惟欲藏地永遠寧謐。敬奉達賴喇嘛。令人心悅服。達賴喇嘛。班第達。將朕此旨通行明白。曉諭所屬番衆人等。令其安靜樂業。永享昇平之福。以副朕恩德綏懷之至意。○又諭。前因岳濬在巡撫任內。並不實心任事。且瞻徇屬員。於侵帑婪贓各案。漫無覺察。已降旨革職。俟伊到京之日。問明情節。從重治罪。并令派修城工。効力贖罪。伊父岳鍾琪。亦深自引咎。奏請將岳濬交部治罪。本無可寬。但念岳鍾琪一聞西藏之信。親自帶兵迅速前赴。急公宣力。甚屬可嘉。伊年老遠行。未必不為伊子之事。心切憂懸。著加恩將岳濬應行治罪之處寬免。并免其修理城工。遇有京堂缺。仍欲量加擢用。以為老臣戮力封疆。奉公體國者之勸。將此傳諭岳鍾琪知之。○戶部議准。四川總督策楞疏稱。寧遠府瓜別安撫司已角等處番民。認納糧七十石。折倉斗米三十

五石。例應於會鹽營完納。供支兵食。該番離城遙遠。背負艱難。會鹽營兵丁。離營亦不下一二百里。關領糧石。背負回汛。往返經旬。沿途並無宿店。將糧炊煮日食。回汛所剩無幾。今據各番民請每斗折徵銀一錢二分四釐。完納於兵番兩有裨益。從之。○監察御史胡蛟齡奏。徐州邳宿並海州贛沐等處。皆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東省來源。下逼海浦。每春夏之交。橫流渺瀰一片。有種無收。民困已極。宜於濱河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使足容水。臣訪聞徽州人寓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隄捍水。隄內多為溝洫。安設斗門。相時蓄洩。歲獲有收。成效已著。又查十一年內。高斌尹繼善。議將海州一屬。令地方有司勸諭居民。修築圩岸。其宿遷桃源安東清河阜寧等縣。亦一例辦理。數年來作何修築。無從委悉。乞勅下督撫。查照前議。嚴飭實力奉行。並將作何督率推行。可於數年內續成

之處確切議奏得旨著高斌黃廷桂會議具奏尋會奏臣黃廷桂於十四年將修築圩岸事宜酌定規條通飭奉行并令因地酌辦茲查數年來如海州沐陽安東宿遷等處築圩挑溝俱經工竣阜寧贛榆等處亦經勘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勢稍高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湖蕩容水之地不便概築至桃源清河二縣均係旱地並無水田其逼近河湖之處非圩岸所能禦

兼土性浮鬆旋修旋坍其海州沐陽上永山東來源駱馬全湖之水由六塘與沐山兩河分注入海源多流窄容水不及雖圩岸加築高厚盛漲終不免潰決蓋圩岸之制於蘇松常鎮農田最宜其次則高寶興泰山陽鹽城行之亦有成效應因地因時隨宜辦理雖異漲不能藉為保護而隨時修補尋常障禦無裨益報聞○湖南巡撫開泰奏查州縣徵收錢糧設有流水印簿湖南省向係自行鈐

印以致貪劣之員改換弊混臣思流水簿籍每年按數可稽應令該州縣照伊都甲里區編號分簿豫行申送該管官鈐印發回存用庶易於較覈經徵者無從私改捏造報聞○已已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近來京師米價較上年冬月稍昂已降旨八旗米局停其收買但市價一時尚未平減時屆隆冬小民艱於餬口著

將八旗米局現在收買存貯米石照時價酌減發糶如有不敷著於京倉支領五城由京倉各領米一千石照八旗定價一體設廠平糶交該御史等嚴行稽查毋令囤戶乘機射利察出從重治罪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策楞到藏後即將傳清拉布敦魯碩派員沿路照看送赴京師○禮部奏明春

皇上南巡親祭禹陵明太祖陵請照十三年東巡親祭

少昊金天氏陵。行二跪六叩禮。得旨。行三跪九叩禮。○欽差刑部尚書劉統勲奏。查審叅革廣東糧驛道明福。折收倉米一案。據明福供稱。前任各道。俱如此折收。除明福現在審明定擬。另題外。查前道朱叔權。朱聖閑。李方勉。前護道薛韞。金允彝等。任內。均有浮收米石。惟前道龐嶼任內。查無折收之事。再查站船水手工食。歷任俱有曠缺。應并贓論罪。除朱聖閑。金允彝。病故。毋庸擬罪。仍追銀兩入

字樣卷三七七

一

官。龐嶼止有曠缺。工食銀二十八兩零。應照律杖流。雜犯准徒四年。薛韞任內。浮收三百二石七斗零。應擬斬。雜犯准徒五年。朱叔權任內。浮收五百四十五石零。李方勉任內。浮收八百四十三石零。應擬斬。監候。除龐嶼並無浮收。免其提解外。薛韞等。應令押解來粵。訊明追贓究擬。其不能覺察之督撫藩臬。及聽從浮收之各州縣。均請旨議處。得旨。薛韞前任御史時。屢有封奏。朕因其人尚鯁直。擢

字樣卷三七七

一

用道員。自應嚴於律已。益礪清操。方不負簡任之意。乃於本任內。違禁浮收。婪贓入已。若不嚴加治罪。則凡屬言官。平時矯矯自命。以圖受知。及莅外任。竟不能潔清自矢。是轉以繩糾為捷徑矣。薛韞著革職。拏交刑部。從重治罪。朱叔權。李方勉。雖侵收之數。浮於薛韞。然二人本由外吏擢用。無足比數。俱著革職。押解往粵。交與該督撫質訊明確。按律追擬已足蔽辜。龐嶼侵收之數甚少。且已為添補賞貼之用。並未入已。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其歷任州縣各官。被勒折交。情尚可原。俱著從寬免其察議。王安國等著議處具奏。餘著覈議具奏。○是月。兩江總督黃廷桂奏。明春南巡。官兵祇候大閱。鎮江駐防旗兵。將軍標漢兵。均應在教場豫備。又將軍水師標兵。應在江面豫備。惟蘇撫標兵。僅止五百餘名。除差防之外。餘兵甚少。不足備閱。查鄧尉山下。前傍太湖。水勢不深。溜亦平恬。水操捷便可

觀謹量調蘇松鎮標及太湖營船隻於鄧尉山下操舟恭候登山閱視報聞○江寧將軍錫爾瑞兩江總督黃廷桂會奏明春巡幸應備大閱但查滿兵除循例輪派水操兵一千名實兵止有三千名又督標兩營及城守兩營額兵止共二千餘名各除分防差務而外所餘無幾若各自分操不足以壯軍威而肅觀瞻請豫備滿兵一千五百名漢兵一千五百名會合操練候閱報可○江西巡撫阿思

哈奏先因錢價昂貴經前撫臣陳宏謀奏請開爐鼓鑄設爐四座嗣復奏請添爐四座現在錢價漸平局貯滇銅止可配至來年夏月請仍照原議設爐四座報聞○山東巡撫準泰奏來歲南巡東省及河標各兵扈從站道并有養馬等項之用月糧留贍家口當差未免不敷請將有差各兵辛未年春季餉銀豫借於當年夏季起分四季扣還報聞○山東布政使李燭奏查東省十二年前連被歉收

緩徵民欠錢糧於十四年奉旨統於庚午年起分五年帶徵迨十四年偏災州縣又有緩徵及民欠項連前共二百一十餘萬今歲庚午年計應帶徵四十餘萬兩現已完解司銀二十五萬兩零明年奏銷時約可徵完惟是民力參差不齊力絀者雖遇豐年僅可按限清完其富者年穀順成惟願早完以免臨期催納東省向日辦理凡非應帶之年豫納之糧往往州縣存留不解或解司而司庫存留更有州縣扣收本年應帶餘銀退還者殊阻民間急公之義且啟那移虧空之端應飭令州縣曉諭花戶帶徵雖限五年如有情願豫交者概准交收隨解俱於奏銷冊內登報仍俟應帶年分覈算分數以定考成至力不能完者不得借端催比報可○陝西巡撫陳宏謀奏西安駐防八旗馬廠每旗一百二十頃與民地毗連原定界址隨高就低不能截然畫一且逼近渭濱坍漲靡常旗則指為牧地

民則指為種地。各圖侵占。連年控爭。臣委員履畝勘丈。每旗丈足一百二十頃。於交界之處。築墩挖濠。立定界址。令地方官諭民。不得越界侵種。至民人承種之地。亦經照額丈足。分撥清楚。可以永杜爭端。復查此項外。又有丈出餘地。非旗非民。乃河灘之官地。例應召認墾種。但河濱坍塌靡常。升科請豁。未免紛煩。不若召民承墾收租。解司充公。通計興平武功。盤屋扶風。四縣丈出可墾地八十一頃。

實錄卷三百二十七

四二

七十畝零。俾附近之民墾種資生。於窮民不無裨益。得旨。覽奏甚妥。知道了。○廣西提督豆斌密奏。臣接閱卹鈔。奉旨。哈攀龍補授固原提督。查固原人悍兵強。甲於全陝。附近多住回民。臣在河西三十年。回子居心行事。頗知其詳。前在固原提督任內。點閱營伍。見回子甚多。私竊駭異。詢其所以。俱云前任楊宏署提督三年。召募回子九百餘名。且誼重教親。任其肆橫。舉城兵民。道路以目。臣旋即調

補廣西。聞十一年奪門鬧市之案。其中大半回民。此種人惟恃強梁。不講忠義。富則多事。窮則為竊。其性原與人殊。今哈攀龍又係回子。縱不瞻徇。其如教親何。得旨。所奏甚可嘉。知道了。○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會奏。於途次奉到旨諭。遵於現帶官兵一千名內。挑派八百名。臣策楞帶領起程。餘兵二百名。并續進之一千名。臣岳鍾琪帶領回爐。酌留三百名彈壓。董芳亦行知回任。得旨。覽奏俱悉。○又奏。駐藏官兵。明春正值換班之期。須兵一千五百名。臣策楞帶兵八百名進藏。擬回日帶兵一百名。以備沿途差遣。餘七百名留駐。臣岳鍾琪抵爐後。即於現派赴藏三千名內。揀選八百名派往。報聞。

實錄卷三百二十七

四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七

實錄卷三百七十七

四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八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二月庚午朔

中興七三二八

上詣

大高殿行禮。○幸瀛臺。○諭曰廣西巡撫舒輅

摺奏草職翰林黃明懿將伊父占葬龍隱巖

古蹟公地士民公憤控縣勘驗伊輒違斷遷

延及詳報飭究乃復聞風潛避任意恣肆等

語黃明懿在翰林時屢有封奏朕觀其識見

偏僻不協事理而伊轉自負敢言後以進呈

經史挾私妄奏交部察議從寬令其草職回

籍理應居家安靜守分省愆以為鄉黨表率

乃圖謀風水。占踞官地。抗違公斷。種種不法。迨聞撫臣批究之信。竟至兔脫無蹤。行同匪類。深可駭異。伊與薛勗。皆所稱矯矯自命者。今薛勗於糧道任內。婪收折價。巧取自肥。黃明懿又復居鄉不法。抗斷潛逃。可見伊等從前揣朕明目達聰之指。則矯飾以為受知之地。及其行蹤敗露。則無所不為。不亦貽玷衣冠。而深負朕廣開言路之意耶。黃明懿著該撫嚴緝務獲。交刑部治罪。所占既屬公地。不必俟黃明懿到案。該地方即行起遷。朕以求言為圖治之要。本以廣諮博採。且冀得端人正士。為國家之用。而人情之狡變不可信。一至於此。甚矣求言用人之難也。將此傳諭中外知之。○欽差刑部尚書劉統勲題查審明福實多折收米價銀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一兩八錢九分入己。又侵收水手曠缺工食銀一千二百四十二兩零。應照律擬斬監候。追贓入官。其聽從折輕之府州縣交部議處。前

任督撫藩臬。交部察議。得旨。三法司覈擬具奏。吳謙銑現任藩司。於糧驛道有統轄之責。乃一任明福浮收勒折。婪得多贓。毫無覺察。著交部嚴察議奏。其州縣各官。俱係明福屬員。不無抑勒情節。尚有可原。且俱經自行稟首。著從寬免其議處。○調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明福為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世襲二等子王淳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賑卹盛京高麗堡舊邊。白驪河。白旗堡。二道京。小黑山等六站。本年分水災飢民有差。○辛未。健銳營奏。請加翼長養廉。得旨。翼長等養廉。雖當較章京等另行加多。但朕今年巡幸河南後。伊等操演兵丁。殊屬平常。所有翼長等應得養廉。今年仍照護軍叅領賞給。俟伊等兵丁操演果有進益。來年支領養廉時。再行請旨。○壬申。上詣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漢大臣廕生。向

無分部學習之例。梁詩正孫嘉淦注由敦之子所得廕生。出自朕格外特恩。著即分部學習。額外行走。俾得諳練部務。○諭軍機大臣等。策楞奏稱。前奉到諭旨。以班第達不能救護駐藏大臣。念其勢孤力弱。雖屬無過。然亦無功可錄。俟徐加賞賜。但所降達賴喇嘛之旨。有無此諭。未能深悉。班第達久有放為藏王之念。一旦失其所望。設或不免別生事端。容臣親自帶往。面為交發等語。此係前月十五日所降之旨。策楞如此辦理之意。蓋欲帶兵抵藏。即將班第達問罪耳。是與傳清等計誅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無異。益無以昭示天朝大信矣。朕思辦理藏事。必當光明正大。以釋其疑而安其心。如班第達能一心歸奉天朝。為我出力。是乃實心恭順之人。自可委辦噶隆事務。如其敢行違抗。則師出更為有名。不妨明白曉諭。令其自知功罪所在。此乃一定不易之理。是以朕詳悉籌度。無出此策。已

於十八日傳諭策楞等。至本月初二日。又經降旨策楞等。令其不必多動大兵。費於無用。計可陸續接到。而策楞發此摺時。則但接第一次所發之諭旨。尚未能深悉朕辦理此事之本意也。可即速傳諭策楞。令將奉到前月十五日頒發達賴喇嘛。班第達諭旨。及十八日再降之諭旨。按照日期先後次第。速行發往。其十二月初一日發與達賴喇嘛。班第達之旨。稍遲數日。俟前二次諭旨將次到藏。再行發往。伊等自必知朕推誠待物本懷。策楞仍帶兵八百名進藏。一切事宜。遵十二月初二日頒發之旨辦理。岳鍾琪酌帶官兵五百名駐劄打箭爐。以壯聲援足矣。策楞抵藏後。量度情形。如無需用之處。即令移會岳鍾琪。撤回歸伍。如此則藏內人眾不致張皇。亦不致多糜軍餉。將此并諭岳鍾琪知悉。前降達賴喇嘛。班第達諭旨。一并鈔寄策楞閱看。尋策楞奏十一月三十日接奉十一月十八日

上諭二道。遵即將前次奉到批回達賴喇嘛公班第達等奏摺二封。同現奏頒發達賴喇嘛等勅諭。分別星飛馳遞。又於十六日奉上諭。准臣酌帶兵八百名前往。臣即照數分領。即日前進。提臣岳鍾琪亦即回爐駐劄。得旨覽奏俱悉。岳鍾琪奏奉旨遵即派撥官兵八百名隨策楞進藏。臣仍帶官兵三百名回爐。其餘官兵有已經出口者。有據報起程者。查明春即屆換臺之期。應需官兵一千五百名。若將此項官兵撤回另調。不免勞費。因請於此項內通融酌派。奏明在案。再臣祇帶兵三百名駐爐。今奉旨令臣酌帶五百名。查打箭爐在城者現有阜和營兵。而泰和協又近接爐城。不難傳檄而至。是臣所帶三百名已足資彈壓而壯聲援。請准臣仍帶兵三百名。以節糜費。得旨是著即如所請行。○又諭據策楞岳鍾琪摺奏抵爐之後有後藏喋巴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暴虐肆行。若不照從前將

藏王另安一箇。衆百姓都要逃散等語。前於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伏誅之後。已屢經傳諭策楞等抵藏之日。會同達賴喇嘛酌設噶隆二三人。以分其勢。庶不至事權太重。易生事端。策楞等接奉諭旨。自當遵循籌辦。若仍照從前頗羅鼐故事。議設藏王。是去一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又立一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矣。喋巴所稟。或因平時懷怨已久。倡為是說。不可稍為搖惑。且安知非班第達圖得藏王。令其布散謠言者。并諭策楞等宜留心詳慎。遵旨酌量辦理。○又諭據齊格摺奏督臣策楞出口賞賚甚多。食物昂貴。駝載口糧。月費賞需。原應照例支領。督臣以深受國恩。一切自備。只在司庫豫支養廉六千餘兩等語。策楞辦理藏務。為國宣勞。一應程途需費。理應照例官為辦給。不應令其自備。即岳鍾琪現在暫駐爐地。不必進藏。而先期聞信帶兵星赴。亦屬効力辦公。不應令伊自為備辦。著傳諭

尹繼善令其飭司查明照例於官項內領支銷算并諭策楞岳鍾琪知之○戶部議覆前署江蘇巡撫雅爾哈善疏稱江蘇省罪囚口糧在常平倉穀內動給其鹽菜錢文於耗羨內每年留銀二百二十二兩零支銷第各屬罪囚多寡不同鹽菜錢按日給發每較原定之數不敷嗣後應按年核計罪囚多寡據實請銷應如所請將罪囚不敷鹽菜錢列在有定款無定數項下在存公銀內動支從之○

癸酉以內閣學士覺羅吳拜為盛京工部侍郎○雲南永北府順州土州同子肱以疾乞休以其子宗麟襲職○甲戌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瀛臺○和親王弘晝等議奏應承襲世職佐領人內有獲軍罪人等子孫請減等與選得旨朕因補放世職佐領承襲有分之獲軍罪人等子孫內倘有因勞績得官或係大吏視現在承襲世職佐領較大而不令其與選與理

未協特令妥議此乃矜恤勲舊加恩伊等子孫之意今王大臣等所議獲軍罪人等子孫內閑散未得官爵者請減一等與選殊未知朕意我滿洲行兵之道最關緊要務期嚴明嗣後獲軍罪人等子孫內有應襲世職佐領人員若現在官職較世職為大者准入揀選若襲官後出缺不得以伊等子嗣係出缺人之子即行與選仍應照舊例辦理但將從前因伊祖父官職較大特令承襲之處聲明伊等

子孫可否准其帶領引見之處另行請旨○山西大同鎮總兵張世偉患病解任調直隸正定鎮總兵張乃義為大同鎮總兵以直隸督標副將楊鐸署正定鎮總兵○乙亥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孝東陵○甘肅碾伯縣土司指揮同知趙爾良老病乞休以其子維宋襲職○貴州永寧州募役司土官禮宗殷以病乞休以其子緒周襲職○改鑄奉天寧遠州中前所巡檢印為

寧遠州前屯衛巡檢印。從府尹圖爾恭請也。
○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密雲縣民朱永昌妻賀氏。逼嫁捐軀之江西廬陵縣民李宗元聘妻王氏。○丙子。諭據湖北巡撫唐綏祖摺。奏安陸府屬沔陽天門二州縣。乾隆十二年分。借給貧民穀九千餘石。原應於次年催徵全完。因該州縣十三四年接連被災。未經徵輸。其天門一縣。又有上年續借穀二千餘石。今歲甫得有收。若一時並徵。未免拮据等語。著將天門沔陽二州縣。所有原借續借穀石。再加恩准其分限二年。於本年及來歲秋成後陸續按數還倉。以紓民力。該部即遵諭行。○吏部議覆。山東按察使德舒奏稱。例有捕役為盜。本官革職之條。而失察捕役為竊。未經定有處分。遇案即照失察捕役為盜例。革職。無所區別。且州縣官因處分太重。將捕役竊案。或隱匿不報。或借端責革。應另立科條。請嗣後本官失察捕役為竊。照竊盜承充捕

役例。降一級調用。若有隱匿諱飾者。照縱役養竊例。降二級調用等語。查革職與降調。均應離任。若以革職處分太重。恐啓諱飾之弊。則雖改降調。亦難保必無諱飾。且失察係無心之過。一有諱飾。即應重處。若止議以降二級調用。則與失察處分不甚懸殊。請嗣後捕役為竊。該管官失察者。照所請降一級調用。諱飾不報者。即行革職。再查臣部從前辦理捕役為盜。為竊自行查出者。與別經發覺者。俱照原例查議。未免無所區別。請嗣後捕役為盜。例應革職者。捕役為竊。例應降一級調用者。經自行查出。均減為留任。從之。○舉行湖廣乾隆十五年軍政。卓異官一員。浮躁官一員。年老官一員。罷軟官一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丁丑。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今年直隸州縣內。間有偶被偏災者。業經加恩賑卹。今屆十二月。例應止

賑。但念直屬今年夏秋雨水過多。秋成稍歉。時值歲暮。小民艱於餬口。著再加恩展賑一個月。交該督方觀承。令其酌量現在情形。所有應賑地方。一面分別辦理。一面即行奏聞。務期督率屬員。實心經理。俾貧民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曰。都察院摺奏。江南泗州知州陳慕楷。揭到盱眙縣

知縣莊經畬貪饕不職各款。內有巡撫衛哲治主張刪款於前。而又為總督黃廷桂制之於後。故不勝其怛怛等語。此案事關巡撫。應特遣大臣查詢明確。務得實情。著尚書舒赫德馳驛前往。會同總督黃廷桂。將揭內情節虛實。一一秉公察審具奏。步軍統領事務著阿克敦暫行兼管。揭并發。○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奏到。接奉廷寄。籌辦藏地事宜一摺。所有各條。俱係朕先事熟籌。已經傳諭策

楞等酌量辦理之事。可以無庸置議。惟稱玉舒那哈暑番人。如今移駐藏地。恐異類雜處。彼此未必相安。況遠路調撥。糜費錢糧。夷性亦未必馴良。可恃等語。所慮亦是。著將原摺鈔寄策楞等閱看。令其再行悉心斟酌。奏聞妥辦。尋奏查玉舒那哈暑。不但向未至藏。且其地距藏千餘里。若令駐防在藏。必須給以口糧。莫如將內地官兵酌量多駐。此尹繼善所奏。與臣訪聞約畧相同。臣擬達木地方蒙古。現奉旨安插。向係藏王統屬。若即令屬於駐藏大臣管轄。口食仍照例由達賴喇嘛處給領。似為有濟。報可。○以原任盛京工部侍郎卞塔海。太常寺卿李世倬。並為大理寺卿。○以墨爾根城副都統清葆為正黃旗護軍統領。○加賑兩淮莞瀆。臨洪。新莊等三場。本年水災竄戶。并蠲緩板浦。徐瀆。中正等三場額賦有差。○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泌陽縣民李奉義姪女李氏。已卯。諭據御史胡蛟

齡奏。各省修建工程。與其覈減於完工以後。不若覈減於動工以前。請飭各省。於初次估報清冊。凡一應物料價值。並匠役夫工各項。以及應開丈尺。觔兩數目。俱詳細分明報部。該部按冊查算。倘有浮多。即覈減具題等語。工程動關帑項。自不得因往返駁詰。轉致懸案遲延。但於估報之初。一切工料細數。究難先時憑空填註。即云內部工完覈算所憑者。亦不過文冊。而工屬已成。則該省可以查工定冊。該部可以按冊驗工。非估報時懸定可比。從來有治人。無治法。在外惟督撫等實力督察承辦官員。不得蒙混浮開。在內部臣等據實覈銷。勿令因循積案。初不在立法紛繁。於工程未興以前。徒增一番案牘也。至奏稱該部覈減。甚或遲至一二十年之後。迫行令著追。而原經手之員。久已離任。致錢糧日久無完。終歸請豁。此誠切中從來積弊。著該部悉心整頓。於報銷之時。隨案速覈。有應追之

項。即按限嚴催。毋得藉言駁查慎重。以致完案日就濡遲。於工程庶為有益。○諭舒赫德現在出差。所有鑲紅旗漢軍都統事務。著和親王暫行兼署。○諭軍機大臣等。衛哲治摺奏鳳嶺。泗各屬民人。借逃荒之名。攜婦挈子。紛紛外出。應飭地方官分別查明。必係老幼廢疾者。准其酌量收養。餘則概行押回等語。災民避荒遠出。地方官自應辦理。或刁民從中冒濫。及越境為匪。固不得不設法整頓。但聞鳳陽等處民人。向有地不必被災。人不必老疾。而每歲農隙時。挈眷出外。及至麥熟。仍回故居。竟以此為謀生常計者。若概行資送安插。是教以輕去其鄉。然概行押還。恐於民情轉多未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封疆大吏。準時度勢。務飭地方有司。辦理合宜而已。定長現在陞任安撫。著將此摺鈔寄。令其按照摺內情形。據理妥協籌辦。可即傳諭知之。○戶部奏。外藩蒙古王以下。扎薩克頭等

台吉以上及尋常頭等台吉等應否賞給恩俸得旨。在軍前者賞給。○又奏。西洋人郎世寧等於例禁之後。私典旗地。應徹回治罪。得旨。民人私典旗地。定例綦嚴。屢經飭禁。但念郎世寧等係西洋遠人。內地禁例。原未經過飭遵行。且伊等寄寓京師。亦藉此以資生計。所有定例後價典旗地。著加恩免其徹回治罪。其定例以前所典之地。亦著免其一例回贖。如原典之人。自行用價收贖。仍聽其贖回。此朕加惠遠人。恩施格外。今禁例既經申明。嗣後西洋人於此項地畝之外。再有私行典買旗地者。與受之人。定行照例治罪。并此次恩免徹回之處。從重究治。郎世寧等既經寬免。所有出典之蔡永福等。并失察之該管各官。均從寬免其治罪議處。至河游地畝。亦係郎世寧等價典之地。俱免圈徹。但蔡永福於認買公產之外。所有多得河游地畝典價。並非伊分內應得之項。著該部照例查辦。○以

故奉恩將軍德佑子凌棟襲職。○予故奉恩輔國公瑟爾臣謚溫僖。○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裕州民姚五妻王氏。○庚辰上至靜安莊

孝賢皇后梓宮前奠酒。○諭。浙江海塘為捍衛民生要務。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親臨閱視。著尚書舒赫德於江南審訊事畢之日。即赴浙江。會同該督撫等查看。豫備奏聞。○辛巳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知州謝應龍著加恩賞給伊父母封典。謝應龍原屬微員。前在沃日寨守禦有功。故特行格外推恩。以示鼓勵。卡撒糧務。應付紛繁。非他處可比。伊辦理頗著勞績。所有應追覈減銀兩。若按數追償。未免拮据。其已完者聽。其未完者。俱著加恩豁免。○軍機大臣等議准。江南河道總督高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會勘永定河工。自八工以下。葉淀沙淀一帶北埝。包束寬廣。埝外亦地

潤村稀。儘堪容蓄泥沙。如將正河淤墊之處。挑濬暢達。水有正道。自必順流而趨。不致有上壅下溢之患。使之仍由八工歸淀。請將河身自三工至八工間段疏濬。北埵坍塌處所。亟應培修。又南岸三工。長安城草壩。過水太多。應於金門加築灰脊一道。北岸下七工。五道口草壩。應加修築。又稱。明年桑乾水涸之時。將三工以下河身及時攢挑。直至汎水到時為止。其八工以下河水出口散漫之處。挑河二道。一直達淀水。一自葛漁城以上。自西轉北而東。聽其蕩漾。又兩岸隄身加築之子堰。現令將間段合縫處通身接連。足資捍禦。從之。○又議准。高斌方觀承奏永定河工南北二岸工程。每年額設歲修銀一萬五千兩。疏濬下口銀五千兩。不敷。再行續請。查永定河濁流善淤。應請查明頭工至八工附近村莊。派定段目。每屆河水斷流時。約計應挑土方。集村民計日程功。每名日給米一升。折給

制錢十文。鹽菜錢五文。限二十日完工。其八工下口。亦一例辦理。將額設下流疏濬銀五千兩通撥。仍請於歲修項下。加設疏濬銀五千兩。以期足用。餘剩留為下年之用。如或不足。前後通融辦理。又請十八汛內管河縣丞主簿。均照河員驛丞例。兼巡檢銜。將附近村莊隸其管轄。從之。○以故青海土隆壩族百戶納木塞子達什三住布。格爾吉族百戶拉旺子朋楚克達爾濟襲職。○予故多羅平郡王慶寧謚曰僖。○壬午。諭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之父梁文瀛。前於七十歲時。得受侍郎封典。來年壽登八十。著照梁詩正現在品級。給與應得封典。以示優老至意。○吏刑二部議覆。福建按察使顧濟美奏臺灣一郡例由地方官給照往來。不許偷渡。在臺犯事。遞逐回籍。無如各屬每止奉行故事。應請嗣後內地人民。該管官確查來歷。係素行良善。方准給照放行。至現在流寓之人。犯及

徒罪以上及生事不安本分者一概押令過海如有司陽奉陰違不行遞逐容留案犯如止一二名者依違令例議處三名以上者罰俸一年五名以上者降一級留任至十名以上者照奸棍不行查拏例議以降調均應如所請從之○禮部題辛未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皇太后六旬萬壽請舉慶賀典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停止進獻禮物○烏里雅蘇台叅

贊大臣薩布喀沙緣事革退以江寧將軍寶德為烏里雅蘇台叅贊大臣○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揭陽縣民林亨通妻陳氏○癸未諭據打牲烏拉總管綏哈納奏稱打牲人等因被水災呈請來年暫停採珠令伊等修理被水房地若照伊等所呈辦理有力之人尚能修理房地無力之人不但不能修理反於伊等生計無益請每翼每月加銀伍錢打牲人等請照包衣佐領閑散拜唐阿之例每月

賞銀一兩等語打牲人等係朕世僕採珠亦係伊等充當最久之差若謂伊等因被水災不能度日奏明緣由朕必施恩乃伊依恃採珠率行要請奏加錢糧有是理乎綏哈納自補放總管以來辦理諸事一味沽名市譽並不實心辦理深負朕恩綏哈納著革職拏送來京交總管內務府大臣治罪其副總管等官亦著分別察議綏哈納所遺總管員缺著在內務府官員內揀選賢員帶領引見發往所有打牲烏拉總管事務著將軍卓鼐暫行兼署○又諭今日正藍旗滿洲因補放佐領將廢員陶格之子二歲閑散富明阿擬正奏放陶格係曾經獲罪朕特降旨令在黏杆處効力之人前據該旗以此佐領或仍令陶格管理或一併革去之處具奏請旨時朕已令一併革去降旨甚明既不許陶格管理焉有令伊二歲之子承襲之理若令伊子承襲又與陶格管理何異且此佐領並非自陶格之

祖以來。惟伊一支承襲之官。別支承襲有分之人甚多。豈俱不可承襲。該旗辦理錯謬殊屬徇情。該都統。副都統等。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范廷楷奏稱直省未結事件。例於歲底覈題。查節年未完舊案共二十二件。內廣東一省。至一十四件之多等語。此必從前碩色。岳濬等任內。怠玩公事所致。著傳諭陳大受。蘇昌。令其董率屬員。將節年塵案。作速清釐完結。所有逾限應得處分。著隨案聲明。交部議處。以為玩愒之戒。○又諭據員外郎甘布報稱。本年辦理準夷交易。共銀一十八萬餘兩。此次夷人貨物。較上屆原多。理應按額裁減。念該夷遠來復再三懇請。是以從寬交易。但銀數至一十八萬有餘。此內雖有免給物件。而銀數已屬過多。以間歲一至計之。其數益當不貲。夫外夷所增之數。即內地所減之數。且內地得貨。而旋用旋散。外夷得銀。則日積日贏。不可不為深慮。著

傳諭尹繼善。令其查照軍機大臣從前議准酌定章程。劃清界限之處。留心熟籌。隨宜節制。以為防微杜漸之計。亦不得因此而過為裁抑。輕議更張。致駭夷人觀聽。總期寓駕馭之意。於柔遠之中。無濫無苛。妥協辦理可也。○戶部議覆。監收盛京官莊糧石吏部右侍郎慧中等奏稱。所屬官莊被水莊頭。會同將軍詳議。請照盛京內務府大糧莊頭被災例酌議。被災五分者。免差一半。被災六分以上者。按照分數。遞免差徭。并稱。未成災之官莊。收成亦薄。請將本年應交糧棉。先納一半。次年徵還一半。又稱莊頭親丁。並緣罪入莊之丁。以及老幼廢疾。鰥寡孤獨。請照內務府大糧莊頭之例。酌給口糧。均應如所請。從之。○刑部議覆。湖北按察使德文奏稱。州縣官審理案件舛錯。上司另委別員審詳。原問官原不在會審之列。乃各省因原問官會審改正。得免處分。是以另委他員審理之案。往往仍

令原問官會審。在委員因原問官同堂共理。其紕繆錯誤之處。難以覲面指摘。原問官亦難保無文過飾非之心。且狡黠之犯。或有窺察顏色。冀原問官代為回護。不以實供。請嗣後除事關兩邑。或案情重大。發審之初。即委員會審者。仍會同審詳外。其原審錯誤。另委別員者。無庸原問官會審。應如所請。再該按察使請後官審明改正。前官如係供情疎漏。或援引拘泥。實出無心之失。應比照原問官緣事離任無從改正。後官遵駁審改者。原問官一體免議之例。免其議處。仍不准另行起限。統計兩限月日。坐原問官以遲延處分等語。查原問官錯誤改正。與緣事離任不同。若一體免議。恐漫不經心。應請嗣後除委員審出。原問官如有徇情枉法。仍照定例處分。其無心之誤。原問官應照審處錯誤例。罰俸一年。至駁案事件。定例以委員奉文之日。另行扣限。今若統計原限。是委員轉無定限。原問

官既無承審之責。反受無辜。參處殊於情理未協。應無庸議。從之。○福建福寧鎮總兵葛世雄老病乞休。以廣東督標副將鄂海為福寧鎮總兵。○予陝西故禮部尚書張大有直隸吏部右侍郎尹會一。河南舉人白壽宸。康乃心。生員李穆。明川北道叅議陶爾德。入祀各該省鄉賢祠。○補行四川。陝西甘肅三省乾隆十二年軍政卓異官四員。貪劣官一員。不謹官一員。罷軟官四員。年老官五員。有疾官一員。才力不及官五員。分別陞賞處分如例。○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打牲烏拉總管綏哈納具奏。打牲人等。因被水災。房地被衝。無力修理。度日維艱。一摺。當如何加恩之處。並不奏請欽定。以採珠一事。率行要請。加餉。朕已降旨革職。等解來京。所有總管事務。著將軍卓鼐暫行兼署矣。但此事未必係綏哈納一人主見。必有起意之人。伊等皆係包衣佐領世僕。豈可如此行事。今將綏哈納治

罪。伊等衆人未免恐懼。令卓鼎留意撫綏。辦理。再打牲烏拉人等。年年俱有應交之差。今被水災。若不酌量辦理。伊等雖不敢不行採取。但視為官差。空往無獲。或實係極貧。不無內顧之憂。亦未可知。汝等寄信卓鼎。著將此次被災打牲人等內。其尚能支持度日者。幾人。實乏生計者。幾人。逐一查明。當如何辦理之處。悉心詳議具奏。工部奏。查巡幸直屬等處。臣部前經奏准。將營盤尖盤。修墊夫數。及搭橋工料。并應用器物等項。酌定章程。行文遵照在案。今秋巡幸中州。及明春巡幸江浙各處。無例可尋。難保無舛錯浮冒。應請將臣部前擬定工料數目製法。及一切器具等項。查明刊刻。頒給各該督撫。遵循辦理。至修墊營尖各盤。務擇寬展平坦地面。或遇窄窪沉澇之處。必須修墊者。將修處先期報部。遇有山嘴石岡。必須開鑿。或沙塍平坡。應加剏掘者。先行覈報。以便臣部於報銷時查照覈

銷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二月乙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乾清門聽政。○諭明歲恭

逢

聖母皇太后萬壽之年。朕於新正恭奉

鑾輿巡幸江南。浙江省方觀民入疆考績。武遵

祖烈慶典斯行。東南父老共効高呼。洵昇平之

盛事。惟念江浙二省襟帶江湖。程途稍遠。自

皇祖聖祖仁皇帝南巡以來。異數隆恩。昭垂史

冊。迄今四十餘年。朕俯從望幸之忱。倍切勤

民之隱。前於大學士九卿等議准。兩江總督

黃廷桂等一摺。已降旨諄切曉諭。又特遣嚮

導大臣兆惠。努三等。前往面傳諭旨。務從儉

約。一切供頓。絲毫不擾民間。凡地方大吏。職

在旬宣。自能仰體朕心。遵旨辦理。但恐地方

有司。奉行不善。或窮鄉僻壤。未及周知。是用

再行申諭。各該督撫。及所屬官民人等。尚其

凜遵前旨。共期撙節。以敦善俗。以導淳風。如

所在行宮。與其遠購珍奇。雜陳玩好。不如明

牕淨几。灑掃潔除。足供信宿之適也。經過道

路。與其張燈懸綵。徒侈美觀。不若葺屋茅簷。

桑麻在望。足覘盈寧之象也。闌闌通衢。人烟

稠密。正以見懋遷有無之樂。不得因道路湫

隘。俾遷移屋舍。或致商民失業也。朕翠華所

至。念切民依。惟期宣達羣情。勤求治道。上以

奉

慈顏之悅豫。下以答黎庶之瞻依。凡屬虛文浮

費。概宜實力摒除。用光鉅典。其扈從滿漢文

武大臣官員侍衛等皆當奉公守法不得與地方官往來交際。潛通覬遺。兵丁以及隨從人等。著該管大臣各嚴加約束。經行所至不得稍有滋擾。春苗遍野。無得踐踏。違者察出從重治罪。務令白叟黃童。普霑膏澤。共樂恬熙。副朕問俗覘風行慶施惠之至意。○以光祿寺卿吳達善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少詹事金德瑛為太常寺卿。○以禮部侍郎介福充經筵講官。翰林院侍講龔泰充日講起居注官。○以熱河協領莫爾泰為墨爾根城副都統。○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奉

皇太后詣

壽皇殿行禮。○以故三等男高恪子娘襲爵。

戊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朕明春巡幸江

浙著莊親王履親王和親王大學士來保吏貽直在京總理事務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等官并并年滿千總俱著王大學士照從前之例驗看可傳諭該部知之。又諭我朝立功行陣捐軀効命人員賞給世職者乃崇德報功之鉅典此等世職內有世襲罔替者有定有襲次者並未畫一揆厥所由蓋因開創之初俱各著有勞績且定鼎以後又有尚須平定之處故立功得世職之人甚多前後所立世職未便概令世襲罔替是以順治九年恩詔以前所立世職概令世襲罔替其恩詔以後所立世職俱經定有襲次即陣亡所得世職亦俱定有襲次但陣亡人員皆係捨生盡忠之人伊等遭際之時雖有前後之分其為國亡身原無二致此等人員朕實憫惻况旗人惟賴俸餉養贍生齒既繁又值國家承平日久伊等

並不得似前人建立世職其恩詔以後所得之官若不分別辦理一概定有襲次則戶口日增世職漸少於旗人生計所關甚鉅朕思恩詔以後所得世職內因陣亡賞給之官遇襲次已完者若賞給七品官令其世襲罔替則伊等子孫得以永承深恩既符國家昭忠褒績之典亦足以示鼓勵但此番辦理不可不詳加查核即如和通呼爾哈諾爾之役有實係陣亡者亦有未確者如官長保等即其明驗也此等人員未便一例辦理自應分別酌定至絕嗣之人雖將兄弟之子孫過繼究非本人之子可比亦不必入議著軍機大臣會同八旗大臣等將恩詔以前所得世職及詔後尋常軍功所得世職仍照舊例辦理外其陣亡所得定有襲次世職內視其陣亡原案查明有無實據何項襲次已完仍應賞給七品官令其世襲罔替何項不應賞官之處悉心定議具奏其從前襲次已完繳還勅書

之陣亡人員所得世職亦著查明一併定議庶世職不致漸少而為國捐軀効力人員之子孫永得居官食俸於伊等生計大有裨益此朕格外特恩凡屬旗人理宜感戴朕恩靜聽王大臣等查辦候朕施恩如有因此妄圖僥倖致啟爭端者即係負恩之人必從重治罪著傳諭八旗人等咸使知之 又諭據將軍阿蘭泰奏稱副都統哲庫訥今年行圍回任時值大雪風沙伊即棄衆先回凍死車夫二百餘人等語哲庫訥係行圍為首大臣即遇風雪亦當斂衆同行伊竟不念下人勞苦自顧之外絕無籌辦又不派令官員照看反行棄衆先回實屬不堪哲庫訥著革職作為披甲交該將軍令充當苦差朕從前因念伊曾在軍前効力將伊應賠之項加恩展限今伊如此負朕深恩著不必展限催令交納○兵部議准給事中麗柱奏稱寧古塔將軍移駐船廠其寧古塔止有副都統一員駐劄今

船廠將軍印信。及將軍衙門四司關防。八旗協領關防。理事同知關防。并巡查關防。均仍用寧古塔字樣。請改鑄船廠字樣。從之。○調山西布政使朱一蜚為廣東布政使。以山西按察使多綸為山西布政使。甘肅涼莊道張之浚為山西按察使。○以故奉恩輔國公瑟爾臣子額爾經阿。三等子白清額子白寧一等男吉福子孫惟中襲爵。○以故廣西憑祥土州知州李桂弟樟襲職。○蠲緩盛京遼陽廣寧岫巖開原鐵嶺鳳凰等七城。本年分水災旗民額賦。并賑卹有差。○己丑。吏部題據大學士九卿督撫等保舉經學人員共四十九員。遵旨覈定。查編修夏力恕。檢討吳大受。庶吉士魯曾煜三員。原係翰林。因事回籍。將來原可供職。無庸再行保舉。其原任同知吳廷華。因署通判任內。計叅浮躁降調。奉旨休致。原任筆帖式李錯。因打死家人革職。原任監察御史范咸。因巡視臺灣。分派供應革職。

原任直隸廣大兵備道陳法。因檢舉淮徐道任內隄工漫溢。奏事不實革職。原任檢討孫景烈。因考試四等休致。覈其情罪。非敦厚純樸淹通經術之士可知。應不准保舉。并將保舉不實之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梁詩正兵部侍郎觀保。原任工部尚書調鎮海將軍趙宏恩。內閣學士德齡。陝西巡撫陳宏謀。均照例罰俸九月。從之。○授和碩恒親王弘旺長女和碩格格。塔布囊滿都呼子那木札布為和碩額駙。○調太常寺卿武柱為光祿寺卿。以原任左都御史德通為太常寺卿。○以故五經博士冉士樸孫廷硯襲職。○加賑盛京承德遼陽鐵嶺開原錦縣廣寧等六州縣。本年分水災飢民有差。○山西巡撫阿里衮疏報。應州本年開墾官灘河溝地七十畝。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洛陽縣民郭潤妻董氏。○庚寅。調熊岳副都統巴海為盛京副都統。西錦州副都統雅圖為熊岳副都

統以義州城守尉烏徵額為西錦州副都統。○辛卯諭朕明歲南巡江浙省方問俗務使民商樂業肆不改屢如京口諸處為南北咽喉百貨叢集軸轡銜尾皆民間日用所資不可稍有間缺恐地方有司因御舟將至惟使河道肅清先期於各處早為攔阻以至商賈裹足不前市價昂貴於民生殊多未便著速行傳諭各該省督撫酌量辦理祇可於三五日前稍令避入支港俟過即放過行以副朕便民恤商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前據御史王荃奏請服制矜疑之案無論部議應准應駁一體聲明加簽續經刑部查明議駁今該御史復以刑部蒙混覆奏具摺指參顯屬回護夫服制為倫理攸關伊古按律定擬其中間有情節可原該督撫於疏內聲請該部酌量加簽者乃數年以來格外之仁即該部夾簽而朕仍從律處者誠以人倫為重也若如該御史所奏一概加簽是轉輕視服制

與平人有何區別非昔人定律之意矣在該御史之意以為一經夾簽則批覽時多一提撕不知朕披閱奏讞無論加簽與不加簽無不準情酌理詳悉推求權衡不爽銖黍豈待一一加簽方行詳閱設令不為詳閱則雖每案加簽於事理亦復何裨刑部議覆實未蒙混該御史乃自執成見一經議駁妄意指參當此政務清明之時豈容如此嘵嘵置辯以滋護非競勝之陋習王荃著交部察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摺奏明歲南巡啟鑒後凡有西藏四川軍機文報由陝西接遞出境請酌量程期如啟鑒未久仍由晉省遞京轉遞如已出直境即由豫東江南一路就近遞送行在等語所見甚是著將原摺鈔寄河南江浙各該督撫等令其酌量地方情形安設腰站派撥夫馬限定時刻務使郵傳相接文報遄行以免遲誤。壬辰總理行營王大臣等議奏據兩江總督黃廷桂奏稱准

廷議應備之馬。已照數調備。並酌備馬二千餘匹。屆期赴浙協濟。但馬數太多。江省人稠地狹。難以安頓飼養。請再酌減。又據喀爾吉善奏。馬多道窄。恐致喧擠。擬調通省營馬五千匹。以備乘用。其什物另備人夫損擡等語。應將原議馬十匹外多備一匹之處減省。如遇窄狹之地。臨時再行酌減。報可。○癸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嚴瑞龍密叅唐綏祖巧詐營私一摺。賊私累累。款証俱有實蹟。朕素知唐綏祖居心巧詐。不足信。但伊由革職問罪之員。因其尚能辦事。破格擢用。至畀以巡撫重任。稍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圖報。乃敢徇私婪索。肥橐累商。深負朕恩。嚴瑞龍素係拘謹不肯任怨之人。其叅奏情節。料非虛捏。目下永興既已回京。唐綏祖現護督篆。無大員承審。著將嚴瑞龍原摺鈔寄該督阿里衮。令其速赴新任。到日即宣明此旨。將

唐綏祖解任。查明任所貲財。并摺內有名人犯。嚴審定擬具奏。湖北巡撫印務。即著布政使嚴瑞龍暫行護理。○甲午。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諭。據湖北布政使嚴瑞龍摺奏。直省大小工程。或辦員初萌不肖之心。有於估報時。有意浮開者。或工程未諳。估報未盡如式。見估冊未奉部駁。即據為定準。致多糜費者。與其減退於工竣之後。不若核定於初估造冊之時等語。近經御史胡蛟齡摺請。估報工程。即於造報時。部臣詳加核減。朕因興工之前。遽行懸定。即估冊亦未足為憑。是以降旨。以為不當。今嚴瑞龍奏稱。承辦之員。估計造冊。先照部頒則例。則例本屬部頒。則部臣查核。自非無據。其中即有工料浮於定例者。該部但以工在應興。不行指駁。貽誤不少。又稱領銀興工之時。該管上司委員監察。或較原估工料。畧有增減。仍令據實辦理。於估報銷

冊內分晰聲明。是該省既可循定則以勘工。該部又可按銷冊以覈實。所言殊切事理。朕辦理政務。惟期得當。從不固執。胡蛟齡既言之於前。不數日間。嚴瑞龍又為此說。則或可行。亦未可知。不可以已經奉旨之事。毋庸再議為辭也。著該部按照摺內情形。悉心詳議具奏。尋議查各省工程。緩急不一。河工隄岸固難稽遲。城垣倉庫。修冊補缺。若必俟估冊覈定。方准鳩工。則坍塌愈多。滲漏愈甚。至其餘工程可緩。而估計冊違例者。原可先行指駁。請嗣後題估之時。臣等酌議。如係緊急。則令一面興修。於題銷時查覈。若係緩工。俟估冊覈定。方准興工。至部覈各省銷冊。如駁款繁多。開單不能詳盡者。請就原冊內。將應駁之款。各粘浮簽。發回改正。另造妥冊。同原冊一并交部查覈。庶免往返駁查。從之。又諭曰。遞事人等。向未定有數年更換之例。伊等陞用後。該處又為奏留。理應新舊一併行。

走。若令舊人行走過久。於事無益。嗣後定限十年。已逾十年者。即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將所出員缺。另行選人引見。此內如有陞轉已過十年者。即著更換。未過十年者。仍留本處行走。以待十年期滿。現在者。不必更換。仍著行走。命翰林院侍讀于敏中在南書房行走。是日起。

上以歲暮禋祭

太廟齋戒三日。○乙未諭曰。河東商人營運資

本原非兩淮可比。歷年餘引。存積既多。自難一時銷售。但向來頒給餘引。本為廣濟民食。起見。例准儘銷儘報。並未責其按數全完。何至領運不前。藉稱商本消乏。或由商人等以每歲餘引。既有額領。則於銷未及額之中。究不敢過為減少。而司權政者。因視為考成所係。雖儘數銷報之項。亦未便任其贏縮懸殊。此總總過計。所由慮其辦理拮据也。此項既屬餘引。嗣後部臣亦不妨量為酌准。以示體

卹朕加惠商民原無二視著照軍機大臣等所請令該鹽政會同山西陝西河南各該撫將實在民間行銷及商人承辦各情形詳悉熟籌務使疏引裕商妥協辦理之處一一酌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摺奏湖南地方有奸棍駕舟誘賭名曰相識船頗為行旅之害雖經該撫節次緝究匪徒漸知斂跡誠恐餘黨潛蹤設局刁風未必盡除著將此摺鈔寄楊錫紱令其留心訪查設法搜捕毋

太廟中殿

後殿○諭軍機大臣等朱一蜚已調補廣東布政使但伊現護山西巡撫印務若即赴廣東之任則撫篆必須另員護理而多倫又係新任藩司未免更代頻數且廣東藩司自有署

事之員不必急待朱一蜚前往著傳諭朱一蜚令其俟阿思哈到任之日再赴廣東新任○丁酉禋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禮部奏請現襲平郡王坐次應在何處等因平郡王坐次仍著照舊

坐之次。蓋王等坐次。原係視其原封排定。並非因人序次。其子弟承襲。仍應照舊。不必具奏請旨。若非承襲。特恩賞封者。其坐次再具奏請旨。著為例。○又諭曰。原任光祿寺卿劉藩長之子貢生劉叔楠。著加恩照捐納郎中之例。以戶部郎中即用。○戊戌。

上詰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教漢多羅郡王吹濟喇什多羅貝勒固山額駙羅布藏巴林多羅郡王璘沁公主之孫頭等台吉堪占。公主之孫二等台吉德勒克。公主之孫四等台吉諾爾布札木蘇喀喇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和碩額駙那木扎布。鎮國公多羅額駙瑚圖靈阿。固山額駙羅布藏敦多布。輔國公敏珠爾拉布坦札薩克頭等塔布囊齊齊克科爾沁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和碩額駙達爾瑪達都固山額駙吉哩第。輔國公哈達。公主之孫頭等台吉

瑪哈喇特納。公主之孫二等台吉班珠爾翁牛特協理二等台吉那木扎勒塞楞等。○是月署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辛未年南巡。鹽臣吉慶會同督臣黃廷桂奏明。道路橋梁河道馬頭營尖茶棚教場供應器具什物等項。例應報部者。動藩庫錢糧。由撫臣稽覈報銷。查款項繁多。應隨時酌覈。難以豫定銀數。應請照直隸山東辦過成例。事竣報銷。再查司庫耗羨存公銀數。不敷支給。請於司庫雜稅及驛站餘剩等銀內。暫行動用。俟事竣覈明。應銷者。報部請銷。應賣還原價者。照數歸款。庶免稽誤。再金山對渡之錢家港。向係御舟停泊之所。年久淤墊。應行挑濬。現勘估興工。事竣一并覈銷。下部知之。○江西巡撫阿思哈奏。查江西各鎮協標公糧一項。經前督高其倬奏定。每百名扣留守餉三分。以為營中公用。及修理軍裝。雖未能十分饒裕。然尚無苦累。亦無借支。按月坐扣兵餉之事。且有

鹽規地租等項。均可資補公糧。惟臣標二營。向無幫貼。然亦可酌量通融。通省地廣兵單。未便再為裁減。應請仍照舊章扣留。毋庸再行增扣。報聞。○署浙江巡撫永貴奏。明春南巡。杭嘉湖等府運河之內。皆需豫為清蹕。二三月間。係漕艘北上之時。若不催令儉行。必致壅積。經臣勸諭士民。早為完納。本月初已具報全完。漕船俱已陸續開行。又浙鹽多行銷蘇松等府。浙商資本微薄。向例商船過掣。後課費一時不能完納者。鹽船每仍停泊。於沿途經行有礙。且亦民食攸關。不得不設法變通。臣飭將配掣之鹽。概於今冬分別賣地。遠者豫領十分之五。近者豫領十分之三。先行運往。惟是課費若令一并豫納。恐力有不繼。暫令先納正課。即准領運。所有例輸引雜公費。統於來年四月內。後運一半之鹽。全數扣完。得旨。諸凡甚妥。欣悅覽之。○浙江布政使陞任江蘇巡撫王師奏報。浙省本年額徵

地丁二百一十四萬兩零。已完解司銀一百三十萬兩零。其餘未完各屬。現在源源徵解。得旨。浙省年清年款。實屬可嘉。今江蘇之區。汝亟應承朕施恩之後。是一辦理機關。若稍存好名姑息之心。雅爾哈善是前車。汝勿謂彼陞侍郎。乃彼之福也。此正塞翁之馬耳。於明年奏銷時。引此旨密摺奏聞。○福建巡撫潘思渠奏。在外委署武職人員。向只論人缺相宜。即行遴委。除水師人員。例不迴避外。其陸路現在候補及世職等官。是否本籍。未定迴避之例。請亦照補授定例。詳查迴避。下部議行。○湖南巡撫開泰奏。寶慶府有帶徵商稅一項。每年額銀三千七百三十兩一錢。節年照額徵解。從無贏短。臣因商稅。非如地丁等有一定之數者可比。何以並無盈絀。行令儘收儘解。今屆限滿。計收銀四千三百三十六兩二錢九分。除正額外。盈餘銀六百六兩一錢九分。再每稅一兩。向徵耗銀一錢。以作

添補平色及司事家丁夫役飯食之用。請將盈餘另行報部。留充地方公用。其加一耗銀。行之已久。商民相安。應仍其舊。報聞。○又奏。龍陽縣內。向有濱湖積水荒地。經前撫臣趙申喬勸民修築大圍隄一道。逐漸淤成平陸。共報墾田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五畝。久已入額輸糧。惟查隄內尚有湖坪草塌等地。民人逐年開墾。今查勘得圍民未首之地八千八百五十二畝有奇。該處地勢較高。應請照水田下則。每畝科糧二升。又續墾田二萬三千九十八畝。該處地勢甚窪。雨水稍多。收成即歉。應照官莊徵租之例。照水田下則。每畝科租二升。下部議行。○山東巡撫準泰奏。前總理行營王大臣議黑豆一項。令山東巡撫運至沂州。紅花埠二處。以備支糴。今准江督咨紅花埠黑豆。江省已寬裕豫備。無庸東省接濟。又改由徐家渡過河。距沂太遠。應請將豫備沂州黑豆。麩草等項。運至臺莊。臨時由水

路送至徐家渡接濟。報可。○陝甘總督行川陝總督事尹繼善奏。因原提臣李繩武補授京口將軍。其員缺以哈攀龍補授。臣思安撫藏地。固宜計出萬全。而西邊準夷一路。更關緊要。甘肅提臣成元震。為人樸實。諳練營伍。但才具中平。口外情形。未能深悉。於邊缺不甚相宜。李繩武老成幹練。熟諳夷情。現在哈攀龍將次到任。可否令李繩武暫管甘肅提督事。與安西提臣永常。同心料理。其成元震請以內地員缺量用。得旨。今因永常丁憂。令李繩武往署安西提督矣。內地豈有簡缺之提督。若見成元震不能勝任。再據實奏來。另籌調用耳。總之人才不足。奈何。○駐藏副都統班第奏。臣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至藏。傳集現存之官員兵丁等。查訊起事情形。備知十月十三日。傳清拉布敦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傳至寓中。上樓相見時。傳清拔刀剝殺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并殺其隨從四五人。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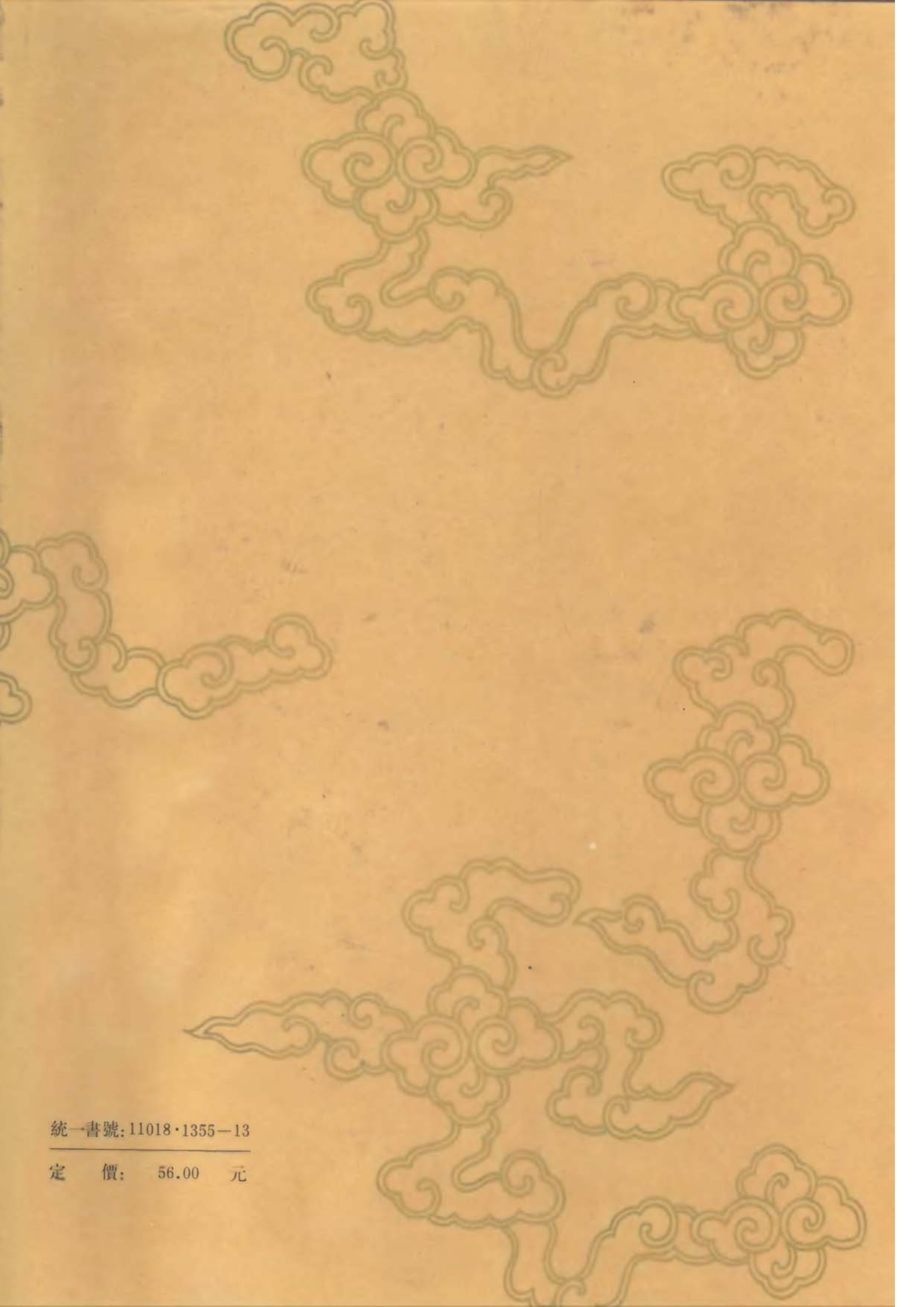
羅卜藏札什聞信。即跳樓而下。往喚同黨。聚兵圍樓。施放鎗礮。傳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因力薄不能救護。奔告達賴喇嘛。隨使人攔阻。賊黨並不聽從。放火燒房。傳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中傷更多。為賊所害。主事策塔爾。叅將黃元龍。亦皆自盡。筆帖式齊誠。自刎未死。通判常明。亦中矢石之傷。陣亡千總二員。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所有官庫帑銀。俱被搶奪。卓呢羅卜藏札什等乘間逃走。次日達賴喇嘛收聚餘兵。安撫衆人。公班第達擒獲賊犯卓呢羅卜藏札什等十三人。牢固監禁。臣嚴加刑訊。又供出夥賊德什奈等十四人。查各逆犯聚衆為亂。殺害大臣。劫奪帑銀。兇悖已極。應即立正國法。隨於二十五日。將為首之卓呢羅卜藏札什。與領衆放火搶奪帑銀之阿喇卜坦。吹木札特。殺死多人之車臣哈什哈。放鳥鎗弓箭打傷大臣之達爾汗雅遜。巴特馬古爾。

濟椿丕勒。妄介。俱凌遲處死。聽從賊首殺人運草放火。先行上樓助惡之尚卓特。巴拉札。卜曾本。旺札勒。曼金。得什。鼐等。俱斬決。隨從作亂之通使札什喇卜坦等。俱絞決。懼罪自盡之杯隴沙克巴。監斃之拉克滾布。俱行戮尸。與各磔犯一併碎骨。仍各梟首示衆。餘黨分別發遣。家產變價歸帑。報聞。兩廣總督陳大受奏。臣奉命協理粵海關事務。查大關。疊門。甲子。潮州梅萊海安海口。七處為尤要。大關疊門。附近廣城。耳目易周。餘五處距省甚遠。派委標弁及司事家人書役等收稅。侵課累民。不一而足。請遴委佐雜。分口徵收。瓊州口二員。其餘四處各一員。令其約束書役。以專責成。報可。○雲南提督冶大雄奏。竊查西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陰謀悖叛。經傳清拉布敦定謀誅戮。厥功甚茂。然伊之所以敢於肆逆。而二臣之所以竟至被害者。皆因藏內無兵之故。是以一旦有事。鞭長莫及。請藏

內仍照前安設重兵駐防。令提鎮大員彈壓。三年一換。與河套哈密一體防範。得旨。所見是。亦即如此辦理矣。○是年。追予金川出師陣亡傷亡之叅將買國良等二十六員祭葬。贈卹如例。外委馬步土兵等二千六百七十九員名卹賞。俱入昭忠祠。○旌表孝子。河南等省蘇文煥等九名。義士。河南省賈謙一名。孝義。河南省何兆祥一名。忠義。河南省申爾忠一名。孝婦。山東省談氏一口。孝女。廣東省林氏一口。守節合例。八旗滿洲富明阿妻李氏等七十八口。蒙古法泰妻徐氏等二十五口。漢軍呂丹鳴妻沈氏等十五口。西安等省駐防六十四妻努爾哈氏等二十六口。安徽等省徐宏濟妻吳氏等七百九十七口。未婚守志。鎮海駐防漢軍陳士元聘妻李氏等安徽等省陳政聘妻李氏等十七口。夫亡殉節。湖北等省王必選聘妻汪氏等五口。百歲壽民婦安徽等省楊景儒等十六名口。各給銀

建坊如例。○一產三男。奉天遼陽州尹守富等十五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大小男婦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名口。存倉米穀三千三百一十九萬九百石六斗四升八合六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三百七十九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light yellow or cream color. It is decorated with several large, stylized cloud motifs in a pale green or sage color. These clouds are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an' style, with swirling, rounded edges and multiple lobes.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with some appearing in the upper corners, others in the middle, and some near the bottom.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subtle, elegant pattern.

統一書號: 11018·1355—13

定 價: 56.00 元